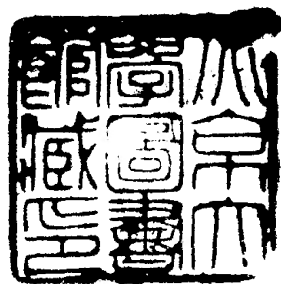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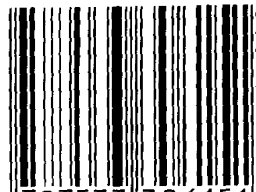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五二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目錄二卷（三）
〔明〕李維楨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卷八十卷八十一卷九十一至卷九十三配鈔本）……一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

目錄二卷（三）

〔明〕李維楨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卷八十卷八十一卷九十一至卷九十三配鈔本）

大泌山房集卷之五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郭中丞政記

漢水至大別東南入江而其上百里而遠爲漢川縣水無所歸瀰漫四布轉徙無常田可耕者才十之一邑故有沉安貳所徵魚課五百金有奇自歸景邸而加賦三倍之已歸潞邸而加賦十倍之諸閹寺奉王命來倚勢作威自租犂外所掊剋攘奪更無筭又當舟車絺螯佚億蒸仍民力靡有孑遺耗矣諸閹寺擁蔽王莫以聞卽疏于朝往往重親親報聞罷御史中丞郭公心哀之失

今不爲計民不走四方則立槁耳是無漢川也于是捐長沙歲徵安盧二倉供公督府軍興之費凡一千三百餘金代漢川輸正賦以解倒懸剝牀之困而公方奉詔佐臺事行經漢川邑縉紳逄掖父老婦孺無慮數千人遮留公車不得發更慮公行後或生得失不能久徼惠公曰是不難下檄所司著爲令而中丞李公自楚左丞代公守公法顜若畫一不爲羣議所奪行之兩歲漢川民稍息肩而其長者謂三孝廉李君龍君蕭君此吾邑百萬生靈之命也何不勒之石以垂永永而三孝廉辭曰有鄉大夫在則以屬周觀察明卿明卿則又以不文

辭而屬不佞不佞先世家竟陵之皂角市在漢川境上
而先大夫亦嘗置不腆之田於其邑今諸弟寶占籍焉
利害固不得秦越視也乃按孝廉觀察尺牘記其大槩
如此而更申其指曰昔周公制禮司徒以天下土地之
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之名制邦國都鄙畿疆而溝封之以土會土宜土均之
法辨物名制地征少司徒建國正封地訟以圖正之而
太宰分九職九賦少宰司會司書各有版圖閭師縣師
遂人川衡澤虞川師原師任土作貢各異其物司險掌
九州圖周知其阻職方氏為尤詳蓋六官之中而疆理

之事版圖之藏十居其一歲會月要日成互相廉察人
不得為奸故封國累千而天下密如假令周禮至今存
漢川地高下延袤可按圖而知王邸安得以汙萊為督
亢而倍其征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周禮之亾久矣
剏於季世齒路馬而忌投鼠莫如蒞王據城社而為釜
鬵莫如奄寺中丞公即國大臣欲以田野細坻之故達
於君門萬里之遠必無幸矣上不欲傷
天子肺腑恩且虧國賦下欲佐百姓之急恥與刑餘人
爭口舌不得已而去先去兵故損軍興以活此一方民
民為貴君為輕瘠民以肥宗藩猶割肉而救餒也中丞
公此輩備有孔孟家法矣昔楚康王時蔿掩書土田度
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
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君子以為禮得周公遺意紀之
春秋名當流而不泯然楚非有牽制如今藩王奄寺之
難而蔿掩因勢利導亦未嘗損上益下若公卓犖可紀
之政漢川士民尸祝不忘公固其所也不佞抗顏而受
筆札之役豈曰能文要以存其故實比于周禮圖籍使
後之人有所考鏡云耳邑令王學禮郡守胡篤卿與閭
其事者得併記焉

游孫知政記

荆門州故荆州府屬也
肅皇帝自安陸邸嗣大曆服以安陸為承天府比於兩
都而割荆門州隸焉州幅員數百里山居十之七水三
之士大夫散處四境視州城如寄而市豪聚城中其始
輿臺五伯之屬至徵細耳交關曹掾為奸利羽翼成而
恣睢益甚小民有訟賄豪為居間其黨拳勇者任受刑
槩贖者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賕賂日富則使其徒為
州胥史已為郡胥史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為胥
史者兩臺耳目寄之十五郡司理又以其賂通十五郡
司理偵事者朋比搆會陰操州長吏及佐幕短長所不

便予下考千里之外其應如響卽士大夫惴惴懼不免
而不肖者欲有所甘心或陰用之于是視士大夫州長
吏蔑如卽郡若監司若兩臺且玩弄掌股之上長吏至
與其賓主禮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歲加州賦
數千金以賞其橐若固有之其魁治宅中爲堂以集其
黨計事者是時吳軼絲價騰躍豪出令非此不得入筐
篚明日上采得吳軼絲百疋皆朱色皆有喪其徒千人
會葬馬䭾純白如雪塡委山谷號饑寒者辭者詣堂下
陳詞輒曰某所餘粟某所餘布某所有婦有女往取之
其家諾如不及少後糜碎矣藏匿四方之亾命借交報

仇薄暮麾疋州民重足而立而會閩人游太初公以參
政部荆西治承天所至鋤強扶弱風裁霜稜肅如也州
大姓坐加賦窘以狀白公公知郡倅潘君廉幹可任屬
使治之倅悉發其謀黨噤不能對而豪之養子某爲郡
掾首當坐倅笞之三十死而郡守恚曰投鼠不忌器乎
遂與倅相持豪滋張適州都試諸生大姓子爲諸生就
試豪頤指儈之拵棘之下戟其手以爲犧牲而薦之欻
者自頂至踵榜掠雨下備極慘毒諸生奔告州大夫州
大夫不應也左右前後無非爲豪地者告累至始命其
隸往朒縮不敢前諸生追號召子弟之就試者若干人

突垣而入寘生歸豪詆諷諸生圍奪我郡與州信之幾
覆沒而游公微得其實發祑奮怒此豈可與共堯舜之
世者耶部署材官若諸游徼卒立沈命法先後捕其黨
二十餘人具獄士憤少申而加賦錮州民懽呼載道矣
方豪居生時其子在外聞之嘆曰吾欲死此人如孤豚
腐鼠誰知者奈何不忍一朝之忿而自書摟人于市使
彼有詞耶其黨吏爲流言中倅倅謫而游公之議亦就
矣公以考功令當調且去州諸生與其父老子弟泣而
謀曰孰左袒豪而秦越肥瘠吾儕者耶孰使我衣冠之
族不爲豪魚肉者耶力不能排九閽明公誣則相與尸

祝之而使不佞勒其事於石以垂永永夫紀綱風俗之
牧壞莫甚於今日而尤莫甚于楚楚莫甚于吾郡自江
陵敗大臣往往爲湘纍堂廉冠屨陵夷澌盡士大夫乗
首結舌吏無所忌憚城狐社鼠又從而爲之釜鬵情日
壅塞權日旁落威日假借而横民出焉其種有六曰土
豪曰市猾曰訟師曰訪窩曰主文曰倫長根株窟穴常
相通爲用如荆門豪兼六者而有之其黨以千計其貲
以萬計其巧繁拜請妖訛洶沸遠則楚十五郡上則輦
轂力折權行豈朝夕之故哉蓋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
憂不與焉曰内大臣之變曰外諸侯之叛曰匹夫羣起

之禍而今天下無內大臣外諸侯之慮也可患獨橫民耳班固有言安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王叔之宰曰箄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夫游公之治荆門豪爲紀綱風俗處甚遠而其身已横被讒口不及結竟其事繼公而來者有如萬分一懲於發難一切務爲優容將令盜跖長居民閒而以人肝益朝餔之膳也匹夫羣起其禍未艾可不爲寒心哉公善政更僕未可悉數而不佞獨書其大者豈曰爲荆門諸生美報抑豈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第以爲荆門賜而已杞憂嫠卹之誚則何敢辭公名

朴字太初閩之福寧州人登萬曆甲戌進士司理成都入爲廷評比部尚書郎出爲粵南按察副使遷今官

李郡守政記

不腆郊郢
先皇帝潛邸在焉自州遷爲郡諸守郡者率簡才賢以
將順
天子眷眷故鄉德意今可百年良二千石踵屬而自不佞有知所覩記若越人鄭公之清直都人何公之鋭敏齊人房公之端亮爲尤著其能兼三君子之長者有泰人李公云公爲守三年用治行高等數簡擢方岳而會
郡多故
上陟降在庭繹思
皇祖就拜公湖廣按察副使巡荆西郡仍隷部下士民祖洽公旦莫偃伏之愛既徙治沔陽依依若嬰兒違慈母則相與指數公政績而籍記之以貽不佞某徵文傳遠其大凡若干條曰懲誣訟以化頑嚚曰正文體以還雅道曰發　陵工以治閹寺曰裁奇羸以寬征賦曰平物價以惠商賈曰議供張以汰浮濫曰時餽餉以作士氣曰破深文以蘇寃獄曰察病創以全瘐死曰速斷決以省稽故曰詳簿領以徹欺弊曰謹權量以清乾沒曰

祛私斂以舉屯田曰慎委造以實軍裝曰修鄉約以興民行曰嚴保甲以遏盜寇曰任長吏以杜多門曰辟賂遺以肅覲典皆日用所常行而關切於吏治民隱者事爲之規坊而人爲之要束精神心志旁皇周浹于四境或日昃不遑食或浹辰不監寐而從容暇裕不廢清賞入公之庭掾功曹拱手凛凛三尺伍伯植立如木偶人而夜躬眠無憂扞文罔入公之市踊不貴屨貨不抑直街彈室虛無人食肆無所牟利門常晝扃入公之界吏自黄綬以下若豪右諸惡少年毋敢鞣吾單赤公之造我郢宏矣不佞里居時聽人誦公耳目所及得其貌耳

不佞游於公深且久悉公叅伍盡變發奸摘伏赫然若
神明不可犯而闊達大度訒藩籬去城府於人何所不
容其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體貌款接藹然周詳若易
與可狎而不能以毫髮非義干鄙夫俗子望之自遠其
見事首尾衡決勢若破竹而機鋒不露若含光承影之
爲刃殆不可覩其一介不苟取若齋馬釜魚而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若雀鼠壯而杯羽化則庶幾窺公底蘊萬
一且論公功有進此者日楚宗上變遠邇震動公審佐
兩臺定計罪人斯得已復長慮却顧恐生他虞請告
獻帝廟行甸人公族之法而理出其株蔓者無傷親親

恩半歲間大難芟夷四方戎心震疊
上寛南顧之憂公功固不獨在郢郢人陰受賜莫能名
也于是士民以不佞爲知公將作公考而私計公方在
事疑其頌而近讇不佞適承乏晉陽公嘗令長治長治
人生而祠之于今無貴賤長少駿奔走對越番滿思慕
生可祠也碑於何有諸父老不閒楚故實乎令尹子文
舊政必以告新孔子稱其忠是石也可以代公忠告矣
公方在事官屬是則是傚以爲戶牖之銘以爲象魏之
懸以爲韋弦之佩寧惟郢人蒙福、
皇祖在天之靈實嘉享之郡理李公聞不佞言憮然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子不敏一意以公爲師請先上
民受磐石之役

張工部榷政記 代

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斬材
以時竊者罰復有林衡山師柞氏分理之唯漆林之征
二十而稅五古時山木皆領于官民不得私而更征稅
之如此今制山林聽民自取而第於所匯以司空郎司
榷事焉其一江陵其一武林其一蕪湖其一易水易水
征無幾何蕪湖近陪京則以陪京司空郎任之亦以近
陪京故巧繁拜請法尼不行較諸關爲難治蜀張公之

蒞蕪湖也無匝月賈人頌聲載路浹歲頌者如一日余
嘗廉公狀而得其略公之言曰征商以裨國用而淮者
乃囊橐其中封已養高恣所美好置侈長物或取貨於
市直十不顧一義之所不敢出也即不然所居孔道筐
篚餼牽奉過賓飽游士行媚兩都貴人義之所不敢出
也即不然以多餘之贏爲能爭殊常而蠹其民義之所
不敢出也吾第無使闌出入無失故額而已木蔽江而
下風濤之不時緋維之不力且以誨盜吾因其早暮寒
暑謹察之無稽故也吾既已絕知交之請而署以外白
徒之衆無上事而乘木以陰惕商圉奪之大駔藉口詭

價若居停主人詆欺相高詭態橫出抄忽之差鼓舌傖停侵牟商百方吾亟屏之無令内窺也署以内府吏胥徒竊嚬笑而高下手舞文犯科商敢怒不敢言吾汰其冗者無令以商爲奇貨刑其不法者謹將之無鈹滑也羣不逞以意錢之戲及優侏儒獶雜子女誘吾商燕女溺志好濫淫志日朘月削遂爲無貲省者驅之毋令蠱也商父老子弟有喪資而假貸亡所凶年饑歲嫁于外者有疾病夭札者有棺斂不具暴骨者有以市籍自占數而不得復即爲諸生若資用乏者賑之療之掩薶之衣食之而爲行束脩使力學無他虞焉故無論商無論

蕪湖一邑遠近四民羣然趨之詠歌嗟嘆之不衰余於是而深有感於人臣之效忠未有不先自盡者也

上以國用不足取給於卝榷始猶用文臣或執金吾已乃專屬閹寺天下騷然靡有孑遺耗矣垂二十年卝罷而榷如故中外洶洶而爭之公車牘如山

上若弗聞也儒者恒言事君之道信而後諫勿欺而後犯已則罔利而規上行仁義有如項日武林榷郎聽其言修潔之爲親雜汙之爲狄迹所行事盜臣與聚斂臣兼有之健而貪詌而亂口孳而誕國之蔵孽爲衣冠辱

上固疑羣臣善面謾人榷政尚有軼漏而翹主過以博名高彼閹寺者亦竊笑詩書禮樂之士口夷心跖何求多於我于以希罷榷必無幸矣張公志意定乎内禮節修乎朝法知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上可以對君父幽可以質鬼神洗沓墨之恥伸薦紳之氣左貂右璫輩望之意消而色阻通達之屬莫不從服自今而後庶幾在事諸臣皆砥礪名號務爲清白積誠以感動

上迴心鄉道昭德塞違照臨百官諫行言聽膏澤下民是非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明效哉公既代典客揚其與其黨思以公善政垂示後來法之成律貫用終惠此畿輔一方民余曰可采輿誦而勒諸石不獨爲

君子度張公與余心有同然矣

毛郡丞政記

維揚郡丞毛公初仕爲汾西令汾西人愛之如慈母事之如神君其旁邑民有事莫不願屬毛君者諸臺請更調繁劇以盡其才汾西人奔走力爭不忍舍事遂已余時方領晉臬聞頌汾西之賢萬口如一也會大比士公與執事始識公稠衆中聳身山立而言論風旨一歸正直忠厚故宜得民心乃爾比余遷洮岷尋予告坐急難留滯廣陵金陵間向人論吏治輒首爲公屈指意且以臺省徵而仕無中人財擢丞維揚郡度公有所不足而

也公麾之或以常例爲名公笑曰例安從出賈人稽首以請公復大笑俗之漸民久矣若豈可令我復有後言賈人稽首而謝吾儕以小人度君子腹無罪爲幸踊躍惟呼此數十年所未見清白吏也當事者使攝儀眞令儀眞孔道十九賈人十九以鹽筴起而爲閣推稅者所魚肉困不支馳軺傳御樓船輻輳並進一切供張假之民間如實漏卮公以其廩餼及帑府之羨置諸器用而勒石諸館中儀眞人常賦外不知有他庸調矣其最苦者單夫一歲而役三歲之征汰其費與役冗者出入不出一歲積粟如坻以待艱饑淫雨爲災民無流亾

益余悉公賢於汾然猶耳食而維揚之政則余短衣楚製從四境四民所親見其然者畿內江南北大郡十有四如毛公鮮矣大都知公廉吏耳殊未盡公二十年來采卉伐山之使充斥宇內上好下甚所在民壁縣鶉而轍涸鮒非二三廉吏幾無孑遺當國者亦以旌廉吏爲急務而卒未收廉吏之效者廉其所廉非吾所謂廉也其弊有四一曰矯枉過正不近人情郝子廉飢不食寒不衣一介不取諸人嘗過姊飯留十五錢席下去范丹亦然姊家追返之委錢于路沐並過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不食其姊之食姊亦不得食之推之而父子兄弟

顧退然不勝曰昔者先君子嘗守此郡也外父傅公嘗守此郡也其吟聲在長老之耳某不能紹續是懼曷敢有越志公所領職爲江防治在瓜洲洲萬家之聚當一大邑東南諸貢道此爲都會大豪巨猾漁食閭里號稱天罡者與左右錢通表裏爲奸公廉得其主名罪之法細民有所患苦非時入謁即爲驅除市井晏然文武吏之隸麾下者曰巡司曰稅使曰閘官曰衛總皆受民訟無不爲贖亂獄滋豐公禁不得投一牒皆詣公片言得情不移晷而數百千人款服無異議訟寖省矣爲籍授五坊之長細事下長鞫之登諸籍率以白公而公斟酌

焉未嘗有金矢之罰城旦舂以上讞監司亦時有恩貸江防游徼卒有舟舟有官官侵牟卒餉恣其失伍而舟敝不修萑苻之盜衡行無忌公出不意覈離次者罪如律而立旗單以次相傳舟與卒更番上下令巡司一人當夕砲發則舟權火舉登埤者譁鉦舟中人齊聲應之夜凡十五度爲常雖風雨不爽盜無所容跡漕艘之北也公刺扁舟督之自屯船塢至揚子橋鱗次櫛比無留行者遂以轉餉論功第一事有大卻大窾游刃有餘地胥史奉手屏息逡巡而退邸中所需一蔬粒米與民同平賈鹺使者檄與鹽蒞坐署可得數千金賈人所樂輸

皆途人也如此非廉也一曰迂僻遲頓不及事房文烈爲吏部郎遣婢糴米逃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之曰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周洽四爲令居處不理遂至無宅曹界歷官國子祭酒不營家以餒終王起三任節鎭耄年寒苦至與伶人分月俸自給君子將以身濟天下身不自濟何有於人如此非廉也一曰色取而行違吳起卧不設席行不騎乘飾廉而喜名儒者誅意是貪心所使華欣王衍褚淵席豫馮道之屬亦有清節詭首權勢阿邑取容盧欽言毛玠用事吏垢面羸衣常乘柴車筆吏入府朝服徒行惟徐景山雅尚不與俗同劉虞

冠敝不改就補其穿而妻妾盛綺絺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鰌不如盜也其說與孟子合如此非廉也一曰刻深而寡恩郅都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已背親而出身終不顧妻子庫狄士文不收公料家無餘財子噉官廚餅枚之一百買鹽菜必于外境親舊絕跡而皆名編酷吏暴于猛虎怙其一節驕人徑情敢往身爲怨府如此非廉也夫毛公廉矣不簡髮而櫛不數米而炊不以人所難繩人不以己所長愧人不畏強禦不侮矜寡不搖非譽不計升沈不設鉤鉅不察淵魚不大聲色不尚刑戮立綱陳紀因能授任數單實章

物采辨等威民傷者厚養勞者相享飲食饋遺鄉晦晏息沐其德奉其法始則敬忌之中則歡就之久則習而安之孔子稱君子比德於玉廉而不劌吾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矣以二十餘年所旁求廉吏之效而始得一毛公甚哉才之難也友人鄭太學澤曰君知毛公深其論廉吏道精微然有本焉孝者百行之本公一舉足一出言而不忘太公是以能濟美象賢余曰善於是邑與鎭之民次其事樹碑劇驂以志公去後思且諗夫世之思爲廉吏思用廉吏者公名烱字德瑋任縣人太公名术嘉靖癸丑進士歷官按察副使

尹司理政記

爲政莫先足民民之不足則以賦役故而賦役法古今殊異古授民以田十稅一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家可任者民不耕蠶畜樹爲里布屋粟夫家以懲之爲無牲盛無椁無衰帛以辱之而已秦壞井田爲更卒復爲正間一歲屯戍力役漢因之爲筭賦爲口錢始舍田而稅人唐則田出租身與戶出庸調而庸調多無田之人異二矣古役民以軍旅土木爲大不奪三時今無事不役民民無時不受役異一矣古田野事主以命官比長里宰閭胥鄰長族師鄙師黨正縣正州長皆大夫上

之賢者漢亭長嗇夫游徼有祿秩而鄉三老孝弟力田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無繇戍暨唐而人不願爲鄉長里正有輪差有避免於今則事極困人極賤期會追呼笞箠悴貴亾身毁家相踵而潔惡民竄其中倚法爲奸異一矣宋賦有五曰官田曰民田曰城郭曰雜變曰丁口而支移折變出焉宋之役有三差易而雇雇易而義義復易而差然賦自賦役自役也自須置一條編法兩稅四差不別丁田浮客編脚不別苦樂起運存留不別緩急斂繁以中金不別錢幣省耗省陌史所譏刺且以爲良法施用之異一矣古者五家爲比川士人爲長

層累而上以達諸侯天子他天官地官之屬凡役民一事賦民一物莫不有官官莫不賢彼其時大國市百里諸侯世守與民相習今一縣封域或倍一國而第以付之令令東西南北之人非素練也吏道雜而兩端其爲丞若倅若尉賢者十不得一而欲令以一人之身專事物物營綜無爽乎異一矣夫號爲賢令者不能必一縣民無病於賦役而望攝縣者之不黍越其民遂廬其官廨可冀耶蜀尹公六年佐吾郡再攝吾縣而其於賦役法弊無所不釐利無所不舉不佞時時從田庋禍父游〻淒指而數公政下里應賦應役者預爲期如期而集朝以入卽朝以竣夕以入卽夕以竣不使市猾以保主爲奇貨也賦析爲四季季又析爲三限置權衡於堂上民自取衷焉有高下手則鳴金而聲其罪其出以給募役華以充上供亦如之不使兑鑰吏爲欺罔侵牟也邑當孔道輿隸廝養牧圉職在將迎若魚貫若環循法不合乘傳者奪其符不使桀黠猾射而單赤疲奔命也封内常祀若上官過賓之共張與公服食器用諸曹掾一切經費以時評物價價無論官民若畫一不使負販怨推直而泣折閱也城隤矣議繕完畫地授功平版榆稱畚築邑所尤苦者隄繇四百里外而胼胝將事民陸沈

耳則計徒庸慮材用青餱糧以直往不使時詘舉贏消功罪賄者糈口實也民之情僞公悉知之矣不得妄訟訟者自相通言胥卒不得捕逮既至俛首嘉石不得借資左右屏氣而卻步不得目攝眉語贖者登之憲牒不得私籍貧老弱不任贖復不任笞咸縱舍之不使醉飽過差犯刑戮也民有什伍里有魁善惡以告出入以常守望相助桴鼓不聞外戶不閉四境晏如矣善乎先民之言有治人無治法賦役法雖三代盛時無久而不敝者誠得其人廉介以臨之公平以剸之精明以燭之果毅以持之安靜以養之不必料民不必均田不必損戶

不必令士斷而官方不廢民不告勞雖周官何以加焉尹公之於吾邑其彰明較著者矣昔者孔子爲委吏會計必當使顏子而多財願爲之宰世厭薄錢穀簿書爲俗吏英雄欺人語耳不佞竊謂賦役兩端善而吏治修民情安天下能事過半矣公政聲冠諸郡國徵書顯拜不夙伊莫邑之亭父田部數十百人謁余而請曰邑不能久借明府君維是明使君有大造於邑子大夫耳而目之其筆之書以告來者奉以周旋將世世受明使君之賜此數十百人者不佞所故嘗游其述賦役獨詳訾之樵言山漁言水言言實際也不佞小爲潤色而附以

古今事變之大略使效法公者無厭故常而喜紛更無取文具而鮮誠意其人存則其政舉矣

孫吳江政記

不佞沿牒入越蓋嘗以期會兩走平望平望則吳江地也居民萬家舳艫鱗次數里烟火鬱勃望而知其爲樂土與越界間從館人問故則娓娓道其令孫公賢歸而時語越諸令安得孫吳江參錯七十五城中我輩坐蒙成耳踰年而孫公擢爲陪京工部郎不佞甚訝之令治行高等必召爲臺省若天官尚書郎卿貳者

上厭薄臺省不復授然何至屈孫公爲郎而遠在陪京豈不佞聞于館人者非曹好與已而吳江之士民數十百人操舴艋過越謁余而其大夫士之賢且仁者首陳辭曰孫公子之鄉人也楚材無雙不腆下邑辱在宇下天實賜之蓋六年而田野愁苦之聲寂如也乃就常調遷極知孫公不以升沈介於懷維是諸惠政爲邑人百世利安必來者常有今日請吾子記而勒之石以永公賜仰吾子與有榮施焉其誦公善政亦若館人而大者則清丁口覈田賦賦與田兩相隨而貧無無田之賦富無無賦之田曹無總書而隸無總催民得自便輸官其督課則別區限而爲陰陽籍記之其衡量平田部鄉佐

不得高下其手而吏不得以奇贏自潤賦之最急者起運小緩者存留宿猾避急而趨緩公量入爲出先其急者後其緩者漕有南北兌南人黠而北人椎往往避南而趨北而公爲平亭之無軥巳華所謂私儘亂儘者巳免輕齎省行糧而積汎米待凶荒以次畚休夫家庸調又爲之立役米資其困乏修官塘瀦水旱汲潦泄田蕩積荒者蠲其征蓋弊無所不釐而不爲淵魚之察食無所得浮而不爲數米之炊施無所不周而不爲濫吹之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公其有焉官家思藏富於國貂璫之使括天下貨泉之京師窮萬道矣三吳故稱殷富

貢賦當天下大半盜臣與聚斂之臣率求多焉日朘月削束手待斃有司發憤爲民請旦夕命輒下詔獄加二木中人益驕恣不法無益于民而反害之故三吳先天下受困省刑薄斂之仁丘民既不能得之於天子而有司復類秦越人視肥瘠將奚賴焉吳江望邑前孫公而爲令者豈盡無賢要以飢渴易爲食飲則孫公之時然也孟氏論仁心仁聞不若仁政能覆天下孫公政仁矣其士大夫庶人謀埀之金石著爲典則以詔後來貫行無斁亦公之仁也寧惟吳公不佞將持以風越之爲令者由吳越而推諸方內民所疾苦大氐相似是則是傚

庶有豸乎亦公之仁也不佞故爲詮次其語而目之曰仁政伐石樹之五達之衢若不佞于孫公是楚人相爲游揚也曹丘生之意氣耳吳江大夫士庶或私食德而作頌也子產衆人之母耳非仁政所關不具載

張歙縣政略記

西陵張公以名進士除江陽令治行爲西川第一徵拜給事中上書忤旨謫廣昌尉十許年稍遷歙令治一如江陽可三年擢民部郎光祿丞銓曹言有臣如此民之望也不宜隨牒平進特請拜廷尉丞而歙士民不忘公具論其善政之大略屬不佞著諸石章葢歙四塞地一歲食仰給江湖十半遏糴令下穀價暴踊貴而民亦從公語富民從天而頌之孰若先天而制之以豐歲多積穀官知其數而不與其事穀價遂平黃山延袤千里一國薪蒸者往焉而或專之價亦踊貴公爲禁民得以斧斤時入賈遂平歙三面受諸山水雨集放潦損民居無算勢且齧城公爲石隄石橋而不虞水歙賈遍四方以此累富俗尚侈靡致四方之貨又好上人而多訟不惜傾橐篋以快一朝之忿平居無事結納有司希盼睞之榮務市奇麗取歡吏其土者見可欲而心亂則口實惡賤丈夫之壟斷抑直市貨十不償一公一無所受亦一

無所取即上官有徵索封還其檄追胥不及肆廛而商以安聽訟具兩造即天論郵罰麗於事不畀強禦不容闌說而無情者不盡其辭俯民轉移無常職者或穿窬而論城旦舂罷歸者召其人來予之資贊撫据拾朝夕有所餬口而盜以戢諸生日省月試旌異其有志操者市井草莽之夫微長片善必加禮焉審曲面勢爲進浮屠以埤益山川形勢而人傑地靈競爽公初聞歙除囂其家名田治裝又歲載家衆而食之其廉如此廉則不屈于物而剛不蔽于欲而明不徇於私而公自公在事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無惰士無成咸閭巷之

豪無偏著里端之籍既代深山窮谷倪旄婦女遮留不
得發而公念母病亟歸省乘夜私從間道去其得民甚
深去後見思宜也然余以爲此公緒事耳蜀江陽號難
治令未有入爲臺省者有之自公始歙文獻國因勢道
利成功差易卽所指數諸善政他邑令亦能辦而余所
深嘉公不在是比年
上高拱穆清厭人言逐諫臣空署積歲不補其辱爲坻
隸錮之扞從賁志長沒者何限而以春秋責備賢者之
義律言事得罪諸臣竊所不滿有言責者直言敢諫自
其分內事而挈鈴卦賣固已褊矣謫不之官之官不奉

職而受祿上官重其風槩與講敵禮彼亦居之不疑特
名羅於當官耳民之疾苦漠然不關其心曰吾旦夕賜
環取公卿如反掌奚事此其于上隱而爲怨顯而爲懟
敖而爲倨其于下矜而爲忿戾芻狗而爲不仁甚者改
節而爲墨吾業已立節顯名於天下其如我何夫公不
以舊省臣之貴直臣之望謫居下秩而精心爲政若將
終身焉范史之論曰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
無猜情不亦君子之致爲乎余故習公覩於令歙而益
信其君子人也天下爲人臣者以此爲臣觴可矣傻一
歙縣一歙縣人戴公是奚足哉

吴大夫卻金記

吴公左遷鹽官也薀添註云公舉進士四十年一僉憲
事兩典大郡坐直道三黜當事者故以添註優之遷客
類不事事俛仰從容以需復蹻而公不可事君先事而
後祿彼乘田委吏非耶諸臺使高其誼鹽筴大郤大窽
輒屬公批導迎刃而解賈人從之如歸市公以如水之
心應如市之門苞苴筐篚逡巡行馬之外不敢近其僚
或悍塞而多受取涇以渭濁公廉平聲大著而稍遷陪
京比部郎賈人無計留公相與象公貌而生祠之睨公
篋亾何有也醵金爲贈於邗溝舟中公辭曰者不賟奉

稍竊愧荒飽以助維揚書院之費此何爲者而可受已
贈之三十里郊亭公復辭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
此惟抱關擊柝可耳然祿也非餽也以吾從大夫之後
而患貧受私餽乎已贈之瓜渚公固辭若曹以白晝孔
道羣然來況非暮夜私相授受比耶充類至義之盡使
我傷廉若傷惠是穿窬溝壑之說也若家子弟多受儒
術試歸而質之當信吾言乎是諸賈人愧而退而其子
弟數輩同辭稱曰吴公君子哉走告不佞請記其事天
下攘攘皆爲利往買而欲贏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非請
謁不勝寵賂彰而官邪所由來矣鹽官體與方面等號

貴倨而仕宦不樂就避之若浼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耳上使閹人括貨十年不罷鹽官之長亦久不除意若曰彼浚諸商以自肥孰若置之爲官家用閹人亦腹非之衣冠之士方囊橐其中何有於我諸賈人又曰餓虎飢鷹市曹白刼上之人則然何有於我任俠弁兼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鹽筴乃大敝極壞幾不可爲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有如吳公淪躓仕路不改節以不貪爲寶以不賄聞於諸侯其同官寧無恥不若人勉爲清白吏乎審如是人且以鹽官爲磨涅是堅白之所徵也而豈顧遠之諸賈人寧無畏罪遠邪徵重而矜節先公家之

急而後身逸樂以爲閹豎率乎諸閹寧無愕然是夫也不爲利疚不爲勢詘薦紳學士中固自有人也即上聞之必曰有臣如此下不病商上不病國以義爲利視以利爲利相萬也柰何以刑餘爲忠足任而疏遠賢士大夫乎一舉而上下賢愚僉受其益惟此時爲然極知吳公非博名高好賢如緇衣民之秉彝惡可已也吳公亦恥獨爲君子公他懿美詳兩淮輿頌中不具論

潘郡倅解官記

郡司馬潘公名一復暘羨人也治在沙洋沙洋濱漢而居可數千家實承天荆州二郡之介爲盜賊逋逃藪郡司馬集騎射士千振卒彈壓其中取道里均易捜捕而士卒多首匿盜不可問公廉得其主名窮治之日修保甲法儆循邏前後所得大盜數十百人環左右百里行旅露宿桴鼓不鳴而荆門州大豪某子甲居州城中攝徒成黨腹心爪牙千餘人布滿州郡及上官所寄耳目用事之人嚬笑朝暮聞得預爲地受取很藉中人之産必割其半共之乃得安枕卧而更刺人家陰事輒以便宜施行主斷生殺自恣爰書視其上下手所睚眦文致不得反鉤摭徵細躡尋過誤造爲歌謡條目轉相扇惑以傾邦大夫之不便巳者捷於探丸毒於射影諸以

急抵冢死而存之頌共禁不與四方亾命夜半過門執僕御之禮願先死備錄益收佽飛蹶張投石拔距超於等倫者出入擁以自衛隱如敵國莫敢誰何而有乞丐携養爲郡掾取州租挈寘易之加斂千金自肥州民力詘訴之忝知游公游公下潘公覈校十年中文書辯質印篆令環跪庭下詰之得其姦明審豪怒曰古匹夫游俠權侔人主以乃公力食租衣稅奚不可者而區區千金不得有耶且我在也而刑吾子辱莫甚焉何以勸來者爲蜚語中公諸臺使爲所欺謬矣初公得掾情實未敢書獄私奏牘游公復奏牘郡守守屬有病閉門牘未

原缺

太湖兩洞庭游記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余雅聞太湖洞庭之勝思寓目焉中秋過婁江王司寇兄弟更慫慂之二十日返金閶雨不果行馮元敏憲使謂余盍以閒爲支硎遊乎道胥門度楓橋呼筍輿行十里許至山山故支公道場今爲章中丞墅松桂陰陰雨色添翠酒數行起視雲隙返照作金色界亦一奇也踰嶺至周公瑕別業主人肅客而入登羽玄閣羽玄芝也以閣成時產因名上才兩楹修廣丈有奇下三方翼以

飛檐琴書觴咏所在宜人閣後爲亭二林水翳然山四面如設幄霧甚不可辨公瑕指示余一一有故實余領之而已同余宿者朱貞吉馮元敏汪仲淹仲淹婦弟蔣茂弘猶子永叔也晨起元敏別去余六人從賀九嶺至天池寺寺遠近居人種茶池以茶聞天下首枕巨石葑菼閼之水爲不流左方折而上爲毛中丞冢域更折而右爲蓮花峰草沒徑余賈勇先登公瑕使使以偏提從數起數蹶忽逢一樵父解衣掖余乃登其上四五巨石如蓮花有小凹雨注之視玉女洗頭盆可十之二望太湖千帆競渡如飛鳥貞吉快之披襟而當風爲釂三觴

從其陰萬松中猿接行下山院則公瑕爲置頓令童子導余觀三洞洞無奇僅一石大士像差瑩潔耳遂之天平蜚鴻滿野蓬茆塞路惟時時聞木犀香天平者石人立作手板狀又名萬笏峯下有寺不治少年僧掩關爲賈通飲食然應接不暇寺前井欄好事者取雲礎爲之有方豪氏三字銘旁爲范文正公祠祠其先後人凡十一世作禮歸歸則傅明府俊伯以泛湖期請且俾許山人子長偕來詰朝張都尉左虞來已汪子建毛豹孫兩山人來諸君力言風橫宜先往石湖便乃度行春橋訪故高士王履吉居復度兩橋至治平寺寺故履吉讀書

處左有井陸鴻漸所品第四泉也歃之盡一蠡至上方度猶未莫復登吳山山首小丘若斥堠若覆敦以數十百計仲淹顧而異之形家稱梅花龍乃爾豹孫曰此堯時洪水懷山居人築以避水也豈其然乎子建豹孫旋別去明日午至木瀆關關吏具衣冠來謁余笑謂諸君是賢於霸陵尉矣無何一舴艋附舟則蔡孝廉士良傅明府所屬爲洞庭地主者也至胥口謁子胥廟廟圯像如少年美姿態大不類英雄氣既更舟泛湖左虞攜三斗釀甚甘約曰過龜山時當以此酹之覺喉吻間不可耐左虞首浮太白諸君以次受爵立盡舟人諱龍見蜿

蜓雲間繞如尺蠖俄而風逆波鼎沸衆議去留不決余
顧謂左虞士良兩公土人意若何左虞曰吾所畏夫蜿
蜒雲間者耳姑返棹而遊靈巖可乎遂返至靈巖巖故
吳館娃宮梁天監時爲寺寺西得二井一規一八方相
距丈所方者蔚藍與天一色僧言井通太湖有魚時上
游其深不測規者吳王時物方者知積師開山鑿也更
西登琴臺臺石可坐鼓琴是扼湖山中樞崑之馬鞍常熟
之虞錫之惠江陰之均洞庭之東西皆可俯而窺也江
外諸山輕烟一抹如畫長蛾不審夷光顰時何似　臺
下即響屧廊遺址山麓溪流如綫曰采香涇香山當席

如小几吳王種花處也山所稱西施事多後人附會若
珧柱爲乳耳不足信歸宿胥口黎明相風烏順揚帆如
駃騠時度黿山龜山不及登舟人以爲神余言此可雪
迴舟之辱惜左虞不少禁酒無以謝風伯柰何登岸人
東嶽行宮雨驟下道人具酒炙稍霽繇胥門問林屋道
書所云第九洞天也每雨則客土浸淫洞口愈迫戹傴
僂下濘不可駐足諸游具皆未備遂罷相傳洞入湖腹
游人聞風濤聲吳使靈威丈人探得禹藏金簡玉字即
其地也踟躕久之去問包山寺山行數折棹楔立道傍
謂且至復折而西度小橋迺入寺寺故鮑靚宅或曰以

四山包寺故門左右幢陀羅尼尊勝經以爲知永書非
是亦佳筆也一石當門閾吳人許初臨聖教序書宋時
建寺碑題名及額復具三體殿左楹後有宋慈受禪師
像骨稜稜不羣雨甚止宿僧房其明日游毛公壇毛公
者劉根也體生綠毛人呼爲毛公壇盛時道流千人坐
法夷滅惟兩眢井謂是煉丹井耳已至上方寺寺廢門
外小石橋有松一株如青鸞鼓翼欲翔爲停策一賞之
行六七里許至吳王銷夏灣灣所以名縹緲峰張翼而
爲東西崦西盡于大小龍山東盡于明月灣太湖水別
流兩崦中人家負山履湖蕨驛筆三山前跱蕨處中如

青玉案菱塘如井田烟樹如錯綺雞犬相聞比屋素封
余所見西夏倚賀蘭河從西南來爲一曲從東北去縈
迴五百里前有馬鞍山如紫騮峰臥而待駕外則沙漠
蒼莽無際城中十萬家饒米鹽如江南茲具體而微矣
崦著姓蔡分東西居士良東蔡人也宿其明秀閣中土
良言涵村陸山人伯相雅能詩能游請與俱行又以其
弟士堅玉卿見頊之伯相至俱斌斌雅士日小遷游大
小龍山山上下石俱玲瓏而下爲勝面吳輿者似龍吳
輿人以厭勝去之別一石嵌空頗具七十二峰之致是
名小洞庭離之數仞有石磨山又小山離離水中似鼠

者五其稍大而迴顧若欲捕鼠者一爲猫山何肖也下
取道圻邨得烏砂泉泉在井中大柳陰之距湖高若遠
背可丈許每汲必有烏砂沈瓮底伯相曰是烏得敵紫
雲紫雲在縹緲西一石如砥泉出穴如樸滿不增不減
是爲奇耳余聞而亟羨之謀以明日登縹緲而雨如注
不止又明日爲九月朔雨如故余謂主人卽不嫌館廪
費柰何株守待兒此去石公山非遠何至若天孫河鼓
空相望也雨小減呼舟過明月灣則已霽垂楊覆岸見
千家在白雲黃葉中愛之舍舟徒步士艮言汪司馬遊
時以譚九經從走一力呼之至則老儒生也與致故不

乏具陳山詭異狀請先趾而後頂如其言歷歸雲洞峭
雲峯望雲梯聯雲嶂諸勝已陟石樓坐石陂叩石公觀
風弄從劒樓至頂復以舟行山足探諸洞鑿梁橋而石
公之勝無纖毫遺矣余大異之别有記夜左虞請急歸
其明日飯士貞家登縹緲諸峰羅列如兒孫湖四環如
博山如璧水扶桑初日近若可擬江南名郡邑隱隱平
燕片雲如縷自東峰起忽狂走四轉諸峰初如冒絮已
如阿閦國僅一再現頃刻萬狀爲賦看雲詩四章小雨
釀寒不可留遂下酌玉椒泉飯西湖寺寺左池有沈香
大士浮其中香火甚盛今廢已過涵邨避雨陸伯相垠

玗亭中更走十里至資慶寺宿馬寺勝如包山僧慧辯
者七十矣能詩明日至天王寺故吳王桃花塢也至馬
城廟故吳王牧苑也復念林屋之勝未竟乃以數十人
束炬前余露紒著蒯屨衣短後衣行百步水愈深手足
俱旋淖且作牛飲遂返登曲巖屏嵓齊物觀游丙洞陽
谷無礙道園訊所謂架浮亭者廢久矣其傍有廟羽人
裝荈治道有茶竈石罏間云富人子杜氏物園有茂林
修竹殊勝刈之如童而家中回祿耗矣睨其中二石稍
露頭顱命工人搜剔之絶似大象一立一伏因題名其
上俄而二虹起岸下光彩奪目徐徐渡湖中去舉酒目

送酒未竟迴視落霞殘日照映卞山如紫磨金在鎔表
裏洞徹湖光殷血如渭水論因時總之如安公治與天
通亦能下迎如咸陽三月火如大旱鑠金焦石余生平
未睹者喜極欲狂恨季倫小子不見此紫布障寧止四
十里耶暝乃歸宿岳廟中明日乘風渡湖而東頃刻艤
寒山鎮步入靈源寺寺故天竺道場也候輿人久之度
嶺宿興福寺松杉鬱鬱極宜暑僧引遊葑山山頭石龍
長丈許張吻湖中爲亭覆之隔岸爲金家灣湖水入其
中如張弓僧以擬西銷夏云明日僧言俞塢甚盛起啜
一塸粥游塢塢內有小塢者九大約可三四十里余所

行可六里樹夾道蒼翠撲襟流泉涓涓繞足下幽靚若
儕人世西山所未有也塢將窮得高峰寺殊卑隘不稱
復取故道歸至法海寺宿明日入翠峰寺天衣懷請雪
竇講法處門左有雪竇像大學為贊有井龍嘗出聽經
右折而至山足復一井名悟道亦雪竇故物小酌解渴
遂登莫釐峰峰視縹緲差雁行惟後眺松陵泖稍隘而
北陽洟諸大觀為西山障耳僧為言峰傍支有二海眼
一塞一通大不盈尺以石投之不知底止其塞者為游
人所厭云又言西有黿山東有錦鳩可相當西角里東
西金皆與主山不相屬以橋渡信然歸墟五山根無連

著黛此類乎是夜宿翠峰明日下觀柳毅井談龍女事
問舟而歸前後凡十日旁采土宜民風蠶蠶絲麥芡之
利東西均用之而銷夏灣為最西則角里之梨涵邨之
梅東邨新安里之橘柚東則俞塢之茶竹枇杷各擅其
勝西山如盂而圓東山如帶而長西編戶為里七十有
奇東五十有奇西居民散若邨落東聚若闤闠其室宇
墻高數仞白盛類新安東無奇石而西無小石東累小
石為墻如編貝始東人科第相踵大魁凡兩人而西人
多力農往往見鄙東其後東人多大賈走江淮間而西
儒業漸盛兩相持至不相能然士好客民可使則西為

勝東寺觀形致多不逮西其修飾稍過之僧以醬酒為
業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人鼻中堂積槽櫝如累暮了
不為異也嘉萬間游最著者汪司馬王司寇皆有記二
先生文章命代湖山託以不朽捧心效顰山鬼得無揶
揄耶然二先生吳人此尋常杖屨間物且以得游為奇
余家楚不遠數千里而來雨師山靈相留為十日歡又
所得東山可十之五六則二先生未遑也斯亦足自奇
已既抵金閶濡首酒食憶游踪已不盡記因訊諸同行
者述其大槩藏之篋中昔徑山贊嗣宗曰大湖三萬六
千頃即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二峰即師之舌也余以口

舌作山水觀他日再謁洞庭君或不至桃源迷耳

五臺遊記

方內大道場三峨嵋則普賢普陀則觀世音五臺則文
殊余入蜀與閩人李叔玄遊峨嵋不及記入越所治武
林距普陀遠無他故不及遊入晉但言五臺心已馳於
彼矣故所善須菩提蒲阪福登踪跡在五臺最久且著
數招余遊遊莫如夏宜會當按事忻代間約同入以五
月中往期果此顯而優稽故爽約承乏入棘闈監試有
洮岷除目則中丞防秋移鎮鴈門例謁辭於游殊便友
人惕元素從都下還里人詩僧復遠以遊五臺過太原

聞登師有潞安眞定之行無爲地主者使使徼之還報
師已遲我小店矣九月七日發太原漏下三鼓宿成晉
驛質明至小店過登師寓因以復遠畀之翼日走忻州
距城十里許取他道走定襄宿九日渡滹沱過五臺縣
塞上早寒每先月令月許自夏涉秋天久不雨是日燥
熱行人汗出如漿道旁枯蔑蜂蝶時有蕕旱徵也薄暮
過虎陽嶺居士叩馬而言此爲五臺第一山門寺燬於
火巢爲募而新之又指余嶺下大川嘉靖庚申虜九十
五人從崞代至此殺人掠牛馬無格鬭者稛載向繁峙
去夜宿西峽村民家明日行十五里登師設朝餔於五

臺小寺行三十里至淸涼石其前石壁云臥佛洞佛失
所在有梵字刻徑五尺衆莫識憶李太白詩遺我鳥跡
書飄然落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可解嘲矣從
此而入青枝黃葉相錯而黃倍蓰之皆松也黃落者自
一種云已觀石石色青長十有五尺廣半之不甚方圓
亦有訛缺不能平如砥下二石支之置盂水焉童子跐
躧曲踊則水蕩搖余呼輿隸廝卒若僕輩爨汲之屬俱
集一僧擊木魚引而上呼佛號繞石三匝而下數之得
一百一十有四人尚有容足處斯亦奇矣或曰可容四
百人既飯上南臺過歡喜嶺有吉祥庵登師留置頓余

與元素遠上人行南臺與諸臺不相屬取徑歡喜嶺上
臺故名錦繡峰寺曰廣濟西向下臺折而西南三百步
而遠凸出仙花山古南臺負之小寺故北向蜀僧明知
易西向規模弘遠工未及半中有仙人池殊濁其麓有
靈境寺異時三僧廬同釜而炊羯羠者析箸僧漸貧散
走而靈境遂弗廢矣日且入歸飯吉祥庵而宿古淸涼
寺寺枕山坳頗幽寂僧二百許藤蒲靜好其師能寬有
戒行臨終囑徒衆毋分爨而徒仁萬更乞余示余笑謂
佛法世法固不可偏廢乎殿左文殊相傳塑工屢不就
一夕自成衣文面貌與俗不類殿右側有能池蓋井也

綆四尺及泉泉尺許四周不及一丈而水可供百千人
不涸不溢已乘月過淸涼寺寺亦自古淸涼分者
憲廟賜經藏焉道側流泉潺潺如也有楚僧淨室僧不
舉其名日惟飲水夜則信步歷諸山林澗壑及旦而歸
登師少時如此多靈感山中人能言之晨起五里至金
閣寺昔有金閣見空中見者象而爲之圮嘉靖初更修
亦漸剝矣閣中範金爲大佛高五丈有奇後臥佛稱是
又里所爲石佛堂就石壁鑿象尺許泯得名耳又里所
爲普門精舍新構整潔可居山行林木翳然可十里至
獅子窩繁峙縣界也縣吏人候於此謝而行沿山可五

里得板橋曰清涼可五十步復得橋名與之同折而右山左右往來相迎可二里許中有澗兩山泉從兩橋滙於澗琮琮可聽山木畏佳寺据兩橋中亦以橋名度夏月綠陰撲人衣袖暑雨泉噴沫大有致而寺庳隘蕪穢殊不稱後有好事者肯貲力焉又里所爲臥雲菴僧扃其門叩之不應眞雲[illegible]矣又三里至西臺臺名掛月峯後爲放光臺前爲雷[illegible]寺寺左白龍池與清涼泉井同涸無涓滴老衲云百年[illegible]有之災也道俗萬人曾無禹步吹氣坐繩床燒安息[illegible]致龍行水者乎寺僧贈六道木杖木出山中不盈握[illegible]可踰肩以爲筋或能試毒販

之南中象筋同價下臺百步飲牛池池亦泉井也溢而流丈許而已僧云是滲入山下山故空空耳其旁氷雪經日不消又三里至八功德水出石巖縱横不及丈有七寶池覆以亭龍池復以閣此水差多而遂專功德名其最著者維摩文殊據二石說不二法天女散花後人就石架閣曰不二閣其最偉者千佛閣創自

慈聖繳而更作竊計取名宜擇於斯二者或曰維摩無震旦迹以文殊附會耳謂唐法林見緇白二叟立談者近是故有尼僧後身爲京師慧月上人上人至而大笑人覛之宛然故尼僧也因坐演華嚴經寺以其故葺飾

啜茗行半道二獸伏草間驚而狂走蓋麚也僧別爲之名殊無據又五里至中臺臺一名翠微峯寺曰演教有大華池前有舍利塔不悉所自來歘而向右忽雷雨大作復如故術臺而下走北臺道也右脇有萬年氷僧廬百許居之氷積故厚今以旱消且十之五杜陽雜編唐順宗時拘彌國獻千年氷語故非誣迤邐而北有水泉庵其左有白馬寺云摩騰駝經所由時漢都洛陽從隴右河外諸郡寄徑此則迂矣嶺中有諸佛浴池池亦泉井也文殊足跡在上是與魏文人馬跡獅子跡眞妄蓋不可知每歲六月十五日四方人於此飯僧日以百千

計西有打毬臺度走馬嶺與中嶺俱抵北臺二臺相去可十五里許臺一名叶斗峯峯上積雪尚盈尺按黑帝汁光紀叶當作汁寺曰演教其後望大同郡目力所至可三百里中有山間之太原大同分山南北爲限池神獨號黑龍龍甚神妄一歘則雷雨隨至余初登三臺覺諸山不爲下疑之比至北臺四面山皆左次知選勝者故不虛耳下臺可三里而遠度華嚴嶺凡五里過聚龍庵至法雲寺宿焉寺故圜焦代王更之額弘麗有文殊殿唐貞元時天女三昧姑修行處側有碧峯師影堂狀魁梧美鬚髯尺許曾寓此講華嚴經在國初擅名夜風

作廣不成遊晨起風小戢過觀音坪山坳風甚烈然以
面日不寒走十五里至東臺臺一名望海峰寺名因之
以覩日如從海中湧起然自高山覩日出率類是山下
羅那洞相傳文殊同時人髮僧維揚人者迎余入年七
十五矣住山三十二年已過青龍池池故東臺主也
上賜玉帶衣曷五臺龍池皆有之帶鴈物中貴人私易
余因悟東臺青龍北臺黑龍西臺白龍蓋以方色而中
東冒之耳夫玄武之當嵾嶺西方玉女之居東岱寧止
一井爲然哉登師遲余飯觀音坪之小室因攜手步而
下山可十里始輿而至永明寺寺緣起余特有記焚香

禮佛觀登師所造銅殿文殊象唐王縉創五山祠銅瓦
塗金此爲再遘汪司馬伯玉先生遊太和見銅象殿駭
其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卽令國工不及彼以人主
力爲之此乃出老僧高廣視太和幾倍而此者三令司
馬見若爲嗟異左右翼以三樓皆累甎甋以藏經避火
災也其前爲無梁殿大都登師指授而請於
上以法須來代住持須師武陵人領僧五百人二年之
間金碧煥然萬衆無譁因觀
聖母賜須師虎魄頂五佛字冠金珠頂十佛冠夏冬千
佛衣各一領上人軀幹洪大衣必適體與常製殊拜讀

上所御書佛說眼明經十二卷蓋以
慈聖病目祝釐云　皇貴妃亦手書經一卷并什襲藏
之過景陵僧海義已攜之過塔院寺塔爲阿育王所造
藏舍利者八萬四千之一也久且頹而
聖母新之旁有文殊髮塔修塔時見之者言髮黃金色
旁佛足碑則後人所摹刻寺以塔更建後有檀香轉輪
佛內物也已過殊相寺以文殊見象故而　皇貴妃新
之妃父嘗修寺勒其名於覽好事者以聞因檀施云已
過紫府廟紫府者五臺山故名文殊易以清涼其後更
數名今遡其所始而爲廟祀山靈主之者亦僧也已過

羅睺寺初有西域法王至今奉香火者多番僧去來不
常悉能爲漢語問之則河州弘化寺僧也已過圓教寺
亦以法王建有銀印曰清修禪師後葬山中已過廣宗
寺亦以法王建有鐵瓦殿欲置臺上而難於轉運遂置
諸此天竺僧年七十六寓焉不通漢音已過文殊寺亦
以法王建永樂時造六臂文殊像甚奇有鼓有柄人皮
冒之徑可二尺許亦內賜也番僧精舍修整佛燈及供
給多西竺物繞永寧寺後行有李使君新治靜室使君
前身爲五臺僧云宋馮京死而復甦曰適往五臺山昔
爲僧時物都在言我俗緣未盡遣歸作文記之李使君

事相似旁有三塔寺廢其後北山寺有法照金剛窟門盈尺中窺窈然或聞天樂或見諸寶藏焉隱峯禪師倒立而化其妹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以手推之後踣就闍維收舍利建塔今不審所在月上復與登師步金殿光彩熠熠射人不寒而栗晨起出寺百步度橋橋下泉清泚水石粼粼前有巡檢司舊以僧俗混淆設官譏訶罷久矣居民可二百家屠沽獲雜子女誘僧崇飲宣淫而亡命偷匙竄穴焉邑之猾又私爲市僧是物輒榷貧僧尺布斗粟恒割半甚苦之永明寺僧持戒足不出門望之欑眉余聞伽藍陀長者先以地

施外道後更以施佛官家何愛此尺寸地不以畀僧而令誨淫誨盜乎又里許過玉皇廟蓋帝釋宮之訛也已過竹林寺亦新改作易向其前方空闊有舍利塔三石函可升許寺僧鎮澄都下人嘗修清涼志出所著書數種勃窣理窟余里中有僧惟定富水人薙髮荊之護國寺以聽經至甚朴野出門遇吳僧如碧僧亦能詩顧小侯所建稱之駐馬與語惜相見之晩也已過獅子窩其寺名文殊亦新整前有五色瓦塔四十里過秘魔巖取道山澗流不絕聲茂樹亦時刺眼將至二里若鑿空而入多青松紅葉間之石壁刻畫若礪級百仞文殊寺倚

其下春夏之交草木蔭映雲興霞蔚其稱秘魔則以木叉和尚居之每僧來禮拜卽又却頭惟霍山通和尚見通便攛入懷拊背三下通起拍手便迴或曰高齊之代比丘尼法秘禪定五十年無徙足薄暝發因咏太白詩五峯轉月色百里入松聲步步惜別而去山名五臺或曰以五峯象菩薩頂五髻或曰頂無林木有如疊土之臺或曰五方如來之座或曰古今所載北臺卽中臺中臺卽南臺太黃尖卽北臺栲栳山卽西臺漫天石卽東臺北臺中臺古今無異東臺西臺古今差別或曰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示以四高臺是伽藍說法處因造

三會道場則臺何以遺一而慧禪傳亦云南臺寂寞人罕經延一廣傳五臺復有四埵之目豈以是耶不則四臺常別自一區耳佛典又言大震那中有常喜國又云南方有國名勝樂山名高玅峯則翻譯之音不一或曰清涼山卽鴈門郡五臺以文殊異名或曰燕京山一名管涔卽五臺之一也或曰水經注溥池水西注五臺山北其山巒巍然故號五臺又云晉永嘉中鴈門人避亂入五臺山見仙人爲先驅因而不返尋訪莫知所在俗以爲仙都今行本逸此二則地志代爲仙都忻爲聖阜而趙簡子獵常山西占紫宸之瑞疑卽所謂紫府者耶

登師宿余新樓望見之余因名樓紫雲或曰無卽臺趙
襄子登以觀代在恒山頂隋煬帝於此避暑因天池立
宮室號西埵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帝堯時遭水繫
舟文殊見此號南埵北覆宿卽夏屋山山後魏孝文避
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號北埵今志恒山天池夏屋覆
宿與五臺不相蒙無論晉永嘉雖簡子亦應在文殊後
乃其時都不聞有佛教迄於今文殊盛傳而仙聖之地
杳然柳州文稱雲代間有靈山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
而晝野分疆五臺專在代不在雲矣或曰山不峻嶮惟
所處地高故易寒游人不辨三月糧粜指而罷而予詭

之說易起四臺卽西極化人事寓言不足信然耶否耶
又云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東臺高三十八里
頂平廣周三里西臺高三十五里平頂廣周二里南臺高
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
三里亦不盡符要之五山無棘刺無邪蒿亦無參天合
抱之木枯草寸許滑膩人下馬易失足南臺以稍庳不盡
爾也校余所遊蓋木爲瓦以禦風列木爲柵以代墻劑
木爲溝以引泉長至里所類峨眉僧盧負半壁足二分
垂外類嵾嶺架木類蜀棧閣云陳晟常談叢婺州李翁
與鄉人游五臺泉少皆騎翁老且礙足獨步而至泉所見

如常翁與山東老人見樓閣千疊余不以恢台盛夏木
蔚草滋時至又不能依倚登師久住庶幾遘離獄火球
麗農瑤室洞光珠樹玉澗瓊芝自明之金環光之璧穪
自幸者山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每有大風吹人欲墮六
月披裘猶懼不勝以故遊或不登臺卽登不必徧而余
以杪秋來風恬日暄無所患苦五臺咸託足焉舍輿而
騎舍騎而步六十老翁不煩支策上下石蹬崇嶺不躓
不仆因笑謂同行者今李翁所見了不異人第不爲昔
李翁躄便足勝多多許抑何修而臻此法華導師於險
道中化作一城疲極之衆生已度想生安穩想則余所

微惠於佛力山靈者度越尋常遠矣是不可以無記

金陵城北三寺游記

太史焦弱侯數爲余言城北三山之勝也會黃安耿克
明江都顧所建至三月十有三日命駕道右城連山自
雞鳴覆舟而北陂陀透迤道左多蔬圃夾道竹樹宛若
郊坰出神策門小市百家迴瞰玄武湖春水新綠烟草
迷離山翠撲人衣袂車騎塡咽焮燀聲震林谷蓋白土
岡有司疫神都人傳爲神生日香火奔走繈屬可里許
而別取道至嘉善寺寺故名鐵石山俗呼老鸛山山椒
有石佛閣正統間僧法通繕之請賜今額山多石石多

異狀其著者曰蒼雲巖故有洞卽洞石爲大士像上覆
以閣石爲閣所掩太史易以石蒼雲始可攬結矣好事
者張生大晉董其役乞太史識之而集蘇端明書勒巖
中其前復一石如雷門鼓舊有亭亭圮而石亦顯名之
雲皷山後石壁立數仞中裂見天光如一線因以爲名
太史別爲閣於左而加崇廣閣枕石名曰嘉石登而望
山四塞鍾阜嵡然松楸王氣雲與霞蔚其下麥隴花塢
棊置繡錯大暢心目初爲閣時下山取水道遠工作病
之忽右趾石間有泉可濫觴衆嘆之不盡飲之淸美寺
僧於今賴焉太史屬余命名余取詩小雅檻泉云下而

飯殿後軒軒左右牡丹各一高大各數尺花各累百香
氣菲菲襲人克明賞以大白余三人不勝杯酌凭欄嘖
嘖而已飯罷至幕府寺寺在幕府山麓晉元帝自廣陵
渡江建康城荒落府第居北山下因以山爲名或言王
導建幕府于此山山是以名梁武帝與誌公來遊見林
巒殊勝命建精藍初名同行一名勝遊後改秀巖院嘉
祐中又改寶林寺鞠爲茂草矣太史慨然欲復之而難
其人僧如方如覺有戒行任其事方兄弟三人父死分
産貽三子方不受母與兄弟不可因以爲修寺費而所
善二檀越復裨之故不丐貸而寺工舉隣僧怪且忌闔

言方掘地得金若干盜操戈入室亾何有也撲殺方太
史傷之不忍入寺寺復廢而有中涓李氏崇信燕僧性
恒迎置其守盡捐貲修寺累石爲垣八觚導山泉濬池
如泮環之而更爲門而鍾阜所建與中涓談方悟爲舊
練也嘗司推龍江關譏征不肯復毀家佞佛將無宿
因耶太史克明止精舍中獨中涓從余與所建行四百
五十步而至達磨洞延袤可五六丈許高三之一云折
蘆渡江時嘗憇此有喬莊簡小篆三字洞下臨江烟波
莽蒼變態非一盪胷裂背憶古人語大江如索帶舟船
如鳬鴈遂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信然矣復循仄徑下

有石穿若門門側洞不盈丈置一人榻復循仄徑下有
泉涓涓吐溜所建搆而漱頮歸僧設粟飯問山故實仙
人臺虎跑泉孫大帝石床石榻晉元帝五馬渡化龍亭
宋武帝武帳岡陳武帝破北齊軍山下虜其將四十六
人後主幸山校獵虞世南獻賦晉穆帝永平陵宋明帝
高寧陵晉王導溫嶠明康茂才墓都失所在檢諸志或
言幕府山又名石灰爲建業門戶魏人至瓜步文帝登
此山觀形勢齊師伐梁至鍾山龍尾南北固峽有石洞
西北峯曰夾蘿亦曰翠羅或言幕府寺在石灰山或言
祁明帝葬生母沈太后幕府山寶林寺西南俗呼國婆

境考宋文帝紀魏人南侵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圖經云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似非幕府弘濟寺亦非山境而石灰幕府或爲一山或爲二山或可通稱鍾山張敦頤六朝事迹寶林不言沈后墓寶林幕府二寺亦有分有合歷祀綿邈建置沿革不常傳信闕疑可也寺傍有蘆云即渡江遺種史言宋高帝伐荻新洲洲與山相對安知非是可資一噱小說又言門無草出兎林國一名離地草其葉似蘆藉草離地二尺不步而行行速於步所向無礙欲止則抱定一物達磨所渡以此亦子虛烏有之屬也太史感想平昔觸物悽懷若王珣之于林公

徘徊而去至崇化寺寺無垣而山迴合松逕可一里幽靚宜人布席于梅花水水有二俱石壁下出其一有泉眼其一上有松若石楠二水相去丈許僧以構室爲垣闍之問所以名梅花或云泉沸水面若梅花以僧侵葬傷地脉不復然或云山故多梅僧舍亦有牡丹二株與嘉善寺等克明評紫者勝山左右泉從竹中趨澗琮琤如遠公廬山蓮花漏出門讀魏文靖碑寺垣故五百步而遠不若今無垣疎豁也上元新志嘉善寺在太平門外梅花水在崇化寺而諸寺中又不載崇化余惟金陵饒佳山水文物之盛肪于六朝東渡者爲帝正統西來者爲禪初祖皆肇基此間爾時巨麗之觀瑰奇之迹滅沒茀廢徒寄虛名大千世界成住壞空人王梵王將若之何太史家世金陵宅心域外觀三寺與替數矣里居十有四年此籬落間物尚不能日月至吾輩寄耳目於人取須臾之翫討求往蹟如按圖索駿又欲勒姓名垂不朽如杜武庫沉碑討直是有情癡耳

華山游記

華山隸句容縣距縣七十里而遠距南都八十里而近初長老福登範銅爲文殊普賢觀世音三象奉文殊於五臺奉普賢於峨嵋各因其現化之所觀世音應在普

陀而會島夷犯屬國我師勞費七年僅邀天幸遁去鷲然有輕中國心象至彼夷航海來朝且爲封疆忠艤舟江關猶豫未決有獻議者華山寶誌公庵可增式廓也遂葺象居之更庵爲寺

上賜名曰護國聖化隆昌云登公數爲余談山之勝而法須故代登公主五臺以歸展墓寄徑金陵諸花菊閒其來迎之結夏因招余游屢爲期且踰歲念此後無適主者遂以四月七日同陳山甫楊元素大兒營易往先夕風甚厲比旦側寒挾纊由御賜廊歷北安門出朝陽門草樹上下一色黃屋青林承以晨旭居然趨朝光景

經神烈山馳道如砥鍾山葱鬱造天夾路萬木森聳如
羽葢霓旌行人如交戟之内泠風則絲竹飄風則海濤
六月無暑無論溝和時矣三十里飯麒麟門路窒郭城
以土善崩擗司空事者請繕必以磚約十年訖工出郭
畛隰彌望農慶麥秋度三小市而達東陽鎮上元句容
二縣界也鎮人可五十家以名醫自標者七余調元素
無自矜鴻術何地無才小溪通龍潭大江華山薪標舟
載而鬻利視力田有加過范家塲數里抵山麓微雨舍
籃筍步入寺禮佛謁銅殿象象塗白金爲白衣莊嚴妙
好下而飯圓祿房圓祿者登公所剏造寺者也三中涓

將作館其中而虛左兩楹館余飯已復登周閣恭覩
上與
太后須藏經各一部七年前嘗施千金而中涓送經者
還報寺工才十半復令諸椒房若左貂以下各捐助凡
四千金將至矣四顧白雲瀰漫如陸海風雨隨之如蜃
結鵬運僧言山欲雨候輒爾巡簷入殿看諸僧作晚課
而退就枕簷溜猶有聲至明而霽是日浴佛金閶賈客
載長明燈飯僧米麪三石果蔬諸物稱是三江中流遭
風舟幾覆忽得渡龍潭泊東陽登岸衆讙然訝爲佛力
考佛生日或言周昭王或言莊王或言貞定王或言殷

武乙或言生年有八别周正四月非今四月爾時西方
不通中土以曆定甲子寧免紛紜憶京華此日閶陽百
官不落英故鄉僧餉青糯飯不可得矣從南上有團焦
僧眞儉日以豆計誦佛號其門見大江及江外山登公
本意安象殿所相土者以華山矗出雲表凡三成殿基
貫山脊脉四山環之如負扆如步障西向嶺蜿蜒其脽
誌公拜經臺青龍作案拱首如躍於形家宜喬木千章
啼鶯時有折而東南下有蒲團白石止水回龍庵蒲團
或言蒲堂訛爲葡萄二三老宿居焉庵趾周遭㟝嶁無
名田廬雞犬自一隩區折而西嶺凹亦見江與江北山

下爲僧蔬圃亦可建靜室伐石者陶冶者取給於斯可
里許而得誌公黃花洞高三尺修二十尺相傳誌公悟
道處旁有秦僧團焦僧嘗游余邑能談邑事洞後沮洳
僧深其口泄水余謂上與旁可仍舊無鑿渾沌竅洞前
地二丈許疊石爲岸架閣岸下石出泉如井汲之不竭
葷腥人觸則爲祟復西行半道山石嵌空履之有聲可
十丈許因訝靈谷琵琶胡乃寂然稍上有碧霞元君祠
遺址下小坎號龍池蜥蜴十許僧云某公嘗乞見之不
得歲旱以禱雨輒應又稍上有雷擊石焦裂是何怪物
竄宅巳升臺巨石位置參差磊砢相扶踞而小憇指顧

江南北諸山遠則三茅金焦近則栖霞牛首或可伯仲
鼎立鴈行鍾阜龍飛在天此爲虞賓不純臣禮最近如
銅山之屬餘子碌碌何足數也丹徒儀眞六合諸郡邑
水雲烟樹縹緲斐亹如□山鑪氣氤南都王氣糺結輪
囷如五城十二樓雕繪滿眼報恩浮圖如不律五采毫
大江如匹練可曳而取臺東址復有龍沼較西池稍狹
亦有蜥蜴鄉人禱雨較西池更驗方議建龍祠復還臺
坐微飈徐來草木香發作旃檀薰陸鼻觀僧言盛夏黃
花滿山如金蓮不種而生山以此名禮王藻大夫玄華
註云華黃色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詩小雅裳

裳者華芸其黃矣山名取義有以也還而僧指一山首
平曰切菜墩冠違帝爲誌公飯僧地事無據名不雅馴
應有以易之其地亦可建靜室而有井虞誨盜覔徑從
僧匾還巳行飯寺門右池上泉伏流池中朱魚萬頭錯
以瑇瑁諸色施食爭取羣遊成隊池水盡赤胡床坐觀
林水翳然便有濠濮間想山甫快意大叫得未曾有有
中貴故隸大璫張成株連罪廢談成所以受譴與掖庭
永巷曲折頗悉其儔戒無多言乃巳余誦王建詩不是
大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衆爲微哂步而上象殿
旁有二樹名菩提山甫言蘄春歲販此樹實無萬數是

鉢塞莫否余曰菩提本無樹實之則無名於何有翼殿
二藏經樓眾甎甓禦火而除其隙擬爲四十八願樓山
中僧募秦晉人金數百以娶婦從軍想如調達入地獄
自喜不減四禪天樂日漸下度夕陽看山有奇致復與
圓祿上眞儉室稍右有凹攬結江山殊勝祿云可建閣
艮然又下坐池上月從樹間照人游魚撥刺出聽夕梵
僧言嘗掘地得棺廣六尺長十有二尺發視惟一鑪歸
之中貴人又言象未至時山鳴經月當雷殿日山下人
望上有旛刹矯若游龍山時吐光怪如霞如炬如燈灺
釋家幻詭之談有萬倍此者存而不論可也天闕靈秀

以貽聖明花宮蓮界忽如飛來忽如化成神通煜赫擁
佑萬年之曆凡屬瞻禮若爲讚誦詰朝取舊道下循池
而得橋琮琤聲即池洑流泉可百步又一泉會之爲池
池旁橋入澗過橋又得石門洞穴受風如潮音須公欲
擬普陀更名又有欲爲閣洞旁者稍下嶺名歡喜凡陟
險而夷如岱宗綦上五臺俱有歡喜嶺茲山行殊無苦
而人情懷安以趾臣目頓成異境山窮探天井泉田間
草頭露沾衣履若濯泉方廣可十丈云與潮汐相應萍
藻冒之綠不見影流可百許步道傍復有楊柳泉會之
小橋流水一二巨人家白板扉映帶其間有銀杏出地卽

分兩幹合抱如一垂蔭半畝數百年物也里許又得泉有橋俱名河充諸泉滙爲大淵溉田萬畝已過金姑庵庵女僧六七人當蟠龍右脅即龍潭鎭肯也上爲李文定先生先墓山陂陀而龍潭支河趨之大江繞其右地靈人傑固非偶然復至東陽鎭於中得一弄則走攝山道也按志林陵郡嘗改東陽東陽鎭在琅琊鄉宋葉適創瓜步堡屏蔽東陽又稱華山與竹里山皆在縣北六十里有翻車峴見鮑照詩劉牢之斬王恭帳下督顏恭宋武帝破吳甫之於此竹里城在鎭東鎭于前朝稱要害問之人無知者志又曰秦淮源二一出句容華山一

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門入都城天井諸泉當即秦淮水源也梁武帝問華山何如蔣山高薛對曰華山高九里似與蔣山等泉水倍多兩言是山實錄矣眞誥所云鹿跡華山即宗居華山註屬南徐州界別是一山耳又考諸傳記誌公產東陽市古木鷹巢中朱氏收育之舍宅爲寺七歲依鍾山法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於道林寺修習禪業或見景陽山或見龍光罽賓兩寺或往來興皇淨名兩寺都不及華山然市距山不一舍寧詎無公遺跡昔人搆庵標公名必非無因山前有東謝西謝公受記家其族猶繁生女多持齋既

山由公顯何得庵以山廢余憶公語云人道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豈以華山爲家以丸宇爲美志在大乘視帝釋宮猶脫屣耳所葬獨龍阜建木塔更以石今爲　孝陵夫沙門不敬王者猶然奪之不嗔毀之不愛況歸依西方之聖慳此一拘吒迦乎昔張僧繇畫公像不就以爪劃破面門現十二觀音則華山之爲普陀公所幸顧也釋家以達摩誌公俱觀世音化身同時顯化南北或用爲疑夫化身千百億復何疑二身是山事觀世音即誌公在其中余言又多乎哉

攝山游記

攝山距華山三十里於歸途不甚迂二沙門一中貴使人先於所往日亭午至矣門有池種白蓮蓮葉田田也一名月牙池道左靜室張孝廉賓王授徒甚衆道右唐高正臣所書高宗爲齊明徵君碑嘗沒圃中御史李燾父宜翁發之殊有虞褚法碑陰棲霞二大字傳亦唐人筆極有好勢徵君名僧紹捨宅建寺名棲霞唐名功德名妙因宋名普雲嚴因崇報名景德名虎穴亦再仍故名洪武復棲霞迄于今進天王殿蓋門也僧募象彌勒其中進大雄寶殿禮佛二殿棟宇宏傑金碧熒煌中貴人新之諸作尚未斷手銀杏二本高數仞徑圍丈許定

芳斬物出西廂門過珍珠泉泉上噴纍纍如貫珠而瀦
之爲池覆以亭可環坐至圓通庵庵所繇起襄陽尙僧
眞節奉殷少宗伯石刻吳道子觀世音眞儀陸太宰所
施金像于庵庵火二物巋然獨存巨商感其異載木若
甓更搆視昔益鉅麗嘗誦經至法華多寶佛塔品塔見
相空中因建塔庵後中貴人還白
慈聖賜金縷袈裟眞節表謝繳以偈吳人周公瑕書其
寫照上庵住持性麗肅客而入老僧如珠楚人經學通
明昔節徒也以沙彌導余游元素不能從惟山甫暨兒
從易與俱東行有施食石臺金壇僧喜峰首事而眞節

成之度嶺得石坎廣尺深長倍之謂巨人跡有千佛巖
三大字巖之尻也有蟒洞鎭以石佛蟒率產嶺表此或
附會梁武帝郗妃事乎懺悔升忉利天矣清波志云其
地鹿苑院士人名蕭帝寺者也下觀石塔七級初級刻
諸象如髮四周金剛力士又上刻諸佛雕琢巧緻柱有
諸佛及經呪尙可辨識鐵爲鈴索存十二三隋文皇遇
異尼得舍利數百分三十各州同日建塔以藏此其一
也有靈應見王劭記大都所遺僧與守臣阿邑語或曰
南唐曾繕之前亭兩接引石佛高丈許與塔同時立者
象貌衣紋有顧虎頭法塗以金引品外泉爲九曲池名

八功德池已枯余失笑功德不可思議矣泉在塔垣外
之右中峰澗水伏流而出亦爲池亭覆之中甃石爲遶
花泉觱沸而起池不浸者尙三尺而羸不可濯纓不可
燭鬚眉宜不爲鴻漸所品從此以往多澗溜盤石或衡
爲梁可聽可憇左就石爲無量壽佛高四丈許旁觀世
音大勢至殺三之一徵君與法度師講無量壽佛經夢
巖有如來光采又依稀見之欲造像而未果其子臨沂
令仲璋竟父志焉後人以三聖殿目之得無佛頂伊尼
乎門左爲退居老僧淸栢病而鬚髮鬖須白若維摩
詰吐屬有致几案都雅登其閣曰紫峰孫以德少宰所

署以對紫盆峰也余曰去其峰而可矣閣左扉可望中
峰其下有泉供十許人朱庶子元介署曰甘露余復名
之蒼麓四山蒼然泉出其麓與山一色偶合淸栢別號
云升巖覽千佛齊文惠太子竟陵王豫章王田英宋江
夏王霍姬等次第所爲梁臨川王加飾焉上紗帽峰片
石突出肖之前代紗帽可通用今獨以呼官人冠遂覺
此峰不韻古松數株自石罅中出拏攫飛舞爲峰增勝
下至白雲庵又數十步得白鹿泉庵傳爲徵君故宅宋
張瓌讀書處見王安國記庵後石壁二孔出泉方池貯
之不溢不涸有樹糺蔓如摶羊角而上花似遒蓓蕾名

石蓮花泉名或以居人逐鹿或以徵君馴鹿或以此即白乳泉後人妄爲白鹿耳傍有小石塔即空安禪師闍維處也從此往多茂林翳如突夏窱上不見天松風謖謖披襟而當之爲之暢然已至凌虚室試茶亭皇甫冉有送陸鴻漸棲霞寺采茶詩今董有無製者所謂白乳泉澀久矣山家神祠舊說楚大夫靳尚自通法度師主此山七百餘年求爲門徒受戒廟鷹斷牲醴尚受秦賂詒鄭姬惑懷王去張儀楚以敗辱屈原憤死明徵君生於宋不爲齊臣託名山淨土終老尚如有知顏面若爲相對或云下洞蟒即尚所化此寧當受香火僧輿

善又以夢爲碧霞元君祠又闢四門爲娑婆四聖庵玄帝三茅君象狐假威蛇添足非山靈所安宜專祠徵君表爲山神可也徵君初游山野老諫多猛虎毒蛇久絕行迹徵君曰忠信可蹈水火物何能爲結茅茨居二十餘年不事人世夫徵君不私有宅寧私有山在徵君則可在祀典則不可盛仲交小志言廟舊號江乘祀徵君子仲璋仲璋令臨沂非江乘山下地有江乘營稱江乘廟或本此晉析江乘建康縣置懷德臨沂即白陽都四縣則臨沂可稱江乘南史僧紹住江乘攝山攝山隸江乘自其父已然禮子不先父食舍父祀子非也山名攝

或以白攝至如飛來或以生藥草可攝生或以峰最高總攝羣峰未知孰是一名繖山形如張蓋阿堵所及北大江江外諸山西鍾山東南金焦諸山延袤千里老僧明曉灃州人指示余此爲南都下沙江千戶寧帶子兩洲三年前江漲洲上人蟻附山下避水而兩洲厥淤漸廣原田每每千畝萬井吠澮距川儼然唐虞三代之制小麥青青大麥黃間以綠樹映以朱巘臨以丹崖翠壁土木如衣文繡黃天蕩最灝漾舟楫往往戒嚴比日出小洲久當更長南都風氣翕聚金湯萬年之兆聽其言良可喜又語余竹篠港敗軍河是金兀朮敗時所掘以

奔六合者也兀朮爲韓世忠所扼潛匿攝山是時建康守臣何在不加遺一矢與韓夾攻兩軍對壘寧無斥堠偵騎宋史又言相持四十八日金人掘港若罔聞知何也別而下覽天開巖唐公巖迎賢石石房禹碑諸勝天開巖於石犬牙中有隙劣容人目以定體足以步目手以蹴足自下而上殊覺奇險余自高遞降無驚怖故腰膂不作楚唐公巖深峭復不敵天開石不似房浪得名耳迎賢石或言對中峰頂若迎之或言徐鉉宅盛園池在寺東北有來賓亭豈所寄徑耶以諸石較洞庭石公邾莒之與齊魯也空谷傳聲人境間如竹樹結陰杳然

太古唐宋人題名甚衆多剝落存十一于千百耳禹碑于山無涉山下院衡陽山禹碑出衡山麓或以是故巖側有大覺庵出庵小逕數武即汙西凹人以紗帽峰前一平石爲明月臺其地可望江導僧言非是日西匿詰朝當請游其是者余謂臺以月名明月夜何可無臺兒子動剷勃窣而升有嶺當山中見江月金波注射餘皇隱隱可數於臺名殊稱僧復導過嶺以爲臺在是酷不類其下陂陀云有金銀氣不生草木而水淩潤渟淖流入汙西凹去如珠言汙當作塢歸宿僧房雲間曹叅軍元茂海虞周茂才孟爲過訪坐談有頃别去晨起報二

君謁問古佛已移置别庵往觀之高二尺許法會上人掘地所得土花黝碧旁文殊庵有舊大士象門前即疊浪峰石無陡峭勢而草樹畫界如城級如梵棫擬諸形容故不謬其右般若庵知曠師所建廢而僧慧光與王仲房山人築石臺書四十二章經悉嘉隆間貴人名士筆汪伯玉先生爲記詣方丈復至大雄寶殿右壁觀江總持碑燬於唐會昌而宋康寧時摸刻者門外兩山相向釋氏名獅象形家名龍虎云余生平交游其人又兄其游此山有記者婁江王司寇雲間馮觀察武林黄工部不三十年而所見與記不盡合方丈禪堂之互易也

明月臺疊浪巖汙西凹試茶亭之兩有也虎洞虎穴或在寺門山或在圓通庵也其廢者唐咸通南唐太保二石幢宋陳氏繡佛幽居庵默坐軒白乳泉也其過譽者五色土也其不可知者自鳴鐘也其地是而名非者宴坐臺之爲定慧庵太虛亭之爲凌虛室也鹿野堂之爲法堂也翠微庵之磊砢閣又爲紫峰也邇日中貴人建置紛紜益難質究矣其有名而爲他所掩者中峰也法紹與法度稱北山二聖知顗造寺三十六所以棲霞靈巖天臺玉泉爲四絕而開山獨歸法度也晉邑謙曾隱此而獨歸明徵君也南史言仲璋痾疾家貧弟山賓乃

行干祿仲璋爲令無乃以佞佛貪乎或以佛故請臨沂乎史又言明氏南度雖晚並有名位齊書仲璋名元琳皆不載官職又云僧紹乏食隨弟慶符之青州父子皆依弟而食高逸略同仲璋況有功山寺祠必有因而名獨歸徵君也山賓荅神滅論於釋典頗有會臨郡出倉米賑貧後刺史以爲耗闕追責籍宅入官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梁昭明言其珥金拖紫恒事屢空貽詩以庚桑原生擬之蓋庶幾大隱者既父兄爲山中人能無蹤跡則坐仕宦掩矣唐碑以棲霞名擎僧辨史言徵君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欣翫水石不一入州

城則棲霞名似倣棲雲而作又言徵君往候僧遠於定林寺齋高帝欲出寺見之不可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爲恨史當不誣今墓已無考宅址亦若有若亡雖佛塔祇樹來自六朝以久特閒定有盡時惟山外江山山中石壁譬諸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三先生記出總持正臣兩碑上殆與山俱不朽哉憶工部游時年甫三十余今倍之司寇未至絕頂觀察曾假軟輿余以半日之晷徒步之力披綠陰援紫藟得其勝十六差可倣三先生耳歲不我與倖難再徼聊識大略爲歸日臥遊之資其於山則渾沌施留於三先生則東家捧心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牛首游記

金陵勝境攝山牛首齊名而攝山稍遠余先游其遠者越四年蹉跎未果叔弟擢夔府丞已入冊買舟獨往余甚愧之友人汪士能促余甚力以九月八日偕陳山甫士能弟有威子孑桓子桓師曹元薦内兄江仲隆出安德門折而南里許徑漸闢田疇相錯廬落時有是年旱季夏雨方足以兩山麓受小雨輒潤故歲頗登稻香逆風襲人周遭茂樹綠陰不減纁夏數里憩漫塘井亭亭名流惠卞氏濬以濟道暍者吳人袁魯望爲記有橋冶鐵爲之廣尺許長丈許名鐵心橋韓山當其前以韓憲王陵故名已經唐定王毋李賢妃陵松楸鬱然中貴鄭强家在其間百有七年而宰木與帝妃帝子等其族頗蕃歲時伏臘之祭殆過之矣過劉村訊土人雪坡道人葬地紫藤生處皆莫能對今古賢愚同一坏土道人辭侯封不求身後名又何論玉魚石麟下里僞物哉所經山木畏隹望之路絕忽從小丘中度知此者二抵弘覺寺寺枕牛首山腠有辟支文殊遺跡南朝名佛窟後名崇教正統初中貴王瑾拓之御賜今名

高帝駐蹕有詩
仁宗獵龍山幸之亦有詩
武宗至山江彬畜異謀山忽鳴駕還岳武穆禦兀朮覆諸山下令百人黑衣入金營金人驚自相蹂躪又以騎二百卒三千乘之大破其衆而流俗言
高帝怒山北走杖而刳之㝵宣州甚無謂也再上爲白雲梯凡百級士能躡頓凌雲堂畢主僧淨德以徒導游入禪堂其右漢壽亭侯伽藍閣扉孔如彈丸塔影倒垂冢惟中晴晦不殊京師天寧寺影在佛座後有二三皆全體直上校此更奇出登善來閣閣事彌勒而無著天

親左右之歷接引殿華嚴閣讀咸通時碑至辟支佛塔建塔者取後代高僧舍利藏其下時放光非辟支所遺也壁嵌宋人小碑二記塔緣起其後則辟支洞有石鉢孟唐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宋尚書右丞徐爰博士司馬與之太常丞陸澄議郊宜正午山當午地移郊壇于山東執事者百餘人游西峰石窟遇一僧趺坐問之忽不見但存錫杖香爐梁時司空徐慶于其處造寺名佛窟此建塔之繇也或曰洞有石鼓天欲雨自鳴不知其處或曰山南芙蓉石可坐數十人者是僧引觀仙竈如甕中四面塗之拔以薪自有風如鼓鑄聲旁二釜可容石許釜外爲烟突云文殊遺製他蘭若倣之卒不就此與五臺清涼石並稱靈蹟然是巧工手耳最上至天闕初晉欲作雙闕王導出宣陽門外指牛頭山曰自此天造改作何爲陛倕石闕銘晉氏浸弱假雙闕于牛頭趙宋時人刺導無稽妄談昔王珣道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偏安之代財力止詘導假雙闕于牛頭與其建都不欲盡一覽別有意似未可盡非也余先登右闕見大江江南北諸山可千里爲之一快闕下有洞道流所栖既去而野猪襲之因以名物之不可無所託如此泉皆擠口兩

闕後有飲馬池水不涸而濁甚僧雛取汲云傳自梁昭明者無據有三茅君行宮廢其二惟三茅在右闕下而里人不及至句曲者猶就山頭焚香堵望拜下過兜率巖文殊洞觀卓錫泉泉實深廣不盈尺復無水離之二尺許有實名佛足跡水一勺耳過彌勒殿涵虛閣下登舍身崖岱宗黍嶺白嶽皆有之此不足當十一有藏經石幢有觀音閣燬于火尚餘二礎旁二幢則瘞造閣兩僧崖下有太虛泉泉視諸水獨清有應真羅漢碑僧莫知所在已觀地湧泉泉出石罅日汲不足百覺汲者必以後先爲次一名感應謂龍女指授今鑿石壁祀龍王

更名龍王泉已登左闕高石闕當數十仞下登七級浮
居唐代宗感夢造此其遺址以在天闕下陟其巔目境
轉覺隘耳歸凌雲堂右有臺宜月布席其上十能數浮
太白揖余就寢獨坐諷詠不減南樓胡牀之致晨起汪
民部君倩與其弟孟樸來朝餔竟君倩兄弟登山余與
山甫仲修出門覩桃花澗古藤墩姚山人別業前二山
一名獅一名象亦擬攝山云登獅山望山如一幅着色
畫君倩在上頭飄飄若仙槩為二詩贈之入游西隱東
隱兩庵觀白龜池虎跑泉差多於地湧登臥佛閣佛身
財丈六之半余舉庚公言此子疲於津梁袁羊言何嘗

見明鏡疲於屢照僧對此涅槃耳山中問故余舉張協
頷敷語答之至殿臺下勒尹宗伯題秀巒古今四字銀
杏一株圍可二十尺高百尺相傳唐宋間物野火不焚
猶有燒痕久不結實矣君倩下行酒諸君俱辭飲獨余
與子恒不勝杯酌幸及寬政夜登臺賞月與復不淺冀
日至祖堂山山故名幽栖自法融得道大信而其弟子
以為開山祖名曰祖堂門首無梁殿事大士後亦有虎
跑泉左有法融洞洞有方石融趺坐處信師書佛字上
遂悟入禮馬祖與志公象馬祖少年白皙志公着幅巾
貌殊偉然後殿禮融象瀹茗而出殿前栢亦前代物余

至蜀求武侯祠柏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三
千尺者亡何有也此庶幾當之寺頗幽勝而山四環不
能望遠香火不如牛首別而上獻花巖融師習靜巖中
百鳥獻花有歸雲亭喬司馬宇陳御史大夫鳳梧詩詩
皆古篆二公精此技也飯亭左小閣復上至拱北峰峰
有小樓再上有亭圮而望差遠芙蓉閣六觀聳翠二亭
次之所至牛首之勝一一可攬結其名拱北以鍾山在
北也余從鍾山之尾見攝山巍然特秀大江繞其麓則
江于京師遥相縈抱未為無情下坐小星槎僧指銀杏
云貞觀時種者欲以敵牛首大則不及高則有餘矣或

疑槎于山寺不合吳都賦云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
延屬飛甍舛互三國時立柵自石頭至查浦新亭孫林
板橋相去各十里查浦即查下金陵鼎族聚居橫塘查
浦間樓閣壯麗無比至趙宋猶然山下小溪雨集可通
舟星槎義或取此第考六書當作查不當作槎也君倩
以事先歸余輩日下舂乃行華嚴經謂文殊顯化北有
五臺南有牛首領八千徒衆以居余巳酉九日游五臺
甲寅九日游牛首事亦非偶或曰經所言牛首在疏勒
國今江東者似之耳而高深宏麗亦遜攝山山靈或不
以後至見討乎淨德索余記因次第其所見聞者書而

付之

游莫愁湖記

余將之南徐與山甫俱乘舴艋泊三山石城二門間有所遲未即發遍仄殊甚山甫曰此去莫愁湖不遠盍往觀乎舟子識其處者前導兩人攜而步至湖邊湖屬魏國家中有小艇三四覓之渡不可魏國監奴將來捕魚漁人具網罟以候復沿仄徑穿委巷而出至大道過西城兵馬司治所望二石後覘則徐氏別業入門瓦礫滿地蓋久圮敝而匠石方掃除更新之前爲四美堂是徐髯仙篆後爲勝碁樓則徐公子肇又有扁曰湖山遇與

題出那太史雉山字亦出髯仙髯仙故善古篆也樓旁垂楊數株鬖鬖作羽葆形勝碁未知所自曾聞老于談地邪按晉書苻堅大舉入寇謝玄問計答曰已別有旨不敢復言令張玄重請安命駕山墅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以墅乞汝是不勝碁者張玄也非謝玄也而後人訛以爲幼度謝可目張樓不可目墅邪山甫爲之一粲左方有憑咸甫次唐人韻詩殊佳憑樓北檻而望鍾山龍蟠其右石城虎踞其左秀色猗靡若指掌上秋樹尚綠倒影湖中魚躍鷺泛暢人心目樓下引湖爲池財得枯荷葉少許小橋可渡湖堤已斷其半堤中尚有亭址主人翁或漸次修舉能着兩三畫舫更佳余叔氏入夔門山甫與諸人謀置餞於此以蕪穢不治罷計向後游客必盛矣按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莫愁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唐人所謂南國佳人字莫愁也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余郢中漢江西岸有莫愁村一統志金陵不載莫愁湖三異又云曾見莫愁像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郢中倡女竊其名則莫愁爲女子亦誤石城在竟陵郡有晉杜預第臧質爲竟陵郡時作石城樂莫愁村在其西盧家女善

歌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將送莫愁來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唐人詩莫愁寃散石城荒村近莫愁迷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莫愁故爲楚女或以楚山頭似郢而江水下揚州似金陵然郢視揚州亦可言下漢水亦稱漢江而郢人又呼漢爲河那呵灘曲有江陵三千三聞懽下揚州語則此二語未可爲吳郢分地定據或言此地相傳有妓盧莫愁家焉或亦如三益所云竊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與金陵聲之訛石城與石頭城言者省文自可通稱亦非兩地判案也

又按後魏孝文宣武相繼收江左舊曲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淸商隋置淸商署謂之淸樂唐用十部樂淸樂在焉則天長安後不重古曲僅子夜等曲列吳聲而西曲則石城樂莫愁等曲或舞曲或倚歌雜出荊郢樊鄧間以其方俗謂之西曲莫愁如吳人曲不當列西曲矣樂志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樂錄曰莫愁樂亦云蠻樂是以莫愁屬郢之明徵也又河中之水歌藝文類聚作古辭玉臺作梁武帝樂府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

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沈佺事古意本此別有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則魏將宮人故將軍陰升之姊明帝崩出嫁爲尹更生妻者也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或未敢以妓方天子妃所指非阿侯母郢更生妻矣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令湖山爭借以爲重乎山甫微笑曰君郢人欲尋莫愁爲故實耳然其言辨可并記之

京口三寺游記

京口招隱鶴林二寺肇於六朝九華則萬曆中新造也余嘗以秋初同叔弟及陸長倩顧所建沈玄度程才逸十賢兄弟遊卒卒未暇記今年四月謝曰可比部與余會京口彭元莊侍御問之東比部雨洗金焦長江增練君出游乎當屬吏人治具比部曰三山舊游惟三寺未至衆此補缺幸甚遂呼籃舉行農人喜雨山川草木吐色雨後習習摶風視昔遊景倍勝矣過李長卿觀察桃源莊觀察方與客弈闌入之延坐通姓名如舊相識因導游園圃之勝在石假山質理嵌空瑩澤可敵太湖不顯斧鑿痕可易鼻無縫塔引招隱珍珠泉爲池曲折有致如王茂弘治建康城法亭樹潔不容唾亦不遺土木勝人觀察欲留辭以須後期從此竹樹翳徑小橋流泉

縈繞足下時有二三家之市雞犬相聞二麥作餅餌香萬松籠烟濯露縹青沉綠故萬松闗道也華表猶在非李邕所書矣忽有丹樓出翠岫問以爲九華非是蓋招隱新構鹿泉庵云數折乃至初丹徒邑子周棟有妻妾而艱於子年且五十舉子夢地藏王有所指授翻然生出世想間行至京峴山林中見山外大江雲霧盪胸曰此可祀地藏矣遂毀家爲寺而從洪恩師祝髮稱門徒遠邇檀施坌集以地藏顯化在池陽九華因名其山小九華凡二十年所費數萬不大募乞殿甫上梁其子夭其妻妾亦爲尼無悔心寺爲石磴九曲入門復數折爲地

蔭經樓㮀殊宏偉又數折至殿宇南數百里青山刺天
刺眼大江東下如朝宗山故多松檜以雜樹葱鬱蔽虧
六月無暑山故多虎今絕無至者按志國初盜劫浙貢
使金詔捕急吏就馮淵卜馮曰月明犬吠二十八人扶
棺來是也如其言伏京峴山夜午山吐月村犬皆吠有
哭而舁棺來者數之得二十八人發棺金具在盜伏辜
然則盜不虞虎乃假虎威耶抑人言成虎耳志言京峴
山在城東五里峴山西南五里唐顧雲碑山分荆峴則
京一作荆或云京峴乃二山見宋王荘定公詩註李德
裕以北固爲京峴一支故有龍目湖在京峴山或云秦

見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湖中長岡因名丹徒或云梁
武帝所狃久失其所又有平水大王廟學士蘇紳朝散
俞康直提舉焦禮墓在京峴山宋時甘露降峴山統制
詹侯墓在焉二山名既疑似事因混冒宋忠簡公宗澤
墓則久爲寺僧所侵矣棟又爲余言購木時木賈詰曰
夜日有僧定訖若何爲者始悟僧爲地藏化身也從攝
山迎滅塑地藏象奉之已爲銅象一鼓而就大盜利其
貲欲行刼雜諸善男子數千人竊閱而滅塑象眨眼不
止數千人駭異盜懼散走後以他事就捕向人言是地
藏戮我也凡衣糧木石金碧之費小詘正沉吟間明日

輒有人施如所欲他占卜相地諸靈應甚夥余頌之而
已棟意不欲居小名曰京口九華與池陽九華抗衡比
部諗余曰君家供奉以九子爲九華足下以此九華爲
九子何如余謂比部尊人別號九山而伯氏與可號九
子君號山了與作謝家山可乎因憶劉宋朝南徐士子
從華山畿往雲陽悅客舍女子感疾死葬時車載從華
山度開女歌而棺開遂入棺合葬開闔作文衍爲散騎
常侍盡九華山於白綾半臂令此身常在雲泉之內華
山畿當是西嶽以彼私昵能踰山谿合幽明佛力神通
池陽九華胡不飛來南徐耶沙門崇佛梵宇與半臂同

一幻景同一象教也從其右出有屋如廡石勒施者姓
名財物萬許比部謂人好名名癖而人附之善哉比丘
矣沿山數折而至招隱志言招隱與峴山俱在郡西南
惟招隱七里峴山五里今九華招隱同負一山寺相去
可里許有毘盧殿下爲室曰玉蘂仙踪玉蘂說不一以
爲瓊花者宋子京宋次道劉原父晏同叔蘇子瞻王元
之以爲山礬者黃魯直洪景盧曾端伯蔡寬夫傅子容
又有以爲米囊爲瑒花爲八仙者大都求瓊花不得以
玉蘂當之遂至紛紜而招隱玉蘂繇李衛公知名詞人
詠物往往侈言唐昌不及招隱周子充謂集賢院有之

翰林院有之蔡寛夫謂乾元萬壽宮有之多本招隱種
種今無傳故有玉蕊亭宋岳珂題詩其上未識是遺址
否有洞不深廣無他奇亦未識是舊招隱洞否又下爲
石丁顏曰戴顒高臥處泉出石池可方丈許右數十武
有鹿跑泉唐李昉有鹿泉上亭敝漏不治郡守胥陵許
公劃鹿泉以上別爲寺即余所半道望見者而其爲志
與闕遂黜招隱矣顒父逵亦隱士求死不得見譏於時
殊不及子顒著庾道季看逵行像云神明太俗由卿世
情未盡顒傳言父逵兄教隱遁有高名逵傳言長子教
有父風徵不起曾不言顒顒有巧藝恥爲貴人鼓琴略

與父同後多誤爲一人又有戴逵與釋慧命往返盖南
梁北周時人高僧傳以爲顒父亦誤也顒與兄勃並隱
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游之因留
止居後教疾患醫藥不給謂教曰隨兄得閒非有心於
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
海虞令事垂行而教卒顒便引退許公黜招隱果何意
耶斗酒雙柑往聽黃鸝箴砭俗耳鼓吹詩腸其襟宇故
自不凡未可訾也古木大數抱是前朝物梵宇荒落無
管鑰者盜穴其中旁有虎跑泉見蘇子瞻詩招隱山一
名獸窟獸虎也以避唐諱虎跑又自虎窟生耳二泉會

而爲澗門有碑以招隱自顒始而其女舍宅爲寺問米
元章父子述戴顒行實斷碑亡矣按南史衡陽王劉義
季鎮京口長史張卲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
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此澗義季亟從之游不載女
舍宅事顒嘗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
經篋青銅磬或此地耶梁蕭綱刹銘招隱寺本顒館弃
婁度道人創爲寺顒初至京口居竹林後築館此山虎
窟因更名招隱故有井梁昭明太子所開讀書石案尚
存招隱一作昭隱以昭明得名故有俞用中碑周伯綺
書蘇天爵篆額亦三絕之流亞也出寺至珍珠泉泉見

子瞻詩故有庵有亭悉廢泉徐仙外門過西園道人二
橋分爲二右者經社壇至右軍寨與漁水合左者經皇
右洗皂嘉泰懷德斜橋大園六橋俱達京口港入江所
溉寺田上腴恒產盡轉鬻他人以是不耐常住寺日頽
圯唐李錡語猶子約爾每誇招隱寺非游何異州中約
曰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遶古松用綵物裹腥
膻浣鹿跑泉音樂比山雞聲實不如叔父大廳我輩對
此曠寂正合李約所賞行三里而遠至鶴林寺寺在黃
鵠山下鵠與鶴通故又名黃鶴或以宋武帝游有黃鶴
飛舞其上更名鶴或以衡陽王與戴顒游在文帝元嘉

元年去武帝時久已名黃鶴曾改之亦駁圖經之非今
有鴻鶴山有東南鴻鶴橋一在鶴林門外鶴當爲鵠鈕
滔母與從弟書識我養鵠戒以衛懿之禍可徵鵠鶴通
用要之不足深辨也東南磨笄山以顯女磨笄誓不適
人得名趙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襄子陰擊殺王其姊
聞磨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爲磨笄山兩女子能
使山重愧殺鬚眉男子寺以竹林改名或曰故名竹院
開元間爲寺師馬元素主之曾往參船子和尚故寺有
夾山丈室宋紹興間更名報恩光孝寺師慶清主之有
季龍井宋武來游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泉鶩白帝

帝心喜詭曰上人安吉井泥不食寺荒落如招隱孤僧
應容而已或指佛出戴顒手非是史言佛像胡夷朴陋
人不生敬顒始藻繪雕刻製像記自隱帳中聽人臧否
隨而改之積十年方就瓦官寺六銅像面恨瘦錯減臂
胛瘦患卽除江夷託造觀音像夜夢神曰江夷與觀音
機緣未契可改爲彌勒顒卽馳報而夷書已至手成妙
象融久此或有製佛不可知靈跡都滅安得獨存象殊
平平何必顒作殿及門廡多唐宋人刻自招隱移置者
剝且十七後有玄素道場殿榜天雨寶華四字趙滑筆
訛爲子昂寺伽藍爲米元章元章襄陽人中年樂南徐

風土之美因家焉志言宅在千秋橋西軒曰致爽齋曰
寶晉後併入丹陽館又有淨名齋在北固山海嶽庵在
東利涉門南山上研山園在鐵甕建寺東則岳珂闢之以
祠南宮者僥亭臺水石之勝所模刻米眞蹟藏鵬雲萬
里樓中迨元時耗盡矣蘇端明嘗與元章書適往凌雲
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元章荅
曰是不盡知我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
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晚好禪盡焚所蓄書畫奇
物將歿預告郡吏具棺櫬置便坐閱案牘書文檄洋洋
自若也至期作偈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或曰愛此

松石沉秀誓以來生作伽藍擁護沒之日伽藍無故仆
地寺人知公欲還宿願遂易米像志又言米墓在黃鶴
山蔡肇爲銘其父母亦葬此而程致道贊曰歸葬丹
徒五州山之原五州山距郡五十里一統志又云在長
山距郡二十里何也致道又謂公既沒覺招隱鶴林爽
氣都盡今光景尚然寺左爲陸丞相君實祠陸自鹽城
徙潤州志列之流寓史言君實記海上二王事以授鄧
光薦幸傳之光薦卒故莫得其詳偶然流寓地香火不
絕忠寃感人曠世如生祠後有亭修竹百箇好事者存
餘半豈竹院之龍孫乎唐貞元中天台僧鉢中攜拄鵰

花根種此高丈許春月花爛熳傾城游賞或見二女子詡為花神後殷七七以重九前二日往花所夜闘女子來曰當為道者開之然不久歸閬苑九日花開如春州帥燕賀累日已兵火焚寺花遂絕此花閩粵多有之吳越間雖種不能作花或謂即山石榴映山紅山躑躅則常卉耳何足珍異竹有亭玉蘂有室杜鵑無窗及者物亦有幸不幸哉問楊文襄所瞻十三松盡矣寺右為周敦頤先生祠先生依舅氏鄭龍圖所假館或云母葬潤州宋元時有書院屢遷遂廢地併于寺再興復廢而有今祠以尹和靖曾寓潤州并祀之程舜俞判興化時詢

之故老言周易太極圖傳於鶴林僧壽涯劉後村詩亦云然或曰太極圖陳摶得之麻衣麻衣有正易心法而東林總公廣之以授周子又曰濂溪曾謁佛印於廬山叅問性道以一偈呈遂請主青松社配遠公白蓮名鸞溪配虎溪將無緇流附會題帖耶然黃山谷書與濂溪既在湓城可致敬文長老胡汲仲大同論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傳出壽涯程朱傳得周子兆公武亦云師事鶴林壽涯言當不妄學無常師何必諱哉祠有小蓮池蘇端明種竹池上號東坡竹院今池似後人倣作蓮存而竹亡究其歸一也兩公祠以理學以節義其道甚大其名甚正而列寺左右如明堂位九采之國在應門之外是媟之耳顓嘗注禮記中庸篇中庸表章特行先得宋儒之旨而理學家置不談不得分茂叔祠片脯嘅嘆久之復至長卿莊置酒可軒軒在石山上正對磨笄而鴻鶴副之烟嵐紫翠與梧竹花草相映發披襟爽然宋景陽山成恨不令戴顒觀之此山景故佳舉酒招蒐其有知乎不也問周棟祝髮及諸靈異長卿皆言非謬乃知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孔子不語怪神非以其無也夫山不必高深林不必邃窞泉不必甘冽石不必秀拔得一戴仲若便足千古地靈職由人傑人何

不自立哉即周棟市人子開山作祖營綜宏遠使招隱鶴林雅俗香火一朝回面趨嚮雖人情厭常喜新事亦非偶談諧移晷林鳥歸栖揖長卿別入舟燒燭記之以貽昔同游者

茅山遊記

余擬謁三茅君久矣數坐事不果今年抱疴杜門閱四月室人交諭得無神咎負約耶憶小茅君言八月中彼人暫看燒香必也二十二日昧爽與陳山甫出通濟門沿堤而東秋水方澄斜月猶懸一兩點露如雨三五個星在天令人蕭爽晨光漸起廬落比屬烟樹鬱葱稻未

刈者十九雜以島莊菱芡芋疇蔬畦田地善可家兼之
豐歲故爾過小市有坊曰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俞進士
仲芳題視之在一蘭若中從後入有佛殿昭明祠當其
南甲隘圯剝爐塵多於餘燼慮荊襄文選樓頗壯麗何
此地我賓也飯淳化鎮而行取間道歷黃彥墩至淤村
孫氏宿馬村在秦淮下流復一溪會之潮時至時否所
以宿淤益赤山湖尾湖廞塞爲田矣問道間蝗何不亟
捕云翔而不高下而不食食青而不食黃或遺子土中
益七八月交蝗蔽天自留都東北去凡數日日數時未
已閱禮緯含文嘉蝗食苗爲常不食占有兵或未可信

不則憂方大也詰旦霞天如赭疑爲雨徵沿小溪行十
里而遠邐松林中松高不過丈許能使人遊如是者可
十里而近凡五十里至玉晨觀觀故許長史宅定錄君
言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
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居此陶貞白爲朱陽館唐太
宗以桐栢棲眞改華陽觀玄宗以玄靜修經改紫陽館
宋大中祥符始定玉晨之號嘉靖初再燬揚州人張全
恩棄家入道爲三茅君玄帝殿各一茅君殿無梁甃甓
甃累高九丈深十丈有奇廣十二丈有奇余所見天壇
行宮五臺佛殿無踰此者茅君肯龕展眞人肉身按眞

誥高辛時仙人展上公於伏龍之地植李彌滿展今爲
九宮內司保常尚人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忽
已三千年元時劉文彬山志並不言有肉身何所據也
眞誥云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
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有盤石掩鼎上玄帝命東
海神埋藏中君言軒轅子昌意娶蜀山女生高陽號顓
項是爲玄帝鑄寶鼎各獻一於洞山神峰則今所祀玄
帝亦非昔玄帝而高陽高辛俱出黃帝黃帝仙家所祖
從來姝遠後人傳訛失其本眞耳眞靈位業圖展上公
在第五天右位仙階姝不高也左陛顏魯公李君碑碑

四面昔鐫字爲吳崇休故良手雖蹟損尚多可讀碑言
李君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李名含光謚玄靖都玄敬
金薤琳瑯載此碑亦作靖左廡碑河東柳識譔李陽冰
篆額云避則天諱兩碑俱大曆中建右有陸長源法師
韋景昭碑云葬玄靜墓左柳陸碑作靖容誤乃云避則
天諱何不審也鄭夾漈通志略載顏碑亦作靜又徐鉉
撰紫陽觀碑內云天下者孝高之天下憲章者昇元之
憲章昇元李昇建元孝高其廟號而徐鉉與書者楊元
鼎刻者王文秉皆不書國後巳未十二月一日建不書
元益昇子璟改元保大戊午改元交泰諱去帝號奉周

正朔已未周恭帝立不改元明年遂爲宋故其體如此然何以不稱周顯德至云孝高之天下其二碑則稱保大稱烈祖稱令上不已侈大哉陰雲四合憮雨坊遊亟呼竹兒子之下宮下宮者崇禧萬壽宮也宋延祐賜宮號勑有碑而元至治碑王去疾爲文趙孟頫書云改宮爲觀自此始宮惟帝居可稱如後人稱朕稱璽之類豈宋稱宮後又旹稱觀元復之耶門有小溪自上宮來上宮者元符宮也益至是始有喬木而合抱干霄者亦鮮門外樹屏中嵌九字每字高廣三尺餘是詹姜家輿臺弘治乙卯立巳周二甲子道士云有大姓妄意其下藏

金欲更修竊取以衆目所視而止從左行丁司空有屏禁婦女遊者書大明律于上前有奉律亭葉相國爲記清虛眞人云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一術非眞人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絶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百萬中盡被考罰思懷淫欲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抱玉焚火金棺葬狗也眞人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生在於二景雖名夫婦不行夫婦之迹數行交接漏泄施寫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玄挺玉籙金書大極將不可解於非生而冶遊者以謁仙祈子爲因窺室家之好行穿窬之事亥謂孫寒華與杜契通情叛保張毅殺爲脫免事平歸茅山寒華有少容今尚俱處華姥山以此得名夫玄白道忌房室自契受道不得行此婁稱艾假用志能抑斷乎禁之良是登大茅峰九霄宮据其上西南四平山俗謂方山下有洞室名曰方臺問道士莫能名其處宮後有龍池大旱不涸祈雨于此請龍山多石俗有巧石窩之名而天市壇當洞天中央玄悉上是安息國天市山石玄帝召四海神運諸洞天非但句曲有之豈石亦如仙聖有種耶何遠求也宋淳佑加封三茅眞君誥大茅十六字中茅三茅十二字按天皇大帝九錫玉策文令敬授盈位爲太元眞人領東岳

上卿司命神君中君小君亦各有紫素晉策文中君位爲定錄小君爲司三官保命其位似僅定錄司命各二字而南嶽魏夫人與楊君說衆眞次第位號則曰東嶽上眞卿司命君不書名字何曲眞人定錄右禁郎茅季偉三官保命司茅思和註謂以多爲高猶今世徽號則策文是而魏夫人所說中茅字何以多于兄豈多寡又在本品論耶大茅形甚少于二弟二弟同來侍立命坐乃坐宋封字多寡亦是然人間浮名非天仙所受多見其不知量也拜觀

上御書高上玉皇本行集經與下至喜客泉泉出池中

爲八方石欄其色碧客至噴珠自下而上若喜者或叫
吁之不出金壇曹太史造老君庵其上子祖鶴脩之恭
因李德裕茅山三象記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
君孔子尹真人三象此其意重君親而以孔子廁李尹
間甚無謂又有僞作孔子福地記云尚山間有伏龍鄉
可避水避病夫以茅山祠柱下史未盡合況孔子乎出
祠數十武爲流玉亭泉九曲溧陽史氏鑿源出上宮龍
池而喜客併入焉道左有洞泉二字碑石封之上有朴
樹云泉通海爲人所汙風雷示異又有小螺取拭目輙

佳至五雲觀觀外有小碑宋景祐中書門下下五雲觀
牒過華陽洞洞可傴僂入者數十步其中遠不可窮頗
林屋隔凡句曲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北各一虛
空之內有石階曲出承門口得往來上下都不覺是洞
天中謂是外之道路中君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
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以石塞之東門似
在栢枝有兩三洞口恐真門外亦不開南便門外雖大
開內已被塞緣穢氣多也華陽中有玉碣文鄧夫人語
許長史妻此仙要言解此則倘令文自傳而玉碣當還
歸天上矣陶隱居華陽頌十五篇讚述此山洞內外事

欲于邪靈臺前立小碣子未辨作石其文具在無樹碣
者紛紛惡札爲石災良可懊惱又數十武有玉柱洞狹
而石差潤是新鑿出意或與華陽通巳入元符宮觀正
統時賜藏經勑
上賜玉樞寶經象在上經在下後有符有朱賜玉柄劒
不滿三尺繡滋巳甚有玉圭有方諸研有玉鎭新符文
曰仝明天帝日勑有玉印九疊篆其右都曹印三字甚
明葢本朝物而道士詭言傳國璽可發一笑有趙子昂
九天生神章經爲錢塘隱真庵道士何道堅書中失十
二行倩拙手補後有趙雍題曰先平章暮年筆復有道

流吳全節題此經爲元符道人史姓者所得以質錢史
金吾元秉其子復以歸觀要不敢信爲子昂雍與吳題
字相類疑是二人臨本耳雨垂垂欲下道士促歸余閒
蝗以旱生保命君有丞四人一主雨水理禁伯亦主雨
水若請雨宜併爲辭果得雨除蝗余將爲民請命何惜
劾遊弃夫請窮日之力無煩再舉從之至積金峰相傳
峰以秦皇瘞金名按金陵有二有秣陵之金陵有句曲
之金陵河圖中要元篇句曲之壇其閒有陵兵病不生
洪波不登稽神樞曰金陵者洞虛膏腴句曲地肺土似
北印監寶宜禾穀掘作井似長安鳳門外井水水色白

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是金津潤液之所漑大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名積金山此中甚多金物秦時名爲何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外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其非秦所瘞可知且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入地九尺又曰山生黃金近東處碎石往往有金沙菌山亦有金可往採王莽絹黃金百鎰光武遣使者吳倫賫金五十斤在小茅山獨高處埳上有聚入地三四尺安得秦有瘞金不載耶茅君臨去時曾埋金欲服金者任取但不中以營私累太上宮中歃以青金爲誓然後發行受籙者齎金

環一并諸幣以見師師受贄以籙受之仍剖金環持其半以爲約許氏書亦云然此自鼎藥所須而誤以營私愚矣觀後玉皇閣右石名飛來卽本山中所未移者漫爲之名耳已至二峰有德祐觀玄嶽高處司命埋西湖玉門丹砂六千斤山左右當泉水水流亦色飲之益人抱朴子以石丹泉與太華井泉無異爲作銘泉所在有之無亦色者已至三峰有仁佑觀神座右有石亦修觀時未及剗削余謂此亦可名飛來衆爲一粲漢明帝修句曲眞人廟了無遺趾二觀應門財一兩人作可憐之色游與易倦歸而禮黃冠祝熬方瞑爲謝昇夫不但饒

濟勝具其興故不減吾輩矣枕上聞簷溜瀉虞不成行遲明雨漸微之園中觀許長史丹井石孔二分陰陽水氣冬則左孔出夏則右孔出問徐鉉銘不知所在門有池池前三土壘不及丈曰三星眞誥言長史所營宅對東面有雷平山蓊龍池周時雷氏養龍在此後姜叔茂田翁亦居焉宋眞宗遣中使禱龍取二龍中路風雨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其形可異爲歌記之恐此龍亦天書之類也山北有柳浙水或名田公泉玉沙流津浣衣不用灰當在此地而泉湮矣已謁貞白墓披草莽有篆字碑元泰定時立梁昭明邵陵王唐司馬子微碑俱亡

神仙感遇傳言桓闓不知何許人事隱居執役十年無所營爲一日青童自空下曰命求桓先生隱居黙然問所修何道至此曰修黙朝之道陶君欲師之桓執謙卑不肯服天衣昇天而去三日寄降陶室曰君陰功著以本草蝱蟲水蛭輩爲業功雖及人而害于物須一紀解形辭世邵陵王隱居碑云弟子桓法闓等慕遙風于緱氏結餘想于喬陽勒三碑而相質騰絳霄而流芳別傳桓法闓字季舒東海丹徒人陶隱居高第弟子于鬱岡築玄洲精舍周處士弘讓題其壁王僧辨使陸晃圖闓與巳形及周處士象于便面寫闓與僧辨書于障世有

指閻爲隱居執爨者宋道士賈善翔集高道傳謬用其說隱居書閻入山詩及隱君墓碑可考豈兩人一名閻一名法閻耶既以升天又下降爲隱君立碑耶雨未已永短後張而登雷平山有故祠址石子徑猶可辨也乾元觀主使人來導行將至里許松栢夾道時有梧竹輔之峭蒨可人其地俗呼大橫山實名鬱岡名山記所謂岡山下泉水李明于此合神丹而升玄洲陶貞白因之建鬱岡齋室宋朱眞人爲觀業已蕪沒獨碑在雲陽陳幡造七閻蔡儀書土人仆之地一夕風霆作其上碑植立如故裂石合而復生石白文所支鐵屑亦成石字無

一損遠近駭異道人閉希言來卜居與其徒江木實剪刈蓬蒿荆棘而宮之希言逝其徒李徹度以道行名新觀舊址事聞禁中爲賜道藏經命其徒李敬順視作而徹度去之天子都敬順竭蹷從事人施者衆其教奉全眞淨潔與諸道流殊餐風之士栖集其中有山東蕭乾陽頗諳玄宗物化矣余雅聞遷安王合中號九靈子少遵家難出家於陰陽五行諸家多所通曉訪之團焦一龕一衲叩會極有省問余曾學調息乎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在踵者安可訓今仕宦必欲棄天下而自爲殊不其然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于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此寧獨善其身者積功滿千有過得仙巖居川觀不踐生蟲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爲功幾何孰與仕宦立功之大且久也道德經終篇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害不爭是爲剏行而五千言廣大精微畢具矣余嘗見[illegible]若示揚許至寂非弘順之主惜然非教授之匠故當何須以領無李含光對唐玄宗言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王語固自有本示余所爲宗源類爲同悟眞而本于易陶隱居之參差經術跌蕩辭藻其庶幾乎夜宿敬

順別室因憶陶貞白愛山水每經澗谷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見朱門廣廈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寧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焉樞得邵陵王書二萬卷肆志尋覽殆將周徧喟然嘆曰貴爵位者以巢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天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後以門人粉應聘行則志亦未竟

遂樞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
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葢有道術者似
從萬卷中悟入陶之弘覽博物更出其上余讀書遠謝
二君且無仙相而躭山水仕多差舛略相似今入仙都
猶以兒女緊戀未卽解脫何無志分若是愧之汗下晨
起觀李明眞人丹井丹泉泉有三合而爲井與九靈偕
游魏元君洗心池水出石中可二三石不涸不溢池上
小閣祠王重陽四隅劣容一人下祠江文谷旁有元君
祠行數十武得燕口洞可坐兩三人一名緱麻元君緱
麻其中志有燕洞宮爲仙女錢妙眞化所梁邵陵王爲

記池亦是其跡有溪蓀紫色生淺水中而託爲元君爲
張道陵母何也又方隅洞在方隅山上洞二門其一卽
燕口亦不可辨取逕而上有石棋枰界道宛然亦後人
爲之今墮矣再上有石橋石根隱嶙相屬橋高廣不過
五尺九靈云歲覓長校渠初來時高一尺許下至大池
爲堤廣丈許長十丈許葢以障山中諸泉若雨水爲灌
田計者昔郭四朝于許史舍前造塘高其堤岸過柳汧
八得深朝乘小船遊戲有扣船歌四首歷代久遠塘
墻頹下居民猶呼一平澤地爲郭于此池自不可少欲
于堤上建亭亦佳又欲于欝岡巔爲三茅君祠山以茅

得名惟玉晨專祠而諸宮多置之廂廡於義未安此舉
良是余謂其後當作小齋以志貞白之舊九靈唯唯然
止矣復入飯而歸相傳吳太伯初逃至此越翳王亦逃
此卽莊子所云王子搜從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者也
顧著作況有山房都莫可踪跡山中有鳥曰山和尚似
鵲而斑每呼曰前山裏去前山吃果去音甚明徹未得
聞也泰孝王時道士周大賓於句曲山下種五果有地
名姜巴路姜茂泰孝文時封巴陵侯種五果五辛菜不
審爲何品至于五種神芝身非仙骨自難遇耳山未開
時雅稱仙境而近代人烟輻湊漸鑿渾沌之竅自元旦

至三月十八香火特盛秋時人絕少四履膏腴田百萬
悉入民家道流牧馬飯牛豢雞豚供徭役復苦胥史追
呼如玉晨者其右房盡轉鬻他人與民家通上宮富者
有千金產而未嘗掃除牛渤馬溲積與階平神明隩匽
穢媟已極欲望雲裝烟駕之至止也其可得乎覲妙先
生朱自英曰道士當巖居穴處勤修上道遵保大茅君
苦行然後可報國恩若效西方土木莊嚴非老氏慈儉
之教此論自奉則可奉神則不可乾元中興閎伷整潔
百人同釜而炊蔬素無他第山田入薄不足供億余自
濁入清差爲一快非此則俗物敗人意不可駐足山肃

睽然而咍曰君所至考典故斯異同彼善於此耳上眞
覩之不免謂俗余爲之悵然意下矣
余旣爲游茅山記而於山中往事竊有疑焉司命高祖
漾師鬼谷先生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
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
玄洲戲赤城繼世所往在我盈邑人何以前知司命之
名或歌亦如後世識語司命或因邑歌而取名如劉更
生邪三君不往謁祖祖下玄洲戲赤城何以句曲無錄
跡張釋碑云漾深識玄覽絕塵華嶽及君入山顯乘雲
篤控龍南嶺豈嘗來遊茲山而傳記失載耶三茅皆有
位號初成未闡眞靈位業圖大茅君在玉清三元宮第
二天左位曰司命東嶽上眞卿太元眞人茅君諱盈字
叔申二茅君在第四天左位曰句曲眞人定錄右禁師
茅君註諱固字季偉爲地眞初成亦在第四天直書名
無位號名列二茅之前七人三茅在第六天左位曰三
官保命小潸君而中位曰右禁郎定錄眞君中茅君治
華陽洞天扱仙迹似孫不遠祖乃今位業祖不遠孫耶
二茅旣四又六何也位業圖或疑非貞白筆中有兩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六十一　記　三十

者加赤松召公之類或謂仙階亦以次而升故兩見或
亦有失載者耳他書載大茅君號蓬萊九仙伯又何時
何人所授耶司命夢太玄玉女令往尋西城王君三十
年携謁王母其後乞王君推恩二弟王君言二弟賴卿
陸祏享年宮貴驕淫敗氣年出一百非復學道時得靈
方變化久視足矣詎宜更安著職爲地仙且曠古以來
兄弟俱仙少矣然子高祖仁加萬物積德所及乃鍾子
身慈心仁和每修陰功識可懸也賜玄水玉液丹使二
弟長齋服之宜啓大帝子當自將以來如其言三月誥
方諸西城朱臺赤城諸眞而王君從王母造君山中授
九錫文又誥二君宮玉母邀上元夫人大有指授盟誓
無泄王母上元夫人各去唯王君復留君與二弟決別
而與王君俱之赤城臨去告二弟吾今便有局任不得
數相往來要當一年再過此山三月十八十二月二日
可記識之有好道者待我于是日吾當料埋于是二君
留治此山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境
無穴情邑無賊兵父老謡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
流三[illegible]乘白鶴各治一山頭召雨灌旱稍陸田亦復柔
妻子[illegible][illegible]室使我百無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三
君往[illegible][illegible]乘白鶴集山之三處人互有見者發于歌詠

因鶴集處分句曲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
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一山無異名也定錄君曰句曲自
是司命別宮吾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而位業圖云
弟六天中位右禁郎定錄眞君中茅君治華陽洞天何
也情莫親于祖孫不乞靈祖而乞他人玄洲赤城非祖
下戲地耶何不式靈之有所致訓豈其祖德蔭庇不必
顯示耶信如王君言祖德鍾靈及孫乃位業不如孫耶
道莫高于王母而必假上元轉授豈所授猶非至道耶
事莫難于仙而兄弟可以私情請求富貴驕淫之士一
旦屁離凡境有非積行累功所敢望者何也積功滿千
雖有過得仙功滿三百過不足相補子仙功滿二百孫
仙子無過又無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仙無志多過可
得富貴仙不可冀千而下三百而上若爲差次如初成
有功無過宜何居焉何以舍三茅之祖父而皆孫生享
之太平廣記神仙第五卷茅濛咸陽南關人也十一卷
大茅君盈不言何許人第十三卷茅君幽州人也不言
名而其所載事與仙鑑仙傳大茅君事同豈兩人耶鑑
以二茅三茅附大茅大茅仙成後兩茅辭官學仙而其
道專受之于兄無他師于王母後下載大茅受經王母
南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南嶽眞人西城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六十一　記　三十一

君等並從王母降茅君室使四使者授玉策諸物宴罷
王母携王君及大茅肯顧兩弟王母命上元夫人授以
太霄隱君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又命侍玄張靈子執
交信之盟授之事訖母升天去則兩弟以兄成仙便得
仙共修行不及兄勤且久豈記者有詳略耶神仙與凡
俗隔傳闕訛謬係訖附會難必實耳得道者常恨不早
聞受失道者常恨不精勤嘗如射箭直往不顧於造珊
的然而青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
犹皆太極眞人所友或太上天帝所念典雲駕龍逆之
不學道而仙自來過此以下皆須焉志小有天王問司
命許文何在修何道答曰此我鄉里上內明眞正外混
世業是鄉里故舊容相援引不但于孫兄弟矣甃命受
則謂南岳松于爲太虛眞人谷希子爲右仙公皆有道
相傳豈得道在成仙之後耶南陽樂于長淳朴之人不
師不受順天任命不知修生之方行不化惡德合自然
蹤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練神受氣名登帝錄補修
門鄰位亞仙次此非罔兩可得玄珠者耶而不兒死何
出[illegible]命謂庚道季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共罪已定今臨
命方鎮修德以自濟兒徒貲千金之用不亦晚乎是矣
吳沐酷吏朱純肉劫郭旃孤犖范伯慈事俗並世間薄

道明與通明字異茅司徒廟云有人痁疾臥道邊有導從乘馬者與之藥問曰我茅司徒也旦而愈因立廟乾元觀東以司徒爲茅容考容傳附郭林宗後並不言有司徒官職而字季偉與中茅君同或即中茅君耳乃定錄又有禁郎茅季偉何也豈在四天者別一茅季偉即所謂司徒而第六天之左位季偉乃中茅耶抑仙階有升遷故兩見耶諸事未闗至極悲情殊不撓所以求教蓄疑因筆記之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鎮遠侯世家

舊史氏曰司馬子長爲漢臣諸侯年表四將相名臣年表一高祖功臣侯者百三十人獨蕭曹張絳侯列世家抑何難也其言曰漢興至太初百年間見侯五餘以食邑富厚子孫驕溢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明二祖封功臣與漢等漢爵一明爵三侯介公伯中奉邑取虛名雖祿千石實歲入不過五百金今二百餘年守故封者視太初見侯十之國恩良厚矣哉然無功而貴

仕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其人能以材武行誼紹延令緒者與有幾作鎮遠侯世家

鎮遠侯顧成字景韶其先湖廣湘潭人也曾王父百四王父千二父萬一以輯濯去至江都相從籬灣居焉遂爲諸賈綱紀族衆善武藝號拳棒顧家成豐碩魁岸膂力絕人橫槊舍矢如擬如樹稍長受書略上口而已生平爲氣見强暴必摧服之能亂流而濟文其身與水怪人目之顧花子北遊遇賊薄舟衆莫敢格成奮棘矜偏袒而馳賊驚辟易數里張士誠僭王泰州成見之羞其不足從游裝爲去

高帝取太平路成聞其英槩來歸隸麾下執蓋出入未嘗有過從元帥者林渡江與十一人肉薄登鎮江城口且入無繼者被縶坐沙上屬劒于頸成大呼縛斷起踣執刀人跳驅或昇以斧追者慴伏及水與齋俱入與汨俱出達隊主所語其衆曰城中士不耐戰可取也一戰克之授百戶青軍據揚州成念母往說使降酒中有甘心成者成覺耳目非是佯入厠出藏母及昆季行青軍得其徒一人炙而食之矣從攻常州弩傷頸不顧常州平克宣州擢爲旅正克江陰從寧河王鄧愈克通州擢充千戶攻雙刀趙于樅楊箭傷右足克安慶江州池州

與國諸山寨敗陳友諒龍江獲其戰艦及馬友諒還據二郡從中山王徐達復之取其八陣營克南昌援安豐敗元兵克廬州鐵彈傷左臂克武昌鎗傷右臂弩傷左膝除鳳翔衛百戶克荆州衡州從開平王常遇春克襄陽歸克泰州收馬騾港守禦興化從徐達攻破舊館克湖州吳元年克蘇州弩傷左右手及左足擢金吾衛副千戶洪武元年授武略將軍扈從北狩返至陳州舟忽膠満工數十百人無如何成以背負舟舟洗然行帝壯之擢堅城衛指揮僉事破信陽唐州與安諸寨所獲生口廉問其親知歸之衆大悅河南平授宣武將軍

與世襲從臨江侯陳德征蜀至青州生得僞太尉諸將二十許人斬首百至隆安羅江生得僞平章元帥等十有二人駐漢州敗其僞丞相知院兵逐北至成都小東郭降之還攻青川拔之蜀平以所居官銓成都後衛守禦征重慶妖賊王玄保玄保遁獲其季父而蒙力士以常服持季父泣呼曰官軍至去若安在玄保應聲出力士挺斃之幷禽其黨萬戶李邦祖等改銓貴州衛建石門五西南臨河東北浚池而四衛畫地守之繕城郭起塢候闢梁之險多所標帶討新添甕傍蠻犵狫叛者克洛邦洛河諸寨俘三十人斬四百一十二人以寨降者

十有三招土官王萬全以明氏金牌銅印降俘五百人賊圍平西我軍有死者成奮擊自未至酉大敗之俘五人斬九十六人捕黃絲諸堡賊斬十有八人以徇進階廣威將軍與世襲龍小思叛引兵深入巢穴小思遁斬其黨龍猪狗等至饒平禽三十三人斬一百四人至猛藏卜空河俘二人斬七人至西圍俘寨主債義空桶十五人斬四十八人夷人震慴號顏老虎以止小兒啼從潁川侯傅友德征雲南克普定因移守之從安陸侯吳復征西堡斬八百人俘一百六十八人蠻埽衆可一萬圍我四門諸將爭言戰成曰彼衆我寡出則坐見短矣

俟其及柵然後可及柵擐甲乘馬出北門手殺前拒者十許人諸將噪而出東西門賊却逐之各有斬獲而縱一人使語圍南門賊夜盡殺爾届期賊聞角聲懼而遁圍解俘斬凡八百人普定城北二里有歡喜嶺以此戰得名也攻阿咱等寨斬四十餘人攻髈土斬九人俘六人賊來侵軼我斬五十四人攻落角當硬寨破之斬五百五十人攻西堡賊首阿黑寨斬一百七十人破浦則諸寨斬一百七人擢昭勇將軍移普定衛指揮使世襲上遣奉御謝榮賚金帶一金龍紵絲襖三賜之貴州人至今號龍衣指揮家攻阿黑螺螄犵狫諸寨俘九人斬

四百三十八人征七百房破諸寨俘三十人斬九十人從黔寧王沐英征蠻次尾灑酋馬乃怖駭迎降於水禾仲家寨置搶巢儲胥其中攻阿黑瓦硬砦斬一百四十人俘二十人阿黑走搜捕小西界獲之俘二十人斬一百五十人征乖西苗斬三百六十人俘九十人土官阿束阿宗以衆叛時精兵俱在東川衆以炎蒸兵善病宜需後舉成撫劒厲聲曰義不反顧役不再藉矣嬰城固守時將騎數十縱賊疑殺阿宗出降部落悉平普定故羅甸國元爲府隸雲南我兵克之官其長者額爲知府咨額以成爲挂罣心不便將俾刃爲其黨以語金筑安撫

密定密定告成成執首者以聞者額貶死罷府以民隸衞設三州六長官司成舉諸校有功及酋可任者官之分棄前愚布昭恩信民夷樂業廣西泗城知州岑張兄弟仇殺成以一介爲嫌而定自克普定凡斬賊四千五百人俘六百九十人二十五年入朝賜四百金及鈔幣上曰十四年命三十六萬人下雲南留周能大理袁張四楚雄顧花子普定蠻反惟成相救如符要徼𠃠而取之日寔會同館鑄普定衞軍民指揮使司印予之擢貴州都司都指揮同知征康佐諸長官司九十九寨蠻俘渠率安宗等五百人斬二千六百六十人降三千七百

五十四人令副長官薛福壽召民授田廬頒租挈攻西堡峒賊俘八十七人斬一百三十一人降二百八十二人入適租三千六百石討阿德諸砦賊鹵掠我境者禽其長七十人尸之斬從賊一千六百二十人降一千五百六十人土官阿傍亂攻之破獅子孔白石岠諸砦俘二十三人斬三千一百四十人降二千一百五十人征都匀豐寧長官司賊破其砦俘六百八十人送京師斬五千五百人降四千六百五十人入賀萬壽擢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子統爲普定衞指揮使未幾水西酋居宗必登不科阿加等狀普安衞官軍

上命成總兵佩征南將軍印勦之破閼木諸寨斬三千
三百人俘二千六百人馬百三十匹時西平侯沐春亦
令宣慰安的招諭羅雜濟阿尼三寨而不科阿加地斗
入山難進兵賊酋卜刺讃道與土官阿火者助必登成
使其息統懸重購誘禽卜刺讃復射殺阿火者必登援
絕遠遁而五開蠻亂平羌將軍齊讓討之無功命左軍
都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代之命成策應成破臻部六
峒俘二百九十人斬九百三十人降七百六十人已從
楚王楨湘王柏勦天柱天堂春花金井蒲頭大坪小坪
諸生苗俘一百四十人斬一千四百三十人降一千八

十人水西阿嘴畢所部酋么不率化犵阿由那與西堡
滄浪諸寨長畢莫者亂西堡賊阿革傍等復合阿黎爲
寇成率指揮使陸秉與統分道擊敗之斬一百一十人
降二百九十人
建文帝立討平洲六洞長官司苗坡羡塘光金蒙臺蠻
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諸蠻前後斬二千八百六十人
俘二千八百五十人招雍郎兠渡諸砦來降駐師常德
上命錦衣衛指揮使談全諭班師還京署右軍都督府
事靖難師起命往山西練兵已從長興侯耿炳文駙馬
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等攻北平初張保降燕言炳文兵

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
文帝厚撫保遣之詐言被執得脫及雄鄚兵敗狀燕兵
旦夕至河南北兵併力禦之爲易炳文因移南營渡河
文帝至真定炳文逆戰敗奔燕將未能追至炳文衆尚
數萬列陣向能能貫順奮戟衝陣衆狼顧不支相騎藉
死棄甲降者三千餘人堅忠及成皆止虜之
文帝釋成囚曰
皇考有靈以汝授我泣而語以不得已稱兵之故成亦
泣數行下遣還北平輔
仁守居守而成治壕塹造九門諸守禦具咸備南軍攻

百方機變械飾卒不可拔每與姚廣孝議不相中或間
曰成南將叵測命出將兵成固辭願得侍帷幄陪末議
效尺寸足矣賜以甲冑刀劍弓矢不受大寧之役賛
文帝親行保定受圍啟
仁宗必救皆效
文帝益委心歸計焉南軍攻者一夕忽去成曰是閙大
寧師還往搏戰耳作書射南軍勉日戰南軍不成行而
文帝得全師歸與守兵合戰屢勝南軍折北矣羣臣勸
進成諫不宜或以黃河爲界解何復廷爭非計
文帝擢爲後軍府都督同知已爲右都督而先是

建文徵其媿屬入京憂病死者六人至是又誅十六人
以幼獲免者九人耳
文帝立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鎮遠侯賜鐵券世襲食祿一千五百石身免二死子
免一死開國功臣永樂始封者成與西寧侯宋晟也元
年命鎮守貴州成以西南有征討官軍土軍兼進宜并
練之庶可支久
上曰卿策固善夷人悍拘檢役同官軍將怨我擾是在
卿酌之蠻以成留京師故跳梁比至列蠻庭下餐以酒
食蠻歸曰顧老虎來矣相率詣服謝罪誓不復冬烏撒

水西兩家闗令指揮蔡禮劉彪質責之刑牲而盟招安
新添諸衛蠻五百八十寨十有七房康佐長官司歲輸
糧普定改輸安南相距三百五十里往復半月人須負
食米三斗成請仍輸普定
上諭貴奏者此小事侯決於外不從中制惟大事來白
耳成置奏上雲南兩廣蠻賊如鼃上騷除東南倭狡沿
海嚴防亦無足慮惟北虜遺孽黠悍遷徙烏舉即之如
搏景終爲國患及今小康數使使賞賚慰藉偵伺動靜
高城浚隍屯田積粟厲兵秣馬不宜一日懈若留家漠
北輕兵入寇據險設覆彼騎不得施出不得展蹈瑕候
間我可得志如是數年虜難扞矣國家大事臣所欲言
者早立東宮贊萬機使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奏御
上荅曰卿忠而自信勇而善謀輔成匡濟勞績居多往
鎮舊邦用佚高年乃情帝室憂深思遠誠切志謙深惟
啓沃良足褒嘉遣使賜綺羅紗絹用酬惓惓至可領也
上謂侍臣大武不遠涉朕休兵息民守在四夷成言甚
合朕意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奬之成使人
進馬復陳邊務勅勞之曰卿建明遠略思慮周密允契
朕心特遣人賜二百金及鈔段成使土人龔福民于水
西諸夷招出男婦四百五十人附籍福民入奏詔除的

澄河巡檢子勇率土官入覲除貴州衛指揮同知招合
江州十五寨寨長光眼等黃平叛蠻于董信等新添長
官虎踊等十一寨內附永寧宣撫阿聶爲其下所殺弟
赤水宣撫阿智與謀且欲刧其兄妻奢蘇成俘阿智送
京師奏以奢蘇襲夫職撫其地
上念成久于外命錦衣衛千戶張綱召還京車駕將北
狩欲成佐監國也
上嘗宴見從容語次問卿兒若何成曰臣長兒蒙
高皇帝予貴州都司成奏兒性剛難任都司與之普定
指揮建文賜死矣次兒勇貴州衛指揮性溫柔曉事亦

限騎射嫌貌寢耳
上曰勇不在大又與論交趾事成曰日南瘴熱懸隔中
華步軍轉者踵軍數十萬重不及事
上曰廣西海中可去成曰臣年迫餘日索矣設未老猶
堪一行
上曰貴州不可無卿成因言
皇太子孝友仁厚恭勤明達社稷有奉臣不勝大幸廷
臣多智識深長非愚臣所及蠻夷雖服很子野心易爲
亂力求還鎮許之入辭
仁宗進曰殿下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宵人當寘

度外萬事有天理不足介懷蓋趙庶人蓄他志不樂成
在內云宣慰司宋斌奏其屬谷勞玉石等寨蠻連結酋
宋阿櫸等爲亂勑勦之斬賊首幕向等八百餘人餘黨
奔潰諭以禍福相繼降宋阿櫸間道詣闕言事
上命成驗之妄械京師棄市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請
勦當科篤雍等十一寨賊
上勑昇曰蠻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古記之矣用兵
卽一方胥遭荼毒宜先撫諭設不從有鎮遠侯成在聽
經略可也成使鎮撫胡敬敷奏事羣臣莫得聞
上手答諸事朕已悉爾未可來以成從子瞻承蜀王椿
中女富順郡主而召其在京孫長壽賜之勑曰久不見
卿夢寐不忘强食自愛用副朕懷其倚任如此垂邊諸
寨內侵子勇俘二人斬馘五十三人餘聽撫播州清平
平越都匀普定一百九十五寨賊首盧董信等內附古
木百咬諸寨蠻亂屬指揮蔡禮督女官奢蘇等禽其長
七人下其寨五十六貴州人爲成生立祠成決
上上可許祠成奉表謝子孫令環祠而居正統時命有
司春秋致祭湖廣思州臺羅諸寨苗普亮等亂
上方犂虜庭
仁宗言

上上曰鎮遠侯老將知兵帶脇諸蠻夷令簡師胥後命
永寧宣撫司啓
仁宗藺州等蠻辰州草子坪苗長官吳者泥等叛命成
處分成招下吳者泥等七寨都匀衛陳蒙爛土攀村口
十二寨不從招者宵軍之斬一十七人皆降
上聞成病遣醫診視復征攀村諸寨蠻賊斬三百七十
人諸蠻俱降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副使黃禧構怨累
年朝廷雖惡宗鼎以田氏世守其地優容之而改禧爲
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結琛圖
宗鼎禍挐未已禧益橫虐其民民苦之琛自稱天主妻

地主并攻思南宗鼎竄逃琛殺其弟發其墓而戮其
母屍縲裹其貲所過殘暴宗鼎訴於朝勑禧琛對簿不
至使桀黠奴張勝依教坊司官史勉入內供奉將秉間
為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勑成以兵五萬壓
其境諸黨懼禽琛禧送京師琛妻復誘臺羅寨蠻為亂
冀遣琛還可免死詔錮琛等以宗鼎自歸末減復職歸
思南而宗鼎奏必得報怨兩家
上惡之留不遣宗鼎誣其祖母與禧姦實造禍本而竊
損衣食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縊殺親母諸不法狀
上下刑部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本意官兩人以

安土人顧為土人害其以思州二十二長官司為思州
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長官司為思南鎮遠銅
仁烏羅四府鎮遠州婺川縣隨地分隸而于貴州衛設
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總入府仍與貴州都司同領貴
州宣慰使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參用土
官諸疆理城隍邸廨祠社多成所經營也
上初密勑成曰播州宣慰楊昇奏獠禍閧天誅必竄古
州請以貴州兵斷古州偏橋鎮遠路播州兵自禽琛等
若計宜者即約昇行之有不當無詳又勑曰琛罪不容
死宗鼎次之欲還歸思南播惡且甚於琛爾深知彼中
人情事勢緘書郵聞毋露章
上實采成秘謀諸賊亦憚成無蠢動者師還而清水江
華貞寨賊叛誅一百六人并其魁宋阿留普安遺寇瞎
希復為害督安撫慈長撫定之還我兵亡者六百六十
人任臺羅苗反以成及都督蔡福共討之而遣中使馬
賢勑成馳報曲折已勦三水孔寨至邛水天柱分道進
抵小坪春花金井中林諸山箐俘斬偽普天王普亮偽
平定侯王忠軍師楊賢二楊再志等獻之成復病
上以二醫賫藥治命班師疾稍侵服朝服北面稽首奉
表謝訓子孫曰吾起徒步遇

聖明免纍臣位通侯齒耄耋何所憾汝曹守禮法行忠
孝無貽地下人辱其日陰晦欲雨不雨有赤光如電從
窓隙入臥所聲訇然遂卒雷雨大作衆聞祠中若萬人
馬馳驟聲
仁宗遣官致祭
上還京惜之以明玉珍僭號夏貴州其竊據地成戰功
于貴州最追封夏國公謚武毅成愛士卒瞻察飲食居
處拊循疾痛門闌之廝皆加恩錯信賞必罰人為盡力
所將常選捷無虛月既貴未嘗倨見賓客問疾者引入
訣別肅衣冠與言亹亹無倦貴州遐方踈俗殊鄰絕[illegible]

之域開藩樹屏文物齒于中華成之力也庶幾哉於漢
家勳與馬伏波諸葛忠武相編矣葬於羅灣舟車孔道
宰樹鬱葱鳥集無萬數觀者以爲地靈人傑之占云統
成長子也字總威初名克嗣成普定衛指揮使征水西
蠻居宗破硬寨安那閼斬四百人俘四百人土官阿傍
把事卜刺讚卜工杓寨長阿火者誘而殺之征五開蠻
破岑鞏、人岑鼎山征横坡紋伍諸寨勦臺耶米毫賊
俘三十人斬一千三百人征哨萬朝諸寨俘斬三百人
征西堡蠻攻阿姜硬寨至水西落么俘斬五百人誅滄
浪六寨賊首五人

逮文帝徵還遇害勇成第五子也平江伯陳瑄都督陳
懷及御史按察司舉諸衛指揮使能治軍者二十七人
勇與焉擢貴州都司合江州化從諸寨長韋翁同等引
廣西賊韋萬良等叛勇兵入梅花洞平之正統初命鎮
守普定蠻阿遲阿哈等僭號爲妖書焚公署流刼四境
勇捕得阿哈并其從械送京師
英宗梟阿哈餘宥死戍廣西家屬給官兵從征麓川斬
賊首十餘人進攻刀招漢寨與賊戰死之贈都指揮同
知賜祭子能請襲兵部以流官例不與
英宗曰勇功多且死王事許其子襲以示勸從子贍爲

宗人府儀賓先是都督張興爲
文帝言名王椿陰蓄死士造戰船有不臣心
文帝曰徐察之蜀王椿樾同母兄也徵與共事樾不懌
會椿子崇寧王悅燇獲罪於父避樾所樾說衆曰建文
君實不死今在此椿聞之使瞻奏樾藏亡匿叛造舟艦
弓弩器械教習戰鬬建天成閣私度僧千人晝夜祝詛
以都指揮張成爲師尚父詭言圖讖巳于親王中次在
十八與讖相應使典寶劉信貽椿寶帶藏讖帶匣示之
復致書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
蒼之事使匠製燈以獻陰詗事募壯士習音樂擬奏技

殿庭行刺何聶政事長史盧庭綱縣諫誣以誹謗聘諸
城上指揮唐彰舍人覃常泄其謀輒槌殺之
上得奏歎曰朕待樾若何而不利于朕乎蜀王言不欺
與張興符遣中官諭樾逃悅燇還蜀且踪跡所爲賜晉
獎蜀王有周公之心顧瞻還附黃金二百白金千玉帶
龍衣兎羅錦高麗布各累十百米千石胡椒千斤十馬
二鞍往致意上飛變之賞無踰此者統子與祖字世延
嗣侯頎而美髯博覽詩傳旁通諸藝初爲普定衛指揮
使從征乖西諸寨征清水江叛蠻宋阿留獲其妻復以
戊鎮守貴州入貢方物留京扈從至行在永樂己亥遣

之呂梁與人徒傳土治河通漕
文帝北征督山東山西河南餉至沙窩猝遇虜戰敗之
至野猪口虜如蝟毛起身被十三創殊死戰虜遁而廣
西慶遠峒賊韋錢望等僞稱王侯元帥殺廵按御史諸
璞奪其印命興祖率湖廣廣西貴州兵討之湖貴兵戍
兩廣自此始也以指揮葛霆先披山通道榜諭脅從自
歸兵既集以指揮魯義等爲左哨由賓州遷八寨諸路
進以指揮李宣史雄爲右哨由思恩縣諸路進以指揮
駱榮爲後勁而自率中軍趨柳州由小安定進斬其僞
通天侯韋萬賢無敵大將軍韋公鄉等分擊思恩五十

二峒賊斬其僞通天都元帥覃萬兩僞猛烈將軍韋公
笑等四千三百四十人獲獞人六百八十四人得御史
印歸我男女萬人已平平樂南寧二府樊家等村賊首
蘇公夏等八千人俘僞韋王韋萬黃等五百九十人融
縣蠻梁羅八自稱梁羅王梁保十自稱梁得天移兵討
之皆繫頸乞寬獻俘行在所
上釋之又造橋渡烏泥江斬賊覃公隱等六百八十人
仁宗卽位命進士任祖壽勑勞之佩以征蠻將軍印與
黔國公沐晟武安侯鄭亨武進伯朱榮都督譚廣貴獻
諸鎮同賜鎮守臣佩將軍印自此始也已誅忻城縣賊
覃宣等六百四十人降義寧猺獞九百餘人武緣融縣
賊廖孟進等僞稱治平王陳宋將軍兵至東泉斬其僞
都督韋圓等三百三十九人俘廖孟進送京師還軍駐
桂林請留貴州兵二千湖廣兵一千爲捍禦餘放歸農
以思恩州居民僅八百戶割武緣白山峒七百戶隸思
恩從之除廣東參議李守中署案牘事
宣宗卽位命進士楊夔章勑勞之衡州府藍山縣言賊
潘康生等内訌
仁宗初勑興祖勦之興祖按視康生等種類自相殘未
敢擕剽鄉聚今款關請一等之罪所掠給主歸官檻車

廖致康生等取進止
宣宗貸不誅廣西諸賊復叛分軍出梧州界挫泥天門
蒼月二嶺而月突露橈沿江攻東寨廖家樓盤入大山
諸賊斬周時泰等一千九百人自天門入南平縣大軍
駐大藤峽江口殲祿廟諸山賊駕舟入峽抵潯州水陸
夾攻武宣縣諸賊獲其魁韋保蓬傾巢舉落無噍類矣
大藤峽者有藤大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如徒杠然
其地以桂平爲前庭象州爲後戶右貴縣左藤縣若兩
臂峽以北巢峒星列道惡懸度猿引輒迷謬峽以南山
小廉寨諸村倚江路亦四塞諸猺好殺輕生憚見官府

通向化猺老結城市豪曰招主自稱耕丁招主賂官左
右漏師升峽巔四顧數百里在眉睫間得豫爲備諺云
盎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至
是道大通官軍拜舞相賀聲震地而故都指揮葛森妻
許氏告興祖十五罪
上曰大臣責在靖寇安民寧渠如是以兒婦人口罪邊
將非體也命自列興祖首實
上語都御史劉觀等宥之遷思回慮其可也又以興祖
言增置桂平平南十縣土官副巡檢各一員凡十五人
舉土人陸扶神等至皆用之流官巡檢相尋死瘴癘土

人習貫庶無曠官也蠻覃公旺寇思恩縣覃公新寇河
池縣僞稱都督屬指揮彭舉等爲前鋒而提兵繼入三
十六洞斬大酋韋天黨等二千七十五人執拘公新送
京師誅之已討宜山賊韋穩等夜啣枚行天雨賊熟寢
寤而驚失措斬七百人地遂平於普義里思攬村封屍
爲兩京觀諸峒長韋敬曉等率衆附
上謂兵部尚書張本人情貪生畏死蠻夷同之卿語興
祖體朕意字育諸蠻首左言之衆毋致失所興祖休兵
存金夷戢鈔暴嚴斥候設支閱卽水南立墟夷得交易
月以六日名之曰豐樂墟南丹衛南有城而南平蠻殺

通判張文郁江州土官黃志斌爲叔所殺奪印去崇善
土官知縣趙暹僭王執故左州土官奪印殺其母皆討
平之勅以五千人從成山侯王通征交趾通比失利而
交趾禮縣賊楊伯春合黎利賊僞威遠將軍入犯興祖
以都指揮孫聚兵協討遇於思攬村斬三百三十人
上旌其功交趾僞金吾將軍三萬餘人攻隘留關分軍
四道攻之獲僞威遠將軍斬三百五十人黎賊圍丘溫
聚爲敵樓飛砲神銃禦之賊不敢嚮邇城中糧少屬指
揮使楊政等往餉毋乏御史朱惠等奏如永樂中編戶
儲甲仗同巡檢司兵庇武守興祖應爲犄角

上謂兵部臣王驥廣西疲於交趾欵能虛內事外已之
而橫州及貴縣賊入欽州殺靈山知縣至馴象衛境興
祖捕得渠魁又勦柳慶府賊韋萬黃韋朝傳等黎利陷
隘留關興祖屯南寧不及赴御史奏興祖宿留逮下錦
衣衛獄尋釋之命祭夏禹王宋孝宗理宗陵南鎮會稽
山持節封代王二子爲郡王命領五軍左哨命同豐城
侯李賢兵部侍郎鄭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璿于通
州運糧二百萬石貯宣府大同興祖言運軍自通州至
懷來九堡堡四千六百人自懷來至萬全左衛七堡堡
三千人自萬全左衛至大同十堡堡一千五百人人力

不豫請以京軍三萬四千三百人視地遠近冥多益寡
上可之命捕畿內蝗命領神機營以馬不適上請給馬
五百有奇從視學賜坐聽講駕還奉天門受賀明日賜
宴後二年復命同諸勳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時勉屬
諸生講五經既罷設饌諸勳臣曰身受教就弟子坐惟
太師與先生抗禮諸生歌鹿鳴詩賓主極歡而退朝臣
傳爲盛事太師者英國公張輔也命兼掌右府事賜金
鳳胄金裙襴柳葉甲從幸城東閱師奏營軍十五司布
陣分爲外圍宜練東教場府軍前衛軍八千人爲一司
四面各四隊隊增長牌五長刀五砍敵馬腳遮敵弓矢

可徐置火器從之閹王振縱史
上出塞與祖與成國公朱勇從逴行殊遠勇覆歿鷂兒
嶺衆喪氣振強之進次土木虜突至我兵敗績駕蒙塵
皇太后命于謙爲兵部尚書謙劾武臣興祖文臣王佐
輩失律喪師褫其冠服請復之克副總兵守阜城門禦
賊已用爲左府都督同知守紫荊關築城造墩臺有差
景泰三年降鎮遠伯祿八百石已復侯祿一千五百石
天順元年命同魏國公徐承宗守備南京管中府事後
七年卒賜祭葬禮與始封侯同興祖軍有紀律或犧人
笠禦雨立斬之疾病死亡隱視備至居恒諜問賊山川

蹊隧部領器用所貪嗜畏惡何若以其人爲耳目爪距
故在兩廣橫厲無敗留後時預營墓安德門巷阿邀客
觴咏其中人謂之達長子翰字維屏當嗣少有高韻視
綮戟貂蟬猶纓繳也固讓其弟玘食酒可數斗醉不二
三喜讀書六籍之外百家衆氏投間而作目所關覽終
不忘喜爲詩興至搦管不能已已旁通繪事有吳仲圭
米元章倪元鎮風爲戲墨自署雪坡道人或曰雪庵中
人或曰雪或曰維周或曰怡樂不著姓名題荊棘曰都
無君子純是小人時王振竊權與回天獨坐等轔轢大
臣諺有頭搗蒜腿燒葱語翰識去就之槩蘊藉義憤甚

矣是以退身避地仕途悠心從好跌蕩放言殆古之狂
者與卜地金陵以葬戒其子不作下里僞物不封不樹
不用諛墓文地產紫藤蔭畝許子孫上冢莫審所在望
藤酹酒而已翰卒玘未及嗣亦卒復以翰子淳嗣侯淳
卒無子以玘子溥嗣玘字文度服食儉節而好接士大
夫游宴終日客無貴賤無留門者親修具食飲甚設鄉
黨有急則周之貸不能償者不責也淳好文有父風五
爲正使封晉魯肅周靖江府却靖江王贐王重之與諸
大夫國人爲詩贈別居無何卒溥字宗泰年十三嗣侯
憲宗命以朔望朝謁受學國子監同輩凡十四人諭祭

酒周洪謨嚴藹無惰通經史工楷法命冊封岷寧瀋肅
四府祭遼王弘治改元從耕籍田充三公五推祭告淮
王等府歷代帝王山川皆如禮命管五軍營右掖命坐
果勇營命佩平蠻將軍印鎮湖廣時年二十有九兵部
以溥與南寧伯毛文可用而溥更廉故有是命桑植賊
殺安撫焚其廨奪印去遁入銀山嶺溥誅首賊貰其黨
五百人獲失印五或曰盍盡誅之曰安撫倚勢以削激
之反可原也所活四百餘寨貴州黑苗僭王兵部尚書
馬文升請命溥討之溥以清平屬叅將趙晟以都勻屬
都督僉事王通各三路進溥與太監江悳都御史鄧廷

瓚營落下御史黃玹隨軍紀功溥議爛土賊之門戶迎
敵必於此督通爲橋冷水斬賊奪橋者僞都順王乜富
架傈狡鋒鋭溥使千戶陶佐舍人張虎詐之禽其父子
克九十四寨俘斬一千二百人晟由萬潮進俘斬四百
五十人破岑郎漫洞八十九寨俘斬六百二十七人苔
千上下都結諸寨苗曰大河天塹兵其如我何溥度河
深廣橋未易就督保靖宣慰彭仕龍等領鄉人隔河陽
好語之賊退募善游者登岸獲賊船我兵盡渡破四十
二寨禽五百一十人斬其魁阿屠故長阿藤以狥攻獵
白平孔十寨斬二百五十人都指揮吳庸陶英由石黃

諸路與泗城州舍人岑接土兵合于牛塲斬賊二十五
人乘勝鼓行而前俘斬六百八十人都指揮王寧高俊
等入鵞家諸寨山岕中劣容一人衣短後衣牽蘿以登
俘斬四百三十二人清平左右哨俘斬一百九十人王
通自雞塲移兵攻潘洞化從者千諸寨進至爛土慢丙
地溥移兵就之賊衆萬餘排柵九重竹笆三重開九門
一面絕壁一面臨江具筒櫓船二百爲逃死計前門差
平而狹道濘麘兵齊進賊矢石雨下鼓無退聲麘數十
合日昃矢石盡我兵發將軍神砲烟漲塞天賊惴恐仆
兵俘斬一千二十人自縊若焚溺者無算攻黎田黎稍

採平諸寨斬一百九十人凡克一百一十一寨降一百
三十八寨酋阿養死埋歹浦戮其屍土兵射死苗得銅
匣一內有印副使俞俊及趙晟等攻化雞諸寨斬七十
人僞總兵長脚引亡邸都定後山寨兵禽之降都定二
十五寨攻天垻管北禽僞都指揮保阿利等降密勇密
勾九十四寨土知府李克恭都指揮劉英副使吳倬等
攻朶羅大地硬寨俘斬二百一十人降谷定二百二十
餘寨置都勻府二州一縣勅褒溥功加太子太保益食
祿二百石溥初以旁支嗣祿給八百石本色三百五十
石折色四百五十石請如其高祖時數戶部執不許

孝宗特于折色內改支本色百石安陸州大雨迅雷擊城旗竿四散委地城垣廬舍崩圮大洪山水澁出蕩析人畜田宅雷擊吉王府端禮門吻并柱溥疏言初造吉府議費未及萬王少之奏遣內外官修如崇府材物數十萬銀米亦逾數萬歲役夫三萬餘工四年矣宜汰省以寬民繇舊賜郢梁二府田蘆洲長河湖課界分額則較然而侵倍之又併兼民田奪各王賜地勢必釀亂請下部議工可緩者如郡王例予之直聽自修無侵各王與民而給事中楊瑛等劾罷京營督帥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請以溥代兵部覆奏報可溥再疏謝病不允

趣上命督三千營去楚日士民泣而送之不絕于途

上見輔臣平臺議營帥去留劉健李東陽請

上自裁

上留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而去王鏞與寧晉伯劉福問如何健等對曰當問新寧伯譚祐較福如何東陽對曰祐似勝福

上曰祐但可神機營若團營宜別選朕將用顧溥溥如何健等應曰溥在湖廣甚宜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可兼神機乎東陽曰祐伯也名次張懋而以張偉副祐便

上手勅兵部尚書馬文升行之十三年命督團營兼三千營仍掌前府事溥持重馭下有恩紀督修禁門諸工事集而無擾乞歸葬母

上命弟淵代之疽發背

上命醫療命中官存問溥官三十年無長物棺殮不具諸勳臣賻之

上為賜米布有司部署其喪謚襄恪將吏聞者莫不流涕嘗役軍汲水灌牡丹有僧問水汲自何處路遠近若何溥知其諷巳也謝曰微上人溥何由知過君子賢之子仕隆字仲動嗣侯歲祿一千石本色折色半支其後

皆如之冊封遼府荆府不納私餽

武宗即位從視學陪祀賜坐賜宴如故事領神機左哨兼紅盔將軍命坐神機營兼掌府軍前衛事命充總兵官督漕守淮所條議南京衛所殷實運軍改快船諸役運糧指揮千百戶與管廠者改京操非制也遮洋兌軍應加耗米鎮江廬州二衛兌軍應加脚米高郵寶應二湖涵洞改建滾水壩而臨湖田多强家阻廢之管河管牐管泉諸部臣株守一方不以時巡行水增減為蓄洩計諸盜決者效尤相屬官守謂何定把總官總領儹運行移相見之體量陞都指揮以便行事湖廣運船通改

備木漕常州以東小河修閘座壞者在運物故官軍給
櫬仍存恤二年把總官勤慎無債者三年陞俸一級
五年陞署職一級一歲債五千奪俸半年滿萬降俸一
級三年滿萬降官一級有侵牟從重論總計三年功過
相準千百戶以滿千爲率罪止其身積債之害其因有
五債之難償其因亦有五乞許納長蘆鹽百引回時變
價鹽本令債主自上亦兩利之道也修惠通河置船袋
運京糧守凍官軍糧於耗米支給所運糧改入通倉發
空船速回修艌運軍糧必以時如額行給禁榷關苛留
運船帶貨者浙江總船屬北關主事主之督有司逋借

水次糧督衛所補軍有司補未支月糧有司以徵糧違
限罰則宜豁運官上糧違限罪禁通倉官役阻詐運軍
漕運理刑部臣事宜關白凡二十許疏皆報可群盜焚
刦運船自劾罷不許部議運船凡一萬二千船取一軍
把總官分領防送而仕隆等分地巡督爲逆賊劉七等
蹂躪江南北仕隆扼其吭大砦狼山之捷賴之
武宗南幸下徐州所得魚鳥以賜人一臠一毛必金帛
爲謝漁清江浦累日南京河南山東江北文武官戎裝
徒行無復威儀江彬月傳旨徵索捽胡郡縣長吏緹騎
四出至民家園奪鷹犬珍寶古器稍拂之三木囊頭莫

堅其命通判胡琮雜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如
部吏仕隆獨不爲屈餽不過筭器食彬怒數螫之仕隆
與守臣迎
上廟道口集
上顧語仕隆無誤漕亟還治而彬嗾嬖幸言總兵府有
兩銅屈戍重大郎大內不如也
上至淮安屏侍衛步入城幸仕隆第無何有遂行以平
宸濠有聲援功受賞
世宗卽位命鎮湖廣在淮十餘年餼廩外無妄取舍中
兒言不出閫漕屬請寄不行都御史潘塤謂隆有大臣

之道四寬而不脫略慈而不姑息明而不訐小過才而
不見矜色淮人遮道泣送立石識去思焉尋命督三千
營掌右府京師地震以人言辭免
上優詔留之奉安
孝惠皇太后梓宮
上將幸承天手敕加太子太傅諭掌中府事司九門筦
鑰請申明永樂戒諭武臣榜文
上曰祖宗訓告諄切恩意深厚承平日久嗣者若罔聞
知曠職怠事兵部行天下申諭本府刊印給各官舍誦
讀賜誅叛罪人寫亦虎仙等妻子爲奴同禮部九卿大

臣議考
興獻帝及祔廟大禮世廟神路泰冊寶上
章聖太后尊號迎
獻皇帝神主安觀德殿
上率羣臣上冊寶代告郊廟而有王邦奇之獄邦奇傳
陞千戶也遇詔削級詔出大學士楊廷和手望之比奏
復舊物又爲兵部尚書彭澤所抑因詭上書言哈密失
國由澤督甘肅軍時啓釁及廷和詔殺寫亦虎仙所致
復言大學士費宏石珤俱廷和黨夜過一淸問計而廷
和子兵部主事惇匿舊牘無考驗其義子侍讀葉桂章

壻修撰余承勛澤弟沖等交通請托詔下惇等獄命仕
隆與廷臣會鞫給事中楊言奏邦奇修私憾飾姦言詬
大臣惑聖聽宜正刑章
上怒逮言併問仕隆等覆邦奇假陳言希進虛妄無實
上以仕隆等徇情庇護切責之而黜謫楊惇等有差仕
隆稱疾不朝從願賜骸骨歸
上以三千營務命遂安伯陳鏸暫攝而掌中府如故明
年卒贈太傅諡榮靖鄭曉吾學編云余覩彭楊林徐四
家名臣錄贊何其略武將也因稍述所聞銓次其事令
後世得覽焉撫寧侯朱謙懷寧侯孫鏜定西侯蔣琬襄
城伯李隆新寧伯譚祐鎭遠侯顧仕隆啓封嗣秩並著
聲猷語在異姓諸侯傳中子寰字君錫父嘗教之吾以
淸白吏子遺若若不能以淸白吏事父耶始在髫髻欲
厲風迹旣嗣侯命坐五軍營右哨命管紅盔將軍給事
中魏良弼薦之命僉左府事命坐鼓勇營命僉中府事
命冊封周府命守備南京兼掌中府事故事三法司五
年慮囚正統初遣司禮太監金英秉筆後爲常張蓋列
騶騎至大理寺升高坐南向尚書都御史侍坐御史郎
中以下奔走左右嘉靖十六年特以武定侯郭勛大學
士李時夏言理之勳臣閣臣會審自此始也體稍正矣

南京則勅命寰寰詳讞得情釋重辟十九人人稱平允
江水齧城詔祭江神以修　孝陵工賜銀幣已命充總
兵官督漕運鎭淮安三辭不允其時運船避梓宮及河
決阻凍二千九百來春還已過運期且各省災糧必逋
請免運一年約所載糧可九十六萬石許被災州縣折
銀正兌石七錢改兌石六錢同米輸太倉從之又上七
事有司不得于兌時逮軍誤運運官完糧後候交軏席
等事不得坐誤期旗甲必有丁力人戶棄船侵盜諸罪
并坐輕賫銀至京方給過起剝將米賤糶臨倉多負宜
聽總運覈實動用倉糧用刮鐵收受禁高下手多增每

厫席六千可殺其半易銀入庫官軍有犯漕司專理無他赴告給事中王交劾寰贓萬計下巡按御史驗不實交尋以計典謫命寰僉右府事命坐神機營乞假葬母命馳傳行復命督漕守淮已改鎭守兩廣與督臣應檟議兩廣用兵有三日大征日鵰勦曰截殺截殺最難而得功最眞鵰勦次之大征濫矣然必請命與師凱旋奏捷有升級之例鵰勦截殺事出不測不請命不奏捷不錄功斬一人財賞一金俘一人財賞二金至摧鋒陷陣奪門斬關運謀用間功悉不錄請如嘉靖初部議增賞許陞無輒調土兵示弱長驕

上從之所選衛所兵萬人悉勒習戰矣桂林平樂猺殺知縣張士毅傷百戸曹恩寰討之俘斬四百八十人已討七山賊七山居蒼梧岑藤三縣中阻山二百里弘治以來四征不克寰治兵以征西爲名至潯州還潛入賊界賊棄巢遁戒無仰攻覆諸山下夫屯晝夜浹辰賊饑盡蒲伏降復命督漕守淮鄭曉爲督撫與寰同心共濟所議十二事俱著爲令曉移書司馬聶豹顧鎭遠廉靖端殺漕務非此人不可某得爲佐幸甚久任賜璽書增秩可也寰議濬新莊閘以下百里河通漕募官兵分守洋麻潨雲梯關廟灣東西海所倭不得入已命總督京營戎政初正德中大閹監京營兵諸勲臣唯諾恐後後以幸臣言集九邊梟騎數萬人京師號威武營

武宗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爲帥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與武定忤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掊尅鉅萬尋得罪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鏸代虜警益急團營見兵少選三萬騎聽征號東西二官廳各總以都督一人餘則元帥中貴家役屬之奪其精矣庚戌虜大入京兵出戰死者萬人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罷希忠鏸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爲

之設侍郎一人協理併十二營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叅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叅將六員神機營如之鸞奏調邊軍數萬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其掊尅如勛亡何鸞敗而襄城侯李瑾代俄卒平江伯陳圭代圭卒以寰代命下兵手額相慶也而鄭曉爲協理於寰至深寰言營兵遇免操月勢渙難集請留五軍營正兵及標下兵四萬人分四班班得萬人每月番上一班駐京月加糧二斗脫有急萬人可立致從之給事中游震得等議京營諸衛雜配各營多寡叅差請以大小衛所兼配

一衛專隸一營兵部覆從之寰言五軍營選正兵三千
餘爲備兵分强弱二等神樞神機兩營亦然若序衛順
營必改隊伍秋防在邇兵將不習
上日寰言是兵宜如舊諸建白窒礙難行者部臣毋依
違題覆當是時部臣不敢違科臣而營臣得執之假令
在今日簡搶擊不勝不休矣則
聖皇之明威可知也已以修朝門工大營兵力不給請
以京衛官旗募夫視傭厚薄爲等甦軍累工部不從老
弱者俾自雇倩有司勿與知可也京營兵聽征每枝三
千總督標下四千不足兩枝寰請于備兵內選二千爲

標兵分兩營增將一人與坐營官備策應又議四事八
月至十月各工軍回營操練外衛秋班軍先期赴工所
備兵歸伍以其馬兌聽征官軍各營馬駑瘠者責之省
芻秣報可萬壽宮成賜諸有功者加寰太子太保又議
九事營將簡兵武藝精者備調遣膂力强者備教習老
弱者令替補戎政大臣同巡視科道會選冊送部各營
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有闕酌年資及營分以次補可
杜夤緣之弊置食糧官軍籍營中據以稽覈衛中據以
支餉精兵秋操支糧六斗其次半之損馬第追樁銀免
比較掛號及年終恭奏營軍不當復與民算事所犯非

大故有司無輒收繫通州新舊遊兵二部選三千人設
中軍千總等官分隸之仍聽佐擊將軍指麾餘悉歸備
兵營巡捕兵馬故隸京營自增設給事中叅奏不及矣
宜歸兵部主事隸京營科道損馬必行叅奏其年終舉
劾將官惟視賢否勿泥成數又議八事選營軍一萬八
千分六將領熟演火器將官與朝臣無相涉者處以賓
禮中途不必引避募兵逃例不補病亡者補以壯丁被
罪者許自首復役諸獄或跡涉將官必會戎政二臣即
訊行工部造兵車止則爲營行則爲陣甲冑弓矢必預
稱娖列營守城官軍必預編列兵部覆如議復請發營

兵出防邊
上勅兵部尚書楊博詳計之博言居庸鎮邊二地以懷
保爲外藩去京師不百里有警朝發夕至而以薊鎮邊
兵分戍二地兵力減弱請以京兵戍二地薊兵專守要
害古北冷口此爲虛喝彼得實濟然大舉方爾無以小
警張皇糜餉
上從之復以博言諸勳臣嗣爵未任事年三十五以下
及應嗣者選京營學射受孫吳兵法百將傳諸書巡視
科道歲終以勤惰勇怯具聞勳臣之入京營教習自此
始也虜自牆子嶺入京師戒嚴詔寰以營兵布城內外

而於東北二方選鋒銳當之
上手諭閣臣徐階問諸文武臣優劣階對顧寰雖非將
材然娖娖廉謹未見有可代者京兵驕惰久不能殺賊
而能犯上叅將張琮以軍不候操畢先散用箭穿耳諸
軍遂譁寰再三譬曉爲叅張琮後已
上復諭階如不必侯伯或有人否階請會官公舉
上曰既無勝寰者可命寰恤練兵卒別選一二戰將備
緩急給事中辛自修劾協理都御史李燧外僚越遷望
實未孚宜別用而勑寰洗心滌慮仰報殊恩
上下吏兵二部議覆宜如自修言

上從之復報階曰京營總督不必增即以副將名選用
亦可寰以故得不代
穆宗即位視學陪祀賜坐聽講賜宴加故事耕籍田克
三公五推會巡視科道考三大營將領優劣旌黜之已
巳秋九月
上將大閱寰請修廳臺及補扈衛官軍駐蹕之所厰衛
五城加嚴遊徼命文武大臣守諸門命恭順侯吳繼爵
安鄉伯張鉉吏部左侍郎王本固戶部左侍郎劉自强
分閱諸校及軍士御史何程劉堯卿王圻蘇士潤監射
英國公張溶祭旗纛神諭寰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

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壯爾等其勉之駕還樂奏武成
之曲是日也天宇肅清
上韎韐莅師步伐止齊不爽不揚故老快覩曠典云寰
等率將士表謝
上御皇極殿受之百官稱賀兵部上大閱將領侯伯錦
衣衛官一等六十六人二等十人三等五人恭順侯吳
繼爵等亦上所分閱官兵次第賞罰如例仍賜寰與協
理侍郎王之誥巡視科道李已劉思問銀幣又諭寰等
無玩愒廢事無姑息長姦無營私撓公無苛刻擾衆使
部伍克實士馬精强訓練不爲虛文征調皆有實用庶

幾重根本之勢消㜸孽之萌以稱朕作六師至意已諭
禮兵二部扈從執事并戎政官自二十六日始予假三
日軍免操五日寰等奏三大營官軍不滿九萬視初設
兵數才三之一議以各衛原額營官軍悉爲清勾務滿
十萬不足則以先年召募逃故名額補之詔如議復命
督漕鎮淮勳臣四領漕政寰一人耳即文臣陶琰以正
德五年九年十五年三任亦僅見也御史楊家相劾把
總李天祐等贓穢寰亦縱僕訴求兵部覆寰廉民戶知
之今未履任何至是
上命供職如故而罷天祐等運河厥淤漕舟不時至詔

奪寀俸半年寰以老疾辭許之復命總督京營先是大學士趙貞吉奏京兵分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嚴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勑掛印命將閫外事巳則繳勑納印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仍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一總兵統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餘如貞吉言命恭順侯吳繼爵都督僉事袁正焦澤爲三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以疾辭爲言官所糾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繼爵領五軍各設文臣提督爲右都御史曹邦輔劉燾陳其學頂之

復如嘉靖制而寰仍爲總督云御史王宗載劾寰年老才庸請罷任初總督缺久中旨特用寰覽疏怒詰宗載奪其俸寰移疾致位不允後以都給事張國彥言始命閒住明年命掌左府事

今上七年力請老

上曰顧寰清慎三朝耆舊無更煩以事聽辭任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優異之勳臣免而加恩昔未有也九年卒年七十有九寰修髯闊額豐頤方吻端重不苟言笑孝毋矝敬養備至出鎮留其婦與弟侍單車就道所共事文武大臣數十人久而敬之無間言士卒承其訃皆泣下時英國公張溶亦卒與寰俱請謚宗伯徐學謨曰溶壘而寰清若卹謚與溶同何名彰癉贈寰太保謚榮僖開國時文武臣弁用而武臣事權居右後雖右文兵寄則武臣任之在勳臣專制尤重仕隆以前加職所奏率自達寰亦間有隆慶以來勳臣不出鎮惟黔國守雲南與京營漕運三人耳事不關決拱默尸祿彼其之子故焉能爲有無也論者求多於寰方之近事寰詎易得哉

宇仕隆次子宇君器初仕隆官京師謂先墓無子弟爲主命宇家揚州揚州都會人競華侈宇寒一裘暑一葛與婦糲食相對或嘲以田舍翁行之自若從父無賴者

操之甚或避不校或諷曰獨不可一言直乎曰直之易耳不欲傷吾同類泣隨語下寰疏請勳衛序當及宇宇固讓弟寵老頗佞佛焚修不懈寵字某廣額豐下彊項不受挫于人燕客不踰數盞酒數巡而止不濡酒寰督漕淮上宇守墓祀毋留養京師寵事之以孝閒寰無子筴既嗣侯五析遺產以四畀諸季父昆弟躬取一焉人皆難之侯六月典殿前大漢將軍賜蟒衣侍經筵劍履上殿收僉前軍都督府事典禁直官軍軍虛冐牢廩而驕承光飾之軍容改觀祀 獻裕二陵冐霜雪歸病矣

久之言者以老病奪所領職奉朝請踰歲乞假歸江都視先隴給傳行再踰歲還朝復請休沐杜門不關時政又七年卒居父母喪執喪禮友于兄弟睦于子姪宗族藏書萬餘卷弱冠游郡庠卒業南雍七試有司晚年語人吾冠蟬佩玉貴矣使得一挂名鄉薦書豈以此易彼哉子大禮嗣承學字仲子字思敏鄉人私謚爲貞白者也少治易爲郡諸生恂恂若寒畯士省兄京師屬當爲錦衣勳衛兄具奏請學辭兄曰世臣支裔稱勳衛虛名耳義嗣者爲正自義嗣外更許子弟一人爲勳衛惟二公三伯一侯侯則吾家列聖殊恩何敢升髦棄之且無

以明祖德乃就除未朞年乞歸與故人徒步入里門侍御史按部過之避不見明日再過將有咨問佯以他語對褎卒諸昆弟取諸卷握物學獨收圖籍及本朝典故先世遺文少師郡諸生徐蓁蓁峭覈爲方年七十貧甚奉養斂葬備禮所知死無歸爲主治喪兄請告還里朝夕依依如童時病則嘗藥問卜禱神如事父事嫂如事母末年語子大猷吾見唐人長孫氏鳳池曆柳氏序訓載無忌歷官本末公綽以下內外事迹若家世子孫其書不傳當以言之無文故惟司馬子長史記世家千載弈弈如新士諷誦不衰吾顧開國承家于今十世朝議

正修國史倣司馬所論著以俟金匱石室之采力不副心篋中書具在孺子嘐嘐好古無忘爾祖圖之此其時矣長子大德字懋昭生而失母王母育之王母病晝夜以指畫心遶屋而走斷葷血危坐一室誦玉皇消災經日幾百過或跪或拜或號或泣手攡一籌云爲王母禱疾則痼成矣祖母卒癇遂厲或跣而入市遇人輒嚙其面臂不知也入居王母喪則否吊者異之無何殤次子大猷字所建嗣勳衛官爲故相陳于陛御史大夫沈思孝所知朝鮮中倭王師問罪平秀吉草疏願從征得比正統間郭定襄登以勳衛奏麓川騰衝之捷既而封議

成不果中官四出採卄督稅而間用錦衣衛官或固要大猷往大猷恥之遂乞歸詔給傳行結髮游學閎覽博物嫺於辭令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所述九世事迹及勳臣家外紀廣陵文獻紀累數百萬言又游秦晉討論邊政及漕鹽諸議有奇瑋倜儻之畫策焉語具南湘外史傳中子九扈沖年心精詞綺郡邑長吏亟稱之成之後五世有淵字宗本玘次子以兄溥平都清鑾授錦衣衛鎮撫復以功擢副千戶卒無子以溥子仕忠爲子留家金陵子孫居先祠中諸遺像外無何有也八世有信家貴州萬曆癸酉舉人知雲南霑益州貴州普定兩衛世

原缺

第缺第一、二葉

千億如侏儒坐飽囊粟無短長之效卽行如曾閔如游夏誰與登文石涉赤墀展平生蘊抱哉術首吾邑合毫沉吟空自苦耳于時許中丞康太史有玉臺金臺之韻所製新聲絲肉競奏公妙得其解分刌節度細極黍絫雖少年絕藝工師老伶微有乖越指示莫不心服關西人謂爲絃索董狐性好客客日滿座衆酒藿肉爲長夜飲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士雖貧賤徒步引與鈞禮尤篤宗親周旋緩急專以振窮乏爲務食犬豕之食衣牛馬之衣者飲酒醱地皆祝延之公酒酣以往大叫摴蒱一擲百萬左右爲駭曾不顧問醒卽如數相付或稱

貸以給人稱公長者而生是窮矣從父無子公當爲後稍經理其故貲貲乃日起豪奢日益甚先是客睨公橐亡何有掉臂去比復來或自訟公仰視屋而嘆富貴無常忽輒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自我失之自我得之等耳君不見蘇季子乎卽嫂與婦前倨後恭何論他人事後父母朝莫定省奉養盡志盡物與偶惠恭人和而莊念所生父母早逝歲時伏臘若驚新告出入淚下沾襟古人所謂希見親不在已數十年語及輒涕者豈不難哉藩祿不給朝遣使與諸宗計便宜公言泰王當成弘時王祿歲萬石將軍中尉六等不滿三百歲食七萬金今人且踰千歲食十五萬金度支日詘久當若何人無四民之業不知稼穡艱難祿入緣手盡請以七萬爲則均給之下知限制不恃豢養横費上不虧主恩使者還報朝衆韙其言晚年屏居郊坰與三老田夫爲布衣交見流泉而喜曰是順理而行似有智者動而下似有禮者郭防而清似知命者自署野泉老人謝遣他客獨諸故舊月有會修無算爵卽閒居亦獨醒一夕轟飲覆掌中杯而卒孫誼漪誼余曾孫存林有文行知名于世舊史氏曰語有之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功名野泉公獨行一意不以

得失關懷視門客去來若蚤虻之過前也濶達大度蓋孟嘗君廉頗翟公輩所不及皮相之士不目公爲博徒酒人幾希見爵位而無實者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余于其答同舍復朝使語蓋重有感焉

朱恭僖家傳代

成國恭僖公朱輔莊簡公之子平陰王之孫東平王之曾孫也東平崛起藩衛贊
文皇帝中興之業平陰以土木難死忠義聞於天下迨莊簡三世矣遭時承平不獲以功節顯獨被服道術兢兢於當時之禁云

敬皇帝九年爲弘治丙辰嗣封

毅皇帝十一年爲正德丙子掌中軍府是秋虜入白羊口京師震恐詔遣大將往禦之諸將皆紈袴子不習兵相視莫敢發公獨毅然請往

上壯之命佩平胡將軍印以行閒虜退纔還人始稍知公可備緩急矣明年丁丑守備南京寧庶人反有端遠近聞者計莫知所出公與司馬喬公日夜畫攻守策賊覘知有備不敢犯未幾就擒辛巳召還京會

肅皇帝踐祚奉命册封韓王歸病卒

上輟朝一日贈太傅謚恭僖諸賻祭營葬如例正德時

內外虛耗羣盜因起乘輿方爲八駿萬里之遊彼黠虜者豈能一日忘南牧哉然卒逡巡不窺內地知有公等在也寧庶人發謀始事所睥睨金陵耳假令非公居守公卽不交驩司馬有如萬分一士卒不豫附內訌而起其爲患詎易言不待兵刃矢石之間而功在國家矣公位上公衣食雅素無貴介靡麗態尤喜吟咏居嘗臥槐陰下操尺牘誦習如童子或時與姊婿李文正公相倡和使韓過函谷遇牽青牛者市以歸其好奇類此論曰

余蓋有營制疏云

高皇帝監前代強臣握兵之害以內外兵分隸五府府有正有佐三人

文皇帝北伐旋師結營團操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號三大營實皆五府兵耳故有五軍營之名正統變爲十營弘治加十二又增東西官廳然舊營中尚有老家軍之籍五營名自在五府意猶存也府各設將事權不偏營各統兵分數易明將將將兵計莫善於此自仇鸞貴幸分宜附邑請特設戎政廳內外兵悉授於鸞而

二祖分營分府之制漸盡矣賴天幸鸞亟死不則國家之禍寧在虜哉繼鸞者多避忌而不敢練以一人掌十萬兵而不能練眞同兒戲矣誠如舊爲五營以五將練

之仍以文臣覈之兵練者擢不者斥免賢不肖強弱易見互相奮厲兵必可用有警然後擇大將佩印出師事竟則將歸於朝卒歸於伍此

二祖良法美意也當事者於禮節等威處置失宜浮言肆起卒從寢罷夫功臣後裔生有師保之尊沒有贈謚之典累世皆然惟成國一家恭僖易名義取敬順事上小心恭愼令當今戎政能復毅然請往如鄉日意氣耶

余爲公傳竊拊膺三太息焉

顧貞白家傳

周書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安逸樂而心誇矜勢

能之榮俗之漸民久矣顧氏先有雲坡道人者辭侯封
其言行大要洸洋自恣以適己至其孫貞白去勳衛如
釋敝蹝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繩其祖武殊塗同
歸豈非漸陸之鴻羽可用儀者哉作貞白顧公傳貞白
顧公者江都人也名承學字思敏別號邗野其先楚湘
潭人勝國有千一公賈揚州遂家焉其父百四其子萬
一皆贈夏國公夏國公名成從
高皇帝行間累官至都督僉事著功于貴州爲最
文皇帝時封鎮遠侯卒贈公謚武毅傳五世孫溥嗣謚
襄恪溥子仕隆嗣謚榮靖仕隆長子寰嗣謚榮僖次子

守從家京師父以先墓在揚州屬守歸奉祀守三子伯
承光季承烈仲卽公寰卒無子以承光嗣侯而公少治
易爲郡諸生是時承平久侯家子日爲飲食而無事類
多白癡或生貴甚走人於庭避人於涂廣陵都會萬貨
之湊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高貲賈人華侈相
競大家雖滲樂而從之三者往往而是公獨撙節退讓
隆師親友無羞亟問讀書談道恂恂若寒畯士郡諸生
徐纂伉厲守高詘指而事之北面受學馴謹儒雅名騷
騷起鄉校中矣初娶於何生子大德何蚤卒王母徐夫
人子之徐夫人卒大德晝夜哭遂病狂易跣而之市嚙

市人面入居王母喪則否頃之竟死公哭母復哭于毀
矣繼室王夫人生子大猷王父抱之喜富貴所自有所
不知者子孫也手書壽孫二字貽公公櫝而藏之朔望
禱於祠吾大人長撫此負牀之孫分甘繞膝爲歡也父
卒哀倍喪母時毀滋甚見者心傷之久之省兄京師屬
當爲錦衣衛勳衛兄具奏請公辭書生文弱安能勝其
任而愉快乎兄不可凡世臣支裔稱勳衛蓋冒耳義嗣
者爲正然猶家戶所有自義嗣外更許子弟一人爲勳
衛惟二公三伯一侯侯則吾家此
列聖殊特恩數也曠而不居隱君之賜且無以明祖德

公乃就除平晝閒居喟然自嘆不見柱山之木乎年已
長矣苦夫匠人以繩墨按規矩刻鏤我者不能朞年乞
歸與故人徒步入里門邑長吏以輿隸來不受令家僮
舁籃筍而已侍御史沈公按部過公固謝不見明日再
至強而後可將有所咨問公陽爲不省以他語對沈公
益稱公長者不容口勳臣家監奴恣睢市井人不敢忤
視公繩制嚴道遇桀傭乞子必讓不者重則逐輕則朴
榮僖之卒也諸昆弟悉取珠玉錦綺公第收圖籍及先
世遺文國朝典故故公藏書爲富嘗語大猷聞之
高皇帝御奉天門見侯家子爲散騎舍人者衣新衣問

曰直幾何曰五百緡責之曰此上農歲入也而曹不織
而衣作法於奢災及爾身何日之有余自少至今非接
大賓未嘗去布衣食常豆飯藿羹惜福當如是耳然所
識窮之多方周之不厭其數稱貸者不責子錢或併還
其券歲凶餔飢人掩暴骨不可勝計師徐恭學使者試
上等當受廩其婦翁周龍亦當廩而名在慕次慕讓之
後竟不偶年七十貧甚授衣授粲沒爲斂葬心喪三年
四明諸生余紹元會稽簿李憲章死無所歸爲治後事
而復卵翼其子居朝不好面諛貴戚有勢在已之右不
欲加禮居鄉當孔道貴人往來雖故知不通謁婚姻有

以富盛自矜者不能忍見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
之士數十家甚不喜詆者言政議直指舉人之過事已
輒歡如故不善酒或強灌之面赤倦臥而跣手談同好
張東海何夢元以此日相過不較勝負取自遣耳兄嘗
請告還里朝夕依依如童稚時恣所欲以順適其意病
則爲嘗藥問卜禱神與事父同事丘嫂胡夫人與事母
同兄還朝與弟送之南譙中道流涕有頃而後言曰日
者見兄燕邸殊不勝勞今年至體力復堪此乎願言自
愛還而視之去而顧之左右皆動色三年春弟生日置
酒爲壽酒半慼然曰人生如寄遽廬傳舍非可常守也

客怪其語不祥明日飲友人所吐黑水如墨數十百方
療之不起其性友于兄弟乃知前所云然正永訣耳四
境之内薦紳以下至長輓者故畢曰顧公君子人也而
其賢者按謚法不隱無屈曰貞外内貞復曰白與公生
平合私謚之曰貞白子大猷夙惠既受書則命之曰其
人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孺子毋以敏而不好學倪
寬帶經而鋤路生截蒲而書黃霸桎梏受業甯子夙夜
倍功豈賢不若人哉學固不可鹵莽滅裂爲也已而善
屬文則命之曰毋多奮辭而寡可信古之作者帝王公
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可以尊君

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是爲
大儒已而多少年遊則命之曰器惟求新人惟求舊鄉
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之
耆艾而惇尊嚴而憚誦説不陵人意知不愈於後進乎
最後見大猷讀史記又命之曰太史篇終自序廢明聖
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士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余先世開國承家詎出漢功臣侯下頗欲倣
龍門爲表爲世家以詔後人忽忽不就是在孺子篋中
藏書具在吾且待于而瞑大猷爲勳衛不半歲歸無忘
公所欲論著殺靑且竟矣舊史氏曰宋子京傳隱逸以

挈治世具弗得伸或峭行不屈於俗其於爵祿汎然受悠然辭者爲可貴非夫謭薄枯槁而驕語巖穴者也余見顧公遺像廣顙美鬚神姿高徹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可任棟梁之用三讓而進一辭而退其視朝市若將浼焉方之古人於貴介中何幼道謝宣遠之流與郡乘傳公篤行士林謚公貞白不虛美矣

高司徒家傳

太子太保高公燿字子潛其先小興州人也明興徙實畿内遂家清苑傳七世爲霍丘令顯宗生公公少有成人度弱冠舉進士縣官方事土木神仙對策直言無隱

當事者恐得罪不以聞然猶寘上第除虞部主事有清江漕艘之役蓋利藪也用廉智自將改銓曹累遷爲文選郎所拔擢皆民望遷太僕少卿會虜內侵烽火達於竹宮入衛兵四集所需馬倍常額公給用無乏遷光祿卿其僚與中貴人相水火中貴人誣奏之詞連公客語公宜善自謀公不可身爲正卿事與官屬共之何得自免且吾安能爲閹寺左袒有詔就吏訊卒如初因受罰調叅政河南居頃之遷南太僕卿順天府尹南戶部侍郎已爲北戶部考最壽爲其部尚書而諸殿闕災

上御西内征繕禱祀日繁北虜東倭數爲患軍興迫遽事亢政重歲賦詘十之五

上益明習天下事齋居淵默雷聲大臣數被譴司農無當意者朝不及夕公精知畧咸當窾會所建白計處國用八事黃冊事宜十七事漕運六事理財十四事應詔陳言八事定經制十事疏軍餉六事覆條陳五事國體人情斟酌損益交相得也

上悉公朴誠倚之如左右手寵禮有加特命郊廟視牲者三代行祭告者二十有五賜金幣不可勝計謂其有成勞也晉太子太保冢宰歎

上秘問閣臣燿何如卒不得則有故矣公外若易與而

中實毅然卻

上盛怒督責不爲動嘗被手勑取雲南新錢執奏非正供又取鹽引銀十萬公言鹽課六十萬餉邊猶不給何可他出無已則以五萬進

上詰問鹽課歲百萬何不給之有公復疏其詳委

上乃已御史言倉場召商事多盩情實公格不行御史大失望而

世宗崩

穆廟初年有所更置憾者乘之公不免人言歸矣歸二年遭父喪祭葬如禮

今上御極洊更諸大慶存問故老有司數以公應詔築室城東隅種竹蒔花嘯咏其中當路先修謁者始出報謝無所造請或以專谷公闗一邑利害如建麗譙廢條鞭審馬戶侃侃進言鄉里德之行年八十有五而没所著高太保集藏於家子七人以科第起家不專繇任子貴也孫二十有二人其三孝廉子姓多且賢纖内談族胤者高氏無兩焉伯子奎以令高第擢州郡守與余善

舊史氏曰余偕計時從道上望見公七尺魁岸脩眉廣顙而豐下美髭髯後謁公里居言論風旨務歸長厚先進君子也嘉靖之季司徒則公司空則豐城雷公

上所倚辦最重司空雅文辯惠公質厚少緣飾其區畫調劑良苦好事者不設身處地求多於公過矣國家文臣一品改玉往往得之遲暮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故閣臣也六卿獨公一人三十三年至其子孫之盛殆有過之天所開右非偶然矣

耿恭簡家傳

耿先生名定向字在倫黄州麻城縣人也春秋時以國爲姓至漢名臣相望子孫散處江淮間迄明有國寶者擕仲子必安從

高皇帝起義以功授濟陽衛千戶伯子必順卜麻城之太平里家焉五世爲鳴甫公大振六世爲靜庵公金生先生及仲子定理叔子定力季子定裕鳴甫公父子雅行躬耕里中目爲隱君子先生生而明慧甫脫襁抱即朝夕王父側不離王父時置之膝上一日問曰人何者爲貴遽數之極公卿而止更問其上曰惟聖人耳先生拱而對曰兒他日當爲聖人王父大驚此兒定非凡流七歲王母李淑人卒哭之哀既葬歲節必展拜其墓十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里而遠聞王父訃奔歸哭聲不絕哀感路人二十爲邑諸生邑令金勿銳敏而未練事

都試諸生先生具白利害幾五千言令奇之拔第一人久之舉於鄉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奉使者再稱不辱命詔選臺省官鄉人馮公爲少宰諷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已授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當國其黨吳太宰鵬爵無厭臺省嘿嘿取容先生爲太宰彈事語侵分宜

世宗斥太宰而分宜疑畏遣人偵先生所往還姜廷善胡正甫諸公皆補外知交屏迹先生不爲動其年巡東城嚴良賤輿服之等謹閭里童蒙之教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人已按甘肅著巡夏約法三章七月改視南畿學政所舉藩臬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

孟公蓀性方伯趙公希夔爲世閒人而司馬王公崇古
負俗之累先生特異其才推轂之卒立功名邊陲閒往
御史出分宜宴好有加幣希千金謝先生第爲尺素書
報因以二人薦其一爲江陵相此異日可以代公其一
爲羅維德此公卿人中不食烟火者尋分宜敗門下客
盡亡匿獨維德數過存之分宜嘆曰識君晚矣向耿侍
御爲語我我何顏見二君已抵南畿毅然以斯文爲任
斥名檢黜浮華隨機立教賢愚僉受其益又建崇正書
院著會儀遴十四郡髦士羣而教之而令太史焦君竑
等領其事士習爲之一變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廉其

清鯁薦之徐文貞公召爲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旨下
獄先生草疏申救文貞曰是愈機也乃已新鄭相與文
貞郤御史齊康阿邑詆文貞先生慨然邪正消長之幾
安得無言露章按新鄭罪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
甚於圮族趙璟搆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唐宋覆轍康
之劾輔臣也僉謂其喉之不斥必且亂政
穆宗爲諭康慰留文貞而新鄭不能容矣都御史御史
在外舉刺率會同無異議撫臣謝公疏論維德先生及
兵憲王公道行先生疏白之撫臣職在肅吏治見吏治
之弊故其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見人才之難故其

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已寓書文貞曰閣下獨
爲意江陵深相獎挹誠爲天下得人顧其性喜偏淡吐
握之勤不逮閣下十一願更與進焉反覆數千言拳拳
以推賢援能爲意已晉太理丞尋乞告歸文貞既謝新
鄭起田閒攝冢宰事快其宿憾諷先生判廣西橫州二
年新鄭敗用臺臣薦起歷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
院事江陵初執政屢省率作其流苛急少恩先生規之
不相入尋遭母喪歸奉太公居龍灣莊竭力耕田以供
子職菽水日之不足也服甫除而江陵因人望以故官
起撫福建先生疏辭不報太公更㢮然乃公方健食何

害趣治裝爲舍涕入閩先撫臣臨武劉公以閩濱海卒
有緩急何所得兵食榷商稅課積逋清隱田稍稍羸矣
南海龐公悉罷之先生竅益其中兵民胥不病而方田
之令下手模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意匠八法布之不數
月報完事集而民不告勞已一官民則立條編籍凡田
口所應輸庸調錢穀窮鄉細民得知其數猾胥莫能高
下手修保甲鄉約法輯小學新編閩訓禮纂以訓誨之
賊林道乾四出剽閩廣閒勢張甚而東埔諸寨酋爲聲
援我兵得銅銃一是東埔鎮器相傳言失之者災酋憂
懼不知計所出先生紿獻賊腹心刑我兵陷沒者數百

人乃以歸之酉踴躍如命賊遂不復犯閩界閩人頌之先生不自以爲功受賞最下已遭太公喪歸所舉令中丞鄭公汝璧輩皆有公輔之望而爲當路所猜嫌者識者述之服除則江陵已沒臺省連章薦先生起左僉都御史尋晉左副都御史皆佐院事陸莊簡公爲御史某所誣先生上言光祖耆舊未可輕弃而新進好事者爭搏擊爲名高先生陰劑之甚者廷諍之保全善類甚衆巳晉刑部左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再乞休不允以御史諫言不合體例引咎求退并申救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太周公繼部議持先生言是又言先生道義

禔身忠直許國立朝大節中外倚毗不宜去先生年漸高復善病去志曰堅獨閹張鯨熒惑儲議未定義不忍坐視因上書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官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其後罪則諸臣敢怒而不敢言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心知國家有隱憂而不盡言冀銷禍萌一旦身塡溝壑目不能瞑書報聞而先生求去益力召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復辭凡九疏始得請既歸四方學士從者如市問者如扣鐘所撰述發明言言布粟藥石也邑

有天臺山數擕羣從考德問業人因稱之天臺先生叔子以奉常予告侍行先生俄嘆曰吾與此山別矣歸而寢疾疾劇猶衣冠匡坐與門人論學如平日頃之假寐而逝遺命毋乞身後恩臺使者以聞

上采廷議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先生髫丱與邑孝廉彭公甫共學公甫學先主敬規行矩步先生以道在明倫爲著五倫圖說兩人相切磋甚至公甫疾革執先生手訣曰以君之才雲蒸龍變自有時第孰爲君益友者先生雪涕而誓必不敢負及爲行人仲子於道有悟矣先生舉羅文恭語相質學須得靜中光景仲子厲聲曰光

景安在爲之憮然因攜入都從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游嘗共仲子飯忽契王文成良知之說仲子亟謂兩先生吾兄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歸而習靜五雲山語仲子一身皆知體也柰何耿耿於膺耶仲子曰通天徹地皆知體又何但身先生唯唯居恒以良知直指本心簡易痛切有功聖門後學請祀之孔廟而王氏之徒一再傳後竊其頓悟便其無檢生心害政漸不可長宜有以維持撥正之故其學以孝弟爲本以默識爲先以小物必勤爲徵驗某子甲持論虛勝玄遠先生結方外之契晚節頹然自放辭而闢之不遺餘力邑西偏土風朴茂

不見可欲擇處莫如斯矣是以有今黃安縣移家聚族焉先生沒其子甲身名俱喪麻城俗靡湯殆不忍言夫然後知先生見幾早憂道深而默相世敎功長遠也先生官八座家無長物黃人語曰尚書宅刺繡帖言其庫隘也而自爲舉子赴鹿鳴宴同儕製綺張蓋以明得意先生布袍自如河西奇寒故事中丞以貂裘毳帳來迎戴中丞不可耿公古道人也毋用俗禮相溷先生引爲知巳往還一敝簦自隨而同人以后經贈喜而受之道見舁者暑中汗浹踵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輟以留洛陽學宮毋生日享客有盛饌鄱陽史公爲比部

見之嘆曰富貴移人拂衣走出先生拜謝過後會史公語其故史公怪問爾時何不言先生曰恐人以余不喜聞過故不自明耳史公揖謝先生愧知子淺也家婚姻祭葬一準古禮而以學得之彭公甫爲子室其女其慟仲子也若失左右手季子有至性而贊家政百爾谷之兄弟娣姒怡怡如也子姓循循如也童僕訢訢如也門下士斌斌如也環先生閭而居者父老瞿瞿如也穉孺爰爰如也化導非一日矣所著有綸簡類編奏疏牘草應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斆學商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譯學彖黃安初乘耿氏家譜觀生紀詩文集若干卷蓋卷有文成之美云李生曰余自史官出爲陝西叅議分部隴右耿先生時以太僕詔閱從鄖令中進謁先生示余諸俗邊政甚悉比入隴先生淸風惠澤往往而在有餘師焉余侍敎君子衆矣容貌詞氣一見而使人心服意消閔時憂國憐才服善亹亹不休則蜀趙文肅吳王司寇先生三人耳楚材自昔爲盛其在本朝名位與先生等埒者若劉忠宣夏忠靖何減古人至論學術先生尚矣於戲夫寧獨楚也

陳司馬家傳

陳司馬名瑞字孔麟閩長樂人也舉嘉靖癸丑進士除

行人擢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是時都御史鄢懋卿以分宜相黨被命總天下鹽政所至有司共張如王者日夜輦賕賄相屬於道公上疏言商困狀

肅皇帝覽之色動懋卿小戢巳按蘇松常鎮四郡四郡大水復疏罷諸征斂斥汰貪吏若干人槩食餓者恪瘵疫者殯埋死者吳人歡若再生而公巳當代交上書乞留所司以爲非制

肅皇帝特報可更一歲吳人度不能再留公詣行府肇號道爲噎相與貌公而祠之今四郡山水佳勝公祠輒踞其上報賽如一日巳遷山西督學使所甄錄多名人

遷河南參政廣東按察使以母喪歸服除補故官累遷
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四任皆在楚而江陵方貴盛
其戚黨交遊蹤膴仕爲奸利宦楚者竭府藏以充饋遺
公勢不能無往還然卒出奉稍不以損官若民而江漢
數溢盜繕治隄坊數千里民得耕而食大嵛山與江西
隣稱盜藪置帥一人守其地迄今無桴鼓之警焉先後
楚凡八年召爲南京戶部侍郎尋徙北刑部已晉右都
御史刑部尚書皆在南會兩廣制府缺詔公爲兵部尚
書兼左副都御史督軍務居頃之以平寇功賜飛魚服
及白金文綺嘗議請復烏艚船通鹽利兼資其力捕虜

事格不行而江陵已沒中外告言姦黨快其私憾斥逐
一時大臣殆盡公遂中白簡
上寬之予致仕凡七年卒伯子長祚以兵部職方郎九
年考最爲湖廣參政不一年病免薦紳學士稱其操行
尤著舊史氏曰江陵之事蓋難言矣天下胥目江陵爲
姦臣夫江陵救時之相也自頃西虜東倭燧一舉而朝
衆相顧失色小吏遠臣羣起言國事莫知政之所出令
江陵在有是耶江陵獨行一意烏得爲姦姦不可加江
陵柰何舉其共事者悉以姦黨錮之乎彼生於楚宦於
楚爲江陵構怨者有人也余里居十年司馬已去楚楚
人頌司馬寬然長者至其子申則唾之然司馬卒廢不
用矣司馬不附分宜黨佹得無敗其爲德華亭鄉甚盛
僅就常調外補脫乃以江陵墮其聲豈不悲夫夫爲江
陵構怨者或獄或戍或死或爲編戶食貧公獨得致仕衎
衎林泉子孫多賢且貴天道固有知也世貴耳賤目吠
聲射影以一眚掩終身如司馬者可勝道哉

何太宰家傳

何公名寬字汝肅浙江臨海人也父從良爲掾史文無
害除進賢尉公從之就外傅進賢萬太宰傳司寇者見
而奇之他日功名不減我輩年十八補邑諸生汪中丞

徐文貞爲督學使以國士器公公亦自負篤志於學泛
濫六經諸史百氏之書而於大學衍義尤所淹通輯錄
爲六卷曰此應世宰物之具也庚子舉於鄉庚戌李文
定首拔公成進士第九人觀政大司馬省中嘗入科接
本給事中據案不即迎公止不前俟其起然後入成禮
而退拜南京刑部湖廣司主事諸郎多以文酒山水自
娛公取律令讀之丙夜不休或笑其迂毅然曰民死生
關三尺法柰何使刀筆吏軀轢欺我爲奸利已遷浙江
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皆不離故局而廣東司稱最劇
京師諸獄咸隸焉有富人殺人而薦賄故出者卒抵罪

一幕官與部尚書有連受賄骫法尚書庇之公不可少司寇曾公故亢直不阿常目屬何郎有大臣風槩事恒咨焉六載出守成都成都在省會領三十二屬案積如山公至越月庭無留牘口授吏數十人操筆書苦腕脫也旱則步禱於神雨立應如此者再三殿災采木於蜀蜀人大困成都以公故民不告劇已杜嚚訟懲豪右逐貪墨嚴干掫有盜魁亡匿十許年購求莫能得詰公自服旁郡以盜帑金典守株累繫者百許人一日部民訟爭遺金公疑金非民間所有訊之則盜旁郡者繫者得釋民亡子訴公公言而子在旁邑某所諸生以試事謁

公卒問之而邑令杜門三日何爲諸生不知所對迹之良然駭若神閒至其撫循細民若家人父子興禮教崇獎後進循循如也五年擢湖廣按察副使司屯政鹽法釐弊殆盡景恭王之國其下人虎而冠荊世子見告諸僚莫肯任公獨身案之尋移廣西督學衡士輕重較然當衆心半歲而畢諸生多造請有司甚者誘訽爲亂刑之無貸諸生顧化絃誦揖讓侔上國矣尋遷河南參政督儲京師故事輸金者稽故不即納以給商復侵牟十一公朝以入則朝以出夕以入則夕以出管鑰封識宛然商歡呼聲徹廣內尋遷湖廣按察使以父計歸楚人

喜吏得公而恨失之服竟當事者復除故官以慰士民之望益飭廉隅精請讞中外舉異才章滿公車擢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下車省牙卒散召募一意練士著爲兵大將軍張元勳言其不便公持之堅汰老弱歸農而簡肄其驍勇者裁諸賞功廩給浮費以食之士投石超距一當百矣緰賊歐老寇彭湖提偏師潛入其穴賊夜驚散八閩桴鼓不聞而務爲節儉與民休息其他征徭蠲六萬金減丁米十五司農議以所蠲爲邊儲公愀然曰吾冀閩民少寬一分之賜耳如以餉邊孰若以備閩緩急力請而後可三年入爲大理卿先是有二裨將坐事

法當遽問廟議惜其才俾領南兵戍薊門公爲竟其獄遣行而新鄭江陵二相有郄新鄭門人御史杜者以爲出江陵意疏劾少司馬谷公薊帥戚公詞連公公遂歸亡何新鄭去御史黜臺臣訟公冤即家改南京副都御史督操江會盜抄蕪湖中丞監司以下遞受罰公按部察要害布水兵增哨船明分守定期會覈功罪設荻港都護城濱江諸邑之無城者法視關加詳而蕪湖盜先後捕獲數十百人大江千里估客安枕已遷工部右侍郎尋進左河奪淮潰爲漕道梗與河臣合策防淮疏河漕始通所建白若織造抽分軍器諸便宜迄今賴之以

乾清宮河橋成兩受金幣之賜滿考遷南京刑部尚書故公所筮仕地精敏絕倫有韓兵馬聶舉人麗于法而貴人爲居間者一無所聽吾鄉爲郎不敢以尚書故有縱舍今爲尚書不欲使諸郎口實且吾官八座年踰耆夫何求焉而狥人以尸其位因上書乞骸骨不果尋改南京吏部當計吏司業新建張公以諫江陵奪情自經筵出脩憾未已將中之削籍公謂楚人深於怨宜薄處以殺其怒而私語子大縉是舉也吾失江陵意又不能爲德於新建無以解好事之口皇天后土鑒此心耳御史知狀糾郎鬻獄者因以罪公尋得白復上章乞骸骨

不果三上江陵調旨予致仕既歸跡不入公府偕二三故人觴詠斗室中風日晴和籃筍偏提遨游雲峰桐栢赤城間歲時朔望朝衣冠北向稽首呼

天子萬壽以爲常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三恒言當官自常祿外交際皆私也況莫夜之金乎自爲舉子恥關說即父母之命必遜謝之閩有營帥負才名公業薦之舟發而以米二百斛餽公怒曰而才名皆繇此致立削其草鄉人有爲郎遭父喪者致十金壽公公訶之是將爲大計地耶察其政果多謬因去之其於廉吏直臣推轂不遺餘力若朱泉州炳如詹御史仰庇惠[illegible]渠齟齬權貴而特薦於朝識者韙之所甄拔自督學粤右以來知名士後先相望在蜀則楊太守沂少司馬梅友松趙可懷其著者也遭父喪柴毀孺慕事母備極色養伯兄潮州守寵卒公乞歸養按令甲不合而止先世所遺田宅悉推以畀毋弟宷其從弟宣貧蚤歿爲二子受室洽生而拓蔡家鄰守家舍置田供伏臘費置義田六十畝給宗人婚葬毋黨各以親疏歲受賜有差少司空金公爲公子婦翁篤論君子也稱公生平慕趙清獻包孝肅本朝耿清惠王端毅之爲人殆庶幾焉詩法建安開元文法廬陵南豐云少讀書三山賀氏塾中怪見廳事驚

曰陽間有大貴人遽返走卒之日無雲而雷雨驟下人以爲異予大縉有父風今爲郡守舊史氏曰余束髮歷三朝見爲相有權力者若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去位則同時大臣多以黨人見斥不復可辨太宰公兩仕楚有聲江陵用之自出公議及爲太宰考功郎以列卿左官覬覦舊物望江陵風旨甘心新建公不能奪郎後顯庸未有訾之者獨於公求多何也公自免在江陵先是亦足謝衆口矣余深悲其意而具論之

張司徒家傳

張公名孟男字元嗣河南中牟人也少讀書郭外僧寮

寄徑廢河白晝行旅斷絕公恒以雞鳴中夜獨往來若
有物前導者即雨淖不塗足同舍生跡之大驚知當似
其遠祖矣蓋公之先十二世有仕元爲禮部尚書者云
舉進士除廣平李官廣平燕趙之交其俗大氏精急高
氣勢報仇過直輕爲姦吏善舞文而公所摘發得情傳
比中律一日可結竟大獄數十老胥抱案拱立然而簡
易寬恕無鍛鍊周内以立聲名廣平人去後見思既用
治行高等徵故事徵者詣侍御史及中丞臺辭皆有饔
禮侍御史已與公爲期質明謁中丞就邸中治具饔公
比出而侍御史恚公失期是夫謂旦暮給事省中据我

上不屑就也中之銓曹出公丞漢中郡事白擢順天治
中已從司寇尚書員外郎已從宗伯省已從尚璽丞治
中威儀伍伯二人朱障泥裹牡荊馬首前唱喏司寇郎
一人青障泥宗伯郎一人右執荊左執胡牀而已尚璽
丞與治中同而腰帶無花不得執象笏都人爲之語曰
張公三宦騶減半宦無厚橐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
是時高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其夫人公姑也隆慶初徐
文貞當國與文襄共事不相能既召用頗脩郤而憸人
爭寅力焉所舉進士爲六曹郎者改除兩都臺省百許
人貨行於言罪成於手皂囊白簡如蜩螗矣鄉人河内

武安之屬數招權顧金錢道路以目公守散曹罕交人
事歲時起居夫人則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諧謔終不及
他一日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疏我夫人對曰天下事
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昵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
公妾知免矣當爲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少司寇曹
公者文襄姻家與公抗志清苾外絕榮競譽轄朝野標
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嶷然也會
先帝晏駕梓宮在殯
太皇太后暨
仁聖皇太后未封正酷暑俄傳三旨同下削文襄籍人

心震駭門生故吏散走公騎馬之文襄邸入其門無人
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闈焉者文襄反袂拭面涕沾袍幨
哉諸大夫遂無化我也吾不早知子生無相見死無相
哭公慰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公士之甚蜀之甚何
爲言此幸而退致足樂耳執簞食與四脡脯祖文襄于
郊文襄下韋藩木棲而執手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
若熱之有濯也辟以爲席鞍以爲几大嚼而別江陵執
政有震主之威厲紳岐意於莬或勸公數候問之公不
可鄉者不昵吾戚而今親所疎乎君子比德以贊事不
引黨以封己吾充位九列無職兢焉即私見何所置辭

長安弈棋吾貫習矣俛眉承睫諧附貴勢今安在哉殷
鑒不遠君無復言江陵亦悉公不黨爲丞四年遷少卿
少卿一年遷卿卿三年遷南京太僕少卿三年考績客
言江陵遇公不薄何自外公曰執政以我不阿故相見
知奈何負知已江陵坳受禍視文襄烈矣公名愈重三
年四遷自太僕太常大理三卿爲少司空皆在南京三
年考績以少司空行通政使事又三年爲少司寇爲左
司徒踰年爲南司空未上移南司徒
上不視朝中外言事多報聞罷或留中公爲通政疏言
祖宗朝日一再御門臣司日取事重大者請與諸大臣

面計可否凡臣民封事急則應時裁決緩不過三日又
摘起數引奏者至御前承旨下之諸司
上八月不視朝矣災異頻仍星辰繆越坤靈震動年穀
不登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臣聞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
人之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不若於言
者人絶之羣臣久不見至尊進無所關其忠退而上書
置不省覽人誰受命下闇上聾幽隔鬱滯天地否塞不
亟采納施行欲以末撥災異必不得之數也日者粤人
翟繩祖輩稱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喜彥科輩訟故令
胄世卿寃頌繫兵馬司槖饘不繼莫必其生虧損盛德

臣職在喉舌責望所歸不任款款之忠
上稍爲聽受而中貴人鬧說者謝絶之矣加詆諆居一
歲譸張杜口覆沒信眉則誦聲作矣留都賦積逋巨萬
公請重總督糧儲之權課殿最憑黜陟于是飛輓鱗次
歲入數倍可支七年而諸郎分権者如蟻附羶爲量豐
約均勞逸差先後遞出入金夫不便也嘖有煩言公力
謝病歸散髮衡門若將終焉中外推轂舊臣以公爲首
五歲起家仍故官疏辭不允既至主者白金不滿五萬
財足兵兩月餉夏賞不與焉公酌緩急定期會權貿遷
通有無迨夏而稟賜一無所詘士不呼庚癸商不得射

時收倍稱之息府庫倉廩有贏而島寇播夷作難宮殿
數災少府水衡時取給無乏長子早世守藏吏以百金
調棺殮詰所從來曰羨也公愀然奈何以私喪廢公帑
夫仲尼之于伯魚非耶卻不受脩倉席竹故取諸司空
公覈得贖鏹二千建府軍左倉三廒司空不知也久而
司空嘆曰廉不爲名公之謂矣六年考績加太子少保
益感奮孳孳公家之務既病議分水兌支倉儲及豁除
虧折諸大利害伏枕具草以是勞瘁日甚凡五乞骸骨
上優詔慰留而最後病力募史魚尸諫爲遺疏屬其子
上之曰臣頂戴曲私越從洿泥歷事三朝年踰七十朱

博輸音實愧于懷臣故羸劣善病從聞以來逆害飲食
寢以沉困恐先狗馬填溝壑不能輸寫心力仰負隆天
重地之恩視不可含伏惟
陛下初載覽總大麓經營天物政非惠利不圖於心制
非舊典不訪于朝百工允釐方垂無事今殊不然臣備
員地官所徵賦於天下什不及一皆鬻男女割肉骨之
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職不廢而民病矣民爲邦本聚
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頃者中人
四布伐山竭澤算及雞豚戶口消亡諸臣法言巽語交
滿公車臣何敢贅臣在官言官天下之財止有此數財

之所生止足其用諸所與利豈有異術率巧名以幾衆
多方以剝下民之所有不增而官之所收日廣所有不
增則不得不侵正賦所收日廣則不得不浚民生民生
計索而正賦又不敢闕此臣所以持籌嘆息一日不能
安其位也宇縣水旱薦臻京邑死者枳路上方珠寶之
奉河隄榱菑之費歲無虛日六戚不保甘爲盜賊夫經
大業者不在兵威而在德澤濟大用者不在利權而在
人心弘大統者不在邊疆而在中國西夏底平緬酋授
首倭闖藩籬敗之絕域至神武矣曾不足補中國之虛
耗解萬姓之怨讟土崩瓦解勢甚可虞宜沛德澤收人
心強中國永延令緒要在
陛下一身無遠求也郊廟朝講曠廢幾二十年六卿九
列百司庶府闕其無人鞠爲茂草言責官守之臣仰屋
嘅嘆流涕相對沴祲妖孽書不絕上史冊所罕聞見
陛下無恐懼誠心無脩省實政第傳旨云宮中儆惕令
臣下致齋耳
陛下果有誠心實政當復郊廟朝講如初年寒暑不輟
然後引進羣臣甄別邪正去者與衆棄之勿開僥倖之
路留者與衆用之勿滋屈抑之恨爲官擇人不因人而
廢官爲事責官不因官以誤事撤中使錄舊德停採造

發帑藏以代常供則德澤暢人心悅畎畝皆爲囊篋閭
閻皆爲金湯隱憂博禍庶有豸乎
陛下聖神高出百王失此不爲至於根株交瘁兵食并
詘雖欲改圖無及矣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臣無善言而切哀鳴非哀其身之死爲
陛下抱杞人之憂耳伏惟憐察疏行明日而公卒士大
夫讀其言而悲之司寇趙公偕諸寮奏公清忠大節羽
儀表著宜有殊錫以旌鴻碩
上下禮官議其宜贈太子太保遣內史治葬祭有加等
公齔而失母未仕而失父深用銜衃入廟展墓諸哀端

所觸涕數行下事仲父季父如事父母所居圜夫鋤壟
飲食衣服器用犓惡終鮮兄弟同氣之親緩急殊婚
姻鄉黨施各有差年位彌高不谿平背將意中牟有加
賦數十年物力困以彫劾白當事者蠲除之邑人歡若
更生比户尸祝焉口不言人短所獎拔材俊士甚衆士
無知者或知而稱謝自詭曰無有鄉所擠公侍御史後
亦官卿貳見公夷然無幾微之間喜愧參并嘗讀書至
克勤於國克儉於家極賞其言服之終身中子孝廉民
表有文學虛靜恬淡宅心事外人倫之勝業也舊史氏
曰昔若鄭楚之搆也舉國若狂使鄭不可得親易使楚

不可得疎難余入仕四十年所見俗之移人約有四端
理學則貴虛無騰口說廉介則崇矯激夷等戚讜正則
多建白競攻擊敏達則事繳繞擅紛更張公有一於是
乎司馬子長稱萬石建陵張叔其人皆長者而病塞候
徼巧周文處謁漢興削觚爲圜宇内日化及乎武帝朝
稱說天下長者止此耳當今之時乃有張公豈易也哉
公素好史記繕寫數過於中有深會矣

王司徒家傳

王公名好問字裕卿永平樂亭人也父艾矣無子禱於
泰山始生公骨相殊異胡僧見而奇之稍長善誦書屬

文居母喪哀已補諸生從中岳柯公究性命之學貢入
辟雍遂登鄉書邑令迓諸郊闕之外以鼓吹旌旂前導
謝不受餽之粟百石復不受已舉進士除太常博士父
喪哀幾毀服除貧無以治裝邑令餽金十鎰卒不受謁
選人仍故官時分宜用事寵賂甚彰獨公久不調公作
太常先生傳自嘲銓曹以是知公遷爲御史視南城豪
某上元張燈于市觀者相蹂踐死疏劾之緹綺帥陸方
貴幸爲關說不許按陝以西開套虜入犯并道之官將
士知公來悉力拒虜虜遁去
上好方士家言四方爭言符瑞隴右以白鹿芝草進斥

之再按山以西罪揄次人獻天書者一夕心動命有司
慮囚所理出千餘瘞溺者骴骼纍纍也請罷陽城鐵稅
民大悅繼母喪喪之如父若母隆慶元年除故官衆中
人濫軍器三萬有謀督京營兵者抗疏言是將爲劉瑾
王振也中人震恐鼎革之際所建白悉關大體其著者
止行幸重考思勤聖學肅戎政海内誦之遷大理丞歷
左右少卿平亭疑獄人以方張釋之于定國遷太僕卿
廄得監收兌發多所乾沒汰之者爲令邊臣數請馬價
持不可遷南太常卿召入爲通政使以考最遷少司空
領職如故治奸人關入奏者詭說不殄行矣已遷少司

寇少司徒有所不合乞予告不得而以次遷御史大夫
司徒皆陪京汰冗費得羨二千金官屬廩優牟計塞
歲饑米踊貴亟發倉粟以賑不待報卒無脫巾江南北
餓莩活以萬計人以方汲黯會問兄太守喪哭之慟遂
病乞歸歸而展墓哭更哀不起矣公折節爲恭儉望之
知其長者至於守正行志不允豫奪常也卒之日衣財
數襲書千餘卷而已子三人有文風淵然爲比部郎最
知名稗史氏曰嘉靖慶曆間相臣之變几三好佞而黷
貨好清議而寡實用好綜覈而過苛繞士大夫追趨逐
唶波流卓偃中行獨復內不失已外不失人者王公耳

居恒恂恂言不出口其所著春煦軒集抑何斐然也賢
者固不可測哉

少司寇宋公家傳

少司寇宋公名仕字汝學平原人也舉辛未進士初仕
衡水令巨璫馮保家深州所置田宅與族類姥屬盤互
邑中公一切繩以法保銜之詭語當事以勝劇調遵化
遵化中丞治所距督府帥府不數舍將迎供億騷然煩
費至則謝饋問裁浮濫清租孳祛宿蠹新學舍訓士以
文行相切磋蕭材官良家子弟時肄習之文武斌斌並
與是時大帥有與援權出文吏上獨敬忌公裨將以下
閉風相戒有不善懼爲公所知公以特出察彼已情
形晝攻守之宜當事者借籌輒中六年用治行高第徵
爲侍御史無何有父喪服除還臺出按西川覈畝定賦
除其三弊而民因大蘇知鹽政之多秕也檄商引汰無
井無竈之征而移巡儌吏浴遞譏防焉帥郭成黷貨無
厭數其罪去之將吏斂手回面永寧酋長奢効忠死其
弟追忠妻其婦奢世統猶以効忠名與爭地公爲文告
法聞子繼父不聞妻繼夫況失身於夫之弟又何可攘
利于夫之子使者有三尺在世統懼聽命人謂公一檄
勝百萬師以此大比士七十人極一時之選布列中外

咸有聲績載按東吳所與除利害大者十有二事釐空
役以甦介特禁那移以杜侵漁立循環以稽玩愒置由
票以便收納革攬賦以全無辜懲驛騷以飭擾運罷調
檢以遠奸僞懲凌虐以恤幽囚慎留獄以絕欺罔罪火
化以敦薄俗布成書以垂永久吳人施用至今居臺滿
兩考遷丞京兆貳廷尉以御史中丞拊畿南六郡公令
時習畿南事若越人見垣一方人所布憲有倫有脊奇
兵民兵二營無以游食冒餉召募與隸增其餼直潞王
之國寄巡部中中涓奉要東唯謹有司隱盜不以聞者
毖旌旗金鼓廚傳方物取媚使客者與保營兵暫東戍

而沿爲故常者㴽惡民竊礦利醸亂者稅斂多淚而以輸將貲橫索者武弁以貲得官朘下者平糶無本强指之民官廪發粟以待艱糶而實不符名者邑令淫刑以逞者賦役法不盡一者運軍典若措置者災傷不白水利不修戰馬不蕃尺籍不滿品弛借廩而脫爲大寇者悉按如律險走集繕城隍勤簡練周偵候屹然重鎭京輦恃以無恐府庫倉庾克桴鼓不聞民無愁嘆疾苦閭閻爲廷臣最召入佐院尋以副都撫江南以大理卿任留都未上而公按吳于兩執政無款曲撫織南科其戚黨之爲監司郡守者言者乘之蝕公公抗疏致爲臣而

去搆繹㮣園以居土木無所刻飾衣冠無所標異舊時同學後進儒生談道講藝相率以禮讓暇則與里人樵牧耕釣方幅齒遇薪不槎槩澤不伐天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蟲含蛾蝝俗尚仁厚邑爲善國事後母孝白首依依膝下如嬰孺每言諸弟吾一身也諸父吾父一身也緩急相護有無通共推而及于諸子及于支親及于姻戚鄉鄰合醇詠德謳吟屬路諸臺觀風使者請召用章數十上越二十五年起家爲留都少司寇比年縣官靳名器刓印弗予八座如曙星承攝去來法紀陵遲公以會典所載十三子部職守申儆之率作屢省諸郎孜孜勵翼而六卿庶府亦惕公修正恪守官次軌物爲之一新矣老成人利益國家如此哉舊史氏曰公開府畿南余時分部大梁諸頌公政者類曰嚴明獨邢太僕子愿曰公仁人項客金陵親炙行事不言而化人以和不督而令行不怒而威于鈇鉞子愿公婚姻相知相盡其評隅儁矣

韓宮諭家傳

宮諭韓公名文煥字崇雅陝西涇陽人也涇陽仕縣明興人臣以勳名表著相望而未有官翰林者有自公始公父繼周以孝廉知霍山縣首舉公王父贈太常少卿公

善爲星按公三命五行是必亢吾宗五歲受書日誦千言不忘塾師未之奇也請於父兒欲爲舉子業父試之須臾具草若習貫者父驚喜向後屬文典麗而有深沉之思老師宿儒遜謝不如年十九舉于鄉益下帷發憤著作不休從父官邸取孔曾思孟書集百家傳注發明微言大義凡四十萬言名曰萃珍其爲制義稱是皆諸賢爭味所不得以故受欣拙目四上春官當萬曆甲辰始第改庶吉士讀書中秘屬政府有貢吏事學士以詢諸吉士無應者公剖析不阿邑或病其戇曰此關國家利害何得緘默取容衆爲歛衽以繼母及父喪歸讀禮

之暇博物多通凡六年授檢討史官尋以王母喪請假
歸三年入直起居注不虛美隱惡有董狐之直焉丙辰
分校禮闈所錄二十人皆名下士為臺省諸臬曹郎極
一時之選以久參遷春坊贊善奉使蜀公體故鴻大先
是比上惟恐失人況於肝附寢食不時東以蜀道青天
於古登陁貌為省瘦未及報命進太子諭德而病不起
矣公以辭賦之業無裨經世於朝章國故民隱邊情尤
所刻心日讀史數十篇擇其可者斷次之苟有用我持
是以往耳又好養生家言辯之為衛生經專與釋子遊
傳報善言虛勝苟燦談尚玄遠撮其勝場故應訓志傳

序記之文庶有存者詩則多古選而少近體案頭賓諸
名家法書臨橫必精有不直意輒毀其與人未嘗見疾
聲慍色篤於故交不以貴賤死生易視有長者風韓自
唐太師休中允構宋忠獻父子國子祭酒衣迫明乃有
公負相望云位不過下大夫年未艾賚志以沒識者惜
之舊史氏曰余聞公之友程生用賓云公中立不倚于
人鮮所優潤其稱當世文人最慕于與董玄宰時置齒
牙不幸無子嗣子冲身沒七年尚未差遺文遺書散佚
殆盡程生錄公雅意述行事大略乞予為傳而乞玄宰
書之石程生新都一布衣以文辭遊世而稠闗千里

徵題闡幽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其友久要不忘生平
之言即公賢可徵也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文肅家傳

王文肅公名錫爵字元馭太倉州人也其先從太原徙吳居嘉定南鄉寺溝已割其地隸太倉遂爲州人有仕莆田丞者謙廉而能慈生侃侃生銑銑仲子湧娶於徐生典客夢祥娶吳夫人是生公銑以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生時有萬爵集屋梠前州人以爲祥因名之比能言資稟殊異蓋旬日盡時師累年之學立談見昔人千載之機矣年十

二爲州諸生戊午試南畿以春秋舉第四人壬戌舉禮部第一人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侍經筵講
莊皇帝稱其明爽切直已典文官誥勑己巳遷南京國子司業明年遷北京尋爲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同考會試往史臣朝退則由東階趨史館有給事中某使鴻臚來言非是公謁政府道給事勢凌逼人詞甚厲高文襄不悅
今上方出閣公宜爲宮僚而以諭德掌南翰林院事蓋遠之也壬申
上登極還坊爲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試甲戌復同考會試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遷國子祭酒條上監規用國初積分法重胄子之選公侯伯子應襲者詣監習禮無以虛文塞責師道士習煥然改觀丙子遷少詹事攝府事爲
世廟實錄副總裁直筆威于鈇鉞書成晉詹事疏辭故事三品無辭辭自公始已遷禮部右侍郎江陵不奔父喪史臣趙用賢吳中行疏論之與同官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公徑造喪所極言其非江陵泣且拜曰

上固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將何居有死而已直入不顧卒廷笞兩人公掖之行大痛倡同人辦裝詔許江陵以假歸三月還朝九卿爲疏請公不署名投筆起而身乞省親客曰得無形相君短乎公曰吾知有吾親耳他何計焉既歸與王元美司寇兄弟暢玄風修白業而會女曇陽子緣守節昇舉阿邑江陵者以爲口實江陵心重公不孰何也未幾江陵沒人莫不敦惡毒孽若祓不祥公遺當事書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病之所不滿人意自有數端一死足償因勢而抵阨如重傷國體何已遭父喪甲申廷推閣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閣疏終喪禫縣而不樂比入不御
上遣行人勸駕乙酉赴闕首疏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
節侈靡再疏闕横議省工作公初出使王邸及典誥敕
故有饋問常儀一切無所受旣相大指在卹民隱進貞
良屏貪墨郎某以數百金爲贄疏斥之風裁廪廪矣從
上閱壽宮有以堪輿說撼大臣者抗章力辯丙戌主會
試考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公嘗病閣臣恩澤濫何
以風百官重廉恥故陵工河工邊工玉牒加恩數懇免
戊子江南大祲請蠲積逋折有司攤荒之議使貧富無

淪胥以敗時國本未定大閹張鯨有異意又以東廠詗
事恐迫人公與申公密計除之御史馬象乾語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給事中李沂繼疏復予廷杖公力爭末減
而鯨亦敗滿考加太子太保予衛領北畿解禮部郎高
桂言中式可疑者八人銜與焉公請覆試語意不平刑
部郎饒伸遂攻公
上置之理公疏請得免御史喬壁星亦言公過激不雖
引咎謝也雒評事于仁疏諫
上酒色財氣四失
上祟齡未發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
輔臣擬拜
上止之曰不可旋出雒于仁疏欲寘重典而目屬公卿
意云何公曰令外人不以于仁訕上而名之納忠若重
罪之人不以
上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頓釋公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御札以冊立豫敎分爲二事一可一否
而疑羣臣請爲離間公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
賤之本親而間使疏汜

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長幼之序臣等早勸冊立
以成
上所欲貴進愛勞之說豫敎之方以成
上所欲親何名爲間也自後屢疏疊疊萬餘言其最讜
正者前有　皇長子始生明詔後有節奉慶旨公有兩
京諸臣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專請近有都城委巷流
言遠有四方萬姓屬望　九廟神靈　兩宮慈訓昭如
日星
上寧得過舉一念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然而　聖心
默定　皇貴妃密贊暗室無影之事臣何據以曉諭臣

民而解疑息鬨哉已數奉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定朕
豈有溺愛偏執待過十歲大典並舉行公謂同官　聖
意無他第以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當拱黙俟耳
會西虜内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公嘆曰熙河之事殷
鑒不遠疏戒邊吏嚴斥堠彼鹵掠無得和市不保當自
定朝議多不相入後卒如公料礦議起
上問閣臣公疏不利四事得輟其後有陰導之者遂流
毒天下矣辛卯以毋病懇請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祈
上止酒遠濕以調聖躬抑火戒怒以寛左右舉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取之例信
冊立豫教之命錄建言廢棄之臣復極言邊事當以王
安石韓侂胄賈似道爲戒既歸見
上以給事中張有德言改遲冊立復馳疏請之不報
上趣召還朝七辭不允癸巳就列復以建儲請
上諭公祖訓立嫡不立庶欲三子封王待數年　中宮
無子乃行冊立公時以京察居邸中使立趣回奏未詳
檢故事爲傳帖二道一併封三王一請　中宮以　皇
長子爲子
上手答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假借以僞亂眞下並封三

王諭禮部而外廷紛紛詆公公不自安請收回並封
聖諭
上復諭羣臣元輔反覆勸朕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
所疑恐背祖訓日後事難處暫將三子並封外臣爭論
不知何意已而光祿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
以建言譴戍公爲救解因連疏請急勅九卿臺省會議
請召對面陳
上未允公復以三誤引咎
上報云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俟二三年
行之公復據初詔請定大典請先行豫教謂外廷疑
上於中宮睽隔久藉口待嫡而實不利于中宮爲奪長
地其切直如此凡四上不報最後
上仍以待嫡爲辭勅公無避怨來迫豫敎亦候旨行又
屢密疏不報而京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
被劾褫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通政魏允貞
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公故不干察典且惜南星材器
先揭救矣
上欲重罪泰來諸臣疏解之又疏釋都御史李材皆不
報因屢疏乞休温詔慰留復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
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

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而請召對請御門請發逹
奏請灑宸翰免口傳及擬定講經書資啓沃十許疏尤
爲詳懇慧星入紫微垣公疏紫微垣王者之宮太子之
象惟早建儲可禳此變至仲冬
上爲之出而張朝已御煖閣召公獨對　諭卿扶母來
京忠孝兩全公言冊立事不舉羣疑未釋以激聖怒臣
恐思孝兩虧請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不播遲早一也公言宮中事難以家翁戶曉
上曰中宮有生若爲處公言此事數年前言之猶可今
皇長子十三歲矣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況皇

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畜髮期卿奏洞悉苦心公叩頭請
早斷則煩言自息聖怒自平
上頷之而已公退復六疏以請曰外議以固寵險謀歸
之　皇貴妃臣恐鄭氏舉族不安不但臣身憂苦不得
全也
上諭公屢揭有　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進勸朕亦
難允祖訓后妃不預外事其可聽信乎公復疏曰今與
皇長子相形者惟　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　皇貴
妃而誰疑　皇貴妃不任以爲己責而誰責臣昔時跪
請
上明稱　皇貴妃之賢欲使臣下知之而反以爲預外
事不聽信乎　皇貴妃侍
上久至親至賢臣之所不敢言也天下歸怨　皇貴妃
臣之所不忍聞也又罪臣煖閣所奏未知何言不過爲
上鋪張能畢外廷之局以臣編李林甫許敬宗奸臣傳
臣當萬死
世宗晚年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二王加冠時
使兄受弟拜而景王即出封則天下翕然未嘗如今之
朦朧也凡此皆人所難言

上知公而茹納之閏月諭公冊立候旨行明春行豫教
禮朕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或先後行卿可詳酌
之公請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選詞臣幷擬閣臣侍班期悉
用東宮儀
上報可天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
費至踰三十萬公疏請得減半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
公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俸佐貧
民亦望
上暨兩宮發內帑以助隨奉諭　皇貴妃進助賑銀五

千　中宮以下各有捐貲
上既英明獨斷觸迕者不復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
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議歸咎輔臣愈急公心憂之
因俗薦舊輔王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爲發金建醮以祈神佑未有起色辭疏八上始允特
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金幣行人護乘傳歸
臨辭勑
上戒盛怒親廟享勤視朝重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
奏惜老成慎譴罰節財用飭邊備稽吏治扶掖下榻焚
香拜上之涕泗交頤也抵家數月母沒

上聞賜札賜賻賜祭加四賜葬皆特遣使臣以往辛丑
衡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上以　皇太子禮成遣官勑勞公曰朕因羣臣激沮故
冊立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已立　皇太子
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
上於公言蓋服膺未嘗忘也乙巳
聖母春秋六十適　皇太孫生再被存問公陳謝附以
規諫
上臨御久益習外事稔知公爲人御屏百官圖于公下
書清正二字公所諍諷即震怒時霽威曲聽所不報者

未嘗不經目第不欲示人與同而已久之思公不置丁
未復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敦趣就道而公
父子交病不能應有虞公出而欲尼之者與修郤者爭
以並封及密揭爲詬病其揭云竊觀邸報中惡言詈語
指斥朝廷鬼泣神號遍傳都市
皇上置而不理以爲我之量大正不煩言彼之氣衰久
當自止而不知此輩方恃
皇上之不聽不喜因得行貴直沽名之計其氣愈盛其
言愈長矣君父至尊必自立無過之地然後令出惟行
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差仍斥散內庫之有餘

以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德萬幾雖
冗豈爭片時繙閱之勞積案雖多自有擬票承行之吏
乃至十疏九格以蒙羣謗可爲嘆惜臣所嘆惜者留中
之章奏也而章奏中亦自有緩有急如推補九卿庶官
無一事可緩而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最急庶官以六
科十三道爲最急悠悠道路見久虛此缺羣猜以爲
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不爲用人行政之謀此可嘆惜之
甚者也科道壹拾風聞妄言誠有之
上屢格考選之疏欲裁抑此輩以清耳目而考選久停
則被抑者皆未考未選及已考選未命下之人其見在

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勢不得不槩從姑息以備
各差之用於是考察降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
道官方積資累俸以待九列之推卿貳雅肝絕無疑阻
與其故裁抑留不肯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疏通簡新
進以決舊日之壅此臣私論明開言路陰散狂黨爲今
日攬權最上策也揭大指如是而或有私易之謂導
上罪言官者公生平不示人諫草既被人言恐如鄒浩
諫立劉賢妃以焚草而人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辯及禍
乃請于
上以揭告諸臣而申明先後建儲原議以見

上于大事愼重無忒云臨終有遺疏
上覽之惻然公貌若山澤癯弱不勝衣雙顴聳起眉長
覆目自是風塵表物事親左右無方夜必卽安而退有
怨其父者執而欲甘心焉公兄弟奔赴或曰骈死何益
公必往凶人望公來心動不忍遂脫于難園居蒔花以
父好菊種菊最盛先後乞將母章十許讀之人人落淚
酷愛母弟哀其無後思至悲哽悶絕暇日讀書臨帖客
至款語不涉時事小輿蒙帷微行山水間人不知也家
世累寓鉅萬而忍嗜欲節飲食室無姬侍手不識算以
故瘠而神王年踰七望八所爲舉子業程式之文天下
誦之其他著述窮悉事理剛腸英氣不可挫抑而恥以
翰墨爭勝與王元美晚合元美文章司命推遜公甚至
今其孫時敏獨以疏草先行于世云舊史氏曰自余有
知所見輔臣得君未有若華亭江陵者然其遺疏具在
如公觸忌諱決嫌疑鮮矣
上亦時相已從之卽不從必使論其所以令輔臣奏如
水投石與羣臣無異而禮貌益衰或臥病數年委之而
去枚卜久稽若以爲枝官可有可無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耶公去就有禮其歸與沒
上恩希覯在位倍敦非淸忠簡在

帝心能然哉不知者求多公惟並封密揭兩事余是以
詳著於篇

朱方伯家傳

朱方伯袗字汝衷蘄水縣華桂山人也紫陽先生後裔
居樂平有顯卿者卜遷其繇曰北海有鯤乃徙南溟鐵
冠大人荷畚止耕九世其興西入楚寄逕蘄之團陂村
天雨休樹下忽有翁戴釜而趨異之此所謂鐵冠大人
也遂止居焉至袗蓋九世云父文奎母姚恭人恭人喜
施嘗飯老僧乞者飯已謝曰三月君家當產異兒兒既
生問僧化矣啼聲草訐目童子炯然雖在襁褓有壯夫

識量刻厲向學冬擁裋褐夏御燈至明不休垂三十未
得志于有司而仲弟已游鄉校食廪後進或侮之是將
爲夲父平父亦寬譬以若勤苦改而業農所得孰與仲
多謝不敏不耐與儓服伍盜起震于鄰征伀避書舍中
不覺也讀自如人服其篤志尋爲諸生壬子舉楚第七
人侮者慙不敢見先造門謝人服其雅量明年成進士
分宜擴柄主斷鄉人膴仕接迹于朝或請占故籍結歡
不可拜行人使於四方咨耇老詢故實問謗譽於路辨
妖祥於謡察利病於野而籍記之所至王國賓饗贈餞
固請徹加而後卒事郡人陶仲文以方幸封伯領三孤

公卿趨和承意出則擁車騎植羽葆建幢棨儼如大府
傳呼辟人行遇諸塗不爲禮薦紳以此重之拜南京廣
東道御史都市惡少年設方畧誘良家子圍奪其財吏
莫誰何跡得渠率火光水光之屬獄究之黨潰散矣諸
邸市買區物率推其直爲平市價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丈尺一繂制上下守之已巡上江江求盜與盜通候遮
捍衛不行青陽南陵諸巖邑豪爲逋逃藪下檄監司郡
邑長尉與諸武臣曰不問盜者卒也不問卒者官也吾
嘗問官自今以往盜無論衆寡以白簡從事官屬廪廪
跡盜浹月盜出界略盡鳳陽安慶諸倉大猾窟宅其中

爲奸利悉掃除之按部軌迹夷易不探追不及之事罷
一切共張騶導人莫識爲直指使者也前後抗疏十許
關朝常民隱不鉤摭微細至斥爲縣官求方士方書者
則批逆鱗俛免禍耳報政官簿在西臺之右以無援就
恒調擢常州郡守常州故饒自催島寇重以水患官民
匱詘布政先節儉燕客器用陶匏肴醴有常品雖嗔其
簡陋不顧又依禮定婚嫁喪葬之儀不得陳庶侈終其
任官屬無敢以筐篚入郡門敵以上饋遺不可辭不入
私署付之司庫酬幣宴貨取給焉鄉先生有宦楚素相
善欲得於出納中小自潤以正對曰聚斂臣與盜臣一

間耳某不敢爲盜何敢以盜事人鄉先生轉相告語朱
郡伯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吾曹何顏復干以私請
謁稀少矣時廉諸官屬銖兩之過面質而心愧之其或
持正失上官指讒人交搆其間必爲辨數乃已官屬感
奮不忍負濯磨自新往往以功名顯郡訟牒委積覽之
喟然而嘆吾故治易善乎易之言訟也上以剛凌下下
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故曰上
剛下險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
能訟故曰險而健吾先祛舞文者與深文者無以險健
示民佻而宜與令爲下所訟連染數百人諸生口語籍

籍爲齋戒聽于神旨事者懼逸去餘亦釋憾令得白郡人薛應旂稱爲君子是善用易者理不可渝復而郎命勢不可克歸而逋竄夫非有孚何能窒惕哉所錄囚徒多縱舍大辟不可赦獄獻累日而後奏當以時給罪人衣食瞻視其疾苦增廓其居室數詔獄吏吾爲求生而不生柰何令可無死而死也三年流庸還田野闢爲良二千石最擢陝西副使去郡之日獄囚涕泗號呼聲徹棘牆之外郡人飲泣巷哭扶老攜幼送者肩摩趾錯醵金爲祠生事之臨洮方中虜所親尼無行艴然曰事不避難臣之誼也鞠躬盡瘁而已既至餉將綠士儲餉治

器塞徼亭隧斥候蹤伏絳白幡相望脉地形險阻決利害之備亟城金川城工訖而虜至見城駭愕不能攻亟出兵禦之身後距督戰衆莫不生氣俄衝風起咫尺莫辨人我師堅壁虜不測所爲棄其羸齒老弱鎧胄而遁邊遽告虜犯靖虜弘化諸材官縮朒不前命其麾下精卒千人往徒步短兵接戰無不一當百別遣死士縱火焚營虜大亂折北斬馘中率上功賜金綺金壇子長子招權顧金錢橋虔乘勢以侵蒸庶四封怖悸焦灼案其賓客厮役若閹寺與姦者論戍而奏錮長子于鳳陽兵餉不繼時貸諸王子侯家毋一子三倍之寖尋與吏以

空文冐餉誅吏抵罪并治諸王子侯官兵腹果然矣先朝賜番僧號國師佩玉印輿衛擬於王者其後僧亦黠衣相睥睨貴倨坐殺人辟諸僧狺狺不服習知其事佛謹矢之佛前輒俛首受命罰入馬太僕千蹄獄乃竟番以馬易茶關出入有禁而吏奉行過當馬出廐茶出囿坐私販逮繫株送赭衣數百千輩原其無辜者蠲之河西士民軍商如渴飲漿而寒挾纊歡躍動地擢雲南右參政行舉援如常州也監司拜黔國祖廟堦下投袂而起誚讓之審然者謁天子廟當如何非人臣禮而縱責監奴如律黔國恐伺其他出則以金玉諸玩好餽仲子仲

子財五齡其母賢明上流婦人也訶詰麾使大門之外嘗攝銀場有鄉人伐沒四千金訊之不爲未減又有沓貪而忍嫁禍於細民者且死悉傅生比監試士得人最盛所爲程式文有大雅先進之遺焉是時陳方伯善徐司空栻皆有聲三人旅力同心正色率下滇所指數三良也已擢浙江按察使緩深故之罪若而人未幾擢右布政使復之滇滇人手額迎勞也而母卒則年垂六十矣哀而嗷咷沬血而朝夕居于舍奉其父未嘗一日離側父沒哀如母蔬食惟一味人稱之一味先生不聽音樂者七年除故官浙江司空舉九府圜法鑄錢以勸農

贍不足而私鑄殺雜爲巧市肆易用爲麄革制量法錢立而隱屛鑄作者息以調盈虛收奇羨錢無壅而民不害江陵不奔父喪帝且讁之江陵不報而藩臬公期外其長私問甚厚給之云兩縑耳如其言以兩縑往左右怪問此寧有不足相君所耶亦老耄憒耳聞之而笑曰夫老人所叫呼而祈也庸何傷勒令歸老舟過常州人持牛酒逆境上慰藉數日方解纜揮淚爲別而送之京口者從登金焦見其徒步矯健曰假令秉鉞行畧迎萬里如昔在西戎南詔時何歎乎哉憤執政不能容爲之孔僂起謝曰吾久竢罪于外自願賜骸骨耳居鄉雖燕

牧斯賤延接無倨色仕宦三朝裴齋無長物衣襤褸之衣食淖糜之食第宅無丹雘文采而樂善孳孳不倦爲義田義館義冢田歲收五百斛賦同宗支庶館數十百人敎之學成爲諸生者二十人冢以昭穆爲序所自助棺槨不與焉推之母黨妻黨又推之婚姻鄉里緩急相護飢授餐病授藥死授殮人歲以千計非公事足不入邑門部使者數推轂之固辭不任政不宜民若有枉抑移書言狀其人不知所從來也通國依以爲命者十餘年晩好黃老家言陰符大通赤文洞古諸篇手錄數過神王色澤七十有三而卒前期若見深衣玄裳者環榻侍呼仲子以一豚肩犒之儻所謂生有自沒有歸者耶華桂山先隴形家以爲大吉子孫無祔者族人懷德五屬外皆持緦麻服念無爲報則奉以祔祖墓而卽墓前地爲祠歲時展謁近淚無乾土焉徐文貞爲坐主當國以講學帥天下學社遠邇基置在楚則耿恭簡顧參政觀察兄弟同郡同榜然殊不肯仞師不立門戶不聚生徒不分文析字不煩言碎辭稽古有獲筆之於書沒而子發視之其說雋永獨造無因襲分宜江陵不入其黨事敗後人人口實故相冀於復踦沒齒無怨言其爲長者如此伯子期至仲子期昌翹然楚材至爲懷慶守人

祠之如常州昌爲茂才不問生產或齮齕之夷然不屑所推廣德美尤著今舉進士爲民部郎論曰晩世士所爭眞力者理學爲上其次氣節其次政績其次武功其次文苑十九名不副實朱方伯於五者無得而名焉夷考其行具體矣瞿待詔膺夫敍奄有九德焦太史弱侯述耿恭簡之所評目訥如愚朴如罔父守如處女醇如嬰兒信哉躬行君子微斯人誰與歸

查參政家傳

查公名允元字仁卿海寧人也王父秉彝世廟時給事中有直聲官至京兆尹父志立官至河南

叅政爲禮部郎時生公神姿秀徹首有奇骨京兆公拊之喜是必繩吾武者叅政公初司主客後司精膳公問曰禮之於賓主也前司是矣精膳褻事豈所謂禮始諸飲食耶叅政公大異之自是益力學善屬文方垂髫督學使滕公試士公不欲往士自有遠大期一青衿安論歲暮父促之歸遂爲諸生尋舉於鄉年才十七耳叅政公罷歸若有不豫色然公曰恊于羣小古聖賢所以進德也不啻何病叅政公色稍解入南雍極爲許文穆公所知會喪其弟依依膝下不忍離父母不可旣舉南宮請急居子舍溫凊之暇披覽六籍百氏而於薛文清遺

書服膺之舉焉又三年詣廷對策進御置二甲第四人授主客主事父子相繼典禮人以爲榮貢夷入市多與物胥吏黠者或摧其直公禁勿得交通夷不讙于館而有父喪哭仆地左右扶之起徒跣出國門日負苫蘲牀頭非侍母寢膳不出服除母命之曰若父以世受國恩未報蒙大詬未白望若竟其志兒寧忘之耶起除祠部諸請卹者一以令丙從事毋濫而尤重謚法御史大夫顧公佐軒公覩持請易名士林快之考績上書爲叅政公訟寃略曰臣父廉吏爲御史朱璉所中璉何如人即臣父品可知其歲功則有諸薦牘在銓職不收抱根三臬臣敬爲一雪之疏上父得還故官已進員外郎而大司馬封倭議起奏下禮曹諭朝鮮無議用兵公覽之勃然不悅爲寇侵軼我屬國與師問罪有利鈍當僇力再舉而聽姦言以封事解搆樊叛示弱計之左也疏上臺省韙公言司馬議奪而職方郎有朝鮮置君之說上書力陳不可者三儲位未定政府誤畫三王並封之策上復以待嫡爲辭公疏云並封行否關天下萬世是非建儲遲速關宗社萬世安危設此兩端者大都不利有儲耳臣死不敢奉詔其持大體執大義多此類已出僉江西憲事視學政屬大比五閱月而歷十三郡所甄拔

皆儁才而敦崇風節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少宰少司寇兩劉公納言李公鄒王羅三給事公按使徐公廬陵豫章之風翕然中興焉甲午丁酉兩科得人爲最遷叅議部湖東居半載吏治改觀所攝四道篆贖鍰千金緘付守藏吏以奉表行諸餽遺逡巡行馬之外不敢入朱璉因郡守請首領之罪公謝曰吾豈小人腹哉訟其子不法公謝之此殺人媚人耳而爲位告叅政公彼夫雖生不如死大人目可瞑矣過里省母擢西粤憲副以道遠不欲行毋不善也自起至江上送之其治一如豫章大指務爲清靜毋擾獄市而已公子啓大年十三能爲蟠

桃詩壽王母王母絕愛之半道而殤公慮母哭孫慟卽
白臺使乞歸而母卒矣奔喪居喪一如父時喪畢楊少
宰曾大宰以書勸駕入都江右人士歸者如市除公分
部南昌大浸猾夭米價踊貴萑苻之盜多有上弭盜十
議中丞衛公施用之盜平而鹽政以私販與捕卒連艘
為奸壅不行下令無誰何擔負獨操兵仗歲耑大艦橫
行江湖者窮治無遺閩人辜推懼禍徵尺籍卒自衛號
秘府家兵無賴子竄其中廩餉而齮齕細民條于寇公
廉問之此非典制意欲何為於是兵盡歸伍餉盡歸兵
矣尋擢其省叅政而李宜人病卒公不勝哀一月五告

休官吏士民走諸臺使留之者殆萬人公去志已決衛
中丞請于朝孫大宰請予致仕俟病間召用叅政公嘗
書公慎廉勤和五字訓公奉之無忘終身不招人過不
脩人郄不輕諾諾必踐不妄交交必久恂恂言如不出
口而綱常紀法所關不為利移勢詘入仕三十年循序
而進不躐級一辭亟年未艾也累世貴盛才所遺田
三十頃十畝之室矣祖田半在邑器具雅素無他長物
食無二味衣恒澣補與李宜人相敬如賓雖燕居無媟
語御家人不怒而威斤斤循法極為鄉黨所安有講學
虎林書院者招公為一往嘆曰此所謂書肆說鈴也吾

不欲觀之矣所心服獨前鄒給事梁溪顧光祿蘭谿徐
太常德清許少司馬云查氏未有宗祠叅政公建于里
之奕思橋歲久圮拓而新之四時脩祀事率宗人行禮
而察其貧者捐家廩食之周其艱厄曾王父墓瀕水為
築堤以防築室以守篤愛兩女弟問遺不絕教兩家外
生與所師四明馮生子元安元定皆成名婦翁李公卒
擇支子為之後而歸其廬之轉徙他人者安成給事王
公如堅以爭三王並封得罪公每言昔
文廟儲位亦未定解大紳侍見
宣廟極贊曰

聖孫
仁廟遂立解吉水人特訪其後裔附諸生籍以奉蒸嘗
而數存問王給事家自為文祭曾太宰以申知己之感
公初歸厝宜人別第而搆館中峰南時以輿登山冊汎
湖與子婿談執賦詩述宜人行事數千言屬門人丘太
史為狀又手輯左傳國語鈔未幾舅氏春秋六十公往
為壽因展外王父墓已赴從兄喪走若溪視其師吳職
方遺孤浹旬坐小艇風波暑雨中病矣聞盧公過訪款
之三日尋詣方伯吳公歸往南屏精舍與婿譚不頃時
疾作舁還舍翼日遂卒公無子仲女適駱駸曾者復蚤

死其長女擇顧生模爲婿曰可屬大事女嘗刲股療柰宜人公卒而門人樊比部令仁和模乃請比部立近屬（大歲大祭大同三人奉祀事三分其室一嗣子名得一駒而析與晄甥弘遵十二分不足三以授子婿一子甥一）備葬祭費模推所受田二百畝與兩弟均之人謂公知人可方劉放之奇張茂先劍鑒之識王右軍矣舊史氏曰余嘗識查公於武林云公身貌不踰中人而言動有禮法武林萬貨之輳齊民華侈相高矧於世家以約者鮮獨公能不汰耳覩學江右當綱客事叢後務爲惇大頌聲作焉余讀樊比部狀亟稱婿顧太學賢不見李氏乎公不私一緡且令無爲餒鬼蓋身教者從矣

馬武陵家傳

馬公升階字汝弼蜀内江人也仕爲楚武陵令以子曾卿贈主事以孫鳴鑾加贈布政司叅政其先扶風季長裔元季有爲閬中令者遷内江中江里家焉王父自然官亦至叅政舍光醇德爲士作程叔子松山公愷實生公公弱不好弄有成人之度父嘗對客言諸子稚不能承家客去請郎日從外傳學夢許遜投刺不識許何人亡何有貽旌陽傳者啓讀之至大忠一物不欺大孝一體皆受學道光明洞徹則知本性喟然曰玆非孝經至德要道歟循而行之入聖達天矣自是治舉子業必反諸身心行顧其言尋補邑博士弟子員與故學士趙文肅公其弟國學公俱著名字三人盛年同志相與上下千古左右百家定是非考同異絜廣狹辨瑕瑜孜孜無倦也戊子偕文肅舉於鄉明年入太學見士講王文成良知之學者文肅曰此學如江淮河漢無不灌注吾邑何沒沒也公曰時至氣化當自有之文肅曰舍我其誰公引天自矢今而後有一毫不可與天知者天厭之遭母喪不赴南宮扃一室几坐澄心而已久十年北上文肅已爲史官語公京師萃四方英俊會友輔仁庶不負玆遊矣公曰學不貴言貴精一實剏耳居三月歸明年

文肅在告與公切劘益至而公雅意欲見諸行事謂善運天下者獨執其權善用權莫如舜善論權莫如春秋論秉權謂輔相用天下者也吾見用于天下者矣未見用天下也用天下有三而迹則有五按其所遭而審其所就論輔相輔德謂諫在人人在備三德論諫謂古之司牧近于民遠于君令之司牧近于君遠于民論司牧謂俗有異有同有不異不同異厥異同厥同能不異不同是謂盡共論訓俗謂刑非聖人之心說者以比天道之秋則不然論刑其他論敎内侍論豪傑論矜細論養士論選將凡萬餘言又十有八年松山公力命之仕公

亦自奮曰處士純盜虛名吾何解於人言丙辰謁選得
武陵武陵　榮王封國方夸民菱湖溪以為蓮池屬中
人甘言重幣張具召公公卻之宿田家麥飯藜羹躬履
畝表道至則民家纍纍矣公頌謂中人果王家物民安
得葬此遂予民國人先與民袁錦爭舟誣錦故校尉劉
思安逃男公覈錦實江西安福人祖父遊武陵占籍生
錦二十年而後王分封豁之　王怒縛錦眷屬錮之審
理所公方詰郡　王使人白郡守謂公斷獄不平公厲
聲曰版籍具存難以口舌爭守日搆公退卒直錦乃條
上邑六事曰清王租占地曰收容民入籍曰覈賣田遺

糧曰均直日支應曰革驛館積弊曰開石門舊路當路
不盡用也而直指黃公坐責逋課公慷慨奏記今土木
禱祠煩費無算天下虛耗民有貳心宜延攬豪傑招撫
流移無急催科為亂民敺黃公韙之而
上別遣御史追逋者至公詳具武陵戶口逃亡狀引嘉
靖以來蠲租　詔為證事良已于時　榮王亦數請逋
祿公抗言
天子尚不問租挈以紓民　王其奈何而採木之役與
趙中丞按部符牒雨下公與中丞廷辨武陵蕞爾邑運
木者九他郡富庶十倍木不及武陵十一民則何辜趙

公語塞令他郡輦米三百石助武陵而榮中人監奴芟
萬福收責子錢家子錢家有死者郡鞫實下武陵獄薄
暮國人闖邑門而入左右請避之公不可坐如故千戶
李經直上前揖公詰之客何為者對曰王府校尉有司
故不當攷獄公曰萬福非校尉也經不聽奪之去公退
而稱疾不出乞骸骨歸兩臺監司交留之直指義烏吳
公至武陵慮囚校尉劉漢儒斃杖下公白分守婺源游
公此獄由升階令漢儒死與　王隙滋深其中傷必力
望賜生還游公引入內固問信欲歸耶公曰出處大節
那可面謾游公沉吟當以何名去曰願以老病游公嘻

曰何事乃爾必去遠禍者調可也公起拜謝吳公亦謂
公無懼而公嶄然詞愈懇明年報改職公入謝吳公吳
公憮然曰往以邑苦掣肘署君下考姑欲遂君志耳今
方愧之上京莫須有道里費否公言父老矣請歸侍養
吳公撽郡故武陵令廉其為辦裝抵家發其橐才十有
八金耳武陵鄉先生道林蔣公鮮所許可其服誦公不
容口詳所為贈行文中公且歸往別蔣公假桃岡書屋
與諸子談越四日即緣村夫蔣公率諸生為別邑父老
子弟送者道相錯也蔣公曰吾邑人不慣奉官長即郡
守以遷行送者寥寥君得此勝遷矣既去邑人思之為

像祠麗譙中久之立專祠而松山公跡大鑿俑兒亦致
襄陽二守事先是子魯卿生鳴鑾甫十日而夫母公閤
張淑人育之淑人歿而鳴鑾甫丱公攜與俱居山中俯
仰四世致足樂也踰年松山公卒免喪公自號爲宜山
人已更宜松以示隱且志思云凡二十年杜門距躍取
諸史暨諸紀載參互品隲爲歷代將相傳略四十卷
本朝傳略四卷而標其指以周孔爲宗以易包荒用馮
河不遐遺朋亡爲準又著經行舉要一卷易義會通十
五卷卜筮考畧一卷宜山便覽十卷宜山外編十卷愼
思錄五卷恥躬錄二十卷　皇明清韻錄四卷常語一

卷隨筆錄二卷五嶽編一卷公之學大旨以道本率性
而其要在無我中庸首言率性末言無聲無臭原始要
終一以貫之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而紫陽
以喜怒哀樂已發爲情情則有我有我則知故萌生習
氣沉溺物而不化嘗著我懺文其畧云我之一字衆罪
之門惟其有我是以有人人我並競利欲交生起于迷
妄洪波滔天習于幾微禍機傾世學道害道立志害志
故惟孔子毋我顏子未達一問敎以克己復禮克己者
無我也復禮者復性也是性也本自圓明有一隔缺有
一礙蔽何以一貫夫萬物一元寧有兩性命哉聖學極

於盡性至命而二氏殊途同歸二氏生與周孔後先嘗
成周文明之世周孔明道德立紀綱以維天下猶用兵
之正二氏發天人之隱明鬼神之狀以助明正敎猶用
兵之奇奇以翼正而後兵之用不窮二氏因貳以濟民
行而後周孔之敎不衰二氏敎在世外而周孔在世內
故聖人可以爲世法而二氏各自以爲法二千年來爭
辯奚翅聚訟徒以其迹爭之不以心究之而第信口耳
以成其闢邪崇正之名則亦我而已矣人性未通卽我
性塞人我互塞天地懸隔豈性命至一之旨哉乃著二
氏指要二卷高眞錄四卷楞伽要義一卷惟嚴約旨四

卷大洞註節三卷而撮其精爲諭眞詞四章其一云性
本圓虛無欠無餘先天而來因炁託初先天吐眞後天
範形妙合而凝神化無垠先天唯眞後天會眞一眞自
如是曰全眞先天有炁後天有炁以水投水通一無二
始焉滴涓肆大以玄浩淼汪洋無量無邊其二云老曰
復命性自寓焉佛曰見性命不外焉洛爾學徒岐而二
之性曰陰靈命曰守尸性非陰靈陽光顯現命非守尸
百千萬變百千萬變非性孰靈陽光顯現非命孰呈性
命惟一無先後天強生分辨聖眞不然其三云若言同
類亦非他物父母元精造化依屬原自先天會于元靈

善能守之純粹圓明功深力到應圓冲舉爲大法王爲眞仙子不見釋伽受生剎利因悉應化垂迹萬世不見純陽會悉于呂經千萬劫惟曰呂氏其四云嗟嗟學徒辭設匪則性曰主人身曰宅舍宅舍主人原無交涉豈先後天混合無別性命堅完自無傾滅尸解之說出自仙家學淺半途豈太上耶佛曰解脫脫塵解縛眞如自性又何解脫但明此機即從此學從入爲因結證爲果勤行精進決定不疑一念萬年任世推移盡性至命漏盡天全包涵法界照爍大千自王文成以即心之良知即聖良知徹始徹終無始無終即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良知如明鏡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皆眞一過不留即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妙用即元神其流行即元氣其凝聚即元精完養此身即仙不染世界即佛學者疑信相半公晚不及門而所發明有功文成爲多毎與門人極論明與好學者惟文成最爲超詣繼文成者惟文肅日以其學質文肅文肅莫逆也而門人中入室者爲澂江守蕭祐于先文肅病革以詩來證公曰寂寂念圓未後看寥寥音合未生初公答之曰一念萬年原面目三輪四諦那終初比公卒之年其春折簡示子先思安靜以還造化借談笑以洗風埃子先異之有頃入城患風

欬語子先吾昨已去矣意甚快何必留戀世緣碎鼓決旬神氣了無昏倦鎮日默坐常覺光射滿室五月二十九日呼僧續宸爲我趣子先來子先至舉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二語似公因問趙先生屬纊時所取證者今若何公曰一精明即我究竟處子先曰既究竟則形累俱無何有軀殼應聲曰然子先曰夫無聲無臭無去無來生死不能斷滅者先生惟安靜以還之耳又應聲曰然薄暮忽自言世間一切有爲事不必道向最上安靜法門去伯兄問有何言對曰不必言漏下二鼓子先問何言與子孫不答子先曰一念萬年原面目正在此

時遒首肯而逝公居恒尚友古人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其言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計孔子卒年才二十有五從遊未久也孔子自喪回後奉拳子貢兩楹夢奠逍遙曳杖遲其來與訣孔子卒而賜獨塲居三年其所授受豈淺淺哉親傳聖道當先回賜而後參思曾之得傳蓋在賜後後人以賜初年貨殖而遺其晚年一貫性道之聞過矣其言伯夷叔齊皆賢人而孟子獨稱伯夷謂天倫重則武王不讓伯邑考非耶謂父命私則兄之讓爲徇父之私耶叔齊于此未免有意忝焉其後流爲季札以禍吳國再爲唐太宗蹀血禁門方太宗慕義讓兄豈

不希踪季札叔齊而不知有非義之義史稱唐宗能畏義惟不知義是以畏義惟其畏義是以悖義耳其言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齊景公欲討之而以賂梁丘據阻晉定公欲治其罪而以士鞅受貨免季孫益横而昭公竟死乾侯藉令齊景晉定有臣如管夷吾則季氏誅魯昭復矣夫子撫事而思其人故亟稱管仲之功其微顯闡幽類此母卒哀毀病大作父抑而教之始勉就禮父病時深夜露禱有二僧來問疾出山倏不見病尋差人傳爲孝感及父卒哀如母語子先吾幼哭母而不勝哀今老哭父尚能勝之是寧無故哉伯兄進階蚤與齊

名晩共隱家徒四壁立日相對怡怡如也弟泰階蚤死撫其孤肅卿彦卿守卿懋卿甚篤少年好面斥人過張淑人規之座右書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以自警淑人弟延年清修篤志人稱張夫子公引爲益友淑人卒不再娶者二十有五年有爲公賛者曰不能容已過亦不能容人過既不以一介自汙亦不欲人汙于一介晩年冲淡和平并包涵納人與之俱化子先謂公貞潔似伯玉和粹似林宗順親似毛義齊家似萬石君厚德率物似陳太丘王彦方深造自得直欲追伯安子靜伯淳茂叔子淵蓋實錄云子魯卿辛未進士嘗刲股療親疾居官有父風孫鳴鑾甲戌進士久侍公山居聞道最深有文武材從子彦卿令岐山守寧州其行事大較如武陵舊

史氏曰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余蓋得公於趙文肅云文肅公爲館師罷去一切詞賦日以大學相督誨時時言吾友馬汝弼嘗從事於斯矣文肅初赴召公舉禪者之説門贈曰可與入佛未可與入魔入佛者正也入魔則微妙玄通回融異類觀穢迹金剛唯釋迦能耳漢陳仲弓弔張讓其庶幾乎方其時事柄在讓仲弓將身化誨之故爲是兆焉用意微矣未能入魔而從旁制魔陳平燕居深念張東之泛江中流語是已制魔而制于魔

陳仲舉是已文肅拜相未一歳坐與同人議不合引歸嘆曰吾思吾友之言愧不能入魔文肅又言老子經世釋氏出世惟孔子之道大中至正公申之曰正則大正則中大則天地萬物無不包也中則天地萬物無不會也孔子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變化無窮萬物各正故學孔子性命老釋一貫矣文肅歸作經世出世通多就公商摧未竟而卒今其略具在公討文肅超詣良然其名位子孫又大類陳仲弓待舉仲弓勗文肅有以也

吳益都家傳

故益都令吳公宗堯字仁叔歙北岸人也其先爲唐御

史少微子孫散處新安郡諸邑富貴相望而北岸獨治農公父浹毋凌孺人舉三男矣慮無以爲生計娠公投藥墮之不墮也且有異徵舉生之毋授以懿筐使拾麥辭曰兒願以此受書九歲就外傅日誦數百言應對進退若成人夜分讀不休王父現故奇公相非常指其門曰兒他日能署一鄉進士乎對曰當賜進士于廷何論鄉游學壽昌屬文有奇思師謝不敢以爲弟子無何王父卒朝夕望門而泣何以見先人地下學成爲邑諸生名下士推爲漸溪社長旌德人館公江村著錄弟子籍者甚衆或强公觀劇立水田中垂首搆思劇罷文成問

作何劇不知也其篤志如此亦以受濕故嬰疾云彭邑令以公冠邑士召肄業鄭公祠守祠者夢黃龍蜿蜒下光屬天戊子舉于鄉芝產書舍紫氣繞之乙未舉進士除益都令益都衡王封國青州府及分巡使者治焉事米鹽淩雜而民好訟訟者數十百人立摘其無情之辭懸于門訟寖省矣問莞庫者庫安在曰堂之列櫝是也問司庾者庾若何曰財數椽存焉耳新作庫而繕故庾至今賴焉養濟院圮哀鰥寡孤獨者之露處也葺而居之視學殿廡敝器具缺旁取土成坎窞非形家所宜爲鳩工從事而課校士優者月有程式其後登賢能書視

昔爲多中丞行墾田諸有司率貌應公巡行阡陌得其疾苦翔實爲十事上之曰明紀錄定冊式疏溝渠寬畝步濟金粟均等則蠲積逋省徭役給牛種建官庄禁爭訟流民來歸數十百家田日闢官庄二十所積粟如坻其地不可耕者教之曰是宜木一歲之計樹穀十歲之計樹木木利倍穀十年易侯耳與民約樹六十上農五十次之不及四十爲下民如令十年而林木鬱然號吳公甘棠矣倭寇朝鮮計部以山東輸臨德二倉粟爲餉諸邑輸二倉粟故以直易粟賈踊貴有閉糴者記到公疾發帑金糴粟四境盡以粟至而賈更平或議造車遞

運公策其非便買民間車而專官運之旅順是役也益都與先登功等徵禦倭兵道益都民苦鈔暴爲要束安堵如故齊女好游元夕以往張燈累月肩摩跕屣誨盜誨淫公禁市無張燈諸祠廟闔扉無啓俗以一變閹陳增奉璽書采礦建牙益都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誣奏福山令下詔獄令恐往往長跽如屬吏吏白公公叱曰鬚眉男子乃爲閹屈膝耶不往見而之登州謁海防使者衡王使人諭增此非他令比也增陽諾公還王使兩璫來與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耻爲公所亢銜之深矣公里無賴子程守訓附增

得官内史與同事詭言家世多顯者公向人折其非以此憾公公過金嶺鎮鎮驛長金子登擁騶從如上官公訶之已威供張復麾不納宰訴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是安能爲孟坵山有鉛礦子登說增此可鬻金幸以梠付月得金若干爲大人壽增遂檄之公數責子登若自有司存而貿姦爲闒奴乎上之所以收若者豈其微哉子登遂構公增逮諸富民誣之盜礦三日至五百人徵邑千人取礦日索十金不者罪令與民以阻撓民多畢命於箠楚重足一迹莫知所措公曰誰爲民司牧坐視其死而不救乎以吾一死易萬民死其可也於是草

疏五千言劾增其略曰謹案陳增罔上營私剝官毒民山以東莫不盡繇臣第言益都益都有鉛砂無銀礦薛學詩初議買鉛煎砂非以鉛買銀也增强入銀業非法矣更强采者代納稍緩逮吏捕民某日刑十六人搒掠無完膚某日刑三十人三木囊頭三日暴尸以狗貧者單枝韓文一等若而人稱貸而應之粥田宅子女不則自經富者翟攀徐大亮等若而人初給以批令買鉛輸價價已入奪其載曰此盜鉛也籍其家無有孑遺且非獨於此也嫌公署卑陋改作壯麗倍蓰舊制又營別館以奉其母若姻戚僮僕日用飲食筆札皁隸輿臺鼓吹

廢滌傳呼塞路出則舁夫乘騎動數百計歲時饋餉宴饗供億不啻萬金此盜

上赤子膏血也如投虎狼口矣驛丞金子登爲增鷹犬所白事有大奮乾綱詰乾者

上之大象綱者

上之大權增居之不疑以下郡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豈可令衆庶見哉

陛下令采礦采礦所本有也非曰凡山川皆有也又非取之民也益都無礦而令民以其衣食性命充之

陛下所得十一而增私囊十九捲握之物足當十世已

獲厚實而上收汙天下增罪不勝誅

陛下無亦失計乎臣么麽豎儒履虎尾捋虎鬚必爲禍山之續誠不忍增鑿齒益都一縣以虧損　聖德有如民計畫無復之斬木揭竿以誅增倡亂土崩瓦解之患臣不忍言

陛下亟誅增以雪益都兆人深怒以銷山東諸郡隱憂臣出位妄言斧質鼎鑊惟

陛下所命拜疏之日爲文禱于邑城隍神以祈必行增聞而懼謂其黨曰强項令吾固知有今日將奈何是女禍我也相持而泣告其母亦泣而其徒王惟忠與程守

訓謀曰行重賂於左右若
上所最寵信者必無患
上得公疏心動科臣包見捷郝敬先後疏增罪
上以增不仰體德意姑記過以覲其後增復奏辯
上奪公俸一歲中丞尹應元疏繼之
上乃免公官而增復誣公匿稅多受取裴齋寄維揚吳
時俸家時俸者新安高貲賈人之尤也居西鄉公居北
鄉素昧生平又吳弘道吳時來吳滂三人皆公宗守訓
悉其根株窟穴或欲因公連染以索賄或欲假以傳致
公罪嗾弘道時來舉首滂爲證

上惑之乃逮公初公見增之惡已孰有委隨者書而藏
之笥曰吾儕七尺軀戴天履地託足聖門豈可浮慕空
談自類穿窬際會當幾則張膽明目爲民請命爲主達
聰爲縉紳作氣身外榮瘁都付浮雲公子揣知其指諷
曰無益公曰當爲秋霜無爲檻羊吾志已決矣郡守胡
士鰲甫上官五日以疏示之士鰲曰君有二親不虞貽
其憂乎曰有兄弟在曰聞君貧曰可以筆耕畧無戚容
子私垂涕公顧慰藉之吾得死所矣何憾既逮而士鰲
卜之靈棋曰金精欲起賴得元士左手抑之乃獲止息
其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藉此匡扶力乾坤物

又新公曰金精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左手抑之
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誰乎邑人傾城來觀爭欲啗增肉
增亦錯置礦盜數十百人其中將爲難郡丞燕召祖來
言少緩須吏待我部署之定也而衡王使兩內豎送公
祖召語之矣令不獨與增忤即王邸中豪令時操三尺
從事擱且鴟梟圄奪邑婺藏以重令罪兩豎失色誰爲
此言者祖召曰請以王傳教非盜都人而至斯者海防
卒盡勞之如言而增黨引去增杜門不敢啓祖召因語
民闔肉腥不中啖其先之官道爲令別諸生數百人掩
面哭至郊關公語諸生宦不期月日迫歷事未與諸君

細論文即學工未訖也有後之君子在父老行哭失聲
公攬涕謝曰父老念我厚我則何有語頃天忽晴十步
之內不辨人公青襟皂帽騎驢從間道去衡王所使兩
璫夾公輿者載酒餞公揮鞭謝之非王命也不敢舉君
之觴薦紳送者相屬而或羨仕宦人以遷行何限安所
得此於民郡長佐各以十騎輔行抵濟南或曰請就逮
所公笑曰雖肋不勝尊奉姑待之明旦詣中丞中丞泣
與諸司以數百金畀官校毋苦公而後率公詣署讀旨
縣簿以械具進公瞋目何至是中丞召簿撻之而遣材
官占護公入京歷下士民轉相告語不識吳盐都何狀

觀者如堵牆至京路人亦譁看忠臣看忠臣奄司門者
嘖嘖曰吳先生奇男子夫增狗馬不食其餘矣下金吾
三事以下語之無令
上有害賢臣名金吾爲具浣沐棲之別室巳下鎮撫司
問鎮撫請下法司公乃就司寇獄而益都民欲殺增者
洶洶增恐徙徐州而五百人詣中丞請白冤狀中丞蹙
額曰生爲令白磯
上怒其可再平山東案公事無染祖召攝益都爭之强
其牘四上指天日爲誓
上奪士鰲祖召宮各一等俄夢牛在山上蹄曰其出牢

之徵乎會增以所括牸俸等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
儀郎鮑應鰲偕其友六人謁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
徵惠得正襟牖下益都何獨不然四明秘啓入郎日
上釋公歸辛丑壬寅以恩詔復衣冠復職而公卒卒之
前半歲益都人生祠公卒之後半歲邑父老子弟博士
祀公於學少時父病累月不寐亦病欲死久乃瘳進士
省覲不欲謁選父趣治行去爲令五月以父母不就養
上書乞移近地既劾增尋上書乞放還山皆不報父母
念公俾公婦來視至淮聞逮止不進公使吏翟士朴奉
舊還而奄迹得之士朴藏齊壁隙令旁舍兒馳去奄考

朴亡所有舍之公喜吾二人知我不以逮憂死天幸也
獄中私母凶問哀不飲食或曰有如以哭母死人且謂
上實死公於獄公乃起歸而痛彌彌滋甚而父且九十
矣氣息財屬爲飲食醫藥扶掖啓處不離側者踰年居
恒自傷三釜之不逮一命之不貤也且以身被繫貽其
憂相繼卒又自高曾以下喪未歸土惟得吉地而厝之
庶可以恔心旁求積不獲獲復苦無重購沒之日以爲
大戚王母之卒也經營喪事不以煩父兄兄楠卒公方
少侍疾如侍父而字其二孤如子者終其身所友程天
任何其仁汪有章程汝宁極驩既爲孝廉以有司借計

費贈天任以兩女爲有仁汝宁子婦以子爲有章壻君
子稱其不忘雅素古之道也或中其諸父于彭令令故
重公公請之甚力令曰君鄉未有請一請必力何也公
正色曰諸父也而爲仇覆沒又辱公知不力請亦不仁
甚矣令乃諾諸昆弟有宗孟者貧召與共飲食授尚書
誦通爲諸生貲皆於公乎資或讒於令將黜之公極言
而免之滂陽請因告急公公曰是夫由我而繫與于斥
產恣所使以自脫公下獄滂度不得生出獄戶而增授
滂子宗旦以官大爲山東患巳部使者牛應元攜訓黨
害公人羅法公猶爲之地也所居後喬木干雲太可蔽

牛公舉於鄉而宗人妬者伐木殆盡將不利于公然公竟第更種樹或侵墓則更修他無所問嘗言兒人對語必以忠告仇人在難必以身拯故能犯而不校以德報怨如此在京師或攜歌童過飲見公內大布之衣駭曰聞新進士百許人未有也行田間蹲而小休穤帑須捷同人詭之公曰吾不入內內人不得閒澣補耳子為製一紈袴一綾氅曾以極寒御旋篋之沒發篋二物如新盐都以增故供億倍往額千金去之日畀管庫者牒出入數畢具而以淮上所親質庫若冠帶器具償之守藏者驚官費而家償人何樂乎為官在途以十金授長賦

者邵承命勞送人忽曰若長賦虞生得失亟歸而十金封識宛然問何以不勞曰民自勞之矣公不可令吾墨所得詎止此若亟持去承命語人自吾長賦所見一介不取惟吳公耳五百人以所斂僦費金使數人貽公橐饘卒却不受郡邑長吏憫公無故而蒙大難重之奉一言為九鼎公絕不入城市有丐居閒者以金往公艴然夫金與身孰重吾不愛身而屑此為侍御曹學程以言事得罪長繫公與最昵死出曰吾不苦獄而以得待子為快也吾不快出而以不得待子為戚也曹後二年赦還亦卒公嘗夢胡襄愍襄愍故盐都令後亦下詔獄妖夢是踐豈非天哉襄愍剪滅島寇東南受其賜公以口舌誅增增不敢居山東後數年暴死王維忠程守訓者纍纍反接徵輿山東如解倒懸雖爵秩懸殊功相埒矣始滂與其黨宗旦為厭勝術置桃人冢中公見之驚未言也既卒而羣兇欲併除其二子歸將發難會郡守梁公至覆庇之羣兇無可如何復為雜劇汙衊公以獻媚於增疑誤人視聽將令公身名俱隕識者莫不痛心髮豎焉公卒五年而其偶麥孺人以憂毀卒所為同公茹苦助公為德者大是上流婦人自有志狀論曰奄人以礦權出中外臣得罪者百數其為邑令抗章請尚方劍

惟吳公一人

上重創公以監謗而竟怨公以旌忠英主哉余讀公子年譜其時為直指監司者或下石於井或首鼠兩端是陳增陽乞貸公之不若也士風至此可為痛哭流涕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顧司馬家傳

御史大夫贈大司馬顧公名養謙字益卿揚州府通州人也父贈公志中母單淑人娠時夢嫗抱送筐中綠衣兒曰此其舜與僧迦大聖同公生信然時夢有大校執金牌擁衛者四歲父出句曰孤燈一室明承嚮而對片月千山照父喜他日當勝我七歲就外傅所誦終身不忘行文千餘言立就十八爲諸生二十二舉于鄉九年成進士名在二甲李文定將扱公庶吉士與綠姻皆辭

除戶部主事司兌小攤敏幹清約軍民誦之楊太宰霍司馬欲得公爲其子部而劉司徒不可吾倚顧郎如左右手諸奏率出其筆給事宋之韓者司徒鄉人偕公審京商聽司徒關說公不可司徒恚甚欲左遷運司同知太宰曰始留之謂何無已則擢福建僉事所部邵武黨斗爲亂公傳諭撫安而設方畧禽其魁賊遂解散三年擢廣東叅議山寇賴一清曾廷鳳等勢甚張從間道入其穴圍取之降者籍爲兵賜金幣擢副使而在閩時郡丞按獄文致掠立迫恐公每覈異憾公中之撫臣所撫臣一夕暴死代者與按臣因以刺公御史吳從憲與廣左薦紳持之得調嶺東官屬士民遮道泣留久之方得發歸而與諸兄弟奉母至足樂也踰四年以母命爲選人除雲南僉事順定知府猛寅以女弟妻大侯知州奉[illegible]奪據其所領寨公詰之寅故聞公閩粵威名懼而歸款還故地御史劉維昵門子馬某及夷官子向化生下督學充博士弟子員公面折其非而潛江歐陽栢爲憲副與公同志御史敬忌之以考功令中栢公大不平馳三百里來別爲長歌贈之劉不善也劾公無所得遂已擢浙江叅議分守溫處六比士得名流若干人而浙有兵民之變司馬蜀張公出撫廉公幹材可急使公權

山東副使司馬請留以新秩部杭嚴道前是浙營兵怨撫臣損餉而陰賊馬文英楊廷用率七隊桀黠者陳德勝方子龍李文高張賢陳文滿吳意成盧州辱撫臣相團結橫行圍奪莫之誰何市民又以禁顧役抗令烏合毀諸臺司門焚巨室光燭天張公下車召諸營兵討亂民自效所誅一百五十人而念亂兵猶未麗法公進說曰誅亂民宜速誅亂兵宜緩緩而不密其憂方大或取他事罪之或襲取之不足示武張公是以留公公謀知諸兵前辱中丞時文英廷用詭自縛請死要其衆曰我以一死易若輩生其爲我具棺斂給妻子費衆斂數百

金予之不死卒不償金衆大悔恨是以言語爲約束無文書後將賣我輩矣會春當發兵防汛兵集而伏建牙公爵游擊徐昇星捕德勝等七人詣張公臺斬之文英廷用潛匿衆中窺動靜微得之斬以徇公單騎馳入營或諫曰何自輕公不顧至則兵皆震讋召之前若等在死法中第首亂罪有所坐貰不問衆頊頞伏地而流涕謝曰微公吾屬無類矣願以死報浙乃大安張公列公捐身關策功第一而臺省二十許人交章薦公邊才移治薊州兵則張公亦爲薊督府發入本兵矣其在薊修水利與屯田爲諸道最閱關者以聞

上賜金而會遼東缺撫臣横拜公僉都御史任之公疏言往在浙與梟臣徐汝陽族力同心汝陽調而臣曠貴于義不安又治薊田將有緒乞留任終事

上不允以治田責成代者令亟入遼其年東虜炒花把兎兒合西虜犯遼蒲瀋汎河諸堡公與遼帥李成梁分道禦之斬首百三十級再挫之東河三挫之前屯開原

上賜金幣而北虜土蠻把兎兒諸酋蟻聚遼南界兩河間連亘千里寇舊遼陽公曰諸鎮餌虜幸旦夕無患非大創不可與成梁集兵分二陣以一直前砍賊以一應援偵虜先時虜六我兎降收其梟騎隷麾下至是哈亥降盡得其要領驅以前導而戒成梁潛出繞虜營後鉦持構膠不舉火別將李平胡等銜枚疾趨二晝夜次可女林虜迎戰二陣兵合呼聲震地賊倉卒驚走我師斬級踰于他俘獲無算公于法當封而以讓帥成梁財升副都御史歲大水請開海禁糴粟活饑民七萬餘人而條上遼左四難邊長虜衆兵寡餉薄司徒議增餉七萬有奇司馬議增馬直四萬有奇增設復州盖州守將聲勢相倚明年再中水復爲減屯糧請九萬金賑之遼人德公爲公盡力則有鎮夷堡鎮寧堡之捷有小黑山古城之捷巳開清水谷田斥鞏陽諸邊規土進城亭隧摟

櫓五兵俻具平行二百里而兵使王緘任天祚交搆公疏天祚多守禦功緘言誣

上逮兩人質問科臣詆公不早言公兩自劾

上慰留之而東虜把漢大成糾土蠻十餘萬寇牽馬嶺軍無見糧亟餽金市所儲牛羊芻豆饗士士㒄虜虜退而寇鎮夷四日不下公與兵使飽希顔守廣寧廣寧亦無餉復市餉如前爲戰車環城深廣池塹與帥相去四十里堅壁如山虜環睨無如之何亦退公度虜懈歸夜命選卒五百人追虜三百里外斬數十人而還

上復賜金幣而王緘飛語熒惑公請下督臣復案

上勑公與帥任事如故而南臺臣復㩁科臣語刺公
上以公本無失事不聽公再辭不允泉夷那林孛羅卜
及猛骨索羅温姐結西虜入寇公謂成梁此吾屬夷而
有二心長此安窮鄕所禽湯和哈者其部落也可爲内
應所禽康古六者温姐其妻父妾也使收温姐而縶其
子猛酋城破無得妄殺成梁從之提數千騎之海州公
率數千騎次遼陽先持檄諭猛骨二酋二酋不應更殺
我三卒督兵進其城下城四重中城堅火器中其守城
者多洞胷死爲雲梯高出其上城潰斬夷五百有竒酋
窮蹙號咷慟哭叩頭剺面自誓改徃逐過終今以來和

歹商爲我藩衛詔加祿一等賜金幣封其三世是役也
公當任子金吾先移書本兵辭故賞儘爾公以天祚得
罪孫絾絾得罪孫臣臣自居功叩心深慚辭不受賞再
以地震自陳俱不允而議開原善後事宜上之報可尋
考三年最任子入太學如令甲巳擢南京少司徒以斬
逆酋奴兒哈赤功賜金幣甫至官遭母喪二年即家拜
少司馬督薊遼軍事再疏以母喪未終辭
上謂非不辟金革之義趣上至淮而督府已别屬矣召
還京先是公在遼餉不時給兵貸子錢餉至則緣手盡
于市馬時立官市法積子錢十二萬以三萬救荒餘貯

充餉後按遼者言公削馬直博子錢名所入公家私橐
各半公疏事始末宜革市馬之弊無廢子錢之利兩疏
辭不允而薊遼督府復缺改公左侍郎任之復兩疏辭
不允是時倭奴關白行長清正兵數萬據釜山陷朝鮮
擄王子陪臣去陷王京平壤朝鮮王告急
上命宋應昌經畧復平壤後乃爲倭所敗而行長遣小
西飛乞封貢應昌許之朝議不然應昌罷歸公并日倍
道至遼疏察倭情形爲疏萬餘言大指以國家患虜不
患倭倭不能越朝鮮犯中國其勢不足畏自古御夷常
以順逆爲撫剿權恩威而用之倭所侵朝鮮耳吾爲朝

鮮復疆土歸所侵掠恩至厚今倭且歸命宜因聽許即
不許貢而姑許封提空名紓實禍無使于此言者類稱
戰守其名美而可喜臣料戰則不能必得志于倭守則
徵兵遠戍共待流輸歲耗大司農金錢七十萬疲中國
而代受其敝遼左歲惡人流以東征故士馬凋殘徒見
羸齒老弱虜如乘虛而入何以應之臣以中國爲全局
以朝鮮爲局外日本故王非中國所立假令關酋王而
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内亂不暇謀朝鮮即能附衆立國
必德我不復有異志此中國與屬國兩利之道也爲諭
文畀材官胡大經與倭酋吉兵至釜山使示關白歸島

盡驅釜山倭方與請封
上是公言無更以文法中制朝議爭之愈力公復疏言
今日之難不獨任倭情而在朝議言之則易任之則難
宋應昌有收復朝鮮功諸臣一切末殺之而加之罪當
平壤未破時已有許貢許封之說應昌不明言直任亦
自誤事機耳臺省言者紛紛
上俟公再奏因奏言許則封貢並許絕則封貢並絕所
以難者難貢道
祖宗時貢道由寧波刑部侍郎孫鑛嘗著策示臣言者
身無利害其爲說易任者身係安危其爲責難輔臣本

兵必欲人無一言而後決計是俟河之清也今日議不
得旋踵并謝屬國兵餉之請
上下其議九卿臺省而孫公言戰守言官以爲是詆公
公復疏乞罷以鑛代又言經畧總督兩設彼此掣肘必
歸于一
上以孫經畧留公總督而山東登萊荒甚遼東虛耗請
以倭餉十二萬石以半賑登萊以半濟遼虜犯遼河
西遼帥楊紹勳失事公疏言臣于正月抵小凌河虜以
數萬三面連營臣從行五百騎與兵使馮時泰七日食
不下咽衣不解甲于風雪中乘城城幸無破今日泰役

逃而撫臣韓取善奪爵臣應與同罪
上不允復疏趣經畧之任俾專事倭而臣專事虜
上于是以總督經畧俱屬孫公而令公還部公疏言臣
不能復興數萬師百萬餉以與倭戰五百里外又不能
勞兵糜餉爲朝鮮守藩邑致病不敢辭位願賜骸骨還
里三疏不允甫還朝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復三辭許
之踰年以公協理京營戎政言者猶不休公力辭致仕
家居十餘年卒公以父未逮祿養歲時伏臘及受恩賚
京不自勝晚年事母孝敬備至色稍不豫長跪請罪母
爲一粲而後起自通籍所得秩祿散與五屬支親外黨

嫁送姊妹極豐以百金買地遷伯祖父濱江墓其子故
與贈公爲難者也伉俠好客緩急相護同榜胡御史涍
李參議存文爲經紀其喪周給其妻子京口韓氏貲雄
里中久而貧其子聘張光祿女不能娶助之成禮瞿文
懿公座主也子汝益召之幕下使報捷得爲武爵累遷
參帥州苦催科嚴氏竄交困士入試額太監力言于所
司而損益之知州某子甲以築城鑿山石徙民居不徙
者焚之所掘冢千百公爲言不從則畀徙者貲瘞諸暴
骨狼山浮居幾沒于海濤有司繕修不足公捐家廩而
就口山爲增勝或以捕盜株誣平民六十人強服其罪

力爲之脫巳得眞盜而家尸祝公也故記室受惠而負之後以事抵公復爲營救同年爲御史者刺公過諸他所御史起避公揖與語無纖介其人愧謝不容口里中子流言忖之一綮居官薦寵下輩或灑耻拔擢用之而不任德雖以寧遠重臣推誰不得及門將吏遷官庭實爲壽彈治之居家恥求田問舍藏書萬卷訓子孫于書涉獵而徵言大義輙巳明了爲詩文雄贍有體州志之修也多所裁定四方客滿坐對之出敎左右繕寫不給耳聽目視口宣手荅如流尺牘日百函無一外誤晩年罷遣常客獨與六七子結社賦詩好奕奕終日夜不勧

爲人魁岸廣額方面耳四寸舌能舐鼻又有膂力隻手舉席一足去地五尺席上盤盂數百滴水不傾以臂乘人持盃大嚼投壺最巧一發十矢中耳各二百試無失引六鈞弓材官蹶張不如嘗按塞慙墓爾城虜十萬猝至或請召近地卒三千爲備公笑曰郎三千安能當虜十萬啟四門張黃蓋而坐虜覘知爲公卒不敢近將吏而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也

上勅嘉公膽畧以此年六十八忽痰作不食既革家衆環哭張目叱之問何言唯曰報主恩者二子孫皆以詩書起家而長子懋賢爲比部郎最知名舊史氏曰弇州王司寇云談邊事者楊文襄詳而不必文翁襄敏文近不必暢王文成兼之而不必覈顧公具體集成信識弟就奏議言耳其後督府諸建白司寇未見也公勞而不伐數辭爵賞畀遭讒不觖望救時應變卒然臨之而不驚中懷輸寫不逆詐不億不信于家于國言無隱情從容語次折衝千里沉幾先物深畧緯文可謂國家柱臣矣

馮氏家傳

馮裕字伯順其先臨朐人也明興募中國人實塞下曾大父思忠始徙遼廣寧裕少孤父之收母池育之池卒

爲三年喪有司嘉其誼屢辟不就舉進士知華亭縣治務廉平縣大水令上田代輸逋租什一會與大吏議不合坐令加賦民交走言狀事白猶改知蕭縣蕭故獦辣新中盜閭虛無人鋤强扶弱民乃安遷知晉州滹沱河自城北南徙北地瘠而賦如故爲更其額遷南京戶部員外郎督儲中都與留守中貴人抗中貴人陰伺闘中之卒無所得稍遷郎中蓋自是復還臨朐居矣久之遷知平涼府以後期改知石阡凱播酋相攻爲正疆界訐所殺傷償之如其俗遂不復爲亂遷按察副使治兵威淸土酋龍里死其兄侵之里妻率衆鬬兵合數萬遠近

震恐乘單車往諭皆立解散苗犯程番議者欲用師不可徐道斷事撫之苗聽命無二心當官抗直有裁斷而貌粥粥若無能者見謂不勝任大計時予致仕歸親仁善隣有召飲輒往輒盡醉以私請則辭好爲詩晩結詩社所倡和多傳於人在廣寧聞義州賀給諫談理學師之得其宗嘗謂希寵者負君媢人者負己謀身者負人生平蓋三無負矣年六十有七五子少子惟直早卒其四人俱知名伯惟健仲惟重叔惟敏季惟訥

惟健字汝强胡中丞纘宗更字之汝至從父遊南都方弱冠有文名與南都人陳元舉楊全卿盧國賢金子有

子坤馬承道陳孟錫許仲貽爲師友才情駿發超然絕塵父罷官家徒四壁惟健拮据生業供養無乏弟妹昏嫁以時舉于鄉屢試南宮不第弟惟重卒廬江方歲晏觸氷雪歸其喪又反其妻孥京邸所著陂門集南征聖泉賦四愁詩學士大夫亟稱之子子咸

惟重字汝威十歲屬文觀書數行俱下有會于心輒手錄之少伯兄一歲游學相長大然不敢鴈行弱冠補邑東廣寧衛庠生故清河令蔣某異其文以女妻焉尋從父歸臨朐改郡庠齊魯間執經爲弟子者日衆豈顧修幹譚說風生常挹遜無矜奪之容飲酒斗許不亂起整衣冠滌器則有酒所矣刻意爲詩無大曆以後語書道逸有晉人筆父嘗語諸子曰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醫無閭也先人丘墓寄焉以道路之不易誰往省者惟重請行於時虜數入寇行旅斷絕匹馬烽火中月餘達廣寧展墓芟榛蕪繚垣擶之以棘勒石而識之乃還報命父大喜舉進士授行人

肅皇帝南狩奉命告湖湘一切餽遺無所受走烈暑中及廬江疽發於背友人臨視之曰子之病病矣恐卒然不可諱貽子父母憂柰何子何不歸謝曰惟重受

天子命介於南國不幸病不能卒事事重也是惺在禮朝

會而終以尸將事受事於朝卽命于事乃其所也敢懷首丘虧人臣死職之義爲家大人羞遂卒娟蔣生子子履才百日期與俱死勺飲不入口已自念曰夫子死而無死以有孺子耳未亡人從夫子死將并死孺子是未亡人死夫子也乃起育其子莞葭之室不蔽風雨竟以勤儉起家子履成進士上書言狀詔表其閭年八十一卒

惟敏字汝行總角時父官石阡力不能攜家惟敏曰萬里荒徼柰何令大人獨往從之行暇則讀六經諸子史含咀英華爲文閎肆萬言可立就晉陵王愼中督學山

東自謂於書無不讀猶遜其才也尋舉于鄉館屢上南宮不第結茅治水上居焉放舟上下浩歌自適望之如神仙中人久之謁選授知溧水縣事縣所食用取諸俸稍不以煩里甲出則簞食壺漿自隨繕學宮浚城隍樹以榆柳行道之人歌詠之縣民宦者爲將佰爲校尉爲力士爲執金吾爲中貴人兼併地無算而逋租挈牲敬摘其最召者懲之貧民以爲德而豪右謗四起矣坐謫鎮江教授聘典雲南試錄文多出其手稍遷判保定府奉檄修府志爲集楊忠愍遺文行於世陳郡利害十六事指中窾繁尋左遷王官遂歸構亭治原之上命之曰

卽江南日與朋輩觴詠無何遘疾卒卒之日侍者以朱衣進搖首曰不當服此時有恭喪云其文不爲刻削語情事若指掌上塡詞尤號當家西北人往往被之絃索孫瑗亦成進士

惟訥字汝言六齡就外傳誦書聲朗朗如成人質問敢言父名之惟訥自是謹厚沉毅矣少長授毛詩與仲兄同舉于鄉舉進士知宜興縣捕諸豪僕牟租者治之得數萬金報郡郡守以爲能大愛重之部使者乘間行邑適有他期會不得見坐蜚語論調魏縣虜犯塞畿南震恐增築邑城城㙐并鎮功成不忽于素遷知蒲州州多强宗大姓其政情法相得衆咸服與諸生談道論文寒暑不輟得人爲一時冠遷揚州府同知以父喪歸服除除松江督賦入京師舟中惟圖書數卷而已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曹務簡日手不釋書以母喪歸服除除兵部車駕郎未幾遷陝西按察僉事分巡隴右番虜雜處民勞爲甚至則繕城隍謹斥堠懲貪墨平政令四民安業嘗攝督學事品題十不失一凡五年遷河南右參議尋遷浙江督學副使士習浮靡轉相承效首與諸生約正文體敦德行以興化條未幾遷山西參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淸屯田得萬餘頃事聞有金幣之賜遷

江西左布政使嚴上供瓷器浮費令民以地爲率畝出一錢頒役民大悅肖像事之入覲評隲官屬與大宰廷辨無依違語事竣疏請老大宰惜其才以光祿卿致仕稍營郭外田數十畝又愛海浮山之勝營菟裘其中踰年卒嘗輯上古以來迄六朝爲詩紀百卷藝林極珍之性密靜有思其爲詩文斌斌然弘溥君子也

子履字禮甫舉進士爲固安令縣無留事請寄不得行闒茸下驍壯者勒習騎射捕大盜三百人桴鼓不鳴以能擢駕部郎尋擢山西僉事治兵大同大同自嘉靖以來兵數告變戶部爲新法馬給諸邊司餉郎吏隱之承

壘上兵關門而譟將爲不利郎大窘子履徐驅而至曰女曹豈欲反耶此吏之過乃公爲若治之卒解散而按誅其倡亂者一錯歙然會大旱繼以霖雨米暴騰踊亟發倉賑而厚爲直召諸商米遠近輳集歲不爲災虜王之款塞貢市也以愛孫把漢那吉故那吉入市自伐其善射請與子履爲耦子履計虜騎當有以折之虜矢重不能及遠發移其侯於百步外與之約負者輸物若干事那吉連負盡輸其衣與馬面發赤乃稍移前令獨射每中一矢還一物遂盡還之那吉大喜終其任貢市無譁優遷參議副使治如故鄖給事陳三謨者僉人也大

計取他人事誣子履奪爵一等子履以母老不復謁選十年虜犯西寧詔舉能任邊事者臺省俱薦子履起知和州爲平徭賦劑量重輕以水災力請蠲征縛治其里豪殺人者至與部郎相持部郎氣奪遷陝西僉事分巡隴右倫旱賑饑一如大同時盜據關山爲亂擇部吏有口者持尺檄往諭之兵隨其後盜盡亡去秦人爲祠生事焉久之治兵易州易州兵不習戰而中分其餉爲公費兵益頓乃汰老弱歸農更募勇敢善騎射者充之兵與餉復故額部使者大閱畿輔兵獨易州爲冠彗星見民訛言易水深水間有王氣祲見於天

上且舉兵加誅皆竄走司榷郎就子履計之當奈何廼視從官蓋靡有存者子履曰是難家諭戶曉惟靜以鎮之耳命庖人具酒炙不闔門而辨飲士民望見轉相告語復來歸而迹爲訛言者由東鹿一道士以左道惑人人從者千餘爲起祠吏就索錢弗予則告東鹿令是白蓮教謀爲大逆令懼詣都御史請兵民是以恐子履持不可是一亭長力能辦耳何庸兵爲二檄授使者至東鹿發其一執道士及吏即訊其一譬曉諸民事遂定而奸民數言易州多礦金宜採以資國用子履爭言其不便乃已三載遷河南參政則子琦爲少詹事侍讀學士

矣以入賀至京師遂力求歸于時年甫踰艾耳歸四年從弟孝廉子咸卒子履哭之哀遂病病革與友人調笑如故妻子環泣能小留乎復笑曰是在司命不在我令閉戶無擾恬然而瞑子履厚性寬中與人言竭情無私杯酒談笑一坐盡傾義所不出必申其志御下最明察能恕小過居家軌迹夷易路逢乞兒馬醫必下揖之操縱虜王及諸大酋無犯格令後數年虜索市溢額漸渝盟而

天子以大內災聽奸民言采礦畿輔騷然薦紳介胄拊髀憶子履矣子履爲文援筆立就草書得晉法勝其父

然以政事聲掩琦今爲少宗伯有公輔之望
子咸字貞甫舉于鄉一再偕計吏遂罷不赴隱居治水
上少從婦翁少司馬冀鍊爲理學以莊敬自持朝夕闔
戶靜坐忽有所悟敬在常惺惺豈檢束若徽纆也與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
命是爲聖功之本因以本名軒以本軒自號四方來就
學者日衆或問學曰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廉曰惟靜
者能廉問應事曰事歸當然無務上人問處人曰和氣
誠心問立身曰如志士不忘在溝壑則能立盡其在我
無干涉人則無入不自得問鄉人皆好之如何曰狗俗

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其持論類此
所著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記類有深
識精詣父蚤死事母孝事伯兄恭侍母病非寒暑節變
不解襟帶食不知味既卒泣血柴毀酌古今爲禮書脩
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歲時祭必親終事無惰容
有田數十畝躬秉耒以耕非其力不食絕不受人饋曰
吾無以報也母昆弟貧者養之沒身又推以賑其鄰百
餘家歲凶倡宗族兄弟與富人出粟貸明年稍豐鄉人
爭還粟乃設義倉以法散斂自是鄉不苦饑客至炊黍
刈蔬共食無他饌與士言士與農言農人告以過則喜

見人過亦若其身有之必婉詞相規於鄉人好馬君某
馬卒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遂抱病卒鄉人日來哭臨
鍾給事爲之誄薦紳學士以方陳新會曹霍州謚曰貞
靖先生論曰裕學以從政臨事不惑身遠與寡厄窮無
怨自首者又魁壘之士也諸子道術通明贍于文辭典
幹撫氏以惠利爲績又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語曰依
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以彼
父子質行齊魯諸儒莫及位不過藩臬甚者左官丞世
光曜晻而不宣其在屯蒙之際耶天降時雨山川山雲
五世其昌莫之與京豈不宜哉

南郡守家傳

紹興守南公名大吉字元善陜西渭南田市里人也父
金爲蜀傅士冉焦宜人禱于泰寧宮之神生公少跅弛
不修小節時與群兒戲列行伍號召指麾譁聲動地焦
宜人惡之安得此不才子其大父心獨喜是非凡流比
長通易禮二經弱冠舉鄉試第四人尋登進士授戶部
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前後司御馬天津倉者一司下
糧廳漕儲者一司保定邊儲者一司京坊草場者一會
計嚴審諸猾不得侵牟嘗犒師雲中上郡師交口稱其
廉惠而在本科獨久部事無大小有所興罷[illegible]書題

屬公草奏明觧朝章亢直敢言所條上便宜若督漕大
臣歲起京師會議至今施用之
肅皇帝即位賜七十二宿衛士金中貴人意在掊尅公
持不可諸用京營卒食糧者汰斥強半更爛醬語撼公
不爲動或遺火焚所司草場計公當坐尚書廉得狀卒
不能奪也久之擢知紹興郡丞斯塘者歷年多猾郡事
傲公以所不知公佯不省既三月一日召諸吏集庭下
數之曰若曹何画設人乃備其事可若以爲不其事不
若以爲可取故案剖決數十事如流悉中情理丞乃大
服吏震讋卂下巳餙條教行屬邑曰稂莠不除則嘉禾

不生古未有養奸而可爲治者也今與諸長吏約如農
夫之去草芟夷薀崇無使能殖焉石天祿戴顯八者劇
盜所窟穴吏倚大姓爲庇有司莫敢問公立捕論殺之
每臨重囚朱衣象簡秉燭焚香開重門坐堂上令衆見
之望者以爲神然稍傷苛急矣當是時王新建方倡良
知之學公故出其門間以政請益新建曰人言不如自
知之明自悔之篤君乃問我中得無有不足乎此即良
知顧力行何如耳公大悟於是齋威嚴務以和得民乃
葺稽山書院創尊經閣簡八邑才儁弟子肄業其中爲
新建刻傳習錄風示遠近四方從新建者麕集公爲都

餋焉又濬郡河闢上竈溪理出影賴丁夫復謝太傅王
右軍祠奪所侵祠壝地皆不便其部中顯者會大計遂
以考功令中之罷妻孥尚在郡買舟東下挈與俱歸士
民涕泣送者不絕于道祀之名宦其後御史唐愈賢論
考察不當舉公爲諡更四十年張宮諭元將修紹興志
載其行事甚詳公豪爽善詞賦故與康武功太史胡秦
安中丞齊名甫強仕歸田怡然無怨內行益餙其視母
弟憲副逢吉與諸女弟子姓倫極恩禮三原馬光祿綏
德馬宗伯爲志表其墓二公篤論君子公執友也所爲
詩文與紹興渭南志關西人誦之今祀公鄉賢祠長子

轘仲子軨季子轒俱諸生蚤卒獨仲子有子企仲舉進
士爲吏部郎以文行禪其家李生曰天下爲新建學者
不少矣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則公其人
耳余聞嘉靖初當國者忌新建禁僞學嗛公行其傳習
錄餽口因是得入令新建配食孔子公並受桼越人血
食學何負人哉公繼室范宜人以節孝聞余自有傳

李郡守家傳

故鳳陽守李公名愈字惟中太原平定州人也其家世
殊遠冢碑或言自唐府而譜則以恕爲始祖恕四傳曰
之才爲金總領十三傳曰煥入明保世滋大煥三傳曰

鳳封順天推官鳳子五人舉於鄉者三人伯子曰應奎仕至晉府右長史長史子七人伯子念仕至歸德守仲子則公母董宜人娠時夢丈夫袍笏登其堂遂生公八歲從右史公教諭高陵高陵呂文簡者一代名儒見公摩挲其頂異日當爲國器已從右史公教授華邑盧州與門下高第弟子談經論文學日進歸爲諸生傾其儕偶嘉靖甲午與季父應箕同舉於鄉明年與歸德公同成進士李氏門閥於是益盛除南京太常博士胥故清華無廢事而呂文簡方爲少宗伯時因暇豫周旋誨接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文簡嘗自重稚識

君幸不負矣霍文敏少所優潤于公獨折節下交也三年考績有繼母喪服除擢戶部員外郎督儲通州條上四事已擢郎中覈諸邊儲條上五事者爲令擢知鳳陽

鳳陽故

帝鄉民惰而田野不治穎亳間豪右爲逋逃藪俠氣敢往公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遠近以續明旨要審而賞罰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門財無坻滯四境歡樂謳吟之而公雅意游仙矣初朝邑有劉翁者得仙道仕兗州守卒官發尸解云行遊四方至平定招提見公與歸德公而異之二孺子皆二千石也公既仕遇翁淮上有所指授以故爲郡守輒致其事歸歸則右史公無恙歸德公亦里居諸弟與子孫聚順承歡朝夕相隨出入相友絃誦相聞公美髭髯揚休山立于衆中望之若天際眞人焉春秋七十卒丈夫子八人孫曾以下倍之踵武登朝勳名未艾三晉雖仕國負之與京兆道又有盧陽稿金陵集潞河漫興金臺雜咏林間唱和集而曰蒲石山房集蒲石者公別號其所遊息地也博祭酒新德馮燕子有經劉廷尉士忠張都諫國儒姚侍御鏞亟稱之孔右丞天胤志公墓述公孝友恭懿捐金賑饑素嚴事關漢壽夜過張客疾爲禦之

余仕晉訊之其鄉人信然叔子桑令鳳翔以治行高第擢南京中城侯桑叔子可贊諸生有儁才皆余所知也

舊史氏曰古稱仙者不必在世外第以李氏論元禮之與郭林宗同舟也供奉之豪于酒與詩也皆以仙名鳳陽公從劉翁學仙事未可知迹其謝不待年俯仰無愧兄弟無故孝養祭父以天年終南面而王天下樂何加焉余又聞頑仙不若才鬼天上無凡俗神仙李公遺文爲學士所推許舉此二端可以爲仙矣

來聯方家傳

來聯方儼然字望之陝西三原人也其先有貴爲中丞

者莫詳系次今所知得甫景賢子春蕭鎮時良貨七世
貨雲中都丞君父也郡丞元配張宜人無子娶于翟夢
神署其門曰五嶽鍾靈遂生君郡丞得子年已逾五十
重勞君君自知嚮學就父受易經術通明更習他經年
十四爲諸生更習子史詩賦遠者千里貴者百金必購
得之賈人日以奇書見售常經句撿闔不出家人微之
支頤默誦鮮厭自賞也詩稱唐文稱漢所撰著必肖乃
已乙酉舉于鄉明年入南雍攬結江山之秀與吳越諸
名勝上下論議爲文清綺絶倫司成鄧文潔異之益出
金市古書歸構集古齋三楹貯其中諷誦校讎朝暮寒

暑無倦制義必傳古作者儕輩竊笑之君益自信不笑
不足以爲道十歲成進士出蜀庶子黃邪素之門時稱
其知人能得士也明年除太和令太和于江北非善地
歲比不入令威儀不具君怡然就列昔漢黃潁川輩宦
此土以循吏著聲豈伊異人耶首定士大夫相見禮已
揭科條十許堂皇之上以示吏民奉行之毋失尺寸三
日而吏舞文者卒面謾者銖兩之姦無所不悉以輕重
受法訟者數百人羅階下則進鄉三老陳說
高皇帝六諭雜以古成敗事爲左驗慷慨切至衆泣下
沾襟莫能仰視裂其辭而出歲租二萬石有奇以四時

輸權衡斗斛不謬黍絫小奚卽以充來月來歲經費民
爭門而入租輩爲諸邑最身行阡陌敎民農桑數畜瀦
溝洫滙陂池水旱不爲災市牛種給貧者四境之內陸
則禾麻菽麥水則茭芡荷芰彌望市無二價僞者有常
刑無赦而聽自首原輕罪民有行喪而讓財孝弟力田
者表厥宅里鄰有烈婦手爲文訴其家祭之新黌宮講
肆拔諸生俊異就其質程業日考月成邑百年科目曠
絶士蹶然興起有登賢能書者矣雉堞樓櫓廬舍亭堠
以次繕治期月而士民謳吟之直指周公行部邑千人
遮道請留太和令直指詰其故同辭而對曰下邑褊小

當事者且謂牛刀不應割雞一旦符下柰何直指入壽
春千人復從之門外聲如雷直指惕然令博名高敎若
曹乃爾則大泣令何所利于民民實不忍無令直指故
頊科條其人父老遮進僂指言狀復大泣已而銓部差
擇高第果調曲周直指上章太和令理訟不罰片紙收
租不贏一錢先時民詣臺若嬰兒雅恐失慈母願卒留
令終惠報可君喟然而嘆曰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乎
吾脫改節何須以見邑人益精心爲政夙興夜寐日昃
不遑食四鄰闔閭輒竄籍太和亐來君與決諸臺事疑
難必下太和無慮日所親過君勞苦邑肥而貌瘦得無

從井救人乎君謹謝之吾一日不爲民除一害與一利
如重負在背樂此不知疲也紀氏子富而侈恣家中以
人獄立爲理出賊入酒家殺酒傭奪其財丐兒小霍從
旁窺之賊過市則以告而縛之賊不服我常夜過以足
蹴若故恚而誣我君大嘑此女所以眞殺人盜也女蹴
若試其賊聲不耳遂坐律旁郡有兩人積不相能一人
書所憾者姓名告已罪吏路羣猾爲地君訊之女自告
女而欲坐人誣李何欺乃公賽猾首服邑故盜藪白日
閙奪人君廉知其主名縣賞格分捕修什伍法盜無可
容伺君以公事出攻子錢家高氏其魁衣黃襜褕率衆

登樓擄掠主人若婦與子救者集賊以主人乘樓矢石
雨下衆莫敢前君馳至下令挺賊有能全高氏子者免
死麾衆小退日暮勒衆爲左右翼以進而藏力士車下
引錐穴垣縱火怒號盜莫知所爲爭自剄死猶生致二
十人高氏婦子以隙免聚觀者千萬人踊躍歡呼來明
府類山澤之癯今日之事何知且勇也有虎不咥人識
者目爲祥六年報政徵拜職方郎邑衆知不可復留貌
而生祠之諸學士爲實政錄而更伐石紀之以垂久遠
其行也傾國胡耇婦孺奔走竭蹷或啼而泣或歌而頌
或祝嘏或輓車或酹明水或送一錢各行其意百里內

繩繩不絕或涉淮入河依依不忍去或望塵痛哭而返
君官職方所領山海關事貴人不得奸蘭出入皆給符
無名籍若失期者必抵罪入贖君視符無他縱之去貧
而生還者無萬數居民亦有符符久濫滅不可辨爲新
符更給凡數千行旅如歸而中貴人榷關稅者嚴憚君
約束其下人鑿齒窫窳之徒稍稍戢矣君以勞勩致病
闕人襁褕卜筮饋藥迎醫如子弟之爲父兄而君故不
色慍與所善吳人談笑自如命中子臨誦詩欹枕聽而
抵掌和之四方客書問至口占授答粲然有條亡何遂
卒卒之日橐如洗遠邇驚悼返葬白衣冠而送者踵錯

于路既歸邑人行哭失聲者宿通儒讄之者數十輩太
和及臨閭閭炙絮來奠者或月一至焉或日一至焉臨
閭人祠君如太和也君自少時擇地而蹈立不跛視不
流非其人不內交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居父母喪哀而
毀瘠三原多高貲賈人塟祭盛陳禺偶冥資召緇黃治
幡幢梵唄科醮浹旬不休君一切弗用按朱紫陽家禮
豐約中度邑俗一變至道君之功也其他焚券郤金諸
小善不具論所著自愉堂集十卷藏於家舊史氏曰始
余視學秦中校三原生來君在高等不虞其善古文辭
去之二十餘年備兵潁上而君從太和擢司馬郎猶及

見之舟中刺問江北吏治民情如指掌助我實多其後按部入太和太和士民言必稱君也余乃愧爲君師矣君伯子復中子隣與袚猶爲材號三才子爲君狀萬言文采奕奕驚人乞余爲傳余言殊不直二子所望恨知君不豫姑以塞前過云耳

汪代州家傳

代州守江公名文璧字叔圖休寧人也唐越國公華裔由篁墩遷休寧邑南巴還充山至公王父南崖公明藏氏禮爲諸生父念崖公嗣之業儒不售改服賈娶戴孺人賢而不宜子其助遂者戴舉三子伯天仲亦服賈季

爲公少有大志多聞強記王父曰是必亢宗延名士爲師弱冠耿恭簡公録爲諸生顧數詘京兆試里中人諷公父季子以儒減産所得孰與仲多公學益勤傅綜羣書手輯綴數十萬言壬午舉于鄉人言公父還遺金郤奔婦有陰德天以公報之云四上春官不第父且老不忍去子舍父語之曰若不聞昔人風樹之恨耶觴酒豆肉薦之墓上奉之膝下于人子心何攸焉乃謁選人除秀水教諭秀水才士如林督課勸相科條甚飭而色笑藹然瞻郎疾苦月奉什一在內十九在外士樂就之如家人父子嘗脩邑乘衆謂良史之筆甲午秋聘江西分

校官得人爲盛竣事歸爲父稱九十觴奏諸士歌頌而父喜可知也丙申擢閩將樂令秀水士爲勒石紀德云將樂有兄弟訟久不決片言折之立解游民喜摴蒱往往毀家取其尤竄之㓼其屋爲亡國之社野有盜殺人莫適詰補縱易得鳥焚其巢迹之有人曰舒巢皮者一訊而服邑士乏賓興有年所矣捐學宮水勢于形家不宜滌之縈如帶其歲登賢書者二人巳禁賠田置義倉瘞疫擁髂爲粱通道修楊龜山墓祠移武弁屯糧諸善政次第具舉計吏爲七閩最會父喪歸邑人肖象生祠之服除再知湯溪湯溪故割金蘭龍遂四邑之地而成

文獻闕如集父老子弟討論故實與士大夫參伍修飭之爲邑志民之利病如指諸掌距邑二十里有葉灣河舟子扼人于險方大雨雪渡者爭舟而覆以秩祿置三艘市田二十畝藉其入歲供補葺至今人無病涉諸爲盜藪藁爲逋逃藪者廉得主名懸重購令其黨自攻偷長見法衆皆瓦解夜戶不閉矣擢滇霑益州湯溪人詣臺留公不得請其衣冠藏之麗譙歲時謁款焉霑益萬里荒憬公子以爲戚公慰籍之不聞炎風朔雪天王地乎治裝行寄徑于黔黔吏方剽刼道梗御史大夫郭公以兵衛導之出瘴霑益在金碧蒼珥間夷酋安紹慶同

知州事守者刻𣪍大至以不肖之心應之公外無邊幅
内無城府談諧酬酢歡若平生酋喜汪公長者推赤心
置人腹中何慮而守偹馬一龍索逸賊于酋部酋持不
與有違言因相格鬬諸臺患之將用兵公不可必以兵
是播之續也單騎馳往説之而罷酋束盜十輩付吏錄
所盜以歸主者諸臺疏于朝有杯酒釋流土之仇黔蜀
咸願質成語自黔入滇州南交水縮載其口爲建公署
時省方問俗知征闗之病商也省之開礦之誨盜也禁
之行鄉約以化導細民而簡諸生秀者肄習之文學齒
于上國所舉武闈士皆一時之選諸臺以公能經營劇

請調勝越嵩明不報而最後移代州適武定之變震于
其隣公險走集明斥堠率士民乘城爲守禦計而安酋
以往事疑上官督過不出兵公委曲譬曉之酋悟不三
日得兵五千人赴難解諸郡邑之圍需益稱首功事定
入代代爲晋要害郡治兵使者督餉曹郎分守偏俾居
其中而中丞歲防秋駐節供億煩費前守墨而恐代人
如坐湯火公以寛字民以廉御吏省刑罰薄税歛事集
而民無擾謳吟載路中丞李公督府馬公旌其賢逼先
後三年報政直指喬公還朝差次諸州吏公爲冠薦剡
行上而左官晋藩報至上下䜣愕莫測其故代人惜其

來奠而奪之遽也有流涕者公曰吾故倦遊得遂初服
幸甚登鴈門眺五臺而後返過京口覽三山歷姑蘇檇
李武林諸名勝歸與故人相過從無幾微不豫之色繕
居舍上流星塌築堤捍水量功命日身先衆受役堤成
爲記詔久遠長干渡所苦與葉灣同言於上設方船簷
工楫師有常餼日夕不離次而人便之其不忘故業爲
人津梁類此又欲修族譜裒其遺文曰綠野池集未就
而書所歷五政事置座右吾非以自矜内省無疚可對
人言耳公傷母早逝有終身之慕父九十有四歲卒養
生送死無纖芥憾而擗踴哀慟幾於毀性搦管狀行實

迸淚如綆縻病革若夢漢壽亭侯者祀其象忽甦復夢
乾坤清霽日月光華語再閱月語家人吾以侯陰佑緩
須臾今不可爲矣告仲兄吾爲邑爲州差不負公家而
事機不偶不能以一命及先人早失伯兄幸事兄數十
年吾病兄千里來視醫藥殫技無以報德獨是介介耳
巳告女兄而母子並以節著足不朽而子事吾若父神
必福之巳詔子孫無忝爾祖聿修厥德登枝而捐其本
者不祥士不論窮達要之有品官品品之一朝人品品
之百代吾每服膺祝給諫之言撫其長孫曰爾垂髫稱
茂才無自多士所當爲不盡此撫其幼孫曰有父兄在

其則不遠言訖晏然而逝年六十有七公豐頤美鬚髯內行修飭宦四方所居民富去則見思而不好名稱喜怒予奪不過其則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卽蠻夷玩弄於掌股上義不苟取無蓄金玉若諸玩好卿之君子按謚法行義說民曰元寬樂令終曰靖謚之曰元靖舊史氏曰余陳晉泉時守代者虐用其民而有與援其鄉人直指刺之猶予輕比奪爵二等功司不勝烟婭之昵許平調汪公至代代人如熱之有濯居頃之戌王門裾黜陟如此吏治何繇與余阨擊茲事久矣不二年公捐館舍覩天夢夢人何尤焉公子乾

行馴謹明練其孫調雅材知深美冠倫魁能天之祚公將在斯乎

蕭令公家傳

蕭令公者名數字汝敎其先廬陵右田人也國初祖善芳徙龍須登科山清江里家焉世有隱德父正芮娶於某生公少時方正有標準所讀書館在城西隣女夜奔閉戶不納因徙避之受知於邑令翁夢山公翁公材氣視人無如獨折節公扳與諸茂才與等者二三人別授室而居之出所論撰衆莫不推服然不以賢知先人恂恂如也竟翁公任未嘗私有造請庚子舉于鄉侍郎公

車者久之筮仕爲巴縣令巴當孔道兵使者及郡治在焉最號繁劇又多薦紳巨室法尼不行公事士大夫以禮馭吏以法待小民以慈惠夜寐夙興克勤小物縣無逋事至其廉不私名一錢卽豪右內慚公要束唯謹巳察民所疾苦若里甲徭役逋負數事上書諸臺必得請乃巳會三殿災詔蜀采木郡議役富民從事公持不可觔困小民非也觔困富民亦非也請使小民出其力富民出其財募諸商賈素市木者經紀部署之便中丞黃公韙公言下諸郡倣行之公重念役者苦以時巡問渴予漿饑予食寒予衣疾予藥沒予櫬巴人喜爲公盡

力木三倍他邑他邑令木不中率吏屬公代之往來酉陽石柱永寧播州諸蠻夷部踰兩歲具悉其跋涉險阻供億費詘饑寒疹癘顚沛死傷呻吟號泣一切情形繪爲圖白所司上聞識者謂其有鄭監門之忠焉郡守坐民盜主守錢穀戍邊若城旦舂者數十人耤其家不能償往往死獄中郡倅奉檄羈一切箎庫筐篋鄉亭部吏門長街卒輿皁扈養之屬復坐五百許人公力疏其無辜與郡不相能部使者將發幣于公卿以索公公不應遂與郡比中公考功令瀏瀏陽瀏陽負租摯數十年公悉其弊在主保者侵牟下令民尺布斗粟以上得自入

官民踊躍應令入吏餽運漕粟者歲詭言水湍激舟敗匿賦以爲常爲吏小艇載之郡而後入漕艘奸月計乘年饑發賑以便宜行事不待報鬻子女者損俸稍贖之所全活無算士學術淵跡氏門子應明經幾三十人爲言督學使者悉隸博士弟子員已新學宮購經史東名士爲之師而身勞來作新之絃誦士輩出矣郡邑上計吏必謁御史告行公獨不謁御史卹之公聞即從闕下解組歸瀏陽氏如失父母走告監司郡守使强起公再三卒不能奪兩爲令而橐脩然田廬無改其舊用孝友爲政于家繕宗祠修譜牒治封樹歲時率族人祭享而訓誨之衣無重采器無文鏤一冠二十餘年不易終其身目不視冶曼之色耳不聞淫哇之音城市公府掃跡不入子孫數十人橫經捧手質問疑義評校舉子業當否暇則賦詩詩不劇削要于寄適歌之鏗鏗聲若金石絲竹歌竟命酒酒不及醉足以解勞助歡而已生平強記習學于有一忽云體小不快與客觴咏如故客退少頃逝所好好者三而卒子成進士者一人曰近高官中書舍人攝給事中以考最贈公文林郎貢澤宮者一人偕計吏者一人爲太醫令屬者一人孫偕計吏者一人貢澤宮者一人孫若曾孫補博弟子員者可十人安成

太常王公時槐篤論君子也銘公之墓不虛美矣舊史氏曰余起家入蜀承乏攝采木事諸長吏有私役富民者而叙州爲甚獨巴渝間以召商小挺父老猶能言蕭公也巴人賴公無株累然何可勝數公始終一令卒自免活千人者必封此言非耶公子孫當之矣

郁長樂家傳

郁長樂名文周字文叔常州江陰人也其先家山西高平校書郎廷珪徙吳常熟勝國時子良避亂江陰樂其風土以籍自占爲安豐里人子良生敬常敬常生經經生珣珣生芹芹生寶寶生體乾娶于徐是生公幼頴悟絕倫舅氏鳴玉鳴鳳師事陽明先生以良知爲宗旨嘗語公大畧輒能曲暢而旁通之舅氏驚嘆聞道無後先吾乃愧孺子屬文千言立就不爲卑調書於前代褚米書於吳人沈文皆入堂奥觝壘小間從酒人劍客走馬鬬雞爲少年之戲選伎徵歌彈棊六博歡呼日夕不厭會島夷蹂躪吳越軍興倍起父以中人產受大傜不勝訴之主者主者怒子杖垂死公泣而奮曰爲人子令父若是何用生爲走代父往役是時公已補博士弟子員拮据奔命資用乏矣其偶夏孺人勤儉治生能供所需諷公姿見里中兒偕計吏無敢詘何以君才寧遽遜之

公乃銳精爲舉子業試每冠其曹偶遂以丙子舉于鄉方父之没也人謂公無皆省易與耳覩罔受侮百端地恐之天方玉我於成而逆天以徼倖不可知乎既登賢能書里人故受賜郁先人者欲然稱曰天與善人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信哉江左諸孝廉連體比周造請當路與錢通以其勢漁食閭里并兼田宅無慮所過路人避之公獨抱損不以聲色加人有以求田問舍來捲耳不欲聞終日言不臧否人物無論所有德者重報禮諸愆家一切不介于懷有急更陰脫之其入自訟而亦而已於是三吳士無貴賤益服慕公高誼爭交歡行蹤歲十

尤任俞閣文壽承兄弟及周公瑕號耆宿結孔禰之好而于王百穀襟契最洽每過從爇名香坐隱囊啜清茗捲塵尾上下今古出入經史酬倡歌詠鑒賞法書名畫小齋曲池花竹水石位置都雅壺矢棊局投間遞作小倦命酒相勞二三童子演明珠紅拂諸傳奇以寄俠烈之思家居沙山客填噎其門盛共張浹辰累月更爲辦裝於酒財可厄許而家多美酒客不醉無歸表劉伯倫杜仲寧墓吾神交高陽舊酒徒也居恒自嘆吾昔遭閔凶不虞有今日則惟先人之靈是賴爲堂曰念祖爲亭於河干曰覲稼此世業也安得素食而忘其本王父故

嘗爲石柳繫馬没泥中出而更樹之卽俠邪諸詎語及庭闈變色而作歲時伏臘上食父之几筵淚未嘗不潸然承睫也王母嘗敕居飲啜率其婦伺之所欲先意逢迎不言而喻以終鮮兄弟爲蓼莪請于父置妾舉兩弟已有兩弟於襁褓長則冠婚聘師督課俾無納于邪兩姊貧甚遷而處之漸米布帛時給不絕已修世譜新家廟爲祭饗期刑仁講讓賑其不能自全者次之姻黨次之故舊次之鄉鄰周急各有差緇衣黃冠小有意者引而進之操杖履以從東南佳麗山水籃輿蠟屐登覽無遺蹟爲七十上公車無牢騷不平之感亦無復宦情而夏

令人辛晤遺掛哀不自勝強出謁選除閩長樂令恒以雞鳴起視事案積如山一覽而決訟者叢于庭片言摘其窾會皆叩頭服罪他邑聞之願就質成日數十百人上官有所疑難屬公剸割如流日食盂飯片脯皆家所齎送若需以月奉不攉直一錢數詣黌舍爲諸生講德談藝察三老有行者爲鄉祭酒訓誨其黨而時臨校之已脩孔廟置祭器煥然一新已清丁口影賴衆租庸飛詭權糴糶子母汰徵收餘羨馬江亭之市買梅花所之兵餉具爲掌武凡一令下四境歡呼得未曾有屬歲旱偕父老羸服走赤日中迎龍祈雨汗如漿頭搶地成泥

累百拜匍伏行三日而再集盤蜾宜禾汗邪滿車而公
執勞過當病矣則又請賑故事賑付吏胥手公犯嵐瘴
歷峻坂深谷中悉召民鰥寡孤獨疲癃廢疾者計口給
粟不失黍絫有八九十老人邀而前評覛公民有生以
來未見視民若此者也然公之仁以卹無告不以惠奸
巨盜張利榮獄已具賂而減死爲胥靡復鴆飢民暴鈔
鄉落立扃論如律或議墾曠土爲屯而大姓豪家實欲
擅之者已乘得前蔣令湖規極言其利弊寢不行濱湖
之民尸祝焉爲令甫踰期所經畫務貽久遠不趨辦目
前夜有所思恨不即已簿最詳緻成一人手病稍侵上

書乞歸上官挽之曰閩人方恐長樂百其身何可去固
留之公亦不忍去長樂藥餌節宣卒無效諸臺惜之外
吏以病請則罷無已請移爲廣文又惜之曰是謫也請
以病不任劇徙小郿縣其可乎長樂產荔枝江瑤柱西
施舌署中奉其父遺象得三物必薦而後食出告反面
如生歸之日伏地哭失聲兒所爲瑩精竭力求無忝民
父母庶幾二年報政以一命榮大人今象猶布衣褫履
也已矣不孝罪無所矣不俟報而行民號泣攀送千
里內不絕次語溪呼中子庭葵而語之吾不及周甲子
者二歲若兄弟皆有子能自生復何憾具湯沐爲吾櫛
髮剪爪正衣冠以見先人地下遂瞑䘮無以歛假貸而
卒事長樂人聞之罷市巷哭博士弟子員與鄉大夫采
錄治行上之祀學名宦邑故有五賢祠配公而六江陰
人復祀之鄉賢語在公移祠記中舊史氏曰文士不必
有吏才豪士不必有內行江左沿六朝風華而不實士
谿雖以求全如郗長樂者具體矣長樂三子廷芝孝廉
廷葵諸幕廷蓀茂才皆吳之儁也

何博士家傳

何博士烱者晉江人也生四歲能識書中奇字父洪家
貧以賈苧爲業無何洪卒博士年十三提苧而泣曰儒

寧任市儈乎取所受書飮泣而讀不絕聲仲父浚憐之
因令罷賈割貲爲佐讀而是時王父賢大耋父所遺兩
弟一女弟皆仰給浚浚又收諸甥孤者所入不足更費
博士日再飦粥而已爲人傭書邑中邑倅汪洋召試諸
傭兒見博士奇之十九應試爲邑諸生遂益旁通六經
諸子史百家之言御史聶公豹督學使者吳公仕試晉
江生皆以博士爲冠鄉大夫顧公珀李公源丘公養浩
王公愼中號爲宿學鉅儒折節與博士交上下論議博
士每豎一義諸君翕然稱善也七閩之士負笈從遊者
歲數十百人大都授時始昕登堂鳴鼓以次揖齊而升

原缺

原門疑義日晷乃罷其說不守章句下至稗官野史與
朝章國故靡所不綜洽聽者大喜益以諸生稱師者垂
三十年甫貢上京師授江西安福縣訓導安福鄒文莊
公方倡道江右博士執雅師事之文莊七十諸門人稱
壽者或以從心不踰矩爲譬博士獨不可擬人不於其
倫非所以重鄒先生也郡督官覩邑事高年者得援恩
詔齎冠服或額其堂曰承恩博士移書讓之恩詔非常
典事過則已無詔而僞引之如罔上何請于堂額削吾
名彭理問求爲其父主簿祀鄉賢博士廉得主簿不宜
祀狀郤之已而郭生儼爲其舅王燁明以請是皆從學

王新建博士持之曰孔氏之門三千人從祀者才七十
新建之徒豈必皆賢耶郭生無以難而獨舉祀其鄉先
生之賢而無援者若干人旌婦女之節烈者若干人表
諸生之有行誼者若干人人以爲允久之遷靖江縣教
諭靖江故江中一洲數苦澇郡守屬博士勘災博士上
書言宜開港以垂永利其事甚詳覈至今施用之郡守
知博士故饒吏才將錄異之而博士業已倦游遂歸歸
之日有劉生者餉飼來送泣不自勝則故嘗爲訟師博
士以白學使者笞而懲之者也其感人類此歸田荷鋤
耕耘下者糞除之躬身親之時命其子曰民生在勤勤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左司徒家傳

戶部左侍郎王公名之垣字爾式山東新城人也王父
某潁川教授父重光參議贈太僕少卿皆用公貴贈如
其官母劉太淑人太僕公爲水部郎理呂梁洪公扶侍
行時潁川公尚無恙每讀公文輒下泣王母盧淑人怪
之曰是兒當大吾門惜吾不及見耳太僕公爲貴州參
議公舉鄉試第七人正燕時慘然不樂則太僕公勤事
客死矣偕伯兄走闕下請卹典太宗伯語公分宜子竊

國柄非以五百金賄不可公語伯兄賄而得卹祗貽親
辱耳遂歸三年成進士除荊州司理劉淑人就養母訓
之曰刑一成而不可變惟恕可以無冤故公訊獄多平
反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諸郡願質成
者屬路遼庶人暴甚撲殺郡吏御史檄公按問公逮邸
中助惡者十四人庶人登樓大呼王推官何乃侵親王
公斂袵而對此輩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犯天子三尺
使王冒不韙名望往世之前而視來事之後恐王之植
社稷而壞裂矣治之所以全王也庶人語塞將陰報怨
公乃輦其母之猶子所以避之未幾庶人敗矣二年荊

人訟刪田者息爭契劵者媿貪利偷生者悶以治行高
第徵拜刑科給事中
莊皇帝新卽位陳安民固本四事會虜犯石州詔集廷
議公疏重責實以圖後效言甚切至著爲令奉使鄭藩
偲遺一無所受擢禮科都給事中數言朝政忤旨奪俸
兩月誠意伯劉世延才小而輕冒虛聲獨言其不可用
洮政解之不得世延後卒如公料也尋乞歸省母久之
陟刑科進聖功圖基命錄悉付史館新鄭相秉銓有兩
給事是其門人一論華亭相坐戍將復之以屬公公曰
吾從衆一佯狂入掖垣哭且笑公第言其行迷罔疾惟

上橫貸識者謂爲得體新鄭修隙華亭私人食閻禍且
不測公持之堅御史大夫葛端肅公數言于朝王都諫
邦之司直也以資擢太僕少卿無何移鴻臚卿鴻臚卿
率用貲郎簠簋不飭禮文廢缺公正色率下曹務秩然
上日視朝聽政鴻臚卿依陛楯立進退無得失尺寸始
當事者病公強項欲難公見公寅清夙夜媿曰翻成豎
子之名已擢大理左右少卿當開府而兩僚有佻長于
次者力讓之乃擢南太僕卿已移北于馬政多所釐革
匡救已擢順天府尹抑豪強幷兼姦民影賴租庸中貴
人匿門架稅及止采珠使畿輔困民爲蘇至脩欽天監

候氣室繕學宮不惜千金費也已擢副都御史撫楚楚
舊遊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盜入景恭王故邸遺火焚
其宮主者懼以盜坐律誣郡丞倅與其邑人飲故有旨
捕妖人曾光急監司執塗人榜掠而誣服之公皆明其
不然孝廉捽邑令辱諸市編管遼左或惜其文學丐寬
之不許其持正特立類此是時天下通行履畝則壞而
楚最善民于今便之脩
獻帝陵園例有慶賚口不言功三年擢戶部右侍郎已
遷左而劉淑人春秋高矣復請歸省
上許之爲六月期故事六卿佐請告無虛廚者自公始

而公再上書臣所謂報劉之日短也方寸亂不能事
陛下
上報可日居子舍奉母母初舉公而公善病無完膚母
以故絮裹而懷之絮著痏輒啼又患疹在死法中寘諸
地覺有微聲復收保如故太僕居約幷日而食遺公從
外家丐戎菽或麥雜糠覈啗之公居恒舉此詔子孫淚
狠戾不可止故于母備極色養九十餘歲而後卒貴州
人特祠太僕公公卽家爲特祠勒
肅宗旨忠勤二字顏之以淑人配歲時伏臘率族脩事
讀法講禮而懲其不恪者潁川公行糜粥於路食餓人

嘗坐槐樹下槐大十圍矣爲檻護之此王氏故事一可
敵三無忝先德卒之日侍者私泣公顧謦之始乎叔季
終乎伯孟吾于世足矣墻之埂愈其立也氷之泮愈其
凝也以其反宗夫何憾焉生平布衣蔬食羊裘解札器
不鏤木不斲曳杖徒步晩以末疾坐小兜子之野入里
門必下少年惡子訽而闢公第閉門謝之諸子孫受業
家塾僅足蔽風雨寒則取束秆爇缽令熱置敝衾臥鷄
初鳴卽起出必告俊指計歸期無敢小逾將取成之迹
危坐而說之曰周鼎著倕使銜其指明巧之不可爲也
無禍爲福不喪爲利小子念之于孫舉府官者十有一

人舉于鄉者十有四人諸生若貢太學數十人山東族
無兩大其家法暑不蓋冬不燃衣無閒差之制冠無羸
觚之理望而知其爲王氏子弟馴雅孝謹有洙泗間遺
風焉伯子仕爲令若府訓勑之官而墨視盜當加等其
以叅政守宣府口北趣之行此兒王父宣力地也旣撫
蜀兼督貴州便歸寧公復趣之行此兒王父殉節地也
老臣藉手以報國恩無作兒女戀別兵莫憯於志而莫
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尙愼旃哉所著瑯
琊游記攝生炳燭百警諸編非衰世湊學語也伯子名
象乾官位名實與公等埒其北御史車二東西南處置

永寧繩其祖武矣舊史氏曰余舉楚之年公實分校所
收皆知名士其政事則楚人能言之友人程仲權客公
家久言公辭官隱處爲鄉邑下無尺牘入公府邑化之
二十年間强不掩弱衆不暴寡田不侵畔漁不爭隈市
不豫賈無抽箕踰備之姦歲賢昔日愈非上下調而無
尤民命保而不夭有司如零星之尸儼然玄默而吉祥
受福夫家難而天下易是乃公所以千萬人而無數者
也王氏之盛冠于齊魯所灌輸大矣所斟酌衆矣

詹左司馬家傳

左司馬詹公名榮字仁甫永平山海衛人也其先福建

龍溪實宋良臣先生裔洪武初曾太父旺徒山海旺生
玉玉生通通行年六十無子有善相人者告之若多陰
德徵於面目宜生子且當大貴已而公生姿儀環秀神
情爽拔好學多闚覽所誦久而不忘十二遂爲諸生弱
冠成進士授戶部郞榷河西關有鈔數百萬直數千金
藉以上聞人稱其介公家故臨邊習邊事居常籌度戰
守機宜叩之如響先是兵部郞王冕守山海關禮公爲
子師遼海妖賊沈淮詐爲商闌入關執冕欲殺其母冕
罵賊死人度公不免迹之則其日先與冕子之角山精
舍矣至是淮遺種猶衡行畿輔間公申儆以待賊處有

機陷遼去已遷郎中督大同餉初大同帥議城五堡辛
諱而叛帥死之事雖平其黨故在也會虜將渡河帥李
瑾議於天城左浚壕四十里以遏虜騎制府劉源清許
之期以三日瑾煩憯卒重足一迹憤殺瑾源清聞變與
帥卻永率兵至陽和榜示諸路曰五堡之變未重懲蓄
亂偷斛乃有今日農夫去草芟夷蘊崇之無使能殖可
矣參將趙綱以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所捕誅名不盡
實五堡圍視起召號諸士伍出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
麟于獄以爲主開門迎戰殺一裨將而潛出塞以其裝
齎啗虜入寇守臣上變告京師戒嚴議徵兵四面討之

是時民家有闔門無噍類者飲泣巷哭代王充豫奪常
亡邸宜府諸宗家慴悸避宅經路而獨憚公秋毫無犯
公父病卒家人莫知所爲積草將自焚公怒如吾父何
泣而治棺斂竟知馬昇楊麟士心素附然爲衆迫脅計
出無俚耳便宜以千金募死士誘叛者而與都指揮紀
振游擊戴廉鎮撫王寧召昇等帳中屏語激以大義譬
曉禍福皆戰栗不敢蹉跌歃血矢討賊自效公遣家僮
詹剛與王寧夜縋而出陽持士庶爲黃鎮等乞原狀而
陰告撫臣樊繼祖繼祖檄公以三千金付昇行間夜過
半昇麟披挾黃鎮九人于闉門而斬之復捕斬三十六

人則源清罷任以張瓚代傳首詣瓚營翼日瓚與繼祖
按臣蘇佑稜威盛容自南門入詣公門送敬子在吾憂
而不手城中人歡呼震地虜亦止不來捷聞
上擢公光祿少卿詹剛授世襲冠帶總旗而公徙跣奉
父喪歸將士德公賻奠繈屬一無所受服除起尚寶少
卿轉南太常少卿尋拜僉都御史撫甘肅甘肅數遭虜
士遝爽縮朒虜至土官百戶馬能白帥楊信憤耗不知
所爲驅衆迷諸國貢夷九十人芽距之九人死焉夷譙
讓信欲與虜連公疏言信爲大將不身當虜而借兵于
夷即勝不足示虜強而示夷弱夷以敗而絕我附虜是

增一虜也
上奪信兵逮馬能正罪而令公給樽櫝護死者歸國士
苦寒衣不時給公以庫餘布制衣而以應徵布次弟償
之士爲用命討番夷之內訌者所至克捷擢大同撫臣
趙錦與帥積不相能御史王三聘言于
上上以公與錦相調大同人蹻足抗首是蒙死而存我
者也歲饑牢直不畢廩賜斷絕請太僕寺馬價二千太
倉銀二十萬補餉士得宿飽虜寇左衛公偕帥周尚文
禦之戰黑山旌旃所撝及并力猋發馳至京城斬五十
人馬駝器械數千

上晉公右副都御史再禦虜中路鐵裹關鵝鴿峪兵部
上諸邊禦虜狀再賜金幣公有特加大同以東宣府以
西地踔遠築墻二百里隨地形裁剖繕城廓起塢候作
樓櫓置郵亭皆堊堅之衆烽馳羽頃時而達論功晉祿
一級而代宗充灼七人者僄狡鋒俠與張文博張洪濤
盜寶宗公劾奏奪其稍食鞅鞅觖望結妖人次仲太羅
廷與謀廷壐故挾白蓮術脅說欺天轉相惑衆令充灼
擇善虜語者通小王子入寇自爲內應則奉小王子爲
代王而充灼取太原平陽爲晉王張文博爲表章旗幟
約期舉兵反城而先火四門草廠使不得惟蘇草廠火

公謂偶然已報徇至分曹蹤尋反跡見而尚文獲充灼
所使引虜者叫充灼逆謀辭驗公白代王錮充灼等分
捕叛者無一得脫虜知已敗引還奏入檻車徵灼等簿
責懸而扼吭焚其尸磔文博等于市收孥相坐
上前有勑褒公守邊功俟勘明議陞又有旨俟禽叛事
情併議至是晉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公因言代宗缺
祿請以山西藩司所貯及河東鹽課各二萬金補之復
請因四隤山修丫角弘賜諸堡亭障累百復疏屯田之
利累千言請以市馬金易牛給佃者處業振贍之通使
區種增耕

上報可虜偵我兵食足無瑕可乘屢乞貢而陝方有復
河套之議貢不得行三年考績封祖父任子如令甲督
府翁萬達陳諸鎮邊虜不入功官簿無出公右晉左侍
郎召還理部事萬達亦入爲大司馬尋憂去公攝篆以
懷來功食一品俸益防秋十事詰京操飭兩關三鎮遼
左四鎮兵廣將才明賞罰裕芻粟先機伐謀皆軌事之
大者也至今莫出其範圍
上倚重公方見柄用亡何疾請賜骸骨歸歸未踰年卒
年才五十有二公少讀書角山夜行有執燭導者與侍
郎侍郎陳教授夢金甲神告之明當有侍郎都督至晨

起公與武生張世忠投謁其後世忠以叅將贈都督在
河西齋壁崩壓伏几下得無死與不中張淮禍天實相
之矣任子于遠不逮仕殤孫廷今爲比部郎舊史氏曰
肅皇帝垂意邊事不惜重賞嚴誅鼓舞邊臣偶於詹公
若有靳邊臣非大功不特勑公受特勑而賜止金幣何
也勑曰議陞旨曰議陞第以副都御史晉兵部右侍郎
秩相等耳故事侍郎以事出使改副都御史行不得言
陞也叛卒逆宗處置稍失宜代非國家有矣
上亦曰消弭隱伏功出非常而陞第就常格何也邊臣
三歲進爵二等或內僚通理或畿南諸郡不被邊得並

錦衣即被邊不必有戰功公有戰功僅一任子何也隆慶初楊襄毅秉銓撫甘肅在公後錄叙邊臣廢罪者甚衆不及公何也公爲郎不任兵且當居憂執事不談上臨危吐决知勇邁人爲國扞蔽財予一五品卿前此見殺於叛卒者或得䘏錄而公缺如何也且也詹剛世官而發縱指示者傾次之何也質之近事叛卒執如武林叛宗執如江夏挑取功舉者不乏以此益思詹公其故難言之矣

鄭少司馬家傳

鄭公名汝璧字邦章其先淮安人也宋紹興間進士桂

令縉雲民德之因留家焉十二傳爲邵武丞鑾鑾生因因生文文生重文重皆贈如公官公少聰悟九歲明經善屬文十三爲郡諸生尋升米廩郡守督學使試冠諸生隆慶丁卯舉于鄉戊辰登進士除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郎中精心法比獄大小奏成其手老吏莫贊一言大司寇石首王公每有重獄必屬公始定黔國公沐朝弼驕恣虐其部民殺上所賜閹人命緹騎逮至京下兵部會法司議辟公言朝弼在八議列所犯多赦前萬里械世守重臣駴疑觀聽郎周内不可貸虧損國恩列罪狀而入詔赦令可原情故殺閹人律合死請上裁不正言斬也御史大夫葛公曰夏貴溪非一品議貴耶而正言斬今何不然公曰凡應議人止稱合死不正言斬

祖宗名律如是

世宗怒夏甚詰法曹法曹恐不敢用律而阿邑以斬請

今上幸以法付法曹柰何舍正法而任意司寇從之

上念沐氏先王功貸朝弼死安置南京官卒罷漕舟失米例禁京師獄征其償爲償長繫繫至五百餘人公言失米非盜米罪不至死而瘐死獄米逋如故是兩傷也釋之畀新運官領付主者五百人生還米亦無逋指揮

花卿歸生子因名其子爲鄭焉錦衣校尉稱駕下剌姦盜西司房鎮撫理詔獄盜發白金吾詿捕守卹捕詣理刑撓治備慘毒多誣服送刑部校尉入署目攝諸郎獄少反者理刑千戶馮昕索富人十輩家財不得誣以盜當上刑公察其冤檄諸校尉及兵馬司番役對狀昕大恚詬郎與錢通縱賊攝校尉校尉奉物緝盜詎郎所得攝耶大金吾語司寇意不平司寇鞫之贓出捕者家番役吐實促公具疏金吾亦謝過昕實罔我後以惡盈貫誅矣諸郎斷獄時毋得容諸校入署門自公始也其脫常州官民貢布爲中入掠立擬反辨李英非殺王堂劉

龍非與王鴻侵內帑金事或二十餘年牽率甃數命一
朝更生轉相告語鄭郎名動京師出入人指目之矣調
儀制司司宗藩事最夥吏胥善爲奸斯以千百計
世宗嘗嘆禮部好一王府科者也凡宗人生三日王以
聞下宗人府籍之五年請名儀司簡稽府籍有無相冒
貧宗大困公請宗伯置籍每藩一冊每宗五格一始生
二請名三請封四請婚五卒禮科抄王疏出宗人府者
過儀司入冊主事一人主之一覽瞭然宗人府無以難
諸宗而駙馬都尉爭之曰是欲廢宗正舊制閣臣直部
議著爲令諸宗奏先後無序抄愈繁事愈雜請每季各

藩合請名爲一疏請婚請封如之先後有序合者題不
合者寢未明者再覈書于牌示賚奏人有滿則直言其
故吏胥無所高下手又作同姓諸王表列親郡王世裔
而積歲宗人名封以駁正遲誤者行巡按御史覈無他
即予封諸宗省費無算得爵祿者十九至爲生祠祠公
上在東宮已冠又四年蓄髮中人侈其事丐恩澤諭閣
臣趣禮部具儀公考
英廟蓄髮祭奉先殿翰林撰告文無他儀也中人失望
持部疏不下閣臣三請乃允暹羅國雄海中恥與東蠻
牛國婚東蠻牛怒結諸國兵圍之三年破其城王自經

死虜世子及賜印去構國者遣譯揭元禮具金葉表文
方物入貢因請曰暹羅統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
上受之令予印公計印歷不悉若何閣臣言暹羅國王
丹公對曰初封不必王印篆文小異亦不足取信諸國
其國公移舊印固在留一使京師以一使歸取印文至
則都統制使印也衆大服非郎且僭賞爲外夷笑元禮
故江西人爲人轉鬻暹羅王以其黠用爲通事幸之自
願居廣東夷使強之返公曉之曰令敗若主事則不可
留今得印無負主矣華人還華固其所也行議城鳳陽
府城者曰不爲陵園地乎事遂寢其他論廟制不宜躋

睿宗于
武宗上嘗專祀世廟功臣配享位次靖難舊遜開國郭
武定勛以寵進其祖英而誠意伯反爲之下且
諸帝有祧諸臣亦當遞殺王新建已贈侯劉誠意仍伯
非禮也當事者不能盡用久之調吏部驗封司楊太宰
有功臣底簿余語公宜輯之公諾而有胡龍謬稱越國
公大海裔應襲東川侯公按簿詰之東川侯乃胡海子
降襲也胡大海歿贈越國公兩人名有單複安得爲一
其人泣曰家故饒爲某所誤可以同姓貪緣前後費不
貲室如洗公嘆曰惡害已而去其籍籍可但已乎移五

府取功臣誥券宗支作功臣封爵考巳移考功黜罷吏有與援者數十百人雖政府客不免江陵欲黜其郡守公不可而以盜事削其官若相報云故事考功分校禮闈江陵子應試公辭用他司郎巳移文選首擢故給事中趙參魯以推官爲福建提學僉事次第拔名士淹抑者中人請託一切謝絕夷陵王篆舊吏部郎多所干冒公不許江陵知公才篆讒不行旣以例擢太常少卿而江陵奔父喪篆嗾其黨噬公不勝不止遂出爲閩參議行縣清流有流米數百石莫知所自來召積胥鄒躍龍好語之汝罪當遣貰汝第爲我言所以曰某里隱糧若

干可相抵也搒出衆稱快寧化令課殿當左官公集民庭下案無逋賦者立于東貧不能共者立于西非貧者逋者召東西人內之皆跽不內公笑曰若安之乎此沿習非一朝姑與爾一月期期至而逋有二尺耳衆爭輸如額海澄舊爲月港夷與華人市有鬪競始置邑彈壓之守羅青霄請開海市禁惟不得通日本富家及少年犇不逞贏得過當歲徵稅數萬金爲兵餉後乃日益稅公竊慮之此不利于亡命恐釀他患稅得無益尋擢廣東副使以道遠不得奉親養辭歸屏居十餘年母卒邊候告急中朝薦公可急使召兵備井陘未上改赤城赤

城孤懸塞外略去苛禮與諸將戎衣講武行邊數百里舍與乘馬夷劫戍守者立斬其首酋恐不爲逆何死公數之曰此盜也非逆也逆則安容女盜則中國人皆殺何有于夷夷頗顡受命虜入寇提梟騎距之頗有斬獲賜金綺已遷河南參政遷陝西按察使備兵榆林不數月拔識將材行伍間選鋒菁銳兩禦犯塞虜有功遷山東右布政未上遷僉都御史撫山東歲大饑亟疏請賑

上與

母后出帑金萬餘公捐月俸與庫羨佐之屬有司賦粟爲粥區畫曲盡自仲冬暨季春精神夢寐惟是爲孜

孜而時出不意廉虛實勑狩窮里僻壤纍纍如公在上令要束暨諸所活人六百三十萬[illegible]州魏邪濟嘯聚流移爲亂使帳下兒密禽而杖殺之尸以狥先是有人矣人安丘馬中丞家云借樹皮曰家少樹口以人皮代朝名嚴督卒無耗曰開渠魁死餘黨鳥獸散矣以榆林禦虜功兩賜金幣寇金山公主戰守破封貢邪說賴南兵六千人墾島田儲粟數萬石爲防海計甚周寘徒言河南與山東荒同山東有鄭某遂若無荒然而稱獨中以飛語詆公南京解任歸父卒服除可六年中外復推薦公不宜置散地起南太常少卿撫南雍以禮法表勵

士習益正文體每過太史焦公鈜談泥泥有雅致踰年
復故官撫延綏延綏塞千二百里黃台吉鐵雷火落赤
諸酋分市寧夏而帳落在延綏界西則卜失兔屯河套
東則莊禿賴偏頭關則剪汁氣憩乔諸虜爲患公夙諳
其情形制禦中款酋炒忽兒犯孤山擊之殪其愛子火
落赤犯寧塞擊之生擒百餘人已復犯懷遠擊之前後
首虜二百七十有奇虜懾受款市市賞有差不過予而
虜王西行迎佛勅諸虜無從王諸虜奔告公勢邪得無
從但不以王故牧馬公境請賞其子其威嚴疊如此
歷賜金綺三年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督宣大山

西蹠歲方代狡酋五路有異謀觸熱受事其明日忽疾
作然猶治軍書日旲不休召宿將麻貴董一元備緩急
虜聞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罝之疾轉棘三疏辭
報可并陳安邊策除患無至易於救患詔嘉納之還至
齊荆門驛卒于舟中後數年大司馬以御史閱功疏聞
任子錦衣百戶世襲已因大閱疏復詔從優恤贈公建
事王父雙峰公得其歡卒時詔公小子力學吾待若瞑
公以是勵精不倦雙峰公葬崑巖之陽因自署曰崑巖
而名其堂曰雙峰草堂以識不忘父石舟公闊達好施
必先意承之其與母之卒也公皆里居養生送死無憾

天若成其孝德焉愛三弟與支屬父兄子弟及母黨幼
稚長老有終沒有歸矣居常見客與埋家事事各有人
人各有朝家範肅然如公府上官罕見其面至邑大利
病若踏戶防避夫役者極言無諱也所嚴事同里參政
李公鏈少司寇鋕兄弟鼎湖之峽間杖屨琴尊相隨望
之真仙都中人其學宗王文成而以實欲實踐爲本日
恒靜坐二時餘則手一編吾伊如諸生不喜事不[illegible]
郎造次不動聲色或坐終日不欠伸直躬而行目[illegible]無
同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在朝人中
如不能言而叩之響應其機洗其力定其識遠其決斷

其量宏其貌清其神王卒之日歎未報國者不及他自
爲郎與同舍約讀經或史間日來會辨析疑義爲太常
與葉相國讀司馬通鑑如之若通典通考太學衍義古
今經濟大書手録要領數十帙所著帝后紀略五經旁
訓臣謚類鈔大明律解與前諸王表功臣考奏議由庚
堂集若干卷蓋窺聖學閫奥有裨世用者也王文肅錫
爵孫清簡鑨耿恭簡定向萬文恭士和陳恭介有年宋
莊敏纁陸莊簡光祖鄧文潔以讚一代名臣崇奬公甚
至朋友則張學士位孫司馬鑛耿少司馬定力劉少司
寇應麒徐方伯成位王奉常世懋最善比丘則大朋有

支許之契焉舊史氏曰余所見當時理學諸臣浮偽者
不足論竊語錄緒談而寡獨造抑斤斤自守施于政達
時宜諳兵機者幾何人哉鄭公學術操脩高明醇正旁
綜二氏得其要旨不標門戶為禮曹吏曹掾多越人
舞知舞文不可方物獨嚴憚公每聞蛾聲踧踖流汗思
置對俛無譙訶為幸給事中按邊者言今邊臣明目張
膽敢言戰守者鄭觀察一人而已當官所至設科條後
人莫能損益卽其撰著斐然升作者之堂可謂通儒矣

張廷尉家傳

張廷尉者山東萊陽桃花里人也其先家樂安務國時

祖海山始徙居焉數傳為雄雄以義民奉詔褒勞其孫
曰相相仲子錕娶于蓋是為廷尉父母以廷尉貴仲子
贈陝西副使蓋恭人恭人之娠也副使公夢大魚躍梁
上已而廷尉生名之夢鯉字之汝化而號之龍池幼奇
儁無他好好書日誦千言應對機鋒駿發稍長習公車
業之卽墨受詩某師夢神言詰朝有顯者來毋媟已而
公負笈造門心異之試其文文大佳某師避席謝曰吾
不如也三年學成以第一人為邑諸生年財十有六耳
兩邑人爭師友之邑令吳公以名進士宰東萊延見鄉
大夫問諸生孰優具以公對既郡試諸生得公文擊節

嘆賞啓之則公也令踊躍自喜能知人尋學使者錄高
等于廩食已舉乙卯鄉試第十有八人明年成進士所
射策有外藩繼統語主司懼失
世宗意差次之二甲尋以蓋恭人喪歸三年除戶部主
事監太倉愼毖筦鑰無秋毫奸闌出入者大司農謂公
年少而精覈簡之權滸墅以副使公喪歸久之除兵部
武庫遷職方員外郎車駕郎中肄將家子隸武學者騎
射韜鈐各因其材而務適於用往往由武科起家以名
將稱而嚴杜諸債帥薦賄自公退食門可羅雀也太宰
楊襄毅公故為大司馬悉公廉遂以知開封開封領州

縣三十餘雞鳴起治文書竭諸臺使日旰而聽政兩造
盈庭片言得其要領手具獄詞白事者立雉門外版答
尋出不問館人而事訖矣廳事閒如也邑令以贖鍰進
斥去之使市穀備歲凶歲時亦不得有絲縷饋藏吏以
奇羨進杖遣之使籍而佐常賦常賦自府而達藩司者
第為易其牒以報不復入府藏入府藏者堂下置權衡
藏吏無所高下其手里甲郵傳汰其浮濫溢尤水旱蠲
租發廩民無轉徙郡道里四達椎埋御人之盜易嘯聚
亦易逋逃自公為政奇慝不作盜賊伏隱矣周邸宗人
萬數扞有司文罔月無虛日公詗見有期餉遺有禁廩

虜相戒毋犯張公而新鄭以首揆攝冢宰威權震主戚
黨知交怙勢力折守相嘗城新鄭城百司致餽恐後公
第尋常遇之至討吏不快於扶溝令將鐫職公廷爭之
強新鄭無以難也遷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靖邊靖邊
居延寧兩鎮間與虜庭若比屋新置治兵使者其中威
儀不具而虜吉囊黃台吉諸部落俎互市鐫將渝盟公
首物諸將無浚卒而治吏侵廩者死芻粟以時給人樂
為用復以計操縱虜酋酋入關見軍帥強禦卒乘競勸
色動市如約而止無譁間則走險集精卒據所築塞垣
百二十里朝議重脩守功等於首虜大司馬王公遴行

邊列功狀上之賜金綺而歲市賞不與焉靖邊距延安
郡遠士鮮師承公為豐既廩儲經史督課之而語督學
使者廣弟子籍四方學徒聞之響應景附矣
今上即位覃恩邊臣副使公與蓋恭人所由贈也已擢
山西參政職督餉通計所部徭賦之數田產與賦合丁
口與徭合衰其上下籍其出入而以次輸有司有司以
緩急輸藩省故時布常無藝徵斂無度長徭賦者悉倚
富民而富民困小民倚里魁市猾而小民困公下令小
民自入官如開封時法官主辦罷富民與小民歸農所
節約不啻數萬金民不以逋賦亡命官不以逋賦受責

到下令受其賜而海內咸取則焉為挈令比及三年璽
望蔚起副廷推巡撫山西尋遷江西按察使過開封士
民耆艾婦孺簞食壺漿塞路泣而迎勞公也至則懲吏
貪墨捕訟師譸張民者若干人理案牘積滯雪獄岸沉
冤若干事三月復副推巡撫尋遷山西右布政使而有
鑄錢之役條議其便否八事錢法行而民無擾兩臺以
公故督儲署斮其根株窟穴而鄉所經畧後人惡其害
已而去其籍屬公為賦役成書所裒益無銖重輕無漏
毫髮書成兩臺奏上命錄公勞待大用朞月即遷其省
左布政使錢穀出內亦如開封時未三月而以僉都御

史撫順天于時畿輔亦議定經制而京兆尹與五道治
兵使者牴牾公劑量均停之要諸畫一頭鬚為白已請
蠲逋八萬金有奇除橫征十二萬金有奇公曰民小息
肩矣可以即戎簡將吏峙餱糧繕甲兵嚴斥堠信賞而
必罰公曰兵可用矣土蠻覘知薊有備去而犯遼兩出
師援之所俘獲中率
上以公能完薊而更為遼蔽翼詔褒嘉賜金幣增祿一
等其勦犯古北寇脩當路塞受賞稱是屬酋長昂為東
虜中行說詗悃要求無已公召而面數之酋懼已見公
所為火器若炮牆若飛車之類人意想所不至酋益懼

努力結嚮不敢爲邊害而部内多勲臣戚畹中貴人與其宗黨廬舍備有南陽弘農之不可問又啓邇輦轂要路私人請謁關說公獄獄莫能干大失望而大帥戚者挾政府重督撫臣更踸出其口吻公故兒女戚不爲之下所召募南兵與北兵皆以力戰爲功毋偏優南而坐食帥内媿且患牽制而裁順天巡撫之議起遷公副都御史撫甘肅以示不如薊之貴近也未上召爲大理卿以示不如中丞之權重也公自念委質事君惟君之所使之耳遠近要散何擇焉江陵尚綜覈酷吏以多決囚取寵公平反其疑者大司寇御史大夫所奏當或加翻

異面從之中不相能也公卿多江陵後進見不乘輿獨公乘輿如故其鄕人有爲廷平者老憊矣丐公優假復不以時應都給事中某子甲望公意氣不得因爲蜚語中公公嘆曰吾立朝二十餘年名不掛彈事今不去後進之口何所不至往吾失新鄭歡子靖邊地苦寒不毛衣食不溫飽殆將困我何意有今日夫安知塞翁之喪馬非福也上書言病願歸骸骨田里至于三乃予告其後中外以遺賢薦者十許公無復宦情矣公之爲戶兵部郎也山東人應爲吏部者衆心儀公而分宜子索賄公聞之艴然恚何失身不義左使故無遷僉都者自慶

曆始蓋季孟之間云耳而公未爲左右使業已推轂及之更數年而無加按察使率傳舍其官公新園亭種竹蒔蔬若將終焉其不希驟進可知也雖官九列義無苟取守開封餘俸僅八十金家奴盜之而逃不介于懷歸十年治園亭山徼具泉石之勝日觴咏其中荆扉樵爨備數事而已諸子或嫌太簡公笑曰天佚我以老而我求全自苦耶書有之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是在若曹矣二時課家僮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身惡食省用而周亟矜無資區豆鍾釜之粟六戚共之邑人代他邑租庸及東人歲供明權樞府力白上官已其征悅以事丐居

閒則謹謝不能程某令五年遷去語人曰非公事不至偃之室吾今復見張廷尉矣其侍親疾晝夜不解衣冠每被祿賜以不逮養爲恨潸然隕涕事兄恭事異母弟慈愛割督亢田與之字從子如己子從孫如己孫也諸子文行紹繹不衰爲齊名家舊史氏曰嘉靖以來中國苦虜而邊臣重尤莫重于薊遂爲仕宦捷徑自監司至撫督或不易地不越十年位公孤子孫世執金吾矣張廷尉繇左丞拜僉都御史入領棘寺無殊尤之擢又爲言者所中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其斯人與政府敗二十餘年諸廢斥者用爲口實立至大官廷尉卒不自明余

以是益賢張公也公伯子水部郎嗣誠嬌嬌有父風節
而文藻過之與余善

何中丞家傳

何公名東序字崇教茍氏□相坊人也高祖濟以明經
仕兩京典客生純純生廷瑄廷瑄生尚德舉春秋第一
人累官同知開封府娶潘宜人公其仲子也父嘗夢月
入室翼日公生七歲授古書一覽至千言輒復誦十歲
能屬文賦詩十四補邑諸生讀書以夜繼日母愛之不
為篝燈則潛畜火候母寢起讀已負笈如京師從閩林
文恪受春秋遂精其業巡鹽使者循河東士脩公而羅

山尚公尤奇之為詩贈其入試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
士除戶部主事榷清源稅清源稅最天下易汙人公不
私一錢有司入之不取盈守藏吏出之不問羨稞額增
十三而費省十四父故節廉喜名聞其狀曰不媿吾子
矣比代士民商旅伐石頌德已擢郎中司餉遼左廣寧
城以久雨圮遼帥又移山海關虜倅至公獎率將士捆
然援兵登陴而守刁斗不絕聲虜覘知有備遁去歲饑
人相食再上書請賑得通州粟四十萬所全活無萬數
帥某沓貪而忍恃奧援日益橫露章彈劾以去就爭之
因病免歸裝財四十金治書舍孤山之桃花洞討論釋

史國故不通賓謁數年復除比部與同舍郎呂鳴珂包
檉芳輩講五經同異以古文辭相唱和斷獄按法令傅
經義諸郎讞疑就公而決會有詔逮楊侍郎選趙編脩
祖鵬將予死比公宣言曰是無死法衆目攝之已出守
徽州徽多高貲賈人而勇於私鬬不勝不止又善行媚
權勢公不受謁重門反鎖時進父老子弟咨故實問疾
苦有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去之如農夫之去草焉朝
貴為資使賓客請終莫能解上下不干美惡不踰咸化
廉清大治濯俗浙雲霧山礦盜贅聚掠劫四境吳越震
恐檄公捕之誅其渠率若豪傑擅私為橐裝者屬邑婺

祁黟績故無城公城城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已飭學宮
集諸生董振擇之市善田千畝供既廩筆札他日起家
為名臣相望郡理某子甲撻諸生婦于庭諸生譟而操
白挺蹋府邸或下令悉禽之公單騎往諭辱及婦人負
在理其過小率衆迫脅上官負在若其過大諸生棄其
仗去而以沒入分宜黨羅龍文家兩臺或稱快衆忿或
議過當家宰東之調衢州其治一如新安棘闈舉士皆
一時之選錄文經筆削海內以為程兩上計無所布幣
考課為二千石最
穆廟訪落條上重正官察輿論勵任事課樹藝議保障

所鼓鑄六事下所部覆行已擢山東副使備兵紫荆衢人生祠公比于趙清獻贈之一鶴公謝曰鶴固清獻自有余乃需人餉乎却之紫荆逼介之關藩蔽京師自城郭旂庾介冑戈鋋以次繕治數行下縣紀農協功置義倉以賙艱厄立鄉社以獎善抑惡二年畿內軍政民風一變超拜僉都御史撫榆林勒習士馬規畫甚詳其大者分信地定應援亟脩濟運哨探設柴塘詰奸細併小堡固城守練鄉兵簡監司楊爽毅謂可方余肅敏經畧云吉能賓兎寇當路塞命將禦之俘生口二百斬首虜百餘馬駝牛羊他物無算虜怖駭請和捷聞賜金綺晉

一階爲副都御史初公持節過家念親老不欲行父讓之乘人車者載人之患衣人衣者懷人之憂食人食者死人之事若中丞開府一方此國冠之上主恩謂何而逡顧其私遂行朞月母訃至哀不欲生既代蹝而奔雞骨支牀三月不知肉味又十年父喪亦如之墓有馴兎瑞柏人以爲孝感始華亭去國公方爲副使疏請留語侵新鄭新鄭再柄故驟遷公冀公見德而久無私謝其門人爲給事者揣知意指詆訕公遂不免矣公隆準脩眉鬚髯如戟嶷然山立稠人廣坐問難鋒起默默若愚或委心歸計籌其得失巧發奇中會文切理無□言可

損益先世之貲悉畀伯季宗家姥屬鄉黨故人所善賓客貧者仰衣食婚葬奉祿悉以給有差邑大旱疫捐金若粟振之不以名位格物納誘後進謙若布衣橫經問字倒屣迎勞無留門者諸生荆一薦耿靜生養死葬門人李光普王道匯志墓譁域竿牘之問三十年不通有司閩喜某西安某橐金求關說叱使去其覆没無因極者陰爲申理不令知也不借宦於胡不假譽於左右部使者薦公宜大用章以十數卒不報至老手不輟書文好左史莊列詩好漢魏唐初盛之際而不襲其迹多獨造語字得古人筆法晚年右腕幾脫以左代之因名其

集曰佐右所著九愚山房集榆關奏議瓴甓子聚雁樓集四書正理麟經發微課子制義纂録史漢抄評鴻烈類選古文會編四六玄圃唐詩類苑士多稱而道之惟兵書秘不傳最後喜遊及養生家言涉七澤望王官至于顛軨決洹水觀濤龍門登藐姑射之山徘徊神人所居庶幾遇之訪梁徵君高梁善存神養和之術已約老友常君遊五老峯曰余將結爲六老以其七屬子矣厥明正襟而逝汗覆面或疑其尸解云門人衞廉荆如松私謚之曰文欽先生中丞直指聞于朝子洪岳請卹典俱如令舊史氏曰何公故治春秋其文謹嚴其人

亦如之用以緣飭吏事大都相類經生專門名家出入不悖所聞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余太僕家傳

余公名一龍字汝化婺源沱川人也其先宋桐廬簿道潜自皖徙居子孫蕃盛多賢且貴者十四世爲時英公號寒塘處士受學覺山洪先生又師事東廓鄒先生娶於汪生公母夢黑龍繞身王母夢鶯棲其手故名之龍小字之鶯少有志分言動若成人六歲日受千言成誦嘗指堂中食案問其父此爲地所載若爲載地者父曰水載之因取石投水曰不能載石何以載地父心知其

不凡矣九歲鄉貢士樹幟其門父以爲題試之公應聲曰有天下之才者大天下之觀也父益異之十四師吳一源先生見所爲文擊節曰若吾友也吾何敢爲若師時洪一源江朝陽兩公與公年相若令劉公目爲三聖童稱公可屬大事遂爲諸生邑人戴棍陽公欽其器字以女字焉是爲戴夫人讀書芝山夜有獸當道挺擊之三咆哮去則虎也乙卯舉於鄉耻隨同輩造請戴夫人出奩具助之館冲頭張氏所雨漲水及橋衆莫敢渡公渡而履不濡人怪之公曰有老人貌如珂雪負我入朱山以米授山中人炊其人辭此多鬼魅午後冷風吹沙

石狀人吾且從公笑曰我待之及暮寂然舉進士觀政吏部每事問尤研究法比江山司寇毛公爲其邑擇令得公毛公舍中兒詣前若欲揖者怒叱之毛公聞曰是磊塊有正骨吾邑之福也已至大詢衆庶得其疾苦要領而興除之聽征役以比居聽閭里以版圖無或不均府治葳市平賈辟其詐爲書以空作見者去其淫怠與奇衺者奉身不殊寒畯即賓客若上官牢醴委積膳獻飲食殆牽陳數取成禮而止聽訟片言立決三尺不貸刑柴毛等若而人四封肅然而當大辟哀矜無辜數月與人誦之一日堂下衆麕集不知余明府何狀冀幸一

見公語之吾亡以瘉人惟不作妨民事惡夫好名無實者民歡呼而退學宮圯拓而新之與諸生談道論文從毛司寇請辟文淸讀書錄與公父孝經義版行之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士風一變至道矣邑無城鐲額外萬金城之日三數巡功民有室當撤其婦悍以湯禦人及公衣隷執之公言過誤何足校人服其量先是叩乩者江山城欲成直待金龍與蓋公名也浙兵防海道江山攘奪民無厭公至仙霞關稽其什伍兵譁朴之譁更甚公拍案言若等才三千人吾民百萬一呼嚮應若無噍類矣兵遽從間道不入城仍著爲令戴夫人以刲股瘵

姑卒李夫人來繼合卺夕慮有乘間者潛出則邏卒醉獄戶啟重囚並逸悉捕獲之坐徹明不入內郊行見婦哭夫于墓而不哀有男子從召問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廉其隣里婦故淫夫暴死家無朞功親收婦繫獄陰語獄卒來視婦者告我前男子頻致其私獄卒以告執訊之汝姦其婦殺其夫其人詞遁取婦別鞫吐實邑稱神明以治行高等徵拜南京江西道御史疏請東宮出學宥諫臣鄭履淳而捕殺妖僧藏亡命爲不軌者出入乘馬都人避路如鮑氏驄遇雨衣沾濕或請用籃輿公曰非制也同官因盡乘馬歸自外有餉酒者恐

其納賄碎之人號碎甕御史云高文襄不利首輔李文定斥南臺省刺文定公文襄門生持不可銜之出公湖廣僉事治沔陽湖稅八百金爲邸中費以修三學四城建荊門石牐築任家嶺堤督兵禦盜沙湖風逆帆覆水公手引之而報母病舍舟而騎盜遮道公呵曰我兵使者也盜砰易散其聚桐柏湖者以計授百夫長斬之盜遂平歲大比士直指屬公公閱江陵子入試固辭其監奴游七持江陵父書爲人脫死不許犒之才三錢翼日諸僚偵其狀曰余公加人數等矣遷浙江左參議部寧紹兩郡爭墓域者十數年不決相其地若所爭非吉壤

者各爲擇可者皆頓首謝嘗攝藩篆手朱墨二筆牘至不停揮人有二筆之號遷貴州副使治兵威清兩郡人就公治前所手植栢名余公栢以寄思威清羯獠瘴癘所視勸無行公正色曰五月渡瀘非人哉單車往而苗臘謝四十四寨犯界中丞何公議興師公言宜先文告如其怙終師故未晚先傳檄往公隨之苗納款者五千人列爲編戶山多虎行旅戒嚴榜能殺者予五金虎患絕矣苗安復爲寇公計此狃前招撫故出不意以除夕發兵勦之中丞王公嘆曰是何異雪夜平蔡乎江陵嘗問公於王中丞旋對曰余觀察明如日清如水吾所嚴

事也江陵曰微君言幾失余君遂擢江西參政酉安國亨以金贓庇之乃私貽從者藥一缶望公飲間有蠱氣須此可解受而飲之毒流血于每竟月乃愈豫章諸宗人祿不時給訴辱藩伯公定其期錙銖不爽無有後言直指慮囚諸司無所可否公知必言言必盡脫一老宦以妻死久繫辨一叔母誣姪姦者貴人欲奪僧田執勿與劉侍御臺傅侍御應禎以忤江陵遣數加禮焉已遷浙江按察使復王文成胡襄懋祠請賜文成祠額曰勳賢已遷右布政使其長多猜公端居署中暇則吟眺湖山間晏如也已遷左錢穀出入一衡量諸織尚方服者

誦不容口甫三月以父喪歸直指使坐小嫌刺公盜太
保方爲中丞爭之不得浙人建祠吳山祠公復並祀六
賢祠壽有母喪六年與弟一鯢寢苫廬牀頭朝暮奠歲
時祭哀如一日服除除四川爲坊表武侯文翁爲井藩
司前共千家汲治鐵爲欄防溺者初蜀平九絲蠻設建
武所元戎蒞焉松潘則有游擊將軍議者欲相更調公
以增兵增餉勢必煩民且松潘雖近虜未有警而先自
擾乎駁難十返不從王中丞議勦播分兵以進公訟言
兵不踰萬分之則弱從一道入首尾應援或無豐敗中
丞不聽我兵覆沒孫太守知公可大用推用府粤右有

尼之者不果入覲謁南充相曰不果之故難言矣謁新
建相曰此中議論殊不一公曰曾參不殺人至勞母投
杼耳已遷南京太僕卿憾者未已刺公及葉歸善孫餘
姚呂寧陵公因請告而保定梁中丞爲銓部語司功錢
武林極知余公長者毋輕訾覆疏請還里聽用時年六
十有三蒞寺未久慮南中無馬無以備緩急與時種馬
之政可復也政爲經營會去僅賦詩以見志焉居家爲
卜涉園種蔬與花各半客至手談數十局不欠伸酒無
量不及亂矢口而吟不求工有徵文者信腕授之慶弔
事雖疎賤必親行禮角巾布衣與衆由由然偕利害是

非直言無隱權勢當前不忌家無長物有搆之椎奪者
挫其產不屑意也於母弟終身相敬愛恒語其子世寧
有百年長富貴之人惟孝友二言溫飽在其中矣宗祠
講學會海陽績溪會推公祭酒又與周海門公會蚺城
其學先義利之辨而非談性命遺實修者失孔子下學
上達之指署余村書屋壁曰得見君子願學爲君子躬
行君子恥獨爲君子其趣操可知已村有浴邑佐以兵
扞掫謝曰老夫齋廚蕭然即延盜不入也公廣顙美髯
聲如洪鐘高視闊步挺然山立故精青烏之術日卜地
遷葬王父果得第江山建水星樓而火災息濬溝澮而

疫癘除沔陽樹木置金人于斗以厭麗譙而官遷成都
塞八門之半通金水河建洪濟橋回瀾塔而人文日盛
形家心目所不逮也里居爲塔與方爲登瀛橋苦力不
給亦以此游覽跋涉中暑而卒先期雷震家廟已星隕
橋東公當之矣子同光文行有父風舊史氏曰余初上
南宮先大夫携以行至鄭州公從子謫判州事即少司
徒懋學公父也招余父子于公及少司徒猶子國學純然
公俱在投分締交垂五十年矣其年公第而余與少司
徒同榜公部荊西嘗以余邑饒於山而水不足爲議建
牐啟洩木石已具屬公遷無能繼者士民至今思之其

在蜀越余宦轍踵公後睹聞政績甚稔新安俗文勝而發源多悃愊無華如公者洵哉躬行君子顧其言矣

周太僕家傳

周公名一經字子明貴溪人也宋文簡公執羔裔家弋陽杉山子十有六人孫四十有八人其六子堯嵘徙貴溪之周方五世孫大然遷荷山又五世孫川川子法爲諸生祭酒即公父也娶張宜人生二子公爲長王父視其相有異曰吾門待此子而興七歲從父入郡晨旭方昇顧謂公東方日出天開眼應聲曰西嶽山高地出頭父奇之比長治舉子業其理折衷濂洛關閩諸儒其文

好兩京以上語許石城王敬所兩先生皆負人倫鑒拔爲冠首學徒聞名受業者日進處士吳暹以女女公有大姓其欲得公爲婿使人通言啗公千金卒不可識者知公節槩器量度越人遠矣丁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長洲令以母病不赴母卒免喪除江浦至則裁冗役冗費累千緩催科懲游惰繩長賦巧侵牟者楊冬春等若而人置權衡堂上大書其楣曰多取者受天誅邑當孔道庸調蒸仍民力不支比屋流移公召而復其徭給以牛種受田如初田濱江沒水者以新田代其賦戶口自是無耗矣先時島寇犯江南因悉城諸邑無城者江浦以財詘罷公損月奉爲先四境子來崇墉屹屹如也語具周垣記中諸臺以能任劇移金壇金壇田不均下令均田巨室爲十不可五不便之說撓公公校籍履畝自賜田以下定爲一則而外界庄田絕裝租田諸弊釐矣荒白蕩田清矣細民踊躍吏生浮議莫能難而心內媿陰中之以是平進爲陪京比部郎三遷皆不離局所平反疑獄甚衆而不骫法惠奸猾吏有與援當坐乞輕比大司寇何公亦爲言不聽或曰不難爲上乎公正色而對吾爲司寇守法正所以尊司寇也司寇遷怒曹掾然竟重公凡大獄必屬周郎同舍郎呼老法家云一麾

出守而得貴陽貴陽與夷錯處強名之郡耳公怡然就道至則陳便宜一十三事曰訓耕織曰除吏弊曰革科派曰防微漸曰慎召募曰嚴防守曰制苗夷曰更番戍曰飭軍政曰制土司曰懲刼虜曰嚴將官至今黔人賴之府轄夷酋長散處三四百里外隆慶朝議設州縣不果而會酋宋顯印甯國梁剃其部夷毒苦夷張艮珠詣闕上書願隸有司如隆慶時議事下公與石阡守袁亮計以程番舊府爲州改貴筑平代二司爲縣皆用文吏如內地而易正副長官爲丞簿仍以夷領職裁通判一人吏目十二人以供祿秩酋不利其削也爲蜚語上聞

公治其陰謀者數十人而請給夷誥命傳世以寵之兩
臺稱善奏入報可名州曰定番自此始也府治庫隘搆
地拓而新之名堂曰啓正名門曰天造經綸望之儼然
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矣夷老項宋等爲亂佐開府劉
公策畫之論功賜金幣暇則督課諸生馬文卿蔣杰輩
皆爲名士三年擢四川副使備兵威茂而撫臣已他有
所屬吏公巡川西有馬湖李採木入夾夾遇之無禮恚
而告變夷且反開府徐公方有松羌之捷欲移師討之
衆唯唯公獨爭言非便徐公見爲怯檄李游擊以三千
人往天大雪斷餉道夷邀其敝蹂躪我兵無一返者徐

公悔不用公言而恥見短撫宅事刺公公歸杜門不交
人事搆堂課子其中題柱曰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
教子名二至堂居久之所知勸駕復除廣西備兵右江
會黃關有膂力善騎射而涉獵文藝殺掠人無厭諸臺
捕之不出田州夷羅滿雷宗弑其主關給盧佑兵滿萬
口實吊喪進掠田州旋殺佑以州叛公憤曰是何可令
諸夷見也擐甲驟馬與參將汪宏器突入其阻浹旬斬
關首縛其黨數百人督府陳公上功大司馬而主爵以
公貳苑馬卿督府疏言非周副使右江未可安枕臥也
請擢參政仍留巡右江便未幾拜甘肅冏卿矣適右江

分守缺陳公復薦公可任不報右江人泣留不得肖像
生祀焉甘肅左番右虜孤懸河外公延將吏于庭而與
之約曰大司馬以馬名官蓋重之也今何敢效馬曹自
菲薄馬必如額必良死傷多者必補椿朋銀必以時內
非是者法無赦越歲馬政秩然舉矣虜酋青把都據後
山連套虜松虜及捆柴山虜入犯公從開府田公率敢
死士先登斬虜首七百餘級獻俘賜金帛晉總憲仍領
卿事自後數有戰功紀錄者四賜金幣者二陞奉者二
已遷蜀右丞蜀採木方殷事無統紀廷議請敕公專任
之公念自嘉靖來採木役三四舉木非能助長即有之

必不可得出徒驅民死地耳爲講求先年折算例白兩
臺以聞定爲令所省金錢全活蜀人無萬數蜀人尸祝
公如右江也按甘肅者惑流言詆諆公家寧深知公生
平寢其章不行數推公爲陝左丞公謝曰士得一知已
死且不恨禮大夫七十告老吾年及之矣稱疾力乞休
開府譚公御史趙公固留之不待報而行兩公請加太
僕卿以旌勳勞以崇恬退制許之歸之明年乃卒公赴
省試而父卒不及殮甫第而母卒不及祿終身以爲大
戚思至泣踊如初喪食恒蔬素衣恒布褐不敢踰其親
之奉也篤愛同產弟爲置田宅爲入貲授爵以季子爲

後蒸嘗勿絕訓子務勤儉忠恕而戒驕奢淫蕩座右書王沂公四箴以比韋弦之佩晚名其居曰留餘其於取予尤愼江浦人指數邑令及公則曰是飲吾邑一勺水者也宣慰使安國亨以罪奪印行金錢爲地其人從公上計往復累月終無間而入府江荒遠寛假文法官屬贊以筐篚郡丞循故事陳廷實公艴然麾之賕賂遂絕百姓吟曰右江數載天無日周道巡行始有光播蜀藩有羨金半千莞庫者内公私第公叱曰此若輩鼠竊事何以汙我其始終一致如此史氏曰公與余同榜同官蜀采木之役余實代公率循規畫百世之利也時方

用事于播蜀幾頻矣亦緣猜禍吏以虛聲熒惑遂至糜爛其民徐公不用公言殷鑒非遠亂蹤相尋謂之何哉公傾而癯精神挺動目光如電煦煦然可親嶽嶽然不可干與之言亹亹然盡而不飾婉而中周侯嶷如斷山有國士門風斯之謂矣

馮祭酒家傳

祭酒馮公夢禎字開之秀水人也高王父恭曾王父經王父艮艮弟震震以艮子第爲子封翰林編脩娶沈贈孺人則公父母也上世自高郵徙以匠隸司空所治葦麻薄技耳而富擬邦渦然皆目不知書公少警悟出人父若王父謀曰是可以學乎姑試之六歲遣詣塾塾師大異之公亦厲精無倦特王父没王母夏引與同臥起見公吟諷夜午不輟王母笑曰吾曹治生日入而息孺子乃以夜繼日耶默而沉思數取衣衾障窗寂然無聲丹鉛翰纍遞作或不覺旦一朝之書肆見左氏春秋司馬公史記曰文不在茲乎何相見之晚也文遂奇進以奏其師師不曉所謂是子日損矣公因謝其師去已爲諸生受室石孺人益取其簪珥購古書卬一飽無時不顧也而所後王父母與其母卒家多故未嘗廢業舉于鄉偕計吏之京師所覽觀都邑宮闕山河之勝交游四

方薦紳學士文物之美胸府益開詞條益暢而婦卒貧滋甚爲武林沈氏贅婿挾策坐小樓間若無人再上春官不第盡棄故時所爲舉子業而遨遊雲間偶人廣坐中時垂首不言或獨居如共人語笑歌踊躍里之大家禮爲子師大家豪舉衆賓阿邑取容而公亢直自如大家北上騶從傳呼甚寵公蹇驢蹤躡尾其後夷然不屑也至都嘉善袁坤儀負才名甚盛獨招公居郊寺論文一洗鉛華歸之大雅凡百日言如石投水饑則出袖中一二錢市胡餅共啖而罷遂爲會試第一人廷試二甲第三人選爲庶吉士而江陵以不奔父喪爲賢者所刺

識其人多公意氣交下詔獄寘荒憬無適援救惟仰屋笑或題詠寄慨江陵故巳疑猜而公亦咯血病乞長休吉羅近溪先生倡道旴江亦江陵所銜也公含之室中一歲考德刪叢義在師友間三年還朝除編修明年分校禮闈得二十有四人率名士而有父喪哀幾毀柰何以一官失一日養特其所選得士錄薦之几筵惟此差不負君親耳以是蔬素奉西方之教自署與實居士閒居研講希心理味每舉麈尾清言如屑老宿結舌注耳蓋公爲史官僅踰年而修隙者目之浮躁中以考功令衆駭然莫知所坐公顧自謝此兩言極中吾所受病讀

事斯語以終身客從北來云公分校時當路私有所屬不從故及公艴然官家惟科舉一端爲最公某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卽以此得譴榮於九遷矣家田不滿百畝磽确汙萊歲比不登日食不得二鬴晏然不色慍絕無尺素入長安士及門者愈衆以清談爲筐篚機神爲幣帛而巳卽之貌温温然聽之言亹亹然而磊砢正骨不爲利回勢奪有遭厄窮橫逆者若痌瘝在躬周給剪拂不遺餘力而人悉公所以失官不食狀惋悵不巳凡十年除判廣德州展采錯事不作遷客態尋擢行人司副尚寶司丞逡巡不赴巳擢南京少司成未上而言者兄爲騶還必有所馮藉公不自明惟稱疾乞退銓臣疏留之報可至則進諸生於庭督誨之

高皇帝定天下首善在茲節誼文章一時人才最盛今直傳舍視之如功令何辰入酉歸手一編與諸生等諸生橫經捧手如牆而進洪鐘應叩津梁不疲得片語寸長口之不置卽有瑕不以掩瑜務在獎成李生意可者初閱其文以爲亡如也他日再閱之驚曰人固不易識惆悵累日錄之高等向後評閱去取益愼亟月試細事耳或居閒首列爲名高必不可所軒輊衆初駭久乃信服碁年文體一新天下歙然宗之經所評曰卒爲通人

不可勝數擢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篆所居蓬蒿沒人惟許敬菴鄧定宇楊復所三公數過從披襟解帶留連不巳非意所愜卽強之不成歡陸少宰嘗招遊牛首諸山避公不出嘲之曰足下公事不過拜土地受當該揖而巳何濡遲耶巳擢左庶子副正史總裁取道還家無何拜南京國子監祭酒公曰南士安我我一往慰其意士聞公至負笈恐後一月累數百千人疏請於朝增解額諸生愈奮厲期不媿爲馮先生弟子而有道過比部許郎不辟者生口吃稱郎郎許誤以爲吏也撻之衆大譁將甘心比部公曰吾知許郎非蹇傲者然士不可辱

諸生無妄發我宜以實聞聽上所命詔奪比部奉士氣伸而國體全監多經史歲久訛謬散佚為校讎補綴而楊其齋曰知非吾入仕二十餘年山林十七今五十矣如魚見波光趨而就之與吞餌何殊哉謝病不允而比部邪歐陽君彈劾一督府以公為偶公喜是善成吾志引咎請勸諸生憤不平有煩言公拒之此甚吾罪耳不待命而歸於是張楊張素養王名登李嘉胤薛德裕宋貞杜士碩邢堅念曹仲華秦立等千餘人以七月之望集小教場宣言馮先生培士節程士品兩科元魁迭出後來方雲蒸龍變而先生受誣何取弟子為哉具白六

館師少司成走大小九卿臺省言狀張金礪陳廷策等三百餘人作懿範堂貌公象而事之踰年勘事上詔公在籍聽用而公為菟裘孤山之麓名之曰慧業松篁水石軒堂田圃圖史琴尊嘯歌登眺忻然樂之終身矣嘗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廚外錯星霞手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正如鬱藍金碧相射濤聲雷震其澄徹處蛟龍鬼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聳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人以旌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絲竹皆切峻整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似光妙所成無有形埒又似家所常御一人目予後會何期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云夢之九年而公入秀水居拙園手書與伯子辭旨爍然晨起擬還武林正啜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枕呼之不應咽喉霍然如下一物逝矣四肢軟如兜羅綿面有生氣時作野薔薇花香黛所謂妖夢是踐邪非也囊無一金諸門人爭為助而後畢殮事越多君子每為余言公初以吉士歸沈太史君典在告而屠長卿令青浦三人故同楊豪爽有風槩文酒酬酢傲睨一世紙貴洛陽扇重蕺山鏡湖

春色鄣坊肉聲布帽代鄉金閶訖飲莫測為何如人中年以率致為達有曠世之度卿自用卿法我與我周旋野王弄遂仁祖起舞萬里長江千里一曲何所不可晚年方寸湛然玄對山水恩怨毀譽一切都捐無人相亦無我相有遠體亦有遠神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其信然哉公三子伯驥子仲鵷雛叔去邪驥子為諸生奕奕清舉知子莫若父善乎公之名子也舊史氏曰馮公少余一歲余初識之武林鬚如珂雪虛懷泛愛真率徑盡長者哉跡其生平為文人為良史為豪士為直臣為清吏為逸民為禪宗要不可以一節名矣　卷之六十六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七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曾方伯家傳代

余少聞長老言嘉靖初載多宿儒骨鯁之臣自余爲郎大臣縮朒羣臣恐諛苟以便文自營止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作曾公傳公名存仁江西吉水人也繇郎起家爲浙江福建叅議廣西叅政貴州按察使雲南布政使嘉靖二年成進士觀大司寇政司寇林公俊有古大臣風節諸尚書郎無當其意者獨雅善公公罷遣常客多長者游以此聲名藉甚郎署

間居頃之拜宗伯尚書郎主祠祭事

天子繹思

獻皇帝育鞠恩報酬功德禮秩務與生貴等而永嘉用

一言相朝衆坐以詠進多矣光祿丞何淵謂通

獻皇帝廟門太廟中宗伯席公書心知其非是未能得堅決也令百官廷辨之公上書爭曰夫欲通廟門非伐樹毀垣不可臣以爲太廟樹皆先朝所培植堧垣以內

祖宗神所宴娭也

陛下伐先朝種樹致

祖宗愕然有後世不欲安寢之心爲

獻皇帝得矣如

列聖何書御

肅皇帝震焉馮怒詔奪爵三級出判和州而言者交章爲分明之乃已於是大禮之議起黨人阿邑人主與俱上下章下宗伯重迹而抑至數使使趣具對太宗伯卒不知所出輒以屬公公明習文法練國制度條對六經中應義者置奏上皆如意指無何修明倫大典詔宗伯誰差諸郎文學者使典筆札公與濡公灝同舍俱知名

宗伯以應詔公疏謝曰臣聞學褊陋亡以踰人

陛下垂過誤之寵俾得奏薄技於前臣不勝大願臣聞

古者史官終身不二事繼世不改業以此能名其書而傳後世今懷鉛之臣摩研編削非之材也且大禮

陛下所手定後先諸臣章具在粗披舉可得使臣越俎代斵終無絲髮效義之所不敢出也臣昧死再拜言願

陛下財察疏報聞罷而宗伯再三攝公使受詔公爲不得已而强往即日取告歸蓋其時永嘉尊貴惡異已諸附離之者起家至列卿而公强執不善阿事尊貴持論不爲屈永嘉亦陽浮道與之求可以傷公者不能爲地公畏讒之就力辭得免後四年起爲主客郎主客職四方諸夷朝貢貢外導行費誠毋及私門諸夷舍邸中與

漢人市漢人往往以冊鎌苦惡物取倍稱之息甚者白
書攫不予金諸夷寢尋出不遜語公廉得徂詐豪奪者
抵罪都市以清海西韃靼持薄貢索厚賞公言
上詔切責主者罪而西域胡因象胥言京師中浩穰欲
日出遊縱觀之公與宗伯極論其非便事遂寢先是武
定侯郭勛者陰賊感槩新用事嘗慼天子數請謁公不
行而公已出叅藩守四明會稽天台三郡矣中貴人崔
成奉璽書治礦三郡間勛以屬成曰幸爲乃公快之三
郡故出白金然堇堇諸浮食奇民與惡少年鼠竊盤互
其中豪傑擅私爲橐橐官出記召募物其地囿而授之

用財各以鉅萬數所入不足償僦費成簿録郡中豪墆
財者使共張徭役橋虔吏乘勢以侵蒸庶其下人比比
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吏民亦以氣力轉相漁食閭里三
郡民任罷脅閱閱匿而君持徒手與提衡㪣縣毋得發
富民給事中貴人府又以法繩其監奴成成知公有意督
過之慮滋甚遂誣言公格詔詔逮繫京師公怡然就吏
家人爲後棺絮往三郡民詣徑輿遮道泣爭欲齮齕成
謝公城門噎不得闕至則下廷尉獄雜治公自辨數而
上亦知公無罪既理出以舊官入闕在閩凡三年數攝
省長吏事省出納財貨靡密煩碎郡國便巧吏習計簿

能欺上府者裁推擇爲省掾姦利不可勝原公爬摘如
神吏以故莫能貪緣爲市故事御史滿歲代藩臬大夫
送至郊或私相問遺殷勤甚備閩御史王某還朝公走
使以尺素往王大失望落公名薦剡中而御史卒以墨
左遷矣後入京師冢宰許公讚面進公曰君倜儻大節
有當世之具而久不調是余過也未還治即拜叅粵西
政粵屬議征南交後軍無見糧白兩臺留所假貰粵東
萬餘金給之而富川荔蒲諸邑斗絕萬山中與諸獠錯
壤林莽覭髳隈隧嶮塞使者行縣數十年不敢入其境
公奮然叱馭往所至延見父老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

苦道里遠近翔實教以庸次比耦農桑畋畜又籍記其
什伍里居謁舍各自占所爲而兩江左右棄田萬餘頃
督亢者召民佃作其中偃豬潢汙廣川薦草規度其受
水多寡爲石隄激及諸渠股引淳鹵墝歷之地表異之
闕其租賦下縣子弟不習於學爲築宮令師事孔子移
諸博士課授經義或增置子弟員而子弟員因是嚮學
有與計偕者居未朞月兩江俗翕然一變去之日父老
繈屬持牛酒勞公至相跆藉而更垂涕言非公吾曹何
知有朝廷恩德也桂林倅某洿行無節法當坐免官上
官爲關說吏三四人獄不能具公至有力者復爲書請

持必不移而粤宗人祿薄又後期歲匄貸子錢家富者
侵牟有宛財而貧者日坐困公爲刻日給不足則取臧
金奇羸者與之宗人大安其在滇大將軍沐朝輔橫甚
朝輔先世有黔寧定遠二王廟歲時從官行禮祠下如
太廟儀方伯潘公璜語稍侵之朝輔詭言權輕無以塡
諸臣請于朝賜璽書令潘臬長吏受約束長吏車不敢
馳柈梱閒府中人虎而冠莫誰何者公謂之曰璽書所
有二三大夫敬執以聽命然未可加於璽書之外也朝
輔聞遣其私人入省中鉤摭細微迷眛之過久之無所
得公亦時把其宿負傾駭之朝輔慹服身自摧謝而祀

祠廟下議格矣貴陽故滇驛道所出吏無以飾廚傳公
曰是何以使滇通中朝明跳逖不閉也爲劾金緒理廐
置終今以來無留行者滇諸屬國世爵率持金錢行省
吏閒吏以單辭易禁數潰而姦數不勝公取其魁宿屬
吏吏大恐李鑑者故倫長有保山逮避宅亡出有司坐
鑑弟罪公曰罪人不孥王政也立釋之二十六年丁未
朝正月課最而諫官有于公不相中造蜚語中公衆嫐
不信公偶病失部謁其人廼謂公年力侵頹號遲頓來
及事公聞而自哂曰若豈以余老沾沾斗祿耶遂自免
夫日謝病屏居廬落中謂末世儒梟矜僞以惑世抗行

以蓮衆猶鄒司成羅贊善二先生特立後起砥礪名號
往來龍華雪浪間至大都授時攜揮楹往質問大義二
先生深推轂公貌不羨情言不溢行君子也公居官財
勢絕路然重發人過鬱林守某梧州倅某畏罪則通門
者餽廩米置白金其中欲爲道公覺且日召兩人者還
之終不以言兩人事曰吾恥修廉鬧以采名而重人譴
也西江仕歸者率治宮室器用侈衣食玩好公鶩馬稜
車衣澣濯非祭享無酒肉所居先世之廬無文鏤采椽
然諸父羣從昆弟待而舉火者數十人骨肉之親棃而
不殊里人有急傾橐中裝付之爲折券棄責歸可八九

年手一編自誦無老驥伏櫪之嘆邑人無長少賢不肖
問之則曰曾方伯廉而直者也始筮仕時冢宰欲除爲
諫官謝不往乃終以諫顯其卒也召其子同亨屬之曰
吾鄉者所志蓋不小今已矣是在吾子猶蹶然起坐手
書吾病甚者七日而卒子同亨仕爲太常寺少卿李子
曰于野爲銓曹郎會
今上踐祚登用英儁及先朝直臣或片言詿誤遭放逐
微自藻潔不合於世之柄臣閹寺者朝廷重於九鼎大
呂不拘官簿橫拜閒不一歲大氐無慮至卿貳矣假設
公在時宜何如也二十餘年隋牒平進在萬里外未得

休足內郡執憲轂下依日月之末光盖千野與余言如
此千野自雕飭不以禽汙瀆其家蘗吉水多貴族至金
紫兩世獨公父子爲然亦異矣千野者同亨字季乾亨
待詔公車

李方伯家傳

公名承式字敬甫廣字之義號曰見衡雲中人也其先
唐裔宋毘陵福五公罷少府居江淮間是爲泰興李明
初同知山西忻州者信免官家代龍門遷雲中是爲雲
中李五傳英家城東北八里燕家莊是爲燕家莊李英
四子其季滿贈職方郎公父也家故受田伯兄以末富

而獨職方公耕耕數無年負其課數爲吏所窘辱無慍
口有兄在則禮然娶衛宜人亦生四子叔曰承弼號菜
淵公其季爲公父督之業儒曰吾恨以農廢將快意於
若兄弟而伯氏三子俱承代翁主車騎傳呼甚寵人諷
職方公此爲門戶計甚便公不答而菜淵公以嘉靖丙
午舉于鄉官新安令壬子公復舉丙辰成進士伯氏愧
謝其弟吾不能訓子乃以婦取貴乎公筮仕錢塘令當
郤會案牒山積冠蓋雲委其精力勝劇尚有暇日谿宿
逋平疑獄諸臺以循良薦者數十而朔襄懋受知
世宗用軍興法繩諸吏諸吏震恐一日檄製袴褶二萬
具吏不知所爲公下令城中人家製一具頃時而就襄
懋奇書生能應卒他日功名庶幾我而以事被怯督䁥
使者諷深澤深澤大猾陳光宙善詗人陰事前後毀敗
賢守令若干人公謬爲好語召之來而密使人索其家
所爲籍記人過失狀視之險呦不得對遂伏罪邑人相
賀吾曹安枕矣以父喪歸免喪補固安八日以母喪歸
免喪謁選人念公之久勞已事也擢南京工部主事督
蘆課嚴戚里侯門侵冒者具如圖籍公故家於邊習邊
事間居博覽經史及國家故實旁及天文地理奇門太
乙醫藥諸方術益討論九邊地形要害阨塞戰守方略

會有虜警分命大臣屯兵畿輔間朝議改公武選郎從
少司馬劉公鎮通州公條八事嚴節制募家丁多火弩
備糗糧重將權定責成專信任廣延訪其最要擇督撫
監司不得與將帥同功罪詔著爲令尋擢職方郎中中
外言兵事者章滿公車奏覆如流所不可駁難無狥大
小將吏按其考以次用筐帛紉路不敢入都一時債帥
折節爲廉而持議復朶顏三衛三衛京師股肱爲夷陰
陽其間兩收利導虜撓我疲於奔命今薊兵十六萬簡
其精者九萬分三軍軍置一帥九裨將督撫監司各督
一軍一自潮河川一自喜峰口一自擡頭營三路並出

而以餘兵三萬人飛芻輓粟萬人治斥堠若餉道三萬
人城守宣府遼東脊以勝兵犄角三衛不難復也已復
而建鎮置營屯田更戍遼陽直接山後歲省修邊乘障
費十數萬益募敢戰士實之可長無虜患當事者畏難
而止爲樵牧野談以俟後人而虜索互市鐵鍋執勿予
乂逮治大帥交通執政司馬者因出公爲副使兵備榆
林榆林虜騎倨見邊臣公與約非拜階下無得見諸所
市非例無得索虜唯唯而日勤習士倣古握奇六花諸
法爲圓機陣圖明什伍分數形名因山川形勢步騎離
合首尾相應奇正相生采諸武經爲弢鈐集要授諸生

誦之榆林人人知兵矣少司馬吳公大閱驚曰此物此
志金城湯池也何憂虜哉還朝舉公爲首加祿一等賜
金幣而開府張公某操下繳繞兵幾叛公剿之而解開
府歸請以公代不報擢河南參政部開封歸德兩郡時
更定捕盜令捕不滿品守若令坐率逮繫無辜掠立迫
恐盜不衰止公許自首懲株送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嚴
保甲于撅盜無可容桴鼓不鳴其察吏重操行鄭州守
張允濟南陽理王見賓從衆毀中推轂之兩人卒以功
名顯江陵奔父喪所過監司長跽庭下公偕其僚謁長
揖而已江陵哂之監奴尤七訶問何物崛強若是公大

言曰身是某也業已擢浙江按察使計吏時搜求公過
不得而山東以諸監司馳驛者名上竄公其中奪官三
等補隴右參議未至擢河南副使主河道攝驛傳河上
無事以千金濟驛傳之窘者未幾擢四川參政守川北
道甫上擢湖廣按察使反除甚罪脫罪斥逐墨吏甚衆
楚中滑郭某挾功放利而行姦其族亟以箠殺衛士立
釋之已擢陝西右布政使居數月稱疾乞歸居五年島
寇犯朝鮮南北臺省薦公邊才以山東右布政使治兵
開原開原西南爲福寧衛夷所駐牧每鈔土蠻寇遼陽
公肄士餚餉製火器惟日不足東事方議和公言倭可

取也和無策矣諸公意不懌而守堡官有阻虜市妄索
者虜誘殺之事久不決公語虜縛殺人者贖罪虜詐降
夜入堡縱火焚百餘家潛以三千騎襲我營公將百許
人行界拒之殺酋一人騎二人虜初以我兵寡不戒故
敗公度虜必再至敦旅以待數日犯賴鐵嶺擊之獲首
虜九十虜慟哭而去撫臣不悅也寢不敘而武臣私役
軍撥屯者公薄責之撫臣移書居間公歎曰法之不行
從我輩始何以制夷狄復稱疾乞歸太宰富平孫公少
宰沁水劉公知其故擢公福建左布政使以遠之公再
疏不內而修隙者謂公才誠未可棄如年至何竟罷初

公兄弟在縱横虜入燕家莊職方公衛宜人擕匿窖中
宗人謀自脫指示虜窖中有人而給窖中人呼虜去矣
出者皆被害復給衛宜人衛宜人心動得無出迺免衛
宜人每談往事泣不勝以故公志在吞虜胸富甲兵而
白兩尊人宜南徙兩尊人曰老矣不能用也兒勉之兩
尊人沒公以江都邇泰興定居焉是爲江都李云執兩
尊人喪戚過于易已葬采掠山與兄居廬賓客罕見其
面事兄以師禮宦遊四方歲時問遺不絕比歿歸哭舉
葬贍給從子婚嫁諸費所置田在雲中者畀仲模叔横
而挈其季栱家江都子之與已子同其去錢塘也民有

德公雪冤者以三百金爲壽公笑曰吾尚不知爾姓名
寧望報耶榆林大梁楚三任差久餘贖鍰若干籍之授
後來者居開原門下武生楊志遇者司筐筴惟藥裹衣
襆入山東境藩司以奉百許金至受之歸江都江都高
貲賈人田逝阡陌而公所有高郵寶應田比中水入薄
量爲出僅無窘刺扁舟往來督耕築一畝之宮湖上以
居跡絕公府一日過湖登土山四顧而樂之買山麓地
十畝樹松栢其上曰吾以此爲長夜之宅而指其東可
爲堂亭我素壯無疾疾不終日輒起其春課家人農事
甚具薄暮忽問翼日支干爲何家人以巳未對曰吾所
忌也以其日卒丈夫子九人内外諸孫四十許人御之
嚴侍立無敢跛倚禮法秩然後先林下垂二十年年幾
大耋享賢子孫之樂而長子中丞楨正色立朝首發大
姦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晉楚間世家相望完名純嘏
惟公其人哉舊史氏曰先大夫觀察越中與李公共事
吉錢塘有强項令余心識之後官隴右吳司馬按塞舉
榆林相勸也承乏守大梁領越憲去公二十年士民思
慕謳吟不絕越人俎豆于學宮樵牧餘談信哉石畫令
遼事阽危亡其誰起公九京中丞嘗撫遼亦未竟其用
語及輒潸然君親之思深矣

劉方伯家傳

劉方伯公名炌字元白别號熙臺山人嘉興府海鹽人
也其先陳留人元以明經爲海鹽學正者曰洵因家澉
涇五傳曰贈御史鳳上書徙海上沈家門戍卒入内歲
活數十百人今梁莊營是也生子顯亦贈御史顯弟泰
舉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論劾不避權貴顯子璠璠弟
璋舉進士爲御史按江北有惠政璠子滂廪于庠亢節
守志滂弟演舉進士仕至四川參議所至著聲滂子朮
舉進士爲威令五年裝不滿四十金擢繕部郎威與鄰
邑内黄祀之名宦與兩御史俱祀鄉賢是爲公父以父

贅于錢從其姓未及復至公復爲劉其母鄭端簡公姊
也八歲遭父喪哀而能禮端簡嘉其不凡十九爲諸生
二十一舉于鄉二十八成進士除知江西金谿縣至則
當更戶口籍清其影賴而收事平民到今便之已脩學
校課士勸農桑課民而鋤其不若者分宜秉國諸郡縣
吏歲時存問其家其監奴所過具賓主禮薦賄恐後公
獨藐然壬子同舍令失火焚棘闈嫁禍公公不自明比
上計于分宜父子無私覿以此不得登薦考最乙卯復
入棘闈則同舍令事白中丞直指交章稱公治行第一
疏未入而擢南虞衡主事督眞州閘治河轉漕門如市

心如水行旅願出其途丁巳管節愼庫會計明審不私
一錢已司寶源局錢法要束嚴姦利絕路費省而功倍
擢車駕員外郎武庫郎皆在南辛酉擢撫州守公六載
例不當守而閩廣盜林朝曦袁三等突至郡界我師敗
績副使汪一中死之以公令金谿去後見思遂用公問
喪弔死除苛政汰冗役簡兵保穀已築崇仁樂安宜黃
三城修千金堤民食其利寇至斬俘中率中丞胡莊肅
上功詔賜金幣郡人建大功祠生事之諸生劉世亨貧
而鄰于貴人貴人將奪其宅公謁貴人召世亨語之若
有善鄰毋遠徙貴人慚不復言所識拔聶廷璧湯顯祖

若而人皆人倫之望也甲子擢按察副使治兵福州閩
數中倭山寇緣閒鈔暴民臥不帖席公以計芟薙略盡
中丞汪伯玉公異之劉觀察言若不出口腹有甲兵數
萬程功居最疏未入會擢廣東右參政部嶺西大盜曾
一本竄穴羅旁四出行劫公佐策剪其羽翼一本卒成
禽戊辰擢貴州按察使所治宣慰司爲水西夷酋非我
族類其心多貳建議改程番府爲貴陽府設新貴縣以
彈壓水西而諸司體勢益尊姚江趙端肅公稱于人劉
公廉能之吏不求人知是吾畏友也庚午擢江西右布
政使大計聚而允署篆越月清積案數千事撫郡人以

私憾詆諆公中之省臺時御史大夫葛端肅公少宰李
公持不可大司馬譚襄敏公爭之强而新鄭以輔臣領
銓臺省多門下士信受其言卒予左遷郎日行主藏史
臼羡金八千應治裝麾之籍而貽後人丙子除湖廣右
叅政分守上荆南道江陵當國父里居大吏絀節趨承
公遇之如常而築沿江堤捍水水不爲災丁丑擢貴州
按察使貴州民夷故服慕公聞其來欣欣喜色相告也
先是安酋亨殺其從父信信兄知仇之相格鬬不休中
丞王某邀功議用兵公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
兄弟相殺有戎索在遣一文吏往按有罪者以賧贖而

巳中丞不聽卒有柔泥之敗比公至酋即詣吏就訊而兩家之難解兵不足守募千人日肄習之無令夷生心妖人金雲峰爲幻且釀黃巾之禍密捕之遠近安堵如故明年楚直指妄臆江陵于公有憾刺公太宰張公深知其妄重違御史以年至致仕公方五十有六于禮服官政時也伯子世延舉進士爲行人公曰吾世世受國恩未効銖兩之報幸有子可代耳黔中丞何公請告以公代疏未入而公歸矣公早喪父痛不逮養事母聚百順以承歡閩有兵不得將母抗疏乞歸當事者尼之母卒公年不致毀幾滅性母嘗爲製一衾用之歷數紀屬

纊時敝不棄也子兄之孤子與宗人笑獨者恩隱備至上腴之田割以爲大宗奉蒸嘗官踰三十年無尺書通朝貴還山亦幾三十年無尺書通有司闔門獨處雖過存者謝不見生平手不執珠玉口不言什一之方閩粤多奇貨橐無一焉室中圖書滿庋竹床練帳香爐茗椀而已卒之日遺金財半鎰年八十有三世延先卒仲子孝廉世教爲越名士舊史氏曰劉先生與先大夫同成進士越五十年而某承乏武林父執三人以事過武林得拜下風獨先生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見也先生行先孝友廉而不劌直而不絞儉而不吝謙而不僞施而不濫矜而不爭其爲吏安繁戀劇折衝厭難不大聲色可謂上德天胙先生胡考多子孫子孫賢能顯親如孝廉狀足令先生不朽先大夫以方伯終養以廬墓卒德儷先生而壽不及二十年不才子無所闡繹述先生行事愧汗悲涕俱下矣

薛方伯家傳

薛方伯名亨字道行韓城郝莊里人也上世有兄弟三人出粟賑饑以義民旌數傳至王父珉父三戒皆以公贈四川叅政始生時父母夢天門開卿雲捧日而墜於懷奇之六歲授書千言成誦會苦大祲走之臨鎮寄食

人家王父病執其手而語之曰爾必歸吾骨首丘公泣受命十六隷諸生籍家赤貧讀書團覺寺寺僧夙夜起鳴鐘必聞公書聲歎曰即吾黨苦行不若是寒忘求衣餒忘求食篝燈忘焚其冠于路默誦服習逢所知若不識或就而揖不交一語里人程公張公見其文斂袵服之守梁公倅黃公都肄諸生目公秦士無雙聞其未受室也屬縣令王公擇名門女而得衛氏爲具六禮以婚辛酉用尚書舉秦第一人甫弱冠耳更十年成進士授戸部主事督餉寧武徙內庫于外以示辟遠不義設郡倅司出內故事餉賦金賦粟各半屬虜款冬戍河卒夏復

築堤請倍給餉或議加賦公不可裁甲馬芻秩之濫額
者畀之大司徒嘉其能著爲令改兵部武選司以父喪
歸服除除車駕司奉使犒邊遷刑部員外郎尋擢山
西提學僉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暇則登進諸生談經
術日昃不倦而以齋膳之羨置學田周士不給者以母
喪歸子婚有期緩之俟三年而遷葬王父如誥里人若
鄰邑士來受業成名者甚衆服除除故官值大比士屢
試不憚煩得人爲盛所著晉學政校士錄晉學申諭原
教錄四先生語錄理學詩學海叢珠至今誦之遷山東
少叅督泰山香稅屬歲侵以市粟賑饑市牛助耕無何

遷楚副憲過家則秦無年倍齊首以其祿爲宗人輸租
而徐置義田義學義冢賢愚僉受其益既入楚所理屯
鹽水利正經界繩兼併商無闌出吏無橫斂民困大蘇
勒石頌德其冬如京師計吏所斥虎冠若而人寛小吏
斗食以下不問已遷四川叅政治涪大修學宮而韓亦
修學以百金來助爲士學申諭川東雜議訓涪士民俗
爲一變奉檄問播酋楊應龍罪錮之重慶獄中應龍詭
以征倭自贖當事者骩法許之又錮其子可棟而陰行
金四千公家公以聞兩臺言酋反覆狀宜早爲備後數
年播事潰裂卒如公言直指王公薦公才當大任三年

考最遷山東按察使治兵昌平尋徙汾州疆宗聞公來
凜凜受要束公增陴浚隍請陞州爲府以彈壓之平亭
獄數十百人已置學田養士爲五倫集要女經閨範戸
說之事具冀南雜議禁奢省刑條約及南淵集中已遷
河南右方伯攝行左事汰筦庫宿弊中丞張公薦于朝
而晉人議其後坐罷歸署所居堂曰敬忍此吾坐右銘
也家距河津一葦可杭慕薛文清之爲人于家則師范
文正程明道伊川三先生嘗夢明道教之曰澄神心自
靜心正神益清已夢文正教之曰性定天機闊神凝物
外清在寧武夢中得句一廉東兩足平地亦能飛筦庫

奇羨粱三百金蜀千金楚萬金棄之不顧父以諸子不
就養獨將母與俱朝暮上食酉鄉而泣持喪絕酒肉之
味苫凷三年事其兄若父欲析箸長跽而留之病則卜
禱醫藥不遺餘力輦之游太華玄嶽以適志既老以高
年賜爵没而哭之哀不忍發其遺槖皮諸別室故舊一
飯不忘報然矢不爲居間有司疾惡如風而不宿怨傚
浴下香山與鄉先生賢者月再舉會以朴素退讓表正
鄉閭體鴻大聲吐清暢方面美鬚髯寢疾邑令來候披
衣起謝諸子問後事一無所苔固問曰勤儉耕讀四言
蔽之矣舊史氏曰余觀韓志明與成進士者財十六人

張司徒最貴次卽公其有傳者財一人公子惟睟哀公之沒沒也介族父芳貞以請芳貞蓋不佞所取士且嘗學于公儻所云無間昆弟之言者耶

吳方伯家傳

吳公名道卿字名輔其先閶晉江人也國初以士伍北徙占數山東平山衛三傳英爲東昌諸生生子天錫是爲公王父富而好施賜爵一級生子江是爲公父以公貴皆贈叅政王母李母孫皆贈淑人父母禱子岱山之神中道母夢人以桃餽者異於常桃未幾公生人言此東嶽註籍也少年機鋒神敏行文濡毫立就爲聊城縣

諸生鄭襄敏理兗郡見而奇之田太僕鄉尊宿惚年締交數語同輩吳生翩翩度驊騮前矣因遣孫從公學安福鄒太常督學山東都試公第一執經論難有啓予之益而以子諭德諸昆弟相切磋尋用明經舉首入太學隆慶庚午試京兆捷辛未成進士除陝西西安府理官所領州縣三十有奇居都會繁劇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竿牘之問不入門金錢之賂不入境算食之餽不入庭墨吏無所容然恥以搏擊取名比讞平允民願質成者接迹以繼毋胥孺人喪歸免喪除鎭江其難治倍秦治復有聲誠意伯劉世延與別駕方舟舟人失足溺死則以誣別駕恫喝之公卽訊詰塞世延遁走巨室奪寒上所聘婦以婦歸士坐巨室如率攝雲間守至之夕囚殺守者以逃干掫譁譟公不爲動潛使人乘城而大索之無一得脫旣考績以父喪歸免喪謁選銓曹察治行第一宜授臺省而江陵病革其私人王篆嘗開府南都識公望公附已卒不答乃以常調擢司寇郎楊海豐爲太宰嘗選納言將屬公公固辭吳郡七尺軀寧仰豚人鼻息取九列耶往選納言大當與事或有稱門生者故云然公名重京師矣久之遷廣東司員外郎歲以贖鍰入內帑中官多索導行費偵知爲公門無難者已

奉命錄囚陝西司寇請得殿最有司以報銓曹郡守而下庭謁如御史禮著爲令漢中守倨見而使使以庭實享公笞其使麾之守慚諸有司以嚴見憚所平亭疑獄大氐無慮千人御史大夫廷尉司寇叅考獨于公無一翻異初議諸郎慮囚歸予上考郎擢卿寺而公復就常調稍遷湖廣司郎中李敏肅爲大司寇每大獄必問吳郎云何邏卒毆死其侶而移之稚子光祿丞倚執政侵上供大璫奪民宰木而誣木主盜戚畹利猶子貲中以大辟諸繡衣使執金吾唯唯公竟蔽罪執政趣公入對公謝曰幸備位郎官爲上守三尺卽有上命廷辯之固

當乃私謁政府乎執政恚天下健者豈惟吳郎前大璫遇公于朝語侵公公面赤吾嘗特參璫遽摧謝乃已凡八年出爲陝西按察副使部關內孛賊鈢虜內犯公移鎭涇邠姦民有爲聲援者立禽之粟馬厲兵高城浚隍長安恃以無恐事寧部使者以小憾抑公功不錄始梁少保謫丞邵陽公杖其隷人不辟道者曰上下有體不可以遻容廢比公官參臬而棄已督府力薦公人兩賢之擢四川參政部川南流官土司錯壤夙猿不均挈令陳紀洗濯舊染收强家奴寘名鄭傳爲姦利者采木之役與鄉大夫私役木夫以千百計記到爭自首舉人某

故恬慢于令不得詗令令詣守復號召同人撻于市公按論謫戍里豪胥史連體爲蜚語持長吏廉得其主名遂正刑書瀘人故郡倅爲盜囊橐討捕具獄盜奔竄矣他若捐廪餔饑置田養士諸惠政未易數也播酋逆命邢司馬來經略公攝川東所裨贊居多論功賜金帛已晉按察使理清軍驛傳屯田鹽政茶法水利六事事皆修舉攝藩篆出納明審蜀貢扇費有奇羸籍記以貽後人入覲所黜陟不狥臺使指人無後言擢浙江右布政使還里第未上卒公偉軀幹長髯如戟風標遒上而和煦溢顏面間事親不敢有燕媟容念母早逝有感恒潸

然隕涕二女弟父母之所愛也各分田百畝而以邑中壓居之治其葬婚嫁其子女三黨四鄰施予賑貸具有恩紀宦三十年產財踰中人濱河小理亭廟顏之曰能靜謂所親徐郡守曰他日容造竹所惟君耳其文辭瑩潔雋逸合于往則惡夫嘐嘐好古而矜靡鬬巧者不盡存其草嘗分校秦闈得士爲戚中丞張問達侍御張應詔最著劉承勳以窶人子貲之學雲間朱正色薦牙時被甄獎後遂成名士林多稱說之舊史氏曰余後吳公一年入秦秦人亟稱吳司理賢又十五年入都公爲郎悉其與政府相持狀又十餘年入蜀再入參藩悉其藩

臬時事公鄉人于相國王司空邢太僕間聞不虛美所稱公行誼甚備大都不詘勢利不苟俗趨毅然丈夫哉余實舉公禮闈公子士修乞爲傳取耳目徵信者詳著于篇明不黨也

王大參家傳

先生名紹元字希哲江西金谿人也其先家瑯琊臨沂唐寶曆間度支忠遷金谿五世祖經爲司門員外郎父助邑諸生生先生年十五而卒居喪如成人已補學官弟子員亡何疫大作母若兄若嫂以下食指數百俱仼死法中宗黨過門不入先生蚤夜共臥起視醫藥體爲

之敝母竟死先生哀可知也事兄如父事嫂如母徐給
事少初顏其堂爲世友督學使者拔先生文行高等先
生愈刻厲與少司寇吳踈山諸君子講聖賢之學而力
行之嘉靖辛卯舉鄉試第七人錄其文爲式比上春官
程文恭公得先生卷謂可魁天下會同事者議不合遂
罷乃游南雍師事鍾石費公南野歐公尤爲費公所賞
識曰先生文如王曾道如陸云邑令程公嚴重難事獨
善先生爲象山書院刈蕪墩相與談經味道國人嘖嘖
稱風矣久之授碭山令碭苦河患民輒徙殆盡先生請
蠲賦還定安集之歲則大熟蝗不入境麥或秀五岐民
歡樂詠歌作亭紀事先生度力稍寬築堤捍河者三十
里甫成有小穿堤潰民驚走先生坐不去須臾水勢殺
下石塞堤乃復完人擬於漢王章焉碭經界沒水則均
田里正侵牟民租則有三限法民不事積貯則建預備
倉不知學則立社學新鄉賢名宦祠誅殺人豪李愷表
朱烈婦閭爲里母老而貧爲偷兒特貰之民有恥且格
治行爲江北第一召拜雲南道御史碭民立碑識去思
後十四年河決獨先生堤堅民乘堤全活無算祠祀先
生　先生爲御史首言嚴法令六事及開馬市不可狀
巳清軍兩廣有處軍政便勾稽貫行伍諸疏悉著爲令

粤餞白督府移粟三千石賑之巳按貴陽宣慰安萬全
擅兵爭繼首按其罪而禁宗藩擅取沅梲者貴陽人震
讋墨吏望風解綬矣當是時分宜柄國好稱詩見先生
詩而善之先生謝不能其子嘗強先生酒不得酒淋漓
主人袖失色而罷以是先生兩奉使在嶺海西南夷間
先生喟然嘆曰吾友黃以方吳思誠飛鴻冥冥弋者奚
篡焉吾從之游矣遂乞休告俸稍所積以修宗譜建家
廟邑故無城與吳司寇革議城城踰年有粤寇邑以城
無恙衆服先生先見而分宜父子坐法鄉人株累相比
先生以不黨聞御史大夫潘公趣先生北上補廣東道
御史巡視京營陳選正兵八事令諸勳舊冑裔習騎射
韜略月朔望都肄之行賞罰焉咸報可而
上深居法宮禱祠無虛日遣御史行求方士方書或欲
以屬先生先生正色卻之巳御史凌公儒上封事忤旨
杖闕下戍邊先生攜酒食餞之郊中貴人偵入奏朝衆
無不爲先生憂不測者大臣意在保全因出爲湖廣按
察副使行城長吏廩廩戒無犯約束捕江漢縲人盜伐
石樹岸止行旅不逢不若黃人妻與所私謀殺其夫併
殺僕知狀者瘞花園中婦翁訴諸官則誣執翁姦先生
迹得之正法一郡驚爲神明事具花園記中巳支羅賊

起介于楚蜀遠邇驛騷詔兩鎮合兵討之楚撫臣察先生文武才具遂以先生監楚軍先生按貴陽熟賊易與第負固耳綏則有備不可仰攻賊酋黃中子洪達驍勇力而與其鄰陳聲勢相倚先生衣短後衣身先士卒窮日力并道進高者蒼天下者黃泉險阻艱難備嘗矣我兵已深入賊猝出不意氣奪欲降而蜀師嫌楚專功將敗其謀有柳某者故壽中待以不死使爲間寧之楚而生抑之蜀而死乎中痞取小徑自縛詣先生降先生爲壙受之赦其部落三千人錯處施州衛而械中請命詔戮中一人餘悉不問是役也凡三月而楚蜀之民如出

湯火登衽席先生以蜀師相左故受下賞先是中丞檄二千金供軍興事已纔費百餘金施州指揮童養廉有罪下獄使子奉千金求西征自贖先生囚其子獄卒成故債帥懼而士用命師次荆州風日晴美檄郡縣飭舟楫是當有水患有司匿笑爲迂未幾龍溪水發民賴以無死又得大木合抱者若干而詔修興都故邸將作按之中程衆愈奇怪之擢河南左參政攝司事錢穀猥雜吏爲姦利絲棼先生綜覈明無可容而亦因是中讒歸矣邑令蕭公群邑弟子員於朱陸書院禮先生爲師先生教人行仁行仁本於孝弟而以身爲律小宗大宗祠

祖墓凡置祭田若干與兄三十年同釜而炊怡怡無間兄子姓繁割私田宅裨之嘗卜李坊源地吉而宗人有不能葬者因以葬之毋黨無子者爲授室置媵婦黨無夫無家者爲授田以養鄉鄰貧不舉火者病不克醫者死暴骨者稱情豐殺資之没之日三黨四境哭盡哀先生與子國岱論學曰天命精微人性渾沌同一機緘耳必至誠乃能凝固口誦其夢中詠梅詩聲如出金石國岱更請治命惟言青氈故物吾家衣鉢而已遂瞑郡若邑諸生上先生行誼請祀之鄉賢諸多不盡載其軼事子國岱與予壻吳仁度州有志[illegible]余外父王公爲陪

京侍御史以彈劾分宜謫外王父方參知廣西政事行媢者將中以蜚語先生執不可卒疏薦于朝其後借計徐文貞李文定毛司寇宋司空集諸名勝會靈濟宮以定性書證義四座默然無所可否先生論難往復莫不斂袵讚述焉此兩事余所親見可謂直諒多聞矣

王憲副家傳

憲副王公名叔果字育德浙永嘉人也其先瑯琊人晉居山陰唐徙黃巖宋徙永嘉六傳爲通政鉦生潊累官左參議年四十餘甫生公公有異質七歲能爲耦語儀度屹如成人初受詩已從父官京師師盧翰林受禮經

介文貞公試第一補郡諸生薦于鄉上春官罷歸與弟叅政陽德及族子講業山中生徒纂集一以公爲師叅議公建宗祠輯世譜公佐其筴因著王氏宗約施行至今已入南雍程文恭爲祭酒歐陽文莊爲太常公游其門稱高第弟子既成進士上書省父父尋卒服除久之始授職方主事督西內工賜金綺三年又以使事歸展墓島寇寇溫州族弟僉事公死焉公喟然曰吾宗家海濱先人有餘貲願治堡以完宗人施及鄉井請于朝還中界山巡檢司防堡報可仲公輟借計爲植堡成寇環睨無如之何也又三年以職方員外郎爲會試同考官

進士十九人多爲名公卿已遷郎中視師薊鎮疏諸材官功罪裁昌平提督皆如議大司馬楊襄毅屬修京營志已進武選郎中修武選條例著爲令凡選覈功次所由不失黍絫左右莫窺其隙有以賨王介五百金行賂者斥之襄毅倚重焉兩京督府勳臣若執金吾若諸方鎮總帥惟公所黜錄人不敢干以私滿兩考出爲湖廣祭議分部承天德安兩府承天

肅皇潛邸中貴人留守出文吏上德安景恭王封國王邸人虎而冠公以嚴見憚省郢梁岐諸王園陵費數千金歲饑捐俸及贖鍰食流民全活無算初監司以上謁辭　顯陵無虛日郵傳煩費公援中都兩京　祖陵例爲限制官不廢業民不病供卒用其言踰年遷廣東按察副使乞休不得督臣疏宜改學憲而公遂歸矣杜門不交外事徧治其家祠先隴族有爭聽于宗不煩有司設義塾訓族子弟置田以給孤嫠若貧不能葬者旁逮姻鄰修學宮築堤捍海爲石門時蓄洩置義冢歲所掩骼萬計有司嚴重公咸就問民疾苦若修海塘復里役減漁稅必贊行之初治堡斥橫塘故居於外尋徙郡壘池已作室堡中居曰先世祠墓在弗忍遠也蚤歲讀書半山稍闢亭臺游詠其間蔬食布衣終身無媵侍不習

握算不問家人產而惟嗜書至老諷誦如諸生與子弟相論難有會心者筆記之輯紫陽晚年與象山論合者爲錄明其非禪又言王文成指心之良知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而知紫陽象山推尊性善求放心之說性善故知良不放心故惺惺不昧其致一也泰和胡直大名申嵗麻城耿定向歸善李鵬舉咸韙其言其學先識本體而主勿自欺以惇倫躬行爲實際毋潛恭人卒京師與歸哭踊足爲腓喪父亦如之每時祭及上冢悲號如始喪感動觀者爲之流涕事仲公友愛特至公不邇聲色而仲公特盛絲竹延客夜飲公一觴一

詠兩人意各自得也貌不勝衣而神王讀書暇焚香默坐年七十有三感脾疾越旬日語諸子曰人生夢也予幾醒矣問以安否不答惟曰願天生賢者呼家人具粥粥已就枕鼾若熟寐迫視之瞑矣論曰余爲諸生時及見公公癯而短視卽之息若在踵扣之如洪鐘嘗行縣侖治縣胥吏爲姦利若市魁溢嗷武斷鄉曲者一邑肅然是時海內方崇尚講學純盜虛名耳惟公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登第垂四十年立朝財八歲所至見思鄉人尸祝俎豆之嘗書座右曰拙於用世將以施之家厚於望人莫若求諸巳又曰爲天下惜財不必藏于巳爲天

天下任事無寧迂其身信然哉公子光蘊尹寧都一介不取諸人有乾沒藏金株累吏民歲且久出橐中裝結竟其事不忝爲公子矣

南少參家傳

參藩南公者名軒字叔後渭南田市里人人所稱暘谷先生者也上世家河東中條山巳徙蒲城再徙渭南其以文學顯自資陽諭金始金生二子伯大吉仲逢吉俱舉進士大吉知浙江紹興府逢吉山西按察副使關西有二南之目焉憲副公三子元配李恭人實生公公少警敏日誦書數百千言通其大義紹興公攜憲副公入官同學于王文成公公方七歲文成識其不凡授四詩諷之憬然若有悟者紹興公免官公從之學屬文不類經生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淸江敖公器之弱冠舉于鄉偕憲副公上春官憲副公登第爲宗伯尚書郞公侍父署中交游四方名士學益進憲副公守保寧郡公從入蜀覽蜀山川奇絶歎曰地靈人傑相如子雲詞賦不足道文武爲憲惟尹吉甫可耳其志槩若此嘉靖癸丑憲副公亦免官而公成進士與馬文莊公俱授庶吉士讀書中秘亡何以母憂歸服闋除刑部郞時分宜當國政以賄成故公坐詘與論譁然久之改吏部

三載考最上書請得復憲副公官而母從夫爵封恭人遂著爲令巳遷考功員外郞郞適缺公攝計事守夏子開者分宜姻婭也以貪聞公削其籍太宰爲請不得分宜銜之數年不調分宜去公始爲文選郞徐文貞公執政滌除舊染公益發舒無所還忌而太宰某故爲宗伯數闢說公叱其使某給事窺闞意指螫公調陪京考功郞風裁一如文選時甲子有詔簡諸郞校京闈士公以才望與事所識拔多一時之雋人言南吏部信水鑑無往不知人明年擢四川按察副使領驛傳淸軍察舉利弊略盡而土司黃中據支羅爲楚蜀患楚蜀相仗莫適

發檄公往勘議在必勦計乃定尋攝督學事去留低昂
厭衆心蜀士翹楚盡在公門矣
穆皇踐祚大計兩京文武官故所不便于公者復中公
當左遷公故念憲副公乞終養報至而喜此天假之緣
也所以承歡憲副公萬端遠近人士執雞無虛日進渭
上精舍居之言必準於經學必適於用因材而篤發當
其可賢愚胥受益焉
今上元年朝議振淹滯者起知壽州會霖雨淮泗溢城
且潰公爲文禱于神雨忽霽已籌畫興革十許條上諸
臺施用至今五月擢貳廣平郡壽州人伐石頌功德

尋擢四川按察僉事分巡川南公故有大造于蜀蜀人
聞而笑與抃會也土司相仇殺者好事後進議舉兵公
持不可走尺檄諭之諸酋長悉聽命居有頃憲副公沒
矣免喪謁選人諸由銓曹郎起家者無問崇卑故事有
宴會以先後入曹爲序少宰王某江陵私人傲睨諸公
卿當燕時公以五品外察坐上坐王靳之調公先輩固
當爾公曰不佞誠忝先輩顧孰爲後輩者王失色無以
應一坐默然補湖廣分部長沙已遷山東布政司左參
議守東兗兩地盜藪公修保甲法桴鼓不聞尤重懲墨
吏而少宰嗾其黨汙衊公前任長沙事無所得第言老

不任予致仕公年甫踰六十禮未應謝也始憲副公與
紹興公不析箸紹興公沒三子少公方在京師亟馳歸
治喪奉世母范淑人如母而教其三子爲諸生皆有聲
三子卒獨仲遺男女各一人公字之如已子男則令太
僕卿企仲是也既食指衆析箸而公佐憲副公以名田
宅讓企仲曰哀吾世父一綫之緒而不忍也女弟蚤亡
有女公命內子女之爲擇對而得侍御史楊光訓其後
憲副公析箸公推其腴者讓兩弟且爲之治宅曰吾幸
食祿吾諸子亦不家食戒多取也早喪母事繼母王三
十年無違歲入俸及私交饋遺先獻父母稍贏則以施

族與鄰里鄉黨建義倉賑貧乏焚質券不敢自爲德必
奉憲副公命行之舉凴舉人之葬師劉主事之嫠而旌
其節蒐王祭酒遺文申之以婚姻貞尤著者也公貌若
山澤之癯而見義必爲白刃可蹈乙卯地大震邑令死
惡少年乘爲亂亟白憲副公是不可長糾壯士衞城禦
他寇誅其首禍者邑始安所著渭上稿續稿關中文獻
志訂正通鑑前編續渭南志南氏族譜各數十卷詩文
繩墨古人而有獨詣蓋潛心新建良知之學深矣至老
學不厭常以昧爽起讀書聲徹戶外家人求田問舍者
無間可入年八十有一神明不衰徒步不杖與客譚上

下千古串旦不寐作字有章顏法籀燈細書十許帋無倦丁酉秋小示病色卒之夕聞叔子師仲授國史賦遠期篇貽之旣成命酒陶然就榻候其息逝矣公四子而以科第知名者三叔子與仲子子居易哀然人倫之望自居易上遡憲副公四世進士公以大老身親見之關西一家一人而已舊史氏曰余督學秦中時公初罷歸有部使者陰賊敢往方議韋書院聞公家渭上精舍視爲奇貨族子有大獄勢將株蔓人爲公危公恬然不知于色竊服公雅量考銘表狀軼不載余因傳公并識之

傳少叅家傳

傳公名霖字應期其先忻州人也父承翁主徙居陽曲十三爲諸生二十舉於鄉又七年衆于南宮歸而益漁獵六藝百家又三年奉廷對名在二甲當爲郎以宗正條格除知壽州壽州濱淮河與淮爭道溢皋陸歲累旱蝗食稼集諸名宿三老高年問所宜釐改制畫皆曰病在枝官于是罷壽春驛正陽鎮巡檢所省共張榷會金數千游徼迺卒不得爲姦利賓旅安于次商賈歌于途馬右族丁口更相庾蔽單產孱民轉徙四方田部鄉吏數負其稞括糠及米矣爲綜覈質問許自占數民憚公嚴明悉吐實裒多益寡相地衰政而徭賦平吳會中島寇軍興不給征旁郡金粟助之後以爲常有司苦不支未敢班班顯言公力請盡豁之已議里甲均馬田繕城郭修堤梁通溝洫廣儲蓄飭廟學創序室勸考校獎節義禁殘暴善政善教燦然備舉小大之獄必以情時加優饒鄰國棄其親家來奔者凡有並起臺使行縣慮囚必公與俱壽春之人親之歡若父母好之芳若芝蘭貌公象而尸祝之三年舉最當遷京朝復以宗正條稍遷大名郡丞練制度順簡書吏畏條纍再遷河南僉事兵備睢陳睢陳介兩京犇右其俗椎剽掘冢豪傑大猾爲逋逃藪武弁狃宴安牢廩逋懸馬如羊矛如錐鉄盾如

榆葉直兒戲耳爲實倉廩便備用募材伎之士布之四郊而簡其尤數百人爲義從置麾下有羅姓者頗以軍法部署其黨與將首禍自度無能爲以情相歸公義而釋之使復其所盜賊應時崩解而新鄭里居以先帝舊學遇執國柄又公進士時知貢舉比于門生顧獨無問遺恚曰豈固我哉既再相攝銓事嗾言者抉瑕摘釁摭其弘美坐計典鐫一階公拂衣行吾安能傴僂名勢以希進乎

上即位有詔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日者執政以愛憎爲黜陟不厭士心所司其廉

察以名聞撫㧞官使之公是以有華州除念二人老不欲行父刺促之不休已受事而父病請急還視藥餌三月臥不帖席食不溢米短後衣爲蔬穿父卒哭不依禮無容言無文衣衾棺槨冢樹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卜筮齋戒几筵饋薦告祀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已事而哭如或去之服除不與外事交仲若叔強之伯氏將無以不遑將毋耶吾二人者何爲是謂我子不子弟不弟也公乃謁選人除平度州凡七月爲之城城移時而畢民忘其勞尋遷湖廣僉事部荆西中貴人銜命啓　顯陵以爲奇貨盜緡貴強半公持之費省而事

集漢水廞於地肥美皆民田也中貴人將復畝籍之官公駁議數四而止三年遷秦參藩部隴右旋遭母喪徒跣而奔所過擗踴號失聲歸居廬衰大事一如喪父服除除故官山東備兵遼海遼海虜比境虜小創而憒禍拏未解公以嚴威制號定令以必信慶賞刑罰以周固處舍收藏以安重疾速舉徙進退以參伍潛深窺敵觀變將吏寬假繩策無令拘閡汰其羸黜其冗濫餘刀布富囷窮壁壘旌旗改色得敢死士五百人虜降者收之賜予有加等願爲公盡力刺候虜動息曲折我先爲備以故三出塞斬首虜百許虜震蠱避地二百里而遠

兩歲夜戶不閉中丞御史上其功大司馬壯之將授中丞節而先是公承攝他道事與除利弊同官以爲振暴其短共搆之計典鐫二階中丞御史爭之強詔以故官聽用冉起寧前治一如遼海而加嵗裨將某縮朒而又挑虜勞聲其罪斥之柄臣爲解弗得備禦某以五百金餽下吏覓案督府中丞御史及大閱夕郎疏薦于朝憾者懼公一旦乘權引繩排根不已公遂落職矣叔氏以御史予告從田間上書言臣伯兄歷事三朝董牙華巔操行不易不治觀者耳目不賂貴者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奔奏疏附靡事不

爲何等不可即兩度度遼積菑修關顛倒其敵戰如守行如戰尷鬬足以箠笞之聲名足以暴炙之功緒較然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當有景風之祚而二三枝害好陷人罪胥戾抵舌逆曳黜灼直欲　三泉之下鎮以大石臣伯兄釋重負偃仰從容以送餘齒歌詠聖明寧有纖介于懷第變化非是故相反易使辯治之朝抱功修職之吏失意解體臣雖屏居草野激濁揚清故其典司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矧於同氣可引嫌自遠惟
陛下裁察書奏當事者恐藉後來口實公罷不敘而仲

亦溥罰天下兩高之以仲不愛其官慷慨發憤爲伯氏辯數是必有内美修能切至當人心者而後仲感槩若是公已謝閫門養威重非公事不謁有司歲時肅衣冠籲天祝聖國有大征伐典禮憂喜見乎色或形之談詠月朔不宿于内厭旦率諸子祝家廟而焚香默以所爲告天先世生忌辰四時之祭夙夜有恪而詔子孫祖父起家之不易也泣下沾襟兩弟没撫其孤食而教之今登賢能書若明經茂才捘武矣御諸子婦儼若朝典三黨之戚有義田以濟饑忻宗人二百里休戚不時聞置田四頃供展墓若婚冠喪祭之費主以宗老而爲賢良

守業偷惰三等差次給之歲大饑發粟餔糜活者數萬人疫而死者斂瘞之數千人郡地形左庳不勝右縉紳學士建永明寺宣文塔于東山以輔所不足推公首事忻學圯徹更新所捐助皆數百金衣布褐而絑之食時不力珍恒言勤生之本也儉德之共也自天子以逮庶人廢一不可爲園城東隅命之曰從好日嘯歌其中身長大佼好美鬚髯望之知爲福德人喜誦養生家言得其指年踰七十矣髮鬒面光澤五官神明不衰却杖捷步蓋寢疾七日而没舊史氏曰傳公嘗慕晉隨會賢以名其堂夫立公子雍非計不見先蔑非情瑕之敗以國情予敵壽餘執帑懼爲戮先趙盾諫而不繼郤之戰不力抗先軫虞郤克之逞志也而請老非忠私間微蒸非知傳公有一於是乎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或姑取節焉耳矣余讀叔子訟公尊未嘗不三歎也遭家不造事頗相類卒宛占無一言人之賢不肖相越豈不遠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姜閔忠家傳

公名漢字大容先世山東即墨人葢太公望之裔勝國時始祖有爲萬戶者回徐中山平山東蹈東海死其弟曰此足報故上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幸衆歸順授百戶所謂二官人者也子進調定遼左衛進子用用子儀復調綏德衛無子其叔父敬代之靖難師起死夾河之戰敬子儼儼子勇累軍功遷榆林衛指揮使遂家榆林勇實生公公幼有過人之識六歲受孝經大司徒秦公

紘爲府谷令見而問曰何謂孝斂手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司徒奇之是子必爲聞人長讀史至忠臣烈士輒掩卷擊節而嘆大丈夫當如是矣弱冠領職尋視衛篆事無留者一介不苟取條友嚴憚之虜犯塞朝議遣廷尉劉公募兵劉公以屬公得壯士數千人爲諸路冠鋒至今延綏兵雄他鎮所自來矣已從朱保國公入虜穴斬馘過當以功遷延綏遊擊將軍寧夏大同兩鎮數中虜延綏介其間聞警馳援不遑啓處弘治十八年春虜寇寧夏清水營率師追破之

上下詔褒其功六月虜寇大同衆號十萬圍我師魚臺嶺七日并道往赴之大破虜刺雞屯圍乃解是年虜復寇寧夏又敗之小鹽池正德三年遷涼州副總兵涼州左番右虜虜強番弱而番時爲虜役公倣昔人斷匈奴右臂故事番不敢比虜嘗追虜至靖邊馬中流矢死衆色奪公疾乘他馬指揮自如衆覘公鼻息氣奮十倍虜度不可如何遂遁追之俘獲無算是年遷都督同知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寧夏在河外地饒水草虜帳落蟻聚而塞垣多圮斥候不修亟爲營繕復疏漢唐二渠導水營田而有寘鐇之難

武宗佃遊無度委政閹寺培尅聚斂民正苦思亂寘鐇

者故安化王也妄意爲夏元昊與指揮何錦周昂丁廣謀叛顧獨難公迺召公飲觴既舉鐇微詞諷公公艴然曰人臣而懷二心者有如此酒語未卒錦輩露刃從中出呼兩廡甲起公以銀罌提鐇不中目賊罵曰官家何負汝而反賊揮刃擊公公手格之墮二指罵不絕聲遂見害同難者撫臣安惟學少卿周東中貴人李增監彬都指揮楊忠李睿百戶張欽也先一夕有星殞如車輪其日赤白氣亘天而東門玄帝祠夜有班馬聲竟月乃罷公夫人孫氏聞變急投繯家人曰公死生未可知卽死而後死之未晚也帥府側有尼菴可匿以待變棥垣

亡抵尼語之故祝髮乃免餘衆閫公第殺男女無遺者
隷人高老走報公子奭將死之隷不可寧不爲姜氏血
食計耶衣之以其衣而藏諸其家大甕中蒙以甑米實
之鐇令購得公子予千金官千戶跡者至隷家視其甕
米也去之既而隷見百戶韋臣臣爲嘆息言姜公死不
可復生獨公子生死莫審柰何令公爲若敖之鬼隷佯
對曰吾聞得姜公子予千金官千戶試索以爲功臣大
怒罵且泣曰若乘危不仁射利不義背故主不祥乃公
恨無由得公子以報公隷察其意無他徐言曰誠活姜
公子亦足以明天不絕忠臣後可爲世勸臣曰程嬰公

孫杵臼亦人耳如不知公子所在何隷曰第相與訪之
臣諾如此者數四隷迺言吾微知公子耗矣臣喜隷與
夜見公子悲不自勝因置橐車中而藁覆之質明出之
郊外泣而送之公子失道走前村村虛無人適遭其僕
姜祿相持泣祿亟匿公子土坑中俄捕卒來詰祿項見
一人似公子者祿曰我也倉皇未及擇匿處夫獲公子
雖不與賞可免死吾豈以身死易公子生賊執祿以畀
鐇又殺之公子奔及河而婦翁閻將軍提延綏兵來使
人覓得之因與籌討賊計所出公子年財十七人間奔
時狀若何曰吾就死地有三三逐義士得脫天不欲殄

先將軍祀耳賊數夜見公緋衣往來衆皆辟易丁廣乘
公馬馬嘶而逸墮廣溝中伲不死事定以聞
上給孫夫人傳護公喪歸官爲起冢
世宗踐祚寧夏人上書建祠祠公顏曰忠烈撫臣黃珂
以公家榆林榆林宜祠報可顏曰閔忠有司春秋祭爲
常已而籍鐇產以示奭孰爲故物恣所取奭哭而辭曰
賊授首可雪先人憤不忍家於喪君子嘉其知義及長
居官廉與士卒同苦樂師行秋毫無所犯而更折節下
儒生善詞翰累官都督同知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垂
二十年復哈密定吐魯番執牙木蘭斬脫脫帖木兒降

卜兒孩諸大酋子應熊治博士家言登武科英毅有祖
風年二十有九爲寧夏帥求得隷高老孫而官以百夫
長設隷夫婦位祭之曰生我者父生我父者隷也已從
鎮薊門虜犯居庸禦之岔道受五創疾呼麾下士譟而
死戰虜大衄退
世宗馳中貴人問應熊存否還對無恙爲醮謝玄佑而
更佩征西前將軍印移鎮雲中晉左都督任其子世榆
林衞百戶應熊小子顯祚登武進士累官晉帥移上谷
佩鎮朔將軍印爲都督同知其爲副帥定陽者直則應
熊弟也爲參將者顯宗爲遼西榆東副帥者顯謨顯卿

則顯祚兄也爲遊擊將軍者弼則顯祚子也爲博士弟
子員試屢冠曹偶者直之子顯允顯卿之子紹恪也諸
爲指揮使千夫長以下又十許人文武並用姜氏門望
榆林無雙矣售史氏曰王司寇述明盛典科名起家累
世公卿何參寥也勳戚三等世封比於任子不足多尚
武臣世職止指揮使其自致大帥祖父子孫四世皆一
品余所見獨姜氏耳可不謂盛典乎公以身殉國忠義
格於神明流慶後裔大道固然後公而有死節宸濠者
其卹典優於公或言仇鉞攘公之瑜以不當赴宗人飮
爲口實故抑其賞鬼神陰殛之遂有鸞之禍公子孫賢

且貴何遜孫許哉韋臣高老姜祿三人者冗散僕隸能
爲公竭力捐身其所愛養漸摩非偶然矣傳曰公閔忠
以祠故祠以公所產故不目忠烈嫌與易名同也

馬將軍家傳

馬公名芳字德馨陝西靈州所人也十歲爲繼母所虐
逃之李王堡依其從兄會虜警里人奉頭鼠竄語兄曰
虜亦人耳柰何畏之甚兄瞋目而嘻童子何知兵在其
頸矣公匿笑始吾以兄爲男子乃婦人也吾不與皆斃
不辭而行失道逢虜止公使之牧寸鐵不著身私以曲
木爲弓矢革爲弦羽射命中如注虜酋俺答將萬人獵
有虎咆哮衆蒲伏虎至公所一發殪之酋屬之目內穿
廬中飮以徑路刀留犁撓酒裹以旃裘授以良弓矢善
馬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陽爲之用而陰懷復國所過
山川常登望識其處險夷道近遠水草饒乏熟察虜部
落衆寡權力高下習其飮食衣服言語居則畫地爲
軍陣明進退攻守之宜慨然曰虜詟之如禽獸吾寢處
之矣七尺軀寧爲羈終世乎序當其夜間道華山亡歸
眛爽虜覺而捕之射殺二騎得脫周武襄方鎭雲中投
謁試其技咨其方略大奇之署勇士隊士士不盡飮不
近水不盡餐不嘗食所過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强

丏先計後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因事爲勢用人不拘
文法往從其所衆嘗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俺答
猿背善射控弦之衆數十萬最名桀黠子黃台吉有氣
敢往部兵三千人戴鐵浮圖馬被鎧長刀大鏃望之若
雪名鐵甲軍爲邊郡患無虛歲公數禦之斬馘中率過
當應得官以父居靈州食貧願悉受賞代養嘉靖庚戌
督府郭公耳其名檄召問若何而戰公對曰談何容易
鎭兵十萬弱小勞死罷轉十五六壯丁十一二又分置
各路其隸大將者不滿五千虜內犯勝兵率數十萬少
亦數萬我以五千人委之罷亡無伍甲兵鈍弊幾爲笑

而不陵我然竊觀俺答勇而輕黃台吉傻而鮮斷誠廣耳目屯要害深壘固軍以須之觀釁而動愼慮而從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庶無全勝必無豈敗若宣示購賞爲勇爵奮行者官過其望出其不備掩其帳落殲其種衆使婦子相怨御從而北亦一策也郭公拊髀曰善哉若之言是何見之晚也置麾下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焉其秋虜寇古北口號三十萬壁清河剽懷柔順義吏民殺而腊諸城上毆男婦畜產萬數燬屋而食焚城郭廬舍火光徹於都門暴骨如莽諸路援兵各顧其役蔑有鬬心公與私屬徒百人三踊於庭曰芳在此敢勤他人乎

麾其騎馳虜虜不知所爲色駭亟擊之斬虜將解其左肩虜奔逐之左右角之復斬其騎十數諸軍觀者如堵墻何物馘也若是其果於衆與衆之信嚮聽焉有死命而無二心蓋公嘗以事見法故云論功授陽和衞總旗辛亥正月虜寇水口公射走之壬子二月虜寇威遠伏梟騎鹽場而以二十餘騎摩壘致師公知其詐我而駕也以百騎先薄所伏而三分其軍之銳以次合而函虜虜辟易十里而遠斬首九十三月虜寇新平禦之相持二日虜雲翔而不敢校退次野馬川背山爲營期以明日戰公料虜且遁秣馬蓐食濟師覆諸山下虜騎過水半我兵乘之虜大亂斬首九十六衆相賀公若有不豫色然者衆異之路問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策其馬曰追將至矣趨守險而身斷後頃之虜麕至矢三集公面意氣自如督戰益厲虜嚙指是鐵漢兒遂去衆問公何以知虜遁遁何以知復來公曰虜攻我不下背山而營懼也期明日戰緩我也目動而言肆情見力屈矣悉衆復來者意我勝而滋休怠收合餘燼致死於我也衆乃服四月虜復入寇公禦之戰於泥河左股中流矢不爲動大破之斬首二百四十二獲其私從馬二千八百論功授指揮僉事癸丑正月虜入寇公禦之至膳

房堡計曰虜膽意甚盛且道回遠師不繼不如捷之速也自某至某抵虜穴勢必返顧批亢擣虛制勝在我矣時大雪沒牛馬目公拊而勉之人人如挾纊虜以漢馬不能寒相枕藉而寢醒而矢如雨一箇負矢百輩皆奔布路而逃斬首七十八獲馬三百有奇二月虜寇井坪入朔州守陴者皆哭公不介馬而馳抵朔騎相屬者財百人直突虜圍有酋怒馬以觸公斬其足而斃餘衆奔斬首百八十二奪所掠百七十人三月寇張家口公聞不頓舍赴之至登鷹巢困諸阨矢石齊發虜披靡舍馬以馬鞍冒首而兕維其喙矣斬首七十二奪所掠二百

八十四人七月俺答以二十萬騎寇紅市逼紫荊師徒撓敗督府蘇公總三鎮之甲救之問於介衆莫知計所出公請據白草溝徼遮虜蘇公壯而許之未至里許塵起公大呼虜近矣勇士劉漢曰此遊塵耳公指視之塵迎風前觸虜必非遠語卒虜至見我兵寡揚鞭傲睨如無人公不忍其詬也前有驍騎射之中股又射之中目而死交捽竟日公救厲其騎曰用少莫如齊致死士殊死戰無一還心虜莫之亢也已還次關諸軍壁劉家營憂之是中無見糧攻之以餞剪馬傾覆矣先馳趣諸將爲五陳以相離餽餉輻湊既如是虜怪問孰爲漢兒畫

此策者以公對俺答戒其衆曰是夫好勇去之以爲之名公名繇此愈重是月虜寇鐵果門禦之戰於鴿子堂斬首八十六獲馬六百有奇十二月寇洗馬林禦之戰於黒石溝斬首五十八甲寅六月論功晉都指揮僉事以遊擊將軍領職如故十一月虜寇龍門偏新舊保安副帥叅將死之虜鈔略稛載三十餘里不絕公率劉漢葛柰自陽和并道至張家口帥胡昇及諸軍軍於東門虜將三十騎縱招搖門下公奮焉憑怒必滅此而朝食諸將恐安知非誘不少審固立糜爛矣公笑曰虜既厭所欲我輕兵來誘何利焉豈困我哉丈夫亦取單于耳

多人不無生得失呼葛柰往共射之矢三而已左射馬而右射人皆射股反隊衆從之乘勝斬首七十二奪所掠五百四十三人虜棄後重走我兵取資焉已寇宣府禦之戰於麻峪口斬首九十五已再寇新舊保安禦之斬首五十三乙卯三月晉宣府西路左叅將五月虜寇探梁山禦之戰於管家梁斬首九十二獲馬五百有奇七月徙東路九月虜寇井坪公追及馬刋山斬首九十四獲馬二百有奇是月虜大舉寇朔州公援之夜中召健兒十人食馬而食虜謂我人勞未艾難遽戰此時也弗可失也係馬舌出火竈潛斫虜營四面砲衆虜狂駭

不測我兵多少遂潰躡北追奔斬首百五十九十月虜大舉寇上下花園公下令收保清野虜無所掠而返先伏兵馬頭山塹之及泉斷其後之木而弗殊虜過之推而蹶之斬首百二十四丙辰正月虜寇洗馬林公禦之及孤山斬首三十一捷聞

上拜公左都督賜蟒衣一襲左都督於武臣窮貴矣故事偏裨無授者實自公始是月虜寇應州公援之相去里所射士以鞭箭射虜虜多死視其箭短不可用以爲神解圍去尾之斬首八十六獲馬二百有奇捷聞晉副總兵仍領職如故丁巳二月虜寇保峯山禦之斬首四

十三是月寇朔州經二日大獲公率葛奈追之及金城虜反距公度虜所獲在前防我之侵軼也以騎牽我先者不力戰後者不救我可以逞將注則虜闘矣射公汰甲貫胷血殷甲裳衆失色公徐丸弓抽刃而前剄三甲首衆莫不生氣疾驅及虜大衆卒不暇合刃斬首二百八十二奪所掠五百二十人盡復其所失亡者既還而公甫覺創重也綁者不言痛地忍之耳兩月而差八月虜寇萬全左衛公疾走并力襲虜斬首六十一是月寇柴溝至乾庄燔儲胥驅田中芻牧者公再援之衆欲戰不從我勞寇佚克不可命虜歸必渡河伏其旁半涉而

後可擊也首尾不相顧無生命矣如其言斬首百七十六獲馬五百有奇明月虜圍天城督府在圍中公甫罷乾庄之役捉鬟走出倍日并行天城人見馬都督來喜以逆之吾屬生矣夜縋納師公恚曰嬰城而守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餘子能我弗爲也振臂而呼衝圍馬如風譁扣聲如雷城上人鼓噪而應之流矢中公股拔矢反射中射者首隊於前衆席勝如墻而進斬首百二十七手刃者三虜人相尤故知馬太師勍何白送死爲十月晋建昌副總兵戊午九月虜酋擁罕兒寇界嶺口禦之以親丁馬孔英等先登斬首七十八生致

其梟騎猛克兔等六人虜鄉不聞公徙建昌公兔胄而趨風虜見之曰信馬太師從天而下耶遂去之論功任子世官衛正千戸己未三月虜寇潘家口薄大同橋禦之戰於金山寺斬首五十二奪所掠二百四十五人初邊遽以告

上問輔臣馬芳安在捷聞

上大悦徹御食命中貴人勞公於師虜從鮎魚石出公趨黄崖口弁中劣容一騎先遣李東陽等據之我兵壓虜而陳虜自相蹈踐死尸滿谷斬其酋休合赤以下二百一十八級獲馬千二百有奇奪所掠三百二十人捷

聞賜百金蟒衣一襲十一月仍故官移宣府庚申七月虜入寇禦之戰於洗馬林斬首九十八俘生口二十六獲馬五百有奇虜兵號二十萬寇山西薄忻州公一日夜馳五百里而含諸軍壁日中不啓公呵之今日之事猶救火追亡人唯恐不及晋人緬然引領北望旦而立期焉痛心疾首容可需乎需事之賊也受命而來望敵而退厲之不如忻口隘虜騎雖衆無所用之吾士未憖也擊其首諸君分良以衝其中虜離斯必敗偏敗必攜晋難可抒矣事機之會間不容髪有如虜度忻口晋必危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死戰死曲撓孰愈衆陰喝不得

對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或竊言曰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姑聽之公捉毆刀疾視曰必尸女於是衆踊躍從
公斷虜爲二一自偏關一自鴈門出七遇皆北斬首百
四十六奪所掠三百四十人九月寇東城禦之斬首二
十六捷聞晉實職二等辛酉虜寇平虜禦之斬首八十
三獲馬橐駝千五百有奇九月寇大城禦之戰於李家
嶺斬首五十二是月虜大舉寇懷來公要擊於土木手
刃三人至乾庄合戰又勝之斬首五十六十月黃台吉
大舉寇西陽河主師李賢戰城南中流矢餘師不能軍
公馳射虜殪二人虜讙馬大師又來矣遂走賢獲免

上詰大司馬何不以芳代賢疏上不踰時命下矣公集
諸將以位序聽政辟撫劍而詔之曰吾鄉者專行不獲
無大威命令三軍生死懸吾手吾與女約大以死捍邊
者兵也仁愛士卒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伲者若曹
也有不共命視吾劍集諸兵而詔之曰不惜重費養兵
者將也不愛死以殉者若曹也有不共命視吾劍又集
諸親兵而詔之曰乃公與若曹萬死一生而就於此人
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則
能罰之加焉必也有不共命視吾劍日益繕亭障險走
集明伍候討軍實歸老幼返孤疾養鬬士衣以其衣舞

以其劍同利相死屹然金城湯池之固矣雲中上谷間
有禦人者充斥於道行李積患之使健兒馬虎等裹甲
而佯爲婦人裝載以牛車賊犯而遂執之盡獲之壬戌
二月虜寇右衛禦之戰於柴溝斬首五十四九月黃台
吉寇洗馬林覘其有備也不得入而有爲虜中行說輸
國情者說曰紅門有小徑可至西山以春時竊入焚陵
闕漢法主將失守必誅馬公誅餘若燬掌振落耳詗者
以告明年三月公往紅門以一迥卒從誰何甌脫中虜
身在此可決一戰誰敢者虜愕是馬太師耶公許語若
爪竊狗盜以齒吾劒不武虜頭搶地具道本指所以爲

者釋之黃台吉無所發忿九月擁衆渡桑乾薄蔚州公
飭諸將議之吾隱情以虞虜亂心無厭咻於一來難與
爭鋒計宜者爲三伏於道更遠爲疑兵募死士取車輪
投津處諜輅之虜馬陷伏四起夾而磨之斬首二百五
十二公復召諸將議虜易入塞我不一犂其庭終以我
爲怯率葛柰等出膳房口迹虜於馬肺山大破之斬首
三百二十七獲馬二千八百有奇甲子二月虜寇青邊
口以將黑曉等禦之斬首五十六八月以親兵馬奉等
出塞迹虜戰於大哈氣破之斬首七十九俘二渠率獲
馬六百有奇乙丑虜寇西陽河以數騎嘗我我兵不手

弓而此者三虜布騎四掠公因縱擊之射其魁殪衆怖
急大崩斬首六十七八月寇獨石公營於雲州虜以兩
鐵騎挑戰公恚曰謂吾騎不可寡用乎恥也呼馬奉葛
柰兩人來飲之巵酒而往拒之各俘一騎衿甲面縛坐
中軍之鼓下虜衆遙望爲寒恐遂去丙寅正月虜寇西
陽河禦之戰於草垛山斬首三十一二月寇赤城禦之
戰於郭外斬首四十三月寇東山廟禦之及其未定而
薄之斬首百七十三俘二十一人獲馬七百有奇七月
黃台吉寇東城公以親兵斥候蹤伏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旆陳之而身提三百騎逆虜虜騎十萬來避

之入馬蓮堡堡墻圮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
堡四門偃旗臥鼓堡中寂若無人虜欲入黃台吉曰馬
太師善紿人將可乎哉殆於不可日入虜野燒燭天嚚
達旦圍中人人泣下公引肱臥鼾聲達戶外衆稍安日
三商不起左右撼之將若何公不答趣堡人椎牛切牛
肩炙而啗之虜騎窺者相伏莫適入我兵益安明日公
蹶然起坐曰虜退矣衆曰未也公乘城指虜北軍多反
顧當有他謀鳴笳吹角按轡徐行示之以整諸將兵來
會請緣間宵突之行三十里公忽旋馬頓足豎子幾敗
乃公事任副帥在右衛其爲八也伐知而多力寡謀而

好名遇虜必戰產害大矣從近關往爲之援則右衛已
窘擊之斬首百六十八獲馬三百有奇奪所掠四十人
諸將吏效首虜賀將軍以三百人當十萬虜坐頹堡中
而無敗抑有說乎公嘆曰堡墻頹馬可騰而上雖閉門
何爲吾即出亦不能達大軍軍搖心矣窮鳥困獸猶知
救死吾欲以死決戰戰而不勝徒貽國辱故知酋多忌
因以懸之屬有天幸而免衆灑然自失也丁卯正月虜
寇新開口以親兵馬貴等禦之斬首七十五二月以親
兵解生等迹虜新平境外戰榆林縣大破之斬首八十
六獲馬四千有奇二月以親兵黑曉等迹虜洗馬林戰

於北沙城斬首九十四獲馬二千五百有奇七月寇新
河口至於柴溝禦之虜失利公遽振旅虜將更虜臺嶺
宜先往衆曰新河口近而夷虜必走是公搖手曰虜非
大敗不速退舍近而走遠示我無畏也舍易而走險示
我難追也吾已斷之矣無是貳言至嶺虜未盡度鼓儳
而扼之斬首二百七十一獲馬三百有奇捷聞賜飛魚
緋衣一襲八月黃台吉寇右衛禦之戰於水溝臺台吉
使使來言吾兩人手相搏耳公爲夷言語其使吾髮未
燥與虜戰未得一當若固所願也台吉悔之前言姑嘗
彼彼崛強乃爾引去追之斬首六十五捷聞任子世官

錦衣衛正千戶俺答寇山西陷石州主師申維岳論死副帥田世威等下詔獄公上書言虜可鬭知不可鬭力世威等不量力致亡一城罪何辭然勝負兵家之常以一事誅諸將繼此者將折而入虜耳乞以臣錦衣廕贖其罪不許是月虜寇膳房堡禦之斬首七十九戊辰或爲黃台吉謀曰宣府城不過三仞以五萬人犯蔚州馬太師必悉兵馳援更以五萬人登宣府等城亡無日矣公知其謀率師伐木塞外得百萬株哀宣府城匝月而畢其秋虜犯蔚州命將禦之黃台吉果寇宣府城高而堅亡如何遂去蔚州圍亦解是月公出獨石境迹虜

戰於張水海子大破之斬首三百六十七獲馬二千有奇捷聞復任子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四月虜寇洗馬林率副總兵劉國禦之戰於石窰山斬首六十五是月以親兵馬奉等出洗馬林迹虜戰於鹽海子大破之斬首百四十七獲馬三千八百有奇以親兵補於漢等出西陽河迹虜戰於馬肺山大破之斬首二百五十一獲馬千八百有奇以親兵頗貴等出龍門所迹虜戰於三間房大破之斬首二百五獲馬三千八百有奇以親兵馬貴等出右衛迹虜戰於白草溝大破之斬首二百四十三獲馬千三百有奇督裨將麻貴出迹虜戰於罕留兎

原缺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南湘外史傳

南湘外史者鎭遠侯勲衛顧大猷也字所建所建稱最著年二十餘爲勲衛不一年歸稱南湘外史以其先世湘潭人云其父亦勲衛亦一年辭官歸以卒鄉人謚曰貞白貞白元配何夫人生子大德殤而王夫人生所建父年四十六矣初迫得子王夫人夢須菩提語曰汝無食豕肉當舉子寤即受戒至今不食而生年果屬豕十歲學舉子業十三學詩十五學古文詞舒泰興見其舉

子業稱之與諸生負儁聲者數輩爲友高安敖宗伯江夏郭宗伯烏程沈詹事賞其文不容口朱宗伯元介序其總丱詩自是海内名流道廣陵無不過訪内交者十八受室于楊諸名家凡二百許倡和花燭詩五百餘篇名之曰孔嘉集云已爲懷古詩吳門王百穀四明屠田叔同邑陸無從序之而性喜遊始游金陵謁　孝陵以爲帝蹟肇基猶水木之有本源不可忘也眉目疎秀神采映發烏巾紫綺望之若神仙中人所至人爭屬目若潘岳衛玠父卒從治命悉嫁諸媵爲良家婦有願留事女君者毋事之終身不衰已入京師嗣勲衛蜀相陳文

憲元忠槜李沈御史大夫純父禮爲上客方以大工采
木蜀文憲恐爲蜀累以御史大夫徐克聖與所建共事
而中人有尼之者不成行兩宮災文武臣率輟奉助工
亦以其奉進或嘲曰此捧土塞河也對曰精衛塡海姑
盡心焉耳朝鮮中倭師久無功自以世受國恩食祿而
避其難可乎正統間郭定襄登嘗以勲衛從軍奏麓川
騰衝之捷夫非盡人之子與某雖不敏請當一隊之任
而當事者主封議不果是時中人四出采鑛權稅間以
金吾客有欲屬所建者心恥之柰何以伐國問仁人有
父未葬正圖歸耳以勲衛趙世新因喪給假例請

仁聖皇太后崩停封事一月而後報可仍給傳行蓋異
數也盛年才名藉甚委而棄之如敝屣麟鳳豈樊籢中
物哉屠緯眞游廣陵主其家選所爲詩而序之凡二卷
曰永言王季木孝廉尤賞心焉劉憲副敬甫以郢明選
詩爲未備屬其補遺徐職方鳴卿與余序之余領潁節
敬甫領淮節其人意不可一世獨善所建余與相知晚
而相得深以此無何余遭繼母喪所建入楚行弔道出
留都憲使曹能始諸公結金陵社賦臺城而行是以有
楚游詩黄京兆叔相按部江北遇以國士已游武林謁
岳武穆于忠肅墓低徊久之不能去已盡擥西湖之勝
是以有越游詩尋北游過徐沛討楚項故壘有豎子成
名之感之贊皇觀周穆王吉日癸巳碑手搨之由井陘
入晉登五臺山六月雨雪狂叫大奇折而西觀晉祠堯
廟龍門太霍中條諸山拜郭有道墓于介休是以有晉
游記從蒲坂入關至華陰謁西嶽廟讀李衛公告神文
登太華絕頂下至驪山浴溫泉涉灞滻涇渭入咸陽摩
挲花萼樓遺礎登慈恩寺塔終南太乙青刺眼問曲江
昆明池無涓滴矣于文若方開府秦中廄置旣廩甚設
有過賓所不敢望右丞汪少虛觀察劉惟衡長安令楊
修齡傾蓋如平生歡已入朔方皐蘭考其阨塞形制與

我士馬虜部落強弱彼已情形若攻守之策將校之有
膽智可備緩急若武健士辱在泥途者籍記之據鞍而
顧其髀肉嘅然嘆曰昔吾祖從
二帝征虜出萬死一生累戰功封侯以貽後人而徒持
文墨論議無乃若籍談之不識其祖乎會三歲部使者
大閱邊因憶唐王建送裴令公詩邊鋪恐巡旂盡換山
城欲過館重修今邊事以虛文上下相冒也類是矣自
秦入洛歷桃林函谷周南首陽莘城葵丘弔夷齊子產
信陵君狄梁公顏曾公諸祠墓是以有秦遊汴游記歸
而發所藏書竹素金石之編及諸公卿遺文章奏四方

之志稗官小說八行亦牘捃摭不遺已假館金陵從焦
太史弱侯校累朝實錄凡事關其先世者爲世家其他
功令禮儀與諸世臣家同者爲外紀累百萬言褚顗江
祚庾斐虞賢裴松之曹毗范汪紀友明粲王褒諸家傳
方之蔑如矣又爲廣陵文獻紀百卷上下數千年前言
往行蓄德者所必資也舊史氏曰漢永平中爲四姓小
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至本初八十年矣詔先能通經
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上名牒以次賞進蓋能爲詩爲
詩家能爲禮爲禮家云然未聞有褎然秀出于衆者國
家于封臣子姓敎勑無素即適子入國學取具文耳而

支庶復不與焉所建敦詩說禮不督而成其所撰著練
朝常繩祖武㡭世故裨風敎信無忝于外史非承學綴
文之士所及也二百餘年侯門得若人焉美哉明德遠
過東京矣

吳德慶家傳

德慶守吳公名繼京字兆甫休寧商山人也代有聞人
唐御史少微公宋安撫文肅公最著公父瀛爲中書舍
人舍人故號鳳池而父別號鳳泉子九人人擬之鳳九
雛其四爲公以父官京師時生因取爲名字焉少時受
書經目輒成誦爲文斡動如飛多深思警語羈丱補博
士弟子員父有季園殊勝日羣諸儁講業已入成均盡
友四方名士學大成舉京兆試久之謁選人除貴谿令
貴谿猾胥與橫民表裏爲奸公以廉靜鎮之以明決行
之以十戒化誨之豪強所息鼠牙雀角之訟莫能爲欺
故事贖鍰報諸臺備荒政公多縱舍不及額捐其月奉
以充而中涓來伐山榷貨如餓豺狼將臨郡遠近震恐
公陳言利害復畫圖使家喻戶曉中涓計奪四民踊躍
頌吳明府不容口已新學宮葺祀典繕象山書院及鄉
賢祠廉訪後裔請比諸生春秋嘗厚士之廩餼月試日
省而有汰賓興與貢公曰借計續食縣官無所靳有司

乃以薄爲道邪復其故三年考最繼封父母若婦如令
甲又踰年擢德慶州守州於東粵爲[illegible]上[illegible]者爲斷乃
得之公艴然不悅也吾家處默酌貪泉而飲之謂夷齊
必不易心吾則安能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則有廻車朝歌已矣稱病上書乞予長休告自署曰知
還子邑俗競華靡矯之以儉食不致味衣不衆采室不
藻繢燕不歌舞家上置名畫法書鼎彝諸古器供清觀
而已邑俗喜逢迎權勢矯之以恬雅流宿素綢繆往復
貴人呵殿造門但避不見非公事不至也守門即名刺
亦不數通臺司旌其閭以十數已賓于鄉亦以十數令

鄕三老茂才敦趣上道虛左相遲強爲一起邑俗高貲賈人纖嗇累積慳不肯施矯之以義九服六戚若四境資緩急矜無告釋宿怨脫大難不可勝計少習博士家言以紫陽爲宗上遡濂洛晚締道南會務在躬行恥騰口說間涉覽二氏書曰是得吾儒之偏者其事親孝從兄恭友諸弟愛諸子若孫以下百許煦之如春風就之如冬日無少長貴賤一也善養生神王體健偶示疾自知不起無所恐怖子孫請遺言曰惟叔父之命是聽醫進藥揖之出目乃瞑猶正襟坐如常時待史氏曰吳自内史而下余所知者五世其人百數率以本富爲貲郎

官中外或茂才異等居太學上舍或繇武科進士擢都護其登賢書官大夫者惟德慶一人耳君百里之地造士字民頌聲作焉致爲臣而去益敦君子長者之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吳氏世不乏季子此爲選矣

汪内史家傳

汪内史士明歙之潛川人也蓋越國公裔賢者貴者奕世矣父良仕故儒生去之賈廣陵日賦詩行酒爲樂而公好學滋甚漁獵百家尤長左氏春秋明習世故所億屢中不侵爲然諾同人有難嘗以身覆護唯謹人推爲祭酒即有積怨深怒片言立解其忍嗜欲與僮僕同苦樂如白圭能擇人而任時如范蠡賈乃大起什伯其父中貴人以榷稅出毒痛四海而誅求新安倍虐公嘆曰吾輩守錢虜不能爲官家共緩急故掾也魚肉之與其以是塡掾之壑孰若爲太倉增粒米乎應詔輸粟實邊過當授中書舍人直武英殿而家難寢抒矣貌慰岸山立吐屬有致雖途遘猝遇與之語出肺肝相示都下諸公卿善之踰年以建儲恩贈父母如其官奉使餉軍便歸展墓出千緡新祖廟爲華表于門有市其宗祠前隙地者徘徊慨然曰吾故受春秋魯鄭以祊許田相易聖人罪之易且不可而況市之乎率宗人捐二千緡復之

他墓田轉徙者皆歸其直還授守冢者諸親屬知故佳子弟貧則資之食資之誦資之婚病則資之醫沒則資之殮其爲人也多矣使事竣報命忽中疾乞休卒於南徐柩所過白衣冠而來哭者塞路喪主或不識名或不遠千里赴弔里中人有患苦咸雪涕曰令汪君在凍者奚假兼衣于春暍者奚望冷風于秋乎子時彥時元皆太學生易所謂積善餘慶食舊德者也舊史氏曰内史故清華選自鬻爵著爲令遂至猥雜三百赤芾不遂其媾風人所以刺彼其之子也如汪君行誼無隕厥問幾何人哉昔班孟堅論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武帝時異人

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引與諸賢並論至云漢得人於茲爲盛今貲郎有汪內史不難爲式何可無傳也

許光祿家傳

光祿丞許公時霖字仲說歙唐模人也許氏蓋唐睢陽裔徙許村者曰儒在邑北境自許村徙唐模者曰桂二在邑西境子姓蕃庶名德輩出略相當明正統中唐模有以俠稱者嘗輸粟助邊詔旌其門子義顯義顯子昂昂子欽欽子治生君六歲拾遺金于道不歸日且入索者數輩來令各自言金狀而還其狀合者長老見之嘆曰異哉孺子有義且有知矣八歲鄰有火不舉火者晨

起輒私貽之米父甫艾自拔脉有殊亟倡宗人舉宗祠而傳君以事君年財十八父尋卒前母有兄母弟四人事倚辦君用鹽筴賈武林與同事者約藍一歲而更歲屬君息輒什倍君謀新其室同事者曰土木費不貲貲可立盡耳謀析貲以困之有二弟亦以爲言君諾既析四年賈愈羸謀者駭曰是夫天所相也人力其如何君有鑒裁知伯兄伯子名士仲子能士之克家也以鹽筴委仲子而歸治室壯麗甲里中父所倡宗祠力贊其成比將豎棟有寸腐主者憚改且迫期君亟捐其貲易之故受書通大指善形家言㝡功命日審曲面勢鉤繩剞劂所指畫匠師不及也既游太學痈生不能顯其親應詔爲光祿署丞庶幾以三年績蒙一命榮二人乎衣服飲食節醲而生養死葬與四時祭必豐諸弟有挫產者周之沒身外母死爲之葬外父鰥比諸子養之妻之弟學與其贊婚與其采已及其婿與其外母弟女未行而殤以奩資歸其婿家爲外母弟娶婦而育其子死則并葬其父若祖里人鬻產者受直必有期期滿而得直緣手盡猶無直也君以券與直相授受里俗傚之窘者有所措手足焉歲荒以家粟賑里無饑人鄉鄰有鬭爲居間聽者相悅以解所善程繻谷死其孤丐貸亡節無所

不應故人王元宇業削振之百方族有公僕喪妻若母子武林窘且逃召其弟使歸之弟復逃自往歸之他所全活不知名者未易悉數也君貌偉碩而神挺動未嘗稱病方對客忽召四子前曰吾逝矣有伯父若伯父之伯仲子在事必受命遂卒孝廉方伯雨端人也狀君事甚詳太史焦弱侯先生不虛美志君墓與伯雨合是可傳已舊史氏曰昔許武舉孝廉告二弟三分其產自取好者二弟所得悉劣人稱弟克讓遂得選舉武復會宗親泣曰吾向以弟未豫榮祿故今理產三倍宜推付二弟士復翕然稱之讓美德也其窮故賢者欲成弟名豈

必自汙卽孝廉乃以微榮祿乎許仲說兄前母也弟同
母也知其兄弟又知其兄之子聽弟析貲以託兄子卒
能全諸弟至死不忘兄父子俾其子受命焉竊謂昔許
不若今許何以故爲善無近名也

錢太公家傳

錢太公名世揚字孝成一字偁孝常熟人也其先自南
宋元孫公始十一世爲贈刑部郎公懷仁生伯子刑部
郎公□□舉嘉靖己未進士娶卞安人生公七歲失其
父卞安人斂兆截髮內棺中而矢之曰□□撫孤君之
遺體也未亡人視孤如君君視髮如未亡人汝曹子女

綢直如髮所以示信也遺公就外傅而將耳提之若忘
吾之以髮殉先人乎公故敏而益之以勤學成爲邑諸
生嚴文靖陳莊靖兩先生皆器之錢公不亡矣已贈公
卒公號踊吾以祖爲父代父事祖而天奪之乎何用生
爲毋不可未亡人所不死而父者謂何公乃起家世受
春秋發其篋得諸家訓詁千餘卷講求同異瀾翻在舌
學人叩之如響從之如雲却貧者贄而更資之往往取
高第而獨公不偶辛卯主司命春秋題離經畔道公執
故說黜不錄因游太學極爲司成王公所賞比赴京兆
試復不拔而伯子太史爲諸生聲藉甚公曰吾窮年作
蠹魚爲毋氏欲有以慰地下人耳孺子今饒爲之何必
我遂謝去念毋孺子之閔不以貧儉養御食佐酸務中
其歡定省溫凊兼禮不啻少食酒可數斗酒後耳熱悲
歌泣數行下聞毋謦欬輒屏氣斂容如未飲者毋好佛
好施唯所命傾橐不惜渡海禮大士普陀値颶風舟幾
覆公感夢禱而免因繕彼山寺貲詘以負郭田助之毋
病所以醫療者窮萬故匍匐調款孝神乞損已年益毋
旣歿哭仆地久之甫蘇治喪自含斂棺槨竭情盡信而
召諸侍婢徧拜之曰若能終事吾毋吾藉以不負子職
太史舉於鄉攜拜毋祏哭如初喪太史登高第不色喜

而貽書言吾毋以我故四十年集于荼蓼皎然大節吾
無能顯揚之抱終天恨兒幸載筆玉堂之署授奏草使
上未報而公病不起矣公軀幹豐偉與客抵掌談諧終
日歡暢喪毋後漸失常度每詣家佛堂徘徊咨嗟何不
聞毋誦佛見杯棬機杼椸枷脂盝諸遺物掩然無聲意
入黃泉又哭其少女懷抱作惡稍以信陵晚年之好自
廣正氷月間葬毋扶服委頓病滋深顧讀書如常沒之
先一日猶丹鉛其所撰著而伸紙染翰屬太史以三不
朽自勵毋以三不幸自狃友人謝兆申見而美之古人
戒子書多矣得之豫時艮不易生平篤于人倫叔父憲

𠛬公歿宗人有齮齕其子孫者身搘柱之宗人計奪以
大徑中公囚服即訊卒不移易也姑刲股愈母疾未行
而殤祔于祖世世享之族有爲豫章王門贅婿者子孫
貧還歸衣食之死爲之肂又有收異姓爲子者宗人囷
奪其産立盡公取一胡床舁之曰此盜餘也而父作念
宗人愧走毋有孫多男子而寠予之田他所佽支屬婚
姻尤衆三黨四民免而哭臨公喪盡哀乃去公于近代
慕楊忠愍海忠介及里中黄給諫陳中丞之爲人執政
有不奔喪者呼名遙唾之礦事之初起也拍案而憤廷
臣不及時力爭禍且移國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

幾焉天其殺之不亦難乎趙太史以直諫受杖黜爲編
戶高其義與締交既貴則辟不見錫山光祿顧公故相
善爲吏部郎再罷歸揖而賀之曰叔時兩得吏部吾爲
天下喜叔時兩失吏部吾爲叔時喜里中豪貴而呂鉅
相遭必正色誚讓之其人亙月而事若公孫弘之於轅
固也故舊來官吳中不通謁或爲邑令欲致公往公𧰟
然若以通家遇我分庭抗禮則可以諸生事令禮傴僂
行則不可令或以講學會諸生公與焉退而長吁士唯
諾趨走穰穰爲利往不如無學自今無復辱吾足矣餘
姚趙端肅公爲江陰令鑒識　于垂髫時公嘗詣趙公
趙公奇其才延坐令與諸郎講藝從容語公不虞貧
斧乎公固遜曰小子感先人知已來非有他也趙公引
謝吾乃以小人妄意君子家漸落而絕不以子貴居間
入非義饋至爲其廬償妝責衣垢冠敝經歲不改書謝
康樂語于門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人有不善不能
忍見洒問對衆殘罵之而不念舊惡再見復歡如故常
言吾腹下有鬼不耐出折然無意慢人喉中有物不堪
囁嚅然無意毀人所執友前顧公太僕瞿公元立陳兵
部錫玄李先輩伯楞孫山人衆錫從兄無登文酒倡和
久而敬之不衰從游士最知名者翁都諫憲祥孝廉應

祥名士瞿純仁何允泓家水部郎時俊篤念舊好以女
室嚴文靖孫樞每譚趙端肅往事涕不自禁于王司成
亦然太史成進士出王公門奏記王公累數百言王公
覽之而泣有才如此而厄一第有司之過也爲古文詞
好左馬北地左輔弇州而自成一家言瞿元立深相薦
撙顧光祿序其行卷鄒太僕孚如亟稱之母春秋六十
乞言弇州邢子愿二公皆以爲有良史材云少有大志
以父號行所因號景行期曰可見之行也而困公車不
得舒勃每誦沈攸之語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又言不幸如劉孝標與馮敬通三同迹公生平更號貧

陬子又號畸人自爲傳有奇氣傑思所輯古史採要五十卷春秋說十卷彭城世徵二卷藏于家太史名謙益猶司馬遷之於談班固之於彪夫有所受之也舊史氏曰國初徵辟人才與科目並用得士爲盛其後偏重科目行不揜言多矣錢太公志節高亮蓄積道術書無不有令丞及邑旌彰組雲臺所設施必可觀采而竟以青衿沒齒乎春秋出孔子筆削四傳並列學官即胡文定不無遺議邇日穿鑿支離與經傳不蒙遂使屬辭比事之教同於射覆弄幻牛頭馬骿強相附會余督學閩西時疏請釐正聽者藐藐也錢太公坐此擯厭可爲扼腕夫放黜異說明春秋大一統之義是在太史繼述矣

盧太公家傳

盧太公名東字文啓廬江三公鄉人也其先家婺源遷廬江自貞卿始數傳爲贈御史敏敏生御史璟璟生文學定定生璭問宗貴配郭生伯子楷晚游楚娶岳生太公父者矣四歲而孤岳抱哺其子哭曰是先君子之遺體也生與俱生沒與俱沒其敢有越志少從伯氏學年二十四伯氏析箸母太息曰諺有之二尺五門難開器用財賄安所取之太公對曰母豈以兒弱不能自立耶度德而處量力而行以勤作之以儉守之人定可以勝天自是治生孳孳惟日不足夜不就寢即寢不成寐聞雞聲呼諸僕起耕牧樵汲各出受事所受地二百畝一易再易居半相距七里三時一日往來必徧溽暑糞田疇美土疆濬防溝遂列淯備舉衆穿合耦爲鋤故水旱不受災而收入倍田益斥阡陌相望高廩如坻京矣計口數米而炊給授有期大羨不致粲食不鑿與家人共之朝夕誦武侯淡泊明志常信民咬菜根斷百事可作語以訓誨其子曰人知鴆毒傷生不知日用尋常禍機伏焉能者縱而明得意儒者溺而不自拔克己必先于是則毅然大丈夫矣乃公初冠時所用葦鞮葛衣五十

餘年無損古人所以重蓍簪敝屣也而曹念哉母病扶侍湯藥數月不稅衣冠求醫百方其卒也痛幾殆含殮豐厚然不作佛事事郭母如其母事如母葉亦然事兄如其父兄長子死爲之殮與葬爲居妻子旁舍衣食所安弗自專也必以分沒身而已元配朱與副室伍同更艱苦未得偕老夏嘗新麲而泣子問故曰吾昔與母居約日且入得此而腹果然今差饒給逝者不可作奈何里豪欲奪父時所遺水利不遂僞訟其理問時事于江西從容辨數卒不能奪或以淳鹵田售而善藝之轉爲沃衍則訟太公摧直屢訟不勝闔門三日詢不已家人

憤將格鬬太公解之君子不欲多上人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張徐兩少年無故相凌辞不出一語報徐忽有暴死者張亦死其父然無可修隙悔而謝自令身無處所鄉人相告語曰忍可以省事可以保身盧太公是吾師也歲儉以二百金代族人入租或負之卒不問管庫者爲人所揜失數百金將對簿莫必其命太公聞而代償之得不死家人議其傷惠太公喟然曰吾不知則已吾力不能爲地則已知而能爲而不爲由吾死之也夫夫非自爲盜罪故應貰耳晚得四子愛而能勞督之夙興夜寐曰予耘而鹵莽之則鹵莽而報予予耕而滅裂之

則滅裂而報予而況學乎閒居侍則稱説詩禮古今忠孝節義事或擊節以喜或抆淚而悲覽于所爲文輒手指刺出人意表偶從塾師席見屬對作情字者亦作情字其上師請終之書曰情有七喜怒哀懼愛惡欲塾師莫對大驚爲奇其卒也以家譜未脩義田未置軍田未併詔諸子必成吾志子三爲太學生叔謙成進士爲侍御史贈父如其官舊史氏曰盧太公勤儉孝弟人也不欲貧則勤不忘勤則儉人情耳儉而能施固已鮮矣當其羸身出分時夫字厥子念鞠子哀者如是乎然而以庶孽事適母以弱弟事家督卒無二心復卵翼其嗣勝相讓敗相救此之爲孝弟豈不難哉余讀侍御爲太公狀盖有抑鬱而無誰語者是以索言之

黄太公家傳

黄太公名鳴夏字啓殷莆田人也黄氏望于郡中晉時自汝南徙唐乾寧時滔公以詞賦及第遷監察御史裹行皆文章家號曰初祖子孫接武於朝胡元荐居中夏界宗恥爲之臣明興有工部郎文奎檢討詩生知縣子嘉編修仲昭少司徒乾剛連長希英累葉貴人而食貧如寒素連長子懋讓爲諸生蚤卒有二子伯舉于鄉次即太公孩提不妄言笑父喜曰萇楚之逸有之少而端

慤長大無情慾其此子予五歲而孤痛心入骨勺飲不入口累日少長奉母兄敎唯謹甫冠爲諸生動以禮法自檢坐不闚堂諸燕朋絶不往來無何島寇陷城鹵掠男女萬計兄與爲太公亟出袖藏婦髻珥丐免兄死寇求厥所欲請歸更索餘貲奔騰阻險死者繼路迂久不至寇望其紿也竟殺兄太公枕尸而哭矢然已無如何經營棺斂號咷不已人謂寇將怒以爲懟姑避之太公艴然曰義不與賊俱生第以母老藐焉嚌依不忍死殉兄耳何避爲兄累上公車所貲出子錢家索責者盈門丘嫂倚弱猶子童稚時有酸淒而已爲占護百方悉先世

之遺以償之積窮日甚歲劇豪右壓迮駘藉相尋無已不恚也里長賦者度蔽百方欺從弟少無田而徭役文雨窘迫不自聊公行田野稽版圖校道里案比諸戶口久之而影賴狀白者長賦者冒入于官坐非辜且見籍因所親解何公聽之尚無累吾弟足矣不復贖稍共過人目公長者自遺寇以還內持家而外禦侮膚力不暇思嗚無晨遂謝經生業一意事母日進稻醴粱糗腶脯爲每先意而導迎之惟所命趨如不及歲時伏臘若忌辰雖魚菽之祭齋戒夙夜以興鞠躬屏息踧蹜顧望如或見之非其義也一介不取於人居恒吶吶如不出口

尤惡言人之短設有咨決是非利害無所諱忌撙節退讓進止不失尺寸人或嘲爲迂或弱而加慠弄之辭夷然不屑遇之如初初娶于陳繼史繼顧皆早世無出側室郭生給事郭亦卒世治詩授給事尚書親督課之諸家訓詁通鑑綱目性理大全手錄古今文辭數百卷數萬言日有程量至夜習復漏將盡方罷頃之輒趣起矣上世以來君德汙隆朝政得失人品忠佞四方民情利病孜孜論說不倦給事困諸生與其第也其謫也公無憙慍之色第時貽書勗之清白長厚四言者黃家世德具在孺子無忘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懷矣既爲給事復勑之隱情惜已自同寒蟬非吾欲也嘗以月奉寄公則置田供宗祠閭戶端居不入公府不嫗媽名勢不通請寄郡邑不識公面益仰高之顏其門曰恬靜高風禮之爲鄉飲大賓辭不赴曰有子在宦途人且以是舉也責貴非賢賢其自重如此給事仕行人擢兵部武庫郎兩以其官封公行年七十有六而沒贈陳史郭三母俱安人黃氏無生而封者無三母並贈者無庶子貴者自公父子始也天之報善厚矣哉給事名起龍以直諫知名舊史氏曰東漢之季人倫以汝國顏子爲最不言而躬行使人之意也消黃太公來脩厲節

躍絕世俗居兄弟問操執款款扶傾救危雖以子貴闇然日章庶幾澄之不淸撓之不濁者矣

汪公父子家傳

汪玄師天慶兩公父子也先世宋金紫光祿大夫叔敖公家潛川兩子皆秘監賜香火金紫院再傳爲淙公自潛川徙叢睦鄉子維崇公舉秀異尚宋莊帝公主明章婦順表其鄉曰叢睦宋亡崇公不食死弟維嶽公舉省元恥爲元臣隱居沒世署其堂曰友陶自擬晉徵士淵明不仕宋云明興嶽公子莘叟以良家子徵戍郡居頃之調征雲南留屯普定衛伯子景芳仲子銓壽芳子英

師德奴壽子玄師娶方孺人甚九尚書郎方虛谷先生
之後葬叟公死戌景芳二子當嗣役玄師公獨子也例
無所與芳父子睄攡者負玄師名入籍伍符中玄師客
外家三子伯天慶財扶床仲天恩未免懷叔天住方娠
也攡者晨伺于門提拽玄師公遯去孺人挈兩孤追路
相尋與決陂水匇慟仆地將投水死兩孤執袪號咷而
友奴清和泣請曰上公容有還日是號諸孤宜蒙死而
存之乃令以無母并命乎孺人竊扶攜以歸而天住生
玄師公生爲慼隷沒不歸骨故土伯氏意孺人必含怒
孺人色愈和每事降挹故不孰何母子已思懷諉忮佷

之徒非弱女子所勝復避宅外家緩急相護身任織督
守舍兒深耕概種三子長則使治田無日不以勤儉爲
訓三子能自樹而後還叢睦故廬自與玄師別絕肉味
脫粟瓢飲令宗人歲首必持齋本孺人之教也清和亦
與相依白首不笄不嫁末年家計寖溫厚有九孫曾玄
倍之卒被服儒術矣年八十有八卒神氣凝定類得道
者然天慶公以父爲伯所嫁禍寖然抑心跳驅如滇十
許年一歸頭蓬蓧怗于死亡遂爲衰白篤老兩弟請代
不許三戍三歸歸則舉子而見少子雲道始卒兩弟憐
兄生平荷戈絕域強半卜近地以葬令魂魄常依廟祏

也恩公善形家言而友于情至二家子孫累千舉進士
二人登賢書六人以明經貢若爲太學生爲鄉校諸生
百許人善富者稱是而民部郎元功侍御史有功顯名
于時𦳝史氏曰汪氏自唐越國來後凡無萬數富貴功
名之士不可勝計獨叢睦多奇節崇與維以身殉故主
忠矣玄師父子天慶兄弟分藥前志好無相尤孝矣弟
矣方孺人六十餘年從一而終化及侍兒卒以慶流苗
裔振拔洿塗跨勝風其伎宋上過之何則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難也易序卦明夷傷于外必反其家故受之
以家人家人利女貞其彖曰内難而能正其志故貞明

不可息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故富家大吉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矣汪氏之興也宜哉

周公父子家傳

周太公贈公父子也太公名軒字君錫贈公名朝旦字
某上世居楚麻城孝感鄉元季祖重文避亂徙家入蜀
銅梁再徙安居重文子慶祥祥子有知知子篤洪洪子
玉玉生太公敏慧受舉子業誦通父慮曰學成而仕且
遠遊吾不得長有子遂罷然手不廢書與人言披情素
無隱傾蓋白首如一日人目爲周公璀嘉靖初司徒以
軍興費詘算緡入貲州司迫之公不得辭曳裾王門旋

謝歸父母以天年終養生送死無憾其於族屬鄉里推恩有差等而鬻田者厚與直逋公賦者代輸不責償老而鰥寡楊翁張嫗輩以無殮具告皆畀之木焚左綿陳氏子若流寓人張某務通國誦義焉太公六女有嫁而無子身不更二醮迎歸成其節有嫁而早夭育其女爲楊生三樂壻外生劉嘉會王珹召與子同學而更授之恒產次女子辛見龍登龍幼失母公壻方出外以巳棺棺之教兩子學成爲諸生外甥王體乘婦以兄弟女孫繼之曰自吾祖考視之猶吾孫也邑文廟木主卑小改作高廣加文采焉四配十哲如之尊經閣把繕治一新

嘗曰吾居近孔子宮牆不得與青衿揖讓俎豆吾後世庶幾爲孔子徒乎梵宇三十六所經營三之一成橋梁除道路倡義首事行者涉者呼佛號而祝公不絕口張令揭公名旌善亭載之憲綱胡令舉爲鄉飲賓固遜不赴馬令旌其堂世壽詹令親數過存之終不見懸月宮山南自號月峰處士卒之年入邑視仲孫病歷閱其室竹逕花樹日夕出門顧其子吾歸矣過萬竹山房摩娑三仙山石而指數其竹樹抵舍命播粟備饁耕者巳就寢質明呼侍兒啓扉適苦暈須少息侍兒怪之趣其子來子疾呼不應畀入邑屋乃瞑人疑爲尸解云邑無賢

愚貴賤臨者謁者累千人贈公十歲從石屏胡中丞介庵趙先生學而分心于弈父令雜牧兒中抑厭之與同舍生浴于江父怒予杖若不聞爲人子道不經舟不游邪乃下帷絕一切兒戲事十六爲諸生從李質齋先生通其經遂以高第食廩數奇不第而念太公老惟一子未抱孫謝去歸養代父秉家政父欲輸貲入太學泣而言大人昔者不欲離太父膝下今兒何能爲兩京遊學使者高其誼賜爵爲儒官邑胡令顏其堂曰留有餘其事父雖老無惰容疾言女兄弟五人孤寡十餘曹承父之志而周給之婚字之訓誨之無後者爲主祔家廟血

食五歲喪母言及輒涕泗哽咽事繼母謝庶母何如其母謝卒哭之慟舅史公不忍見也父卒年垂九十公亦六十矣恨不從容奉訣三年絕肉味冠服祭葬悉準禮經因作喪禮演義自後衣不純采遇忌則服衰哭盡哀終其身不改嘗夢舅告之若眞孝子予爾孝泉頃之樹下泉湧有孝泉二字從中出今雖大旱不竭或勸之貨殖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詩人以爲刺歲儉米騰貴卒不二賈勸之省餽遺曰是吾戚屬有無當通共也勸之汰臧獲冗食曰是與我久共安樂今患難不可棄也以此義問徹于近遠妖賊蔡伯貫入掠安居城戒其黨曰

周氏父子善人勿犯城中因以義門稱而訓其子弟率由禮法族奉行唯謹有不平爲之解搆有不足給以本業不論質劑生平不侵然諾不爲詭浪不入狹邪書馬伏波言座右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雖加以横逆不鳴于官自少迨老未嘗訟一人躡其門而訴者若弗聞也其人媿而退僕盜金不問忽神附童子言其名并金所在僕頓顙委命衆謂縛以屬吏不聽彼已猶逐之足矣鄰人兩失火及公家旋反風火滅邑人駭嘆爲善之報也晚精方書治病病差醫治他邑令病不效叩贈公贈公授方令愈醫奉以所得金不納市前辟隙地爲園萬

竹山房有二坊顏之曰忠孝存心曰顧諟詩之名訓所錄皆五倫中事也坊下蓮池池上爲堂祀蓮溪公旁有二亭引池水流觴與客燕樂歌詠邑人日來觀毀傷其薪木守者請爲高垣而兇鑰之不可獨樂樂不若與人已而樹有連枝竹有同本人以孫司空瑞竹詩爲贈公和之胡中丞見而擊節周少峰詩晚乃奇進少峰贈公別號以太公月峰故日所誦習晉魏四大家文李杜元白詩兩子爲諸生敎先德行而後文藝伯子貢入京師書十詩便面率箴儆語既舉京兆報者至不色喜不受賀有司賓于鄉再三不應會哭其女弟與庶母過慟遂病醫莫能治左右白更醫不許吾善起人病乃不自起人乎何尤疾革止哭者父母全而生之吾全而歸之幸甚庸何傷或言時不利願小忍斥之君子順受其正俗論何等道脩然而逝年七十有二時伯子達已成進士矣仕爲行人工部主事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三贈公如其官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木季乃祖乃父攸行者也

舊史氏曰常璩爲華陽國志三州十三郡自漢興至三國終人士二百九十八人多以功名顯其不仕者大凡則公府辟士八人高士一人聘士七人徵士四人節士四人就其人而目之則有高尚逸民玄眞徵士隱知徵

士高讓義士隱士夫子學士茂才至孝孝子之屬然父子初繼如周太公贈公鮮矣恒人局于所見以孝泉字出水中爲異蜀自有故實姜士遊泉涌於舍朝出三鯉隗叔通汲江石横生正流中孝通神明夫何異焉

吳太公家傳

吳太公名卿字國望青浦祠部郎伯玉父也蓋延陵季子後初家長洲代有聞人已徙上海凡五六世以長者稱至石泉公倜儻有大度生太公而後析上海華亭爲青浦定爲青浦人少讀書目可數行下善屬文會寇亂廢業性至孝事父母甘旨畢備而身疏糲不厭母以城

濆亡哭之至死有父在強起事父益謹父卒客邸俗忌無入宅入則家且毀繼母信之太公號曰焉有為人子而惜毀家不令父沒正寢者身自負而入棺殮如禮哭踊夜不絕聲者累日破產營葬四方義故來觀之見其哀瘠嘆息曰孝而撫其少弟甚厚分以腴產自取磽确而已弟失產更割所有畀之視從弟如其弟資之母錢不責子兩弟以此造家祠部亂為塾延童子師贄幣加常等稍長延名師供億倍豐卮酒盆若與偶衛孺人手治之夜闌課讀不輟呼嬰者亟起為兒具朝餔恒達旦不寐更長則結社于外倚重師友不為程督惟時召膝

下勞苦之吾聞儒者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乃公營什一之方心計有餘豈難取高貲不欲累汝澹泊耳女成通儒雖飯疏飲水致足樂也家政小大不令與聞至俗尚世氛一切遠之惟恐溷耳目而祠部專精學成矣族收事宗人合作貧者計畝為助太公不可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是區區者而以煩宗人不仁甚矣自是吳貧宗無病追呼者太公又明習官家事錢穀出納錙銖莫能欺有司說其狀高其智咨決多所釐正里有魚池稅稅等上田或坐負課流亡力請得免里人德公無已時然不自居功遇牛醫馬走語必款浹有違言為之解搆無

不唯諸衆爭化之時扉有爭有爭亦攉為吳公所知外父楊以富府怨死獄為治後事甚具而分疏其浮糧株累里中者老僕給事五代買舟使治生得有室嘗之青林有任公逋幾千緡鉗釱且死憐之語其屬忍者此人相不長貧何忍死之立為代償復以巳二丁易任一丁得脫獄任後家計寖饒敎子為孝廉佐郡他緩急賴以周旋儀衆頫以收穀者不具截巨室有以聲色相加衆意不平太公視若虛舟飄瓦泊如也嘗四十六時嬰疾瀕危醫家謝不治祠部不解衣而侍四五夜不寐跽而進藥齋戒沐浴掃除別室乞福于天太公顧祠部兒且

臥地當夢夢素衣角巾白頭翁揖曰一家團聚皆若之功語畢揖而退已聞黃冠呼祠部起禱是日太公霍然病起而祠部自是未明輒禱願親長壽日為常春秋逾七十人謂父陰行善天生孝子以美報也祠部通籍且以其官貤公而出入徒步數之蕭寺造茂林修竹間笑歌取適人疑之太公笑曰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大丈夫柰何脩飾邊幅如偶人形乎一日見籠鵲取錢買縱之鵲飛繞左右踰時不散祠部鄉舉及成進士鵲搆巢堂廡人相狎也既入官所涖命手示甚詳大指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悉忠盡能

無顧私家而已使遂已于事而後省覲太公太公病矣理藥物相啓處累月不就枕席太公朝夕問若當何時報命祠部佯諸固問則泣曰不忍離大人太公艴然草恭臣以子得一命爲郎若不爲上效犬馬勞非所望于子也祠部迎四方名醫案脈咸言無恙鍇龜數策占兆以視列皆得家人嗃嗃悔厲吉占者曰太公言厲矣吉可知也而祠部猶趦趄不前則趣其母爲兒辦裝又使諸父兄弟勸駕吾日候粥十數盂無所患獨以兒宿君命於家介介耳祠部重違其指依泝行亡何太公卒猶拳拳勖其辦躬盡瘁毋以不遑將父遺憾也祠部名爾

成除父服三年後謁選人乎進水部郎又上書請居陪京不欲處脂膏自潤貽親令名多矣舊史氏曰傳言庾黔婁爲父病籲天空中顯與之語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今吳太公父子如之太公孝親子亦孝太公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信哉子不語神蓋庾夫色取盜名者也

唐太公家傳

唐太公名汝楝字子上其先婺源李氏也常侍德鸞九傳至虞[illegible]歙唐登仕郎廷儁遂襲唐姓居郡南烏聊山下歙有唐自此始虞以周禮中選講學紫陽書院人士宗之子元徽州路教授以名德賜金龍衣子中實福建[illegible]安縣教諭擢南雄路學正不赴商皇帝徵問平天下之道以不嗜殺能築城對賜上尊純[illegible]公精青烏術卜槐塘上原爲居葛塘爲墓數傳之後僉憲弼裘儆澤學士皐侍御相濂郡守佐州守誥侃仕遞興唐遂望歙矣仲實子文鳳以文學薦授江西興國令有惠政民祠之秩滿拜趙王紀善告老仲實下三世以文名人方之小三蘇令三先生集傳布秇林没並祀學宮文鳳子家禎家祐再傳瑚戶部員外郎邦立邦立三傳贈福安尹泰泰生億億生世[illegible]工制義屢學士

道南判徽州首錄之數奇不第習岐黃業所治不責糈昏夜風雨叩必應或質貸供人藥餌家漸落子四人太公爲季少慧悟絕倫父異之吾家世積德當以兒食報甫冠爲童子師所得月奉薄不足供俯仰遂謝去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歲大侵四面出嫁諸兄日不共二鬴公必市羹胏以進父母謝之曰嗷嗷滿室安忍獨飽對曰有所知爲兒地幸不乏大人共惟加飯毋卒喪具不以煩諸兄服除之淮則謂其偶方孺人吾所以遠遊爲親養計耳卿代吾居子舍慈以甘旨無以兄公爲解未幾父卒孺人獨當大事貫棺內外易兄公曰父一而已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柰何觭爲季累割所居室償之辭不得太公奔而歸知其狀慟曰君子不家于喪父死之謂何因以爲利而又利兄之有天下其孰能說之折其券叔兄老無子推食食之子司理舉于鄉則日膳有秩矣伯兄從二子武林養有缺與其媪來依太公太公徙宅居之且莫進食久之伯兄憶武林太公重違其意裝送之無何死太公瘞之武林以須卜兆吉還葬而私遺二子金俾守武林舍且營生計二子所爲不必宜諸兄弟太公曠然不校也司理爲諸生矣王父猶未歸土太公喬曰人衆相仗何時而可具斗酒與衆盟無溺形

家言無信禨祥有次願及吾父子衆敬應曰然始蔵葬事仲實公葬呂家林而仲子子彰從巖鎮兩墓相比歲時伏臘宗人展謁不辨昭穆公曰子不先父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父若與子齒如禮何吾太宗無特祀何以示訓率諸父老各捐金歲息其子爲祠以饗而胙餕一如禮性亢直不能容人過忤者徵色發聲相加事竟不復省記遇之如初里有違言以公無私爭就質立解視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周旋不惜勞費司理受經則稱責以具束脩而稽其勤惰進退數使贄諸名士就正屢試蹶絕無慍容癸卯擕之赴試得雋爲一解

顧而督司理弟昕如之司理成進士除武昌請御板輿太公曰善養在志非口體之謂也若爲廉吏而翁爲廉吏父何有于五鼎司理數使歸聘無恙而憂吳氏女病已喪方孺人哭之哀病矣司理歸視其面有墨色而癯心慮之然啓居如故一朝呼子孫畢集詔曰世遠則人繁人繁則情渙易有之何以聚人曰財而翁激天幸見三世人因渙思萃其在今日向以五十金付昕置田備蒸嘗命孫醇籍之自署守其尾又曰特祀仲實公我實首事弟無多羸虞不繼筍有五緡悉以佐貲增廓則在汝曹又曰叔氏無後吾居爲隱蔽出爲鴈行汝曹無忘

復顧司理他日當官永肩一心顧昕若諸孫曾孫訓勵因其材司理諾而哽塞莫能對越五日盥櫛加冠坐而逝生平慕阮嗣宗陶元亮之爲人年隨情少酒因境多興至輒飲飲輒吟兩公詩而和之取適意不劇琢好作書皆與詩相當晚一切罷遣日偃臥一榻澄心觀道而已其卒也忽寤吹然大聲宗人行服倍年司理名暉治行爲楚十五郡最史氏曰余聞鄂人黄人言唐司理攝權政羨入近萬金悉以助公家他賦且歲省商稅十一著爲令歡呼歌誦上下數千里間注意高仰之比觀太公行事則知以廉吏教子故然書不云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于有政太公孝弟爲政于家司理以政推恩以孝錫類夫廉一端而已何足盡公父子哉

朱次公家傳

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爲有德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未可以槩天下士也夫不有德而利仁義而富者哉作朱次公傳朱次公者名模字子範休寧鶴山人也蓋宋徽國文公之族自唐團練使雲宋尚書晞顏制置由義漣水令惟賢元學録壽處士梅友邑令仲全代有聞人二十二傳而得次公母始娠夢神若眞武者降其室而畀之少年黄冠曰以爲爾子亡何母卒次公

恨不識母見母之父母兄弟輒涕泣稍長從舅氏維揚與舅之子治公車業且有緒而父病矣父故羸劣不勝病次公相臥起溼溲無須臾間爲延醫則頭搶地告哀神則務面流血願以身代又刲股以食之卒不可呼天吾所不得於母者冀可得於父而天何使我至此極也生不如死諸兄弟譬解之古大孝宜莫如虞舜曾閔未有父死而以死殉者也強起食粥絶鹽酪蔬茹終三年如一日從伯兄賈淮楚間嘗遇風舟覆而閙水中有人言是所載朱孝子不可失也舟迄無恙舍而登陸忽遇乞食者云當有以相報次公察其貌非凡食之則謝曰君義岩巨艦蔽江而來各有標幟請所以易其名者曰奚名曰君自卜之乞者俄不見卜而得大有遂以大有爲榜已禱于玄嶽夢神爲言未來事甚具覺而異之自是益精心計矣次公故事伯兄如父兄踰壯未舉子事讓而執勞以佚其兄而弟賈武林武林人巧說少信仰機利而食以此折閱一無所問因策曰吾聞范蠡用行吳越齊楚間而獨善陶故富稱陶朱公施及子孫亦巨萬何者得其地也吾聞天下廣矣莫如棠邑是襟帶維揚眞州其俗儉嗇且非遠邪矜已諾可以居擇諸子姓可使者劃貲令佐弟賈久之嬴得過當

悉以付弟身不名一錢矣兄既育兩子而卒長甫勝冠幼者提孩也以屬次公次公爲經紀者十八年次公亦有子三人其可賈者與兄之子賈其可儒者與兄之子儒師之贄賓客之宴好婚姻之六禮視己子無隆殺而弟復卒復有遺孤則先已占籍棠邑爲諸生數往存之猶夫兄之子也居恒詔諸子張公藝九世同居以能忍故夫忍必有私公復何忍既老而三家子若孫若曾孫數十人聚居一室手賦衣食其子孫婦後先之屬化之内外無間言初服賈擊楫渡江中流而矢之昔者先人冀我以儒顯不得志于儒所不大得志于賈者吾何以

見先人地下吾不復歸已而買乃數十倍于舊傷其父不及見也而築亭于室之畔顏父之別號曰竹亭以志思云既而曰不有吾父所從出者乎爲祖廟定歲時祭祀之禮爲治祖墓侵者復之迫罽歷湫隘者以千金市其地而徙之爲冢舍爲甃石而蹕之既而曰不有吾兄父族乎爲義田以食之爲義舍以居之爲義塾以訓之爲義冢以瘞之蒙難者拯之有惡者諱之非義相干者怨之既而曰吾父不有母黨妻黨乎吾父東西南北之人也不有所交友往還者乎才者誘進之饑寒者衣食之暴露者掩之負子錢者捐之武昌有金沙洲江漢水溢民病涉涉或溺死爲之梁之真州令城城濬池已改築學宮若力詘爲之助之邑大饑爲發廩粟賑之邑大疫爲市藥療之淮以南江以北漢以東誦義不衰橋與冢取朱公爲目焉子若孫有樹矣而始授子以事與偶金孺人退休里中自孺人外殇絕姬侍當其盛年出遊十許年不歸白首同牢相敬如賓御諸子孫若婦以嚴劑寬每旦諸子孫若婦詣寢門問安夕亦如之月朔望率而朝祖廟次公夫婦坐堂上諸子孫若婦拜稽首咨問其作業不合者譙讓之朝餔訖步至塾課諸子孫讀或杖策園中抱甕而汲倚[illegible]而吟或招耆舊具雞黍談說古昔嘉言善行以相規勸倦則命酒需醉而罷其平居啜茗瀹蔬羹一盂飯二甌不設園腴也有司廉次公孝友慈惠禮爲鄉飲酒賓次公辭已從仲子家用爵封中書舍人踰年次公病年七十有四矣勑無令婦女溷我即金孺人不得入而閧家人哭者呵之若不聞洪範五福耶乃公幸皆有之何所可哭舉手謝諸外人問疾者而見卿雲采芝白蓮從空下迎導之去里人相傳謂前身玄武之徵也次公伯子家模季子家聘俱修父業而息之家用以儒起家與余少弟爲同舍郎相善其倩廷尉平金繼震與余季弟同舉進士余識家模子太學之貞馴謹儒生也之貞子士泰十有四歲而爲郡諸生最孫十人曾孫七人女稱是余少從江上望大有欘影頎之比再過更欘曰謙顧語舟人是夫善持滿者福未艾也今信矣舊史氏曰余友丁元甫嘗爲次公邑令蕭以占父子兄弟于次公累世通家毋爲余言次公有布衣處士之行惜哉以富掩其名太史公傳貨殖首范蠡蠡三致千金再分與貧交疏昆弟次公之散千金什伯蠡矣子孫所息不在什一卽巨萬何足道哉計然七策用其五於國者用其二于家用其二于家者用其五于子孫兩朱公易地則皆然也

金子長家傳

金子長名源休寧人也與余所善淸溪徵士同出義士仲善之後而子長爲弟子長生有異姿每行過市里父無不撫其頂金氏世德宜有佳兒王父愛之每食必置坐隅吾見孺子而樂是吾脩也六歲受書塾師辰出酉歸自所治經外更習他經若子史而善鍾王書法母同産弟謂其父以外生才藝入太學取科名拾芥耳遂入太學而益精擧子業會喪父王父哭而喪期不敢離子舍罷去擧子業而奉例爲光祿署丞子長事父母怡色柔聲惟恐傷之有命諾而趨惟恐後父母怒長跽流涕

俟解乃起事無大小必請命而行即之隣家必以告一味之甘父母非先嘗不入口四方水陸之珍必市以奉尤謹於養疾侍立不移尺寸或連日夕病甚焚香祝天以身代歿則慟毀欲死諸親知解之而後少進饘粥三年不知肉味即禫朝夕哭奠如初喪每言輒飲泣廢箸生忌日未明而展墓巳薦丁祠不赴宴會客或強之來閉目袖手淚如綆際坐皆無歡自是遂不強也母有廢疾三年轉側須扶不踰閾所司趣受除謝曰一日之養三公不易是區區者安足道哉同人賈有維揚逮必子八往媾爲割萬緡子之終不去母竟死子長不勝喪君子

卒子長大父死哀如父母慟不及事太母葉哀如太父而乞言于名人爲不朽太母夏繼也事之如太父哀之如母其從父早死而子幼爲葬其父母贍食其身婚嫁其子女始太父以子長適孫遺命分貲當三之二子長爲經營疏得過當而中分之或曰如王父命何子長不可王父之子唯父與叔父叔父之子唯吾與弟吾兩人實一身夫隱與邛邛巨虛異類也爲之齧甘草即有難負而走人何獸之不若言者愧服叔昵細人言開罪子長衆怒欲除之子長卒不校子長兩女弟爲蘇汪家婦其可儒者資之爲儒其可賈者資之爲賈周族之貧者

以歲周其尤貧者以月與日學者給筆札代束脩且卹其家無内顧而爲會于宗祠月省月試之賈者給資斧無生産者置義田百畝次第受餔宗祠之建也初猶分任晚獨主辦巳繕學宮爲文峰神阜神樓書院以輔形勝爲石梁木梁以通津濟脩普滿白嶽松蘿諸刹飯僧十萬貲不貲客或嘲其愚子長笑曰即愚不勝守錢虜耶吾聞五福三祝富居一焉謂可行義耳吾席先人遺有奇羨豈其使一人自封以産害也保傭匿其子錢不復問治生多暇展書伊吾倦則披覽名畫法書更倦則召客對弈風辰月夕艦與畫艇游歷溪山行酒賦詩陶

致遂逆如也與人頎蓋白首無二心上交不諂下交不伎緇衣黃冠請謁不辭其母有婦德樂道人善能容人過子長服膺奉守之母每語其孫若父德似我而相類實皆壽徵然年財四十有六子五人女四人男孫女孫皆二人長子楠早卒其弟柯槐梳栢皆有名而柯爲勝

[illegible]史氏曰甚哉晉人之好名亡實也和嶠哭泣備禮王戎[illegible]骨支床阮籍母喪與人奕棋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皆稱以爲名德而目戎死孝夫三人死所安歸乎如余于吳若當之無媿辭矣

陳廣文家傳

陳廣文名嵩字子中先世會稽人國初從[illegible]氏實京師隸上元籍王父榮父璋榮蚤世王母戴從一而終五十年璋三兄蕩其貲死無後獨持門戶又以居停代人償責家愈落然而事母奉養必豐里稱孝子娶齊孺人生嶽巳生公憐愛少子不苦以學公警悟絕常父口授前人詩輒解邑試童子論策表判惟公成章弱冠爲府諸生檇李彭公亟賞之方肥川公者就彭擇壻彭曰陳生少年于俗不諧然有後福方公遂以女女字公與大司成余公諸名士同師事奉常許公許公每謂人陳子中我輩人耿恭簡督學南畿拔公獨不與諸學會爲臚姚公趺宕不羣又工詩與公調合姚以爲仲子玄甫師因與其長君及學博曹公結今契凡十一舉不收萬曆丁酉始以明經薦所過齊魯燕趙山川古蹟登覽詠賦辛丑謁選人人言可謀善地公不可吾委運大化久矣遂除常熟訓導諸生五百有奇往來疏數遇之如一而助言游之後不能娶者每試鷄鳴起端坐皐比竟日上官雅知公首屬文徵索填委不以其間關說郡倅王公署縣篆善公有究獄挾數十金丐公爲地不許後與王語次及之王悟釋不問吏竊聽詐索其人金其人知爲公更持數金來謝公曰使吾爲利辭多而受寡乎郡守周公

試童子將朴其逋慢者并及常熟諸生他縣生羣譟公罵言汰言不聽擠公仆地侮郡守守幾不免事聞宗伯議譽起常熟宜罷三校官督學知罪不專在常熟生以公爲證并其長得無恙次年督學按部應報劣生公以邑遭大創諸生救過不給無可刺者令有銜屬公公艴然無罪而戮士吾有去耳令中公左官周王府教授瞿太僕勸駕曰王右文公必受知吏隱可耳公曰老矣不能用也遂歸歸橐惟書百千卷篝燈讀如諸生時所爲詩文師古師心兩相得而有合多不存草其于經獨精周禮手抄至再旁及藝術則日者家言漢魏分隸畫墨

竹姝有致事父母色養至老不衰毋病爲文籲神以身代葬兄白首同居所得月奉不入私室姑適張與鄒張喪子育所愛爲孫族人欲利其有以啗公公不取鄒貧子三人攜其中子而立之友人梁亡宗黨不爲後公定後者爲文告廟衆莫能奪婦弟洛越歸無依養之家二十年而葬之以其先世誥命遺族人藏弆焉居恒無疾言怒色加僮僕于人無私親昵而少年傲岸者望之自遠性不耐暑而耐寒夏露坐達旦不寢冬則杖策獨遊金陵諸勝探陟殆遍徒步數十里不言勞于文長四六于詩錯出唐宋間於樂府小令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所

得與圖地志丹鉛稽覈悉其土風坐照千里于梵教不甚領略絕不談神鬼卒之日命子書太上感應篇此勸善書也能力行之聖賢仙佛具舉矣少夢胡僧示以貝典病革若有僧誦經其側爲七言律詩一章示子沐浴冠服坐堂中云有所往啓戶俟迎者又數言當爲城隍神垂絕子問將何之曰城隍閻羅亦若人世煩勞但願得二親所在常依歸耳子泣曰胡不往生淨土曰吾素未習遂瞑面如生類尸解者年八十有四子諸生桂徵爲公狀多情至語文自斐然舊史氏曰余客金陵人言陳廣文先生賢未從遊也叔舅諭常熟距先生去位時三年知其事爲詳常熟諸生以叔舅之好交余者亦數談陳先生與子狀合余是以傳之

范邑倅家傳

魚臺邑簿范君名文煥字鳴唐莆田人也其上世居吳之天平山爲宋文正公裔有朝奉君孟八者避難徙莆九潮山數傳至艮叙稱高貲賈人子大淳爲文昌簿于一川是爲君父君甫七齡而父卒哀若成人既長奉母與其王父孝家無一算之復乃弃去舉子業爲掾史年三十除山東陽穀尉時苦河決當事者簡健吏分職任功而以屬君故事隄繇率冐虛名而主者受其直所侵

牟薪茭之費稱是君集諸繇河干而矢之曰河伯不仁使人爲魚而又勞千里外之民治之是陸沉也吾敢效尤前人助河爲虐神殛無赦故諸役夫食饜而力作事半功倍行河使者以爲能君十九在河十一在邑而魚臺比壤其倅亦與君同事好上人驕稚君而以乾沒坐律行河使者舉君代之其人望曰是嘗齮我不加禮而螫我者也而君若弗聞至以其奉稍爲償所逋聞者高其誼君名既起益發憤畢誠胼胝版築間前後十年所受臺檄褒勞以十數大司空舒全州楊安邑薦于朝語其兩公奏議中

上大賚河上諸臣君與賜金無何左官崇王邸黃陸兩
水部龔觀察深惜之議以所居官仍治河如故而公謝
曰實命不猶人無若何即解職還卜金陵鍾山之陽家
焉迎其王父與季父來居之生則色養歿則孺慕君生
平宦跡所至惟伯兄與俱無私貨財兄卒君中分之以
授其子其子甚不類數傾蕩君數裨益之久且并君之
田廬鬻食幾遍誨之不從治之不忍以此鞅鞅少歡趣
而日督三子務學立身爲保家之主云其卒也前知當
在某日深以不終事母爲憾君游於酒人徵歌選伎浮
白呼盧百萬可付一擲食客累年不厭無子者以金助

其買妾貧責者焚券或給之垂橐以應卒無怨言余友
楊孝永論篤君子也爲道君生平甚悉余識其大者如
此舊史氏曰嘉隆以來河渠之爲當患也烈矣豈一手
一足之力所能辨自斗食以上莫不需才司空取節冢
宰求全所去留往往方柄圓鑿不相入使鳩僝功中道
而廢鼂父所以戒掣肘也余於范君重有感焉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溫太公家傳

溫太公名朝鳳字鳴岐陝西三原縣人也縣有筠岡自
號筠岡山人生未浹歲父卒伯兄才九歲稍長母若兄
命之賈服用無羸副挾貲甚微顧獨饒心計不數年息
十倍而忍節嗜欲串啖麤糲雜潘瀾戔餘莫之棄也至
事母必肥甘輕煖不惜費母好事神近則里之嵯峨遠
則晉之五臺以笱輿舁母而身跋涉從之母好施尤急
于孤嫠恒先意奉行隆殺因其分豐約因其時嘗賈蜀

忽心動趣裝歸衆留之泣曰小人有母得無有不豫耶
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安
用子爲走間道累舍重趼至則母傷足卧病矣醫藥禱
祠唯力是視唯日不足乃罷賈爲農朝莫奉母視可伺
間而後白事闈門之內戲而不嘆母卒而哀且毀也祭
葬賤野而羞瘠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
卜兆清谷之陽形家相之曰吉問所由得地狀則莫不
嗟異是天所以報孝子也伯兄無子以女兄之子綱爲
子女兄貧爲其子女婚嫁爲授其子貲久之折閱一無
所問綱之受室也與其兩女遺絲皆于公取給終身不

武釜久相待遠相致也諸子澤紀諸孫豫吉十許曹悉收養之紀客滇久不能歸以屬伯子于諸其家族有老幼焉有疾病焉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養外母繼與丘姒母申禮亞於母伯兄之卒也付公遺券一篋發而視之多窶人子嘆曰伯氏所不取而吾以爲利乎盡以爲伯氏德秉畀炎火諸道子錢家須辭藏路矣孫氏子病疫且死衆懼連染不敢往視公獨親數存之爲之嘗藥其買蜀也舁盜薄舟舟人懼莫知所爲公關弓射三盜應弦而倒盜乃走舟人羅拜公謝吏生之賜公面正紫赧赧微有鬚燕居不苟訾笑往來過人不履影從長者

閒遊行則爲負無席則寢其趾與衆分財出若人若均平辯治交友聞善相告見善相示有過必規夕改則夕與之朝改則朝與之鄉鄰小鬭大怨片言立解接誘應會鮮有牾者料事成敗決人臧否往往奇中所過蜀楚燕趙吳越齊魯韓衛必登覽佳山水訪古遺蹟夷猶不忍去末年深居簡出好手談或竟日夕里社推公祭酒故舊客戚談說聲齊忘倦非義相干輒拂衣起不顧旣貴約素如初服不佻聲樂不流汙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私事也伯子純官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初舉進士除壽光尹戒之曰昔吾從高祖嘗宰是邑民去後見思官何論崇卑哉故踐颺中外有古大臣風節仲子編以諸生入太學以材官至游擊將軍諸孫皆有門風公嘗行棧道騎蹶而墜大壑江行驟風浪蹴天舟且覆人人面如灰土公默禱捩柁迄無患年八十有四見伯子爲八座生受三命沒累贈一品賜祭賜葬鄉有義服宗人倍其喪算生榮死哀三秦稱純嘏無如公者其積功累仁天陰隲之宜爾也伯子嘗集里中高年九人倣洛社爲會公發形于色是何能久頃之病不食不藥曰此吾大父吾仲父吾母考終命之歲也吾何求焉得正而斃斂無厚哭無毀遂順其逵生有

閒如此者舊史氏曰人言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豈其然乎溫太公事親之孝也睦族之仁也訓子之義也臨財之廉也順命之正也長者哉市肆何病焉余嘗祝太公以方鴟夷子皮蓄貨殖而身用世者太公身未盡其用稍見之於子耳夫亦有貨殖而隱者弦高段干木諸賈藥賣漿之徒是已太公身處潛見之間初幾爲賈掩晚幾爲子掩關中富商大賈其章尤異者太史公不一書而足微哉何足道於太公之前乎

孫季公家傳

孫季公名一誠字明卿渭南人也所居近下邽自號曰

邽鄠上世山西洪洞人元季有避地渭南者占籍仕西南里數傳至景陽景陽子爵皆有處士之義以公伯兄一正爲順天府尹皆贈如其官公少文弱父母愛之不欲誦書作勞公亦泚猸大義恥學俗儒章句年二十有四爲諸生益倜儻豪舉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或誚之是兩腕不能操如椽筆寧堪格鬬公奮曰丈夫鬬知不鬬力會有虜儆詔募民家子從軍倣漢入貲賜武功爵其有茂才異等不靳封侯之賞公應詔除潼關衛指揮僉事廉不苟取士樂爲用服官若習貫而加之以銳敏肄兵屯田句校尺籍伍符督游徼禦寇四境

家老甘卧巷無聚人上官嘉其能俾平亭疑獄而有女冢貪富人金脅所字窶人子之女女之鑕公兩銀壺公白狀寘之法卒以女歸窶人子事聞縉紳大夫愧不如也是時伯兄貴絕不丐一言先容骫髒傲骨鮮所下以故中丞直指後先檄勞公數十而未有能推轂于朝者公嘆曰時乎時乎鄉者椎埋屠販坐致王侯今却走馬以糞雖千里足將安用之吾其歸矣而伯子少司馬業已補諸生著名字爲後進冠公勤敎必竟所欲爲乃艴同居伯兄宦遊仲兄操家秉而食指衆居第感迫湫狹箸公前揖謝兩兄夫起家亢宗光照秦國伯兄之功也

承家阜財寧我婦子仲兄之功也小子邀福假靈曾何敢比於是請受地遠且下者退而語司馬吾聞瘠土之民勞勞則思義吾家叔敖處寢丘計深遠矣孺子識之司馬舉于鄉尋成進士官行人選爲給事中公拜命從子爵而金紫如故折節滋恭間勑其偶趙孺人多儲美酒召客客需醉甫罷人無賢不肖闐門車騎交錯在所閭里盡滿鄉人操書致來恒倍其直即以下產相蒙弗與校或疑非情且誨之欺公笑曰吾力能溉田墝埆者可沃僥能繕室湫隘者可爽塏彼夫計畫無俚而捐其產奈何扼人急難時乎稱貸不能償輒歸其券鄉人呼

爲聖人每昇籃筍之下邽田庚禓父牧豎樵童若婦女輩鼓掌讙然孫家老聖人來矣趨而迎必下揖之班荆坐而言或醵金爲會或遞相邀致其家累日夕酬酢談謔不厭生平與人言無隱情故所受德一飯不忘叓不知何者可芥蔕于胸中見人過和顏色博諭譬而救止之然諱不使他人聞如其改也欣然獎許之淪[illegible]無[illegible]追老且貴不改其素而事關名義篤信固執屹莫可干足不入公門手不作關説書郡邑長吏造請輒謝不見下邽城有寇萊公祠雅慕其人風節祠圮捐貲倡而新之以寄高山景行之思云少司馬爲給事數陳讜言懼

得罪爲公憂公寄聲吾曩欲以武事自見不難捐七尺軀兒爲邦司直成敗利鈍又何計焉司馬論列有折檻請劍之風聞公未疾請急歸省戀戀子舍而公不可趣駕北上未數月聞母以侍公病不勝勞病病矣復請急不待報而歸銓曹言非令甲所宜恐後避難者以爲口實奪官三等歸而孺人已没公勞苦之日者趣兒入官老臣借手冀小報國庶不負爲臣兒今以母故左官庶不負爲子聞之巳事失官離局寵名皆棄山郎出財休謁洗沐國家體羣臣良厚兒勉之哉閱半歲公用前疾卒司馬醫藥棺斂無遺憾人謂公盛德之致鄉人臨喪

聚哭日數百千人趙孺人事尊章睦娣姒訓子孫與公儷德而成其孝友愛勞之美有女適郭斗南以哀父母死渭南人稱之孝女司馬名瑋今持節撫畿內諸郡世所目社稷臣也舊史氏曰班孟堅譏司馬子長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孟堅遊俠傳具在所登進處士何人又言齒翁孺兒長卿陳君孺韓幼孺繡君賓漕中叔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不爲傳何也孫季公溫良泛愛振窮周急有絕異之姿俠士哉身貴人弟貴人父生爲萬戶長爲夕郎沒累贈奉常中丞位非處士行則退讓君子君臣兄弟人之大倫也進退辭受有足術者史臣如欲補子長孟堅所缺略必斯人矣

周太公家傳

周太公可學字得祿其先江西吉水人也隋時汾翁官會稽刺史卜家廬陵傳五世沂濱遷吉水泥田十五世溥深出贅大水田有五男子仲曰肇倫肇倫生欲壽欲壽有三男子長則太公周氏代有顯者至贅後曠係矣太公奮曰士何常在明經距躍卜帷絕不問生產兩弟恚之爲家督而四體不勤田卒汗萊徒苦我耳欲壽公迫得太公成名捐千金産佐讀而兩弟意不無觖望太公乃以産畀兩弟且屬之曰善養吾二人吾其遠遊矣

躡蹻擔簦浮彭蠡而下至廬山與白鹿諸賢論學者三載巳酉上武昌登黃鶴樓賦詩壁間有貴人奇其才欲就見不得沿江遡漢至襄陽舊縣里公頎而豐下美髯儀觀甚偉談傾其座人有吳翁者識其非常當里中授室士爭來受經三年徙南漳僻左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公意安之矣以其籍自占益通習百家諸子之言而尤長於詩與易漳人士從之者先後百餘人或寄食太公家或僦鄰宅居太公亦爲之共而不問束脩多寡有無門人以科貢發跡者孫輝曾朝葉文炳丁應宸胥繼冠等數十人會聞父母喪奔還盡攜橐中裝治葬不以煩

兩弟兩弟猶以父命恐不能保所讓産太公笑曰夫不
階尺土者非人子耶兩弟守成而吾創業請從此辭兩
弟心始安而太公復還南漳不相聞問者數十年漳令
陳君朱君請以塾師居太公固辭不就以儒士應舉者
三督學使許公令補弟子員亦不就乃秉所餘息之漸
饒而滋奸施歲時置酒乃諸稱貸者畢集酒竟對衆取
其不能償者券焚之長女爲諸生王氏化婦而寡女以
聞請曰父老矣兩弟幼未亡人不能出庭戶有如不可
諱父將安歸太公大驚是女也而有丈夫識乃相地得
青泥灣吉還以語女吾獲死所矣葬此後當有興者無

何卒遂以其地葬行年六十九而舉伯子夢賜七十九
而舉仲子夢吉置夢賜膝上授書不達則左手按之右
手杖之夢賜十二失父二十七舉于鄉尋成進士司理
漢中召爲司空尚書郎遷按察副使治兵維揚督學中
州已晉參政治河淮上爲世聞人凡三以其官贈太公
至中憲大夫太公別號柘溪大水田故柘塘地示不忘
故也人稱之柘溪先生李生曰余先世亦自吉水徙蕃
太公同里人高王父卜善地而葬形家往往稱之然必
四世而後興太公莫年卜葬地不二十年子遂通顯何
興之暴也夫捐千金產與其弟獨持一編書跳萬里外

能使徒衆贅聚斬之蓬蒿藜藋而處焉高其閈閎又抗
志物表卽茂才與等不屑爲也其才諝操行度越人遠
矣語曰人傑則地靈詎不信哉

張駙公家傳

卿比部張公純字某金谿人也先世自鄱陽徙東鄉箸
嶺宋紹興中以明經教授撫州者曰啓新寄邐金谿土
橋嘉其風物之美遂築室而占數焉勝國時有爲興同
判者其後人布衣賁和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三傳生省
菴居士獄爲娶孔生公幼沉靜有崖檢羣兒嬉戲者不
屑就也進止如奉表識甫齔從楊先生受易質疑問難

必晰乃已甫髫取大儒所著蒙引存疑諸書檢括參合
同學高第艾令君樂司馬稱善居有頃父以食指衆命
諸子析箸公叔子也伯仲故幹家有成勞蓄積餘業而
母又憐季子田宅美且便者以讓諸兄弟脫身介居當
門屋三楹蓋茨不翳風而漂搖無箸色久之將更乘屋
而父察公貧語諸子吾所餘自贍粟可百斛囊可十金
子叔爲助病獮留復屬公若作室毋左意以左于祖載
道迂回故公諾父卒過慟殆不勝喪諸猶子復分前金
與去中堂左廣而右南隅有曲巷親知匠氏皆曰若無
偏左如翁言則東廂無立錐地非制也何以居子孫公

必不可大人言猶在耳爲子孫計而逆治命安用子爲卽杜石無所虛懸其上夫誰曰不然季躬多酒過愎而好勝徵怨鄉曲儇子成貿首之仇在其掌握中數矣公常左右翼蔽之寃解山林與季中分差廣三之一而材殊鮮季鄉豪勢排迮懼爲揃剔請公相易從之後三十餘年豪死而公樹木長季請得如故宗老怒曰何取約束紛更之爲始提空名以嚮兄而欲厚自託已乃棄言乎義不受兒女子所詐脅勿予公謹謝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是區區者何足置齒牙間在彼猶在此也割三之一恣所欲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束髮砥礪名號自首彌敎不侵侮不好狎風標秀舉甚鄙望之却遠又能回容宥其小失婉顏和辭底裏上露人人以公親已有爭質責負者悵然噤口衣無兼副木器無文美藜含糗終身不改其樂而事親溫凊奉引無不度也旨甘柔滑無不備也事神吉蠲爲饎無不恪也賓朋慶弔酬往無不具也吳天禧隱其田賦猶子其籍中家坐是敗會籍田吳遣人私啗公勿言公長吁之瘠人自肥不義規小利而重困猶子不仁我弗能忍見也君子謂公於是乎君子外舅外姑家溫宿而恥下人居邑屋或言祿命不及中壽且無子心慍遂爲無豈省博

手困矣公計米鹽薪水之費敕守舍兒日走邑中供給相屬于道十有六年不倦旣老逆至其家朝莫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陳翁嘆曰生男不如生女信然比歿年皆九十棺殮封樹祔家廟血食于今不衰褚無長貲而好儲稗官野史星曆醫卜之書朝夕披覽帶而鋤乞薪而照看麥而漂截蒲編柳而寫無讓古人猶以儒不成名事乖志負爲憾諸子中才叔子而督課之師友盡知名士避寇汝東與謝文部鄉其弟登州君財總角執覗之曰此謝氏芝蘭玉樹也令叔子同席研書李覩察劉孝廉皆諸生見其舉子業好之因爲仲子結社親脩具

兩人先叔子偕計吏意不無小望然數寬譬叔子趨舍淹速各有時耳毋謂我旦莫人不能待也公卒之五年叔子舉鄉書成進士所心儀四人者內外皆驗獎訓士類識深甄濟時人以輩前世郭有道云舊史氏曰豫章諸郡大儒輩出蓋有金谿之學焉始未嘗不急躬行末乃徒託空言也張公不忘親命不揚季過沒身不衰孝弟哉令子夏氏見之必曰已學矣叔子名廷相

井陘霍氏家傳

井陘霍氏蓋文之昭也封於霍以爲氏子姓散處三晉間由平定遷井陘者自鰲始鰲子友剛友剛子英英子

尚德身七尺眉目如刻畫髭髯長美有園在東坪人號之東園公客問將自比商顏之䏻乎公奮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豈以古今時代爲限搆屋園中讀種樹書而慕之其東房陵之李其西太谷之梨其南緩山之桃烏枇之柿其四隅文杏櫻桃之屬皆嘉種朝夕率童僕抱甕汲而溉之封土樸蟲除莠剪蔓華實繁盛爛若披錦碩大甘脆北土所無環視而喜橘奴千戶侯安足道哉果熟時先采以薦祖考次以獻邑大夫博士次以餽三黨尊宿若賓友鄰里而召諸衿契張幕園中爲十日飲覩者不問姓名恣食之或笑公諺言十歲樹木百歲樹德公誠善樹顧德安在公掀髯大笑吾果與人共之不取直庶幾德之小者子朝用是爲吏隱公幼慧過人父爵之曰汝宜學儒見用于朝因以爲名退而縛雞書案之足雞鳴輒起受書遂爲邑諸生學使者按部試士忽疾作不能就試學使者疑其非實黜之已而病間冠庶人冠謁父父恚曰令諸生冠而從此是爲下喬木入幽谷矣輸粟拜爵一級郡大夫聞其能記下縣使攝倉曹公不可郡大夫慰之若無靳孔子嘗爲委吏矣乃就列三日條上利弊若干事郡大夫稱善胥史以下毋敢爲奸利者公脣髯類父白皙鴻碩好乘白馬駷而過市有

工姑布子卿術者目之曰白馬生仙仙乎大類吳市門卒公謝曰仙則吾豈敢吾姑隱於吏耳人因號之吏隱歲時數休沐省覲二人而以四月十有四日生仲子岱或謂與呂純陽同物可施財益壽公言吾家無長物東坪收麥三百囷西坪棗百餘株悉以乞族人行人日此吾兒湯餅會也其豁達如此會東閣公生日歸上觴留其僕張斗于倉曹所郡大夫詰問斗倉粟若何今有幾斗不能對予杖創痛數日死斗父踴門而詬汝飲酒樂而令吾兒代汝死乎公聞之驚喪匕箸痰驟起咽如車輪轉召醫藥之不受卒先一昔夢道人赤肚子攜其手而吟曰免葵無草蟻酒無水一人來叩絲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歲爲癸酉識者竊道人蓋隱語癸酉命絕四字也是時岱甫二歲其母楊節婦二十有四歲將以死殉東園公涕泣而道之立孤與死孰難毋第以一死塞責楊乃已每歲首則攜之立門中而刻識其身長短已齔出就外傅東園公多名田以田賦出馬上之太僕歸而詔其孫吾見長安中貴人心慕之率以儒業起家孺子勉之哉公唯唯既娶婦生子矣業不就東書長歎太父老勞毋尸饔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復不相見五鼎安施毋曰然遂受十一行賈淸源息恒三倍養太公太

母因母無所不豐潔而更繕治其室爽塏華整東園公持杖往擊之無以土木勝人公以故撙節退讓富而好行其德兄獄有遺孤季崑困于酒皆減産幾無以自存周之百方宗有繫縲紲非其罪者賄而出之或探囊胠篋而逃付之不問里兒蔡强孫定昔若而人負租粟悉焚其劵高萬岳宗仁譴若而人無家無後調棺殮立義冢葬之市有被髮而走者尾之出郭則雉經林中呼而下之若非郝氏子耶乃公力能居間何至此邑城西孔道秋水時至行旅滯淫出粟百石錢五萬爲石堤捍水利涉至今晚而好弈豁然大悟誰謂弈小數也哉夫世

閏事强弱得失何常之有智以權變勇以決斷堅忍而無見小利吾持弈以遊人間世其庶幾矣庭有五槐朝夕婆娑其下以槐庵爲號槐庵公四子長曰美資是爲石亭公從盧生學易旁及諸經史下筆數百千言藻爛泉湧總角爲諸生侍御史凌公按試高等子廩食燕趙之士負笈執贄甚衆吳鱗輩其著者也屢舉京兆不售而冢子鵬穎秀過人盡出藏書授之曰儒者多文以爲富夙夜强學以待問不此之務而尤人不見知舛矣鵬如敎萬曆改元舉於鄉公嘆曰兒以我故成名我乃不見收夫力不可與命衡也今始驗之矣空自苦奚爲時與

所善友人幸酒宴樂步登白華山酒酣耳熱擊筑高歌揚揚自得也三年鵬成進士爲路城長子令則槐庵公尚無恙傾筐篋界之爲官中費毋傷爾廉用是所至顯清白聲而石亭公角巾布衣偕平頭奴子策款段往視令徼行徼問治狀邑人不識爲令父也具以狀對入邸呼酒自勞令不愧爲人父母吾不愧爲人父矣考績奏最敕令中得封石亭公如子官謝曰吾不能致身青雲之上以其貴貴吾翁而乃以子貴耶辭不受無何有母喪哭之毁三年不御酒肉而虞傷槐庵公歡招客善弈者虞侍之數馬揚觶誹諧呼笑酒如澠肉如林不以服

閏爲解也諸昆弟息父之業賈清源或折閱卽以鵬俸計續食之餘若奉稍助之從子鶴儻蕩不事家人産禮嚴師督課供束脩筆札卒以善士稱有陽爲人後而私其産千金約衆書契丐公署押公怒是戮相之圖所不容也亟去毋汙我鄉蘇孝娶子婦嘗貸公金不能償復將鬻婦遠取劵歸之歲壬午居長子憱然不樂語鵬吾往卜長安日者曰勿問祿命厄在壬吾其歸矣歸寢疾三日卒槐庵公及見鵬爲廷中平爲司寇尚書郎爲汲郡守士大夫詠歌頌禱盈帙持以侑觴依依不欲去公趣脂牽我幸健啖有如人呼君良哉二千石我當益加餐

詩所以治郡者曰富之教之孔子適衞兩言耳夫何加
焉一日撫其庭中槐太息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未幾
疾作子孫進藥不嘗而與之訣凡三事無廢耕讀無忘
忠孝無厚葬遂瞑鵬今爲僉都御史有嘉聞累贈祖及
父左布政使東園公子一人年九十六吏隱公子三人
年四十有七槐庵公子四人年七十有九石亭公子二
人年五十有二舊史氏曰異哉天之祚霍氏也吏隱石
亭兩公始爲儒不令竟其業又强死抑何左也東園公
槐庵公壽矣奪其子孤其孫饗其婦損歡樂之趣爲多
又何靳也高年人所時有霍氏間世而見若取諸此以

益彼又何巧也楊嫗以饗抱孫之子適觀厥成葢男子
所不如又何觭也生物不測儻此之謂乎要以無親子
善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固無論遲速耳楊飾婦自有傳

董太公家傳

董太公名萬斛大名府開州人也其先家山西之澤州
曾祖其雄于貲賈魏博間成化朝族有戍上谷者以軍
興詞疑慮愒族人更齮齕其其奮曰大丈夫豈必守故
丘可生活耶去而進之遂家開州以其籍自占再傳至
太公與其伯兄脩業而息之帶郭千畝畝鍾之田馬蹄
躈百牛倍之羊彘五之棗栗千樹葱韭千畦他果蓏千

鍾薪槀千車酤千釀子貸金錢千貫布千純鼎食擊鐘
乘堅策肥豪閭右矣而獨好行其德解衣衣寒者推食
食餓者自三黨以逮四鄰有差等其於絃誦之士宴加
籩幣加兩故太公在布衣中而士尊事之不敢以賢知
先四方慕義者集其門如市既舉子觀察漢儒而材之
使就外傅曰吾能爲博士家行孺子當爲博士家言觀
察遂以其言舉畿閣舉南宮太公喜孺子言效矣行顧
其言可也且吾先世逃民至汝而列薦紳何以承之約
己愛民平心處事此八言終身可也觀察謹受教司理
河南以明允稱考最封太公如其官太公服章服頓首

於先人之靈尋篋而以褐寬博徒步從田父飲田父遜
不敢當太公大噱吾豈以小兒輩驕人久之觀察以高
第應徵當授臺省太公私念臺省者與天子宰執相可
否脫不當責四面至矣已而除計部郎乃大喜既榷稅
吳關太公勑以蠲苛政寬商商更輻輳所入浮故額以
治石堤太公復稱善而會島夷蹂躪朝鮮特東計部郎
治餉時郎以南方卑濕有河魚疾將上書乞小休太公
趣治裝此事關國家安危兒何可辭觀察淹衈海上其
母張孺人思之流涕而太公時慰藉之兒自策名委質
非吾兩人有矣有孫業爲博士子弟員與兒膝下何異

三年島夷遁觀察以治餉功受上賞尋拜分巡濟北之
命歸而觴太公太公勞苦之已復言山東京師股肱地
其民任俠易逞孺子善御之凡二年齊人玭賴之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而河大南徙徐邳漕不通復用觀察督
漕太公移書言河決而防漕病在喉舌徙而嚙　陵園
病在本根此其重視島夷患不啻倍蓰孺子勗哉其年
上建元艮太公封復如觀察而毋恭人太公始稱老恭
人少太公二歲自觀察登朝太公未嘗就官邸吾所不
足者非祿養兒所有餘者在善養觀察不敢以官中絲
縷爲太公壽而謂其所如李生今爲人父而以子貴爲

人子而以親壽祝史之詞可束牛腰聽者厭矣子其爲
大人傳將以貽後子孫考世德者有所徵焉舊史氏曰
令巖穴處士之行貧者不飽糠覈義不茍取富者以能
施爲貴德不出里閈未有習當世之故坐而策事者也
董太公教其子當官入爲郎出爲李爲憲臣司榷司餉
司漕成敗利鈍瞭如指掌其醞藉宏遠矣生而不有爲
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太公其人與

劉太公家傳

劉太公者名宗伋保定之新城人也其生前一夕父月
夢神爲言畀爾貴子子以子貴覺而異之不能解詰朝
舉公狀不類常兒長而多負有威重好倜儻大節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其人强有力恥爲之下必折之其人慈
良寒畯必善遇之其人爲不善色勃皆溢必數責之其
人急難必傾身周旋之按古方書爲行餌濟病人全活
不可勝計竟不問其姓名于古嚴事漢關忠穆建祠舍
西巳于舍北祠玄武各瀝公非其鬼而祭若何公曰是
非乃所知詩不云乎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吾以攝吾心
耳初治經生業以意爲師與時尚左去之讀金版六弢
工騎射應武舉以所對策斥指朝政不錄而會房山有
與人從之游隱居上方山及諸蘭若跏趺禪閉修心煉

性不復有豪舉態矣伯子時濟爲諸生所師友皆人倫
選負笈行脩之費公牲其恒產以供無乏久之成進士
爲鄴令鄴民困收事而巨室冒非所宜復租者近萬石
令不敢問以質公公勅之曰吾在布衣之位剛亦不吐
令者百里司命御强禦而矜特之不卹惡用令爲時濟
奉其言汰之鄴人愛戴令若父微知其故則更誦公衆
父父也時濟以治行高等徵入給事中朝多秕政欲有
所陳說懼得罪以貽公憂公言吾生平慕朱雲之折檻
馬援之裹革恨不逢時
上幸以小子令鄴最疏爵而及老夫比于外臣將假手

小子以報君恩即碎首玉階有餘榮矣時濟謹受教後先封事凡萬餘言而會宫殿遘災國本未定時濟詣其僚詣政府請先上疏百官伏闕號泣隨之政府揖謝君言幸甚第恐過急耳時濟厲聲曰先生無乃過緩耶已露章劾政府不法事坐謫海濱海濱斥非北上所宜時濟戀戀公不欲行公勖以大義小子委質公家故非吾有且夫諫而得罪至死猶有生氣况薄謫耶謫無何上悟小子言不難逐鼎鉉大臣豈必交戟之内可申其志哉而公年七十有九忽遘疾時濟因是以左右就養卒得受訣侍含殮里人奇之以爲公受與人方宜壽乃

閏

爾或曰神不見夢乎天授非人力也時濟名道亨有弟四人與子孫婚姻具魏中丞墓誌暨史氏曰往余官大梁以督漕過鄴給事方報最得封太公如其官則輦蹙而言父曰莫人耳史臣不時具草奈何余曰其太史文可卒辦盍往求之比其返也給事色喜迎謂余如君教老父幸已拜命彼一時也庸詎知有今日太公榮辱生死不介于懷行所無事順受其正故身隱而終貴見其子爲邦司直名震天下萬里遷客得從容田野以奉親終豈偶也哉彼愛子者不欲離膝下事君者藉口親在不以身許人較太公父子竟何如也給事生十有二歲失其母王孺人迄于今傷痛切至四方薦紳學士爲誦若詩表章之者數十百人余悲其志附見大略云

鄒次公家傳

嘉隆間海内多理學之士不勝舉矣莊生有言儒以詩禮發冢此中士也下者竊國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耳其上者行不掩言不言而躬行吾得之鄒次公作鄒次公傳鄒次公者名夢龍字夢人也父貧就食漢川七年歸貧滋甚次公方齔常夜起操作以爲養依其子中沐茅而居之甲語侵其父次公奮曰壯士寧終溝壑哉無爲人所辱去之并日而食顧其好學日益勤年十

閏

九補邑諸生邑諸生所誦習不越舉子帖括次公獨博極今昔稗官野乘古文奇字無不窺也其于邵氏經世蔡氏啓蒙奇偶分積之數杳眇汗漫之指尤刳心焉邑令聞而禮致之師塾次公抗顔極論得失無小諱令若子弟嚴重之邑有大祭及大饗會必先至涖事衆聚而譁浪必割席坐進退不失尺寸令黄固已目攝之欲省其私會大雪綿蕝既具雪沒兩屨中夜使吏導次公盍姑由甬道往是誰知者次公不可黄聞而嘆曰君子哉不爲冥冥墮行矣有招入講學會者謝不應杜門作日錄錄日所行事事無巨細其善者志以白其否者志以

黑久之皆白座右書趙清獻公焚香告天語而旦夕行之迨老如一日倣朱氏禮爲祠以栗爲主爲櫝以今俗節代古四時祭列四世生忌辰于祠届期齋戒奉祭其居父母喪孺慕柴毁不茹葷旅行事其兄撫其兄之孤必依於禮里中少年非笑之敖然不顧性不能容不善即無論令之人有過而數之其詩史至貪佞奸慝輒髮上指手擊案詈詬不休左右咸辟易以故自六戚及授業弟子外鮮所延接而中實無臧怒宿怨又好賑人之急道見僵卧者以告友人友人曰是天之戮民也死晚矣不聽脫衣纊綿之而遠方之民僞齋裘扶杖而泣親

死無所歸走告所知爲之賻衆誚其愚次公曰吾盡吾不忍人之心而已君子可欺以方唐何患嘗欲爲義倉置穀以贍族力不足而罷伯子觀光既成進士里人以百金可居間艴然不悅曰伐國不問仁人吾寧有不足所耶而以汙我其人踼踖而退而手書貽觀光吾嘗夢二百年間成進士者惟程侍御與而兩人而豈以進士能爲也重耶士固有進此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沽名而名立不矯行而行高孺子勉之哉次公少雅意天下事字曰叔見以見志中有不平時發于詩歌其經世才微具于余蘭集若學册易說居家錄諸書晚而懈

然曰時不我與矣何所見爲取乾初九之繇更字勿用別號潛野疾革夢儒衣冠而稱仲由者贈之詩箴曰是吾之所畏也將從地下遊矣遂卒李生曰孔子之設科也因材而篤二三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諱所短不誣所未至夫其得仲由而惡言不入于耳比于欒侮之臣正不稱高弟哉然而由也言不讓不闕疑鼓瑟于門愠見于陳喜于浮海不悅于見南子之屬終身于不忮不求之境往往洞見情實不復彌縫故孔子救失長善達才成德勿欺無倦兩言蔽之矣今之儒者大都諱所短誣所未至莊生之所謂竊也其繇此夫余聞鄒

次公行事想見其爲人不狎不順利不疚勢不詘行行類仲由氏至死無懼色定力與結纓略同要以質任自然無諱所短無誣所未至暇瑜相發可以爲成人矣假令與俗儒游處習貫若性亦瓦全耳安足道哉

周太公家傳

周太公名冠字惟瞻無錫人也其先出春陵有官兩浙宣撫使者望定濂溪先生孫始家無錫子孫若著作郎執羔二聖通好使次說參政伯琦處士與乙第前提令慶二綱運官均禮均禮子允常允常子澤俱有聲澤三傳爲處士漢是生公漢倜儻有大節與夜投金者呼鄒

人共逐之家以故益貧旣生公法相殊異年十有六從
世父二峰風雩兩翁受春秋晰晰大義而王父母具在
又曾王母二人叔若姑弟若女弟五人無以餬口乃棄
去逐什一以供仰事俯育一門之命縣於孺子矣二十
受室于樂未幾卒繼室以鄭甫三日削衾衣佐賈宗差
增於往兩曾王母踰八十王父母踰七十甫卒治葬與
祭備士族爲五人者治婚與嫁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
而誠若有美而文而減若父受成事而已曾王母卒執
其手而詔之孝子慈孫惟若一人若尚無子吾請于帝
昌若之後以繼若志則子繼昌所繇名也比執父母喪

哀慼路人無不雪涕葬祭倍敦諸弟受成事而已以父
命食指衆析箸至槊外侮償官逋賑字其孤寡唯力是
視恒曰五服之親猶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先人
圖書云何而何間之有祠墓失其處者修明之宗人困
厄者周之鄉黨鄰里有無通共捨齒脩救焚溺不可勝
計所衆獨子而傍然敎之嚴五歲口授書夜然燭寞然
漸必竟業乃罷屬文必伺師友所點竄若何而後即安
家闈閫室必反鎖不得窺外戶郡守施公月一試其子
必載小刀俱往吳俗故好靡麗爲子治衣冬木棉裘夏
枲衫時加澣補焉跬步失度輒孰何之子年二十不偶

於里選無慍色已爲諸生試高等已舉京兆第一人成
進士爲春官尚書郎爲督學使號清華之選無喜色子
初第亟勵之無負科名除籍部郎亟戒之無潤脂膏郎
佩其言捐不急之作汰冗食于石幾爲閹人咸里所中
再除祠部郎使唐公春秋七十矣過里爲壽學士大夫
歌賦誦祝之辭以奏故事封公如其官麗糲緼賁不忘
故素子以九門工賜金幣治衣一襲奉公寶之篋累年
不啓少嘗爲其所侵子請究聽公笑曰吾不復省記矣
除夕走姑蘇脫徐某于難以金謝謝不受郡守王公賞
拔子特甚客丐子居間公艴然是何言與乃入吾父子

耳邑禮公大賓强一再赴後數以出亡爲解浮沉里閈
雖厮役庖養不名其名見少年儒士下之微時布衣之
交攜手徒步過從無厭鄉人服慕公高誼益爭歸焉有
鬬鬨片言而媾是用不犯于有司宅旁築小圃歲强半
居其中親戚情話一觴一詠自謂奕鴆之樂不啻此以
是子宦四方御安車擁鍾鍾皆不就鄭安人相公爲德
四十年不及稱命婦以沒心傷之自是寡歡趣後八年
亦卒子即繼昌字文伯督學晉楚得士爲盛故事禮曹
郎以僉事爲平進復在楚南三苗舊壤布播之師起區
畫兵食項時而辦前後積資十年不調考益敝如垂旋

徵面余時嘲之屢推九卿見格最後稍遷參議遽以病免其趨操如此舊史氏曰余與文伯游朝莫見一出言而不忘父母已讀祠部公行實文伯學優仕優率秉於貽穀非此父不生此子善則稱親宜矣

胡贈公家傳

胡贈公名世晃字大周宣城人也先世宋邦衡公家廬陵五世孫明定公徙高溪數傳至前溪公友祿益弘先緒有子四伯爲鄧州別駕公世臣次即公叔世泰季世興皆豪舉獨公不樂榮進弱冠棄去博士家言務爲躬行君子居恒稱天命靡常日鑒在茲所行事必可對越

在天脩父故業而息之然恥夫逐時如鷙鳥者聽其自至賈乃更贏而好施比閭族黨沐浴膏潤爲多其於矜寡煢獨尤所加惠時傾橐振之貸母錢者薄取子逋者積歲不問久乃忘之矣其以牛貸責既予券復奪牛歸公笑曰吾歲所不收寧直千牛而豎子何不以情相歸而行詐耶胡復六久粥其田陽爲具幸公况之坐定言取田而削故直强半輒鍵戶瞋目出不遜語公笑許之諸子靳之將報侮公復笑曰吾空洞腹不能容此一夫耶治室得大木而族子斷而瘞之藝麻其上迹者得而出之則挾其老母相抵公曰家人不解事誤掩而田中麻倍酬其種已而奪牛者與族人毋死無所藉口爲難公語諸子吾今乃益知小不忍之產害大也無衆寡無敢慢上帝臨汝孺子戒哉東庄歲入高廩皆滿明年饑無賴子縱火焚之鄉鄰爭來救因以勞救者已出糶用賤賈全活人以千計縱火者亦遂剪焉傾覆矣秋斂時鼠竊往往而有公勅守者吾聞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彼餓夫所竊幾何而拘執之僇辱之且被此名以死也終公之身未嘗捉一偷詣吏人號爲真佛與人無片言郤非意相干宛曲就之足不入城府郡倅某刑名繩下峻遽公衆爲公危比入對察言觀色知爲長者揖公出

家居非慶弔大故不涉戶庭不徵逐飲食不輕受人餉伯兄判易鄧兩州以書召公公謝辭曰田野之人手足木强不堪與官府客周旋五十謝家政事產寖衰貽籍之者寖衆若弗聞也叔子文部舉于鄉報者踵至公正卧文部以告唯唯而已復卧鼾聲如雷其寵辱不驚若此郡舉鄉飲博士與弟子禮公上賓又援詔以高年賜爵固辭元配何安人舉伯仲兩子男之產數千金比仲安人生叔季一無所遺或請均產公不可知子莫若父伯仲有待者也叔季無待者也已而庶助遊者復有少子則謂叔子此子也才亦無所須伯仲是在若教之何

如耳叔子奉其言于今兄弟翁孺公已耆方舉叔子行年八十有六猶及見叔子舉進士人以爲厚德天所胙也素健無疾不省藥物嘗自嘲曰吾施不擇人獨醫缺如好稱引諺俗詩訓子姓曰三日不彈手荆棘三日不譚口荆棘子孫賢何用田子孫不賢何用田此中有至理卒而由之終身不盡初以叔子贈行人再贈禮部儀制主事郡邑有司博士弟子舉鄉賢祔食孔廟叔子名國鑑爲文部郎中以文學方格稱于時舊史氏曰莊生論道術老聃以濡弱謙下爲表受天下之垢嘗寬容于物不削於人以余觀胡贈公其行事實然夫非老聃之

術也在吾儒一言以蔽之曰讓胡公能讓其子似穀兄弟相好無相尤也可謂至德矣

李贈公家傳

公名朝先字君寵朝邑人也生而慧解人意父抱之膝止授孝經輒成誦既長魁岸方顚廣顙眸子精光注射饒鬒而美觀者屬目畢下之而以父卒食貧不竟儒業又與其伯仲二兄析箸以次養母浹旬而更然有觴酒豆肉若瓜瓠果蓏一味之甘不敢先嘗必數奉母而屬其婦曰母老矣古人惜三釜之不逮即三公不易一日養吾忍以貧儉吾親負大憾沒齒乎見餓者輒貿然來輟其食食之若溢米尺布一錢無今徒手去居恒自嘆夫靡食媮衣鮮車怒馬猶且日夜窮當生之樂如或不及況夫操瓢而乞者何能堪此嘗以昧爽出門有數當道履觸之手拾而意量必遺金也立俟之不去已金主至泣而號公問金若干數何色驗之良然遂歸之不受謝卒不詰其何許人于書初不涉獵而意與所會矢口成詩登太華倏然有天際真人想因得句云煙鎖千峰秀瀑飛六月寒登臨聊一望端的小長安作者稱之生平無他好獨善洞簫不由師傳濬發巧思或緩出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和平而婉麗或淒唳而酸辛或直

遂而簡潔或繁縟而廣衍或慷慨而噴勃或規摹而度擬或將斷而復連或欲肆而忽斂或倚茂樹或陶嘉月窮變極致駭耳娛心而審音者以爲五聲六律中於天則南郭子綦有言聞人籟未聞地籟聞地籟未聞天籟郭象以籟爲簫公人貌而行天是爲天籟其與不學詩而能詩道一而已既舉伯子朴而督之學夜分爇火母紡子誦公亦繹其腹笥前言往行與當代賢公卿將相故實詔之曰吾憶若王父之望我深也且死以訣若王母兒有奇相有遠志必觀其成而往憒迄今無以見若王父地下兒幸勿似我勉之哉伯子王父名廷珪母韓

繼上官並有婦德母弟杜厥薄博士家言而習金版六弢精騎射為隊率東征倭與兄齊名余讀王子淵洞簫賦若慈父之畜子若孝子之事父一何壯士又似君子異哉李氏父子兄弟四美具焉古人削鐻斲輪賣漿胃脯承蜩飯狙薄技賤行聲施到今弄玉蕭史吹簫乘鳳事不可知周絳侯不嘗為之耶李公不劣古矣伯子為諸生而公業不祿輟進士聞母病請急不待報坐左遷倅州事稍擢鄞郡李母卒服除除太原三年奏最贈公以其官母孺人伯子慟父不逮祿又蚤孤不悉其行事而志朝邑者閭里田野細人片長畢錄乃不及公述公

大較使傳之余是以詳著于篇舊史氏曰人言李公還遺金小善耳慶祚流於子孫抑未見華陰四世三公者僅飼一雀也要以是心推之行事當無所不厚李公不問遺金主名不望報此為陰德天所篤右宜矣

梅太公家傳

梅太公者江夏人也名周庠其先金陵人以從
高皇帝渡江功拜羽林指揮使靖難時有文煥者戍施州過江夏樂其土風卜居焉孫景由薦辟為昆明丞以廉吏稱少子郡諸生紀娶于馮生公公幼弱不勝衣父母憐愛之不欲苦以學一口過鄉塾見塾中兒為禮容心好之歸而問母兒生幾年矣曰六年矣曰何不令兒為塾中兒乃就外傅舉止有常度羣兒恒以嚴見憚九歲受毛詩多所開悟里中鄧孝廉一木召居門下有老友之日焉學使者南溪張公都試士公方嬰疾父母匿不以聞其友私語之蹶然赴學使者所門闔矣疾呼不絕聲張公怒曰何物鼠子敢爾置筆研廡前趣具草亟取觀之深加吟賞遂為第一名大起諸從授毛詩者日衆會歲奇七舉不第嘆曰人壽幾何余安能從諸少年角乎上書謝學使者去學使者慈谿顏公強留之不可屬有詔察諸生質行著聞者賜爵為儒官以公應詔于

時子開先兄弟舞象勺聰警過人公未竟之志默有寄託矣開先舉于鄉五上春官成進士而開盛為諸生名與兄等開先捷報至公不知於色食罷徐進使者問狀賓客調公欲學謝安耶公曰適有他思忘之耳公既大耄且得以子貴然意氣不改其初時語二子刑罰不可弛于國鞭朴不可廢于家予猶及見鄉人陳少保其僕虐使市人市人以訴少保榜僕至百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亡矣夫故與蕭秀才霈友霈倪市中居妻當產俗以產自外來者為不祥主人逐使去公灑掃別室迎之三日而舉女復調護其妻市主人自愧里中自是無復

近殁來賓嘗師鄧孝廉無後族人失其墓迹得之爲刻
石道旁歲時展謁若家人禮嘗行得遺金坐以待失者
出金還之不問姓名其人頓首謝曰我史吏也有故人
爲令歸置酒召公供張華整公不悅始吾有虞於子今
如斯而已乎令愧謝公亦絕不與往家財自給而好施
戚黨婁甚者度其用若干日應之米鹽瑣碎不勝其煩
開先問請曰何不多與之使自爲食公言多與之彼必
多費多費則不足不足而我坐視之不忍更與之即我
變矣不如日給之兩得也風月之夜舟行如駛衆皆熟
寢獨披衣坐果有溺者賴以免與開先宿齋中覺心動

聞。已戶外兩縣徒掠人刃在其頸得解其爲陰德類此往
往多靈異之狀學使者以施州新設學檄移公施州公
至念母遽治裝還病七日不食中夜見二道士其一象
若純陽眞人者指公示其侶明日巳時舟人當有難汝
善保此人公以告舟人皆嗢噱爲囈語至朝舟覆流十
餘里俄起衆羅拜非公幾葬魚腹過夷陵山道暍忽巖
中老父出曰此有甘泉掘之泉湧出次望州鋪僮僕聞
咆哮聲甚恐公了無所聞自疑豈充耳耶比曉郵卒言
夜有群虎鬪兩虎死覘之良然又夢神擁十數人伏地
下若崩厥角稽首此公所活者忘其姓名惟一二同學

少年差堪識別耳開先除太湖令過家拜公公喜曰兒
治去家六百里而遠何異在膝下公家之事子爲政私
家之事我爲政勿相及也手錄當官箴數十事詔之亡
何病秘不使子知子得狀環侍公而泣公笑曰朝必有
暮生必有死生寄死歸而翁幸歸矣因寫照題詩其上
詩旣爲里人所傳子請治命曰努力明德勿自侈大沐
浴整衣冠閉目西向異香滿室中婦子呼之搖手令勿
擾久之鼻洟垂若筯遂瞑始在髫齔夢天門開有朱衣
人金書篆簡授之不息則久久則徵卒之日年八十有
二考終命信有徵已舊史氏曰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

聞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明則人幽則鬼神鬼神天地之功用感應禍福理固非
誣淺見者距而不信祟有者執而不化弔詭者侈而不
經行險者假以徼倖鬼神之說流生禍耳惟知鬼神之
情狀然後能以神道設教余觀梅太公積行累仁篤老
不倦終不伐其德可謂謙矣數獲神佑卒秘不言非其
子莫得聞其沒也復禁作佛事可謂知矣仲尼不語神
敬而遠之太公殆庶幾焉

祝生家傳

祝生子厚者名世德浙海寧人也王父莘父繼皐俱起

家進士萃官衆知政事繼舉官司馬尚書郞舉生時有
異徵喜曰吾先世德不薄得子而益厚故名之世德字
之子厚里太守侯公聞其啼謂司馬何物寧馨我不得
爲子雖然若亦不慚爲父比長父悉發藏書授之讀聲
如出金石中父埻卒從苦由間雪涕受書與身等年十
七爲邑博士弟子員屬文談藝卽宿儒爲之下邵比部
經邦者嘗彈劾故相張永嘉罷歸盛氣多所陵折獨心
才生以其女妻之郡守嚴寬試生文大驚此天下才也
會母喪以介特持門戶甚苦奴產子負緣爲奸利稍稍
廢業久乃自奮吾先世率以經術致身奈何辱在泥塗

且負吾舅相攸無以報兩太守知己鍵戶下帷壹意脩
博士家言久之負笈從檇李戚少卿元佐學是時士方
馳騖莊列諸家弔詭鉤深生弗居也一切準考亭訓詁
本原六經然卒不爲有司所收諸少年脩隙持生轉急
生困對簿病矣客或說生鄉里兒捐千金得一官卽郡
國守相請謁公行何至褎逢掖終老生笑曰寧爲雞口
無爲牛後家有汗血千里足竟吾志蓋其子以庭垂髫
風氣日上矣構樓室東隅出故業訓之月得四十五日
東有開明雞三號以興以庭舉于鄉生遂謝去方伯髙
其義賜爵一級不拜以庭上春官生送之與門執手踟

而嘆吾與若欲共聽東樓雞聲何可得耶以庭怪其
言不祥明年生病病革顧謂中子以應而翁毋以遺汝
弟先世遺書萬卷耳念之無忘遂卒年才四十有七以
庭既與試忽心動趣歸歸之日則生卒日也生山澤之
癯若不勝衣生平誰訶不及犬馬夏楚不及僮僕而慨
慨有大致事伯兄甚莊歲時治酒就花下共飲必盡歡
乃已從子以庠爲愬家所螫傾家爲解叔母孑然嫠也
迎之家奉養沒身宗人逌租舉槩就槩見而咨嗟涕
洟質名田予錢家代輸頃光祿錫者王父甥也善生爲
買居室不責償生數語其子人有可忘有不可忘以庭

既爲孝廉擕之拜光祿墓割有司所辦裝付其子孫卒
十三年以庭舉進士令祁門贈生如其官生居恒稱諺
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夫屹屹明經爲得金計鄒
魯之儒若是乎以庭奉其言令六年家具不增于昔部
使者薦書滿公車矣曾史氏曰余兄弟同祝氏成進士
者二人悉其家世圭組蟬聯獨子厚以諸生兼述作功
是爲難耳叔孫豹稱保姓受氏世不絕祀此之謂世祿
何國蔑有子厚以諸生兼述作功非德何以將之司馬
公命名意長遠矣凡祝之士不顯亦世良有以也

孟太公家傳

孟太公名舍寬字某濟縣人也家世受農與其同里會
耦爲耦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秋斂登穀之日有遺
秉滯穗與貧者共之遇人無少長觴酒豆肉讓而受還
祖席之上讓而坐下道路之間讓而趨右不使侮不好
鄉[illegible]苟訾笑不食已諾慷慨好施年饑人假粟一鍾[illegible]
載穀於門不宜已惠或指困授之伯倉四二十頃悉以
給從弟所焚券不能償者累千金或曰如傷惠何公笑
曰人無求我我斥散不計千金況以緩急歸命是區區
者寧足惜哉由此鄉人雖婦孺稱孟公善人每社推爲
祭酒逡巡不敢當會有詔民孝弟力田者賜爵一級三

老以公應詔公曰田舍翁多收麥輒高冠若箕以娉鄙
小兒吾甚愧之有司鄉射禮延人賓固辭不赴令丞博
士莫能强也教子若木舉于鄉弟南宮故事樹檝于
門木率取諸舟人費百許金公不可自市木以克俗喜
相墓術士轉相熒惑久不舉公行田得地面南者喜
曰令吾親向明就日可矣他何知術士過其墓佳氣鬱
鬱葱葱驚曰此非人力天所以胙善人也墓傍地地主
以售公而豪奪之卒不問鄰有鬬鬩譬曉之百端飲以
醇酒必解構乃已既以子貴封如其官龢秩與仕者等
有司千旄過從爲一報謁啜茗而退無一語及私年八
十有四神王如壯夫二三朋儕年相若者月有會當晴
美日出遊諸勝談道論心俗子以求田問舍進輒掩其
耳諸子諸孫衣冠文物就養無方濟人稱福德者罕出
其右矣若木名楠舉戊戌進士爲郎爲郡守以清正聞
所輯古今格言身實踐之得諸父訓爲多贊史氏曰濬
故衛國地淇水在其界中衛風淇澳美武公之德曰如
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以今觀孟太公
行事寬然長者有睿聖之遺風焉其年大耋亦近之蓋
所從來遠矣

袁封公家傳

袁封公名某陝西鳳翔縣人也以伯子邑令應春封如
其官復以季子叅政應泰封司空尚書郎公父鋭事母
以孝聞賜爵一級爲義官用鹽筴賈淮南每歸取金償
母甘毳費而後及他事已輸粟甘鎮有令出帑金募更
市粟金未出遇兵變罷吏坐法繫獄母子哀之爲償三
千金槖垂矣主者嘆曰不惜挫産以生無辜天道福善
必在後人遂生公孝如其父朝夕依依爲歡端娛親年
十三猶就母懷舐乳啼笑父母解頤也居塾語默進止
有常同學生以嚴見憚從子本有過重自切責之既成
人恒言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叔父也十六父喪號哭溺

血日夕臨杖乃能起事實爲之潸然事至貞信多斷以爲布衣一劍之任非勇也皆大剛則折語于紳比之佩韋務爲醇謹其葬長者知悉不稱或弱而侵侮之不校又以背禮督過[illegible]之滋悉[illegible]族弟貧者終身經紀其喪女視其女又收族兩孤女擇良家子受室遣嫁甚豐歲爲食食餓者冬寒卹之尤厚家廩儋石之儲無所私享季子令河內年饑公問對案不食若以我爲父民以若爲父我寧獨飽三釜亟捐月奉活之不足則市衣帶與其妾人簪珥其後兵備淮上山東大侵流亡纍路遺書陣河內所已行語具救荒紀事中所[illegible][illegible]無萬數課治

閭行第一公嘗行道拾遺金而嘆非分之獲不富重人之困不祥俟其人全而歸之屢勑子一心營職報國勿以乃公置寸縷季子市新若壹褭以上手書詰曰得無下吏饋耶既悉所由來而後啓函爲一毀也往來兩子官舍沽酒市肉有限數非其命不敢獻常服經年補敝浣濯子爲易新衣不可吾來省爾居官爲民何如耳豈謀溫飽若能令通邑人無啼饑號寒吾蔬食褐寬博樂之無厭矣兩子屬所親識公審爾則古人重裀列鼎悔不逮親者非耶公慨然曰吾聞孝道顯親揚名爲大未聞以養孔子比能養于犬馬奈何以犬馬教人父子言者慚而退居恒好讀書手錄名公文授子字皆有古人筆法于司馬君實朱元晦二史尋繹精審有經世務濟民生者詔其子身任天下之重士當如是子若孫所師友必知名士鞠躬上食禮有加等伯子令夏縣與林人享權者齟齬左遷官公聞而喜是不負我季子爲監司汰濫賦七萬金濬河造舟爲梁築堤修渠溉田萬頃繕學宮治九逵之衢秋毫不犯民凡此皆公所教督故力爲之以聚懽承順也仲子代公持家秉無使兄弟內顧亦以例授萬戶侯伯子子二仲子子三爲諸生爲城門侯季子子楷十八舉于鄉大雅不羣關西比萬石君家公

閭春秋八十良食甘寢諸受子賜者遠邇頌禱以綏後祿未可量矣舊史氏曰余觀范書載汝南袁氏三世上公獨邵公起自寒素敝逢相業平平耳閎弘持處士之節乃與三公齊名仲尼謂貧無怨難富無驕易信哉余觀袁封公少勵操行晚以子貴執義彌堅諸子肖之慈惠而厚宣昭令問范曄稱邵公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余于公亦云然他日關西何讓汝南哉

謝少連家傳

謝少連名陛歙人也其先梁時太傅安雲孫傑爲歙州敎授因家中鵠鄉宋初司諫泌之後玘遷曹溪數傳覽

遐開黃里父美初娶于黃繼徐中山王裔舉伯子陞叔
郎少連仲兒季弟則庶出也父長者以善富未竟儒業
而授伯子經爲諸生曰吾有子安問家人產産遂拄既
生少連五歲未能言一日郎開解婺人順州守游公爲伯
兒經師父喪之少連侍師與之酒拜稽首而後飲師嘆
曰是兒當爲令器長受業伯氏取案頭古書竊誦不欲
父知也已補諸生郡守何公簡諸生儁者肄業紫陽書
院謝氏羣從六人何公亟稱少連可方惠連也繼伯兄
爲諸生試高等受廩餼左司馬汪伯玉東南文章司命
郡人氏從結社豐干王仲房陳達甫江民瑩吳虎臣輩

皆布衣二仲三方陳仲魚程子虛輩皆青衿少連與焉
爲古文今文各臻其妙游[illegible]山白嶽諸勝授簡分賦品
常爲甲而父母相尋卒闔戶數不利于京兆試遂棄去
專攻古文出遊金陵四方公紳學士若緇黃之侶聞其
名投分內交卽長干平康間屏一盼爲聲價六朝名勝
遺跡無所不探爲諸生祭酒飲可數斗綺談傾四座人
每行觴政雜以諧謔心折頤解與至成詩都人傳寫伯
氏詰之曰忘先人所屬意乎對曰自省非食肉相卽兒
亦不任付之諸孫葢指彥淳彥洙也勸督之嗣爲諸生
而游道日廣遠者千里久者經歲龍君御在湟中迎致

幕府折衝尊俎出人意表下函關沿漢涉江所至從者
如市里中白榆烏衣雪竇紫芝吳上方越孤山宣城文
春眞州橫山關中青門金陵白門青谿長干新林推爲
詩社長門下士潘景升吳康虞輩皆一時人倫之選構
一畝宮北郭以幽靚勝舍後枕清流葺先人積蘇亭倣
花蘇魚經爲池竹樹映帶左右抱甕灌園或諷曰無乃
勞乎笑曰此吾詩思所寄耳賣賦之金盆市圖籍丹鉛
不輟掃除潔清位置都雅雖旅次亦然宴客不豐而精
炮炙酒茗多以己意爲之伯氏不喜飲特設醇醴仲氏
飲兼人季弟室更豪飲而能詩兄弟旣孺和樂且耽矣

析箸不求盈羨嘗封樹不謀費仲及三子卒撫孤孫有
恩鄉綰轂衆水形家言宜爲堤激費詘首矢于神操畚
鍤而前衆義之無不加一力者族繁不相慶弔綴之以
食而諄諄誨之今稱仁里文苑矣少年于書無所不窺
尤攻于史于古之上六合之外如指諸掌所著閨典酒
史花乘品藻開黃稿諸書海內膾炙而季漢書尤盛傳
諸臺史枉干旄存問禮爲鄉射大賓謝不往楚張山是
以給諫謫邑令聘作邑乘直筆無徇衆咻之卒莫能難
稱良史焉晚年刋定新舊唐書析爲正伏閏餘附五等
馮元敏亟欲觀成會元敏官楚而龍君御方里居因西

上弔張山是毋喪比至武陵元敏入賀矣君御館之瀰
闈楊侍御修齡適館授餐遺書越鹺使謀剞劂定唐書
命其子先歸而忽病不可起了無恐怖呈礙授之筆辭
命盥漱諸僧梵唄送之而瞑龍楊二公調棺殮咸具秦
萬年泰子成二門人敦匠事焉蔡方伯敬夫非舊練檄
下賵賻詞林高其誼而元敏適至給舟裝以行于時皆
謂少連所遘會杜少陵耒陽不如也

舊史氏曰劉子玄謂文才易史才難傳穀班固伯仲耳
孟堅以漢書軼傳而上顏延之謝靈運文名在范曄右
而後漢書獨與蘭臺並傳少連季漢定唐其詞其事沿

舊其義則新是非不謬于聖人他著作亦稱是文史兼
才在吾黨中寡儔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梁孝廉家傳

孝廉梁公名紀字理夫稷山人也始祖佐自絳徙恥仕
夷朝入明始以儒士占籍高祖東攻醫有名曾祖鑄官
司關祖溥乙科累官秦右史父格舉進士令濟陽徵拜
南京兵科給事中娶于郝生公其日文安紀大夫造門
遂以名之幼慧警不凡八歲能書闇合古法欣然自賞
十歲受經章句外頓悟微言十七為諸生十九之濟陽
省其父從任先生學易三月得其傳于時王母老父不

遑將歸而代父就養無方明年學使試居首省試不第
父作誓子文示之盍兼功自厲又二年父卒虞傷王母
心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以家督當戶事必關決王母而
行父嘗搆永思室冢舍側亦築室居之行服墓次比禫
乃返六年舉於鄉又十年仲弟綱成進士叔弟維借討
吏公心獨喜吾不必捧毛義之檄矣母春秋高性奇嚴
事之唯謹昧爽而朝三上食惟所欲必多且旨暮則進
醇酒時問衣何宜席何鄉衽何趾疾痛疴癢敬抑搔之
出入先後敬扶持之仲為郎嘗省母歸母趣公試吏兄
弟遞居子舍不亦可乎公謝不敏母何其出也閉戶不

內爲洵涕強行忽夢母病心怦怦不能忍須臾故相張文毅固留之不可皐魚自訟三失立槁而死吾復何待焉擣眞隱園足樂窩於葦川別墅而離之爲八景自爲記與詩士大夫所歌相屬焉丘米莊敏爲御史按晉以孝廉徵邑長吏身勸駕不應又十許年卽拜南京都察院都事不之官益亦以母命故非其意也自讀書外無他嗜門庭著紙戶牖置筆後進儒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大指一以新安爲程八十以往誦諷繙寫不輟人以方徐廣沈麟之饒酒德不及亂酒半誦唐詩聲如出金石中才情輻輳翰動如飛千言立就所著四書易經定

說山居稿樗櫟子書義日抄養生雜錄聯對紀聞書易蔡林說制科文則試藝搜奇經學心見泰漢文選唐律類抄千餘卷惟孝經置懷袖中紙敝墨渝不釋也母卒公年且七十矣始疾而憂疾甚而懼旣含而擗踊呼號勺飲不入口七日尋平生於饗像輒瀾然而涕下鄉里宗族博士弟子員歲以孝子舉直指趙昌樂劉東明喬臨城憲使朱臨清逖旌其門最後邑令劉惟衡白之喬公上書言稷山梁紀自壯歲遺榮名竭力養母生事死葬情禮隆篤著書談道耆老不衰宜表章以風厲人倫上報可賜金爲綽楔復其家與鄉人處無貴賤賢愚皆加恩借非義相干勃然面赤好振人之急施多寡覩歲豐殺爲差親終置別業姚村村人依而聚處焉欲治室相比而公田當其中憚不發口公曰是不聞阮裕焚車者乎召其人割以畀之村人三倍直以進固讓固請第納其原直而已因貌公生祠之邑令顏公里爲惠里而門人諡之靖孝里人諡之溫毅其字兩弟恩兼父兄義兼師友綿惙執仲手吾以天年下世夫復何憾百世後知我者惟爾與何中丞弟爲狀而中丞誌墓諸以問疾來者必進而與之訣敎其子蕙曰存好心行好事他非所急也吾生平在樗櫟子會中丞書至酬答如常而卒

鄉人皆輟事流涕相對酹酒者爭門而入子蕙以明經待詔公車與修晉志斐然成章公爲大宗家建特祠世不遷禮也舊史氏曰今舉人於鄉率稱之孝廉徒襲古名耳漢以孝廉設科得除二千石始未嘗不愼末乃滋僞也謠有之察孝廉父別居烈可望於今之世哉余觀梁理夫內行淳備何必減古人故取孝廉爲評目焉

汪孝廉家傳

汪孝廉羽祥名一鸞歙人也幼有異質誦書不忘文援筆立成師事鮑祠部山甫洪客部用章二先生皆稱其不凡受毛氏詩深明義故學者宗之戊子游鄉校小試

輒居首事親立視足坐視膝毋上於面毋下於帶愉色恍容承歡備物親齋行不翔言不惰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棘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禱祠醫藥皇皇如朝不及夕親卒喪容纍纍既舉于鄉不得赴南宮恒誦臯魚語子欲養而親不逮擗踊哀號不自勝母吳非所自出事之逾于因母君子以為有曾閔風事兄叅軍卑恭如子析箸豐約腴瘠惟兄所授無違兄卽督過傴僂莞然受之耳先世多槀葬聞有地師輒禮之與山下山原蒙犯霜露旁求彌歷年載無倦既得不惜重購槖垂如洗矣宗祠圯且苫監捐其地并以百餘金為宗人倡拓而新

之宗人自安貧廩穀之為之受室卒為之窆蓮墅夏某不能娶助之行六禮以百緡息之其後數耗不問小巖方某待以舉火無何卒令其子給事質庫中而以乾沒愧走招之使復其所無傷厥母心友人洪少廣為子錢家所迫貸公公方窘轉貸諸所善與之卒不能償為代之而焚其券友人陳少田素衣食于公卒之日公政喪偶分賻賵無所靳偶佘孺人者嚴鎮名家女勤於操作儉於自奉舉二子而病不可為泣曰以是藐然二孤為君憂君好施不問家人生產孤奚賴焉幸無以逝梁笱為嫌必得賢者紹我成事善視吾兒吾瞑矣公感其言傴蹇擇對而得唐貞烈也唐自有傳始居約時典所居室鬻祿仕復還故物而屢空莫可如何又恥告求周憐仰屋竊嘆天地豈私貧我哉先人所遺自我失之無顏于世無以處心坐是悵鬱抱疾而卒舊史氏曰漢舉人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文帝武帝時賢良每對輒百許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千數獨孝廉科文帝詔謂萬家縣亡應令者武帝詔謂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卽稍有文學士可充選孝廉非實行不容謬舉耳今舉人以文與漢絕不相似世呼之孝廉劉子玄所謂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也如汪羽祥不愧其名矣

雪坡道人家傳

雪坡道人者夏國公成曾孫翰也字維周父興祖嗣鎮遠侯舉二子伯翰仲玘翰當嗣少有拔俗之韻見棨戟貂蟬輒曰此莊生所謂纆徽也無以苦我固遜其弟父不可對曰古之讓封者翰所知有十家夷齊子臧季札韋玄成丁鴻劉愷馮恢耿國衛瓘或以成私愛或以博名高翰遊方之外者也饗爰居以鐘鼓孰能聽之嵇中散有言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翰實類此煙霞癖入膏肓必強相付恐有顛隕先人勤苦百戰而得侯寧渠使一旦

自我失之乎非逃祿盜逃禍也山中宰相竊比陶弘景有餘榮矣父無以難卒以玘嗣翰豪于酒數十舤船不醉好讀書草閣竹林儲書萬卷所涉目可數行下終不忘然務舉大義不爲訓詁章句之學好爲詩興至輒揮不沉思不竄易其時臺閣體理學語方盛行未能自超而儻蕩不備瀟灑出塵之態大畧可見又好繪事有吳仲圭米元章倪元鎮風而自得于繩墨蹊徑之外嘗作戲墨十七幅或曰雪坡道人或曰雪庵中人或曰雪或曰維周或曰怡樂不署姓名至題荊棘曰都無君子純是小人按其年爲正統乙丑王振席寵秉權文武大臣

戮辱相望垂首喪氣緘口結舌甚者蒲伏如衙官奔走如奴隸卒釀土木之變翰之不樂嗣侯以此年未及艾相地金陵其某頂爲之坎屬其子淳必葬我於此我所樂遊也葬事儉侈其禍福是非古人言之詳矣衣衾取蔽形外槨取容棺無封無樹無乞詞墓之文淳從其言其地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糾蔭廣畝許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在望藤拜而已翰卒玘未及嗣亦卒復以翰子淳嗣淳卒無子以玘子溥嗣江都新志列翰隱逸傳中舊史氏曰翰有丈夫節槩其不欲嗣侯蓋有微指焉吾于戲墨得之矣或言翰與王紱戴進同時而名不逮以

小侯掩故夫翰生不欲侯死不欲人識其墓乃欲以一畫成名乎何視翰淺也玘玄孫大猷深以余言爲然

錢太學家傳

錢先生名蕭字懋穀鹽官人也初姓何明興貴四公以輸租後期戍都勻遺其少子裕所善錢富一公取子之遂爲錢氏裕子寔爲諸生寔子達贈南京比部郎達子珍封禮科給事中則以子薇故舉嘉靖壬辰進士直諫被黜贈太常少卿珍弟琦舉正德戊辰進士爲臨江守娶王恭人副夏孺人有子六人一曰蓼太學生二曰芹舉嘉靖戊戌進士爲永州守三曰萱舉嘉靖乙未進士

爲儀部郎四曰葵太學生王出也五卽先生六曰萊於潛縣學博夏出也臨江學綜該明道風旁世監司以下有謀則就之先生奉父杖履進退無失容十四爲諸生尋入南雍念父老不欲遠遊歸與弟同師受學父卒同室有違言母憂之曰先君了年德推重一時何同氣若仇敵乎先生從容對曰患兒輩不肖大人耳勉而爲德又何虞焉久之爭者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轉而與之處或更以後事屬五郎諸兄相隨沒先生當戶廢書而嘆吾將以第五之名不辱先人乎且吾弟若子在何必身爲之母嚴有不豫色必長跽請罪俟色霽然後起朝

恭手上食其或不安節皇皇終日行不正履旣與弟析箸𢹂人時過弟所侵晨必問寢安否日再三往風雨不輟母終葬歸其正寢以殯苦塊三年祭葬一于禮弟病亟一日馳三百里視之與訣而護其喪歸撫兩孤猶已子今皆爲諸生有聲兄永州無嗣所居鞠爲茂草將轉鬻於人夜聞鬼哭先生白於官以宅爲祠而以已田治祠具鬼無靈響矣永州子婦朱餞可數千金強者將以計奪則屬先生此錢氏有也宜歸阿翁先生泫然曰吾不能保吾兄與兄子而忍爲利乎拒不納姊爲祝氏婦家中落迎與共居而令外生與弟若子共學外生祝守

謨以明經薦母有嫂寡而貧就養其家事之如母病奉藥物沒營窀穸焉臨江公少時楊太宜人病如母彭善視之先生善視兩母家彭有孫愿賴先生而具中人產邑丁口賦多影賴或一人當數里庸調家立毀宗人黠者委其役先生先生曰若意在患貧耳貧富何常豈獨役能貧人哉即代女奚病以數百金將事而竣宗人有殺人而亡者乃往身自罷之以百金爲壽先生笑曰非吾所望也謝去之則見以爲易與田侵畔或奪之而此者三弗較又數暴其鄰先生規之憾而中先生於邑令某子甲不得復中以重役先生不自明令亦悔之後又

牽其黨千人攘義租先生對衆聲言其過面赤而退居之有間其兄弟鬩牆先生走爲解忿衣焦不申頭塵不去人說公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非人情不可常先生喟然曰此與先人同一體而不幸有凶德地下目不瞑吾慚無以化導之何可修怨永州公置義田食指繁不給更捐膏腴地數十畝爲斂散法歲終會祭合食恩禮綢繆不約而親不相質而固勑勵子孫凡官收事必如期如式閭里效之呼追不及門島夷寇邑孟偃之戰官軍敗白骨蔽野捐十畝瘞之鄉人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召集其有膽知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

教以騎射而身先倡之寇不入界則又爲結社推鄉三老誦聖訓以教之有爭必爲剸平毋犯有司事貴人不阿狥而常以身下貧賤士緩急相爲孝廉王文祿文學程珂吳山人死無歸悉于先生殯歲大侵人相食計口予粟又嫁于鄰以益之療疾掩骼無虛日焉自伉儷李孺人外絕侍媵室中竹牀髹几薰爐茗椀無他玩好雞鳴秉燭盥櫛讀書賦詩佳日命駕林泉或與諸韻士即景分題勝情遠志每每溢楮素間酒不能多而酬酢務盡歡二三平頭奴子長歌小令吹笙擊鼓佐之陶陶永夜無倦也東南名流沈嘉則吳少君屠長卿黃白仲姚

叔祥包彥平俞美長之屬歲再至或數月留所行臨江
永州兩史荆花集原上草測語厚語合玄集吳少君集
沈嘉則詩選家史若干卷擊轅集則所自為詩也識者
擬之唐仲文宋惟演蓋就同姓中論耳郡邑大夫高其
行請為大賓辭不赴年踰老猶作蠅頭書却杖而步忽
瘵作命諸子治後事吾將逝矣數日卒年七十有八郡
邑大夫致賻學士為誄九族四境哭臨有肖像祀之者
子孫曾孫十許人皆以文行著名舊史氏曰錢氏多君
子率緣宦遊見懋毅先生以逢掖淺帯老孝弟廉讓施
及萌隷功大名美內臨其倫沒而俎豆於賢人之間語

曰教化諭于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豈不信哉

魏長公家傳

魏長公名瑀國字伯饒東鄉縣諸生也其父廷臣承翁
主賜爵奉訓大夫其母弟廣國其從弟安國充國光國
皆名才士而長公為之冠二歲誦古詩六歲誦論語七
歲誦左氏春秋日可萬言八歲善屬文父行賈吳母刺
繡夜作課讀忽大風雨廢書而泣母怪問故對曰兒不
能養父令父以此時遠遊則大泣母亦泣左右皆為流
涕將其伯姊歸李司寇冢子司寇試之文立就貽以史
記漢書子異日為今代班馬踰月而二史成誦陳吉士
常語人魏生天授吳大司空之流也蓋司空弱冠舉進
士云十三補邑諸生與廣國及里中英儁結社羊角山
人稱羊角七子魏氏有二焉直指陳公聘校秘書郡邑
守令挈其屬來爭相延致所至市人觀者如牆而進已
會稽錢公教授南昌長公為高第弟子進賢令王公故
以春秋起家豫章治春秋者獨稱劉魏兩生魏則長公
劉則今太史幼安也是年歲在壬午廣國亦為諸生日
率厲之抄書數千卷藩溷間皆置筆札思有所得篝燈
起書于文則六經周禮左氏先秦司馬班掾于詩則蘇
李曹劉甫白于騷賦則屈宋相如揚雄于諸子則管韓

莊列荀卿四六之文則王子安于本朝則北地濟南弇
州新安飲食起處吟諷不輟四方名德尊宿鴻生鉅儒
或折行輩定交或文酒過從或書疏往返所居重于二
千石長公退然自下好引儕輩士以此益附之應接日
不暇給病見端矣直指孫公試其文九篇一夕而成多
古語三四讀不通曉下督學使者鄒公問狀鄒公盛氣
而胥之入長公徐謝曰文欲爾雅平易耶請更試坐之
堂上試再三文無不爾雅平易鄒公嘆異為白孫公更
相褒勞有加等是年歲在乙酉所入試論策萬餘言主
司讀而乙之疑為學究不第其冬納婦明年廣國納婦

長公戒其婦曰人少兄弟怡怡如也婚則漸疎自今而
後後先有違言吾不以爲婦長公婚三日而同廣國就
外舍五日一歸定省取古負米捧檄扇枕温席事屬友
人程孟孺書之壁諦觀之父母小失帷長公叩頭泣請
必如故然後起間得果蓏小物必先持奉二人然後食
母中寒五十日不愈長公侍寢嘗藥亦五十日不衰泣
而禱神願損減其年益母禱訖復慟哭寒夜聲徹四遠
鄧汝德學士嘉其孝特造訪焉父母以長公聲稱籍甚
旦夕異適顯身茹荼而貽子甘既數不第長公邑邑稍
病咯血而屏處旌忠祠所稱莫逆交十餘曹數往來論

文以助其歡信州樊司理南昌何令亟愛所爲制義版
行之又吳王兩郡理者白臺司有所徵文以出長公手
爲重督撫莊公右丞余公叅知韓公報謁報刺如敵禮
長公用是益勞病滋深是年歲在辛卯泰和令陳淳父
新淦令楊融博奇其文擬上第復不果淳父使門人來
訥過長公嘆曰吾力不得與命衡獨無以慰二人柰何
病寢劇鄧學士于諸其家授以靜攝養生之指日從方
士上人談空叅玄若金谿吳野子南昌錢南越皆執弟
子禮又手王文成遺書想見其爲人所著鬱華子微言
大義殆庶幾矣督學使者屬修江西志以疾辭明年叅

知張公招之泛彭蠡登芝山諸賢豪長者投刺造門惟
恐失之張公念長公病且貧欲爲地卒不能出口詰朝
遂行矣諸上官如張公睠就者若而人燕見語不及私
人或丐爲關說輒麾之吾不欲以貧廢節然義所不忍
不以形迹爲嫌不以窘乏爲解司理某子甲筭楚人多
死長公具衣冠謁理爲言古循吏酷吏善敗理不納振
袂而起進賢謝太坐飛詭論遣母八十老矣兒三歲持
其踵而啼長公過而憐之爲言主者泰誠不可貫願無
泰則母若子駢死何罪泰得末減嘗貸人三十金以屬
奴負販至三峰灘有王貴者轉貸之久不與一錢奴訟

叅知李公所下吏訊貴且鬻其子婦長公愀然金易得
耳何至使人夫婦不相保謁李公而原之悉出婦簪珥
若祝允明文徵仲手翰代爲償歲大侵閭鄰人哭甚哀
則張清夫婦老餓且死餽之粟得生其時米價騰貴石
千錢友人曾如海餽金爲米資會鄰人祝麻死無棺製
所餽畀之吳舍人盛夏暴死蟲流於戶鬻禪牀爲殮諸
家生而尸之沒而喪之如考妣也最友愛諸弟衣無常
主[illegible]不獨飽授廣國春秋授光國充國詩授安國易一
門之内三業俱與病且死呼廣國前中氣幾絶矣多得
叅附可緩數月無死廣國奔走乞黄南豐姚伯燮脫其

婦叙應之家所有十錢以上悉付質庫而先是鄧學士言滁州葉道人五烝丹能生死人長公父并道走滁未即返懼不及待則向其母頓首曰兒不孝早死以爲母憂有弟在母幸自寬顧李氏姊曰姊愛我我即死不忘也巳執廣國手曰兄弟兩人若一身善事大人致身青雲之上吾目瞑矣已東向三頓首世父世母叔母若姑在宋汝也已復顧廣國姑爲王氏節婦垂四十年無使沒沒仲叔季三弟督之學無負我已而婦抱三兒來哭不止則揮之去廣國更問即不諱何所恨曰卿相士庶等死耳巳請行諸道文曰吾行年二十有六雅志千古

之業奪經生者十五奪病廢者十三是安足傳令飲不入口七日而父持藥還披衣起向父頓首謝不自意得面與大人別父強進藥三服問向西何方正襟坐而卒南昌守王公頓足攬涕尋給其父歲祿以治喪學士大夫越疆而來哭者相望中丞邊公直指陳公檄東鄉購遺文邊公曰玉樓天上紫氣斗間魏生不亡矣陳公題其墓明豫章高士魏長公伯僥以比于南州孺子云長公始生父夢羽衣人指奎宿示之以爲而子母夢金桂高屬天光可以鑑卒之前三夕母復夢星大如斗墮地知其不祥長公亦夢白頭翁持天書來上帝召汝有孫

開徐懋孔兩人名以語廣國識之再閱月兩人卒矣長公合左氏公羊穀梁爲三傳與同三十卷五易草尚未滿志合諸家類書御覽合璧册府六帖玉海廣記初學藝文爲古今巨海晉以下諸史舉其大者爲歷朝掌故俱未就督學使者馮公檄令伍公行其文今所傳領袖堂集是也郡邑請祀之學宮爲無賴子所尼事遂不行外史氏曰齊文襄有言聰明人多不老壽此言雖戲要有至理焉彼共於伐性之斧腐腸之藥往往中之即不然露才揚已不可一世寧能久乎余駑下無所比數長公降心以相從承顏接辭稟稟德讓君子也斯人而天

世無可壽者矣或云長公其言立自視猶歉然劇心巳甚是以短折其然豈其然自古皆有死取曹李廉藺相方謂長公至今存可也

汪元翕家傳

海陽有汪本湖也者生甫兩月喪其父受故子他人子二挾之賈江淮間累數萬金父死謂其母曰兒幸長無忘此兩人比長母以語本湖本湖敬諾析其貲三之人情以爲難七歲就小學雜羣兒戲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十三受易東海胡君翰薄舉子業亾奇也則入貲爲太學學唐人詩而是時廣陵朱客部子价華亭朱司成

象玄金閶皇甫觀察子循里中陳處士達甫並以善古文辭重于世本湖遊諸公間爲師友詩益工諸公高其評目于是縉紳冠帶之屬爭托交焉本湖居十九眞州舟車孔道客恒滿坐刺肥擊鮮食前方丈連日夕不休而又特好聲伎所値柔曼傾意至垂橐與之歲入不足以更費不爲衰止也事毋用力用勞守令高其行造門爲請顔室之楣曰孝養晩年楚人有爲新安郡倅者專厲強壯敍氣而獨善本湖久之倅爲怨家所中事連本湖本湖坐法戍太原三年赦還當其困阨時故所結納貴人無爲盡力者而貧無復餘貲遂謝客搆繡佛齋臥

其中日奉母寢膳外人罕睹其面其之太原鮮衣怒馬敦琢其旅若以賈行如往日蓋曹成王擁笏垂魚之意云而時自訟以母遺體行殆則不孝莫大乎是歸而母始悉所以又數年沒母尚在其子四人事太母猶父子術亟稱本湖太原詩溫厚爾雅絕無般憂觖望之語而更自署其小閣曰金雞以識不忘本湖家蓄古器具甚夥望而知爲其代時物善贋者莫能欺遭難放失不一存新安人往往談本湖術解巧藝所爲墨若箋最楛良余猶及見之今諸子多傳其業者贊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獨孤臣孽子勞而不怨哀而不傷者鮮矣鍾儀南冠而囚晉之軍府與之琴操南音稱其君名其二卿臧文仲繫齊爲懸書臧我羊羊有母君親人莫大焉雖在縲絏之中其可忽諸汪君爲人覆沒流離瑣尾怨懟不形乎辭至階迹以安母故足術也君叔子聖修與余善辭翰有父風

汪景純家傳

汪景純名宗孝歙叢睦里人也汪氏自唐越國以來子孫宗歙十有六族叢睦最著歙之俗即齒爵尊者率以名稱人賢景純字之而不名故字最著景純眇小丈夫耳而精神挺動日誦千餘言手屬文稱是年十六爲邑

諸生以高第受廩筆有餘鋒詞無竭源先達作者推讓之顧猾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危瓦無聲巳更自簷下屹立不知於色偃二尺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巳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熙跳丸飛劍之屬見之搬然自廢也居恒搤腕使我若周文育高昂來護兒輩資適逢時以長鎗大槊橫行天下取富貴如拾芥安能區區事筆研哉宗人與間右以家地訟三年勞如也度景純父白首不入城市又訥於辭誣逮之父懼爲請解對百方不聽景純曰不如請吏右[illegible]之二相全乃扶父入具道所以然之狀釋之出

門怒訶其仇若爲鼎俎父爲魚肉乎仇相視而嘻偪邑
令來相地仇衆持挺環向排進不得進退旁有鬼父丘
景純距踊而上衆睨之無如何遂免亦因此謝諸生籍
入太學徙家廣陵廣陵江淮都會叩其囊底知用鹽筴
起家不數年金錢縑帛仞積益闢覽六籍諸史百家衆
氏技問而作驛名畫法書先代尊彝鐘鼎與通人學士
指刺瑕瑜差別眞贋無不精審歲輦其父來廣陵綵轎
兩騶奉觴上壽閱索中裝歲日益父欣然笑舉酒相勞
苦也而諸從賈者爲奸利所司跡捕計篡父爲質囹守
其含景純負父踰垣數仞而出抵所善鄰凡歷數十家

詣朝邏卒大索不得驚而走則徙金陵得王孫故宅廢
圃拓而新之水竹花石位置都雅爲奧室連閣洞戶綺
寮攢稚齒旻容千金百琲者貯之教以歌舞蕭一時妙
選自非襟契不得與曲燕翠屏絳帳中香氣與人聲俱
發若鸞鳳鳴煙雲間陸遊則緹帷竟道舟居則簫鼓沸
波人望之如仙即無客亦擁諸姬爲樂浮大白呼五白
無間寒暑日夕或言房御彌廣有如不可諱柰何景純
笑曰時至爲王處仲何難吾所恨石季倫不能保一綠
珠設乃公當之奴輩必併碎首樓下薦紳大人有風槩
者命駕造門如平生歡率不報謁有難則千里往赴貯

恰馮僉憲抗橫閣下詔獄陰使人數賫橐饘兼存問其
家窺弱馮公怪而心德之比出願一見不可馮公死匍
匐哭之盡哀于比部伉直憾者中以妖書事駛馬走京
師爲地而事已白時又有貴人與于公共患景純亦周
旋其間然卒不言人莫得知也數試京兆不偶殊不屑
意而縱談古今事變人物臧否國故兵略吏治民隱較
然若素諳抉揮塵旁若無人士窮來歸者爲授館餼遠
行爲具資斧名不聞者爲之評目寬負算卹孤嫠平忿
怨活餓莩雪寃滯不必其分素結第有問無所不爲德
也嘗捐百金爲北海人盧甲居間而聞景純疾知無脫

理哭不食尋後景純而死景純將詣闕至燕城店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
文皇推案震怒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柰何景純頓首
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不懌有皂衣人長跪固請乃已景純還其年淫
雨漏河三楚三吳沉竈産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
革不可爲矣生平好博施濟衆有簡在帝心者夢故如
是卒之日遠近匍匐泣臨路爲之噎景純有子十一人
女十三人四民之業並與其長子長孫從治命厚裝送

諸姬不貴人絲縷賢君子賢之舊史氏曰嘗觀史傳樓護原涉之游俠也而以脣舌事五侯外温仁謙遜而内隱好殺刀間師史之貨殖也而交守相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李業興之儒也而舊音不改為吳兒笑王涯孫承祜秦禧之蓄書畫也或不善鑒識或以穢德許褚張鉅之強有力也而號癡虎或慚自宮蘭子之燕戲也而拘縶劉盛之善走也而被襲丁颯之盖求妙年殊質也而病廢亡賴劉琰之富聲樂也而不良死如景純者有人所應有無人所應無至其多男子視二方承則八慈繼塵殆有加焉大夫多陰德

天陰隲之完受其福宜哉

汪仲淹家傳

汪仲淹名道貫左司馬伯玉先生弟也少兒十九年蓋贈公淑人晚歲所舉故贏善病淑人不任抱哺贈公屬嬖姬視之姬無乳哺以飴而疳從司馬京師病疹幾殆遇國醫得無死遂不勝衣性強記兼人氣槩英邁受尚書不屑訓詁家語已從司馬博典籍攻辭賦下筆數千言督學吳公錄為郡諸生怪問何家兒郎何所師承有司以司馬介弟對因呼之小司馬司馬惟其疾之憂恒曰誠得長為吾弟足矣仲淹卒不輟業大將軍戚公語之富貴途非一其究等耳君何自苦第隸名良家子籍中萬戶食邑可坐致也仲淹艴然吾以逢掖為大將軍長揖客豈以甲冑不拜歸試有司舉首而自王父以下世有酒人名心好之日事酣飲所至兩浙七閩三吳二京偕其同志呼盧浮白酒酣以往抵掌大叫非其類勃然變乎色骍目哆口揮拳相向衆皆辟易而坐是病矣小差復以三年喪毀瘠久乃如初司馬法得任子推父母少子之愛與仲淹時丁文肅為司成特所甄賞譚襄敏為大司馬榜其齋曰兄弟同鳴何宗伯啓圖典試留都以不舉仲淹自愧新安官京師者月有會仲淹一人

以逢掖入諸君高仰之須其至乃舉觴司馬居子舍從弟仲嘉與齊名人稱二仲四方人冀幸司馬評目以就聲價殆無虛日二仲遞為主客與司馬等憚仲淹之嚴而親仲嘉之和仲淹詩若文盖工又善書客知仲淹者是夫故自足狂非以酒也武林龍君御江夏丁元父姚江呂玉繩締白榆社仲淹為監以彭澤例畀籃轝相從丘潮州謙之將過仲淹業已病司馬不欲為仲淹費還報曰故人千里相過典衣貫酒樂為之卒具十日飲而去談諸機警有鋒四座厭心絕不耐見守錢虜飲潘汀州所一夫用監盬起揚揚自得仲淹叱之吾黨言如蘭

若銅臭汆去毋汙我許文穆欲與連姻辭以非偶其藐
大人皆此類司馬嚴重方伯江公珍方伯亟推仲淹此
愛弟而拂士也以朱氏子文知之司馬唯唯起謝見司
馬爲人作傳有臣虜郭劇語私用不平大俠安可虜也
司馬欲著兩三子檮正古今史仲淹嘆曰惜哉以伯氏
三長不早從事司馬稱其艮朋火輔以此雖剛決獨行
一意而篤人倫事兄司馬莊卽甚醉未嘗有慢容與仲
嘉及諸從子訢訢如也食毋以生仲淹自劝請張爲幻
私竊貲公藏仲淹曾不孰何既惡疾死葬之如禮女兄
適羅氏蚤喪勝女有子亾賴紿其器具玩好付質庫如

此者三終麋轂之婦翁以傅負進窘而道亾子女爲人
奴賤之子與比丘分供終身以女字其族子所契合折
節下之窶人子片言心許周旋其患難身可借交報仇
名可借人以行不減古人余遊新安王孫貞吉踵至貞
吉多才多藝見仲淹而悅之因與余同遊武林已入婁
江謁王弇州先生與其弟奉常二美雅善仲淹下榻二
園中浹旬以八月十八日看潮載酒送三十里而返若
遠公之渡虎溪焉蹇司馬汝循方治兵吳門延爲上客
刻燭賦詩仲淹先成余輩遜謝韜翰也泛太湖登縹緲
峯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變幻萬狀雨挾之益奇仲淹

張益踞石縱觀有斗酒不得火取嚢中瓢一吸而盡歸
舟雨益甚沒兩脛嘯傲自如既渦因傷其足既而瘵肌
如腊然善飯眼光注射請昔不休久之瘠無聲殺氣損
疾革司馬飲泣當何見付息無央侍仲淹數日之司馬
授藥一丸耳語仲淹藥雖下咽猶無藥也余何書遺言
亦無火戒之戒之努服伯父若從父之訓用婦啼曰毋
但化已就枕而瞑其于宗門有深當疾困累年能持念
不移總慢終無惶怖宗人里人遠近之交臨哭盡哀名
士誄說之者數十百人遺集若干卷司馬評其詩學杜
杜文學司馬子長六書學李丞相工右軍非虛美矣無

央爲諸生有儁才舉四子瑤環玉珥稱其家兒舊央氏
曰語有之不知其人視其友司馬先生爲仲淹狀有以
恩義交者三人以道義交者七人以文藝交者二十九
人以意氣交者八人以忘年交者九人以忘勢交者五
人以里社交者十二人以布衣交者十九人以方外交
者十一人此孔子所以善子賤之治單父也獨余不佞
爲半公鶴耳無央屬余傳益不勝肯者吾友之感焉辭
雖不文事則質矣

沈太學家傳

太學沈公昌德字叔懷蘇州嘉定人也其上世肝胎人

宋時揚州守都遠從南渡家吳爲鵲橋已徙嘉定清浦七傳思善以好義表閭人稱爲旌義沈云子其與婦瞿俱以孝聞表閭曰雙孝人又稱雙孝沈云季子槃士修職郎生熔遊太學有聲生仲子應元家苦大獄復中兵燹能自拔不修怨業乃大起而更好施配陸孺人唐宣公裔生公有異表父母愛之而坐外侮在縲絏中毋佐家僮持門戶辛苦備至勞不能長顧復公公少即忍嗜欲不作門東啼稍長受學不習其所傳不止年十七爲諸生父老且病授以家政誦讀之餘兼綜生計養親甚具支分官家征傜與一切往來酬酢悉如父意所出父

喜天其以是佚我老也吾諸父爲給諫侍御史以功名訓吾子才當不後人而數奇不得志于有司乃入太學復數困不牧因自嘆曰以吾父之好修也而流離瑣尾幾不免吾不爲覆巢卵幸矣安能俯首舍毫希不可冀之物耶孝弟力田古人以設科豈在文學哉于是退而躬耕日奉父田間召諸所善者備酒食談謔窮諸樂事母病朝夕立而侍藥餌除居不假寐者五月中夜涕泣籲天而求所以虞侍父者娶于潘事父甚謹舉子昌國而公之子弘正再期矣父語公非若吾安得有此子若無以弟視其以子視公曰請以兄弟之序而行父子之

愛乎父大喜三分其産公父子得二而昌國得一公不可兒幸壯能自食弱弟不習事兒悃不能埤益之而乃割所應有者耶卒與弟中分父益喜爲書報所親曰大兒先弟而後子人情所難何後撫其弟教之與子等而弟亦爲諸生矣父病不能言哀號祈于神有巫傳神語憐而孝子而翁兩日能言然大命盡矣奈何已而能言後兩日卒其執喪毀瘠已甚見者哀憐之推親之所愛施于三黨族有乾沒公賦者貸而免其罪有遠遊久不歸者爲之踐更而以怨報有踐田而奪所穫稼者皆弗校姑大負稅長繫爲之輸母之支屬貧欲遠從軍爲之

授室中表黃幼孤遂無志分爲之經紀其家公歿其人泣曰何不少須我陳銖兩之報也包氏以千金寄公越十年畀之封識宛然其他故舊饑助食寒助衣死助賻葬爲讓地訟爲解紛者甚衆所治道成梁繕二氏之宮不惜費人謂公被服備術不應爾公笑曰吾令匹夫匹婦以此興善心不猶愈于妄費乎吾枕嘗敝不及更以束薪爲之彼大聖人且曲肱于吾何有生平食不二味與其獨飽也無若與人共飽之爲快也弘正時爲古詞賦公視之而喜是非公車家言然賢于諸戲劇矣願若爲古之人無第爲古之文辭有枝葉不義而富貴吾不

願子孫有是里中貴人或過公不報謁曰布衣與冠蓋周旋不韻彼衽觴自厚德事吾終不詣益成其高耳公貌偉而實弱居恒掩關習靜足不入城市竟不勝病卒卒之日言笑自如惟以孝友節義勉其子云弘正才情操行無忝所生矣論曰吳俗重家督諸子莫敢望毋賤而子少則奴畜之不以爲子數如太學者旣爲父得其子之母又爲父厚其庶之子益絕無僅有事也人侈言世家名家率以富貴功名沈氏布衣行孝行義受知人主六傳而太學世德作求夫膏粱華腴何足道哉

方太學家傳

太學方君名思載字子厚歙人也其先世河南漢長史紘避地江左至宋季居歙環山再徙忠堂子孫貴盛爲歙冠族入明貴文舉進士官御史以伉直聞玄孫良嗣舉進士爲郎爲藩臬爲大京兆所至有名迹京兆五子一元一德一貫一樂一敬一敬舉鄉試第五人一德生君一元無子京兆以君爲之後而兩父皆弇世君甫二歲稱孤有異質口授書輒覆誦不失稍長受春秋春秋屬詞比事視諸經體異而舉子家言支離蕪蔓君曲暢旁通以綴文繁而有裁制京兆喜此經吾家世業即宿儒未覩秘奥孰謂孺子能爾十八爲邑諸生督學使者按部諸校士質問經傳意旨衆皆闕口朴作敎刑或語君以年之少爲問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達也神羊峩峩將觸其角宜早自避君曰無憂次及君談詞如雲使人心形俱服使者嘉之吾聞說經硜硜楊子行論鄰倦倦邪堅元凡之此子矣已知爲京兆孫曰故有祖風君益自奮九夏之暑焚膏而讀蚊虻嘬膚不顧冰月擁爐朕且忘就枕已入太學大司成遇以國士君辰入酉歸未嘗一日失期聞名世公卿賢豪長者踵門請見商畧今古究極天人服繹而手錄之志不在小矣凡數應南北京兆試益已上第而失之者至再而好學不衰嘗

統祠環山與宗人茂才異等藏修息游其中邑秀儁有芳蘭社推君爲長所評隲無曲狥衆儀公必褎然舉而卒不偶也母早發治生劬勞君色養無違事諸父如父友于諸兄弟析箸聽所授不言多寡肥磽京兆無厚藏賴君經紀稍裕與伯兄聚處一室事無專輒任其勞者叔父爲市猾所持中之官君以身捍蔽得無患即鄉鄰有鬬爭爲詭辨久稽不決君出片言無不釋憾以君無偏黨故也京兆治別第歲鎮未就君卒成之而搆一亭宜于故里若古人田中廬歲居半曰吾聞去其故鄉者旮而遂猝遇故人胄無舊言君子恥之況吾先人生于

斯歌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而何敢忘故夜有盜其貲復焚其室者左右竊議之請束詰吏往不可恭之時人或菹于財不足也漢之時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彼以不足致此吾幸有餘不以生人而欲速之死乎人稱君長者嘗京兆時或行金錢爲遣請君謝之太父以清白貽孫謀小子不敏寧棄首爲亂階生平自伉儷外婦女無所幸候試逆旅逆旅處子踰閾而自媒躑之篤端峻拒不納所知嗟異不閔愧近世任嶽有宦男子君第應日無有里中貴介公子高貲賈人相矜以侈散臑不收于前鐘鼓不解於縣器用玩好倀童舞女行樂唯日不

足君爲宮室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內外足以別男女之禮不爲綺麗也衣服帶履便於身不爲奇怪也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不爲珍異也堅車良馬不知貴刻鏤文采不知喜習而安焉若素家儲經史子集萬卷閉門掃軌校讎丹鉛不釋至忠臣孝子節烈義俠覽之長吁潸然下涕也所書格言四座皆滿爲古文辭詩歌各有程則宗袞司徒釆山極所鑒賞晚而課子嚴數詔之曰青出藍絳出茜弁出槃學出檿天與之質人覗之法有不然者謂之自暴棄三子光宇光宸光寰率多學尚云舊史氏曰子厚稟仰素風力行恭儉京兆嘗試以事億則屢中可謂家寶余獨異其終身無二色力却奔女復不欲汙人以自名此兩端者賢於人遠矣

金子實家傳

金子實名茂休寧人也世有名德唐押衙順宋司農蔡最著其遷居也中市白新一始明興治亂國用重典所誅連編戍世衆新一子仲善爲郡掾焚尺籍免者千人身坐之戍兒明諸兒家尸祝之仲善子孟賓孟賓子元元子時時子象象子赦凡五傳家日起人以爲陰德之報云赦娶于戴生子實姿儀秀美溫潤受詩外傳入太

學試輒困乃用鹽筴賈淮海上問之孟城席其父販麴爲業朝夕誦讀不廢而毋弟子馨少孤字育之萬方弟長盡以其業授之子實行義好施子馨季有兄心無何弟病子實發之稱藥量水夜不監寐比卒鄉人哭子馨哀子實益不勝情哀而至毀見者爲之灑泣復字育其子已長盡以其業授之家遂倍蓰故時即宅後爲園名之曰市隱池亭整飾花竹姸美汪司馬伯玉嘗偕弟二仲及汪元蠡陳達甫子伯宿仲魚遊而樂之擬少陵飲中八仙作歌詞林傳爲雅談繼司馬游者里人金季貞丁南羽汪大呂汪公叔敬仲永牧輩飲浙賦詩浹辰挾

月子實沾沾自喜吾鄉者以詩爲舉子業方枘圓鑿不相入今以詩爲詩深合吾意四方客能爲詩者即不能詩而慕子實賢迂道往訪子實盛共張陳絲竹流連經時客益衆或緩急昏夜造門乞貸無所靳而貲不能繼矣然其行義好施自如宗祠之立也首以五百金爲助猶子有逋不能償代償之而割予其產視己子等嘗謂子詔吾聞鹽梅麴蘖和而後成味治天下者道如是吾先人業麴吾業鹽有深意焉椎和爲貴孺子無習而不察也祝尚璽無功爲令知子實長者禮爲鄉中正市人服從其教名不隸于訟牒社有祭酒鄭啟文病卧梁家

日于時子實病病矣日使人問啟文狀餽遺不絕子實居太學上舍有年應除官不欲赴客或諷之若薄貲郎耶子實謝曰古貲郎如司馬長卿輩吾得與齊名幸甚第吾恐之至熟與其爲文園令病消渴守白頭文君不若吾爲市隱園主人抱子之孫孫之子分甘餔飴致足樂也集所爲詩遂以園名人與地交相爲重矣子實年七十一子三女孫曾孫皆五人子詔才行爲士林所珍而尚廼志子實墓簡覈不浮人以爲實録子聲名芝自有傳舊史氏曰往余遊海陽海陽多富人與詞人結客如子實者衆第意在徼名或借以豪里中獨子實闇然自修無所覬也子實沒已久余友丁南羽每爲余言其哭弟狀至欲涕下可謂獨行君子矣

柯儒隱家傳

柯儒隱名方榮字自實龍溪人也初名民仰字宇徵督學使王公易今名少司馬許公易今字父早世率情合禮王公見其英神儁茂使從王伯父甘野公受書柯故以尚書起家甘野公尤洽浹公講貫習復通微言大義綴文卓有奇致每自塾歸必以所覯跪而陳之父靈脈前如生時已爲邑諸生身長七尺餘腰帶數圍豐頤美鬚髯俯仰進退咸有風則事母孝甘旨之奉必竭其力

王父時資之衣食輒以進母與孤弱弟王父知狀私授之塾中亦必持歸須母命而後可已受室于楊月不數處內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蓋其性然也父所遺故薄悉畀兩弟母卒時郡罹兵患歲復大侵營綜斂葬兩弟相隨啼號而已諸弟子若博士聞而高之爲之賻王父踰九十目不明朝夕舐之如初叔弟殤葬如母仲季未有室累積束脩具六禮爲娶治王父葬會足瘍蹴躃從事山故遠于溪沙無可得忽驟雨湧沙數百斛人以爲異宗祠圮倡宗人新之歲時致祀具有經式而斥其名田供祀物族居美陽食指繁政無統紀慕公之誼奉

為宗盟長公析為五宗曰恭寬信敏惠而擇其賢者長之為家規若干條人給一帙月朔謁祠使誦以對而廉其行有過夏楚示懲又為立家倉備凶荒周困乏立宗塾簡其雋異者教誨之婦幼孤育于鄭翁翁有厚贄于少侵者百方公為禦侮夫婦獨蔬布不私一錢子後蕩其產吏伙之而為葬鄭翁如禮賊之陷南靖也徐生父子在虜中賊逆兵執生將刼首虜公往見其帥說而免之沈井里人從賊所逃歸衆以為賊刃在其頸公知非是解其縛後遇同安道中迎公于家妻子羅拜而相者因謂公面有陰德文云同舍生中讒而黜者客之鄉田

苦輸租僧者釐之古迂陳先生仕而貧子孫有饑色為傳其事而請祀之學宮劉愛禮先生祠燬于火請復之王氏子以洴澼絖為業善事兄自邑令旌之所聞貞女烈士雖越境必齋衣冠往造其廬致敬而返童子中有異質敢稱于人以誘其進後生藉以成名甚衆四書六經諸史百家悉有傳釋口授人亹亹忘倦而砥礪躬行日孜孜焉顏其室曰修身正家題其楣曰畏清議若神明對家人如賓客為拙賦以見志大要在無自私自利與所製六言貽子者旨相似燕居靜夜每念三黨四鄰得無有愁嘆聲乎治沮洳道以石而為舟濟病涉者寬其稅市儈私宰牛勑宗人不得與徒市于野或移書勸之卒不聽豐城李中丞講學郡中許司馬徐叅知兩公為主必攝齊聽受豁然開悟以大學為案孔曾為宗止善為命脉修身為本格致誠正為功脩治均平為緒事所論克己格物變化氣質皆發前人未發之蘊三公稱之不容口適海上有寇警年穀不登上賑饑城堡二議當事者采行之自治聚子業四十年不輟而以子舉賢書遂自免隱于天寶山之麓徐公名其門儒隱疾時徐李二公為製藥卒不起子方偕計下書命之六十餘年學問不敵一時氣使蓋疾不仁故云詩文若司馬子長

陶靖節及今王弇州而雅慕曾仲連范希文之為人所編三禮以疾未就有蒙猗樓集藏于家郡邑長吏博士子弟鄉大夫父老具言公清裁懿德華首瀾固為一方表的宜俎豆于孔廟之廡其里則特置祠子墉有軼材式穀似之矣舊史氏曰朱紫陽守漳州言南來得一陳安卿學者所稱為北溪先生者也其後有王益齋陳布衣兩先生真儒不數見如是柯公訓故類北溪內行類益齋正俗類布衣距紫陽五百歲聞而知之其斯人乎

吳伯實家傳

吳伯實者名繼美休寧人也人稱之省吾先生家居上

山溪山明秀獨吳氏得其勝子孫千億里無兩大名著
四方伯實父龍泉公大父鯉墩公皆以純龐惇固之德
表正鄉閭其生也弱不勝衣龍泉公少之是不若季灼
壯有力鯉墩公曰此皮相耳瘦乃勝肥吾必以伯爲壤
子伯實亦自奮古之羸者要離以勇聞崔浩以多智聞
皇甫謐以博學聞吾何獨不然下帷發憤日所受書倍
同含生覆誦之不失一字衆竊怪其與居恆行不中道
坐不窺堂飲食不滯侍於親不睇視不側聽不噭應不
儳言所遊有常出面反告定省溫凊具如禮經鯉墩公
大喜舉酒屬客乃公固知人既入南雍[illegible]觀乎在位通

人處逸大儒者艾而信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
者師事之離經辨志知類通達矣與海內英俊上下論
議依方辨對舒出問表莫不嗟服龍泉公治家儼若朝
典又屬望諸子厚伯實情存挹損不矜急自多挑取功
譽而會毋黄孺人喪父倦勤伯實部署喪事緩急疏數
情文俱得龍泉公亦大喜吾幾失子乎是傳伯實以政
而召諸子前語之曰夫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者天下馬
也望之似木雞者鬭雞也方晝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
光而不見影泯然無際莫識其狀者實劍也物既有之
人亦宜然處身若橛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而後善承

蜩忘四肢形體而後善削鐻僨僨然不趨受揖不立解
衣槃礴羸而後善畫朱文季之以公叔爲專愚也山季
倫之不爲家公所知也語固不虛今而後吾知若伯氏
今而後若曹惟家督是聽諸子敬諾狹華申命如初家
故受什一傭保駔儈以百數傑佼鋒俠熒惑人視聽伯
實心計精密每以片語發覆衆吐舌相戒而察其馴慤
者任使之盼睞有加等益樂爲用業更隆起然不以是
侈費櫔梁之飯藜藿之羹居無重席非禮服不裂帛然
不以是吝施自三黨近戚與所交遊乏者助其貲貸者
焚其券菑之郭有棄兒草野中收之以畀里人無子者

歲予衣食子壯有室而感可知也人奴逃而就捕討復
無之且赴水死爲請主人贖其罪并贖其身道途之華
離而土壃槧者溪澗之不可以舟而無徒杠輿梁者二
氏之宮補綻決壞枝柱邪傾衆力莫繼者仰如外府然
不以是好上人見長者正立拱手必愼唯諾見同等車
必下路必讓至於芸夫牧豎牛馬走和顏色而延接之
與之言恂恂若不出口然不以是泛交自非倜儻魁偉
束脩至行者名刺不輕投貴人干旄枉過輒以出亡辭
居太學久應拜官委去不顧灑掃精廬左圖右史披覽
忘倦啜茗焚香蓺花種竹或鼓琴而歌或抱膝而吟或

登樓而傲睨或箕踞南牕而嘯或踟躇畦苑遊戲平林與盡而返所臭味過從手談終日佐之以酒間語及外事閣口不答符卿祝無功初爲海陽令其門如市獨伯實五年不上謁無功嘆曰疇謂古今人不相及雖公事不至假室吳君賢於子羽矣晚年有味竺乾氏言挈其弟泛海禮大士普陀巖歸而築閣事佛八關六時齋誦一如彼法會數有子喪諸善伯實者載酒相慰藉唱酬諧浪日多歡趣乃忽大悟陶彭澤好酒遠公招入白蓮社送過虎溪蘇晉願與彌勒同龕以好飲米汁故故長齋佛前而稱爲飲中仙人吾竊比焉無何卒丈夫子六

人敬爲內史金陵顧太史弟子也以才儁發名舊史氏曰吳伯實恂恂長者不名一行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樸素而天下莫能爭美矣新安多君子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伯實未嘗過而問焉宜也

吳仲虛家傳

吳仲虛者名繼灼灼訓爲炙爲昭惡其文之著也字以仲虛別號履素云其先唐御史念其徙休寧商山則宋文肅儆十傳爲昆昆生祿祿次子典客洽元配黃生仲虛而助黃遣者張生伯實長仲虛八歲仲虛小而聰了十歲從塾師所見左氏春秋好之塾師爲解故遂盡通曉長而韶令美容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典客公督之嚴學益勤業益工益習百家言以爲文敘致精麗無何父母卒哭嘔血至升乃入太學許張二相國爲司成遇以國士七上京兆試不第意氣自如別業在蒸谷有閒曠之致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與諸兄弟恣遊玩之適賦詩行酒爲樂而學不輟家藏書萬卷丹鉛校讎不倦今武林西爽堂所鏤梓海內競市之嘗與湯博士論三國志諸葛忠武無所薦士不若鄧侯蜀士少何以不加珍重甄多材何以亡在吳

先博士具爲明其所以欣然厭心也已就老宿談西方之業一往奔詣故復自佳馮虞諸君子目曰禪中夷惠於是從伯兄渡海禮大士于普陀損橐中裝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津梁水陸之墮鬼趣者而歸仲虛故篤於用情而諸父昆弟姊女相次沒不任憂邑丁酉就試復被放聞伯實病操舴艋晝夜併道以還而伯實業已先沒兩曰仲虛撫膺呼天涕泗交流余無父母而有兄鄉之力於學也兄代余治生也兩之快於隱若遊也兄在無內顧也垂三十年手不執算今安恃乎每哀至則泣復嘔血如往時眩而仆地久之方蘇稍綜理兄家政耳

目所觸無非痛楚食少事繁遂以病矣猶日持呂覽與諸兄弟言是夫謂奇貨可居貨勢奇於是千秋而下隻字尚可百金吾新安多賈人不足以當其一瞬既而伯子懷真自武林來侍病悲不自勝仲虛擧掌之兒爲我來良苦將無以我年未五十患夭耶昔王司徒恨年始四十褒同耳順遠公答言古人不愛尺璧重寸陰觀其所存不在長年擅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遐齡吾鄰之審矣兒其入謁先廟見若母拜三黨父老而後出仲虛猶攝衣冠正坐至夜分卒識者以其得禪趣深也江南嘗大饑疫其所活無萬數振人

困尼如或不及而恥任德卒之日來哭者塡門家人不識姓名所交盡東南之美周旋與常楷李馮開之爲志四明屠長卿爲表臨川湯義仍爲傳閩曹能始爲書傳後武林黃貞父爲狀長洲張伯起王百谷華亭王元翰陳眉公董玄宰馮咸甫廣陵陸無從新安方定之羅德鳴謝少廉高安陳德遠及申王二相國孫宏洪恩二高僧宗人吳體中爲象讚人歆豔之以爲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文繡也所著西爽堂稿篇什不富而才意新拔良足嘉異子懷真懷上有名家韻舊史氏曰商山吳氏之先其奕世載德耶何子孫之多賢也余所知數吳氏

原缺

年行三輩各有其美往傳伯實已知有仲虛復爲仲虛立傳夫常棣碑不足貴矣

吳雅士家傳

吳雅士者海陽太學繼可也繼可字幼時直指使者下檄旌其門曰雅士人因稱之少以字行江淮間故幼時稱故著幼時父瀛宮內史別號鳳泉世曰內史鳳凰池而鳳泉公有子九人若鳳將九雛幼時行居八人又稱之八郎云幼時生而白皙韶令蠅笑啓居有常度絕肖內史內史日摩挲其頂爲歡甫亂則內史捐館舍矣孺子之慕自其天性朝夕從諸兄寢食靈牀前就外傳受

書不屑訓故通曉大歸而已又涉獵諸家言好誦唐人詩叔兄宦遊金陵從之入南雍時方弱冠神采映發而溫恭雅馴四方豪賢愛之與結衿契者纚屬諸應酬大小儀體一切關決于兄無專輒焉兩兄卒幼時哀如父諸子議曰周有大叔在德不在年今諸父賢八叔爲最請禮爲家督于是之廣陵部署什一之業則曰先君子規畫具在奉之無失又何加焉任人而因時無欲速無見小利而業駸駸起矣廣陵高貲賈人無不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飾輿馬僕從及諸攤錢之戲幼時去其泰甚而不溪刻自處素不信二氏言卽有以理學自命者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孝子家傳

王孝子者名原順天府霸州文安縣人也父曰珣娶于張生原剪髮爲髫小字之某是時畿輔收事煩苛比屋流亡珣無所仰賴私語婦安能坐而待斃將餬其口四方若善視吾子遂去不復顧原稍長數問母父安之母告以故輒哀啼不自勝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柰何父之生而子致死之也兒願跳身求父與俱還母泣而慰之曰天下大矣兒父非世所指名也相踵爲異鄉餒鬼何益之有原因念母煢煢誰與朝夕者既受室段矣力請于母兒婦者不敢離子舍徼天之靈有婦可代養請畢初志即不得父兒不歸矣母善自愛勿以兒爲念慟哭而出至燕至趙至齊所贏糧盡則行乞于市幷日或不得食色菜足繭意氣彌堅已渡海抵田横島日夕矣颶風大作望道左土偶祠就而假寐夢游僧舍日當午僧炊莎米爲飯推而食之一盂味殊苦復和以肉洎曰甘乎曰甘已復口誦偈授之如來如來眞箇來好去好去還須去忽聞剝啄聲而寤則一老父拄杖逍遙來前類有道者也原起立而傴僂須之顧問原豎子無乃憊

耶原流涕而白所以老父嘆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夫惟在陰乃可和也豎子不識父所在而索之無何有之鄉不亦難乎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寧渠能家至而戸說之原更流涕而告以夢老父沉吟曰夢故有意日當午者南方也莎草者其根附子也和肉洎者附子胎也先苦而後甘豎子其南行乎必求諸蘭若中乃得之原稽首而謝因改而圖南踰汶泗渡洛漳旦夕匍匐籲天長號至輝縣之山寺視其名爲夢覺又爲愍報原心自喜天庶幾愍余疇昔之夢有徵乎會大雨雪倚寺門而臥昧爽僧雛出見而怪之少年何所人何以至此原齒擊而對賤子文安人也爲尋父來耳而父何狀曰生數月而失父不識狀母爲我言其略然去之二十許年當不相似矣僧雛引而謁其師師分糜餟之珣方爲僧都養僧雛召珣來指原示之此少年亦文安人試作鄉語珣曰而父何人原曰王珣珣曰爾非小字某者耶原曰是也父子相抱而大哭失聲寺僧及外人聚觀者無不泣下沾襟父勞苦原兒以我故至此路人見猶憐矧若翁雖然若翁赤貧何以見鄉人不爲汝母子辱耶原噭然而哭頭搶地不能興諸人譬曉其父貧者士之常庸何病幸得歸骸骨故土不媿首丘狐矣且

若子以若有無為生死若妻若子之婦以若子有無為生死若不歸是以一不必生而易三必死也珦乃揖謝諸人而從原歸僧法林者贈原詩方于呂子回焉始珦亡時尚壯比其返也垂老矣鄉人觀者如堵牆咄咄怪事不休原竭力耕田以供子職愉色惋容不違其意珦八十有四而後卒原年亦八十有四博士吾嵩董玉贄方伯紀常為傳其事越數十年有司上直指使者直指使者以聞于朝詔旌其門原子六人孫十有五人曾孫二十有二人應期應霖舉進士為世聞人人言天所以報王孝子也其里其廬其墓迄于今皆以王孝子名婦

孺類能道之舊史氏曰原匹夫徒步之人非誦習詩書之業者也父失而行求之險阻艱難蓋備嘗矣卒無怨悔以臻厥成此夫良知良能不待學與慮者哉其夢匪噩匪思遘會迹甚奇要以精誠之極神明可通亡足異也漢史言霍去病為車騎將軍還迎父仲孺仲孺扶服叩頭去病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比於珦原何如法林所稱引呂子回差近然其勤苦不逮原遠矣

西冷翁翁家傳

翁翁者武林人也其先世丘墓在西冷翁自號以志慕人因稱之西冷翁翁名鍾字子聲世家大梁從宋南渡家武林父曰永昌而有四母曰王曰黃曰章曰周翁周出也兒時父寢疾刲股和藥以進日夕籲天請損已年以增父算父老攝家政終不私貨蓄假與叔父鰥而貧引之共爨而食更授其子貲生之業而擇對遣其女宜家因母之卒也哭無常時迫老以為憾歲時伏臘若豆間之祭哀哀泣下事繼母如因母又周繼母弟之煢獨者僱傭竊翁金議婚婚有日矣婦家覺而悔之以幣返翁翁謝無有吾不忍是夫蒙不韙名將終身無偶也戚屬干進而無貲貸子錢家子錢家不可必以翁翁為左驗其人卒不能償翁代之償或乞翁居間事訖翁絕不

受謝乞者故無賴坐他事窘乃嫁禍翁翁自誣服久之始白蓋環翁里而居者千餘家饑取食寒取衣婚姻死葬取經費翁不置券即券而人負之諸所為德而人用怨報之者不可勝數翁家遂中廢身不免文困武林人竊笑翁迂翁聞而莞然笑曰吾行吾意而已安知其他胡端敏公父子張中丞吳憲使王左史皆武林[illegible]賢卿大夫雅重翁質行長者相引為布衣交申之以婚姻武林聚五方民百貨之湊俗尚侈靡翁無所好獨好讀書務通大義棄去俗師一切章句訓詁興致所會口占成詠不拘聲律陶然自暢既舉二子擇經生督課頑翁

歲月考成焉嘉靖間新建學大行其徒有能推明之者必令二子從游少時以門戸計入貲爲行省知印恥與齷齪者偶朔望詣公府一受署而退若或浼之越三十年以例予冠帶而有司亦康翁孝弟慈良樹其門加綽楔焉二子曰慰祖繩祖皆茂才有月旦名慰祖之子汝遇汝進舉進士文章治行號爲二難云舊史氏曰翁氏兄弟以文學起家每爲余言是王父之教也余謂富歲子弟多賴其趨而之文猶箕裘弓冶所必至耳夫西泠翁不愛毀家辱身以脫人于難卒不自言此之謂陰德子孫繩繩奕奕蓋受其賜而不知世以文學訓子孫爲

求富貴利達之媒故翁所不屑也

汪次公家傳

汪次公名良植字文林歙之千秋里人也父某以伯兄適子貴贈左司馬左司馬者世所稱伯玉先生也贈公元配吳淑人踰四十無子祠高禖不驗乃以黃姬助吳淑人之遴其年甲子正月吳舉先生父累封左司馬號封公二月舉公號次公復自號羅山人兩公幼同乳哺臥起長同飲食衣服就外傅同槃案佔僤朝夕出入若一身童牙黃髮無纖介之忤贈公用鹽筴起家甯逸爲閭里雄不以晚舉子姑息御之竒嚴公從父賈武林無苟訾笑父老以政聽公兄弟公得自便持籌而算萬不失一所贏得十倍則狎諸少年爲鬭雞走狗藏鉤試卞夾食捐悶博塞樗蒲壺矢蹋踘之戲諸少年稱國能焉已而游狹邪簡其靡顏膩理姱容修態歌青琴而舞綠樹者迭奏更侍達日達夜所直意賜予無倦諸姬自以得尚公晚目挑心招相屬酒人醵而召公轟飲自雄傲以不能公輒盡一石不醉酒人內愧也位次與穪人絕席于時游閒公子之名聞吳越間間造詣名宿豪傑迎門握手交歡延之上坐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聽者屬耳忘倦鹽筴使立爲市正謹修其法而奮行之徵發期會

諸賈人稟承恐後會直指捕鹽關出者又聽受吏民條書相告染逮數十百人征營惛悖靡知厝身公曰我在若屬何患走之所善顯者以底裏上露爭爲道地得無案諸賈人羅拜公庭下奉百金侑觴公艴然不悅曾仲連朱家何人哉吾乃見德色非夫也粘盡予之觴而已里有訟鬩公平之已諸而其黨利賄獄因緣侵牟力佐鬪公鄭重譬曉無自貽戚不聽兩家大毀禍挐未解皆臥自摶何面目見汪次公嘗夜江行遇盜舟人竄走將葬江魚之腹公逌然笑盜渠至是挺而前好語盜曰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若與人等耳全人而得之人以生報

死人而得之人以死報兩者奚若幸自爲討盜目擲公
詬吾劍不利耶而喋喋爲其魁呵之是長者勿與校已
抽一矢乞公設有警可出示也向後再遇盜再免舟人
戴汪次公尸祝之矣伯氏既貴釋業公亦輟歸籍其貲
刱界守舍兒再畀子婿洪三界里中子破亡大半身課
疆以耕於野兼功自厲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姝無慍容
力田不若泾年吾力安能與命衡而敕侍兒日儲酒待
客客來觥籌交錯酒酣耳熱喀爲長嘯引枕而臥揖客
且去其曠達如此封公從子爵不齒於鄉從弟亦與封
君比督府辟公叅軍具章服趨上公謝不顧回賜之徒

不稱官閥人呼我次公於我足矣皂帽衣褐比肩兩公
問子姓賓客行酒於公彌起敬退而視其戸長者車多
兩公所矣公初娶吳繼以杜媵以陸陸舉子道坦杜舉
子道會而公稍爲酒困偵者以病告杜憂之甚道會復
善病杜憂滋甚亦病公病差而杜卒哭之哀病繇是作
矣繼杜者莊舉子道者其年公稱耆也耆聘於方未娶
而殤方氏女自繆以殉事聞于朝旌其門而女歸洪者
無何稱未亡人矣不踐二庭公潸然流涕女婦以節烈
著非家之福也病繇是深矣督坦學不成督會學成爲
國子生復數試不售公意不無小動而縱酒自如久之

病痂益楚其不侵爲然諾振人困厄有無通共人有過
班班顯言須改而止終其身不衰病華語左司馬幸及
時有樹也司馬問所以樹曰出則有補于國家入則有
造于宗族而已莊嫗更請治命不答司馬言吾得叔父
也吾王父母以慈聞吾父昆季以友聞吾諸母以順聞
吾儕兄弟以恭聞吾宗吾鄉以敦睦聞吾諸臧獲以勤
恪聞蓋公所爲上下左右匡救彌縫甚備司馬有難顯
言者云舊史氏曰余遊司馬兄弟間則次公没有年所
矣次公仲子道會是爲仲嘉司馬母弟道貫是爲仲淹
學士大夫稱二仲仲嘉爲叔稱三郎嘗語余仲父宜有

仲子仲子當愈吾仲司馬仲淹没仲嘉擁護其家化誨
其子姓舉國莫不宗服爲之語曰父次公子次公衣布
衣顯名同司馬知人哉

江先生家傳

江蓉東先生者名國邠字景仁婺源江灣人也其先蕭
遘爲唐相仲子楨平黄巢亂徙歙黄墩孫瑾誓渡江興
唐不克因以江爲姓徙居婺旃坑其徙江灣則自宋洪
州尉敵始歷十數傳率以科目起家先生王父天寶稱
一鄉善士父大用母李禱于靈山夢何國師降其室已
而先生生室有異香名之國賓字之君禮後以市豪齮

齕避不較更今名字有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之指焉少時警敏絕人不苟訾笑見羣兒嬉戲恥與爲伍父大奇之異日必成端士在親側僂身屏氣如執玉奉盈毋側聽嗷應淫視儳言以六之好遠遊也屬所善慰留之爲築草堂奉父偃息其中招延故老彈琴賦詩以相娛樂問寢視膳朝夕不違冬夜抱父足而寢父感其悃篤不復出林問矣少受學江古楓公日誦千餘言爲文思理斐然試有司有司錄其文不類括帖語而以父病謝去不櫛髮不脫衣日嘗藥物相䛐居搔背瘙唯謹比卒哭無時不進鹽酪跨積寒暑自斂以至葬虞三年之喪四

時之祭無不用紫陽家禮廬于墓三年然後歸白雀巢樹紫芝產隴人以爲孝思冥感云歲節生忌不御酒肉哀若初喪沒其身而後已侍御洪覺山公講明理學先生從之遊洪公因以先生見鄒文莊公文莊公器之發自紫陽後多大儒江生弱冠篤志於學晚成殆未可量爲紫陽祠于家事之如家廟禮廣求其遺言不失隻字凡數十年錄書校讎展誦孜孜忘倦輯其微言大義爲尊朱語錄道學正宗諸書少司徒余中宇公序而行之紫陽裔孫崇沐欲行紫陽遺集先生大喜以所錄付之助之百金崇沐爲紫陽藏書樓人助之百金其崇信如此雞鳴而起整衣冠拱立思其日所行必可與天知可與人言兢兢惟恐有過洪公敬之爲長友其後復與璽卿汪都山公交長善救失有先輩典刑耿恭簡公爲督學知先生賢而賓禮之有司請爲弟子員先生笑曰一青青子衿于我何加焉卽命孺人亦勸先生弗往也初永門俞古石公爲女擇對江古楓公曰無若江生遂以女字先生蓋古楓公姊兄弟之女也萊婦鴻妻所刑于豈淺鮮哉先生席父遺貲饒溢而蔬食布衣不改其素家人爲木客賈吳楚或數千章先生書一圖茅草詩若自嘲而意在儆衆幅利也然以無侈貲蓄滋羨人操書

致售田必予善價里中入租以石計有定衡獨先生減二斤故先生田日斥而樂爲先生田傭者惟虞不得間歲侵出廩粟數千石食餒民每行攜金袖中遇貧者出而周之鰥寡孤獨倍其等無長少貴賤藹然慈仁接之終日無惰容無疾色人人親就之有訟鬩質先生或望廬而返或造門得片言立解所結社諸君皆善飲先生不飲而飲人以和也士之有文者鄉大夫之仕若隱者見之必敬而不曲阿侃侃持論有過雖暱者尊者規切不諱江應泉敬先生數語其子汝誼此古之眞儒也先生亦雅重汝誼汝誼沒後有外侮故人莫爲之地先生

周旋如平昔從弟茂裕少孤字之若同胞後遂爲聞人從弟茂孝子孤先生撫而哭之吾在一日卽而父在一日也晩年號獨醒居士有獨醒集暨唐詩彙選行世雖不治舉子業見諸大魁試卷校而評之或梓之木以訓誨後人曰言爲心聲文其精者也國家以此羅士安得忽棄疾革詔二子惟紫陽是師又曰吾少不及湛甘泉先生之門其遺書在若曹佩服之少間曰天地淸氣襲人衣袂命二子掖而起坐交手加于心者三而逝譚明府任學博嘗旌其門曰隱德君子曰光振紫陽其中表兄弟汪太僕居約時受先生特達之知將以先生薦于

朝比卒未果邑諸生上書諸臺請祀之學宮二子鯤鵬爲南雍上舍生敦行脩文不媿爲先生子僑史氏曰歙休婺蓋赤縣也二邑多富人豪奢而婺獨節儉二邑多好文廣交延譽而婺獨質行縉紳以廉直表在朝著者相望求之韋布中學義堅明敦厲名行余所知則惟江先生矣

潘長公家傳

潘長公名周南字南伯歙人也父侃以孝廉仕爲汀州別駕年九十有二里中稱長者汀州公三子長公之次則召南道南召南字南仲少長公四歲與公齊名公生而深目高權輔微若揚子雲口吃汀州公爲諸生久深于訓詁之學時時爲公說大旨輒記不忘以屬文無不中窾會而汀州公試數爲其曹冠首遺公就外傅横經捧手而聽是孰與吾父野雞不若家雞越雞又安能爲魯雞也遂謝歸一以父爲師會詔選秀民入太學公乃爲太學生故司成丹陽姜宗伯與汀州公披襟領契得意之交見公齗齗自修[illegible]嘆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詎不信哉家故饒汀州公用無經紀南仲家奢似之公曰吾忝家督不厚其入何以勝其出是吾貽父與弟困也折節爲儉約家在巖鎭大如一都

會富人比屋而居以奢靡相尚飲食衣服車騎雖殊方偏國非土所産致之猶藩墻之物也而潘宗人爲最公食一肉脫粟飯賓祭取精潔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卽吉凶大禮費事相稱而止以是貲息耗相乘免稱貸之苦人謂吝者沓貪而忍當如陶朱公長子公又赴義若渴汀州公爲令爲別駕數數以家廩助公祿身不名官中一錢人有牙靡在路汀州公哀其夜號也須六百緡以贖公聞而卽授之從子之恒游道廣先後資之千金不問出入其他知故丐貸不責錢或遂折券者若而人眞州江岸有善風亭風作亭上載鳴鳶毋敢渡者歲久江

岸崩亭没水中舟人不識風候多敗御史大夫郭相奎
初爲繕部郎有事真州公與相善循憾語郭公吾不忍
葬魚腹者纍纍也顧在下位何可任德願捐金復故亭
而公爲之名至今舟艤亭下誦潘公也其客金陵廣陵
或置酒高會以女樂侍召公公未嘗不盡歡姑寄適耳
無所陜愛歸老治園沼搆臺榭差容宴豆游屐不爲崇
高彤鏤也絲竹肉聲以侑食不爲昌大嚣庶流連日夕
也二三宗長老搖脣鼓舌街談巷議所好生毛羽所惡
成創痏市人仄目而事之公隱情惜已猶不脂之婦未
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尺牘指事希有盈紙入其門

門無人焉者入其庭庭無人焉者叩其闥而公出見客
時發一言渾渾有雅致無不洛嗟已令倪公遣猾禍吏
詗事少年投銛購告言姦舞文巧請下戸之猾以動大
豪大豪重足一迹公聲言分明之事遂寢方司徒聞而
嘆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爲詩贈之胡襄懋爲制府汀
州在部中媒妁議連姻或嫌非偶公曰顧其子何如耳
延之與諸子同學曰此快壻不可失女之是爲孝廉燈
上書白襄懋寃賜葬易名天下高其誼公所賛畫爲多
他女弟子方重慶汪明傑洪應纘彌孫維城維陛先知
其能成宅相所以訓誨良至丈夫子四人伯孝廉之惺

仲郡諸生之愷叔太學生之悌季太學生之恪因材而
成之受賈受儒皆有聲而季能古文辭舉子業惺子一
駒家孫也其子九如曾孫也以汀州九十時生駒與悌
子一馭俱真州諸生恪子一騄十歲能文子孫多且賢
五世承歡佚公以老郡邑守令干旄造廬率謝不見故
黃門楚張公爲令修邑乘無曲筆所記友于兄弟者三
家潘氏有四以公爲首鄉校七上書言潘長公不爲內
外行不爲畛約衆惡之不怨好之不偏高之不驕下之
不懼謀必先素成事焉而後展之天時不作弗爲人客
君子人也禮爲鄉飲酒禮大賓公固辭而私語子孫韓

伯休藥不貳價三十年一旦爲兒女子所知走之霸陵
吾晚乃月虛稱愧之矣諸子應詔格以公爲光祿丞公
勞謝之子行乎子志吾行吾義耳其匿景藏采不揚華
蕤類此今年八十有女偶孺子之色有以也舊史氏曰
詩有之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美儉也豈夫褊心色取爲
齷齪細人之狀哉故曰委蛇委蛇廉而不劌其德宇自
寬裕耳魏和洽深達此旨恒言儉素過中處身則可以
此格物所失或多世人見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謂之廉
潔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illegible]恐拂人情而容隱僞跡
潘長公行事要在愼乃儉德[illegible]以所長上人從俗浮

沉與時俛仰束髮至白首物無傷閡者顧名思義有二
南詩人遺風矣

嚴季子家傳

嚴季子道行者名濟文靖公之第五子也文靖罷相始
生孩提時神明可愛公朝暮置膝上授之書輒誦舉物
屬之對對輒如響喜以語其伯兄秘書曰阿濟吾不得
而子殆斃爲兄秘書謝曰天之所以胙大人也故非凡
品第五之名何減驃騎驃騎故應遜弟耳道行受濕病
痿服藥爲淺庸醫所誤遂跛蹩躃躄矣文靖公以爲大
感道行曰不然古有善用三短者因瘦而寒頤因跛而

緩步因謇而徐言吾且有所用之矣公爲莞爾則日坐
榻凭几游思六籍逍遥百氏朱墨別異俛仰伊吾久之
益自奮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誠
哉是言也寸陰爲寶故讀書不窺園董仲舒三年桓榮
十五年何休十七年家多藏書重以賢父兄之教天將
使余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乎庶幾比于董桓
諸子吾持一編而千古之上六合之外應接不暇耳目
若滌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欣欣其獨樂也道行足
不良弱行而白晳美鬚眉風姿特秀人目之杜弘治面
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中人也客樂與之處道行復好

客名公子降曲單家丁寧款密人以此益親之闊達博
通淵雅之士過從談讌自道術世故名物辭章稗官小
說靡不揚扢機捷炙輠吐屬咸成華藻聽者帖耳饜心
出其法書名畫三代鍾鼎尊罍環玦刀劍之器按覈款
識商略眞贋已而促坐命觴絲竹並奏召變童侲女爲
新聲而和之抑揚銜鬱音節殊妙酒酣耳熱即事賦詩
援筆便成無所改定若宿搆然客精意沉吟不能加也
山入繼燭無小倦容恒言楚謂之踙衛謂之輒齊謂之
綦如我每事即然呼輒可矣又希蹈靖節末疾而不廢
遊或乘籃轝或載小舫覽觀吳越間佳山水古跡靈異

有所會心徘徊不能已已四方之人環觀而怪之若無
濟勝之具而有勝情者何道行嗇然而笑不聞夔憐蚿
蚿憐風者乎夫風指則勝鰌則勝然而折大木蜚大屋
以衆小不勝爲大勝耳吾御風而行冷然善也何待具
哉觀者亦笑而去嘗邂逅吳明卿鄒彥吉兩先生兩先
生嘆曰是夫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視喪其足猶遺
土也道行詩法唐人恥爲齷齪近步膠常守故之語書
學鍾元常而多姿態好寫佛經乞者如市應者如流有
尊足齋稿行于世文靖公爲冢宰置酒食召舍中兒門
下客而矢之吾所爲私一錢賄者有如此酒故雖貴而

撫厚蓄道行因母徐孺人經紀稍裕而道行好施嘗言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䘏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吾師王朗矣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窘急無聊者所見所聞必有以振之不問內所餘幾何凶年饑歲食餧者療疫者斂死者無算有蜀儈乞五百金立與之其豪爽類此文靖沒累日哭幾殞生侍母病累月不脫衣而莊事諸兄不以父之愛有驕倨色家僮數千指恒箠楚其黠桀者各自檢勅比閭鄰鄙相保相愛也年二十有八而卒鄉人悲惜之曰紈袴郎君體長婦人坐不下堂而才情禮法如是厄之疾復厄之年天忌取盈乎文靖公初爲

道行聘蔣憲副貞庵公女而意難之安得宋人之女蔡人之妻歌采采芣苢樂有子哉既歸克諧而舉一子二女子枏爲余叔弟門人文行有父祖風其外祖與余同成進士舊史氏曰仲尼有言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嚴季子相國愛子何求不至焉不幸而有疾好學好遊以沒其身畸于人而侔於天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可不謂難乎夫非獨季子爲季子婦實難後必有述焉

黃叔子家傳

黃叔子名校字叔夏歙人也父廷尉丞應坤生而穎秀娟娟可念五歲從廷尉令浮梁遣使歸聘適食餳以授使爲我餉王母廷尉喜緘致之家人以爲慈孫從廷尉居京師與伯兄受書許相國聞其伊吾聲嘆曰此不啻聽廣樂矣旁綜家政悉如廷尉意所欲出無何歸而廷尉卒伯兄扶櫬叔子當戶四方來弔稽顙流涕而對一如禮殷司徒目之曰黃叔子何必減古黃叔度哉嘗入金陵族子窺其貲僞爲窘苦狀號曰死無日矣叔子曰死不可免乎曰必五百金乃免析吾骸何庸戚然檢槖裝如其數畀之詰朝覘之則行矣已而遭之維揚從大賈招搖市過之見叔子愧走左右請執之叔子不可彼方驕人吾不忍辱之市姑縱之其人卒不能名一錢以

償不問也鄰梅生方麵障面而趨紫陽山嵎詰之曰歲饑鞄韗之業虛矣不如死解囊中金資之江生葛屨屨霜召而衣食之且給之資斧不義而獲千金以報叔子叔子麾之無汙我江卒敗嘗之野誤失足蔬畦主人投石傷叔子頸同遊者拘其人詣吏叔子曰此蹊田而彼奪牛惡得無過薄乎云爾釋之有誘女奴而匿之家事露叔子不罪若以貧故致此予金少許亟自新太冲塘多溺子日爲槥瘞之天以夭札爲凶年而人乃凶德參會乎鬪者慚遂無溺也與江郎輩飲燕子磯凭檻見駭浪中有覆舟捐錢募人往救不足則脫簪所活數十人

叔子沒而淮陰王老以五百文來奠曰是有恩于我或曰是嘗歸胡廣文之子之喪于浙或曰是嘗碎玉冠而不顧若破甑者皆不得主名不悉事由其爲德不令人知類此叔子癯而神王服御整潔不爲倨遇人無尊卑疎戚飲和心醉見義必爲事不避難七尺可捐無論阿堵物矣而不爲苟得江郎之司留漕也浙倅覆舟盡溺北衆請以金代屬叔子道地辭不見亦不言郎自以意許之倅謝叔子叔子不見不言如初廷尉家闤闠中前市後館叔子室介其間石磴縈紆竹樹晻藹所有圖書鉛槧無他物翛然若出世外其偶方爲少司徒公愛女

數歸寧司徒館之園亭叔子猶以園囂塵館于別業司徒海內名德見潘景升所爲叔子狀而書其後吾倩之敏學而文也家傳清白門可羅雀甘之不厭可謂士矣諸爲誄爲輓爲銘者數十曹皆東南大方家操月旦評者也子成象所謂灼然玉舉舊史氏曰新安富人其子弟必以貲爲郎爲太學生或關說爲郡邑諸生至貴家子益羞與韋布伍俗使然也獨黄叔子行年五十名不隸有司其識量可易及哉廷尉余同榜進士雅正确然不羣子孫式穀似之有由然矣

方仲公家傳

比部謝曰可先生以忠讜名天下其文章復獨步一時如景星慶雲士爭先睹之爲快所至載酒殽從遊所居市宅其傍就學經承口授指畫爲文者悉有法度可觀余所知則方生學周其一也先生以學周來見曰是家父子吾所習吾爲述行事而子傳之余遜謝有先生在何敢嘗試先生曰夫有前茅何難爲後以子舊史或可藏副焉耳作方仲公家傳方仲公者父曰汝樟公有孝弟行而因名其子伯曰勉孝仲曰勉弟家世歙西寒山其受姓自具茨七聖方明始漢名德有方望方儲其由淳安徙寒山則宋某公雲仍奕葉載新安名族誌中不

可勝數而曾王父流最著母病露禱以身代病良已兄弟析著田取瘠僮取老弱質取其不能償者蓋孝弟身有之傳其長子墐仲子瑗瑗子汝璋汝璋無念爾祖又以勉其二子焉仲公之生也瑗夢余文義入其室文義與流公比德父子雅善其爲人人以爲此佛氏宿因也少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稍長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仰鑽沉研不知有寢食而父賈中州折閱不能歸伯氏爲邑諸生矣仲公顧名思義蹶然而起曰吾兄以儒致身顯親揚名此之謂孝吾代兄爲家督修父之業此之謂弟乃輟學從父賈中州坐列販賣操其奇贏久之積貯

倍息則以中州距家踔遠改而受鹽筴賈淮南談知於尺寸之間窺斎於分毫之際雖老宿無以踰也部使者延見諸賈人問利病衆必推公置對而有幹鹽者不欲言其人以賄故取諸賈人單次紛更之諸賈人洶洶譟公身詣臺具言所不可狀其人故相難問公連柱之謀竟寢而單次定諸賈人舉手加額祝公也流公嘗憐鄉人病涉者爲石梁人目爲方氏橋過者輙顧天願方氏多男子又焚券巳責餔餓莩掩道殣鄉人誦德不忘仲公曰吾今孰與王曾父時而不爲德乎以數千緡繕宗祠把者合族修歲事讀宗法衆相觀而善不犯有司欽

古巖寺遠祖建千佛閣其中至明而積善公更建之燬于火父竊有志焉未之逮也仲公更建之視昔有加以終父志鄉人指目此方氏堂構丹雘也三黨有郤必爲解媾後巳有厄必拯有貸必施淮北歲凶餒者病者爲溝中瘠者以百千計仲公予糜粥予藥餌予斂具亦千百計然不以其德上人不立聲迹口悛悛如不能言卽言第舉其長不及人過事父母生盡物死盡哀事兄白首無纖介不愧其名偶㬰卒諸子請繼而曰不可若毋與我黽勉同心以無鞠育也吾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恐使後之人發笱逝梁乎吾其爲王駿矣傳子以政而歸

游覽白嶽黃山閒吳太史祝尚璽數相與酬酢蓋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其志操易地皆然也仲公字某人稱之巽齋先生舊史氏曰聞之王克楊子雲作法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鹿而巳安得妄載如方仲公者可謂有仁義矣不然何以見友於三君子三君子今之所謂仁義人也

朱承甫家傳

朱承甫者其名家寵其別號筠皋休寧封秘書上園公伯子也生時母程孺人嘗夢日入其懷少卽辯惠有丈夫之槩父與世父以鹽筴賈淮楚間承甫驕貫能攝贊

之世父有方格每訓子姓以禮曰親在爲人子者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諸子姓唯唯退而省其私惟承甫能行之世父亟稱于衆是必亢吾宗世父病不遠千里求醫三月不解衣而侍榻下相啟居溲溺備極辛楚病革其子祥弱冠祥弟祚猶呱呱而泣也世父執承甫手而語之以是二孤爲託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吾目瞑矣承甫飲泣受命祥祚母皆庶也而有嫡在承甫調和其間耦俱無猜祥兄弟長擇通儒碩學爲之師有過必正色相規世父世母殁祥兄弟母没附身附椁悉所擘畫蒙霜露披荊棘以卜善地而藏

之脪手胝足面黧黑也兄弟同居三十年尺布斗粟無隱修上世之業而息之什伯倍蓰以分諸兄弟諸兄弟大過所望祥祈拜手曰微伯氏賜不至此請有以報德固謝不受夫椎子母而行于恒羸母此市道也兄弟天倫柰何以市道用之乎西人有負世父責者更加惡聲紀綱之僕不能忍見承甫以大義至情感動之負者愧爭爲償而察其實貧者析券不復收中涓銜命辜榷以大賈爲奇貨魚肉之承甫倡義執言暴其監奴門客爲奸利狀詞辯注射氣奮不可奪中涓詘塞乃罷衆駭曰是何文弱儒生而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父心

傷其兄復以家秉授承甫承甫肩之有益無因而爲義宅爲義田爲宗祠以成其父兄弟之志有意外虞當先扞蔽不貽父母憂退居子舍和氣愉色就養無方母善病每得耗疾馳歸昏夜風雨不避母見其來輒霍然病已如此者五羣從以文學起家或游鄉校或入太學或仕于朝皆承甫所啓迪而年已稱耆獨葦布爲宗祭酒或勸之拜爵則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大冠若箕鉅呂而車上僻竊恥之非所屑也生平不游大人成名無耳目玩好之物獨喜書手不停披喜賦詩里中長老賢士大夫家子弟集行酒授簡卽事限韻隨目賦成座客無不嘉嘆有筠阜集祚乞朱庶子序其詩且傳其人盛有所稱引祚復以屬余余知承甫家于今三世因傳其人而爲詩跋以附庶子之後舊史氏曰余觀朱承甫事大類謝弘微弘微爲叔父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室宇修整倉廪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弘微一不取女夫殷叡奪還戲責內人皆化其讓其言曰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達矣哉祥與祚食兄德不忘報會承甫稱者不以祝而以傳亦詩人雨雪集霰之思乎史論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是說也以傳承

甫可也以祝承甫亦可也

夏處士家傳

夏處士名翠字子羽江都人也其先家滁陽始祖機從高皇帝累戰功授江西安福守禦所副千戶已征西南夷所斬獲中率調貴州威淸衛左所賜江都基沙田一區伯子寅嗣爵居貴州仲子鼎來受田占數于江都世爲田部五傳泳則處士父也父豪于酒產千金盡之酒家胡比卒處士甫勝冠有兄差長二歲肘餘塉田三畝敝屋數椽而已兄取用中分之各食力養母貧滋甚處士乃鬻其田葬父而身販蔬獨奉母以居衣須捷纓空

負擔走霜雪中手足龜坼矣里人閔其母貧用無
乏也竊怪之初父與鄰李長公家皆温深相結長公有
息女棄為處士委禽父卒而處士不聊生活長公又遠
宦長沙其妻靳之柰何以寠人子為壻僑姊夫許欽游
山東與鄉人朱公善朱公賈清源累高貲數謂欽吾力
不任遠游誰可代者欽言婦弟夏仲子其人可急使也
朱公因欽以幣聘處士處士謝曰母在身不敢以許人
頃之母卒處士泣盡繼以血目盡腫服除乃往謁朱公
朱公望見處士魁岸鴻大豐頤廣顙耳囷長寸三分不
為齷齪小禮握手勞苦如平生歡引之上坐曰焉有人

如仲子而長貧者乎吾且試之販繒笠澤賈人侵牟繒
率苦惡處士所市皆精良中程易貲不求豐焉明徵其
辭人爭市朱公繒所得過當山東旱朱公畀金三百市
粟吳會達下邳水涸舟膠中涓獻上方物者積其中處
士更小舟百數而介所習中涓左右奉牛酒金幣為壽
中涓灑然延見之客何賴于我對曰山東赤地千里囷
鹿空虛民莫必旦夕之命有粟百艘願得一介之使導
以出疆所全活人無萬數天之胙公豈其微哉語畢大
雨河溢中涓使吏護處士百舸尾其舟以行風便一日
而至清源穀正痛騰踊諸賈人粟雜紅腐處士獨白粲

復不索高價所得復過當朱公益喜割子錢什三為贈
處士固讓不受朱公益高其誼顧謂媼曰吾閱人多矣
無如夏仲子才而慤吾老無子季女少誠得壻如仲子
庶無後患處士辭曰先人與李長公有成言何忍負之
朱公益賢處士置酒召所善故人強之吾目待歸女而
瞑處士從之已而李長公罷歸貽書召處士復以女來
李女小朱女一歲姊事朱朱亦身下李無纖介之嫌于
是朱公家事一切倚辦處士不復措意門下客三十餘
人僮僕千餘指揮唯諾甚謹歲以木綿易繒因時低昂
斂縣二十年之內兩致千金齊魯燕趙秦晉吳楚慕處

士聲親附彌衆矣初處士無子而兄有子三苦食貧則
以兄仲子文奎為李子又以兄季子文璧為朱子後三
年李舉子應選又五年側室王舉子玄成復舉季子而
李病卒朱慟之撫應選如子處士曰不可以吾子先兄
子文奎吾家督也朱公卒處士皇皇如有失心計差損
于往還江都買田宅佚老少年治鹽筴者事之為祭酒
然不甚售門下客稍自引去乃喟然而歎曰孺子風氣
日上是奇貨可居也使玄成兄弟就外傅處士居山東
時相人者汪生奇之客善自愛年七十當大興家濬井
覆以曲薄玄成方六歲墮焉婦孺計無所出號咷而已

薄莫老奴還投之綆端坐若弗聞也處士心儀此必可兒居平嗃嗃臨諸子而于玄成脩嚴見其多少年戲呼而跽之庭下僇辱之不以爲子數玄成發憤師黄從成先生受詩誦通善屬文爲邑諸生已登京兆第處士摶髀仰天大笑汪生言故非妄惜哉吾以早失父不能爲若所爲也蓋處士嘗而誦孝經約畧上口所識廑方名而動靜云爲闇合往昔婦爲治桑復陶傷其父之不得服也納之笥布衣絅履麤糲之食終身不易值父母生忌辰涕泗不禁鎮日罷食事兄如父數爲置田宅而授文奎賁爲王官授予田各一頃頃以十畝養處士而文

奎文璧各以二十畝養其父宗族姻戚窘者周之不厭負責者不較曰貧富何常吾安知有今日而效守錢虜爲處稠人廣坐中粥粥若無能又善含垢忍恥見爲易與而當機應卒不率甲亂之語不奪衆多之口富而有令子慮以下人介然有常文貌情用相爲表裏孝弟慈良之行卽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也年七十有五卒玄成名應芳好倜儻大節江淮間目之名士舊史氏曰禮有之先人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周公論述后稷公劉太王往事猥媟窮困一無所諱明與

高皇帝道其微時蹤跡甚具夫非聖人孰能出禮乎玄成狀處士絕不作誣語余以是信處士之可傳也

汪翁家傳

汪前峯翁者名玩字良味歙叢睦里人也家潁水上其前峯勢摩空因以爲號蓋唐越國長子之裔凡十六族宋金紫光祿大夫叔敖遷叢睦瓜瓞益蕃數傳爲松山處士翁其仲子也母王病弱程氏姑取子之與姑女同乳乳不給哺以糜及長徤愈常兒神儀明秀揚晳而豐下處士亟治生稍令學六甲五方書計卽使從兄前川公行賈歷楚蜀吳越閩粵間會賈窺審分毫善賅人公

務廉平羸得更以比分財不私名一錢母卒呼天擗踊瘨而殫悶脆不知人每見遺物嗚咽不勝哀父傳家政儲峙所須欲則立應父安之年九十樂而忘老喪父如母跋涉相地彌歷年祀而得花藔原以葬公時踰八十矣執紼跣行二十里負土成墳土爲涕漬賓客會葬及遠近觀者愕眙咨嗟雖古終身之慕何以遠過新安俗富溢尤則侈遞相觀放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倡優侏儒之笑不乏雙御綵羅紈曳綺縠而雞鶩有餘食轉轂連騎炫煌于道公竊嘆惟夫積粟不以耕豐衣不以織本末更盛虛實有時庸可久乎吾慮陋守先人之遺唯恐

夫祛之不敢作法于吝爲子孫憂故雖歲萬息二千而一緼袍十許年不易至手洴澼絖糲粮之飯瓜瓠之羹衆以爲矯𢎞顧也事關大義即貲無所靳首捐萬金建宗祠祠遂爲一郡最宗之窶人授室聚處焉勞者相饗飲食餔餽傷者厚養死者厚葬猶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食指千或請益宅不可左右皆吾宗吾不欲使失其所也或請斥肦畝不可吾不欲入租挈者之爲田傭病也吾不欲芻牧薪採牛羊踐履之爲鄰病也毋錢聽子自至請責不可吾視人之急也若自在窘隘之中所以貸爲用恩耳責必怨吾不欲以恩府怨也真州孟氏

子負仲子鹽筴數千金有司部索亡抵公公詔仲子夫夫事我久緣恩寬忍抑案不揚令滿意殺之乎鹿死不擇音柰何卒脫之擔夫從公遺其金鬻婦以償公憐之是無意爲盜何罪而室家仳離置不問諸市物必多與直販小物不售者悉內于公多受直而去客疑其故公笑曰吾意不在物也與人言無隱情人以欺來輒信爲實久而其術敗信之如初舟車所至萬里所閱數萬人人人從之如歸市居恒自傷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傳好讀史令人解其義或故相反駁以盡其變口畫便事竟如所料早辟重幣禮鴻生鉅儒爲子師子爲諸生入成均文行高時一時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或負書檐簦贏縢履蹻而來揖之於庭而勞之資之無內顧失業爲社羣宗人講肄其中才俊蔚興令彭公聞公賢邑無貴賤長少悽樂敬事之下敎曰汪仲公年先矣質仁秉義行道施德以鄉射大賓禮公公不赴旌其門曰一鄉善士書名于旌善亭既老爲園舍側竹逕花塢風亭月榭欣然獨暢勝日少暇策杖而步登眺佳山水興盡乃歸故有髀疾不害事而以憂仲子疽皇皇救藥比仲瘳則公疾棘矣夜鄉明召宗黨朋舊俱集舉手爲訣語甚莊遺令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吾結童白首一念

無敢欺天今稱大耋手足髮膚無毀傷考終牖下內外子孫男女數十百人徼天之福厚矣孺子尚繹思之毋驕氣多慾態色淫志毋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有頃以指畫諸子手行矣毋哭毋亂吾性遂瞑其年八十有六通國之人咸爲悲涕伯子宗道恂恂禮讓年方壯以哭公有二毛寢苫三年不入室仲子宗孝自有傳叔子宗文爲大夫舊史氏曰吾家柱下史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持而寶之者汪翁其人哉水下流烟上尋孰推之其性然也伯子馴謹仲子倜儻叔子淳深非翁長者莫能爲父矣

程君平家傳

程君平名準茂才允功兄也程故出名臣元譚後歷代多貴且賢者而徙荷池自子民公始傳七世雲翼公娶于汪舉二子長爲君平小時事王母曲中其意王母輿愛之長受書能誦允功少三歲同學于書未卽解則垂涕泣而道之允功性卞時有偏宕不校王母卒圖像以事如生十五而昏父强使從賈猶習舉子業不輟弱冠母卒擗踊號泣棺斂祭奠哀而當禮儒者稱之服除試有司不售復病嘔血入武夷山下帷習靜遇異人授以詩詩多黃庭經叅同契語病良已歸而游越游吳游楚與名下士締社論文則弟已爲諸生喜曰吾弟以此成名勝我爲之矣棄而學詩學書旁及丹青遂臻能品居秣陵聞父卒奔還躝蒙籠歷沙石曾繭重胝面若死灰涕液交流路人爲之心惻以身當戶而逸弟使攻學從廣陵治鹽筴究悉利病所條畫當事無不稱善推爲祭酒淮南厄北商于險要倍稱之息而開君平平之持千金爲壽麾去曾仲連何人哉千里誦義無窮左騶虐諸商掉三寸舌排難解紛幸不淪胥以敗而心憶其弟召與同舍延師訓其子鼎元愛之踰所生而妾亦舉子兄甫慶也故人與計偕者過之諷曰以君才何不由太學進遂爲太學生冀一試而疾作所舉子殤呼弟而告之曰年幾艾非天第無後負大罪柰何吾弟富于春秋鼎元有弟以後我祖父未殄亟圖之問有後言否不答弟曰死生大事須見定以首頷之者三允功更涕泣言其兄孝友事不勝舉卽與人交終始如一置酒高會客載號呶兄愈恭族某貧贈數十金爲受室生子尸祝兄也淮陰人亡五十金訟于官捕其同舟人急欲自引決兄爲賄捕者事小挺二人卒得白諸如此類宜多男多壽而大謬不然儻所謂天道非耶禇史氏曰余覯史何敬容爲兄胤所親愛敬容惟一子請胤名之曰穀

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一子所謂穀也其志悲矣以余所聞君平兄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

汪文宏家傳

汪處士文宏名道宇其母夢若神人者手授以兒遂舉文宏少便慧悟能得人意中事會同室不和父母目攝顧指趨避無違長而受書經涉輒誦十歲賦十四夜月詩里人有聖童之目父任俠結客邑令李公爲渫惡民所誣獨詣府白狀汪司馬伯玉高其誼又見文宏明秀有才會亟令治經生家言無何父卒而遺業在維揚八寶鄉者覆沒人手乃奉母入寶居才十二歲耳有心計

數年累千餘金母故名家女子姓兄弟間進士孝廉文學甚衆督文宏學經史百家靡不研索詩日益工司馬公言子善此豈必以經生進取哉而好行義如其父道拾遺金坐待其人還之所知貧不能婚葬者友生急難者遠近交遊託妻子者自往候視厚賑贈之少年有片善賞譽不置貲以楮墨束脩多所成名入金陵見女子以無食出鬻立市而啼贖之爲母子如初邑令陳公郡理盧公雅游文宏陳爲侍御按部未嘗請謁盧公建言被放晤之湖上信宿每得一快語擊節稱嘆文宏旣舉子延名師敎之夜共一燈書聲互答也而時灑涕語曰

若祖敎子未成地下目不瞑吾未竟之業付之若曹詩則吾所終身矣劇心極思饑以食渴以飲勞以息憤以舒跬步夢寐無非是者當其注意耳目若無覩聞興至千言立就手足舞蹈一字未安累年必易呼其子籍記而道之故已爲大笑遇佳山水必窮其勝放歌成金石聲伸紙題品略無竄點客言京師游士之林也以君才何不北首燕路當有開碣石宮居君者文宏報以詩曰莫道老夫無遠興秦庭逐禁到烟霞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晚矣後山人罹文罔者相尋人服其識嘗言詩人宜有度世襟懷故篇什雖清和平遠而湖海之豪自王漢魏六朝初盛中晚詩辨其體格升降每與人譚中窾破的廣陵諸詩人開大雅堂延之上坐鬬發旨趣抵掌擊案四坐屈服于時陸無從高洪甫結殷勤之歡司馬弟仲嘉虛衿待之已于劉職方所逢王太史問詩曰借古法度運已神機妙在悟耳職方首肯越二年而職方卒且葬爲詩哭之執紼引車其不忘一日之雅如此淮陰張孝廉兄弟爲行其詩于世文宏強飯健步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嘗七日夜爲詩三十餘篇患喉塞疾劇語二子脩身立德最不可忽也爲我製新冠遂卒年五十有九子高升蛟升風情簡素文義藴發哭其

父各有詩大指與蓼莪同余嘗序文宏詩差窺一斑文宏以爲知已二子將還葬父新安因具其事乞傳余書其大致可傳者云舊史氏曰今山人而以詩人稱者不勝載負俗之累往往而是如文宏行已有方鮮矣不憂爲樂不辱爲貴無故爲福無毀爲名其斯之謂歟

葛處士家傳

葛處士名符字君信吳之東洞庭人也其先萬五公從宋自汴南徙泰四公從文皇帝北征子孫蕃碩爲燕吳右族居吳者九傳爲春谷公世暘子友梅公珮三索而得處士始生歲所不言

矣不能行立長老與之言皆文待詔公如是稍長受書
輒成誦父善屬文郡邑長吏引爲布衣交又雅尚山水
所至與伯子篆俱觴詠浹旬忘返處士亦亂爲持門如
丈夫已事莫公遠先生傳其書法而父老産寖替處士
辭家之金陵營什一方脩遠近通物息入曼羨養父盡
志者二十餘年不以煩諸兄弟處士爲孺子哭王父哀
已哭父猶孺子時也父有所樂嘉樹封殖之構居蘇
其中依依如見父然樹且剝爲之更茂金陵雜五方之
民譎詭僄伎未易調諧處士不侵然諾不爲崖異久而
衆敬愛之觀天時察地宜決人事成敗十不失一疑爲

有風角讖緯之術而實非所習也凡以乞貸至必委曲
應主者持不可處士慨然曰彼計無所至而來可令其
含愧去耶至于兄弟緩急相爲有無通共不待徵色發
辭矣處士與俞少虛公相善如同生俞沒悼惜如失左
右手遂還里居歲財一至金陵而已居近葛仙公煉藥
壇徘徊其側此公非頑仙多文以爲富吾竊有志焉晚
年爲詩苦思沈吟終不示人以朴其傳者自鳴集無命
無相論及治家規略吉人之辭寡矣生平惡說鈴青肆
題帖門戶言行必中倫慮嘗買小鬟佐婦井臼既知其
父母無他子女還之不宗直終身遂無二色阿匿謡詠

不出于口矯蹇佔侸不形于容庭不設博奕社不用歌
舞散鬼神而不諂好施戒殺而不佞佛侏儒優雜子女
巫覡之迹不及于門其鄉化之博者詘者訟者回心向
道忿無格鬪醉無號呶獄無逋逃焉處士隆準美鬚眉
目秀朗健不稱病病不飲藥卒之年閩俞媼沒促子震
父來曰此吾所嫂事者即少虛公元配也震父還問金
陵諸故舊啓居假寐少選夢龜入壺語震父吾逝矣夫
自是不語了無恐怖遂卒年八十有一震父夢貴人千
乘萬騎造門有執圭秉幣者人以處士葛仙公轉世若
戶解然子一龍震父其字工于詩而客日進處士恒訓

之曰無博名高阿翁以此兩端永日焉耳俞少虛公自
吳遷金陵名德與公等其子進士仲芳父事處士雲間
陳眉公吳門欽叔子三人月旦所宗爲處士志若碣若
狀辭中其實矣舊史氏曰史稱郭有道貞不絶俗隱不
違親此孔子避人避世之辨也夫深山人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與草木同腐奚貴焉葛處士行比一鄉有庚桑
畏壘之風其子式穀其遺文斌斌唱之隱君子無虛耳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楊翁家傳

楊翁名從簡字伯寧徽郡歙縣人也先世出關西伯起南宋仕餘姚尉者璋襲家于官爲餘姚人明與仕徽郡者并復家歙爲歙人大宗伯寧憲副宜歙之顯者也翁蓋郡傳弟處士晃之後父山以明經教授鄉里布衣貧困終其身舉三子翁爲仲七歲能調韻屬對十二歲能舉子業父愛而惜之王敬則有言吾落此奴度内見無復爾父都授諸生時翁從旁竊聽夜則篝燈火屏居帷

中讀行文爲諸生所推讓而試有司輒見格翁廼嘆曰父言驗矣夫由舉子業通顯者率弁髦棄之誠知其無當也宜早引決遂去而從里中賢豪長者游放浪山水杯酒嘯歌陶然自暢閒居取家藏天官堪輿韜鈐名法諸方技無不研究而于素問靈樞甲乙和鵲禁方桑公秘籙刳心精詣黄山紫陽多靈藥異人采斲造訪窮日忘返按方投劑奇中病者求必應施必效以是閭巷填咽握髮吐餔日不暇給所受謝用供二人廿毳父大喜藉茀令兒守章句能療饑乎久之父母卒持喪哀苦體爲羸劣治棺殮有加常等歲時伏臘若豆間之祭往往欲泣或睨之綺縠思二親不忍御也友于兄弟終無纖介字兄弟子如子諸父賈而鮮蓄以本業之既客死爲封識所遺授其子不問母錢鄉人胡襄懋公督吳越軍聘翁麾下翁占對開雅辭氣如流叩以兵政軍機引繩墨切事情襄懋稱善相屬欲署軍咨祭酒翁度襄懋驕汰必敗固辭盡却其贈遺而行入會稽探禹穴泛太湖登虎丘九華匡廬泝江而上尋黄鶴岳陽諸勝會沈古林先生備兵蘄州相與論學荆王聞而禮爲上客縉紳學士篤老婦孺疲癃殘疾之屬輻湊並進左授藥右授簡人人滿志宴貨好勞稛載盈庭所遭故舊親知有緩

急隨手施散無餘望秣陵王氣鬱鬱葱葱而快之徘徊青谿上得江總讀書故址搆一亩宫終老而名聲益著頗疲應接察脉辨色聽聲從貧賤中識公卿將相甚衆然不耐見貴人貴人殷勤杯酒交驩絶口不及公事諸公以嚴見憚至白屋窶人子仰之如取如攜夏日瀹香薷飲暍者盡伏而止家無儋石之儲不顧也有酔而詢翁者坐事三木囊頭居閒得脫秘不言其人翁没而其人始向諸子流涕誦之華亭秉政好理學諸大儒爲社金陵翁數侍講豁然開悟有過眼半生豪俠事回頭一片聖賢心之句楓潭萬公最所嘉嘆旌爲理學儒醫而

代入貲除判御院事卒不赴晚年深居簡出惟二三密友過從圍棋賦詩車馬客來匿不見緇黄造門倒屣披襟流連不已翁白皙而頎鬚眉如畫年且八十面如嬰兒目光燁燁巖下電人謂得方士秘授云生平未嘗一日言病偶痰喘吐納頃時而愈嘗赴老友郭外期歸而微示疾呼諸子余不復出矣又一年而疾革諸子請服藥翁笑曰藥非能生人人自生耳乃公料人死生不失黍秒寧不自知耶卒之日令家人視蔭日亭午曰可矣正襟而逝太保張肖甫目翁有隱君子風臨淮李侯評翁古詩似陶靖節歌行似李長吉高尚似韓伯休龐德

公清談似支道林劉與長王山人言翁多識多能遡源于儒寄與于詩歸宗于醫其爲名流所稱引如此所著青谿草堂集脉學玄宗愼庵醫案名醫外傳若干卷丈夫子六人叔子名遂與余善不假貴取寵不比譽取食不宛言屈行藍田生玉語故不虛也舊史氏曰吾聞之賢生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如楊翁者同不醜正異不傷物文不滅質搏不妨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可謂聖人之徒也已

郭長公家傳

郭長公名一鶚字汝言廬陵橋東里人也高王父封比部公欽曾王父永州理公淮王父郡文學公幹父贈御史公燃母贈孺人胡初艱于子禱名山而公生已舉仲子侍御史一鶚叔子一鵾公少弱長乃膚革克孫性機警受書塾師數百千言强記不忘與仲治舉子業仲乃奇進公曰吾家以經術經世用聞人代有有才如仲吾所不及也夫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吾姑以章句之學訓里中諸童子耳母黨胡郡守者躬行君子雅善公胡氏諸童子多從公卒成令器所受贄雖屢屢必以奉養二人無私蓄太常王先生者人倫冠冕仲師事之歸以其所授告公公嘆曰正學在是矣遣其子隸弟子籍二人

卒居喪如禮與仲治葬不欲爲季費也里有修道會公與焉目不忤視屏氣似不息而粹然見於面即有論說皆日用庸行每言大學在毋自欺人能欺屋漏不能欺妻子能欺所不相習之人不能欺鄰里鄉黨其學問切近精實如此而觀公行事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人人號公長者推公爲社祭酒官私諸工役若學宮橋梁羣然曰一諾重千金非郭公孰與領此一錢斗粟會計審賦寻均父老歡然趨事子來矣仲令東陽輦公與居無何郎別我來視仲治狀何若耳今士民愛戴同聲吾歸而告先人先人實靈承之于是歸展墓益樹松楸而新

宗祠以時禋祀偕宗人對越駿奔走無敢不恪仲為宗譜多取裁公屬子受事東陽請成置酒高會訓以詩禮周卹貧乏解搆忿爭族與仁讓焉脫築東園有衡泌槃衎之致非大故不入城口不臧否人物郎御家衆不厲聲色仲既貴復有從弟為莆田令猶子為雷州守者或乞居間在親故則遜謝之在他人則峻拒之行其庭闐其無人相與嘆息而退仲以公高年請應賜爵級具冠服以進不受古人不願文繡者竊效之仲方待命日從公闈中朝暮出入言笑如童子時一切家政悉畀季無所問子鎮東孫乾生若仲季之子稟仰令儀文學馴謹

鄉閭望為表式所謂一家三代者也舊史氏曰漢郭林宗夜覩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故屢辭徵辟郭長公當熈明之代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與林宗同林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覈論益以高名見忌巽而免禍范史不傳於逸民豈以是耶長公忘名矣其年踰林宗二十子孫象賢享天之豐福厥有自哉余先世吉州數奉教於仁士賢大夫悉其人讀諸君子所為志誄祝辭亦頗蔡中郎碑文為采而傳之

溪亭孫長公家傳

往余遊新都新都人亟稱孫長公從儒賢弗克見已游梁而孫君文範來從事以能闡明之則長公弟也已按絫越中而孫生五仲偕其姊兄程巨源來謁儒雅有醞籍問之則長公子也明年長公春秋七十巨源以事狀來請嬰者長公及艾先辰州修祝辭及耆小子作頌今老矣先生幸為傳之傳者傳也禮七十老而傳夫傳獨家乘哉作孫長公傳孫長公名文林字從儒海陽草市人也其先出唐執金吾萬登長公太父則孝行公龐父則處士公玄釧世名長者什一起家處士公娶于程不宜子而納劉姬舉長公兄弟四人長公生而負奇氣及長貌甚偉于鬑碧眼望而知非常人始治博士業業垂

通已念處士公老不任勞乃請就賈賈吳與長公有心計額瞬目語過事筴可否錙銖不爽所部署多紀綱之僕毋能試一狎語處士公太喜吾有家督可休矣處士公歸而長公就養左右無方操書致者踵屬處士公難之退而就長公子舍遞受直處士如弗聞也處士公樂舍傍地踞水可囿可圃及沒而長公重購之曰志吾父志也程太君遇子婦嚴長公曲得其歡心及沒而卹外家甚備曰志吾母志也長公早孤仲季甫髫長公獨當戶父諸父而兄諸兄同心僇力諸畢睨者謀寢矣及析箸而長公拓家人產視先世倍并籍其故籍均予諸季

合大宗則草李天王廟舉歲祀合小宗則立五世祖廟舉時祀親其賢者能者周其乏資斧者與不能舉火者有族弱而迫强鄰爲遷同里居焉懼澤之易竭也使人各量入以爲出合而盟命曰周親里中子生分右嫡而左庶衆唯唯長公堅持之有國法在嫡感其言卒與庶等會鄉人築神皐捍下流長公首事夫巳氏惡其害已起大獄中之長公夷然就逮久之乃白生平好古彝鼎諸物若法書名畫時焚香啜茗鑒賞之其游吳越佳山水無所不登覽居瀕漸江長堤皇澗水木陰翳萬家之聚也選勝搆亭其上一時賢豪長者若許相國鮑司

徒江方伯程太守黃大理范按察汪侍御諸君子皆肺腑親數過從觴咏人目之溪亭居士云長公偶程辰州公女弟門以內肅若朝會丈夫子五人長明良次明倫明保明試明熙爲邑諸生者三人明倫即五仲辰州公壻也書史氏曰程辰州守經據古不阿當世獨與孫長公重親豈所謂雖在縲紲非其罪者耶巨源又言長公故獄獄不可干晚乃折節爲恭儉於人何所不容孟氏不云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長公生之徒不啻十有三矣春秋高矯健類少年固其所也

草市孫長公家傳

孫長公名承訓字汝庭休寧草市人也嘗以例入太學應除外臺從事棄去不顧而儼然持布衣節人故號之曰長公其所居有亭種竹四隅父以竹亭爲號長公復自號少竹云其二十六世祖爲唐金吾萬登遷唐田十二世祖爲宋處士子厚遷草市長公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十年而父卒仲弟八歲季弟甫彌月强家有睥睨之者矣長公畜曰吾聞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卒自立夫非人之子與聞者齰舌莫敢侮而於兩弟恣柔愛之道衣受敝食受惡任受勞費受侈葢仲爲母弟而季母庶也母有遺橐或言非庶所宜有

或言孰當戶者即仲不得分所有長公不可父一而已子一而已聞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貧卒三分之將婚於吳吳孺人忽有目眚媒妁請辭公厲聲曰劉庭式周恭叔何人哉親迎以歸二十年不舉子而後以曹孺人助選沒乃以朱孺人繼居恒慟父之不逮養也每食必祭每祭必豐語及歔欷泣下沾襟其奉母左右就養無方先事逆志如語焉而未之然草市故有宗祠三脩三圮則以訟擧羸故長公三損其貲而晚所貲至無算歸然甲於里中王大父有繼室私其前夫之子丐貸亡節不疵瑕也宗父貧無食者食之宗弟貧無居者居之宗

人逋其王父子母錢者析券而更周之家子夭婦不踐二庭則呼仲子詔之而無忘若兄無忘若嫂以而之子爲之後宗婦有婺而窘者處之別舍賦粟賦帛賦薪賦醯醬之需終其身家幹匿貲斧累千其儔將束而莆吏公慨然是嘗有功可以自贖置無問鄉有溪漲而無津者爲之梁若干所而西干登封爲最鉅又爲石隄捍水爲義冢禦凶其有嗣而爲之平有負而爲之償有婚有喪而爲之助求者立應不識其誰氏之子也生平無他好嗜惟治荆圃以巨艦載太湖石浮江而來置之園池中曲折縈迴極有體勢咫尺之間宛若千里日與客游

而樂之此吾學王始興建康都城法也穿池壘石寫蓬壺韋元旦所詠抑末矣晚築小荆園種竹什伯倍故時以寄竹亭之思未幾遂病環里而處者男女勝衣以上大氐無慮數千百人日夕走問疾請禱於神願以身代孫長公病革語其子向者吾兄弟三人鼎立不幸季亡而吾繼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孺子幸似我語兩孺人教子以義方勝處娣姒以情愛勝語女女夫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復語其子國有四民家有九流莫貴於儒孺子勗之無作佛事無感形家言不即歸我於土無後葬兒無求諛墓之言無忘二園吾魂夢所出王游衍也無

棄吾豪舉無廢吾義舉正襟就枕而逝卒之日行道相傳一涕造廬而哭者肩相摩門牡不得闔婁江王相國爲之志里方司徒爲之狀太史張君一爲之表布衣陳習公叅藩陳子有孝廉吳伯霖爲之傳司勳虞長孺茂才謝少廉爲之誄王百谷爲九招潘景升爲七哀吳允兆張伯起之屬爲之辭輓皆東南名德大儒自負直筆不妄許人者也而太史董玄宰采輿誦謚爲貞惠先生子允宗字照鄰文行與父齊名舊史氏曰古人重誄與謚而謚爲尤重人臣稱天而謚其主人主法天而謚其臣至周滋愼矣而其末季乃有匹婦得私謚匹夫者如

黔婁東漢重清議私謚日繁始未嘗不公弊乃冒妄也然而史臣褒貶自不相蒙蓋凜然有天威焉孫長公謚出董玄宰故史臣不虛美余考其行事良然世不乏董狐矣

吳立卿家傳

吳立卿名士遒歙谿南人也小時明惠在羣兒中不爲嬉戲舉止如成人塾師授書日以千言強記不忘甫冠入太學大䏊鼓徵必先諸生集許文穆公試其文不類經生語召而問之頤霤垂拱應毋噭立毋跛目之曰國器也其最知名則事親孝恭奭而朝朔所欲而敬進之

柔色以溫之親齊色容不盛藥必親嘗病革朝夕不離側忘寢與食或挾辰不休親喪主哀然而辟踊有算袒括髮去飾有襲有役赴小大斂殯葬虞祔祥禫歲時伏臘祭薦雖時造次物細微必準於禮甚愛其弟食指繁析箸田宅器用讓美而受惡施及其族族人死廣陵爲之部署喪事舁歸其家一切經費不煩他人施及其鄉黨某者負子錢子錢家貴人也求而詰吏無以償代爲償之得毋瘐死世受什一賈廣陵厥市之巋也治別第貯古彝器書畫其中燕坐焚香小佬啜茗時與所善籃筍舴艋周遊諸佳山水及前代遺蹟一觴一詠興盡而

返羣居終日言不涉世事尤諱人過有所聞掩耳謝之雅好詞人風雨造門不以出亡爲解適館饋盤飧享有加遨行則助資斧久之不改其素坐是家貲日損食或不飽二鬴然其性節儉脫粟飯菜羹大布冠衣豐約如一日也深念大父有隱德子孫藉其餘慶沒久未窆歸與諸昆弟諸父謀卜地跋涉胼胝勞什伯人既兆且舉事忽病不勝趣召其子紹瑞于廣陵將有所屬而不待矣五服之戚霅涕四境之內慨嘆相弔婦黨羅中丞哭之曰富而好施乃未艾以宴終天道有知耶無知耶閩人中丞詹公郡伯劉公千里致奠絜之奠宗人督學公爲狀邑令楚人故給事張公修邑志稱其人舊史氏曰欲多貴人富人又好上人邑志之修也不遺餘力而讓名矣張公以直諫左遷嚴嚴峰距不虛美不隱惡立卿隻字之褒何必減華袞哉

汪和叔家傳

汪和叔名宗惠歙叢睦里人也少受書强記不爲章句通大指而已亦以當戶不能竟其業而行事多被服儒術其事繼王母也如王母以慈孫稱比卒日與季弟伯兄諸從子行求善地以王父兩王母合葬或言椰不宜三而曰不可同牢同穴古之制也卒合之已置祀田立

祀規親親尊祖敬宗收族蔚然興仁讓之風焉父與母卒又行求善地先樹梓檟以識之新安人好形家言拘而多忌即得地不以時襄事或百餘年幾同道殣和叔異遠祖墓見侵偕宗人令伯虞仲輩復之而表識其四履亦置田以供祀事于今無斁同產三人同以監鹽起執勞則力不必爲己分利則不必藏於己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悖猶王之珠樹韋之列宿焉季卒與伯共子其子伯卒復獨子其子縷絲粒粟無所私伯之子爲眞州諸王游成均者與其子則而象之怡怡如也族

有逋責而逮獄者且瘐死以數百金代償或爲豪所覆
沒陰脫之不使知㩁者孤者老疾者饑寒者以服遠近
施有差或本業之不問息或故取其母錢而倍以子錢
與之不欲以爲名也過逆旅見以責質女者爲之贖名
家子以貧來鬻初難之是寧可奴使既而翻然改曰吾
姑子畜之而卒歸之鄉隣有鬬必解後巳篋中券或焚
或付其人更僕未易數也買淮南立信義不侵爲然諾
諸賈人推爲祭酒重其言如九鼎大呂惡少年以橫逆
至左右殆不可堪將修隙公謹謝之三自反一不校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使我爲古人諸君顧不欲耶聞

者慚而退疾革語諸子人言有陰德必有陽報望報而
爲德其施倦矣孺子務多生人毋宿諾毋以小善而不
爲不求其報諸子唯唯伯惟賢爲郡諸生行事有父風
舊史氏曰余嘗傳兩汪次公其一文林其一景純今和
叔亦稱次公蓋至于三矣兩君豪舉和叔質行譬諸蹠
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汪氏多君子門
望比于王謝不亦宜乎

程濟之家傳

程濟之名良法歙之臨河人也其先世晉新安太守元
譚陳忠壯靈洗宋文簡大昌名最著由篁墩徙會里冉
徙今里方伯旦太守金其從祖父行也世稱廉吏焉濟
之太父廠未艾謝諸生以行誼爲士師表載邑乘父鍪
以明經判均州不諧於俗未逾年致爲臣而去濟之幼
慧太父著膝授書至老不忘髫則博綜經史矣太父行
有江司理容可吳脩武理見其屬文賞之從父太守公
其曰是吾家阿咸脩武因以女孫女之邑令吳與房某
試士奇其文適有重客過存亟往報謁置卷袖中已不
復省比放榜乃覺前三人業已署置之第四學使者不
收令亟請爲儲紫陽書院以須後舉會遷去不果司理
龍膺行縣所拔士僅五人濟之復在第四人謂知人比

試學使者復不收初濟之游雲間雲間鞠氏禮爲子師
居三歲三子皆爲諸生濟之嘆曰豈所謂師不必賢於
弟子耶士行巳自有方豈必青衿退而學詩古詩法漢
魏近體在王孟郊島間奉母之均州所涉水則江漢彭
蠡山則匡廬㶇上古蹟則黃鶴晴川蘭臺鹿門滄浪峴
首習池大堤沉碑解佩呼鷹斬蛟諸名勝悉以詩紀之
有遠思焉均州歸垂槖無可餬口以筆耕養務當其歡
若有不豫色然即自訟如無所容父病立而侍不離跬
步不可起且以身從而念王父母與母之無爲託也生
所以事之沒所以葬之一如父季弟貧輟衣食與共而

好讀書滋甚所得諸生束脩半市書手丹鉛累數千卷總統類究指歸問之如響答桴冠履非極敝垢不易几案位置都雅整潔即刀鑷諸小物有常所不喜見俗客不談聲色貨殖笑不至矧怒不疾聲與婦相敬如賓婦卒稍出游金陵江都武林吳會佳山水擬阮步兵作詠懷詩八十一首其窮經致用憤時疾俗之意大都可徵已慨然慕向乎之爲人將之齊魯燕趙殽函伊洛間遍游五嶽而以仲父喪走雪中足病已病肺稍侵矣先三日移正寢禁哭泣恬然無所患苦而瞑所著名之曰谷䱐解在井九二爻自傷其莫與也雲間人嚴重濟之曰

吾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稱之爲吾式而其里中子以濟之有處士志槩謚之以節又號之曰節程先生子休文馴行類其父舊史氏曰荀卿有言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無知而云知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其信然哉余觀程濟之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好學遜敏有釣無上荀氏所謂君子之徒乎取節焉可式矣

胡仁之家傳

胡仁之名山歙西富源人也高王父興師遷塘朗又爲塘朗人王父佛成事親以孝聞十年更版籍占數不實鄉亭部吏因與錢通興師受事無所私且戒後人不得復爲自非老成蘊利生孽耳父璽兄弟同居沒齒無違言君子以爲古孝弟力田之遺民也至山內行益醇父疾頟天請代刲其股和藥以進疾乃差母鄭年九十而羸山亦老恒爲小兒啼笑以奉母歡父母卒屬畫師寫照不得黙而深思眠食都廢忽夢若有神授者質明起乃自寫之氣韻如生遠近驚恠走視僚所謂孝思之至通于神明者乎弟賈數折閱數予之貲無倦色賈荻港見諸胥靡非其罪也代入贖鍰釋之賈嘉禾年饑斗米千錢同人請雜以苦惡持不可俄而諸市米家羣蝗聚

食山獨免識者曰不蘊年不二賈其信義所孚格素矣江流險厄以黃天蕩爲最嘗覆舟若有物負以行長年三老求之不得度已葬江魚腹中越數里見山沿緣葦間搴裳而出行人歡呼奇其得蹈水之道而山殊不自覺也居平耳提面命其子孫曰吾有生以來惟服膺天理二字五常萬善莫不由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南面而王天下樂何踰此因名其堂曰居理行年七十有一備箕疇之五福焉子世朗一清世和孫尚質尚贊尚貢奉其訓不忘一清爲諸生其最著者也舊史氏曰學道者莫不有所由入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嶺南湛文

簡先生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學問傳習故有自來刦
仁之無所師承闇然合符子夏氏所許爲已學者其斯
人矣夫

霍氏三隱傳

昔玄晏先生傳高士若被衣齧缺壤父蒲衣子石戶之
農之屬或失其姓名然所論辯誦歌殊有精詣民到于
今稱之故曰其言立於後世死而不朽言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夫作霍氏三隱傳霍南峪公者名鰲其先自平
定徙井陘之南峪村故人稱之南峪公長七尺餘音聲
如鐘有善相人者曰是福德人必多男子入城嘗騎驢

半道得石窯愛其勝爲搆屋往來以憇而手植槐繫驢
其下令邑人所指目霍家窯是也久之將遷窯居筮而
得比之豫曰吉陳媯敬仲兆興齊姜乃適營丘八世大
昌或問不虞費乎曰操吾一耒足矣卜式牧羊尸鄉祝
雞吾又兼之修此三者何費之有風吹笠墮地行人攘
之從者前追公不可是風伯授之耳丈夫子五人皆業
農所親請授儒業公語之曰國有六職農與士大夫王
公並何必儒乃貴耶陸賈分金五子就養竇禹均善教
五子登科吾亦五子所貽不同其揆一也雪後獨步東
坪有大蛇蟠兎而臥異之筮得小過之泰三蛇共室同
類相得甘露時降生我百穀再筮得否之震逐兎山西
利走入門賴我仁德獲爲我福而埋石識之寢疾屬其
子葬我蛇蟠兎處五子中最奇季氏明農公以爲似已
明農公名友剛人以其明農事稱明農公村西田百畝
深耕易耨乃亦有秋朝夕手田家五行紙弊墨渝不釋
有儒衣冠傲之以所不習此非孔氏書也公曰孔氏書
故習之長沮桀溺荷蕢丈人得孔氏而名益彰吾欲學
焉不顧而去登牛背而歌曰抱甕荷鋤竭吾力兮炊黍
蒸藜日所食兮言獻于公黍與稷兮稼穡艱難愼無逸
兮子英始生啼聲徹戶外黃冠過而諦聽之是英物也

因名之英及壯父呼而詔之德千人謂之英汝德安在
對曰上德不德請從大夫隱于農耳父大喜眞吾子也
人竊園豕鄰取其肉爲驗請訟之公曰何所無豕豕無
二味何訟爲鄉人籍籍是夫有隱德哉遂稱爲隱德公
邑人吳丞輝過而問公君好隱乎乾初九潛龍勿用孔
子曰龍德而隱隱之術多矣君將爲巢由乎抑爲段干
木魯仲連乎將爲荊與顏闔乎抑爲鮑焦爰旌目乎公
莞爾而笑曰姑舍是老萊子墾山播種也孔子聞其論
戚然改容林類拾穗故畦孔子知其可與言兩人者隱
於農壽且百年此爲吾師矣鰲年或曰七十六或曰九

十一爻剛或曰年五十一英或曰年六十或皆曰過之其歲月日時莫之詳也今中丞鵬實八世孫儻所謂至誠前知者耶舊史氏曰孟子與論深山之野人所在有之亦木石鹿豕類耳奚貴焉霍三老善言善行受命若嚮蓋宿儒所不逮鏟迹和光三世無替子孫至不能得其年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其斯之謂與

程神保傳

程神保者徽祁門善和里人也甫丱從其父賈濟南下邳閒蒙霜露沐風雨絕甘分少與庸保雜作習賈如自然者至握算騶儈莫能難也父喜語人曰計然公子材

下堇堇修父業耳何若吾壞子既受室李而諸易弟好生分神保所載不過囊故衣常採拾以爲飧旦暮溫凊奉引不輟而李以蠶織簪珥助之得三十金賈峽江隣人不戒于火一夕盡爇其貲隣人毀服請以不及爲罪神保更慰勞之曰愚聞諸春秋人曰火天曰災人也吾自咎之不暇而遑計子天也於子何尤已賈闤闠人市藍澱者誤多五十石左右視爲奇貨神保手指天自矢是公籍記不爽錙銖安可欺也呼其人還之久之累貲七百金已賈楚楚五歲薦饑徒見羸齒老弱神保哀之諸逋貸一無所問僅得百金歸而走南海市海錯往來

清源淮揚間復如楚資用復饒是時宗人子揚與從兄貴通各以百金附神保行賈神保爲供子錢十年而貴通室災延燒殆盡宗人謂神保兩家坐而得子錢十年奚啻倍稱之息今且災可無與母錢神保執不可吾不德以千回祿施及宗人宗何乘隙而利其有必無幸矣退而謀諸婦與神保合卒不肯負貴通父子相泣謝也已貿大梁而從弟世產者羸身無以爲資割橐中裝業之其人終窶亦不復收自大梁歸治宅一區伯兄同託處焉所當勞費十九已賈通値島寇困城中累月已賈亳折閱十不顧一轉之大梁困滋甚而揚迫尼責鄉者

母錢至售名田償之已賈桂林賈衡山見僧說大乘法者心好之遂奉戒不内勺飲不肉食而伯兄方賈漢中病且死亟往省之通昔奉湯藥惟謹比卒沫血飲泣不欲生于是歸子以事而身與兄喪歸葬蓋自是始倦游閉門修齋誦經而已居恒敎其子曰夫賈者射時如鷙鳥去來登龍斷而辛搜鬻艮雜苦蚩眩邊鄙道家所忌也積因成業事效見前凡吾所以被弋綈履革爲蔬食飲水諷唄齋薰競競當時之禁者豈能留阿堵物遺所不知何人又豈能長生久視爲神仙沖舉哉要以汰積訴讖宿諐耳小子賈乎敬之哉毋驕能毋諛非德當如

布帛之有幅焉過則必敗壬午　皇儲生詔賜民孝弟力田者爵一級父老共言神保邑大夫束帛造門恐謝不受春秋八十許矣媪李偕老黃髮兒齒視聽步趨如壯盛人里人往往言神保善事神能得福以其名爲口實云神保之伯子大中治方脉醫藥形家言所至諸公皆獻牛酒交歡恥回面汗行以事人見輕薄少年惡子攘袂而正議于古慕漢壽亭侯風節酒酣以往爲侯衣冠拔劍起舞慷慨悲歌眦裂髮上指衆莫不辟易也新安賈人無萬數其孜孜好義無如神保父子者舊史氏曰余嘗游祁門祁門之望族必首程氏自晉元譚守新

安有惠政以協和其民十三世而靈洗爲梁將軍捍侯景之亂封公謚忠壯又十三世而澐與子仲繁以中丞尚書守祁門神保實其流裔也自宋迄乎于茲圭組蟬連所稱隱德者耆惟神保其人哉神保言必稱天郎強爲善家戶所有耳一中寇若歲二中火獨有天幸不乏晚而爲社祭酒有子式穀貽之令名食報如響答桴先民有言勿以善小而不爲信哉

張處士小傳

張處士時言字從宜鳳翔人也少失母育于外家性開敏人與之言輒識其意指應對如流詣塾師受書略通章句知名數而已未幾遂能去然強記不忘邑令定戶口徭賦若試諸生榜示通衢一過闇誦高下差等校之不誤一字家中人產雖逐時居貨而恥爲纖嗇機利或負其劵或強丐久不歸無所問亦賴有天幸不至乏絕比壯益寬緩舒遲而足智議論慷慨聞儒者言魯仲連之爲人好之吾何爲獨不然所救解權濟厄窮多矣終不飲其德不求其報郡食河東鹽道遠而鹽苦惡商故昂其直民數負課有司督責嚴幾不堪命花馬池地近而鹽美直賤人便食數上書當途請更之議格不行小人高其誼君子韙其言昔覲賜崔浩水晶鹽曰味卿言

如此豈不信哉壬癸之間歲大旱九穀不登赴訴陳直指直指爲之蹙額顧倉無見穀柰何對曰郡藏有軍需餘金可市粟也直指喜用其計得粟萬斛爲糜食餓者全活累數千人其子舜典病且殆夢有人持藥飲之郎差里閈轉相告陰德之報也邑令俞不善事上官上官怒而重誣之逮問久不解爲牽父老婦孺泣而白當路俞得還處士名由此日起所游涉四方親疏久近待之如一山川城市人情物理數十年後臆舉指數秩然有次第或就而問之曰此可作圖經策事成敗卜天雨霽往往奇中人號之曰仙郡縉紳大夫周吳峯曹鹿岡李

夏泉之屬折節與交卽有所屬竭知畢力或於義不可輙固爭無諱始不相入久乃知其悃愊卒無怨者嘗晨起不告家人所往夜漏具盡乃歸問之曰某氏子有違言交搆持不決吾爲平之脣燥矣幸而集其子曰所以爲人則得矣所以自爲無乃過乎曰吾樂此不知疲也家所有與人言無隱卽貴重物求者無不應故家具十九在外而身或就箸人嘲其愚則笑曰人壽幾何吾安能長守無失人失之人得之在彼猶在此也夫守錢虜爲子孫計子孫賢何須於我子孫愚不肖是貽之禍耳最敬禮儒生爲子擇名師益友與之處歲時饋遺必腆

朝暮見或遇諸塗傴僂爲恭子舜典學成舉於鄉初佞佛晩乃精研理學與御史馮仲好往覆論難務在行踐其言仲好語人今之關西張子厚也舊史氏曰余聞之羅大經自文籍既生學者何可不讀書欲學聖賢者舍書奚以哉然而士風日陋人才歲衰學校所講逢掖所談幾若屠兒之禮佛俠邪之讀禮是可嘆也張處士行事有儒生所不逮或惜其不讀書余謂惟不讀書故能爾嗟乎讀書人視此當自訟自勗哉

西市愚人小傳

西市愚人者余宗人長春所自署也家於市之西人因號之西愚愚人里有田連阡陌而爲租荸所苦胥史責進雞犬騷繹遂不敢名一畝田而課其婦與女奴織所以養父母供祭祀賓客周鄉黨鄰里靡不取給焉大宗祠有酎金宗子歲餉宗人息之愚人當受事則舉而實之缶藏之地下至期出其家所奇羨爲子錢入之宗子不失黍絫不爽須臾宗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嘗賈楚同舟者病卒愚人爲布被斂之爲櫝載之歸其橐中一樀一簪必籍記之華冠敝履無所遺失舟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其賈不二價不逐時貴賤賴天幸不乏賈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事親下氣柔聲卽

譙訶亦承以歡色兄弟白首無間言女弟適羅球無何球行賈久而不歸愚人衣食之終其身卒爲節婦載羅文恭公傳中愚人老援政二子伯爲儒仲爲賈儒以德表正其鄉賈以財振人之不贍事多咨愚人愚人無可無不可仰視而已里人到今以爲口實焉舊史氏曰古有兩愚公其一見列子其一見劉中壘說苑以爲寓言耳今以吾宗人徵之宇宙大矣何所不有郦原不云乎人各有志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耶夫愚人者東家丘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胡衎年傳

胡祈年字安成歙人也父鑰字仲魚家世累千金斥以結客久之食貧矣祈年短小精悍恥下人稍長好學涉獵經史大義更折節爲恭儉至其重然諾赴急難父不得而子也初與伯兄共業儒貧不能行傭脯則身買金陵收其息佐兄復以折閱罷客謂祈年何不爲里塾師取月奉自飽祈年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往教而得食與嗟來何殊有死而已客聞之遣其二子師祈年祈年抗顏爲師不少假貸里人相率以子弟從者數十人稟餉稍羨悉畀伯兄伯兄業大成會歲數饑金米千錢已大疫弟子俱散歸祈年妻與兄之妻若子俱死又兩從

王母病且死祈年拮据葬死者而療病者或曰君不畏疫中人耶祈年曰詩有之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骨肉至戚坐視而莫救無禮孰大焉病者卒起祈年亦無所染人以此逾異之母同產弟妻死祈年爲置後妻嫉妒從容間語安成有鰥在下何爲令已從人祈年曰舅且艾吾於禮猶未應有室姑徐徐云爾祈年善古篆晚遇異人授以刻玉方刻最工汪司馬伯玉有國工司契之目焉大梁諸宗人慕其法延致祈年祈年治業益精冀以顯名常執勞廢寢食因病消渴亟買舟還歙道卒年二十有七祈年所知交多賢豪長者於鄉則汪司馬昆弟山人胡茂承王仲房方仲美汪永叔太學方嗣宗潘景升於楚則丘謙之於閩則余宗漢其最著者云論曰昔弓父畢精於筋角蔡中郎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灑削薄技郅氏鼎食太史公津津道之祈年工刻玉終窶夭死惜夫以彼其藝自足有聞於世況夫學孳行義如不及貧不降志者哉

周應龍傳

周應龍其先吳錫山人徙蜀廣安已從楚鄂五十年矣尚蜀音余定以爲蜀人云嘗遊太學仕典客以方術事世宗無何罷歸至峽而舟覆家口無一得脫僅以身免

賣藥自給坐是寡欲益習養生家言逢異人從之道襄陽凡十二年復娶婦生二子十年婦死以其子託所親而獨遊金陵三年歸室中水蕩其貲僅以二子免爲之委禽其長子婦兄亦典客也其仲子婦翁蓋王之館甥隨州謝明府者善應龍子其長子教之業有緒則游池陽燕市二年鄂人訛言應龍死而仲子婦翁與其婦亦死謝明年遘大獄舉室鳥獸散長子偕一僕市筆鄂將依仲子忽皆不知所往應龍歸聞於官官爲捕逮畧子女以百數復給過所俾自索之歷數千里卒無所得再游金陵而閩人有乞爲應龍養子者攜之歸至潯陽司

閩黄民部母喪明應龍治之如初以百金爲壽養子竊負而逃自是貧矣聞長子在桂林走桂林往見之子久與猺獞居性獷𤟹不可化誨遂罷再游金陵問其故人楊翁翁已卒其子元素兄弟識之因以見余時年九十有四面如童子齒髮更生行不扶杖篝燈作細字叩其枕中方尋常藥物耳笑曰久嘗驗不可口舌爭也垂三十年遭養子廣陵則已稱山人見應龍跛踣無地應龍一笑而罷座客讚嘆相屬或以應龍故木客擁高貲有黄白御女術固問之不應貴游賤富趨貧有妻子而卒鰥獨無憂生之嗟遠遊萬里不言勞不立詭異跡李少

君古强之屬能爲而能不爲也其人固長者哉舊史氏曰先大夫蓋與應龍生同年纂三十宿草矣見似目瞿余未嘗不淚承睫也爲括其大致著於篇

姚節俠家傳

姚節俠名文鸞莆田人也高王父五秀以長者稱王父體瑞爲寧王莞庫生緒緒四子節俠最少比生父亡五月矣嘗同諸兄弟徵租得兩鍰甫出門失之不顧用鹽鹽起時有奇羨里曾某者長八尺頭如斗豪其鄉節俠不爲下會邑中倭緣間將掩取節俠於别墅而殲之節俠覺走免乃掠其家并仲兄去已復率衆來襲節俠伏橋下禽之因得仲兄抵友人友人不内間道逃歸出東門顧見饑者載與居予之貲饑者既饒靳人談其微時事知曾某修郄未已兩人比而速之獄久乃解則逐諸少年游楞蒲一擲得百千再擲失百萬窘矣家有藏書四壁圖名山水諸兄新寧公喜曰此吾家宗少文諸跡弛之七閩其聲爭交驩府過從置酒高會至貴人則辟不見鄭初者狂而善古文辭游無資斧爲質于錢家助裝柯某負誅縶縲絏中家遠不能供食使人日往食之不告姓名市猾中翬從於郡司馬司馬怒予杖節俠闌入爲白所以得脫林某兄弟祏尤疑弟與節俠善或扇

煬之一夕方與弟語兄跡之鬨其責弟不善事兄也兄感泣而拜兩人釋憾如初人以此益附焉贊其施飲其德聽其解紛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矣修先世譜牒封樹墓域而勒石識之力復高王父墓田蝕於寺僧者居恒無疾疾亦不藥忽自言四月十有三日吾當與人世長辭至期果卒卒而陳某道逢之驚仆地林某病狂易大呼姚節俠責我自怨自艾乃已子鼎梅客青州别共父鬚髮也蒼頭夢見父入齊促鼎梅歸則須眉盡白矣已而季弟以訃來訊其狀良然鼎梅以爲尸解而私謚之節俠云舊史氏曰太史公稱閭巷之俠設取予然

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扞當時之文罔離行不軌於正義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姚生倚其父于朱家季布之屬蓋有足多者焉獨没後數見形語近怪子産不云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爲淫厲況生平自喜爲俠甚者哉故不足異也

胡處士家傳

胡處士汝順字直方歙大塘人也宋太史呂公裔明初有從姑適胡者遂姓其姓云直方少聰警動靜云爲與凡兒不侔齠齔就外傅學所涉覽即強記又最勤鷄鳴而起夜分而罷誦聲徹戶外爲舉子業有思理衆皆稱

善獨試郡邑輒不售其偶才下顧先游鄉校嘆曰每見直方赧然自失鉛刀爲銛莫邪爲鈍世事類此矣會親老甘毳弃飫意不無少望遂謝去故業曰端木氏曾不以貨殖貶儒奚必青衿乃稱丈夫耶攜其裝賈和陽淮海間知如炙輠謀如審括往必中三年得倍稱之息白是養親極物盡志底豫終其身性好客客滿座宴飲無虛日與士言士與農言農與工商言工商遠引博喻意指綢繆雜以諧謔聽者無不快心已而命酒不醉無歸而子光吉長矣授之以事奉身而退爲園月潭之上有鹿來遊因取王右丞鹿柴名之池有魚圃有果蔬宅有

[illegible]

篠𥻘壘石爲山冠之以亭諸臺榭皆具石床几清簟䟦簾事事雅飭閒居焚香鼓琴染翰理詠或徒步而出與耕釣樵牧相隨行爲樂見鄰叟野老談說往昔娓娓不休監輦蠟展登高望遠興盡後返客至則壺矢弈棊嘯歌互答夜以繼日曾不欠伸嗌雖嬰疾未嘗有愠憤之色焉生平篤於天倫有遠祖久客死者舁以歸卜地而葬之一切經費不煩諸父母弟二人蚤世無後棺斂必豐從弟子貧糊口四方以資斧給之來爲之受室姻戚里黨朋舊知識所衣食凍餒解構爭鬩脫罪罟焚逋券甚衆邑大夫以禮賓于鄉及奉詔具三老有秩喬夫

之服皆不受卒之日哭臨者噎路炙鷄絮酒千里命駕學士大夫誄挽之凡數十人舊史氏曰司馬子長傳貨殖言富人與千戶侯等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又言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夫貨殖而身有處士之義寔難如胡直方可當此品矣

汪處士家傳

汪處士道斐字文忠蓋唐越國世子廣祐王某之裔世家水南里數十傳爲處士父世榮世榮娶于程生子道輔道弼繼以萬生子道斌與處士孕時命卜而得鷄鶵及生犀角豐盈能解人意羈貫受書質疑師友不休父

賈池陽以心計佐父業漸起已治維揚鹽筴衆稚之間有所計畫出人意表衆驚詫夙知而蚤成見之此君矣業因大起念其父造家勞與婦約閫以外有貽父母憂者責在余閫以內有拂翁姑心者責在婦以故父母衎衎飲食致足樂也親卒悲號見者隕涕仲兄早死鞠育遺孤鈇與其子俱爲諸生共衣戴處士不啻所生然賈人既以貲豪多所陵折處士應以下人有唾面自甘之風諸闤闠不息婚嫁不舉饑寒不收殮埊不具者悉爲經紀南山河漲善溺人舟筏橋梁先時戒備行旅誦德馬祝明府造講堂邵太常建學宮巽峰首輸金錢以應

而自御則麤糲緡褐終身不易恒掩扉獨處一室不樂見貴人人或慕之與締交亦歡洽如故前後邑令高其行禮爲鄉賓衆曰德舉無間然者欲左司馬皖右司馬兩汪公皆宗老最矜挈夫有所合之也四子伯以慷慨名仲以端慤名季以儒雅名叔蚤死而其子風氣日上諸孫若曾孫皆穎秀命季之子爲伯後兄弟怡怡如也乃營別館聘名士爲師而身課之暇則偕父老命酒漸溪上歡言竟日臨溪顧影而嘆沁我五內者其此水乎所爲號愛溪也踰七十有嬰兒色微示疾而終舊史氏曰余不識處士而識其伯子鏕季子鉞之友邵仲魯仲魯稱處士生平如是復以施駕部所爲墓志示之駕部嘗令其邑察舉鄉三老有行誼者表厥宅里處士與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可傳也

李長公家傳

李長公名世賢字聖甫嘗拜臬司從事不就故人稱長公其先唐宗人避黃巢亂居歙初遷界田再遷婺嚴田三遷璜田三田李氏之望甲郡中長公少有大志業儒不竟爲功曹文無害脫公帑失出誣而坐法者人高其義念父苦治生棄去從諸父賈雲間白下心計過人已治鹽筴貨荆楚數爲上官陳便宜上官善之使領袖其

曹偶既念遠涉江湖風波不可知具白諸父休矣請就姑孰業日益饒與其士大夫賢豪長者遊擁篲爲恭投轄盡歡于是李長公聲甚著侍父疾食與藥必嘗而進沒而慟絕數四乃起事母亦如之先世未歸於土以爲大戚殫力供相冢者得五城西坑源陳村而兆諸從欲以其親祔陳村曰族葬自古禮何擇焉配陳孺人代居子舍持家秉有功其葬也虛左以志同穴之信而拓前人基建懷德堂朝陽樓又拓鍾山居地廣五之壯麗十之朱元介宗伯顏其堂慶遠汪司空程文學爲記教諸子毋近囂塵得石橋巖巳復有環翠山房竹林精舍延

名師友爲與賢會貧士取給焉里南文昌閣衆言非宜
更而新之三山族衍爲壞田諸延宿儒嚴寶而紛宗祠
置籍以示久遠率作興事且竭乾没者謀有蕩子携其
婦自鬻公畜爲兒食母戒之曰若改行尚期一會三年
來見大自媿恨遂其婦居恒以讓和二言諄諄語子果
能此道優於天下何有於一家最恥佞佛疾篤或以請
俯首謝而不答年踰老有詔賜高年爵里人以其名上
授前官卒不赴舊史氏曰班孟堅稱漢得人若卜式弘
羊衛青日磾亦蒙時版築飯牛之朋也余觀李長公爲
吏爲賈以丘壑終身其生平行事有學士家所不逮得

人如是何必仕宦又何必論漢哉

汪子章傳

汪仲子子章唐越國公裔也家邑之南市其父廷威有
處士之行義生子章愛其慧謂可光宗甫受學塾師父
卒哭而毀從伯兄治生亡何兄卒猶子稚不習事集宗
老出兄故籍析爲二而共息之有閒之丘嫂者是將不
利于孺子子章念欲委之則孤寡立待盡耳語丘嫂計
兩孤應得息如干歲歲入之不者有如日丘嫂感悟收
倍稱息頃之丘嫂亦卒兩孤泣曰叔父吾父母也敢有
二心子章更捐所有爲之受室而周其日用經費兩孤
得以贏羨游太學成名是將子章母無恙慰勞子章兒
成兄之子使若父若兄目瞑地下老婦稽手以報若父
幸甚母病累月不脫衣而侍醫藥禱祠惟力是視母乃
瘳有子二人教以義方既富益好行德飼飢衣寒弔死
問喪葬諸埋胔貸不責償鬬必解搆有父死而其母棄
之更嫁者聞呱呱而泣收育之既長嗣其父則必祝子
章父一而已吾乃有二子章疾棘屬其子善事我母如
我爲孤子時而已邑令采其行書邑乘善人中何太史
爲傳邵奉常爲銘金中丞爲狀具矣舊史氏曰司馬子
長爲貨殖游俠立傳班氏因之范氏去之而增獨行逸

民以爲彼善於此然其人多崇一節不槩于中庸夫孔
子思善人爲邦孟子論聖神以善人爲始基作邑乘者
有善人傳可補史家之缺汪子章大節不踰閑庸行不
標異可謂善矣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楊大夫陸宜人家傳

楊大夫士元字仁甫蘇州府太倉州人也其先從宋南渡居崑山新安鄉元海漕萬戶春堂始著籍焉明弘治中割崑山境爲太倉州故爲州人太父祥祥仲子一眞公灼是生大夫三歲誦書倍成童十歲通毛詩十二試於州州人奇之師虞陽孫先生孫先生歎其文此文鳥也待時高翥耳公亦日奮所讀書自子史下及稗官無不淹通郡伯趙蔡公督學楚耿公試士如大比一日七

目獨大夫敏而佳蔡公爲書院收吳士儁者肄習之大夫輒居首遂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知裕州以勸學爲首務朔望進諸生論說經義諸生寡所聞見出其篋中書視之旁邑皆來受學經承爲文者斐然有致光山劉學曾南陽朱喆其尤也故事州諸貢出入有稅稅多輸府上書請罷之以此見忤中蜚語謫廣東鹽運司提舉史牘希簡日與諸生論學屬文衆十倍裕矣已擢知興國州共治一如裕州吳明卿先生以文章名而廣右張羽王左遷州倅三人相得甚歡也州故永興縣地已升爲府又改州州城積土爲之西阻山三面濱湖久之城圮盜乘間抄掠無寧歲與二公定策奏記兩臺請於朝發貢金三千有奇擇里父老可任者畫界里而栽數行視率作持酒脯勞勞者抶其惰者不踰時而城成至今爲永利焉州貧民鬻田畜者即爲隸農而寘其賦於單孱羸中坐無孑遺耗矣爲覈其籍賦隨田出民乃蘇隣邑瑞昌爲賊所侵賊首則州人柯氏所居縮觳州邑境而負固莫敢誰何立保甲法檢察之禁人無敢入銀山盜採必寘之法賊無所避匿應時解散擢同知襄陽府職在清尺籍伍符逃亡影賴若屯田經界不明租挈失實者秩然一新矣郡有二橋一曰延生以襄濱漢水漲

人家負戶而汲懸釜而炊莫必其命獨此可趨陸一曰南門自楚達滇蜀孔道也行者病涉稽阜乃以月俸繕而新之太守吳公暴卒子幼經紀其喪甚備攝行守事事迎刃而解而部使者時檄案行旁郡甄別吏治咨問土宜民風所建白興除利害一一中窾會三入闈校士得人如郭正域舒弘緒梅國樓兄弟悉楚之望也程式文多所裁撰膾炙博士家口五年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而以卑濕浸淫致疾歎曰吾折腰下走十餘年遷爲郎昂首信眉幸矣奈二親老何陳情歸侍養還舟爲風所中疾大作歸七年疾滋甚遂卒配陸宜人前侍御公

翔女孫事舅姑謹母家貽一箅器食必先奉舅姑聽其所與而後敢受其餘大夫之宦裕州宜人初孕之屏舅姑命之壽孫而留諸家爲膝下娛比還以之謁見舅姑復命之福孫而仍令宜人從夫之粤之楚曰吾兩人以孫爲壽若夫婦在官宜思福所由享宜人朝夕沐浴其言楚粤飲食吳人不相中宜人執中饋不委手爲𡡉致味精好賓客識集怪其得未曾有大夫没哀不欲生旣而翻然先君子以父母在目不瞑未亡人何敢忘已又哭舅則曰姑年先矣相依爲命吾以此報先君子會將稱壽于姑身治具無病而忽卒姑大慟何奪我孝婦後

六年亦卒侍御父子不祿家中落爲伯兄嫁女如已女而屬其子歲給粟贍之曰吾非私外家若兄弟于舅氏不宜寡恩也奉佛蔬素終身而戒女巫無入門臧獲千指授職考成無不黽勉然善體其私大夫居官舍子舍舍章從事所裨益爲多子之屏之翰皆佳公子也舊史氏曰大夫蓋余所進士也其子婦翁王太常敬美敬美兄司寇元美昵就余爲稱說大夫行事甚詳仕楚兩政十許年楚學士大夫誦之謬以余爲知人今所論次如右鄉人之善者好之非無徵不信矣

張贈公陳安人家傳

張公名守化字可化晉江人也先世自固始徙清溪再徙晉江有鄉進士仕應天教授者曰寬養親以孝聞郡邑表其里曰翀霄因稱翀霄張氏寬子天眷天眷三子長良寶以子郡守志選封主事良寶母弟文郁文郁子志立俱有隱德爲鄉祭酒志立娶于黄生公仲子也少事父母如成人色愉容婉而將之以敬甫十歲父卒泣語其兄貧無以爲養無更有遺憾于大事所爲調棺斂甚具瘦苦枕塊哭靈床前念母煢煢也朝暮上食俟母寢而後退十七歲學成里人來受業月有修脯伯兄亦補郡功曹斗食有秩兄弟饘粥而養母則豐母病侍不

解衣者六月及卒哀滋甚挫其産治喪經術日通明弟子日進家具差給而倭亂作矣兄被虜賊索金爲贖公涕泣將往贖兄其宗人慰之曰若未有子而以肉投虎口與兄俱死耳不爲先人餒鬼邪公曰坐視兄死賊而不救不名爲人即有子天必不佑人孰無死與兄併命且樂爲之傾其橐及陳安人簪珥赴賊宗人竊笑之不顧居恒嚴事漢壽亭侯禱而以其香爐束而藏之以行逢他盜褫其衣索金亡有也忽有異香從空下私念此關侯訶護我矣盗去達兄所見賊哭而陳孤苦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抱兄而啼賊哀憐之曰孰有弟愛其

兄若此者乎受其贖直之半而縱之行未三里許官兵攻破賊被虜者多死公兄弟生還宗人駭相告是非直兄弟友愛能動神明也其父故嘗生族弟于疫全王叔母節以活其諸孤宜得此報于若子矣復授業濱海柯坑寺有逸賊百餘走寺中鄉兵追及之遁走野老叩扉見公方臥大驚而指示之曰門外荷耒者尸裂矣公乃裘餘廩歸兵後凶荒以其廩糴糴價平度可以供八口食則以餔道之啼饑者已而兄病閒醫古雷山足為重繭會淫雨水幾沒身適得巨木以濟兄病力呼天而祝曰生不能報仲報之地下耳時公已舉伯子維樞復舉

仲子維機因以為兄後公平居言訥若不出口而談古人忠孝大節矜奮慷慨思與并驅弱若不勝衣而為王父治墓與諸傭畚築比健少年或引為俠邪之遊謝絕不往雖深夜必衣冠呼二子侍每誦明道教人靜坐溫公可與天知語反覆訓之於兄弟行若貫齋和齋者皆以行誼相推重里人稱之曰古有張仲孝友今張仲豈必減古人哉陳安人父曰梅嶺翁倜儻不拘奇公于童稚而以女字之公母病困見公之朝夕于側也謂公兄吾不見仲子婦目不瞑遂以安人歸從其姒楊事姑甚謹姑久病姒奉侍累年無倦宗人行吾公所為傳孝婦

者也得安人而小畨休無何姑卒二婦帡堂而哭不絕聲遠近聞者愴然悲之姒死安人持門盡瘁而哀繼姒杯之寡也衣食慰藉之陳翁媼老而貧贍之終身公嘗語二子贖兄之役微而母奩資不可就婦人恒泥其夫矧其夫未有子而冒萬死一生以求全其兄于不可知之地乎而母從臾我無二心異哉女而大丈夫矣教二子嚴恒以午夜為限小懈訶詰之蓋公為里人師時居塾而以二子屬安人安人督課二子猶公之督課其弟子也二子奏其文當公意公以示諸先達曰孺子可教也歸而告安人乃為解頤皆及見伯子舉于鄉而卒伯

子名維樞舉進士仕義烏令擢刑部郎今守湖州贈公如其官仲子維機兄弟文章政事風節知名于時舊史氏曰張贈公免兄于賊略與王琳趙孝倪萌輩同號為難能余獨謂所最難在陳安人之贊之也彼牛弘李充繆彤非不友于兄弟幾奪彼婦之口豈其居恒勉強為善容有未切至感動人心者耶贈公不言而喻如響答桴吾無間然矣

鄭次公郎孺人家傳

鄭次公名炳字文輝錢塘吳山里人也以判太倉州事人稱太倉公六歲而同其兄燁受易為舉子業有緒矣

具父母慮之曰力田不足供兩子師贄伯也儒家仲也
法家祿以代耕儒不若法之捷也十六爲藩掾十八從
臺使數將命周遊浙東西吳楚齊魯韓魏燕趙之域所
至采風謡得民情僞利病與所宜興革心識之不忘有
問對如指掌三十除粤東衛叅軍上官知其能委攝大
邑決大獄名出諸長吏上新寧盜魁梁仕興負固而肆
行掠旁境桴鼓不絶聲率敢死士百人潛抵穴中仕興
出鬭公挺劒先登士鼓譟從之生致仕興詣幕府嘗語
人我夜入禽仕興曾不知懼旣俘走高山深谷茂林叢
薄中乃覺戰悸昔人所謂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有生之

樂無死之心故也歲饑發賑同事者計道里名氏置籍
饑人不能待多死公令人持錢敖各騎而從凡有饑色
輕重施之吏不誰何全活甚衆臺司令諸部悉踵公式
而掩道殣爲高冢纍纍相望有隄在南海界中下流則
三水田堤潰相仗莫適誰治以屬公公集其人諭之地
界在南海南海具人徒田在三水三水具餱糧木石二
邑人服從赴日堤成爭持牛酒勞公請著爲令示久遠
材官席氏無子而所養子欲襲其位夜奉一匭金爲壽
公呵之子可養官不可世三尺法在誰敢者諸臺察廉
數薦于朝而有太倉之擢職在謹正鹽筴里豪私煑海

吏以爲賄寬之公嚴絶賄路捕而正法鹽政一清視鹿
山篆其治粟丞老鈍不及事淮帥取粟無以應械丞
去公追至境呵帥止若受檄徵粟不徵丞而擅繫天子
命吏乎帥面赤口噤舍丞去公亟上書條帥罪狀而召
邑人語之以若等逋公稞辱及丞即再至吾不能爲若
地矣邑人頓首謝不敏黍夜輸粟百廩詰朝趣帥取粟
而部使者已督過帥帥恐命其下受粟去有巨室子弟
殺人行千金丐末減公不可竟賂大吏以免公喟然太
息法之不行迺自上始下將安傚煙視媚行影附響承
爲妾婦態事人非傲骨所任也謝篆而歸而會與州大

夫之郡舟覆身居水中大夫令人鑿舟出之吏衣爲詩
謝大夫大夫奇之曰君神定乃爾卽當大事無逾君公
對曰其未冠而奔走四方所經豺虎魑魅地萬里幸不
死今幾爲水伯所苦老母在爲人子者道不徑舟不游
之謂何而重貽其憂遂乞歸養諸臺留之百方不易也
斂金錢爲辦裝辭不受獨受祿九十金以還母怪其裝
薄列笥于庭而啓之敗絮裂繒而已爲之大噱初公父
省公京師至河西而疾作公聞馳至則卒且斂矣頭觸
棺欲死者三七日不食所知慰之若死誰與父喪歸旣
歸廬墓三年毎忌日或譚及未嘗不悶絶逆嘔也自太

倉龍築室吳山下壘石假山蒔花樹而菊爲最盛奉母居其中伯兄舉于鄉崇官安慶丞謝事過從則身掃除上食鎮日無惰容佳辰命童子持果蔬茗酪選勝兩峰六橋間樂而相和歌也公元配丁孺人生子之翰已娶于金而夭無子公之母以爲戚公乃悟子早晚有無不可知母之齒莫矣而以是傷其歡可乎遽雪涕從母命以郎孺人繼筮得大過之顚爲枯楊生華猶豫不定再筮得蒙之剝爲子克家乃委命而夢之神君所下拜獲圭懷之壁門榜數十人之翰在焉已剝之而易之惠覺而語孺人是其子徵乎吾鄉也嘗夢入名園蘭二本高

際天以其一歸神今又告之矣之惠生遂以名孺人故羸劣而以丁孺人之媵李乳之公得子晚不孰何之惠孺人顧操之嚴小過寻杖公不悅也孺人告公政以公晚得子不患不愛患不教耳五歲不令窺外戶偶過鄰家鄰家媼啖以糕果孺人叱之小子無志分食嗟來食耶急擲出訓息女居樓上執女紅家人不識其面今嫁爲徐氏婦老矣言不出閫廩廩有母之令範焉其撫丁孺人子女則以愛媵之翰以身殉婦公怒不欲收孺人諷之乃成喪其事姑一羹一晡必以姑命方具伯兄析著而母留公家什九則孺人佐公爲養適其意也母忽

有嗛于李命公逐之李事母殊謹而之惠復不可旦夕離公錮李一室中穴壁與之食三年不一顧已而母體不安悔曰李在我寧至是公呼李出見母大喜過之彌厚伯兄卒一年而母卒公垂七十哭兄母過哀遂有心疾免喪疾小瘳語之惠曰吾壯時覩事有不平輒憤恚子輒作惡今老於世無所短長雖箏汝大父日短而事母事兄六十餘年汝復有子何自苦爲編席爲龕趺跏調息體力陡健則居小樓置三敎書數種與故友棊酒談諧極歡乃已食多蔬素啜粥可十甌髭鬚脫盡更生或策扶老之湖山間人望之若仙之惠九試不第則曰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夫何慍焉卒之前三日覺熱氣蒸肩背浮眉曉間息止于咽子孫環視目不留盼默不一言端臥而瞑公旁通九流而一歸之儒曰世有儒猶人有心心爲主則耳目手足咸作使心無主則耳目手足咸作難儒道明而百家衆技皆可備驅策矣在粤造陳白沙先生之廬得其遺集錄而諷之繕學宮理學田之沒其籍者以與化條造多士時詣湛甘泉先生所質疑問難在吳逢王龍溪先生虎丘談三日夜方別平生不侵然諾而嫉惡不嫌面數卒無藏怒宿怨薦紳大夫以耆德尊禮之少年視官府茂如而嚴憚公遭于路迂迴

避之所著養生内外篇各一卷吳山里人日記二十卷雜詩銘賛一卷年八十有九之惠字孔肩文行聲籍甚東南子弟出其門成名者甚衆舊史氏曰漢世公卿大夫或以儒或以吏進未嘗有重輕而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之屬儒生亦爲之名臣如黃霸薛宣朱邑丙吉龔勝尹翁歸輩不勝數其後士與吏分途吏治文書給使令不得與士伍故丁邯恥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抗詔不就張玄素以流外得官天子問之面如死灰足不能步至于今益簡賤矣鄭仲公以儒爲吏吏跡多可稱假令竟其用寧在西京諸人下然甫強

仕念母老去官爲兄孝廉郡丞難弟年躋大耋不以生死動心豈易及哉其言儒可以使百家衆技爲我用富哉言乎不以儒成名斯爲深于儒者也

程上林吳李兩孺人家傳

上林苑丞程公名敬嚴字純一晉太守元潭之後也父鈞母汪孺人舉四子公爲仲公少學六甲五方書計事了如素習垂髫益好學旁通百氏尤善臨池之技父故中賈廢居居邑而食指繁家無嬴餘兩弟幼不忍其父服勞也代之收不雠與欲得財入倍增于往俯仰多所拾取父大喜天佚我以老在是子矣盡以業屬公則之

淮陰受鹽筴擇人任時遂致鉅萬諸賈人推爲祭酒臺使者時召公語之微言其應若響應聲歎曰儒生故自不凡而以其貲與弟均之里俗薄庶子季弟庶出也公無少異父語諸子是皆而兄所經營若輩坐而食之宜有以酬兄衆皆諾公固辭不受而置義田食宗人貧者從子賴公而有家其卒也以五孤爲託公庇之没身有弟貸百金不能償更予之不收責或負數百金主計者欲訟之官公曰是非負我値數奇耳何訟爲舅氏賈汴而舟覆詣公于淮公爲戚然資之如其所失閩人辜榷以諸商爲奇貨諸商恐閩匿公以義折閩辭氣俱奮閩

爲動容臺使聞之稱善或螫其季弟則以身擁護損槖裝居間三年不遑寧處季弟得無恙而怨家亦解富民土木被文繡犬馬餘肉粟比比而是公所居室衣服食飲無異寒素嘗言商通難致之貨工作無用之器者欲不制僭差亡極當速盡耳作法于涼吾猶恐其奢也徒步行或百里人嘲其陋公曰緩步當車古之人有行之者吾性所安也禮名師督誨諸子而時以古人善敗之跡示爲法戒病革命仲子掃除正寢而詔諸子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心努力長久之道也諸子泣摇手曰死生猶晝夜誰免此者知者以彭祖爲夭殤子爲壽勇

孝白刃可蹈廿鼎鑊如飴吾年踰五十不爲夭家人産
豐潤身沾一命男女子孫女二十許人夫何𠛬焉元配
吳孺人溪南名家女笄而歸公雞鳴起從公問尊章安
否治具以進俟餕而後退井臼澣濯事無所不親奉賓
祭課臧獲手口并作午夜不休大布厚絮無薫澤之飾
諸後先婚姻家餽問相屬于道族子姓與公共事者贍
䘏饑寒尤備所費公施予不可勝計以數産病亟請于
公微天之幸有二男一女莫能覩其成也其置副室之
賢者吾及見之而瞑公未諾乃諜之母黨博訪良家而
得李孺人入門始告公公謹謝之若爲吾宗祏計幸甚

而李孺人果㒲愛子女孺人即安然病不可爲矣歲所
卒伯子開祚九歲仲子開祐六歲女五歲李孺人撫而
啼女君之賢也而使子女謂他人母乎妾則何敢負死
者其視子女倍敦巳乳三子不以其子敵女君之子嘗
辦婚嫁禮文豐腆鄉人稱不容口已他姬復有子子之
如巳子伯子卒哭之哀更女其女至於今三子以家督
事仲兄惟謹叔子欲傳公與適母而仲子不可弟之母
遇我有恩魚菽之祭余母未嘗獨享吾何忍沒庶母之
賢令母氏知人之明不彰其以兩母並祀且徵先君子
能齊家也仲子字仲秩爲大官丞叔子名開祉字方叔
爲太學生八子類荀氏而孝友不忝所生書史氏曰書
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詩不云乎敎誨爾子
式穀似之夫親之視其子賢不肖一耳有弟而兄啼於
是乎啓鬩牆之㷂彼其親能晏然乎未有兄弟不友而
可言孝者上林公友于兄弟以順其親其子則而象之
伉儷與小妻咸有一德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汪明經黃孺人家傳

汪明經公良格歙人也始祖越國公子孫其麗不億而
公之先秘書丞叔敖自唐模徙潛川累世名貴人十五
傳爲福裕福裕生化以工臨池著聲化生恩有孝弟行

公其伯子也公生而慧敏誦書日可千言處士黃公異
其眉宇瞻矚以女妻之是爲黃孺人公弱冠游鄉校學
良苦孺人具羹脯漿茗寒煖因時而給膏火丙夜不輟
學既進狹小其師是何加于我走之吳門師故少宰徐
公徐公奇之語人此後來之彥也徐公如京師則師憲
副錢公憲副以宦減産公就養無方尋以高第食廩矣
至京兆試輒見絀公竊自疑夫耳食而膚受者取一第
如拾地芥吾深詣博蓄顧數被放何也孺人慰之曰力
田不如逢年士遇合有時耳平津侯豈不數困厄哉而
晚乃以功名自見君復何憂會其父客遊京師之河西

務得弱疾公聞而馳往視之裂衣裳裹足足重繭不休息至則父不堪矣皇皇延醫殫諸家之技禱于神以身代卒不起蓋累月而公之病且類父則呼天而泣血曰趣至小子耳讀書聞父叱耕牛聲傷未能養而使親勞也吾今壯備博士弟子員不能使父無遠遊罪通天矣既而曰母在吾何敢死匍匐奉柩東還號兆不絕聲執紼而歌斥苦者爲之落淚父所貸人錢貨不能償者焚其券曰吾非以父市德不敢以父市怨也歸而虞傷母心與婦承歡養志彌謹母後父十二歲而卒哀悴不可辯識幾成死孝督學使者李公都試士以公爲首已舉

優行復首公李公喜曰士文行不相符久矣今得子而士益重異日爲名儒名臣勗哉其後復再舉首而獨不能登賢書然無所介懷益篤志好古績學敦行四方士執贄爲門弟子數十百人而未嘗謁有司里之顯者愛其名刺不與通郡守錢公直公數過存陰使二生以百金爲公壽令居間公麾之去往報謁守卒無一言守遣吏從公具以情告卒不受其勵操如此公久次當貢而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病遂革矣力不任行有司白督學陳公旌其門賜服與博士等三月而卒孺人侍疾忘食忘寢夜則籲天曰吾夫子生平可與天知天胡不佑

脫可代也妾請先已懼非公所樂聞强起爲公治後事而語諸子而父貴志没以所不盡貽後人聞之而父國有六職士農工商比于公卿大夫量力而任之無忝所生而母樂從而父遊矣後公一月卒公在吳吳沈從吾者服慕公置酒禮之上座盡歡沈後貧怨家螫之昆季下吏飲章沈且死故交無爲地者公曰沈生遘禍天下無復好客者矣陰爲之地以免不令沈知也沈後得狀歎曰生平肝膽相許者安在汪君塗遇卒覯而令我出一生萬死中古節俠何以尚焉吳人稱公俠甚著公三子德克德完德方世其家孺人教子有鳲鳩均一之愛

治家有谷風黽勉之勤佐夫有雞鳴儆戒雜佩贈遺之義要之皆公所刑于也舊史氏曰司馬子長引韓子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比儒于俠業已非倫亂法安得儒犯禁安得俠汪明經恂恂儒生耳仁者無不愛也施由親始明經篤于親其全沈君善推所爲而已名之曰俠豈惟不知儒亦俠士不伐其德不居其名者所羞也

吳太學程孺人家傳

太學吳繼良字君遂休寧商山里人也其先爲唐左臺御史少微歷數十傳爲廼問淪是生君兒時昂昂若野

傷之在鷄羣晨起必謁拜父而後即事出面反告造次
不失尺寸父奇之弱冠游太學亡何母畢孺人卒哭而
垂絶者數四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也爲像事焉有禱輒
應其後室火而像燬縞素三日哭父客檇李而病君聞
匍匐數百里一宿至猶及奉訣以喪歸宗老言俗忌外
喪不返内君持不可禮不云乎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
于斯夫非晉卿之室耶識者韙其言方是時季弟繼蒧
稚而君字之比析箸田宅美好者恣所取仲弟繼俊病
而日夕存問醫藥之其没也哭之哀事其母如出子其
子如子君疾革而猶屬諸子余所不忘者而仲父遺孤

諸子諸而君甫暝也家故素封暨君益饒而孜孜好行
其德請于父歲以三百緡周宗之窶者君爲政所待舉
火可數十百人宗祠圮撤而新之諸父兄子弟受成而
已間右有隙壤爲廈百餘間區分之號曰孝友睦婣任
卹以授宗人無居者宗人無失所矣推而及婚姻或四
喪不舉爲經營之立就婚姻緩急有賴矣推而及隣首
廣郡邑學田以食諸生有鬻女而苦其主之虐不能贖
者爲贖之有負子錢而欲粥子者爲代之有良家以女
内君傷其貧也贈之金而郤之女復爲人奴復償之金
而歸之有身請爲奴久而思歸者焚其券還之隣人載

德矣推而及四方嘗游金陵悲長繫者之無聊也人以
三百錢畀之坐罰不任罰者助之游雲間檇李所見亦
如之戊巳之間大侵民饑且疫設粥食之治藥藥之死
者斂而瘞之棄兒于道者收之所全活初歲五千人更
一歲萬人吳越間窮民無告望君篚輿舴艋來從者如
市人人厭其意而去除欽之査坑道十里梁休寧之小
溪於潜之太陽九里五聖呂化之永安永年凡六皆以
石費萬金有奇行旅于今謳歌焉其所最尚者節義宗
人婦畢與戴從一而終爲白所司旌其門鄰之妾李以
死殉夫爲樹石其墓郡守邑長吏高君行車騎過門輒

謝不見而晚頗好竺乾氏言新其里龍宮寺而爲園曰
素園築臺臨溪諸市鱗介物者易而舍之名其臺與溪
曰生生君婦程孺人由溪程欽女與君儷德居姑喪毁
瘠舅氏多嬖事之無違言諸姬愛敬而則傚之式相好
矣居恒戒曰無爲程冢婦所窺君育其兩弟之子孺人
保抱携持等於巳子凡君所欲施予受命如嚮雖千金
不知於色政熱身執爨食餓者汗浹沾背侍兒請代卒
不許吾懼火齊不時餓者食而死不如無食父亡矣養
其母饋問往來不絶又鞠其同産弟君嚴重之旁無媵
侍比君卒而不勝哀居有頃卒族子孝廉應試有重咨

假館君家屬諸子他出孺人勑館人掃除甚謹而不羞盤飧左右疑之孺人曰夫死從子子在外未亡人安得爲賓主其達禮有如此者君男子四人叔懷贇早卒伯懷保以典客待詔中書省得君之量只不減否人物未嘗見喜愠色仲懷賢太學生得君之致澹于名利所居種五松日聽其聲譏譏忘倦季懷貞內史直文華殿得君之俠倜儻有大志能急人之困鄉人事咨決之君子猶子中丞善士元士元慈而工修詞從余游舊史氏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新安多富人子往往以仁義取聲學士大夫有所表章疑弗信也檇李二樂矯矯不逐人非

譽其稱吳君稟稟質行君子與之交三世當不虛美耳或言吳君祖儆俯兄弟從宋張朱諸大儒學其父師王文成而友王汝中君雅慕諸葛武侯爲人澹泊明志故以澹顏其庵生平行事日省而籍記之曰慎獨編蓋家學所從來遠矣

吳季公程孺人家傳

吳季公名光昇字汝旭歙之溪南人也溪南數千家之聚吳氏外無兩大其先自唐咸通至今代有聞人而更善爲賈終身逸樂富厚屢世不絕四世祖仁有孝友之稱祖仁子崇恕崇恕子尚瑩尚瑩子正學是生季公識嘗爲諸生入太學季公亦爲太學生好左傳國語諸書而失其父母早不能竟經生業始父以鹽策客維揚公從之好奇偉倜儻之鹽策又闊達有大度父語諸子若皆長者如以才不如季是宜爲家督諸兄皆曰然于是以季公當戶即諸賈人委心歸計奔走唯諾如不及以故季公雖少而爲祭酒父在時與其儔不相中得虞公有意督過之公捐往細故待之不疑人以此益附焉過市遭胥靡傫然于道問所坐曰逋租挐繫其室償矣無以贖罪問其數且千緡悉代之贖衣挾斯不掩脛者予之布有司見諸囚怪問知狀皆歎曰吳延陵季子之賢

何以尚茲維揚民戶數百于茅索綯而居遭火頃時煨燼羸身莫自堅其命爲之衣食者可千人故人子以其地操書致來季公固謝其人固進寧小減乃以故直與之而爲之區域使衆族葬其中人謂季公是乃仁術也生者無徙死死者無暴露以小宗未有祠獨鳩工庀財先之費鉅萬置義田義塾以衣食教誨族之貧者白頭游倣之士虛上舍而自館之所善故舊賓客舍業厚遇之虛積聚以救人所叩謁無留門者皆給無乏配程孺人臨河大族女父家好藏書孺人幼慧父愛之女訓內則皆成誦比歸事姑嫜與其諸娣恭而婉季公艱於嗣

以孺人盛年不忍置媵孺人力請牽帷幬之愛而失宗
祏大計是使妾棠不韙也于是諸姬遞進而公治公溥
二子生其愛諸姬也如其夫也其撫二子也如其母也
其敎二子也如其父也居平不疾言笑不至剟首無珠
翠衣無纖麗夙興夜寐率家人操作如不及奉祭款賓
則必豐潔毋爲草具巫覡不得入門而宗姻鄰里婦女
有以窘告未嘗不周施之季公患痔醫迫得其愈卒不
治而詔二子五十不爲夭惟二人尚未歸于土若曹學
未成汝是介介耳孺人侍疾憂勞瘦食失其常度季公
卒哭之屡瀕死而念二子無恃強起食粥然神傷而貌

瘁矣後公八月遂卒舊史氏曰新安人之傳其父母者
蓋家戶所有此何以稱焉方司徒之子與季公友也程
參政之子與季公子姻也兩公直道而行檢鏡所歸其
爲季公夫婦狀與傳無溢美之言余友謝少廉曰是可
傳也因爲吳季公傳以孺人附焉

程季公黃孺人家傳

程季公名敬召字季奭歙荷池里人也其先家篁墩晉
太守元譚梁開府靈洗最著再遷東關宋知宏翰林講
書德裕最著三遷荷池自本朝子民始曾王父瑄王父
以父鈞皆有長者稱父受室于汪副以劉劉實生公少

受尚書不守章句多涉獵百家言爲太學生師友一時
聞人而父母相尋卒乃舍業治鹽筴覯時變擇人任之
恥纖嗇競刀錐之末人服其信義贏得過當則益務爲
德父有義田贍族族益蕃斥旁畝助之族無窶人事其
仲兄如事父然所需受命如嚮從子貧以本業之數折
閱數更給又不幸蚤世撫遺孤襁褓中遂爲成人怨家
粲族于有江都逮馳往分明之卒得釋出門見僵尸爲
具棺斂招魂而祭有鬻子償官逋者捐槖金以代不問
姓名大璫銜命榷稅伐山謂新安奇貨可居跕籍甚暴
里少年蟻附中公於璫其人故受公施公召而語之若

所欲幾何即訟言何等不可而假手椓人雖勝不武其
人面赤汗浹背公復饜其意縱之而去其闊達大度能
容人類此見人無長少貴賤傴僂退讓即有盛氣磨厲
以須遇之無不意消市豪閧貴人居間莫能平公一言
相悅以解義所不可未嘗詘狥郡別駕邑令有漁梁之
役屬公視作公謝逢掖不任與匠石伍兩人嘉其志節
引咎失言卒之日哭者失聲弔者咽閭督學使畢師皐
爲狀太史高朝憲爲志少宰朱兆隆爲表御史大夫沈
純父爲傳四人者鴻生鉅儒不虛假人以辭其稱公若
合符節子三人曰模曰標曰榜模與標皆出黃孺人黃

原缺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丘節孝家傳

丘節孝者臨川石池李氏女也十六而適丘贈公御秀一歲舉子毛伯贈公故以儒生行賈什九在外其趨利如布帛之有幅焉無多餘之贏已已不自得歸而病六日卒語節孝兒幸長令業儒毋若我空自苦節孝泣受命哭踊慟絕嘔血斗許不內勺飲者五日舅姑慰勞之責以大義若必死從夫所以自爲善矣置吾八十兩老人與六歲孤何地獨不念若夫訣時所屬意者耶節孝

絡而起日食粥一摳首如飛蓬臥靈牀頭三年不脫衰五年不知肉味曰吾不能效男子廬墓姑以此告哀耳營葬贈公橐垂若洗諸索責者沓至家人憤言嫠救死不贍操我無巳感乎節孝不可艮人生平不侵然諾吾寶貝責使艮人負不韙名所不忍也盡以其遺產償之會歲戊巳大饑日勤機杼纂組市粱粟舂揉精鑿以食舅姑而身不厭糠覈姑死送終之事典衣以充舅而當禮舅病經年百方醫療數焚香祝天曰羸者髮也兒齒長矣請早就死以代舅忽悶仆小選甫蘇若有拯之者舅病尋差其後深夜暴下而僵節孝心動趨而往視之則石觸首形靜如死狀亟掖之扉坐奉藥與食乃已又嘗夜爲餠且傷手顚眩不能言節孝復心動趨而往視之爲吮其血脫然愈舅不滿百者總五年每語人獨子早死天幸以吾兒婦爲吾子必有以爲吾兩人報吾婦者意在吾孫乎而節孝鞠毛伯拊畜長育顧復出入腹之備極辛楚毛伯少即穎秀善屬文爲擇賢師友雖百里而遠執贄賄問必興聞有嘉客滌器刑牲享以好饌竟日夕而瓶不罄罍不恥君子比德于陶士行之母云毛伯偕計吏重違節孝節孝不善也老婦有婦可無尸饔有孫可供色笑無所事兒兒寧須乳耶吾自少至老

足不出閫今送兒於外以明有事四方之義從是微命委身公家無以老婦爲念毛伯長跽而請大人復何言曰吾無遺行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而已矣其年病劇毛伯舉進士呼其婦與孫前老婦下報舅姑若艮人庶幾無憾遂卒毛伯以母節孝聞于朝其鄉數百千人上書當路白狀宗伯議旌門報可毛伯名兆麟今爲行人服膺母訓有終身之慕焉舊史氏曰詩錄共姜春秋紀叔姬然皆無子劉向列女傳有殉夫者有訓子者又不必於尊章備養生送死之禮以余觀丘節孝蓋古人所無何論叔季哉

姚孀節家傳

姚孀節者吳郡丞文公元發之女太學姚公撇之偶孝廉希孟之母也爲女時受三禮小學内則諸書通解意指年十五來歸公有適母殷因母施在事兩姑得其驩從公游南雍生孝廉還里孀節病痁公病痢而公不起孀節年二十有二力疾枕尸而哭面如灰土兩姑恐掖之起投以藥㦸蘇孝廉方十月呱呱泣也涕下與乳俱哺之被以斬衰寢之苫塊如成人居喪然弔賓見者爲落淚亡何伯氏困征徭而指孤兒是不當出口賦耶兩孤與孀節日夜泣怨伍伯入門縛兩奴去家人奔迸計

無所出孀節倚靈床哭而以孝廉授姑姑懷之哭而過市市人亦哭會袁安節公來弔聞其事爲白邑令乃解安節蓋孝廉王父弟子也比姑抱孝廉歸而孀節哭滋甚姑老矣爲人婦不能服勞使姑蒲伏公庭是日也爲兒始生之日不能具晬盤試弄以奉王母驩未亡人何所施顏面哉里婦過相慰藉又無不涕沾襟也姑殷後公卒獨姑施在二十餘年姑婦相依爲命姑疾迴風癥不可近手拂拭濯滌略無幾微嫌孝廉爲父卜厝則屬之曰若庶祖妣若伯父若從嫂未可暴骨先窆之王父武陟君之次而後襄若父事以安父心會姑施卒母子拮据治葬椎布之外無一不付子錢家孝廉三歲疾瀕死抱持日夜不交睫者踰旬已病嗽强納乳嗽甚齒相嚙血乳淋漓囓次噢咻不絕聲六歲從塾師歸必摘句字考驗之爲文視師所許校佳則賜以楮墨費不則疾言厲顏對案不食旣補弟子員受餼學宮登賢書每衣敝衣締好言相勞苦而襟袖時有淚痕娶婦有子矣婦暴死又代爲之母孝廉著聲稱苑名流勝引過從無虛日篝燈刺繡佐内外費目力漸耗而執勞不衰初郡丞聞婿喪貽書女漸有共氏十八而寡教子成進士旨旌其門又誨以持身處家敦睦孝謹十數事孀節佩服無

忘然而中道若性矣郡丞解組歸粗賴以有田宅知其女善料事往往咨詢焉舅氏孝廉文起亦如是益列女傳所謂母儀賢明仁智貞順具美者哉舊史氏曰

高皇帝朝姚氏有黃節婦者稱未亡人二十八年璽書旌之宋學士蘇太史爲之銘頌聲施到今文孀節三十六年其艱閔倍于黃今郡邑士民臺司宗伯同聲賢之詔旌如令于黃有光矣古以婦道嗣徽音爲盛美彼所處富貴樂佚易耳孰與孤寡艱危立節之難乎余讀孝廉孀節紀略與發願文悽楚不勝情是以傳之稱孀節者夫死從子亦名從主人也

程烈婦傳

程烈婦者櫚墅汪德清之女江山源程邦亮之婦也烈婦猶生其母不欲舉其父獨異而舉之姓甚慧善識人意父授以列女傳諸書多所通解北山有方氏女者字汪道者待年而道者卒方死之汪司馬伯玉爲之文父以視烈婦烈婦嘆曰爲人婦當如是矣從母學刺繡工具有核旨父喜語其母向非我安得此賢女哉笄而歸邦亮邦亮父爲怨家速下訟周旋經營家屢空烈婦以身首之飾供棻饘焉事定而翁結疾烈婦相邦亮視醫藥而朝暮侍姑贍察聲色扶掖臥起三年如一日翁姑

没附於身者竭誠盡信澣洗矣烈婦衣須捷而并日飯一溢米邦亮曰吾兩人福薄貧所甘受如吾弟何有友在宛陵以弟託行賈而因糊口供吾舉子業可乎烈婦從之宛陵會弟病不起悉資斧以斂則跳之維揚而留烈婦宛陵與一女奴處小樓上日不飽一鬴維揚諸生讀邦亮文而亟稱之與締社試于都運爲第三人比試學使者不收邑邑失志遂病烈婦聞泣不聊生鄰嫗諷之即郎君不諱若宜爲後事計而顧先投溝壑耶烈婦籲天大號願代夫死忽有若鬼物嚙其側者而邦亮返無生命矣烈婦驚懼刲股爲糜進之稍蘇語邦亮妾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族盍圖歸乎則輦邦亮以行烈婦即以是日不食携一鬲治藥一壚治湯粥相邦亮食飲之或不下咽淚如綆縻倡傍主人見者爲之落淚既抵舍其母來視烈婦與母訣曰兒死生惟程氏人旦莫從程生地下敢請不孝之罪母曰吾嫠幸有子在與我相依没身從母從夫兩得也對曰母惟有子故當從子兒無子復何從焉宗親强之食輒嘔六日而邦亮卒烈婦泣不成聲擗踊視斂仆於棺左既覺則移右枕凶而寢又二日沐浴正襟紉帶漱水者三遂卒年二十有某閭里爭傳號爲烈婦郡邑諸生鄉父老子弟數百千人上

其事無先容者未及旌其弟必遂不忍女兄没没也屬余傳之以存公論云爾舊史氏曰妻爲夫死世恒有之異哉程烈婦有不徒死者宛陵僑居至窮慼矣任其夫游學不牽私愛已知夫之不可爲也療之以股冀萬有一死之生卒復其所葢古大聖賢所遭勞筋骨餓體膚苦心志空乏其身不日不月不一而足儜弱女子曾不因困厄瞀亂義理較然明備是以難也有婦如此裨益風教非細而俗吏若罔聞知何哉雖然詩錄共姜春秋書紀叔姬氏到于今稱之吾深有望于立言者焉

楊母盛孺人家傳

盛孺人者左方伯儀女孫周府奉祠學同女也母殷生四女伯適海陵都御史凌儒仲適同邑文學錢應芳叔適崇川大司馬陳大科季卽孺人三歲喪母痛哭如不欲生見者亦爲之泣其兄育之七歲事父啓居以時授衣上食父有不豫色與其姊務爲歡端以解有疾雖一茗必嘗而後進刺繡纂組徑工鬻之以供親飧而餘乃自給無何兄卒哀之如母又一年父卒而日夜啼不絕聲鄉所不得將母者庶幾將父今亡矣將何所怙恃乎復哭仆地而諸姊已歸獨處一室非歲時從其兄祭先足不踰閾除服且踰朞而兵馬指揮楊公失其偶聞孺

人孝謹具六禮以繼其室公父已卒獨姑在率以昧旦盥漱櫛縰笄總從公問姑夜臥安否退而治中饋事秇桑麻後圃而與女奴采之懿筐曲薄繰盆紡車小物無所不勤身布衣藿食不厭而佐公賓祭必豐卽出不意能倅辦不須臾五斗米頃所舉子至言聖言女九貞婉言順言而元配舉伯子某言與伯女長矣爲伯子委禽史氏爲長女相攸顧氏奩具一一經其手有不足以簪珥助之公嘆曰孰有後婦後母如卿者吾剏無媵侍以美報也公疾持齋夜望斗拜而禱召名醫十許人治之無效立侍榻前閱四月不稅衣公度不丼語曰吾母老

不忍見壞子死此最不瞑目事三男四女婚嫁財畢其二今盡以累卿大兒從國子先生遊二稚子當課之學孺人諾而亟拭淚恐爲公憂公卒哭之淚爲血將以身殉戚屬咸曰而忘公治命耶徒死耳寤而起飲水飯蔬食葬祭之禮酌古制今俗而用其中儒者稱善爲公寫照四四時異冠服奉之靜室以日三薦常食以時薦新以歲節大饗行之二十年如一日而爲公母養生送死志物畢竭卽起公九原無纖芥之憾二子質明入塾暮歸課其勤惰陳公遺書于案俾之誦身操刀尺篝燈相對夜分甫已脫小倦指公像而訴之曰未亡人忍須臾

死以受先公託不敢負而孺子自棄耶言已大泣二子亦泣爭自奮學成爲諸生以見母則又語之曰此家戶所常有母自滿也兩子連姻貴族遠者數百里廣陵戚黨數十百人慶弔問遺一如公時羸老孤煢贍卹有常事佛奉道尤爲虔愼鄉三老兩校之士按制三十而寡至五十以上旌是嫠也爲女孝爲婦貞爲母慈內外無閒言白諸臺疏于朝而孺人屬兩子辭未亡人不早從夫子蒔蟻孺子未有樹也思之不欲生柰何以名爲高守令聞之曰此其自爲德也如制何爲采劉向傳目題其門曰貞順舊史氏曰聞之于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又曰膏粱之性難正也此在男子猶然況于女婦盛孺人所生所歸家皆富貴慕終於親詳順於姑聽婉于夫敎行於子子不必已出母之若一豈非少成若性者哉詩云釐以女士從以孫子天所楊氏人直善因矣

梁孺人家傳

梁孺人者咸寧逸齋劉公江之配霍州守禋之母鹿邑令必達之王母也劉長安右族世以閨範著聞逸齋公王姑爲秦安王妃而父爲散官家饒給擇子婦而得孺人孺人家亦長安右族父相依以歸逸齋公年甫笄則尊章方嗃嗃爲政不欲令子婦居佚遂主中饋婉孌少

女與女厮同操作井臼錡釜鮮薨烹飪機杼纂組織紝瀚濯事無一不當尊章指逸齋公卒孺人年財踰三十而有三子伯曰禧仲曰祺叔卽霍州在髫亂乳哺中擗而泣非是三孤藐焉嚋依未亡人何惜一死從地下爲兼綜門內外事然足未嘗踰閫數十年秦王聞而賢之此何減古女師歲時存問崇篤非諸外戚所望隆慶初年八十矣其作勞守禮如一日督學使曾公修世宗實錄以列貞節傳而檄有司顏其門曰節壽霍州長而才時時詔之若父無祿蚤世不以家爲念獨屬意若輩若輩毋奸濫淫志毋燕女溺志毋放辟喬志毋趨數煩志庶幾自立使未亡人有辭言輒涕零霍州感奮登賢書而孺人復慟逸齋公之不及見也霍州令崇寧知嘉定及霍州每使迎母則泣而謂之若父不食三釜未亡人何忍獨享其利若第以淸白守官以慈惠字民使人謂若父有佳兒貽之令名是勝於祿萬鍾饗五鼎矣霍州奉其言所至有宦績以孺人老謝歸養生逆死無憾人謂非此母不生此子也霍州兄早卒伯氏有子三人霍州有子四人叔子卽鹿邑令克肖其父孺人卒年八十有三及見鹿邑爲諸生而以霍州思母生不得旌與封爲憾乞舊史氏爲傳用成先志國史家乘取徵

焉論曰易晉之繇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其初六晉如摧如六二晉如愁如皆言貞吉初自抑而如摧二自抑而如愁故福澤施及子孫子孫昭受之余觀梁孺人行事有初二摧愁之象焉鹿邑不忘王母宜爲晉康侯矣

張母陳孺人家傳

陳孺人者故儒生張公應登繼室也七世祖大司馬節愍公其曾大父參藩公其以淸修名父羊海公某舉孺人而家食貧孺人婉孌季女佐母早作晏罷家人奇之會張公喪元配胡孺人委禽以孺人歸舅姑方嗃嗃爲政胡孺人遺兩女未離襁褓公讀書數十里外歲一再

歸孺人事舅姑治酒脯裝衣瞻察啓居夙宵匪懈咽哺
而女雖所欲食無辞又輟簪珥績布刺繡爲公薪水稍
壘貲公得無内顧厲志於學而遭離厄會不售有司鞅
鞅侘傺病矣孺人迎醫禱神窮萬道卒不起將自繆以
殉姑舅而持之既殮爵踊哭不絕聲夜憑棺立手拊頭
腦不内勺飲勢不欲獨生姑嘗解曰兩老人哭子懼瞀
溺之不保婦兩兒璘六歲瑋三歲兒所不亡在此一綫
婦死兩兒誰恃是重死吾兒不欲吾兩老人生也吾兒
卒而視不可舍者謂何婦寧忘之耶孺人泣受命兩兒
有樹當報地下人耳輿棺塴穿中左方欹孺人大慟擗

標顛仆氣竭兩女掖起投之湯久乃蘇自是蓬首垢面
妯娌中猝遘不識何人猶拮据治生不休有諷宜自愛
者謝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事君婦事夫有二道乎
舅姑老善病姑病力夜跪庭中望北斗拜願以身代不
交睫不帖席者浹月姑有間當進食時問加餐否如小
減亦復不食而進兩女辦裝率自十指出家財下田十
畝半質子錢家爲奩具兩子就外傅贄必成禮夜置坐
隅訊所業成誦則勞苦之不則淚潸潸交願何以報地
下人刀尺聲與子書聲雜聲相接也瑋知屬文令入城
從師有舅姑在不得三遷兒無以遠我自佚臘盡甫令

還家新春數日後趣去揮涕而送之門瑋不忍別請小
留輒怒操箠逐之所授子大布衣再歲乃易敝甚者潄
澣紉袯以自服穀既登春揄簸蹂精鑿者食舅姑次則
二子又次饁耕身屑糲稗爲餅下鹽少許充虛接氣而
已歲首及初度兒女爲壽走避帳中閉目淚如綆縻寒
食詣公墓哭泣之哀觀者辛楚子就試必禱神小蹶復
慰藉之遲速有命盡其在人瑋爲諸生見母告公主哭
如初喪内外宗賀者酸洟而去爲瑋娶婦操作勞勤羸
劣矣病稍侵姑臨候之頓首于枕曰不及終事姑奈何
子爲延醫不許自分死久矣以若輩恐而就此復何庸

生踰月卒卒一年舅姑淪喪以失賢婦傷心云孺人二
十有七稱未亡人又二十年所矢歸報地下人者竟成
其志又六年郡邑長吏博士弟子鄉三老以貞節聞于
學臺上宗伯覈之信旌宅如令丙瑋字席之舉賢書第
一人所爲母不朽者遠矣舊史氏曰余所識吳名下士
以壬子舉者三人宋幼清懋澄姚孟長希孟張席之瑋
三人母皆節婦善教子宋母亦孝廉婦不患貧姚母貧
尚無恙獨席之母蚤失所天集于茶蓼終身無信眉時
谷風之恐育鞠也何有何無黽勉求之鴟鴞之鬻子閔
也手口卒瘏羽譙尾翛詩人詠歌仲尼錄于國風爲萬

世訓張母備矣余讀其𢗊述遺行有足悲者焉是以錄而傳之

鄭母周孺人傳

周孺人者太學周臨川公基之女太學鄭芳泉公其之配也年十七來歸十九稱未亡人所遺財一女哭而慟絕者數四舅古林公姑趙孺人憐而慰藉之少年何自苦孺人泣曰自委禽以來生死屬之鄭氏寧有二心引劈刺其喉不殊舅姑家衆救之稍甦而長謝膏沐飛蓬其首葬芳泉公穿其旁爲穴以白皎日之信每哭則受刺處輒作楚𣊩𣊩如贅疣焉古林公故雄于貲嘗仕江潞從事無何歸春秋高矣孺人極甘毳之奉雖中夜有

索必應蓋多方夙戒故咄嗟辦諸娣姒效之舅姑佚樂以天年終芳泉公文弱善病而刻厲于學病益劇孺人侍疾極苦不知有晝夜食寢既沒每奠必號安得骨肉親爲祭主也八年叔郎光祿野洲公再舉子甫三日孺人取子之是爲封武部郎公邦煜孺人嚴正無嬉笑容野洲公事嫂如母歲時若慶事必再拜孺人答拜户內不交一談其訓武部公亦如之內外宗人至老或不識其貌月不知書而喜人言孝義事諦聽不厭聞委巷媟嫚語而赤掩耳野洲公以宦減產而好義樂施孺人割其橐贊成或曰過泰則指武部公示之以未亡人爲叔也計則泰以兒爲所生父也計服勤致死就養無方阿堵何足惜哉人服其知大義云終身布衣蔬食封公以美好進卻不御而率女奴蘸績雖烈炎暑不告勞歲貯米若干石飯僧曰昔者先君子有其舉之無敢廢也其子奉母訓不殺生雖以子貴再命爲郎不衣冠謁貴人所生女有女適于樊早孀不更事二夫其風絕遠矣孺人年踰五十郡邑吏氏官師上其節于朝詔旌門如制諸孫三人兩舉進士曾孫六人有弱冠舉于鄉者鄉人推本所自家有嚴君鄭母之謂也譜史氏曰世不少死殉夫者然于夫何益毛髮事周孺人代夫爲子孝也

代夫爲父爲王父慈也夫雖奕世蒸嘗不衰詩書相傳圭組相襲表厥宅里爲邑冠族於都哉非一節能盡矣

唐貞烈傳

唐貞烈者孝廉汪羽祥繼室也蓋槐塘大司馬襄敏公之裔家範內則所從來遠矣羽祥初喪余孺人而難其繼聞唐有女士使媒妁通言唐宗人稔知羽祥賢許之來歸余遺兩子懋學懋其貞烈撫之恩情篤密聞者以爲從方進羊祜之母也居恒視瞻不回暑不袒裼褻衣裳不見裏嘿然終日不言而於中饋及諸大禮節文終遂焉羽祥嘗就之筴事謂爲巾幗男子數諷羽祥妥閒

從井救人非仁也乞諸其隣而與非直也君家本窮空而務施不已泣而益河之少無乃過與羽祥善其言而終不忍一日不施則不樂資用日乏所居先人第質子錢家卒莫能返邑邑不得志卒貞烈心傷之號哭不飲不食從樓上自投於地折脅斷脛且死子婦昇之入室使醫奉藥叱曰吾不即從逝者何面目立於天下寧向醫求活耶語二子若父實齎志以沒吾死祔而不含其致吾宗親若而父師若同榜兄弟與俱來願一言而死會大雨雪寒甚道無行人越二日霽度諸公且至索米飲不盡一勺既至令二子肅而入頭搶地交手哭曰先

君子幸以明經舉未受半通之綸五兩之銅三釜之祿不得終其天年未亡人死有餘戮孱然二孤覆巢之下恐無完卵乎而翼之惟是二三長者是賴先君子無爲餒鬼死且不朽唯諸長者諾許未亡人且前報先君子涕泗哽咽見者無不掩泣已語二子無忘先君子善自樹也語二婦儉以惜福和以召祥勉之哉二子泣而諾請終身不析箸曰否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合而分不若分而合語婿諺曰婿半子母以存亡易心善視吾子吾女其母執其手泣曰兒不爲阿母地耶兒死我且從之泣而謝曰兒結縭而辭母死生係之汪氏非母有也指其笥可百金而畀二子歲收息十二以半乞吾母餐之終身徧謝內外宗婦戒侍女衣衾悉以布皆泣下莫能仰視有以勺水進者麾之吾計決矣無相苦令我扶自努面爲靧耳衆不敢復言詰旦起而盥櫛易衣而坐曰苦淡須少鹽水啜之就枕而逝老人言鹽性下以飲餓者則氣墜而絕故云然時年某十有某距羽祥死後財某日遠近少長無論識不識轉相告語來臨其喪汪之長老邑博士弟子員縣令郡守上其事諸臺請表章如令新安宦京朝者爲位而祭爲文誄之皆以貞烈爲目焉舊史氏曰唐貞烈之以死殉夫也蓋萬衆屬耳目焉

而有藉之以爲辭者遂不得早受旌夫其志操且揭日月而行天何有于身後名然而鬚眉男子生不如死矣

霍節婦傳

霍節婦者井陘三老楊永春中女也其先爲太尉震裔自弘農徙井陘節婦生而幽閑貞靜笑不至矧足不窺外戶母敎以曹大家女誡諷誦不忘至天不可逃夫不可離穆然有深省焉父奇之踰笄不輕字是時里人吏隱公霍朝用喪其婦部白於父東園公母郝令人謀所以繼室者媒妁皆言楊三老中女賢三老故稔知霍氏積善之家也遂以節婦歸年十有八矣戴星而起盥漱

洒滌從夫問舅姑安否已操井臼治飲食必愉色柔聲以進之而事吏隱公則莊燕媟之私不介容儀前婦有子嶽惟所欲食無時夏葛冬裘浣垢補弊嶽朝暮依依膝下志所自出也越五年生子岱明年生子崑而吏隱公卒節婦年甫二十有四擗踊呼號三日不飲勺水濱死者至再而蘇數引刀自裁姑及娣姒奪之與共臥起無間可乘會其父來臨嫡喪泣而語之曰兒以死殉夫甚善顧舅姑老兩子須乳哺脫以無恃不育兒見婿地下其何辭之有往所讀女誡婦賢固不必死必有以死可也節婦大寤泣而謝曰謹受父命則又泣而告吏隱

公未亡人不惜一死不欲死二孤以爲君子憂生不踐二庭死則同穴負者有如綿水已焚香告其家所奉大士而誓曰請宰神之敎不茹葷不衣采終其身吏隱公葬而節婦哀可知也然自祖至虞一一秉於禮歸而取片石寸鐵內大士龕中以示內外宗婦鐵石雖堅不如我心所以志也楊氏之老聞之喜曰家有共姜爲門楣光岱旣長受室於張則以所市織紝刺繡之贏授之爲母而妝其子流而語之曰兒王父王母篤老安所得甘毳爲養亦知學者祿在其中俟河之淸人壽幾何不若賈之捷也岱之賈寖饒所以奉東園公部令人者益腆沒

則縫含棺槨皆盡物而封樹吏隱公若上世墓道鬱葱恒有佳氣陘人曰閨中有一楊陘山松栢爲之芳久之舉孫美資輩凡五人美資爲諸生高等受廩食而孫復有子長者爲今中丞鵬節婦摩挲其頂是相貌不作宰爾人鵬善病節婦調護之劬勞蓋稱焉五十餘年其卒也年七十有七鵬爲諸生矣岱與美資以鵬貴贈陝西左布政使美資復贈中丞而未有以節婦事聞於朝者不及旌博士謝邦泰輩親致奠邑令荀文奎鍾遐齡督學使楊宏科欄表其門載之井陘志中舊史氏曰孔子有言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故

丈夫不徒死爲難刎於婦人霍節婦閔鬻二孤以逮曾孫又於童稚中識其最賢者孚宇有加焉至今光昭先德方內指數井陘霍氏門望緊誰之力乎節婦死生所係之重如此直指顏其廬曰植節撫孤微言大義竊取之孔子矣

范節孝傳

范節孝者故紹興守南公大吉之繼室也公元配張宜人繼馮宜人皆蚤沒其娶節孝時業爲戸部郎矣節孝蓋都人父錦故義勇衞指揮僉事累遷掌三千營日侍乘輿出入都人故不習四方事婦女窳惰滋甚而節孝

年十九來歸有姑焦宜人者奇嚴難事張宜人兩女甫笄馮宜人男未離襁褓也公之弟副憲公逢吉夫婦及其子吏部公軒偕在邸中家人私謂冢婦少易之節孝事姑以勤儉而撫諸子女以慈交歡介婦怡怡如也於是紹興公得陳力就列無內顧而節孝益務行其德爲公衣食其寡女弟一人女之夫一人婚嫁其女弟一人兄弟之女一人女之女一人兄弟之子之婦一人女之子之婦二人比公卒節孝年三十七將以死殉王氏姑早夜瞻察唯謹水漿不入口者浹旬卒不死顧其長子轅十四歲仲子軨八歲季子轒七歲弱不能持門戶泣

而告紹興公之靈曰天其以未亡人爲是藐諸孤臥護耶則未亡人敢不盡力而會憲副公遣吏部歸治公喪闔以內節孝任之闔以外吏部任之喪葬一準禮經已於事而竣則遣三子從吏部學諸家政吏部經營之而節孝受成焉其督課三子不以少孤姑息每闔門而與吏部言未嘗不孳孳務學之爲急也吏部第進士讀中秘書而三子俱邑博士弟子員聲稱藉甚屬地大震關以西死者填谿谷節孝之長子季子與焉再踰年叔子以憂悸卒卒而後舉孫企仲一門四嫠抱哺孽孫近淚無乾土節孝愈自慟老婦少而有三子不忍徒死以貽先公憂今老而僅得孤孫先公之緒所不絕纔如綫老婦寧有死所耶呼企仲之母而矢之曰養而孤者而爲政教而孤者我爲政所不同心有如此日而企仲益慧節孝爲延名師教之所以節宣其燥濕饑飽其出入者甚至時時舉紹興公兄弟若古人德行文章政事負劍辟咡而詔之即冠以追受室不小輟也凡二十四年而企仲舉於鄉明年遂成進士以節孝故請歸養歸養者踰年節孝卒節孝稱未亡人四十年爲紹興撫孤子已成而緊失之更爲立孫渭南人呼之爲節孝云李生曰始余覩關西學政節孝故無恙與企仲之母武婦姑煢

煢若兩髦相爲特也而節孝以喪夫年踰三十武年未五十不得聞於朝意甚恨之按禮婦人無謚謚則從夫然而烈女傳所載義母義姑姊母師女宗高行行義桓嫠之屬似謚而實非君子不以爲褻禮緣義起取稱情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南氏之後繩其祖武孝莫大焉善哉里人之言之也夫節而能成其孝者吾見亦罕矣余故從其稱爲節孝傳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浙江桐鄉人也年二十嫁爲里中馮倫婦又九年而倫卒有子二玫甫三歲[illegible]尚在腹中時節婦年

二十九耳會倫父莊復亡節婦哭其夫又哭其舅晝夜不絕聲蓋欲死者數矣已乃強起復食飲念二子無所歸也倫嘗爲里正有所逋貸倫卒公私收責者日益衆或持贋券紿其償節婦性聰悟解算術能歷歷記往事手輕重應之人無敢欺者所事米鹽魚蔬絲縷出入悉綜紀有條馮氏家以此得不衰孜且長令就外傅受書節婦日操作供具以爲常至粥所佩簪珥佐緩急少懈輒誚讓之曰豈不能借地下人哉爲馮氏無後故忍而就此若今無能明一經自見于世人謂馮氏子不如無也其何以見先人乎乃益捐鉛華謝穀綺閩戶垂幌課

二子日夜讀不少休已而孜果舉于鄉又三年登進士而節婦亦年五十九矣

今上踐祚詔旌天下婦女貞烈者以風閭閻有司以節婦事聞

上命禮官表其閭而孜同年友京山李某爲之傳論曰余覩節婦事蓋未嘗不竦然異之也夫程嬰公孫杵臼肩而事趙朔下宫之難杵死之嬰獨抱孤兒匿山中然君子卒不以此少嬰者知爲趙孤計也嬰在杵可以死矣向使無嬰嬰或偕杵死則趙孤絕即死奚貴焉臣之事君與婦之事夫一也方倫死時節婦斬然在衰絰之中內無期功之親外無蜉蝣子之援以是藐諸孤當患侮交叢之際勢誠危甚乃能獨明大義拮据以生三十年不爽其素使倫卒有子節婦顧愛一死哉其所爲報倫者誠不欲以一死遂已也夫慷慨激烈度其勢終無以自存然後舉身而殉之者非難也惟夫歷患難險阻出萬死一生以成所必不可成之功斯則有道之士猶或難之假令節婦不勝一朝之憤自盡于溝瀆其事誠奇然馮氏安有今日訓子數語庶幾知道者乎夫節婦者笄黛之流足不踰閨戶非有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者也而所執持有古烈士義夫所不逮難矣余謂節

婦立孤期足以報倫無憾止耳豈意享榮名不朽若此上之人要在風世非直爲母子計也

節孝吳王傳

吳媪王節孝者新安衛萬戶同祖女也爲吳楠婦楠父淮以明經爲州判官淮弟某以進士爲侍御史淮三子楠最少楠博士弟子美姿儀年十八被酒溺死家衆號泣奔赴媪面如土淚如綆縻而不啼踊家人怪之後五月舉子衆始知其所重在娠也當是時家產落而姑有疾偃蹇蓐次諸侍者寢息節孝獨不去左右侯其寢熟則織紝纂組市甘旨以養姑非有大故足不出閾外姑

恚癰蛆嘬食之痒不可耐穢不可近嫗親吮治爲常無
慽而後卽安嫗母嚴操諸子婦小拂意輒大詬與杖莫
有解者諸子婦迎嫗來母見則改容而嫗更長跪諫曰
兒有弱息不忍折蔑箠之今諸兄弟與婦長蒲伏受笞
重貽母怒氣逆塡胷無乃非所以自愛乎母爲小減諸
兄弟夫婦人人德嫗矣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抱子而
朝夫之主涕覆面沾襟卒不敢高哭聲以傷姑心姑卒
葬如禮其子名某某今傳數輩凡若干人嫗以某歲稱
未亡人卒年五十有九曾孫守言精長桑之術能爲詩
念嫗節當上宗伯以旌而事久遠無述者然郡守何公

嘗表其門郡邑志皆載之矣舊史氏曰吳之先有起者
卒病疽而爲吮之卒母聞而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
父戰不旋踵死今又吮其子不知其死所矣起忍人也
與母嚙背而別死終不歸至殺妻以求將彼不忍于卒
卽其忍於母妻者耳吳嫗之爲姑吮疽異是惻怛發于
中心非惡其聲而然也諸子婦不堪姑惡微嫗姑終以
疽不良死諸子婦亦安用生爲是所全者不既多乎宇
夫遺肉于腹而子孫蕃碩保世滋大起以刻暴少恩亡
其軀天之報人豈不推見至隱哉

蔡貞婦傳

寧羗蔡貞婦者繁峙令張某之女而諸生蔡廷聘之婦
也繁峙稱家人嚴君而其偶柳孺人復有内則故貞婦
少卽莊靚無輕顰笑年十七歸于蔡蔡父子兄弟率以
筆耕家無贏餘貞婦從事杵臼機杼間出入相掩必時
藏餘内供餐祭外供賓客無所不備禮姑張繼也而難
爲下貞婦左右就養柔聲愉色張爲霽威嚴舉一子思
順財三年一女財數月而廷聘卒貞婦慟垂絶者數四
旣斂撫而哭未亡人不難以身殉君姑在誰爲之子子
若女在誰爲之父妾不忍死而使君目不瞑是重死君
也鹽酪絶于口溫暖絶于體朝夕侍姑寢膳彌虔上食

于夫几筵必盡哀非是舉也足不踰閫非骨肉至戚莫
見其面或乃閉戶而與之言諸惡少以橫逆加第手執
其子泣告夫之靈謹謝之而已久之姑卒貞婦所以殮
葬一如夫而思順長受室于臨城張令之女孫其女亦
嫁爲諸生李化龍婦貞婦衰白矣乃稍出郭門視耕善
治之畝數盆一歲再穫思順就外塾與爲博士弟子員
禮有束脩有執雉貞婦必豐腆無使人謂我寡婦之子
非有見焉不與交也而又時督課之吾能使而父有子
差不愧爲母使而父無聞於世兒不愧人子哉思順奉
其言績文敦行數爲督學使者所獎拔超貢太學而以

念毋亟歸貞婦雖有子婦其執勞盡瘁不改其初無何婦卒貞婦傷之甚以是善病遂卒卒年六十有四其未卒也部使者以貞婦聞于　朝請旌其門　詔可思順以母之愛其婦也不更娶今爲德安府判治行高等列在薦書按令甲貞婦當贈安人舊史氏曰始余督學秦中按士則思順爲冠又聞其善事孀母旌之有加等是時貞婦年未艾例不得請表乃今貞婦以完節考終思順爲孝大爲賢有司不負母矣不負余矣余讀寧羌志簡確有體裁其傳貞婦思順母在焉故曰曰蔡貞婦云

尹高行傳

尹孝廉長吉母曾孺人者其先世家江西盧陵爲子輿氏流裔國初靖難時御史鳳昭子禎死之嘉靖中孔才漢弁著風節孺人大王父富以高年賜爵一級游楚家漢沔間爲高貲賈人子淳息之益饒好客客日滿坐千里爲義所散金錢以周困窶若贈遺交游結納豪賢長者甚衆伯子娶于李李亦吉州名家女是生孺人年十有八歸孝廉父某公蓋孝廉之上世亦從豫章徙簪組沓襲者十數世世爲婚姻而某公在弱年有大志善舞劍橫槊一旦罷去受五經諸史旁及陰符韜鈐星緯奇門遁甲素問諸書遂暢其指而施用之從兄中丞公與共學十年嘆曰此濟世才也每白眼俗子酒酣耳熱嘯傲旁若無人俗子惱之浮以太白辭歸輒咯血復爲方藥所誤病轉劇其年二十有四孺人少三歲孝廉四歲有女男在襁褓中執孺人手而慨然曰吾不畏死獨二人莫繼喪其愛子不孝莫大焉若能爲兒父兒能爲二人子吾復何恨孺人飲泣而不諾將以身殉引決者數矣尊章慰曰兒不死以子子不死以婦婦死而兒之子從之兒乃真死矣婦豈謂藐孤有吾兩老人耶吾兒之壯焉而死老人寧可久乎而中丞公與宗人故侍御公並舉于鄉歸哭某公則益述尊章指曉譬孺人孺人大悟請得緩須臾死見孺子之立也以下報死者然而不食以挾辰計不浣楡以累年計孝廉王父雲隱公家富盛其讀書如孝廉父其好客如孺人王父孺人姑日夕治具堂上燒燭如晝投瓊敲碁絲竹之聲相錯而孺人幽居小樓鍵其門從料戻中綆汲麥飯芋羹而食之家人莫得聞聲其內外宗君子曰惡有言人婦之賢若此者乎愬家不悅也甚繩孺人美以誘富翁使重賂孺人父強委禽焉父艘餌而許之吾爲子口吾女一日升樓勞苦孺人孺人方烹茗以進語有頃微及前事孺人勃然變乎色舉甌提之不中於是噭然而哭拾墮甌毁面

割耳血殷裳仆地父踣啓而走家人大驚呼老嫗扶掖撟引案抏之久之而蘇則召其兄弟來涕泣而告之使謝其父曰鄉者幾敗大人面死罪死罪未亡人不自爲面計那能爲大人面作計夫臣事君妻事夫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其言良人言在耳大人所共聞也有履非尹氏地食非尹氏粟者昧旌彼視父心慚積歲所不忍見其女而尊章相繼殁孝廉年十二怨家弱其無可恃也中之獄孺人曰是利吾有耳田廬何足惜三尺之孤不可奪也既盡斥其產不得免則使孝廉扶服二千餘里愬之中丞公中丞公方守常山也持孝廉下泣爲白

寃狀于郡邑吏獄甫解孝廉爲諸生好作驚人語坐黜而又喪婦意不無動孺人恒慰安之此天所以玉女於成也已而孝廉復故物又六年遂舉於鄉前一歲得其王父棲白山房遺址芟殺蓬蒿藜藿而處之饘鬻差餬口孺人父黨夫黨生厭膏粱綺紈不幸早寡食貧二十年重以外侮操心慮患或時若狂易其字孝廉唯恐傷之出試有司朝莫存問使相屬卽有霜露之恙籲天誦佛露禱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尹氏尚速有悔于予身孝廉舉之年夢薦紳貽之書朱文綠字云此曾節婦之報也比報至孺人哭告夫之靈慟如初喪家人莫能仰視

故事三十以下夫亡從一者至五十旌其門督學使者熊公且以孺人上孺人不可柰何以君子之無祿爲未亡人博名高孝廉不敢拂其意而止今年六十矣尚無恙里人尊其號曰高行蓋擬于曾梁寡云舊史氏曰昔者文王化行江漢周召二公分陝益漸摩之婦女以禮自守不汙強暴故其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孔子刪詩首風風首二南詎不重哉郢爲肅皇豐鎬三朝道洽政治如尹孝廉母者雖詩所稱又何讓焉可以風矣

汪氏二節傳

汪氏二節婦者隱沖汪積祐婦孫與其子漳婦方也孫爲楚武陵諸生大鴻女積祐從父賈武陵有信義慷慨周人急難大鴻善之女長卜所歸其兆曰鴛鴦于飛戢其左翼之子于歸光于遠域遂置積祐甥館舉子七人積祐數以事還吳孫上奉舅下訓子內御臧獲外支賓客禮文隆殺一一如夫矩式積祐聞父病走武陵及于醫藥含殮而以不勝哀病孫侍疾累月忘寢食籲于內外神願以身代卒不起而諸孤執靴靡恃也告於夫之靈矢不踐二庭以教誨子女于時貲漸落而負責者累百千積祐故所善胡孝廉曰若孺子閔矣吾力能得之

邑長吏取所宜有以食七子非無故之得也孫不可夭
子以好義聞而未亡人因之爲利可乎呼兒示其券焚
之武陵人得言曰孟嘗君號爲英豪待馮驩而後市義
是婦也大丈夫不如矣二十年謝絶膏沐爲疾用紓生
衆食寡而業中興郡大夫旌其閭曰貞節漳積祐仲子
也積祐與方玠同里爲璋聘其息女已而積祐客死楚
玠且洊盟女聞泣不食矢曰奪志則死父敬憚之卒歸
于漳漳雖食貧方氏勉指措無自服遜漳刻厲于學體
故羸劣以勞滋毁無何卒方年二十有一棺斂竟引刀
自裁諸姒奪之早暮瞻察啓居計無所施則絶不内粒

米勺水諸姒説之百方涕泗哽咽而對曰夫者婦之天
也天既殞矣人復何爲越五日卒蓋與姑卒同歲邑大
夫旌其閭曰殉夫烈節云舊史氏曰余聞之李相州婦
人之德雖在於温柔立節垂名咸資于貞烈温柔仁之
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温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
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
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方氏不以父命倍盟
甘受貧窶而無二心復以死殉之烈矣哉乃其姑所經
榮悴得失非一狀而率夫刑于終身不越又能以不收
責成其仁貽之令名此非見義必爲者乎要之易地則
皆然仁義之道萃于一門相州而在傳之必矣

黄節婦傳

黄節婦者故令陳璋女也父早世其叔父孝廉璧女之
璧復卒叔母張年未三十也而有子諸生弘化與節婦
皆六歲叔母矢不踐二庭而時訓誨節婦人孰無死惟
節義不朽吾不即從先君地下則以先君受兄之屬未
亡人受先君之屬不敢負也節婦亦泣下沾襟言動率
由内則矣久之歸黄邦藩藩太父孝廉水椿與湛甘泉
先生爲忤契而邦藩因著録先生弟子籍其學宗孔孟
排釋老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若端拜而議祖父及

父卒奉養母最孝鄉人目之黄夫子節婦含章從事有
相之道焉無何邦藩病度不可諱語節婦吾子女二人
女業有家兒天賜財離襁褓無若衆人之母能食不能
教也節婦飲泣對曰人目君爲夫子吾獨不能爲夫子
婦耶君其無憂家甚貧日夕治女紅易薪米手指皸瘃
不解族老或過而哀憐之曰苦矣無中悔耶節婦正色
而言未亡人六歲而孤此苦所貫見少成若性何悔之
有三黨之戚孰伺其志行久遠愈厲交相贊也天賜長
令治家人產而兒弘化死偶閻無子節婦謂子與兄同
艱苦日久吾孀猶幸有若如閻者乃所謂窮民無告也

嗟逆以求與吾相秪礪且以報父母恩兩孀相依爲命若兩髦然閱以天年終鄉人異之爲之語曰陳氏婦黄氏姑女弟不忘兄兄婦不忘夫節婦猶子泰階爲諸生其曹偶相與訊問節婦狀具得翔實皆嘆曰信哉不愧爲黄夫子婦矣以上博士博士上守令守令上諸臺旌其門曰苦節維風舊史氏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黄節婦母黨則有爲兄公立孤女者夫黨則有爲湛文簡師友者得所染矣其植節固宜陳有張黄有陳立孤同功而不聞張被旌如陳何也士伏巖𡾰而行誼不見表于世何可勝數矧閨中人乎

李節慈傳

李節慈者徐女也笄而爲文定太師貳室是時太師兩尊人無恙元配徐夫人如夫人者楊與畢皆有子女子女所出齒且有長于母者衆少母易與母上奉君舅君姑下奉三夫人唯謹卽五日之御不以燕婧見舉三子茂中茂和茂對則太師謝政母之子不及祿食而諸兄遥刺籍貫矣太師故清白無長物晚舉三子不能爲置產法古人貽之以安遂以貽安名堂而以堂名其遺集母亦怡然安之賤妾僥天之幸爲帝者師執箕帚而又舉三雛鳩車竹馬之戲娛阿翁田間天之假溢我不既多乎柰何責阿堵物以汙名德識者韙之年二十六而太師病母齋潄漸以侍出入或先或後而相之飲之漿茗食之饘飽蔬果飴蜜芼羹必嘗以進席之鄉若趾必請所欲浴沐頮洗溲遺必以身從事幸楚歷萬道三年如一日焉而太師卒母哀不自勝且從死而宗老諸子交言如三孤何大好内女死之公父文伯之母所不欲加諸其士也不爲先公地乎母乃止而時涕泣勑訓三子黎明遣之塾師暮歸則陳太師遺書于案篝燈課讀聽其誦聲高下爲勤惰之驗而訶其欠伸者數使人跡其所之察其所交遊無比匪人閨門之内三尺童子不

踰閾諸監奴白事闖門與之言一束芻一簞食一縷絲無不綜理具有節文所連姻大家遠者五百里三黨之戚比屋臧獲數百千人慶弔往來終歲衣食繁縟霑浹而身蔬素自爲太師禱疾祝釐皈依慈氏迄于今不輟三子長學成爲諸生高等游成均母不色喜試不第母不色慍名位汝家所自有恒恐鬼神瞰高明之室惟忠與孝立人之道無忝所生而已茂和卒母哀之以叔兄之七子爲之後勤儉造家垂三十年旁畝稍斥而好施饑寒老疾有所丐貸未嘗忍弗予也邑三老博士弟子員按令丙木三十而從一至五十以上者旌其門白諸

臺疏請母屬兩子辭謝未亡人不獲事先君子九地之下思至憯不樂生而何敢以爲名高諸博士弟子員謂母守志誠難能教子義方以光於祭父哲兄爲尤難此之謂節婦此之謂慈母通國之人稱曰慈節云邑令嶺南梁君顏其居之楣茹蘖和熊此兩者于味苦而母以執政家當之非深知其情實何以稱焉舊史氏曰儒者言成周王化本自二南二南所載多后妃夫人事小星江汜微者也與女君並傳得無謂其孚化之難耶化及若人而王道始祖洽耳文定爲相婦人女子知名其家乃有節慈婦順母儀大致歸然以齊家治國易矣

孫節行家傳

孫節行者武緣孫公鈺仲女吳公國明繼室蒲騷明府用章母也吳公喪父母又喪其元配郭聞節行賢而委禽來歸則家計窘矣節行日勤機杼纂組市米蔬而手炊調之饔飧不乏給歲時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脩其簠簋以奉舅姑之祭曰生不得與於養幸而備祭之內官敢不恪共事公視無還言無遠色無狎容無惰已舉用章三歲而公卒哭泣之哀四鄰不忍聞水漿無入口殯而殫悶旄不知人其母劉諭之吾老無子若爲之子外孫弱無父若爲之父即吾不足論若夫以是吳氏綵髮飄忽屬若而蔑棄之乎且若奉吳祀有加禮無若則無若子無若子是若斬吳氏祀也起而謝母謹受教而持用章泣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吳氏不造至矣天其以是建諸孫乎無負我操機杼纂組爾勤食恒先子而身日一溢米安知肉味用章就塾學歸坐諸其側御燈火至丙夜課讀時時涕潸然也用章爲諸生已食廩稍具脩脯以進節行嘆曰若家先在如皐多以經術發仕版今胡寥寥也若父雖布衣一話一言皆準儒行吾耳提面命已詳若服念無斁庶幾覬儒者之效詎以一青衿有滿假色春秋六十用章率婦子上壽卻而

不御儌福先君子兒有今日先君子何在而吾忍舉此觴終其身無芳澤之飾無靡麗之服足不踰閾外莫聞聲親黨治具相招及以祓禊出遊者辭曰婺也善病不任趨走而實執勞不減少年婦抱哺諸孫瞻察疾苦與乳媼同寢起疾力詔其子孫未亡人四十餘年得事先君子地下以若等狀悉數於前先君子目且瞑爲今聞嘉譽以聲之若曹勉之矣年七十有五稱節行者明府之友二三通人所取名也國明名昺用章名俊民自樂昌訓晉國子遷今官舊史氏曰余閱一統志粵西列郡十二其人才擢賢科登相府與上國比隆獨女婦以節

稱者財四人豈其孚化之難耶然綠珠寶蒼梧梁氏女以死狗石季倫迄于今井與渡猶以其名名之而志烈女不載何哉孫節行守死善道立孤成名視夫慷慨捐生者勞苦功高矣是粤產也醴泉無源芝草無根曠千世而一遇顧不偉與余爲立傳以備粤乘采焉

葉貞婦傳

葉貞婦李建者河源左丞李公鏞女歸善太保司馬葉公夢熊冢子世儀婦也五歲從父官金華誦孝經女誡列女傳諸書會其文義日閑閨垂簾郎家人罕所接見兩公故相善遂締昏昏一月世儀病醫療無功手爲奏

顲天其詞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生脩短數定臣敢妄有希圖竊念臣舅三子臣夫居長兩叔郎財七齡三齡舅官秦塞虜患孔棘携一僕之官悉以內事託臣姑母子有如臣夫不可諱則姑與兩叔藐焉疇依臣舅父子恩深能無隱痛臣聞婦事夫臣事君無有二心其道一也臣不欲臣舅以愛子之情分報主之義臣夫貽父哭子之慟死不瞑目臣安忍獨生諺有之妻妾猶衣服子女猶骨肉衣服破尚可縫骨肉弃將誰贖臣請死以代臣夫則臣舅靡家之念益堅爲國敵愾禦侮舅姑母子兄弟歡然生聚是以臣一身易

六人之命以臣一死令本朝得柱石重臣匡萬年之業底萬衆之生也臣不勝號顲懇切之至世儀卒不起建將以死殉翻然曰夫無血食也姑善病無養也舅在遠無前令也地恐之舅乃立從孫紹履爲世儀後建食之教之已爲聘名家女而破涕以承姑歡姑病良已則復慨然吾今有死所矣乃爲書白舅姑曰媳薄德寡祚事夫一月而夫弃去公姑以子視媳謂媳在猶子在媳是以忍死公姑爲媳立子媳有子日侍膝下夫地下寒魄誰爲侶者媳未嘗一日忘夫何敢一日忘死公姑善教孫以光我夫媳雖死猶生也謹寫素心公姑亮焉又爲

書白其父母曰建受父母祖母命歸於葉門不逾月夫没自矢天日三載服闋即捐軀從之蒙父手示爲家公任事疆埸汝未一日供養謂汝能效曾大母代夫爲子則汝以節爲烈也建奉父訓旦夕姑側相面相愁相愁相解姑喜兒能供子職立愛姪爲嗣聘至戚女爲媳兒可以死矣曾祖姑貞節流芳百世家公勛在旂常賢姑繼之相之天當祚嗣子不令爲死者羞語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建敢竊附此爲吾父吾母吾祖母慰也又爲書示紹履曰汝入繼深幸夫鬼不餒不謂中道大別汝娘平日不善事婆故天夭折之汝勿過慟惟[illegible]

遊守家法以期成立慰公婆心庶可掩蓋我瑕愆汝本生父母盛德汝宜奉訓惟謹汝年非小古人此時作事業者多二小叔汝事之如父切莫有爭田地細物能成人何患無食祖公所遺俱讓與小叔不得無禮臨筆泣血不盡欲言建質故攤侍夫疾廢櫛沐食寢若為夫分痛者夫卒不欲傷姑心避而涕泣以是病羸劣戒侍女無為姑言病棘姑來視之翁強起示無恙然已啓為衾粉侍女氣絕即殮之無以騐形增姑悲也既卒祖母夢其倚裝幅巾不施髻其殮時如此母家夫家相距百五里目所未見以夢質之良信母復夢建化為鸚鵡登神

座語如生曰吾不悔不恨又曰吾七日始見夫原始要終鬼神之情狀著矣舊史氏曰劉子玄云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才德兼美者也今之世乃有李建云然淑與夫秦嘉歲久不聞為嘉後計若何以恒情度之為建難於為淑矣讀其表與書通天人之故明家國之義處父母舅姑兄弟叔姪間其理正大明備悉惻可為人倫懿範故詳著於篇毋令傳列女者若范蔚宗之取譏子玄也

貞烈徐程傳

貞烈徐程者徐孝廉文龍子諸生鐘泰之婦古塘里人程憲時之中女也母范孕時夢丹鳳至其家因名之淑鳳其世父太學生新周取女之援以女訓于三從之義時時誦不忘年十七歸鐘泰鐘泰母汪以賢孝聞舉男女各二人無祿即世鐘泰財六齡孝廉繼室以金王母與金共子之孝廉兄弟義不生分婦之歸也舅方北游京師鐘泰世父文虹為具六禮既入門事姑若姑之姊甚謹閫內不聞其聲事夫敬如賓不以媟容見處諸娣姒恭而婉御諸女奴靜而正鐘泰為諸生婦不色喜勉之力學嘗為其師胡部署喪事橐亡何有也脫簪珥佐之喪母甚哀念其父鰥存問相屬然未嘗一歸寧其遠

嫌明微如此孝廉舉于鄉歸而婦執笄棗栗段修以見則巳舉子嘉士矣忽蝎譖起交搆其間婦事姑彌虔姑愈憐愛之讒口渙然氷釋也新安信形家言至先世丘墓即寸木無得斬伐而羣從有侵墓者鐘泰先受病已世父兩子與母弟翰病鐘泰瘠巳甚或謂需人乳婦斷子乳乳之鐘泰不可而翰與嘉士尋死鐘泰病不斟婦心憂之日夕飲泣籲天以身代比病彌留婦先一日輒不食既沒勺水不入口姑與諸姊妹娣姒及其父母娣弟慰而食之皆不聽五月倚棺而周迴擗踴噭咷不絕倦入室姑往視不能起泣而加手于額以謝七日姆強

濯杯水九日偃臥啼失聲泪如雨目若喪明矣十日聲漸微腹若車輪夜聞姑泣猶問上食否請勿過慟明日張目語若有婦持白玉蓮花盌盛水與飲促之死者夜分起如見其夫呼之又明日衆婦來視張口云願吾翁若姑多壽多男子吾夫他日庶不爲餒鬼又視其娰若年十八耳第稱未亡人善事尊章已問翁何日歸不能待柰何又明日勑棺衾毋得與吾夫等吾相已結非地下人莫解也又曰郎瞑勿驚報恤吾姑語其媵若長宜配徐氏奴產子掃除吾夫婦墓也蓋後夫十五日而卒年二十有二是日天地晦冥遠近聞者異其事爭門而

入弔博士弟子員與郡邑吏上諸臺表章如令式舊史氏曰古之餓夫首陽於陵衞貿留者最著於陵辟兄離母且不必死孟氏以爲大僇嗟也可去來也可食雖不食而死曾子微之獨孤竹二子求仁得仁孔氏無間焉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太山夫得死所者鮮矣程淑鳳之以餓死也眘眘夫之父母與其所爲夫後者可謂日仁貞烈云乎哉

貞烈劉元英傳

劉元英儀眞人功曹應麒季女也字茂才李桂伯子繼中繼中年十有八有儁才而善病所苦寢篤元英憂不自聊其家養女周六未行而婿死元英私問父六女胡不殉夫將更嫁耶父異其言悵然噤口無以應也日讀列女傳中表兄李生來下意難問聽其辭說解故灑然變色易容志念深矣家召談優及馬繡英節義事元英竊聽之此女亦人子耳有爲者若是衆相與目笑之莫測云何四月二十有五日繼中死元英反首擗胷躃踊涕泗不已取其舊所受聘衣衣之佩佩之請往執喪父母兄弟家人留不得行則白其母曰兒不天不獲以身爲李氏子婦自今以往幸無以周六望我脫有之兒以死明心葬江魚腹中終不爲母有矣其母咄咄愚女

子何出此不祥語復收淚而謝母已拜其先靈與家所奉土神若曰不能久侍香火也拜其所手植花草若曰不能更培漑也衣存澣補者而以新製乞諸女婦有差若曰持作念也蓋水漿不入口七日無守氣矣媒妁自外來與父呫囁耳語元英覺呼女奴園中問狀涕下交頤有婘屬迹而至園慰藉之李氏子雖才不幸短命死矣其父貧儒生耳安足恃乎若翁相攸無若某家良夫未嫁猶女也何夫婦之有而自苦如此元英長嘆悶仆地忽蹶然起坐僞聽之而以金錢贈諸媒妁去父母謂且從已已示倦就寢家人不疑遂以五月十有一日投

縗而死距繼中死財十有四日翼日舅姑來視乃殮炎暑貌如生室覺有異香儀眞人無男女長少遠近爭來觀駭愕者悲嘆者喜而誦說者相屬於道邑令李博士師生酹酒誄之目爲貞烈上其事諸臺以聞于朝𢬵表門閭如令丙舊史氏曰劉中壘列女傳仁知則有曾漆室女貞順則有召南申女申女以不備禮速訟不從然業許嫁于酆當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不則夫家何所執以訟或貧卒不能具禮何適而可漆室女豈終身不字耶第一言之慧迄今不朽易云臣道也妻道也其揆一也豈以仕不仕歸不歸有二心哉劉元英以處子

明夫婦之義固非徒死求於古與丹陽羅靜會稽孟淑爭烈矣此余所目覩故爲之傳備夫天祿校書者采焉

貞烈劉田傳

貞烈劉田者文學田堯女孝廉劉棟季子世則婦也田自靈州守賓以來十世纓緌相屬而多賢女所適李富貴壽考蕃子孫邑大姓締婚得田氏爲吉祥劉自方伯侃以來侍御史孝廉數輩堯娶于郝父爲肅寧令承健兒爲給事中敬婦其中女也田劉兩家世連姻棟堯又最矜契故貞烈歸于季子季子溺志於學屬文劇琢太苦語必不經人道以是善病病可半歲作輟無常常處于外貌瘠而神自王每拊髀長吁如此人寧徒死而婦心憂之避人涕泣禱于神請代舅姑以醫來診脉側聽其言爲悲喜視藥食察聲色唯謹而寄語父母劉郎即不可諱大人寧望有生女父驚走問婿疾寬之婿且瘳見幸自愛旣彌留父見其裂布三尺以半納褏中不省所用無何季子卒婦撫之哭極哀自是嗁哏不成聲朝夕奠輒仆地父母虞且以身殉使老嫗與少弟相啓居七日紿出戶衣故采衣而蒙以素衣將自繆嫗入見呼小婢奔告姑解之而甦家有戒心母念老嫗不足任佐以壯婦復自來與同寢處五日譬曉萬端婦默然意謂

中悔母歸而屬婢子以所服采衣寄母曰三年之喪安用此爲爲我製素衣母不復疑趣之歸寧再三不可敓激之爾先有父母耶先有夫耶忘親實多舉以告姑姒古人從父從夫之訓謂何而陽對母使當歸慶履端耳復紿其母兩人守兒者完食姑不善也母見爲然召之還遣童子問歸日則艴然不悅曰何操我蹙也此生誓不歸矣遡尺書付之大意恥踐二庭盟堅同穴云會父病不以聞遂不爲備臘之二十七日烏鳴所居室語侍婢烏殆以我故而先是數咎小婢奔告姑者甚楚曰謝汝救我乃麾侍婢出勑愼無譁婢以嚴兒憚屏息俟顧

心動竊窺奔告姑姑至則暝矣視所縊布即所納裹中
物也季子有遺金病時封識授其母既卒姑以授婦婦
夢季子索金已夢遺書須五七後而婦又問諸媵闍游
鬼府者亦若人世有路程不知後月餘可相及未諸媵
不能對至是其言乃信距季子四十五日俱十有九歲
孝廉舉於鄉三十許年足不入城府簡靜沖穆月旦所
宗婦卒而人稱為家訓之徵世德之符也通國哀誄頌
贊體備而辭甚都采其崖略著于篇舊史氏曰古今婦
以死殉夫者不乏或牽愛眤或椎貧厄不則夫黨母黨
有不相存且奪志者也季子婦無一焉而從容就義若

此關雎不狎處鳩鴈不再偶豈非天性然哉吾邑文運
士風寖不如昔乃知閒氣鍾一女子非朝夕之故矣

陸節婦傳

陸節婦者崇德諸生陸某婦朱明府其女也從父之官
楚監利生就婚邸中十有八日而學使者臨校郡士生
趣裝還應試已爲諸生矣暴得疾卒朱公自監利入計
中道承訃將赴汪流以殉父母兄嫂持之亦自念當憑
夫棺一哭耳而父更譬曉曰若翁僅舉若夫若宜代夫
爲子以終養其父母斯爲順於夫者婦諾歸而號咷泣
血聲若往而不反貌若苴衰終日食不一溢米而屏處
樓中自翁姑所視膳問寢外人莫見其面是府婦年財
十有九如此者十年而陸翁舉一子婦喟然發嘆翁有
子夫有弟安用我爲盡出其奩簪珥鐶珮之屬以奉翁
俾爲叔郎置生產而自祈死以報陸生地下故善病病
至是益力投之藥不受而謝翁姑幸自愛善撫叔郎以
瞑死者目遂卒邑大夫上其事爲建節婦祠陸生有叔
父守潮州朱亦詩書之族其門風所化誨遠矣舊史氏
曰孔子小匹夫匹婦之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爲丈夫者於生死大故且難得尚于中行何況
婦人異哉陸節婦忍死十年之前以孝事翁姑于生而

捐生十年之後以節從夫于死生死兩無負將以稱于
天下此孔孟之徒其誰曰不然

程吳節婦傳

程吳節婦者程儒士首善之婦吳內史坦如之女也內史
豐於財而獨舉節婦愛之甚屬保姆授以孝經若論語
孟子能舉其辭教以顏魯公書遂得筆意方十歲父病
力刲股肉以進而愈吳人稱孝女焉及笄來歸事舅姑
昧爽而朝旨甘柔滑必致咮候飲而退夕亦如是事夫
婉而肅笑不至矧諸姑伯姊後先下逮媵婢情禮適宜
家饒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水陸之珍而藜糗之尚示

之多財而鹽諸利會不留貯賓祭邉豆有踐殽核維旅程人稱賢婦馬夫游學于外溘然不祿哭而踊仆於地且死而忍以待柩之歸也迎之郊拊柩長號淚盡繼以血見者哀憐之矢以死殉而父解之婿之後未定也骨肉未歸于土非若死時也節婦唯唯首如飛蓬辟不見人八年而舅卒治棺斂如禮則又念姑之煢煢在疚也所爲奉養視昔加虔吳人程人稱孝婦馬十二年而夫有後諏日以葬而始喟然曰未亡人忍死以須今日不死何待卻水漿不入口叔郎至善得報馳還於是內外宗婦來視疾若慰藉者萬端不可奪志爲治凶事三日

而瞑宗老里三老邑傅士弟子員國子諸生薦紳學士四方賓客高其行白之邑張明府旌其門曰貞節天完又以其不食而必死號之節烈云舊史氏曰婦事夫臣事君道一也古有臣不食其言而就死者若晉荀息之屬君子有遺議焉以爲無益于君徒死耳吳節婦欲死其夫十二年不寘于懷必夫之不爲餒鬼不爲暴骨也而後死之得死所矣仲尼小匹婦之諒詎不信哉余是以采而爲之傳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唐宜人家傳

唐宜人者少司空沈公節甫之元配孝廉淙太史潅祠部演之母也父玠亦孝廉母丘孺人九歲而母喪事繼母黃加母司空父尚璽公問其賢爲司空委禽焉十九歲來歸則王姑溫姑閔具在溫嚴而閔慈宜人不以嚴成疏不以慈成狎兩姑甚宜之後先沒尚璽公家政嚴與王姑等宜人偕諸娣婦事之無違司空王父亦舉孝廉未仕而歿尚璽公蚤患目眚弗竟其業而以司空三

命爲尚璽司空貌若山澤之癯又以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斯可稱孝登第垂四十年凡三移疾居子舍尚璽公不善也兒不負吾吾乃負吾父蓋謂孝廉以布衣終云天下高司空望推轂益力司空尊父命起家爲奉常廷尉佐司寇司空且滿考挍令甲得封王父以故司空謀歸尚璽公輒弗答而病且見端矣戒家人勿言宜人欲成司空孝而重傷舅氏歡語默進退若無所措其情良苦尚璽公方寢疾季子家相去十里宜人率以未明往伏門屏間聽聲息每進食竊窺之少則憂過多則又憂所喜食卽非時非其土產旁求以復進夕歸露禱

願減身年以益翁假寐展轉反側尋呼侍女起行矣霜露沾衣鬼火燐燐向人往返不辭如此者八十日以爲常是時年巳六十有三而作勞過少婦憂心如灼食不下咽瘠甚矣尚璽公卒不起宜人大哭天乎翁之子所不堅臥東山者謂何不緩翁歲月使其爵與翁共之又何不令其子得請急歸奉一匕藥也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病深矣巳司空還巳司空遷尚璽柩宜人力疾哭臨聲斯而澌枯病遂革矣里人謂之哭殺奶奶司空爲人類所謂偭僂循牆饘粥餬口者初舉進士分宜執政客從臾遊其門司空謹謝之而私以嘗宜

人夫客言亦趣時之道也宜人正色曰士重始進奔走私門而取貴顯秖自點耳司空笑曰吾姑試卿卿眞吾益友也三子俱以科名顯所爲訓戒彌至不欲其以善蓋人無論富貴貴爲宜人麥飯菜羹比里婦之賤者沒之日斂衣滿笥不可以斂呼子而指示之若見其父孝廉母丘孺人者生平不信二氏而取其不殺生敬鬼神祭罷必親展滌而未嘗瀆祀款賓若賓騶從務精潔非手目所過姝飲然而不貴異物非其人子姓母内交有稱司空座主踵門來謁者三子肅衣冠出迎宜人沈吟曰安知非僞卒如所料其操行淸約情識高亮于司空

有相之道弘矣舊史氏曰周南歌太姒之德貴能勤富能儉孝不衰父母敬不弛師傅備矣禮言文王爲世子日三朝王季有不安節色憂行不能正履計大姒必同之詩缺不載何也司空貴不減西伯家世素封宜人勤儉孝敬儷德太姒余獨異其事尚璽公一端蓋處父子夫婦之間艮難爲心有不可訟言者史傳列女不可勝數至若宜人身爲孝婦佐夫用孝子成名天下鮮矣余是以具論之

劉母家傳

劉母者廣陵人也其父母故多女而獨母姣好夙慧父

母憐愛之惜也非男子即母亦自負孟德耀簡斥數夫寧似鄙薄偶然而巳而會羅太公賈廣陵元配汪太恭人者數舉子而夭則謂太公廣陵士女之藪也幸早寘貳焉太公故偉丈夫連車騎結守相所至與素封侯等婦莫不願以爲夫而鮮適其意者惟母法相當貴太公異之人種不可失也遂以劝大恭人遣是時母方少艾太公屬使當夕則辭曰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母于女紅無所不閑習太公使女奴代之則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太公用鹽筴累貲鉅萬而廣陵當無事時賈人子豪奢相競後房盈娥眉嫱曼非翡翠明珠綺縠紵罽

不御而母務爲貶損旣舉子中丞兄弟食麤而衣惡伀兒私相語得無過情乎母召其子而命之曰魯季文子爲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孺子韋布士安得與薦紳伍且而大人勤勞織嗇致有宛財孺子坐而享之不祥禮嚴孽適吾子又安得與女君于比無日不討而訓之時難得而易失學難進而易退也使各受一經雞未鳴出就塾夜寘坐左右令舉所聞以告母亦手一編書相對也中丞兄弟吾伊聲漸高則大喜抵掌吾樂此不啻絃歌之入吾耳小倦輒呵令長跪必竟其業甫罷島寇暴起廣陵四郊之民奔入城苦饑母白太公

發粟爲糜哺之明年島寇薄城援兵大集有司無以爲餉復白太公捐三千金犒師太公好客客滿坐日設豐饌禮名士爲子師束脩加人數等廣陵人目太公義俠則母之以也太公故倦游而中丞兄弟已爲諸生授家督以事與母歸新安有大賈持珈珥市珠妹異太公取視母老夫居約而相我以勤老夫居富而相我以儉委而家秉而相我以無私吾將市此佩而以旌而功母指二子妾所寶在是夫珠也寒不可襦饑不可餔將安用之歸而太公母病服勤至死中丞成進士爲邑令母數勑之體國恤民是爲善養不在祿也爲御史數勑之人

恒言御史執法夫法禁于已然之後盡諫所以救于未然之前爲廷尉又數勑之願兒爲儁叟倩老婦爲儁氏母中丞撫恒山勑加詳無何太公卒太恭人亦卒母不勝痛爲滅七著中丞以母壓嫡未受婦爵恒邑邑母日寬譬之夫君娠氏晉文公之愛女也三子賢且貴乃以內子讓叔隗而已下之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三子下之老婦不德先公幸有之女君寬能容之傲天之靈以孺子爲報復何求焉中丞之免太公太恭人喪也朝衆數推轂之母微示以不欲色季舉于鄉以彼其才成進士無難而母趣令謁選得河曲令更慰藉之

士所貴令聞廣譽施於身不以進士浮榮也歲勑厲河曲令如中丞河曲因以廉能稱母之卒也年八十有四視聽如少婦所乳男子三人女子一人孫男子十有五人曾孫男子十有六人汪恭人所乳男子四人女子二人而母子女行居長子之貴爲中丞爲令孫之賢者爲孝廉爲諸生食縣官廩而母視太恭人子女若孫子女有加于巳子女若孫子女太恭人子女若孫子女愛敬母不別爲太恭人出也母晚而脩齋誦經好施予滋甚忽一日晨起語中丞族子婦有病不仁而藉栞者貽之布被歲饑矣宗若里孤者嫠者衰年者貧者遺之金與

胥既而曰吾子女滿前第季在河曲爲我寄聲自愛中丞怪其言異母曰此吾卒命之時也薄恭而瞑三黨之戚四境之人臨其喪哭盡哀諸文士按母行當列女傳賢明慧辨二科譚之者十許家舊史氏曰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勤者多儉儉者多忍不能予人情大氏然也東而用之斯已難矣然猶家事耳至論當官理人之方瞷如指掌豈婦人女子所及哉狀言母少知書計自歸羅太公受經史成誦尊所知行所聞有自來矣書益人意知乃爾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哉仲氏言過也

沈孺人家傳

沈孺人者光祿署丞茅某某之元配進士瑞徵之母也沈之先出梁侍中約子孫蕃庶里吳興而家中鴻者自東居公某某以善富好施得人心其子震坪公某爲諸生能詞賦旁究天官兵法青烏長桑之業皆有精詣生孺人憐其娟秀口授女誡內則諸篇輒成誦愈益愛之沉吟相攸光祿公父叅軍某某者於諸子中最器光祿而聞沈氏有賢女居恒言是安得爲吾家婦而震坪公坐詿誤長繫叅軍身常翌蔽之得解念茅公長者不可負請以女妻公少子年十七來歸事尊章婉而敬問安侍膳夙興夜寐無倦斂之色家多臧女身操作而先及督課纂組工精麗冠于他姓光祿公亢直人有過不能遣諸舅中孺人務以和劑之而事光祿則莊不易嚬笑自娣姒以逮臧獲無失禮無遊言至其句校錢谷出入叅錯不爽也居久之震坪公復爲怨家所搆身被三木産廢耗孺人不勝哀啼至流血甚且欲爲緹縈以身代父而時脫簪珥供橐饘父從末減光祿公方游南雍未之知也姑丁子婦中有所私昵勢陵諸娣娌上孺人不加遜因譖之姑所新婦有言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日窺夫藏而益父家姑信之光祿公孝友不忍白婦無罪孺人亦終無一言自明居恒疾首蹙額涕流浹枕席而已

而事尊章愈恭叅軍公察孺人雖孝實不捐夫槖更十年所姑亦信孺人無他即譏者愧悔棄釋舊憾相與如故而孺人積憂勞病不可起矣孺人能詩與書嚴整有則遭舅氏喪泣而號舅也知我如天之恩哭失聲柴毀則病所由力也居方丈室事大士願得早皈淨土沒之前月趺坐蒲團見壁有物蜿蜒如龍狀而異之垂絕以不獲終奉姑與母爲恨持其少子與女屬諸母悲痛切至知瑞徵之才也生平愛不以姑息而瞪目視之是有父在能讀父書何所憾蓋十六年而瑞徵成進士語及母則潸然不禁涕之横集也孺人卒之日年才三十有

一子二長卽瑞徵次琦徵襁褓時失母女適同郡溫子
澄舊史氏曰余讀東京列女傳見姜詩妻龐奉順其姑
以江水不時至爲姑所疑詩責而遣之龐敬共不衰卒
感姑意至子以遠汲溺死不敢言然取疑事最微易解
耳沈孺人以父故受譏讒重又所怨非直一人終能使
姑釋憾豈不難哉誠之所積金石爲開而况於人乎語
曰人道邇天道遠龐子溺而舍涌泉如江水旦出雙鯉
沈孺人夭用子顯名不朽天道未爲無知也

安母吳孺人家傳

吳孺人者吏部郎安小范因母也父母故吳人多子女

而家食貧孺人復善病有相者謂其父是爲翁作門楣
然非翁所得女也易母而子之則可鄰姚氏媪聞其異
因以爲女年甫十五歸膠峰公公名國登進士爲郎官
至僉憲事年且耆矣元配郭宜人性不弘恕侍御妍少
必加譙責獨孺人善事之卽逢怒顏益和宜人始安居
諸媵中事受勞者食受薄者一味之甘必吳姬分無異
議其娠小范也公居疾别業孺人從宜人居邑屋懼不
敢言私問公疾狀暗中飲泣而已有間公入邑孺人附
公耳語而屈指示之期公竊命家人嫗治產具於外室
宜人大恚誶孺人生男必無舉生女則聽之小范旣生

公竊與孺人謀文君有壞子慮少子分所有耳吾七弟
早世而婦鄒無子持節二十年立後久未定乃告宗老
以小范後其弟財五旬云始在蓐宜人勑諸婢毋得近
前襁褓不完飲食不時給孺人乳小范淚浪浪垂而共
食之雖如厠必懷以行憂苦萬狀又六年娠乃生女宜
人稍憐愛之而公益哀孺人不復抱衾裯矣又二年公
卒宜人業無可忌見孺人之善居喪也爲改容踰年宜
人亦卒孺人從諸媵年長者屛處曲房隱間之中以死
自矢靡他而小范所後母鄒亦以公卒之年卒家在周
涇里小范煢煢在疚也又二年伯兄迎歸復爲母子如

初又五年伯兄暴卒伯兄之子宣言曰小叔故七王父
子也有周涇之闔廬在小范婦翁談公固爭之吾聞膠
峰公有治命兄弟均產且若父所爲迎若叔歸者意安
在不聽戚黨不平請訟之官孺人不可先公不以孺子
爲未亡人子而謂他人父凡以全孺子也此子也才何
患乎無產設不才產何庸吾母子備嘗艱難險阻萬死
今日昔之能忍今何患焉夫言訟者是不欲有孺子也
先公歿之遂歸周涇榱棟傾落枝拄蒙葺而居之田傭
侮寡弱數負其課歲薦饑孺人拮据治生念鄒孺人未
葬捐簪珥與產卒事里胥乘圯族者困以長賦之役掊

克百方孺人賙之不已復捐其產或中庭而呴至不可聞第謹謝之并曰機杼之間涕泣恒如綆縻矣已爲小范娶婦已令入邑屋從師取友已爲諸生内外侮小定婦死治葬捐簪珥與產猶其葬鄒孺人時也已爲内繼室小范成進士爲小行人奉使歸而拜母母喜心倒極泣下沾襟戒無豁昔時意氣女歸王茂才心一資送必豐而小范王父桂坡故有善田三百畝約曰諸子孫有仕者給之以代耕養廉嵺峰公仕田歸公而更斥其旁畝千爲文記之世世子孫如桂坡公言小范仕矣有爲孺人言前田者孺人曰田以安氏曠墝屬不仕者將三

十年禮讓則可爭言則不小范敬受教使事畢謀輦母入京孺人慰之曰使臣之職每懷靡及將母來諗古之義也若勿以吾分念會江南大旱太湖水涸孺人雞鳴而起具饘粥哺諸傭令斠水潤苗八口差得無饑小范以年不及格擢膳曹郎聞孺人病疏請改陪京便養已得司封迎至邸無何命駕歸吾農圃有餘樂安事此而小范彈奏當路人免孺人顧大喜見向後始爲吾有何如呱呱而泣之周涇時也作勞彌滋甚而自生小范後二年輒却肉食每飯一盂菜以爲常一緼袍數十年敝則補之百結鶉如也其纖嗇如此然不吝周急不薄饋

問小范從兄老而貧取其女女之將嫁于華盜掠其裝再爲辦治外家父母兄弟居之別室男女婚嫁養生送死無憾復捐田爲恒產所育一子一女不愛以姑息小范有過疾呼數之夫人面從而有後言孰若爲母所督過也生平好西方之教早莫焚香誦經膜拜無間寒暑能多識梵夾字女奴若干人勑毋交謫毋袨服而饑寒勞苦瞻察撫護具有恩紀春秋六十戒無受賀其必不可已者具素饌精潔佐之以酒其年忽病前期啓笥中値故衣數襲以貽諸娣姒諸婦及侍病有勞者手王氏兩外孫女屬小范是無母可念也無以賻之他日嫁時

各予五十金吾生不受賀死那可受祭子女勿哭敗吾意令諸嫗環坐誦佛號而昇先是所命工製佛座來視之遂迴身向右脇側臥頃之逝矣葬于謝埭之原小范者名希范三吳人倫之選能以親顯者也舊史氏曰漢高帝英主也卒不能保所愛如意母子夫既知娥姁之惡而觭重戚趙以磯之宜其及也藉第令如薄姬雜處羣妾中子王代與匈奴隣庶幾可自全吳孺人不子其子不以孽子比適子迄于今安氏以子有聞保世滋大賢知哉若母也無欲速無見小利其規模宏遠矣

夏母趙太君家傳

趙太君者江陰諸生夏帶湖公之配孝廉茂卿之母也宋紹興中趙大鵬知江陰軍卜居邑章鄉里其裔孫梅娶于李生太君未三月父没母敎太君孝經内則列女傳孔曾思孟書靜聽暗誦正心一意恒自斂制喜不失節怒不變容女師異之名曰文端年十六來歸尊章皆已前卒恒自傷此昔人所謂不幸事也夏趙故家温厚帶湖公不問生產又好客揮斥千金屢矣太君量入為出尺布斗粟無所溢費公後坐大役悉售良田廣宅以輸猶不至頼賠太君力也年十八舉孝廉愛之不釋懷抱疽疹甚惡晝夜護持忘寢與食至典衣供醫卜既長

教訓動有法矩嘗言愛其女者于三復白圭之士妻之㓜生男子可不身為律令以帥先乎所居臨池畜魚樹菱芰蓮芡汲而灌園果蓏蕃碩以易米為孝廉贏糧負笈從師而以所織具贄幣同學造門設饌事事精辦毋中蔾苦貧迎之家惟所欲就養無方夜浣紗而旦成布日豐甘旨未嘗省啬晩有風疾搔抑痾癢扶持啓居三十年無倦没為棺斂封樹歳時酹酒墓次涕零如綆縻家人治田時乘竹兜子二青衣隨之徂畛隰間無令鹵莽女奴環侍機杼聲相唱和風雨孤燈雞鳴不已即耒耜筐筥之屬手自料簡也縞衣綦巾雖敝澣濯如新所

食豆粥萊羹而市肉擊鮮以奉公歳饑公食不厭精自飯糲㲉語子婦曰誰言此物噎人老婦雜苦菜江薺作虀為餅轉堪飽耳年三十不傳黛墨屏居一室薦達左右若恐不及遂有樹敷樹裔兩子而兩子復有諸孫愛之雍雍若一兩子析居涇水每來省視享有加邁孝廉舉三子俱殤太君嘆曰春秋四十不務衆子而務衆婦無盬以為一殆雖然若婦哭子病不任育奈何宜亟為胤嗣計孝廉乃有副室而得今孫寶忠已得二女孫乳哺為歡飲食男女異于曩時矣枚數古忠臣孝子賢女貞婦善得祥不善得殃諸故實以詔孫若女孫亹亹如

父師之訓也孝廉好客如父又好法書名畫天文地理諸家言則數休之極知兒樂此不為疲杜門距躍收心養性不亦善乎公為羣小所侵或不免羈紲或鑿坏出亡隷人雜沓太君身當戸慷慨陳辭聲色並厲衆為屈服里中貴家婦女視之蔑如獨急貧素一飯不忘報傾囊以濟困厄支親外黨先後姊姪遠近親疏延接有情禮不好盡人力不窮人以咸僕役勞者有加惠疾痛瞻察尤至須餉幼弱兒女一果必均每舉明心寶鑑書語人凡事從心田起初奉道晩奉佛晨起誦諸經諸呪為懺悔近午甫罷諄諄戒殺生勸放生没身而已孝廉私

欲備後事笑曰太蚤計時至即行吾當詔汝至七十八歲曰可矣又二年卒孝廉四上春官喪父以不親含殮爲恨自是謝公車將母不違咫尺太君深自幸兒無遠遊不煩母嚙指吾何憾焉雖病困意自激昂疾革呼水拭面整襟危坐而逝而如生人謂修西方之驗云舊史氏曰古者女子妊有胎教姆教云自王公達于士庶之家漸染薰陶習與性成是以婦順母儀垂姓名于竹素者衆三代而後教法廢置不講余往讀茂卿女鏡如劉中壘列女傳可以貞教令知其母高行緜邈何減昔人天寶孏之不學而能難矣哉謝太傅問陸退張憑何以

作母誄而不作父誄曰故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茂卿孜孜顯揚母有以也其人孝弟廉讓表正一方紛綸經笥勃窣理窟爲儒者宗此母此子湛氏陶士行相方矣

吳孺人家傳

吳孺人者休寧石嶺處士憲淳之女也少從保姆受女史十有五歲歸汪叔和一尊所聞事王姑及姑以孝稱姑病嘗藥而後進抑搔痾癢扶持臥起不問朝暮姑執其手泣曰孝哉婦也願婦得婦如婦代我報耳而王姑病其侍疾如姑補衣裳綻裂而漱澣其垢穢浴沐頮洗悉身執勞獨苦王姑愛之甚有所畀不敢受必以分諸娣姒諸娣姒皆名家女習事多材藝如孺人孺人身下之粥粥若無能或有違言必委曲劑解之和叔治生夙興夜寐孺人相之明星有爛起而操作矣家既殷富無靡衣媮食之泰縞衣綦巾如故和叔峭直非其人不能忍見孺人時從旁諫曰妾聞列女傳伯宗妻之戒其夫也好直言而枉者惡之必及於難和叔避而從之卜吉壤葬兩世考妣經營二十年孺人佐其費賓客塡門或不以其時至共張立辦教二子以禮法不爲姑息世俗於塾師借束脩小物師亦有影質者孺人食必精腆幣

必殷縟月有秩歲序加隆又亟餽問其家內外宗婦謂孺人多聞時過而問婦職孺人援引古昔仁知賢明貞順節義諄諄誨之聽者屬耳忘倦是魯女師宋女宗也其長女歸巖鎮方氏卒以節顯得之母訓爲多和叔舉子晚廣內媵孺人字之如女禮之如姒媵家父母大喜過望舉手加額呼天爲孺人祝螌篋有積券度不能償告和叔焚之有貧而鬻子者和叔知其右族也不忍內孺人曰君如不內終爲人奴耳不以爲奴而以爲子奚不可即遇諸奴若奴婦子女不小借色而使之有時用之有方視之有恩其卒也帷以內帷以外自堂及門行

哭無不失聲先是汪氏之族女臨女喪不拜孺人卒詣婦懷慕悲悼爲之拜時汪景純卒於金陵宗老哭曰景純丈夫也吳孺人女丈夫也是皆亢宗無祿一歲而兩賢卽世其爲衆所推重如此和叔自有傳舊史氏曰詩言仲氏任只鄭氏箋以任者恩相親信周禮六行何獨先任不曰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乎如吳孺人者可謂兼之任直一節矣

吳孺人家傳

吳孺人者太學一莊李女鹽官大夫汪宗文元配文學元義元臣母也吳之先自唐御史徵奕世載德太學所

交遊豪傑長者半天下晚舉孺人視無旋聽無聳怒不及色服不爲麗父異之他日何必減桓少君歸大夫奩具甚豐大夫父用鹽鹽起累鉅萬孺人廟見後卽白大夫人苦不足而君與妾幸有餘譬之於室旣鎭其甍又何加焉惟儉可以修德可以延福家大人故嘗望妾爲鹿車行汲事師其意不師其迹可也縮取備物物忌人盛必有豐敗大夫善之自是執勞夙夜匪懈臧獲手指子莫不恪其常職焉而身艮食省用弋綈絫縞驟視之不知爲新婦然大夫母吳孺人適也先卒有如孺人者哭貢生長公孺人上食張孺人與舅等張孺人喜過望

舅亦喜而恒涕泣告大夫吾見庶姑猶吾姑也吾舅悲張孺人食不甘張孺人安則君舅安君舅安則吾姑妣下之魄亦安大夫泣曰卿言先得我心大夫治舉子業所事師交友執贄問遺必豐賓客過從雖早莫不時至孺人共張不乏交酬好貨皆厚飲酒燕語相悅也王明懷先生者大夫所最敬禮每語人汪季子婦可稱女師矣嘗以橐中金授大夫大夫兄公與程氏女公貲共爲母錢俾宗人子息之宗人子冐沒輒僥蕩之盡兄公女公收責大夫迫無以應歸而色若不豫然孺人曰妾聞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於他利乃外矣皆兄弟也門內

之親以恩掩義區區者儻然而來何足宿之胷中大夫謝曰是君子之言也置不問向後舅從廢簏中得孺人遺大夫片楮出示三黨賢哉婦其識量丈夫所不如雖爲家督可也姒羅數舉子不育孺人時慰解之子早暮有時如以無娛膝下者何取余兒置左右余豈有利焉從俗比諸雉姝耳已而姒與庶姒舉子九人而思孺人言未嘗不涕下沾襟也宗人爲鄰所侵轢大夫從父奮身與敵孺人內助爲多兩子疾疹所爲醫藥與親舊救之振滯損其裝不令大夫知病革家有賸請爲大夫備衾襉之御大夫不可數月屬曰君視賸猶余余假手賸

以報君大夫諾而瞑年財二十有九兩子有聲黌序中
繼孺人者郝與孺人合德生子國衡爲諸生早卒無子
以元臣仲子彥昌爲後兩子之奉郝孺人猶孺人之奉
張孺人也人謂得之母訓云舊史氏曰富不期侈人情
乎吳孺人居富而好禮天牖其衷人力不至於此以余
所聞庶姑伯姒宗人三事其爲德也深矣其寔本也固
矣雖享年不永子孫豐厚令聞不忘天之胙善久而後
徵有如斯夫

吳邦媛家傳

吳邦媛者新安潘叔子太學令緒因母也太學父斗南

亦太學元配方舉伯子令升仲子令謨副方者龔舉季
子令範潘氏門望故甲新安其俗貴適而賤庶適多奇
妬卽幸而生子不以爲子數卽子壯不敢名其母媛黃
潭吳氏女笄而歸太學糟糠不厭衣浣補之衣須捷槩
如也而所操作獨苦汲于井相于舂饁于田樵于野灑
掃于室烹飪于爨夜則機杼刀尺聲與鷄鳴相接勞勩
一切裨益不辭也斗南性嚴重媛事之恭下氣怡聲不
敢以媟容見其事適也如之其事尊章也如之其事諸
姒也如之其事適之子若婦也如之令緒長矣有婦矣
只卅三矣媛不矜也食指衆而析著令緒奉母居東偏
器用備數事而已媛不慍也距女君諸娣姒之室里許
存問餽遺無間斗南好施媛以簪珥爲助而延名師益
友以督課令緒修脯必豐里媼以急來歸量有無貲之
不吝也斗南春秋踰七十而母方百歲方病斗南憂之
亦病媛朝夕僕僕于路相啓居侍藥食唯謹身亦遂病
而斗南卒慽不得終事母媛大慟曰吾何難以身從先
君子地下顧先君子所不瞑目者以姑在也請終先君
子之志無何姑卒媛復大慟以妾之無良無能爲先君
子與先姑保晷漏之須臾而相尋以沒也安用生爲病
滋深不可治矣不踰月卒年方四十有三令緒痛母生

無一日歡而庶幾死有萬世名者宜莫如文其從兄弟
之恒令猷輩誦母賢不謀同辭之恒有言母病以事夫
事姑之勤母死以慟夫慟姑之過是孝婦也貞婦也惜
哉其年與旌例格也而屬余傳之如右舊史氏曰詩首
二南則有江沱小星劉中壘傳列女則有衞媵周妾齊
姞之屬謂其所處微而所挾持者高明光大也芝草無
根醴泉無源男子邁種德爲難矧乃婦人余故于潘令
緒母號之邦媛者曰非家戸所常有也

姚令人家傳

姚令人者雲間太學張聖淸婦也其王父泉幕巽庭公

某其父大學環樞公某王父以俠父以文著聲三吳中
令人生而悲心妍狀試執女紅精如素練諸兄弟授以
書輒成誦識其大義佐母闕攻勑制臧獲事同成人父
母奇之十七歸聖清要間巨室其婦女類被綺縠著珠
璣踰侈長飾而聖清父翁知公清白行高姑徐恭人曾
孺人節約如寒素令人既廟見則服大練裙不加緣米
不導撐肉不勝穀夜向晨詣兩姑所刺探起居平善退
而具食親饋待餕孺人爲聖清固母而恭人性嚴重居
恒言動易生得失令人察色承意最得兩姑歡且令兩
姑交歡無幾微間也聖清有兄早卒丘嫂意氣峻潔令

人僂身自卑禮則周備所遺子勝衣趨拜視之若自己
出時陳說古今人爲跡孤煢中事相勸勉猶子感泣以
白母母大喜若不幸無父乃有兩母令人又爲姒周旋
兩姑前婦姑娣姒輯睦寧一焉兩姑習令人賢傳之家
事宗門廣大姻戚實繁儐籩豆通餽遺助施予節文相
得家僮手指千分職考成簡序先後情翜高下厭塞衆
心顧歲入不足更費何無何有黽勉求之體質故弱緣
是盡瘁聖清以爲戚則謬示健君無虞吾形勞而神不
傷也且有姑在婦不任勞其誰任者聖清嘗與客飲至
酔歛容而規之曰君舅遠在桂林櫛沐瘴雨蠻烟中鞅
掌王事君宴然酣暢無論酒之流生禍豈夫一舉足一
發言不忘親者乎聖清改容而謝戢卿良箴益令人雖
婉順而大義嶷然燕居有常處無旁覦無疾言無輕指
尼硯不得入門其守正如此會孕殰遂病憔悴滋甚病
棘誦佛號起而坐曰不得終事舅姑奈何卒時盛暑顏
如生聖清銳精于學以令人無內顧喪此佳耦監寐歎悲痛斷心不忍其
沒沒也以狀偶余爲傳用副家乘云爾蔣史氏曰荀粲
有言婦人才智不足論宜以色爲主妻歿而身殉之可
謂大過何悼亡傷往如潘岳孫楚劉禹錫韋文生於情
而情爲務令讀聖清所述姚令人事皆大姑勤不告
勞勞乎其勤學恆少君修行婦道可謂具體少年不
卒摧嗇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其刑于後可知也巳

羅節孝傳

羅節孝者臨汾三老天亨之女趙城茂才賈三才之婦
也茂才初受室于任爲憲副民望女富而能儉貴而能
勤無何卒難其繼者媒妁言羅三老女佳遂委禽焉比
歸年十有三耳家人以爲脆於心厭於志私相虞也婦
語默有宜進退有常高卑有則敕制僮御出入計校一
以貫之宗老聞者嘆息女知莫如婦孰是女也而婦知
哉茂才母老婦恒以雞鳴問寢安否奉盥漱斂枕簟拂
燠寒爲衣厚薄饘酏芼羹兔薨脂膏手和而進之蔬果
非以獻姑不先食姑善病色憂不滿容竟日夕侍榻前
嘗察聲息相臥起抑搔疾痛疴癢刀圭之藥必親嘗焉

或以浹辰姑數休之屬女奴代卒不許曰如是而吾即安不知勞也不親則吾且病姑沒而哭之哀治棺斂從其厚者越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泫然流涕既秉家政督臧獲耕織重者舂枠細者纂組歲時伏臘之祭宗族婚姻賓友鄉鄰燕會慶弔往來問遺之禮茂才有所咨諏無不如意以故茂才専精博士家言知名于時茂才卒婦年三十有四而有四男二女日撫而啼吾不難以身殉地下人如諸孤何縕纊之衣麤糲之飯終身不改所以志痛也出父遺書授其子而以身爲女師子慶徵荷徵壽徵泰徵皆諸生有聲女之爲人婦者宜其室家孫

四人女孫八人四封之內聞賈媼賢後必昌願以女女其子孫願以其子孫之女爲婦所妃匹皆聞家婦卒時年六十有二病革子婦環泣舉手揮之未亡人二十七年始得以身從先君子且具言若曹保家之主也將樂而忘死遂瞑稱節孝者郡邑長吏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曾以額其門云舊史氏曰按制婦以節聞有旌毋以子貴有封君命爲重人情尚焉節孝子荷徵從不侫兄弟遊傷其母格於例財四年耳不得旌葬祔於父有銘父在不得稱稱母夫異日不有封乎制旌可復封封不可復旌封所同也旌所獨也於是爲之傳傳者獨而獨者也

程媼家傳

程媼者儒官程翁婦也媼胡氏胡故饒遣女豐而程翁父以勤儉治生新婦悉解奩具佐貿遷所衣大布經歲不易歸寧日母黨怪問故曰此舅姑訓也姑憐少子婦媼亦爲之下毋賜子婦不及媼媼無慍色小姑不平以白母媼得稍見遺季姒欲之又讓之舅業日益既老授家督貲五倍其弟翁佯示不豫者媼進曰妾能緣姑意讓季姒君不能緣父意讓伯氏耶翁喜吾試卿耳侍姑病不解衣不假寐者浹辰姑惻仲子婦孝我乃爾察授

以簪珥復恣季姒所取而哭姑極哀內外宗愈服其賢因母寡奉養如姑以貲業畀母弟即喪失不復問翁父子喜客客數十百人佐共具必腆翁卒于外媼創痛不欲生獨居一室足不踰閾或數日不食諸子懼屬其母讐曉曰盍從慈氏之教資冥福乎乃茹素誦經里嫗嫠而貧逆之旁舍衣食終其身大父行有孤兒資以中人產饑歲賑貧救死甚衆家人市貨不得權直隸農請減租輒許行年踰八十一德不懈郡邑旌其門曰孝慈貞淑子學智爲茂才有聲舊史氏曰顔之推有言人或交天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將數萬師得其死力而

原缺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湯陰王府輔國將軍平松公墓誌銘

余雅聞趙王孫仲佩賢曾有大梁之役仲佩以詿誤奪其母與弟子女封誥闕上書前後數萬言感激用壯事卒白厲紳學士僉益高仲佩之誼顧内交焉余度仲佩沾沾自喜河朔之豪耳既而晤之洹上鞠躬履方君子也人言仲佩父長者諸子式穀似之余薄督漕行不得見七年而仲佩以翁卒計且手狀其行事乞余誌墓中石禮親無美而稱之是誣也仲佩當不誣其親采狀合

余所聞者誌曰趙有輔國將軍厚煋字拱辰文皇帝之昦孫也始封祖爲趙簡王高祖父爲湯陰莊僖王父爲鎭國將軍祐椒母爲和夫人公弱不好弄父母愛之得瓜果可啖之物必持奉父母歲時伏臘若生辰從諸昆季上壽而學老萊子衣斑斕爲嬰兒啼父母見輒嗢噱比其沒也哭幾毀諸昆季各歸府第析父母所遺產公土田取荒頓者器物取朽敗者臧獲取老憊者人以方薛孟嘗四時之祭粢盛豐潔牲牷肥腯齋戒而薦之是時宗正條嚴諸王子侯不得出郭春雨露既濡霜雪既降必請於王展墓涕泣數行下如初喪時其後禁弛公得時徃來獨捐貲修守家舍自輔國以上族葬者咸樹之松櫝可材矣子孫謀斲之公愀然曰若故吾墓中人一體何斬此顧君子爲宮室不斬丘木即思貧當以吾爲外府到於今宰木鬱鬱葱葱望之有佳氣焉公配李夫人舉五男一女男封奉國將軍者四伯載均娶於肖俱蚤卒仲載埠即仲佩娶於劉繼王又繼甯叔載墳娶於張繼甯季載堦娶於劉繼李婦俱淑人女陽夏縣君爲儀賓張國本婦孫七人封鎭國中尉者六孫女六人封鄉君者一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子姓之盛爲朱門冠而公教家嚴與李夫人偕老無諠語無

媟容諸子婦旦莫事公一如公事鎭國也湯陰王大宗以宗正條罷不得嗣爵王簡公攝府事公攝府事一如其教家宗人奉循理法諸請名者請爵者舉婚者舉祭若葬者有不給皆公經紀之姻黨待公而舉火者數十百家寠子纊死予櫬歲侵爲糜於路食餓夫鄰中人知公好施値公家慶相期擕婦孺曁鰥寡孤獨纍纍造門爲里巷歌謠誦公德而公亦大散財物衰序賑之歲以爲常曰極知其人詿我然柰何以好名之嫌坐視人厄不救耶以是公祿入不足用更爲鹽豉蒜果之食布衣冠浣補弊簀單席薄笨車務自貶損以濟其施而後已

行之數十年始能以餘力治第康莊之衢則仲佩日有
閒於四方四方人從者滋衆賴公不乏供具嘗自署其
庭之楹曰收天下春歸之胏腑留方寸地與子孫耕既
老以政傳子數與鄉大夫賢者翟鄉守安御史六七曹
結社多談說前言往行以訓誨其子弟有洛下耆英之
風既稱耄郡守武進何君不妄許可人爲文祝公盛有
所稱引身執爵以酭而乞其言爲惇史萬曆二十有四
年閏八月八日卒距生正德八年二月八日年八十有
四李夫人先公卒葬郡西孫平村原仲佩以公卒之明
年某月日奉公合葬今諸王孫無萬數富厚受享或倍

蓰公至身躋大耋負賢豪聲多賢子孫如仲佩保任其
勞而昭明其休美不數矣故事宗人葬賜祭要以示親
親於賢者無所旌異仲佩所爲邑邑不自得而必徵余
文誌之也銘曰名不隸博士公車而孝友睦婣儒者弗
如權不分郡國守相而煥咻疾痛四封歸嚮不貨殖而
豐不導引而壽象賢繩武衆美輻輳人力何至於此蓋
天之所授韓陵片石其傳可久吾銘爾墓無虞速朽

遼府奉國將軍桂亭公墓誌銘

不佞遭先大夫喪載陽王孫數使使相存也向後寄書
及詩傾寫腑與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將徃從之
遊而忽焉沒矣伏臯時屬其二子儼鐵儼鉦曰必李本
寧誌余墓葢載陽嘗乞不佞表傳其祖若父謂可以不
朽冢中骨二子奉狀來請念與神交垂二十年不忍負
誌曰君名術垶載陽其字別號桂亭爵爲奉國將軍
高皇帝雲孫遼簡王仍孫益陽安僖王曷孫鎮國將軍
致櫬孫輔國將軍憲𤇍冢子也母王夫人孕時夢天日
明甫部無纖翳暉素發於廣庭覺而君生神彩可愛五
歲受學郡人吳博士舜民不甚研求而識其旨要輔國
嘗使偶對有金貯玉爪不凡材之句大異之於時公安
成仁卿以詩名荆州君周旋燕閒中若有會遂能爲詩

詩類黃岡王穉欽先生語仁卿令君主觴政機悟敏率
因歎息絕倒是得我牙後慧亹亹爲來逼人起而觴輔
國曰吾爲公壽又起而觴君曰吾爲公子壽君亦以仁
卿爲知巳從之學詩君詩任其才之所至不以繩墨自
限而筆不停綴須臾千言然意不自滿強仁卿爲彈射
竄易或至盡則君益喜巳趙郡宋山人來君又師之宋
謂君得詩法未知詩味也因舉杜少陵詩註中語示之
君益喜妙析奇致山人旁通五經君復爲受經自三百
篇以降至國朝諸名家詩揚搉上下徃返精苦左右進
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夜入帳眠至曉迴轉不得快熟恖

淡所通奚翅儒域矣君詩名成四方貴勝年少並共宗
詠賓客日數十人猥積胥加霑接竟日美供雖晚至亦
獲厭飫四座莫不厭心而親重偏至者爲華容孫兆孺
兆孺夫則荆州守上郡郝茂甫夷陵守嘉定殷無美博
士於越方道與豫章程孟孺錢塘徐子裁福清林景昭
吳門邵子俊所倡和人與與悱非朱邸中許無美爲職
方郎與臨淮侯李惟寅輩結詩社君讀其詩一一和之
會歸州守吳伯子朝京師傳君詩公卿間諸公卿交相
推許而蜀人張玉車給事有開宗學立宗正議直指顏
人甘維潘按楚謀以君應召弗果末年郡有徐萬二使

君者精練名理君披衿著契神領意得頓在言前最後
善孝廉雷古狂頹然自放更構諸同人爲飲中八仙自
署麴部尚書比於汝陽王云嘗乘小車任心獨往至江
陵界所過父老婦孺方幅齒遇爭挈酒脯相勞肆意酣
暢三日家人以驢載之歸凶嘔血數升明年喪其元配
哭之慟時取酒自寬每飲必醉醉必嘔血病不可治矣
二子懼跪而進藥揮之去而會得不佞所爲傳碑至強
起誦之病良已久之廢匕箸肌削骨立復嘔血如故召
二子訣人生如寄夙緣盡矣木用柟斂用舊服勿慼緇
黃語語畢而逝君豪於詩酒而有至性事親盡色養之

孝輔國公卒寢苫靈床頭朝夕臨及忌至賓客弔省郁
伊交涕號踊哀絕居處飲食每事有降不欲傷王夫人
意時爲孺子嬉戲以樂之王夫人七十強飯無恙君通
倪不多矜恤雖臧獲不忍加厲聲事操大體羣下得自
盡有若奪其居者輔國公作色不夷君恒幾諫乃已服
食器用與篆氏伍恥爲富貴轟隱交路之態江陵黃明
府乃載於之甚至無一字干請有可居間致意今來終
不肯詣涂荆州扁其門曰文行名宗所著有髮僧白業
六卷續集門卷竹素園玄草三卷枕上得四卷蕭齋淨
稿四卷古風一卷近稿三卷彙而名之麴部尚書全稿

又輯輔國公遺文行實與諸輓詠爲想見集說部則有
桂蘂雜記荆州雜俎皆可傳也君白皙美鬚腹垂瓠而
壘塊有正骨舉體無常人事令知管時任可作諸許物
尼於宗正條才用不申卽未能休明一世亦足映徹九
泉矣君生嘉靖辛亥十月二十有二日卒萬曆戊戌六
月二十日春秋四十有八生之日爲王稱欽卒日故好
稱欽特甚放浪詩酒迹略似之前期有兩鵩鳥集舍垣
家人夢客立柱下云是進士張硝與君劇飲因攜以行
三身爲帝胄而多才其事應固當非誣耳配夏淑人爲
博上國女先卒男子二人卽儼鐵儼鉌女子一人適逍

某鐵娶於蕭鉌娶於徐各舉一男子葬以其年月日墓在八嶺山之原銘曰民生有欲本諸性情欲貴與壽不教而成女生則貴胡不貴生令王子侯而逐布衣呻其佔畢可以樂饑詡生也寄謂死也歸無爲生醒寧爲死醉女所自雄在詩一藝篤而論之皆身外事誰能不朽乾坤且毀泉臺有銘贅哉史氏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弋陽王孫貞吉墓誌銘

今帝系中能文者所在而有然陽浮慕之耳績學精詣莫如寧諸王孫大氏無慮數十百人而中相妬外相軋如貫豎女子爭言賓客各於其黨至不通往來廼若不

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惟貞吉其人矣貞吉者

高皇帝仍孫寧獻王曻孫弋陽僖順王曾孫輔國將軍竹隱公仲子也竹隱公元配爲王夫人副爲張淑人王夫人舉伯子帯斯季子孔陽張淑人舉貞吉及叔子京甫張淑人之娠也夢五色雲爲龍集其肩而竹隱公嘗禱嗣華蓋山既貞吉生眉目如刻畫風神秀異信以爲山靈所鍾美字之阿華五歲賜名多烒口授書輒覆誦無所遺脫見客客使屬對輒工十歲就外傅習經生業而心厭之竹隱公更授六籍老莊左馬屈宋李杜諸家言大喜令試爲之攬筆輒就坐人皆屈十有五歲封奉國將軍明年娶婦袁淑人力學如初又善篆隸八分行草諸書法圖畫山水花鳥傳神寫照彈琴弄笛投壺占夢百家所長一習而合名籍籍傳里中四方薦紳學士過豫章者首問貞吉王孫安在下車便修謁若陳仲舉之於徐孺子而貞吉亦折節延納年倍長者師事之鴈行者友之下者引與鈞禮旦輒爲十人餱未嘗獨餐冠蓋韋布緇黃塡監其門人人滿志而去里中方比部士功趙大夫修甫孝廉彭穉修從兄宗良族子魏甫隹甫招之爲南州社數正七人人詡中有繡虎云最後則喻

邦相王永叔爲莫逆交而會言者請開宗人屬禁聽治四民之業貞吉益自奮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獨柰何皐牢自制也官家幸假便宜勿拘閡不以其時極汗漫之觀自廣猶謂國有人乎於是始爲曲江閣皂化城洪陽之遊則袁郡丞陶克踐主之已爲文江雪浪武功螺川之遊則甘觀察子開尹參軍教甫主之是以有試游篇已爲陪京牛渚潤州眞州之遊則李通侯惟寅歐水部楨伯郭道人次甫孝廉李季宣閔素卿山人吳孝甫主之是以有薄遊篇已爲天都白嶽之遊則汪司馬伯玉昆弟萬侍御和甫給事元父主之已爲武

林姑蘇嚴陵信州之遊則王元美昆季楊觀察義叔主之是以有澹遊篇已爲匡廬彭蠡下雉之遊則中丞劉道徵叅知吴明卿郡丞宋某主之是以有美遊篇已爲新吴虔州玉笥青原之遊則沈明府生予顧郡伯朝肅主之是以有勝遊篇所至歷覽名山大川獨往獨來窮日夕之力屬有會心手題名鐫諸石將令後世知有朱仲子也士大夫有道德文章者二氏之精其術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市井所指數若酒人博徒鼓刀之俠走馬鬬雞之豪靡不造請過從如恐失之草木鳥獸言語服食器用之異傚子雲少文故事鉛槧而丹青之奚奴

囊隆隆起也水乘舴艋陸乘籃舁時擔簦蹻蹻類販夫抑時披鶴氅戴小烏巾曳杖徐步望之如神仙中人復效第五倫之稱王伯齊也自詭曰來相如曰澹遊子問俗弔古有槩於中或歌或泣人莫測其故有識者目指之此瀑泉王孫耳瀑泉君别號也所僑寓久則扈養厮役乞人病子咸就之丐書畫酬應無所拒持以入市貿騰踊求者滋衆幾至脱腕又跋涉水草蒙犯霜露食息不以其時遂病矣劉道徵嘗謂余與貞吉遊者萬里之外可無裹糧余亦謂貞吉君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其不免乎貞吉謂余明興二百年而王子侯得縱觀東南之

美出入無禁實自我始又幸得當一二鉅公附青雲施聲不朽天之奉我羸矣且吾遊而冒相如相如消渴無已時吾病固當取諸遊篇彙之爲紛遊三年而病稍起更爲勝遊後病遂罷世知貞吉善文墨論議好游耳而其操行一準於孝弟忠信少時爲竹隱公吮癰籲天請代復刲其左肱和藥卒不起哭踊無節音聲流喝而已竹隱公故居葉屢從貞吉復之亭竹爲傖客所斬艾無餘一夕更生余觀察德甫異之贈之詩掇詩中語顏其亭竹在以志孝感而食指繁復構城東第奉母張淑人居之顏其堂嘉遯潘安仁閒居不足道矣令甲母非嫡

而子有爵者得以子爵封有司率靳弗予貞吉念張淑人且老與諸弟請於朝而張明成學士方里居爲書宗伯非此母無此子吾五世比鄰悉之宗伯乃疏請封淑人如令而淑人春秋七十適以初度日拜命海內鴻生鉅儒奉書禮致殷勤咏歌相屬也處羣兄弟相憐愛而事伯兄帯斯倍恭從兄弋陽恭僖王故賢者於羣從中獨禮愛貞吉恭僖薨無子他王國覦爲奇貨貞吉內舉不避親非吾伯氏誰可攝國者僉以爲允奏上大宗伯報可特下璽書屬帯斯攝國事而宗艮老善病賴貞吉數相慰藉兩人對客語次及貞吉未嘗不噫嗚流涕也

袁淑人蚤卒所舉子誄埤誄趯貞吉傷之意不欲有逝
深伐衍者而以不屑事家人產乃有今內助王所舉子
誄烟誄鷞誄卦烟鷞芙如冠玉而不能言貞吉教之作
晝都行致卦纔數齡舉止應對酷肖貞吉伯仲則具體
而微貞吉晚依佛刻須菩提於門日作禮焉已築歡喜
菴焚修其中稱了心居士其病困可一年所兄弟朋友
來問候談笑自如正月二十六日覽揆之辰也召諸子
吾旦暮人耳置古石南極老人臥所焚香自壽至二月
二十二日所苦寖篤忽泣下衆怪問故嗚咽而言無狀
嬰疾不得終事母是在諸弟諸子唯大人割不忍之恩

勿增感戚復抆淚而臥會使者從蜀歸友人周國雍中
丞爲市木已美衆秘不欲聞貞吉覺而自署其首曰故
人心動我形將化貍首蠶叢從天而下已謂諸子將篋
來吾有治命今所傳絕命帖是也詰朝盥漱舉體更衣
縞曰吾其逝矣俄而所善棲霞老僧來揖之令口誦往
生呪各合掌西向坐良久而瞑貞吉生平爲諸體書稍
近佻獨絕命帖殊勝死生大矣楊王孫袁夏甫周堅伯
趙文楚輩豈不甚達不聞其垂絕猶善臨池也明日友
人程孟孺自玉山來爲之題銘旌而用朱公叔仁軌例
私謚之曰清敏貞吉與人交推其長者遏其短者無數

戲驕恣之過居家子孫申申僮僕訢訢人有緩急叩門
不以親爲解歲入盡於供客細故芥蔕不設於中假人
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以故人無貴賤賢不肖附之
遠近哭而臨喪者甚衆卒之三月朝議更宗正條科臣
衆博學好修可應詔者十餘人貞吉與焉三年而余移
虔州過豫章拜貞吉像祠中諸孤泣奉宗良所爲狀請
余銘曰先子之命也手之欷歔屬草未竟無何坐謗竄
還又三年幽冥之中負此良友矣署南社門小露隙日
爲緒正舊草貽諸其子貞吉卒萬曆己丑距生之日歲
在嘉靖辛丑得年四十有九葬椅桐山大宗伯請賜祭

五子皆鎮國中尉娶婦皆封恭人女其皆其主孫女其
皆其主婚嫁俱閫家此王孫家戶所有耳不足爲貞吉
重也銘曰表爾王子侯耶而列諸逸民獨行夫誰曰不
然傳爾文苑耶而游俠方伎儒林其舍旃吾采司馬班
范之凡悉被之而猶有所未具者曰禪爾眞龍種耶龍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畢一隅胡得焉

少傅兵部尚書贈太師謚襄毅李公墓志銘

明興取士科目偕他選並用晚觔重進士科士不必少
年少年不必公卿公卿賢者不必具文武才踔絕於世
有如王文成且憎多口邇日人情儇薄大臣免彼已之

刺者自無一遴惟長垣李公弱冠成進士強仕位八座
三孤經文緯武名實爛然
天子以未封爲缺事身後人訟言黹力上下百年完名
純德一人而已惜哉年未指使奄然捐館舍豈造物信
忌盈耶公子與其鄉人夫魏太史諸君子委余志墓志
公墓者當在三逕尊余偉楚何足重公竊以姓名附公
金石爲榮輒不辭固陋而爲之志曰公名化龍字于田
別號霖寰上世隴西譜牒無徵七世祖璮著大名府長
垣縣籍璮子公度度子鐸鐸子蓁蓁三子其三爲公曾
王父盱眙丞誠娶其五子其四爲公大父繼古娶某子

棟娶吳生公自曾王父以下皆贈少傅兵部尚書母皆
封贈一品夫人吳夫人妊時夢玉柱立庭中麒麟入懷
孩提明慧絕倫讀書五行俱下齔時屬文出人意表已
爲諸生守永嘉王公奇之名與南樂魏吏部相甲乙萬
曆癸酉舉第二人明年同進士出身除嵩縣令嵩民悍
私稚公公摘伏無敢欺而不爲淵魚察均徭平訟與民
休息暇則進諸生訓誨其文行邑有礦奸民攫鬭或言
官募人採便公斥之是誨民爭也封識如故有犯三尺
不貸後十年
上聽言利者開礦自嵩始海内騷然思公先見遠慮矣

期月嵩大治世以方子奇治阿云用高第徵坐年不及
格又不善事當路人僅擢南繕部主事稍遷郎中榷蕪
湖稅邸中不食官物驅宿猾漁獵者商無留行而稅額
增南京清郎公爲稱首已移南吏部與同郡魏中丞吉
水鄒給事嶺南唐文選切磋文行於書無所不闚六籍
諸子史外天文地理風角占候皆有精詣爲詩文備諸
體不泥規古人而博雅中倫談諧杯酒揮毫數千言大
家推遜不如已遷河南督學僉事廣布功令以紫陽傳
註爲式黜諸弔詭者已遷參議未幾復遷山東督學副
使治一如中州明而敏公而恕河洛齊魯之間士斌斌

郁郁如也已遷河南參政未上遷太僕少卿右通政會
遼警狎至兵食彫劫廷推撫臣衆逡巡莫適任以屬公
公曰食焉而避其難無爲貴臣矣驅車就道首請補鈇
餉給冏馬無以營馬供郵傳明斥堠嚴偵僕控要害籌
攻守終日欽欽如對敵狀卒能得虜首者予五十金乘
馬中募府門而出市人豔之日與新帥董一元詰營中
選練刑牲以血瀝酒飲諸部幽而矢之曰居平虐下者
臨敵選懦者有如此酒士人人冀得一當報公而遼虜
土蠻子卜言台周罕速把亥子把兔兒其族炒花花大
最驍悍知遼兵以征倭疲分東西道期廣寧南合圍公

詥帥諸虜環視我不戰益取輕勢且無遼一戰而遼可
存死猶爲之況未必死耶西虜卜彥衆數萬雖輿爭鋒
所躭躭在右屯右屯有備足自保東虜炒花把兎衆財
萬餘併力禦之必敗偏敗西可不戰走也東虜五日不
出公策之更遲兩日虜合我兵奪氣將何以戰下令退
兵覆鎮武堡虜至見無兵鼓掌而笑蠻眞畏我率衆疾
驅過之未半覆四起呼震天虜駭而奔斬首四百有奇
棄牛羊駝馬徧野幕帳甲冑山積明日西虜至右屯張
穹廬城𨵦指揮傲倪又分衆犯懐武綴我師而守者先
於城外築墻墻外濬濠濠外多品坑攻五日技窮莫如

何公復募敢死士二百人襲其營虜懼而却遼父老言
生髮未燥以來無此捷也虜復報怨命銳師敗之靖遠
敗之高平敗之黑山大敗之什方堡其小醜怨酋長乞
市許之羈縻不絶而益修内治增戍卒給火器豁逋𥡴
華僞襲設郡佐堅右屯之守厚家丁之餉有功若死事
者賞不待時遼人歌舞于塗安枕臥矣
上勑旌公功遷少司馬任子世錦衣千戸而兩尊人念
公淹郵兵間涕泗時浹枕席公深念兩尊人遂病既三
歲彊事可息肩力請歸與其兄日娛侍兩尊人雖南面
之樂不與易也而播賊楊應龍變告急
上卽家拜公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政六月弁道入
成都賊屠綦江城叅將房嘉寵游擊張良賢死焉公銳
意剪滅顧兵力略無可恃以計緩之移文詰責意若示
撫而厚集兵分八路路各三萬四川綦江路屬帥劉綎
南川路屬帥馬孔英叅政張櫟護之永寧路屬副帥曹
希彬合江路屬帥吳廣叅政謝詔護之貴州分烏江沙
溪平越三路屬帥李應祥按察使楊寅秋叅議張存意
護之湖廣偏橋一路屬帥陳璘按察使胡桂芳叅議魏
養蒙護之諸偏裨郡邑長佐取便宜更置轉運芻粟舟
車負任千里相屬奉

上賜劒登壇誓師所不同心戮力者殺無赦公計賊穴
海龍囤必負固老我師宜協攻囤楠木山羊簡臺諸峒
爲逋逃藪婁山崖門桑木諸關爲門戸宜先斬關責在
蜀矣湖廣偏橋外九苗遺種賊恃爲援四牌不掃三渡
不通囤未可攻也貴州夷狡而兵寡軍興不給水西與
賊脣齒無令鉥賊責任楚黔矣密授機宜而行諸爲賊
守者逆則殪之順則貸之已破楠木羊簡諸洞大敗賊
官覎營𩇕草埧乘勝衝桑木關拔之已敗賊金子埧破
婁山關薄崖門力戰水牛塘據三圓山山高海龍囤數
丈仍賊萬餘列柵甚堅我師死戰拔之俯視囤囤樵汲

不通南川路衝其前綦江路爲啓胠永合二路乘之破養馬養雞諸城海門龍鳳諸關賊大恐挾妻子夜遁囤上而以鐵鑄關爲守會霖雨白日晦冥公督兵併攻破之囤前重岡複嶺賊弩石雨下我師仰攻不即克訛言酋死人無鬬心公先丧兄太學公已丧偶王夫人復奉大公諱慮諸將解體收淚草檄爲師期益購梟卒先登奪諜報酋死者官令斬賊自贖連破長坎馬瑙青龍母氏諸囤入三渡抵白田下令五帥分日攻囤破二城六路兵蟻附雲梯上賊窘莫知所爲縱火焚其居雉經死縛其婦若子女若黨與無噍類矣是役也進兵纔百

日獲賊巨魁一生致諸部落酋千一百有奇斬首二萬二千六百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降賊十二萬六十有奇獲沒賊生口一千有奇招降民一十二萬有奇拓地千有餘里露布以聞

上御門受俘告捷于廟百官庭賀詔示天下而公先以滿考晉御史大夫屢請歸執丧

上閔公賢勞許之從公議置府二州一縣八衛一輿中土等分隷蜀黔設元戎憲使鎭之建學錄弟子員如干用夏變夷乾坤若再造然公慟不及侍父含斂以倚廬日爲始丧將三年河決運道阻廷臣僉言公可急使

上拜公兼少司空行河使使敦趣上道而與母吳夫人之邸則力主開泇河其奏草云河自開歸而下近代遞行路有三中路濁河北路銀河南路符離河也南路雖近陵上有脊隄中有九岡十八窪下有歸仁隄於陵無害以其北扼山南近淮下流塞不逆而上則潰而南皆能亂淮久之淮淤患必及陵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必涸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太行隄徐呂洪可恃而下流亦善潰隄隄潰魚沛間爲沼利害等者也中路不南不北遠陵而可濟運前督臣合三省濬河見爲得算以資用乏功未全舉狂瀾雖迴下流復溢今自堅城

至鎭口河形宛然乞金冏寺借力京省完濁河全功收中路永利何所不可而霪潦爲虐人半死徙餘孑氣息才屬寧堪重傷驅運畚荷鍤之夫爲揭竿斬木之兵憂虞方大故濬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則復買魯河走符離道濬王所樓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稱便乎嘗諦觀之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河已逼太行乘隄以守梁門庭之寇救剝膚之災計不旋踵豈俟問哉惟是泇河工疑信相半爲而論之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凡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兼資其利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無以載

舟是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無以牽纜是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任之而已善一黄河運河之賊也用一里一里害避一里一里利以二百六十里泇河避三百三十里黄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涉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得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得相河因利便而徐治之夫徐察利便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二百六十萬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四十萬今以三十萬開二百六十里事半功倍善四江北山東患水極矣老稚轉溝壑

壯者散之四方募夫以春荒役興麥熟人散仲淹隄湖汲黯發倉一舉兩得善五漕艘畏河漲爲害過洪約在春盡泇河蚤募無妨可弛禁限寬叅罰運軍不以趕幫失事善六疑者曰運不借河則河防蔬恐恣横流而害鳳泗夫開歸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永聞不治河也彼但爲民禦災而若此矣況陵患其何防之敢疎疑者曰徐州天下咽喉一旦令其寂寂如重地何徐之爲河也可計日待小民安土重遷曰泇河奪其利泇河道開而貿遷化居必移沿河上下民擇平土而居之是爲徐曲突徙薪也何疑爲計費可三十萬業已括餘金發倉粟留漕糧不煩内帑自李家巷至劉昌莊開新河八里建閘一座郎中梅守相副使劉大文任之劉昌莊至萬家莊開新河十六里濬舊河四十里而巃建閘一座滾水壩一座築堤二十七里郎中梅守相副使傅良諫任之萬家莊至黄林庄濬舊河三十八里而巃開新河一里而巃建閘三座土市東開新河三十里主事沈孚先副使陳所任之黄林庄至直河出口濬舊河四里而巃開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滾水壩五座郎中劉不息副使劉大文任之單縣補大行隄北面六十九里南面護埽二十四里叅政來三聘副使傅良諫任之按察使

汪可受總考成此其綱也司道府縣會議十三事具在案牘其目也夫治河恐傷運使不北恐傷陵使不南南北迫脇無藏身所徼獨民苦河亦苦矣泇河成與陵運遠北守太行隄南守隋隄中間蕭碭豐沛各以隄自救聽河行其中歲度受水之方蠲租孥賑錢穀費不及治河一二而他所省更不貲此以不治治之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隄者終有齧隄梗運之虞來歲有秋大濬濁河開中路是王翦之伐楚也儻歲凶固守行隄是子囊之城郢也策止此矣前後言河事者章可汗牛無如公瞭若指掌百世莫之易也

上從之公復言河中路復有三路一曰黃堌出趙家圈地在上流恐奪全河而南宜聽其自爲支分無大開以延寇一曰六座樓出鎮口前督臣所開也一曰苑家樓出小浮橋前會議所及也宜自堅城集以上開渠引河下分二路洩之苑家樓以下經小王山有可通姬村永堌諸湖出宿州符離橋入白澤河可殺水勢徐州灑沈濟災其下石底天然減水壩也然豐沛之患未免移之碭山利害相校南止災一邑北則梗全漕苑家橋在碭山東水或瀦野未至灌城擇害莫若輕斯之謂矣前計費三十萬專爲開泇河增行堤未及分黃請就近地全

粟可用者爲處置無以各詣失事機無以節省貽實患
上從之不半年泇河通增水驛行李無留滯設閘啓閉以時漕艘與官民船魚貫行嘡歎歎呼爲宇宙奇事而分黃工亦成適母吳夫人喪公慮後人有佚志疏曰兩河並行是兩敵相持之勢也鄙諺有之兩鼠並鬭將勇者勝臣愚恒言有草有柳堤皆可保有夫有料河皆可塞向後無異說惟督夫料進壩工耳壩工日進舊河日減新河日增子孫相繼愚公可以移山跬步不休跛鱉可以千里臣雖居憂未敢貽後患惟在事者深思臣言
公歸又一年

上諭內閣平播功大無一封侯伯者何以顯忠良之臣傳天下後世閣臣謂功非一人夫非一人者將吏耳督臣寧有二哉晉公少保兵部尚書任子世錦衣衛指揮使服象龍服尋召公入掌京營戎政所條議四十二事
上從之權貴役卒乘馬盜以歸營營政改觀矣尋晉本兵大璫視武弁爲外府政以賄成公榜其薦剡多寡歷歲久近於堂以次擢用請謁不行而摘其泰甚者予一空名勒歸里私門逆塞虜王乞二狼子老諸酋擁兵爭立馳檄諭之而定當計武吏所斥大金吾督帥倚錢神附城喕者若而人又上防邊任將十六事著爲令正統

而前大臣三孤不兼官銜後無不兼者公官少保蓋循舊制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以善播後事論功晉少師任子錦衣衛正千戶進一級世襲旨下公不及見矣公體鴻大魁傑音吐如鐘四夷觀聽形神俱肅勵勤戎馬至有二毛比盛夏草次河濱蒸濕腥穢與呼役夫共重以哀毋而時事多扞格廢箸咨嗟則病瘠矣數請長休告優詔不許疾革爲遺疏乞卜相臣補大僚銓臺省起廢棄諸軍國重事
上覽之動色爲罷朝一日下冢宰宗伯司馬司空贈太師謚襄毅遣朝臣造葬祭加祭十壇公生嘉靖甲寅三

月十日卒萬曆辛亥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年五十有八
元配王公繼府女累贈一品夫人繼孺官沈公可大女
封一品夫人男二長不矜錦衣指揮同知兄太學公子
立爲後者也娶東明京兆崔公邦亮女次不盈錦衣指
揮使聘中丞王公永光女女二一適成共杰密雲游擊
前卒一字右司馬崔公景榮子僦茂中丞公狀公事親
婉容愉色所得祿賜盡以佐施予意有小拂俯首屏息
若無容兄卒撫孤如子界以世爵生平闊達大度容人
之過惡辟不妥加僮僕帥劉綎齋黃金玉帶爲吳夫人
詩公奏彈不諱終不掩其戰功客造門門無留者座上

常滿詞賦方伎輻湊並進雖廁賤乞哀必曲濟之尤好
獎掖後生士執經受業蔚爲時棟者鵲起傾家稟食里
餓人全活萬計聞公病搏顙呼天願以身代有詩文奏
議若干卷海內縉紳學士所服誦言言實錄矣余竊謂
遼人某子甲爲遼帥數十年習知其鎮人貧富勇怯微
富家子爲兵薦賄乃脫壯丁怒馬咸籍麾下以故名能
戰而實不敵强虜伺其脩歸襲諸羸弱爲功身首功中
率封徹侯子弟姻戚監奴爲督帥數十人家益實伍益
虛虜月入寇我日報捷所失堡砦爲川久之莫可踪跡

雖劾罷多與援冀復舊物遼帥數易令格不行集天下
兵救朝鮮遼當十二兵所過蹂躪甚虜倭使往來覘遼
易與耳然虜卒不能抗倭斃頓我倭卒不能踰朝鮮虜
劉我則以公在曾未三月大創虜即循帥爲短氣掃積
衊振積衰遼始爲國東蔽功一也播酋再犯順不聾罪
致討忞我寧夏朝鮮之師疲亡奔命目巳無蜀黔水西
酋陽起義討賊而陰觀望成敗蜀黔人苦采木用兵苟
且夕無事言撫者十九司馬賞格以夷攻夷能平播者
與播余時守川西告公不可夷酋力能得播惟安氏耳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黔人所臥則安氏楊益之以

播西南非我有矣公是余言削其格不行所徵安氏與
他夷兵不及十一安氏莫測意嚮見公用兵如神棄其
子播中不顧聲援縱送惟公掌握而播始平最後爭播
界片言折之至今無二心功二也從嘉靖末河大決以
十數決旋築築旋決相尋無巳山以東河以南北畿之
南南畿之北民死于河若死于治河者無萬數而吳越
江湖漕粟沉舟徵調竭澤不與焉公開泇河天下始知
河之利不足恃而害則可避破拘攣華沿習所救民命
節民力不勝數功三也嘗欲復舊遼陽與開原廣寧相
埊道直若弓弦易守欲開泇河下由嗎頭集落馬湖北

岸至宿遷盡去黃河諸險會去位不果繼公爲遼爲河
者不欲言其人心忌陰壞之賴天幸無虞故略公諸政
蹟而于三事差詳屢識其小爾憶余游梁始締交公甚
歎巳事公蜀羽書旁午剖決如流知彼知巳發必中窾
黠桀膽落禾木告竣特疏薦余後爲僚友所誣公明其
不然踰數年讒人斃中白簡貽書慰藉旣入朝手書訊
將才兵政問放一得欣然受之三十年知巳之感能幾
何人所爲不辭固陋而志公墓者以此墓在某所銘曰
天祚我明保玆
天子賚以良弼資之共理魏者大名扶輿萃止篤生哲

人其根仙李馮翼孝德備道全美腹滿甲兵聲含宮徵
量旣溟涵標復山峙經文緯武惟
天子使盤馬幟工雕蟲謝技遼海孤懸虜犇邊鄙兵氣
不揚鼓聲時死亦有島寇長蛇封豕震于其鄰因勢抵
巇公奮誅虜虜衆被靡殲厥跳梁爲樂浪鮪心戰先聲
島寇遠徙夜郎遺孽出柙虎兕三宥七縱何校滅耳逆
我顏行殄我生齒
天子西顧思公拊髀鈇鉞牙墫授公千里公無朝食必
先滅此五月渡瀘杖三尺箠麾城振稿拳旗顏指魑類
封鯨渠魁昧雄千歲妖狐一朝穴毀弓射攙搶慘坐刎

[illegible]黃人捧日漏天許視畫野分疆有司官庇惟結衆永
劒刀耒耜出賦采薇歸奏采芑河伯不仁金堤歲圮沉
壁沉馬波屬雲委喉舌中噎異災大傀召公芊盧爲國
行水揭歷而趨寧顧冠履迺闢泇河其流如矢黃龍青
雀尾銜翼比轉粟坻京夾岸廛市揮手河伯爾自爲爾
允猶所貪河亦順軌九廟居歆九鼎勃紀玄圭旣錫將
宅百揆司馬圻父辨論造士于以四方柔遠能邇開誠
布公刖鑑平砥財勢蹻絕兔窟奚恃不通璸環而飭簠
簋卒乘輯睦彝夷率俾民狎其野郊無多壘周廟肅雍
奠廷喜起天不愸遺騎箕何駛大子微樂尚方須梓生

榮死哀臣忠君禮典策備物龍光赫只伐閱雲霄芳徽
圖史瞽宗秩祭巫陽招魂豈無名世豈無膺仕純終領
聞孰則倫擬荊楚之傖辱公知巳辭雖不文詖墓所恥
公靈在天
天子毗倚擁衛左右疇離厥祉啓告後昆貽穀是似與
國同休於昭萬祀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大冢宰延津李公卒
上爲輟朝賜祭九壇司空治葬侍從之臣奉命將事追
贈少保官其嗣子序品中書舍人自海豐以來冢宰數

不稱旨不能安其位獨公蒞職六年司內外計人無間
言秦最改玉聞望恩數與海豐同六卿中所不多得也
公諱藏字仁夫別號對泉其先澤州人九世祖貞徙家
延津四傳至珩貲雄閭右未三十卒婦姚以貞節旌門
珩生國子生琇亦早卒娶於某生啓東曰賜谷公娶於
高是爲公父母三世胥以公累贈如其官母累贈一品
夫人賜谷公爲諸生知名數奇不偶感貢徵仕公標觧
穎少八歲日誦千言屬文秀逸十六爲諸生邑令監利
夏公試士得公與劉藩伯位大兩人召之邸中使諸子
相切劘夏公督課益勤兩人試相甲乙里有雙鳳之目

公以辛酉藩伯以甲子領鄉薦至戊辰同成進士公除
知興化縣縣受水賦充致重民大困治者務以嚴見憚
公損不急之作汰非常之供與民休息而考事西笮邀
遮其詞靡不吐實豪猾無可容矣汝寧千戶所者在汝
寧郡而事隸江北相距遠當嚴戶口衆無敢任諸臺以
屬公公屏車騎往衙察情僞召集其衆於庭一一指數
之皆汗浹背叩頭誠如公命至今奉爲孝令焉入闈校
士所拔皆一時之選人棄我取如吳汝倫李伯春吳遂
領解俱爲名進士河淮溢挾泗水下與化當其委城且
没公奉檄按他郡聞變馳還縋而入以身先士民乘城

補苴漏隙隱民無食盡捐廨粟餔之富家聞風平價出
糶邑免流亡水患小挺諸臺責逋符雨下公持而泣奈
何助水爲虐催科政拙吾甘之矣諸令皆三年徵公以
課不中格後一年拜戶科給事中首疏催科事宜曰稽
侵占嚴追償處偏累禁詭寄所耳目籌畫之素也
上采而布之天下歲寇平復言善後四事清稅額重撤
兵汰監穴勤撫恤俱見施行有欲毁英明閣者公言
先帝建閣有深意三年無改人子至情矧未大祥事遂
寢他如議解輕齎銀申飭遼東武備令河東長蘆兩淮
三運司剩遠近增損改屬以便民則私販絕而嘯聚者

無緣爲奸後二十年開封歸德二郡不行河東鹽實自
公發之已掌禮科有申學政正文體督憲臣嚴降罰之
疏其秋鄉試有選分校檢遺卷愼彌封禁詐騙之疏明
春會試有嚴號席密巡綽謹謄錄重後場之疏宗伯簡
公分校得民譽王世揚王國楊芳姚㦸祥張希皐程達
譚耀蔡逢時喬學詩馬崇謙陳一洙若而人布在卿寺
臺省藩臬郎署而其首張棟以清直聞三吳尤著江陵
數稱公通達國體公卒無私謁外遷陝西參政督驛傳
糧儲會計歲用若干四季徵直於官官爲僦募出納有
程歲省數萬金民得歸農彫弊大甦秦人迄今遵用之

江陵方嚴驛禁大臣策蹇而寄食保儲朋衣冠塗炭阿
邑者指斥曰苛按臣共子甲同公令江北已擢爲郎而
部使者劾奏贓賂巨萬公受記鞫無左驗獨性卞操下
如束濕新耳共子甲贓之比按陜益狠戾敢往公持正
不爲徇兩監司以公事過陜而乘驛不宜按按臣失撫
臣歡私以兩乘驛者名上移書政府謂撫臣曲聽公庇
其所私朝臣知其故兩人坐卒原公不問三年報最奉
表入賀尋以冗官裁未三月復除故官兵備河湟未上
擢按察使仍在陜政府以刑名繩下歲計大辟多寡爲
殿最有司巧詆慘酷公質确其過所寬降事數十條任

忝議某躁而凌鄉人又與邑令不相能邑令按臣同榜
也誣任殺人按臣既上彈文生拘將蔽罪焉會暴病死
而諸吏凡黜爲民奪身若親所得封命例久不行奉嚴
旨追治如故事自任始衆疑當路有積怨深怒於任不
爲未撥公力白之于輕比已擢四川右布政使署篆積
羨六百金識而詒後人遷山西左布政使錢穀所司俗
目爲利藪公出入數百萬艱若晝一而更覈征稅均徭
役招流移省浮濫華里甲開機房寬行戶軍餉宗祿以
時給廉惠流聞入覲述職甲諸方嶽拜右副都御史撫
山東山東大旱千里無人煙躬禱泰山甘雨立應明年

復饑極陳災狀並上蠲賑之宜留漕糧備不時需疏累
二十篇悉報可而身督諸長吏計口賦食吏無侵牟東
人乃蘇黃雲蛟熒惑亡命事覺株連數千人公得其情
此餓寒所驅吾輩與有責焉論其魁抵罪餘不問御史
按棘露索士過苛譟而走出叩公門公披衣出譬曉之
諭乃定三年晉刑部右侍郎所舉刺不市恩不避怨郡
李某子中恃甲科而貪黷之邑令王自謹廉吏也以貢
途不救特爲之尋遷左侍郎多平反如按察時而申救
李中丞一事大爲薦紳所重已遷右都御史總督倉場
上每指正供爲私玩不應晉南京工部尚書未上改戶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董漕運撫江北江北舊遊稔知
其利弊所興除無不厭心島寇犯朝鮮簡師救陳樹之
風聲四封謐如而歲復災請以帑金數萬活之初公令
興化疏華浮欄二萬撫臣不可至是令歐陽東鳳援公
故牘疏聞事下公公對此故臣所欲爲宜改折如令議
形家言淮流太急於郡不利爲建興文閘士一歲五登
第而闔闢亦素封傳世以爲公功三年以故官調南京
鈎校吏胥爲奸利者已爲科條若責司屬禁侵冒定輸
差淸交代之類官吏軍民咸受其賜尋改司空以繼母
喪歸請得祭葬服除廷推任冢宰者七人公名居後獨

被簡用屢疏辭不允乃就職
上久不親郊廟御朝講國本未定中使伐山榷稅方內
騷然言者放逐相踵君門萬里卽宰執密疏不報諸署
遂薦塞路公至卬以建儲貳撤稅使請
上頷之其用臺省三十餘疏不止也宗伯羔都馮公爲
少宰有當世具公同心僇力事相參決每疏出天下傳
誦之鄭臣吳寳華鈺以抗中貴下詔獄倡列卿請貰若
明職掌定陞除計資俸酌南北量調用均邊腹分勞逸
拔卓異搜遺廢恤起服優終養於人倫國體大有裨益
兩計內外吏黜陟明允六年秋滿加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尋以東宮恩進階柱國勳郎王士騏論事激切犯政
府公恥塗附而妖書獄起金吾有嫁禍於其僚者僚於
公有連以撼公因決求去疏十二上予長休告
皇太孫生詔方面官存問歲給輿隷月給廩米公不受
部使者報命方以賜環請而公逝矣公所爲德於家者
先世之遺推與其弟中丞考績當任子公年甫艾而以
弟載應詔令爲鶴慶守立義館歲時伏臘集宗人祀先
瀌毛序齒讀禮說法修家譜以綴屬之母舅高公蓮塘
書院火與同人會文其中圯而更修之爲主祀舅及諸
友先逝者女弟爲朱正傳婦鰥於子爲立子自純而拊

之正傳夫婦死衣食之如初楊于階者內子猶子也少
孤而察其才可與侮奬掖之分閫矣喬允德與公連姻
所居沮洳置之中舍與連墻所爲德於友者朱好仁素
侮公公貴愧不敢見而好仁以明經北上乏資斧失期
爲辦裝謁選得魯山訓貸冠服饋牽之費可百金仁卒
不責償申邦祺亦以明經北上客死爲棺斂而輿以還
復助之葬任希尹亦貧依公終其身師夏令子亦明經
爲介邑博士亦擢爲邑令所爲德於鄉者延津地斥鹵
民鮮中人產而收事日煩上言行條編法土城濱河虞
決易之毀覺身任東門之役上下來助邑有金城焉凶

年饑歲賑貸必先戊子以金六百屬邑令食餓者建義
家二區里無道殣邑孔道疲於奔命增千金爲廐置供
張巡檢司弓兵十人直出胙城胙城靳弗予得復其故
公之力也邑志缺佚禮博士纂輯而雅正之民之疾苦
吏之法飛於斯焉徵建尊經閣明倫堂後藏書萬卷城
東南爲樓祀奎壁又爲正修書院育士之俊乂者士入
試張筵以祖書聯句赤幟上鼓吹而導之貧生歲周之
有差久而無倦所施濟不可勝計而自持則一介無妄
受萬戶沐某者銜恩以筐篚謝不內長跽不已內茗一
裹久之取茗白金在焉不記爲誰氏物緘處有私印拂

而視之知其也亟還之門人故吏以金幣酬薦者麾使
大門之外無敢入公軀幹鴻碩腹如瓠而善容無貴倨
態煦煦可親言者醜詆逐郎以嘗公
上詰責其屬公不爲動第引咎自責郎得全子部中或
相鬨而詆公用劉褒之爲中書舍人有私故公疏請廷
臣覆試果才子也其敦厚持大體類此閒居酌酒賦詩
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趺坐調息誦黃庭不離口
所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談黃白服食之術嚴事呂純陽
子叩之輒驗或夢相酬酢搆靖紫閣覽千巖太行之勝
杖屨時及行將游泰嶺嵩室病不果余與公同榜出東

陵劉司空先生之門同官秦中號爲衿契公疾革詔其
子序品必以余志墓序品少不悉生時事以屬姊夫劉
郡丞三年郡丞始次行實以來曰所未具有使君在余
乃繹所睹記大都而志之如右公生嘉靖丁酉四月二
日卒萬曆丁未某月日年七十有一元配楊累封一品
夫人生二女一爲劉永脉婦永脉卽位夫子爲吾郡丞
一爲德安別駕張方亨婦嗣子序品卽弟載之子娶於
某有子二人長曰某聘楊某女次曰某未聘以公卒後
某年月日葬於邑之某銘曰冢宰天官以均邦國均之
爲言不名一德德莫如淸亦莫如直世殫其名龔取以

邑直爲忿戾淸爲忮刻太和元氣日湮月蝕猗與少保
秉國之均解紛挫銳其德乃眞銓衡萬品名也何狥外
無避嫌內無避親內無失巳外無失人澹澹如海熙熙
如春朱門蓬戶朝賢鷗鳥淸不形濁直不爲絞言者嘖
嘖咨若好好人官有能實惟天道天乎難諶不憖遺老
爲時而出濟時太了玄關偃蓀素所研精皈依虔奉惟
呂先生黃金丸礫別館蓬瀛往從之遊碧洛紫淸衣冠
遺蛻封樹佳城廼銘廼志世法世情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畢公墓志銘

今皇帝萬曆甲辰以來海內名臣踰九十者三人其一爲楊太宰其一爲陸宗伯其一爲畢司徒以貴則太宰改玉以年則宗伯望百司徒公介其間公生正德丁丑五月五日與先方伯同庚而公稍後同官于浙最爲襟契嘉靖甲子公以楚左丞提調鄉試余小子登賢書以通家子師事公後官京師數侍函丈故于公尤所服膺云萬曆戊申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公卒年九十有二

手筆貽子孫曰某以書生幸賴先澤甲辰叨第歷官四部尚書國恩□報毋乞䘏典以重吾不德子孫奉其言不敢請而守臣以公耆舊鴻碩木槩山顛按故事上聞

上憫朝下所司議祭葬贈謚有加等焉公名鏘字廷鳴別號松坡蓋周畢公高裔九世祖處二公由河南遷池州爲石埭縣人祖貴父永高俱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尚書妣母李母崔俱夫人公能言輒敏給如響善記誦受春秋通四傳不專一家十三補邑諸生癸卯舉于鄉甲辰遂舉南宮第五人除刑部主事曹務簡諸郎多文學士嘐嘐好古時論以爲西翰公曰在官言官法比不精可棄衡石而意量乎取律令及舊案討論研綜之老吏莫能欺而益博覽經子列史名家著論與累朝典故四方利病燦然指掌分宜當國稍羅致名下士爲羽翼或諷公往見不可自衒自媒士女之醜行余實樸樕守間曹故當安能與高材疾足競進乎益尚書郎十餘年不調僅一校禮闈所進士殷祠馬文莊肥鄉張太保丹陽姜宗伯仙居吳御史大夫崑山顧少司馬之屬皆顯仰問望者也虜患孔棘計臣憪乏軍興請簡諸曹郎才者爲司屬佐會計以公爲冠

上報可諸邊鎮以餉爲苞苴公指刺其狀劾厲將來而

斟酌許之士無脫巾國無漏巵所省鉅萬兩署且滿三考始得爲浙江副使督學政先行誼而後文辭士習翕然一變所進退黍衆評不失毫髮向後臺閣公卿科第元魁相望於朝著間而檇李人爲冢宰其息關說不行銜之遷參粵右政事若投荒然公不介于懷靖共厥位尋擢其地長臬檇李黜分宜逐諸附離起家者淪胥以敗淸議翕然歸公遷浙右布政使未幾以左使蒞楚

肅皇帝末年有故鄉之思將幸郢邸不果而中貴人侍

獻帝陵園者以所產菱藕蟲蕪進往往徼及旁郡定爲歲例乘遽而行車騎嗔咽苛責供億小不如意榜掠雨

下公白諸臺
上不忍湯沐枌榆苴忍以口腹重困細民且非獻令婦
寺行媚云耳非士大夫所以愛君也宜寢不征著爲令
已遷應天尹海忠介方開府江南記下府體過倨公不
受忠介謝過而汰胥役冗冒法豪強幷兼與民休息戴
其清淨兩人由此更爲莫逆交往中丞專督南儲海公
爲之其政米鹽煩碎坐罷而總于司徒兼中丞節如故
特簡公公條奏收糧陪庫修廠晒場濬水買補六事明
作悖大上下便之入北爲右司寇爲左司徒亦領倉場
平亭疑獄規畫漕務咸切事情未幾拜南京戶部尚書

疏言中都
高皇帝豐沛足食無策非深根固蒂之道因革之大者
有六事曰清坐派嚴徵解杜預支禁虛耗明給發慎官
守部議僉言允施用至今江陵貴倨諸八座唯阿如上
官公靳之稱病歸江陵去詔用舊德公拜南司空冢宰
已遷北司徒疏辭
上不聽有端慎敏練之目既上
上嚮學勤政寖不如初公是以有節財力覈邊餉停召
買定催徵清冒濫正風俗戒紛更崇儉德勸聖學九事
之疏亹亹忠讜後數年不勝其敝服公之先見矣丙戌
七十引年乞休
上念公老成優詔留之忽入朝步躓遂以病力辭
上遣中官賜餼牢存問其第疏三上
上知意不可奪從其請致仕乘傳還里俟病間有司具
奏召用戊子廷臣言諸國老持難進易退之操爲人倫
師長而眷遇過庸不篤非古尚年之禮詔加太子少保
歲給輿隸月給白粲丙申八十
上命有司造門致賀壬寅
皇孫誕育有司致居如初丙午九十值
皇孫生尊上

皇太后徽號
上特遣禮部郎林茂槐存公于家公命其孫茂才汝梗
詣闕表謝
上褒嘉之曰卿齒德並茂三膺存問其以汝梗入太學
以彰朕憲老崇舊之意里居二十餘年務以恭讓節儉
表正鄉閭部使者監司郡邑長吏歲重公有諏就問公
言不及私獨於關切民隱侃侃無諱身備三達尊而浮
沉閭閈雖萌隸廝養折節下之歷三朝祿秩優潤而
服御不習輕肥耳目不邇聲色割名田畀學官贍士之
貧者已置前代忠臣祠田已置義田周其族與鄉人置

義館誨其子弟出刀布倉廩以賑歲凶聘不舉之喪掩
不葬之骼脫人於厄而人莫測所自來不可勝數也有
奴給事門下久矣知其同氣在椒房厚遺而遣之其後
貴幸德公寄聲謝公因託疾急退終秘其事不以語人
其爲長者類此形貌不踰中人羸若山澤之臞嘗病得
異人指授勿藥有喜旁絕姬侍未中年屏處一室既大
耋而精神挺動齒堅髮黝視微聽遠聲吐洪暢卽壯夫
不如卒之先一日微示疾具衣冠揖邑長吏諸博士暨
姻友脩會談諧如故意若言別客退令諸子孫婦孺羅
拜膝下語以修身齊家大道言訖正襟危坐而瞑配邵

夫人生正德庚辰二月九日卒萬曆庚戌六月十有七
日年八十有一男子三人伯士涯官生卒仲以范戶部
員外郎亦先卒娶理問沈應芝女繼崔文光女季士漁
光祿署丞娶運同陳忠女孫男子三人范出者汝楠諸
生娶兵馬陳一善女汝楩卽特廕者娶崔廷臣女漁出
者汝懋國子生娶唐朝慶女繼桂一賓女孫女三人一
爲南京戶部郎中湯希閔子太學生世鳳婦一爲上猶
令沈國輿子太學生夢珠婦一爲主簿陳表子太學生
一華婦曾孫六人楠出者文煒娶孝廉施天性女繼諸
生蘇鶯女懋出者鶴壽聘兵馬蘇至選女鵬壽聘知縣

陳光堯女鶤壽聘太學生章以恭女鵠壽聘廩生蘇仁
女鴿壽未聘凡大臣身後金石之文必大臣受事季子
與諸孫卜葬公陵陽中峰以志見屬余小子愚且賤何
所辱命豈推公不請卹典之意及之耶祖載有時固辭
不獲竊見公立朝六十餘年柄臣三變善柔者啟私門
講學者尚虛聲急切者瑣科條天下靡然從之公不狥
俗尚不談名理不標異迹闇然自修翛然自遠喜怒不
形寵辱不驚器識風度直於古人中求之耳
上高拱穆清宮府閡隔股肱心膂之臣進退失據而於
公體貌無虧恩數有終則公醇誠敦厚所昭假默牖由

來漸矣太史公有言廢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罪
莫大焉敬次公門人陳孟文侍御所爲狀志之如左而
系以銘曰稽古成周有畢公小物克勤德懋豐弼亮四
世篤貞忠正色率下愼守封保釐東郊成厥終左衽咸
賴時乃功年百餘歲開無窮公也苗裔底道同爲
三后臣大顯庸冢宰司徒若司空惟德惟義古訓從不
剛不辱罔以盅旣心愼事位靖共政恒辭要樹之風先
後弈奏鼎績崇
三后是毗昭明融潤澤生民福函蒙猗與祖考令纘戎
道汙則汙隆則隆見田潛淵龍德中降年永矣大耋翁

志氣如神清明躬生榮死哀惠於宗狀不必童而智童
野史無文私志東采書華命銘玄宮以副太常與景鍾
丁孫世式良冶弓家聲國運俱穹窿

贈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公墓志銘

萬曆壬辰六月十有八日戶部尚書王雲澤公卒所司
以聞詔宗伯賜祭司空遣官賜葬太宰賜䘏贈太子少
保宗伯以歲杪奏請
上報朝一日恭典策物備矣踰二十年而其家孫參軍
執之以其所爲狀幷所請謚疏草屬余爲志墓王氏於
吾黃猶江東之烏衣也余奉廷對公以侍御史監試讀

余策而稱之因是定交後拜廷尉丞往還又二年睹記
宦蹟甚稔狀與疏叙事質約非無美而稱者爲之志曰
公名廷瞻字稚表黃岡人也其先江西樂平人國初始
祖省三移家黃岡以籍自占爲黃岡人數傳至仲斌生
思旻工法家言同知泰州有惠政民尸祝至今旻生文
奎文奎生濟弘治壬戌進士爲吏部郎歷官四川參政
祖父皆以公貴贈戶部侍郎濟丈夫子五人長廷儒次
廷陳次即公次廷揚次廷選吏部嘗語人曰吾五子皆
可兒陳必以文章顯瞻必以功業著公少奇警好學博
物多通爲文出入經史總角補郡諸生屢爲督學使所

奇異嘉靖壬子舉于鄉己未登進士除淮安府理官理
官從侍御史按獄率以刻覈立威緐於秋荼密于凝脂
公獨持平例郎上測若不易入所原貸無數郡守爲應
城李司空嚴重難事顧與公相歡廉平慈惠之聲流聞
江淮間三年以高第徵郡人扶老攜幼數千人號泣攀
留者竟日拜河南道御史按視畿輔屯田動戚中貴使
乍度匿不可問公請杜濫乞革妄冒
穆宗在裕邸以間田相易不許也諸豪斂手避公矣新
鄭與華亭搆朝衆不直新鄭公言新鄭宜退無滋多口
以全大臣之體出按蜀蜀遠京師多蠻夷道當事者往

往寬嚴乖其用公治在勛强植弱而於折獄尤愼所黜
吏之不飭簠簋者若干人或救過不給投劾自免諸夷
來王來享若世官無得稽故嚴恭肅爲中丞意在省費
而簡髮數米不可爲典要公疏論之朝議兩存其說會
新鄭以首揆領銓公遂謝病里居新鄭逐揚襄毅還爲
太宰擢公大理寺丞少卿已擢太僕寺卿所居多聲績
張恭懿爲太宰以公按蜀蜀人去後見思擢公僉都御
史往撫之當用兵都蠻後歲比不登軍實物力耗竭矣
至則循行郡邑問民疾苦緩征薄賦民以還定安集建
昌松藩番蠻入寇諭之不受命潛師壓境寇莫知所措

侖其渠魁正法諸迫脅黨與一切貰不問于是倪廈丟
骨諸蠻二十八寨男女八千人來降刑牲埋奴誓不敢
復犯吏願易其姓爲編戶受田收事事聞
上賜金幣增秩奉詔遷副都督撫南贛治一如蜀吏民
謂之不煩尋移南大理卿巳遷戶部左右侍郎督倉場
倉場以邊費詘于故額減半公酌盈縮量入爲出而寳
應湖通濟要地自高堰築淮水橫流寶應爲壑不知際
畔所齊限相傳多水怪西風起浪蹴天漕艘漂沉月無
虛日議者欲於寶應石堤東更濬河避險未得堅决也
朝議以公習淮事遷右都御史督河漕撫江北諸郡遂

條列上諸工作事宜度水脉緩急勢高下人力難易濬
河及爲石堤數十里土堤倍之爲石閘五以時啓閉而
樹木護之至今萬艘往來不虞湖波惡商賈軍民指顧
謳吟此王公堤也所費十七萬校初估省十五
上嘉公功遷戶部尚書治事如故復賜金幣而以經營
相度暑雨蒸濕所役病矣移南京刑部用均勞逸公力
求歸上慰留不聽凡四疏始報可里居七年撫按臣數
薦公有古大臣風槩不宜投在林壑無何病卒距生正
德辛巳九月某日年七十有二葬于某所初吏部公居
父母喪廬墓三年公亦如是諸兄弟雖異母友愛無二

偏以鄉舉爲南京都察院都事陳以進士高第選庶吉
士學士家所稱夢澤先生者也其才傲倪一世出知裕
州與上官相持罷揚遷俱太學生子孫由科目爲名士
者相望獨公仕三朝位八座壽踰耆後人濟美象賢如
執之華者方興未艾寧惟王氏無雙即黃文獻大國不
可有二矣公元配陳贈淑人繼皇封淑人次董次陸子
五人長同泰御諸生娶知縣袁公某女次同恒選貢生
娶文學方公某女次同鼎郡廩生娶郎中江公沛然女
次同復太學生娶通判黃公某女次同覲太學生娶少
宗伯丘公岳女女三人長適知州杜公某季子太學生

某次適孝廉汪公某仲子邑諸生某次適方伯徐公府
可伯子光祿丞某孫八人長追畢即執之有文名任都
督府經歷娶太學丘公某女泰出也次追禹娶文學陳
公某女次追祖邑諸生娶憲使孟公紹慶女次追宗娶
州守汪公趣雲女次追尚娶孝廉胡公某女俱恒出也
次追本郡諸生娶侍御曹公光德女次追盤郡諸生娶
侍御穆公天顏女俱鼎出也次追冏聘孝廉晏公某女
觀出也孫女六人恒出者適僉憲杜公仲仲子某適民
部章公天麟伯子邑諸生某鼎出者適參政易公傲之
叔子邑諸生某適憲副孫公某伯子某適太學涂公某

仲子某復出者字文學程公某伯子某曾孫男某人某娶某聘某曾孫女某人適某字某玄孫男某人某某玄孫女某人連姻悉郡名族銘曰隆萬之間執政者專好人加膝憎人墜淵王公守中進不隱賢并以辨義巽以行權直無爲絞和無附羶股肱喉舌左右後先功德旁魄兩淮三川旣虔秉鉞亦更鼓絃蠻夷率服請吏受廛懷柔河伯金堤屹然鐘勒常紀觴祀不遷方鼎斯屬而東邊懸鴻羽可儀鳳德靡愆西陵大國表著蟬聯祿位名壽疇得其全振振子孫美彰盛傳哉此銘詩藏之墓延余賢石室史取徵焉

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裴公墓志銘

余榜中多八座大臣而仕止適宜以功名終則無如清流裴公云公爲夕郎無子而多女余嘗謿之盜不過五女門君夜戶可不閉矣公笑曰此爲多財者言耳若某雖一女盜過門不入也今年公子汝申應京兆試見之美秀而文蓋公爲卿貳始生四十餘年升沉存沒之感悲喜交集也汝申以其父執蔡公狀屬爲墓志志曰公名應章字元闇別號濟泉汀州淸流人也上世居福州元末避兵家淸流七葉爲朴軒公棨寬季子西樵公鎰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母劉夫人先是夫人夢邑北山樹黑幟高出雲表次夕舉公額如角識者占其不凡十六爲諸生尋以高第食廩丁卯入省試居停主人卜而得河間龍起之兆遂登賢書明年成進士授行人出使德晉兩王邸私覿貨賄無所受閱人入奏不能無鄉語公音吐清亮朝衆咨異壬申奉

莊皇帝遺詔宣示諸邊

今上袞繡御門天威不違顏咫尺大小臣震懾失容公

陛見進退不失尺寸

上目屬之拜吏科給事中初使遼左所至頒科條其人周知彼己情形翔實上遼左善後六事要在按臣與兵

使歲時巡行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此古人久安長治之道也從之已遷吏科右戶科左兵科都會考軍政金吾有自度不免者行金錢乞庇叱去之長昂諸夷酋數內犯公言邊將緩則覘虜急則畏虜聲東擊西避實擊虛我受其制非大創不可按劾棄師撫臣一人昏庸御史大夫一人縱賊潑卒裨將各一人驕蹇怙刻勳臣若而人輦轂之下封疆之外欽挹其風裁焉已論江陵建議三歲一遣大臣閱邊徒糜貲耳當罷司禮馮保怙寵而驕內寺取太僕馬三千匹執奏勿予中貴人指謫大帥請察情僞勿偏聽江陵避其言無以難也凡三經秋防

多帷帳之晝擢太僕少卿所上給關防嚴舉劾戒侵尅
冢奇羨事皆著爲令江陵有私人爲少宰欲致公門下
不得故公久不遷念二親老身八年于外遂乞歸省父
無恙而母適疾作視藥物含斂無憾人以公一日養貧
不減三公而哀甚瘠矣服除起家太常少卿已爲太僕
卿太常卿釐正祀典言
太祖定壽春諸王及妃與功臣胡大海等俱侑享
四祖帝后廟後
四祖以次議祧而諸王及妃侑享如故大海等不應與
母后並享一堂宜祀兩廡別嫌微六陵諸妃葬金山者

世廟命俱祔享各陵殿罷本墳祭今
世廟諸妃無祔享於禮有闕事下宗伯覆上皆報可會
上郊天夜未半公赴齋所朝衆聞公行竭蹶如不及或
云太蚤俄而駕至驚嘆此所謂夙夜在公者也鄖卒以
小忿辱撫臣洶洶倡亂奔命書御劄簡才望臣定之衆
曰非裴公莫可使也拜都御史往撫假以便宜先爲檄
諭及者詞殊剴切軍中讀之泣下反者知不可如何自
縛迎公數百里外至則集文武諸司宣布詔旨律令磔
渠魁王禮梅林王所于市宥脅從不問曾無一矢斗粟
之費而四封謐如有爲鄖臺定亂頌者方諸晉公平淮

蔡稱二裴云
上賜金幣予任子公以仲弟應珊長子汝寧受之公兄
弟凡四人叔應徵漢川尹季應試常州府判而仲弟蚤
世故推恩先其子庚寅入爲戶部侍郎念父老請歸養
父命以仲弟仲子汝寵爲嗣久之父卒居喪一如喪母
時服除拜少宰再辭而後就列
上銜銓臣執法特詔甄別以罰公持平例才擬兩人量
移而已
上悉黜之公力疏救甫得末減僞書之獄與猜禍吏阿
邑風旨株累鼎臣

上怒方赫百僚相戒宛舌公昌言以蜚語中人此與腹
誹誅何異非盛世事而中貴人干選法所使關說號走
部者必厭其意不則摘章疏小誤逐諸子部郎殆盡冢
宰謝去以公攝公語諸中貴人吾不敢私人亦不敢受
人私脫有私者直暴吾過僇辱惟命中貴人語塞所推
轂多人倫之望人又以方裴行儉也已請歸襄父葬事
身先保庸畚築因有風淫之疾拜南司空疏辭不得旣
上諫採鷹架楠木疏通錢幣彈治中貴人恣取財物者
省虞衡金錢巨萬尋以病乞休復
詔起南太宰三年虛席以待而公屢辭甫允無何卒矣

里居門無雜賓與姻故賦詩行酒或手談永日郡邑吏
不通尺牘有造門者率避不見而于民隱極言無諱寧
化吳氏子負父數百金知其不能償燬所質券連城有
浮糧當事議分旁邑公謂宜豁不宜分旁邑俾當事奇
嚴不敢固爭公正色曰渺如是詣闕上章余何惜七尺
哉事乃已姊適余氏及從嫂馬老而貧聾之來生養死
葬立宗祠圭田蒸嘗如禮而以其餘贍宗人爲屋數十
楹居無室者饑授廩寒授襦婚授采葬授賻里黨歲各
有差友人劉生伍生屢空贈遺相屬獎進後學若孝廉
伍德隅逸人王相如並爲名士病力命諸子吾習知仕

宦多遺財爲後人累故家無長物若曹明經修行無負
清白吏子孫吾含笑入地矣卒不及他所著諫草焚餘
編蒲蠹餘二集藏于家公生嘉靖丁酉四月二十有九
日卒萬曆己酉九月四日年七十有三訃聞
上輟朝一日追贈太子少保守臣賜祭司空遣官營冢
俱如制元配曾夫人先公十三年卒繼伍夫人如夫人
者何萬曹王余子四人長汝寵以廩生爲太學生娶華
容知縣鄒時泰女先公一月卒即立爲嗣者也次汝申
太學生娶叅議伍可受女何出也次汝甲娶諸生曾日
恭女萬出也次汝丁娶廩生廖仕淮女曹出也女八人

長適貢士葉甘露子諸生鳳翬次適新城知縣葉甘瓠
子太學生伯麒次適諸生雷一宷子諸生致門次適儒
官伍繼序子楚雄推官經魁次適鄒國卿子太學生明
東次適諸生王偉次適太學生伍如雷子胤華次適諸
生伍可爰子堣孫男三養大娶伍壽星女汝寵出也養
浩聘通州同知鄒明徵女汝申出也養晉未聘汝甲出
也女孫一字諸生伍典學子以來汝申出也三十有七
年十有一月十有三日葬寧化新材里安樂窩公居朝
與故少司馬李公盛春叅政蔡公夢說久要不忘以名
節相砥礪號曰三酸李公先公卒而蔡公爲狀所敘述

交情不減古人余惟公仕宦至兩都六卿得以其官貴
二親又得歸侍二親考終江陵執政諸顯者多以黨損
名而公無染于辭
上比年慎爵賞官署幾虛公司空冢宰之命叩之如響
又全公雅尚恩禮不衰於身後始憂無子而晚三男抱
孫是必有卓行醇懿克享天心者汝寧爲汝申入貲游
太學其亦不倍德矣夫銘曰輶軒使者華皇皇諏謀詢
度爰周詳拾遺補闕黃門郎是唯無言言有章宮府連
體勢披猖舉朝鯈鯀魚浮陽不爲卿圓爲阜方委而去
之寥廓翔循陔采蘭白華香兄弟翕孺父母康君子樂

胥南面王顒顒卬卬令問望移孝爲忠何不減分閫者
誰手將狠猘犬反噬國若狂洛爾開府鎭鄖裏尺一書
飛風雷霜鏡梟𪚲膏刃鉞彤弓盧矢玄纁裳元首明
哉股肱良忠貞成績紀太常司徒冢宰貳卿行尚書虎
爪版紫囊歸去來兮老故鄉帝三錫命趣嚴裝碧山長
嘯焚其章天游自遠六鑿擾動靜以時道明光子孫嘉
考得全昌我作銘詩斤中藏石渠信史俱無疆

南京戶部右侍郎贈戶部尚書趙公墓志銘

余與解梁趙公同成進士公旋出宰入爲郎無何以憂
去余亦出部隴右督秦學公來守鳳翔及余從嶺北投

劾歸公顧余漢上告率率不及款語迨承乏秉浙憲而
公先爲左丞已同入計周旋垂二載時有質疑依方辨
對咸出問表未嘗不憮然服膺也浙貢賦甲諸藩自倭
亂特選橫調徵發如雨災沴頻仍地財耗斁矣三中貴
人以織造采礦権商至異姦十九浙人虎視蠶食民其
餘幾公持三尺不爲動或姑餌而掣曳之剪其爪距衆
不㞦懼而妖人挾左道嘯聚將逞其渠率藩掾曹也諸
臺名捕投鼠忌器余以白公公艴然此豈小遊可㑺貸
余生得其人檻車縢致京師他株連者不問而故將芬
國器曾倭所航海來貢方物殊駭問之爲經略與閩撫
臣所遣本意入閩風引至此諸臺屬公與余訊余謂及
岸不持兵仗故非爲難于浙而事端在閩請聞于朝令
閩詰之公曰然經畧者盜鄒邢公也故勘揞公子太僕
按蜀時刺之疑此舉公有他意然事理合如是卒無以
難所司督逋稞急公益寬姬而錢穀出入衡量均一吏
不得乾沒民甚便之斥吏以羨餘進者籍記待非常供
北上之役余從公後暇則商評官屬各短取長惟恐失
人每爲余言儕友中有好惡與人殊者不可聽而直指
多婉家瘢二三賢令附會者因而成貝錦公贊余力爭
以免凡此皆朝夕所睹記老態善忘不能悉數矣公初

爲掖令知民所苦在郵傳首爲平縣比要丁口進田部
戶將于庭手書其登下而輕重役之猾胥司籍猝莫知
措手權貴附麗關說必不移易四境歡聲載路租挈先
巨室後貧民募民墾田萬計受訟頃時而斷不加刑嘗
讞決獄夜不寐以思未明求衣起而平反歲侵亟捐廩
以賑所奉蔬儉汰諸人隸冗食者千金廉得豪右主名
置之法什伍比耦相糾察告言無或保納舍藏盜不入
界矣集諸生授經談藝教以敦人倫植士節所貢爲爲
名人相望擢戶部主事掖人攀號生祠之以外艱歸服
除除故官察廉移職方主事晉員外郎武庫郎中佐大

司馬帷幄籌明有意數爲鳳翔守守如其邑時陝右大荒人相食獨公備豫而慮周溝瀆鮮少晉陝西副使治兵井州井州民善畜牧羊或至萬頭公曰此可爲褐何坐而食之募褐工轉相授貧富胥資以生董中丞上其事爲賜金褒異以母喪歸服除除山東治兵青州故公令掖時所習也其人僥魚鹽鑄冶不力農作摶掩椎埋四出攻剽無已時公如掖治盜法擊析相聞封内晏然而闗汁萊緩收事賣劒買犢齊風翕然一變晉湖廣叅政督儲精覈不苟晉山東按察使理遣疑獄千餘案與直梧意忤不顧也晉河南右布政使左使鈌公視篆會

淫雨河決饑饉荐臻貶食省用棄責薄歛中州以寧合浙左丞奏三年最覲畢晉南京光祿卿應天府尹司空加賦萬五十金公疏言外郡不忍加賦而獨加京郡爾時民生殖差給令八蜡不通九穀不登藥傷補敗之未能而忍重浚削之疏入不報晉南京通政使以年七十自陳乞罷

上慰留之晉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糧儲所上封事酌補餉餙屯政請蠲郵定改折慎預支先後凡數千言悉合機宜而于預支尤有遠慮葢軍前期支三月餉出一時假貸而狃以爲常歲入不繼脫巾起噪公于春夏麥未收預支一月不餍再支一月仍留一月以需他故上下稱之會哭太僕喪謝政久之卒公幼明敏從仲兄教諭公舅氏王生學專心輯志不涉外務用春秋魁其鄉兩試南宮不第辟居神祠中忘食忘寢以思所不解結于帶纍纍以漸而釋之書其日行事有過則張座右戒無貳也兩司馬朱紫陽三史楚騷文選太學衍義諸方伎家討論滄浹既老伊吾不休家人竊笑是尚欲應制舉耶取海篇舊本參諸韻音義爲詳校篇海歷十數年方成所著疏稿書牘外有南華騷選音義地理通鑑纂要而脩事李漢闗漢壽爲之志

更就正邢子愿焦弱侯畀太僕校之藏于家兄弟五人惟公就養無方最得兩親歡孺子之慕終身不改事伯兄仲兄如父叔兄與少弟蚤世贍護其妻子佽之腴產資諸姊妹服食器用有盜無因子弟就學者程之嚴官中所得雖細物稱多寡分貽族里故舊凶年捐金周婚塟若窘乏者累數千金然猶欿然吾不如吾祖好施也病困詔于孫財而不行其德徒誨奢囮盜耳嘗飯糠覈父見之泣公對曰貧者士之常兒其如太牢矣向後雖祿萬鍾每食不忘茲日也衣必浣補肴無兼味後生喪馬輕肥畏不敢見督學宋公有國士之遇没而營塟訓

迣其子爲諸生座主侍御楊公子孫干澤不休務厭其
意有以橫逆加者見公貴而虞報怨公曰韓淮陰于市
上少年何若吾豈芥蔕此么麼哉王父昔被侮碎其扉
扉痕尚在撫之而嘆有容德乃大吾後人所爲食報也
事不如意輒以塞翁失馬語自寬官至九卿年踰七十
而逡巡退讓無小大貴賤禮之如一同榜李恭知恒言
趙公謙諸吾所不如也公名欽湯字師商別號心盤生
嘉靖十有五年正月十日卒萬曆四十有二年二月十
有四日年七十有九胥臺以聞下宗伯議祭加等冢宰
議贈戸部尚書司空議治墓如例王父景德仕四川白

鶴驛丞有至德人環門而訴閉戸不與校更貽之酒消
渴吻父良臣行如其父號長者祖父累贈如公官王母
楊母王贈夫人配陳夫人生子二人長標翰林院庶吉
士侍御史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以擀功晉太僕卿娶
太常少卿孫惟清女次楨太常典簿娶侍郎李春光女
繼娶官侯訪女女三人一適諸生侯在職一適封御史
喬梓子應試一適庠生李希稷俱陳夫人出孫男五曙
太學生娶河南按察使鄭國俊女繼諸生尚復性女皡
天皡晟俱幼標出昌娶諸生孫懋學女卽少卿女孫也
楨出孫女一字中牟尹張應昌子鳳道公彌留詔其子
推李君知我以墓中志墓道碑爲託其子不遠數千里
而來余不忍違既詳浙事而宦晉時聞公生平行誼與
二子狀合采而志如右墓在先壠之北陳夫人祔禮也
銘曰晉有名都是曰解梁地靈鍾美公待全昌韻宇閎
深材具儒長爲賢守令爲清卿郞允文允武何用不臧
以長東海以靖西羌以奠中土以式南方吳帝舊京楚
帝故卿之屏之翰之紀之綱朱茀衡葱玉瓚流黃邦家
之基邦家之光功成身退迹晦聲彰蒲輪且召箕尾倏
襄永言耆舊備舉儀章窀穸之事司空將其生也榮
其死也彌世德家慶於昭無疆史裁銘詩副彼彝常

都御史胡公暨仲弟叔弟兩公合葬墓志銘

先大夫僉浙憲事時安居中丞胡公同官以名節相砥
礪有進士爲嘉善令而墨邑人訟其狀先大夫獄究之
直指與令有連相駁不可而中丞謂李君執法良是直
指恚遂中先大夫白簡中丞亦以是不入薦先大夫居
恒娓娓道其事胡公生平知己也比余承乏入蜀則公
沒已久獨與子孫相聞而已諸子嘗乞銘于張少保肖
甫高宗伯敏甫未就而卒又十餘年茂才如川來金陵
以婦弟周侍御所爲公兄弟狀介友人程生廷鎭屬余
代匱志墓夫公父執也兄弟三人合葬而其子因父以

及諸父又義舉也志何可辭按狀胡之先麻城人元季兵亂始祖法祥避地蜀家墊江已徙安居四傳爲鵬鵬生自明是爲環溪公名某以明經爲麻陽訓導娶朱孺人生子三人伯郎中丞石屏公堯臣仲玉屏公舜臣叔素屏公禹臣各以諸生高等例授散官中丞生而慧悟年十六試于邑令奇之爲具六禮得楊孺人學使者首錄予廩會有詔選貢無以年資公試第一而父友某居其次遂不就人謂讓德雅量知非凡偶近器也甲午入省試而叔弟病日按方治藥不欲行贈公強之乃往甫畢事亟歸護視弟甚謹弟愈而公捷矣邑令徵里社賦

辦裝辭曰否德無短長之效而重煩鄉人不忍明年歸與仲季讀書月宮山中士從學者景附嚮臻家屢空或請爲居間輒謝絕之戊戌成進士除留京廷平少好弈贈公誡曰仕優則學進德修業惟日不足安用弈爲遂焚弈具精研法比病警者鉤釽析亂著律令解錄因緩深故之罪號爲明允秩將滿父卒扶服奔還哀感路人與仲季俱廬冢間單外三年服除北上有司察其貧有所斂贈卻不受已除北寺歷副正而浙人知公廉者請得爲其省僉憲事專治水利捍海堤善崩費汰無功乃厚予石直積石如山以時爲隄激多張水門橫流逆折灑渠股引終古舄鹵生稻粱環海之民勒石頌德焉而安吉有江大祥之亂據梅溪市四出掠人或以反告公宣言曰么麼何恃而反吏處置失宜耳而潛出記旁邑簡兵以待某直指惕息屏語柰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度兵且集傳檄諭以禍福而單騎入賊巢賊壓隊叩馬迎公歸安烏程二令薄暮以兵來援公恐賊疑麾之退賊乃安延且禽其渠魁悉貸諸脅從而梅溪平直指偉公功將上之公言一把予賊無異疥癬之疾惡足與治而張詡爲已擢楚少參憲副守巡衡永二郡禽猺賊長趙朔勝拜金幣之賜

世宗採芝衡山力白諸臺此可遇不可求也已之事具衡州府志中宋汪浮溪嘗謫永州爲梓其文以傳久之復參知浙政楚有劉公者爲石屏歌云美人不受官中驄行李蕭潔無所涸抵浙而嘉興馬道士以左道惑衆稱亂公計除之署藩篆所積羨金一介不取直指既以嘉善令故相枝柱而刺公官中事無所得則刺之其鄉鄉人月旦評彌高遂解尋擢浙總憲每秋論囚累千郡縣苦之公議諸讞疑者獄未成者無攝訊人人稱便胡襄愍爲制府招降王直公故關策下公案爲貸其母直德公殺之而不怨奏當之成襄愍不易一字已歷左右

轄故財賦之府而浙俗侈靡相高公緼袍葦舄食不過
一肉卮酒絶賓客知交之請旱澇爲文祈神立應語載
省志中人呼爲佛而中有特操未嘗卑節下意提調戊
午辛酉兩試年家子賂公不得因入北闈第矣明年南
宮以倖進黜浙人爲之語曰連科有胡公絲幣不得通
隱語私幣也賓興去俳優選童子奏鹿鳴之什知者以
爲得禮海忠介爲令事忤胡襄楙當褫官公爭之曰令
才守無雙惟拙事上官耳宜舉最以風寓縣海公由此
知名分宜父子市權熏灼中外藩臬私覬幸千金公第
以束帛分宜亦陽浮道公賢撫中州至卽英夷河上舟

子之扼人于險者以宗祿不給疏言狀甚剴切
上爲動色下部議賑貸而伊庶人不諗公孰何之會洛
中天鼓鳴星隕大異重仍公亟置奏庶人憤枝謬爲公
疏獻祥瑞者汙衊之賴徐文貞白其誣公移鎭洛陽洛
陽匃匃庶人反公榜示曰此役夫邪許噪譁成市虎耳
庶人莫測公意所出情見力屈衷甲之士小挺巳係刺
其十罪詭正非常爲不忠首詔削爵奪國檻車膠致中
都而公喪其偶楊孺人母年八十不就養逆章請告遂
歸與仲叔居于舍承歡致足樂也母語公兒宗子不應
無宗婦且年未耆公泣曰兒不忍於逝者定省之暇枕

經籍書課諸子學不問家生產四年母卒哀毁廬墓如
喪父時妖賊蔡伯貫所過無不殘滅至安居戒勿犯胡
中丞家身貴倨矣與里中子敵禮而請寄則不應有大
兇險爲道每歲傾橐徧遺親知皆曰此胡公所分惠非
常比也居廬儀敝風雨田僅足饔飧閉戶讀書如寒士
署其座右曰名不求全位不求極祿不求豐恐天道惡
我盈野無厚產衣無重裘食無兼味令後世師吾儉歲
時家燕命子弟執事歌詩侑觴娼優不入邑門爲鄉約
解以化誨細民墾菑除害蓋失數美修邑乘卽尺寸之
長不棄也蜀臺數言公名德宜及時登進

今上踐祚且召公而公巳無意用世矣卒之日
上遣藩臣致祭稱公醇謹端方無愧辭焉沒三十年浙
人江中丞顏其門曰古道淸風方伯陳思敬作萬曆杭
州新志載其賢甚著玉屛公材與兄埒同爲諸生齊名
兄游宦則奉父母于家贈公病三月不解衣而侍比卒
哭幾死以明經爲邑士師七入省試不偶久次當貢念
母老兄勞王事以例授散官朝暮母側如嬰兒之不離
懷抱也暇日一觴一詠無他營賓于鄉者以十數令書
其名旌善亭中中丞叔弟相繼卒公不勝慟撫諸孤而
教之手錄古今文若干卷無一懈筆學者卬之如嚮周

侍御公父常謂侍御胡仲子不知人是非得失不知身富貴利達不知家豐儉盈虛古君子也素屏公好倜儻大節事兄如事師共學崇文書院中身行汲執爨十八爲諸生而代父綜家政遂有目眚後以增例授散官如仲伯官浙公御毋魚𪈂往伯曰阿兄拙宦自常祿外無長物公曰所望伯氏如此弟與有榮藉焉伯署藩篆將以羨金報公止之曰是形前人短且爲後來例更苦之耳伯悟遂貯之帑伯桀黠奴與族販夫小有言必痛懲之有諷者艴然曰吾重在兄邊恤其他直指刺中丞于鄉而不得則公教勑家人素也初贈公以祖庸之餘爲

支屬權子母立義店供更賦外餘未竟公卒成之嘗道有問遺伯者伯歸而進之篋緘如故無小發取其中以課耕勸種食入饒而好施貸不問息緩急相護邑無損瘠有緣公致富者而數人過攻則更嘉與之怨是用希常以節義謙讓善惡施報之語爲家訓署其楣曰詁勿說盡勢勿使盡福勿享盡以三恒言留有餘于子孫善勿欺之惡勿貌之美勿忌之以一公心求無愧于天地語載郡乘凡八賓于鄉石屏公生正德丁卯正月二十有五日卒萬曆己卯正月十有二日年七十有三娶楊某女封孺人子一人如華廩生娶銅梁別駕李某女有

子二人曰嵋庠生聘定遠給事田大年女卒繼雷某女曰岫庠生娶邑人辰州守李某孫女玉屏公生正德戊辰十有一月六日卒萬曆壬辰正月九日年八十有五娶周某女侍御從姑也初以某子如楠爲嗣華陰訓導娶李某女繼王某女有子一人曰啓側室杜氏子一人如陵庠生娶御史郎某女素屏公生正德壬申四月六日卒萬曆丁亥八月十有九日年七十有六娶黃某女早卒繼王某女再繼盛某女三繼鄭某女王子三人如岱如霍如恒盛子一人如川鄭子三人如漢如淮如海側室某子一人如安如岱恩貢生娶合州郎縣令余某

女有子三人曰嶠儒士娶蘇某女曰峋增廣生娶合州鳳縣令匡某女曰崢廩生娶黃某女如霍歲貢生娶邑人城固訓導劉某女繼黃某女有子五人曰岈庠生娶銅梁郃陽令李某女曰峻庠生娶合州南充諭陳某女曰崃庠生娶邑人兵馬指揮張某女劉出也曰巘娶蔡某女曰嶸娶黃某女黃出也如恒國子生娶合州給事中文方女如川廩生娶周贈公某女即侍御姊有子三人曰崚庠生娶邑人通判蘇某女曰巏聘雷某女曰嶒尚幼如漢庠生娶處州府判楊某女有子一曰崢庠生娶蘇某女如淮儒士娶蘇某女有子一曰嶰娶蔡某女侍御

甥也如海娶楊某女如安娶張某女石屏公三女長爲重慶中丞任某仲子貢生商盤婦次爲重慶學憲劉起宗仲子廪生世科婦三爲邑人光祿丞蘇某伯子廪生萬川婦玉屏公一女爲銅梁高宗伯啓愚仲子廪生揚之婦素屏公三女盛出者爲銅梁李某伯子庠生遠婦爲邑人太平諭李某伯子庠生見龍婦鄭出者爲遂寧庠生鄭際可婦善乎周侍御之論三公也人知胡褱懋之定傒而不知胡中丞之降王直人知海忠介之爲國司直而不知胡中丞擁護之人知胡仲叔兩公之隱而不知其能代兄色養以成孝能存公交際以成廉出處

相爲易地皆然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生而眉壽無有害沒而克昌厥后爲邑冠族其所凝承長遠矣墓在某所松檟鬱葱路人指目下拜以爲常銘曰維華鄹不一函三焉象彼兄弟伯仲叔然我稽古人試爲平銓田眞紫荊析乃復運買彪陸暴虎覗虔虔張載到溉噂則比肩愛戲愔迷謝裕何偏元慶子結楊馬稱賢文未符行後罔承前蜀有三胡齊德齊年猶能潛耀道通于乾與仁與讓爲一家先子姓似穀不忘不愆生則同室沒則同阡孝友施政下徹重泉史銘其官如山靡騫

太常卿傅公墓志銘

傅公舉進士時余定交向後宦轍南北數相聞也而其子仲執孝廉兄弟交更稔又二十餘年公以太常歸余自蜀入越過其家又十餘年公乃卒公名作雨字元化別號楚築其先新喩人也勝國末祖斌齋賈蜀夔溪子彥芳芳子誠値紅巾賊徙江陵石馬頭市遂家焉誠子友才友才子伯海三世同居號義門伯海三子鉞鎭銘官而好施嘉靖中楚歲比不登兄弟出粟治糜食餓者殮葬死者有司以聞詔旌其門郡志載義士中鎭子朝珍舉丁鄕仕爲保寧寧國李官執法不阿分宜黨某爲今沓墨無顧藉列其狀直指爲救解不得遂自免歸號

滄洲傲吏生子三伯作霖以諸生食廪遊太學封文林郎仲作舟舉進士官光祿少卿叔卽公隆慶庚午舉于鄕萬曆甲戌成進士除戶部主事以廉幹改吏部歷官郎中已出爲江西布政司參政遷四川按察使已遷山西右布政使改浙江遷山東左南京光祿卿再遷太常卿兒公童時日誦數千言曉解音韻七歲銘其讀書几以聖賢心學名公卿事業自期見者奇之甫髫卽游鄕校屬文無凡語宿儒擊節稱善郡丞秦聘爲子師臥郡齋中燈灺著紙延燒公方臥夢人撼之起有朱衣者立牀前忽不見比出而火大作人以爲異明年公遂舉矣

初仕時江陵執政鄉人附離之唯恐後而夷陵某子甲怙勢作威薦紳仄目公遇之無加禮典漕淮南所興革中機宜淮人感誦勒碑志去思焉諸公卿稱其恬靜竟有吏部之命而朝臣諫江陵奪情者或錮以計典公不可與夷陵爭之強因求補外江陵沒鄉人株累無遺公獨皎然部嶺北捕程鄉盜千餘人訊僇渠魁餘盡原之虔人稱曰傳佛立祠祀焉撫贛中丞張岳與公仲不相中選怒公草檄文其母聞而驚曰是外所稱傳佛耶何可以兒故誣之事遂已後數月不令母知坐寢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墜碎其案夜復夢關將軍語之夷齊不念

舊惡醒而駭汗急邀公及他僚言其事既悔且嘆公神人所共與也吾幾負公遂更為知己薦公于朝曰貞心足耐歲寒履桑梓獨挺羣杰懿行可表天日遭荊棘不累遊枝云入蜀會蜀王奪民茶山已得請竟奏免還之民酋相以下皆伏罪李都閫獻忠死節梁山或謂此敗軍將耳公與成都守耿定力力白之論始定播酋楊應龍驕蹇無臣禮徐中丞元泰將誅之無名公請徵其兵討他寇無功則可議罪即有功彼力亦竭歷矣卒如公料松潘建越兩大役居中籌畫為多中丞差公功第一固辭僅受金幣賞山東田荒蕪先是屢詔者取文具以

瘠田逋稅稅之腴田久之力不繼腴亦瘠矣戶口流亡公發帑金令有司具牛種募農墾治約三年然後徵仍以田授之期年田盡闢當事交口言公功復固辭下令平賦不失故額而止又以帑金下諸州邑置常平倉積粟防旱澇島寇犯朝鮮我師往援大司馬以金十萬檄糴餉遼海他藩不能應山東舟車相屬而民無擾又葺館舍聚八郡名士肄業其中是年士第者半出公門三載考最王父父贈如其官王母仇母萬元配周俱贈夫人繼陳封夫人居東四歲家繪像以事而為樂府絃歌之官光祿奉常未幾以讒口歸年方艾也公居官廉山

東有羨金滿萬封識以遺後人既謝政屏處不謁有司絕不為人居間有言朝議欲相引薦者笑而不答故雖世族達官而聽事僅容旋馬田數百畮差自給而已江陵俗華靡匹夫被綺紈飾輿馬仕宦則高門大宅子弟僮僕招搖市中公家子孫有儁才為名士衣大布而補之徒步與齊民伍奉公之教也與物無忤雖廝役不加聲色奬借後進若已有之雅善詞賦尤長于弈為縉紳第一品無寒暑晝夜與廣陵方生以弈旨相訂傳于世戚里中饑待哺疾待療沒待歸者無數疾革相率而禱沒則相向而哭浹月乃已屬纊日召所善皮叟鼓琴鄧

生度曲援筆作遺命唯和讓兩言訓其子已夢謁一尊神遊以位公辭而歸問曰何時曰某時遂逝公生嘉靖癸卯八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辛亥三月十有五日年六十有九伯子慎娶盱眙公喬杞女仲子恪即仲執甲午舉人娶新城令沈銓女叔子惟選貢生娶周茂才純女周夫人出也季子悛娶石首大學士張公璧孫女陳夫人出也少子憬娶孝廉高朗女如夫人劉出也四女一適禮部左侍郎劉楚先任子啓和一適都御史張汝濟子太學生柱一適給事中曹大咸子庠生國機一適工部侍郎蕭大賓孫毓湘孫男十二人文昭愼出也文

恭文樸文弱恪出也文修文饒文炳惟出也文衡文蔚文起憬出也文星文岳悛出也文恭諸生娶楊比部世勛女文樸聘尚仁壽女文弱聘童明府大成女文饒聘岳憲副鍾英孫女文衡聘陳文學計女弟文蔚聘宗人述呈女文星聘帥方伯蘭孫女文岳聘茂才曹國楫女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所字皆名族恪字仲執有文行論次公行事而曾太史退如爲狀狀成太史亦卒其以余任志本原公遺意也余惟江陵公性嚴重而深知人荊州賢者輩出吏部郎兩人張中丞汝濟與公公先自遠江陵沒中丞方主銓言者不察本末卒以此不大用在公更有難自白者良可悲也優游林下二十許年多賢子孫天之祚公自長遠矣銘曰世競榮利毀方就圓矯矯太常中立卓然世多噉名如蟻附羶公也和光無爲福先曰直曰淸二美具焉救寧壟土定策中權旣遜碩膚名亦含旃比德以佛誨妬以賢毀譽任人行止任天官班九列齒躋老傳令子聞孫鵲起蟬連天命不僭人言何恣史狀史銘金石斯鐫識名名歸大知大年

太常寺少卿陳公墓志銘

歲已丑余謁選人故事朝罷則謁省中時海寧陳公爲吏科都給事中旅進一揖而退又十二年余自武林入

覲公時以奉常里居特越疆顧余舟中數言而別又十年余解分陝節訪邢子愿臨邑則公子祖皐中文罔身亦幾不免子愿潸然出公書示余李本甯能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今之魯仲連也且與君善君何不爲余言余不知公何所知余比僑寓江淮從浙人問公家事云當事者亦知祖皐寃爰書再三讞明審獨以公故獄不可反而公邑邑病卒矣又五年獄解祖皐將葬公與母朱孺人乃奉舊史董玄宰先生所爲墓碑屬余志墓余不能報公地上何忍負公地下志曰公名與郊字廣野先世齊高氏至南宋入浙居臨安永樂間東園公諒從海

壻爲陳氏贅壻因從其姓子世榮世榮子亮亮子晃晃子經經子中漸以公贈吏科給事中母嚴太孺人四子伯爲公仲廣西參知與相叔與侯季與伯王父于諸孫中許公伯仲以爲能大吾門而金壇廣文朱公舜臣與王父同爲郡諸生甚驩以女字公公十六爲郡諸生就婚金壇金壇曹太史見而稱之此我輩人二十有四以春秋舉于鄉再不第南宮歸而足疾三月不庭醫凌生針之愈隣人速公與叔弟于獄雖對簿手不釋書會試舉第四人出王文肅公之門授河間府推官時王母王孺人年九十有三公留朱孺人事兩姑獨之任其冬王

母卒公承重歸服除調選人奉母以往復除順德府憲令理官從侍御史按部獄出入官臧否經其手而執政方綜覈名實用法嚴譏鞫吏奉行刻深公獨顧念官以推爲名卽孟氏善推所爲之說也人之自愛詎不如我吾何求多焉理出富人坐殺人抵罪者或白宜遠嫌公正色曰人之命乃重于吾之名乎有僕行盜而主不知主坐死閔其詞數過若有白頭翁嘆息于側得情釋之臺使按劾惡人逮繫累百千公弟治其魁諸吏小過悉宥不問所保全甚衆所平反不可數計暇則進諸生授經談藝四方聞者負笈從遊傾德於八郡爲小而隣國

而民質成來學戶限欲穿矣六年以高第徵遮道泣而留行者二三百里內接踵呼爲陳佛至今尸祝之已拜給事中首疏請召用因江陵得罪者趙用賢吳中行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永鴻謨郭惟賢諸公會計吏疏禁餽遺念母家居移疾還子舍假滿遷戶科右工科左

上營大峪壽宮言者聚訟公爲折衷輒觸時諱壽宮成

上親臨視公以侍從受緋衣之賜已爲禮闈同考官事竣乞致仕養母以有弟三人非例罷

命册魯世子妃假道歸省遂不欲出毋不善也入報

命尋遷吏科屬大計復疏申餽遺之禁至云有如餽及

臣門臣當指實叅治如臣隱忍當按實先行治臣其或緣此詬臣反中臣則付之國論國法臣不敢知而朝衆更爲蜚語是夫陰招之陽郤之者也已丑復爲禮闈同考官科臣兩同考禮闈亦數十年稀見以是益誨妬矣居省中所言裁織造減營建修實政停助工皆關民隱國體復請登進陸文定陳恭介鄧文潔邢司馬王司寇鄒太常諸公皆名臣也已擢太常少卿督四夷館母八十復乞歸省行五百里聞訃匍匐奔還越三年有以行取考選過濫追論銓曹及公遂免官搆別業城隅終老而贈公以與論祀鄉賢喜曰無遏佚前人之光于願足

矣建宗祠置祭田三稟有緩急脫朱孺人簪珥以助邑西路塲竈觔苦言于朝均其役其千戶子歲荒自鬻避之卒得世官所受業師有子爲具六禮以婚而周其一歲之資嫠姊族女中表姪賴公生有養沒有歸性不飲酒博弈不握筭不出遊惟以臨佳帖種名花爲適作傳竒小令令童子歌之以起倦色自六籍外劉心太玄潛虛奸屈宋揚馬張左諸家賦考訂音韻所爲文上下兩京六朝獨不作詩賦曰不能及古人無以效顰自點將塋母兄弟子姓衆各擇吉避凶公曰昔郗子繹利于民不惜其身苟利吾親何所不可甲辰冬啟賻公兆祔母

日者言是犯公本命公不顧浹歲祖皐遘禍公自省生平未嘗寃一人而今寃吾子命矣夫僦居視子槖饘叔弟疾公趨視而泣吾弟以身代吾訟吾不能以身代吾弟疾也安仁吳中丞過武林公詣之語良久輿歸中道疾作遂卒朱孺人與仲子以喪還萬曆庚戌十二月四日也距生嘉靖甲辰二月二十有三日年六十有七朱孺人生嘉靖甲辰正月四日傷其子又傷公以子死病不聊生辛亥六月十有六日卒年六十有八孺人事兩姑孝事公莊治家勤儉公以故不問生產晚歲奉佛虔卒時南西向方大暑天忽寒竟歛色如生長子祖皐太學生娶儀郎錢公某孫女痛夫在大譴大何之域憤激哀毀死玄宰爲之志次子獄太學生娶吏科都給事中沈公某孫女孫男三其一殤存者仲邑諸生爲獄後娶孝廉丁公某孫女次佶太學生娶觀察凌公某孫女孫女一適中丞許公子良孫鳴岐俱祖皐出公官九列而蒙彼其之刺子出爲死一生父母婦因之死不得與乎哭泣之哀豈方術信卯抑公所謂命非人力也余讀祖皐啟事曰先大夫居諫院江陵敗矣太倉未當國而紬江陵者云江陵黨紬太倉者云太倉人此無庸辨若以吳縣執政故併及諫臣先大夫夫位後國是人情視昔

何若而先大夫獨蒙不韙聲以就木也余與董玄宰自史臣外補所經風波非一旁觀世局祖皐語非妄衆惡必察焉爲具論之可藉是答子願矣朱孺人從公塴例得書銘曰子無罪就死婦爲夫死父爲子死母爲父死維天降割亦泰憮矣父吟者死母唫者死子無獄死歸老親死維天顯道故靡爽矣知所微憾在損名耳賢愚同盡名安在矣兩舊史氏不徇衆毀爲死者一洗賢諸達人辭亦費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八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九

河南左布政使萬公墓誌銘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某從先大夫游梁也萬淺源先生時爲方伯而中丞某子甲驟貴不習事先生數爭之中丞騎而拜璽書藩臬大夫以與從故事璽書尊賜中丞即中丞一人騎耳諸大夫與自如中丞弗知也怒胥吏語侵先生先生遂上書謝病中丞內愧慚夫向已謂必先謝過而徐圖之中丞屬移鎮介直指藩臬固留萬端先生强起當先帝元年迫述職行而讒就矣罷歸天下冤之卒未有

能推轂者某讀先生狀蓋不勝悲憤也先生家九江故敷淺源遺跡舉以自號人稱淺源先生其先爲宋翰林學士頊勝國萬貞人寧三寧三弟寧五七傳爲明朝顯自潛山建昌三遷德安之密田坂巳徙郡城有爲貴州普安吏目者鍾先生高王父也鍾仲子珍珍子啟福是爲先生王父啟福季子位是爲先生父父王父俱贈如先生官而築室匡廬蓮華峰又自先生父贈公始贈公美於財而好施里無凶歲饑人人莫不祝萬氏有後者而某夫人夢虹五色燭室中遂有身產先生與一女女不舉矣明年宸濠反郡人竄走某夫人不耐攜棄兒池中有老嫗收之謂夫人善視兒頃失嫗所在衆以爲神孩提時拾得竹木輒鞠躬爲執圭禮容楚楚可觀隣有登第而門懸幟者問知其故曰吾門當如是七歲受學塾師沈仁之日能習所傳十歲許督學使者檄邑試覓家子贈公以先生穉弱辭先生不謀父兄私就試邑乃舉首贈公驚怪過望爲諸生督學使者大司馬濮蘇公亟稱之庚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觀政刑部精法家言漢廷老吏弗如也大司寇奇其才欲得爲曹郎而先生次當出知州事移文冢宰授南京刑部主事尋且召北而贈公頻見夢心動請急歸越九日贈公沒矣里人爲

之語曰萬孝子生知死乙巳除刑部其司爲山東山東人有爲白蓮妖術者而丐分宜相子居間先生持不可少司寇劉公諷先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生正色對曰相國子何所從妖人往還宜對鞫劉公語塞而上方事禱祠土木虛儲位久適京師地震條封事數千言多嬰逆鱗不報己酉遷員外郎其司爲四川庚戌遷郎中其司爲湖廣轄金吾獄金吾毆人死法應檢督帥陸炳有寵于上驕甚使人屬免檢不聽左驗明審金吾懼投井死炳大恚奈何死吾屬先生謂炳若不能率屬致殺人罪一不能正殺人者罪罪二𪗋獄而今獄不竟

罪三炳恐乃已復有金吾禽獸行而羞其子訟子不孝
先生廉得狀反坐其人故與中貴人歡中貴人挑炳言
上大司寇坐免明年計吏炳中先生冢宰所冢宰稱萬
郎嶽嶽不殺人以媚人吾黨之所畏也炳計阻先生名
益著同曹郎李于鱗徐子與諸先生爲文詆之其冬慮
囚楚先生念楚距家一衣帶水勑家人無得通一剌有
盜以黃金投外表家不言故而去先生以金付黃梅令
比至楚投金者來訴執訊之立服楚官吏士民相戒無
復造請矣而先生所平反與生比視故額過當還奏居
上考癸丑出副滇憲事治兵曲靖分宜柄國昵其鄉人

鄉人八座纚屬獨先生不可得親疎其子銜先生媒糵
之無端以是不畀善地而遠處之滇滇民夷錯居猜禍
吏寅緣爲囊橐夷時時聳邊鄙先生振裘持領舉綱收
綱三年枹鼓不鳴稍遷參政福建所部爲興化泉州兩
郡倭犯興化先生幷道至問帑中財千金而民不知兵
城殊惡懸金募敢死士乘城而守下令四郊皆清野無
齎盜糧更伏奇兵待賊賊薄城守者矢石雨下奇兵徼
擊之斬其渠衆遁走興化人爲輿誦篇行邊記揚詡功
德而某夫人訃至矣父老子弟遮道泣留不得代先生
者不設備城遂陷壬戌復除湖廣無何遷福建按察使

是時倭蹂躪閩瘡痍未復先生益務爲平恕訟庭常下
鳥雀而重繩貪吏以蘇細民倭再寇先生奉中丞令居
守賊潛從連江踰北嶺侵省會先生以千人覆嶺下三
千人爲袪胠度賊過合而夾賊賊大潰斬獲無算論功
賜金幣甲子遷湖廣右布政使楚歲苦沉蓄死亡蔽野
先生爲荒政十二事上中丞其目曰請改停行平糶與
工役留贖鍰廣賑濟禁勸借蠲屯糧清餘稅省詞訟防
寇盜中丞施行之所全活無算景恭王薨國屬內徙供
億繁鉅將加賦先生白臺使卽以景藩祿爲供而首括
所理贖鍰三千金佐之民不病役充矣丙寅遷河南左

布政使筦庫吏高下手郡國納賦者苦之而左丞不無
私其羨吏益恣先生爲室署門左右諸納賦者宿其中
朝暮立堂下錢穀自衡量吏洗手書姓名牘尾而已所
省僦費侵牟可萬金積羨稱是以市穀行常平法至今
受其賜而爲讒口覆沒怡然脫屣去不一置辯築北山
草堂闢三逕與故人長老過從冠蓋造門卽不以出亡
爲解語不及私草堂之畔設塾課諸子各業一經而以
孝友爲政以義方爲教置田五百畝助族人公家之稅
餘田所入共歲時伏臘祭享周昏葬之不給者建家廟
定儀注條家訓行

高皇帝之諭言而以時集家衆詔之其不若訓者長跪
庭下受罰不小貸家衆廩廩追呼不及于門則又捐白
金隄三洲以爲士民先而郡不受水矣邑學官故地在
河壖半爲桑田形家言當復故不惜割督亢而學復還
舊觀矣其食不厭葵藿皆手所樹藝五畝園中物其衣
桓褐敝補躬行節儉若田庾寠陋而晨起必焚香望闕
而祝侍兒或非笑之先生曰老臣累官方岳奉職無狀
缺焉銖兩之報敢以江湖忘國恩乎題草堂之楹心懸
魏闕三千里身臥匡廬第一山而閱邉左中倭王師有
得失口授孝廉嗣達方略兒幸得第南宮爲具奏庶幾

効狗馬朴忠萬一屏居三十餘年于書無所不窺其經
濟大略與理學精蘊則有草禺子若干卷人紀新書若
干卷其兼綜二氏則輯雙劍峰之龍門寺而曲暢西來
之旨作匡廬圖考服食却病延年則有五龍蟄法戊戌
夏初忽簉架上諸書惟堪輿筮筴家禮數衰在座右已
晨起櫛沐默坐舉燭命酒罷就枕少選被衣呼諸兒來
天地有根亦復歸根往來生滅烝爲之君人有烝海總
歸寂滅長生之人不死之藥安在乎此吾歸根復命時
矣遂瞑先生美姿儀而豐下舉止凝重外飲人以和中
有特操所職刑名錢穀米鹽繁細一一精覈經營四方

猶見之島寇西南夷而無知名勇功折獄明允全活奚
啻千人陰隲當封而位僅藩服不及乘長安六尺輿嚴
陵叅手可熱能與之抗不爲禍而當皇路清夷時爲一
修口語小卻者所汙蠖錮之終身然優游林壑年一世
而羸而以耆舊長爲祭酒表正鄉閭子如荀龍抱及曾
孫文行蔚然爲方内閨家豈易也哉先生元配夏其女
繼室楊吏部郎某女封贈俱夫人助進者李子男子八
人諸生嗣善太學生嗣道諸生嗣大嗣龍嗣夔孝廉嗣
達諸生嗣适嗣升女子子四人孫男子十有二人孝廉
堯年諸生堯詣堯仁堯封堯隣堯俊堯臣堯輔堯弼堯

章堯中堯功孫女十人曾孫男子二人邦寧邦同曾孫
女子六人所婚嫁俱右族詳狀中先生諱衣字章甫春
秋八十有一其生正德戊寅五月二十有六日其卒萬
曆戊戌四月十有三日其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其
兆黃田山之陽鶴雲洞天所自卜自命也先生三典省
試嘉靖戊午則雲南甲子則湖廣隆慶丁卯則河南所
舉士爲世名人非一某最無似而冶命猥以某任志墓
將無謂汙不阿所好耶某何忍負志既爲之銘曰九江
彭蠡萬流所歸匡君之廬刺天崔巍灌輸靈秀吐納清
淑神降生賢貽受不違行有坊表言有壇宇總統流略

括囊今古覩草含香奔走禦侮勳名孔昭文武具舉相
國大尉攝柄當軸志在必伸義無受辱九關虎豹神羊
可觸奮其鋒距何有五鹿孤高廬獄博大江湖孰謂斯
人而仕靡𠥄浮雲爲幻白日易徂籲天難諶訊之靈巫
天曰錫公多男多壽五福三祝爵祿芻狗純終領閭没
而不朽江湖廬嶽相爲永久

四川右布政使陸公墓誌銘

陸之受姓傳自齊宣王少子封平原陸鄉其後有漢大
中大夫賈從居江南爲吳遜抗父子晉機雲兄弟唐宋
間爲鼎先贄佃游五季有避吳越王之召者曰忻自武

林徙山陰十有一傳而青山隱士某徙歸安思溪又五
傳而隱士坦徙綾湖方溪坦子肇肇子瑞皆以南洋公
貴贈布政司右叅政南洋公名綸字理之治春秋年垂
三十補博士弟子員丙午舉浙江春秋第二人庚戌成
進士除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遷四川司郎中六載遷
雲南知府遷副使叅政皆在雲南已遷四川按察使右
布政使隆慶辛未請告歸凡官二十有一年歸二十有
四年歿則萬曆癸未十有一月十有八日也距生正德
庚午四月十有九日年八十有四初登進士北虜闌入
都門從其長登陴而守譁鉦聲震地衆爲寒恐公色不
變覘者異之官刑部同舍郎以刑嚴文刻相尚公皆確
其過恒傳輕比苟容某爭桃誤殺其弟嫂私念吾雖有
兒皆少非夫且相尋死願以身代夫因自誣服公讀其
辭而哀之夫獰弱婦人而能殺男子且以一桃故非有
積怨深怒也以白主者主者疑公内造請公仰屋嘆而
已已而獄上詰夫安在曰死矣立釋之諸子女無株累
羅拜庭下御史某曰陸公若所天也羅保殺人詞連其
讎孫某公曰殺人而謀諸讎人情乎孫得無坐某氏女
美而婿貧富人奪之訟于公有力者爲富人地公卒不
可是時公資不宜出守卽守當内郡善地而分宜子索

賄無以應乃予雲南公怡然曰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
何擇焉黔國公貴倨郡守手板庭下長跽唯阿先正張
莊僖撫滇嘗爭之不得公過其門車不下黔國東公傔
從公亦抶其門者因上書自免諸臺解搆必講敵禮乃
已縉紳游滇者吐氣矣黔國監奴虎而冠部使者下公
治公好語之無謂我以前隙撓治必廉問具有左驗留
其日數四訊之惜未乎皆叩頭請緩須臾死以輕重書
獄百餘人黔國愧謝身無處所滇人歡然若得未曾有
也公以滇遠在萬里本椎結蠻夷所居國初稍徙民充
實之未可一切繩以法故其政不察淵魚不擾小鮮直

以柔道足事親附耳闒帥子罪當大辟或欲罷其世爵
公言罪人不孥矧其先世卒無奪昆明有變告者辭所
連染以見知故縱保舍納藏論公愀然傷之此聽失之
大者也願謝一官易百人命悉爲理出有誣逋責三千
而實負升斗粟者憲司嘶爲所賣強伏其辜公不聽有
謀殺人者訟於公凡七人使獄卒醉之酒而曲探之一
人自稱樵夫偶見此因餌其賄耳公笑曰深山中六人
同謀爾身獨免反咬以利耶事遂白一日之野有鸚鵡
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死人也就而視之已復爲鸚
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瘞屍鸚鵡籠下掘之如生亟

召其子孫舁以殺人者則四境頌若神明訟諜稀簡庭
可羅雀日坐胡床嘯歌耳久之備兵曲靖西爨產金卝
人先致之臺曰樣金揮去不顧大貝奇寶一無所問尋
甸夷酋樹黨相攻撫臣發兵興擊公廷辨之第馳檄可
定安用兵郡倅某阿邑撫臣指公正色曰軍出以軍法
從事宜先足下倅懼而止遣使往諭四十餘寨酋長悉
下若崩厥角稽首呼聲振天陸公老佛也公每按部雨
必隨之滇人亦呼曰陸龍王曲靖貌公象而生祀之禱
者受命如嚮既蒞政適有鳳繼祖之亂始酋鳳索齡奉
公約束秋毫無犯繼祖嗣擅殺其部官開府簿責急遂

反曹木者鳳世雖願助勦僉事張某督戰公策之曰按
兵無深入徐俟其敝坐制之耳不則勝負未可知載轉
相儴耗費亡功張不聽我師陷無一脫者公勃然曰是
不可忍以大義激三軍慷慨泣雨下軍皆泣願爲公盡
力而木氏亦悉衆自効繼祖竄荒谷中廣間諜懸重購
其黨信者虎斬首降捷聞賜白金文綺已爲按察使去
苛政平亭寃獄蜀人比于廉叔度歌來暮焉其攝司篆
也蜀王祿有羨七千餘金故與諸臺共之公搖首曰物
自來而取之爲攘義之所不敢出也悉致王邸中丞怒
公任德陰中公公聞而喜遂吾歸志矣投劾乞休高文

襄秉銓察公未老留之不顧而去里居非公事不至郡
邑門郡守李顧縣令楊應聘黄洽中號爲方格欽公德
望數過存公終日言不及他嘗述蔣恭靖之言以詔後
進天下事有不善者不由我創有善者不由我革可矣
屑屑然求其不善者革之善者創之是好名之人所爲
也以故生平樂成人之美而惡聞人過均田法行烏程
首四區天目諸水所滙舊寛其額有議剗以補他區者
公持之異日四區中水將安取埤益我兩敗俱傷之道
也楊公用公言勒石記之郡中諸縉紳爲監司壽公後
至或病公疎公謝曰誠然昔吾座主馮公語我子信疎

人不親子巳耳無子憾也子如時疏而時不疏毀及之矣其實不欲負師之訓又嘗言巧者易進而危拙者易退而安人怠危而樂于進我求安而樂于退君子謂之德音朝夕坐一室寡交接善種樹所在鬱然茂材夏月躶背不張蓋無雕鏤之器裘葛質素不殊田父築室西塞虎入榻覺而默不言虎乃反走人以緩急告酌事理應之居約時附舟之武林舟人以夢奇公請交驩既貴綢繆如故逆旅主人某抵法恭之不令知知亦不受謝也元配卞累封淑人貞而婉勤而儉與公儷德先十三年卒合葬郎材青山塢側室張男子四人卞出者伯永

忠舉于鄉注福建歸化令娶盛生陳長春女張出者仲永錫邑諸生娶吳仕誠女叔永年娶建昌守周璞女季永德娶封大理寺正丁良卿女女五人卞出者為諸生錢炌蔣紹慶婦張出者為嚴國憲許季序嚴廷儀婦廷儀舉進士官莆田令孫男十三人嘉勛太學生嘉勣思出也龍見庠生翔鸞嘉豫嘉恒嘉泰嘉萃錫出也嘉鼎嘉晉嘉升年出也嘉復嘉觀德出也孫女八人所歸俱名族公豐頤而于思先後居滇十許年同輩啣之為土官稍遷蜀差近而遽謝事矣先大夫分守浙西治公郡稔其行事每以書示小子識之此惟古人中可求余恍恨不盡省記永德嘉復以志請徵諸先大夫語信其何可辭銘曰居身者尚潔或舉體無潤刻深悍塞其賦才也劣理人者尚惠或緣循偃佚闇然媚世其任重也窶吁嗟陸公皎皎如霜而豈弟慈祥寬而有制膺傷察創綏我赤子覃被蠻方溫溫其玉亦而行無固曲虎臣虓闞操之巳蹙竹王邑君寢皮食肉清矣仁乎仁必有勇不激不隨怠辱怠寵和以天倪令德兼總沒有丘兮孤城傍生有祠兮滇池陽子孫式穀兮祚靈長神往來兮受蒸嘗彼朱邑兮但桐鄉

福建右布政使吳公墓志銘

嘉靖甲子邑校舉楚闈者三人謝宗文周用馨吳士美而獨吳公位方伯其子孫賢且多自閩歸二十有八年不復謁選人萬曆三十有五年四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九矣諸子卜以十有二月十有五日葬于公所自卜兆邑某隅某山負某抱某而季子使使遠入晉乞志墓中石余與三公同鄉舉于今四十四年尚覥然稱人於世而季子為余少弟婿于公為姻見所論次公行事皆余所習聞無虛美余以同榜兄弟復為婚姻兄弟志非余孰任者蓋吳之先故三吳望族也明興始祖忠從景陵忠生友誠友誠生瓔瓔生政潮政潮生鈞娶于丁生二

子繼娶于王生二子公爲長鈞以公貴封工科都給事中丁王贈封皆孺人公生爲嘉靖巳亥十月二十有二日初父夢麟自天下其室紱之已而生公曰麟祥也髫而喪母慕則孺子禮則成人冠而爲諸生讀書道靖中非深夜不就枕非累月不歸舍聲色博弈一無所好家火光屬天隣人望見來救至則非也異之吳氏其興乎二十六而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徽州推官徽多富人好游郡國守相以爲榮飾有事行金錢媚賂而氣決矜奮訟不勝不止恒毀家以殉之公嚴杜請謁訊兩造務盡其情皆歡然就質郡獄失囚迹之移日而獲礦賊起

諸邑震駭以計捕禽魁首散罷其黨嘗署黟無城爲城城已署歙當校士士闗說百千人焚其書寒畯得自見知名於時者相屬他郡理按事徽修邊幅箠楚無辜民噪而爲亂公聞亟往曉告之乃已上官嘉其能每以大觚投之迎刃而解薦于朝二十許章考最貤封親如令甲擢刑部四川司主事部故稱白雲司有白雲樓在焉登樓徙倚南望二親在白雲天際裔谷涕洟也士大夫聞而咏歌之有白雲遐思集居一歲所虜以其愛孫闌入塞擁騎款關中外戒嚴大司農憂餉無所出簡曹郎爲司榷移公戶部司榷臨清以廉覈聞商舟蟻附未

三月而召入爲吏科給事中商勤石志去思焉已晉禮科右兵科左
上初即位察文武諸大臣而兵科長適缺當事謂非公莫能辨虛其長以付公公彈劾不避權勢人以爲允已晉工科都給事中並建　兩宮禮成行慶封父如其官贈母仍孺人已視　昭陵工省費累萬
上元年奉使祭玄岳及治襄王葬騶從供張簡約不煩已出爲河南叅政治洛陽洛陽吏盜帑金法當死令曲庇之卒拷訊正法二年擢貴州按察使未上擢福建右布政使其左入計公實爲政銖兩之姦無所不糾摘筦

庫不得高下其手諸賸鍰羨金一切罷去閩人誦之然稍形同事者短矣大比司提調得士三十餘人多貴而賢者卒以前御中考功令應徙官而念封公老矣誓墓不復出晉劉司空吳李中丞蜀趙司馬後先官楚檄有司勸駕不應
皇太子生封公應詔從子二品服性不樂城市與王孺人及諸子居田中廬公月往省數四祁寒暑雨無間蒼頭奴子報平安不絕於途慟因母蚤世事繼母如之御三弟莊而和即後先無違言三弟以嚴見憚事之在父兄間世父叅軍公鏜憐公失母拊公而督教之恩禮有

加公事世父如父世母如母從弟如母弟他從父兄弟十餘人如世父子從兄弟之子如子弟若子才者奬進之有過訶詰之若寧波守文企季有兄心者也其于婚姻鄉黨亦然以便嬖進者以居間造者輒勃然變色共人逡巡而退里居非公事不入公門故人干旄過公雞黍爲款語及民隱娓娓不休絕不涉私伯子舉孫仲子抱子而又舉季子食指繁各治第一區析箸季子受室益不問家人產矣公身中人而面方鬚垂腹腹垂腴好養生家言少嘗病遇異人授以吐納之術立愈已游少林寺見大鞋僧與之談豁然所得益深五星六壬相人

相宅占卜之書咸有精詣每以難諸專門名家莫能對也而于醫尤精者脉訣若干卷多出人意表飲酒可數斗不亂宴會非大故必赴而不爲長夜飲家召客漏下二鼓謝曰可休矣吾以是攝生柰何不愛人以德晚年搆別業東郊顏曰茹芝四時花卉蔬果畢具所善二三客戚故友觴咏其中童子以吳歌管絃侑之興盡攜手徙步而返今年微示疾杜門不見人寧波守覲過家命處分後事召三子授之又兩月寢食如故浴佛之日起坐不言而逝公名文佳士美其字別號鳳泉已更號二室山人元配崔孺人繼黎孺人副之者熊三子俱邑諸

生伯貴婦歐陽茂才植女仲貞婦戴茂才應女季贄婦李郎余弟中書舍人維楫女二女一適能茂才纘子應時一適嘉定簿朱享孫運鴻季子母能娛公老而善教其子辭翰之美爲里人所珍余弟所爲女相攸也孫七人貴出者邦彥婦周茂才倶女國彥婦陳右布政使所學女世彥婦朱吏部員外郎一龍女某彥婦曾茂才多賢女某彥婦某某彥婦某貞出今三爲邑諸生有儁才嗣興未艾也女孫二人長適茂才樊伯貴出次未聘貞出銘曰惟曾文恪天衢龍躍九京不作垂六十年吳公興焉領袖後賢內長掖垣外建大藩俄中流言前途何

害行年未艾蟬脫塵壒授楚覆楚變態幾許超然遠舉齒德名位較曾相次後昆克嗣雲夢大澤有丘如翠于焉窀穸鬱鬱葱葱享祀無窮第一吳公

廣西按察使張公墓志銘

張郎西先生慈谿人也名謙字子受生有異稟誦書五行俱下屬文援筆數千言十四爲諸生邑令楊公督學使者何公奇之二十一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諸郎多爲辭賦琴酒之會先生獨明習法家言諸郎竊笑之不顧尋有建昌侯獄建昌侯張延齡者

昭聖慈壽皇太后弟也與兄昌國公鶴齡當

孝宗朝恃寵而驕北地李公夢陽露章劾之幾不免
武宗朝術士曹祖告延齡與奴馬景有反謀緹帥錢寧
庇之祖亦自殺事得解延齡怙不知懲
世宗繼統尊所生母爲
章聖皇太后而
昭聖以兄嫂久母天下體故亢
世宗銜之武定侯郭勛揣意旨嗾延齡所殺指揮司聰
子昇與故怨家天文生董至上變告事下刑曹曹郎某
懼以計遷故事主事二人遞治獄先生巳前治一獄竟
而甫上陵還可小避先生慨然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巳
吾將安逃耶遂受委不辭大璫鮑忠遣所親耳語好爲
之廷尉丞是君座矣先生謝不敏小臣知有三尺法耳
移簌至所言反狀卒無驗
上怒遣校卒移置金吾獄去而屬郎林瓊復治之林公
明延齡不反如先生議獨僭侈及殺司聰罪當論死而
巳
上怒甚獄凡三上三下旨切責竟無所改易
上亦莫能奪也繫先生及林公獄杖之闕下初大司寇
聶公賢憐先生羸且始讞可無更署名先生抗言獄自
某始林郎不嘗坐況自免耶廷臣惴惴慮禍不測適有

星變永嘉相因以諷諫
上小霽咸謫先生爲揭陽尉年財二十有三耳揭陽許
氏女與漳人日者通漳人誘歸暫匿之渡口人家日者
居肆如故許氏訟婿黃金殺女坐金死滅口先生微知
女故在顧莫得匿者主名詭言冊子利女財沉諸江苦
辭無驗械舟枕至庭責之曰當夢告我邑人來觀者無
萬數密遣人察之一人竊言女匿其所何問神爲跡之
果得女金誣白巳攝饒平縣令事饒新建斗絕萬山中
民負固積逋無算先生會計戶口田賦差次之單赤不
倚病閭之歡然而稍逮治其豪豪恐願奉徵發無後期

巳
兩月饒平大治遷福建建陽令首布令二十七條堅如
金石猾胥市魁吐舌而籍諸徭役爲定式左右無得高
下手汰亡賴少年之雇役者禽山中豪之武斷於鄉而
拒捕傷人者越歲而建陽復大治遷保定郡丞歲饑守
入覲先生亟發廩以賑活者三萬餘人遷南京刑部郎
中有李信者其奴盜所主賈人金而坐信罪信不服先
生察奴有異一訊得之曹事簡與侯公一元施公峻稍
理吟詠由大曆開元至六朝咸所討論而以摩詰浩然
子美爲宗遷守大名報至有不豫色所知問故曰今天
下晏然而郡民多愁歎聲郡守賢者務潔其身而巳下

任僞吏而上仰視諸臺使者鼻息官名知府所知何事
耶遍謁諸名公請所爲守方而鄒文莊獨本之忠恕先
生服膺勿失也時六月不雨蝗飛蔽天先生馳赴郡道
東明流徙相屬因慰勞之若曹以無主故至此今吾爲
若主其白安卽請罷一切徵輸若馬價諸賦不可已者
姑緩以待來歲衆皆泣下不徙入郡之夕大雨苗勃然
皆熟其冬無雪徒步禱於神已而大雨雪民吏相謂求
天公不若求張公於是日延接士大夫父老子弟咨諏
民所疾苦亹亹不倦得其要領二十許事爲禁懸之大
都孔道人人聾曉馬郡之浮供冗役裁省十六七卽上

官所建置于人情土俗無當徐徐陳得失必便民乃已
所部邑長吏與之語推心置腹坦然不疑有進藥石之
言者拜而受之筮仕不習事者耳提面命之新進少年
喜事猜禍者論教之不從則以白上官免之其賢者亟
推奬之長吏不虞扞格各盡其用大計時率以賢能聞
僅斥一二冗散小吏而已虜警中丞檄下郡以丁男萬
人築當路塞不及者軍法無赦先生請以雇直往已徵
馬芻粟萬金取諸谿羨民間如不聞也郡無井渡無舟
具爲區處歲又饑下令以遠近先後受粟不移晷而畢
寂無譁者復夜馳東明長垣二邑受粟如前法會宮中

變作長垣有蘇宮人與馬金吾使來械繫三族七十餘
人家驚走莫知所爲先生謬爲恭敬金吾者共張甚設
金吾大喜過望亦知宮人伏法
上意不甚誅夷遂解三族人縛縱還濬人盧柟才士以
醉飽過忤令令誣以殺人罪而部使者先入令言先生
力爲分明之不得浮繫獄中數洗沐飲食之柟病俾其
內入侍湯藥或時輟所食餉之柟涕泣上書及詩謝後
陸家宰來爲濬令援先生所讞疑出柟獄郡民解兌河
間軍銀侵其半歲以爲常既覺坐永戍五十餘家先生
白直指使者法固宜爾顧相襲久不以爲非今與約十

日能償所侵免戍因長跪流涕自陳守失發舉罪直指
使者惻然從之歲大水內黃爲甚以谿羨代其夏稅三
年遷福建按察司副使未行而中丞令郡輸民粟二萬
赴邊先生亦以廩羨代民養馬有餘地則徵銀銀通至
十萬餘先生請谿大司馬持不可至以不如率歲受罰
怡然甘之而爲書傳諸後人後三十年楊司馬行其奏
先生謝天自慰也去郡日惟琴書衣服數篋民號呼涕
泣而送者十萬餘人建祠祀之語載大名府志中至閩
攝督學事所拔諸生多雋異已攝巡海事海寇入犯督
兵生禽賊二百二十人有詔賜金綺遷廣西布政司左

叅政念母老不欲行而督撫應公方討叛猺趣就道旣
至梧州遂以七山羅旁爲屬七山賊凡三十七寨居蒼
梧岑藤博白諸縣間窟穴二百餘里山谷險絶林菁茂
密梧人多爲賊間先生知之臥營中縱軍士樵蘇如平
時賊不爲備而潛圖其山川險易及進兵便利處督叅
將王寵朱昇各以五千人分道入適朝議伐安南佯令
兵具安南餉而請督府別發兵防賊逸入羅旁值上元
節置酒高會賊益懈而二將繇潯州上流夜倍道入七
山賊臥未起聞砲聲散入林谷中我兵搜捕略盡閩人
爲考功郎者家與賊相讎殺至殺官軍先生按誅數十

人怨甚遂以計罷先生先生笑語部將幸賊且盡今亦
弓藏狗烹時矣草上保七山事宜而後行蒼梧士民號
泣追送建祠祀猶大名也督府上功以廣西按察使致
仕歸築小園寢食其中無他嗜好惟手一卷誦讀如諸
生時在留都鄉文莊與王汝中兩先生談王文成良知
學因師事文莊而虞王先生言過高遠務約之於躬行
晩悟釋氏與吾儒離合之故而深恥夫陰竊其說陽闢
其人者其學以敦倫體物爲本戶牖几案書古人格言
寘事常滿晨起效趙淸獻必以所行告天幼喪父毀幾
滅性晩喪母戚醮泣血生日不爲樂事兄老而彌篤兄

卒事丘嫂如母宗族婚喪周其急且衆遭傜難捐田所
人以食而於發孤有加惠亭舍道路橋梁首事以率鄉
人成義舉焉病者予藥死者予槥葬者予地四境胥受
其賜跡不入公府邑大故若築城均田錮逋議賑爲萬
民請命不嫌關說也少孤時受厄宗人其人客死呼其
子以四十金助貲邑子某爲獄吏窘先生後過之梧州
則已扞文罔特貰之且護其家曰還與人言必指天稱
先進若善惡報應事聽者竦然官三品家無長物裘葛
數十年不易盛暑不袒燕居不御見子孫必御衣冠歲
時饗祀用朱紫陽家禮寢疾客臨視者猶與商略問學

及國家大事旣革無一悲怛語拱手斂容脩然而逝方
炎暑色澤體不僵骨如有聲云所著書大學古本釋大
學說山中寤語山中警語仕訓西曹錄牧建錄守魏錄
政略家居雜錄諭俗要語勸孝俚言六朝詩彙鳧磯詩
集養拙園雜著年譜若干卷張氏之先在周仲在韓開
地在漢良其後徙姑蘇在唐鎰徙秀州在五代末元
晦是家慈谿在宋處在明燕今有先生稱世德矣先生
生正德辛未春三月十有二日卒萬曆乙未夏五月二
十有四日年八十有五隆慶初奉詔進嘉議大夫萬曆
二十四年某月日葬於黃公山之陽所自卜也有撰壽

葳記娶陳宜人先三十五年卒有二女子長適劉邑令廷華子諸生志立次適王給事交子大理寺副益貳室劉氏朱氏朱生長子應升邑諸生娶沈侍御一定女劉生子觀文浙選貢第一人娶劉方伯廷詰女孫子四人長光裕舉於鄉蚤卒娶王氏次光岳娶王氏次光綸郡諸生蚤卒娶陳氏皆應升出次秉聘姚氏觀文出孫女子四人應升出者季字秦某覩文出者光蕙適顏督學鯨孫志尚望舒適居儀部隆子玉衡益家字袁孝廉子某曾男孫五人光裕出者一麟娶劉憲副志業孫女一鳳一鸞俱未聘光岳出者一夔聘凌氏一龍尚幼光綸出者一化殤以一鳳爲後曾孫女子四人光裕出者長端許聘馮方伯叔吉孫元奮次敬尚幼光岳出者淑適周京幕鉉孫雲棟光綸出者靜字邑諸生姚孟然子元芝銘曰光岳氣分全德滋寔暖㬉姝姝亦何滿假清談名理誰實踐者如晝魍魅不爲狗馬文學政事兼優則難遷客驕人傳舍其官仕宦齟齬退而慨嘆田舍是謀聲色取歡惟張先生潛修爲已勉勉誦習斤斤踐履衾影靡慚廉隅無毀僞學虛聲用雪前恥守令丞尉南北殊宜儒雅飾吏稱物平施庭列胏不逌勒口碑尸祝俎豆所在見思孱然文士兵甲塡胷惟幄運籌尊俎折衝山徭島寇取若掇𩆜帝庸大賚顯爾戎公詔獄廷杖不懼不憂豈以黜免而有怨尤髫年厲志大耋弗渝載觴載詠一壑一丘官不爲家家復何爲有子有孫清白相貽一家之言立誠修詞不朽者三庶幾備之申生力行衞公戒抑國老致養瞽宗配食月旦定評春秋紀寔史臣作銘爲後矜式

廣東按察使劉公墓志銘

甲申春余爲吳越游過訪劉公元甫於家方有嶺南長憲之命以母老乞解官留養爲詩六章贈余操舟送出界一宿而別察公貌小減葢以兄喪痛如刴故歲盡余歸而公捐館舍業數月矣子廖諸生高等所述公生平甚具第未有志之者將俟諸其人久之公門人馬襄陽敦若更采軼事爲狀屬余志余謝劣不足重公顧知公深者宜莫余若志曰公名伯熒元甫其字德安府孝感縣人也府東有小鶴山又三十里有大鶴山公與伯兄以爲别號焉其先江西臨川上頓渡人世受耕而貧莫能譜其支系獨周塘下灣有家𣞤𣞤差大者曰知州公然名軼矣下灣五世祖貴瀛家小給生本昊弘治辟賈房山竹山間已來安陸治田廬居之娶于鄒卒循葬臨川生寬德徙居市南任俠自喜嘗出見鳳于郊娶于榮

生廷相繼娶于周無子佐之者楊生知州廷贊舉人廷
弼廷相公父也善爲星娶于方初舉公兄曰是必大吾
門巳舉公曰是難爲弟不利阿翁則柰何父尋卒公兄
六歲公三歲母育之艮苦出就外傅日受千言少司寇
何公遷見而異之謂其弟曰若次女有貴相此其偶也
遂締姻十六爲諸生益大父母尚無恙而甘毳不具兄
弟恒相持泣向人借書中分之默誦繕寫不失一字乙
卯春梁燕同巢異戶有李姓者久疫遭公于道攬衣袪
曰爾非劉某乎適張天榜爾領解榜出公果第一人兄
與焉下第游太學之臨川展墓反侵地乙丑兄成進士

令上蔡祖始卒公以力學病醫百方不瘉靜坐一室澄
心觀道疾乃差戊辰舉進士第六人廷試對策首不爲
儷語例不得進御遂列二甲具疏陳母節詔旌其門故
事封者不得旌母獨以旌後屢封云明年祖母周卒奉
使歸葬還朝除戶部主事轉餉山西事竣改工科給事
中巳遷兵科右刑科左前後封事皆關國體具焚餘草
中其處置廠庫花布科條後人遵用之請復故督府胡
公宗憲官尤爲縉紳所許高文襄以首輔領太宰報怨
華亭非時計諸臺省異巳者以其門生爲臺省百許人
惟公三數人非門生繇才望得之亦冀收爪距之效公

無所徇又會江陵與新鄭郤出公爲陝西叅議守隴右
所部二郡及衞所文武吏千人地廣輪三千里煩猥塡
委公手口並作頃時而畢兩造具鞫問服念必得情乃
巳日昃不遑食家人請小休不可無教逸欲有邦作法
于勤其敝猶怠敢自逸耶郡城引郭外渭水冬則氷堅
不可致鑿四井九仞而後及泉即有警嬰城自守不病
渴矣商賈族處郊關城痹薄爲增廓之相學宮地不吉
而有蘭若殊勝因易置壯麗倍昔召諸生肄業其中時
督課之名士輩出三年擢副使備兵固原甫上而洮岷
番入內地戕我官軍勢甚張有詔興師問罪制府石恭

襄公谷公公曰洮階東西相距六百里在階名武都氏
在洮名吐谷渾羌各有雄長不相下階番居大山深箐
以木爲弓仗之上下石礮如獮猴不畜騎侗許三年一
貢月朔詣州西廠市市猾欺之相搆至掠子女圍困守
帥負固欺我兵衆無所用必陽示撫而刺得間道乃可
議剿也洮番遡洮河而至河州近虜西海架木爲屋覆
以土角弓長箭甲馬與虜同騎而馳如飛每貢有馬有
酥酪有刀亦與瀕河民相殺掠戕二守備官我軍出則
遁故必先守而出其不意乃可議勦石公稱善非君莫
辦此賊矣遂屬公攝洮岷兵使事公請以總兵孫國臣

卒兵五千來討公介馬犯矢石爲將吏先無敢不用命
又悉其要害部落以孰番導入穴斬其魁咱咂等二百
二十餘級移兵洮州至秀石關兵三道進斬首一百四
十餘級縱火焚死者千餘紫氣亘天二十里所俘獲牛
馬鎧仗無算番恐願爲白人領白旗者七十餘族論功
晉俸一級丙子監陝西鄉試所收皆知名士程式之文
多所校定已調雲南督學學政久弛上下相冒有不由
里選而游鄉校者廉得胥吏鬻賄舞文若而人論戍左
右廩廩其教先行誼後秇文語具教旗抄中取士因才
品不局一格歲比士一周再閱歲凡再週饑不及餐御

燈火至明搦管肱敏拇令人摩按之乃信鄉人按滇寵
其衘前兒欲冒青衿公執不可雖嚴恭肅公子竟無所
私士瞿然嚮化相砥礪期不愧爲公弟子于今斌斌爲
縣官用未已也考績贈封父母如例宗伯殿最諸學使
公居最詔晉俸一級已擢福建叅政便歸省覲銓部言
諸藩轉餉使爲枝官裁之候他除而伯兄方謝病里居
母春秋七十公喜曰君子一樂天奉我也無何兄卒公
自免母懷兄弟啟居無間一旦失之憂怖焦灼虞傷母
心避之垂涕浹衣袂枕席間無復宦情矣而有河南除
念母出入庭戶思伯子無聊奉之宦邸稍遠耳目所治

滋州冠蓋雲集又多大盜桴鼓不絕爲清勦傳繕埸壁
廢礬跡寬徭省刑盜息而民安之明年提調河南鄉試
侍御史趙公直公錄文皆出其手得士較他科爲盛督
兄小灘省里役費數倍歲荒民棄兒于道懸金募人育
之而開廩賑貸所全活民立祠禱祀迄今不衰明年擢
廣東按察使將母來諗其疏畧曰臣父早歲不祿臣母
方生臣兄弟二人二十四歲守節臣兄伯生以南京吏
部文選主事予寧還里臣得逆母膝下少效馳驅不幸
臣兄病故臣母七十四歲別無次男臣仕河南去鄉土
近母使就養廣東涉江踰嶺非母衰年可任臣頃調攝

失宜痰火上攻怔忡貿亂母復慮臣爲臣兄之續乞長
休告母亍相依爲命臣不忍忘母異门復何忍忘君惟
上憐察吏部言令甲乞休官有勞績開望者許從新授
里居劉其才堪用世志不阿時以母老辭天倫爲重俾
按察使致仕病痊錄用報可亡何病痢謂其子曰顏之
推云吾家官不過四品若翁已三品未竟者留之後人
但不獲終事母死且不瞑孺子善代我爲子吾仕宦十
七年未杖斃一人在滏陽時有犯法當遣蜚下檄重予
杖憫其老免之其人遂逸大索不得一日忽自首跪而
泣曰小人畏死故逸度必不赦故自歸言於臺得末減

吾生平未嘗受一介不義物若毋所知在隴右成縣
某有聚斂之響懼得罪屬取箱盛文移潛置黃金二百
金二十其中詰且始覺之白臺逮令下獄鄉非經宿第
麾却可矣余實代公守隴右相隨行悉其事賊平公乃
還治又數以事入原州公所爲開余若家人父子初公
癯以謹疾稍學養生家體浸豐澤飲啖敵西北健兒力
御奔馬迴策如縈簿書精覈法令嚴整銖兩之姦莫之
或欺土風民隱所調劑興革無不中窾余願學未能也
監試余得副公公鑒裁審確直指及藩臬長意見不一
折衷持論與余多符賴以齒于人次始余與公及潛江

歐陽惟承憲副應城陳伯舍司徒同官京師公郡有貴
人四人者事之無加禮而銜伯舍極深既中之補外嗾
南臺省寘計典惟承爲首公次之余又次之伯舍最後
臺省知其意實在伯舍也黜伯舍且不利于渠而余兩
人方以督學優叙不得驟異同姑逡緩之惟承遂不免
矣公一時同榜爲司空爲少宰爲少司寇爲中丞得幸
執政能立致人通顯公曾不毗援欵羨嚼然質素屹然
標格彼炎炎者今安在哉所撰著遺文新拔無凡語勍
挺之氣鬱勃楮墨間具鶴鳴集中其生嘉靖壬辰五月
二十有四日卒萬曆甲申七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三

窆于河西十里丁山所自卜也元配何恭人子二長曰
諒廩生早卒娶萬某女次即廖沈孺人出娶仰某女女
一適諸生仰冲宇孫男二長式詒聘熊某女次式誨聘
楊某女女孫二長適諸生高世家次適諸生秦士忠大
鶴公以艱于子命名曰廖義取屋下多人今驗矣公後
兄生死皆三年人以爲從兄之義天實成之焉銘曰人
薄文士短于政事假試一州郎當便躓公魁賢科詞華
宏肆補闕拾遺風霜在字出之瑣闈投之邊地黍苗雨
膏甘棠雲庇劍無留行囊有餘智周邦艮翰漢庭老吏
尊俎燕談指揮如意飲月氏頭斷匈奴臂逖矣六詔聲

教漸暨辯放邪淫謁戒險詖鎔鍊兼金調馴上駟文武
尹憲詩禮卻帥人薄才士自喜多易公勤小物大德無
累五十慕親三公非貴以聚百順所養惟志友于哲兄
充衣肱被籩豆樂孺塤箎遞吹戚戚莫遠沒齒循次鶩
飛鳥集豈鮮同類淡交若水避跡若賕室窄阿堵門拒
私饋望塵雅拜飲醇既醉內美修能九徵斯至殉道汙
隆冥心求伎空谷駒返丘園帛賁公誠善藏天胡善忌
年甫踰艾仕無高位此俗情耳于公奚懟終古聖賢死
歸生寄立言立名於昭百世有子有孫錫類不匱尺間
尸祝去思勿替舊史石交周旋覯記捃摭崖略勒銘墓

隧郭林宗碑庶幾靡媿

甘肅行太僕寺卿熊公墓志銘

隆慶戊辰南昌新建二邑成進士者八人惟熊太僕公最長其後官或貴於公而獨公年八十有三享林泉子孫之樂攸好德考終命稱純嘏焉公名瑞字憲祥其先自豐城犁岡而遷南昌東壇者始祖雍也六傳而徙瀝南距東壇一里而近世稱東壇熊者敬也敬生彥吉彥吉生秉亮秉亮子鈺世受耕而家小饒樂施者鈺子柔也柔三子其季號遺橘翁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者公父潮也娶贈宜人金者公母也二子曰琬者公兄也

公幼慧五歲通字義嘗語母曰兒欲爲官何官而可母佯曰農家子知有農而已矣何以官爲然心奇其言朝從父耕暮歸則誦書日益開解能屬對行文父遠出公方齔仲父以小忿操挺擊母自頂至踵血股棠臥不可起公晝夜侍母母曰吾娶且死子腸亦且寸絕然吾濡忍以俟若父之歸見若有成也公泣而諾終不去母左右居頃之母愈而仲父病疫死兄琬亦客死公哭告母母呼天而號又弱一箇子其危哉孺子勉之仲黨益得志召客置酒號呶起舞雞鳴甫罷公伊吾聲亦雞鳴罷久之學成宗人冢宰恭肅公美其文使同叔子學遂爲郡諸生公貌才中人隆隼大耳美髭髯目光如曙星恭肅公異之退而省其私行不踰矩禮公家塾以季子諸孫從正師席十年屬文有深沈之思一字不空設已廩于庠又五年省試御史大夫蒲圻謝公舉之其成進士也出余文敏公之門觀政禮部會當選庶吉士諸覬選者務爲古文辭或貸子錢家結納當路公但勤習法令家言衣故衣從一蒼頭策款段或時徒步曰吾以律致用以儉養廉也尋除知南陵南陵物力薄而俗嚚頑公訊疾苦驅蝨蠧課農桑定錢幣期年邑大治海忠介公檄有司一切郵罰無小大必以上聞諸邑多不便公卒

如令邑廄民馬四匹裁十二可二百餘金中丞以助吳淞溶濬公奏記曰南陵民勞如魚竀尾莫可小蘇無更爲他人役中丞善之邑徵賦率由令手視奇羨爲已物而吏緣爲奸民私費幾倍公賦公設匭令民自入觧吏愿者司之約曰吏多取者民違約者俱抵罪令有所私神奪其魄民樂輸賦無逋矣訟者以次入察言觀色使置辭折衷情理具獄非大故不予朴頃時而定邑人爲之語曰南陵熊升米訟言其敏也隣邑許葛兩家爭墓地相殺累歲不決臺檄公訊立曰兩家難解而誣殺人侂不死者像祀之起橫舍廣學徒時與談經校藝得邑滿

汪蕒夔冀立諸儁自是士競勸登賢能書與諸大邑等
矣故事郡李從直指按覈諸郡縣令無所與公以廉能
數見任用入覲辦裝父老睨其篋無長物嘆曰是所謂
飲氷茹蘗者耶至京一切餽問不行里中人恚曰是夫
深藏而徼虛聲耳高文襄秉銓當徵治行高等者指南
陵語人吾知其賢而鄉人不說得無有遺行與擢同知
梧州公謝父母兒不敢韙大人冒瘴癘鄉父母亦笑謂
公往就若養南陵無異家食時徒僕僕道路耳郡丞事
故簡惟與其僚遞司橋稅號利數次及公監司夏公道
南出不意至橋勾校所出入無錙銖爽而公以羨五百

金上督府爲軍興資督府殷公正茂剛急與憲副李公
材議多忤李豫章人也嘗咄咄豫章人不可耐而竊少
公以甲科縣令僅得郡丞一日問李公熊丞何如人李
公對曰是爲南陵令有伯夷之清殷公疑李有私伺公
滋甚至是始重公首薦于朝公代守入覲過里族子有
誣以閟匿盜挫其產且死言而免之以金謝公麾之吾
知汝寃不知族子又安問謝哉梧有謝廷朱者武陵人
其同里唐侍御方按廣右廷朱貸梧寡婦金弗償則攜
病者楊朱至婦家爭言因搒殺朱歸罪寡婦訴于公公
舁朱驗之氣息微屬自言殺我者謝廷朱也非婦也亟

舁朱詣叅知張公岳所張時已散衙叩門迫之出意不
懌而無若公何署如楊朱言明日楊朱死御史欲脫謝
廷朱公執不可旁寇起督撫凌公雲翼　以廣東西兵
四道征之公偕叅將王瑞從岑溪入諸賊望風降附條
上所以安輯猺獞及立州縣定城郭平賦役募遠人以
實荒梗語甚詳梧守祖公俊人演蔡中郎傳奇公泣下
戒行李趣歸許公言兵革之事義不顧私以此被罪秪
貽親憂公不果去而母訃至矣擗心大慟令無惑人言
尚可與母訣雖悔何追吾母忍死育子有今日而卒負
之乎已凌公用公策平羅旁括其地爲羅定州東安西

寧二縣公以功賜金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未及赴服竟
依依子舍遺橋公趣之出若念母獨不爲母求一命耶
卽吾困布衣久矣謁選除刑部值行慶封公如其官母
贈宜人而父春秋九十諸公卿學士爲詩歌祝誦鄉人
榮之夷陵王少宰篆怙勢而驕居相鄰王旬月再過公
公報謁如其數而止未幾父卒哀毀與喪母同再除故
官有總戎徐者張司馬客也竊貸人多金爲張公地張
公爲本兵而徐自言功張公不答收責者訢徐自剄死
事聞下司寇他郎官避不任司寇舒公以屬公公得其
情實具獄于張公無損已遷郎中出治山東獄行二舍

忽疾作不能語一夕甦歸里靜攝一月愈倅尉以捕盜
不滿品執平民坐十許人又故人王林以殺人受誣公
太息動於顏色曰吾官爲恤刑此不當卹乎解之乃行
共人竟不曉所自也侍御史毛公在奏言郡國獄先上
御史令郡理雜訊其可釋者乃以授司寇郎司寇廷尉
及省中爭之郎奉璽書出使御史何以掾屬視郎公按
故事與御史叅決無讓御史讀其讞大服嘗言吾治獄
若治經生言經生務得於言外治獄務求于法外然非
專心致志不可得朝莫校理訟牒思之至忘寢食而遼
海亦在所讞中開原路僻左御史行部不必至公至開

原軍吏快覩漢官威儀而又多寬貰歡呼塞路事竟東
瞰鴨綠北眺胡望金人故居行諸塞見少師李公所築
城四十里甚堅色喜曰使諸邊盡如此何憂虜哉返至
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後若千乘萬騎從西北至
者東走海去雨旣有大木三十長十丈大數圍遺永平
城下呼土人問故云俗傳龍王採木閱數十年一遇之
公大驚嘆宇宙何所不有拘儒柰何執紙上言量天下
事還至山東登泰山謁孔孟廟徘徊而去上書報命所
谿殊死百五十人倍於他郎城旦舂以下無算司寇覆
奏一如公擬已遷湖廣按察副使部衡永二郡耒陽令

貪而虐會治之民踊躍有更生之幸常寧令賢不得子
兒之子中以蜚語則調護之歲大旱楚饑甚有司勘災
不即應公單騎按視具以狀聞布施廩受不待報而行
事鳥形鵠面之民免爲溝壑尋遷甘肅行太僕寺卿初
公錄囚山東至一縣縣令拮据救荒而有吏部郎來無
他客館公遂行郎以公慢已故左遷公衡人遮道留泣
下請公衣冠祠事之公念國家邊界西甘肅而東遼海
已悉東方今更入西虜在目中矣至其地左番右虜財
通一綫而虜每假道蕃藉番邊城瑕戍卒或導虜入寇
食浸淫時用悢恨舉李公城以諷撫鎮及兵使者諸人

憤不平曰馬曹第言馬耳何與吾事而嗾御史論公奪
一等爵調內地始御史按部令河西諸文武吏士皆集
洮東公言御史先示虜弱且官屬空國赴期會萬一有
變誰任者上疏論御史巽愞　上欲逮御史政府諸臺
省謂非體詔御史勿問公落職公語人曰吾二十年苦
嶽纆甫得釋豈不快哉生平所爲戒三事曰內不情而
好爲謾辭者曰關說與錢通者曰口耳之學說鈴書肆
者心有餘師靜自得之設行立趣於天下可耳手錄經
史道家書盈篋宴坐一榻一几口誦心唯也所師淝泉
先生言必稱之所嚴事內則恭肅公外則少司馬萬公

恭肅沒其孫當任子以貧幾廢公言於陳恭介公得除
內史仲父廿心其母義不戴天然卒撫其孤畀之產爲
圃築館偃息其中與客手談或命駕游諸佳山水雖老
不倦用父以雜黍召未嘗不往必盡驩乃罷雖微賤與
鈞禮不喜見官府郡守三以大賓禮公固辭中丞陸公
夏公故交契歲一再謁寒溫而已健啖健步不減壯年
忽起如廁瞶瞶不知所往遂寢疾不語三日第飲水言
吾祖八十有二吾似之速沐棺已夜不言即言不及家
事而終不召醫或竟月財一食而後但飲水者十日乃
卒生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三日歿萬曆丁未閏六月十

八日丙辰二月𦵏董塘之原背乾面巽距瀝南東北二
里娶徐宜人居士艮輔女子二長兆昌娶涂氏次維寬娶
羅氏女二長適萬建元次適張應泰六孫曰翀娶鄧氏兆
昌出曰騰娶袁氏曰驤聘裘氏曰騏聘[illegible]氏曰駿聘劉
氏曰驥聘[illegible]氏俱維寬出四孫女一適劉斯陛一適劉
斯增一字傳[illegible]維寬出一適丁守仁兆昌出維寬狀公殆
五千言情文相生公可不朽矣劉少宰幼安任爲志未
竟而卒以余同籍知公深屬代匱焉銘曰逢逢華胄自
楚鬻熊南州地靈人傑維公疇不欲富疇不尚通而守
潔身而行直躬覩彼銓宰義無苟同枝彼柱史抗疏交
攻抑有廉正矯枉過中而性慈良而度闊洪州宰赤縣
古循吏風按章齊魯國士幾空蒼梧以南玄菟以東仁
政仁聲陰隲陰功春度玉關雲開祝融自幼逮耄有俶
令終貽穀孫子箕裘冶弓德厚信矼大盈若冲天所篤
右爾祿來崇襟江帶湖卜窀穸宮發祥隤祉佳氣欝葱

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邢公墓志銘

臨邑邢氏十世以上譜系莫傳或曰周公後封于邢子
孫因以爲氏而顯于昂著河間其遠祖云家臨邑者伯
通自許商來遷子仲玉善形家言得吉地以𦵏生子鑑
鑑三子政以鄉舉知嵩嵐州邑志鄉賢政子詩明經爲

博野諭以伯子如默贈吏科都給事中季子如約累善
人稱佛子沒謚之莊惠娶于萬以伯子子愿封御史封
孺人子愿名侗士大夫率字之晳而清揚左眉有黑子
相者以爲文星既長聲如鐘目如電髮鬒如雲鬢髯如
戟給事公沒父當戶督租吏誶不休子愿發憤丈夫不
致身青雲乃辱其親耶學日勤十四爲諸生十七督學
使安福鄒公首錄之異日當文名天下召讀書濟南司
衡堂鄒公親行冠禮東方傳爲盛事隆慶戊辰詔簡諸
生高等入太學毋論年資子愿應詔同輩招游俠邪不
往屏居下鍵誦聲達旦庚午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授南

官令請于父若何爲政父曰吾家故溫不需若養孩除其心以和惠民子愿敬諾之官一切供億率取諸家削邑市貨者籍不復用閭遺訓谷故實不干不犯民有訟悉其聰明盡之兩造俛首無言或摘其隱如神他邑人爭來質成上官崇信子愿所上爰書皆報可有當死而爲賄者聲其罪坐如率豪奪小民捕而正法直指以貴人關說欲出之不可獄囚凍餒予糜予纊無瘐死者銓度丁口衆寡定庸調無或不均土俗墾紀農協功閎寺馬直侵牟多端上書主者盡言無諱金矢之罰以市粟歲當二千石數縱舍不如額太公允以家廪月試邑校

諸生寒畯則給餐錢得韓郭兩參知周郡守若干人孝廉若任給事李侍御閈博士經承爲文褎然高第縉學宫創文星閣闢玉帶街翼以兩坊規制增勝士通籍者相踵月朔集父老子弟講禮讀法申以
高皇帝六條摩厲之於義雖窮里躬行化誨而奬其善者月朝鄉長復事孝子弟弟順孫貞婦閭史累書矣盜賊不入界夜戶不閉南宫令特以廉令祠徵拜山西道御史按河東鹽法所部河南山西陝西延袤數千里故事游徼捕私鹽不滿品有罰不得其人則繆爲私販名具獄而諸卒代之贖主者懲其妄獄上必繫詣臺赭衣

殲道十無一生子愿罷無逮活數千人既得代美課贖鍰累萬一無所取盖余後二十年入晋晋人猶誦說不置所舉方面有司數十百人往往受謝子愿不内一牘巳按三吳雲間大盗張邦陵以海爲穴衡行二十年磔而尸之市而檄散其餘黨有三重囚當行戮抗章乞宥駁者謂市恩脅奉三月子愿喜吾以三月奉全三人命所得多矣歲荒便宜開賑而後上聞民無轉徙所過焚香祝之遷湖廣參議行笥財十金吳綾二匹耳在湖廣攝藩篆職督儲不急催科而杜諸輸賦利竇殆盡漕艘之行也勑材官勿苛諸卒有以氷簟獻者斥之兩渡淮

已於事則歸覲兩尊人不携楚方物二年擢陝西行太僕少卿而念兩尊人老遂移病自免三上得請時年方三十餘也朝莫視寢膳如嬰孺不離側而市五方之珍雜進之父病藥必親嘗夜擗心呼天作人如父守固不倫節度不携德足以昭馨香惠足以同民人天顧降割耶坐醫其傍而身立侍唇燥則舌潤之息微則鼻通之大小遺則手受之忘食忘寐疲極或仆地母視而驚兩老人即死有若在若奈何先自斃對曰兒殊不覺至此迫欲安父且安母耳六戚問疾者見其狀嘖嘖孝子父瘳母憶大女在齊河命子愿省之而母忽病子愿聞耗

天巳瞋策馬馳從者請須見星弗顧昏夜呼邑門而入
長跽母前謝死罪反首搶地禱于天徵名醫五六輩診
瘵肓物唯其可者無弗趣也卒不起自恨頭觸壁啼無
聲水不下咽三日幾死父亦弗善也稍稍啜粥杖而起
其後父耄耋子愿大會父老率群從子姓上書歌舞選
具通國人若四遠賓客分日展慶盡月而罷比卒子愿
五十始衰哭泣過哀經歲不處內里俗隣有喪惟弔與
送至是相議塟者佛子也莖佛子者孝子也禮宜加等
助之纁披帷荒褚紐翣翣之屬采飾顯明文章比象蓋
建邑以來未有屆期環齊魯境僦舍來觀累數萬人始

見諸下里物駭嘆歡笑已見子愿骨立壘面泣血則皆
側然淚漼漼濡其廁足處前母趙塋且六十年舁以祔
而更美棺奉六珈褕翟以殉廬墓碁年封樹悉經其手
華表蹕域弘壯無二歲時之奠哀如初喪邑博士弟子
稱其孝白上官子愿謝之人子用親取名罪也事乃巳
子愿兩弟童年相好無尤仕宦或遺衣若諸器爲二械
實精麗者其中貽弟而父以食指繁強析著然得美食
必召與俱嘗季弟送其姊之遂左而客𣳚病遣娉子問
候消息屬婦趙製含襚而以所藏美櫝殮之從子王道
故同舉于鄉王業爲儒官兩人死附身附槨事與綜理

毛庭之母與因母王若寵婦如之道有子固能詩與倡和
游揚其名延師訓業子廓爲茂才彿王庭于塾經紀其
家婦卒更爲繼從父有息女擇婿而厚裝送之女兄女
弟適德平二郭而婦每單騎存問其家割名田以共生
口而爲郭孝廉覓得快婿稗其奩資元配陳孺人少失
怙萬孺人迎以爲女笄而婚佐夫學與仕以勤儉事舅
章以孝御臧獲以嚴處後先姻黨以睦育女子以義方
既卒不忍置適而父母謂宗子無無宗婦者子女少未
婚嫁不可但巳因有今趙孺人趙孺人善視諸子女當
子愿意而陳公無後伏臘爲位以祭有從弟從子賴以

舉火婿尹功懋有父喪少衆於難坐其庭中以勸綏謗
言巳復有操戈者勢甚張子愿姚劑之其人愧釋憾今
功懋行三年喪如喪考妣焉婿史高先亦以父喪受侮
覆露之而勉之學既舉進士傷陳孺人不逮見也其于
師若前鄒公爲主祀于家祭必齋如終其身座主東阿
于文定里居歲一往候之文定恒語人子愿君子世無
知者意盛不平既相子愿餞之境上祝曰天下人才何
限吾師翁受敷施無以小子示天下私甫入朝遽卒踐
涉霜雪迎喪都門之外抵東阿酬酢弔賓替其任子內
史緯請謚請卹請祀學宮禮使臣之將命者任子受成

而已嘗女季弟女因以字任子子埊日執紖淚如縻衆咸嗟異而爲碑手書之號二絕其于友若粟強南令同榜稔交也南卒督學使方按南宮校士子愿請急爲治後事學使曰君行古人高誼吾當下拜至粟強南子居益甫齔篋僅三十金陽付老蒼頭去以杜窺伺而捐累月奉爲貲後李于鱗先生者踣弊不振言諸孫中丞購故白雪樓以居置田贍之德平太史葛公卒屬禹城楊公以女女其孤海寧陳給事亦同榜相善晚節敗名而作惡者以殊死誣其子力與之雪其于教後進因體能質而利之成名者衆方伯李徽猷其尤也爰有邢太師

之號李昌期劉弘光兩生才俾與子同筆研書而蹲其親喪張心傳李懷徐方羅錦呂大丁馬君來夏祥張鉉李惠李憬朱西或爲之殯母若妻若身或爲之慭庇或爲之辦裝或爲之先游延譽不可勝數鄉有相者劉浮光死而埊之題其墓寒食必酹酒焉有置孩溺擯者拾爲家幹徐三從子而月賦之粟歲饑傾囷鹿以賑上書蠲租邑長吏懼負課督如故正色極諫寧失其歡已若旱蝗走白中丞黃公調穀振貧邑爲他邑代養二馬奏記當路罷其征西第南北兩門中爲弄販夫販婦知邢氏父子不攡直肩摩求售所爲來禽館者與衆共之不

加筦籥郭外緗花園亦然丐者接跡與金與粟皆饜所欲田舍翁引上坐同案食途遇少年無賴避不見揖與言或嫌太縛紲指其腹曰是空洞猶江海爲百谷王何所不容之隣國帷裳垢敝老稚爭趨擁願識邢大人何狀下與立談所經逆旅主人死盆草具對之不厭邑賈氏女未行以死從夫亟臨其喪上臺司旌門凡人一言一行之善稱不去口童僕有過厲聲色訶詰不輕箠楚須臾霽矣寄逕宋或竊其冠以迯邏者大索戒勿推宋太宰服其量知隷人門志路之竊金而不言也門尋病使人問之左右掩口盗困當病何問爲子愿愀然是事

我久柰何令受穢名以沒隷農得盗粟者束詣吏趣賈之楚有童子試而挾書三木襄頭子愿語部使者壹赦幼弱脫其械人有中冓之言不答無已則叱去胡不畏釋氏犁舌獄泰山行宮之毀也邑子媏松募繕介而詣邑令藥公通力合作而表松門爲善士死則會埊爲傳其事廟祀關壯穆邑西偏有靈應邑人廩廩釋回增美焉子愿服食器用質而雅儉而易求絕不爲奇曰奇生恠恠生無常是産禍也文法兩漢六朝間及周秦詩具諸體不名一家劇字琢句務極新藻篝燈擁衾沈吟不輟覺所未安起而更之草凡十數易有集行世臨邑南

宮志事核而文無曲筆人以比康武功頗隨州童沔陽
郭江夏倭事起畫便宜十許條萬開府許給事嘆曰先
軫有謀脊臣多聞子愿兼之矣語具集中書法鍾王虞
褚顏米秃素而深得右軍神體觀者造次殆不辨晝則
入黄趙董馬堂與家有澄淸堂黄庭蘭亭諸帖雲中君
王右軍杜子美象子瞻枯木子昂墨竹所最瑩精故舉
筆往往類之極爲海內所珍辛亥春
上語內豎以邢某字扇進覽偶得之某黄門所
上欣賞命女史學其書邢司馬平倭至高勾麗有李將
元妻託致書子愿願爲弟子恨左衽不齒中華耳朱宗

無歼迁坐立無欠伸年垂六十目無纖翳燈下蠅頭書
不爽黍杪齒利噉堅步履矯健游客言邢先生精神包
身文史蒲腹異人也初爲御史夷陵王篆慕名以子同
社人制義請子愿序爲重忌者乃生之言抑之久而論
定是夫也不援而進不阿而退臺司以下高其誼或迂
道往訪如見卧龍鳳雛推轂于朝章十數上陳文憲修
國史議以子愿及二三儒碩載筆命卒不果王元美郭
美命屠長卿焦弱侯趙夢白馮元敏極所推許黄司馬
撫山東十二年尉薦殷勤甚倚高孩之尊爲海內一人
惭兩時頗其廬一代龍門云子愿故壯無疾而陳孺人

逝長子王瑞有美才死無子哀傷踰年遂病四十日神
不亂既革援筆書曰天高水長學則如此止惟五峯小
圃未成西漢書未爛耳子更請卒無一語自理襟帶正
容端坐而瞑其夕陰雲四起烈風雷雨俄而天鼓鳴逾
日頗若生趙孺人夢子愿作道人像從竈觚出躡五色
雲皷吹擁道而升歲在萬曆壬子四月二十有七日距
生嘉靖辛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六日年六十有二元配
陳孺人蘭陽主簿公完女繼趙孺人平原太醫吏目公
壻女按察使公焞姪也五子一曰王瑞廪生娶副都御
史馬公九德子禹州判官公兆明女二曰王稱庠生側

原缺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王公墓志銘

王之系出瑯琊晉居山陰唐徙黄巖宋徙永嘉其里曰英橋四傳爲樵雲公毓能詩又三傳爲通政公鉦鉦生子祭酒公澈叅議公瀓瀓子憲副公果叅政公杲杲字陽德所謂陽谷先生者也叅議公年踰四十無子元配潘宜人禱于神得吉夢生憲副公踰歲復生公公有異稟少從憲副公受禮經敏悟絶倫叅議公攜之官司馬聶公豹宗人兵部公度奇其才所習自舉子業外騷選

子史舍咀其英華而出之爲詩賦祭酒公見而悦之遣從太史盧公淮學學日進遂爲郡諸生徐文貞公所識拔也叅議公謝事家居好行其德修族譜建祖祠發廩賑饑公皆佐筴癸卯舉于鄉領解者山陰沈公束一見爲莫逆交游南雍程文恭公歐陽文莊公深器之久之倭夷入犯公從諸父寺丞公諸弟少卿公集鄉人爲兵勢甚張倭不敢逼衆謂易與耳公獨摇首曰必築城聚守乃可言安衆多口難與慮始又三年倭復來寺丞少卿死于難衆乃服公先見而憲副公官職方疏請築城報可公身爲植計費萬金出公槖者半城成而倭復來卒不能以一矢相加遺也當偕計以城故兩輟不赴而從子郡丞公舉於鄉公挈以行遂登進士沈公爲給事中直言得罪繫獄十許年公家居數存問不絶至是代其配張孺人爲疏請釋夫罪

肅皇帝覽之惻然由此得解已授常州府靖江令靖江故江中洲耳盜賊逋逃藪公拊循赤[illegible]而徐以法繩諸爲奸利者不嚴而治有東西兩朱家皆雄里中因相讎怨立爲理出任卹如故而又新學宫督課諸生諸生斌斌興起兩臺言邑小不足煩公請調之常熟靖江民詣闕乞留不得首至謁子游祠祠圮葺而新之而更建

文學書院置田若干供歲時享祀及諸都養費邑某子甲官侍御多納亡命摘發無所避邑人歡呼載路他善政不勝書召入爲兵部車駕生事大司馬蒲阪楊公劍州趙公世所推名臣事每咨決公而行

肅皇帝崩

穆皇帝從裕邸入受遺詔有旨如

毅皇帝故事陳兵九門公言

毅皇帝晏駕

肅皇帝遠在楚陳兵固當

今上已居大内旦夕勸進登大寶陳兵何爲者遂罷旣

攺元公領詔宣諭山東南直隸便還家上冢而越適缺
銓郎人言公可小留公曰君命不宿於家遂行巳遷職
方司員外郎疏薦譚襄敏公太保戚公宜調北邊而戚
公募練南兵數萬公從中酌兵食便利一一施用之
上大閱京營以公稱娖有方賜金幣尋晉武選協司郎
中巳晉正郎覈武職世系功勳吏胥無得高下其手令
丙錦衣衛寄銜者無與衛事千戶葉先春寅緣中貴人
執事裕邸以從龍恩希管事公持不可故大司馬伍公
以剪宸濠功任子錦衣千戶其子孫皆文學取科名至
孫始請襲或以年久遠不許公曰所不宜許者功次不

實耳王新建之功非伍公孰爲始孫許之節非伍公孰
爲終此灼然人耳目三公賞延于世何得不錄伍公大
司馬如公議巳出守大名大名土沃而民愿公鎮之以
無名之樸而建元城書院簡十邑士雋者數十百人以
經師肄習之若少傅司馬李公御史中丞魏公兄弟咸
出其門經術節義後先相屬大名由此爲天下望國巳
行鄉約保甲法化民獷狭者蠲馬地銀積逋平亭賦額
輕重適中于今賴其賜凡三年遷湖廣按察副使備兵
蘇松常鎮四郡公故習吳事上海防運道利害凡十餘
條而身沿江自圜山至白茆福山凡八百里得金山之

柘林青村吳淞之川沙南滙江陰之楊舍太倉之劉家
河浚隍崇城增兵列戍首尾相應造沙船別爲三翼輕
舸助之製諸火器較射步法匠心獨運纖悉畢備倭來
寇公率衆禦之奪其舟下令無濫殺得閩越人遭倭患
者數百人遣歸朝議嘉公功晉右叅政仍鎮四郡如故
巳請留弓兵民壯銀四萬請蠲積逋數十萬而采漕政
所宜興廢者書曰三吳水利考吳人奉爲挈令春大雪
河冰盈尺漕艘膠潤州無算公計集民間水車輓湖水
以益之漕遂通又開孟河濬練湖百餘里又議漕粟當
攺折明有六利而陰去四害胡中丞避之具疏以聞而

省臣疑公是不任漕姑以自委耳劾公得調公聞之欣
然即日命駕歸當其少時爲別業陽湖四山三溪所會
也城居墨池里鄰華蓋山大玉洞天則搆玉介園池臺
泉石之勝甲於郡歸而謂友人是物眞爲吾有矣黃門
公使我釋重負而遂初服吾甚德之政府廉公才不宜
在草野即家以故官起福建所知勸駕公辭不拜命或
謂即不拜命宜致書謝政府公曰計之熟矣今附執政
而得官何待今日亦何至有黃門浮言也復增治兩園
奉憲副公及從弟鴻臚公叔本徵時所等夷親知置酒
高會鴻臚公解音律公爲小令度新聲以佐酒籃輿晝

舫嬌歌急管申旦不寐以爲常人望而艷之若仙監司部使者干旄羔鴈數過公就問國家大計若方輿形勢九邊阸塞軍實屯政食貨戶口鹽筴水利亹亹中窾會無不灑然動色充然滿志也其於堪輿家言尤極精詣郡學南吉山故有浮圖號文筆毀於颶風爲復還舊觀而廟堂黌舍亦歲久不治治咸堅好吏市民間地疏池注泉有司病物力屈損公橐金踰千不知于邑太倉無錫科第多元魁談者率推公樓塔功里中名勝若東山孤嶼僊巖東甌王廟鎮寧樓鎮東塔先後繕治費不貲而于先世丘墓封樹彌謹未弱冠喪母潘恭人同憲副

公廬牟山墓早夜哭甚哀比喪父亦如之繼母張恭人年與之亞身上食問寢不令女奴代也憲副公理尚棲約門無雜賓公日不廢絲竹客常滿座殊不爲忤其喪兄也不減父若母孝友廉讓信于妻子式于鄉人德宇寬裕人無貴賤賢愚卽之溫然非義相干不狥不拂而黠使人意消築塘除道成梁饑予粟寒予衣沒予棺三黨之外歲不下千人日雞鳴起盥櫛或子弟諸孫執經問難或課家僮灌園或召客出遊或過從親知終日應接無須臾暇强有力者欠伸跛踦而公神益王每燕集首倡爲詩屬座客和之春秋八十四矣噉果餌如壯夫

耳目之官不衰却杖而步燈下作蠅頭字是年伯孫爲學使者所錄高等仲孫補博士弟子員値公與陳恭人生日舉酒燕客客倍於昔公酬酢倍勤四月命舟歷覽郭外諸勝歸數日寢疾不起與子孫訣惟毋忘孝義先訓而已是爲萬曆庚子五月二十有三日其生正德丁丑三月十有七日葬于陽湖所自卜也不佞受公知久武林之除深以容遹公爲幸而遽已矣公子季中以墓志相屬坐不稱職左官愧負公國士之遇强而具草其言無文其事無溢美也男子一人光美卽季中大官丞孫男子二人至直至京俱諸生不忝烏衣門風女子一

人爲吳恭毅公裔孫諸生一韱婦孫女子五人太學生林承鐘諸生梁玄衷指揮使陳之煒吳孝廉子明登吳文學子至寧其婿也曾孫男子一人欽瑞公卒兩月督學使者以兩庠諸生及郡邑諸有司請祀公學宮所著玉介園稿二十五卷藏于家其俶儻瓌瑋經營大畧與風流標致差可覩焉銘曰東甌左海百谷王粘天浴日貨旁唐偉哉王公受厥祥以表東海風泱泱爲令爲守稱循良出爲藩臬入爲郎文經武緯何不臧豈必用行舍卽藏八十餘年多居鄉畏壘之民穰庚桑通耶介耶道何常我欲名之名無方天錫純嘏壽且康子孫逢吉

世青箱春秋饗祀國上庠大知大年得全昌東海之樂大相當萬物一齊孰短長豪末丘山地秕穅無憂楸柏實公良海若與公䰟翺翔

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張公墓志銘

田南張公與先方伯同舉進士公爲衛輝守時先方伯叅議河南某趨庭之暇縣舉公爲守狀以詔孺子識之此古人之行誼也又十餘年某視學秦中而公來爲副使侍坐隨行公無所讓嘗置酒鴈塔公與同榜叅知盧公兩人南鄉余與諸年家子東西鄉諸年家子有爲門下諸生者公不可師生之分與父執並重若東鄉居前

諸生退居其後庶幾兩得某敬諾秦人士來觀以爲有禮未幾公以汰枝官歸某亦遭先方伯喪不復相聞公卒二十六年而某官晉陽詢其子孫則孝廉愼言輩繼起矣又踰年愼言以所爲公狀乞某銘墓義不可辭按狀公名昇字某某别號田南父某以公贈某母某以公贈某公家本窮空拮据自資羈丱成童嘗供廝隺之役爲綦客所苦不勝憤激迺就學無從具脡脯塾師嘉其志爲授章句日數行已忽開悟數千言立成誦愈益鑽厲篆刻寒膚嗛腹不倦也弱冠爲諸生從邑長者游得其書輒腹笥之無遺以易舉省試會父病謝不偕計吏父勉自力兒無以老誼我公陽應退而憂形于色一日之餐三公不易何論進士託他故不行明年仲春父卒鄉黨宗族稱孝焉庚戌登第除知清苑縣縣距都門三百里而遶四方人寄徑什八九供張率取編戸漫無經紀吏乾没太甚令懼失使客歡不復問公具爲等則籍記之民以差次受役不爲吏所紿會歲饑疫發廩治糜課醫治病遂精軒岐之術所手療必瘳四境無流徙死亡隣國顧受廛者塞路諸臺取其法布之畿輔爲挈令已疏于朝詔賜金幣凡民訟不責贖及應坐胥靡鉗舂以輕重多寡種桑棗若干田野益闢暑無暍人薦章凡

數十上而墨相柄政給事非千金不可得侍御史殺十之二公亡何有僅得主戸部尚書郎事分宜敗稍遷駕部郎以母喪歸哀而柴毁然喪祭一奉考亭禮法免喪補司寇郎三日而守衛郡公恒言守令親民而令益親吾爲令所欲行率見格於守每以爲恨令何得爾鋦不急之征裁無名之費民所疾苦悉詣閤自陳而斟酌布之首斥令不飭簠簋者二人其一東以屬吏六邑令人人愢恐勤卹民隱無不得申其志老儒王生賢式其廬就而問焉生亦洗濯其心直言無諱求不負公知豪某依輿援漁食閭里捕考正法貴人爲關說不聽邑丞尉

掾史有過必詰見爲難事廩廩每懐靡及已部使者行
縣若冢宰計吏諸丞尉掾史得自完則益戴公今而後
知藥石生我也衛水諸渠股引以灌田爲鹵稻粱公循
故敖公蹟而增修之民部郎某妄謂妨漕議塞公具圖
地勢水脉於漕無損卒不能奪郎大恚而郡人頌功德
比于鄭白矣察舉治行甲兩河擢副陝西憲事備兵固
原秦督撫數推轂公可大任而御史某與公多撑距蜚
語乘之坐當徙官公去不顧家居十許年言者交章請
錄遺佚起家仍故官治屯田尋改河南備兵天雄從部
使者慮囚多持平例所請讞駁難數四終不變部使者

故當爲公邑令嘆曰張使君居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
化
今當官奉法判如南山不可移賢者固不易識如此條
畫實政八事趙魏人至今施用之遷叅知河南事治覃
懐于其家窓逼輒納節自免曰吾遭讒中廢不自意復
及此安得昧止足之戒以貽林𣂏澗愧耶歸掩關掃跡
請謁不行州若邑不知有公而邑籍田更稅間架民恫
恐不樂生公慨然曰士大夫民之望也民情不能自達
士大夫復不言其奚賴焉吾生平不私干人庶幾有知
我者見聽力言上官以免義倉法行捐其庾粟倡之里
人慕義輸者繼屬爲定斂散之式寛子息招來者久之
市猾乾没公私大困獨公里便宜如故稽事告成先公
稅而後私賦病者良夜叩門必起正衣冠而調藥給之
其在死法者助之藁櫬他焚券平糶收介特䘏煢獨事
甚衆公齒爵于鄉最尊無貴賤長少必婉容延接尤耻
言人短郎恚公者謫守澤或言是夫禍中將修郤亟自
謝過公笑曰吾爾日爭論知有民不知有我若誠督過
我而以空言謝無乃謂我匿怨友人耶任之而已郎亦
卒無所加于公其後分陝前御史詆諆公者爲同僚聞
公至急引避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面孔復對張公
公絶不形聲色秦人以爲口實其淵達大度類此數以

孝弟仁讓訓誨六戚四隣脱有小忿得一言居間立解
化
里人瞿然顧化無逋賦無犯于有司者病革子孫環跪
受遺命曰謝安石有言我常自教兒何待今日無洵涕
無恒化遂瞑邑令王君爲表公里比于鄭鄉博士弟子
員上書奉公祀學之鄉賢公生正德甲戌正月十有一
日卒萬曆庚子四月十有五日年八十有七葬以卒之
年十有一月一日墓在東山之原元配尹氏贈恭人繼
室王氏封恭人俱先卒王冢宰有誌再繼馬氏副陳氏
子三伯天與諸生娶于氏繼柳氏知州遇春女仲天和
諸生娶散官王重光女繼韓氏副使君恩女叔天驥太

學生娶田氏繼延氏伯叔陳出也仲王出也女五婿趙守國馬國相尹出也諸生馬負圖孝廉王兆河王出也諸生鄭清陳出也孫七人愼言郎丙午鄉舉者娶光祿丞馬世德女繼貢士栗實寬女和子也愼修娶諸生李渥女愼德娶庠生馬負圖女繼陳進策女愼樞聘諸生馬遵道女愼機聘諸生趙鳴鷴女騏子也愼思娶武選郎韓范女愼術聘姑夫王兆河女與子也孫女五和女適諸生孫立相與女適諸生馬一蛟李一桂餘未字銘曰賤不降志貧不失身學不徙業仕不遺親貴不凌物富不妨仁進不競躁退不逡巡畧不矜詡毀不嫌嘆生

者假借迺反其眞子孫委蛻作受郎因不言之教能敝不新于嗟張公古之天民

湖廣布政司右叅政陸公墓志銘

余領潁州節則合肥在部中士民往往言故合肥令陸公之賢也將入界有以百金饋者駈而遠之騶導供億務爲貶損省嗇華內書毋使示權筦庫吏私貸民取子錢生如率而嚴扃鑰啟閉必衆屬目焉民買太僕馬先予直之半馬入而直不給或輸賦于郡郡邑吏侵牟其中韓輸京師往往以盜論戍爲疏四大戸而詔以出納贏耗之數吏莫能爲奸矣比要戸口富者多庾蔽詭復而單産孱民徵發如雨曰彼皆丁壯應爾公蹙然曰夫夫子然一身何所取財按賦之九則而上下布之富以募貧以力民便之至今歲旱步禱雨大澍有年亟收糴備不虞國無積滯無困人公府所需諸貨無得摧直商願出其途或投匭訟人罪呼其人詰之故嘗有怨乎曰某僧以調婦受撻召僧驗其書良是遂伏辜嘗宴東郊指百步之外招搖而過者驛猾某也攝之果然所經目積歲不忘曰若嘗以某事入吾庭皆吐舌稽顙反走而以爲挈瓶術智挈鈴取名不恒用也兵使有所惡欲予死北郡守將壞民居自廣郡李以鷹擊示風裁傅致指

揮使於獄皆持不可前令請讞不以時株累死者率暴道路下令自殊之鄉鄰有鬭以白晝行掠相告言治其罪尚寶蔡公有弟悅市人妻而挑之妻怒愬公繫頸庭下對簿自怨艾乃已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集諸生秀者日省月試而爲祠祠包孝肅余忠宣授其後人田以供歲事故合肥士大夫敬愛之細民歌詠之悅尼而來遠勒石紀政績焉諸臺使考上上薦于朝二十有四章以治行高第召而所理指揮使奉八百金爲謝諸賈人亦以千金致饋曰有如前政吾輩折閱不知幾何是物也實明府毋錢而我得子也悉却不受已拜兵科給事

中論防礦盜若河西所以禦虜咸中窾會而　皇貴妃
以生子貤爵父至都督同知公抗疏言如並后匹適何
非所以明徵遠嫌示戚畹退讓自全之策也中外韙其
言又以武弁政出多門薦牘率以賂成宜一準撫按兩
臺從之持節封瀋諸王戒一切篚篚不及庭而故人客
死者解其裝歸之已拜吏科右給事中當入覲覲臣口
實發幣漁獵其民而賂貴人公爲令知狀深患之疏請
爲厲禁所按劾文武臣十許人卽有與援不避而鄭司
馬楊司空方負時名亦遭彈射中外仄目矣已轉禮科
左給事中建白十事一大廟世廟別宮更始

睿皇倣於
仁祖則統嗣兩得一復祖制日三朝以勤萬幾通下情
一東宮侍御僕從必以正人而時令出閣講學親近賢
人君子一均宗人祿秩一舉選無以資格限人一經義
易叅程正叔傳春秋無舍經而用傳雜以支離附會之
說三禮不可偏廢一汰諸緇黃無印牒者使歸農一謚
法美惡並用以輔章癉一大小臣入朝金紫而降服於
諸署與外臺爲非禮復議從祀諸儒許衡臣虜歐陽修
緣濮議進未愜衆志也已典試南越得劉景辰爲名御
史人以擬楊少宰一元一元亦領解云事竣過合肥合
肥父老子弟逆之境捋鬚相勞也幸留爲三日飲公曰
使臣不可稽報命爲嚼一巵酒而行衆泣下沾襟公亦
泣還則攝其科事而太倉相子衡領解衡故東南才士
會太倉與言官以事齟齬因言衡中式不當而株連十
許人太倉請
上覆試有養之常祿之外以廣孝也語共指其謬御史
大夫吳公曰此意指圭田而發衆語塞而猶求勝公言
凡摯衡者不爲其子爲其父耳有才如衡而以父不得
收無貴象賢濟美矣已遷刑科都給事中疏正律條慎
赦詔清淹禁懲貪風而李公沂言事忤

上旨禍且不測率同官以諫科臣有言責不言則當罪
今反罪其言何用言官爲沂不勝款款之忠觸犯忌諱
陛下宜寬沂以章聖主得直臣之美脫不免杖下翻成
小臣名虧損聖德臣官刑言刑惟
上憐察李公得無死杖下而會推冢宰朝議于商丘僊
居分左右袒或譖公是附太倉而抑商丘者以年例出
公叅知湖廣政事公十四從父入蜀德清蔡公汝楠爲
學使公就試取之移文浙學使不果而族兄有欲攘之
者公不聽時伯兄力能得之郡守公不屑也二十二甫
爲郡諸生宣城屠公爲學使拔之子廩食入省試當領

解以策中語觸時禁罷丁丑舉進士聞父喪歸越三年
奉廷對或薦丞政府可得及第改吉士拜行人公力辭
而受縣其持正如此乃不勝憐才一念與好事口相駁
應爲鄉而不見容豈非命哉參政治澧州澧受楚南境
諸水漢伏波爲護城堤歲久圮水逆行民搆巢而處懸
釜而炊計費更築爰有寧宇焉事在龔侍御仲慶碑中
九谿衛屯田徵糧八千以民糧積逋增屯糧四千公履
畝括田均其賦事在袁洗馬宗道碑中衛征傜若火夫
官馬牛及習學丁操串單通關獘竇滋多劑量釐正衛
人踴躍有更生之慶四封多盜禽薙無遺北地李公爲

開府深所甄賞而侍御史某修舊怨爲蜚語中公當徙
官公嘆曰吾生時夢騎神羊周廻天漢至黃鶴樓止焉
夢徵矣夫巳氏安能使吾不遇哉遂謝事歸年財五十
有三于禮應服官政也公父湳嵩明州同知娶屠孺人
無子副之者葉孺人生公及伯兄攀龍既娶鄭孺人善
事父母就養無方屠孺人謂公吾急欲抱孫誠得如兒
之母以助蓮必多男子無何三孺人相繼喪鄭孺人所
舉子復夭而公哭母特甚或以母卒日犯俗忌當更損
子無入歛公呵之母死不歛卽其子生猶死也夫神寧
有割人母子之愛者卒殮如禮三上公車時父誡之吾

陸氏舉于鄉者二十人舉南宮者半之無祿而兄蚤世
兒不第宜乞一官公第而父不逮見徒跣奔還幾於毀
性族諸貴人據湖勝以居父居里北曰後有興者當圖
南室不戒于火父姑葺之而族貴人中葉故廬且屬他
人公稍復十五以成父志諸葬父母費以身任不煩諸
弟在澧有蠻夷酋長布庭實以獻吏白往事必納之非
我族類生疑懼也公曰馬如羊不入廄夫非御夷以清
白之明驗耶其在嶺南歌鹿鳴燕嘉賓有兩金巵強而
受之以存問所善兩故人故公家無長物獨善治田人
爭取賤賈公取貴善隸農春貸之種比穫不過責息人

樂受公田積穀致富而好施爲義田贍諸兄弟再築室
與之居長幼異食強弱異任諸猶子女婚嫁若姻戚鄉
黨饑寒疾病死亡者資之如外府居約時人或侮之既
貴不復校更經紀其家生平於舉子業極有精詣友則
高公萃李公尚默所宗則茅公坤持以衡士號得人合
肥劉尹濟賓方伯子偁嶺南劉侍御而下何廷尉熊祥
聶水部桂芳輩若而人于鄉後進所稱許必成名庚子
登賢書者三王嗣奭林德龍李遵其著者也其舉武士
稱是里居十三載課耕蘆畔田與老庚相朝夕或延所
知手談讙浪有齒及朝事掩耳不欲聞中丞劉公以公

膂力方剛推轂之謝不應病革出粟帛徧贈親屬故舊乃瞑其年萬曆癸卯四月二十有七日距生嘉靖戊戌六月三日年六十有六公名懋龍字啟原別號珍所益唐宣公裔大理忻始居山陰提舉升之始徙慈谿升之孫元始從鄞元子義台州路千戶義子遂以孫康僖公貴贈刑部尚書遂孫垔有學行舉于鄉早卒婦徐以節旌垔子偉偉子鐩俱以貲拜官則公曾王父王父也同公舉于鄉者衆與櫺門閥之盛四明爲冠公所著世恩錄大都可見矣元配鄭贈孺人謂鄭多女德也以其婦繼封孺人初艱于子過寶應湖禱于神而副室舉子名

之曰寶敬身其字少慧家世受易令受春秋而著家政訓之時耳提面命曰聰穎天授毋自好貴介生授毋自傲父母所殷女資女學女其勗于師訓哉敬身以高等生入太學上舍蔚有時望娶闖家宰公淵曾孫女女字福建按察使楊公德政子諸生秉恂孫男經聘湖廣副使周公應治孫女孫女瑞芳字某應治弟諸生應辰與敬身友善爲公狀其文奥衍宏深而又介憲副公以書來屬爲之銘曰天下脊脊夫何所起仁義攖人溝瞀之儒河漢斯言豈無因當今之世衆趨獷行廉吏直臣何以名廉寠數斎局厚祿反貧固而用妄刻而猜禍傲而多嗔何以名直摘扶細微風波之民背公植黨先發箝口轉爲詈詈猗歟陸公行舉天性欽和含醇廉而不劌直而不絞常常純純素履之往一龍一蛇與時屈伸内省不疚毀者奚怨譽者奚親誰其似之松栢竹箭有心有筠上帝嘉饗錫爾祚胤文藻雅馴蔵爾葬事宰木既喬協氣輪囷伐石作考其德靡晦其名靡湮

雲南按察司副使歐陽公墓志銘

余與歐陽公同成進士公亢直練達而余佻不習事公數教余切切偲偲如也已公自令拜給事中余承乏史職往還益稔余嘗執手而與人揖公輒批之他藥石生

我之言不可勝計無能奉以周旋坐謗補外甚愧負公而公亦不安其位出參藩福建矣當江陵相國匡輔少主綜覈名實懷冰暑月亦有霜氣而二三里人附麗之其說在江乙之論狐虎也故事從給事中起家者醵金爲會即貴至公孤後進抗禮夫巳氏官纔侍郎欲公謁稱晚生如弟子公不可又江陵之門人由吏部郎官九列其門如市公第馬首一識面而已而會公以封王請兩人乘是中公夫悻悻者欲避政府博名高耳則公所由參藩也既量移滇憲副當大計憾者授意陪京臺省楚人居方面應斜劾者四人余與陳司徒伯含在陝

劉觀察元甫及公在滇陝滇之兩臺跡余三人事不得
而公適與滇按臣忤陰搆之陪京則公所由去位也蜀
入滇有二路西路曲靖皆東川烏撒烏蒙諸土夷供廐
傳而東川夷與霑益夷鬪道不通曲靖疲於奔命公悉
赦夷舊惡不問招倈安輯之收事如故奏記中丞報可
武弁楊惟中故與東川有連而坐事爲中丞所笞憤而
走東川紿其酋長曰歐陽公陽爲赦而陰實欲殲爾曹
夷恐事幾敗公密授計禽惟中錮之獄按滇御史者亦
楚人不欲言其名惟中重賄之甫按部檄釋惟中衆唯
唯獨公爭之强累歲之功壞于一旦萬人之忿拂于一

言何爲者御史曰是執政指也公曰執政誠明見萬里
然惟中縶獄甫三月何得即聞京師漢昭帝所以發燕
王書詐也御史語塞已入棘闈公得朱中丞運昌卷奇
之宜領解御史不善也公抗聲言是異日名位不凡何
但成進士御史謂公嘲其非進士有慚色而奪于正議
抑置朱公十八御史有所狎麗豎其妻亦得入侍至爲
充諸生籍入太學衣冠掃地矣一日公與元甫見御史
置酒酣御史起言他鄉遇故鄉人不啻弟兄室有語
不相告以外聞可乎公因歷數豎怙寵倚勢諸不法狀
御史强諾而對公滋深矣讒是以就初公令義烏義烏

人輕生好鬬而東南倭警徵爲兵民去南畝徒步領麾
幢因以武斷鄉曲視有司無如何公仕一月而徵兵撫
至迺下令曰良家子故巽耎冒稱膂力習技擊者有刑
幕府所遣都護輒立營伍及邑人私召募者有刑罪人
竄入者有刑一一親勾稽校試之則有偷魁十三人亡
命而跳之尺籍伍符者論如法中丞谷公嘆曰書生筮
仕而幹局若是乎左司馬汪公前令義烏聞之亦貽書
相慰勞也諸生金效良兄爲怨家所覆没效良代就訊
郡李夙有郤效良而怨家賄李坐效良御史李鄉人信
之獄不得反已御史謝公來公涕泣而爲效良白見寃

狀謝公大喜使聖世無内匹夫溝中使東海無三年旱
使御史不愧風紀義烏令之功也寧獨金氏已御史周
公欲履畝均賦公上書御史物不得其平則鳴義烏民
之平久矣柰何導之使爭不然者衆實有口其可防乎
周公以爲尤于上考而宣其考以風示諸人其政務恤
單赤而抑豪右無藝之征不急之作所省殆盡義烏人
德之公歸田十年而爲德政錄又二十年祀公名宦其
拜給事中爲刑科已爲吏科右戶科左封事數千言斟
酌民情國體非計久遠不發策如調浙兵禁私鬪論漕
運團營便宜于今遵用之其條閩藩則有兵政七條牘

浙兵調邊官恤軍情儲饋餉備戰艘嚴斥堠遴將領南
海麗中丞以經濟自負而亟稱公石畫秦人李騏者商
于閩其仇行千金邑令誣以大辟公廉得之庭叱令而
釋騏令投劾去江陵人爲閩郡守迎公于郊嗔諸前導
者騎而不下反唇相稽公好語之曰吾豈效井蛙修邊
幅夫是等威之辨也諸監司莫不然君後日亦如是守
内愧謝奉表入都江陵私人庭實纍纍公發幣獨薄因
投諸滇寄徑江陵訪江陵諸公子當關以宿酲告遽去
諸公子報謁卒不顧居滇未二年罷聞報即襆被出同
官不及錢而御史大夫顧益卿有意氣獨馳三百里賦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　墓銘　二十一　化

松下老人歌送之泣下沾襟已歸口不言時事身明農
子孫受經邑大夫稀見其面當路故交無一字造請貲
郎子無故殺其婦以百金爲公壽丐道地公盟于神却
之里人某素詆毀公死而孤孫爲惡少所窘公拯之邑
大夫重公公時有排難解紛而人卒莫之知也吳縣執
政蘭谿爲少宰欲援正統間例破格用公公書辭蘭谿
時人以方稽康之絕交云自少無一切聲色翫好唯嗜
書嘗以頭風罷業父詔之曰吾從安福從于潛先世丘
墓在夢寐中需女以五鼎上冢不虞病乃爾公蹶然而
起掩關下帷寒暑不輟十三經十七史杜氏通典丘氏

衍義無不研討而晚年儲書日富搆大業樓居之諷誦
日勤客就談上下千古網羅百氏如叩鐘如屑玉通夕
忘疲也所著樹穀堂稿十數筆錄若干卷博雅中倫公
蚤喪母張孺人事繼母任孺人孝侍父母疾浹辰不監
寐居喪七日不食三年不脫衰或時夢而泣泣而驚寤
寤而復大哭如此者終其身給事時奉使立淮王過安
福展墓思父生平言流涕伏地不起宗人數百千人觀
者感愴購墓傍田供祀事自是春秋必使使修魚菽之
奠於宗祠省視封樹而置田永興爲道路費壯未有子
子季弟之子東奎踰艾而後有子東奕東英要以孝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　墓銘　二十二　化

忠信搏節退讓爲教嘗爲余言義烏吳司寇家有禮法
邑令造司寇則子弟衣冠者胥集肆筵授几上食旨酒
侍立無跛踦容故公家子弟百許爲士馴謹爲吏廉平
所漸摩素矣公名栢字惟承號茂野夢遊十數復號十
嶽主人生嘉靖辛卯六月二日卒萬曆乙巳五月二十
有二日年七十有五余不見公者二十年甲辰夏如潛
日從公遊見公神王敵少年益清心寡欲養盛之致類
有服食然者度不百歲不止無何而傳公病訃從之矣
公正色立朝砥節當官浮沉里閈師表人倫雖婦孺皆
誦說其賢不幸爲胥小所憎錮之考功令未竟其施而

又不及以耄耋期頤稱命實爲之人也何尤屬纊時三
子請治命則曰吾于位不賤于年非夭没復何憾若曹
守太父五字訓足矣乃瞑三子草公遺行累數千言丐
余志墓中石爲孝廉以前主司鑒賞師友切磋家戶常
有之事畧不錄而序其大者如右按公上世唐歐陽萬
爲安福令因家安福安福之派有六居義歷者曰戊戊
之後子炫徙臺盤公父綸徙潛以公贈給事中母元配
曰張繼曰陳繼曰任陳任倶贈孺人贈公兄荷池公者
有潛令逮而以身代受刑荷池公義之書家和福自生
于堂病革口頌之不休所謂五字訓也其世德如此公

娶于劉封孺人爲公擇助遷者楊實生奕英與奎皆以
文行紹其家奎娶陶茂才之誠女繼娶太學趙某女生
子煒聘劉茂才淇女奕娶慶遠守郭之幹女繼娶楚雄
幕李鵠女生子烸聘劉茂才元言女次炎未聘英娶邠
州守杒學易女生子熉孫女適四川叅議李之皡子廩
生質亦奎出以卒之年十月二十有二日葬公于班灣
穋嶺銘曰維歐陽氏系出神禹百世本支冠冕三楚潛
沱之間緊公作古行有防表言有壇宇爲直諫臣爲賢
明府藩臬閩滇疏附禦侮一星甫終遽以讒沮逐我冥
鳴唖池腐鼠表正鄉閭優游田墅子姓振振象賢繩武
踰七望八曰衆父父身沉名飛神明交輔彼諸人者沙
虫栗蝨行路則唾其家鬼吐墮無間獄公在帝所善惡
之報遲速衰序史銘墓石昭兹來許

陝西按察司副使蔡公墓志銘

先大夫叅藩中州則蔡公與仲氏已先後舉進士爲民
部郎而太公甫以明經除長葛令趙庭時先士大夫數
舉以詔曰父不欲因子貴子不敢以貴加其親賢於人
遠矣小子識之比余登仕籍而公守德安德安余鄰郡
從諸鄉先生望公顏色侃侃如也已而見仲氏奕奕如
也其居官多理外奇舉尋罷而公伉直不諧于俗後十

年亦罷然仲氏以金華之事再起即未竟其用亦足爲
巖壑吐氣而公長廢復有伯道之憾天道固不可測矣
叔氏爲孟令聞公喪上書乞歸執喪當事者嘉其友愛
至性顧於例不得許已擢北地郡丞將歸而治公葬于
狀公生平行事泣而請曰可行父兄辱知於君家父子
有年所矣今又得備下走幸爲志墓中石以不朽伯氏
蔡之先人實靈承之余知公歷三朝垂五十年爲檃括
其大凡而志之如右公名可教字孟受別號虛吾生而
有方格嶷立矩步瞻視不移與同郡王雲衢司馬齊名
督學使王艮齋公兵使李脉泉公奇之父遺師事唐一

軒先生遂盡其學而脉泉公召之邸與其子相切磋所得蔬果輒納笥中曰家有王父未知此味不敢先嘗李公稱於人比之陸績秦實公爲博士愛之若子謂其偶曰吾他日食蔡生報當過吾子孫自後直指兵使郡伯丞倅學使更十餘曹無不褎異公而學使馬公至以公不與第詰主司取其文頒示諸生賜金與偕計者等公益自負嶽嶽無所下邑令越包公少年成進士父尚未第徵名士爲文會公兄弟與焉或諷公宜以令爲師公艴然友其父而師其子可乎後與包公父同成進士觀政大司空省中大司空雷公故嘗左遷郡倅知公者也

分宜當國司空鄉人甚昵客請因司空以見分宜跤要路易易耳公不可尋爲南陽郡李門無私謁自諸王若郡長貳若官屬右姓咸以嚴見憚市猾偷長訟師羣不逞舞文犯科沈命舍亡窮治殆盡而有州大夫以墨敗其弟方給事中屬中丞末減公卒坐如律以是不得徵爲臺省僅擢民部郎大司徒高公廉其賢使主省中一切奏記已領徐州倉所賦漕卒金粟諸武弁不得侵冒頌聲載路既代有羨麥三百餘石以賑諸生留爲部衛公費已擢正郎商人市内供香蠟未償直數萬金同舍郎以歲久靳勿予公正色曰縣官乃負商人責非體且

何以昭大信於天下故事諸曹郎入朝禮兵兩曹恒躐居民部上民部郎以錢穀故號爲俗吏不敢與抗公與郎二三人有志節者爭之令大司馬大宗伯位大司徒下而郎不然不應官制諸郎目攝公一麾爲德安守而有喉御史以惠文彈治公者矣其爲守政如爲理時陳帥子坐法應徙責人居間卒不許督學使試廩生久次者四人公必倍之其課諸生日考月成不廢攢楚人人感奮實興爲盛以治行最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而實博士已没升堂拜母爲易善田百畝授其子秦人稱博士知人公不倍德兩重之云潼關孔道貴人往來廚傳

輿隸疲於奔命公多所釐裁御史某中撓刺公謫山東僉事備兵遼海至則誅卒之囂而叛者所部不寒而栗姚帥仲仁曹帥簋兩人相軋也姚譖曹而中以大辟公力雪其冤直指劉畏所公以劾江陵相下緹騎逮諸官屬不敢通音耗公獨往視而泣贈緹騎使毋虐督撫倚公安危攝諸道恢恢游刃有餘地而忌者躡尋徵瘢還行太僕少卿蓋左官云未幾以考功令黜時父尚良食左右就養無方爲别業蒔花竹果蔬田庚禂父徒步從遊物外之友同志之士談道論文賦詩行酒口不言朝事而有李侍御者悉公操行爲薦于朝忌者心儀公有

出山之想尼之而李亦免矣歸十有七年母卒又五年父卒公年已老慕如孺子郡丞之除孟令也爲詩贈之曰蒼生疾苦時時問莫負人稱應宿郎入計便省公又誠之曰政者正也朝廷有正法聖賢有正理以吾從大夫之後家當復而坐鄣供賦長且數十計吾誠無所恨竊虞時尚居官舍理法之正以博名高故相規耳郡丞聞公病使醫往視公答曰老病不易醫名醫猝難得自病易醫者三瘳日甚天實爲之醫其如何吾不貪生不畏死修身以俟之而已郡丞謂公進退不失其正即死生亦然信哉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而爲邑志謹嚴

有良史筆其生嘉靖癸巳十月十有九日卒萬曆丁未十有一月八日年七十有五元配諸生張思濂女累封宜人繼室諸生胡棨女以仲氏之子廩生璠爲後從父命也璠娶黎城丞唐若彝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其世系詳父與仲氏志中銘曰維爾長才維爾高跱兄難爲弟父不得子位居弟次一間而已十有五年亦遜父齒以仲仲氏爲伯伯氏爾弟爾父于爾手死爾沒牖下叔不及視我思先民或不逮爾或爾相類是亦衆矣以爾血食子不必已以爾有聞其文則史漳水之濱夏陽之里魂歸來兮聚族於此

江西按察司副使向公墓志銘

今上四年丙子楚大比士御史向公爲政時江陵有子應試不第而余叔季兩弟並爲公所錄人服其公他相國子是年有第者讒口因間公於江陵御史乃假政府立名遂出公爲江西副使未三年卒葬北山之原凡三十年而仲子日葵來爲晉閫叅軍始以志墓請曰先君子棄諸孤蚤清白無所遺葬有闕幸得事先生徼福叔季兩公爲先君子不朽夫先君子之生平先生所知也余覽之不勝山陽鄰笛之感迺按公之友桂君茂枝所爲狀而志之公諱程字宗洛其先浚儀人宋丞相文簡

裔靖康間權兵部侍郎偉從南渡家浙餘姚已遷慈谿有樂中先生者宗慈湖楊氏學恥仕元有爲獻縣令者死節靖難數傳至竹泉先生時正志節不羣娶湯郡伯女生永齋公恩文行重於鄉評用公貴贈御史娶王給事姑贈孺人繼陸文僖妹封太孺人陸實生公幼慧穎特甚受業王勾山先生之門深暢厥旨毘陵薛方山公爲督學使諸生無當其意者獨奇公以第一人爲諸生再越月舉于鄉至乙丑舉進士除閩令閩居都會號盤根錯節公彊力天性精於吏職宿猾舞文膽破齒擊每晨起視事日出謁諸司罷而聽訟獄課賦役所接見識

其姓名終不忘暇則過致者碩若諸生談説經術問民
疾苦夜分不倦凡理出冤誣若干事人稱神明久之庭
虛無人胥史一日不受朴若更生然治行爲七閩冠隆
慶戊辰徵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疏請遠女謁戒崇欽
先帝爲動容宰執有慕公欲燕見者公不可呈身御史
識面臺官古人耻之矣尋出按遼陽遼兵數拒虜有功
諸將忸而驕公董振擇之凛凛奉約束虜入盤山徼諸
將殊死戰大敗虜去遼人士學鮮師承稍寬功令俾毋
畏難和顔色而引掖訓誨之士樂從鼓篋遊泮水倍增
往日遼與朝鮮以鴨綠江爲限侍御史行部至江介則

朝鮮王使陪臣致餼牽之饗公曰人臣無境外交況四
夷君長乎謝不納冢宰楊公邑子官于遼怙勢而貪以
計奏最公抗章白其狀冢宰引謝眞御史矣陸孺人度
公抗直而官執法或刻覈少恩別時以爲言公謂遼介
在夷狄間其人推不盡諳三尺得情哀矜勿喜所寬貸
數百千人題書報毋兒持此爲毋壽無長物也還朝値
上踐祚公以少成若性習貫自然幼冲訪落宜愼其始
上書數千言要在近君子遠小人毋殖貨財邇聲色正
蒙養以基聖功經筵進講章拘文法意不得舒請復古
坐講禮從容開道數召宰輔及文學侍從之臣入直便

殿侍豫遊通上下之情周知四方艱難古今治亂得失
識者以爲名言已出按應天屬江防弛大盜出沒無忌
白晝斬關團奪府藏金新安俗好勝善結納每有鬪閧
留都諸公卿居間吏持兩端莫能決公先以法繩當路
私人之爲郡別駕者杜一切餽遺右族爲姦利收棄致
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貪吏望風解
綬惡少年竄跡盜不入界而數召鄉三老博士弟子考
校其德行文藝畿輔爲之一變以母老乞歸子舍三年
復除福建道尋按楚治略與應天同諸作姦犯科以力
勢變詐自解者皆伏辜楚人傳相勅厲無敢犯既以比

士失政府歡政府尙刑名取論決多寡爲殿最公顰蹙
曰昔韓盧之取狡兔也上覩下獲不甚多殺此相君家
子高語彼於時稱健吏而言猶若是聖明在御柰何以
誅罰立威名吾將爲相公樹德其鄉人是年楚囚辟不
及額坐奪俸遂有江西之命矣所部南贛二郡爲楚閩
粤豫章之會大帽諸山延袤數千里盜負固伺間四出
行旅居人戒嚴公訓肄士卒部署游徼置正伍長不得
舍姦人信賞而必罰窮里僻壤有非常吏輒聞知大寃
震壞渠率效首由是桴鼓稀鳴四封安堵而公不勝勞
瘁病一日遂卒南贛人老小扶侍喪車爭奏酒炙中丞

蒙公及同事者余公哭盡哀公居常言論恒持名節當官必行其志無小委曲而事親婉容愉色唯恐傷之前母王有女適岑氏事之亞于母季父坌世所遺獨子畜之如母弟振故舊婚姻之厄窮者多不可勝舉所著詩文奏議若干篇藏于家其生嘉靖辛卯八月十有六日卒萬曆己卯五月二十有八日年四十有九配楊孺人大隱先生女公仕學之優也孺人實相之執公喪毀後六月亦卒二子長日升邑諸生娶諸生葉雍女次即日葵娶太史王應選女女一爲成都守張大器子與胤婦孫一曰宸邑諸生娶中丞葉照孫女二曰官娶給事王

交孫女繼娶裴氏三曰宿郡諸生娶郡守劉安孫女四曰寛聘諸生馮應相女五曰宫曾孫孟堅聘少卿顔鯨孫女體乾聘諸生馮文起女曾孫女字邑令錢某子某銘曰天方授楚柄臣嶽嶽海内之命斷於掌握誰其亢者神羊嶷角高明無畏犖獨無虐舉人於鄉與衆用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人各其心惟天無私具嚴天威何虞人訾譏人高張以公左遷天不勝人不永公年彼炎炎者今何有焉公没名存人定勝天

四川按察司副使胡公墓志銘

胡公名宗洵字師蘇嘉靖辛酉年二十有一舉于楚萬曆甲戌年三十有四除判嘉興府丁丑擢判順天以母喪歸公除復任丙戌擢南京戸部主事己丑擢刑部員外郎郎中皆在南壬辰擢守叙州府丁酉擢按察副使兼參議己亥歸田壬子正月十有八日卒距生嘉靖辛丑九月十日年七十有二公少時神采高徹如瑤林玉樹父贈公母恭人器之曰孺子必大吾門里人上郡丞董公商城令夏公黎平理黎公皆以易專門名家公從受學爲入室弟子倜人中言動無所狎昵誦書率以宵分就寢雞初鳴盥漱起矣伯兄虞城公同學目公雖弟吾益友也學大成十八爲諸生郡伯都肄七校士公爲

冠才藻清妙宿儒推讓其能既下第歸結同志爲城南社資令田公肅寧令郝公高淳令董公孝廉女弟夫王公余垂髫亦得從游其年虞城孝廉與余並捷鄉書恭人謂贈公往耳所夢二子龍升一子蠖伏其有徵乎詔公與虞城吾兩人能成若兄弟若兄弟何難成吾季季卒有樹也贈公日督課公兄弟屬望良厚而三上春官報罷贈公忽病卒兄弟私計三釜之祿未得一日效之于父今無再誤矣乃與伯兄同謁選人余惜公才垂涕泣而止之言諸銓郎格公冢宰襄陽鄭公公同榜也與余意合公復涕泣而告曰君不聞古之哀風樹思負米

者手桼何以一第使我終抱大恨且謂伯也在則九有
弟兄者遂不必身養親耶余無以難於是伯兄除虞城
令公除嘉興兩家遞輦母入官所以就養無方嘉興才
士如雲士見公言論風旨度越人意表咸來問業臺司
暨郡守試士擇而使公督學秦喬公奇嚴復東濕新功
令所甄錄減往額十五獨公取士極一時選如大叅陳
公少叅項公郡伯樂公其魁然者也公於吏事尤練習
大猾善舞文莫之或欺兩浙糧輸京師最爲繁鉅度非
公莫任者檄下察諸里魁倚巨室爲橐橐因緣侵牟又
善與錢通小染指則令不行罷絕一切問遺薪水酒脯

化
無所受諸役有犯罪不貰廪康就要束而籍餘羨累千
金歸于帑上官賞譽是蟬蛻濁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三年八登薦剡武林張恭懿爲太宰深知公遂有京兆
之擢再任時
上兩幸山陵閱壽宮扈蹕賜金幣乙酉都人士訟言冒
京兆籍中式若而人而椒房之戚有被放者藉爲口實
上殊疑怍罪督學御史勅簡京兆諸僚有風裁者同新
學臣考案之諸冒者多與援衆縮朒託故辭免公不可
避難就夷非人臣之義也集京兆生千餘人使與諸言
冒者庭辯之衆皆曰眞則留衆皆曰冒則汰雖當軸貴
人及左璫怙勢作威者爲關說不聽汰者亦心服公
上亟使小閹緹騎刺察外事號曰聽記其人絡繹以聞
上輒首肯又使兩中涓立促還報公姑飲之酒而令十
吏遞供書書奏不黜竄一字
上覽之稱善顧左右書公姓名於殿柱事久而憸人有
翻異熒惑是非者朝議爭糾其詩譸公名繇此彌起爲
戸部郎司倉政出納明審掃除積蠹官民卒伍歌詠載
路退食之閒輯省身要語比于韋弦之警同舍郎中丞
譚公有方格愼交遊惟公締衿契手其書不釋是躬行
心得非空口比也居比部平亭疑獄數十百人法所不

化
原不畏强禦大司寇太倉晉江兩王先生重公諸爰書
上問胡郎云何然後報論既之叙州叙州故蜀瀨府當
采木征夷騷然棼費民羸幾卒首禁墨吏陽以推科陰
自潤者裁冗役釐浮費定百貨之直因時高下有司毋
得虐取男女婚嫁以冠笄期女毋得長男非軍興市毋
得殺牛進諸生茂異者數省試之若劉僉憲時俊劉民
部繼禮之屬蔚爲國棟今輩出未已也歲饑人相食唉
白骨委積盡發常平粟更以其月奉易諸積粟家而作
糜餔之屬吏能活千人予上考賦卹有虛者斥閭行窮
里空舍驗之所全濟無萬數而仲子方在娠其母偶恚

公憂形于色叙人匐匍禱神至入楚祝蠻萘上之眞武已而仲子生母亦平善遠近傳誦惟德感神如此語具大宗伯李公方伯李公記中至今叙人號公生佛而尸祝之不替三載考最贈父母妻如今甲兩臺疏公于朝曰誠可開衡岳之雲清足擬涪江之水二千石賢聲稱最十四郡德望推先請得擢蜀監司慰蜀人倚毗之望報可以憲副兼參議守川北川北貴重主斷之豪聞公猶雀見鸇而鼠遇狸也無餘死矣公去其太甚嘉與更始而以公督全蜀采木事先首憲後布憲務在寛民與商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木皆中程冠於黔楚

司空紀功以需顯擢已奉表祝　萬壽便道還家與伯兄叔弟綢繆不忍遠而伯兄健噉趣之行無何伯兄卒公大慟乞歸兩臺援止之中丞譚公與後先兩直指相齟齬而公故同舍事恒取裁流言交搆盡成公歸志公歸矣日夕偕季氏及從兄延平公諸宗兄弟爲歡邑二三舊德月有會名曰從先飲饌衣履雅素簡要可方香山洛下云孫熊兩恭人蚤世無子晚得張孺人生伯子仲子潘皟滫瀡纖紝組紃之事見即饒爲之以隻身周旋俯仰間晝夜攻苦男女效績懲則有辟所經越蜀兩京未嘗市玩好靡麗物約敕舍中兒亡闌外戶言笑聲寂然僚屬環居嘗嘆曰胡公府中沉沉何至是每舉以戒其家人事諸姑姊姒姻家里婦人人允愜爲熊恭人遣女必豐客至籩豆有踐不項時辦雖久亦承權與以公甚愛兩子不忍譙何獨操之嚴公用是稍自優暇而孺人頗先卒伯子未婚仲子方齔公忽忽如失左右手流涕謂二子吾今而後知汝母之益我弘多其囏辛可念也預營宅兆曰必令而母祔我伯子游太學仲子游鄉校良娛公膝下居平除嗜去欲嗇神保和不用巫祝鬼莫敢祟而比年喪王氏妹已喪季弟之婦與子已喪季弟已喪魏氏姊損歡樂之趣爲多因以病卒公篤愛

自諸兄弟姊妹外若猶子太學狀孝廉機文學樹棨棫杲楷若諸女之爲魏爲李爲黎婦者外生文學魏崑魏嶽太學王召孫詹孫鳳翼孫鳳閣財相通學相成患難相扶持也吾邑孝友萃于一門矯國華俗翳公是賴族之人里之人周困厄解鬬鬩者始乎幷乎終乎鮐背不可數計矣公卒邀童不謳歌舂築不相杵向方而道哭抱子而憂行者接于路越蜀之民就生祠酹酒或千里命駕會葬若陳參知者心喪如古禮焉公上世石首人元時永春公從白陽村三傳原靜公邑諸生四傳善道公以貢授青田簿徙縣西郭生穎州　公偉正德辛巳進

士令永新守潁州祀名宦五子其季爲公父酉朴公鈍
仕膳宰以公贈叙州守公母黎雲南憲副導訓公女弟
累贈恭人三子伯虞城公宗淳季太學公宗沆公爲仲
元配武義丞孫公趯女繼室增廣生熊公九女俱贈恭
人子二伯根太學生娶封侍御劉公希皐女方伯公侃
女孫也仲樟庠生娶叅戎劉公諮女女一適池州守方
公遂子太學生士伯孫男二憲生根出聘余叔弟維柱
女即季公女之女也今俱殤繩生樟出聘廩生譚公如
絲女臨洮郡丞公完孫女也女孫四俱根出長字孝廉
王公應翼子璽太學公垣孫也餘未字以卒之年後十

有一月某日奉公命葬張孺人左銘曰士有家修而未
能行或勉當官以博浮榮稽其素履月旦所輕矯矯胡
公衆美斯并爲孝爲弟信于友生爲仁爲讓孚于民萌
官游越蜀歷兩京毋虐煢獨毋畏高明廉而不劌矜
而不爭烝嘗遺象絃管頌聲汙隆在道進退以貞在鄉
先進在國老成人考終命天靡忌盈鬱鬱新阡疇昔經
營神則相之祜爾宗祊瑩爾孫子騰茂蜚英玄宮作考
偉哉令名南山巖石莫之與京

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常公墓志銘

淮入海由清口入江由大澗達湖自高堰築而江路塞
自黃河厥淤而海道阻所受七十河水積泗州爲
祖陵患州人常先生畫分黃導淮策忤當路意坐阻撓
奪官竄之編戶以陵歲受水撫臣周公用先生言上
上命給事張公與行河者舒公來有開腰鋪河之議以
倭警罷水患滋甚先生復請開黃河道濬清口沙以導
淮入海開周家橋武家墩以導淮入湖開芒稻河瓜儀
閘以導湖入江侍御史牛公繪圖以聞
上震怒治諸行河者罪而後司空楊公給事張公卒以
先生策從事陵得無水復請留漕粟二萬石給泗人昬
墊者先生功見言信無何没矣没後五月余有頼之役

入泗式其廬尋遭母喪歸不能有所表章爲恨又十年
公子伯行奉李民部元祉所爲狀以志墓請時諸博士
弟子員及鄉三老請祀先生學宮益久而人益服慕之
余得藉手申其高山景行之思幸甚乃爲志曰先生名
三省字希曾世泗人也始祖福曾祖永祖仁父鑑福以
州諸生守城有功拜官判州事遷守滁州永以老人爲
鄉祭酒而民貌祀之配食城隍之神仁善釀酒敬事漢
漢壽亭侯恒以歲五月十三侯生日詣祠酹然後沽州
大夫先期索不應也鑑秉心無競每訓先生惟繹思君
恩祖德先生孩提時服膺無忘受詩外傳十六爲諸生

更從博士莆田唐公受春秋唐公述其鄉林尚書見素清德鋭然鄉往之壬子舉于鄉丙辰舉南宫與耿天臺先生倶爲掄魁廷對時問耿先生甲第當誰先耿先生未卽答先生謝曰君不以一第屑意吾失問矣分宜執政當爵有以驕人白日者絶席而坐士講良知之學先生心疑之紫陽主敬致知通乎上下學陽明其契也言不顧行已除知吉水邑人羅文恭與安成鄒文莊皆躬行君子爲陽明高第其他多軼禮法之外先生益尊信紫陽而課諸生必約諸人倫物則無索窅冥昏默倡狂自恣後爲名公卿相望兩先生稱先生學術有實除不

可易也政最著者民不時詣縣自輸賦吏胥里正無所容侵年白沙驛供張費率先時給出入如一不稱貸而足芝産於署輿人誦之三年報政擢戸部主事審權量精會計京師饑奉檄行糜藥一一身親之全活無算以母喪歸服除補武庫遷員外郎分校禮闈所舉士號得人遷車駕郎中給軍士衣直有受而色動者訶止之已一人來告後期未拜賜則色動者所冒也衆驚爲神移祠祭郎所隷諸緇黄星官伶優人無萬數宿蠧一清擢湖廣布政司叅議治均州州太和山中貴人司香稅多乾沒先生鉤校之得積羨以千金代均賦以三百金隄

漢水潁田而清其所侵田爲諸生廪餼中貴人嚴憚之于時太公春秋高矣上書請歸子舍諸臺留之不待報而行色養太公十五年日召所善訤笑爲樂啟居飲食無時不在側出從客飲深夜迎門有疾不遠千里延醫藥嘗而後進衣不解帶食不下咽者再閲月太公沒公于年不致毀晝夜號泣不輟每祭哀如初喪終其身敬兄如父愛弟如已弟沒調棺斂婚嫁其子女督課諸子學而代爲償責私居燕處無惰容布衣蔬食若寒畯家法嚴整室人非歸寧足不出閫藏獲丱笄不通言非公事不入州大夫邑令之門其賢而不爲人所知抑中于

譊者薦達之辨論之謁博士徒步而升講堂不敢正席曰此少時横經捧手地也而更爲易地一畝築土山其上峙學宫北以輔形勝所不足生平不内非義饋司崇文門稅故事有置邸中器物而以奇贏爲名者却之若浼州邑以輿臺來輒辭邑有馬廠田汙萊久矣受而力耕田乃沃饒卒還之官以業諸生諸生中所識拔馮觀察李民部錢明府皆人倫之選也三黨之戚李爲善陳仕慶張大立譚龍若而人貧不自存者居食之故人高孝廉有至行數游揚之以田宅共之而召其子若諸故人之子擇經師教之節婦孝子若陳守阜單察其窘周

之有兄弟若叔父猶子訟者以粟與金畀之而因媾解之如初凶歲平糶不二價天大雨雪集凍者于空舍授薪而寢處之病者療之餒者餔之胥靡行乞者如之死無歸者歛之瘞之以其臯壤居受水者以其廩賑遭火者河患起先生既遘謗無慍言身操畚臿塞城城卒不潰已請免馬直漕粟歲以金代喪家者葺茅依畀脫而處民到于今受其賜會有恩詔復官而楊司空疏言河工就緒多叅議常三省功宜增秩錄用先後撫按臣南北臺省薦者凡三十人而先生題其署曰久分生涯偕木石勉將道術付桑榆無復宦情矣踰數年卒歲在辛

丑二月二十有一日距生嘉靖癸未十月二十有九日年七十有九其三世以上享年皆同泗人以爲奕世載德天所篤右也配李安人生二女長適陳大參孫瑤箴次適陳鴻臚季子從周以節烈聞助遂者吳與陳吳生勉之卽伯行陳生愼之皆爲諸生而勉之最有名勉之生遵極遵模遵楷遵朴愼之生以端以正余惟古者河淮各有道入海故謂之瀆瀆者獨也今河淮會矣形家所云合襟水於陵最勝古者以河治河今治河以通漕冀得其利復冀遠其害重在漕卽不暇爲陵計何論小民古者任人習而後用不用而後習禹之爲司空也得非以崇伯子故習水耶今治水之官不必生於水亦不素諳治水之策而猥以爲才而用之倉皇間故事取文具施行安能必有功古今事勢之變如此常先生世習於水也奮必然之畫不見用而反以爲罪晚用其言而不食其報古今人不相及事勢多變寧盡委之天數哉余于常先生重有感焉銘曰委質爲臣兆可以行翻然長往曰有老親隱焉用文危言覈論幾不免其身曰爲國與民曲突徙薪無勇功無知名沒祭于社惟鄉先生世世奉若子孫河渠書書之則有史存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議何公墓志銘

何矩所公與其父龍崖公俱以丑年登第官俱至浙江叅議謝事年俱耒艾也先大夫爲郎時習龍崖公仲子侍御公同余季弟成進士余復與同官大梁相善得交歡公比坐急難寓金陵數奉杖履同余言唐楊夔原晉亂不自王敦蘇竣而稔於王導庾亮巽虛駕僞崇扇佻薄空談競而實政衰也權德輿論兩漢亡不自王莽董卓而深罪張禹胡廣多方善柔保位持祿士習壞而奸雄起也今在朝在野此風漸熾吾輩宜有以振之余深服其言無何公遂棄人間矣伯子郡李以累世通家屬余志墓誼不得辭志曰公名湛之字公露父名汝健母

孫宜人宜人夢白蛇入口驚而寤生公識者曰此吳張
承之祥也龍崖公知濮州攜之官六歲日誦書千言十
三屬文有奇致侍御公九歲亦如之父都試諸生令兩
兒從濮大夫士無不嗟異焉小史馮祿與同學後以明
經爲博士則公麗澤深矣十六補應天諸生耿莊簡公
拔高等而會龍崖公爲御史顔應賢所詆諆亦疏攻御
史同日罷出都門目屬顔曰吾兩兒可繼志若歸作何
狀歸則杜門謝客益延名士爲子師友而得少条張心
溟公兄弟刻厲無倦遂同舉於鄉龍崖公始舒劾出見
客吾以歸成吾兒頳氏子爲我德矣已公病脾辭家人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　墓銘　四五三

化

山稍諷二氏言偃知見啚嗜欲三載甫愈而體羸劣父
毋憐之兒即以乙科爲博士足償力學之苦公不應五
上乃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已遷郎中精法比受知少司
寇吳沈兩公諸大獄必屬公讞多所平反同舍郎鄒吉
水陳雲間歐陽潛江最知名於之極捻置白雲菴退食
與二三公坐菴中譚道賦詩泊如也侍御公理開封父
毋往來二子間公構精舍中有鳴鳩亭儲木石花竹奉
親燕遊戒其偶周安人奉養豐潔雞鳴問寢然後入署
散衙或不脫衣冠詣鑪頭視膳品嘗之而後進公世家
錫山國初徙金陵兄弟六人季以下仍故居父往視諸

子病矣公聞并道馳至不及視含殮深用悢恨爲拜謝
諸弟而輦柩厝之小山先隴悲哀抱於情葬葟稱於養
服除補虞衡龍崖公舊曹也讀手澤輒欷歔不勝哀而
更痛往者以萋菲去位事未白已考績疏請復父故官
報可其夕孫宜人居白下季弟居錫山皆夢龍崖公衣
繡有喜色云冬官諸郎勾當公事多利藪一切謝不與
第司鑄錢釐諸奸蠹務供國用而封倭議起疏斥大司
馬聽須史之説詿誤人主者羞社稷而爲天下笑以中
國全力制倭若轉閉錘臣請除戎器備不虞無爲倭所
紿舉朝壯之已擢僉江西憲事專治驛傳三日康部中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　墓銘　四五四

化

富民數十家衆莫測所以則以易諸勢豪侵冒者有司
假驛傳金他用至五萬趣令償毋再煩民所至詢民疾
苦人得自言采而行之會伯子成進士公奉表入都已
聞母疾亟歸母執其手曰吾忍死待若目今可瞑第若
子不在膝下耳伯子除襄陽李省覲詔以清愼勤三言
當官要法復益之二言曰耐煩既服除不欲仕而伯子
以拒惡璫有詔逮繫公不任㥾邑太史焦公趣公宜先
入都門爲地已見伯子僂輿中顔如故猶自寬也伯子
頌繫金吾十有八日謂
上怒小挺公來視則旨下掠立其罪父子都得一號作

死別矣偵者織路伯子尚無恙又稍自寛而公有浙江
除不可頊命明年入浙部杭嚴二郡首下令禁婦女入
寺依佛械僧之有妻妾者逐之各復其所盜有廖於室
略於通什五連生夜警晨嚴外戶不閉也條庫直以寛
商清屯田以足餉置市皃竊包若以僞銀欺鄉人者於
理責重主斷封水煍山之豪戢不得肆倚葦邪化矣沈
都諫繼室與宗人淫而殺子孝廉當大辟詐死發其覆
陳少卿三謨故相鷹犬㗋其黨殺人公坐以首謀抵死
賢士大夫若虞文部葛祠部沈上人每遊必偕有香山
眉山之風已擢右叅議分部溫處又龍崖公舊遊也陟

降在庭繼序不忘而政體較杭嚴爲寛大初聞伯子病
貽之良藥已聞獄中從馮僉憲公講學曰是必無死而
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再以奉表入都泣而語商丘相國
商丘亦泣當以去就爲伯子爭諸臺省疏遞上妬者謂
出公父子私情激
上怒司禮陳矩懼屬金吾夜登公床語之故公遂出郭
外商丘公謂卽不得赦乃不令父子一見耶當事者不
敢任而侍御公卒於閔訃至公慟遂歸復移官四川公
哭弟思子憚遠遊疏乞休少宰楊公留之公還所領勅
矢必不出矣甲辰
上感客星變釋衆因伯子抵家已周安人自錫山來相
持慟哭已乃雪涕兒不以獄死吾與若毋不以兒死君
恩如天置酒召客稱賀數日而罷已葬侍御小山形家
言不利於兄公曰毋隳成功卽有患天數也安可逃乎
而伯子失婦飲虹橋別業哭周安人復病公都無怨言
人以方溫大雅處一年公又病脾而浙當大計流言中
公御史左公以閒伯子秘未告公病愈乃知貽書其僚
曰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吾於人乎何尤
有道人授導引術病益郤著金剛偈論天親無著二疏
大暢厥旨已置鳳嬉園爲菟裘而春秋正六十自慶曰

鄉者吾精已消亡矣吾形已不逮今日何殊百歲復置
酒召客爲十日歡談經論詩對局命觴甚適也已改孫
園爲玄津書院延四方文學士與諸子姓肄業元夕張
燈復置酒召客賦帝京篇莫春遊牛首獻花巖詩成屬
伯子與友和之已命治木至祖堂卜兆而返仲夏俄感
疾午日召客燕河亭呼伯子兄弟侍伯子病不能從公
曰吾所患時疾不宜汗及斷食大嚼自如而病日深醫
投以參苓藥上下結轄或欲下之公不可有名醫來診
曰藥無能爲也伯子與歸故宅爲公傳神召之來支分
家事詳覈而以厚宗人終焉仲子曰大人素好禪宜用

之此時伯子曰須持正念爲之首肯自是不復言叩亦
不應越七日卒公仕兩京兩藩財七載修先世之業而
息之少躭聲伎中好詞賦以太史焦公言更號矩所殷
然反本守清道而抱雌節吳人苦賦重有田者往往規
影宦家或身請爲奴宦家奴多所陵析里閈有司莫之
誰何公不內獻田及自鬻者不爲他人蔭復歲以夏冬
季入公賦不逋黍粲奴產子不得乘人犯者必先予杖
即爲人所蹈藉勿以宦家具訟牒馬郡守及錫山許林
兩令每語人薦紳誠如何公何難治之有最重倫常錫
山有婦殉其夫覧工死或嫌微賤不錄公首爲詩祭之

白縣令旌門示勸晚歸依淨土繕構禪林奬識緇流非
一設義塚鳳臺門瘞死無歸者爲漏澤園記寄伯子以
示馮僉憲公嘆曰尊公澤及枯骨天必不死其令子與
人言無隱情無避忌當官守法必行無所顧問草書擬
義獻詩法陶韋以病不多作爲楞嚴標約楞伽獨解未
就其行世者惟疏園歸田二稿初公爲孝廉周進士元
委贄受業所辨析出人意表其誨伯子一宗紫陽及蔡
陳蒙引存疑無得以新說亂經伯子書不成誦文不達
意則厲聲色督之旣爲郎南昌袁司馬爲其子謀師友
於公則周與張賓王顧太初俞仲蔚及伯子凡十人周

與伯子同舉他爲元魁者相繼人謂公知人伯子自公
外鮮他師旣成名而亢直遘禍貽公憂佹得生還日以
進德居業爲訓蘇援世事窮道本來論難反覆不休席
有女樂坐有淫朋必不令預雋聲日起銓曹請召爲春
官郎不報手狀公行實數千言有餘戚焉公生嘉靖辛
亥八月二十有四日卒萬曆壬子七月十有五日年六
十有二子三伯子棟如娶縣令李公寧儉女繼布衣徐
公行弟女仲子梁如娶晉江令沈公天啟女元配周安
人出也叔子楹如聘鄉進士沈公應宿女側室林出也
女四長適無錫國子生鄭邦直爲憲副公伯與孫國子

生堯臣子次適庠生金長庚爲鄉進士公曷孫次適無
錫國子生顧挺曾爲憲副公某某曾孫庠班公道游子
周安人出也次適顧溧英爲叅政公顯仁子林出也孫
男七長熹應天庠生娶兵部主事卜公履吉女棟如出
也次蓋聘都督尹公鳳孫國子生邦富女次默聘修撰
焦公竑孫國子生潤生女梁如出也次熙聘宗伯姜公
寶曾孫鄉進士公志魯女次煦次庶次麃俱未聘棟如
出也孫女四長適縣令丹陽賀公學易子懋熤次適金
吾溧陽史公繼書子致鳳次字鄉進士高郵李公自華
子若傑棟如出也次字光祿胡公從鎮孫其冲梁如出

也曾孫以培燾出小字同曾益生與公同物以癸丑正月二十有六日葬方山新阡銘曰貌如腊腒身非汝有也而甲子踰其初徵以檻車子非汝有也而晚相守故廬玉成者天與善因者人與精於研理而當機或跡不足爲吏而治生有餘倦於逢迎而學則勤渠始乎風流而卒乎眞如無蘧篨無趦趄事不人異名不身居父有美而子稱之非誣觀銘者將美其所稱矣夫

福建右叅議沈公墓志銘

叅藩沈伯含氏其尊人讓亭公與余同成進士同觀政大司馬省中交最稔余出叅藩隴西公方按陝繞一通問而公不祿矣後浪遊吳越造公家見伯含昆弟競爽喜公有子久之伯含成進士爲水部郎出使荊州余自蜀入越過之爲信宿留伯含使畢省覲復晤之武林其子與猶子一時三人俱爲督學使者所首錄竊歎公垂裕後昆之盛垂二十年伯含出入兩京爲今官未幾復中讒去位尋卒矣仲子宗培具述生平行略而介友人林若撫以墓誌請念登第五十年通家世好而沈氏父子物故余幸後死誌何可已沈出劉宋司空慶之傳至趙宋爲學士明從南渡居杭東花園三傳錦仕元爲御史子彥德遷漳里彥德孫大廣賜高

年爵子廷亨工書畫有俠烈士風子文炳以明經仕繁昌訓導攝縣事却千金饋子天祿更工書吹洞簫度新聲所療病賑饑無算談長生術自言能仙子致和弱冠爲高等生武林人士出其門者甚衆子楠即讓亭公所至有聲迹祀豫章名宦秦人有特祀二沒祀鄉賢娶徐孺人生四子長即伯含名朝煥三別號太玄綠笠翁黃鶴山農初父遊學京師以母若婦屬女兄母姑刺繡易食屢空而夢神語若夫世積德當錫佳胤伯含始生異香滿室隱隱聞天樂聲三月而父歸母羸乳不繼大母唐孺人哺以糜依太母猶母也甫晬有紙筆之好揖讓如成人父抱置膝上誦兩都賦不失一字見者奇之十歲喪母號跳擗踊三日不內水漿太母強之乃食從父李南昌歲不再更衣月不再食肉而向學不倦與臨川湯義仍金谿謝友可輩齊名十六督學使滕公以第一人補諸生從父入京師與四方英儁並遊皆推遜沈郎先達折節下交呼爲小友父按秦則代居子舍侍太母太母命就婚費翁家而承父訃嘔血數升徒跣走秦顏色黧噲却諸賻者曰不欲點先人清白於是以孝發名既還悉以產推諸弟及叔父無私而與諸弟埜精舉子業所爲玄白解盛行於世秉簡肅公聘之課子蘇觀察

棧士居首應食廩以讓其次乙酉舉鄉試第十人録其
文爲式自是始壬辰成進士念太母春秋高請歸終養
太母齒落每含餔以進夜侍側數起伺安否數年太母
以天年終哀毁踰禮服闋授都水主事
大内火兩宮燬倡議撤會極門以斷其勢中人傳
旨蒙輯承運庫屬於道
上知沈郎有曲突徙薪功爲賜金已偕錢吏部典試山
東得趙秉忠遺卷中遂大魁天下其居翰苑臺省曹郎
爲直臣循吏儒林文苑者數十輩於時島寇内犯
上下石司馬獄逮奸人沈惟敬予死比更置督撫許便

宜從事然訛言繁興未堅決也伯含憤而上疏大要在
直擣寇穴遠襲對馬近襲釜山用奇設間勑朝鮮君相
相犄角有言和市者誅山東山西北畿人多拳勇練之
胥成精兵調東南水兵以濟北人不習舟者餉則亟開
屯順天屬邑半通水澤若哨上地環海數百里聽民墾
種蓄洩水利田百畝以至萬畝定爲賞格兵食自足選
將則武科所錄善騎射曉謀略若造火器通星占者給
之資斧聽詣軍自效竹島倭將義弘薩摩主直政心腹
也與關白有隙譚宗仁王承烈入釜營時頗得其情石
星以敗封事致之理宜亟收用并招同類捐金行間建
虜奴兒哈赤部落接壤朝鮮先年搖參咸鏡道清正適
寇其地願封龍虎大王殺倭報怨以夷攻夷便計也疏
入不報天津新置開府萬公請得伯含補備兵使者督
屯田議復中格以次司榷荆南罷小東等關税而蜀木
浮江下者税裁其半民困大蘇
上口實殿工中人四出括貨海内騷然楚陳奉爲尤烈
商賈竄匿與藩臬大夫計不如定額與之毋令爪牙恣
而圍奪而陰把其宿務掣曳之黄岡令武昌守咸賴以
無敗暇則與學士大夫四方詞人覽山川之勝修詞賦
之業進諸士課文文體爲之一變以調武選郎行荆南

縉紳逢掖商旅父老傾城出祖至涕泣下閣奉登舟[illegible]
其橐蕭然歎服而去遷職方員外河南山東中都春秋
軍入衛供工作卒虛名而武臣中人侵餉過半覆之歲
省三千金已遷武選郎中諸材官世職京衛屯篆都閫
推補吏爲奸利必以邦政條例從事中人戚畹請託一
無所聽綜夷情兵政譯語及陰符奇門諸書作九邊考
而本兵政以賄成心憂之條上四事一曰京營將領類
以武臣劣者具員軍則倩窶人子承應須臾實丁十無
一武藝百無一近以倭警置選鋒裝餉兼兩而不諳紀
律漸爲稅閹鷹犬誠妙選虎臣爲將責以汰老弱簡精

銳差次勞績凡外總副叅遊非京營將不授軍給印鈐面貌懸牌試其力若技職方員外驗試廳主事戶部下糧廳與營將一一審實有不合者罷黜戎政協理巡視臺省斥革詐冒號爲選鋒務人人可用無但具文二曰遼左軍餉較諸邊少而掊尅多虜騎蹂踐已甚又以援高麗喪其掠卒華人奸闌出物半爲嚮導當事者媚建州夷任其侵地掠財土酋擦漢兒輩控弦各數十萬與滄答爲難朶顏三衛諸屬夷黠桀者可襲遼而有也請增邊兵一萬給餉如諸邊帥李成梁日行賂閣高淮爲身家謀當置別將佐之敕巡撫兵備諸臣講求屯田之

策廣寧遼陽開原管糧通判驚散不及事更以進士推官歲行查盤三年考最拔擢臺省耳目意氣一新廪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三曰武臣世爵如

二祖時固當其非時用兵互相格殺亦計級而世官之將家子生髮未燥已報功或行金錢買首虜或徼倖歸戮降卒不罪爲幸耳軍功代有軍職代增耗錢穀無算先臣夏原吉謂多升不如多賞賞有限升費無窮嘉靖初亦嘗釐革倣而行之分三等上者如故次者遞殺下者不叙向後戰功壹是爲準成書須示咸使聞知邊鎮新功部臣亦以三等題覆本兵制府諸大臣賞功亦以三等議節陣亡官軍親子孫絕以弟姪嗣使無乏祀不然嚮爵者世祿而身殉者爲厲非所以妥忠冤昭勸懲也四曰防亂萌淮徐頳濮間地曠而瘠民俗雕悍易怒畿省交會統御不一竄從無常古草莽之亂往往從起修淮安舊倉講膠河海運未可付之道旁舍就目前論分浙江見兵天津新兵移鎮淮徐間以京營兵更番出汛習其道里險易攻守之宜庶乎有備無患疏上

上欲登北臺閱戒嚴罷乃作北臺賦以諷武選之弊莫大併功錦衣都指揮陳胤徵以戚畹妄乞併功堅持不可胤徵夜饋黃金一筒峻却之數日忽傳

旨陞三級世襲夜將半中人迫報命即手疏彈劾其罪事乃寢而索吐賄於當路當路恚計吏以蜚語降外任歸來獨坐一室讀周易楞嚴所發明出人意表秋日渡江展祖墓山陰合吳越族爲譜立宗祠置祭田禮宿儒教族子弟一家興仁興讓久之補靖州靖在楚西偏所歷雲夢瀟湘洞庭桃源五溪二酉吟眺殊暢修城郭遷學校定哨堡清徼額稽乇餉有罰鍰謹哨望定邊令好鬼好淫之習釐而閑之禮義百度俱舉忘其爲遷客也飛蝗食苗市米踊貴發倉糴賑全活數萬人采木令下木産苗穴奸人誘之昂直稍不如意操戈相向乃親入

其境勞以牛酒苗爭出大木而民不疲教督諸生益詳
欸於荆南時矣二歲稍遷南比部郎士民建特祠祠之
者三入都鞫讞平恕質成相屬明年遷蜀僉事蜀相嶺
以西大渡以東有建猓者虔劉居民衛尉千夫死焉兩
臺起劉鋋田間爲帥而吳中丞來撫藩臬諸道虛無人
伯含兼攝數篆中丞故同榜知契檄攝上下川南五月
至嘉卭兵集無餉設五運短搬法兩月得餉八萬兵在
越嶲者北就食鎮西南就食覔山於建南内隨地置餉
以俟大軍至有郡守提兵不欲受帥要束先渡河趨會
川而疊茂游擊戈仁躬沾沾自喜中丞不令從征則厚

賂帥議開中鎮路别以二萬兵從峨眉入帥既慮守撓
之且惑戈言遂主其議伯含移書帥兵抵鎮西覔山復
爾改塗亂人視聽虛糜芻粟況平夷堡而南箐深壁峭
難以平行寄逕番穴必致鬬鬩是更生一敵也古人舉
事必就力所可及勢所可爲者营平制羌須屯湟中魏
武西征先田渭南今一路苦難而分兩路故道苦難而
從新道聚之半年散之一月能無他虞帥議沮猶頓兵
嘉州不即進士卒鈔暴閭里復移書言番地深秋即雪
不如八月渡河出其不意及未收穫因糧於敵時未沍
寒利涉殊易帥兵入番猓遠遁僅存空寨負固者木石
雨下伯含再入覔山厚犒諸軍據其要害帥分兵略寧
番得昌木他等賊别軍趨會川攻戈比密遣張遊擊統
需安民等攻梅子营猝鉄諸寨番猓懼乞降將士营無
定所帥欲餉夫隨营轉運適賊出殺虜運者衆縮朒不
前令軍搜山出苗窖粟有賞頃時餉數千石出而運夫
生還數百千人川南上下盡像焚香尸祝沈使君也伯
含度乘此可招撫而監軍使與帥不然乃上書中丞曰
將寡謀而貪兵小勝而驕師老力詘官司懸磬困獸猶
鬬未可恃戰有餘之勇爲善後之圖馬邊有建武馬
湖兵五百歲邊有平夷兵千再倍之可防衛突明公告

戒總戎增墩堡修城池於越嶲建昌鎮西各宿重兵二
三千首尾相應帥守建城徐遣兵墾屯田以逸待勞須
之三年夷心馴服疆土俱定設郡邑以牧寧之紓併急
之苦收安集之利實爲上策中丞遂罷兵而忌中丞者
併忌伯含戈遊擊修郤廣播流言熒惑之既以入賀行
明年再入蜀有閩中除甫入閩蜀讒就遂解職歸歸日
中子侍以食少爲慮曰予衰矣雖然復何求人盡畏死
予視之蟬蛻耳中子怪其言不祥浹辰祭祖墓墓側有
丁氏新阡跏趼而歎頓首曾大父隴前是予之罪也夫
携三弟登山而飲酒酣侍相且哭且歌中子益怪次日促

中子山居曰設疾棘召若召者至則逝矣卒無一言伯含早失怙恃語及涕洟交下夢中見之醒猶沾枕席也董玄宰爲題孺慕亭而黄昭素爲記敬事叔父叔父馭之嚴小過操杖欲下長跽受之性廉儉不恥惡衣食而親故昏葬不擧饔飧不足周之無厭貌豐厚端凝神采適上而語無妄發利害當前義形於色倉猝應變曲中窾會犯者置而不校即御臧獲未嘗厲聲色而不爲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蘭谿新建四明山陰父所知厚在政府無私謁或欲調之吏部謝不往比年朝衆分曹相角介然獨居恒言議論龐雜體制淩夷厲紳訟師交遊

寇讎可爲世道憂三五正人養以忠厚持以愼默程伯淳不與議新法者良可師也激而爲黨禍不獨在身又寄聲諸臺省謂推擊太多反令忠佞混淆國家大事以實在利弊求其要領無爲奮㵎之談臧否人物勿吠聲射影識者以爲確論所撰著亦適編泊如齋草馬曹稿息忍初稿勞人草鍾陵草白雪堂賦入蜀田家雁宇和陶諸詩升作者堂與鴻筆之臣推許特至有神降於荆南所書多伯含詩蜀人用杜少陵句爲籤課事頗相類封事上書關切大計後之人必有奉爲石畫者其行兵不喜功不近名尤超然常情之外惜哉未竟其用然而垂世長遠矣其生嘉靖戊午七月四日卒萬曆丙辰二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九配費　女贈宜人繼郁　女封宜人子四伯宗城諸生娶衛叅軍徐國梅女費宜人出先十二年卒即余所見三人之一也仲宗培太學生娶都水郎吳大山女繼内史陸從龍女郁宜人出叔宗塛諸生娶吏部郎錢養廉女側室章出季宗塙聘胡來聘女側室王出女一適中丞錢夢得子庠生允方側室李出孫男四城出者士鋌娶詹事主簿胡自獻女培出者俱下殤塛出者士鏘卒再改歲戊午三月十有三日埔黄鶴山之陰宗培述凡萬言余約而志之如右

銘曰　德靖以還文章復古風靡波流乃成傖楚沈氏中興紹明先緒兩京鼓吹六朝步武李唐初盛奔奏堂廡既振詞林亦優軍旅運籌帷幄折衝尊俎東夷南蠻西戎北虜陰雨綢繆則莫敢侮如漢賈晁良工心苦圖枘方鑿入之鉏鋙大勲未集歸一坏土没而言立昭兹來許天目之山龍飛鳳舞至於錢塘鍾靈在汝精爽若生上通帝所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終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瑞昌王府輔國中尉貞湖公墓志銘

明天潢之親有文學者莫盛于寧藩然行誼未必服衆即有之年或不永子孫未必象賢惟宗良公一人較然爲爲天下所知福德備矣公諱多熿宗良其字別號貞湖高皇帝仍孫寧獻王權昴孫瑞昌惠王磐爔來孫恭僖王奠墠玄孫鎮國將軍覲鏘曾孫輔國將軍宸渠孫奉國將軍拱樒子也嘉靖初奉國疏議圜丘禮璽書褒勞弁賜秘書之副割名田食白鹿洞諸生臺使者伐石書

其事載之郡志娶李淑人一索得公震時淑人夢儒生北而入室公遂生識悟過人五歲能爲駢偶語郡文莊命賦七言詩承響而對文莊目爲小友年十五封鎮國中尉師里人太僕余公太理齊公曲節從敎治舉子業博雅中倫以格宗正條不得試迺專精爲詩有善空同先生言者衆所誦習公曰夫空同學有師承其人雖遠其書故在舍其源而未流是趨乎取家尊賜樓所藏周秦漢魏六朝三唐諸家遺編而時習之若曹褒寢懷丹鉛行誦文書矣有所論著字比句櫛不示人以朴書法得右軍大令意中丞閩蔡公過父所請曰聞君有令子顧內交既承顏接辭謂舉國是君家阿戎也下雉吳明卿與李觀察于鱗王司寇元美徐左丞子與稱中原七子瞻矚甚高左官豫章得公詩而稱之近體沉雄不落蹊逕古詩在曹王鮑謝間遂締僑札之好贈公詩有師傳秋駕法人駭夜珠光語諸宗人慕吳公延致無虛日置酒高會座無公不歡授簡賦詩公輒先成吳公擊節不已時七子外有三甫而里人余德甫公居其一亦亟賞公彼翩翩濁世佳公子得宗良片言否公名由此益著中丞吳凌公旌公門以風厲宗國巳徐左丞與司寇弟奉常敬美後先至綢繆惠好有如故舊敬美悉公爲

人嘆曰余伯兄謂大江以西有獨步者惟君足當之吾不入豫章幾失君余督學關西敬美爲代問江西宗人孰賢敬美舉宗良以對余曰非名某者耶敬美曰不然宗良闇然而日章者也已出公詩示張中丞助甫助甫拍案曰何物乃欲奪執林幟敬美予告貽公書歸與家兄閒及故業必屈指足下以爲天族翹楚益王司寇評公詩從苦心出豈直白眉赤郎要當表儀昭代云初公兄弟行有負時名者公年差長而名晚成其人應時折減妬欲汙蔑公公默而好深沉之思恂恂退讓如不能言者而人自宗之卒莫能易也方比部士功趙州守脩

甫彭孝廉稚修從弟貞吉族子巍甫佳甫爲詩社公以
齒居左席實亦才有甲乙其後喻觀察邦相丁叅知右
武王廷尉永叔劉少宰幼安袁給諫吉卿往來倡和最
稔董中丞子才陳廷尉玉叔方學憲子及章納言元禮
山人方仲美羅敬叔游元封陳山甫輩或干旄脩謁或
書疏啓居或降父執禮或列弟子籍不可勝數司空表
聖取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公庶幾矣所搆摩
尼庵數楹題品盡一時名賢桂林張羽王爲作記俗議
王子侯博名高假手游士爲詞賦海陽詹東圖載諸小
辦中後官南豐知公治舉子業故自不凡公靳之少年

嘗以督外生陳吉士良軸掇上第人謬相許視之芻狗
也敬美欲倣唐國秀集名曰國香索公全集公謝曰千
百年後不乏知己末年始授其子付之梓往所就正司
寇者削强半曰始吾求之少陵十年未得也既求之青
蓮諸家二十年未得也幾老乃得之以襲取者柴立以
神傳者原逢敵曰抗衡上國庶幾成宗良氏之言云爾
省臣舉天下諸王孫有文德者十許人豫章以公爲首
續文茂行無讓漢劉德更生宜貢之宰朝盛其龍光六
十以往有未疾視聽不衰覽鏡自笑猶不廢我咏歌中
丞直指諸司簡求宗正登宗人于庭各舉所知皆言公

東脩厲節言重信著公族元老正宜厥任既病廢猶擬
爲劉氏祭酒徒得其重臥而治之耳公固讓徵國威靈
申志方外久絕人事飾巾待期無所辱命公內行淳篤
事父色養居喪哀毀火作涕泣卒數千人遶柩湖濵不
顧府火熄廳事獨存人以爲孝感奉詔度江展墓歔欷
涕數行下慟母早卒淚隨言落異母弟事公多失禮公
不校拊其遺孤割宅以居所善從弟卒兩蒼頭掖而蹐
躃往哭諸從昆季子姓日携尊湊公寢而談移日然後
去無倦色臥病十有八年客常滿座以社日過飲伯子
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輿吾殆逝矣

賦詩一章而罷越數日卒又夢與宗人燕處寤而爲詩
書一通貽家子孫若永訣然門人謀所以易其名者私
謚文哲丁叅知曰可叅知日公詞壇老將如趙營平制
朋友之服爲覲致極焉南昌郡志評公博雅好修詩詞典麗晚益精進沉着淵達有先進典刑身後定論如此公生嘉靖庚寅十月十有三日卒萬歷丁未三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八所著已行世
者若干卷諸序所稱引不具載其藏于家者尚若干卷訃
闕賜論祭如例以戊申十有二月塟洪崖鄉元配傅封
恭人前卒繼內助李子四謀奎謀逵余出謀雅謀勤李
出俱封輔國中尉奎娶劉繼陳逵娶徐雅娶羅繼成勤
娶李俱封宜人女一全出適吳鵬舉孫男二統鍍統鏞

俱封奉國中尉鍐娶吳鏻娶楊俱封安人孫女一長適楊寔邦次適楊某俱逮出曾孫男三未賜名伯子為公狀不及請志而卒又八年叔子始以志屬余余服公行事當于古人中求狀不詳十一第以文抑末矣仲子不忍倍凡且不欲諛父志可則也余因而成之銘曰漢傳河間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被服儒術學舉六藝文約指明載傳中壘通達屬辭言發至誠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明經有行百世上下維此兩賢公可提衡在朝在野衆所曹好聲豈過情西山南浦氣鬱葱哉賁公佳城來蘭臺書勒石藏之於昭令名

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梅公墓志銘

梅公初成進士時余承乏禮闈與歸德沈相公同事得評閱其文而奇之已公守岳州而郢支郡士民誦聲盈耳晚來憲兩浙繼公後示我儀刑多矣會上計京師公以左丞來始相識幸兹執贄心儀必大顯庸而不謂公位止此且忽焉没也公子繼善達善述公生平行事累萬言乞余為志余雖知公不得辭志曰公諱淳字德涵蓋宛陵裔徙居姑熟曾王父而上曰玘曰壽曰景芳皆以隱德賜高年爵王父曰鸞父曰勝皆以公貴贈左布政使王母章母潘皆贈夫人後母杜封如之王父積而能施父躬行有文事詳狀中公生而猶敏喜怒不形于色比入塾匡坐誦書日數千言為文亦千言立就會喪母哭之柴毀旦晚與父同臥起一夕夢驚而寤汗雨下父問故對曰有龍蟠身有人紫印左肘去俄肘上恒若有物繳焉御史大夫沈公方為令試第一中丞倪公見而嘆曰此我輩中人以其外生女女之即楊夫人也楚耿恭簡公督學檄入明道書院日聞所未聞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事甲子大比辭不赴又三年為丁卯又苦攻事譬之曰國家明經選士適甚正士病家修而庭壞豈以制科損我自是試高第會虞舜舉于鄉諸先輩率請

謁獨閉戶誦習郡守黄公數懸榻以待公不時往而采古人崇孝盡忠謹言慎行虛心重義敦厚有恩持大體除客氣省思慮尚果斷差次為錄終身蹈履率由不愆忘也庚午父疾不脫衣而侍者踰月既平善猶趦趄不忍遠父趣之甫上明年成進士有諷宜應吉士選者不可吾往不樂科名今何擇官職耶除知縉雲歸德公贈之言曰清心省事兩端公以所手錄相質正歸德公喜吾道難矣縉雲民故嚚訟清田令下訟滋甚首約束胥史秋毫犯不赦而康三老善良者與里魁任之又富定戶版高下在心匠猶富室無所私聽訟無詬厲聲服念

求當所干反不可勝計服集諸生論道論文正衣冠尊
瞻視而延接之諸生嚴憚有不善懼爲公所知縉雲大
治諸司以小邑不足盡公請調義烏義烏民强有力者
募爲兵有功邑人往往去隸兵籍歸則負山據冶爲盜
數公簡其魁黠什伍聯盜盜發相重而民不困兵邑泰
人顏公負土葬父烏爲含泥吻傷邑以是名迹其墓祠
廢者新之龔公泰與妻俱死建文難合冢樓公轀明龔
公墨爲忠賢祠士氏知向風慕義其造士一如縉雲置
田食之兩邑頌聲交作奉召爲御史巡視盧溝請罷中
貴人私稅報可商民勒石志思已視東西南三城嚴干

掫之禁罪宵行群飲者即介逵官爲地不貸中貴人司
鑰愼庫監甲廠無賄則勒抑有賄則苦窳久之則朽蠹
悉登其實中貴人敵忌之從
上南郊尺寸不踰禮
上目屬焉賜金幣故事御史出按先小後大而長盧於
小使最踵公序當得爲同人所奪卒無言總憲意公不
無望猥以大者益前過而公得廣東至則獎廉汰墨解
繞除煩前後所建白若修貢政蠲舊餉禁改折濟河工
皆關切大計識者題之執政于登第諸使筐篚廣賀炫
横于道公弟空函奪長盧者因閒公出知岳州訊耇老
咨故實均田賦理逋程歲旱步禱雨大澍以其月徙市
東賑饑乏訟者片言決不罰不笞修學宮圮敝而誓課
九校弟子員蒸蒸彧彧矣十八洞溪蠻患有司役削自
公在事纖芥無擾蠻落安其恒產無復嘯聚侵軼我疆
界者江陵見籍公白當事者持平例無傷國體人服公
雅量已晉晉憲副司驛傳鹽筴諸郵符不應給若有司
侈供億鹽鹽專利而壅底正課者悉裁以法余仕晉攝
行二年章程秩如也尋遷參政陝西分守關內辨官材
簡軍實抑豪强蘇單赤秦自諸王以下斂手避之而關
父喪徒跣奔還服除除山東治濟上會淫雨田盧蕩析

盜乘之起公設方略渠率就禽河溢茶城昭陽嶧滕李
家口新河潰與呂孟諸湖連水涸舟膠爲之徙運道于
南建內洪三閘啟閉以時修其廢樁捍以長堤公白行
河使者司空舒公此權宜不可經遠宜開韓莊之渠導
赤山諸湖注之泇河東會沂武由周柳諸湖出邳宿與
河會爲使計司空以聞從之公董其役身先版築河六
千餘丈隄八千餘丈爲土壩一石牐一五月告成省二
萬金論功增奉一等復賜金幣明年晉越憲使中貴人
以礦稅横入民文罔盡雪之所平亭他讞疑獄尤衆吏
不飾簠簋刻深慘礉者必斥屬倭警徵兵公習義烏俗

所閭必有勇知方者東征賴之憲伏敵無三年滄公考
最而後爲嶺南右丞舊乘飈地也以助征倭軍興急加
賦比事定計費後括之贊內帑公酌適餉論額不論年
給費餉以契役以班中貴人韋権市舶橋梁淘河涸澤
請除其大甚而吏定驛傳葉例卹死戰之孤廣賑貧之
惠建浮圖以禪形勝修志乘以備法鑒五月善政具舉
有侍御史某者狂稚與左丞揮拳相攻左丞言某于文
移中刺公改御類嗆嘧語朔議亦言世寧有嫣人手叔
子者御史罷而公已遷滇左丞滇以征播與鬭之播惡
而剸刃于腹者株連騈首就僇是謂重傷而貴黃金歲

增不已公極言狀稍爲寬挺務御儉休息諸支際常儀
具數事而已漬多五方民及國初所留戍守之裔與諸
彝錯壤難盡繩文法而吏以僻遠亟貿私橐公兩入計
黜陟分明或望風解綬去踰六載推太僕太常闕府者
數四不果用而以後母喪歸無何卒公思母蚤世終身
哀慕事後母如母就養無方居滇勞勩益之大創遂爲
死夺矣生平篤于人倫上世所遺盡昇同產弟分饒奉
稍一無所留從凡士元從弟湘從子志善應舉周之孫
至其他扯困扶危急公奬善不居其名爲仕宦四十年
處脂膏不自潤郡邑藩司齎衛量出入如一旋舉無染

慶滇之以綠金進者去日滇民遮道泣留也公生嘉靖
癸卯十月十有三日卒萬曆丙午七月二十有四日年
六十有四元配夫人楊某女副室焦四子伯繼善廩生
娶耿某女繼吳某女仲篤善禮部儒士卒娶喻某女叔
達善國子生娶楊某女卒皆楊出季好善殤女一坤貞
字郡丞倪伯麒子蕃僞亦殤皆焦出孫男九人一世熙
娶張某女繼林某女二世開娶劉某女三世杰娶白某
女四世揚聘巫某女五世燾六世鷹七世茂聘郭某女
八世英九世顯孫女三人一適貳尹陳大猷子三策二
字國子生喻時行子庭訓三字肖祭官孫啓忠子毓秀

胄孫一如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馬鞍山之陽銘曰有
斐儒生信而好古志何嗲嗲行何踽踽青紫浮雲拾芥
奚取懸覯亟白爲算事苦趣于脈官患庶可抒予唯無
諾翻然應舉南國科名西雍篚羽始進必正一命而僂
縉雲爲陽分民分土易地皆然若傅縣譜既號神君亦
稱慈父鬱鬱桑麻濟濟椽楷雞犬相聞絃歌萬戶天曹
報最天言褒許覲從于貴燕喜譽處以高弟徵繡衣持
斧
帝時幼沖政歸宰輔凡百有位草鹿隨塵遇柔靡茹遇
剛寧吐旅進旅退無所私語白簡阜囊衰闕用補營管

肯蠅漂山泉咆一塵出守洞庭之澌莫非王臣仕奚擇
膴露晃行春隨車甘雨我寮罔訶謗讟即叔世局俄更
爭言覆楚敵怨不稠抵險非我一人持衡孥舉邑沮陳
梟叅藩秦晉齊魯兩浙五嶺昆明之阻鞠躬盡瘁王事
靡盬詢度諏謀銷綜參伍賦汰乾沒刑弛數罟賑我罷
露臣我貧宴正我鹽筴哲我衆庖清我廐置安我行旅
通我貿遷飾我膠序舉我金湯賁我廪庾螟特蠡賊鏊
薙猰貐竈上驗除列城安堵河伯不仁助虐合竄尤猶
翁河梢梁爲國滄郵在外三紀寒暑顛昂今望闕閭官
簿庭臣推轂遐熊閣府新積居下卯刊弗予謚酒不成

嗜為之枸鵁鶵高飛空嚇腐鼠厥世喧罕言歸帝所星
騎箕尾館閬靈囿維公德器珪璋璜琥維公材具舟楫
棟宇維公密緻綺縠綱組維公簡淡菽粟稷黍維公和
平笙鏞柷敔維公素履準繩規矩天不愧仰人不怍俯
仁不遺親義不後主九命作伯烝畀厥祖創業垂統為
不遷宝存順沒寧去來栩栩有丘睪如佳氣鬱午福澤
後昆川原卬浦

山西右叅政晉按察使王公墓志銘

臨清王氏其先蓋臨汾人從軍遭亂失其譜而二世祖
威公與子宗友公商臨清以籍自占再傳富公有隱德
力耕家益饒挨高年爵里中尊為祭酒富生袁徵公體
仁游太學仕順德府照磨攝平鄉縣事著清白聲恥諧
于俗移病免歸行誼為鄉所宗以子象徽公貴累贈戶
部郎中元配閻累贈宜人繼室曹副室侯累封太宜人
象徽公侯出也名成德字行之凡弟四人公為伯閻宜
人舉仲成學為郡學生而叔成憲為處士季成勳以儒
士為邑貳令則公母弟公生嘉靖甲辰十有二月十有
二日幼而開敏七歲受書了徹大義承接上下具有等
差見者異之稍長不適聲色尊師取友長善救失儼若
宿儒贈公為怨家所誣幾貽吏詬侮百方公抵掔而歎

大丈夫不自立使親為患子所辱乎脩精覃思于學十
八為諸生高等受廪憲使劉公目曰幹國之器非庸人
也丙子領鄉書父母無恙與諸弟相戒以養有南陔白
華之風己卯贈公沒丙戌曾宜人沒居喪以善毀聞己
丑登進士觀吏部政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分校順天所
取多名士壬辰授戶部主事督芻粟諸倉廉知自將甲
午監灣兩浙羨金罰金不入私橐日用交際惟取祿秩
有遺一二方物者斥不收于時閫以中官采礦榷稅公
力言不可禍且蔓延天下復遺書二閣譬曉利害不聽
已遷郎中督餉宣府理守兌備一切出入雖纖芥無不

可對人言或以奇贏上司農市名公曰歲餉不充商日益困奈何以此為掊克媒吾寧無私誰不知之自月報外俱稽付後人而已凡年考最進修政庶尹奉政大夫以宣府犒餉功賜金幣甲辰還部首議漢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今刋縣佐貳皆民司牧以貲進責償細民計之左也又議止皇税事與主者廷爭不相中嬰病不朝從而以奉使歸凡在部署十四年推為參政疏五十餘甫允則中人為之釜鬻也入晉新獄除析律二端深淺不平者旅耆老復孝敬存問鰥寡孤獨無以自振業貸與之罷修河役作消晉府營田鬻食編户及豪石隱

十三

湔丁口者備關兵使未至兩臺以要害非公莫可急使厲視篆雪夜按塞中憲令信賞罰疏舉廣謀慎畀崙微三月而作堠明備峙裕封守固虜不敢南牧士民伐石頌德公拒之此利藍嗷名兒所為毋汙我比歸攀臥塞路啼呼震野已偕直指大閱三關將吏功罪權衡允當諸所經費畝限列而御適直指以聞賜金幣旌勞已而比文武士多出公視畫擒虜史為邑令有與援桀勢以伎蒸庶中丞持兩可公曰當黜事在不疑僚友題之張別駕据經守正為同官所譏公慰薦殷勤甚備史得自効以是省會繁劇地應之裕如而清靜寧一造福深矣

念母春秋高乞侍養兩臺持之令甲有凡弟者不得歸養公曰季弟母所愛也方壯所居非上府右臟莫得三釜之粟母啜之為快耳使弟宦而身居于舍養母大魏信陵君勒兵下令凡弟俱在軍中凡歸況今無兵革之事而國家以明倫化成天下請自不佞始書三四上乃為疏如所請吏部議公名實爛然行按御錢而所陳母子凡弟至情有裨風教宜從其言且他日大用未晚上報可學士大夫嘖嘖公榮進在前一旦致位如敝屣讓弟成名娛母餘年可謂至德矣其事母承歡窮萬道余嘗以通家子升堂起居視聽不衰步履甚適蓋九十

十四

而始沒公侍疾晝忘餐夜忘寢露禱于天祈以身代卒不起哀號如小兒巾者為之落淚初父以食指繁悉仰食家皆欲析箸公泣而諫曰大人垂業小子繼成天地況施忝爾賢書無虞饑寒骨肉相附人情所願寧忍生分雖小物無不與諸弟共者仲弟年相若少同學出入不離比肩相摩衣有痕路人咸指目之此王家兄弟真若一體仲氏早卒公哭之慟圖其象與父之象敝之以祀所至朝夕至禮焉晚惟季弟在母與公兒拔弟家來歷二十年如一日顧安得長如兒日後巾幗中生小嫌傷大義宜析箸若父命公泣謝不許以父遺笑已所置

產均分之無扦粧母大悅而女亡弟之女子季弟之子與己子女等仲氏之殁從一而終母女視之公夫婦睦之終其身父之仕也豢與客為辦裝無能償没以屬公公成父志與客物故無後為之立後而償其子貴少司馬程公與父知契為白誣訟父德之公推父意卹其裔甚厚配韓宜人白首相敬如賓公服食簡素宜人象之在晉時余兒入謁宜人大布之衣如田家婦不知有時世粧里居謀于明農謝絶外事有攜金乞居間者卻之豈謂乃公貲豎易動以利哉錄古人言行作格語揭于庭教子并儆澆俗為罷下華鄉史亭長里正三老五人廝

與之辛片書必稱族黨困厄無不資助修學建浮屠為士民倡諸義舉甚衆晉部使者叙公守邊功晉按察使待召用東方臺臣若蕭馮之屬推轂于朝而公無宦情久矣一日詔二子夜夢不祥吾將逝矣忠孝二言庶幾無愧若曹勉旃無愧而吾子疾革晨起謝天地謁先祠三日端坐無一語而逝時萬歷甲寅二月五日也距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一子二克勤以諸生入太學娶吳教諭桐女克讓州學生娶楊太學應亨女繼柳進士膽女女一適武學生吳躍龍閥鄉縣丞銓子孫男三惟恕讓出聘州學生鄭廷吾女惟清惟明俱勤出清聘署丞汪希忠女明太聘孫女二勤出長適州學生趙東樞州學生時雍長子次字徐祺工部郎中爾恒長子坐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余陪公晉藩之役甫踰半歲而意愛綢繆切磋詩篇貫生平所希遺每頌公宏才厚德急流勇退天降大任有日而母没二年竟以身從地下將所謂死孝者耶二子屬余志墓不勝人琴隣笛之哀聊述其大致如右系以銘曰無忝死無忝生無殖貨無牽情是以為孝子為仁人無枉己無囚人無傷財無勞民是以為廉吏為能臣進有功退完名尸祝饗金石銘宜爾子宜爾孫三祝舉五福并猗歟王公夜何減于九京

河南按察司副使史公墓志銘

余與樂陵史公同成進士公為臨晉令則先大夫副晉臬亟稱公治狀公佐西安郡則余守隴右數聞問共事棘闈與之談神思清發晉不假寐諸臺若藩臬長貳有大政必屬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會江北議治田廷臣特舉公往五載且有緒而忌者尼之歸久之遂卒卒二十餘年余承乏長晉臬河東士民誦史臨晉不釋口又六年而公伯子高仲子高先來言曰二孤之失母也大者才五齡不知為先君子問母事比失父大者才十五齡不忍為大父問父事蓋變於邑南伏牍河

淛先塋之次宿草二十許年而墓中志缺爲不舉惟使
君之先君子深致以其大畧請余同榜中才深知吳如
公不數而不究其施每用慨惜志何可已公初名筆直
督學使安福太常鄒公更之邦直其先丘馮翊人勝國
季始祖秀乘白馬與子仲良偕至山東樂陵俄名數爲
南津鄉人仲良生勉勉四子伯曰翱景泰丙子舉人仕
海寧尹季曰麟其邑令播惡于民麟困民之不忍執令
詣京師奏之伏辜山東豪俠以爲稱首麟子述以明經
仕岷府典儀人目之善人配閻孺人子二仲曰袋邑諸
生合德之孝比于赤子人目之佛娶于鄭公之父母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十七　呂

公爲郡丞時封父如其官母宜人宜人夢鑽鯉者覺而
誕公以爲祥性好上人羣兒嚴憚之封公貢育于母家
鄭翁善相人語封公是必大婿門而資用乏絶不能延
師即從父受易稍長旁通諸書文多奇致十三爲邑諸
生以高等生食廩十九娶廣文高子介公女是爲高宜
人以仲子貴贈恭人恭人孝于舅姑姑秉家政婉婉聽
從而脱簪珥佐公學公夜讀宜人夜績共一燈炷恒自
嘆曰爲人子不能養親而令親拮据爲子生計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邑人禮公爲師稍資月俸具二人甘毳門
人以綢衣進嬖色拒之告韋布安事此其取予不苟居

約時則然矣甲子省試不第恐貽親憂爲愉色以解大
人幸無恚三年可立待杜門謝客學益勤而封公時有
外侮公頓首賀曰惟受侮乃見盛德樂陵士登第殊鮮
公題其壁丁卯經魁戊辰進士衆笑爲狂生鄒公首錄
之召讀書湖南書院與英雋丑遊青衫百結或嘲之公
曰吾舞象時着此不忍相負丁卯果以易魁東省有司
斂里中百金辦裝辭焉無纖介德于鄉而重費之願以
市宗凶出豐入相循環與鄉人共也有司具聞于上頗
其堂曰喻義明年遂成進士樂陵之有進士自公始也
已知臨晉臨晉于河東號難治黠者善中令所欲則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十八　呂

者持之法凡不行公佚僕以木鐸誓於署令有贓織者
視此串嗷蟲食家人采着滌地黍藿充庖而已迎父
母邸中而甫具肉味也首務養士紡費序具鐘鼓豐膳
饋親持經教授月課其藝文民有訟即令呼其敵偶來
胥不得擲嘗鞫盜忽雷震衆皆伏公叱曰非盜者起盜
自實乞緩須臾死方略丹目發伏禁姦邑人呼使神君
寺僧與羣不逞略婦女宣淫罪其人而大其居有坐大
辟誣繫者六年一訊釋之縲絏株逮不及婦女邑田與
賦不相得爲之則壤無偏餓瘠而收事先富貴家以爾
爲民坐余何教民偷也三令五申不從則逮一貲郎治

如法平權衡正度量民如式自輸長賦者不得高下手
邑以此無負租爲民戶與鹽戶半而鹽戶苦重役佃鹽
戶地者身受二役數而均之比要至今爲律令祭礼飲
射供張支際取諸常供若常祿不加賦民俗故儉所儲
須悉上所出除藻飾削浮額即上官貴客過臨如一贖
鍰以出羅度廨皆滿而旌民善蓄藏者歲不患饑晉國
護衛蒲州守禦軍養地在邑界平陽戍卒相依倚賦嫁
之民民折而入于軍詰之則以挽王國體爲辭勢家吏
爲窟穴擊斷無諱吏莫敢問公具牒極言諸不法狀民
忿然含怒日久禍且不測而故滅之胡某胡懼率諸卒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九　昌

乞歸公侔曰吾亦知若輩習沐久第能如吾約何過求
爲諸卒稽顙唯明府命乃倣保甲法丁隸戶戶隸屯屯
隸之大管事者朔日大管事言縣有不善操三尺從事
而盜無藪匿矣監司知公任劇檄攝他邑若安邑平賦
猗氏校士頌聲藉甚而他邑責人不能度蔽影頫者銜
之中以計典平陽守呂公訟言此河東治行第一御史
大夫萬端肅公亦曰是夫可方史魚乃免稍遷佐西安
而臨晉人扶車流涕久而見思生祠之後令以爲師請
祀名宦祀祥邑志祠記中初封公以公獨于來抱孫恭
人白置副舅姑喜吾以新婦時可侍也不忍言今乃爲
吾二人慮賢哉擇得某氏女手爲奔理青沐以薦公公
不可吾以卿無內顧得一意公家安用此斷梅枝指還
之無收直既入秦數攝諸郡行塞上悉其險易強弱虜
在目中內地則策款段就田野訊民疾苦所誅責大姓
侵小民奸吏不從令兩端諸郡廩廩畏之甚于直指或
虞不免自劾去而推轂其奉法循理者不狥非譽不求
資格錄因原小過罪怙終獄無冤結凡經公訊諸臺不
復措意矣狥吏負固嘯聚萬人四出鈔鹵當事議剿
公庭爭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是何計之道也夫人貧
窮則父母不于寧知其他身帥而騎抵其所諭之賊蛇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十　昌

行蒲伏泣而吁青天誅其魁以來而散其黨桴鼓不鳴
郡治前有御史高偘先坊公過而默祝生平不妄害一
人不妄取一錢狥賊蠢動不用甲不申威活人萬計宜
有于此坊御史史余姓也高余姊姓也如得兩男當以
爲名已而伯子生名之高偘仲子生名之高先而舉觴
壽兩尊人大人含飴舖孫庶足娛暮盡耳兩尊人顧謂
新婦賢應有今日廷議江北南都股肱平原四達膏腴
之地也田卒汙萊當設憲臣專治田無適任者蒲州相
爲公于江陵疏請公爲河南僉事督淮安鳳徐營田始
議建公署公以民中水無寧居何忍煩之就懷遠閒署

爲治所令有以金二鎰助工者瞪目魔出指揮某有幹局予上考以銀鑄鏡上公公怒若他日爲債帥則余不知人之過梳之而畜畫營田便宜曰役不均民必不集無人又何問田爲十二章責守令校丁產實社倉買牛給貧者察諸長吏勤惰虛實所過減騶導父老擁觀各以其情自言無敢爲欺居頃之辟地數百萬畝歸流移數百萬户新叱受地無征河與淮溢枝漕河河臣以寶應諸邑任公濬渠築堤奔奏沮洳中中濕疥癬満身視事不輟程工第一尚臣尹理行河以聞晉劍使賜金迎兩尊人來爲別館具花石水竹之致而引諸生數輩

爲予師兩尊人意甚適俄恭人以數產病且殆公拚之曰糟糠婦能茹苦代吾養親幸微一命而年不逮四十所遺孤誰爲之母恭人不語目指兩女兩男遂瞑矣兩尊人哳恭人柩還里而始爲公置妾江陵母夫人北上渡淮公爨之無陪鼎加邊饒人度江陵必不悅說云營田費不貲還戶部郎某出挾公于郎無殷勤郎來則公西郎西則公來曰凡吾所爲旦夕焚香告天天實鑒之胥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得地徐利盡吾職耳詳事下吏有死不能郎視諸食粟耕牛具在所入倍出但闢道路之言于天時不可必地利不能爲耳議令致仕候用公一夕遂行行歩蕭然無錢微愠色而母病扶持醫藥勞悴卒不起朝夕哭臨之以血父曰若毋以若痛命婦歸骨故土若得終大事大何憾無過毀更傷我心公退飲泣哽咽而爲父置後母施事之如母已葬恭人而妾亦卒祔之是以繼有謝太恭人然公亦坐多疹善病江陵没朝議公可大用鄰有秉銓過門相巾謝不見客謂無乃已甚乎公正色曰若非巾也蓋嗝我也使吾欲富貴寧俟今日秉銓者不悅已檄起公兵備潼關不果公付之不聞而謀二于日有程不中程不已有過督責不貸高樓雪夜篝燈忍寒誦聲達旦居常提耳

吾東髮自修不能枉道事人見黙然俯仰無作不若齊人乞墦爲妻子羞高僞爲諸生年亦十二公謂是似我每語故人知己大兒清穎次兒厚重吾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兒必能不負我知子信莫若父矣公不肯爲詩賦獨留心經濟學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尺牘公移造次數千言不存草于晉秦三校士得人爲盛而識荀氏中丞判公于童子尤奇家居開講堂諸茂才受學楊大師云邑新學宫捐貲合作不辭勞謗積穀備賑貸視初舉施獨宏遠矣父與伯凡爲諸生族某割服田爲供丁公既仕伯凡食如故公以身叨祿秩何楷于

族無已則重購之以為伯兄田好不廢遏惡不去善少
年見恒辟易而與其能改者雖所作詬卒無怨治第無
丹堊斧藻服食器具從樸從省謀于野廬于墓鄉日不
張蓋田夫以蔬觴進必飽自耕鑿誦讀外苑囿花木聲
色宴遊未嘗齒及宦業購書千百卷披閱不休甫艾而
齒落髮衰若七十以上人驟病遂卒卒之日語兩子吾
以布衣取金紫兒力能自致青雲何所不足但不終事
父為恨耳邑人祀之學宮公生嘉靖乙亥閏七月五日
卒萬歷丙戌四月二十日恭人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
卒萬歷某年某月某日子二高佩以禮經舉第五人勝

陽信苑馬少卿禹公三樂女娶德平李康郭公琳女高
先庚戌進士南京戶部廣東司主事娶臨邑何太僕少
卿邢公侗女封安人女二一適邑諸生李公初開子和
行一適壽官潘公守義子可仕兩婿皆為百夫長孫男
光籙聘霑化范公元寀女與仲子同舉領解者也光策
未聘佩出光簡聘南京陝西道御史宋公槃女先出孫
女一適舉人潘公可久子蓋世一字前宋公子鼎奎一
字霑化慶生丁公裕慶子某戶科都給事中懋遜孫一
幼未聘佩出一字陽信浙江道監察御史張公五典子
某一未聘先出銘曰公成進士為宗開先為邑開先宗
有積德邑有鍾美而後公出為甫仕之營田於驪之歸
田才不盡用復奪之年胡為其然最爾邑垂二百歲乃
有公天忌全人忌偏尸祝俎豆百世不遷而子孫象賢
美彰式傳何憾于三泉神理綿綿有光屬天斯其為史
公之阡

陝西按察司副使歸公墓志銘

歸涵泉公僉憲浙時先方伯與同官越二十年而余以
隴右參議有事秦關則公為關內憲副以通家誼相對
極歡決旬乃別別四十年而公子于健持其凡給事公
所為狀與所手書行實介婿翁伍先生書以墓志請蓋

公沒且二十餘年矣俛仰今昔不勝傷逝懷舊之感公
簡易無威儀而材智有餘余父子兩世受知輸寫心腹
無隱志則何辭公名大道字懋庸上世系緒甚明其家
長洲自唐翰林學士工部尚書登封長洲男始歷六百
年簪履相望於朝其居維亭自公八世祖通始傳公王
父某以好施減產而子息之富比封君徙居濱川則公
父某也封如公官丈夫子五人公為仲母張恭人震時
隣人數望公家有異光識之已而公生以為祥稚牛醜
酒相賀孩提時不逐羣兒戲終日獨坐既受書讀夜分
不徹父母去其焚膏以休之引衾陽臥俟竊起貯水盂

中大仲則吸而噴沫被面以驅睡廢為學精熟補邑諸
生有聲庠舉不第歲壬子將入太學苦無貲陳恭人助
以簪珥比至則六館校士已竟而司成夢神以京兆進
士屬者我閣人為士通謁遂得錄舉京兆鄉試明年成
進士蓋歸氏望為京兆郡云已除泉州郡理精於吏職
而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島寇内侵所司城諸濱海
邑無城者令某子申喜既于直指貪緣為利侵金錢草
具報成以公初仕易與屬往視廢之覺中空發未三板
遂崩陁令惶怖自免復以公攝令吏築城成而寇至堅
莫能攻城中人尸祝公微公無孑遺矣按事他邑邑令

悍公執義不回宿之某驛驛多崇死者數輩夜半見大
人衣緋衣千立庭中頃時而滅舟宿閘地下聲撼之賓
徑寸不審所從入人知公福德非凡也斷獄纚悉如法
而止不深文勢家爭蚶田片言析其曲直願以田相移
終死不復爭海潮汐不常旱不可汲雨則潦渠括畜洩
之宜為書布行之為鹵稻梁矣以高第徵為南京某科
給事中分宜讒諂蔽明秉高勢而為邪貨賂上流公發
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條奏責成鉅蠹中飭覬與
酌財恤民諸事既所不樂聞而彈劾其黨某中丞耗浙
軍實鉅萬詞連分宜遂出僉浙憲事將以計除之公謝

病則復中危之因奮曰君命猶天天可逃乎抵浙而中
丞即檄公視師海上須治戰艦百公問主計費不足十
二三慢令數期策無所出適有雙旋漁舟數百艘境上
故事輸金一鏹得予符入海捕魚公躡其輸使載我兵
偵寇勝者賞與兵等舟人大喜用命寇狃漁舟不為備
我兵掩擊之首功倍於舟師中丞復檄公治兵某鎮鎮
最要害莫且困公公戴星而往數陣整旅寇諜者驚而
退中丞嘆曰歸某豈聖人耶乃無死地謀稍解中丞食
酒一旦而醉二三強灌公不勝杯酌酒閣儼然作矜嚴
之色語云大靜臣不指斥乘輿逆盛意犯隆指而第搏

擊大臣將幸誅不加欲以求名豈所謂死且不避危酒
安辭者耶公正色對曰漢谷永專攻上過不敢言王氏
此啾糟舉豬再汗人唇吻蓋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中丞
默然四座愕貽而罷分宜遂乃得為滇參議晉副使中
丞方有寵於
上主爵者阿邑投公隨牒遂方公覲聽謠俗苦吏浚削
姦軌波長民流散失業亟沐貪墨而撫循之振廩療饑
輕徭薄斂人人自以為更生酋鳳繼祖與族閧禍擘不
解公曰夷亦有人心我恩厚未洽信約未明故叛耳為
陳覬覦銷除怨咎之路鋤強暴卹孱弱夷咸服奉盟部

曲相保其在軍中日不張蓋夜露處絕甘分少士銜恩
爲盡力姚安麗江諸夷慕義欲內屬佚處之而以積勞
爲瘴癘所中致有目眚同列心害其能公怡然曰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是欲成吾志耳會
穆宗即位父母並受五文之誥而公遂歸滇人老小扶
持卑蓋奏酒炙不絕居予舍七載父強之出詣闕父卒
尊喪母久之除闕內察吏安民一如滇越者治迹爲傚
所述而部使者中蜚語刺公使酒罵坐公嘆曰吾昔以
不飲爲中丞所笑又以酒過被刺一人之身醉醒懸殊
雖然酒人名亦何負哉漻然有卸槩如去就之分第賦

詩曰君門萬里遠塞爲一聲悲意念深矣里居吟詠頗
富不存草所遺松石堂稿財數卷詩歆歲偶多人倫名
理中語日與客手談不及外事監司守令過存謝不見
自童稚至老視親色爲憂喜父母有過跪而流涕自責
或盛怒諸昆弟輒代受夏楚親沒爲小象上食如生出
告反面歲時之墓哭如初喪皇甫司勳嘗爲人言終身
之慕余於歸公見之矣伯凡季弟白首相睦而恩及兩
弟有病廢者有夭折者泫然哽咽歲暮集族黨人賦以
金錢布帛有差吳俗侈靡公矯當世反諸正自奉食不
厭疏衣縕無文而好周人之急橫塘峰雲橋圮行旅病
涉善之千金不吝雖不佞佛分衛者必饜所欲戊己大
役出衆食饑餒作餅餌令倉頭遺不能行者醫傷掩骼
所見聞無不受賜奴有盜匿置之不問一飲一啄前定
宿因是物應爲彼有耳其恕如此公生嘉靖癸未三
月二十有四日卒萬曆甲午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年七
十有一庚戌葬吳縣南宮鄉長偎之句康元配陳恭人
練川名族先卒別葬先隴之次子三人長隆祥太學生
側室李出娶少參丁公某女次隆祿諸生側室張出娶
州守姚公某女繼錢某女再繼同鄉吳公某孫女次隆
複字子復以字行太學生側室沈出娶學使伍公萃女

女三人長適侍御劉公鳳孫太學生偽孺次適少府姚
公某子太學生准次適納言徐公中曾孫魏偽孫六人
長爾騏娶司訓宋公某女次爾鳳娶文學徐公宏初女
次爾驥聘茂宰黃公某女次立原聘浦公某女次而模
聘姚某女次而檢未聘孫女四人孝廉丘公某子諸生
士藻孝廉將公某子某其婿也二未字曾孫男三人未
聘給事狀言公沒十五年而子復爲營葬以元日涉震
澤雪夜失道若有篝燈引者衆謂孝感又爲嫡母陳恭
人狀葬其仲凡若嫂亦爲之狀文行不忝公子矣銘曰
居後不忏居下不援忌爾直言不容諫垣投之兵間机

上肉房俺得生還以樂南蠻秦差近演半階未遂嘗讐
論諭涅白磨堅寧侯華巔使卑蚕遊渠彼林泉如債廉
員如隱市仙要二十年壽考而傳子孫多賢五福在天
畸得其全天命靡戀人何尤焉長洪新阡魂魄晏然明
神所蠲祚胤承延

湖廣按察司僉事方公墓志銘

隆慶戊辰進士四百人後為執政八座九列開府近百
益明興以來所未有其尼下僚者亦近百然或以年不
永或升降於郎大夫間而並仕下大夫歷中外政四十
年不改惟方子及一人而已非但吾榜即諸進士科不

一二遠也予及初識時余為詩寄之曰出入兩朝三紀
外浮沉五品一官中蓋實錄云又五年予及卒伯子進
士仲子孝廉以志墓請先方伯同予及尊人戶部公咸
進士余復忝予及榜不可謂累世通家是宜志志曰予
及名沅別號訒庵莆田人也其父名攸躋仕至戶部員
外郎其母劉宜人其凡司理辭弱冠舉于鄉予及少頴
悟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沾浹父每語人
是吾家元方季方士衡士龍也已為郡諸生郡有島寇
盡室縋城以避之戶部公至傷其膛而劉宜人故善病
所苦加侵尋卒于田舍然含斂棺槨誠信無憾則予及
與其偶林宜人拮据為多寇退室毀奉戶部公僑居晉
安尋從邵武邵武守吳明卿先生者戶部公同榜予及
以父執事之吳先生都試諸生糊令予及與俱以所為
文作諸生式司寇林端簡公亦客邵武見予及而奇之
謂戶部公仲子才出伯子上已遂輯故業予及付家督
不復問丁卯登賢書第三人明年成進士時吳先生入
覲陈廷尉玉叔李宗伯元甫與余皆以同榜予集先生
所賦詩予及詩先成衆稱善料屬其役條予與先生來
亦以同榜予招余三人賦詩如吳先生時予及詩益工
余與元甫為庶吉士而予及出守全州余兩人愧之予

及顧怡然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孰與青袍羸馬蹤蹟
長安中焉通揚壓塞異也全州介楚粵而多游民喜為
奸又當孔道予及嘗從父令順德習吏事為條教置父
老師帥伍長班行之務農桑御用殖財小大之獄成於
手中老吏驚以為神行屬邑灌陽復畝均田百年之患
一朝頓除灌陽人生祠之征古田賊再三發蝌黨與震
壞渠率效首功列上賜金綺而與通達茂異士論道經
書質疑問事六日為期校肄之伯子與焉凡兩大比得
人為盛弟子遂之者曹侍御學程蔣參知之秀舒比部
應鳳其尤也踰四年擢南京戶部員外郎木上擢郎中

所領江右諸郡歲賦以給六軍故齊庶人子姓出入頼
若畫一同舍郎新安方思善揚諭議深博康正守道都
人咸為二方而某子甲以政府知故驕稚諸郎子及與
思善心內輕焉思以化事誣奏兩郎諸大臣不平然識
天勢甚於姑謝謫為雲南安寧提舉過家省父訖扶三
蒼頭入滇兩臺賓禮之檄使居會城校五經四書二史
廣布學官學使者令諸校士執經受業荒徼靡然嚮風
以閩翁昆明州海金馬碧雞諸勝雖三年海理詠觴文
意緒彌暢已推知廣德州甫上入為南京刑部郎中法
比精練嶽治獄有節辭者丹陽姜司寇寶瓊海海御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呂

大夫端涇陽李太宰世達三人剛直嚴毅有威重重巽
稱之三年考最擢僉事督學雲南廼大比不半歲校士
遂遍士各畫所長得自見蘇侍御問子及今年滇士孰
為冠子及以朱思明對榜出朱果第一滇士習文體自
是一變至今布滿中外皆所甄拔也餘四年而以戶部
公畏歸有同舍郎與已大夫修隙復中以計典衆駭曰
方郎前是計後三日有滇命法不應入計典乃太甚乎
偃蹇久之有寧州除收事繁丈民囂煩校胥姝杅孰爛
守郎上滷下濕庫吏無究鑰學官蓬高沒人山菁茂密
嵐氣浸淫病易生數上書乞休諸臺固留不可發檣奄

伏洞若觀火寬積逋遊郡條無敢攜人者抑豪右惠單
赤不加敲朴而惟正之供畢集有訟斗心決之服罪者
為歸除已修周濂溪先生祠黃肾直太史墓新學宮以
青烏術補其缺略俊令伯子仲子與諸生肄社試其誦
論問以得失用相參檢寧士蔚興倍蓰故時矣臺使以
治行高第薦銓曹推為京郎觀察皆以十數劉司空東
星特奏子及行能高妙願得與共事而
上有他嫌槩不報癸卯拂衣去不顧臺臣請以所推湖
廣僉事予致仕生平不修小禮曲意士貴人左右之助
故三仕三已乍躓乍徙而所居見思所去見思生有榮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呂

號死見奉祀有古循吏風里居僧諸父昆弟若故同志
文酒宴娛杖履不及郊關之外無論公府矣族食指數
千粉隱私窮恩紀不替哀伯凡之無依也事丘嫂敬順
無違平衍林端簡之言與人交肝膽可傾而不能容過
義形於色飲酒無節度不給則典衣林宜人與助造者
韓常貴督料度有酒所陶然誦淵明我醉欲眠之句引
枕鼾聲如雷質明復命酌矣不速之客滿坐揖讓甚恭
訊啓居詳款有及外事者掩其耳詩文所師承自吳徐
兩先生外李觀察攀龍汪司馬道昆晩則陳宗伯經邦
余明府翔林全酒兗俞鄭郡丞允甫相倡和甚富理學

自方思善外集太史竑李太守贊己訪羅近溪先生於
家與王圭叔士琦史楷叔記默發明之而要歸于新建
良知語具性學筌蹄內外編有猗蘭集寧州志選明大
家詩若干卷明天人分陰通古今之誼所著畫東封泇
河二策秩然有條成敗竟驗久宦田宅不加益沒之日
橐財百緡先期屬兩子為我預舉七十觴已而病又數
月卒若先知水訣然卒前六日草郡李啟母壽歌前一
日為二偈示空門友黃起先族凡應伉神氣安定其所
得深矣生嘉靖壬寅七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戊申十
有二月八日年六十有七配林宜人郡守有祿孫女先

卒子承勛癸丑進士娶提舉周語女仲承簡娶封主事
林萬言女早卒俱宜人出叔承箎丁酉舉人娶益利尹
林誘女韓出女二林出者歸知府林大嶽子舉人咨益
韓出者字憲副周希賢子憲彭承簡子元褏娶僉事林
嫩章孫女卒孫女三承勛出者歸僉事林嫩章孫諸生
銘盤李遷佽寅賓孫堯衣承箎出者字副使曹光魯孫
象祖公卜兆文賦里佚溪九跳山之陽為窆三層林宜
人右今窆公于中虛其左以待承勛母云方先世家汝
南固始唐都督長史公從居莆刺桐巷至宋初六桂始
大明興司寇簡肅公良永方伯良鄉同登進士方伯公
家于李康公重熙繼室翁孺人生户部公與仲尼別駕
公叔猷同舉五服之內四室科名十許人盛矣銘曰名
理之士其失迂踈公施于政扶如絜如文學之士其失
儇蕩公修內行與物無妄筆鼓清塵胄未闌足于粵于
滇枝之荒服春明天逵為郎陪京隨牒手進讒口營營
帶絕摧金寂仍故貧薄田獻廬靡增咫尺豈不厄窮陶
陶淵志景則成詩飲則成醉死生大矣勇者失措前知
何憂儵然而去几山之陽佳城自卜公實來某人謂埋
玉有言垂世有于象賢沒而不朽是為大年

刑科左給事中徐公墓志銘

往余分部大梁鄉使相戒毋涉內黃境其令巖巖鋒距
行者怙騎而避閒之知為徐公已績公課議封事危言
宏論深慮遠識益鄉往之有頃聞公予告又數年聞公
捐館舍惜哉久之公諸子以及執獻陽明府所為狀屬
余志墓是故余所服慕也志何可已按狀公名成楚字
孺南鄖陽府竹谿縣人也先世出吳洞庭東園與南北
徐鼎立世系可考者曰萬一萬一生振振生仲通傅六
世為政政生瑄瑄生興貿遷有無化居至竹谿嘉其風
土卜廖家河家焉受室于王生子四松柏梅樓柏獨豪
爽通侻使酒罵座而周人困厄不惜傾筐倒篋人歸往

之是為公文晏于某生公神廟雙清語叅上流伯文功
曹嘆曰吾宗踣弊不振從楚而有成在此子乎因名之
成楚月誦累卷許弱冠試謙蕃下輔論疊疊千餘言貴
勝年少並共宗詠而身聳除潔義不苟取舉鄉試第六
人家無兼辰之食煥裔克虔而已卒不向人貸家每語
明府君子患作作而不衰大必將或循之曰先進之士
有然者故也吾等宜行法俟命中立不倚使長監于世
舉南宮第九人可得華貫恥事干謁就除內黄令單車
詣縣縣多豪持吏短長掣其肘公廉得主名論戍諸豪
黨恐矣有訟鬻田不鬻井者陽不應使人浚井得鐵鎮

枯骨則十年前所殺布客也逐伏法邑人神之諸郡疑
獄質公到面情首歲旱且疫亟立三官來獄河伯諸廟
民初不信公率以禱萬衆呼雩聲震天雨隨澍病皆起
茂稽勸分省用足財是歲河北大饑內黄有秋蝗不入
界愈以為神象公貌而祠之叩者如響潞王之國河涸
日行不踰舍已而見量有萬望轂有圖單列樹以表道
立郵食以守路郵截報水程方舟如敵曰何地曰內黄
曰今日行幾許曰百二十里矣驚問故曰舊年令請治
河千金囊沙壅水候王舟來下之當路亦相視而嗟彼
濬河築堤勞費民無算功相萬矣諸臺薦于朝者二十

有七有循良第一國士無雙之目爲召拜禮科給事中
歷兵科右刑科左甫上即疏蜀撫臣交除濫貫公帑朝
衆憚其風裁俊先獻替則有君德時政八事因災修省
六事極政四事凡若干篇經略則有虜興可憂六事粤
西盜寇二事遼陽甘肅延綏薊鎮黔夷豫防善後數功
定罪凡若干篇彈事則有倉場督臣京營督臣兵工二
丞卿大理少卿素行多穢者司寇飄法者兩廣督臣墨
者撫臣庸者職方郎不習事者故中丞婿虜者數臣妄
言惑衆者大帥薦賄者若干篇雜奏則有巡青妥務倉
營弊孔薦舉將才偽書濫託若干篇而最著者爲東事

云始石司馬偏信沈惟敬和說違衆自用遣兩使臣封
倭公獨察其不然是以有泰汎可憂封貢可疑之疏已
而行長建樓青正布種島倭窖氷索朝鮮地圖矣公請
責司馬亟反正自贖已而正使潛逃封事大壞公奮曰
輔臣本兵撓弱凡才付託非人財亡民罷不厚其棟不
能任重棟如二臣其誰云侍之將患始而衷終以貽蓋
必無期矣請行黜奪而以救朝鮮集浙兵廣積貯審間
牒假使宜速應援佐廟議又言備有本主而設之有主
而後救之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藏器待時存乎其人有守重地戮守臣援武史銷內釁

杜外潦緜上者六事之疏而司馬妄罪晉臣自解公會
臺省極論司馬嫿臣誤國罪既無老謀又無壯士罪在
不貫司寇之刀鋸日繳而斧鉞不行刑外乎大人而忍
于小民𣴎誰行哉終如公言
上嘗以夜分促議水事共恭同異既而曰徐某自請每
入奏中官爭閱徐給事狀塔觀之三殿災儀郎具歷朝
謝災故事公曰今徵求無藝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
據倐天威有赫未可以虛文求致也宜下罪己之詔亟
修闕政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庶有豸乎疏甚剴切發
人王守仁者詭言其祖寄數百萬金寶于楚先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昌

上使中貴金吾按視朝臣皆言不可報聞罷公抗章言
國初賜臣具有儀式載在史冊安得數百萬金寶而又
寄之楚邸于何徵
上從之而念兩尊人春秋高上書歸省有
旨特留攝兵科如故軍書旁午度非公莫之支也會同
人攝公公力請許歸歸一歲母病醫藥禱卜不遺餘力
乞以身代卒不起而又繼之席苫寢塊頭憂慽在貌朝
莫歲時之奠流涕如雨居處飲食毋事有降除服值燕
會必舉酒酹地安得及吾親
上厭聽言臺省缺不除部檄促諸病痊服闋者詣闕公

未裝就道而病之者私嘆息脫有緩急將安仗哉困敗
家所攜記未豐諸日用父弟給之而明府以當儉計期
與公為與市欲公不答數與訣艱大泣明府怪之無何
遂卒于襄陽其歲為萬歷癸卯五月三日是日家有白
氣若匹練升天博士伍維新與諸生同見之距生嘉靖
戊午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年四十有六公友于諸弟
類重倫至所纂月奉悉與之共諸弟有家而諸子猶不
改諸生之素食麤而衣惡倘才清積非此又不生此于
也生平所知契惟明府明府少公十歲既鄉學毋請明
府倘凡宜擇名士為若弟友伯凡以公對兩人情好甚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昌

隆而明府以公不及見其成進士為憾狀公生平事最
文簡情旨悽愴余錯綜之為志如右公娶某女封孺人
丈夫子四人為孺人出者伯斯達諸生祭酒勝選貢歐
陽子仲女繼千戶周鋭女仲斯達諸生勝郭道南女斯
遠勝明府女明府名服宰邑與公齊名斯述幼未聘側
室劉出也二女長適諸生胡一道亦為出次字興安左
方伯劉鄉子兄基側室陳出也孫男子四人聯芳聘諸
生李郁然女聯甲聘諸生劉某女聯第聯壁未聘孫女
四人長字諸生敖泰和子廷齡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孟
俊為孺人德儀公多質于孫福澤殆未艾矣葬以卒之

年十有一月二十日墓在縣西玉兔山之陽銘曰司牧百里煦煦胥吞與誦遺愛廟祀常新是名良臣官守言責志慮忠純寧介爲椎無狡爲貌是名貞臣尚方請劍以誅佞人既履虎尾亦批龍鱗是名直臣委蛇瑣闥燭照八垓慮狩當變料敵若神是名才臣先事後祿貴而能貧貽子以安挹璞飲醇是名清臣有臣如此古之天民年不及父位不秉均豈天忌全損益屈伸抑天胙善不必在身爰樹臣碣考此貞珉宣昭令聞萬禩靡湮

吏部主事翁公墓志銘

會稽山陰二邑紹興府所治要路八接迹于朝而庶人

在官者率善刀筆布滿諸曹自京師與浙東西郡以萬計中消衙命指礦權爲之腹心爪才以千計邑稱難治無出其右者也常熟翁公初令山水鄒平當南北孔道值歲屢災河數潰掘其所流而深之決其所決而高之民得耕作故事徵賦贏十之三毀其權衡而邑佐貳廣文以次坐堂上視徵者民無算鐶二百年來有役訟牒者兩造自詣胥不得追非大故諭之解擒公庭虛無人中涓入界民甚恐公曰此可計走丹盛車徒廚傳務爲恭敬而使鄒無告窮民赴愬狀中消喜吾固知令賢不忍一方民也去而之他邑他邑坐重困甫二月頌聲流聞移會稽鄒平人奔告請臺何奪我父母疏留公不報去之日遮道啼呼聲震野隨行數百里不忍別其治會稽廷見胥紳賢有問利病所宜興革一語涉私正色不答准上捕妖人趙古元他邑希功株累蔓延修郤者假設禍穽公獨無擾奸人冀中消伐山虎而冠公連柱之不爲害越俗信鬼尼巫善熒惑人收論如法請學使廣士入試額修黌舍月朔臨校士文行一變邑有虎患公至即去民比于劉昆入覲無以辦裝或曰五年稅田宅券此其期也公呵之吾豈借官法爲橐槖謀哉事畢遣嗣父喪會稽人巾啗屬路肢除除清豐清豐民輕犯法

治稍尚嚴邑多竊犯則削其縣姓無顧忌爲械繫以時諸縣受戒諭好博者廉得主名笞而榜其門民恥且格家老甘臥巷無聚人爲學宮圮月奉不足用詔贖者運木石而工畢舉有臺伏胥橫傢伏億攫嚀人迷之子杖臺伏爲謝過屬校戶口集諸父老授名貢貿秉數持安而出不意按覈息耗損益賦役以均邑有種馬市馬者索高賈示以理法平之吏白閻寺禁吏索賄而索瑕焉者民相慶吏生鄰國人無遠近願質成清豐諸司有蟠委錯紛率倚辦公寅出酉退治文書丙夜不休病矣入覲趣朝忽眩仆地主爵者以南人不耐北土移東都寄

遷清源距清豐三舍去劾捉笄挽舟涙辰甫得發主東
鄉愚旱步橋輕徭薄賦省刑兆罰雨澍有秋頃之舉召
東鄉喜來皆去猶三邑也公于祥刑要覽一書極所究
心聽訟必以日見其老少肢瘠輕重於刑入夜持炬熟
視十九繳舍四邑懸法立儀凡役浮費積猾宿蠹決除
略盡歲省冢事之入兩禮部主事需次選臺省以休沐
還里未幾改吏部稽勳司病失血弱不能步而神不姚
行次吳門病忽劇不移時卒公生父某以叔子某貢贈
給事中母某孺人嗣父某以公贈清豐令嗣母某孺人
公亡為諸生清封公欲以為子公辭以無父命母強之

乃諾嗣父母喪公以偕計上計不親含殮哀毀倍常凡
弟為祠廣山之麓以祀贈給事中公與太母祭必薦如
也成進士之年太母九十母六十械書旗壽慟父不逮
見哭如初喪見者零涕聞母疾跣而喙相持泣母憐愛
公少子勞之深夜兒何自苦為佯對曰適飲近舍酒來
耳母沒哭幾絕者數四素不佞佛主為母祈福百拜不
言勞諸凡諸子休戚關切身先從事從子或夭或貧與
女弟適錢氏早世者贍卹彌勤伯仲叔嫂沒部署喪禮
唯謹從父殁凡賴以有家嗣父三女遺嫁從豐或代為
育女或善視其婚事兩甥若中表凡弟朱某張某恩禮

不啻王徵君鄭及甫高處士鄒山八錢業師袁文學恭
大學張武康范貢士同榜沈道生清豐人朱佩甫撫孤
營壙排患扞難解衣推時勸學成名不一而足嘗雪故
入雁重碑者其人知所自以百金為奇卒不伋北上時
友人拉之抵白下盜胠篋主人懼而逸求盜繫其妻公
曰吾故慢獄不敢尤人是夜夢關將軍來謁神鑒其衷
矣吳大水為中丞周公畫策出家泉賤糴以倡里人放
生飯因飭浴埋胔孜孜行善即之溫然而中有特操居
京師空女夜奔擯而起仗劍驅之旁舍生莫不嘆異每
言世事無常君子宜自立附權勢附氣節等附也山陰

相國欲得為其邑令不應里居閉朝事闕失義形于色
乙見叔凡論列為之踊躍甘中丞有語居官不聽人情
為好官居鄉不諓人情為好士大夫書置座右自警有
造請者指示之不敢出一言嘗報其叔凡曰脈前不用
一生人耳中不受一閒事差足自慰題其壁曰庭可容
騶蓋門猶設爲羅蓋費錄也過任丘謁座主策一蹇驢
座主咨嗟既官吏部卻與隸乘小刀佳還不識為貴人
也初四凡業儒父母倦于教五郎態為農耳公志曰小
人事寧足汙我從師受詩強力貴精學日進猶喜左氏
春秋丹鉛數過于二氏涉獵大指有經天下之氣條剌

古今事可應時而稱變見形而旋宜者曰納忠妥覽以
病擬他者述亦多散逸沒之日貴賤長少臨者盡哀楊
養初周奉淵兩人為之死四邑子民三千里外炙絮之
莫不能里人夢公威儀如達官清蹕人侯某見公若為
城隍神吏張某夢公語之吾取汝為翼日為死故清蹕
祠歲著靈響焉公名愈祥字兆和別號泰與生隆慶丁
卯八月二十有九日卒萬曆庚戌二月六日年四十有
四配無錫處士朱某女封孺人子二毓彥聘太學沈君
某女毓醇聘少宰趙公子太學某女皆所子凡子也女
三一適淮府長史何某子太學某子尊一適諸生歸某

子諸生士埠一字無錫處士張某子應房則以女弟女
為女也凡弟相為師友而季凡孝廉同居日深悉數其
弟優學優仕言行相顧初終一節功名祿祿宜什伯人
天道無知使斯人無年無後為狀累萬言情殊楚酷余
承之東越憲嘗以會稽治行卓異聞之天官可謂地下
人知己屬以志墓因首述會稽時事耳目睹記允著者
而据撫生平大致録之如右其他懿美若家世詳狀中
葬樹橫塘祖墓無令鬼餒亦諸凡愛弟之一端也銘曰
孝子弟弟仁人廉吏在家在邦無往不利士有百行猗
歟純備沒為明神聲靈殊異尸祝蒸嘗四國文致奠羨
天年冀取高位冀必子孫方散其類金石竹帛今問長
世樂哉斯丘真宰所閟

知松江府事前監察御史胡公墓志銘

歲辛丑仲冬余以先夫人喪奔還過光州故松江守胡
公已前卒子演年才十二斬然衰絰相鄉哭又十二年
演游鄉校入太學名冠曹偶更工辭賦之業乃狀公行
以志墓請而涕泗言曰演早孤不悉先大夫生平所為
狀質而簡無敢飾片言余讀之信然志曰公名峻德字
明卿允庵其別號也世家光州王父廷瓚為郡諸生行
已有恥分人以財與配阮媼俱百年父鏊亦諸生有聲

而知公當大成遂謝去用公貴再命大夫配李為宜人
公生聰穎絕倫目過口誦久而不忘十三即為諸生試
無不在高等嘉靖甲子舉于鄉益涉獵天文星曆孫吳
兵法諸經濟書隆慶戊辰與余同成進士眉目清揚軀
幹魁梧美鬚髯市人爭聚觀之除任丘令任丘當孔道
軍民猥雜不均多大家及銀鐺左貂貴幸者中丞儀封
張公語曰是所謂大觚也君其慎諸公至登進鄉先生
父老子弟於庭請為邑洗難治聲以挈令三五中儆而
婉言和色導之衆皆唯唯故事邑多負其課竟公任無
負者邑城圮捐月奉吏城之民子來趨事領鏑堅好望

之崇墉言言矣三年考最奉徵書授陝西道御史
上在儲宮出視學見其瞻矚步履曰美主也
上亦若目屬公者賜金綺疏陳聖學十事
先帝嘉納之又有壽邊三疏皆中窾綮先是與同官爲
新鄭壽新鄭行酒過公前握手談笑良久同官嫉之新
鄭江陵相搆公疏攸江陵復疏請裁抑中官衆遂誣公
黨新鄭以考功令左遷判滁州故事遷客多縱公逡巡
退讓脩其常職暇日與賓從載酒琅琊豐山品庶于六
一泉嘯詠倡和有醉翁之致爲稍遷山東濟陽令以母
憂還除服補山西襄垣缺聞比士得第一人復擢守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罕　昌

州蒲多豪賈山陰襄垣二王宗張甚大家與任丘等以
治任丘治之而服巨寇趙基等數千人抄暴諸郡邑請
郡邑介河東則漢胡桃林西則明星玄象出沒無時設
方略禽之桴鼓不鳴臺臣上功宜超拜而中無粵援僅
遷南京戶部員外郎尋進南繕郎治故宮孝陵凝土度
木應材鳩傭事竣如所計料進錄一等擢守松江慎海
防審什伍疏壅塞吏植收理冤獄卻椽蝦所行善政非
一士民録而紀之每月校諸生拔其尤雋者若唐元徵
董玄宰陸伯達陳眉公皆儒林文苑之選也爲長卿方
宰由拳特所愛重邦大夫賢者與方伯林岡鄉孫郡伯
方伯于廷韓與之遊覧山川徵求謠俗揚榷圖史甚歡
而部人官南省數千請不逐旋白簡中之松江人爲贈
言訟冤泣而留行陸文定史爲抗章公獨喜得歸侍父
與繼母問寢侍膳依依如孺子時既舉族而父卒年已
五十哀且致毀友于仲叔兩弟讓産不問多寡有無芝
三生其室里人奇之爲三芝圖而構別業有花石竹樹
亭臺池館之勝風雨雪月琴尊觴詠日陶陶遂逸也于
入大學教以時義而手製示法曰課兒編後進傳誦之
趙閣谿當國貽書勸僞辭以疾沈四明謂冢宰李公才
如胡公竟不獲大用人將謂何中州部決奇往往推轂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罡　昌

而公久無宦情矣歲儉施粥施木以千百計殯戚友死
無歸者助婚不及者甚衆州有秕政爲民患若大冤抑
言無諱而不任德行年六十一卒其生嘉靖辛丑四月
八日卒萬曆辛丑三月十日元配南陽學博潘氏愷女
累封宜人子一即演子延其字副室仇孺人出娶固始
余工部繼善女潘宜人女一適貯賠令鄭希孔子太學
生鉉孫達生幼未聘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在其所銘
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匪直不得
而爲勝端投之譎觭作之歸因謂公有愠公乃宴然明
農訓子以終天年浮雲富貴彼安在焉于述又作又待

子僔沒而不朽胡公之仟
平羌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公墓志銘
嘉靖以來北虜爲中國患劇矣賴有天幸虜以憂于投
款稱臣爲外藩狸場得休息然將士狃怵宴安幾急無
可恃余頗河西御延問諸宿將可用者得張公公名臣
字某別號氷山故榆林健兒也身纔踰中人傾頤蓋顡
大鼻虎形㩍捷精悍撲戰常陷堅摧爲傢卒同千夫長
劉朋守黃甫川朋遇虜長馬被圍單騎赴救射虜中其
魁奪虜爲截樹歸已代朋爲長有卒孫英被虜從虜犯
韓家山公率衆禦虜虜敗獲英英泣而吋故漢人爲虜

脅至北顛以技㸑一卒先之歸臺司喜曰人以首虜功
多邀賞若不妄殺異日當爲大將嗣儆遏虜跨馬梁李
家溝高家堡田家梁大戰西紅山功居最遷宣府膳房
堡守備虜大衆入我兵寡壕攻臺上相丈以日欲生得
公公呂麾下酌水爲酒飲而歌呼虜莫測所爲不敢登
臺夜分決逋出徼境外取㹀逕歸當事者奇其膽畧遷
延綏入衛遊擊防古北口虜叁百騎犯龍王谷拒之俘
三人因得虜情已部虜南牧燕石平山營者土蠻擁衆
二十萬屬夷影克前導由界嶺口羅漢洞至永平灤州
昌黎所過糜爛督府檄公部兵千人往援諸將就善水
草頓舍自葆就公獨請戰邊帥王志道曰虜衆我寡戰
不利一敗塗地將奈何公曰虜雖衆抄鹵嘶衍似路以
我易與擊其墮歸時不可失國家養士謂何無一矢相
加適獨恥之顛爲諸君劍恥帥疾聲撟之君志大言大
何籍吾等公忿心張膽氣如湧泉與其部呼天爲誓不
與賊俱生擐甲而馳曰惟余馬首是瞻衆從之無不一
當百譟聲震天虜以數騎嘗我公手刃之虜駭折北不
妝追至棒搥崖斬首百有奇獲諸毆器人畜無算諸將
尾公後作鬬要遮虜脉不及撫吁不給吸崩跳墮崖死
溪谷幾千自是五十年虜不敢大窺劍門劍人生祠公

立碑紀勝虜慴慓沮膽其處事詳四鎮三關志中會屬
夷誘殺墻于嶺恭將以公代之論前功遷貿職三級賜
金幣人謂功浮于賞蓋有忌且肖之者矣居三年屬夷
盜磨嘶公免胄而示之數其負夷恐惝罪輸牛馬自贖
已力排群罵脩南峪寨創五臺至今諸路用爲程式遷
副總兵領密雲右營事尋爲薊西協守建營房築新城
嫺車熕弩𥳑石渠咨具設夷酋抄蠻嘗誘殺死恭將公
招義而責之鼓不振麾旗不解卷酋懼縛叛夷一十八
人已獻已試草教法于闆家屯行營夜營雖畫地居方
旋轉咸中邊俊府都督僉事副將佐五府蓋超拜也又

將鑄印賜敕秉轄石古胥墻四路鏢下右營振武石匣
錙重奇兵諸營所在辦治已即所居官佩征西將軍印
鎮寧夏虜王倚答為其子報怨瓦剌欲假道賀蘭公度
之虜王志吾不能闌入即公夜決唐漢二渠水道不通
復隊兵亦木口虜懷執怪從山後去三歲互市無敢譁
者而閑邊某黃門以奇禮責望探追不及之事諭公調
用虜小阿不户役䭾馬闌走公為副總兵當之虜聞公
名悔過乞款而劇東長昂狂逞大司馬擇可急使者無
如公復公故官鎮薊門長昂懾然令大師苟棒搥崖懸
戰那顏也亦悔過乞款以鮎魚口修橋功遷署都督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畧　昌
知改玉矣有懷公位者入為左府僉書歲餘出鎮固原
未踰年大洛亦真相台吉瓦剌倘不浪合順義王撦刀
據青海圍奪我屬番洮河西寧道梗特命鄭司馬經畧
而移公鎮甘肅蚕酋卜失兔率合蚕諸部口實禮活佛
陰與大瓦結公按兵永昌寒甚枕戈臥雪有月餘使諜
諭酋以恩信禍福酋笑曰以我突騎蹛河西如平地耳
遂從宋家庄穴墻而入公迎戰水泉三道溝伏劍大呼
豎髮嗔目格殺數虜虜酋中流矢奔潰衆潰公臂亦受
金夷而諸卒貪虜鬃覆所斬首不滿百然虜挫矣其後
焚仰華寺作松山地數百里猶席公餘威云鎮人為樑

石柱曰狄將軍戰勝處又生祠之事詳甘肅志中遷祖
職一級賚敕一品公以國雖無事忘戰必危上書言八
難五要與經畧枝柱而部下小失利傅致為罪時方六
十誣其老公亦引疾乞骸致仕有旨候召用顧航髒不
能俺和水意且有子可繼志不必身為矣公為將與士
卒絕甘分少銜恩用命可赴湯火是以所鄉有功里居
賑貧捨路修道靖佛寺不惜費見門閭衆家必下廝徒
為國成加禮接雖在耄耋御女肄射不減少年食必蔘
服粒燥乘牢良遜獄較如此者再終一星木膏疾痛害
事近代諸將以功名終此其選矣于兩佩將印階一品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罣　昌
有戰功力請歸侍公疾雖不及含然在武臣為特舉已
請祭葬如令甲語曰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
自為禍故梟俊鷙敵之臣非乏而兵不戢自焚往往有
之公福壽子孫可什伯人鵝鵰飲水數斗鮮鯛入口輒
死其量妹也吾家猿臂以殺降不封後裔衰替公不嗜
殺人一念天貫右之余數過公貌不羨于情言不溢于
行起自行閒于書未涉獄與之談蘇援世事利害得失
井井有條每得余文屬定句讀珍為鼎呂三年前以寸
紙付其使屬余銘余詰使云何曰主翁為身後計耳其
于稍述公履歷奉治命請余閒以所睹記次而書之如

此公生嘉靖戊子閏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甲寅十
有二月十有七日年八十有七元配高繼室章俱贈一
品夫人高生子承儼承祚儼娶副將章綱女繼副將龔
某女再繼副將孫某女俊以龔女所繼其姊生子應昌
爲任子娶都督石尚文女其姊生德昌遁昌德勝元哉
王國休女遁勝元哉官秉忠女承祚爲諸生娶副將劉
某女子某子某男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銘曰兵危
而戰亡何以能寬樂令終大夫揺而亂其致豈撓而眡
其設為奇搏運節疏梁司陰陽樹得何譯于疾風夭亏
六材具而引之中参均凡和有餘者上工豈肉而矩筑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八十一　志銘　昌
緣以荼因君之躬爾以弓矢秦膚公習而察之器與通
通守雖知雄故宜其昭明有融福祿來崇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杭州守方公墓誌銘

隆慶初天下盛言理學危坐雅步遲頓不及事爲下吏欺謬盎始未嘗不純白末乃滋僞也萬曆初天下盛言經濟綜核名實法令煩憯要以阿邑當路與時上下若鷙鳥去來賢智者往往而是如方公豈不粹然人倫之表哉公名揚字思善舉進士知陝州入爲南戸部員外郎晉郎中左遷知隨州擢同知嘉興最後守杭州未半歲卒父曰從本以公貴封奉政大夫母黃贈宜人始里

母夢宜人擾龍於庭而公生三年能以指畫沙成字八年就外傅啓處有常度未嘗換色羣兒皆嚴憚公即塾師敬而禮之無敢褻見也其夙惠有如此者九年喪大父執喪如禮始有室喪大母禮如初比喪母勺飲不入口七日哭日夜不絕聲而封大夫亦篤哀廢眠食則謬爲好容事封大夫更從之賈宛陵握算封大夫爲志感也退而滂沐張浹席矣封大夫浣沐衣履必以身受役凡二十年迨公仕而封大夫始置箕箒妾其孝有如此者公獨子事從兄忠甚恭忠死視而不含公枕之股而哭之曰揚所不奉嫂如兄字姪如子者他日無相見地

下乃瞑自後得糈必以先孤發無何忠子敏死公愈益
慟天乎是使我爲德不竟也忠弟廉死宛陵設虛祭飲
泣淚損棗裝輿櫬又有兩兄蕩貲斧抵公乃得歸疎屬
弟貧爲給祠具倡宗人建社壇定社倉法歲時少長畢
集秩秩雍雍如也其友愛有如此者公刻心秉德擇地
而蹈羣從以聲伎佐酒畏公知數避匿他所里人爲樗
蒱秋千戲聞公歸而屛迹不復見居外無竿牘入都門
入都門無造請所出入人罪與除利病與上官論駁十
餘返務行其志其方正有如此者諸子節稱貯息而公
居約請得以本業之不許知陝州單車從一奚奴日服

食器用壹取倖人屬吏一人掌之季終権會而納其餘
錙銖無浮既去悉籍署中共張授管籥者守隨若佐嘉
興亦如之兩入覲於陝貸吳鴻臚五十緡於隨貸江大
行及兄旦二百餘緡然後啓行封大夫就公留邸私怪
問兒何弟守僭石公長跽而對曰自曾大父以及大人
質行齊魯諸儒莫及身終布衣名不出閭里兒無似從
大夫後佩印衣繡出則簪裊傳呼斯已奢矣寧憂貧乎
封大夫稱善不責公甘毳其廉潔有如此者陝鴻臚其
子甲數從請託不諧嗛之會朝嫉其僚糾公敝朱履當
罰金公實綦履也不肯庭辨守陝三載薦書十上隨牒

平進爲郎同舍郎以私憾上書誣公闌出庫金諸郎不
平將修郄公謝不敏既得命出知隨趣裝就道若以資
遷也督漕雲上時漕卒齮齕長賦者勢甚張公下令長
賦者與卒各以什伍立肩相授受終日而輸粟數十萬
石士無譁其督無所牟利大望故以腐粟訟大司農若
政府是嘉與丞强而授我者也衆殊爲公危公顧私喜
緣此受責芳香多矣已而部使者漕大夫發諸武人奸
狀事卒解杭逖四二十許人國中口語藉藉公病不任
事寬不任守臺臣簿責游徼甚急公引而自劾守非敢
以病寬寬固守事也寬而過病而困守固當去敢逃刑

書聞者愧其言而捕卒滿品其雅量有如此者居陝屢
畝均田經界則壤而賦平治次舍節委積禁其驛騷而
賓至如歸汰食租衣稅冗者而民不病収責贖鍰緡錢
之羨以積穀而歲不虞侵立保甲嚴警迹道旁樹楹以
禦禦人者而外戶不閉守隨五月城城署嘉善三月爲
堤捍水盜以物質子錢家辭所連染輒覆没乃悉召諸
家踐更非保姦者有發得理出市人至令便之奉檄度
七邑田出舍周行露宿蓐食竟以是病郡饑佐守出令
分民四郊受賑所全活無算錄囚持平例時有所寛以
明恩貸燕居則腹繹吾日者論其坐恐有憾吾欲脫某

歙而未能吾欲舉某事而未暇其勤事重民有如此者
豪將伯良匿亡命爲姦結納諸貴人多爲地道路以目
公廉得其狀以它事逮之諸貴人爲關說相踵而豪立
箠死矣夜之旁郡盜艇數十逆舟公挺身出曰吾方郡
丞也廉無以望汝之腹力猶能尸女盜讋伏散走杭卒
旣綦主將而嘉禾守禦者搖心公呼其魁詰之餒而死
孀飽而死市奚若謀遂已其沉幾應猝有如此者公爲
吏恥以簿書期會見長率先教化新陝召公祠祀周程
朱陸九先生羣諸生秀者講肄其中厚廩餼以養之購
書史以課之考其德行而獎掖之慮其解嫚而要束之

察其困苦而宣理焉引渠水通泮池以埤益學官之勝
陝士斌斌相望起矣在豫在楚在越三與省試薦士幾
二十人在嘉與授經七邑士又數十人文行相配不負
所舉其知人善化導有如此者游孔子廟廷翼翼如聆
謦咳歸而署其楹期至聖人之域少年竊笑之不爲動
楚耿公大都授時衆將致公公辭曰無有師保如臨父
母耿先生功令布在學官是吾師也何必從行其學以
敬爲輿以義爲路以無諐是言爲入門以內省不愧爲實
踐郎時講學者方宛舌而公偕諸大夫都人士危言覈
論自如置一帖以視聽言動飲食思寢爲目善者朱書

之過者墨書之沒之日言不及私謂其子曰過化存神
四言者安身立命必由之矣吾往與其同舍坐而言不
聞此未達存神之說以頑空者也夫宿塵習塵事塵理
塵一不化而難以幾矣予必勉之其篤信好學有如此
者世儒逃空虛設聞見或碎義逃難公百家無所不窺
讀經先大義而後訓詁讀史急治體人物讀諸子標識
其典要又明習文法練國制度所常誦說則易詩書禮
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道德南華淮南韓非班馬李杜
之書晚而通釋典曰仲尼猶龍老氏是與仲尼異教而
同道假令生同時必有合矣爲文峭健有風骨下筆千

言若宿構當秦漢詩多古體當晉魏所著有山中集孝
經句義中州藁春月守考南中草湖中藁仕學卮言其
博聞善辭章有如此者公先世家河南遞徙爲丹陽爲
鑑湖爲白雲源至處士桂始遷歙柘源十六傳而處士
良遷羅田曾大父社昌廩廩鞠躬君子程宗伯敏政所
畏也世稱居貞先生大父昇英敦義崇讓封大夫樂善
好施與清人賢胄所由來遠矣配洪宜人桂林洪長公
女生子二長時化邑諸生娶胡文學清女溫雅有醞藉
歙人所目爲佳公子也次時俊娶吳處士文彥女女二
長字飽處士大本子拱宸次字汪司馬道昆子無競孫男

一嘉生時倏出其家世子孫婚姻有如此者公生嘉靖庚子十月二十有五日卒萬曆癸未三月三日享年四十有四以其年月日葬其所嘗杭軍民兩變守者難其人誰差而屬公公除苛解嬈與民休息民甫安而公先巳病再告不得謝上丁釋菜忽嘔血數升開府張司馬公請徙公括蒼得自便太宰嚴公重公更爲請予長休告郡守予告自公始也公德行政事文學一意師古然善藏不以逐時取名諸沾沾立門戶高自誇詡或挾所長互輕詆不相爲下者視公當愧汗矣中道而没士論無不惋惜焉銘曰謂公拙宦事若習貫所部職辦謂公

善仕不能研揣身中於毀謂公少文而吐靈芬爛然卿雲眞不爲迂通不爲拘匪世俗之儒紫陽有顛作我儒宗無忝其封羽漸成儀輿誦成碑戶祝成祠無可以死有可以死展也君子

郾陽守楊公墓誌銘

太師楊襄毅公有五丈夫子皆以文武科起家官一品者二人惟叔氏由任子至郡守而才美行誼無忝其父子兄弟卽他姓文武科起家者所不逮薦紳學士亟稱之則毓庵公其人也公初名州俊更名俊彥字伯美別號毓庵襄毅公督學齊魯時徑涿郡夢僧入室驚而寤則公生詰朝人言山寺有高座道人涅槃卽其生時云是爲嘉靖甲辰正月二十有一日比長猶能道前身所居處操行師友形狀而沉靜端凝語無妄發非其人不與交深居簡出裋褐革鞜糲糧之食不識爲貴公子也至於鑽厲求學篆刻爲文勤逾甯越篤若江都矣凡十上有司不第幾第矣或以試卷遺脫及避襄毅嫌罷襄毅没後十五年而少弟亦登賢能書公乃歎曰余之莫出此進也命矣夫遂謁選人除後軍都督府都事遷右軍都督府經歷令丙天下衛所分隷五府諸武弁受世職府先核實而後大司馬加察焉吏人稽故必滿其欲

乃巳公案無留牘左右計不得行植立如木偶繼以怨言而武弁頌聲四起矣三年考最勑命有曰嚴淸服巳幹敏當官公誠無愧辭云巳遷宗人府經歷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大司空知其能郤窾輒族屬公批導迎刃有餘地焉若繕車局樹棹楔督大通倉造襄城葬事集而費省諸郎奉之爲挈令也初

慈聖皇太后建慈壽寺西廓以奉大士未幾圮蓋視作者侵冒故有詔大司空擇諸郎材諝茂敏者俾更新之大司空度非公不可公固辭極知是役也幸而成可徼

上恩顧司空官屬自有司存佛不在祀典寺不設經費

郎不能執奏而爲之役後世謂郎何人大司空韙其言
而會遷屯田郎遂寢屯田郎司上供薪炭中貴人責賄
諸商無餘方械治商劉祿以彰虐䝉公具爲經營商乃
蘇諸大臣廳賜葬自太宰孫公以下五十許人朝至而
暮爲請李貴妃者
上所最幸其薨也令塋域密邇壽宮中貴人阿邑言西
井隹公白大司空西井左　昭陵右去壽宮壘丈間耳
能無傷地脉耶不若銀錢山便地鄖衍而又相望魂氣
無不之也大司空爲言
上卒從公議故事方石浮石堅略等而方石價數十倍

商因緣爲囊橐關説中貴人以方石代浮石公爭之甚
强累朝諸妃塋例用浮石寧欲速朽耶中貴人語塞省
金錢鉅萬已遷知湖廣鄖陽府事鄖斗絶萬山中三藩
地犬牙相錯五方之民以其籍自占爲盜賊逋逃藪公
廉得其魁宿寘之理餘黨鳥獸散兩造盈庭以次就讞
片言而決不移晷而訟庭虚無人不移月而囹圄虚無
人羔鴈筐篚逡巡雉門之外無敢入而璫陳奉奉璽書
領楚礦税事責鄖船税公謂船税果有之銖兩耳府之
供給於是焉在請悉以佐縣官緩急無更加也已採保
康縣礦公應之遲奉乃身如鄖所過諸郡守或郊勞謁

刺體至韡紬公使一吏持刺迎刺體復倨已至館復使
吏與講敵禮不者無相見奉怒翼日檄下索千金公曰
鄖不能當江南一大縣千金寧從天降地出耶太守不
忍病民有月俸百二十金相貽奉益怒呵其吏公喟然
曰彼以我戀戀二千石耶遂上書乞長休告奉迹公廉
得士民心御所賄詬公謝過屬當上計行鄖人空國遮
車爲軹父老泣下沾襟蓋微知公去志決且病見端矣
計畢疏請致仕鄖人在京師者謁冢宰留公公亦重失
鄖人心脂轄東發不數日卒晉陽邸中鄖人泣而思之
爲伐石頌功德焉公性至孝母段太夫人嘗遘危疾諸

子不在側獨調藥餌侍啓居兩月不解帶禱於神請
以身代又不愈刲股調羹以進太夫人之卒也嘔血數
升晉臺察高其行下所司表閭且聞於朝公謂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士所誦習何事而以是爲名高耶晉
人益歎異焉公卒之日爲萬曆辛丑二月十有六日距
生得年五十有八配王孺人中丞　公綸女男子一人
元楨官生娶聶氏女子六人諸生羅尚鉉韓焯郭鍾琮
太史韓爌太學生南朝坤孝廉任治統其倩也孫男子
六人瑞方聯方承方騰方繼方胤方其方爲仲兄之子
祧後孫女子三人卒之年九月某日葬郡城南十里王

祉祔賜葬諸先塋次自襄毅以上家世史乘碑板海內所悉不具論余與公少弟水部善水部傷四兄俱没而身孤立爲公狀數千言詞旨酸楚又深悲公孝行世罕知者余故節而志之銘曰世不乏廉吏公汰浮費却私餽割其常俸常供以宄民於憔悴世不乏直臣公所抵牾無論中貴人迴至

天子之妃與親利不誘威不詘道在必伸昔者漢有關西楊伯起遺子孫淸白耳賜也司徒奸盡言死必復致大鳥矣蒲阪之楊何相似君不見良哉二千石叔子

興化守李公墓誌銘

吾師李文定先生相兩朝以淸白貽子孫其季子健齋公官內史月奉不給請移陪京便就家粟遂爲督府參軍參軍淸華不若內史又仕宦以不離京朝爲貴春明門外即天涯自古歎之矣天下高公廉讓不愧爲名宰相子云公諱茂功字季成健齋其別號也先世譜系可徵者海一公家句曲朱塘數傳富一公兩子長伯通次樂易伯通家江北安宜樂易公從之兄子羯羠不可忍樂易公乃徙昭陽被苫蓋而居所親贈金數鐶易小物轉販稍羨遂爲昭陽人則兄子貧矣數來强割其貲無愠色人稱公長者必有後生朴菴公旭生永懐公鎧三世皆以文定先生貴封少師先生娶於徐累封一品夫人四乳而生公白皙顱有奇骨先生異之是不在三兄下徐中橋翁者於先生交最稔公生三年徐翁舉女以字公其年先生大魁天下從入京師言動以禮自持所師則温陵許賜山吳門錢兼山二公所友則陳文憲凌紫崖陳養觀三公無不奇公才先生記室多海內知名士公游之甚歡用朝臣例爲京兆諸生尋入太學而先生已貴公角巾布衣徒步出入非通家衿契不識面何曲日者馮生諸公卿爭延致之一日語先生相公諸郎皆能致身青雲若其其者堙替隷圉矣後三十年驗之

良然徐翁官京師以女來歸而徐夫人病公夫婦侍疾甚謹嘗藥禱卜皇皇浹辰當秋試謝不赴毋夫人故强作健趣之曰吾須女一第而瞑公不得已入闈忽心動投筆趨出毋執公手不能言屬纊絶矣而公哀可知也跣而以喪歸呼號擗踊路人雪涕終喪如京師省先生僦舟車行不煩館人其歸亦如是先生爲娟嫉者所中謝政公逆諸淸淵先生指示橐裝此皆君賜若輩希稽古之榮乎當取以爲法公從諸兄對曰有太父毋在先生喜是吾意也姑試若耳公數奇屢試京兆不售他宰臣子有登高第者客諷先生不聞昔賢父子恩深不覺

自失耶先生喟然而歎吾不欲以公家科名私吾子即
吾子意不欲以我故取科名昔者馮生言或有驗乎無
何先生有目眚公侍疾如侍母久之先生卒哀毀更甚
上褒先生舊德恩䘏有加任子爲尚璽丞當及公以讓
仲兄而已爲内史拜命之日伏地哭扶而後起先生門
生故吏滿朝見公翩翩佳公子爭内交戶外屨滿公善
棋而不以上人又善酒沾醉作禮愈恭謔不爲虐客日
進座無公不歡游覽宴會必公與俱公雖泛愛衆而親
仁一時姻婭通家寮宷凡數十人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非私昵也嘗使衡王邸故事王跪迎冊於郊使臣騎過

之乃起公曰王敬使臣使臣亦當敬王下而揖王起而
後騎而却王所贈筐篚累百金三年考最進階徵仕郎
已改叅軍其上官多勳臣武臣其幕官恒藐之公執事
如禮而上官益重公有不善懼爲公所知又三年考最
遷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督賦三吳鈴下稽故長賦者萬
端或窘而坐斃公多所寬假與爲期開門延内無留三
吳人稱之以次榷武林北新關公顰蹙曰征商故非美
事人且以我處脂膏自潤如先德何爲損苛政汰宂役
商不壅閼而廉得車廳揚關蠹張拱三人者窟穴榷司
爲商蟊螙摘發其奸置之法左右吐舌捧手救過不暇
給市魁入貨而不償直者居停主人以僦費摧貨直者
狙獪以後貨償前貨者責其負除其籍商民交口誦德
焉武林又有南新關故司空屬也公承乏攝其篆事立
辦則與客泛舟西湖人言湖上了公事不若了公事而
之湖上爲得體也已進尚書郎六年考最時尚璽顏與
朴鴻臚張鳳梧奉常傅太衡三公稱清卿公稱清郎四
人相得而顏公如燕無以爲裝公資之乃成行顏公曰
公非我不愧人我非公不受人餽已遷守興化郡郡多
文士而民以地狹貧胥史廝隸用氣力漁食貧弱公令
凡訟者自往逮不得厲廝隸至則自按問不下胥史胥

史廝隸往往乞歸農去郡所用貨索之市市魁索貨主
當具有若干賈而賣或十不直一公令民詣府自評價
商願出於市矣會當校士士丐貴人爲地則盈篋焚之
於庭吾聞得郡中一名類於省中一第柰何狥貴介而
阨寒畯人服其公首所拔錄兩人相次成進士而貧士
張名時者即舉於鄉居恒念微李府君吾其終已已葺
學宮搆講院禮諸先輩與諸生習業其中而日省月試
之所行莆陽課士錄如陳騰鳳宋祖騰唐玉黃鳴喬陳
臣忠林銘鼎皆一時之選也祀理學名臣八人表節孝
士女三十八人嘉靖末倭寇郡學師亮張光祚張珊檀

文貴格鬬死柯氏婦罵賊死曾獨廟食距之數十年且
就泯沒力爲白而旌之郡人有執政門下士阿邑執政
詆諆先生懼公修郤公曰犯而不校吾先子所從事也
小子何敢倍之卒不問學士大夫相告語此相度何必
減文定少年羣不逞詗而過市市人或目之曰將曰虎
曰地煞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變臺使
者黨數百人有異謀下令捕繫具獄臺使者疑之檄公
案公嘻曰屠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乎爲成一人城
旦舂三人餘杖而釋之郡人大安以立
皇太子覃恩進中憲大夫計還值歲饑傾廩以賑吏白

須臺檄公謝曰若不聞汲黯耶即得罪吾自受之有母
訟子若公怒將刑其子鞫之則以乞一握米爲粥食母
粥不中食故公笞而貰之予一緡錢爲養母子感泣如
初盡括其秩祿市粟爲糜士大夫效之郡無餓莩流亡
天久不雨毀服步而禱雨乃大霽凡三禱皆如之隣郡
不爾也郡木蘭山溪會水三百有六十宋錢氏女建陂
溉田陂右疏渠導水田凡萬頃歲收粟三萬七千而外
爲堤捍海爲斗門相通歲久圮其費不貲公身先畚築
視故有益無因蓋二千石盡委之此矣又鳩三營卒而
勞之曰爾餉於斯爲給通力合作非相爲賜也卒踊躍

聽命而堤成爲永利焉民浮海而移粟於外郡郡粟爲
空以種蔗利誘民不種粟者其言有故其說成理公爲
明其不然而罪其譸張者資郵傳之費不時給者禁鹽
策之擅積者詭時逐利者而於慮囚尤慎毖諸生蔡承
方與里魁有郄承方舍中兒廷貴死魁誣承方殺之公
曰廷貴有父兄在父兄不言而以他人仇讐之口爲信
乎鄭東霖富而奴暴殺人坐霖威力主使公訊奴殺人
時霖不在側耳目所不及威力何加焉奴伏辜蔡任與
其徒四人夜入關氏宅關氏婦覺而走鬬傷指坐任死
而免其餘公言强竊故不同科昬夜時安知傷指出任

手林棟與猶子閱未幾猶子見殺索棟室得蔗刀赤色
以爲徵公視刀不滿尺無刃不可殺人且蔗漿漬也非
血也所平反疑獄遠者十數年多者數十百人而四事
則人人能言之矣郡以倭患設三營卒藩司餉發郡郡
胥侵牟其中卒含怒不敢言公奉藩檄召卒長授之不
入筦庫錙銖無損卒大悅諜者言倭犯南日寨卒樂爲
公用爭先赴敵材官龔守忠勇冠軍或請留自衛公笑
曰吾不爲民先受矢石而靳此以卒與賊乎脫有緩急
乃公任之亟遣守忠往擊敗賊而公治郡五載倦遊矣
移文乞休十上不報臺使者復相繼㘨遂謝事徑歸藩

大夫使使追還之不得又趣入計卒不應城隅有依綠園且就廢稍穿池疊石蒔花木繕亭臺與仲兄觴詠其中子姓中表之戚撰杖屨以從致足樂也念叔兄遠家南徐當食廢箸刺舟往省因涉三山而返諸異母少弟四人莫遠具邇憂喜之懷每徵於色迨耆情好倍敦里居不挾貴不挾長不談人短不以一刺入公門要束監奴不以聲色加人人以緩急告不惜施予故極爲鄉里所安素健啖不食藥晚年微苦痰諸子奉藥以進却之巳患足痿製小兜子登涉如故巳哭其仲兄慟更哭伯子病日深諸子侍而垂涕猶然慰之我固無恙而遽瞑

矣先是戚黨夢車馬幡戟傳呼甚寵曰逆興化守至則公也公施德於郡久豈其死以爲桐鄉耶宗人執友外戚侍從僕役比隣鄉社耆碩童稚賈販扈養日夕數十百人各以其班來哭無不盡哀而其大夫士之賢且仁者以公官終於守爲守賢最著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履正志和曰莊因以文莊易其名云公生嘉靖乙巳四月八日卒萬曆庚戌三月十有六日年六十有六配徐累封恭人事公和而敬旁無媵侍子四人伯思謙國子生先卒娶溧陽馬司成一龍女孫繼娶江都何解元龍圖女仲思睿國子生娶如臯錢京兆藻女叔思聰娶同邑

舒明經守謙女季思賢娶金陵何侍御淳之女繼室以其娣孫十人思謙出者長芬聘鎮江徐吏部大用女長茹聘溧水伍孝廉光賜女思睿出者長曆娶江都卞茂才元英女長林娶金陵顧文學起南女長楨聘金陵宋太學倖女長樾未聘思聰出者長科娶金陵顧進士起鳳女長華聘新安汪太學宗孝女俱諸生長喬聘同邑舒茂才漢儒女思賢出者長蔭未聘孫女四人長適同邑徐戸部來儀子諸生延祉思睿出也一字同邑袁戸部應祺孫元一字海州王都督鳴鶴子某思聰出也一未字思賢出也曾孫女二一字同邑徐茂才際明子發

元長曆出也一未字長科出也思睿述公行實七千言質諸余所聞見合爲節其太半志之銘曰中世銓格相臣任子高者符卿次者內史曆累而上九卿肩比官二千石薄爲常擬或曰綺紈不達政理投諸荒徼空名而巳猗與李公清標峻峙辭尊居卑撙讓明禮戰勝紛華蟬蛻泥滓黃霸米鹽謝玄屐履營綜周詳咸稱任使蕭實雄邦守不輕以倘公爲之立綱陳紀懷保小民譽髦斯士輿人作誦豈弟樂只一辭而退如脫敝屣無瑕圭璧其馨蘭芷宰相世表先朝所侈彼哉浮榮貴茲德美象賢似轂屬之公矣興化故郡興化故里或往或來情

鎚於是吉夢有徵令名靡毀宰木翳然翹翹仙李

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隆慶丁卯余從先大夫遊梁則聞光州劉嵩陽先生閎覽博物君子也是年先生仲子舉於鄉先大夫美其有父風或云恨不見伯子殆難爲弟矣伯子者名黃裳字玄子人稱爲太景公者也因急索公論著觀之奧衍弘深震駭耳目先大夫詬曰吾兒不堪作劉君衙官乃亦同上公車耶明年余幸登第而公不偶又二十年爲丙戌公始與余季弟成進士又三年爲司寇尚書郎余幸入芝蘭之室締縞苧之交又六年公歸尋卒又六年余

謫壽春行部至潁見公之子於其婦翁所以志墓請而余亦遭先夫人喪扶服還寄遲光州不及酹宿草墓其子介父友陳生九鼎輩授以冢宰趙公良弼所爲公狀俾考述焉狀蓋冢宰草創而陳生潤色之嘗以求志於中丞張助甫宗伯何啓圖兩先生兩先生從公地下修文不果余代匱義不得復辭按公世系爲夏擾龍劉累之裔奕世賢豪長者不可勝數明興以執金吾屬籍徙家光州高王父贈太僕丞忠曾王父太僕丞暘少卿進以孝子旌王父廷珮有拔俗之標父卽嵩陽先生綸以省試第一人成進士授行人選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

山寺重慶重慶人生而祠之娶胡恭人生公恭人之娠也夢朱衣貴人自天下驚而寤公生一歲能言手執書若誦三歲誦書不忘七歲學唐人詩晉人書十歲從父京師授書日益進賦帝京篇都人士比於李百藥嘗觀漢史慕班仲升傅介子之爲人吾得時而駕當如是矣相羊金臺易水間操荆軻匕首擊高漸離筑慷慨悲歌泣數行下觀者莫測也夜讀王命論大噱恭人問何爲對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皆委之命誰爲王臣者恭人奇之已從父使韓韓王禮爲上客燕曾臺臺挹空同會大雪卽席爲賦奏之王稱善司馬長卿童子時詎辦

此乎贈以雙璧不受又三年從父入巴中三峽九折之險絕巫山峩眉之靈秀濯錦浣花之妍麗琴臺卜肆玄亭草堂之靚雅夜郎青衣鼈靈杜宇之詭幻靡不探歷沾沾自喜此嚴夫子王右軍所寤寐懷思也逢楊太史用修執經問字太史歎曰汝國有顏子何多讓乎先生都試郡諸生而得銅梁張太保肖甫於髫年是蜀之卿雲也可爲吾兒友同學三年歸自得如山忽人如草惟司寇陳公與其子迪功以文字往復論難而已已補諸生極爲督學徐公所獎許劉生中原麟鳳也宗正灌甫以好古聞開東邸虛左席迎致公諸藩臬大夫兩河人

士授簡徵文其門如市已舉於鄉公頎而白晳隆準美
鬚髯目光瞱瞱若巖下電騎而過市市人望之若神仙
中人大道青樓窺簾隙而願充下陳牛儈狗屠彈碁鬬
槊蹴張蹴鞠牵黄臂蒼之徒赴而從之籠街噎路同榜
趙冢宰幽鳫行冢宰斤斤謹質形於體貌而公豪宕恥
齷齪小禮兩人初不相入已更交歡没身不衰明年冢
宰成進士度公被放不無介介慰藉之公捫其腹曰是
上有千古之業下有千古之名豈以一第爲加損歸而
奉兩尊人先意承志就養無方白度曲彼歌聲分刌節
度窮極幼眇每上觴兩尊人樂以忘憂也藏書故充棟

猶慕所未有渺石蠹簡貴於百朋萬鎰爲文必西京爲
詩必建安開元而與助甫中丞談則曰生於神學於法
離合之間不可言傳中丞以爲允容日滿座供張豐腆
竹素塡委墨瀋淋漓捷者七步富者萬言嘯歌應對自
如王庶子胤昌曰古今三劉蓋謂穆之炫與公也王元
美先生贈公詩作賦玄虛談天鄒衍又如祖龍摹七雄
之宮壯氣奇韻令罕其儷云居恒言一事不知儒者之
恥旁究天文五行曆數筭術陰陽風角九宫六壬太乙
遁甲元辰三命卜筮覆射宅經葬書方脉藥物吐納導
引服食鉛汞科儀符籙金匱玉䈭諸家之言抉秘造微

容以所長質公虛而往實而歸食罷角射以垂楊爲的
命中如樹獵七山下得獸舉柴以享客數百十人里人
爲之語曰覔鹿豕從玄子客亡命抵公郡功曹捕之急
已知其爲公客也舍之又有客忤監司坐城旦舂公召
監司胥與客並飲胥以告監司遽貰之或師公藝而遊
大人成名更詆諆公公如弗聞也遇之如初客以此高
公之誼益附焉歲旱發粟賑饑全活萬人周三黨四隣
婚嫁棺殮之不給者稱是久之仲子卒兩尊人繼之公
哀毁杖而後起自卜地以葬爲冢舍可容萬戸種松十
萬株鬱鬱葱葱山氣日夕佳矣御史某者悍塞人也譏

人中公御史所甚力人人危公公與張令君把酒賦詩
不知於色諸交遊貴人千里赴難力白其妄門下客摩
厲以須吾刃將斬之公謝曰我郭解也與哉庚辰入試
策有柄臣驕恣大瑞不法語主司讀之吐舌少宰姚江
孫公奉常勾章余公司成祁門余公聞而造門是眞男
子名更以不第重耳買山得牡丣構藏徵閣松關竹川
之屬巖嶭窈冥類非人世嘗語陳生漆園吏有言大林
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不能自勝而强不從寧
從神乎陳生父故善養生出其內篇示公謂太虛中攝
一靈光鍊之符火與禪定幾似非若虛靜之極秪安樂

法也公曰二十年異人授我道如是丈人得我若聚沙
而雨之矣高邑趙夢白爲郡李赤城王恒叔令朗陵梁
谿陳貞甫守光州三人鮮所服下獨折節公爲布衣交
陳公以疾去公周旋累月而返柴門絕賓稍精舉子業
少宰趙汝師公錄之盡公十二上公車矣客風公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公不以此時效東丞相平津侯耶公艴
然不悅吾惡夫日莫途遠倒行而逆施者就常除得刑
部主事而安之縉紳所號爲西翰林也王文成之封侯
孫忠烈之殉節于鱗元美子與公實輩之掞藻庶無忝
矣同舍郎同郡汝陽趙公固陵馬公相應以義理之文

而公練法北詳請讞司寇有大獄輒畀公片言而決戚
畹權門請謁不通謹察因疾苦而衣食之無瘐死焉奉
使慮囚江北歸辛卯考績疏復父故官贈母恭人而客
有挂吏議者詞遝公左遷御史大夫恭屬公卒不自明
大司馬石公常就公談兵以碁列八陣盡其變司馬曰
西北邊可行不公曰李衛公破突厥與遼以是但亡神
勇士耳因移公武庫主事而朔方有逆賊之變問計公
公屈其指一設重賞以間虜賊之搆一治戰車以防虜
騎之軼一據河南岸虜無得以渾脫渡而決河灌城城
中人懼必有誅賊來降者後皆如其言無何遷其司員

外郎督武學倭寇朝鮮奪王京開城平壤三都虜王子
朝鮮王奔入義州乞師遼左大震
上以四夷屬國朝鮮恭順不懈二百年迄於今閔然哀
憐之命少司馬宋公出經略而公贊畫賜金緋以崇等
威公擐甲躍馬而度遼指顧徐中山壁壘鼻頭火發與
李將軍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而東恒以身爲前驅
由石門度鳳皇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
鮮萬峰沒滅雲海將吏有揮涕者公勞之曰汝曹封侯
地也何作兒女態夜共李將軍畫策平壤箕子舊都也
而城乘山又箕子墓傍多茂林可伏倭守小西門從別

道進出其不意可以逞矣平旦衆薄城倭果守小西門
我師攻東南鼓聲震天城頭石弩雨下募敢死士援梯
鉤而上殺數人不退倭悉衆來距伏者趨小西門有赤
幟出堞上問爲誰曰某某先登蓋陽攻其堅陰蹈其瑕
公所指麾也是日大風雨晝冥浿水鼎沸斬首一千六
百級倭北走大同江先使人斲江冰溺死者無算追及
開城復斬首數百級已阻臨津而陣倭收餘衆奔王京
碧蹄去王京三十里李將軍將騎數十縱倭遮之弇中
矢且盡公聞馳援射殺金甲酋圍甫解倭僞爲書約矢
射江畔請降公知其紿也經略議稍左公奮曰必獻王

京而復王子乃可不然者人之稱斯師也謂何雨久餉不繼公柑馬而秣之使肥者居外圍城必小示隙開道倭乃宵遁逐之逾釜山入金海島以去而命將劉綎輩守鳥嶺熊川扼其要害無使東經略報命
上旌功遷公爲其司郎中賜白金文綺而言者疑倭實未遁碧蹄之敗功罪不相掩公因條上十事以貽後人而力謝病歸逍遥𨒪至中日課季弟黃駿學駿才亦公流亞也故所善里人陳賀鄭劉崔胡諸君遞爲主賓雅曲並奏賦詩策事擊鉢刻燭翰動如飛不別昏曉雪夜登浮玉山故葛玄煉藥處振衣而呼夜光煌煌照我心

矣自是益躭名理而蔡太史弘甫一見語合金城湯池輸攻墨守四座莫不厭心胡文學昆季爲公入室弟子公一日語之李獻吉歎其徒經句吾何爲不爾文學爲治具召公以父見爲談楞嚴法華諸經霏霏如木屑漏且盡客無少長欠伸不可耐公神愈王小隱几遽興伸𠦑揮毫口不輟吟文不加點乞者雜沓而至如取如攜凡三晝夜而雪三晝夜若競爽爭勝公東征遭久雨水浸甲裳海濱地濕浸淫內傷不自覺比日寒氣匽溥俄不懌趣駕還詰朝友人起居自將迎成禮已荅問疾者書多超世語書訖沐浴衣冠而暝狀言公天性孝友封股瘵大母疾刃無縷血遭父母喪廬墓三年事兩庶母如因母撫異母弟妹如同生愛舅氏如母敬長者如父家故饒以結客周急若經紀周比部吳孝廉喪耗過半已佐軍興遂毀家少年厲强壯盭氣裘馬僕從雍容甚都有俠客之槩遊閒公子之賜與名晩濯於仁義道德不藏怒匿怨闊達大度故以書生將烏合素不習之卒數萬皆樂爲死居官無官處事無事比德昔賢矣遺書如元圖符藏徵館司馬諸集多見道之言經世之略匪直文章小技而已汝頫多名士待公而與給事汪若霖治中賀世晏咸寧令劉文煥其翹然者也公生嘉靖已

丑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乙未正月二十有八日年六十有七元配崔教諭梓女贈安人繼室謝督府泰謀廷烈女封安人公逾艾而娶謝安人曰合法相人訝之安人今有佳兒持門類丈夫人是以服公知人子二伯曰晟謝出聘李儒官學詩女仲曰昱滕季出聘某某女女一滕郭出字喻太學三象子芳澗墓在某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人才實難疇兼文武俾彼三君則余目覩伯修克生及玄子父蒋而觚翰時而干櫓所嘗東倭西夏北虜奉辭伐罪以膏齋斧維萬與梅啓晋身名俱泰世延圭組劉氏復起德星在汝大器晩

成餘勇可賈敵愾折衝靑油白羽掣肘使書載車棄輔
杵投以三策用格五南山之南種豆射虎寔命不猶匪
酌孔取儒林文苑名尸謀府氣藹椒蘭言爲鼎呂淩厲
八荒馳驅千古目前富貴等諸腐鼠適然而來悠然而
去魂無不之魄歸於土管禁易遷爲地下主

兵部郎中張公墓誌銘

嘉隆萬曆之間起家進士爲名臣者余戊辰榜最盛其
有用世之才超世之志而不甚爲世所知則貧中陳仲
兪海陵張美夫皆浮沉郎署自免歸終其身余承乏蜀
穎謁兩公廬不得見益高之力言於按蜀趙侍御以仲

兪薦其在穎未數月遭喪扶服歸海陵又非部内無所
爲美夫地今距遊蜀終一星不識仲兪何狀而美夫以
庚戌八月二十有八日卒矣距生嘉靖甲午九月十有
一日年七十有七子茂才裔俊倏剌生平行事乞余志
墓石余惜世不深知美夫何可無志志曰張公名桐其
字美夫其別號鳳樓揚州府泰州人也先世可考而知
者明有六三公四傳頎以舉人教諭山西之山陰縣擢
南京國子助教伯子文領解登進士累官副使致其仕
歸以淸白著聞祀州鄉賢仲子孜績學屬文所著裕齋
集雲莊十咏淮南人稱說之詳備文懿志中孜子霽霦

于瑋瑋子鈞號雙谿公是爲公父故州諸生以公貴封
戶部主事贈兵部郎中娶於阮封安人贈宜人封公三
子伯卽公幼有異質甫冠游鄉校治公車業嫺美父喜
曰海陵甲第張氏開先今在中葉賴有此兒矣講業城
西蘭若日益精進嘉靖辛酉舉京兆第里中弟子從受
經資月奉養父母不涸有司君子以爲此眞古之孝廉
也六年成進士除山陰令山陰附郡城其人利而巧文
而不慚爲京師諸曹若憲諸臺郡邑掾史實繁有徒陰
賊險詖析言破律弊如山不可問公明於事達於數推
見至隱操刀必割吏慹服不敢爲姦奉手唯諾而已更

杜絕一切請謁賂遺秩祿之外絲粟無染故事徵輸及
贖鍰奇羨以供交際主藏者乘間言之公爲面赤吾乃
不見信於左右以阿堵嘗試我乎兩所多宦游當路接
踵諸餽串財取成禮賓至雞黍常餉無他庭實三年入
計方內邑長吏數千人所不發幣公卿間者三人公其
一也鰥寡孤獨顚連無告若諸生婚葬不時束脩不具
者必委曲周之分校棘闈所錄多知名士至於請讞吏
精明有自毒死誣人公相尸朽敗獨心故在令嘗之誣
者得釋如此非一錢氏鬻子於朱子不知所往錢取他
死人訟朱殺其子公按骨節不類童子跡之忽山徑有

老夫言童所在獲以歸老夫倏不見衆訝爲神貌老夫與公象而祠之其政大抵獨行一意不畏彊禦而坐是不得徵臺省就常調擢南京戸部主事臨發士民哭留聲震野久之乃别囊琴襆被不攜官中一物竊虞失父懽父迎勞之呼我爲清白吏父有餘榮矣所司覈策草場凌雜厭垢而避遠不義物莫能淄已督糧治浦口是時父母方就養視其齋厨索然非久引還無以老人故煩貴兒無何母病乞就子舍會出兑和州司徒不許而母卒矣不頃時徒跣歸踰月父復卒哀毁踰常服除久之始謁選人令甲南京官親喪復除必北公以家近仍

請南而同榜銓郎爲得意交留公需與共事公笑曰吾且雞肋陪京郎安問吏部腐鼠也泗人梁公在銀臺雅重公持公請南狀弗與通公艴然作絶交書梁公莫能奪復除南京兵部職方以董繕太極殿成賜金幣已擢車駕員外郎尋擢職方郎中巨盜冷忠等入禁門掠宿衛大璫留後傾駭失度公多設方略捜捕之旬日盜伏辜而修明邦政若革冒濫精選練治戰艦咸中窾會諸武臣稟稟守要束惟謹萑苻通逃藪廓然一清四封謐如江浦軍民錯居私鬬無已時公法繩其鷙驁者而更示之以禮衆用協和江陵相黨爲中丞操江怙勢多所

凌折江營諸將故隷大司馬簡授中丞無所與大司馬取媚中丞使參馬名曰部院會射遂成故事大司馬潘公至公言柰何以一人私意而亂舊章我爲失職彼爲侵官潘司馬從之其中丞不説語人曰都城知有職方郎不知有司馬中丞也比部小吏騎而遭公不下公叱而笞之吏愬司寇司寇恚曰不聞犀上烏猶以主人免彈射耶司寇後爲冢宰而考功郎嘗索諸司將獨公不可三人者修郤中公計典潘司馬宣言曰張郎令山陰第飲山陰一杯水爲郎復然此而可黜孰無黜者愠見公公顔恬然適也古有方外司馬吾得僻縱幸甚挐舟

渡江歸與西林老僧結支許之好無復宦情矣縉紳中多知公者即家補山東武定州守彊爲一行而監司某内深刺骨所窮治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民莫不股栗公事相撐距不得因謝病歸諸司悶留之屬歷城令挾醫侍疾公謹謝曰余疾在頭上進賢冠耳擲之神武門勿藥有喜中丞陸公問公何恙不已以别駕來攝州事公其專精神强食自愛期於亟瘳州人無萬數羅拜而泣不可一日無張公别駕返報而監司業已敗公謂州人天去其疾矣安用我爲卒解組而還蓋僅六旬而武定人尸祝如山陰也歸三十年田廬無改於昔而顔

其方丈之室曰棲倦一枝縣陶彭澤歸去圖於壁常曰任之此吾石隱石交也焚香晏坐烹茗獨酌披覽圖史法書與至臨池草楷具有古法少年射獵命中疊雙晚喜種菊然籬檻盆盎不甚整飭取故衣冠楷之散髮逍遥干旄訶殿通名謁州大夫行鄉飲酒禮虛大賓席以待都麾去不顧問二三故舊內戚密友歲或一相接對酒不衫履不送迎見爲儻蕩不備而性孝友歲時奠父母於寢慟若初喪字兩弟老無違言貧賤生死不易交情疾惡如風而不藏怒從俗浮沉與時俯仰而其中巍然如斷山絕巘不可以邪徑造同列中有吐言如傷屈

體無骨者恥與離立後銓郎爲九卿以附江陵淸議擯弃之公知人慎取友其趣操審矣素無疾年踰耆髮未頒白其卒也亦無疾痛害事娶馬處士岢女無子先公四十年卒累贈宜人繼周諸生嘉慶女累封宜人子二長裔俊次裔傑俱諸生裔俊娶別駕何金聲女裔傑娶檢校許位女女二一適諸生陳昌應一聘郡諸生盧國柱蚤殤俱周出孫女二一聘諸生沈義隆子繼曾一聘諸生何大鵬子崇慶俱裔傑出以萬曆辛亥冬十月十有九日祔葬西鎭口祖塋之次裔俊開美度不隤家聲者也銘曰廉者多矯而公持平直者多忮而公靡爭介者多拘而公豪英狂者多放而公篤誠累官六政所至有聲里居卅年高月旦評沒而俎豆於賢人之間曰良守令曰鄉先生猗與張公衆美所弁彼哉司寇中丞不欲言其名孰豐孰嗇孰賤孰榮海陵西偏維公九京後世有述焉以仰高山以行景行

刑部郎中祝公墓誌銘

余不識祝公而其令祁門也祁門人有程大中者亢直鮮許可時稱公治行余心識之公元配徐孺人卒官則謬以余能文屬志墓比余起家田閒自蜀入越公奉書通殷勤度旦夕可定交而公卒矣兩子狀公行事泣而

請曰先君子不欲速朽母氏不遠數千里而乞言先生孤即不肖詎敢速朽先君子而又近在先生宇下曾不能使先君子比於母氏死何以見二人余重違其意按狀而爲之志祝之先龍游人南宋時承事三五公始徙海昌袁花里十世爲封刑部主事公淇子爲叅政公莘叅政公子爲兵部主事龍山公繼皐龍山公二子仲爲贈知縣迴川公世德娶於邵比部郎弘齋公某女封孺人公之考妣也公生絕慧七齡塾師授以古戰場文一過誦無遺失衆驚歎有奇童之目年十四補邑諸生贈公時亦爲諸生有聲數不得志於鄉舉既見公露鋒穎

則喜吾有子何自苦遂棄去搆東樓聚經史百家書次
第課讀午夜方罷雞初鳴促起矣家中嚴贈公無所問
公稍營綜之不廢甘毳自徐孺人來歸公得力學久之
舉於鄉偕計吏入京師心動趣歸而贈公已沒公痛創
有加路人觀者爲之雪涕入門哭失聲嘔血狠藉肌如
腊向後忌日若歲時節序伏地號哭如初喪三上春官
不第學益勤如東樓時遂以巳丑成進士除祁門令歸
迎邵孺人就養孺人不可吾有少子弱孫庶人當自食
其力不欲溷若郎强我往食能甘乎公乃以徐孺人從
比至邑苦旱下令罷常儀宿齋宮步赤日中拜禱不休

雨乃降明年築壩爲水旱備竟公任歲不災邑人因祠
公壩上公之治壹是以節用愛人爲本損里胥供億歲
數萬縟俗好訟寃獄數十年不解悉爲理出有樵夫晨
起遇僵者口含石涕交頤輔出二指示之遂絕樵以告
公偵得行第二者鞫之果其所殺也甲失金疑乙盜之
不服公命邏卒告城隍神陰使人伏廡下伺夜有刑牲
私求神庇者卒縛之一訊而服此兩事祁門婦孺能言
之暇日進諸生講藝而請增應試額諸生縲絏非罪亟
爲白督學使者後卒與賓與更葺學宮築文筆峯以壯
地靈而士登科第者日盛會有寃據艮禾洞掠人其地

介江西吏相伏莫誰何公廣間諜募鄉導發壯士夜入
其穴禽渠魁七人四封恬然治祁凡七歲前後臺使薦
稱其治行章十有七上而有豪白晝殺人抵罪權貴爲
關說不聽詆諆公賴陳郡守王郡理始白因就常調遷
爲南京比部郎父老子弟遮留哭者彌日其在比部分
隸應天諸邑事最劇迎刃立解嘗設方略得大盜於狹
邪盜格鬭傷我健兒一人因憶部獄在郭外黨與或生
戎心亟請就辟而後無虞至所平反獄什百令時尋爲
其部郎中奏最入京師偶病遂卒公事母孝迎養不得
乞歸復不得居恒邑邑不樂諸子歲時奉觴輒愀然不

舉而令與郎所居距家近啓居之問月可五六返乙未
徐孺人卒祁門公方有事郡中不及訣哭之哀吾誰與
共事吾母者此疾所從來也公鑒人臧否不爽毫末而
喜慍不形昏暮叩門無弗應者緩急相歸不難褰裳濡
足有狂夫投公公方沉吟卽以惡聲至夷然受之爲援
拯如初里人加公橫逆殆不可忍衆怒欲報公曰是吾
故人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諸子趨庭時爲言鮑叔終身
不忘人過故功名居管氏下而曹識之公卒爲萬曆庚
子五月一日距生嘉靖辛亥九月六日年止五十配徐
孺人比部郎秋門公某女先公六年卒男 四人

佸守箴邑廩生娶仁和沈方伯修女仲守範國子生娶海鹽國子生湯承憲女伯女適孝廉查志宏子國子生允先仲女適中書舍人沈時敏子諸生士彥叔女適海鹽比部郎鄭履準子諸生忠材先公三月卒季女字仁和侍御沈梗子紹箕俱徐孺人出守箴守策未聘俱側室曹出孫男二熙文聘諸生朱一儒女箴出烱文未聘範出孫女四一字諸生董偉子履吉一字諸生董伯禥子贊嘉一未字俱箴出一未字範出銘曰毋家翁婦家翁爲比部郎以郎終彌甥怏將何相同吳百里燕千里夫失其偶毋喪子生者不見死者視魂歸來兮墓之羨五十非夭郎非賤琢磨嘉石銘爾善附太史公循吏傳

工部郎中鄒公墓志銘

光宗踐祚詔錄諸官守言責得罪諸臣未及施行

今上始以次敘用而臨川華岡鄒公從田間拜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三年遷營繕郎中會

皇子生覃恩天下公自郎爲大夫甫數月而卒公子德清謹屬年家子帥丞以志墓請余先世家吉水于公爲同鄉仲弟同公舉稱世好公令鍾祥則京山比隣受波及之澤焉稔知生平按其狀爲之志曰公名光弼字道甫先世在唐宋至本朝宗室胤緒代有名位詳朱給諫

理廣平在畿輔四方賢士大夫入京師者寄徑焉其聲易達諸理官爲直指使耳目察淵魚而效鷙擊結習固然畿輔直指使倍徙諸藩人人思有所建白諸理官務各背其歡窺瞷益工尅核益甚公持平例按邯鄲獄解免十七直指弗善也公不爲動某子甲市舊胥宅而賄胥吏券使虛生地公下胥獄令書天理國法字致其人其人愧悔虛生得無侵曲周劉某數殺人以賄免公治之偵公內弟常往來行千金關說常言董公不可私干恐益爾罪後酒間爲公道故公勃然變乎色常曰鄉者力却之聊試公耳嘗坐濬縣覽訊牒至文某過殺韓女

事忽有聲如泣如訴者怪之其夕夢一女長跽階下陳詞詞惟馴斐二字公悟殺人者必馬四非文也旦呼韓之隣十許人來鞫中有少年面發赤公訶之曰汝非馬四乎韓女怨女矣遂自款服一日車出郊羣鴉直撲公隸人隸人逐之公戒勿逐遶輿三匝去使使從所往二里許噪叢棘上則一僧枕瓢裸死其下公沉吟曰乞兒當死道上何在棘中是必遊僧有微財爲人謀殺耳命瘞之而陰遣隸持瓢遊四境以視諸小兒一牧豎唾隸面是吾家物何得落汝手隸因刺得其實還報逮豎父與里人拷訊果掠殺小賈而陽髡之者也遠邇傳誦公

明通鬼神云成安令王公琢玉爲吏廉平不善事當路人奉中丞檄他出盜刼庫金直指中譏將坐率公言失金與奉檄月日萬衆耳目屬焉焉可誣也直指不聽讓令及公公爭之强王卒得白擢爲御史吳人張其新鄭高文襄客也所過郡國守相筐篚饞牽如敵禮公財遺之四筐張大失望大名司理蔡公汝賢語公公曰吾固知張生爲高公客不敢加豐所以重高公也督學使者羣諸校茂才異等授室國中使公訓課之公爲行秇二約略如[illegible]湖法士相觀而善質有其文督學使者禮公甚優他理官意不無望以故公先後名列薦剡者九竟

爲澳阿輩所抑而其初舉進士時鄉人趙文肅公目公行有廉隅數向人道董生他日必爲直臣既理郡與郡丞蒲城張公稽古以氣節相砥礪人號爲廣平二戇會高文襄以政府司銓與趙文肅不相能文襄徵郡邑治行高第者爲臺省虞有蜀黨洛黨之釁也就常調授戸部郎公爲理三年不私一錢瀕行無以辦裝父老婦孺緒衣胥靡泣而別公三日乃巳搆亭九達之衢貌公生事之公不可顏其亭曰勸農廣平人於今稱董公亭焉文襄見公而陽勞之曰少頃當移君職方公對曰相公宜爲官擇人不宜爲人擇官文襄語塞部尚書檄督上垻倉諸璫倨見郊牛公櫱拱言此天子所以事
上帝何得不敬諸璫氣奪又發其冒戍卒奸闌出物狀諸璫蜚語中公文襄將修隙賴楊襄毅持之免文襄罷憾者以宮掖事蔟連文襄公同諸郎謁江陵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相公實重圖之某非高公私人爲國體亦爲相公也諸郎相顧愕然巳視御馬倉則大璫窟穴其中且百許年故事郎惟唯而巳公按籍而索之大璫恐嘗公賂公摽使不得入冬日驟雪家僮索衣未至璫馬用出貂裘禦寒公衣至解裘還馬馬曰裘直百金公少之乎公莞爾而笑子思不受狐白裘於子方吾貧不若

子思君裘不啻子方故不受耳璫孫繆從旁取裘强被公公拂袖而起璫李某以椒房寵頗慢易士大夫席上求公便面弗予嗔目公公恚曰
孝廟時壽寧侯曾困李郎獻吉壽寧安在李怒擲象箸中公顏世寧有百年郎官公厲聲數之若等大者刀鋸我次者竄逐我止矣吾起布衣爲郎以其貴貴吾親於願巳足恣若等所齮齕耳退而具疏暴諸璫罪所親格之曰君奮不顧身履虎尾捋虎鬚不憂傷二親心乎取疏裂之部尚書聞其事因以公轉餉宻雲昌平二鎮餉有羨識而歸之部尚書部尚書發視歎曰董郎廉吏哉

數十年未有此舉也事竣歸省旦莫上食丙尊人視𧗸
沐寢與抑搔痾癢如日不足間出理時所爲平反錄與
郎曹罪言以上太公太公喜兒不負爲臣不負爲吾子
酌酒相賀也每角巾徒步從父老行游有司致輿隸者
謹謝之少與里人結高陽社既貴酒徒多辟不見公召
之來吾獨醒於朝而與衆醉於野奚不可日治十人饌
無問貴賤少長必延留盡歡蜀以爽忠𨻳諸邑肅調而
谷江當孔道徵發滋繁奏記會中丞盡蠲之形家言學
宮地不吉公首謀更置所條畫經費有緒矣未就而卒
後人實受公成事焉公宦五年田廬無所拓斥爲諸生

將市故人郭某田若干畝復以歸其子諸弟非同產者
推食解衣先世之遺悉畀之太母病翦爪髮禱於神以
身代尋倦欲委頓假寐有綠衣神摩其頂曰順孫起與
而祖母別驚而起太母瞑矣哀毀殆不勝喪督學使者
旌之丁卯登鄉試上春官省太公於會同戀戀不欲行
太公艴然我渠老乎含涕而行癸酉春值太公初度西
鄉而祝撫膺大慟咯血僵仆久之甫蘇遽有歸志其歸
也上書乞長休侍養書發而病作卒不起貧無以殮監
司守令嘉其賢交相助之公名邦禮字希伯生嘉靖癸
巳正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癸酉六月二十日年四十

有一元配張繼室常贈封俱安人伯子翼娶瀘李郡丞
梧女繼永川游博士泮女中子爲娶里人陸民部玠女
少子明娶永寧張貢士以見女女子子二人適州守趙
傑孫諸生階瀘邑令李鍌孫諸生寂孫男子三人長應
參翼出聘諸生王家女其二幼爲出未名孫女子一人
翼出字貢士王三接子其太公名瑤起家明經爲會同博
士以公封戶部郎母趙爲安人安人知州經女也太公
授經大源溪之上門徒甚盛人尊稱之源溪先生公因
號少源勝國時祖伯徵自楚麻城徙合江四傳爲狄道
博士榮景泰丙子舉於鄉師事薛文清最知名公王父

也高王母李以慈良稱奉西方之教九十有七而終晨
起語家人毘盧寺大士來迎我又語會同董世有令德
小發於女五世其昌五正陽之首也吾不及見矣以天
之靈女舉玄孫可小字曰正陽李卒而如生邑人爲像
祀之毘盧寺公生之歲其元日李氏復見夢因以正陽
爲名孩提時和南梵唄如老衲已就外傅讀論語至空
空如也憮然曰吾師乎吾師乎禪宗在是矣又好臨晉
帖擬唐近體詩皆肖其夙慧有如此者公墓在石具山
葬以萬曆丙子正月朔日銘曰家有世德以公報公有
宿因生則肖是宜卿相宜耆耄明而未融晦何早位不

過郎生稱天客朝玄纁莫素縞田無負郭槖無貲婦子
弱小親復哀棺斂不具聞者悲歷事兩朝膺再命朝賢
推轂民歌詠孝友於家亦爲政四十一年終如始旣不
愧生寧惡死卿相耋耄俱已矣石具之山公魄藏有三
焉才爲公郎天胙董公後永昌

前刑部郎中唐公墓誌銘

唐中廓公爲刑部郎與同舍郎沈公思孝戈公穆蔡公
文範民部郎劉公弘綸進士鄒公元標以文章節義相
勉是時江陵相遭父喪墨衰視事諸郎爭上書言不可
上怒逮繫杖廷中竄戍邊海公初實與諸郎謀念母老

重貽其憂不署名胥人偵知狀遂因星變計吏竄公謫
貉爲兩淮鹽運判官稍遷判贛州府事擢守光州而故
江陵客復中以蜚語罷之江陵敗諸竄戍皆賜環其以
計典黜者亦稍昭雪錄用且及公而公沒矣公倜儻不
拘小節而爲政實密緻初除太和令病不能赴病愈除
如皐盜魁馬松馬栢爲江上患十許年臺使懸重購不
得計禽之爲建瓜儀二閘啓閉濟商稱便課功賜金臺
使因言儀眞水陸旁午能經營劇非如皐令不可遂改
儀眞儀眞民歲出間架錢十萬七千及造舟築堤費苦
不勝公以官稅之羨代間架而舟堤均之各邑民困大
蘇修學宮課諸生諸生偕計者衆矣有販夫寄百金主
人翁主人翁匿不與訴於公公捕主人翁而陰使吏持
小鑰叩其妻而夫言金在其所無得小損以還販夫中
都婦訴富人殺其夫富人坐辟三十年臺使屬公訊公
閱爰書怒曰此實婦殺之不然夫脇骨三折當暴死安
能行五里許而歸婦具服隣郡發來訴叔郎侵其產萬
金公閱叔盜籍中戚里咸來言其實非盜公佯怒若非
盜何以致富衆曰此得之寡嫂產耳公笑而以其嫂訴
牒示之因叩頭請罪誓不敢負嫂嘗避雨僧寺將行雷
電輒繞之遂留宿夜夢被髮血淋漓者走至樹下沒詰

朝集寺僧伐樹得死男子則粱人與其婦行過寺寺僧
撾死瘞之婦尚在誅僧而赭其居又嘗雞鳴出郭門見
婦人散髮溺水者決水得死婦則悍妻妬妾殺而沉之
坐如律蓋公精審刑獄神所默相而人因疑公有鉅箝
鉤距之術號曰神君治行爲江北最璽書賜金褒勞而
於過賓若權貴不耐阿邑僅擢刑部郎未幾遂謫鹽官
公故悉江淮鹽策利病務以淸白杜交關之路或置金
醇酒爲餽却之諸賈人廩廩相戒而念母王宜人病請
假歸省會有贛州除因以宜人入贛贛有盜盜蓮使家
而株連姻戚四十人又汙衊一指揮使兩博士子弟公

爲理出金矢之入市粟賑饑及發僞符竊帑幣者贛人至今誦之財量移一州未之官而中讒罪爲不平公顧甚謂王宜人兒今得長在母膝下三公不與易也毋弟三人相繼天分產授諸子養生送死及婚嫁具備而謝絕一切造請獨於郊西小山構屋蘇其中讀書鼓琴竹冠蒯屨時與耕父樵叟相浮沉書其廬之柱曰居木石游鹿豕與深山野人幾希弄明月吟清風有吾與點也意思其風度可想已亡何遘病泣而告母兒不賤不夭獨不能終事母柰何無一語及他公之先莒宋兩公開國於唐莒國後賢遷金華之蘭谿至明冢宰文襄公爲

嘉靖間名臣子諭德舉第一人則公從祖若父也王父鞠素封而父汝遵隱君子早世公抱遺書涕交頤因精博士家言爲諸生翹楚慷慨有四方志不問家產好整飾衣履鮮華恥曲謹小廉諭德公與其師朱南溟先生奇之隆慶元年舉於鄉明年遂成進士生嘉靖辛丑正月人日卒萬曆壬辰九月朔年五十有二娶翁宜人能相公孝養先卒生伯子宗國聘宗伯陸可教女早卒繼卽宗伯弟諸生可願女仲子宗勛娶納言章尚學女叔子宗工娶奉常徐用檢孫女三子皆諸生勛工則副室洪出也孫男四人國出者士佳士完士藻勛出者士濟孫女三人長字奉常趙崇善孫次字童復坤鄭瑞龍俱勛出葬以庚子十有二月某日墓在石溪之源余與公同榜雅相慕會領浙憲事適與公葬會中子因以墓誌見屬公貞諒多開仕宦不遂海內固有知而惜之者余何敢作諛墓語爲采趙太僕狀志而銘之曰縣令小臣故三仕而以卓異聞曾不爾嗔宰執大臣故一言而以浮躁斥至死沉淪才不盡用志不盡申朝不久官野不久身富貴權寵冰山浮雲附而成勢觸而成名古今同譏賢不肖何分公無自憾亦無自矜

中書舍人吳君墓誌銘

比年官家多故用兵遼海朔方牂牁費無萬數宮殿虆災久未繕治公私匱竭司農司空計無復之中涓四出伐山榷貨天下繹騷而富人殫財役貧莫肯爲國佐緩急者獨歙人吳君希元詣闕獻萬金主者異之問欲官乎曰希元賴先人餘業比於素封不願仕問有患苦欲言乎曰希元幸爲鄉里所安無所患司空具以聞
上嘉之夫忠不斲報下之義也賞不忘細上之義也其授希元中書舍人直文華殿以風天下褒誠首公者希元不屑就退而里居三年其知交謂之曰是委君命於草莽也非人臣禮君乃趨受爵而會立

皇太子推恩廷臣得贈父如其官母妻俱孺人君奉制
詞涕下吾先人以布衣棲一坏土念之刺心今荷
上寵靈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吾何敢復廉公家粟遂請
急歸其於君父大倫進退大節較然矣君在孩提不逐
綺襦紈袴竹馬鳩車之戲獨好書父見南公奇之能大
吾門者必此子也年十二遭母喪擗踊哀號無常時不
內酌飲王母枕之股而啼曰若父獨兒一子即死孝如
若父何若不聞禮耶不勝喪乃比於不孝君復嗷然而
哭然自是有節矣事後母婉而莊脫小失意色益和俟
其解然後退母大感悟恩養加篤人方之楊厚王延母

子云新安富人無不好治宮室衣服飲食狗馬聲色或
善事守相取盼睞吹噓爲光飾君不其然衣敝緼袍糲
食進之致飽屏處齋中掃地焚香儲古法書名畫琴劒
彝鼎諸物與名流雅士鑒賞爲樂而已歲十九居子舍
溫凊定省三歲一赴京兆試所攜腩一束糗一筐與火
頭食子不殊歷三十年逆旅主人不知其富人也父操
家秉無私貨無私假與父老而傳君奉其意建宗祠城
邑城卹死喪賑饑寒甃衢路治橋梁見義必爲如行赴
家水赴壑新安人稱賢豪長者以君父見南公爲冠而
君不自名也父沒事無巨細一循舊貫無所損益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既謝事歸新室廬之圮者所
朝夕遊覽如故屏處齋中時風日淸淑或値歲序置酒
召客道故談藝雜以諧謔興盡而止娣程氏寡甥汪氏
貧養生送死施而不倦有歸德者遜謝曰非我之爲而
尤惡言人短好獎人善或咨之事必舉心所安而對不
隨聲是非不緣變故改諾不惑毀與替交久之寢疾謝
客不見既彌留詔其子乃祖乃父以纖嗇起家惟恭與
儉保家之主也孺子勖哉君字汝明別號新宇以嘉靖
辛亥八月二十日生以萬曆丙午六月五日卒年五十
有六配汪孺人於潛令石川公女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以經二物家之肥也丈夫子六人一曰起鳳娶程孝廉
道康女少司徒嗣功孫也先卒二曰翔鳳娶太學汪一
渭女繼娶軍程秉衡女三曰雲鳳娶太學汪侍賓女四
曰庭鳳娶鮑大木女繼其女五曰家鳳娶太學汪居常
女六曰友鳳娶太學汪世用女皆國子生女五一適汪
見龍一適太學殷雲翼大司徒其曾孫也一適太學江
爾松中丞東之子也一適文學汪元羲一適文學程家
漢亦少司徒孫也孫三人庭鳳出者觀德聘太學潘膺
善女友鳳出者玄阜聘邑文學汪元臣女玄錫幼未聘
女孫六人起鳳出者適羅文學長庚中丞應鶴孫也雲

鳳出者一字方光表黍知其孫也一字程廷階篤部其子也一字汪之瑗太學愍賢孫也餘未字翔鳳以倜儻名雲鳳以長厚名庭鳳以恬淡名家鳳友鳳孿生以才學名五子善事寡嫂字其女友人潘景升嚴重君而五子居君西山長原介景升以焦太史狀請兩君故不虛美爲之銘曰處不忘君官不忘親歸潔其身富以行仁名以實賓古之人古之人宜爾子姓振振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同知袁州府事陶公墓志銘

景陵當嘉靖前稱壯縣善富者可五六公而中葉漸落子弟或繇經術起家無何輒罷惟漁泛洪陶氏以奉政公故業不易姓積官十有六年再疏爵及親晚乃上書門免爲壓見云公諱之肖字克踐先江西安仁人也高徙景陵富生琳琳生金金名田累萬畝他物稱是有子四人使受儒叔季皆補邑博士弟子員叔曰中號東塘卽公父也以公貴累贈知官母何宜人公生有異

狀中丞鄞屠公行部過其門見公膚神雙清呼與語承響而對最爲文辯中丞重相獎嘆有華歆沈友之賞焉十二歲父卒哭泣甚哀何宜人欲以身殉者數矣王父聞而亟止之吾子必而無必以孫吾孫無父而有父以母母亡孫亡姊獨不爲必者計耶何宜人乃稍進淖糜而督公學居頃之王父亦卒諸父息父之業盎饒而公小窘何宜人從儉降身與臧獲共作已復振則公學日勤多聞覽善治舉子家言矣十七爲諸生二十二督學使者拔之高等有廩食二十二舉於鄉公慟父早沒而母稱髮者垂四十年心慕江次翁周堅伯之爲人也奉

母義無方鳩巢屋梁間一歲至九乳以爲貞孝之感頌歌其事者數萬言所司以聞詔旌何宜人門加綽楔焉邑沈薔無虚歲東塘公基懼且不免卜更葬吉啓視貌如生公跣踊號呼以頭搶地戚黨十許人扶掖去始克葬因自號曰見塘志哀也母病親嘗溲惡通夕無寐面如焦土而里歐陽兄弟者弃諸生治方脉有聲自矯泄獨重公孝盡力調護其母三人相結爲死友矣公壯未抱子毋用爲憂而父弟適王氏者有子曰然取子之復取從弟某女女之兩人忘其所自出日率以娛侍母即母不知非巳子子女也母卒執喪三年類子烝久之始

謁選人除歸安教諭教先行而後文論文一歸典雅深厚而學舍久頽儆居民間祿才足餬口更捐以周門弟子乏者歸安人高其行伐石誦德焉七月遷東鄉令東鄉宕山而居民悍驁難使公不急大弦而烹小鮮民以回面歸心歲屢豐爲繕城浚隍治壇壝廨宇倉廩收筑獨簡卒乘以次具舉而學宮界在江外每漲官師望而祭徙之城中規模特雄爽落成之日有文鹿來游邑人構來鹿亭識之自此士額日增公身爲授業絃誦至與名都等迨公没而有登賢能書者則故所造士也故事令一二登薦剡輒召爲臺省公六登薦天方授楚楚多

顯者故人子居中力能推轂而積資可六年不召僅遷同知袁州府事士民爲不平公笑曰寧渠不爲福耶後楚禍作諸附離之爲美官者俱敗公一無染于辭其治袁州益辦給所歷凡二守事咸咨公而行攝守者三觀其屬四邑篆者或至再所至有聲而萍鄉爲尤著滿九載入覲上計例得晉爵三等而公業倦游矣疏以病乞骸骨計竣不復之官所司偵狀知不可奪亟報允既歸構別業城南課子斯詠其中所儲禽魚花卉古尊彝法書名畫對之終日不厭豫章王孫貞吉爲顔其堂曰歸來某因爲顔其門曰華陽隱居皆陶家故實也歸三年

卒公元配張宜人邑庠生建中女有婦德爲公置助遣者張與俞張舉斯詠一歲宜人卒又半歲張亦卒公使俞母之其教斯詠庶幾何宜人之于公矣公所子女弟子曰然者癸酉亦舉於鄉爲雙流令其治一如東鄉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有兩弟冠昏居食皆于公乎資所女弟女適某弟禮登丙戌進士今爲南京國子典簿某每從母氏聞陶家公愛女狀弱女非男慰情勝無又何與彭澤相類也公居恒自悼終鮮兄弟故於支屬恩禮有加脫有不給取公如寄季公峭急事之獨得其歡家督爲怨家所構力脫之卒不自言而其爲諸生時鄉人陳

鄒一者兄弟五人以盜誣繫獄鄒一　少邑人寃之公故
受知柯觀察柯問以訊公爲言狀得釋後數年陳悉其
所以過公田間若崩厥角稽首環公之里人人親而附
之比貴歲時存問故舊與其妻子所贈卹彌廣而家政
顧尚嚴整張宜人白首相敬如賓切肉未嘗不方位置
席若器物必以正僮手指千不寒而栗踰艾然後有子
雖甚憐愛不示少狎色也爲聘三老彭公鐸女公生正
德十有五年十月十有一日卒萬曆十有七年八月二
十有一日得年六十有八墓在黃龍岡父母及張宜人
咸在禮也初公卒時評事請得如周翼解剡令歸葬其

舅有司以憲令所不載不許而丁寧斯詠必待我執綍
行事會遷評事歸卜葬期得今萬曆二十年某月日吉
而相與狀公生平實屬某爲志若銘先大夫於公貧賤
交五十年不替某少佻公嘗過先大夫止宿命某侍中
夜逝去詰朝公以告先大夫先大夫訶使受杖公徐解
乃已退而訓之曰吾所以告不欲尊公有輕惰子也某
少則呼小字長則以行呼不問別號其爲某德如此志
宜在某亦何忍以諛事公爲先大夫辱志竟繼之以銘
曰有鳩在梁君子之孝有鹿在泮君子之敎天不容僞
物從所召六年于邑九年于郡退守其雌而無孟晉歸
去來兮不知何慍楚亡其猿燔林而求鴻鵠高飛篡者
奚繇媮滅佚老遂正首丘子弟子女有甥婿矣冥冥相
之鞏以令子沒且不朽三人之以

同知臨洮府事譚公墓志銘

郡丞譚公伯趙其父故宿儒數奇不得志而公少岐嶷
爲文長情有思髮覆額爲邑諸生別駕李公器之以季
子女孫字公其後先大夫歸子舍諸弟皆爲諸生簡士
之秀者相切磋則今徐州守夏无咎與公最稱莫逆公
與无咎少弟各以子女㛰姻綢繆之旨有同骨肉而不
佞年事忝推兄公亦兄事不佞不佞時稱公于衆中羣

起而譁其謬迨舉于鄉始訖無論公才學行誼當顯庸
仰其貌玉立而美鬚髯骨幹秀勁丰神軒舉年位當大
過人而五上公車不第除博士稍遷郡李擢貳邊郡有
討虜大功不及叙以沒蒼蒼者善媢人乃爾无咎及不
佞鬨訃各爲位哭而諸子奉公葬以知公莫如不佞屬
志墓中之石念生平知己復幾何人志何可他委公名
完其字伯趙與別號連城蓋不佞所取義云上世福四
公自麻城徙京山洪武元年占民籍邑吕府里人凡六
傳爲思恭與祖文禮溶克巳軒而生快崖公以公贈文
林郎所謂宿儒數奇不得志者也家邑東十五里而近

負山臨大道流泉環之當戶而汲田于邑稱上腴而文
林公名田少教授諸童子月俸差不乏絕而已已舉公
有異徵曰吾門待此子而大比能言娟秀可念警悟絕
倫授之書相悅以解從從父又崖公學又崖公不敢
以為弟子邵丞獨張公攝邑試諸生及諸童子公與不
佞皆第一李公所縣学公女孫也其外母周知公不凡
憐惜擁護不遺餘力公不以其故意氣加于昔日治業
勤滋甚周見公舉于鄉而後卒食其報矣公之舉于鄉
也年三十六非晚而為諸生試高等食廩二十餘年則
若遲暮者鄉人負笈從學歲以百數知名士若周思皇

輩十許人有司公謁外無所造請族廬井面勢于形家
言不宜呈魁徵斂無藝人不堪命則訟言更置不回朝
莫啜菽飲水以事親而文林公樂之此之謂孝廉此之
謂善養五鼎不易也久之將就祿仕忽心動遽歸歸數
月文林公卒醫藥殯葬盡禮不佞為敦匠事人謂文林
公得沒于公之手父德子孝天實成之越六年就除得
許昌博士許故文獻國比乃缺如所病亦於形家言不
宜亟為改作士賓與相望蘇繼歐孫濬曾克慎王鼎臣
輩皆高足也諸弟子脩贄一無所問而更周其貧者以
吾為人弟子時度之當不異可悖入耶諸弟子或以此

持同官則婉譬之律設大法禮緣人情束脩以上仲尼
不辭若何以我故廢禮諸臺使謹察諸博士公為舉首
應聘典京兆試主者以公品藻詳審視他博士多拔二
人榜放悉四方名士陶大邦李事道洪啓初輩其尤也
遷銅仁郡李行許諸生泣而送者數十百人遠至數百
于里不忍去為碑志去思博士之有去思碑自公始也
公甫之銅仁奉檄城龍泉城龍泉夷徼播初平而邑之
物力耗敝不任土木城又不可但已公計畫利便身先
畚臿鼓舞節制恩紀周備閱五月而城成御史大夫郭
公喜曰吾一見譚李知足辦此今果然矣旨者于思煩

人扶人今者于思不扶一人蓋戲之也遂以龍泉城下
諸司為挈令而疏公功請晉其官為郡丞督學使者胡
公校士而病屬公代之公以鄭大經史官饒楷三人列
上第而所嘗督課銅仁士六人稱之於眾黠士無輩後
皆成名黠人大服故事郡李從侍御史巡守耳目所寄
文武吏趨附唯恐不當意少年驕恣易生不肖心公衡
吏讞獄恒持平恕其嚴受取益厲于為博士時某酋長
以夜投金與中丏脫重辟公召其人諭之若獄信冤當
自白不然雖積金如斗何益吾不欲更發若私以益若
罪慎之哉邑令有見疑上官而公為解者遺書一篋啓

之則金叵羅也公謝曰我知公公乃不知我我不能取
信人當自訟耳其人慚而退鎮遠守鈇攝守三月所與
莘當于人心家爲主祀公後先按黔侍御史三人皆嚴
重難事三薦公賢能爲冠凡盤錯微曖衆所縮朒輒以
畀公造次俱成不失事理以是數行部歲坐邸中不得
浹月米鹽靡密精力能推行之黔道路險阻多陰雨瘴
癘匽薄寖淫病所自來矣大比居棘闈風露所襲手足
忽痿數日而起向後起輟無時意倦遊而又三年
上久厭人言罷臺省不徵就常調遷丞臨洮郡上官志
曰是往所欲畀而嫌其薄者乃今不加益耶公捧檄私

喜可將母歸也居恒以祿不逮父爲憾奉母之許若黔
務莘百順以司李考績贈父如其官母吳太孺人歸而
展墓錄制詞焚之以告慟哭不自勝政熱客過從屬至
公示疾且以河外地嚴寒左番右虜距家踔遠母復不
能從辭不欲赴太孺人不可兒田家子累官大夫地下
人儌一命沒且不朽國恩隆天重地老婦食黔許之祿
有年幸而善飯家有諸子諸婦代兒養兒一意公家以
代老婦及地下人爲報何依依學兒女子態爲朝廷不
辭賤軍旅不辭難何辭之有公乃單騎而西不佞方領
鄜州節時相聞也公名隸臨洮而分署在甘州城號曰

兵屯甘肅一鎮兵討十五經其營綜虜入寇公督餉監
軍將吏以嚴正見憚爭出死力挫虜再敗之所殺傷中
率過當而在黔有征夷功諸臺使上之大司馬下侍御
史核實具如奏應遷官三等
上坐他嫌諸章奏廢閣未即報可而公又受臺檄按事
烈日中走錡虜華呂間所跋涉數千里使使迎太孺人
太孺人令季子繻侍其所來道公中道十日而別別十
日而疾作奄逝矣守隴右者岳公視其笥得出納籍未
常受人一縷爲嘆羨惋愕繼之以涕諸臺使若義故聞
之賻賵相屬而後歸公生平悛悛如凡人口不能道詞

意氣所激危言聚論百折不窮朋友切切偲偲不忍萎
腇咋舌叉手觀成敗也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所善若王
境魏良能曾守道董徵陳宗舜貴賤生死無二心行不
苟合義不取容故仕宦非羅施鬼國則沙漠窮髮曾不
得一休足內郡御子女日嗃嗃衣食財足無奇羸李孺
人白首相莊也而于諸弟慈柔愛之道推食食之解衣
衣之捐先人之田廬予之或歲遞往來攜其子女與母
俱處或爲子延師授經或助之婚嫁用以慰悅母心孝
友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次則李孺人母弟有無公共
次則鄉黨接故如布衣時雖羇賤必鈞禮公卒而父老

嘆于室其聚而巷哭哭而迓靈輀者聲相錯履相躡也
三子有儁才從不佞遊不佞所評目不減公而困諸生
亦若有公然者令爲公狀别見至性異日必竟公所欲
爲不負期許矣公生嘉靖庚戌十月十有九日卒萬曆
丁未後六月十有三日不佞季弟探與論謚之貞惠清
白安節愛民好與擬于衛文子非虛美矣明年十有二
月四日葬觀音巖東南原伯子如絲娶夏崇謙女卽徐
州守无咎仲子如綸聘蕭令李維樞女殤娶秘書李維
楨女皆不佞同産弟也叔子如綱娶太學王寅女三女
一爲魏啓秀子象先婦父子皆諸生女今卒一爲太學

胡宗沆子諸生樹婦一爲塾江邑佐王玉子諸生應鏘
婦孫男子二長浩聘象先女母卽公女意欲重親云次
濬未聘絲出孫女子二一字孝廉胡機子其倡綸出一
字諸生王埏子應錞絲出銘曰邑之東隅山秀泉冽譚
氏家焉其人與世率二百許孝弟力田維公崛起登賢
能書官位累遷束髮好修踰艾望耆人無閒然行不浮
言學不于祿進不隱賢善政得民善教得士歌咏管絃
夜郎牂柯金城張掖漏天冰天招攜懷遠討厥不庭救
寧三邊鞫躬盡瘁死而後已神理綿綿令聞令望奚必
期頤而貴貂蟬佳氣閒氣鍾在一人造物忌全不盡其
傳以遺來體繩武象賢與山不騫與水不竭臨洮之阡

同知馬湖府事薛公墓志銘

鄞之有薛也其初隱士芳公家西南鄉新庄其後朋龜
公爲宋名臣子孫徙居城中代多顯人入明簪纓四傳
爲溧州守穰公穰子封通判魁公魁娶于董生郡丞公
名洽字文明家故受詩以從母兄侍御給事兩公學更
受易年十六補郡諸生試爲第食廩與伯兄淋齊名士
皆爲之下學使汪公授館武林萬松書院而使諸後進
生師之嘗夢神與言君位五品大夫但于秋試不利必
孟冬可耳至十月有詔簡諸生貢爲京師毋限年資公

以第六人應選後先試浙闈南京兆數矣不第父耳囊
者所夢曰不記神語耶人將如何吾朝莫人遲三釜祿
以養乃謁選除廣西梧州府通判國有大慶需郡佐將
命使交阯督府檄公往入蠻酋長以金珠獻揣知其指
折逆之吾齋中無異使君竹簡車中寧有馬將軍薏苡
廉名聞遠邇矣歸攝守事巡行鬱林諸州縣民苦重稅
弃其田不治公嘆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召民占數佃
作五年乃稅編戶樂業磽瘠盡墾狼兵種陸川餘田稅
與民等公謂兵椎結操弓弩居守出征非若農修其疆
畔日服其鎛也損稅之半制轅田焉三年舉最得地爵

及二人而擢知湖廣夷陵州請於父所以為州者若何父曰而祖守溧家無餘衆郡有餘恩汝可繹思也公謹受教州歲惡民流珍珠嶺有龍神能行雨祠禱不應公暴赤日中跣步往來雨大澍屢豐年州人以為異徧臚歎騰天歌矣名宦鄉賢附食江陽令祠非禮也亟飭學宮而以西南隅祠名宦顏魯公歐陽公以下若而人西北隅祠鄉賢姜孝子以下若而人大司空劉公一儒為諸生方垂髫公知其當以勳業氣節名世禮之邸中同游子學司空李如公言表異孝弟力田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四境嚮風厚坏群虎晝噬人移文城隍神使驅

虎三日為期虎如期去一虎蹲城門下若伏辜者射殺之郭外民居火飛焰及郭內州人恐公乘城拜祝曰守誠有罪願以身受焚毋及民忽風起火滅南城圯有盜磚石者夜夢人告盜姓名躡尋詰責如狀此三事最奇夷陵人至今傳說之治理為荊南冠公念父春秋長乞歸養諸臺留之不得而父卒則已擢丞雲南郡矣居喪朝夕不離靈㡻既葬三年不離墓次每言淚浪浪下也服除除四川馬湖九絲賊叛黃中丞屬公監帥劉顯兵勦之拊循士卒儲峙餽饟審畫機宜踰月賊平先是瀘無守攝者文刻造獄楊太史用脩僑居瀘知公清白吏

也乞公攝瀘民大悅兩人莫逆文酒徃還無間宮殿災公度必徵蜀材賦歛趨辦所在貴翔貴則民勞矣奏記上官先事早備取之徼外猓猓穴中採以竢已大臣至蜀楚滇黔四藩獨馬湖事半功倍兩臺稱不容口歲當入計守以多故免令公代公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已病而又北上登頓道路病滋甚計最擢為水部郎未被命而公亟問舟歸遂卒于長蘆官十九年蔬食布衣如故居約時治第供客旅焉子孫貧復轉鬻之矣母沒父不再娶每侍寢深輒潸然父御子姓嚴事之無違即不可姑唯之徐俟其間而請更之生平一絲一粟必以進于

父無私　伯兄早世父戀戀其子公盡畀父所授世產而復分祿與己子等解偏駁之愛緩急相護孝弟廉平大致如此于書無所不窺尤研精經史訓詁綱目手自纂述丹鉛所著詩文十二卷雜著八卷成一家言生弘治七年正月五日卒嘉靖三十有八年二月二十有二日年六十有六葬郡城二十有五里鄞櫟社之原元配王贈安人生女一人適太宰楊公守阯孫諸生美稷繼室張封安人生子四人伯昆江西建昌縣主簿娶范孝廉天和女繼傳某女再繼陳某女仲景國子生娶史某女叔登邑諸生娶邑令蔡鴻漸女季鼎鴻臚序班娶柯

某女女一人適奉化諸生王晳孫男九人昆出者鳳雛邑諸生娶陸某女山娶邑令洪貫孫女嶙娶陳某女昱出者岳諸生娶太宰屠公滽曾孫女岱娶俞某女暨出者岡娶州判陸楙女壘出者崶邑諸生娶奉化憲副項守禮孫女峩邑諸生娶張某女崟娶某女孫女二人昆出者適州判毛某子諸生某知府李某孫國子生某曾孫男十有二人如珪娶李某女如珦如瓏皆岳出如某岱出如玉郡諸生娶陳某女如某如某皆鳳雛出之璞郡諸生娶太僕卿陳侃曾孫女之璜娶諸生陸宗選女皆岡出如某娶郡守楊承閔曾孫女崶出如某峩出如某嶙出曾孫女五人岳出者適郡丞李某孫諸生某慈谿郡丞洗公子某岡出者適定海陳訓山出者適諸生任某嶙出者字張某玄孫男一人大昌之璜出爲之璞後玄孫女三人如珪出者一如玉出者一之璜出者一岡有處士之義而嫺于辭其叔父司馬宮贊愛之吾家阮咸也游于余二十餘年次其祖父行實而丐宮贊狀之以志屬余余爲劉司空門人川西之役實督采木考公遺政有私淑之益焉銘曰世有才士而行靡完事親從兄中道爲難猗與許公養志承歡施及猶子貽之以安世有能臣不任兵寄公所按部率適四裔運籌決戰

賊無進類狼荒委命蠻夷慕義周旋萬里我獨賢勞旁覘其橐衣敝緼袍不素其餐不屯其膏服勤至歿順命所遭身修家齊子姓式穀楙祉之阡地靈從卜作王父考文孫彧彧以詔來體以綏後福

通判平樂府事詹公墓志銘

慶曆以來詞人之盛與古相等而多不足于年太函下雄財開七伕嶺南黎惟敬歐楨伯稍過之然巳倦勤獨詹東圖先生仕宦逾二十年位不過六品遠居荒鄙郡踰七望八老益壯窮益堅兄爲詞人吐氣先生名景鳳字東圖徽郡休寧人其里曰詹官源自李唐迄今賢公卿輩出曾王父以十一起家父傑公脩業而息之娶城北吳氏女是生先生先生三歲好書七歲調韻十歲能詩塾師賦庭中樹雪應聲曰分明非玉樹錯認是梅花師大駭服父使監刈禾見前山有奇石持一編坐松下賞之理詠忘歸禾半入刈者手父譙問故對曰兒志不在穀也十五歲爲諸生與許少傅黃進士吳博士稱新安四儁日工古文辭而傑公廩妨舉子業尼之先生終不輟年四十甫上公車四方人士載酒問奇負笈從學望塵雅拜縮帶定交月無虛日矣既數不得志於南宮念父老會病悸禱卜藥餌窮萬方不出子舍者十歲所

幸而瘳事有不可知能無遺三釜之憾筮仕爲南豐諭中丞王公直指陳公知先生才常召置左右備顧問門下士秀者訓誨之貧者衣食之遭父喪歸諸生搆結桂軒志思免喪除麻城敎與南豐等所拔甫應明應嵩兄弟知名于時舉最擢翰林孔目尋遷吏部司務皆在南京故事太學生卒業者朔望稽若干人以報吏部先贄見司務歲累百金先生榜其署門不通謁復汰諸雜供私餽數百金而條嫌形短者譊之以考功令中先生先生拂衣去不顧胡論惜之即家除分宜諭脫王從學于獄㧞嚴堯日于窘諸生誦其義稍遷四川保寧敎授遷

客故不宜隨牒平進而又遠在萬里衆爲歎望先生殊有喜色昔漢嚴夫子晉王右軍以不見益州爲恨吾何憚驅車九折之阪乎武昌郭中丞鄖陽馬中丞者先生舊練使使以郵符來迎比至監司張公隆以上賓之禮先生因游成都而中丞譚公直指王公不欲先生紬體令奉使過家待除行之日諸生寫照而蒸嘗之其嘉惠結於人心可知也久之擢判廣西平樂府先生益自喜吾官六政大氏持文墨議論乃今始試吏耳案往牒采風謠詢故老察民疾苦凡十四事以上臺司著爲令檄下發異郡得膺倅而平樂不爲虛名矣郡多盜道梗申游徼逍邏之法偷魁就禽而中涓開礦賀縣苛刻刺骨前後三令懼莫肯蒞職攝者覥如灸地涕泣求免臺司議必膺倅可往下車發邑乾沒庫金與中涓監奴匿権物者賀人踴躍相慶而中涓噤齘草彈事且上賴兩臺媾之得寢因移攝梧州礦盜揭竿斬木一日而萬人烏集上官莫知計所出先生單騎入其窟穴譬曉之衆皆叩首棄仗誓不再反徭獞爲盜聲援賫金錢綵繒諸物詣八洞號召其酋長慰勞之擇少年美姿儀識文字者以鼓樂旗幟導而謁學宮與衣冠俎豆之上相周旋習禮容諸洞蠻聚觀以爲榮回心鄉道矣賈汪某行過富

川蠻圍奪數千金去富川令不敢問蹤蹟六百里而赴愬先生先生使洞主往諭蠻縛盜自歸而先生以堁風菌露侵薄病見端矣力辭還治未幾遂卒先生博聞強記五經諸史二氏百家靡不洽貫陳廷尉玉叔數諮以僻事質以脫簡條荅無遺稱曰今之張華陸澄也所著小辯六十四卷文集六十卷書苑畫苑二十卷增定尺牘十卷六緯擷華十卷二十一史彙杪十卷綱鑑性理纂要各十卷與同人集類腴寓言粵郡志齊雲志復百餘卷苞舉三才囊括萬有揚扢千古鼓吹六籍洋洋乎大觀矣賈其餘力以攻臨池則爲右軍大令褚顏之素

米蘇鮮于以施繪事則爲李郭馬夏二趙叔明子久仲圭元鎮以蓄古蹟則爲鼎彝敦盤鐘磬劍削名畫法書越窰宋繡金石之勒寶玉之器遠者夏商近者宣嘉光怪燭天連城同價通人韻士升堂入室欣然若窺帝之冊府乞得一書一畫一詩一文千金九鼎蔑如也然非草木臭味未嘗輕予張少宰潘文部介所善乞畫卒拒不諾祝尚璽號莫逆初爲令觸著過先生以六箑乞書此上官所須先生拒僅促題其二吾不能苦手腕以共人行媚尚璽斂容而退故事吏部諸郎謁御史大夫出入中門粵海公不然先生爭之強得如故已楚耿公來

復閤中門先生爲耿弟子宣言曰海公由少宰遷吾曹舊郎官尚不肯爲下吾師今何辭以謝吾曹使後進申其志彌彰師盛德耳耿公無以奪官豫章監司袁公倨見之先生厲聲曰使君柰何以俗吏相天下士袁公起謝延入坐而目送之咄咄狂生先是以乙科謁選四明相國微諷君地忍之豈難一進士先生艴然一進士奚足重厲生而黎惟敬直內閣歷三朝告老薦先生自代江陵相國亦因劉司空通殷勤先生不應里居日邑丞方公令潘公祝公曾公守何公蕭公徐公王公高公古公董公沈公深相敬恭或問先生有讎否當爲盡力先生曰我不讎人人誰讎我既謫而吳司馬余督府來言公素善蘭谿相國相國何不爲公地先生出相國書示二公吾不欲千人耳向後新建相國王廷尉南太史程泉州謀爲先生復舊物而銓郎復以他譖不聽先生喟然而嘆人以我不達蘭谿書爲迂拙今若此淹速升沉非人所能爲也吾居易俟命而已所居必種竹愛其清直有陸羽盧仝之好顏其齋曰醉茶平案著中椿樹大十圍日坐其下視事折獄門而嘯歌誦讀不恒入內王從學之出獄也陰託里人王清致三百金爲謝叱去之游武林白嶽戴直指胡孝廉援杖履以從意有所屬爲

具資斧先生言吾以勝游而以賄返地靈且揶揄之矣兩人遂不復言居恒談天炙轂霏雪懸河四座披靡莫可措一語又不能藏人過非其類者白眼遇之見上官恥卑疵纖趨時閉目沉思呼之不荅衣袖墨瀋淋漓略不脩飾司寇司馬主盟東南附青雲以立名者鵲起先生不依其宇下屹然鼎足毗同司寇官金陵縱橫辯論司寇心折自餘諸子側目按劍矣以此坎壈不達而先生中實豁如也在南豐條佐有無禮於先生者見先生爲臺司所重慮且脩郤也吹噓得受旌其人愧謝攝行令事諸贖鍰悉償前令所侵平得無重坐族于天意奴

產子呉輝盜千金若珍玩稱是有司捕得不問其封殖
族人稱尤厚陳孝廉林廣文之卒也捐其橐助葬而子
視孝廉子丘太守行李困乏典衣予錢家給之舟次黃
河偕計覆舟者數十人懸金募救賴以全活他日張公
爲天台守楊公爲丹陽尹致書徵先生虛左席待之不
赴也攝賀縣歸及河而漲渡者溺必因盡以俸百許金
爲浮橋自鑄二印一日且快目前一日常依陸賈班嗣
楊王孫之處世寢疾時太守張公請所欲言曰吾生平
不問家人產今何及此即有與替天也又問少子及諸
姬若何則舉魏武帝武子事爲嘲吾所以問關末路以

先君子布衣沒身莫奉一命榮地下耳此之不得追卹
其他遂瞑伯子狀先生行實九千餘言宏博藻麗可謂
得先生筆不佞約之志其大槩云爾狀又稱先生卒日
家有劉先生必而復甦云詹吏部爲閻羅國王古聞人多
有之未足異也先生生嘉靖戊子五月十有二日卒萬
曆壬寅九月二十有二日年七十有五葬以卒之再踰
年某月某日墓在流塘大聖山之陸元配張孺人漁灘
張昊女男子四人伯萬善娶演口胡繼顯女仲萬英娶
市南夏歲女叔萬化娶衍林汪夢鯉女季萬生未聘女
子子五人臨溪程世憲曹村曹儀部詰子嗣羲充山汪
太學泗子體乾汪溪橋金國子大綬子日賜商山呉別
駕繼茂子明心其倩也曹汪呉俱太學生孫男四人伯
是駿聘城北朱秘書家用子文學之綸女仲是騏聘市
南汪太學子貞女叔是麟聘某某女季是驥聘市西邵
文學宿女孫女子七人長歸漁灘張別駕濂子太學生
天相其下字水南曹雲鶴林塘范文星市西邵司理兼
光山葉太學任諸子銘曰百粵西偏士風甚惡投彼遷
客使逢不若亦有才人如龍屈蠖唐柳柳州明詹平樂
以才囮謗以官客死文章政事一彼一此子厚小勝官
階刺史詹財半刺年則倍矣柳州二孫詹後多賢羅池

閻羅其神在天所不朽者百千萬年佳氣葱鬱大聖之
阡

知徐州事夏公墓志銘

明經夏六泉公與先方伯同爲諸生歎若兄弟也攜其
仲子徐州公就童子試余時爲諸生兩人髮垂結同逆
旅主人者浹月歡亦若兄弟也余先竊一第而公方爲
諸生先方伯里居則延公舍中與余諸弟同學又歡若
兄弟也余以先方伯喪歸復從公遊如故時七年而公
始舉于鄉又十年始除博士脩武稍遷巢縣令余方領
頻節俥再晤復以先夫人喪歸公用治行高等遷徐州

考最偶疾遂乞長休告還山三年而卒初明經公娶郭宜人生伯子商城公巳舉于鄉而敖宜人生公晚謫遊人試高等當爲鄧別駕忽病卒公家受閔覯侮數矣毋子孝吾良苦學日勤文日佳巳卯省試幾上第貴人某子甲以錢通奪之壬午受知督學使者泗州曹公曰國士無雙以敖宜人喪罷乙酉蜀銓郎劉公讀其文此我輩語劉益領解人也而錄卷多所黜竄其年京朝官典試以別嫌不敢取戊子武林周公與益都馮宗伯公爲政始拔第十一人則商城公罷歸巳久與公居邑之南鄉五十里而夢其室壞賴公臂承之免趨入邑聽公捷

音喜欲狂公尚在田廬報者至拜父母祠下首搶地號咷不勝哀左右扶掖之甫起居恒會賓客伎樂雜陳有慄二人未嘗不潸然也其葬母亦夢神有所指授距其家三里遂以定手植松檟形家言有異同公不顧而卒第舉三子人人稱公孝思昭格云公女弟適余少弟秘書維楫母所篤愛也故於楫情好綢繆而以其叔女爲楫子營道婦女兄適袁氏者貧處之別館而衣食之終其身其子女得有室有家余歲數過公亦過商城公傴僂進退唯謹楫舉酒楫就坐於公亦然公事兄彌敬而情指温款商城公卒諸子孫庇公如父於諸宗人行輩

寂尊所以覆護之殊厚郡丞譚公完自少相善申以婚姻聞其喪爲服爲位而哭推之鄉黨比閭厮役凡養人有恩紀公家慶衆無不喜色相告其卒也爲義孝者數十百人脩武士椎少文而沈湎于酒公正色率下教以孝弟廉讓爲本簡其儁者日訓迪之其有困厄抑鬱必爲振援伸理士嚮風斌斌質有其文焉巢民產饒而俗澆漓巨猾善持有司長短公法繩其魁而孜孜問疾苦所興除無不當衆心中貴人以其舲下來括貨令與共事小桀指遂掣其肘公請剏設官任之出入無所問民或以権辜告言則罪不赦中貴人斂手戒毋犯強項令

巳課諸生如修武怪其登第者少審曲面勢帶高增下輔邑與學之勝而登第者相望矣城南當巢湖歲決爲災堤之建慈雲閣費以月奉不煩民民受其利即閣傍生祠公三載考最當徵而除権稅中涓奚裔鼙齒民忽暴死民甘心其黨景駭響震兩臺爲州擇人薦公知州事巢人泣留不得徐冠蓋織路簿領山積公未明起日昃不遑食案無留牘又歲苦河決行河使者倚任公應之沛如河平以首功聞公嘆曰民力瘁矣寬文法郵死亾輯流移闢草萊課農桑緩庸調徐民來蘇獄有盜魁妻妾供張如其家羽翼耳目布滿四遠所脏眦爲蜚語

中之如響官吏莫敢問公一朝窮治州人且驚且喜如出湯火考課爲天下最當事者疏請以郡丞秩仍領州事俟再考有殊尤之拜未報而公以勞勩病七上書乞休徐人奔走遮道留之視巢十倍矣兩臺移文楚察公病狀將起家公謝曰昔吾親白首窮經不得拜一命而吾官十年兩徵

天子寵靈以五花誥施及亾者于願已足天佚我以老而我顧不自佚乎城北築館具水竹亭榭之致與四方詞人及里中知交宴游忘倦病作支分後事無不周備貽書密友爲別先十日諗諸子某日某時吾其逝矣至

期晏然而暝萬曆壬子四月一日也距生嘉靖戊申正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五公名崇謙字無咎別號四益非苟知之允蹈之矣上世居永豐後徙江右樂安蘭源至郁蘭公分臨川焦石元末仲伍公徙京山呂府村栗林臺四世王父昌成化戊子舉于鄉歷新津江津縣令生伯子寵亦舉于鄉死後爲神仲子即明經公名宗贈如公官母郭與敖俱贈宜人配陳宜人相夫訓子始衆終備舉也子三人陳宜人出者伯正國子生聘余女㛣娶孝廉劉公棟女仲韡邑諸生聘余叔弟常熟博士維柱女㛣娶攸縣博士胡公士龍女叔令毋周聘余仲弟國子博士維極女女三人長㛣茂才袁公中裕子樞以孝廉代公爲巢縣卒仲㛣廪生譚如絲即臨洮丞子叔㛣即余弟子諸生營道俱陳宜人出以卒之年十有一月十有三日葬于惠亭山東南之原地與期皆公所自卜也銘曰而世父而翁無銅半通而王父而伯兄以令終而令而守守與大郡同而郎而大夫顯融而輿誦三作而帝命再封此無故維德之豐進有僝功退有清風民有燕誉士有瞽宗而其嬉遊於窀穸之宮祚而子孫無窮

知眉宿二州事陳公墓誌銘

大司徒陳伯含自童丱以至公卿非其人不友無其試不譽而所稱金石交獨州大夫陳公申之以婚姻爲經紀其家狀其行事則大夫之爲人可知也已余上春官及大夫爲眉州時數相往還仲弟與大夫伯子偕計講世好又識叔子都門娟娟玉秀稱其家兒叔子因以司徒狀乞銘按狀應城大族凡四皆陳姓而上世所從出殊別大夫之先繇江州義門徙崇陽滕國時蘭陽尹潮玉始徙應城潮玉生石首諭居敬居敬生夔州守坦皆以柱國少保公金貴封如其官坦生璿璿生鶴慶經歷鎏鎏生善善生贈奉訓大夫宿州知州德潤娶贈宜人

葉大夫考妣也贈公篤信好學蚤世司徒尊人某公爲
諸生請當事者加表郵爲葉宜人娠十四月而生大夫
神姿迥異諸兒比長沈靜詳審見所尊者齊遬日誦萬
言下筆千言可立得顧其貌粥粥若無能也治春秋會
四傳之說而折衷于孔氏不名一家關西喬先生讀其
文亟稱之是足方少保矣自是柄文衡者無不以爲冠
鋒久之始同司徒領賢書更十許年長君贊可亦偕計
吏衆言公車之業父當勝子復不弟者三而念母齒長
矣謁選人除知四川眉州眉不隷府等威畧與府同吏
好利不可勝原大夫鉤校簿領一目不忘銖兩之姦悉

知之宿猾奉頭鼠竄而孳孳訊民疾苦所最患者在采
木計人徒量事日庀材具賚餱糧齊勞逸明賞罰庶民
子來伐木許許眉人詠歌之會計臧乃夷責饑急于星
火大夫應之裕如從枕席上過師諸臺使者數以高第
薦聞故事眉入覲率用丞倅無用守者戊子銓司有所
建置必以守覲大夫因得歸省母母春秋八十高矣覲
畢趣歸而母已殁承訃中山道中跣而號行道之人視
之慣涕既禫復除宿州宿爲園陵湯沐當南北孔道地
瘠民窳猾豪強弁兼析賦五則因以高下其手爲蠹而
釐正之籍記出入之宜歲省千緡彫邊蘇矣居三年益

汰無名費實倉廩以備凶荒高城浚池夙興夜寐知無
不爲以故善病上書乞長休告〻官固留之察其意不
可奪爲具治狀上考功徵書且下而大夫逝矣司徒深
悲大夫才不竟用所爲拮据兩州要以三年報政得䟽
爵貢其父母恐而就此故不難脫屣去也其商較出處
語詳狀中可謂順于親信于友矣大夫生嘉靖壬辰六
月九日卒萬曆甲午三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有三葬
以辛丑十月某日墓在邑東構林崗娶徐宜人籩豆敬
齊之色琴瑟靜好之儀畢備有焉男子四人競爽濟美
不殞其名伯光宇郎貲可其婦張河南府判某女繼娶

陳亦司徒家某女仲光宸婦楊太學生某季女叔光宅
郎司徒犖季光寅婦余少司徒子某女孫孫男子一人
麟生光寅出聘太學生陳伯壽女孫女子二人一光宸
出字麋生楊靜子某一光寅出字舉人田見龍子某余
出出間起叅蜀藩承乏攝督木事過眉眉人談大夫政
術有去後思比領江北節宿在部中安得起大夫九京
分猷念以相從也銘曰謂君窮乎甫脫蔬屩而稱大夫
謂君達乎從事賢勞以大夫殂仕則循吏學則通儒民
所謳吟士所楷模銘以太史狀以司徒愛而傳之金石
靡渝彼哉彼哉其轂卅朱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前進士文林郎支公墓誌銘
支氏或曰周諸姬派或曰帝嚳時掌天官制于支錫姓遠不可考矣周有期漢有光世謙亮纖唐有漸與祥宋有國徵仲碩叔芳皆知名叔芳授徒嘉興嘉興之支自此始也三傳爲樂安丞茂茂子翰林孔目立立子與濟論高高子寧國博祿樂安居郡城東牙前橋孔目贅嘉善縣武塘巳還郡至寧國復贅奉賢里顧氏嘉善之支自此始也寧國季子爲華平公名大綸字心易三歲不妄語五歲能屬對八歲通舉子業十二歲詣平山社社中三試其文應手而成人有神童之目邑令于公拔第

一攝督學事李公聘爲師凡歷四學使及郡邑十數試冠首以爲常袁公坤儀才與年相甲乙而邑人稱支袁故令少宰周公建書院招致兩公爲長所師事一庵唐公龍谿王公南屏管公討論文成之學三公呼爲畏友甲子舉于鄉出少司徒毛公之門戊辰周文恪公奇其文佹上第而失之甲戌成進士出大司徒陳公之門觀政北部日與諸同志講學讀律閱故獄牘僦龍翔僧舍攜一奴供爨食苦茗出則老奚控款段人與馬成三也輔臣進紅蓮白燕公言稱祥瑞啟倖心且開禽荒色荒之竇五月蓮固有花不足奇燕玄鳥也白者金象兆爲兵何瑞之有疏草具同人竊告座主次相呂公呂公嘆曰若不念父母乎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事遂寢公因乞爲教授除南昌以名教爲巳任諸生不若于訓捷以記之分奉若室人簪珥周貧乏巳請新學宮復侵地理諸生爲豪路藉者明德正學諸書院生徒千餘人皆以公爲師諸臺府承筐篚乞言其不以禮而以檄徵者謝不能任人謂有李北地風槩又爲文告廟諷當路就法者公孫弘仄目隸固矣大宰吳楊公撫江右薦于朝故事博士得薦補六館公有前嫌僅擢泉州府推官捧檄而喜吾鄉者從比部郎後知刑官之難爲也寧自

薄乎行至界有永春令貪而暴邑人刼之以兵將爲亂或留公無行公不可聞之晏子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命懸于厨吾命有所懸矣并道至郡告變者項時四至公謁監司盍亟圖之監司曰須兵集公曰不然民困虐政無告至此撫之自定安事兵衆曰無以逾公公單騎往先馳檄諭之有患苦悉赴愬道得愬詞五千有奇圍半解獨諸生不下而學使記到考遴才邑亦當季試爲期試諸生諸生入使人束令詣省中聽訊諸生出追令不及皆罷而理所愬詞詞無情者遁去閩中丞劉公嘉公智膽過人不煩一兵不絕一弦不折一矢而

大患諜然巳解如土委地也每諸郡有大疑難事咸屬
之其秋入棘闈所舉八人咸名士直指晏公以錄文付
筆削士林競傳誦焉運司筦鹽筴利弊山積長吏坐不
厯熙屬公攝篆九月而所費金財七分以夜秉燭故巳
攝首江同安兩邑刑名錢穀簿書期會一無叢脞篚楚
不施而事集延見父老察民疾苦進諸生談道論文尚
有餘暇凡平反大辟百人墨者㒃靡以下倍蓰之核永
寧稛全諸倉米更爲改折悃卒吏役苦以坊內富民共
之分安游堡稅于韞僧以時給機兵餉與晉安驛供張
而除舖戶穠派若榷海市無名藝若水陸新募兵物故

流徙不復問汰其老弱食以飽壯士郡人洪侍郎于江
陵不相能閩當事者傅致其罪公訟言洪公所居室左
圖右史庇正覵邪范孟博之儔也又爲書具陳天道人
情不宜枉殺大臣事不塞天下心聞者咋舌居朞年豪
右無所狗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贖鍰無所私嘗捫
腹而日省其事曰藉茀令遇
高皇帝綜覈威嚴時無憂矣聞父喪提髮走出慟哭泣
血漿穿膝彙而奔士民扶老携幼送道中終日雪涕呼
爲青天所携一敝簏無長物無不嗟嘆而母尋病矣令
不及父醫藥合歛將母竭力盡情母卒益柴毀拮据治

塋塋畢屏居綠溪里課子詞章之學經濟之業溫故知
新莫窮其際也初公爲李直指商公下公訊安溪令公
陽示嚴以杜諸囂訟口而陰全之前永春令獄不可反
公待之和安溪疑公頗嘖嘖而公廉直聲冠列郡同儕
嫉之秕政旣釐其前人嫉之共爲蜚語中閩兩臺所當
大計交刺公劉司徒公僉都察院事駁曰余嘗撫閩閩
人誦支君如一且解官久何側而黜考功曰如兩臺何
姑以降閑散衆怪其故或云公與耿中丞論學不合或
云輔臣嗛彈文復不悅其爭洪侍郎獄故阿邑之或云
侵南昌學基者修隙卒莫能明也公亦不自明而司馬

吳公書相唁公荅之曰程明道先生精金美玉趙抃嘖
有煩言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也閉戶讀書知厚宦郡
邑者五人終不一面凡七年冢宰嚴恭肅公趣公出補
江西布政司副理問遷客率不事事公夙夜匪懈方伯
馬公重之晝日三接前席深談公時從司馬太常兩萬
公中丞李公冢宰蔡公若故門人講學如教授時江右
積逋尚方之供旨切責曹中丞停厤而奉新縣爲最以
公攝令首繩其尤無良者廖富九前令公鄉人也富九
與前令私人諸公抉擿其短前令恐介當路者爲地語
侵公而馬公巳爲中丞與直指孫公悉其誣奉新人詣

兩臺願得公眞爲令兩臺以聞報可至則務崇寬大旌
禮賢士爲民望裁諸冠蓋飭牽太侈者烏山巡檢捕盜
不及捻將妥入人公禁不許熊某盜魁也根株窟穴難
卒拔或以爲言公曰熊十二富有子讀書此非所爲熊
信之揚二子謁公公盡出諸盜案示之語塞錮諸獄其
黨鳥獸散矣邑上下鄉有南北二區酸函法行失其故
爲以三折一之法而兩鄉安所上爰書以良吏才行老
吏法錄爲舉令入覲御史大夫入前令訪議黜楊太宰
公知狀留公而安溪令姻爲臺臣以拾遺疏竄公名落
職矣買騎南歸義故醵金三百治裝公笑曰諸君以僕

居官廉乎雖無官廉固在也拾遺疏下所司廉問奉新
人人百口保公直指孫公白狀或諷公可乘此出間執
讒邪之口公謝曰吾登第十二年爲博士一年郡李十
六月藩幕一年邑令十五月而宅憂強半當壯時不巧
宦今何爲者若所云自服病耳江南大饑死者彌望葺
室居之作糜食之自鬻者薄予金却其券楚中丞常公
擬薦公以調行不果蜀少保蹇公以烏夷亂啟冢宰言
公有戡亂才可令督遼左餉不荅遷居邑城西北隅謝
客簡出弔慶事不可已以諸子代兩臺藩臬踵門辭不
見亦不報十九年中僅一入郡城人或約公遊公曰卧

遊之樂不在山水耻居間與錢通耻居貨與時逐子女
各五人婚嫁事畢槖垂矣一裘一葛不敝不易竹床練
帷風雨飄搖食小具鹽酪間市肉無加豆而每以肉分
食其子曰讀書苦不可無滋味然絕不許飲諸子勝冠
未嘗衣帛數詔之吾祖宗衍公五十無子有良民爲盜
所陷憐而脫之以其妻薦枕宗衍公却避夜夢神告汝
有隱德天以文人爲爾子期而生遽庵公如其言菊岩
槐谷兩公復稱德宗衍公恒滕遽庵公而祝之願兒爲
校官人問故曰校官才可以及人不才不大害人自遽
庵而菊岩而槐谷及予四世爲校官矣吾自幼及壯免

死者三郎官不達家不饒何患彊爲善而已同學陸生
死郎其子收穀之同榜王某子逋官粟六百當坐戍奔
告諸同人不盡應自捐產償之猶子某少孤公玉於成
而有誣公匿私蓄者公憤而矢之城隍神七日其人自
摶頷柰何誣正人嘔血而死事伯兄恭生養死葬復其
產轉鬻者士未成名恒加弊借而不任德事關邑大利
害衆莫敢發公慷慨論說賴以反正者爲多甲辰伯子
下茅還公微恙詢朝政及方內人物甚詳疾深不廢衣
冠諭諸子吾無可貽若曹惟廉立身惟儉成廉小子識
之忠孝大節聖賢明訓若曹日多誦法無俟多言向後

言漸省卒之日忽曰俗忌夜亡起而坐至巳始瞑四境之人念之孰有如支公不侵細民不干有司能以身捍一方灾患者乎于文喜韓昌黎豫章以選一意左氏本朝則服應羅景鳴李獻吉王元美故文多漢魏以上語五七言近體似少陵歌行絶句似青蓮不得其平則鳴在永昭二陵編年史大指重節槩崇實行尚文學非然者譏刺不諱或風聞訛謬未及致詳遂成怨府里有貴人謀入祀鄉賢公鄙之是以泮宮爲墦閒也語諸子我死必李本寧志我余不文公過聽謬許逐臭嗜痂其僧多口不亦宜乎越七年伯子如玉爲狀萬言擬古聞人

汲長孺王休徵郭林宗諸葛孔明嵇中散陶士行范希文程伯淳邵堯夫蘇子瞻事皆詳覈而深惜公生不遇時没尚以危言爲子孫憂也介紹公座主陳司徒以請余恨不識公辱公知不敢負節狀之半識其大者如右而纍其生卒若子姓婚姻如左公生嘉靖甲午四月一日卒萬曆甲辰四月二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一配嚴孺人嘉與大學從節女副室爲李爲顧爲張爲金丈夫子五人一曰如玉庚子舉順天鄉試第三十九人娶淳州守曹銑子太學位宇女二曰養訥邑諸生娶建昌掄校趙經野女三曰如金邑諸生貢入成均娶文學陳挺宇

女李出也四曰如瓏娶郡庠生於瑞雲女顧出也五曰某女子五人適曹以庸庠生戈靖邦子時保嚴出也適太學張夢龍李出也適諸生卞玄極金出也孫男子五人元素聘華亭尚寶卿徐某女中約聘侍御顧可行子太學鑑陶女允堅聘憲副陳某子文學貢聞女如玉出也朝弼聘都事薛某女養訥出也孫女二人適進士馮盛典子孝思文學余某子秉正如玉出也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銘曰　帝昔諒陰聽于孰政威靈疑主無或衡命公獨格之詞嚴義正雖觥屈軼觸邪指佞夫何以故自其天性執不匿影口幾與戎辭尊居卑保此微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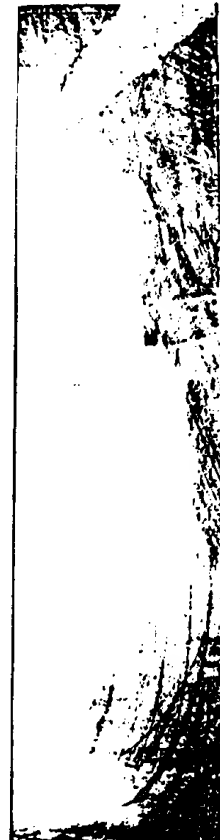
蹤乘迍刺卒以凶終曲突徙薪誰與論功直道三黜造事而窮拊膺自省方寸靡愆訓士士興字民民服御吏吏畏所在尸祝一毀有餘百譽不足既世無閑偷德無祿尚友千古怡情一編著爲史記如司馬遷片言隻字操衮鉞權知我罪我恒在斯焉呼牛呼馬鼻[illegible]且穿舌腕可割離奪吾志蔵諸名山以俟後世政事文學孔科有二而藐大人卓犖高義升沉榮辱浮雲等視艱難險阻不失厥貞名用毀高身用名榮人孰免死死孰如生嗟一坏土其中有精瘞爲宰木是曰華平

李進士墓志銘

荆門稱右族必首李氏蓋唐西平忠武王之裔與余同
宗云其徙荆門者自舒鑑始服田力穡歲入比封君其
領仕版者自化始為雅州判有聲謝不待年其孫利第
起家者自幹始萬曆十有六年舉于鄉明年舉于禮部
未奉廷試歸歸二年卒是為進士君君字子固別號二
岳山人化冢孫也父世熙太學生母余初生君時庭產
朱草人以為祥軒渠笑悅衆無不憐愛者五歲就外傅
十二歲為舉子業學義精明不與守文同說諸儒皆伏
其多通十九歲試於江陵江陵尹奇其文擢第一為江
陵博士弟子督學使者都試士復在高第食縣官廩又

四年舉鄉試第七人尋第南宮是時庚子益都馮公太
史華亭唐公侍御史海澄柯公夷陵守嘉定殷公皆以
文章命代君先後出其門稱之甚至由此知名而雅州
公懼其不習為吏趣歸余時方謁選人挽之弗得也既
歸好覽名山川黃鵠大別叅上隆中渚宮石城之勝靡
所不登涉或累月不休而先是君初舉鄉試值歲大侵
民掘鳧茈而食之猶有菜色督租挐者不小衰止君亟
陳其狀請以金易粟里人歸德焉已舉進士人訓言事
見效多所造請君度其可者任之故卒無怨亦坐此游
道日廣轍輜柴轂不絕於戶嘗曰使我在事當令人無

適情案無留牘辛卯之元日忽苦瘍為藥所誤越十日
不起矣距生嘉靖四十有五年丙寅九月二十有五日
年才二十有六卒之前夕向外若拱揖者曰張仙招我
持其母而泣兒乃不獲終事母乎其外王父修武令余
公夢君車從甚都馳而過其門姻家華亭令戴公之子
亦夢君來揖別異哉余嘗觀唐李長吉年政與君等世
傳其賦玉樓事甚者夫生而才者死固無死耶君娶于
江茂才朴女生男一人名先發女二人以卒之明年
冬月其日葬陳山陽去其舍里許為君狀者即雅州公
銘曰仙李蟠根遠條蕃衍光天之下以莫不腆荆門部

婁粤蘖選愞則百斯年陽氣姑洗邁種自君為楚寶善
雲從無留天衢是躡跋踖捧盈內諸函轍將取姑與先
民有典貞宰兒仇予權女捲亟下收之母女瑕珍雖則
突弁實維婉孌汗血始駒蘭栗待紾舜華渠略倏焉瘁
翦天地無窮晦在民鮮生也有涯儻來軒冕食雞跖千
嘗鼎一臠彭殤壽夭齊物奚辯無身何患優哉倪俾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故長寧令贈刑部主事杜公墓志銘

萬曆己亥余起家分部川西承乏攝采木事次于夔府自夏迄秋諸郡邑吏或從事失時或陳掾其間爲民患而播酋狢桀江夔震于隣無兵食可賴有如出不意蔽江而下蜀無孝矣時詢故老聽風謡皆言故長寧令杜公采木身入鎮雄烏蒙剛歷左擔懸度之險蒙犯瘴癘胼胝以身先民飲食饑渴咻噢疾痛以勞來民而民歡然之故事易集又嘗持議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

也即相格鬬死有戎索在耳好事者輒張大徼功糜爛其民而戰之不仁甚矣蓋播酋之蠢動也有挑禍類此者余深服公老成長慮問公何所人對曰公名傑字汝英別號鶴江黃州府黃岡縣人也其年余赴越臬道黃則公先二月二十有八日沒矣慨嘆久之令蜀有公數輩寧決裂至此越十年而逢公仲子比部郎淮上則知與余同鄉書僉憲公公弟也悉家世久矣比部郎擢郎中仍理淮政以考最贈公如其官母朱爲太安人事訖歸而奉制詞告公題墓中石使余志之余服慕公有年其何辭蓋黃岡之有杜也自明逢春公始始霍丘人以

人材爲黃岡尉入朝衣敝緼袍成皇帝見其臬臬也擢御史遂家黃岡三傳爲華公以明經仕鹽課提舉還遣金讓膺生貢黃人稱盛德之士必曰杜德輝云子鳴陽嘉靖癸卯舉于鄉兩爲令有循良聲以僉憲公贈奉政大夫是爲公父公少時日者言當以刀筆得官公奮而自拔其髮所不以儒成名者有如此髮學多文魁其曹伍而會邑令朱廷相有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昏奉政公嘆曰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以女患無婿者爲公委禽夜夢朱巽冠衣緋來謝君誼甚高得請于帝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言

有天上日初長人間春正好之句是歲戊午公弱冠遂舉于鄉主司初擲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如是者再異而亟錄之四方盛傳其故以爲天所以胙德也流俗移人先輩往往入公府居間與錢通而公雅尚澹泊獨無造請好事者倣月旦評懸書國門推公第一父客死滇扶服萬里將柩而歸值暑雨瀧瀨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公撫柩而哭頭搶地籲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老相顧且駭且喜徵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人以比庾公焉抵舍宗人泥俗忌第奉主入公曰古者室成而須禱之生于斯哭于斯夫何諱焉而忍以親置之草

夯乎卒殯柩中堂如禮自是哀毀骨立矣而虞傷毋閔
太宜人心謬爲好容以解其憂一絲一粟必以白母無
私朱安人精纂組之工贊助甘毳宜人安之終其天年
公七上春官丁丑且第以策斥時事罷乃謁選人有長
寧除邑介萬山中民朴而野前令鄙夷而虐用之公政
務廉平凡所興革與民同憂樂又不欲立聲迹所條上
便宜棄其草不傳居無赫赫名而去後益見思邑人以
方古杜母矣釆木之役監司欲公總諸邑公固辭衆多
其能讓諸與夷市木或用苦惡物蚩眩詆謾而其黠狡
者以不肖之心應之公一切馭以信義夷酋咸樂爲盡

力水涸木不行公露禱于天令誠有罪然如此萬姓暴
露委頓何比曉諸溪澗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沫丈許木
沿流無所阻觀者讙爲神其少損於石者捐月俸償之
得大木爲蜀諸路最隣邑令墨而詐以訐爲直諸令事
之如大府公不爲屈其人憾而中公有征夷之役長寧
當募卒五百發射公言夷性犬羊烏足與治乎主者督
檄日三至矢滅此而朝食公不得撓以五百人往無一
生還者或劾公無聲公疾首蹙額曰身爲民父母不能
免民于死死復不言何顏面立民上悉籍死者名以聞
請卹而主者銜其翹巳短又入讒言公上書乞休不待

報歸矣生平友于兄弟居蜀五年什九在外母弟急而
走蜀以名田操書致公私念弟田不可質顧急當周奈
何陽語朱安人吾槖裝無中人產欲以昇弟將何以昇
吾兄朱安人曰昔人有舍巳之子而全兄弟之子者況
弟耶公笑曰此吾志也姑試卿耳并安人木一具與之
貪憲公居母喪髮種種矣公呼小字癈食出入無間黃
人云和氣萃于一門古道見於今日信哉是言也儌舍
而居不蔽風雨食脫粟飯衣敝履穿水則小刀陸則蹇
驢路人指數之是杜明府耶而清約若是然不以貧吝
施與縣祭令免官不具資斧舊僚掉臂不顧公哀憐厚

賻之蔡得無顛踣而感可知也長寧呂尉自滇如京寄
家口公所歲方大侵斗米五千錢公貸粟而食之他所
賑宗戚隣里尤衆教諸子恣柔愛之道嘗曰吾以清白
空名貽女故不忍過勞疾革數呼父母朱安人問有所
見否公搖首曰世言鬼者妄吾思吾親沒世不忘耳乃
瞑距生嘉靖巳亥七月二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初娶
余安人早卒繼郎朱安人太以公先卒故稱太焉丈夫子
四人長瓊林郡學生仲應芳郎比部丁未進士叔有扶
季爲喬俱諸生孫某人鉉諸生鎮鈺鋥女某人孫女某
人婚嫁皆名族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某銘曰能宜兄弟

則能順親能爲廉吏則能與上言閭閻能不遺故舊則能子民溪能使之溢江能使之平不能使讒口無行人定勝天天定勝人有能有不能當其勝不勝維天所篤右維人材是因非此其身必其子孫宜爾子孫振振

故肅寧令郝公墓志銘

郝公爲諸生有盛名嘉靖戊午余方爲文先方伯持公文示余口誦而心識之辛酉從公赴省試公舉於鄉甲子公與邑俊彥締社城南余猶垂髫與焉習公志行高亮學術淹洽事之謹其年余舉於鄉公行父喪不行隆慶丁卯余扶侍先方伯大梁請迎公同上春官先方伯

喜孺子佻能近正人乃余第而公三上不收遂就除四川嘉定學正已遷肅寧令左遷保定右衛參軍別七年公以母喪歸兩人甫再晤語公四子才中子敬以屬余敬好古強記文奇甚顧數詘於有司壬午始補邑諸生公差吐氣明年公卒矣公頎然長軀目如星聲如鐘昂首信眉論列是非四座莫贊一辭又峭直善折逆人過所不合奮袂而起敵以下數被嫚罵殆不堪忍即年位高者展意無所依違少年後進有一語誤厲聲訶詰而獎進其才者長言之不足又從而詠歌之諄諄詔諸子當如是人信公無藏怒宿怨稍就近之僮牽牛蹊田田

主奪牛復蹋門而詬左右不平誰詞乃公徤弱乃爾公曰吾不欲人有過故厚責備彼橫逆遇我我腹汪汪千頃陂寧屑芥蔕是乎自爲諸生食貧雖三仕月俸財足饔飧三黨無絲縷相遺田居距邑遠支親外屬稚少文尤所簡賤以是介立寡耦公卒知交彖雞絮酒致奠數人耳肺腑之親葭莩之戚遝忿修隙於仲子爲機陷萬狀倪得無恙邑俗薄無源公父了者相上失貧自古則然然公先世故不單微七世祖潤公故胡姓子孫贅於郝爲郝氏四傳爲王父文暘公當甲閭里娶於向生公父三老公玥諸孽子乘父故陵家督棄去爲塾師餬口

衆嗜不已羸身就外家向氏爲贅子授衣食向翁相持而泣見公眉宇不凡揮涕語三老公成吾宅相者不在若在若子公方齔起而對曰吾王父不能有其子吾父不能有其兄弟皆以富故小子即不一日致身華貫視金玉糞土也羨昔日之富而哀其貧與後日之富以雪此耻淺之乎丈夫矣向翁奇其對遣從師學往往出驚人語同學生爲之下久之諸孽子蕩覆無孑遺而三老公還舊廬則已夷爲蔬圃田盡入豪右矣獨課公不輟公學益力十九試邑若郡及督學關西喬公卒冠首補京山諸生而僦舍邑中居褚敝衣數事覓一釜粟也邑

令博士鄉大夫遣子弟爲師友載酒肉助薪水以供二人所需差給公華冠敝履据諸貴介上席俳經談藝吐佳言如屑旁若無人諸大吏有筆札委博士以命諸生諸生逡巡交讓非惟順不能惟順公字也頃時立就數千言舉之日銅陵佘公薦魁多士有與佘不相中者抑其次報至諸豪駭且懼持牛酒相賀不意長公振拔泥塗跨騰風雲之上苟欲郭塞前過日夕向三老公願返故地公笑曰蘇季子位高金多倨見兄嫂若婦此小人何足置齒牙問諸君爲大人壽所不得辭涉它事者浮以大白衆爲愧謝父卒念事母日短矣須祿養得嘉定

嘉定士留聽承學褊陋不應經義出敎都授口占條刺士發蒙廓然以昭日數十百人以業就雠問校評必盡人人厭其意雖大風雨夜侍側不跛倚州有河堪稅入廣文私槖公盡乞士貧者束修取成禮歲時饋過豐則曰近于賄不內風軌凝然儻蕩不備者改節自勅故事州大夫博士禮如敵而守鍾公以郎官謫欲屬禮遇博士公止不見謂諸生爲我語大夫名爲人師而屈膝自我始我所不爲抑大夫柰何強博士屈膝令後人謂長傲自大夫始子陽井底蛙貽蜀至今口實計左矣鍾公知不可奪卒成賓主之禮而退而讒搆之公不自分疏

怡守官次已鍾公察其妄更善公深相結治左有高阜可眺大江饒竹樹鍾公于焉治黌舍中爲閣居公課諸生簡所部六邑生秀者並隸弟子籍人文爲之一變丙子典試順天買舟將母而東鍾公與鄉大夫祖之江滸贈言累帙諸生操舟從行遠者過犍溈納谿而後返許文穆何宗伯主試稱文章大家公所貢薦十四人謝應典沈鳳岐輩蔚然一時選從他廣文所拔董復亨許何揖而謝公有人倫鑑後二十年董向余感公知已已遷肅寧令或言郝君貧得蕞爾邑不足爲博士送窮公艴然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何有五斗供母足矣呼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以言語爲約束方春農作下令毋訟以需秋成而創其好訟者諸疑獄若文致於法輒讞之繫累百數理出十六罪不可貰寬其鉗釱六寒暑給漿糜以時王天祿半小失抵禁爲城旦舂捐秩祿贖之居一年篋不滿三十金聽事前可設雀羅鄉老寄語無論兒孫不相聊即我輩何以望腹公謝曰使我榜掠人索財以重吾子孫不德是趣之敗也不義萬鍾爲窮乏德我而受之孟氏比之乞人不如吾寧學陳勝恥客發舒故情耶父老聞而笑之是拘拘者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有中丞者不欲言其人日刈郎中草以散諸馬卒而責直

其墨也若是公絕無私靚其所親寄徑肅寧自常餽外無他贈靳之刺公左遷而督學使賀公下檄旌肅寧令實心奉職被毀離任可爲深惜以十金充資斧邑父老大憤欲入奏公曰古之君子廉萬倍余蒙不避名者何限父老百口不能當上人一言然余得父老今日一言勝上人百薦矣衆流涕哽咽扶攜遮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望望如有望而弗至也歸葺一畝宮以蔽風雨十畝磽确田與傭並耕歲儉取精鑿食母而身與婦子糠覈不飽越二年母八十督公起而里中子讙公削爵爲庶人侮之母不悅諸子驟諫公曰王公匹夫忽如景靡

跡一丘貧賤何與人事吾豈以宦遊不遂鞅鞅失望母老棄之而仕有如不可諱不得爲人母聞之卧不起爲爾家婦六十年方得食三釜幸猶健啖柰何詛我老與若爲行期不則無相見公飲淚而別初去肅寧意不復出未有公移北上距三十里頓舍主人鄰家更相盼何審爲公妻子雜拜轉告語城中人爭來視擁公入城老稚傴篝食壺漿如牆而進三日乃行送者彌道去之十餘年邑人爲祠事之有靈響焉抵京謁銓部寓委巷中謝吏部廷寀者故與公及余同偕計跡之浹旬而得之物所過公公方熟卧謝排闥搴帷撫公背曰故人豈

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何絕我公持其手曰恐君作吏部郎面恐相向故不修謁若召我飲如故時則何辭談謔移晷竟不言官事無幾何謝公奉家諱而公有保定謫所居卑監公樂之此大類吾廬日以請書爲事倦則命酒自勞大將軍故嚴重叅軍起家椽曹跽庭下爲常公長揖大將軍大將軍使都護詰公公瞋目檻擊語叅佐吾欲以長揖重大將軍如古人而謂我簡乎今我甲節下意求善宦有根抵容寧如今日滯泗窮路大將軍語塞謂都護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殆謂此矣部使者按部諸吏立侍候指揮公辭以足疾出其獨行一

意率此類也郡守張公得公文擊節楚材無雙諸裨師材官若縉紳學士丐公翰墨相屬而母卒擗心大慟三十六州鐵不能鑄此出錯也裂纓組焚之跣而奔晝夜哭比還創痛消瘠傫然老翁黽勉治葬而家毀矣公善酒良辰嘉夜就林水間獨酌耳熱高吟同志造門烹伏雌而共享之不則菜羹瓠脯未嘗不飽非是雖客公盛餼方丈視之藐如有遺之牛炙者素所不快客適至自陷大胾不顧他日客召公如之眼光落牛背矣在肅寧與客飲方酣外傳其上官入界公怒曰我醉欲眠毋落吾事故刺公以嗜酒廢事爲病家所藏書丹鉛數過於

春秋四傳尤悉行文意爲主氣爲輔不刻畫不擬議思王筆隨興盡語止而高華逸蕩如淮陰驅市人使戰前無衡敵如李公子不衫不履神采飛揚令虬髯色沮惜多不存草嘗題郡城南寺柱曰界通西竺三千大天近南城尺五高宿老見而賞之目爲酒聖詩仙其他余不盡記也爲纘時攝衣冠而坐止婦無入室叱諸子泣者無汨我神公名承徳別號玉吾生嘉靖庚寅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卒萬曆癸未正月二十有七日年五十有四葬石頭西坂祔父母塋左子四人伯愛仲敬叔俊季及俊及蚤卒愛毋某娶某氏某女子某娶某女女某字某

敬俊及母張敬成進士爲縉雲永嘉令徵拜給事中以令考最贈公復故官母某贈孺人毋張封太孺人娶孫某女封孺人三子千某爲諸生余少弟楫秘書婿千某亦諸生娶王茂才赫女千某聘某女女一適孝廉魏始貫一字某子他婚嫁詳狀中銘曰貧而仕仕復食貧以終其身广士也高遜不拘禮俗見貴勢則藐之不以一毫挫於人志士也不襲古而古自合不黜今而今自遠斐然成一家之言才士也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安時處順不徇生不畏死達士也其魄藏於斯其魂氣無不之也

高淳令董公墓志銘

公諱良遂字元顯邑呂府里人也年二十舉於鄉四十爲博士久之遷高淳令萬曆乙酉八月二十有八日卒於官距其生嘉靖己亥二月二日年四十有七公子太學生徵以丁亥正月八日襄窀穸事而手狀公行實屬余銘其坎中余辱好於公幾三十年申之以婚姻知公者宜莫如余余宜銘按狀公先世家句曲已徙溧國初徙邑墳僚不甚著至公父信而後以伯子貴贈郡丞贈公初娶于宋贈宜人生良卿即郡丞公繼娶于李封太宜人生良節雅行躬耕里中號爲長者次即公公生而

膚玉立甚慧口授書輒成誦贈公篤愛之甫四年贈公病執郡丞手而以公貽之曰兒才不減伯兄若幸代乃公爲父郡丞唯唯贈公沒公從兩兄持服如禮又四年受易郡丞外塾約月一歸省母一昔旋辭去而是時家處約李宜人日餉脫粟飯夜納足木棉子甕中復不勝寒則與郡丞擁敗衾臥條刺經史疑義互相質難至旦不休公既舉孝廉每爲余道往事未嘗不愀然動容也公敏而好學劬窣理窟操筆爲制舉業嫺婉可餐郡丞門下士折年輩而交驩公邑若郡若督學使者試士公無不舉首尋以易薦鄉書第十一人第之明年受室于

周是爲處士磽女後先凡九上春官舉進士者數矣以
束于額置乙榜而公學愈力偕邑諸名士結社城南余
方爲童子引與均席茵有片言當於心肝衡擊節而稱
之至公文成諸名士率遜謝弗如也于時李宜人老矣
祭公意不欲遠仕爲廢箸嘗公若將以五鼎祠我九原
乎公乃就博士選得蜀嘉州奉李宜人就養諸生問遺
無所受兩蒼頭灌園種蹲鴟芋栗之屬以助月奉所不
給而羣諸生雋者居雲龍閣中相切劘州大夫合浦鍾
公金陵姚公以郎左遷善屬文心獨推公而身下之直
指使者越虞公合試諸校官擢公第一徵撰蜀志志參

半成公手而嘉諸生以公故斌斌奇進七歲中舉蜀者
七人舉春官者二人有進讀中秘書者蜀人嘖嘖公能
廣厲功令善得士也虞公及中丞王公露章請以公備
六館選而遭李宜人喪歸服除予故官得河南許州未
出都而高淳之檄下矣高淳三面瀕湖歲苦沈蕃公至
復大旱減膳損騶御步禱于神以身爲民請命天乃雨
歲則大熟流庸歸者千餘家邑多訟師善以意覆沒人
其尤不譓者曰訪窩日持有司巨室長短取賕賂不貲
有司縮朒莫敢問公廉得其魁宿禽治之諸猾大恐邑
里胥歲共上官器用駔儈以非時索賈或倍蓰公爲平

著挈令又歲省輸賦者私費數千金賦以不逋考最其
督課諸生無異嘉州時而賜餐錢彌厚高淳人交口頌
公賢直欲尸而祝之公竟以勞瘁不任事上書自免父
老數百人詣京兆泣留既覘知公病狀羣走問醫卜禳
祠通國若狂沒而巷哭不絕聲具舟護喪者魚鱗雜襲
也公貌癯不勝衣溫然退讓君子而赴義若流水介立
獨往賁育莫奪其操所居近狹邪左足不一窺少與周
孺人和而莊旁絕媵侍非公事刺不入官署授徒數十
人不少示狎色訓兩兄子雖長不廢二于物也游太學時
司成馬少保余少傅深所鑒賞會江陵相爲子擇師兩

公以公應固辭居恒念贈公蚤背諱日變服俯伏雪涕
祠中日昃不復食以爲常在蜀聞母訃卽日號哭就道
手足瘃瘇無食色矣初郡丞令夾江坐其僚失囚挂吏
議公間關萬里爲周旋之卒而哀毀柴立仲兄卒哀稱
是爲令匝月割祿賻賵甚備外家貧婦翁老而無子衣
食纖細自公所資也邑有爲揵爲博士與高淳幕客死
者傾橐裝治後事羊舌下泣之仁方之蔑如矣公居高
淳再踰年諸臺以治行高第薦者十有六人須之可就
徵拜雄職而終尼選格約結胸臆彌留口占二詩意不
無望也今載之集中子一人卽徵中丞王公宗載館甥

爲諸生有聲食廩矣以侍公高淳便入南雍與英俊並遊名佳公子其次聘余女與女字方伯劉公侃子者俱殤孫男三鷹策條策嘉策薦聘諸生魏君卿武女是爲公同年進士艮知子條策聘諸生王君座女是爲中丞猶子孫女一未字墓在邑東南宋山之原戴子履午公故所卜地也銘曰譽髦蜀士槩誰之功臺臣尉薦滿公車中昔何數奇竟詘南宮令豈待旃頌聲四起匪曰令君家人父子胡年未艾而捐旅邸力不衡命人不勝天文學政事公何嘶焉無涯者名有涯者年畢如斯丘公其晏然

龍門令魏公墓志銘

往余自大梁移虔州過豫章于時魏生伯饒辟疆聲稱籍甚幸不鄙余而從之遊因悉其家世以文行相禪顯者緜龍門令始無何伯饒卒龍門子士爲名與辟疆等又十年龍門復卒士爲介辟疆書自通而申之以其從兄于王不遠千里而來屬余爲志墓余既憾不識龍門父子而辟疆于王兄弟謀所以不朽其世父益孝友至情不可但已乃按事爲狀而志之曰魏公名廷用字汝弼其先家新建之沙林賢公卿相踵大父正輝徙東鄉是生父博士時雍娶徐孺人舉三子公爲長次廷臣承翁王爵奉訓大夫則伯饒兄弟父也次廷寵爲藩掾博士舉公晚而有興相心奇之五歲受胡氏春秋邑諸生爲治春秋名專門公得其制義讀之弗善也更治毛詩治毛詩者數十家公覩其制義弗善也博士知其識不凡更授以左氏內外傳戰國策莊列管韓馬班諸書讀之躍然曰可以爲文矣已旁綜羣籍爲舉子業閎肆典雅年十三就試郡邑守令咸相嘆賞而聞父病遽歸父叫之吾且待而而與復走就督學使者試補邑諸生父顧之有起色踰月竟卒哀毀且死母撫慰之吾以若兄弟恐死不殉若父兒顧以父死是重死若父也則日夕

避母而後哭母御諸子女若臧獲嚴有所督過對案不食公亦爲不食或長跪諸子女不令起公長跪若分痛者而母霽威久之母愈和吾不欲過怒傷吾孝子以博士之號南溪也因號繩溪以志思十五娶樂孺人孺人佐公養姑與葬舅氏必盡禮而人或病公治父葬泰豐公曰非吾父何以有吾家吾何厚於家而薄吾父其居母喪亦若是督學使者臨海王公太倉徐公晉江莊公試輒公冠首意氣益發飭邑中事利害有關切侃侃爲臺司言狀受命如嚮長吏嚴重公不敢以爲弟子而以上客禮禮之陸令嘗怒諸生命公入白事閽人口吃誤

稱俞生陸不卽見公謂慢已趣出巳陸呼俞生閤人云出矣陸益怒趣召俞生始知爲公使人謝過請見公卒不往陸銜公中之督學使者督學使者悉公讒不行又嘗與婦兄樂彖德爲蔡令白其婦翁事蔡不聽公目攝彖德拂衣起蔡從銜公他日部使者見蔡問邑有魏生才士今安在蔡瞿然謬曰是素練也負盛名三十年而偪厄一第比四十以明經貢於朝游南雍與樂安詹公事滿新建鄒公元忠太倉蘇公鄰同舍相友善大司成周公試生徒千餘人復首公凡四入應天試不第比五十公曰艾可服官政矣謁冢宰試在高等忽病引歸踰

年復謁復試在高等除廣東龍門令始至延見父老問諮俗翔實所興除緩急知博徒之耗費而數奸也置其魁於法有力者爲請不許知黃溪之氾濫民苦涉也爲治石橋知窮里僻壤之不嫺於教令也爲行鄉約歲旱以身請命露禱竟夕雨大降人呼爲魏公霖有匿其名遺數百金堂上者以嘗公公恚伐國不問仁人此物何爲至於我豈有遺行耶上書自劾邑人大驚跡得遺金者王名廷辱之而邑諸生數十百人詣臺司留公臺司嘆曰廉吏也不可失也檄旌公治事如初南海番禺增城順德諸令轉相告語曰吾曹卽勉爲廉吏然使人匿

其名以試廉使人信其廉而惡試者則龍門加人數等矣公擇諸生秀者日姅習之若譚三策郭用賓譚學淵譚初塾之屬以次登賢能書既數十年而士爲偕計之都下相持而泣是吾故令魏公子耶娓娓道令時事士爲開所未開也居龍門可三載吏胥民安不幸有末疾遂乞長休告自郡以上監司直指督府皆不可書三奏而士爲以第一人補邑諸生亟爲督學使嘉禾朱公所賞公開而益決去志吾未竟之業在此子矣然度龍門人固留則私以故入郡取印綬抵守劉公而行龍門人聞之悵然如嬰兒之失慈母父老子弟提挈數百里哭

而送之者浹旬不休直指移文公之鄉所以評目甚高陶元亮異代同符矣歸杜門距躍不關世事令崇德金公餘姚諸公蒲圻龔公宜賓伍公宜山孟公每就公問政公卒以病辭最後嘉禾李公方正寡偶而敬事公特至憲老乞言公不爲虛讓邑人兩高之仲弟馴謹似公叔弟好內而善酒數數風之不從病革自訟吾負伯氏公調治不遺餘力卒死則爲育其二孤安國充國使與士爲伯饒辟彊同席研書各因其質之所近而成之課其文善則喜不則怒甚且予杖諸子稟稟家人有嚴君爲世父之謂也諸子中最才伯饒憂其病爲脫樂孺人

謦珥市藥伯饒綿惙以手搏顙吾何以報世父比其卒
也哭極哀天不祚魏氏而令此子蚤死惘叔婦之嫠也
爲經紀閫以外事嫠因得成其節女弟婦于王而寡捐
名田給之已撫其所子子之禎女弟善病則命之禎業
醫醫不可起則治棺殮甚具而以未得奉縣官表宅里
爲憾其篤於倫若此邑某子甲與世父爭産正色規之
不得更詆公未幾世父告甲有禽獸行公掩耳不聞人
稱長者鄉人有爭以質公必爲解媾窮乏有請時傾橐
開廩賑之而實無長物龍門人矙行者雖絲粟不内上
官醵百金爲治裝公曰尊者賜之不可卻也以共慠賃

董董給耳士爲舉于鄉無以酬報捷者復脫樂孺人簪
珥令李公語士爲有可關說爲辦裝地謹須之士爲浸
應公怒責士爲孺子甫成項領而遂以賄鬪耶乃公負
郭有不腆之田鬻之得六十金何患無資故事偕計者
里旅斂金克贈公重違邑長吏使士爲受其半士爲不
第歸而公病痰嗽轉劇召女之歸蕭氏者語曰相而夫
誨而子召安國克國語曰而母之不踐二庭甘攻苦食
淡者以兩孺子孺子勉之哉呼女弟子之禎語曰齒長
矣吾不及爲而婚有吾子在呼其孫可絳三摩挲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仲弟與辟疢不在側屬士爲寄聲自

愛士爲大泣公呵之自古皆有死吾存順而沒寧僊僊
乎逝矣遂卒公父少遇異人得丹書工練氣術里有祟
厲治無不立驗寧庶人召而問之陽爲不喻者庶人怒
囚之得間亡走或言之
世宗微拜太常博士奉詔蒐天下異書所至郡國守相
緣上意致金帛交驩一無所受三年謝病歸恥與諸方
士伍而一意督課公貞以儒成名公于儒術通明矣而
須臾困青衿中嘗叩鄰溪神夢若呼登龍門者覺而殊
自負迺以龍門令終天之所定人安能勝乎所著詩文
士爲請授梓人笑而畀之炎火士爲憪然而已公生嘉

靖丙申某月某日卒萬曆辛丑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六
癸卯三月四日葬某所配樂孺人爲孝廉一成女男子
一人光國卽士爲娶吳某女女子子一人爲餘干國子
生蕭鎮婦孫男子一人卽可絳聘鎮遠守臚川帥公機
季子貢士廷鎮女伯饒名靖國辟疆名廣國于王名賓
國皆丹雘公樸斲者也銘曰學不必科名不見魏明經
逐衣淺帶所居重公卿庭有羔鴈間有干旌仕不必貴
盛不見龍門令五斗貧三年病朝有尉薦野有歌詠滄
臺之里五才子雲蒸龍變西江水有開必先公其始于
百年後世濟美樂哉斯丘永無毀

京山令洪公墓志銘

自余有知五十許年所見京山令賢者李臨邑林同安皆非久以遷調行林陽江洪歙縣則不免讒口矣陽江後歷三政爲郡丞乃罷獨歙縣讁廣文三年復咨死家猶屢空儻所謂天道非邪其子朝宋狀列父行實問志于余余爲公心惻已久義無可辭志曰公名大德字仲昭別號斗垣其先爲宋忠宣皓長子惠适之後始遷新安傅浩遷郡城浩生四川按察司照磨梓爲湛甘泉弟子嘗隨父出渡河溺十餘里得無死人以爲陰德之報梓生諸生遠謨娶于程共女公其仲子也少有奇氣父

與江中丞同學中丞文不按往舊造詵公心好之江亦賞公是我輩中人婦翁仇中正與父同舍生相好一見公而異之吾擇快壻久無如郎君郎君朝青衿而吾女暮爲君家婦耳公既爲諸生仇孺人來歸是時郡守竟陵徐公歙令豐城李公門下多一時儁異公在其中常自神王學有餘力爲詩歌尤長近體諸生推公都講脡脯之積以奉王父父母養而身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不厭糟糠初王父夢一丈夫牽馬立堂下曰吾旌德人奉帝命來語汝女有孝行畀爾賢孫以大爾門而父善爲星每言歲壬午阿仲得志之秋也往學使者試諸

生于宣城壬午改旌德公試高等遂舉京兆試夢占驗矣商丘相爲主司評公文曰此必孝行之士衆異其知人築室斗山旁名斗下居百家之籍無不究覽爲文思緯淹通卒業南雍四方人士及名公卿毋與周旋人忘其貴既七上春官見格謁選得長洲教諭長洲文獻大國而俗浮僞士時溢繩墨外公取予不爲非義寬柔以教士樂從之中丞直指薦于朝以備六館師莫爲地者擢知京山吳人士傾都出餞或牽衣泣也京山頗負難治名令因以嚴刻勝之左右宿猾煬竈釜觜士大夫莫得進一言公温顏和辭延接之問所疾苦甚詳恒言令

無他道不煩催科則民生遂不重刑罰則民命安首蠲徵糧之耗民樂輸矣邑旋置馬百二十歲費二十四金役增而令不時給卒毁家以逃爲力請當道增其直而故事令于中以數百金爲交際費公一無所取有訟鞫訊數四務得情罪當笞輒有不豫色贖則百之一耳大盜李卯兒等數十人以宋家河大豪爲藪莫敢問爲諸邑患有年授方略捕得之然猶請于郵部釋不誅者十一人煦煦乎其樂人之臧也隱隱乎其恐人之不當也雖與馬卒言煦煦亹亹不欲傷其意雖造次凌遽夷雅之體曾不小變人呼之爲洪佛邑當孔道冠蓋接迹公

俗儈外無他宴好新安人行賈若稱游客于楚者實繁
有徒拒一切知交之請久亦悉公無長物過門不入矣
安陸令某墨而開京山僥可恣所欲持千金之賚備物
厚遺其所知爲延譽謂京山令不及事宜以若往遂中
公蜚語衆爲不平公顧夷然去之日士大夫及諸父老
婦孺涕泣挽留塞路而肖像事之公單騎上官二年甫
携家十日而被謗家人資用乏絶悲見于詞公笑曰貧
自所貫不失故吾耳大遷官而民以爲倖與左官而民
以爲戚得失榮辱奚若何憾之有抵漢責家羣詬之公
引咎推謝諸鄉人好義者稍爲支分乃行抵彭澤石尤

風大作舟人恐公告于天吾囊設有官中一物神宜殛
我舟中人何罪風波畢除公于例當謫州佐若藩臬憖
隼而自請爲博士乃得莒州學正莒故齊地俗寛緩潤
達而足知好議論弟少文耳公督教以所不及才藻之
士蔚與日閉戶讀書不休喜曰吾不能行也咫開則多
矣多開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上官察廉俾署沂水半載
行事一如京山在莒三年不遷殊不介意而忽有痰疾
治不瘳疾革時内弟仇君猶子朝宣及二三童僕問所
言不及家事長笑而瞑門弟子與沂水人月來會哭州
守李公發其篋故衣圖書而已厚賻之市得及葬新安

多高貲賈人而孝廉爲郡邑所體貌最優往往關說與
錢通或以其所有屬人居積致富公三十年自守泊如
也念親老不及三釜時稱貸子錢家以供甘毳事寡嫂
撫其子朝賓與叔弟之子若而人有無通共如一日嘗
過下邳見肆中稚子女心動迹之其宗人也亟携以歸
生平一飯之德識于心不忘其人或有急至乞諸人而
濟之少好弈善吳歙有吳萬春黄尚文兩人者數過從
角技蓆歌竆日夕侍兒告瓶之罄矣相視一粲而罷在
約思純居利思義晚得一官而貧滋甚遂終其身始公
蒞邑余方有鄘延之命見不再三曾銓曹檄四方舉清

苦吏公向余言清而苦無爲貴清矣伯夷何怨原憲非
病顔淵不改其樂古之清者苦何有焉余退而語人邑
人得所天矣此所以廟祠而求也寘而用之其天下輯
睦豈惟敝邑諸宦楚者談敝邑若朝歌勝母君子不入
賴公一洗之而又以爲公累可勝嘆哉公生嘉靖丁未
十月十有九日没萬曆辛亥六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
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元配仇孺人生男朝宷娶
詹事府丞濮許昌星女繼文學汪子方女女一適太學黄
懋子成忠大理丞應坤孫也副室劉生子朝寅方九齡
朝宷之子許出者漣嘉聘太學吳萬卷女汪出者漣貞

遲貞公不及見也汪許各舉女俱未字銘曰爲廉吏而
貧君也孫叔敖其人今世無優孟脫君子孫于苦辛惟
君子孫恥依優孟以失其身賢哉父子卽古之人寡倫
下邑蒸嘗君何減子孫夫孫叔敖不爲優孟加重而重
在太史公列傳首用循吏名不朽舊史爲君墓中銘後
必有傳君者古今楚兩令尹雖千百歲而若生

濟陽令李公墓志銘

眞州李季宣汀夏丁元父與余同庚結兄弟之好已酉
秋余自晉遷祭尊上書病免而季宣以其秋卒元父以
其冬卒矣季宣之卒也蓋以負責者詆讕之嫁禍其子

久對簿毀家不任憂勞故而兩子奉遺命以墓志請余
力不能直其子何恐負其言披襟須契三十年幸而後
死志是在余季宣名梲別號虹澗其先沛人也勝國時
彭城閫帥榮帥衆歸
高皇帝累遷執金吾再傳義從
文皇帝渡江靖難遷眞州都指揮使佩印平蜀娶平江
伯陳公女遂家眞州義弟英舉賢良方正典禁中兵英
生徵徵生賓賓生鏜皆隱于農鏜娶黃侍郎瓚女生鵠
爲諸生以醇謹聞教授鄉里娶張孺人生三子伯札仲
杞公季子也始生白皙疎眉目神采秀徹父授以毛詩
應響成誦因教之聲韻屬對屬文構思無滯父喜吾有
此兒安事蹴踘諸生中哉遂棄去公亦發憤思副父志
夜達旦讀書咯血不休甫髫爲諸生自父外無他師惟
負笈從楚耿恭簡公越許司馬公著錄弟子籍中而郡
守賈公尤奇之此淮海維揚一俊人也癸酉舉于鄉益
披覽六籍諸子史百家言治舉子業博雅中倫馮開之
蕭以占兩太史徵而行之屢試南宮俺得復失又以策
時務觸忌意亦厭薄之輒專心爲詩三百篇漢魏六朝
唐及明大家步趨繩墨習久脗合詩名大振淮南矣弇
州新安下雉引爲忘年交四方人士道眞州以不見李

季宣爲缺望性喜山水每出遊金陵采石黃山白嶽敬
亭姑蘇武林會稽盡東南名勝已上泰山遊薊門所過
賢豪聞者踵門上謁杯酒交歡西北人寶其翰墨如南
金東箭會母喪痛而泣血又虞貽父憂偕兄破涕强笑
而諸孫遞以樂事進父八十以往黃髮兒齒無恙實公
善佚老之效也服除不復上公車父迫之行比至夢父
有病色亟歸而父故無恙至八月忽卒哭踊無日不哀
服除北上余時領越憲入計讀其文大佳謂必上第而
復不偶已得試卷主司若未觸手者公嘆曰吾力安能
復作此伎倆江干白沙翠竹何負我哉余數慰藉公士

立身行已自有本末詎關科目卽俛首寄百里之命爲
循吏三年報最疏爵以貴地下二人然後歸三年如駒
之過隙易俟耳公唯唯謁選得山東濟陽令土瘠民悍
歲比大旱樹無完膚里無居人公六月下車雨入地民
歎呼曰可耕矣奈無種何公閱戶給官牛穀民亡者來
歸其識者憂曰雨不可恃安望稜向後稍亢公輒徒步
泣禱輒雨歲卒有秋終公之任無災四方老弱繈屬就
食侔草萊甌窶汙邪盡滿賦徭錢穀四斛歲如額或爲
雄傑所乾沒悉歸官而寬其餘以時償赦不問摶額指
心矣不負不踰月而畢事邑三十年無薦賢書者公請

形家言建閣巽方輟其奉爲之民不知役日選士講業
斌斌起矣嘗入歷下展李于鱗墓而聞其孫貧以白雲
樓轉鬻他人捐二百金還之邑有朱楊學士墓碑石具
在爲豪所奪以行賄免立置諸理孀婦與叔郎爭產自
死獄連數家公坐叔罪祝曰婦有知當示靈響是夜有
哭聲繞邸中公叱之爾宪已白哭何爲者聲卽止以故
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爲無情之詞鄰國民奔告上官願
投濟陽李神君頃時而決不假館舍政聲冠齊魯諸邑
而上官雅知公善古文辭筆札之委無虛月以是頗爲
隣所忌而邑有李嘉賓好把人陰事與詗者爲奸利佻

家得其籍上官鄰郡邑姓名俱在疑公故翹之爲蜚語
中考功當量移公喟然曰吾骨體不媚本不欲仕士不
可再辱也還山誓墓不復出矣家有青蓮閣隔江雲山
朝夕變態與郭外人烟十里紏縵盪胸廳閒大江如練
如帶風帆往來潮聲月色雨景晴光不盡名狀具湯若
士記中客至投轄授餐揮麈而談今古授簡而徵詞賦
江山文藻相映發亦眞州勝世一遘也世受中人產至
晩小給授伯仲息之微發祖挐若大經費公身主辦郞
析箸連墻比宇呼吸相通周旋其婚嫁事從弟朴從子
中秀從兄孤女從伯父同母兄諸子所尤崇篤者也諸

婚姻鄉鄰貧乏受施有等歲爲常中貴人據眞州辜榷
民正管窟匿而特重公待以上賓禮每及小民疾苦蹙
額長嘆中貴人爲小減諸當路過從陳說利病於官民
若僑寓土著不便者便便無諱絕不及私濟陽人思公
不置黃司馬撫山東十二年惜公無故而去使使勸駕
贈以歌云莫倚文章能致身攻文今時亦悞人莫倚儒
雅能飾吏儒雅反爲俗吏忌又云辥恭不辦治頃陽移
向栗縣稱循良公爲歌答之飮不必濟上水揚子江心
堪洗耳食不必汶陽田銅山千頃禾如烟人兩尚之黃
公不忘故吏公不緣子公力入京城也江北使臣報命

取鄉大夫賢者行事邑令博士必以公名上所著青蓮閣稿多合作者賦若干篇頡頏潘陸近代歷下下雉諸公所謙讓未遑也屠緯眞謂明興廣陵才得一宗子相而公過之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書法師古而亦師心友人丁貞白摸刻其十九首大爲臨池者所賞卒之前一日呼酒自勞語諸子予陶淵明後身也年位正同澹于榮利詩思酒德亦復不忝惟折腰多彭澤歲月爲愧耳信然哉公生嘉靖丁未正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巳酉七月四日年六十有三元配曹孺人副以楊董楊生中珍邑諸生娶封光祿正賴某女蕭生中星邑諸生娶山

西叅政盛稔孫女四女適陝西副使薛綸子諸生維坤黄州經歷侯某子諸生于夏邑諸生張某子元美者曹出也適都運劉某子劉芳者董出也孫一某中星出銘曰官巳休而民誦其行曰于古爲賢君身巳沒而士誦其文曰于今爲才人無近名亦無逃名無伐生亦無貪生於戲維吾銘不負吾友維吾友不負吾銘

滎澤令程公墓志銘

孝感程公父子兄弟間皆名理學而公令滎澤時余分部大梁與共事知其賢邑有豪多不法里人重足側目廣布爪牙于諸當路持令短長前是數令不敢問公獨暴其罪必去之諸當路頗中豪譖會余調虔州公遂坐左遷堅臥不復出越十年卒矣又十餘年公之子以狀請給諫晏公屬余志晏公舉鄉書受知公又知余游公深也志曰程先世爲宋宣教郎萬二公伊川先生八世孫從宋南渡家霍山元季裔孫朝俊避兵徙孝感弘樂里七世同居朝旌義門公父種母朱孺人兒時無妄言笑無側聽淫視長老異之包孝肅後身也九歲善屬文鄉三老劉公騎而過之揚鞭曰孺子行矣公拱立道左不移足劉愧下揖公乃趨別焉從李少白先生游稱爲國器學成試于邑令雷公方之洛陽賈生巳爲諸生講

業蘭若攻苦食淡老衲不如閱歷寒暑未嘗窺外戶宗人及里中子弟負笈受經者衆所得月奉悉供親養父卒以未得沾一命哀不欲生母命之曰若忘若父訣時語耶兩弟幼須若爲父老婦待若瞑公乃起食飦粥課督兩弟稍倦輒述父命繼之以涕兩弟皆有樹矣手兩程夫子遺編服膺勿失嘗言兩夫子產黄陂前川有望魯臺邑東南有讀書臺百世之下聞風興起而後裔顧屑越之乎一日坐磯石咏陽明白沙詩數章豁然開悟題其壁間有消消銀海淘塵慮皎皎明月照匠心之句豫章梁生與兄司丞太僕兩公友公見語合有所質難

無不厭心宗人坐事走白監司約公往公曰吾不欲屈膝貴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前知云與江陵弟子同籍偕計入都衆皆修謁公獨否或言相國雅相慕也公以正對揖丞相府門者何人而子爲我願之耶歸有母喪哀如喪父既數詘春官乃請爲博士書所謂數學半也得山東青城而喜非兩夫子望魯之隣國耶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其忍負之與諸生發明聖學具所爲語錄中取干文成與試山東錄文以誨諸生曰文章理學無二事其則不遠士幾于一變至道矣諸臺褒公鄒魯羽翼伊洛鼓吹以此應聘校士江西春秋故專門

名家得少宰劉公卒爲名臣他皆一時選主司復令較詩于凌公所得給諫公與凌同薦上第凌公服公知人稍遷滎澤令邑濱河河數潰決民產日削又當孔道疲于奔命人諷公可別圖公曰君命猶天命也惡此而逃之其可乎哉至則歲凶死亡過半與家人飯藜藿不厭而巡行四境閭疾苦拯貧餒民乃還歸教以
聖諭六事修學官祀鄉賢名宦衣食諸生窶者考德問業如青城時邑多逋稅寬其稞貸其牛耕闢汙萊三萬畝舟人扼渡河者于險行旅滯淫爲符驗嚴無所稽故家岳周趙宗孝富而與王室聯姻漁奪編民得其狀寘

之法移文罷婚一方安堵兩臺三薦公于朝而有貴人寄徵責驛使共張公裁之其人坐白簡彈治郵費因以大省而冠蓋客私所不便鄉人爲直指按兩河望公意氣不得所治豪桀間發公公歎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不堪復爲五斗折腰矣歸築環堵之室周遭種竹藏書其中誦依仁堂記不輟口顏其齋曰自得後生請益疊發談說忘倦怡悅以解求居間者好語謝之曰理直自當勝不直而我爲汝直之是所謂愈於不仁者也邑令將公有濟臺之目焉撰家譜建宗祠置祭田周九族四鄰緩急雖橐垂不靳豫章彭公禮公爲都講祭酒肝胎

馮公因以經正名其精廬所爲同志會規傳布四方彭公語人滎澤太僕兄弟出處二疏道學二程文章二宋也無何喪李孺人邑邑無歡因以被疾而彭公中考功令罷太僕卒憤悼益深後二十有五日亦卒卒之日櫛沐衣冠而坐詔其子親正人明正學兩言而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非公之謂與公名學庸字近道別號荊庭生嘉靖壬寅九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丑正月五日李孺人生于珂邑諸生娶邠州守楊慶鎡女女三一爲邑三老李天秩子太學生自善婦一爲黃陂雲南守信孫大學生鄭明子廩生嗣契婦一爲邑諸生胡珍子諸生賛

婦丁未二月四日葬邑東北百二十里四方之陽以李孺人祔銘曰學不在言惟躬行仕不在膴惟令名道有餘緒本有精兼修用之兩相成繩其祖武宜弟兄猗與程公爲士程

光祿程次公墓志銘

遂安吳明府彦章吳中名士也余得其燕臺竹枝詞才情妍藻而事皆鑿鑿有據真似其家道子傳神筆日置座右擊節賞嘆有程生性初者介其叔父昆季輩以明府所爲光祿次公狀屬余志墓明府鮮所服下于次公何厚見周稱也次公名經德字彛仲先世家黃墩宋餘

于令彦高徙草市明均瑞國英父子徙田溪閔九世松墩公娶於汪生公爲仲子在襁褓中神明煥發啼聲覃訏宗老號爲英物六歲失母哀孺子而禮成人弱冠遊太學風儀美部吐屬極有思理六館士望風投分門多長者車家故雄於貲迨父益振舳艫車輦蔽江塞路父老而傳公爲政出入經費酌豐約之宜諸受什一方者以爲規矩隼繩焉與人直而不倨和而不流然諾不侵久要不忘或遇之非禮輒引咎自謝恒訓諸子妻公垂面自乾至德可師而鏗鏗者以爲善柔是不聞孟之自反顏之不校耶事後母黃如因母即黃亦愛之若離裏屬毛然與兄皆嫡子而有庶母弟俗貴適賤庶不以爲子數其友庶弟無異於兄兄家督而弟攝不以爲嫌事必咨决受命如響化及娣姒和樂且孺父歿久矣時夢見之爲高閣引眺松楸涕下沾裳常祭致愛致慤存著不忘乎心內燕侍兄鞠躬隅坐諸子姪以兩而降脩無算爵必舉古今人倫善否事以相摩切花時月夕偕羣從遊佳山水嘯咏爲樂同姓同里親疎遠邇有緩急相告必委曲應之初以鄉舉子納皖城姬既而聞其名門女也爲裝遣歸姬家搏顙呼天願畀公佳兒已遂得丈夫子四人晚授光祿署正法可貤封父母且委蛇振鷺

之班延攬四方賢豪長者將北首燕路而病不果行既革諸孤請所欲言正色詔之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空自苦耳汝曹繼志述事猶吾身爲之何憾孝弟恭儉程氏家法吾所恒言孺子識之言訖而瞑其年萬曆甲寅七夕距生嘉靖丁巳六月二十日年五十有八配處士朱公女子伯性初太學生娶孫某女仲性之太學生娶吳翼明女叔性天聘洪某女皆朱出季性存庶江出女朱出者適吳思仁子中偉江出者未字孫男三獻明佐明性初出相明性之出孫女三俱未聘字以丙辰十月二十有五日厝黃墩之原盍吳仲章授經公家子

原缺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兵馬副指揮楊公墓志銘

楊公名守恒字道貞其先周伯僑苗裔姬姓而後爲楊居陝西安定世以文學起家王父賈淮海遂家江都以籍自占父裕州公某母党孺人裕州公先娶於某生兩子而後党以嘉靖壬子某月二十有一日生公髫齔勵精於學博涉多該覽弱冠屬文以昌黎眉山爲宗父好客客至命酒及優侏儒猥雜子女並作獨閉戶如不聞雞鳴客散誦聲猶琅琅也尋入太學太學師閱其文奇

之游揚諸縉紳學士間名震白下會父痺扶持不離左右不間晨夕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求醫占卜禱於神以身代卒不起擗踊哀號食大攝血泣而骨立兩兄析箸室內資財田宅事業奴僮受其下者所入不足支費既倦游而學亦不竟矣惟一意養母昧爽起納屨行屏氣語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問所欲而敬進之帥諸子女效弄雛舞綵之歡而時以歌舞間之母爲甘食寢也母病數日不知人飲泣以侍延醫禱神如父時醫善針者幸有之已而能言已而能行已而盡痊蓋身與母俱病者再閱月人以爲孝感云先是銓部以兵馬指揮在輦轂下與古司隸等輕授嘗試於聽望不足公以太學生久資高第除念其母不忍行而伯子法言長復入太學母曰是可代兒膝下兒其往謁選人公敬諾忽得末疾恐貽母憂强起示無恙而召法言歸則疾惟幾矣啜泣而告母兒不得終子職含恨九泉母無以不肖子爲念艮食自愛又執伯子手詔之曰楊之先世如爾祖爾伯考皆以經術起家自我始替孺子所習鬪也數數日視母而後瞑是爲萬曆丁酉四月二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六生平理尚栖約衣食等於寒士其振人之難

傾筐倒篋不靳好岐黃家言每夏秋爲藥施病者所活無算路逢鬭鬩乞貸無論識不識必劑媾而周給之雖騶賤無傲容客常滿坐命酒談謔達旦不寐即洪醉不失儀風度凝遠無機心機事族衆有違言公居間輒解無賴子或挑釁致遭家難地忍之交歡如故三世同居有鬻其室者并鬻公室不愠也與元配曹孺人有冀缺之敬曹卒女奴數十人姿首非常公一無所幸遣嫁如女督諸子嚴往往繩以夏楚曹生子一即法言娶光祿署丞史秉彝女有女爲鎮遠侯勳衛顧大猷婦繼室盛孺人生子二一至言娶大學生蕭九齡女聖言諸生娶與

化大學士李文定公子茂某女女三適中書舍人喬士
濬子諸生可垣適兵馬指揮高鳴湃子世封一尚幼孫
男八人孫女八人三子𡸣立大猷玉潤與水鏡齋名矣
萬曆戊戌某月某日啟嘗孺人城北鳳皇橋之窆葬公
而三子介紹顧君乞余志銘銘曰將父不究經生業將
母不領司城牒培爾本根及枝葉五服千指情好協施
於國人蘇萎荼德無有心心無嚏其實儒行其名俠我
側誰為食井渫曰駒過隙抑何驪三珠樹芬三秀僻小
俟快婿是贊攡徵史銘之封馬鬣令聞長世垂簡策

鴻臚署丞韓公墓志銘

余官河西仲弟方謫晉臬幕其年晉士大比學使屬仲
甲乙之而最愛絳人韓生雲緘其文視余已余移晉雲
上謁與之坐而問焉喜過所聞已奉檄修晉志郡大夫
以雲應聘而遽遭其父喪則手狀父行事以志墓請余
方討論晉人物而傳之如雲父者墓何可無志也公名
傑字漢卿葢晉大夫厥裔占籍絳自延齡始後有為泗
州守英大司空重而韓始貴惟公父以上三世家貧落
魄生數歲母挫鍼治𦈏夜闌刺繡以易粟為淖糜食之
髫髻受書塾師迂久廢而嘆曰結童入學白首空歸者
何限大丈夫誠知略絶人患無身耳假貸三鋝行賈輒
心開有意知達變復當先吐決舉無過事梁長公范者
奇之令之計研也若翁方賈維揚盍速往長公於其父
數本業之恐冗豫奪常故以委公居頃之走雲間所市
比筒黃潤會有天幸踊騰貴嬴得過當而有誣同火高
實殺人獄吏責如章強榜服之公與長公行錢為解對
乃置長公久著好義名公載其半矣以故里中賢豪稍
稍近就之中家子弟趨為保役其下輩以情相歸願克
哀憐之交門常致千里客而長公弟次公菑感於心合
於行相然信以死以數千金聽公候時轉物不復問迺
大治舍召染人設色必以法故莫不質良而又與諸賈

人昭大神要言焉精麤中數淳制中量其或飾行償愿
齎邪豫賈干市禁違質剃衣服視瞻不物者有如此盟
衆守而勿失行之朞年齊魯趙魏間習其故舟車負販
所至交口稱韓公信義人公因以信義為號而少年或
竊藉其名以行同人怒請訟之官公笑曰何至是是難
以口舌爭人之好利誰不如我詎以贋名而棄厚實無
庸將自敗也彼竊吾名吾乃益貴又何尤焉吾安吾常
自有能辯之者衆大愧服他賈市氈於吳者百相背也
百相欺也公召與約別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賈物揭而書之為三等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

爾也匹婦豎子莫之或欺金閶雲間歷日懸長顴若畫一焉學士大夫聞而異之夫夫勝其家伯休伯休不二賈知名女子止其身耳使人人為伯休不亦難乎公事父母色養無違體小不康禱神自代求醫翼全憔悴消形在吳承父計疾奔累繭連胝未嘗一日寐寢擗號不絕聲逆旅人不堪其悲走而避之櫪馬聞哭為輟芻秣攀柩車而呼攀引輀者為之上也母卒亦如是見遺像遺物增欷歔唈流涕很戾不可止泗州公宅子孫惰於掃除榱棟傾剝厚畀其直以定於一而更新之京兆公祀鄉賢矣建不遷之廟於家而後室祀本支昭穆歲時

率宗人觴亨徹而燕私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坊表營兆繕治斧藻無慮所用千金以往女弟失母為擇對而盛奩具室之從父瞽者貧者從母寡者衣食之病則身隱親經絡療治之沒則棺殮之葬之占護其妻子老而鰥者以其居居之義宅義冢與眾共之為常子弟善賈者畀母錢而令子之儒無以奉都養者以粟賦之親於不善尤無狀者督教而曲貰之毋黨石朝臣寄食門下恥再乞往告邑子不得搏習自分死而黍肉餉者造門矣婦翁產垂罄檢括以貫五年而三倍反之支親外屬百許家迄公之世得溫給焉青浦令卓鈿廉吏也於公無素死不得歸首賻之鄉進士陳紹吉客死公與張郡伯梁長公為義社字其孥嘗攜養施氏子為子而公幼子殤得耗酸楚不成寐忽聞養子彈嚶啼其母公蹙額曰以吾思吾殤子彼父母不思失子乎亟命僕檢其裝俱還之金陵許行鬻子償責公代為償處之廝舍行亾走人笑公愚公語之曰君子之富也假人不德不責謝一廉漁於海賊捕掾坐以私鹽殺官兵持之急徒侶懼染迯竄匿公諜諸趙栢必爾能生一廉趙任俠心傾公為詣監司辯數遂釋上黨人遺金公拾而告行道之人轉相傳語金主來詰其狀合歸之割半以謝揮之九頓

首而去不問姓名吳大疫上赤章請命於帝難祭酒者皆曰韓公無隱情必無愧辭公迎期先到俯伏待事焚香祝曰傑實有罪不惜一死以活萬人眾壯之疫良已青浦大浸稽天以金助令拯溺隣屠牛牛奔公所跽若有愬者遽贖之歲恒以春秋隨鴻雁南北所見困阨疾苦差次受施居停主人或半面識一日雅要遮於路側行敝膝擁篲先驅公屢加恩接不倦絳學之新也捐金者籍記之首公遜不敢居野夫隸名足矣於鄉建蘭若及漢壽亭侯祠於青浦成黃渡輿梁隱其事無知者澤州天井關吏稽故行旅州大夫吳君伯子之孚也公往

來不詣第寄聲誠去關吏匪直一人飽德守從之關人
踴躍相慶修郡乘者伯子與焉黃博士特書公行誼公
謂伯子恐人議以若故曲筆州大夫顏公之門曰高賢
又以詔賜爵一級謝而庋之非羞薄詔除性不耐耳西
吳蔡伯達爲布衣交既登進士以禮部儒士檄下有司
具冠帶禮公終不受生伯子而器之曰吾無分可采南
方之學得其英華兒盍往游攜之雲間師事董玄宰何
宗元諸先生公亦與其名宿相結日聞無不聞每談便
足參微言晚卜居稷山大莊人與人相疇廬落整頓將
佚老焉而仲子霖知嚮學再攜之雲間已伯子至公悅

古人負笈求師不憂道阻所謂筆札良田也皆以金孝
廉元發爲師而友高才生益博貫六執百家兄弟各一
舍若二陸東西頭公時間步來聽書聲擊節快心仍耳
提之吾聞高蔡富殖郡人畏事而夏馥比門不通吾羞
之孺子勗哉所著貨殖管見大較與白圭范蠡相出入
齋用日饒而蔬食菜羹柴車草屏单席緼袍終身無格
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風雨手張蓋不煩蒼頭雖嚴寒
饋以貂鼲冠不御伯子好古購前代遺器法書名畫不
回盼吾令若游三吳豈是之以乎將遣師東林顧先生
而伯子以追試還縡貽書言吳俗放越軌奢敗制物極

不祥水災特甚宜用鏡戒吾徒手賈累富好行其德以
陰隲爾三世編戶聲槩無墠於門閥若繩祖武毋嫗嫗
名勢而弱幽仄毋忸忕小利而忘遠圖身今少惡須霖
學差揞於往歸來耳亡何病眩脊仆地趣駕而行每晨
起不廢櫛沐抵黃石嶺顧左右何物二青衣折簡召我
我其逝矣梁公吾死友欲置酒高會上一巵爲壽汾無
橋病涉欲治橋恨兩事未竟抵陽城劉村置頓飭已正
襟坐而瞑卒之夜子壻夢公隨喜金陵佛剎中梁長公
發其橐塵塵蓋所入什九在外也計至縡人拒不信非
天道樞至無賢愚貴賤長少駭曰韓公定死矣垂涕泣

而道者罷市哭者義服哀臨者相屬伯子之友解學詩
曰人品不宜至盡韓公盡矣安得復老壽信哉公生嘉
靖丁巳九月六日卒萬曆戊申十月六日年五十有一伯子負才名
逢掖貴於二千石而傷其父無半通青綸之命私以既
禀之積輸官爲公授典客未及拜配馮孺人居士朝卿
女公遠游不慮家仰其內助爲多子三伯郎雲諸生娶
王子侯俊磔女仲霖聘陳氏[illegible]孫所具女叔霞聘梁
郎次公子衛幕牽朱女女二[illegible]俊劉九重其婿也孫
二長受民聘諸生馬永泰女[illegible]受知未聘孫女二長字
孫太僕寺丞思承孫從龍一幼以某年月日窆城西之

故阡銘曰郭林宗云段干木者晉國大駔卒爲名賢君式其廬踰垣長往人亦何常有貴於已立德靡爽爲富不仁富仁附焉斯言也罔徇與韓公高貲買人內潤外朗既篤天倫推恩錫類勿幕井養自晉殂吳薦紳學士遞相鑒賞身隱名彰有子顯親青雲直上家邦必聞察彼衆好辭無虛獎言銘其墓閱千百年風流可想

典客楊公墓志銘

舅氏故侍御贈光祿卿王公二女長者稱孺人是爲典客楊公元配少者贈淑人是爲余室王公以忠清著嘉靖間非其人無所昵而公父石渠翁伉爽魁奇不侵然

諾王公善之數過從公每侍側瞻矚不凡嘆曰此藍田玉也遂以孺人字公公九歲而石渠翁没哀毁若成人王公延之家塾與介弟儀部公家子塾江公及諸子姓十許人同學皆才儁士邑人目爲烏衣之遊公雅不好弄正襟匡坐申具佔畢雖三號小假寐即興矣等爲邑諸生十有八歲孺人來歸而毋胡孺人病胡孺人者家累世名貴人舉二女適茂才陳公棉侍御孫公鳴治晚甫舉公公終鮮兄弟甫婚而毋没既不勝哀又拮据家政時有外侮以故不遑竟博士之業而游太學太學諸生重其方格推事之即薦紳先生折行輩內交久之爲典

客時余方謁選人公在太學資深可即拜會念其庶毋李老請急歸余以叅知河南相從行當六月日行三百里至襄城置酒首山爲別公泫然泣下沾襟吾長君財五歲所須者觸熱併道體用怯劣即他日奔走鞅掌安能勝乎吾誠敝躧一官如身後何余亦爲之泣蓋公數舉子不育故云孺人數爲公置側室有子矣數月而生子者死不一歲而子復夭公不任憂邑孺人朝莫諷公益遠游以自廣於是辦裝如京師就除曹掾以後期難之吏垂賄語侵公公艴然是豈奇貨我耶安能爲五斗折腰事小人棄而歸至大梁境疾作遂卒家人不忍斂

輿以還殆二旬矣面如生沐浴更衣四肢若挽羅綿觀者大異之歲甲午三月余舉兒名之甲午五月君舉女因塾江公請婚公遽許之其卒也遺命以兒季子日泰爲後而眷眷余兒特甚孺人深悲公客死慟不欲生綏公葬以待余兒將猶及酹酒繐帷前也不幸余兒復夭孺人益大慟病亟而趣葬公以萬曆三十年十月十有九日窆石符牛臥山之陽先世丘墓咸在焉從公所自卜也公少孤特立獨行義不苟容里黨無惡聲相加省中之樹秘而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可謂慎矣同輩若後進皆嚴重公公察余不欺事毎咨決有生死之託

愧余無能副也其事庶母李與因母等而孺人母亦李姓無子旦莫上食如家人禮二十年無間孺人母卒公執喪若母而李媪亦哭公哀繼公卒公名烈字希承以石渠翁之蚤世也號慕渠以志思三女伯適郡丞董公良卿子儒士玫仲適指揮僉事鄧崇善季卽字余兒者日泰邑諸生娶田茂才爕女有子二人于王聘劉茂才栻女于世未聘石渠翁故嘗以日泰父爲子晚得公而寝公嘗以日泰爲子而謂公春秋未艾稍須之乃今日泰祖石渠翁禰公矣天非人不因信然哉公生嘉靖癸卯其月其日卒萬曆戊戌正月十有五日年五十有六

何遠有云卿得我一妾語謝卿一缣余齔髫與公游垂五十年覔公過了不可得卽邑婦孺語及公無不曰君子而年位不逮中人彼蒼者天不可問矣日泰屬余志公余悲不知所置詞麤具大致而已銘曰貴非在爵無辱卽榮壽非在年不朽則生楊公令德杓我一鄉况也踰艾爲京朝郎梁邸屬纊而正丘首族葬匪他有親可久式穀似之何必離裏蒸嘗靡忒從以孫子

同知安吉州事蕭公墓志銘

余陳臬武林繼同安洪懋純左丞之後而循子今左丞爾介方爲督學使僚義倍敦數言其從父水部懋文與江都蕭公布衣素交閩楚相距三千里而近申之以婚姻其高誼如此越十餘年余客維揚蕭公甫捐館舍二子伯良宜生負儁聲與余締忘年之契水部將其子親迎而伯良兄弟狀公行實請志墓余疇昔所服慕者焉得辭公名成芝字紫芝別號起元上世浙常山人祖乙徙江都瓜州鎮占數處焉四世居積温厚至桐岡公鸞倆高貲富人生養貞公周縱使游學通覽記書自郡諸生升太學雅遊多爲人所稱則公父也公敏悟兼人詞辯注射四坐爲屈好倜儻大節不屑細務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養貞公愛其似已弱冠爲諸生時執政功令嚴

江都文獻名邑錄諸生才六人而公以令所拔第一人見收才可知已博士索贄奢不饜其欲公奮曰此賄也非禮也賄私門孰與輸公家因以例入南太學而晚顔質卿以理學名臨川湯義仍以文章名折節交公公居師友間頓數不得志於京兆試養貞公慰藉之吾始者妄意一第力不與命衡偃蹇迄今曾不得爲縣官建尺寸功若無更似我於是公謁選人當拜藩司從事銓曹以力任劇改授宛平丞待除公美鬚髯玉色揚休而厚性寛中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愛士好賓客燕會問遺無虛日四方至者如歸其家所施舍存濟三黨之外百里之

內不可勝數又博覽多聞喜右軍大令書臨模不替寒暑旁及繪事祟蘭修竹宛然天趣以是薦紳先生通人韻士爭求識公面而太史李長卿比部謝曰可鍾中散輩文酒訓往較稠人最深居頃之父卒扶服奔還幾不勝喪毋趙孺人飲泣而語之若獨子罝末亾人何地乃始日啜粥杖而後起必誠必信以襄大事比如京師溫陵相故與公善公初至一見不復綢繆人謂溫陵食一肉脫粟如平津而公賢於平津故人仰衣食者遠矣宛平課石炭其穴善崩以虛名收責孱民恐悃匿流散四方不則坐待斃耳公以裴齋千金代償都人誦義惠焉

故事國有大工作司空下縣募人出財用率優饒豪右侵克羸弱强折賤價十分雇一又苦巾涓侵牟過半而三殿兩宮薦災司空徵發如雨公攝尹案比戶口不得影賴痛懲諸摧直者厚與錢傭單赤安堵相慶民有與鄰積不相能而故殺醉人過其門者當以大辟公廉問理出號稱神明平亭他疑獄引正定議展意無所依違而徵露風迹上官亾目擢同知安吉州始至歲饑調家穀麇之國無捐瘠無何奉使上都而公嗜茗飲舟載惠山泉以從州人語曰古廉吏有飲一杯水者或以一杯水餞蕭公飲其家水將安所克賂乎抵武林忽病上書乞罷請臺丞留之不得太史李長卿問疾視含殮長卿公所善久要不忘人兩賢之而有市兒窘欲雉經賴公卵翼成項領矣公死而不哀乃藉其子此何難焉夫物不謝生於天地容有憾而彌見其大也公生嘉靖丁巳五月二十有八日卒萬曆己酉六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三配殷孺人生丈夫子二人長孔譽郎伯良郡諸生娶錢某女次孔宜郎宜生娶從事李某女文定公從孫也女三人一歸下元本州倅某子一歸王廷英光祿丞某子一歸洪起揚郎水部子孔譽子曰震女曰蛩葬公某所瓜洲當萬家邑大宅彌望揚子雲所云圈鹿欄羊

書安得妄載比比然也儒雅風流惟公父子方十年而胥失之入其疆式其閭衣冠顆然無色伯良兄弟不墮門風而產則減矣余于公有趙文子九京之思焉志而系之銘曰為義士為秀士為通方士士如是足矣為廉吏為健吏為無害吏吏何必高位三有一焉聲施無窮兼而兩之猗與蕭公

江山丞徐公墓志銘

竟陵徐茂才厚積徒跣而過不佞持其父江山公狀泣而言曰天祝不穀奪家大人之速也大人行不標跡言不華聲進不畢小退不詭俗而無能忘身後名是在吾

子不佞從先方伯公雅遊茂才父子問垂四十年矣且
仲弟某受室焉寧渠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唐字叔虞先
世鳳陽徙竟陵竟陵永四週而夢野臺歸然其中勝國
時有道珦者卜居焉人稱夢野臺徐氏道珦子信夫信
夫子道知道知子爵號宜庵公爵子行號東川公東川
公三子公其季也道珦世受呥而宜庵公始所儒顯爲
易甚精受徒著錄至數十百人久之以貢授宜興丞卒
官既得子晚不欲以誦讀苦之而東川公蚤孤學竟廢
然特有心計治產居積與時逐贏得過當有第三區腴
田萬畝以貽其子僮手指千木器髹者千枚豪里中矣

公少閑率辯悟不爲流俗之事父恒撫其頂曰夫哉弁
而拜我堂下者必此子也遺就外傅所受書涉獵大較
卬之毋能難者十四遭母喪晝夜嗷然哭不絕聲目爲
眊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員雅善屬文而眊彌滋甚父尉
令罷業公亦自憤丈夫泥蟠天飛耳奈何濡首古人糟
粕以取功名謝之入粟爲太學生無何父卒歸公家故
饒而其入太學也當陪京陪京習江左佳麗四方游閒
公子爲富貴客公見而好之而是時目復亾恙則愈自
喜天假予既旨之覛不樂何爲日結少年狎遊損橐中
裝殆盡歸益治齋室亭榭文榱華梁綉楣鏤檻著古今

石刻彝鼎罍洗書畫諸翫具甚夥圃中購太湖錦川之
石奇花異卉日南蒼梧萬里之種手封溉擭剔抄得其
候客至毋問風雨蚤莫亨肥擊鮮觥籌交錯商移徵易
絲倦肉奏通日夕無間也所御冠幘衫屐杯案屏几酒
醑胃脯之屬大都作吳會人狀邑後進爭趨之性任俠
感槩客有緩急謁公或力所不辦者必旁宛爲濟之客
以進背不足爲斥督亢田給之而產漸落顧其爲德不
已折券棄責衡施舍遂爲無訾省客謂公曷小減公笑
曰太史公傳游俠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廉潔
退讓有足稱者豈必財富哉卒如初里居終二星而後

有江山除服食器用悉載舟以從纖毫亡取於官江山
衢屬邑衢守零陵陳公潤邑令宜賓陳公良棟黃岡易
公做之俱負知人鑑一見公異之嘗試公繁事事輒辦
兩造勞而前呶公把一二宿猾摘其窾詰問立服四封
競質成焉所上爰書獄吏覛驚曰廷尉牘弗如也三公
大喜更相推轂而使督五邑漕江淮長賦者奉千金私
面公公叱之若皮相乃公貲郎耶乃公七尺軀不貲亟
去毋汙我旁郡倅某子甲司總部多受賕賂公饋不過
算器食倅大失望搆飛語中公而司徒王公好問程公
嗣功部使者林公應訓察廉下檄旌勞抵倅法公政聲

大起秩滿課最薦剡行及之矣會元夕讌易公署中被
酒忽顛踣八月寖劇乞長休告監司郡國守相割俸稍
資其行江山人聞公病家爲禳祓比行遮道留眖公囊
無長物無不咨嗟賁涕也公寬平多通所推避毋論豪
長牛童馬走忻忻如也唯恐失之酒間搔頭弄姿爲曼
聲長歌座無公不歡過不可必達其志抵掌談說古今
雜以謔浪機鋒四出素稱給者莫得支吾焉以意爲師
厭一切拘撿而內行淳至不踰閑東川公埸思無已時
因以對川自號每哀端觸爲嗚咽廢箸也事兩兄白首
耦俱無猜一味之甘剖而共之邑宰滇周公署其楣曰

友愛公生以辛卯五月十有五日卒以壬午八月四日
春秋五十有二葬以卒之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墓在吳
家嶺疾革而後事缺不具茂才不勝憂公召語之曰豎
子不聞禮耶喪不如速貧死不如速朽而翁是矣弟極
爲請木收之東川公初娶於張繼娶於蕭張生伯兄介
泉公廉仲兄少南公方皆太學生蕭寔生公伯極所受
室者也公元配程通州知州東盤公女有婦德滕周處
士錦女先公卒程有子曰求善即茂才厚積其宇婦魏
邑庠生宗女生女一聘邑庠生熊一柱子共公故爲茂才
置助遣者游頊甫舉子茂才慟公不及見也周有子曰

求肯婦程知州公仲子庠生宗朴女三家與公世婚姻
葢竟陵多素封云生不辨方數漿酒霍肉窮極倦欲以
死葬盛偶車馬大召緇黃食之止矣甚者家毀於奢詳
爲富厚招搖市過之責進者以目攝也茂才父子胡不
其然初茂才得父耗裹糧十日而三千里扶侍以還奔
走醫藥如狂上書學使者自免得一意將父死無所恨
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善哉丞之子似穀也丞
可銘矣銘曰哦之蚩蚩大冠若箕以馳其里兒官無不
鷸斯如賈三倍曰廉將焉待有美皙而揚且雅雅魚魚
君子者與富而好施施乃損其貲其甘如飴誰謂仕爲

貧貧有益無因君不聞廉吏之子披褐而負薪學糜於
目仕廳於足哀人之無祿君不見故義與終爲丞子孫
奕奕繩繩狀有子銘有史於戲江山公沒可矣

藤縣丞王公墓志銘

方今宿儒大老無若邑太僕王先生先生才什伯人未
强仕免官爲東山臥者五十年天下高其致而膾炙其
文而不知伯子藤縣公寔能成之也公名宗予字時行
別號對泉以先生號少泉云母曰潘宜人始生瞶視不
凡識者奇之先生舉進士讀中秘書置公膝上口授輒
成誦先生忤時宰出令永新公從鄉學日勤年十五爲

邑諸生以善屬文稱十七從先生觀察河南會
世廟南狩所司供億一切用軍興法先生應之如流公
時旁出片語佐蔟皆中窾而
上次衛輝宫人置燭葬柱而寢火作有司蒙輯無所施
先生與諸在事者俱逮繫金吾獄公聞亟往赴難於時
中貴人交錯於道遇騎者榜掠奪之公屛騎匍匐滹淖
中足爲重繭如此者累十日夜抵承天見先生而哀可
知也公虞禍不測密草疏請代而有詔杖先生行在所
罷歸先生創甚公撫摩申旦不寐父子涕洟呻吟如相
和然中貴人來觀者嘖嘖孺子而能若是小間復蹴蹸

走懷慶迎潘宜人先生謂公吾以舉子業博一官幾爲
道傍烏鳶肉兒今業已柴毁即治舉子業何爲公乃以
例入太學而先生家徒四壁立讀書談道不輟四方贄
羔雁而丐詩若文者屨滿戶外公稍斥其餘治園亭別
墅善取態攬勝以奉先生遊先生遊無不與客俱客或
數十人駒維縶而秣芻者或連數十朝夕公共張一無
殺而先生每文成必公脫草公雅善臨池以此並重不
啻貴洛陽紙公又甚有口談諧傾其座人更工絲竹圍
棊及橐駞種樹計倪養魚術客無久近遠邇遊公父子
間如沒也既二十餘年而諸弟繼踵代居子舍公甫就

藤縣除自藤縣歸而先生已老謝病杜門公旦莫侍不
離跬步所以順志承顏不遺餘力幾三十年如一日易
簀時以父在視而不含公母弟宗彥宗楚後先偕計吏
試春官女弟一歸於敘州知事楊廷策而副潘宜人者
有陳張兩孺人陳舉女弟一歸於同知鄧州事唐應遵
張舉兩弟宗休宗寧皆諸生繼潘宜人者謝宜人舉弟
禮官宗充潘宜人故無恙忽以兒乳暴卒公哭垂絕者
數四而重傷先生歡避而中夜泣淋漓苦蘗閒閔楚之
未脫襁褓也請於先生屬陳孺人字之慮家秉之無適
主也請於先生以謝宜人繼之諸弟受室諸女弟于歸

公爲綜理九十其儀甚都諸弟即最少者引與共飲食
衣服長而耳提面命之負城築屋數椽禮明經師教授
其中公與塾師互爲政連床共寢起吾伊聲徹里巷先
生聽之喜曰此所謂俗耳箴砭詩腸鼓吹哉吾乃無憂
爲人父矣而謝宜人以公家督事必咨決公遜不敢當
即先生不問家人產公徐徐伺間取進止無遂事莫年
子孫繁衍家衆數千指不嗃嗃立威不嘻嘻招咎平章
協和閭閻如也久之彥楚相繼卒謝宜人與兩孺人復
卒彥有令子亦卒公雖白首病困持服號踊一如禮而
佯爲好容事先生先生大耋數遭骨肉大難人不堪其

亟然不至爲西河牧憒視聽健啖不衰則公所調劑攤
衞良苦矣當是時公已病而復爲先生治病病轉侵先
生更憂公兒佹以捐生生我我安得以餘生生兒已而
信然先生生平所嚴事者伯兄方伯先生伯兄之伯子
侍御公彈故分宜相直聲動天下公事方伯如父事侍
御如師謁選人主者貌公美鬚髯偉丈夫聲如洪鍾書
判更自斐然且授半刺爲分宜所扼僅予丞又得藤縣
若投荒然者公無慍色第難去先生先生曰死生固有
命不記衞輝事耶父子危若朝露何知有今日兒第往
公遂單車之藤藤民猺獞參半鈔略無已時公至汰守

衞兵老稚者而日訓討之賜夷甲士咸有鬬包所封培
堡七十區明斥堠譏出入猺恐終公之任無舉左足窺
我者當道舉能屬視博白篆歲當賓興簡公受事事咄
嗟辦有士人薄暮亟呼舉燭公讀其卷是宜在高第亟
與之榜放其人名第五諸僚寀訝公知人已知爲先生
子曰是固宜然部使者高公謀薦公於朝不果特下檄
褒之尋以藤令入覲行屬公卽視其篆公愈益自奮訟
者交讙於庭徐折以片言各厭其意頓首去屬先是盜
盜藤帑中金令坐禍公爲築窗室罯布僞盡輸攻墨守
之巧吏民蒙成夜高枕無虞相與刻石頌功德藩臬大

夫亦以筐篚禮公復屬公視興業篆妖民和義四郎者
寄遁大藤峽聲勢相倚公授計寄擒之餘黨鳥獸散督
府復下檄勞公是役也謂公三尺琅璫勝十道征藤之
師而曲突徙薪卒無恩澤程功之謂何已屬公視北流
篆數月博白父老詣臺使願再借公公於是復視博白
篆博白學宮距城二十里傾倚枝柱而已公遷之城中工
取諸農隙費取諸餘羨而廟貌爲蒼梧諸縣道甲觀矣
既還藤公復視其篆當入覲公泣別諸吏民吾此行且
操耒耜從家大人力耕耳能復爲五斗米折腰乎而坐
事齟齬他上官中以蜚語遂落職公笑曰是知吾歸志

者益公之篤於親不以富貴利達移易也不佞時偕計
所睹矣公元配爲袁孺人名家女袁爲公置佴曰黃公
未爲藤縣時孺人有伯女歸魏奉祀良度仲女字董茂
才數黃有伯子超仲子準已之藤而孺人生叔子垣又
置倅曰宗生季子造孺人御諸子與其母有盩斯鳲鳩
之風超準垣皆太學生造邑諸生銳敏競爽不滅烏衣
羣從超娶於廖平湖丞亨女有子一應朝聘於魏卽良
度女女三長字董三策卽敎子次字庠生羅維敬子奎
次字庠生魏準子胤賢準娶於楊卽叙州女有子一應
粉聘於魏庠生試女垣娶於朱知縣朝相女有子四應

廷聘於廖庠生潤瑞女平湖女孫應邦聘於曾原生守
道女應賞聘於高庠生思讓女應周未聘女一字庠生
馬呈極子俊麟遊尹政孫造娶於馬卽麟遊女有子一
聘於潘庠生達女一字康生李鍾陽子滋至公之以造
後其弟楚也楚先生愛子而生常愛造死屬曰必以造
爲後也以準婿楊也楊氏妹先生愛女而早卒也以女
孫字馬若潘也馬先生從兄西畬公外孫之子又門人
西安魏尹女出也潘先生叔子婿又潘宜人黨也其與
董若廖重親也則本先生之意而錫類者也公生嘉靖
癸未六月二十一日卒萬曆壬午三月十有一日得年

甫六十葬以丁亥冬十有一月十七日祔潘宜人左前
朞夢與先生造題者所主藏吏出錢恣所取先生得二
十公半之覺而異曰此周齡漢策吾命盡之符耶召諸
子治後事善事吾父其於孝也死而後已三黨之戚通
國士大夫以公年位不配德又東於例不得請贈卹宗
伯氏按謚法繼志成事曰孝施勤無私曰惠謚公爲惠
孝云不佞竊謂孝道至大萬善所出公居官發攻施仁
義不苟取居室讓而處瘠居太學捐槖而濟亾金生居
鄉贍貧賑急沒而聚哭者盈中外惠豈不渥然何以加
於孝哉故道公孝獨詳而公病以治藤奔走菌露堁風
中起因稍具藤中狀如右而爲之銘銘曰姬公謚法惟
卿大夫易名壹惠士也則無私謚之興益昉黔婁豈必
一命而耀千秋明興令甲王謚用一臣謚二之限三品
秩自非大賢畢弗得子胄者雖懲鬱者未吐我聞孝道
烝民彛行謚不及臣於何其訓禮所未備緣義可起如
公事親允言孝矣孝施後世靡有朝夕舉惠並稱制不
可革禮失求野先民所警矣無近諂下寧爲僭粤舊史
氏作此銘詞以銘徵謚疇謂謚私

峽江丞李公墓志銘

故峽江丞李公名𦲷貴池源頭人也父敬永昌郡丞母

胡宜人二子伯爲公仲爲孝廉某公生而靜默人故[illegible]
之不動疑其白癡王父古源公曰昔先元公如是諸昆
弟陵踐百方盡奪其產不較子孫蕃殖是兒若不佳吾
不復相天下士長勤學善綴文年十七入郡學婦翁施
京兆爲吏部郎迎如京師旣婚施孺人事公不敢有驕
稚色公攜歸京兆留之婿父母盛年家饒無待子養小
須吾力能致一清秩公謝曰士立身自有本末時至則
卿相分內事不卽以逢掖老何恨而效果贏之賈依宇
下耶去不顧郡邑遇公有加禮公哂之此所謂敬吏部
郎耳非關何彥德也彌自遠試數詘則入太學大司成

有國士知而林司寇尤异許之巳卯國學中式三十一
人主司言溢額汰其一卽公也自是薄舉子業矣古源
公倡道東南不問生産至父息之既嬴而公復有心計
息倍舊時然不私名一錢父有所幸婢舉子嫡恚甚屬
除之公獨全其母子而子適倪好游冶忌者以爲口實
屏之外舍父邑邑不樂公跡得以歸父喜若有大度有
陰德天必胙若侍父疾經月廢寢食父曰吾死無憾惟
若弟未有子若不忍於婢子寧忍於母弟乎公泣受命
父卒不欲析箸而弟惑讒口不析不巳公勉從之受田
宅敝瘠奴婢老羸者而涕泣自傷有弟不能和協也搆

別業西郭卽林成援因巖爲堵羅圖史其中與同志淸
言賦詠時迎母與弟爲歡而已少遇道人授吐納導引
之方至是益精進不怠榮利澹如也而母數趣之北上
仲子借計仕有日兒獨不博一官令我愉快乎謁選人
有諷借脊權貴者却之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吾素門
平進聽自至耳除峽江丞歸見母不自得殊無行意母
不可是蔑君命而負親望也乃之官以廉吏自矢日用
悉取家槖直指語諸官屬此黃綬中所絕無會邑城城
屬公爲植綜理詳覈城成而費有羨以浚隍直指臨視
嘆曰金城湯池非丞此物此志之力乎學舍圮請繕治

捐其奉從事廣兩廡居諸生貧者時與談經校藝或干
以私正色拒不內士嚴憚過于其師巳受檄督餉却私
餽治里猾侵牟原諸逋負解遣雜役民樂輸課最諸邑
會令遷當代入覲令白臺使使公署邑以他簿尉行公
固辭是欺也有母在耤是省母幸甚令以罰鍰之餘畀
治裝復固辭忝像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至指天爲誓
所資常用器物及褻衣無他貨諸臺嘖嘖吏皆如李丞
何憂天下不治哉公以風素見重令蜀黃公粵黎公皆
名進士呼爲先生古水母家字每告人曰李丞不可有
二覲畢上書乞解官養母諸臺留之遂焚檄而歸益治

別業結物外之交爲逍遙遊郡邑大夫過訪謝不見母
卒而弟上春官治喪哀毀家衆竊母所藏爲扃戶封識
需弟歸授之一無所取或嘲公假義公陽應曰我嘗食
祿弟猶未也居恒詔子孫孝弟敦行勤儉克家通令博
古親師取友有孫三人日討而訓之猶及見季孫爲諸
生也好書迨老不衰稗官野史醫卜諸家無不涉獵尤
深於易貌癯而神王若於養生言有得者久之以疾卒
生嘉靖戊戌九月五日卒萬曆壬子六月七日年七十
有五配施卽京兆公女先公二十四年卒子二人長吾
鳳太學生娶汪次本立娶蘇令爲孝廉弟後女六施工

部近臣子天杰太學生施鳴廷郡諸生姜維乾邑諸生章斐然余觀察敬中孫繼武羅尚敬其婿也孫四人遜娶金相娶吳達邑諸生娶汪俱吾鳳出選本立出曾孫一紹竑相出曾孫女二一爲遜出一爲相出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銘曰爲吾父也子者吾弟之器者可仁也爲吾母也子者吾弟之教者可馴也爲家督不負親也爲贊府不負民也得名得壽子孫振振也官不負丞天不負人也銘而內之坎有盡者身也不亡者神也

同安簿謝公墓志銘

故同安簿謝淦川公余同榜榮野先生子也先生名良

弼初仕平湖令三年入覲諸入覲者無不厚賂朝貴獨先生絕無問遺坐是不得爲臺省擢比部郎稍遷僉楚憲事越三紀余領潁州節入泗先生已久沒而公亦自同安罷歸所居沮洳殊不類世宦家公年長余十二歲以父執禮事余甚恭兩子諸生芝秀蘭馨謝氏之寶也又十年以事再入泗則公亦沒兩子將厝公小兒城先墓之側以志銘請余遊公家[illegible]世悉其賢志曰公名與源字子澄別號淦川始祖萬鎰廣平永年人仕元爲知院以從明徐中山王征滇夷功調泗州衛總旗子冠帶世世勿絕太父半開公以子榮野先生封比部郎先生初娶於張生公繼以李年十三爲邑諸生十七以高等受廩食爲文不具草須臾可千言而力學甚苦司馬紫陽通鑑綱目及學官所頒性理大全皆成誦每入試士人爭就公叩策論目所從出應之如流然竟厄有司以次貢太學除領邑簿職在督賦謝一切私覘輸者爭門而入課最諸邑嘗攝賊捕掾鄉大夫欲以中夜舉葬公言古者奔父母喪見星而舍雨不克葬則改期陰陽家使人畏而多忌不足信且四方赴葬若吹簫執紼人以千百數脫有不虞柰何鄉大夫無以難諸生聞公老於文學執經受業著錄甚衆月三肄之而無敢以非義相

干雖要路人所關說卒執不可月奉用不足家人歲時以所入租繼之廉幹流聞遠邇部使者監司予上考會代其令上計冢宰將有殊異之擢而公倦遊矣上書自免冢宰留不得以七品文林郎散官致仕檄所司復其家如令泗無多貴人州大夫雅重公父子不以其故有私謁或懷金乞居間麾之若浼其朝京師蘭馨爲元輔延津爲冢宰皆先生同榜衿契恥懷刺造門以故上第爲有力者所奪兩公聞之嘆曰謝郎不愧其父吾愧謝郎矣生平義不苟取而好行義其尤著者置公田贍族族子謝嘉訓饑歲轉徙迹得以歸爲授室長子孫里人

弘袍仕天台郡幕貸百金歸無以償向公涕泣愧謝立焚其劵石可久死助其棺斂黄博士卒官贈以木不受直直且二百金部使者高其誼下有司褒勞陳良遇不能納婦婦將更嫁爲代行六禮令舉四男子日尸祝公也同學袁生卒妻耿妾徐從一四十年不衰而赤貧博士弟子無爲言者公特請表門衆竊懷怪州人失火延燒千餘家二婦居巋然獨存州衆大驚相率來觀嘖嘖二嫠力能迴天而信公舉不失人也老僕任經先生爲郎時給事門下愿慤而煢獨攜以還年八十御之有恩毋語家人父母所愛亦愛之犬馬盡然而況人乎吾不

欲忘先君子也其訓子嚴非衣冠不見招故人子有志分者與同塾切磋琢磨如魏雲徵李之極趙維城咸著聲譽令矣事繼母李温凊定省無一日間病則禱卜醫藥浹旬未嘗解襟帶比卒慟幾傷生寢苫枕塊夜大雪家人私以襪護足却不受踰年葬雪深四尺被髮跣而行三十里涕結如冰足爲皸裂皺皴遂尰終其身字女弟夫陳守藩終始無違言州大夫蜀曾君以公孝友睦姻任卹備六行禮爲鄉飲酒上賓固辭曾君身勸駕乃往酒罷勑音樂前導送歸第州人以是禮也爲德舉云公生嘉靖丙申六月六日卒萬曆甲辰二月二十有六日年六十有九元配繼室皆陳而生子者爲王與李子長曰嘉霖府諸生次曰嘉霦州諸生有名即余所稱謝家芝蘭也女一爲百戶朱世臣婦嘉霖子五人一爀一烴一熉一燿一爍嘉霦子一人一煥所連婚俱聞家女各二人長爲諸生柳存賦婦餘未字銘曰位不辭卑守不失職祿不辭薄義不素食宰執炎炎不履其閾一辭而退不發其塞廉無廢施施無德色曰孝曰慈爲儀於國爾后寢昌爾魄斯即史言有徵過墓者式

程桐灣先生墓志銘

程桐灣先生者其名文恭其字汝安其別號復齋晚而

復號桐灣則以父母墓在焉志永思也程受姓自周大司馬休父至晉太守元譚公徙新安傳十有三世爲忠壯公傳二十有八世爲百五公傳四世爲保公卜居休寧之五城生子璥以鄉兵從

高帝有功贈承信校尉傳三世生以政以政生伯林伯林二子伯曰文泰仲即先生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從羣兒嬉遊或傷其指輒自訟貽父母憂隱不言母汪孺人攜歸寧諸舅異其容止是能成吾家宅相者既就外傳父苦貧饔飧不具枵腹而讀不輟聲父攜之賈不屑也辭歸出則與師友講問疑難移日

怠寢入則諷誦精研攷居飲食以之殆不知有昏曉遂
以通詩補邑諸生諸生聞其博學通明咸推讓宗服之
先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義形於色凡通國大計議必
先生首署名每信受焉邑令李遴繩郡大夫嫁禍於余
孝廉璉侍御史行縣問諸生諸生首鼠兩端先生前盛
言枉狀辭氣俱奮事遂解侍御史貴倨視學以諸廝役
事使諸生諸生頗欲受事先生屬目諸廝役代之侍御
史怒視噤齘諸生恐先生色愈莊足不失尺寸侍御史
內慚自廢也故事諸生賦廩久次者當貢詔與儕偶有間
督學使猶更張不厭衆心先生具言其不可督學使從

之於是百城諸生誦義無窮矣嘉靖丙午以明經貢禮
闈上時務十二策當道者咨嗟儒生而通達國體如是
乎十五施用已酉授西安訓導以文行帥諸生猶其爲
諸生時也士嚴事之貧者謝其贄甚貧則捐月俸爲助
士親愛之丁巳擢遼東海州衛教授爲贈言爲辦裝爲
祖餞者相隨屬於路遼與虜隣邊地早寒距家踔遠所
親諷之休矣先生笑曰孔子欲居九夷九夷在東方玄
莬皆無間是其地吾何敢以荒遠爲嫌吾少夢渡海作
破海詩曰日月乾坤鏡波濤魚鱉家攬觀窮宇宙指顧
判夷華遼負海此豈其徵也哉今吾矍鑠如少年腹中

數萬甲兵庶幾可自見豈爲祿仕乎遂去至則歲大侵
人相食虜乘間內寇羽書日告急先生時緩頰爲當路
佐筴而諸武夫積不平當路亦銜之先生嘆曰道之不
行也命矣夫致其事歸惟仲子在側賫一樸圖書數卷
而已客京師時夢象類朱紫陽者授一編書惟子可了
此事詰朝人以王文成則言就正先生瞿然曰紫陽命
我矣何敢辭既歸力以崇正學距邪說爲已任文成傳
習錄方盛行刺取其陽儒陰佛崇陸詘朱者作匡正辨
數萬言已見陳清瀾學蔀通辨程練江傳習考閑闢錄
若相發明喜曰聖道如日中天固非浮雲所得蔽也或

時與同志商推抵掌拍案仰視天俛畫地旁若無人伯
子規之時宰以此樹的天下無異議不虞觸諱乎先生
艴然吾早年恥曲學阿世今老矣寧變塞耶已未拓先
世遺址爲堂百楹延納生徒且欲東如浙會王氏諸門
人與訂匡正之旨伯子固留而亦會有喘疾不成行疾
輟作不常至丙寅春秋九十矣寢疾卒所著自匡正辨
外有復齋稿桐灣稿入遼稿歸田稿若干卷元配黃孺
人星州桂公女繼室秦孺人荊州某女丈夫子四人伯
魯生娶於吳仲鄒生娶於洪叔濂生娶於黃季洛生殤
女二適黃顯良洪權孫男子六人唐佐娶於汪虞佐娶

於張湯佐娶於陳周佐王佐明佐幼未娶四孫女適黄招黄時遴黄泉洪尚文先生潛心内聖外王之學雖名子孫一無所苟可謂篤信好古也已其年月日葬桐灣祔其父墓趾而余為之銘曰齊轅固生魯申公申恥胥靡歸里中蒲輪駟馬入漢官治不在言言何忠東朝老子犢不容幾為司空城旦舂仄目而事公孫弘明程先生漢儒風情誠達與紫陽通姚江之學世所崇日中見十部沛興辭而闢之若發蒙廣文官冷道固窮阜帽亦復客遊東兆不足行識厥躬著書立言聖哲東繼往開

來大有功三人受經詩則同年八九十皆老翁素履無咎始中終山水盤屋上有桐窀穸於斯馬鬣封史也為銘識高蹤儒林漢傳類相從

學正魏公墓志銘

叔弟為海虞博士數言其僚魏君益三益友也君念其父學正認庵公葬未有誌自為狀而介門人周君復以屬余余知君賢者不誣其親按狀而志之公名應元字某其上世永平公以軍功授千夫長從文皇帝南渡徙居金山再傳爲養素公淩娶於閻生種德公紱娶於胡生橘軒公仁橘軒公好施所周人緩急若饑寒若不任殮葬不能償責者甚衆歳旱飛蝗遍野獨不入公田界秋乃大獲人曰天之胙善其後必有哲人娶於謝以元日之翼日生公因名之應元孩提時岐嶷與常兒殊五歳誦方名八歳受書日千言十四治舉子業蔚然華藻恒自奮曰人言班定遠投筆而封侯夫筆亦何不可以封也吾將家子天下方建櫜宜用文事顯日益工文遂爲諸生旋以高第子廩食顧數不得志於京兆試聞形家言學宫土水不相得請於臺司開渠巽地二里許水至泮宫而龍溪翁公來爲師雅意作人公與其友薛應麟暨其子震時謀曰吾審曲面勢文廟所向於地脉非宜今翁先生見及此矣時不可失力言

而亟遷之自後甲乙科轆轤不絕士人歸公首功會有詔貢士率遲暮昏眊不可用以六人選惟其才不問年資公次居五人下學使者拔取之久之除訓導徐州州士學鮮師承公督課誘引六載士文體翕然一新已移安陸安陸故德安郡治而邑學泮水涸公曰此弊與吾鄉等捐其月俸濬之科目亦相踵而興嘗一視應山篆有暮夜行餽者斥而具獄如法邑猾戒無敢犯而所覆露罩赤依之如父母三月大治邑人願得公爲眞令而鄭州檄至矣公喟然而嘆曰吾所欲以文事顯者庶幾坐論作行或當方岳見伐閱功勞乃三仕不離博士講

席輈錄與青衿何異雖然南面爲士師孰與韎韋跗注君子乎覗先人有餘榮矣吾其歸而老於九峰三泖以永竟之業付兒子乎遂掛冠不復出十有四歲而沒公之好施類父而義形於色不合者弗能忍見持論無所廻夾事至立斷不需忍而深沈恬靜不出其位博士可吏隱卒棄去不顧其趣操槩可微已公卒萬曆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距生嘉靖甲午正月二日年七十有七配周孺人子二人長即震時貢如公娣吳某女繼庠生沈貞吉女次豫聘側室楊出早卒孫四人士達娶庠生沈維蕃女士遴娶庠生俞谷收女士遠娶庠生程鳳詰

女士逝聘學博黃允登姪曾孫二人祖福祖壽女五人受千戶曹光復聘者未行卒次適庠生張繼茲千戶李可化俱冩出次受庠生王昌祚子某庠生李舒春孫某聘俱楊出孫女五人長適庠生楊繼梧子澤博次字庠生謝廷蘭子某三幼與曾孫女二俱未字震時之訓常熟與徐州安陸齊名又言公相學宮兩有驗其師翁公者子大魁天下有相望而公以學始以學終豈非命哉意者公之子孫陰受其賜矣銘曰而世綺紈而家菰蘆舍而鎧杆學逢掖儒槩碎稚拜佔俾伊吾齟齬一第範我馳驅拓落一官莫姝閭娵謝不待年與古爲徒隱不絕俗與人爲徒循有理冥有偃隆則隆汙則汙大盈若沖大方無隅宜其祀千戶[illegible][illegible]匪止夫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孝廉蔡君墓誌銘

歲甲子楚士舉於鄉者襄郡得三人焉皆未及仕以沒獨蔡君稍晚然纔五十有五年耳余自與君偕計後三如襄得一再見而最後過君病不能與越五月沒矣沒之先期望其繼母之室而爲孺子啼曰兒乃不能終事母乎已召其子續靈而語之曰而將以鄉進士名我乎是愧之也古有孝廉舉者吾庶幾焉是可以題我墓矣續靈敬諾續靈郡諸生爲古文辭斐然有致則具述君

生平累萬言蒙犯霜雪而之大梁泣且稽首曰夫知先君子無愧孝廉者無如大夫大夫其爲我志先君子之墓余雅習君知其子言不誣爲礱石而志之葢君之先爲宋蔡公襄裔家世豫章

高皇帝時旺以從軍徙居襄六傳而至宗與寬宗以文學高第授經襄王邸寬以明經貢爲邑丞寬之弟曰賓娶于劉生愍愍娶于唐生鏜君父也父三歲而孤家食貧唐復好施稱貸而撫其子者四十年已隸博士弟子員娶于康實生君君幼悟日誦可萬言七歲善屬文一日問其父孔何以鑄顏曰顏惟若孔之卓易鑄也君嘆

曰顏若孔則孔矣若莫如蔡蔡不將爲芝可茹乎父稱善遂名之曰其芝稍長授易不規規訓故家言而卒當於四聖人之旨塾師異之會喪母則就外家葬於江之滸而君泣曰此非母所厝也母有知其佑我他日將改卜焉繼母者謝君事之一如母而學益勤文益進直指使者閩黃公行郡試之居第二人其後郡國守相若督學使者數試數優錄君而學使者今大司馬閩吳公廉知君好修所裦勞有加禮久之登鄉書郡大夫以下具麾幢鼓吹出迎而君別取道展母墓搏膺而踊如初喪時移月廼歸故事諸生領鄉薦即遊諸郡大夫若監司

與錢通出入擁從奴鮮衣怒馬而君日闔扉坐室中諷誦不輟顧數奇試春官數不利而父病矣君嘗藥而進之旦夕侍左右不知有寢食君以迎醫出父病衄血暴下如注君入良已君出溲或涴中裙牏父輒作寱語君來輒醒襄人傳而異之夫病魔乃知畏孝子耶父病小間則趣君謁選人吾老一側注冠不欲兒復以是拜我牀下也君謝曰有如日者大人病兒宦遊于外即晃而垂組于大人何益父唯唯癸酉七月朔父卒君哀不欲生所附于身者悉手治之不以屬他人胼胝上下山原卜地以葬而以母祔焉君之將改葬母也衆曰若母葬

而蔡氏始興改必敗君曰使毋處魚腹中而我受其利則安忍旣辟墓衆謂見朽骨者必敗君曰焉有爲子而不見其母爲毋而惡見其子者乎啓棺而更殮之而君有女兄王氏墓在母傍亦爲徙他所不踰月故墓爲歷陽之浸矣里人益多君先見以爲純孝所格云于時繼母謝有兩弟皆壯有室而君身自封樹俾其弟壹意奉母邑屋中君時歸定省起居已取父所遺諸田宅恣其弟所欲繼母乃大說曰安君之匕箸矣君居恒傷父母不得食公家祿卽不忍身食公家祿而會試靈爲諸生愈無宦情卜築鹿門之陽有田一成室一畝以爲菟裘

曰吾得與龐家鄰不勝作萬夫長耶鄰人火且及君左右奔告君不爲動天乃反風少弟受什一稍羨悉耗之狹邪中君戒之不聽没而自刻責吾何以見伯兄地下雖然惟伯兄不負我君爲之殮葬而字其甫齔之孤爲之治第爲之行修經師爲之冠婚其子與女旣卵翼兩弟又推而及族之人月醵金爲會以惇倫合好而周其婚嫁喪葬之不給者或盜鬻其墓傍田置不問里婦誣殺人抵罪割貲爲槖饘罪稍末減迄今尸祝君也而自奉極約冬木綿裘暑絺葛食無兼味非其義如將浼焉纖芥無所取襄父老婦孺畢習名姓皆曰孝廉孝廉云

君生嘉靖乙未十月十有二日卒萬曆己丑實與其父同物葬以明年某月日墓在鹿門之陽卽所營菟裘也子二長卽續靈娶處士田儒女次繩靈聘郡諸生劉汝載女女二壻爲錢文進歐陽思忠皆諸生孫一愈女孫二長字舉人王應期子繼周余旣已志君而竊嘆科目之法之敝也授三寸之管使其人鬬工鼪精于棘猴之末卽文將焉用之躬行君子如君其人者曾不得階一命以夾取士之謂何隆慶末年余猶及見徵召一二鄉進士不仕者使爲國子師皆不負所舉自墳言者亦稍有薦引而君不待矣聞君訣了語而心悲之銘曰孝可

能也不以貧傷孝是不可能也廉可能也不以親傷廉是不可能也城方城池漢水龐德公之里也耕耦妻安遺子陶然以沒齒也銘而稱其美張楚之多士也

孝廉潘伯子墓誌銘

故新安守高師孔余同榜也以所試諸生卷屬差次之爲拔其尤者數人而潘伯子玄超在焉是時余與伯子王父若叔父從弟景升遊甚稔獨不識玄超久之景升以玄超見瓊林玉樹朗然照人來去又五年玄超舉京兆試無何遂卒可二十年其子逸羣介紹景升兄弟請余爲誌墓中石余故知玄超未遇時是宜誌誌曰潘伯

子玄超者名之惺歙巖鎮人也王父亦舉京兆試且六十矣仕而累官至别駕汀州不竟其施既歸日督諸孫學而玄超與弟仲俱已爲諸生有聲郡理武陵龍君御尤所器重郡守王公舶士之秀者得玄超及吳知常程器父三人致邸中居業號歙三才兩人並成進士玄超獨不第衆咸缺望王父慰藉之阿翁不售于南而售于北孺子與我爲諸生同舍同受廪屢舉同不偶得無家運當然乎玄超敬諾遂北遊太學戊子夏始入國門秋遂舉矣王父大喜孺子似我郡人皆曰是應是穀必有豐年潘伯子之謂也伯子故文弱不耐勞觸熱行二千

里與六館生數校藝四方人士聞其名過從纚屬病已見端而同榜領解者爲太倉相國子言官以爲私訶侵玄超玄超憤曰我故諸生高等日者病人棘闈姑以下駟戰而遂勝而詆我乎會詔覆試九卿臺省讀其文善之事已白玄超猶邑邑不自遣姑游酒人庶幾以醉時小忿芥蔕而病滋深又不獲第於南宮鞅鞅遽歸抵眞州則已盛夏諸弟家眞州者與諸故人賓客日載酒相勞苦玄超日飲亡何比歸子舍病大作語不成聲然諱之徵遂往還如故第勑斷酒而已邑長吏爲具召之彊往劇飲晨起詣謝覺不勝周旋亟杜門謝客醫師診視

病不可爲矣玄超姿儀朗秀好修飾冠服車從所居疎櫺牖几童子時時掃除不染纖塵復伉厲守高避俗人如讎語所不合恥與接衣袂常慕司馬長卿之爲人使我得卓文君爲奏綠綺畫遠山眉醉我以當壚酒雖消渴死足了一生矣縱任不事崖檢而篤於人倫一切慶弔皆白王父與父母然後行不私名一錢疾棘戒家人無以聞恐貽其憂也與仲弟共學無一言一事相絞訐叔季敬事伯兄而嘔喻下之族弟弱冠未有室爲具六禮吏受業成儒生所善造門食飲甚設緩急有告稱其笥多寡與之精心公車之業卅三十年試榮社草流傳

四遠書法倣顏魯公與人尺牘雖倉卒必正楷衆多藏弆爲榮其姊夫胡襄懋公孫燈者亦舉於鄉狀玄超氣清而骨健色倉而美鬚眉不當夭慈而愛人好修而不爲汝闇之行不當夭有芝產宗祠楠間數月玄超遂舉舉未二年而遽没豈芝之非祥耶夫生寄也死歸也彭殤與夷蹠同一坏土耳伯子以玄超字固已領略斯指復何憾焉玄超生嘉靖壬子八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庚寅正月二十日年三十有九娶洪坑洪氏舉二子長曰一驥娶汪孝廉可忠女爲禮部儒士名能詩次曰一駒聘胡某女爲諸生工其家言一驥子曰紹先銘曰而父

王父期頤大耋而不及强仕年而兄弟子姓多才尚困諸生而賢書名衰然曾幾何時永閟九泉天忌多取物無兩全有子有孫式穀象賢有史之文以傳貴不在膴仕壽不在華巔而達人也其即安於斯阡

孝廉倪伯子墓志銘

歲巳亥余起家守川西攝釆木事周行蜀諸郡郡丞倪公爲建始令治行高等會征播督府得自除長吏以公知忠州余在夔門四閱月數與公談出其子元馨舉子業見余余稱賞之是何雖一第别去八年元馨舉於鄉又五年余客金陵見元馨詩奄有三唐之美而元馨適

喪婦來金陵屬余爲志又五年元馨卒郡丞書貽余具道宿昔相與之雅以仲子瑞佩所爲元馨狀使其孫漢儒乞余志且曰是元馨意也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余于元馨耳而目之久矣既巳志其婦又何辭焉志曰元馨名芳佩一字蒼舒先世自豫章徙姑孰曾王父以佰大父貴封右僉都御史有子四人仲爲南亭公官右都御史季爲雙渠公以郡丞公貴贈奉直大夫郡丞公配王宜人舉元馨顱骨隆起王父異之乃公未得以儒成名少子與其子可代也巳就塾受書日千言成誦少長屬文有思理每侍雙渠公若封中丞公側封中丞公顧謂羣從吾聞張良體弱而精强荆叔色平而神勇阿芳是矣學使者房公鋒距不可犯祖若父難之不遣試元馨力請往三試捷爲諸生無何雙渠公卒泣而啼王父愛憐我迫欲觀其樹也而不少須臾待乎自是學益勤劉覽六籍諸子史尤好左氏南華二家言所評識滿簡端紙弊墨渝不休爲文宏肆簡勁似之娶婦高孺人中饋職辦不牽帷牆之愛與諸名流爲文會咸推讓之武林顧黍知公爲守吳興章納言公爲令及他監司郡邑無不歎倪生才子郡丞公之官以家政屬元馨元馨學自如不屑屑米鹽煩

碎而約束明審省嗇出入有詔選貢士無以年資元馨應選如都事金陵焦太史婺源潘尚璽聞所未聞入南雍爲大司成檇李馮公上舍弟子同舍生好冶遊元馨栖蘭若鍵戶吾伊不輟諸名士慕之造訪談藝無不心折巳覲郡丞於蜀所歷江漢岷峨諸勝徘徊吟眺省方問俗弔古懷人詩爲奇進溫淸之暇郡丞語以政億則屢中向後多所咨稟輒收效郡丞遂以奏最遷而元馨歸登鄉書其舉之者某高公馮傳兩太史也人心儀元馨科名可拾級上而三上春官不售中懷鬱邑選地出遊數往來白下與高僧勝友鼓琴對弈酒酣以往嘯歌

作鸞鳳音授簡捌管數十篇立就有緑毫青樓之儁響焉高孺人卒所遺男未受室女未適人日號呼靈牀頭痛弗能忍見鬱鬱病矣既遣女又爲子娶執勞過當食少事繁病滋甚而女忽夭不勝哀病遂棘弟若子迎醫禱神悵惘失措猶恐傷母心強對客談諧而開郡丞得謝日夕纔囿亭輕車小舫以娛終老父歸見其龐劣色然而孩悲痛之未幾遂卒先一日語二弟大人三宦遐方而兄省罰者再省粵者一跋涉萬里墮水逆溢憬然後得免正襟牖下夫何所憾惟不能建標末功爲先世光寵不終事兩尊人爲介介耳是在吾弟巳手書詩與

家人訣詞翰雙美無殊平時元馨事親孝友于二弟而誨子嚴與人披情素塗遘卒遇歎如平生朋友有難相衛而不相迎取予辭受非其道義徇者有所不爲也其貌頎而清揚法相當壽而年財四十有五識者惜之爲詩在王右丞孟襄陽白香山間臨池亦得唐宋人墨妙所著長嘯園紉蘭閣蜀遊粵遊居諸呻吟諸草取境傳情清與蕭爽足名家矣元馨生隆慶辛未六月七日卒萬曆乙卯七月二十有八日于漢儒諸生温其如玉必爲國器娶文學關君元復女女先卒者爲兵部郎楊居如椿子之瑞婦高孺人事具余志中瑞倜狀情文相得可謂難弟也已銘曰才而無位德而無年老親弱息中道合旃衆爲爾悲衆爲爾憐琳瑯金薤弈弈遺編芝蘭玉樹英英象賢文章不朽祚胤永延彭夭殤壽達觀則然吁嗟倪君卽安九泉魂氣何之在天生天

任子方文恭墓誌銘

少司徒采山方先生踰大耋而望期頤三朝名德海內無二其子孫若丹穴鳳藍田璧甲于江左而仲子任子公最著其名以巽字子中更字仲權先生如夫人某舉伯子而適黃夫人舉仲子娟秀若瑤林玉樹六歲日誦書數百千言先生故數休之大器當晚成不在早慧未

嘗給筆札也方督學粵西公從旁竊窺諸生試卷在高等者曰了不異人如其目各爲一篇藏笥中先生發而視之喜孺子可教也公猶愧不敢任退而益潛心輯志爲文務詣微極深漱六藝之芳潤搴百氏之菁華矣歸就試爲諸生太守徐公郡李龍公舉七校之士都肄之拔公第一而先生起家撫鄖陽入佐大司徒考最例任子任子以適公遂爲國子生以便家請改南雍而大司成習公復擢公六館諸生首是時不獨精舉子業其於漢魏六朝詩兩京詞賦靡不具體而濬發於巧思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非夫奇人[illegible]才後慧者可同日語

也新安俗侈靡歲時爲魚龍角抵之戲以賽禱於神賞金錢不貲先生閉戸不覩夏葛冬木棉衣食無二簋力行節儉以表正其鄉鄉人敬而遠之公貴介公子而又居金陵出見紛華而悅賢者不免焉然恥爲游閒公子之賜與名奉先生家法暑不張蓋衣不重采無食粟之馬出入徒步所問遺知交巾箱書一二帙尺一箋十百番墨數螺竹葦方底算勝纂組排囊流蘇如意麈尾輕箑小器手巾髮鑷諸物數事皆土所產家所製雅於觀適於用當於貲令鄙夫金錢筐篚望之自遠嘗作遠庖說戒殺生而手書菜一本爲侍御蕭公尊人壽題其上

方大要以恬淡爲養生主識者韙之公雖儉不爲苟取有持千金乞居間者麾去之家大人以清白貽子孫吾不能式穀而席藉其寵靈行賄造請不肖甚矣君柰何以不肖望我乎其人逡巡而退公雖廉而好行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專以振施貧窮赴急難爲務汪太學少孤歿京師無以爲殮賵之櫬之賻之卒返葬於其里過金山見覆舟者則孝廉某也匍匐往救既出問公姓名不告而去中涓銜命伐山采金目新安爲奇貨凡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者詭言下有金必掘索之郡人震恐爭首鼠竄先生嘆曰吾安能持硜硜節不拯此一方民乃

用陳太丘故事往見大璫璫喜過望方先生枉車騎過我榮光無量先生語之故璫敬諾郡人歸德先生而公實有先見所贊決爲多此之爲陰德眞如耳鳴第自覺耳二三知者慕公之高誼願識其面投分內交四方學士過訪評說陰陽象緯鬼神變化大地河山飛潛動植品物之區別古今帝王名公卿將相道術功業儒林文苑詞賦歌詩優劣差次人人虛往實歸又不自矜貴見轎賦與鈞禮沖約淸遠飲醇酒欲傾家釀公雖和而介事關利害剖析是非曲直無操兩可非其人望而避之如將浼焉爲任子有年當拜爵終以不稼穡取三百禾

爲歉不屑就其天性至孝先生宦蜀閩楚越無所不扶侍自問寢視膳諸常行事外公移私牘屬公具草或時咨以政試其知略諳練若素先生解頤他日必爲公輔器金陵別產略與家埒先生命公居之公敬諾使使歸聘趾相錯於道至先生初度若歲序必展慶膝下不以風雨委頓爲解而構精廬於黃山召僧禮佛爲親祝釐先生行年九十奉觴舞綵戀戀不忍去遂輟京兆試事伯兄睦而莊終身言色無違憐愛季弟尤甚啼哭溲溺贍祭備至既病走子士适還白先生無以亡兒爲戚就枕稽首而泣送之返命復就枕稽首而謝所語諸子若

諸弟皆人倫大道深以不終事爲恨責望于弟切至可爲痛哭流涕焉金陵交遊新安宗姻市井田野之民爲位哭者撫棺哭者皆盡哀宗老鄉先生縉紳學士以漢獨行貞節范冉逸民玄德法眞文苑宣明夏恭故事按謚法與公行事謚之曰文恭遺集若干卷藏于家上世詳家乘不復敘公生嘉靖戊午八月一日卒萬曆己酉七月十有四日年五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元配黄文華殿中書舍人榜女早卒繼謝雲南按察司經歷希召女子五人士造黄出娶汪太學宗時女士達娶汪太學宗孝女士适娶汪提舉丞㮚女士延聘趙太學汴

女士逢未聘女二人長適汪職方子昌業次字吳江左府經歷吳士龍子錫疇吏部尚書某孫也皆謝出孫子二人繩曾聘谿南吳太學美中女繹曾未聘皆士造出余以甲申從公遊至戊子公入郞過余邑邑令爲先生門人不禮焉余詰其故公曰非舊隷也令不媚中丞郎君故自不凡其隱過崇篤如此先生同先方伯成進士通家六十年稔知其世學世德仲子達以汪職方君倩狀畢學使師阜謚議願司成泰初潘太學景升傳乞余銘諸君子月旦闕世重輕不阿所好余按而爲志且銘之曰本朝謚法文爲先其目十一恭亦然謚斯二者五

人焉暨方仲子稱六賢詞臣大臣士比肩誰者尸之野史權謀野則獲好靡偏無曰無位復無年令名長世神綿綿望氣佳哉高士阡坎中有銘永不騫

任子汪象武墓誌銘

余從汪司馬伯玉先生遊太函仲子象武方總角先生日口授六籍百氏書與古今名將相之勳蹟及本朝故實四方經營之籌畫而於舉子業不甚督課其仲父仲淹以爲言先生卒如故每從賢書索象武名不得蓋三十年會其從父仲嘉士能則知象武爲任子卒矣兩人流涕長潸爲余言此汪氏孝子弟弟也已會其婦兄孝

廉方時雨復流涕長潸此天所以報司馬先生令德而張大汪氏之望也余何敢以女弟阿私所好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則有兩叔父在於是象武子祖肩屬孝廉爲狀而扶服千里造余頭搶地涕覆面以請曰使君游汪氏三世汪氏三世以使君言華袞者非一先考自羈貫奉教下執事無祿不得一命以歸於土使君其以先王父之愛施及先考先考歿且不朽孤歿且不朽余故知象武何可以無志方先生開府吾楚以隆慶辛未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卯時生象武於楚臺月日時悉與先生同物人無不異之先生元配無子繼室以蔣淑

人象武毋也而兄象先則如夫人出蔣淑人獨當箱篋憐愛其子女象武事兄必盡禮不以毋有不遜色先生同生兩人當任子子長矣而以畀弟仲淹兩尊人喜曰良食海內高其孝弟仲淹先先生卒任子以適是在象武象武逡巡不敢任無何先生卒蔣淑人亦卒先生席父素封身爲卿貳而好客客常滿坐又好形家言旁求善地傾其訾爲之卒無所有以是衣食財取足無贏羨所遺惟圖史法書名畫若古鼎彝之屬其什一之息傳自王父者不滿萬里兒不識也且謂象武深藏若虛從旁讎間象武以默止讙宗人薦紳長老多其能讓孝弟

之行無愧先生人或目象武愚象武不辭也或目象武賢象武不受也于時象先業已入太學累貲久而後象武始稱任子其未爲任子也不得一算之復歲若收事所受王父貲三之一貸者折閱或負之其爲任子也費復不貲所分先生圖史法書名畫古鼎彝之屬往往在質庫其子至以居第轉鬻人人益信先生清白吏而象武以挫產貧貧而不怨鄉人方司徒公嘆曰賢哉汪仲子奚直今之人雖古之人罕矣余猶記象武少時娟秀如玉而口吃如揚子雲平居自讀書外無他嗜衣澣補食麤糲手不持阿堵物不能握算家人時給之類不分

撟蒲菌名者而其中淄澠無毫髮爽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于人若無可否而所尊敬二三父執事必咨決少年誘之百方卒不得間造次不能以辭自達而梵夾一覽便習于禪宗三墮而惡撥因果者于道宗七眞而惡事黃白者于儒宗新建而惡騰口說者入禪最深每通一義送一難多名賢尋味所不得疾革祖肩侍問有把捉否曰有把捉便向鬼窟裏作活計祖肩復問父母未生前作麼生微笑而三彈指因命誦大慧上堂說法語至心心是佛無一處非佛心處處成佛無一塵非佛國大呼一聲而瞑萬曆己酉十有一月六日也距生年

三十有九象武名無競別號少函娶于方郎孝廉女弟其父太守公相攸而歸之者子一人郎祖肩郡諸生娶于方郎母黨京兆公某孫孝廉君某女也女一人爲嘉興守吳公某子某婦孫二人貽穀貽謀孝廉深惜象武性甚慧行甚順而其遭遘甚苦隱忍不形聲色以至沒身可爲絕德而不欲暴其長形人短非死者生平意指憤懣悲惋殆不勝情然其大致歸然固足傳矣祖肩文行他日無愧乃祖乃父貽之令名未艾也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所銘曰以弟成孝以孝成慈善歸于親而名不尸以儉成讓以讓成廉貧歸于子而子無嫌其不敢

爲先似老其委蛻而往似禪其然豈其然宗族稱孝焉
鄉黨稱弟焉朝聞道夕死可矣其在吾儒曰古之賢

潘太學墓誌銘

余交於潘景升見其家三世羣從發音在詠動容成紀晩乃與方回方凱兄弟遊又佳子弟也會遭父喪兩人輯其行事涕泣稽顙曰維潘氏三世以使君言不朽者衆先人生平不忝門風敢以墓中石請友人曹盡之楊元素從旁贊是可不辱使君筆亟許之按狀潘公名允明字廷堅別號鳳宇先世多聞人唐歙州刺史名甚宜其氏遂家歙南鄉宋武節大夫綰遷瀹村再傳有餘遷

巖鎮東曾孫洋發與六逸齋名著書若文海天琛之屬傳誦士林明華亭令祖德曾孫觀賜潘大司馬所目遺直也伯子仲詔舉賢書是夫婦并百年汪司馬顏其堂曰百二伯子延年富而好施彭邑令旌之門加綽楔焉叅七衆女而公始生夙惠不羣父大喜海中仙果子生遲此之謂矣十年從里師受易通其指治舉子業倣先進名家言輒似而試有司率見格奉例充國子生動靜云爲必稽古人耻與俗子伍一旦念其父春秋七十高矣劬勞當戶家督之謂何歸而操秉持籌取子觀時廢舉收利不十年羸得過當十倍人以爲古之計然鴟夷子皮也新安高貲賈人飭冠劍連車騎博戲馳逐好氣任俠作色相矜後房佳冶曳紈繡珥金翠别有名倡選伎歌扇舞衫與金谷絳帷爭勝公衣食蔬素俳優無所好孌童無所幸緇黃巫覡無所接斂飭厲其子孫家毀於縱財耗於奢車甚澤人必瘁無槩委之運數量入爲出日有程月有則人以爲古之成家第五倫也奉父母食必甘旨服必溫毳恒先時而貯之先意而承之一夕五起視衾厚薄枕高卑居喪貌毁不可識事庶母如其母人以爲古之茅容荀顗也父晩衆少弟四歲而孤供給糧用四時之衣下至脂燭美食必分減相遺人以爲古

之卜式孔奮也族人千百指慶弔不相關父割資創爲宗祠公纘其緒定祀期議祀禮祀已而餕燕毛序齒陳家訓舉社約歙然興仁讓之風從父以不善治生貧子錢家日蹐其門而詬身捍蔽之更代爲償事女兄與其弟等娣姒化之長無纖芥從王父封公倜儻有大志少所服下獨喜公每前席與談嘆曰此子也才亢吾宗宗人冠婚祭葬助其不給人以爲古之氾勝崔倕也雖居幽室斷斷自脅整對婦正衣冠如對賓客諸子不命進不進不命坐不坐不問不言人以爲古之張堪司馬防也專用振貧窮赴急難爲務不以己能責人不能持

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人以為古之原涉王褒王儉也暇時勝日偕朋舊選勝觴咏飲可一石而醉醉而温克俄俄若玉山將頹人以為古之嵇叔夜何次道也蓋公好古而好事者躡尋之言行相顧卒無愧古人云其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其卒萬曆丁未四月八日諸子禱祠醫藥百方卒不起其日浴佛洮額水更衣恬然而瞑人以為與西方化人同物豈其然乎元配許蚤卒繼以呂訓以劉若何若方子四人呂生膺善郎方回娶溪南吳氏何生膺祉郎方凱娶棠樾鮑氏繼同里方氏劉生膺爵娶溪南吳氏膺祿娶同里程氏四子俱國子生女

二人長適同里汪槐芳劉出也次適羅田方一賓方出也孫男一承縉善出也孫女七一字溪南吳某一字溪南吳某善出也一字潛川汪某爵出也餘未字以卒後三年某月某日厝於某銘曰以君為古之人耶何當吾世而有君以君為今之人耶何當吾世而不皆君生斯世為斯民何以嘐嘐曰古之人死生晝夜也振古如茲匪今斯今猶與潘君乃能入於不死不生無古無今

安太學墓誌銘

錫之有安氏舊矣以曠僚不甚著明與而蘇玄珠里人黃茂者贅于安明善因為之後黃之稱安氏自茂始也茂四傳而國居膠山名田萬畝安氏之富自國始也國有子如山成進士讀中秘書累官僉雲南憲司事安氏之貴自如山始也富不加益身不逮貴而文采風流照映後先則無若少峯君君二子緒卿茂卿嫻古詞賦所往還半知名士而安氏滋顯江南談著姓為一屈指矣少峯君者名希堯字勉仁蓋僉憲公家子云毋曰郭宜人君夙惠僉憲公著膝口授書成誦長治博士業斐然有意既隸諸生籍錫諸生多閎覽博物君子與君少而歡焉相為引重而君益思與海內英俊並遊乃以例入太學交道日廣文日奇進方是時僉憲公歷官齊魯滇

蜀楚越之間一切家政倚辦君君手籌量而口吾伊朝觚墨而夕觴勺卒卒無須臾間每奏其文一座盡傾不審君所從來而四試有司輒不利會僉憲公致其事歸君從容乘間請曰大人以進士起家官不逾下大夫兒才不及大人遠甚藉第令倖而掇一第能忍辱至三公乎古人顯親揚名計有進于此者兒憊矣願息而事親僉憲公老重公去左右遂許之僉憲公好客與君相當君家距邑四十里而遠賓客造請履錯于道見君貴公子而才周旋不少倦人人喜謂君親已爭先締交而宗人亾賴者君嘗面數其罪銜之以事中君君不欲傷同

姓恩卒從吏訊僉憲公大恚曰我在也而人魚肉我子如百歲何日爲減常食君亦心自憤君子病沒世不稱柰何入身以難忍之過而甘之詣闕上書自解太宰楊襄毅御史大夫葛端簡學士諸葛文懿五六公者稔君賢爲君分明之而僉憲公以憂君故寢疾君聞亟還走抵京口水涸舟膠不得渡徒步氷雪中令兩童子掖而晝夜行足爲重繭僉憲公卹勿勞苦兒歸乎稍解顧進湯藥而病卒不可起矣君慟幾絶又虞傷郭宜人心入而掩袂拭淚詳爲嬉戲退而標踊號泣聲變而嘶踰年郭宜人復卒宜人病革以其副室之子希范屬君曰兒

善視之希范嘗後君世父如陵而趣迎歸與共啟處歲時行脩經師俾以學行禪其家至今希范謂君兄也父我始宗人中公者坐法竄海外衆翕然快意而君殊耀蹙不自寧錫水國君旁求善地治兩尊人窀穸事政勲躬操捄臿居恒自責丈夫不能博功名以成親志又不善睦族而令盤我以貽親憂使人將謂親寔生我而以我奪生我何用生爲懨懨少樂嘔血者久之臨終召二子前語之曰夫好學者不必酬志好善者不必食報然無以是有二心乃瞑時萬曆丙子十有二月二十有八日距生嘉靖癸未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得年五十有四

娶王秘書某女少傅文恪公孫生二子長紹祖卽緒卿光祿監事娶徐中山王孫紹勛女次紹芳卽茂卿國子生娶吳太史可行女女二長適太常少卿秦耀太守公禾子次適國子生周炳文學士公子義子男孫一並臣聘卿進士華道任女女孫二長字尚寶卿施策子學源次字憲副顧大典子慶畬俱紹芳出葬以甲申十有二月三十日墓在華圩負酉抱卯夫安氏富而以君善結客富乃不汗安氏貴而人所以附離君不在貴君于文愛左氏讀之字爲漉滅于詩好陶韋王孟于書好趙承旨奕奕有風骨不佞雅遊二卿間入其里而山負扆水

拖紳林木蔚薈疆場翼翼如也入其堂而楝宇榱桷言言媕媕如也入其室而圖史几案琴尊壺矢瑋琦好美之玩位置袠序秩秩如也問之則咸出君所剏貽君同郡二三賢者毋爲不佞言恨子不識二卿父性善食酒德將無醉座客數十伯人貴賤賢不肖總雜酬接厭其意而內不失巳家養蘙楪奴甚夥與刁卓等埒不言而肅給內外蹶蹶踖踖如也才諝敏茂大有過人者不得施用于世一試于文再試于家三試于客試于文而未就其緒試于家而不免家人蔓菲試于客而客無能爲君一拯難者卒鬱悼結悄以歿良可悲矣二卿氏之言

日以不穀兄弟無似得幸于王司寇先君子墓下之石維司寇是冀而塡者復入關有筆札禁是役也舍子無適矣不佞椎何可代大匠斲而深嘉君之志行有足術者不宜令没没也因爲采其倩泰奉常狀及所耳軼事于友人所者而銘之曰身名俱泰士之恒蹇産崔隤命所乘紛此内美重脩能又何卹乎多口憎求全而毁毁乃稱以爲不信銘可徵

吳太學墓誌銘

太學生吳公公翰其名也幼安其字也近台其别號也歙之南溪南村里其所産也上世不具論唐咸通間始

遷歙者其祖光也有以孝友聞者其七世祖仁也有以賢豪自命多長者遊其六世祖崇恕也賈眞州廣陵與父俱以高年賜爵者其五世祖尚瑩也以邑諸生入太學善相地精方術家範爲子孫世守者其王父正學也始儒中賈勤儉方正爲衆所賓服娶于鄭舉二子者其父光言也幼安其仲子也工舉子業數不利于京兆乃謝去其本末也爲稚子而事王父母能養志没則哀葬則以禮其爲孫順也事父母能養志葬祭必以禮而哀有加脩故業而新之作室則垣墉有塗塈茨樸斲有丹雘稽田則陳脩疆畝肯播肯獲其爲子孝也與伯兄公選同心戮力持門戶而高其閈閎外禦其侮析箸不言多寡有無其事兄恭也伯兄倦勤以季父光昇屬之兩人意無違拂業日隆起則鳩功庀材爲宗祠聯五服歲時舉祀敬老慈幼周困阨助婚喪一門之内情藹然分秩然季父夫婦相隨卒託以二孤視之如其弟二孤各有成也方司徒稱之曰君家季父故才人君復成季父孤可謂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幼安卒而季父之子日困對簿震風凌雨然後知大廈之幈幪也其收族仁也與人交一言可久要非意相干闇當之其人自愧而更交歡鬬訟者得公一言無不服其平皆釋憾如初新安地

隘而生齒繁食粟仰給四方十六歲荒粟貴騰踊窶人坐斃獨好積粟小饑則平糶饑甚則賑除道成梁以通往來脩二氏之宫以與談空空叚玄玄者處而誘鄉人向善人有一長必表章勵相其成覆葢其短其洽比鄉黨也嘉靖庚戌五月十有三日萬曆戊申八月十有三日其生卒年五十有九也潛川汪嚴爵女其配也允清娶槐塘程太學道賡女繼洺舍蔣宗澤女允寧娶叢睦汪見龍女其子與婦也槐塘程孝廉子立先朱坊徐州大夫子守寧槐塘程司徒曾孫孝廉孫履吉叢睦汪文學子京昌其女夫也琶村大丘之原其所厝也述其事

者猶子允教也狀之者其猶子之師朱庶子元介也以狀來請銘者其子之友程幼輿也銘曰周官六行爲民率孝友睦姻與任卹世衰道喪民無一吁嗟吳公行有秩宗族鄉黨衆所述史狀史銘無曲筆考諸貞珉納而室脏而子孫安且吉

王太學墓誌銘

王公名化行字安甫常之無錫人也曾王父爲贈戶部主事約齋公兒王父爲禮部郎九巖公表父爲鴻臚梁川公重道母華孺人以嘉靖壬寅六月二十有三日生公方面廣顙王父愛之吾家大耳兒也少長寡言笑高

視闊步類成人家嘗有盜警衆皆竄匿公獨侍母側不去母驚問故對曰吾小兒非所急盜至索父所在公紿以左左乃唐室父得脫人言王氏兒周旋父母間不逃難匪直能孝且饒勇智矣八歲誦毛詩十六補邑諸生十七娶婦是爲方伯虹洲秦公女于時鴻臚公好客客穢雜漿酒藿肉日食萬錢而公傾交遊力行節儉父以豪滅產不能佐公游學資外母陳宜人稍振之公語秦孺人而毋不以貧薄其壻吾柰何以貧儉其親治具召諸父客來選伎徵歌呼盧浮白迭前爲壽父喜輒盡醉顧謂侍兒今夕良宴會歡樂難具陳而公不令父知所從出也益勵精治舉子業會父暴卒家人因緣爲奸利外侮乘之公私之責數萬逝斥名田質子錢嘗婦簪珥以償或諷公是可小緩公言吾父生不負人歿而負人是我負父母也母弟某公且壯公不煩以家事俾究心于學一切身主辦從勞得衰從衰得白矣因棄去舉子業以例入太學所親疑公雅意功名何舍近而即遠公嘆曰是安知我男子生墮地桑弧蓬矢射四方示有事焉終其身不識京師何狀愧死矣遂北首縱觀宮闕苑囿之盛與太學諸生儁茂者游處上下論議曠若發蒙而聞母病請急歸過河間念母消渴須梨漿無所得錢

與衣市之持以飲母母霍然良已已自傷貧無祿養泣而目爲腫公體故肥重母病痿朝夕扶掖卧起蹣跚勃窣侍兒皆掩口笑行之十年自如與秦孺人纖嗇治生差增于往而母沒介弟及伯子又歿外侮乘之如父喪時公務爲容忍怨家無可俯隙而孤孀啼號懷抱作惡男女婚嫁經費不足饑饉薦臻衣食于奔走日不暇給極成委弊咯血矣尋命畫史寫照又屬工人治木諸子請曰無乃太早計乎公言吾少有大志恥居人下而早失恃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五十非夭惟汝曹不以我故失學繼其祖武吾含笑入地耳踰月遂卒公與母弟終

無間言殆殁擗踊呼號感動路人歲時存問諸女兄弟下絕教諸子量口脩短爲籍記功有過不譙讓第堅肝罷食令自訟自艾而已族有以女婚人奴者爲返其聘更字良家子歲侵家財餘儋石粟聞友人絕糧因晝乞之晚歲灌園與家人雜作小軒容膝日焚香啜茗寢處其中自六籍以逮稗官野史多所涉獵而更精研方書倦則起步籬間放歌長嘯閉門戶聲隔竹窺之非其人不應花月之夕共二三客戚情話卽他宴會所聞見拂其意竟去不顧尤不喜謁達官貴人面數人過而不藏怒爲人揆事決策十不失一而絕無機械所諄諄誨諸

子者循天理務至誠二言也卒以萬曆丁酉十有一月二十日距生之日年五十有六配卽泰孺人男子十六人敬一早卒娶溫州別駕成某女學一郡諸生娶澄江徐某女心一縣諸生娶雲南僉憲安某女秉一縣諸生娶太學生黃某女繼吳門金某女貞一娶郡學生華某女拱一娶太學生鄒某女女子二人一適故城尹顧某子中美一適都給事中侯某子庠生世美孫男子四人永思聘國子生張某女永念聘太學生浦某女敬一出永初心一出永栂拱一出幼未聘孫女子八人一適雲間尚寶卿徐某子太學生繼貞一字長寧尹張某女象烒一字邑庠生陸某子與周餘未字心一婦兄吏部郎安小范者邦之司直也爲余道公生平與所爲狀合因介以請銘公墓銘曰門多仕宦而逢掖大練吾不謂爾賤累世富人而有華無因吾不謂爾貧居易俟命秉心無競貧賤何病孝弟力田漢以選賢爾奚慚焉吾生有涯富貴豪奢蜉蝣舜華督爾佳城貽爾令名不朽哉王生

方太學墓志銘

少司徒方采山先生退而居里以長者之行矯國革俗而其宗黨孚化者尤衆若太學世叔其人可紀也世叔名用仕上世自歙東遷環山後遷巖鎭歷宋元迄本朝

洪永間以素封稱世叔王父近山公巖相父雙泉公尚本母爲尚書鮑公道明女伯用仁十二爲國子生仲用俊郡諸生高等叔則世叔巖鎭十萬家當大邑耕者十一賈者十九雙泉公以陶賈業日起會年當傳則令伯子輟經生業而治鹽筴令世叔贊之世叔之少也標邁不循常貫而溫顏和辭上下無所失意卽規人過如恐傷之人多感悟悛改諸賈人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大氏然也世叔與用事僮僕同苦樂知人善任而因時無一切目語頷瞬嚮畏雜苦之術而所贏得恒過當父病十年不解獨居子舍視藥物相啓居

或并日不食浹旬不寢夜則搏顙呼天飲泣而禱比葬治封樹以身先工作方瘴暑汗下竟趾不爲疲也居恒以幼失學自訟好觀經史及黃帝素問孫眞人王叔和諸方書久而奮曰吾聞太學賢士之所關也伯氏鼓篋焉而意知日益吾竊好之入太學交游四方儒林文苑之士馴謹有局量宛孔氏之雍容不足道矣而會有目眚諸醫莫能療自按方飲藥目更大明因以治諸同病者無不奏功蚤歲數舉子而殤人言宜擇法相宜子者謝曰是有天命非人力所與吾生平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或不爲餒鬼耳婦鄭强爲納滕鄭產子如驎滕產子

如騏人以爲德感云嘗以三千金屬其黨爲買山貲而轉相屬者耗之都置不問吾與若俱爲人所誤夫何尤焉日用大義不致粢食不鑿居不重席衣不充美晚歲營池館蓺竹樹胡牀髹几薰爐茗椀之外無他珍好也又以里人豪奢相競恐其子見可欲而心亂豫章治生多勤儉攜二子居之豫章人樂其簡易佚蕩結契者日衆學士張明成折節下之春秋甫艾二三朋好載酒舟中爲壽風標秀舉遂下彭蠡登匡廬訪蓮社柴桑諸勝躋而返初解纜見老嫗哭而欲自沈問其故則以子蕩費無資身策也捐橐中裝予之嫗稽首謝請姓名不答父故好施每置田宅贍人世叔施益廣宗族鄉里衣食不足婚葬不舉稱貸不償道路不治橋梁不飾陂澤不濬坊庸不具者有所見聞必爲擘畫無遲留顧惜之意頌德聲屬於耳其生嘉靖癸丑閏三月二十有四日卒萬曆甲辰七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二配鄭公廷松女二子長如驎太學生娶崇德令程公道章女仲如騏娶同里文學鄭公淑卿女女二長適叢睦太學生汪公宗聘叔子太學人龍次適槐塘別駕程公道新季子家伋男孫爲綱如騏出爲則如驎出女孫一葬于某余與世叔從子太學之孟及汪太學父子善聞公名其客豫章

也汪民部君倩方爲新建令悉其行事二子以民部狀來請志墓鄉人之善者好之信而有徵矣銘曰兄也儒父也賈以儒從兄以賈從父儒無爲名府賈無爲利府生也吳游也楚以楚廣業以吳歸土楚貴者重女吳賢人狀女楚舊史銘女是爲方世叔甫

吳憨雲居士墓志銘

余游吳越吳越人往往言憨雲居士之賢也嘗泊富春聞鄰舟泣者語覺有異問之則餘姚楊生也授徒外縣得月奉十金失之盜手一家命懸此奈何因贈之如所失昆陵陸生善詞翰而好上人客游金陵憐其才時規

之君自視才孰與禰正平馬季長兩人卒不免于曹孟德今之爲孟德者多矣不戢且有後患陸生不聽怨家中以大獄居士白之邑大夫陸生露才揚已醉飽過差何得至此事遂解復以二鎰助之贖嘉禾有故家子趙某窘而以其女質鄰人馬氏馬氏奇嚴動加榜掠居士惻然心傷之詰所質錢馬氏故昂其直于之不小靳趙大喜過望請以女事居士居士笑曰是又馬氏我也辭之而更畀以金使復其所京口于生毋老而貧無以爲養獨務學良苦爲計終歲之資歲給之應京兆試延諸名士講藉察其貧者周之有差浙金生僦居學舍食不

足于諸家館廩之金生遂成名矣從郡城歸半道有賈者醉卧籃輿中輿人睨其橐多金竊負而走居士追之以授賈者語之故曰恐夫夫將甘心于爾以已籃輿送之歸少師事祝先生祝先生喪母無以殯將售其田居士曰此爲親宜然顧八口無以養夫亦親之枝也殆于不可以金賻之已喪父復賻如初凡此皆人所指名可考見者其他不勝數卽居士亦忘之矣居平喜談節義慕宋文信公明方正學楊忠愍之爲人讀其書欷歔泣下曰千古下尚有生氣大丈夫當如是夫正學祠圯白臺郎余公繕之以如千金襄事余公考石紀事首書居

士名居士遜謝不有也居 士事父母溫凊定省無間所以養志承懽惟其可者父在當湖抱疾窮日并道重繭而迎之至桐江以歸視藥物相起居兩月不就枕不脫衣冠已而母復傷其手療之萬方露禱于神請損已年益母在遠行一菓一蔬一縷一器念二人所未享慼然變色潸然隕涕也兄弟急難以身周旋雖跆躉不顧族伯某之後妻虐其前子强使書忤逆狀迫蹙殆死居士集家衆諭其母卽質有司吾曹爲證可奈何乃焚書而子始卽安族兄業儒屢空無以餬口伙之二十許年病則日饋藥爲書謝居士居士攬涕如骨也已爲之葬其

篤于親善推所爲如此在提孩時穎慧無市兒嬉戲態父心異之使受易習舉子業已復受春秋博聞强記屬文敏而佳大司徒殷公見之曰是必令器以其孫女女之弱冠補郡諸生爲郡守竟陵陳公高第弟子入太學太學師有國士之目諸公卿折節下交四方士過從者塡門室中儲百家書手朱墨畢備與同志雠問闡繹旁及當世之故利病得失白黑簡心嘗曰學以經世務空文何益酬應書疏翰動如飛幾于一日百函所著詩文數卷藏于家皆斐然有致與人交底裏上露而是非可否不爲阿狥卽貴人强有力者必申其志箴人闕失而

惡夫匿怨爲友者以是人愛而敬之敎三子事事物物原所本始要其指歸而擇賢者爲師友數舉咸之虛以受人謙之早以自牧爲訓兩言者居身之珍涉世之津梁貽後之福澤也伯子十三爲諸生誠之曰昔程伊川先生十八歲上仁宗書陳王道范文正公自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無沾沾自喜必爲君子儒會當入試而疾作母復疾憂之深遂革諸子侍而泣斥曰修短命也泣何爲者汝曹力學善事王父母吾目瞑矣起而坐端拱而逝居士名祚衍字承明先世出唐少微公某歷傳至介石公某以節孝顯名介石公生鴻臚公某鴻臚公生

允孝公某亦太學生人稱長者娶嚴鎮方孺人三男子居士爲長生隆慶壬申某月某日卒萬曆己酉某月某日年三十有八娶殷郎司徒女孫其父錦衣公某子三人伯孔嘉郡諸生娶孝廉程公某女有孫曰道長仲孔碩娶太學羅公某女叔孔馨未聘女四人長適儀部鮑公某子宇度次適處士羅公某子光祿餘未字孔嘉有文狀居士行以墓志請與余所聞合質之其里中士大夫皆曰可銘也銘曰畢世爲儒裒逢掖所居重于二千石文學任俠聊寄迹孝友敎家儀不忒達爲仁義施四國子孫繩繩食舊德降年不永空爾惜墓有銘兮廟有祏令問宣昭永無斁

汪太學墓志銘

今天下佞佛甚矣率婦女而膜拜梵唄捐田宅而莊嚴金碧貝筴多於經史僧雛衆於甲士然猶淺夫俗子所趨尚耳惟號爲儒者以聖門良知之學附釋氏明心見性之說使賢知豪傑墮其雲霧中吾道將爲天下裂甚可憂也門人程公叔謂余言其里有太學生汪君者以拒佛名其齋題其楹曰尊聖賢力追正學闢佛老期挽頹風恒言韓昌黎一代山斗作原道人其人火其書是矣復與太顛遊致有紛紜之議而理學家尊其人誦其

書此孔子所攻異端孟子所距楊墨也陸氏學流於禪朱子辭而闢之吾輩即未能望孔孟藩籬朱子鄉先正其則不遠奈何倍之余深嘉其持論以爲知者不惑世自有人問其姓名曰名夢麟字汝禎踰年而公叔以狀屬太學生汪高元見則君之子也而君卒矣因以高元所爲君狀乞志曰此先生所稔聞相慕者非今日丐諛墓也按狀君唐越國裔自唐模遷竹林而有處士暲娶吳孺人舉三子君爲季幼有異質里人范左丞直諒多聞造次依于軌則宰南城特君方弱往從受業不爲俗儒守章句以是試郡邑不售乃入成均壬午試京兆分

枚者擬上第王司以溢額罷因自奮曰夫科舉取士起
曰晚近使人困頓利祿之路於身心何益搆樓藏書充
棟口誦諷手丹鉛丙夜無倦色而尤研精于易觀象玩
占以究極潔淨精微之旨每與人談說里耳駭聽老師
則擊節此得周孔心印也樓有琴有古名家法書有彝
鼎多三代宗器讀罷則吟詩聲中金石援琴鼓之穆然
而有深思已臨諸家書一二幅而摩挲諸鼎彝欣然獨
笑客或問是不犯玩物喪志之戒乎君曰否吾聞之易
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道器固不相離因
器以見道何玩何喪不賢于博奕者乎已入鄒魯周視

孔孟遺蹤低迴久之不能去寤寐若有指授入楚登太
和遡江漢詠江沱漢廣之風暢然滿志宇宙大矣吾塊
處一隅非是游也幾類河伯之自多耳君臂膂勁挺長
彝知戟望之知為風塵表物良辰嘉夕攜所知扶節登
山命舟泛月酒酣以往拔劍為桑林舞高歌長嘯振林
木而過行雲不知者目君俠烈豪舉不知其少有宰物
之情行不偕俗道不施用故託于山水文酒以取適也
其友詹郎汪孝廉知之曰汪汝禎伉爽博雅忠信純粹
得之學問中深矣君早失母念之泣數行下事父色養
備至事二兄恭而安仲兄遺子未孩育之誨之有成宗

人有贅于鄭者冒其姓衆數千指素相睦以小忿絕往
來解搆如初奴產子富而為鄉三老多不法言之施明
府斥遣之名正言順輿情歡快親知貧者貸不責償或
犯有司默為調劑疾惡嚴雖強禦不憚面數改而止無
衆寡無小大無貴賤稱物平施人無厭斁身未嘗疾首
蹙額卒之年高元南游別於屯溪忽泣下高元亦泣復
抆淚而言父子天性至親無所解於心非有繫戀恐懼
也秋仲病亟召高元還又數月卒遺言一通略云吾年
五十學業不精一善無稱且有四罪未得事母未及事
君未能化世不信佛未有餘資以周所見周疾困子孫

成吾志吾瞑矣其生嘉靖辛酉八月十有二日卒萬曆
乙卯十有二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五配戴孺人司理
元毓女子二人長即高元娶黃太學舜年女次高志先
卒娶吳太學懷訓女孫五人文亮聘吳太學可試女文
鼎未聘文端聘吳某女文儒未聘高元出文康聘吳太
學道茂女高志出孫女三一字朱秘書家用子文學之
綬子一字吳太學可學子一字程太學一鶴子高志出
銘曰拒佛而情累無牽死生脩短任天即禪伯何加焉
學不講而內行靡愆晚節彌堅即儒宗何忝焉不談禪
理易不附儒名難謂爾中行猶復其誰曰不然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程貞靖墓志銘

程貞靖先生名造字飛曜雲夢人也正德庚午九月二十有五日生萬曆己丑六月八日卒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葬孝感縣夫子山之陽配張孺人先卒子三人伯曰鄉賓載良娶周繼熊有子式助式業式和爲諸生者二仲曰學生輿良娶楊繼李有子式猷式謨式烈式功爲諸生者一叔曰進士德良娶趙有子式仁爲諸生凡曾孫若而人女孫若而人曾女孫若而人婚姻皆著姓雲

夢於楚冣爾國而程氏備福曼壽子孫多且賢里閈言言邑遂望楚則先生之爲也先生蓋明道十四世孫南宋時祖顒吉扈蹕渡江家黃岡三傳生本元季遷雲夢高皇帝辟授邑教官以直諫顯代藩擢同知汝寧府事其遺宅在今學官右本生易易生升升生春霖春霖四子伯遠仲近季巡叔卽先生甫十一歲喪父兩兄私其有先生與弟十不得一卒無怨言巡長更斥巳產予之爲之娶婦母蘇病不解衣侍藥或至竟月沒後每奉酎祠下涕泗滂沱居恒布冠裼寬博非極敝不易少年好奇服者目擯之是人妖也治生貴纖嗇而好周急資計差遲分散與貧交疏昆弟賴其存者百數鄰中疫所善胥絕往來遣伯子視之迄無恙糴者誤多入直馳使追償之族衆累千事小大一一咨稟出片言無不款服某子中以私憾搆人大辟力爲解釋歲饑盜起望先生之廬而返曰仁人也犯之不祥居邑門外外戶不閉邑令高先生行誼以鄉大賓禮者三部使奉詔書賜爵一級爲一服拜賜卽謝去自束髮至白首與物無兢輯顏溫辭不別少賤準敎諸子孫則瑣科條嚴準繩諸子孫無敢以媟見德良司理重慶府以廉平爲訓旣坐口語歸槖中無一蜀物先生喜曰使兒爲臺省孰若爲清白吏

巳改河南理手書勑之第如蜀治行毋以毀譽改錯亡何疾作旬日不食至期沐浴衣冠揖別其家人乃瞑邑薦紳學士以黔婁文中子相方而私謚之曰貞靖義取於不隱無屈寬樂令終云江夏郭太史美命狀先生行甚具采而銘其墓曰五福一曰壽耄矣駘背黃耇三曰康寧而沉冥無搖汝精無勞汝形四曰攸好德樂其道根心生色乃見天則五曰考終命體全而歸順受其正所不足者二之富此阿堵物故不屑就吾取貧嗚更而爲之益曰子孫其逢吉按謚與狀而名其德曰平康正直會歸皇極皇斂五福宜汝錫

譚隱君墓志銘

吾邑有隱君子譚一甫者孝廉伯趙父也嘉靖甲子郡丞蜀張公攝邑篆試得儒士五人伯趙爲首才十餘歲姿儀玉潤衆驚問誰家郎君或對曰是老儒生譚一甫子于時里中别駕桐野李先生深器伯趙以仲子茂才蒙澤之女妻之而君固辭齊大非吾偶也余心服慕君想見其人會有四方事不果既十年先大夫請告伯趙從游與諸弟交甚歡又數年余遭先大夫喪歸見伯趙于思矣其文行日益著余往還始密因緣得見君君于思與子同而癯談論出入經史亹亹可諷聽家城東十

五里而遠曰觀音崖泉自崖下垂如瀑布旁出溉田所負連山所面大野殊有勝覽好事者鐫崖之石曰宦遊一快遂自署快崖歲時從社中人載酒其下話桑麻較晴雨已更敲棋呼盧相與酬飲或踞石而臥輒泉而浣倚杖放歌而誦考槃之詩曰吾以此棲遲以此忘饑永矢無諼矣人乃目爲隱君子云君父軒初娶于戴早卒繼娶于申實生君戴無子有女兄一人歸于羅同産女弟二人歸于魯若李君友愛特甚偶吳亦推君意事諸姑甚睦魯若李奩貲悉取給君無何父卒君擗踊而號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雖然有古人之訓在内稱其情而外稱家邑長者善之是子也孝而達於禮無何婦翁卒有嫁禍其發者以身爲捍敝事得解里人子弟就君學稍資月奉供母君復哀其貧者脡脯不具無所問母卒又爲衣食諸弟比伯趙以諸生食廩所授生徒月奉倍君君又旁推及其宗人宗人數千指炊烟相屬溫然如一丘之貉故嘗甘心其父者後大陵遲爲覆護使無失所宗人彌愛敬君矣閭當車馬孔道道反背于形家不宜里長賦者征斂無恒舉宗病之命伯趙言有司興除其利害鄉鄰有爭爲居間一折諸理衆聽命如律令士大夫游巖泉者聞君賢造謁觴行酒盤

行蔌款之終日客對君亦若飲醇饗大牢忘其共具之儉也君闊達大度中情見貌即御諸子女臧獲未嘗有疾怒容而吳嫗以嚴相之内外肅給君不復齒及生産自項里俗澆漓子弟稍進取則父兄恣睢而君不因伯趙意氣加昔左右或言旁畝不拓如食指何君曰求田問舍此陳元龍下床客耳吾恥之夫衆子古稱孝廉吾以子富非廉子不以廉事父非孝渹能行此二者所得贏矣少受詩江右郭先生更受易邑南川王先生王先生門徒甚盛推公爲冠邑大夫李公試君文在高等君貌短小逡巡弗敢任李公命兩隸掖以行繇此知名然

數奇竟不得占博士籍而伯趙小時了了盡以所受書授之已又授兩孫內外傳兼貧不督而成伯趙初舉君勞之曰吾家耕且讀數世即吾學四十年至兒而後成名大丈夫能事詎止此乎兒勉之而伯趙又數困春官君春秋險者則謂伯趙何不乞一博士書所云教學半也伯趙侍次都門心忽忽如有警遂請急歸歸則君時置酒與宗族父老高會令子孫侍誦說往事慷慨不勝情又數月乃卒是爲萬曆壬辰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距生正德己巳六月二十有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明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葬巖東南原所自卜兆也君

名秉爵一甫其字三男子伯完即伯趙仲亮叔充一女字茂才董敎子天策未行而殤伯趙婦李即別駕公所許其母周太食伯趙二十年見壻舉尋卒君曰兒非婦之母無以有今日即貧當報德爲經紀其喪盡力男子二人如絲聘孝廉夏崇謙女如綸先聘余仲弟孝廉維極女殤復聘余少弟光祿丞維樽女如繡聘茂才王寅女女子四人一字茂才魏啓秀子九功余妹氏舅西安公家孫也一字太學生胡宗沆子棫一字貢士王玉子應鏘余外父光祿公季孫也一未字亮婦闞處士勇女男子二人如綱如緒充婦吳處士岙女男子一人如繼女子一人字處士畢應宿子世赐銘曰周士所繇黨正州長族師閭胥敬敏任卹孝悌睦婣有考有書齊修內政鄉長復事君親閭諸居處好學慈孝賢仁有其人歟匹夫有善上莫不聞拔茅連茹胡不逢時以此河濱寘君檀車髻之甫田君剪其茨爲菑爲畬貽爾子孫百穀用登翼翼與與我瞻東南有宮一畝有丘罣如過者趨之來者式之隱君子居吁嗟乎君生無不足沒亦有餘

徵士方君墓志銘

方徵士名大經字元常自號梧石主人歙人也其先炎帝裔以功胙土方山因以爲氏代有聞人漢方儲宋方

回明方顯最著七世祖玹三生道裕道裕生社達社達生永旺永旺生明祚明祚生尚寬娶于劉生徵士父母喬世其王母繼也而有兩少子不以徵士爲子數而斷養畜之外翁摩挲其頂曰是兒有奇骨目若縣珠當成宅相吾女不亡矣時時周給之既冠受書成誦外翁死粟不足無所嫁罷書嘆曰大丈夫寧槁死乎父母栝棬簪珥寓諸他所蓋勵有存者取以服賈善心計走陳亳維揚間以爲維揚江淮綰轂其口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居五年稍贏家有遺宅直可千金而仲父死其妻與季父將售諸鄰人汪氏子而族人欲得之者直不及半且

須三年兩家不能忍徵士慨然曰吾聞大宮之椽爲廈
門之椽君子恥之重棄先業也方氏失之方氏得之吾
祖考庸有憾焉議遂定而自卜一廛督工人織以帛易
粟因歲豐歉爲出入遂致巨萬族有以其里第操書致
來者徵士喜此吾向所以持叔季不欲與鄰人者也可
爲吾桑榆之收矣亟以善價畀之貲既饒痛父母不逮
養衣食菲惡而歲時伏臘享祀極豐言輒垂涕季父折
閱數解橐裝爲助仲父子落魄以本業之數敗數更給
貸無倦色仲母稱未亡人二十餘年朝饔夕飧供給無
乏祖庸所需以一身任客或諷之若不憶昔居約時事

乎以德報怨非人情徵士謹謝之曰吾不得事父母見
似父母者猶父母也骨肉至親非外人可論德怨且緩
急人所時有若能爲石人耶客服公長者後福未艾也
感外翁知己篤愛其子子死則存其孫母之黨數十百
人待而舉火有貸而行賈于苕霅于荊門于豫章者或
以失筴損橐或故匿其母錢或累數百金不問配劉媼
少同食貧相助爲生有繼之者矣思劉不忘亦善視其
黨同人吳甲罷狹邪沒其貲化誨之冀自新甲反噬徵
士私語其子是夫天奪之魄必無生理多與金錢遣之
無何甲不良死衆謂徵士能以智行其仁晚年以眞州

田地善可家當國中爲列肆左右爲質庫爲序室後爲
闤闠斧藻鉤繩事精整皆匠氏意想所不及居鄉恂恂
若不勝衣若不能言稱人不爲諂與人不求備不報無
道而疾惡如風忍弗能見改則待之如初錙銖掩骼治
道成梁齋僧繕祠諸義舉叩之立應撫章僕共甘苦樂
爲之用敬禮四方豪賢供張具物若孝廉南越鄭公豫
章劉公徐公陸公每過從必兼辰累月乃已鄭公目之
萬石君張公藝云稱耆之歲宗人徵文少司徒氏爲壽
遜不敢當司徒一言使人重於九鼎大呂幸甚顧何德
以將之且吾父母不獲中壽念之殆不欲生邑行鄉飲

酒禮禮爲大賓復固辭物莫賤於妄授微一時之寵以
辱大典負乘招寇不祥莫大焉君子嘉其退讓善持盈
也徵士雖不竟學暇日于史傳多所涉獵居以二子侍
游以二子從諄諄訓之不休決事成敗判人臧否類通
達儒生故壯無疾繼室支病其家以李醫來治見爲鴻
術偶徵士小恙醫誤以滯而下之病滋長長子之孟乞
靈茅君歸則不可爲矣詔以孝友儉讓四字復諭家老
毋忘舊恩遂卒支後百日亦卒徵士生嘉靖甲辰十月
三十日歿萬曆戊申三月二十有四日劉媼行事具民
部程子鏊宗人侍御元彥狀誌中支爲儀眞衛萬戶蘭

女劉生之孟娶朱方徐佩女有女兄適鮑司徒孫同甫
支生之賢娶荷池程敬裕女孫男三人順孫節孫茂孫
之賢出女一之孟出俱幼未聘字之孟介余友汪士能
乞余志而銘之曰五載而興高大其門自遠有耀以方
氏開本義率祖本仁率親富而好禮宜其國人天之困
女壬女于成既富且壽多賢子孫以報女德身沒名存

方外史墓志銘

歲乙巳冬方建元以其佳日樓集屬余邑洪明府寄余
俾爲之叙明府建元里人也會余起家領鄖延節拮据
兵事明年夏小休叙成以復明府及建元同姓中爲河

西小吏者致之蓋三年而建元卒踰年余始聞又踰年
其子來乞志墓則前所託寄皆已至獨建元報書浮沉
耳憶余客新安汪伯玉先生與弟二仲亟稱建元也擕
之過其館中論詩詩大有致而是時建元墨名滿天下
詩乃以墨掩既與久游至今垂三十年而知其人以墨
與詩掩也建元父時通初娶于胡生伯子大衍已賈江
陵娶于陳生建元幼而穎悟物至能名好讀屈宋騷賦
漢魏六朝李唐諸家詩而又好游西入楚蜀至夜郎北
入齊魯燕趙至薊門盧龍諸塞上感事弔古形之篇咏
諸名士延入社中據左席浮白長嘯醉或累日夕軒臥

忽寤而伸紙揮毫多奇語人益異之又好從少年短衣
楚製馳馬試劍牽黄臂蒼捕生麋麇而返或過青樓自
度曲被歌聲五木六博諸戲錯舉遞奏又好救人戹振
人不贍所席父遺貲揮斥殆盡亦會有病遂歸而婦巳
產子持門若丈夫一切家政聽之不復執何第研精于
詩汪先生爲豐干社能詩者推遜建元顧其家貧汪先
生策之曰吾郡故能爲墨羅氏與金同價今亡矣子何
不爲墨古人遠山磨隃糜以助文思是或一道也且可
治生豈賈竖之事汙辱之處如楊惲所云乎建元諾命
其子按朱萬初潘谷郭圯李廷珪父子諸家法選煙和

膠墨成傾其郡中所稱名坂象本六經綜百氏通三才
該萬有尚方底貢文苑借資四夷爭購以爲瓌寶語具
墨譜中故爲墨者嫉之百計務出其上卒不得無所發
憤則中以獄財勢所使無如之何走京師避之久之事
解而在困難時吟咏不輟識者益服其雅量會怨家身
扞文罔衆皆快之建元詔其子曰告往知來始可言詩
吾以治墨而信學問之無終窮也吾姑與若言墨若以
非煙至乎進之而有寥天一進之而有九玄三極夫詩
抑若是則已矣故建元墨晚逾精汪仲嘉品之曰青麟
髓歙令方伯文海陽令李宗甫譽不容口兩君者不直

知其墨又知其詩與其人者也建元雖跅弛不羈而行
先悖倫上世居聯墅無宗祠傾槖之半偕宗人侍御創
爲之父祖以上久未歸于土卜兆而厝之與婦白首無
反目傷其兄無後晚納姬生子以爲兄後命曰繼伯事
丘嫂濇二十餘年葬祭備物佳日樓不戒於火所藏書
畫化爲煨燼惟集與墨譜在神所訶護非偶矣疾作三
日而歿遺訓有云益者三友善交在久美者自美醜者
自醜譽且不虞毀於何有其襟期夷曠識趣高明畧可
徵已建元名大激字于魯後于魯墨入大內因以字爲
名更字建元卒萬曆戊申正月二十有二日生嘉靖辛

丑五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八初室于汪繼楊汪一女適
臨河程雲龍一子即嘉樹技藝文藻肖其父而娶同里
汪雷女庶子一即繼伯聘同里鄭大廉女孫男三文羽
聘谿南吳弘松孫女文翼聘同里江太學起龍孫女文
翀未聘孫女三長字上里殷太學宗僑子餘未字某年
月日葬某爲狀者程民部坤輿李民部宗甫宗甫即海
陽令也兩君目以外史因其名而志之銘曰魏韋仲將
有墨方一點如漆何精良其人能書能文章大兒北海
孔文舉貽書甫休深見許老蚌產珠保家主方建元墨
誕齊名翰林主人子墨卿墨瀋淋漓筆花生文敏篤誠
性貞實以韋方方顆盡一孔氏之言史今述銘之[illegible]石
瘞之塋維詩有神墨有精與爾精神高九京

東嘉方君墓志銘

方湯夫客劉比部公所其兒子謙客余塾中時召日者
及善相人者問狀皆云不祥心憂之貌爲日瘠今年春
湯夫卒踰二時子謙始聞訃而哀不自勝欽泣向不佞
曰先君遺腹子也吾弟又遺腹子也而皆蚤世天之降
割余父子兄弟甚矣然度可以不死余父子兄弟者有
太史公之筆在先君拜表墓之辱請以其緒施及吾弟
吾弟貧且賤要不無可述者具劉比部公狀中比部以

讜正著聲不輕許人太史其采納之按狀君諱日新字
湯夫父曰茂才道言母曰嚴孺人先世詳在家乘君生
不見父十歲更失母其哭母也中於禮所謂孺子慕者
是時兄子謙未受室里豪齮齕百端方氏危若朝露而
外大父嚴翁出佐邑外大母王孺人來就方氏家鞠育
二孤二孤小有生色君受經塾師所覽誦不忘久之爲
舉子業有緒而性好山水時杖策赤石陽湖間眺聽嘯
歌終日不爲疲久之復好爲弈里有飽一中弈品于永
嘉派爲第一死久矣從故老得飽所藏秘法案習之遂
盡其術時復有李中周源徐希聖周徐亦前君死獨李

在君毅然請往試李不能敵而維揚亦有與君同姓名
者及兄子謙咸國手于是人號君東嘉小方云然不欲
以小數自名更極意爲詩詩成衆交稱善也嘉隆以來
名山人者鵲起游貴顯坐作聲價君竊耻之故足跡未
嘗至京師所最稔爲劉比部比部上書言事謫閩及歸
慈谿游武林宦濡塢君皆與偕偕或經數歲手談或累
月日不輟比部從濡塢朝京師而君病比其返也未浹
二旬沒矣沒時不以妻子爲念唯自惜費精神無用今
而後知有歸根復命所耳比部初從導引師有得以語
君君始疑而終信沒後比部夢君以一紙相示覺猶記

其末語云余性嗜弈余志言詩悟道成眞形神妙時亦
異矣君生之年爲嘉靖乙卯閏十有一月十有八日卒
之年爲萬曆戊戌三月十有八日年四十有四娶西關
谷氏女子三伯履亨聘戴宗乾女仲履吉聘千石賓應
簿王之臣女叔履長尚幼女一未字比部既斂君召仲
子來輦以還而子謙亦辭余歸謀葬君先世之丘念以
子謙悉君父子後有子而先無父居布衣之位富能行
德貧能抗志此所同也父子二見其一子得見三子父
年二十有五子庶幾倍之子有哲兄而父子遺父正襟
牖下子客死此所異也至以出世法覩何同異之有不
佞第用世法如比部目爲之題曰東嘉高士方君湯夫
之墓而銘之曰生也永嘉沒也合肥爾有良朋道相謀
兮無違沒也合肥葬也永嘉爾有邦族魂歸來兮無遐
弈耶詩耶託名游藝寧惟弈詩爾生亦寄四十四年浮
漚夢寐朝聞道夕死可矣爾所聞者云何嗟九京其誰
起

處士潘君墓志銘

太史公傳貨殖子貢范白其人豪傑貨殖特餘事耳故
以爲首倚郭倮寡卓程孔任刁間曹邴師史橋姚無鹽
行事差可紀故次之關中田杜若販脂賣漿酒削胃脯

之屬無得而稱焉故又次之其文體議論多於叙事與
他傳迥殊又曰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其人能且巧自
可傳況賢此者乎余觀其所爲潘處士狀抑其次矣處
士昆弟多文學能爲司馬家言猥以余承乏太史屬爲
之志志曰潘處士軏歙巖鎭人也先世自婺州徙宋有
隱君子洋發以節聞數傳爲稷憲稷憲二子長桂林次
桂梃桂林娶于汪生處士五歲父卒女弟尚在腹資用
乏母子㷀㷀也處士奮曰人生安能老與親相守顧自
立何如耳仲父異之兒志量若是吾兄不亡矣稍長從
仲父之昌江爲陶旅買器皆精良無得以髺墾薜暴相

售少有則弛贏旅時斂賒爲儈首率已轉輸百數賈梁陳魏趙間已用鹽筴賈淮南致鉅萬眞州人號上賈矣處士有心計言利事析秋毫然如布帛之有幅焉毋過取又立義不侵爲然諾一鄉人推之祭酒顧益退遜席處下道讓左晷不張蓋出入不以車騎所居萬貨之川賈人豪奢相雄長獨皂帽褐衣周旋其間居亳逆旅賓氏子同蓐食遺三十金而去使人追之道相左日且入而賓氏子還舉以付之不受謝或失算而少受直者必語之故且示之算以此人人稱處士長者趨之如歸市稱貸率十而取息三處士第取二時時焚無償之券指

不可得之虛計人親愛處士卒不忍負所收息更溢諸子錢家支屬故舊貧者婚爲具聘贄沒爲調棺斂間私遺金錢不使人知或間之則曰昔吾居約恥丐人今施施自喜彼獨無媿于心乎柰何以施媿人傷女弟之不見父而蚤失母也厚奩具歸之許氏又不幸蚤寡輦之來舍子婦僮僕事以大家之禮終其身仲父四子伯轍仲範叔輪季輶伯仲蚤死仲父繼之輪輶衣食之欲恣所美好出恒浮于入處士陽爲裁而陰爲助已而輪復卒處士病華呼伯子瓆而屬之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仲父也仲父之子失所吾何面見仲父地下孺子差善

居室爲我善視猶子他日庶可見吾地下已而輶復卒仲父家四嫠婦二孤子送死養生事物備具十餘年父之所敬亦敬之父之所愛亦愛之伯子不食其言矣處士卒之日詔家人焚香舉手誦佛號而瞑是爲萬曆戊戌六月二十有五日生嘉靖巳丑十二月九日年七十配汎碩人以勤儉佐處士卒擁高貲恨不及事姑歲時祭必豐訓子若婦有禮法事處士季父之妻子季父之子若婦一如處士指先處士十年卒二子伯即瓆太學生富而好行其德娶吳氏舉二女仲瑾亦先處士卒娶亦吳氏處士所操錙銖耳積累倍千戶侯可謂曰能其

還遺金不倍季父恩求之貨殖諸人豈易得哉天命不僭稱老得正而斃豈其倖福于回惜不逢龍門著錄史記中志惡可已也銘曰古有五月披裘而負薪不取道遺金延陵季子實使之將無見人故立名不過從兄飲矯情哉第五倫一夜十往視兄子退而安寢何爲無私自其眞心潘處士見金不見人全而歸之非惡其聲撫四從弟家有戚疾華詔子復諄諄能使子奉之迄今維兩端發至誠賈人業儒者行曠傳貨殖視茲銘

鄉祭酒吳翁墓志銘

自項里中宿素衰落無論右姓通人即田庚裼父曠若

曙星豈陽九百六阨運固爾耶邑西北境有右溪吳翁者白首老艾魁壘之士也天不慭遺一老翁復捐館舍矣子若孫所為翁狀數千言斐然成章介余叔弟乞銘墓中石叔弟于翁為從子壻核其言非誣釆而志之使後人傳者舊者考鏡焉翁名希名字宗賓所居富水里大陽山之右清溪帶之自號右溪主人先世祖廷章自吉安徙八世至明為處士瑜瑜生茂才敬年八十有五以令德賓于鄉敬生處士伴山翁價比德於父是生翁翁仲子也少有異質啼聲覃訏載路稍長受書善記卜筮星曆醫藥相地相人諸方伎家言無不綜覽談者莫

能難鈞獵騎射五白六博擊筑高歌伏習者莫能勝也會伴山翁為里豪所漁奪亡厭翁禦侮疲於奔命乃謝去舉子業曰國有六職王公士大夫農夫並列周官吾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與僮僕並耕暑雨祁寒十九野次而又善察土宜觀天時陰陽晦霽穖美衰惡坐而策之無失歲率大獲居人驚相謂力田不如逢年殆不其然不見吳翁力奪歲權以故不窺市井不行異邑無秩祿之奉而所入與千戶侯等旦夕具糒饌奉父母請所欲敬進之几杖衣裳惟適之安脫有疾藥必先嘗不浣櫛而侍其執喪哀其含襚棺槨葬祭豐其治生類

白圭忍嗜欲亦類宣曲任氏先畢公事而後及私三黨之戚大氏無慮數百人無貴賤少長賢不肖曾不以惡聲忤色相加遺餓者食之病者療之沒無歸者瘞之婚若嫁者助之為排難解紛而以金報謝者卻之鄉人子為穿窬盜而獲者慰而遣之其後悔過自新則獎許之嘗有細人搆翁於邑丞所丞持翁而貸三十金亡何丞卒翁聞輒還其券夫宦而乞貸又不幸而客死吾殊憐之安忍修郤從孫季習孤而貧翁資之學迫舉於鄉所貸前後四十餘金踰年卒人言其婦裝送不薄可收責也翁變然曰吾家二百餘年代有隱德至此子而始登

賢能書曾幾何時而失之是之不惜而惜區區者乎所鄰善田宅以書致來必與善賈賈或過當傭田者或歲逋其租或越疆而侵或負其子錢並母錢失之不校也平居好古人嘉言善行書之四壁皆滿里社燕會過從娓娓稱說之以相風厲環里之左右道靖佛廬徒杠輿梁出翁繕治者強半緇黃瓢笠多歸之中歲作勞善病忽有道人詣門款語翁識其不凡告以病狀道人搖手是非藥石可愈授以導引術別而問其姓名指口者再吾幼辟家學道今耄不省記矣其夜翁夢偕羽士登崑崙苦弱水不可以舟羽士飛渡去驚而覺如其方行之

疬良已因瘖再指口者呂也蓋純陽云爲詩自傷恨相遇之晚已遇高僧說法長慶禪院而心善之每歲孟春掩關習靜法華楞嚴圓覺金剛諸經瀾翻在舌大洪祭上楚之名山往祝釐者數矣朱顏素髮步捷奔馬游人望之若仙屬有詔賜民高年爵一級譚博士宋明府焦別駕及邑諸生先後舉翁行誼與詔合翁不應所親強之如格明詔何且夫逃爵祿者謂有職事則有勞勤有寵辱則有憂患今爲帝外臣雖褒衣博帶何病翁飄然服以拜賜邑鄉飲酒禮翁大賓翁固辭邑固以請亦勉就之酒一再行促駕歸指城闉而矢之是不可再辱吾

足矣治園舍旁喬木修竹穿篠葱蒨池魚林鳥充仞其中時而抱甕行汲時而拄杖長吟勝引客戚臭味合者班荆浮白極歡而罷初娶于鄒繼娶于賀皆無子以伯兄仲子沛爲子十六而爲諸生十七而娶周處士滄女十九而夭其季弟生子天授三月而孤翁育之亦爲諸生天授凡三子則又以其少子季重爲沛之子季重之生也翁感異夢取諸其母之懷而與賀媼乳之小字之曰繼九九年而翁側室陳舉子天祿翁年六十矣爲季重娶賀處士尚金女生子二人曰兆崑曰兆崙生女一人爲天祿娶賀處士玉女生子二人曰昌曰瑞翁曰置

左右號咷嬉笑應接不暇忽其日之永歲之不與也翁故用勤起家用儉守之而獨爲子孫購書延師不惜貲日丁寧督課此吾未竟之志也勉之矣季重已爲諸生天祿冠且婚翁年七十有九而後倦勤語子孫吾將爲陶朱吾將爲陸賈女曹垂拱蒙成無乃以惰弛乎其析箸而居庶幾知小人之依知稼穡之艱難又二年萬曆癸卯十月有九日翁卒距生嘉靖壬午十月十有四日年八十有二先期子孫奉觴爲壽中夜對案不食吾其逝矣寢疾五日而卒翁六十以前無子子其兄之子亦夭而後有嗣孫有孽子子復有孫孫復有子隣人不戒

於火比屋延燒惟翁廬無恙言厚德食報者以翁爲證云墓在夢更山之麓生時載酒其間顧而樂之爲竁而封之若馬鬣左爲祠祠里所爲慶佛寺周遭手植木千章大可蔽牛彝器輀車皆備曰他日不欲煩子孫其達如此銘曰目而爲唐壤父爲虞石戶之農其業似之而緣飾經術亦何雍容目而爲楚狂爲漢陰丈人其標似之而廉不絕俗隱不違親目而爲晉復陶爲岱榮啟期其年似之而田園之樂子孫之奉罄無不宜目而爲秦公士上造簪裊不更其爵似之而以德舉非以賄成目而爲漢鄉三老有秩嗇夫其政似之而遊于物外吏道

無拘與天爲徒與人爲徒先民餘裔後進楷模

程叟墓志銘

余傳叟之再踰年爲萬曆巳丑歲起家游梁未嘗一日忘莵裘也以叟伯子善形家言屬之物土方量事期因而護作事鉅細惟所擘畫叟時時謂伯子士爲知巳死乃公幸健敬無以內顧分念又再踰年爲辛卯叟趣伯子視余梁署中間者闊焉李公不聞故人讜言矣則更手書其持齋時所爲偈遺余而終丁寧之曰君行縣慮囚愼失不經此無量功德也余甚味其言非長者烏知此乎其秋余移虔州有采薪之疾伯子自雲杜返新安

使人要入虔留治藥石甫信宿伯子心怦怦動亟請行固留不能得衝風雨發舟是爲十有二月十有三日其明日叟卒於家伯子以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叟梓木坑省南塢中負辛抱巽而余病免里居伯子復匍匐至楚飲泣謁余夫使孤不得奉家大人含殮爲世大戮者唯君家大人知孤忠于友沒不以孤不侍無禮不舍者亦唯君能不朽家大人俾孤有辭者亦唯君君其圖之余傷叟以余割父子恩高誼未有報卽不文何辭而處士生平行實具傳中無可益稍採其世系與傳所未載者志于墓之石叟名禎保字子安家祁門善和里山中饒松石自號松石老人學士大夫慕其賢詠歌甚備父周母林其祖珍武者奉神不茹葷叟從遊四方受其教而行之五十年不易娶於李爲黙〻老萬山女有婦行少叟三歲踰八十而後奉神一如叟叟大喜朝得正法夕死可矣叟素強無疾病伯子按太素法診脉多效叟獨不令診吾晚稱心安居士自以於世大耄卽死固當悅脉兆不佳徒亂人意至臘而七箸日損兀兀無言叩之亦不應忽呼其家孫可行詔之曰乃公踰艾抱孫孫有室十年未抱子其速置側室令長往矣不及與而父別所居面傍雲山有石巖礱龕深三尺廣倍之如丁蘭

刻像祀其中寄聲而父李公石交無相負也公卿以月奉餉乃公乃公藏諸笥其爲石橋濟鄉之艱涉者必丐李公記其事而父年且六十可勅斷酒肉同乃公極樂界遊耳大道何言言必有生遂卒距其生正德丁卯十月五日年八十有五男子三人伯大中娶于李有子可行次大經早卒無後次大立亦蚤卒娶于汪有子可學女子二人長適黟學生李日華次適邑馮世望孫女三人所適與孫所娶婦俱邑著族叟卒之日〻黨鄉鄰數十百人臨哭盡哀爲文而誄之先是邑令常公直指使者孫公察叟行旌其門授之冠服處士一再御而已援

蕪榻寬博衡門之下衎衎如也仲尼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觀之象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叟仁厚自其天性以奉神故益虔早服重積壽考且寧得正而斃固其所也一切歸之於神儻所謂日用不知者耶然于道無咩矣銘曰何以養生曰無毋生何以事神曰能事人生匪陳人沒亦明神而已返其眞其子猶嗷然而哭者天性之親無解於心

劉處士墓志銘

竟陵東六十里聚曰皂角市據溾水下流而三澨滄浪別涯爲湖脅帶其左市可三千家其人土著十之一自

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農十之二賈十之八儒百之一自豫章徙者莫盛於吉之永豐至以名其閭而永豐莫著於劉氏劉氏之先業儒南宋時有爲侍御史者入明七代孫純正賈楚樂市之土風因家焉有子六人其五曰珙黍賈之餘以治農有子四人伯曰河農與賈兼之而有儒者行以父稱東津居士君亦號少津云母昌同產弟溯池淳繼母鍾有弟濟女弟適庠生甘桂父卒而濟尚幼事繼母甚謹兄弟共釜而食其後食指繁室湫隘不能容乃別置第母往來諸子家獨留君所久淳蚤卒抱哺子應朝爲嫁其女於丘岱君之卒也皆爲服三年如父母先是鍾疾甚君爲醫藥禳禱憂瘁不勝鍾竟無恙君故健飡瀉暑之田間風襲肌歸而頭岑岑也又強起治生產病乃革不數日遂卒母枕尸而哭之曰天乎何不以老婦易吾兒夫繫劉氏安危者兒也君孝友大致如此娶於張生二子長應光娶於鍾郎母黨孫次應召娶於董孝廉曆兄文學春女也君恒自恨不爲儒以儒課二子而皆苦病不能就其業余先世亦徙自豫章爲君同郡人先王父朝列公與君父布衣交見君兄弟市不二價而善之余自史官出叅陝藩道喪兩子先王父聞君有息女因令先君子委禽俾來助

遣君嘗入陝視女余爲督學使者吏有罪受笞數十君從壁隙窺大吐舌吾乃知惡之不可爲也雖然吾聞陰德可以裕後昆自今請公小寬之余婦王孺人善病以家秉授君女然君益自遠孺人重君歲時走奴婢問遺君夫婦有加禮君暴卒孺人趣助之棺余新得傅氏地距市里許卜之吉孺人告余以葬君負甲抱庚君生嘉靖辛卯十月十有八日卒萬曆戊子後六月一日年五十有八葬以庚寅正月三日銘曰謂天之胙善爲可憑而胡不遐齡不盡之福于孫是承謂而幽宅之相爲有徵而魄既寧寧而子孫施及而女慰而冥冥

吳翁墓志銘

吳翁名天敬字元誠休寧隆阜人也生嘉靖已丑八月二十二日卒萬曆已酉七月十有一日年八十有一子四人元配臨溪程萬蓄女生伯守任仲守心皆太學生副汪媪生叔守廉季守學守任娶隆阜戴大模女繼戴沾女守心娶萬安何育女繼金元女守廉娶隆阜戴春芳女繼西山金時化女守學娶隆阜戴元秩女凡孫十有九人可章文獻可訓可諫守任出也介士可取可寬可進可遯守心出也可羨可漸可就可教可懷守廉出也可求可前可託可寄守學出也可章娶潛阜太學金

春芳女文獻娶閔口項文泮女介士娶林塘范格女可訓娶古林黃某女繼塘干程某女可諫娶溪頭王道燦女可取娶率口程某女可羨聘商山程某女可寬聘隆阜太學戴某女可求聘汊口庠生程瑞星女可進聘閔川太學畢世芳女曾孫十有九人智高智聰智大智奇智深智永智睿智樂智慧智嘗智善智度智遠智堅智達智周智亮智浩智煥智高娶萬安何境女智聰聘汪干程某女智大聘浯田程某女智奇聘商山程某女女一人適萬安太學何文耀子基孫女六人一適隆阜庠生戴麟𪊑子鳳翀一適汊口程瑞星子曾孫女二人一適隆阜太學生戴某子餘未字某年月日葬翁某所其先世居吳田國初天祺公徙隆阜數傳爲勝宗子振熟振熟子世騰號雲巖公世以本富至雲巖益饒舉五丈夫子翁爲季性醇謹質直一切偶眭智故無所雜糅諸兄經營江淮吳越間翁獨家居食指幾千歲費數千金父老而傳翁爲政日賦食歲賦衣器具薪蔬膏火之屬必均四時若伏臘薦寢展墓之物必虔宗姻里黨弔慶酬往親疎隆殺之節必稱父母意所欲出不言而喻諸兄弟子商者給資斧學者給載贄昏嫁者給財用鷄鳴而起督㓕獲力作至丙夜不休息蓋數十年出入數十

萬而私槖不益秋毫析產不擇美惡諸兄弟化之時靡有爭五人皆齒危髮秀之老相得亡間諸子婦亦欣欣愛戴季公也里俗富人車輿衣纂錦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詭文緐繡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目眈冶由𨡀餔粉翠鉛紅之色陳酒行觴以夜繼日翁一尺縉好童童而不致文一勺粟飽蓬蓬而不致鑿醴足以將意樂足以宜鬱則已矣人有恒言井蛙不可語大拘于陸也夏蟲不可語氷篤於時也翁跡未嘗離里閈而周知四方之故坐而策之若所素習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而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還遺金焚負券

不令人知居常好考亭先生小學曰趙韓王以論語佐人主定天下飾太平其學大矣吾以小學爲政一家是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適身之行也晩年築別館小具臺榭之致杖屨日月至焉延師課子若孫事師有加禮子守廉孫文獻介士先後爲諸生素健啖無病病視聽不衰行不索扶持偶有不疾累月疾革言笑自若無一語及他夫多官多壽多男子子孫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稱之而勿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而有之世幾何人鯤鵬鷽鳩朝菌冥靈小大長短分量懸殊矣何翁之備有諸福也翁

爲兒時有日者言其終身所受享驗之皆合然翁非倖福於回所趣操固有道其大歸勤儉讓三言蔽之矣銘曰而陸沉若市南宜僚乎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俱而鋤色若顏不疑乎云樂辟纇而師叢梧而富而無若知和所投乎外可獨行內不周樓疏而年若大馬捶鉤八十而不失豪芒有道者與若南榮趎不以知愁軀而直以循斯須彼昏不知謂之朱恐而愛子若林回乎弃千金之璧負之而趨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若緩爲儒若庚桑楚乎鞅掌爲使擁腫爲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死也生之始生也死之徒死生爲徒而其卽安於斯丘矣夫

向邑子墓志銘

蓋余于向君之沒也爲之泫然出涕則悲先大夫云彼其食粱齧肥鮮衣怒馬四十餘年稱鄉祭酒有子爲茂才從余兄弟遊郡國守相體貌有加夫非先大夫之賜耶先大夫春秋六十有五而君加四且及抱孫德人者與德于人者有閒矣受享或過不及余安能無悲乎君名大楚其先蜀人祖伏一徙邑七寶里遂以籍自占伏一生繼宗繼宗生貴貴生友明友明生聖聖生永瓊永瓊初娶于馬無子復娶于王寔生君是時父年已四十餘矣目不知書第時時舉所聞故事詔君君輒開解亡

何辛五畝之田三畝之宅以遺嫠婦孤子無儋石儲或并日而食而君任耕母任織日夜不懈亦賴有天幸逢歲比登畝或收一鍾時有奇羨矣其鄰富而暴抗睥睨君君事之謹又折節爲儉歲約田所入家所出息之獲其贏利旁畝益斥而所居在邑南中道行旅往來憩者簞食壺漿分而食之昏夜風雨叩門無不延納廡下有號寒者溫以緼火蒙以緼袍窶人子就之如歸縉紳學士盛車騎傔從而至則身擁篲罄折嬾趨上食務盡其歡一昔而園蔬囷庾盡矣則取之稱貸四方客高君之義繼至輻湊里人見君多重客益重君卽有紛爭君居

間必釋其得過當愈于纖嗇余上世家竟陵皂角市先
王父家京山仲弟季弟受室竟陵已爲竟陵諸生歲時
過君不可勝計而竟陵陶郡丞王郡守父子兄弟皆以
余家故遇君良厚君語及先大夫未嘗不下泣也既舉
茂才其母李卒茂才慧居恒撫俺其首而嘆吾一匹夫
得託于諸縉紳學士諸縉紳一顧而有餘榮學之不可
以已如此矣夫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
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惟學爲然吾
度吾務農孰與務學獲多吾少以農不足而奪學令吾
農有餘兒無不足于學于是以其子從余與仲弟學而

邑司理譚公明經兩會公給舍郝公茂宰周公皆有名
先後師事之其子因爲邑諸生明二百年向氏族甚蕃
而爲諸生自君之子始又遣其宗人子朝元同子學朝
元亦爲諸生宗人彬彬有禮容矣郡守燕李公絕愛君
之子致之郡與諸生異等者同舍學而別駕朱公兩子
皆茂才復與遊甚昵君恒戒子吾得遊諸貴人有年諸
貴人視我不薄然吾不敢挾諸貴人有越思兒幸受知
當路慎無有所干其子奉之三年周旋郡邸中人無訾
馬君盧左數百武有橋而圯爲撤而新之夢金章黃蓋
者從橋度相揖讓已而李郡守行縣于君廬置頓君以

子故修謁郡守揖而與之言宛若夢境因號新橋志夢
云其子兩赴省試不第君不能無望怏怏抱疾余以先
夫人喪還君猶力疾入邑相弔疾殆乞余以衣槥之而
執其子之手吾不及見以一命服斂我也命也夫兒勉
之矣遂卒君生嘉靖甲午七月三日卒萬曆壬寅正月
二十有六日年六十有九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四日葬
西龍湖之原與婦李同穴禮也子一名讓即茂才女二
字里人葛世與子鎔者小婦蕭出讓初娶里人郭煌女
繼娶里人胡鈞女再繼廣陵人胡相女余仲弟之子之
母之妹也孫一景清聘茂才潘應旂女女孫二未字銘

曰孰封殖女而不見女成女無倍德從之以死事之如
生孰教誨女子而錫女令名女無遺憾生者榮死死者
若生女廬之前顧見女墓女望女廬客尚如故客亦憶
女遙酹女墓女墓余銘以好客者知余知女匪墓之諛

晉陵玄言顧仲子之丘碑銘

於戲此晉陵玄言顧仲子之丘而雲杜李某爲之銘仲
子名起綸玄言其字仕儒林郎以子祉源貴封大理評
事不稱稱仲子仲子別業慧山之麓其先世君叔長康
明王邵元倪楊唐湛李皮陸諸閒人託跡焉山起伏連
蹤若九龍而當繡嶺之白石塢中爲黃公澗滙諸水注

池傷有丘若覆敦修竹灌木輔其幽深仲子顧而樂之令吾百歲後從十君子遊地下足矣無何仲子行歌大雪中墮池幾死久之蘇乃更名曰更生字仲長而治石室丘中凡附於棺若椁者具矣夜忽夢老人乘白鹿過而相勞也質明客貽之玉玦一宰官挾鹿行與夢合遂以名丘曰玉鹿仙丘云仲子生正德丁丑四月二十日年先矣貌光澤步趨強駛對客賦詩行酒申旦不寐以爲常生而營丘樹之碑且丐之銘其事頗奇不佞故備論之而復采嶺南歐水部楨伯銅梁張司馬肖父毘陵王文學百谷所爲志若傳識于後方當嘉靖朝仲子世

父榮僖公主方書得幸齊宮秘祝之文仲子時爲公具草奏稱旨名聞諸公卿願內交仲子執政以爲秘書待詔仲子不顧也竟領滇參軍以行士以此多之滇有那建之師其都會邑昆明軍興一切錙午並起仲子攝昆明歲所日坐堂皇諸曹吏以事次第受署大者斧斷小者理解歲旱被髮跣而禱雨如澍滇人大悅有璫詐稱詔出鎮滇其徒數十百人彀弓弩持滿騎而從所過榜掠人白晝攫金市爲之罷大將軍遣財官逆而覘之璫怒刃其臂臺司相顧愕眙將拒之以兵召仲子決策仲子覓譬諸公無患是可口舌走耳即擁輿隸前璫盛氣而胥之入仲子調之曰中貴故受書書空何武也遽投刃交拜坐定問西禁事宜與大璫五六人安否璫卒不知所對面如赭仲子呫囁耳語若來何爲袖出一金牌吾奉鮑公命求黔國金耳鮑大璫握司禮篆者也仲子厲聲曰金誠有之非黔國所主即求金無詔誰敢哉璫辟易執仲子手泣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行滇人環門如蝗無不灑然觀仲子之談笑而卻璫者居頃之以使事過里島夷蹂躪吳越人民正營邑令王雅知仲子才舉北城而屬之曰是近賊巢非子無能折其衝仲子撊然授兵登陴更募武力鼎士潘侃夜縋而出微知

賊處搴旗與所肆尸而還賊稍卻而久雨南城崩仲子爲植巡功四日訖工賊不知也爲長梯攻城仲子麾奴產子從間道抵冒熅火發機中死者三人具藺石布渠答督戰益力諸橫海樓船別校適至賊度不可支遁去上功幕府仲子受上賞尋監州鬱林下車假行守事黑青爲梟居人狂走叫呼失次仲子矢之城隍之神一夕晏然而陸川之寇作日勒部士步騎躬修比閭什五之法而法離次者寇突入境一鼓而殲其渠率二十許人衆噬指喙駭戒無犯鬱也大司農徵鬱丹砂仲子奏記督府曰昔葛洪南訪鮑靚靚留止羅浮賓朱黍砂勾漏

而後人踵訛襲故難未狀也不如市之辰州便督府不聽與人徒三萬蕭然煩費無所得仲子憂之偶浚井得砂二斤工甫罷于是仲子以貢砂行而心殊厭吏事矣因自免歸仲子白皙鬒鬚眉而豐下大冠若箕高幘若屋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佩環玦帶櫑具劒車騎雍容閒雅甚都也則見以爲綺襦紈袴之間少鮮所更而爲吏獨以練習稱上有大獄輒行仲子考案十言出囚輒叩頭伏罪奏當精覈爲諸郡國冠所擊搏大猾財勢絕路與督學使者殷公庭爭一博士左右目攝使退仲子持愈堅殷公卒不能難馭下不鉤摭微細而小物

必稱任其所布五事陳五政議五便滇鬱至今賴之語具集中仲子爲邑諸生爲太學生六試于有司以貲爲郎北首燕南浮淮涉湘踰五領西度夜郎洱海踣頓道路數萬里隨牒守儋石之祿七載則見以爲伊優取世資若鳥獸之可豢紲而服官實才二年餘其致在游覽兩都三輔岱宗闕里匡廬九嶷彭蠡洞庭方輿所稱名蹟十得其半客談天台石梁之勝不告家人拏舟而去謝鬱林年方四十槖無公家一錢而家故溫厚良田千畝廣舍千楹園沼臚接背山枕流得古澁觴石罍泉上激而函引罍尊款識多三代時物几案髹漆皆貍文女

手他帷幕器用不移而具風雨煙月之景花樹禽魚之美置酒召客評賞觴咏雜以彈棊格五射覆蹵踘木熙角抵之戲佳俠函光妙麗善舞自度曲倚簫和之則見以爲仲子好飲酒近婦人其中未必有也而海内特進高異之士爭委贄仲子希識面乍見甲甲磬折已而慷慨談說自六籍諸史外天官醫卜方藥伎藝之書梵典道籙黄冶變化導引經仲之旨名山大川道里遠近險夷方俗繇役戶口蕃耗土膏瘠所宜若數一二而別黑白所著書累百萬言至老不輟筆舌足浮沈天下士而又長情有思亹亹不休春容大篇造次迫之可得也其

行于世者應制玄言訓藻感知晁明句漏舊林諸集若干卷選明詩爲國雅園山園爲倡和集踰五十爲知非歷若干卷楊太史皇甫司勳稱其宏富似司馬子長才情似鮑明遠又似孟襄陽韋蘇州則見以爲仲子文人内行或未醇備而渾龐朗爽不荆枳其腹先人之廬沒于豪右勞心焦思數十年而復舊物爲祠南林祀晉尚書右丞君叔而下割督亢田供伏臘事其兄捉舉公白首無虁介六戚有疾病不諱依仲子爲命里黨耆者所需登來之也仲子配楊孺人有婦德毋儀三子曰祖源祖河祖漢源有才名直史館源子本與仲子同物立以

爲庶子而字之小同本以下諸孫十有五人仲子號九華又號嘯林外史其取義大歸不出丘中銘曰之生而之死之歌于斯哭于斯之死而之生之豐其碑繇其辭采弧遂矢四方載馳歸來乎一丘若夫魂氣則無不之造化何常海涸陵夷一坏乎兹丘疇畀刧而無窮有涯者生無涯者知不忘以待盡後天而奉時噫嘻

生扇頭詩歎曰吾恨不與周旋已知爲太學生也延通定交賦禁中牡丹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液殿[illegible]烟之句擊節賞之徧賛于館閣諸公一日名動長安矣肅皇祝釐之文文榮倩先生視草無不稱上意時申少師時行王文肅錫爵余文敏有丁初入翰林文榮數舉先生文視之吾得王生與若輩同稱門下士幸甚先生少通倪善緣木黏竿鬭雞走馬捋蒱蹴踘諸戲吐佳言如屑四座屬耳忘疲如京師從劍客酒人過酒家胡威以得更永侍爲光寵賓文之金緣手而盡文榮詠實其橐客有知者持五千金爲壽先生麾之吾立身有本末

豈與錢通人以故愈重先生史館修永樂大典簡諸生校讐事成可除內史衆讓先生先生不屈爲書傭浹指而罷試于京兆文榮屬主者必首王生以光賢書會開父卒去試期才一日文榮亟來慰藉可畢此而後成喪先生艴然不悅戚而有嘉容罪通于天何以功名富貴爲匍匐奔還雞骨支床類阿戎死孝矣歲時伏臘上冢攀松楸而號猶以不覩及含殮自訟也父產累萬伯氏主之先生一無所問五十年同居不析箸兄春秋高無子然以先生仲子爲子先生因請納側室後生子承譔割百金產贍之得以貲補典客贈父如其官而先生悲

原缺第一葉

喜交弃良難爲心矣文榮貴時傲倪公卿其卒也門人
故吏掉臂不顧先生千里往臨部署喪事上書請賻卹
政府修郤者引大義與爭每歲省袁夫人于家終其身
不替隆慶初載再入試京兆而太學中式者巳溢額復
不收先生引鏡自笑若故非食肉相無庸僕僕道路也
姜宗伯寶林文恪嫌留之不可吾有千載之業寧在一
第歸卜一畝宮名菴半偈名堂解嘲讀書與著書日富
臺使郡國長吏四方之客無貴賤賢愚輻湊並進學士
欲行其詩若文者非先生序不取徵自王公下逮齊民
思顯親不朽者非先生竹石金帛之篇不愜意二氏欲

與其教新其宮官私有事于關梁道路若古勝蹟者非
先生疏不檀施法書名畫古鼎彝器與技能工巧青樓
歌舞依倚就聲價者非先生品題不踊貴筐篚包匭上
交私覿陳庶侈者非先生手筆不爲腆故先生一日之
內臨文十四對客十六而精神意氣略無厭倦人過吳
中或不見先生則共嘲曰俗子而閩粤間尊鄉之尤甚
販夫持先生八行尺幅歸鄉人追欲得之酬善賈數倍
上晩年命中貴人四出采摧爭致寶玉奇玩曰孝順物
先生詞翰居其一焉無論諸藩王若元勳大帥郎水西
恩明諸酋朝鮮安南諸國若雞林購元白詩新羅寫馮

定碑矣環先生而居者借其名以贗售不至餬口四方
上初踐阼詔舉軼才林文恪以先生應詔請比于吳諭
德陳檢討文待詔不報李司空幼滋故守毗陵識先生
與其姻江陵相推轂先生許爲京朝郎先生辭不往兩
人知我何如文榮吾少也賤硜硜不肯以內史相吏今
老顧掃丞相門耶侍御邢子愿侗按江南擬薦先生于
朝外遷不果趙文懿志皐議修國史將盡徵文學士而
先生與于愿屠祠部隆爲冠先生計曰將置史館諸君
子何地是謗囮怨府也事竟差互二公服先生遠識後
先政府數輩內江新鄭興化蒲州南充新建兩山陰兩

四明太倉吳縣或聲相慕或交相昵問遺或時至或月
至先生素書相答不縟組體裁而絕無所關說生與申
少師同物吳中尊爲二老望之若仙飲累日夕絕不談
時事不閱除目官于吳者造廬咨問降心以相從也雖
不出戶而知天下夏賊擀酋倭夷並與料敵致勝若合
符節屠長卿謂上可方子房孔明下不失爲安石景略
以此生平周人緩急尤篤于故舊陸生富而吝其子申
中以大辟先生傷之夜不成寐齋戒告于廟謁陳明府
持之堅先生辨數慷慨明府語屈事卒醉生携妻子詣
謝先生詭曰吾未與閩吳太僕子孝廉亦詿誤陷文罔

亡抵先生所先生内之捕者遂坐先生賴麥郡丞免而
孝廉轉徙荆襄以天年終買山十畝王氏子姓族葬焉
所善黃清甫貧死既殮葬之家祀先必呼而酹之王元
美先生甥曹子念死無子以外孫女爲託即納爲孫婦
同門錢叔賓子序窮甚衣食之三十年有惡聲加序弃
及先生他所爲德而以怨報客諷絶交先生不移意也
人有片善吹噓剪拂不遺餘力所奬拔後進知名于時
甚衆里中趙宧光錢希言其翹楚也而剛腸疾惡不憚
面斥余嘗與游于市有兩童子踞閶門而述其文先生
叱曰若文寧堪入乃公耳而傲若是童子踉蹌走人或

談涉俗情輒隱几臥鼾聲與其言相低昂也年踰五十
買地支硎葬婦旁構圜焦奉大士名曰廣長自署廣
長菴主種花植竹枕流漱石樂而忘返語諸子吾歸骨
此與太上隣豈必傍要離哉已得錦帆涇廢趾闢園其
中而客益進子女昏嫁益費食指益繁稍就窮夷然不
攺其樂郡邑賓先生于鄉者十數率以病辭後趙郡伯
世祿固請强爲一往吳父老嘖嘖是德舉也沈啓南文
徵仲鼎足矣先生貌癯善病晩病痱下幾殆謝遣冠蓋
客與田叟野衲爲偶藍轝舴艋倘佯石湖虎丘間所遇
非[illegible]讓不休諸子諷老不宜用筋力爲禮笑曰
我性不解與人習而安之若嫌禮法拘攣嵇阮放達何
不長生至今日病華櫛沐焚香不疾首蹙額問立春何
時旣彌留合掌頌佛號從容笑語口占詩授仲子錄之
更加竄定童子掖而起逝矣是日也以立春若前知者
異哉人以其班哭于室哭于堂哭于戶外十百爲羣泳
月乃已其集行世者諶野尊生齋二集雜撰數十種藏
于笥者尚百餘萬言先生卒萬曆壬子十有二月十有
六日生嘉靖乙未七月二十有二日年七十有八娶陸
碩人名士雲門公某女早卒子四人伯無曲國子生娶
龍門知縣殷某女仲無回邑諸生先卒娶徐文敏子通

政司經歷某女俱陸碩人出叔無田邑諸生娶典客朱
正初女無留邑諸生娶黎政某子布政司都事某女俱
貳室張令人出女三陸出者適文元善學正某子即待
詔孫貳室鮑出者適蘭州同知張某子某貳室錢出者
未字孫八人無曲出者五縈邑諸生娶陳某女次繁娶
周某女即子念甥次組娶張某女次纓娶浦之監女次
紉未名無回出者三綦娶邑諸生袁孟暘女次素娶方
某女次纍未聘孫女六無曲出者二一適諸生顧愛畬
學憲大典子一適顧善祁無回出者三一適徐一鳳一
適諸生文震亨同知某子國博某孫一適諸生蔣元基

無以出者一幼未字曾孫四恭出者二長仍次偶組纓出者各一俱幼先生子孫多賢而田留綺年得先生筆又觴其產與婦奩襄事留狀先生五千言大要爲家老子弟弟爲世大儒高隱俠士爲知交死友爲秕苑盟主爲鄉祭酒爲宗門護法爲湖海導師與余才難篇合至于負海內之名而以年享之極人間之樂而以後人成之造物忌盈獨先生多取今之世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矣余故采漢晉以前韻語而績之爲銘明先生直當于古人中求耳其辭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名下士固無虛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不講學行

無愧古文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知囊瘦而長才通方何用不臧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平津閣不留五侯鯖不屑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得黃金一笥不如爲柳耆伯所識人重君君重人走不在踁飛不在翼執埶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藹然崇篤無忘雅素苦饑寒逐彈丸筆耕字衮庇萬人歡避世墻東王君公夫下和雍郭林宗矜不爭和不同依隱玩世柳下爲工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琦章豈無摛藻與詠歌頌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那惟一人合并白能絲可談詩稱詩諭志没齒以乙年歲晚莫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委運去來大耋不嗟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畢如之丘相望垂裕後昆無疆

太學程平仲墓志銘

往余讀王司寇汪司馬爲程處士惟清志者傳知其有佳兒心鄉往之已而季子公叔從余遊甚稔公叔因以其仲兄平仲兩子見風度不減阮家阿咸而是時平仲卒矣兩子從公叔踵門請曰以先生不鄙夷下走施及兩猶子敢以仲兄邀惠於先生若司寇司馬之于先人幸爲志墓中石余按其婚姻汪明府狀質諸鄉人所道平仲事合爲之志曰程氏率口著族上世詳處士塋錄

不具論曾王父敬音王父忠烈皆獨子至處士兄弟凡四人處士子復三人伯曰提舉元正季曰元仁即公叔入太學有聲仲即平仲名曰元衡生而慧穎言動類老成人戴涵山公某者目屬之此吾快婿以女字之而貽之詩神駒猶在櫪雛鳳許栖梧人比于郗王郭劉焉稍長入太學工舉子業見推流輩會父卒哀而毀旣禫益購書瀏覽無倦而母有痼疾更數醫不效奮曰夫醫非盡人之子與儆我以所不知爲人子者以其親委之可乎遂盡索諸方書參伍考証用藥餌多效母是以瘳友于兄弟畢世無違言視諸子猶子也身操家秉賦衣食

豐約若一嘗讀易至家人卦嘆曰家難而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故利女貞貞者正也使之貞責在夫子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身常敬畏而後言行可以正人揭卦于壁朝夕顧提而顏堂之楣以正位其御妻子嗃嗃如也族有女適人而寡姑欲奪其志遂自刎而不殊白之邑于諸其家貧給無之没而爲之殯帥衆封墓叔父有婦從一而終貧無能名其節爲言當路表厥宅里焉故人有死而遺貲無存者爲之部署俾無失所里豪暴苦鄉人衆皆辟易獨以身扞格之豪爲斂手家受十一而恥

競刀錐之末負者多所寬貰室無他玩好惟藏古今人墨蹟啜茗焚香迴環玩之罷則危坐終日不換色寢疾諸子奔走延醫聞之不善也吾往以母習此技母有隂德天賓胙之吾不德安敢望母醫何能爲母省之伏枕流涕大人無以兒爲念有伯與季在而冢婦代我爲子諸子泣斥去無恒化者取子所爲寫照題曰此余病劇垂死時象也病能瘦吾形不能攖吾性筆能擬吾似不能傳吾眞後之人對此形似耶抑性眞耶復手書遺子清勁有法尋起沐浴更衣而逝蓋正之一言持以終身矣時萬曆癸丑五月三日距生萬曆甲戌五月二十有五日年財四十配卽戴令人舉五子存者四伯兆亨邑諸生娶孫明心女繼汪伊女仲兆升太學生娶項國佐女叔兆泰邑諸生娶戴太學大圜女季兆鼎聘王太學時勲女女三人吳太學守偲子共朱太學有益子共吳祕書敬子共其婿也兆升有子曰培曰坤兆亨有子曰塤兆泰有子曰城孫女四人俱未字來乞銘者亨泰也銘曰家人男女究爲父母上父初子四二爲婦五兄三弟夫則皆有道在用正始虔終厚維平仲氏服膺无咎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嚴君父母富家大吉胡不黃耇行法俟命其正順受史氏作銘繇辭焉取人謀

鬼謀同此關紐靈爽不昧啓佑厥後

吳太學墓志銘

有攝衣冠而造門者曰海陽諸生吳可與與之坐而問焉不可踞而泣掖之起葉拱而對曰甚哉吾鄉之俗之靡也其親死則必徵貴人文人之言爲親名高而多溢美甚且以賄邀先容之口識者恥之小子子先生無素然不敢以介紹通而直造先生函丈之席蓋徵夫周人之賤嫌也小子父爲瀛海君其名守益其字虞卿先王父天雲公有丈夫子四先君爲季少有異姿受書書成誦屬文文有章丱而喪母哀孺子而禮則成人既冠爲

諸生郡守楚徐公督學使秦郭公試而奇之應京兆與
不第先王父嘆曰吾老矣欲急見子成名不如游太學
之捷也先君入太學大司成大梁張公少司成吉水劉
公復試而奇之而先王父病且不可起則謂先君吾度
若三兄才皆非若比若爲持家秉有事弟子服其勞道
固然耳先君哽咽受命曾王父世騰公故以什一起家
至王父益饒所貸吳越子錢數千萬各有司存獨別以
數千緡封識界先君則皆逋不能償者也先君喟然曰
吾父不忍索責而持空文屬我吾將爲馮驩以彰父之
德于是吳越誦義無窮矣既而世父治室取給先王父

遺貲三之一先王父又嘗議建宗祠及舉先王父葬諸
鉅細經費先君身任之不煩諸兄事繼王母如母事諸
伯父如父事諸宗人及婚姻如兄弟婚姻家若世父之
執友有所負于先王父皆累千諸父曰是吾兄弟所公
共物也無寧委諸草莽先君曰吾不忍以婚姻朋友故
而失父兄歡亦不忍以父兄故而替婚姻朋友之好悉
捐其橐代償小子承乏爲諸生赴京兆試先君與俱不
能博一第無何先君遘疾醫卜皆曰不祥小子請先君
所欲言先君正色曰謝安石不云乎我常自敎兒吾入
事父兄出事長上一切酬往綜理若曹耳而目之今以

若弟游太學授家政如乃公若守鄉校無徙業庶母有
幼弟在襁褓或爲之請曰有兄在復何言遂瞑其歲爲
萬曆辛亥十月九日距生嘉靖庚戌正月二十有九日
年五十有九吾母程臨溪名族所舉二子小子可與娶
草市孫某女弟可試國子生娶林塘范某女三可命未
聘孫男八人仁昭娶由溪程格女仁溥聘方干程太學
廷灝女仁壽仁依未聘仁安聘居安黃允陞女仁懷仁
至仁惺俱未聘孫女七所字皆邑大姓先君生平與其
子孫如是有一不實是誣先君先君不以爲子先生典
兩朝史其或者有可采錄而志之墓中石以詔示後續

昆裔乎敢昧死以請余察其貌惇其辭質爲修飾潤色
之系以銘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善則稱親非誣矣美其
所稱是爲禮嚋爲銘之舊史氏

太學程孟明墓志銘

程茂才天衢以從孫至善見請志其從子孟明墓余于
三人非舊練而爲孟明行述者則汪憲副仲木仲木令
蘭谿時以清正著聲余與其事悉之其言足徵也孟明
名一昌晉元諱梁璽洗裔明方山仁叟父子卜居由溪
爲海陽著姓曾王父石峰王父松崖父吾南世以本富
而將之以禮吾南娶吳光祿女生孟明五歲就外傅遂

同寢食少年爲狗馬博弈之戲者見則避之召則辭之十歲父卒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而母弟與二女弟皆孩提率之雪涕强爲歡以寬母憂顧家計且廢矣請于母曰三世之遺至兒而殞何以見先人地下兒請任賈弟任儒可乎於是之淮陰負海煑沸爲鹽相時豐歉度物低昂審人成敗往往券合業更隆起鹽官有所咨詢順其㥷則不援而進不阿而退燕居深念吾屈首伍賈人中恐貲生之無策也今仰可以事母俯可以育弟妹庶幾無辱先人安能逐逐久此而母弟亦數奇詘于有司因皆入太學得與仲木締交仲木爲清郎一裘一

葛歷數寒暑朝夕五卵三弋之食孟明善之布素蔬糲視傭保不殊人竊鄙之則謹謝曰汪郎有祿秩而猶若是吾寧得奢勝敗若化懼不能持盈以沒而敢虞于湛樂以小醜備物速之斃耶然義所當爲不惜費邑人閣祀文昌及社稷壇壝築渠捍水治道成梁所捐金錢爲多曾王父室久且就頹諸昆弟相覎忨日澂歲獨撤而新之歌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焉長妹以死殉夫言于官旌其門仲妹肓豐其奩以歸歲時饋遺不絕宗人有以朝夕之急告未嘗不應隣婦產子而貧周之無虐月江行舟覆隣舟客援之覆以其衣而徐作糜食之既生則携客之海陵邸舍盛金帛爲壽客曰嚮昔之夜夢神告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神實右君吾儕小人何敢引爲己功孟明留爲布衣飲者累月而剔已命其叔子從弟入淮謹正鹽筴而歸營菟裘終老延名師教諸子于別館董督無日以怠忽遘疾六日而革家衆問所欲言蹶然起曰余少失怙得有今日豈直儌天幸生平內省無惡于志守而勿失可矣其生嘉靖甲子十月十有六日卒萬曆壬子五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元配商山吳氏蚤卒繼隆阜戴氏舉子五人長善先卒娶商山吳

中書坦如女至善娶雲溪孫太學約我女明善娶閔川𨸏儒士宗旺女嘉善娶商山吳太學民望女女二字隆阜戴某子某商山吳某子某新安富人好請謁貴顯廣交賓客取名沒則丐譽墓者盛有稱引實無分可采孟明于薦紳中所善惟仲木仲木不以孟明少文乖意延接敘其行事簡質無長語可爲流俗箴砭矣銘曰以爾之宗人不欲沒爾也知爾能以宗起也以爾友人之不虛美也知爾行可書于史也世富而畢世無侈也蚤孤而蚤有子也四十九年胡遽死也百千萬年疇不死也有餘不盡之福貽爾後爰惟訾也

文學特仲公墓志

海虞之有時氏自勝國福四始再傳錠以富民實京師
則永樂時也錠生某封奉直大夫子某弘治庚戌進士
仕廣東副使伯子某嘉靖戊子領鄉薦為鷄澤令仲子
某正德己卯領鄉薦為江山令三子長為郡博某季為
諸生某中子則湖邨公名志行字得卿生而能孝以母
好佛月再詣梵宮祝釐必虔憲副公居官廉家具時不
給公在髫亂有幹蠱才受經輒通其指屬文須時而就
偶見弈遂奇進父曰此所謂牧猪見戲耳終身不復弈
父謁選人身從行分任僮僕事經時展勸久乃閑練扶
侍之江山考問斁理多所裨贊臺使行縣父病在狂易

防獲甚力禱于神神示兆吉父得從容免歸會倭犯邑
邑令與父同乘城公執兵仗環立倭矢雨下挽父小避
甫移足奴産于中矢矣沼上築臺構亭父登眺樂之公
忽心動請下臺遽崩說者謂公孝思通神云已為諸生
下帷距躍銳意進取而父疾身不就枕席口不嘗鹽酪
淹積寒暑父卒不起頓僅僅為斂具哀端所觸或見遺
物擗踊啼呼欲絕毋強之起以家秉相付出入雖一芥
必奉母命以行公用不繼助以私橐有浮言謀析箸者
公矢之曰某不敢違母且不欲妨兄弟學心可質神明
豈虞多口蓋冊欲以析之日陰厚公　公執義不忍言
養母必盡物有不豫色則蹴踖若無容母卒毀瘠殆甚
僅乃免喪伯兄在燕封識母所貽以待其歸而出婦簪
珥治後事伯兄歎曰吾不奉二人訣何敢享所有置之
庋閣而已卜山南地葬父母嵩名田佐費前母吳孺人
外王父卒外王母泣謂公以藐諸孤為寄周旋營護得
無失墜外王母特以邑中室屬公公辭兄弟同聚處今
兩世猶故也外家既燬舍之別館伯兄當謁選人生齒
日繁非析箸不可公一無所問惟以不得守宿志為憾
毋與伯兄別攬袪哀號行者為之潸淚念叔弟之羸也
衣食必先出遊必偕試于學使者偶坐相質弟收而公

放踴躍若已有之病則與醫巫朝夕相守其卒也哀如
父母鷄澤公子貧生養死葬男有室女有家猶子之麟
少失母擇乳媼字之濕毒生瘍親為傅藥滌垢甲幼有
侮慢公者親知不平欲訟之官公曰是吾化誨之不至
方自訟耳人謂公善弱可欺困以大猾比歲惡稱貸益
之屢空矣了無戚容人疑其矯對曰内省不疚雖蔬糲
不飽葛屨履霜樂固有餘或道以殖貨者揖而謝之非
不欲也力不能也其于交遊言無隱情折節退讓貴賤
無二加以橫逆誦昔人唾面自乾語不校私居危坐步
趨若應繩墨中歲罷制舉業汜濫百家言與至成咏不

縛聲律服則偕知已登涉諸勝酒數行輿盡而返人
顛連曲為贍卹忘其身之窶也臥病與猶子麟檢校生
平所行曰吾今而後可見父母地下矣已語諸子母裂
檢篋坊戮及先人所墮一齒一髮函之無遺悉斂以殉
公生嘉靖丁亥七月十有四日卒萬曆庚子七月十有
六日年七十有四元配太學吳公某女大理卿東虞公
某曾孫女也繼太學王公某女刑部郎某公曾孫女也
子三長之麒娶婁江曾某女次翔雲娶郡城馮某女次
鳴雷邑諸生娶瀆塘温某女女四一適承德郎華公某
子武學生寀一適太學孫公某子孝廉森一適大理寺

丞蘇公鄭子諸生貽翼一適贈吏科右給事中翁公某
子太學生懋祥孫男四堯揆舜鄰禹弼湯衡俱未聘鳴
雷出孫女七翔雲出者六鳴雷出者一以某年某月某
日厝江山公祖塋之穆鳴雷為余叔弟高第弟子傷其
父儒行醇備而以青衿没齒又傷其身不達無以光昭
先德為狀五千言乞余志余以叔弟知其言不誣親也
志而銘之曰三兒父於患難中天啓其聰無或生分奉
母終人服其公始也家以身禦窮卒也身以心固窮孝
廉設科生不逢逢被詘兮道則隆伐石銘之窀窆宫世
世子孫繩祖風

沈生墓志銘

錢塘諸生沈人騏父仲贍巖亦諸生余兒嘗易同江氏
出也悉其家世葢宋學士遘之裔至明則以岐扁之業
相禪而王父受曲臺禮為宿儒父娶于張夢見若天馬
行空者生生遂以命名字之九方慧心天悟言動儼若
壯夫授之書成誦兼識其字侍父母王父母愉色婉容
出面反告五歲就外傅王父憐其小弱數休之不聽七
歲嗜學益勤應對如流母舉弟病甚籲天禱神忘眠食
者浹辰母愈而失其弟忿曰誰生厲階使吾不得有弟
且病吾母也王父卒號泣竟日夕傷其目十歲受詩手

錄古今文會心者數萬言十三私為制義成章師大器
之十六從姑婿張爾贍學得其傳已試督學陳公陳公
不許輕可獨愛生進為錢塘諸生室中文史充棟吾伊
尋味無虚日屬文極思逹旦不寐頖昔人所謂不知天
為葢地為輿世有人已有軀者病瘠矣博士陳公奇其
文而特慰藉之功名身外物何至過苦壬子春侍父寢
三月不去偶白父願子三十二為短折兒不及十三年
懼不得供子職奈何獨幸早事[illegible]父地下耳既革所指
畫皆文章家法忽曰夙業至此伈矣請王母及伯叔昆
弟親知一一言别為父言善事祖母勿與叔生分為毋

言遜置側室有弟即若兒在也其年萬曆壬子四月十
有五日距生甲午正月十有九日財十九歲父初爲聘
浚其女生卒踰月女始聞泣欲自縊不得請往執沈生
喪母寡不忍而知其志不可奪許之拊生棺哭成服退
而事舅姑如禮而扃一室謝紈綺屏珥不御舅姑將葬
生請虛穴之左他日相從也女王父爲太學元叔伯父
則郡守元孚元孚母少孀遘父與姑及旁親迫迮萬端
卒成諸子以節旌夫有所受之也生身後得貞女而名
益彰天之胙生不在年矣仲瞻介舅氏江大夫昆仲貽
書余曰竊不忍死吾子顧于禮若何余聞之禮童汪踦

死郎之戰魯人欲勿殤問于孔子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雖欲殤也不亦可乎跡生生平與古聖童孝童
同科已爲諸生列士君子之林非田野小兒比且凌氏
女不惜虛生以報死者抑寧忍獨居貞名而令生沒沒
也禮以義起爲之銘可矣銘曰思樂泮水采芹藻佩韘
佩觿容遂好愛敬其親自孩抱餘力學文爲士表其至
者力其中巧天何獨授奪何蚤莫壽於殤彭祖夭百千
萬年一昏曉不婚而婦女窈窕異室同穴信曰瞰他山
之石作爾考小時精靈長了了

儒士黃次公墓志銘

有介叔弟爲黃處士乞志墓者問其名治其字君平也
其以例爲儒士則大宗伯屬也其卒萬曆甲寅六月共
日于維揚客舍其生嘉靖丁巳十有二月共日其年五
十有八也其上世晉元集以新安守家石嶺再遷五城
三遷商山者桂也其五世祖士齊其高王父德金其曾
王父永傑其王父巖奎其父城世有隱德也其配語溪
程其女繼瑤溪戴其女也其子三人國禎國賓程出也
國禮戴出也其婦禎同里吳其女賓汪干汪其女繼臨
溪吳其女禮爲塘吳可畏女也其女二人瑤溪戴子琪
瑕宿程其其婿也其孫三人廷元廷贊禎出也廷璋賓

出也其孫女四人已字者二爲汊川程子賢子其爲蟾
溪程廷卿子其皆禎出也其事母旦暮省視先事而逢
之有所欲得有所欲予承嚮而趨之如不及也其葬王
父獨以已貲不煩諸昆季也有顏其始祖堂曰順德者
久而圮剥爲新之不靳費也其姊適許氏而寡矢不更
醮不幸無後以貧死爲之棺斂而祔其夫之墓以成節
也其于弟有無通共終身無纖微之間弟洛從游至濟
而病禱于神謀于醫晝忘食夕忘眠弟卒無恙若神爲
之佑以旌友也其性洮愛人人有善喜而誦述之若已
有之有不善疾首蹙頞以告是義之所不敢出也其好

施無論富有卽窶時赴義如渴纍恒垂也其匆爲儒不竟而課其弟與子與弟之子子賓爲郡諸生矣他紘誦纓綏相繼而興者未艾也其治兄疾百方願以身代沒而狀之哽咽不勝情者洛也其持弟狀而涕泣以請曰我舅氏撫吾曹猶子者沒世不敢忘外生曹元泰也是可銘矣銘曰生者而思死者無已知爾非虛生矣死者而以生者不朽知爾非徒死矣魂莫不之魄返其鄉考石書銘窆中央佑爾子孫世永昌

許處士墓志銘

方思善先生文章節槩籠葢人羣而晚歸宿于理學其

子孝廉伯雨似之所許隲殊嚴至于許君獨盛有稱引旣目之有道先生復倣世說漢晉閒品藻賞譽語書其行事十許條多可采錄其言曰君名時傑字伯英晚字卓識居天都之陽別號都陽人率稱之都陽云上世出雎陽後徙唐模世多賢達不悉載父曰治母汪令人以嘉靖戊申七月九日生君君生一年喪母則外家取子之巳後母余來君髫髻還子舍事母色養無違母有五子御之喬嚴惟于君恣柔愛之道有訶督對君輒解如此者終身人莫喻其故也五弟析箸多異同見伯兄則愛而敬之卽私居或與他人言輒曰此吾家聖兄弟仲說最賢而同産倨傲自順不可爲下事皆倚辦君仲說死孤四人覲閔受侮君扶持安全之四人者飲食必祝曰生我者父更生我者世父也與婦若琴瑟靜好婦嘗攬鏡而嘆謂君妾相不得與君偕老宜愼簡有福德者君怪之不忍荅已而婦卒君方壯遂虛適室姝妁有言君指其心曰吾久已許地下人矣居恒言學之所涉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謝公常自敎兒安事口舌諸子化之不言而躬行式穀似之矣燕處超然雖米鹽凌雜羣嚚糾紛若耳無聞目無見者六經百氏流覽不倦間一理詠多標新趣嘗謂人世萬態靡所關懷獨好文一念未

能屛絕耳所至不妄交遊客淳安三十年若潛身牖下避世墻東者冠葢過臨謝不見或布衣蒯屨迫就之但以眞率勝人多多許衆爲屈服恨相見晚里有甲乙競者甲故善君邑人爭爲之地君獨否乙大喜過望卽甲知義不若亦德君藥石生我也淳安汪文學在困厄中君資之力學遂知名邑令劉公以鄉三老薦數旌君之門曰敦倫重義君有戚容昔人和光同塵銷聲滅影呼牛馬爭煬竈而吾乃爲杓之人耶生平矯健不問服食釺砭忽示疾衆覺其異間候者或不脫衣而侍子姓請禱于神君正色曰禱久矣無復爲煩賦詩別所知沐浴

端生而逝卒無一言所居有赤鯉其夜竟白汪文學爲文祭君陳義甚高敘旨甚楚名下士多爲之誄哭臨者累月不絕子姓亦不識其所繇來也其歲爲萬曆壬子九月十有九日年六十有六配潛川汪大章女丈夫子四人邦寧邦隆邦重邦淸寧郡諸生最知名士從之如雲娶汪應璟女隆娶吳敎本女重娶吳中立女淸娶吳用中女女子一人爲汪永嘉婦孫二人寧出者其仁娶鄭嗣蕃女隆出者其志聘吳大鸞女孫女一人淸出者未字曾孫二人仁出者有爲有成幼未聘以卒之後某年月日葬君墓在某所諸從子思君覆護恩不忍使君

沒沒無聞而介友人潘生乞余志墓余旣徵孝廉語又嘉君之賢能使諸從子沒世不忘諸從子能不負君地下爲之志而銘曰漢有汝南黃徵君言論風旨無傳聞君子見以爲出羣許君質行若椎成淆之不濁澄不淸倏然來往忘死生獨于文事未息心有時覓句一長吟衆竅受風天籟音其友知之曰古人其子善則必稱親言采懿德勒貞珉骨不朽兮神式靈逖名名隨詎沉冥百世之下垂汗青

處士汪九睦墓志銘

余諸弟游于汪九睦稔知九睦能詩余與之游四年恂恂言若不出口今春九睦病强而過我曰周親束髮受詩學然後知不足故不輒以示人幸及先生客此一爲評目死且不朽余察其色無生氣讀其詩則多獨造語諸之爲序不一月九睦卒矣九睦子適以事入金陵得奉含訣而介余弟以志墓請曰是先子治命也余不得辭按狀汪爲唐越國公裔散處新安諸邑者數十萬人而遷居婺源之鄉官源曰涇公八傳爲傑傑子巖顥巖顥子舜卿有隱德邑侯禮之爲鄉三老洪侍御志其墓九睦其叔子也少治經生業就有司試以異才見賞而君有所不屑曰與其疲神不可必之功名孰若研精可

自致之問學遂弃去究覽百氏書有韻之詩與不盡韻之文斐然成章矣十九喪父行求地以葬中表戴公者理學宿儒兼普相地術遂師事之爲父卜地吉衆怪其易戴公曰人道爲知己用地道亦爲至誠所感格以其術授九睦九睦行之今所傳堪輿破的是已已遊南都嘗十一之方以養母而會有妻喪繼者金陵人也定居青溪治詩益甚蜀衛司徒尹武庫越臧國博豫章祝黃門陳職方閩曹計部内之社中而迎其母養金陵者四年已扶持還社中人爲詩歌送之以間游豫章會衛司徒方開府延款如故而母卒矣其居父母喪傷痛骨立

哀端所觸流涕浪浪不已友于兄弟祀其子與己子等有失所者賙卹百方祖墓爲强鄰所侵訟于官忍辱以求必伸族有儒生客遊寃死者往爲之白而不求勝怨家曰死生有命吾得以宗人骨歸土俾稚子即安幸矣又何求焉諸公聞之嘖嘖義士隣有五喪未舉者買地以葬或繫獄而鬻其㓜女爲槖饘費予之厚直日賦粟終其身繼母之前夫不血食歲時上冢酹酒焉生平好客客至供具視家所有無爲豐殺其施亦如是交遊所贍遺緣手散之立盡或迫而求適值其乏不能忍見人亦知非吝也然未嘗感頫向人乞憐友道陵夷令終蓋

鮮死生貧富交情變易滋甚九睦終始不二心教子嚴不令佚惰至成敗利鈍則曰有天命在非人所爲盡人俟命而已既卒而婦弟來哭之慟遂卒諸姻戚知交遠近臨者相向哭皆失聲九睦生嘉靖丙辰五月四日卒萬曆甲寅四月十有六日年五十有九元配吳處士澄女有婦德二子長孟麒邑諸生次孟較爲伯氏後女爲吳應鶴婦繼室亦吳二女㓜未字孟麒文行有父風輿父喪還就戴公卜地厝焉銘曰孰賈人而喜施若無訾省且以食貧孰逸人而與顯者往來不受埃塵孰詩人而脫筆墨蹊徑爛漫天眞生斯世爲斯民行無忝古之人史氏釆而勒銘吁嗟乎王生身沒而名不湮

程仲公墓志銘

古之爲碑銘者李邕義取韓愈諛墓不免爲杜甫劉乂所諷刺而蕭俛之於王承宗韋貫之之於裴均或以窮餓時或以天子詔却而不顧豈不毅然大丈夫哉王參元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不肯道足下之善則亦懲之太過豈人富而仁義附焉胥天下皆僞無一眞耶今新安人金石之文什九富室鄉黨自好者嫌不敢任余友謝少廉獨言汊川程仲公賢爲賈人魁能而狀其行使余志之仲公名煒其字惟光其父號草堂居士因

號敬堂上世自晉元譚梁鹽洗至唐都使澐徙汊川後有少師珌主簿洙理學若庸省元壽民孝廉尚實及仲公曾王父王父世受賈而父使仲公受書至有事弟子服其勞蹶然起曰吾兄孱兩弟小弱獨以賈事勞吾父耶請代父行賈質眞若淪粥粥若無能而察言觀色知人成敗權衡不爽又旁通星家形家言所往無不如意贏得倍蓰父時矣久之念父母老罷歸居子舍母病不能食不脫衣冠而侍夜不假寐徒步迎醫雪沒牛目未即返母顧侍兒自吾病仲子無須臾離今何在家人莫有知者比旦奉藥以進母色喜霍然病除矣是時三世

同居食指繁兩尊人壽考無害諸父昆季與諸娣姒相好無尤仲公與其偶許碩人實調護之許卒仲公泣曰吾安所得良繼室以事吾父母鄭重擇對得項碩人與許比德亡何母卒亟爲父置媵吾聞婦人善養人故七十行役以婦人從所爲承歡百方父卒呼而訣曰若眞孝子兩婦賢不愧孝子婦吾死何憾終父之世獨秉家政尺布斗粟無私婦孺童僕化之亦不知有分異而猶慮有閒者入則詔婦及諸子婦引遠近時事某以和興某以不和廢出則集諸昆弟子姓而丁寧之勞不辭先利不惜後吾自髫丱迄今無二心甫有今日人莫病于

自私私則夫婦兄弟父子各于其黨勢必死裂戒之哉儲有汪氏子甚貧厚其直俾得養親育其弟更貸之金爲弟營資而以餘資收族貧者里中異之儲也而孝義若是而仲公實默成之其他折券累萬稍周急累千人不勝數矣往來吳越間知交行旅誦義無窮搢紳大夫聞其名造門請見謝曰韋布之民不敢與顯者爾甫艾邑大夫禮爲鄉飲賓辭曰年未至是自欺也及耆請益力爲一往再至則固辭在雲間元夕遊普照寺老僧於衆中讚曰公有隱德意其有所乞問須幾何曰非也吾窺公當計校不計校得方便即方便釋氏法門公深契

焉人稱此蘇公讚范六丈語仲公當之無愧僧亦知人矣項碩人卒諸子請繼或若太父例仲公不可後母後妻爲國家禍不少吾一之已幸何可再乎方葺室量事期慮財用諸子請代曰吾饒爲之忽寢疾諸子請治命曰吾生平行事訓誨非一朝夕汝曹耳目之久矣復何言遂卒萬曆壬子五月五日也距生嘉靖乙巳五月既望年六十有八子四人伯繼道禮部儒士娶商山吳澄女仲繼德國子生娶鳫塘吳維翰女先卒叔繼宏國子生娶草市孫文林女女一適商山吳某名皆許出季繼伯娶月潭朱夢龍女項出孫男十有一人洪繼娶清溪

諸生姚時庸女洪兆娶隆中太學戴希魯女洪功娶隆中太學吳守讀女繼子潭許一適女皆適出洪用娶鳫塘太學吳維揚女洪試聘隆塘諸生朱有聲女皆德出洪範聘隆灣光祿黃道明女洪濛聘居安太學黃夢麒女洪哲聘商山太學吳懷謙女洪化聘商山別駕吳繼臣女洪宿幼未聘皆宏出洪應亦幼未聘伯出孫女三人長適某次字某字某曾孫男二人英震英聲幼未聘皆洪秀出以癸丑十月二十有五日厝筆硯山之陽項碩人祔繼宏字奉高溫雅有[illegible]精其所善孫五仲介嘗爲之象贊稱仲公行事與少[illegible]合余信兩人言不謬可

藉手免于李韓之誚矣銘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賢哉程
仲公之友非其友莫之友也不知其父視其子賢哉程
仲公之子非其父莫之子也名賈而行儒人何必不爲
賈也賈得儒而名成人何可不爲儒生也瞻烏爰止于
誰屋也凡厥正人富方穀也有橋有梓爾辛木也永錫
爾類綏後祿也

吳處士墓志銘

處士吳見南公名正宸字伯拱世家曹溪之南由洸公
而下代有聞人父東園公三丈夫子伯正宗仲正學季
則公東園公夢見大星或指爲南極以語客是福耀也

已而翁生故翁名字因之十四喪父盡哀如慕如疑賓
弔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既婚母嗟季少不能遠遊
翁請于母曰二兄服賈任勞兒安得獨逸從兄賈淮海
治鹽策諸賈人率恃邪羸即收厚實亦致博禍公幅利
不羨非望得廉賈之五而或過之乃自奉脫粟之飯瀹
補之衣宮室器用輿馬僮僕類朴質簡約了不與人新
安人好客或行媚要路得其一顧不惜行金錢翁既有
長者聲貴人時延訪之無所拒絕然終無所附離雖密
親平等一相也見人訥於言詞逡巡退讓惟先世丘墓
田廬掃除斧藻畚插不遺餘力刱建宗祠治道成梁儲
粟爲義倉以備凶歲則不燃首事又亟繼本支家病爲
之盡力而五服遠近之屬昏者授幣寒者授衣饑者授
食斂者授棺葬者授地露處者授居商者授資斧學者
授束脩貧者不責償孤獨者無父子而若有父子鰥寡
者無夫婦而若有夫婦通國誦義不絕口郡守邑令楚
董彭諸君嘉翁行誼用鄉飲賓禮之固謝不往母病不
脫衣冠而侍所飲食無不先嘗然後進擇婦乳之潔白
者以和糜而飲之母食有加則喜小損則戚爲之不下
咽母九十四以天年終翁老矣致喪如嬰兒啼恨失父
早因以父事兩兄隅坐肩隨行事無敢專輒仲兄後母

卒翁益慟事伯兄彌謹朝夕啓居不違伯喜弈喜飲喜
遊翁日儲佳酒召所善能弈者娛侍之舁籃輿扶邛杖
躡蠟屐縛竹爲桴汎清谿登高丘涉名園窮道靖梵宇
諸勝非大寒暑風雨未嘗不出子視諸子而孝廉希周
事父孝翁與其父綢繆如同生兄弟迭爲賓主兩家子
以次行酒上壽談諧笑悅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伯兄卒
翁哀之三日不食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强歡之不
納三月不寢三年忽忽如有所失遂至於病然無痛苦
驚怖恬然而逝翁生正德己卯某月某日卒萬曆甲午
十月十有八日年七十有六元配潛川汪俊銘女繼汪

德燦女子一卽希元中書舍人以其官贈公母皆孺人娶上路汪文學在田女封孺人女二長適臨河程虞卿次適潛川汪鉉孫男六人長起鳳娶槐塘程孝廉道康女次翔鳳娶松山汪太學秉衡女次雲鳳娶潛川汪對賓女次廷鳳聘棠樾鮑大本女次家鳳聘潛川汪太學居常女次和鳳聘叢睦汪太學世用女孫女五長適汪見龍次適殷明易次字江中丞東之子恒清次字汪某次字程某曾孫女一人未字翁之卒也江中丞爲狀中丞以直名不諛人然翁猶稱處士更二十年希元卒諸孫屬余爲狀余以公之賢固不借一命爲重仍其舊號

而銘之曰貨殖有列傳始自漢太史公孔氏雍容任氏節儉陶朱公富好行其德吳翁所同孝于親弟于兄遂以身終今之人鮮能此道惟翁子也鳳池孫也鳳雛翁也丹穴美所鍾生不遇司馬子長傳史記中惟舊史氏書而銘其窀穸之宮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處士黄先生墓誌銘

余嘗客武林諸孝廉茂才十餘曹旣就余數述其里人黄子重先生言論風旨有隱君子之操以不及見爲恨最後與司寇吳伯恒共事大梁得浙賢書指黄生汝亨脈余此子東南之美余心識之不知爲先生子也今年秋黄生介其友吳伯霖茂才及雲間袁履善先生武陵龍君善祠部使使奉書造門言先生沒矣昔者汝亨之母不祿則王司寇實銘其墓而司寇與新都下雉後先

脩文地下夫銘余父者非子其誰余時方有妻喪與觚翰闊疏而重違生數千里之命且聞先生賢十年往矣諸介者言復足徵謹按生所手述行畧而志之先生名裳子重其字所居鶴洲取以自號其後人尊稱鶴洲先生云先世不知所自徙徙錢塘之左橋者曰福壽益洪武時人四傳而生先生父曰逸山公榮富逸爲閭里雄昆弟五人伯諸生仲叔季受賈先生齒最少而兄弟好生分産漸落先生從其仲兄析薪梱屨以鬻于市忽自泣曰吾寧餓而爲伯不飽而爲仲也棄之受書外傅年纔十有三耳十八而就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

亾失衣冠更倣昔人焠掌錐股累夕不監寐以爲常督
學使者陳公儒試其文弘雅溫麗補邑諸生同時有汪
東昌者才相甲乙兩家至廌成羣而觀察惠公特延致
家塾先生詳言正色諸貴介公子無所下借其說經不
守章句而連仵無傷衆莫不屬耳忘倦所得月奉務洗
腆養父母引諸兄貧者與共居一味之甘分而食之無
私既納婦王王有閫德杭人所稱孝孺者也于時租委
鮮薄孝孺親執家苦以拓生產而助䘏假無何母病先
生禱祠醫藥萬方卒不起哀毁絕而復蘇者數四而伯
子汝高已脫襁褓則日率婦子伺其父肝起早暮枕高

卑眠遠近爲憂喜凡二十年而父卒哀毁猶之母也父
卒之明年島寇起焚掠郊保勢既排迮羸服間行護篤
老將細弱數十人竄走皆裸跣塗炭饑困不前先生拮
据捋荼僅得無死賊稍寬挺散去復歸故廬衆歡然相
賀是先生孜之斗極而還之司命也而汝高亦補邑諸
生先生遂罷遣生徒無何伯子夭先生益就窘夫婦不
厭麥飯藜藿之羹充然自快也晩舉汝亨而慧口提抱
自喜小兒曹乃有大意抱膝上授書輒卽補諸生尋食
廩名駸駸出父兄上所論說當世士大夫共諷誦之至
辛卯始舉於鄉而孝孺已前死先生哭之慟夫七十年

中所與共更艱厄者誰與而令我獨稱孝廉父雖然吾
寧以孝廉父忽忘雅素孺子自今以往意氣差加于昔
吾不樂以爲子先生行年八十而食貧之日强半又耻
食非其力有黃博士者列先生貧士籍中乞粟上官先
生艴然不悅曰天地豈私貧我哉柰何食此嗟來之食
而三黨中有譽之輒周旋不遺餘力母孀寡且喪明孝
孺父沒獨母柰在俱輦以來母事之終身從于汝淳落
䩄數本菜之爲娶婦撫如其子而館于壻洗九齡于貳
室者三十年始遣女與俱歸母以貧而畚人子孝姻好
鄉隣緩急寒裳濡足爲之地有紛難知其情核分解趣

理各降心以相從也汪東昌死于官其兄弟亾奔者先
生獨與其孤匍匐酸泣舁之還四方聞者高其誼顧交
驩先生而汝亨亦多長者游輜軿柴轂塡接街路先生
察言觀色評隲其人善敗雅俗無所失時謂汝亨馬季
長有名當世教授諸生常有千數而三輔高士未嘗以
衣裾撇其門孺子毋以客自豪宜謹擇可者夫吽呼衒
鬻縣旌自表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猶木禺之於人也奚
貴哉平居閉門掃軌請謁不通手一帙哦吟自暢故所
等夷皆已貴先生布衣班坐絕席恒在右幅巾奮袂談
辭如雲其最稔者友則文學劉道光虞文成邑博吳厚

甫弟子則惠子德楊思震年齒鴈行亾敢以媟容見里中後進往往事先生如父執受之無所讓博士舉先生行誼有司以大賓之禮禮于鄉射逃避不往其亢介如此而底裏上露卒無纖介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無貴賤小大行能不與先生同而皆欣欣愛慕焉雖不勝盃酌而飲人以和祉中醺金高會徽先生來不歡也常言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吾不刻意而行不肆不牽物而志不流不夷不惠居身之珍如斯而已矣史氏曰王諶有言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先生蘊匱古今道秘深明童北屬志白首不衰假令依其質幹準其才行庶幸逢時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湛言非過論矣士懷琬琰以就煨塵如先生者何可支也先生生正德丁丑二月二日沒萬曆甲午二月十有七日年七十有八舉子二長卽汝高娶范醫士女亾嗣次卽汝亨娶沈隱君女繼娶張揮使女女一卽沈九齡婦孫男二長茂梧次茂櫝孫女二長許字太倉張懋官次未字以某年月日葬其山麓王孝孺耐他事附見孝孺誌中銘曰天目之山至于錢塘龍飛鳳舞襟帶江海表裏吳越東南天府薦紳學士項背相望羽儀楚楚

噂見可欲而心不亂矧乃多賈中具五民鬭知爭力邀時鳥舉湖山游冶月無虛日偷生呰窳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多歷年所彌褚元璩宋林君復元張伯雨是名處士翛然物外廑廑可數明隆萬間有黃子重作三君侶聞諸陳蕃江南甲薄非若三輔徐穉角立宜當爲先誠哉是語我嘉黃君斯焉取斯居今稽古

國士李公墓誌銘

眞州之李氏其先勝國時有爲彭城閫帥者榮
高皇帝舉義師率衆歸附官執金吾再傳義出鎮眞州
文皇帝渡江以扈蹕功擢都指揮使尋佩金印平蜀其婦陳平江伯女眞州人遂家焉義之弟英以勳衞直禁中英生徽徽生賓賓生鏜其婦兵部侍郎黃公瓚女卽近齋公王父母也公生有異徵王父母憐愛之令兒衣逢掖冠側注揖遜孔氏宫勝東家韎韋跗注君子矣使受經生業侍郎公嘗教以屬對敏而有巧思喜曰是不愧吾彌甥弱冠舉博士弟子員第一人傾橐購書書賈故昂其直輒應所至肆輒空積書充棟而所好在左馬手丹鉛口諷誦飲食起居共之已苦市兒徵逐則逃之蕭寺扃戶校讎申旦不寐同舍生從牕罅睇之匿几下讀自如久之目爲眚矣伯兄貸子錢家千金歲收其息

以是漸饒而爲内戚所蕩盡恚甚暴卒公剖產償之而
先時父嘗貿昭陽下里人謂可往收責公往會里人遭
水患因焚其券而歸里人爲之語曰李明經償千金棄
千金寧負我無負人旄倪鰥寡祝公多賢子孫者聲載
路矣父卒哭之慟幾滅性卜地經歲不得而田間餘壤
一黃冠過之言吉卒如其言方樹土圭有白鶴來逴三
匝去又紅嘉子數百自空下衆奇之輯苦廬墓傍日三
食粥泣横集毋卒亦如之家小毁不以儉殺禮服除益
治古文詞門下士從者肩摩而公齒長矣季子季宣能
讀父書公曰是奚必于吾身親見之哉遂謝博士籍而

伯子亦已爲諸生季子尋舉于鄉則公舉手加額吾賴
若而成吾祖志雖然大丈夫事寧止此孺子勗哉公更
溫繹舊聞旁及太乙陰符六韜讖緯于詩喜靑蓮五柳
香山不必盡解興到爲詩不盡束聲律季子請更之公
笑曰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日飲一卮酒不及醉召
諸孫侍坐譚說往古齋閣前藝竹與菊環之是吾素心
友也舍後圃枕邗溝布榻垂柳間弄江雲觀海濤而摘
倚樹聽鳴泉句繪爲圖題詩其上同聲之士咸屬和焉
自漢魏迄本朝人詩會心者手自繕寫即季子詩亦在
錄中居鄉撝謙至與萊傭講敵禮終身未嘗許人擴背

來者罵坐者引辟之深居而簡出惟與陳別駕同庠友
書年德相儷歲一再過從而宗人客戚喪必躬臨毋兄
弟食指繁析箸歲時伏臘治酒高會以子子諸從子畜
其失怙恃者厚葬其亾後者御諸子若陳元方御僮僕
若劉文饒而終不失雍熙之軌焉其禁殺生尤力集古
今事示勸戒見一蟲一草唯恐傷之麟趾騶虞性固然
矣邑令樊君疾惡如風士大夫以嚴見憚獨造公廬禮
爲鄉飲大賓公不可諸子強之乃許後有復我者先去
滅其迹矣公故山澤之癯晚滋甚而讀書不輟諸子以
爲言公語之曰吾聊以寄況永日耳樂此不疲也有占

候書甚秘之屬纊前數夕舉以遺季子往余游海陽邂
逅季子海陽令則丁元父其生皆丁未遂結爲兄弟過
眞州謁公寬然長者姿儀如神仙中人而自恨與元父
皆失父公今距九十纔少二齡耳季子九上春官公觴
酒豆肉而餞之江滸破釜沉舟在斯行矣季子復不第
思就銓格以百里之祿養公而怦怦心動遽歸周旋公
四月雖寢疾無患苦諸子孫乞治命第言無忘農事而
已公名鵠字伯騫生正德辛未八月十有七日卒萬曆
戊戌八月十有三日丈夫子三人中子礼早卒伯子祀
季子祝即季宣葬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小銅山

元父表其陽而余志其陰季子本原翁意如此云志所未具者在公元配某孺人志中銘曰孰是將種而不綺襦紈絝而儒衣冠呻其佔畢如彼蟫蠹孰是小儒而不以詩禮發冢而損名田折券棄責赴義何勇孰是詞人而不月露風雲而以意爲師天籟吹萬聊樂我員孰是孝廉父而不呂鉅而摶節退讓遺虵其迹行步偊旅鬢髮厲志大耋不衰一極一巳長揖而辭在易有之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篤行汪公墓誌銘

汪惺我公名元鍑字容卿以嘉靖丁未四月十有四日

生以萬曆辛亥五月三日卒年六十有五娶江孺人民部郎來岷之姑也舉子二人伯淳性國子生娶方明綱女繼王某女仲淳愷娶黃鐸女女一人爲歸州守王艮用孫繼祖婦孫一人從極聘吳洸女女孫六人巳適者爲參軍程秉衡孫希鰲婦巳字者程中秘一炤子在宣吳太學允欽子某胡時元孫某明年壬子二月二十日葬潛丘園中潛丘園者公太父於潛令爗所築也在郡華屏山城跨之園負之於潛公藏焉以授仲子在田是爲公父公奉父亦藏焉而公之子奉治命以公祔在田公與從兄比部郎在前公俱有文辭數奇不售而舉公

甚慧曰是可竟吾志外家楊翁育之爲孫晨出拾遺金于道坐而俟其人歸之日入始返楊翁問何晏也對以故翁大喜孰謂十歲童子而能行大丈夫事乎弱冠學益勤治舉子業甚工時功令嚴歲試郎大邑所收不得過十五人公以高等補諸生邑人傳誦其文有比部肇法而殷受吠拙目遂投筆而嘆鄉者吾嘗難進時脫穎殊易今賢路淸夷遭蹶乃爾豈非命哉上書請謝博士留之不可家大人才百倍我曾不獲措足鄉校吾早隸弟子籍幸矣士有貴於巳者非在側注冠逢掖衣也博士重違雅尚具白學使者授儒官公笑曰徒汚我耳角

巾擳屨退而棲園中吾學陶彭澤園日涉而成趣矣園地故與比部中分比部爲遂園而公爲潛丘園以繩祖武時佾二三里老高逸徘徊嘯咏或籃筍舴艋登臨佳山水彈琴行酒興盡而歸或攜諸詞人揚扢經史賦詩言志或訪高僧演三車譚六時齋八關而所重專在倫常事親敬養從兄齋遨以信義表帥宗人衆數千事無大小悉取裁受成年行長者折節下之若王氏人才經平子品不復措意楊翁無後爲主祀于家廟令世世血食也女弟爲吳內史婦內史以本業公之子亦累高貲公語諸子善視吳諸外生病革循屬其偶曰汪吳異姓

而情若同生萬子孫無相尤也公眉目踈秀美鬚髯冠九雷冠扶九節笻高視闊步所至人宗仰之雄飲健啖而温克不愆于儀居鄉黨恂恂粥粥若無能至臨利害深谿可赴白刃可蹈也料事成敗往往奇中縱談古昔如指掌上爲人排難解紛急于己之私而不任德事具吳學使傳中江民部狀公謂酒人俠客狂生方士公若胥有之無功名滿志無困厄見節獨厚於人倫其道中庸故不可名一家信哉淳性以比部余同榜故事余若太父行而持民部狀乞銘以余嘗記潛丘園庶幾足重公者因目之篤行而申潛之義爲銘曰易乾初九潛龍

勿用日可見行善世不伐遯世無悶而中文明公也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龍德而隱進退上下非以離羣潛乎潛乎非田非淵在山在城丘乎園乎生死寄焉無死無生

文學張公墓誌銘

萬曆十有五年三月七日文學張公卒縉紳學士聚族而爲之誄若輓已倣黔婁故事按法私謚之莊靖義取於履正志和寛樂令終云卒踰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三日公子年兄弟奉公葬先塋之次手狀公行使使者赤大梁告某先君子得易名沒且不朽維是一二行事非足下表章謚將無徵某乃爲之志曰公諱守道字化卿別號少坡居士高王父天富曾王父俊王父任父潤皆力田至公而受儒業少從別駕潘西里先生善屬文南溪尹胡公璇見而奇之以其兄琛女字焉未冠試督學代中丞郭公會安陸州初改郡簡下邑茂才異等以實郡庠公獨子念父老不欲往乞補邑弟子員踰九年父卒假貸服具髻體髮含皆如禮豆間之祭未嘗不流涕也母彭碩人稱嫠四十年家貝漸殷奉養唯其意無不備或以細過詬譴左右公長跽庭下俟威霽乃已風露之不時體小違和必迎致醫藥而躬嘗薦之蚤暮侍無

小休病日惡則請以身代治襯占夢卜舉家如狂母沒之日公春秋垂六十矣焦毀猶故也公先世居邑之南偏距城百里而遠自公始居邑屋子姓散處田間歲時或不能具腒腜展墓公爲置田若干畝俾族子良者司其籍以供祀事公爲諸生法得復而推以庇其族酷貧者法所不得復爲剤貧富裒益之庸調無畸重自勝衣以上能受書爲行脩整師督課之故今張氏襪襏苧蒲有俎豆揖讓之風焉公既惠和其族則以施母之黨若彭希賢若而人以施妻之黨若胡宗志若而人以施於隣里鄉黨若潘坤若陳橋若而人爲之授室國中而使

名師爲之授經以是繼公爲諸生胥有聲而公之始爲諸生與先通奉同時其後某復以諸生從公後凡六年公先進長者猥自縛紬時引與鈞禮生平未嘗色怍人人無少長貴賤敬愛公如一而有司數録公上楚闈數不利公不屑意也會年亦爲諸生公乃謝諸生奉其母城南別業足不入城府故知造公爲置酒茂樹下對弈弈無論勝負輒飲飲無論醉醒輒歡頹然自放脩然自適者二十餘年而娩乃有柴桑翁之疾疾且革昇之入邑居正寢又數月而後卒距生正德丙子三月二十有二日得年七十有二男子三人伯卽年胡出仲阜叔阜繼室王出年娶庠生趙君質女有孫景行景雷景行娶貢士楊君璿女生曾孫慦阜娶曾自强女阜娶大足簿魏宗秀女有孫景孝公女二長適宗秀子謙早逝誓不更二夫次適庠生楊廷佶子琉年女三長適庠生王寵子登之次適庠生屈仰之次字黎應台子極阜女一未字某兄弟以通家子數過視公疾公執手而軋干語曰余日者數見尊君將從之游矣輒泣下某兄弟亦泣又强起手書以二少子冢孫爲託諸君如不忘尊君者其善視三孺子則尊君故人子也某兄弟敬諾因弁志其事以報公且報先通奉而系之銘曰何所名士經明行

脩名實相詭士道乃偷白首經生坎壈一第行必以經經不以藝一本三篤暨於通國公存與安沒而公憶踐士之實奚取成名名亦隨之在諡與銘

戴雲峯先生墓誌銘

海陽戴長卿從余遊爲舉子業及古文辭其王父以爲才而深愛憐之無何王父卒又六年長卿爲諸生又五年舉王父葬長卿匍匐千里來跽而泣曰夫孰使我儒衣冠而奉先生周旋者耶惟王父夫孰使小子能成王父志者耶唯先生敢以王父墓中石乞先生之一言蓋余與戴翁稔矣志墓是宜在余翁名印祖字仲符海陽鳳湖人也三歲失其父則母兄已受室據父之遺貲行販他邑所遺翁若翁弟者十財一二翁母子三人至併日食十歲而隣人不戒于火延燒殆盡有叔父過而見之曰孺子不學而求無貧得乎翁母子悟其言十一歲始受書十三歲屬文脫粟不飽袓褐不掩脛宗人捽胡而溺之溪中賴天幸不死十七歲有舅氏爲賈見而憐之孺子毋薄賈賈固儒之資也挈翁賈閩翁日佐舅貿而夜潛篝燈讀舅復中火以翁走楚復中盜以翁走燕而有以大辟中舅氏者舅氏尋卒蕩其貲翁乃賣卜燕市與舅喪還而母復卒矣免喪翁以醫走金陵扉傭傭

朝受約而夕死其家誣翁毆殺之圖奪其囊贏身出而
訴之司推郎郎察翁冤獄乃解里人汪氏子謂翁饒心
計以闌出鹽授翁而上以蕪飴蒙之關吏捕得法應戍
翁不欲令汪氏子得罪爲明冤論一通上直指使者陳
君陳君惜其才貰之而西走楚至西塞山舟沈翁步走
洞庭大澤中捃摭自給已復歸會督學使者試士翁就
試補郡博士弟子員諸嘗齮齕翁者虞脩郤翁恒寛譬
之夫知我之有今日者當不以昔日加我然我安能必
長有今日相循無已徒自苦耳其事兄嫂卒如初而故
怨家終不釋然于翁聚而謀曰是夫也鷙鳥之擊先匿

其影治怨如薅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斯無患矣復
以大獄中翁翁度無如之何跳而爲越游事小定歸而
翁已踰四十舉伯子子明仲子子和賈嘉定島寇暴起
蹂躪江淮橐委寇手而復有以大獄窘之者翁跳而之
吳門顧其橐廑廑纖嗇而息之稍無虞朝夕矣伯子病
不任學教之醫爲納婦婦後夭黨而先母黨伯子無以
制贅居婦家翁所望以得志者獨仲子耳授之書不受
而喜爲賈翁聽之已爲納婦娣姒不相能仲子復有手
談坐隱之癖往往折閱而翁亦倦游歸海陽矣手一編
誦之洋洋然風物晴美第扶老而游黃山白嶽松蘿諸

名勝間以平頭奴子從意與所會短詠高歌樂之如一
部鼓吹王元美先生序其集翩翩有餐霞淩雲氣韻不
得之記載呻吟而得之操脩諳歷不得之聲律比擬而
得之遊流意會信然哉族有臧獲失物懼主母督責者
里有亡雞而詬者少年有僞稱盜胠篋而投繯者翁咸
代爲之償少年愧謝卒爲良賈其在越拾遺金廁下同
舟數百人晨起翁人以一掌大薄蹏乞書姓名爲後會
張本衆皆諾翁宣言曰予不幸亾金諸人有得者可見
還不則姓名俱在請俱就吏有錢士奇者懷五十二金
輸郡租愕而索之躃踊呼號翁笑曰金在余所驗其手

字良然歸之士奇請以半謝不許請以十之一謝不許
舟中人人誦翁長者而更得翁所以自言亾金且欲衆
手書姓名意歎翁不直能廉兼有知矣其夜夢雙眉長
委地是爲壽徵而久之夢士奇來謝其夜長卿生長卿
者名振先子和子其母莫吳人翰林珪孫女也子明之
婦爲金處士思立女生子昌先女六英爲程元鉦婦長
卿娶吳勝恩女母弟曰象先聘程守訥女女弟曰文倩
未字長卿爲越諸生則以翁游越時占籍云翁生弘治
癸亥二月六日卒萬曆甲午二月十有五日年九十有
三人稱之雲峯先生葬以卒之後十年甲辰十月六日

墓在鳳山之陽其嫗程處士侃女先翁十一年卒葢余所睹記士之窮未有過翁者災莫如焚溺酷莫如盜寇刑莫如大辟而翁皆數離之然造次被服必于儒者儒不得諸身求得諸子不得諸子求得諸孫行年九十險阻艱難之備嘗而必不以騫汙墮名豈不誠大丈夫然哉余覽其授長卿遺言多動心忍性實際獨詣語至慟母弟殮祖死嶺海屬善視其子孫所謂別見孝弟之性者彼以俠烈士目翁抑末矣銘曰高士逸民聲施終古要以貧故無他患苦翁自貧士而多齟齬菑害並至萬死爲伍人如天何翁天自定天如翁何翁以人勝旣錫

難老亦胙佳胤史氏作銘昭哉令問

鮑康貞墓誌銘

嘉靖末歙人司徒鮑三峯公完名命十以歸至萬曆始卒公撫黔有平夷功遜不居值分宜罷相代者錄用諸淹卹在外之臣一歲三遷不得報政公又亟退不及任子以故其子孫二十餘人皆以文行自表見無席先世資而冡孫康貞先生爲最著云先生父梁母方少育于外家市井諸藝作一見輒效其所爲外祖異之是可乘鮑氏驄者從王父游南京試以政事輒指畫處分所宜王父稱善因名之世濟字之元愷而受春秋於孝廉王先生及宗人恒公門通其學肄爲郡諸生試高等晉增廣生娶方國賓女而母卒朝夕苦凷不入室奉母喪歸哀至號泣不勝諸弟在襁褓中屬其婦乳哺之不啻母之於子繼母悍率家人事之惟謹以爲無如何驕而逆其父父怒祭知狀出之先生泣留父亦泣柰何以帷牆之叱而爲宗祏門戶禍乎司徒以清白貽子孫生產薄所共邑祖庸若女弟裝送費先生脫婦簪珥共之卒不令父知數舉子不育晚得子同甫而婦喪或以繼室請先生喟然曰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吾先子之爲曾參也難矣小子復何敢其後兄弟行中遂有效之者矣

司徒祠在里東偏與諸弟及子肄業其中昧爽起薰沐而拜司徒像前低徊欷歔久之乃退其旁酒家胡目挑心招先生過則俯首不一盻或瞰先生亾識酒入祠看花必使人候望于門聞先生至咸避走性不善酒而與人飲必盡歡或强灌之而簪置妓帷中更衣娛侍輒引裾去雖盛暑必攝衣冠雖燕處不袒裼裸裎嘗訓其子曰人立身行已無爲人所輕亦無得輕人所延見廝養卒必以禮人有過不言示之以色改而止生平所敬事程子虛所契合潘華南方宇余嘉猷潘之恒吳必進門無雜賓家貧用故不饒而外家負母錢還其券又私周

之宗老貧顔色腫膾時餽之食没齒乃已稱貸者第取
母錢不問多寡久近甚或忘其名寒畯之子有心計使
從高貲賈人游已而賈日起有所爲報必厚酬之不任
德書傭竊其物誤遺于地僕以告先生先生戒無言或
泄之傭傭恚而詬先生于道先生笑不答傭色沮先生
徐譬之此物人所恒有何必定爲我傭愧謝而去諸解
紛難而人莫測所自者不可勝數士高先生之義願以
爲師固辭病不勝杜門距躍入其庭如無人焉者汪司
馬語其壻世延阿兄所謂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見者
也宗人觀光孝廉父過先生草色侵階呼之爲茂叔居

學者尊之號屏山先生于書無所不窺有未嘶研究忘
寢食而治春秋所發明多出意表旁通佛典而戒子弟
無涉獵是易蕩人意爲文默而好深沈之思或言太苦
獨弟觀光與紫陽洪某推遜之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
體故癯善病以好學病更甚念司徒公未及謚不能詣
闕自言歲當比士冀可偕計吏申慈孫孝子之思讀書
祠中不輟而病寢深舁歸猶作色示健以無貽親憂弟
某來候問汝婦病愈未弟不禁泣下呼同甫橐中有稍
貲可乞之觀光入視其帽猶嶢然也不能言拱手而別
明日遂卒其季弟哭曰兄一縷一斷不自私今將安藉

其猶子哭曰吾五歲而孤叔卵翼之有今日今將安倚
其友人以班來哭於位退而嘆曰貴公子而貧貧而無
慍聖人之徒也其猶子申之曰君子哀名之不聞不哀
年之不登哀行之不修不哀位之不達先生行立而名
高又何病焉其里之胡考婦孺則飲淚而轉相告語瑯
相公已矣蓋先生小字瑯當云里有節孝坊博士弟子
羣萃而處二百餘人勒先生名于坊之石爲祠祀之如
司徒而議所以易名者僉曰康貞可汪先生文瀾每過
祠下必謁而逝溺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吾師鮑元
愷矣先生生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有三日歿萬曆戊子

七月二十有九日年四十有五元配方令人前卒十三
年子即同甫娶方大經女孫男五人英齊娶于汪襄齊
嘉齊秀齊匡齊俱幼同甫英齊屬文砥行人以爲有祖
父風爲先生狀録其軼事者弟覩光尚禮表墓道者友
人鄭周卿碑墓門者徵士王穉登傳之者諭德李騰芳
誄之者方良範之屬若而人銘曰維謚諱名朝司其權
謀野或否亦奚貴焉司徒無謚女謚則賢賢不在位復
不在年士衆與之吾無間然野史不朽社祀不遷佳氣
鬱葱康貞之阡

鄒仲子墓誌銘

余先世吉水與安福同吉安郡後徙景陵京山太學周
公應斗自安福徙潛江又同承天郡安福鄒仲子景陵
徐公惟得子皆周之倩也余因徐公爲媒豚犬子受室
于周周公有吏事避宅且二十年兒婦歸仲子夫婦主
辦裝送更二年余過周公晤仲子居十日言論風旨神
明意用使人爽然自廢仲子父爲洗馬公德溥王父爲
太常公善曾王父爲祭酒文莊公守益高王父爲僉憲
公賢尊者帝師大者天下士師極盛之後難乎繼矣不
圖象賢有仲子也初太常公爲山東督學使者以洗馬
公從生仲子于邸有異質名之曰兗曲阜隷兗郡意蓋

以魯國儒一人期之已更名亮明字之子周一字子盡
自號葛峯山人北而能持論善屬文吉安守周公之屏
曰昔漢儒林傳稱嚴彭祖授春秋王仲家世傳業然文
行不少概見鄒氏春秋起家五世其昌如仲子豈不韙
哉洗馬公讀中秘書以仲子從里人比部王公繼文故
太史劉公孔當春秋專門名家仲子與伯子子某受學
誦多而晰厥指摘辭下筆鸞龍之文奮矣宗人有籍執
金吾者仲子因爲京兆博士弟子員入試棘闈其文茗
發穎豎離衆絶致以東于額不第仲子未數數然也師
耿恭簡公爲理學下意問難委命供巳味道之腴有溫

故知新之益焉洗馬公典司綸綍日注乘輿起居藏之
金匱石室巳侍
上講幄授經　東宮日夕不暇給則以家政屬仲子仲
子要東門闕之廝擇地而蹈然而簡易不煩不以賢知
先人差次親踈斟酌豐約于孤寡竆匱調護之尤厚一
一當洗馬公意居有頃如潛江逆婦婦母郭孺人爲給
事公嵩女而孺人母大耋無恙既篤愛女尤愛女之女
日夕膝下孺人持門戶勝丈夫仲子婦才似之周公諸
郎少固留仲子以仲子高誼能急人之困也仲子挈其
婦歸見舅姑脩溫凊定省之禮而洗馬公心念周公無

爲周旋者趣仲子與婦俱來潛江自是歲數歸省使使
問安否相屬于道而外家有緩急輒跳驅千里扶義而
西倩忍人視周公亾如多方以誤之數逮以罷之仲子
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外侮因以挺緩至夫赴
機應節險阻艱難較之累繭救宋連胝存楚不啻載其
半矣周氏三黨之戚若僮僕數千指無不敬愛仲子者
從其郡邑士大夫賢豪長者游齋遬退讓久之交一塵
以居受百畆以耕與隣里長無纖芥當路以仲子名家
子注意高仰之倒屣迎上座佳言名理渾渾雅致霏霏
不絶嘆曰鄒仲子世德慶胄不恒有也仲子有大志多

奇偉俶儻之畫策而攻舉子業體氣高妙有過人者辛
卯江西大比士主司亟收之以一言受屹拙目遂復見
罷益肆力古文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
發爲詩歌渢渢大雅之音具載明德堂集中書法歐陽
公及漢人八分臨池家珍之晚與二氏學者還往商推
或謂君舍家雞學野雞乎仲子曰不然逃墨必歸楊逃
楊必歸儒歸斯受之而已彼且卑視吾儒吾發其覆破
其藩借之大道耳何得以曾男子之不可病柳下惠之
可其識量如此生平事親色思其柔竭情盡敬亹亹忘
劬事伯子莊而和伯子郁穆仲子方整兩相爲用而相

得有合于叔子子尹季子子胤開顏披心常有以自下
者兄弟相師友以孝弟禮義爲鄉國所宗仲子婦數舉
子不育而助遴者周氏姬生子而保抱攜持之不啻已
出洗馬公命名世俊聘趙彥章女今讀父書風神高徹
慧種生聖固不虛也仲子生隆慶戊辰九月二十有三
日卒萬曆丙午十有一月十有三日年三十有九子尹
卜五雷峯之麓負乙抱丙以葬而走江都奉王比部狀
來乞余志余嘗見太常公爲郎洗馬公爲史時儒者氣
象自與人殊而仲子魁岸殆過之乃止此乎不敢復相
天下士矣銘曰四世通籍爲大夫爲卿既多取精及子
之身年與位奚其嬴于不爲大夫不爲卿無忝所生以
君子儒齊名視年孰永視位孰榮消息盈虛是爲天行
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後人雖曠世而若新子之子孫
烝烝繩繩靡不承吾銘于墓信而有徵

文學李君墓誌銘

宗老竹溪翁自曾王父舒鑑徙家荊門至翁兄弟而門
望爲荊門冠翁子孫多賢者進士先輩茂才之屬可十
許人孫進士翰之卒也翁屬余志墓又十三年其仲子
茂才世達卒世達之子茂才梧復以翁命來請墓志余
游翁家三世義無可辭梧手狀其父行事簡而文信而

有徵因約畧爲之志曰君名世達字上卿生而警悟見
人舉動輒識其意少從翁宦雅州所經歷蜀山川故實
道里遠近上下酬應刑政得失省記不忘叩之如指掌
上已爲舉子業語必驚其座人十二而爲州諸生州郡
守若督學使者試無不在高等顧數不得志於省闈甫
四十而諸子舞象食牛英英異稟君乃翛然兒曹可以
繼吾志矣必身嘗試之哉家有園十畝而儉饒美箭里
人所號爲李氏竹林者也君顧而悅之夫竹家戶所常
有耳而晉以七子著人今以吾氏氏竹林而吾不能爲
竹林增重耶搆亭其中而余爲之額曰綠潤且爲之賦

好事者聞其名而慕之過從日益衆君益雜植花卉以
輔竹之勝其旁爲名田爲蔬畦農圃之事魚鳥之適風
雨煙雲日夕之景漁人樵叟牧兒田父之樂皆坐致而
總攬之故君之跡歲時十九在亭于焉課子于焉款客
琴尊嘯咏壺矢博弈曜靈西匿繼之明燭或舉俗事告
者浮以太白斛清溪洗其耳識者因目爲達君沾沾自
喜使吾以達名世吾不愧名矣君外若簡易佚蕩而行
有坊表道有一隆毋没倚棺而立三日哭一果一蔬必
泣而薦薦而後食如此者終其身事雅州翁左右無方
翁恒言吾得仲也而食加飽處伯兄叔弟無間言上官

孝廉君之舅氏也二兒幼其孽弟齮齕之舅於諸甥中
度君可託孤深相委信君周旋不避怨謗二兒迄成令
器三黨四隣有不相能君必通媾事涉疑難片言立定
貴賤尨倪愛君如冬之日至御諸子奇嚴人怪而問之
君曰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噲炙人口然而仲容已預
之卿不得復爾其家教可知矣以是四子才儁與山阮
等埒卒之年六月諸子就試郡子國君擕之以行仲子
梧不見收邑邑不自得君慰解之士寧渠能一蹴而致
青雲淹速升沉運命存焉會郡守錄遺才趣仲子行行
之日爲君生日仲子謀舉觴乃往君不可送之出門門

語刺刺不休而先是仲子舉子以七月十有二日滿一
月俟仲子歸抱子見君而君前二日晨起忽遘疾不移
時卒矣卒無一言及他其篤于孝弟之義明於生死之
故或林下諸賢所未優也狀又稱君治家米鹽靡密煩
碎能推行之類黄霸使桀黠奴類刀間數寸竹片數十
斛不燒除可爲裨楯類楊脩風流兼有治實敢蓏留白
可種類庾亮云君生嘉靖辛亥六月二十有七日卒萬
曆癸卯七月十有二日年五十有三葬以乙巳某月某
日墓在西山之原生時所自卜也娶于上官孝廉從兄
某女伯子杜郡諸生娶上官處士某女生子先盛先賁

先都女學淑仲子梧郡諸生食廩矣娶王茂才某女生
子先昌女采蘩采蘋叔子楓州諸生娶方貢士某女生
子先實女學懿季子櫰娶上官茂才某女銘曰正爲人
子而爲人祖子姓振振式穀繩武有子四人而三茂才
儁聲清卲朱紱方來天之胙女豈曰不贏人之惜女年
未耆而困諸生彭殤夭壽孰虧孰成有旦宅而無情死
有駭形而無損心至人之言女其庶乎吾取以爲女銘

諸生嚴君墓誌銘

太史公有言閭巷之人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於後世哉所謂青雲士者近代楊用脩陳晦伯一觭

主貴一犄主賢其証辨甚傅余以爲兩者固各有重也浙文獻于天下無偶其賢者不可勝紀其貴者力能使鴻生鉅儒爲之搖失數美竹帛金石可束牛腰而閭巷布衣之賢或不盡知名以余所聞則歸安嚴君其人故可述也君名應祿字季鼎其先家新都宋靖康中避兵至練溪中區葭茨相望傳說爲唐尉遲公遺趾君始祖孟剛斬艾而居之傳數世爲綵綵爲君父而以後其伯兄緒君娶于顧舉三男子曰嘉延嘉猷嘉楨五女子其壻爲李承烈吳尊祖顧神京嵇首新張其蓋三黨之内某世之上無貴者而君始爲諸生小時眉目踈朗風儀

開暢識悟過人受書暫視不忘年十有七補諸生有司校藝數稱最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產所後父貲故饒悉讓兩母兄所後母死涕泗滂沱毀瘦枯槁家人負匱揭篋擔囊而趨一無所問已而所後父與父母先後死君時貧彌甚附于身若棺者獨以身任之兩母兄受成事而已親知胥爲不平君徐語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兄豈有愛焉亦適居約耳服勞固少者事吾何病事兄情好彌篤間者計塞生平不斁行竊步恂恂如凡人而衆所疑難片言立剖計量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路逢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而揖之見父老咨以郡國故實若前輩行事見佳子弟肝衡擊節如已有之禮賢士爲子師歲時不惜小費士從游者數十人不言束脩有無知厚過從沽酒擊鮮竟日夕毋或以草惡具進顧視其突烟寒矣婦簪珥時時在質庫若酒家了不色慍也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昏葬抑門不以出亾爲辭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常施惟恐見故嘗受一飯恩者報之必過當惡聲至如不聞中更家難所遭齮齕備至意豁如也更善遇其人君生嘉靖戊申三月十有三日卒萬曆丙申正月二十日年財四十有九別號理陽婦顧爲別駕諸女從父從夫

從子無失德所稗益君多矣君沒五年子嘉延登賢能書葬且有期屬沈觀察爲狀而以墓誌屬余余年往志盡譬之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何貴何賢安能益君身後毛髮而嘉延迫欲其親傳于世不得不可以解憂故爲志之如此嘉延二弟與其女兄弟夫五人俱諸生婚娶皆士人家不腆之辭即無能益君毛髮知其免于詖墓之誚也銘曰家世受田苧蒲檖欀足胝手胼青青子衿春誦夏絃如幽谷出而喬木遷四十九年終博士子弟員提槧懷鉛家四壁囊一錢子爲孝廉孰則開先卒因子以傳有骨不朽無翼而翥貧且賤又何患焉

茂才袁公墓誌銘

袁於邑稱著姓其以經術貴顯者曰侍御史佐桐鄉丞位廣文中心孝廉樞其治經術不見施用而東脩至行爲鄉里所宗則茂才中裕中裕者侍御之從孫桐鄉之季子廣文之弟而孝廉之父也其字以容其家濱富水而居故號曰濵溪其先豫章紫溪劉氏勝國時有汝材者徙邑三傳旻更今姓輸家之半助邊
憲廟官之嘗夢數十百人謝其全活恩子姓自是始盛桐鄉公娶于舒有五丈夫子而公最少兒時風神秀徹塾師授書一過能舉其詞且通其義使屬對對如流侍

御子太學君無子欲以公爲後桐鄉公不可封中丞王公丞世其偶聶恭人憐愛少女獨才公以女女之已從宦桐鄉就桐鄉經師受易其俗巧繁拜請公言不出閫邑人無所乘間而時時舉漢朱邑事諷桐鄉公桐鄉公遂用旹第著聲既以年至謝委政家督而公已爲茂才與廣文公及其婦兄貢士中丞兩家昆弟講業山寺中嘗一赴省試不第益自奮治業彌勤而父母相繼卒公柴毀不勝喪兄弟析釜而爨家無儋石之儲食指數十朝夕才一溢米人嘉其廉與義夫婦居室有梁孟風數舉子不育終不置側室晚得孝廉舉酒自慶吾先人不爲餒鬼矣間於憂虞則有痰欬盍姑謀樂乃從父老爲田間飲飲輒醉醉輒放歌聲如出金石也孝廉學生而失弟公一意課孝廉不以獨子姑息趨庭多瘍瘍聲甚者予杖孝廉從婦翁學非經時不得歸省辛卯公中酒病力值孝廉就試强起爲具行李祝之曰吾待捷而瞑孝廉遂登鄉書第九人公聞而後喜可知也孝廉察公病非可旦夕愈意不欲上春官流涕交頤公恚曰始吾謂若丈夫耳今乃若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且柰何詛乃公老孝廉遂行明年病轉劇然秘不欲使孝廉聞至二月四日卒公方正有標準龐奇之服不

御於身俳諧之言不出於口巫覡優雜不及於門袒裼裸裎不行於寢晚而逃之酒然不爲長夜飲夜常手一編讀故同席研書者去爲膴仕而公久困諸生無所造請卽中丞昆弟友愛其女弟甚至公有以自守意豁如也無大故足不入城市三黨之戚或罕識其面而好面折人過脩郤者謀困以征繇公立爲輸百金已搆以大獄邑令悉其宽議反坐而公更爲營救所講業山寺有督亢地豪蠶食之僧操書致歸公公曰吾不能爲法護僧彌乃割汝所有耶還其地而授之直僧至今尸祝焉卒之日所待公舉火若析券棄責者哭臨日數十百人

公生嘉靖庚子正月十有六日卒以萬曆壬辰得年五十有三越六年而葬男子一人卽樞女子二人一爲應城茂才陳鳳徵婦一爲里人徐朝聘婦外孫男女凡十人孝廉二子伯承緒聘張茂才凌雲女仲承統聘太學生董徽女孝廉婦翁夏崇謙亦擧孝廉舅甥同時偕計賓自茲始邑人稱盛事云銘曰豈無慈父而君克孝籲金不問貽穀斯肖豈無哲兄而君敦讓脫身出分陶然自暢豈無令妻而君執義白首相莊旁絕媵侍豈無愛子而君能勞梓俯而卑橋仰而高名可得聞不可得見逢掖之衣藐彼簪弁衆人皆醉胡爲獨醒韜精埋照道

在沉冥馬鬣其封松檟芊眠高士所宅百千萬年

茂才魏公墓誌銘

魏氏其先江西新建人宋峽州推官友直裔也有汝敬者徙京山遂以貲雄邑中復用高年賜爵一級子孫數十百人名田萬畆繇經術起家薦紳逢掖項背相屬而三世爲諸生身見其子孫繼之者獨槐泉公而已公父艮王楚王府典膳母唐孺人兄弟四人公爲叔伯大足簿仲早殤季亦王官典膳公倜儻有大節嘗自多其有子使伯爲國子生而叔季就外傅治博士家言無何母卒公作財十有三哭母慟病不勝學而事其繼母徐如因母年十有八爲田氏贅壻三年始還則受易延安郡丞董公董方爲孝廉公女兄夫也郡丞稱公善學將就試而父病作卒不起慟父過於母有乘喪而齮齕之者公外御其侮始解父既葬析居別第其治生務勤儉日用殷富而不廢學久之爲諸生而子準生有慧質公卽謝去讀種樹養魚堪輿星曆諸書家距邑十里而近負扆家山泉自山下繞戶牖閒搆池亭園圃据其勝客至剌肥擊鮮采果蓏錯俎而多種秫爲酒粉餈糗粡脩刑膴胖骨鱐之屬精好豐腴傾邑中矣公與其父若太父皆叔氏而準有二姊於序亦得稱叔居恒日吾宗其

當以叔氏興乎所爲擇名師教誨之者不遺餘力公乃寄適於酒日偕其弟暨董氏諸甥爲良夜飲穀食滋衰其後準復爲諸生公沾沾自喜是物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自我失之自兒復之天下事大都類此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愈益發舒縱酒不輟準爲諸生有聲廢試於楚闈不得志地師言祖塋小缺陷因爲捐貲建廟以埤益之而更令師事余仲弟孝廉公開六袠邑士大夫遞前爲壽余脩祝辭而準子翼明亦爲諸生賓客展賀無虛日公大快之已忽念日吾儒不就而屬諸子子復有子天佚我以老將復休我以死乎因泣下沾襟歸

子以家政於時苦腹劇醫謂法當禁飲公不聽準豩之
竊爲治木買舟下江東乞靈三茅比歸公更鑿池注泉
爲曲水流觴之樂而擇日行諸男女孫六禮然膚如腊
矣歲大比士準不欲去公强之行邑與郡試在高等
惟學使者案未發準趨歸侍公公病革準奉藥拒不納
猶問案發何時無一語及他而先時數爲準言平生所
受德所未報德者若干人孺子識之公以好客聞卜夜
投轄不醉無歸而友季弟御諸從子亾姨子甚歡里有
男女需公爲媒妁所裨贊甚衆縣官征徭常爲輸首族
人慕之無追呼之擾田令人操侮獲嚴公剏之以寬有

從侖蹊田者卒無所報或以不義相加拂袖去不顧稍
遼緩則忘之矣邑譚博士欲舉公行誼賜高年爵如其
祖公謹謝辭之少時日者言歲丁酉羅孛爲沴戾當不
祥公識諸心卒如其占蓋四月二十日也距生乙未四
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三男子一人即準娶馬氏茂才
圖女女子三長適楊日宣儒官煦子次適馬呈敎茂才
龍子男孫三長即翼明聘太學生王超女次匡明聘茂
才董敎女即郡丞子次弼明聘茂才曾錫元女女孫二
一字孝廉劉棟子茂才世蔚今殤一字丹陽尹李天棟
子碩葬以十有二月十有七日準傷公白首諸生以沒
而旦夕不能即致其身青雲之上以爲親顯榮狀公行
實累數千言多悲憤語余裁而書之如右銘曰謂女山
澤之儒形容甚癯而封君比入膏粱華腴謂女閭里之
俠顧指目攝而傴僂次且耳語呫囁謂女游於酒人靡
晦靡明而智如炙輠見事風生謂女徉狂玩世儻蕩不
備而烈烈然高斷獨行一意有子有孫式穀似之豈無經
緯以期年耆逹生之情沒亦何悲徼循墓厲視此銘詩

尹茂才墓誌銘

有系衣冠泣而造門門者詰之不應以白主人主人病
不能見客使奴延入上坐請所欲言則飲泣而語曰予

郡博士弟子員尹大伊也不幸有父喪亦既歸于土矣
思所爲父不朽者以主人之嫺於辭敢以墓誌請傷哉
貧也無以具束脯益泣不自勝所爲父行畧萬餘言文
采巨麗主人哀其窮而深嘉其志乃爲之誌曰君名理
字仲復郡人也其先興國州人有南顯者以戍調安陸
州州後升爲郡自南顯至君凡六世父仕廉母鄒舉君
時老矣老人殊憐愛少子置膝上授小學及毛詩一二
過能成誦比齔善屬對家不戒于火游徼卒捽以謁郡
守郡守試之稱善已謁邑令邑令試之復稱善爲慰勞
而遣之自是學日進文日有名無何父母沒矣家赤貧

寄食于三黨之戚弁日或不得一飽終不以其故廢學久之始得爲郡諸生益務博聞强記自六經外史則司馬氏通鑑朱氏綱目呂氏詳節旁及晉乘楚檮杌明憲章通紀名臣言行錄子則道德南華冲虛文始鶡冠鴻烈說苑集則漢中郎唐李杜韓柳宋歐陽蘇氏父子明王伯安李賓之何仲默唐應德王稚卿童士疇他律呂醫卜甚夥皆不惜衣履費從購或從人乞假手錄晝夜讀不輟聲客捲卷而叩之如響其他涉獵者尤衆嘗覺近代人詩有愚公事不解所謂後從列子得之乃躍然古人謂得異聞類得一真珠船有以哉會裒諸書奇字

訂其譌誤凡若干卷于古最慕黄叔度之爲人器度不汪汪若千頃陂非夫也有盜竊其子奩具者隣人微得主名食閭君束而詣吏君曰無庸將自及先人所遺田悉以畀隣人既而曷鹵爲督亢用者謂君故物當復還卒無所問晨出值禦人于路者故識之其人大驚吾以爲某子甲乃遇長者乎幸無罪終不言其姓名郡故有孫司徒將徵用其受業師爲詩御之日身後碑文空自在眼前傀儡爲誰怴君甚賞其言遇不如意則哦吟以自寬中年差自給輒好施予沒之日發篋得券數十紙既不收責又恥市義敵名爲也于物無他好獨好飲酒

原缺

蘒菊菊叢生滿籬落不爲剪剔矯揉朝夕觴咏其間一日大雪把菊酌無筭明日赴兩友人招俱盡醉又明日夙興櫛沐具衣冠小理家事焚香危坐而逝萬曆辛卯十有一月十有九日也距生嘉靖戊子五月五日年六十有四大伊稱君生與田文王鎮惡同物故自不凡丙戌歲扞病有道人詣門遺一丸藥良已既沒忽得地師爲卜地而厝之在五龍堰之原君又數見夢于子若盜祖宅地者若攔塚者皆有徵其事甚奇詭不具論元配陳早卒女一人適周樸繼室崔子二人長即大伊次大褎季有兄心女二人適胡瑩茹願性銘曰而獨善其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僉都御史金公墓志銘

金中丞子魯天下才也而政聲在楚爲最著權關廉靜
督學公明楚士民于今誦之以忤執政私人遂中讒口
太公一泉先生迎門相勞曰天下方以楚爲營窟兒能
自作家緣此塞翁失馬之福也余嘗訪子魯于家會事
巳白中外推轂甚力子魯依依子舍中太公猝嗟老人
方善飯寧須兒返哺耶兒誠上不負國下不負民即行
役萬里外吾自適耳會子魯兄上春官不第邑邑至病

子魯謁選人除僉閩憲事因與兄歸歸而兄卒子魯不
欲行太公恚曰吾不得志于若兄若何不爲我一吐氣
子魯入閩尋副憲豫章省覲太公復不欲行太公趣之
愈堅歃涕而西至則上書兩臺乞歸養兩臺持不可無
何家人奔告太公病子魯輒弃印去半道而訃聞矣服
除當事者更用子魯于楚救荒有異政擢中丞撫閩三
年報最贈太公如其官而又以讒罷未得代余方領浙
憲子魯使兩子奉幣以太公墓志相屬余敬諾卒卒不
及就又使其門人馬遂安責前諾余于子魯父子禮所
謂知死知生也爲采子魯手狀而志之太公名袨字士
達別號一泉世爲錢塘人其可考見者曰思義思義之
孫璽爲邑諸生璽之子兩桐公以明經爲高密諭娶聞
孺人太公父母也兒時精神清澈言笑舉止有常度同
輩無敢泄戲六籍中尤精于易遂以易爲邑諸生父官
高密母足不良行與元配畢恭人留養母扶掖卧起沐
瀋浣濯無頃刻倦勤夙夜必長跽稽顙叩地籲天請以
身代母性卞小拂意則盛怒或與杖蒲服嘔喻受之行
年五十如一日母察其情苦爲霽威嚴體漸平則走高
密省父渡河遭風舟覆溺水逢御人斬關之盜皆至再
竟無恙人以爲孝感云高密公飽苜蓿囊無所有而太

公又口不言治生窘甚無何高密公卒官匍匐往奔百
舍重趼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齊魯諸儒生見者莫不悲
憐之其葬與祭不以菲廢禮始爲諸生晉陵薛公爲督
學使深所獎許高密公亦冀一第爲快而以毀不能畢
其緒迺授經子魯兄弟後先偕計吏成進士太公稍自
慰可無負先人望矣子魯以水部郎治河張秋輦就養
膳有三簋潸然流涕鄉者不得以此食吾親安忍獨享
遽徹之命駕歸每得一蔬一果必祭父母然後食歲時
伏臘魚菽之奠淚忽忽而承睫也事世父世母如事父
母女弟毋所篤愛也相攸而歸沈校嚴飾結裹宗人天

祐以逋責逐割背而贖之婦弟畢昆分宅而居之子女婚嫁營綜備具王上林材者累世通家材死外人齮齕其子弟身擁護之子弟有不類垂涕而教督之王德慶富人子也怨家誣以大辟有司遠嫌莫肯理出出身爲分明之島寇暴起杭戒嚴所司察太公才屬守城城門閉老稚號呼震野走白主者啓門主者恐爲賊鈇不許頓足曰是代賊爲虐又先賊自潰也授大絙引而上先婦女老稚而後壯夫或奪婦女老稚所攜資復走白主者請以軍法從事主者解佩劒授之犯者殺無赦凡三日全活無筭人謂是役也金公仁知勇三善備焉其他

賑饑寒醫疾病掩齒骼不可勝計杭故東南都會人情好爲富貴容太公貴而下賤晩年搆園西湖與徼時朋舊杖履相隨行或言宜小別齊民笑曰吾故諸生祭酒耳且安能以孺子故車上儛哉毎出游牧豎褐父不識者恒爭席更以爲佳流連不忍去卒之歲方大侵扶死收傷如或不及而先是子甯婦王恭人卒已女之歸顧氏者又卒太公不任悲天乎不數年而奪我良子又奪我孝婦孝女勞憂蠱瘁遂卒里中人巷哭罷市者浹旬乃已其年爲萬曆戊子九月四日距生正德丙子四月十有三日年七十有三初封工部主事再封工部郎中三贈今官畢恭人通政昌四世孫以孺人宜人加贈男子三人恭人出者二伯學顏丙子舉人仲學曾卽子甯也叔學周側室聞氏出畢恭人葬龍山祖塋側已而家數遭喪更卜地至中臺有光怪焉形家以爲吉葬太公而遷恭人祔銘曰晴見利而無營疇祿厚而無羸父敎之淸疇忤勢而無驚疇遭謗而無爭父敎之貞弓冶箕裘道相生菑畬播獲功相成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積善餘慶居其實不居其名惟不居其名吾是以爲之銘

封監察御史謝公墓誌銘

蒲圻謝近泉公年七十有六受封爲推官晉御史子若

孫若曾孫女若女孫凡二十餘人皆賢且貴聲聞方內而伯子同余舉于鄉仲子爲余南宮所進士講通家之好三十餘年悉其生平於是伯子狀公行而俾余志墓蓋人知公楚人而不知公蜀人知公之爲謝亢宗而不知爲甘氏子也宋太宗朝銀靑大夫甘禎者其裔孫自宜黃徙蜀世爲蜀長壽縣人嘉靖初大父洪以明經拜蒲圻博士而謝司馬存儒爲諸生高第因以仲女妻之是曰甘宜人宜人艱於子司馬公宦蜀道長壽甘氏子孫胥來會見公眉目娟秀而愛之卜筮襲吉問日者復吉乃立以爲宜人子歸而謁之翁媼交稱善也遣從經

師授舉子業業日進遂爲蒲圻諸生受室於鄭是曰鄭孺人司馬有四方之事畀公家政公才如黃次公米鹽靡密精力能推行之又如謝幼度屐履間各得其任久之積貲爲太學生而鄭孺人舉五丈夫子公自太學歸所以督誨窮日夕不懈迨伯子暨仲子成進士而司馬公没矣公涕零如霰恨不及見也于時甘宜人春秋高而司馬公復有子光祿君光祿君兄事公兩人事宜人竭誠盡愼卽仲子客死京師公不示戚容懼奪宜人歡也伯子並仕東昌理官公誡之省刑種德伯子奉其言以平恕聞考最封公官如子已召爲陝西道御史會上

兩宮徽號覃恩封今官而公滋益恭徒步里門無貴賤長少折節下之以時過從鄰家鄰家婦子聚觀出酒食享公盡歡而罷伯子坐蜚語免官公慰勞之曰兒以金緋娛我膝下且及我盛年是彼夫之口有大造於我父子也庸何病客至必飲飲必醉卽無客亦恥獨醒酒後耳熱頹然自放雖爽鳩氏之樂莫之或愈矣公初爲司馬家督不以一錢尺帛自私比長田宅美好者恣光祿君所欲讓而受惡婦女法相宜子以內光祿君御之因有子光祿君卒哭之慟邑令故摧折巨室里豪乘間將不利於孺子公慷慨前白狀令爲之斂容事始解儻脫

司馬公弟子於獄拯從子溺其爲德謝氏不一而足方甘宜人自蜀舁公來所至輒回首悲啼左右掩其口公奮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吾寧忘父毋之邦耶手書其先世廬舍塋域與所過城郭山川白首不忘歲時伏臘西鄉而泣值初度若忌辰杜門謝客時語伯子古人以知我等於生我吾受謝氏恩豈啻生我今司馬公子孫能自立吾差不負矣然豈能一日忘甘氏哉孺子其爲我譜世系以詔後之子孫後之子孫有仕於朝者請復吾故姓其見大義類此至夫斥產務予善價稱貸不責子錢恭功親待以舉火者數十家無德不報有怨不校

里中人稱其細行尤著公年踰老未嘗飲藥瞿鑠如少年病再踰月起居自如病革正襟危坐待期而瞑洪範五福公備之矣其生正德庚辰十月十有八日卒萬曆乙未四月八日甘宜人生卒月與公同俱前公一日人謂母子天作之合云公名三訓父名一琴鄭孺人司訓環女伯子師啓官左參議娶王相掄書女封孺人仲子師彥辛未進士觀吏部政卒娶金振女叔子師嚴廪生娶知縣張諧女季子師迪太學生娶庠生吳寀女少子師作增廣生娶庠生游仕女媵之子三人師相娶司訓尹汝揚女師模聘舉人魏拱辰孫女師朋未聘師啓出

者自治太學生娶廪生魏禎女自怡聘舉人魏桂女師彥出者自成庠生娶太學生沈栻女師嚴出者自脩辛卯舉人娶庠生魏炳如女自强庠生娶廪生何夢周女自身聘庠生闞正位女二女字庠生龔梴鄧士敏子師廸出者自新一女字庠生何夢麟子師作出者自本聘愉廣先龔宋女自根一女字舉人張于階子師相出者自立自治之子三受善樂善取善受善聘錦衣衛同知方日中女自强之子元善卒之年某月日葬邑西龍會之陽銘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與子與賢維天所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父耶母耶天乎人乎黽從筮從姪其

從姑維鵲有巢維鳩所居如彼嫣後將育於姜一傳再傳厥後克昌自遠有耀不顯其光神羊一角驄馬五花爾服爾乘其名紛葩從以八龍不傲不吳蜀也承家楚也開國謝式穀似甘邁種德中葉式微以引以翼我有田疇疇其殖置我有子弟疇其教誨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汝阜之山江出其腹自西徂東作楚大瀆中有一丘藏舟埋玉游魂爲變無若杜宇倏往倏來于蜀于楚縱衡萬里上下千古

贈工部郎中鄒公墓志銘

余入金陵鄒繕部執手相勞苦且言曰往以先人未儆聞人養直先生其一也先生卓行殊遠其最著者曰孝與廉人稱之熊孝廉云故南昌縣學廪膳生也名登之字以賢父後泉公母汪孺人小而聰了處羣兒中斷斷自修整羣兒嚴憚之爲嬉戲事望先生來則反走九歲汪孺人喪搏膺而踊哭無常聲席薪枕凷食不勝一溢米家人賓客見者憐愛之後泉公繼室以徐孺人旣廟見先生出拜徐孺人置膝上拊之兒得無寒色乎先生應曰兒今有母不虞寒矣徐孺人大喜先生事徐孺人如母每食得佳果輒懷以奉徐孺人徐孺人爲一再嘗而貯之以俟先生朝莫誦時佐饑渴里人嘖嘖異哉孺

子而感動繼母若是最後母病瘵召名醫十餘曹來治弗有也先生憂懼莫知所出自檢諸方書得一方未敢嘗試坐而假寐夢黃冠羽人趣之起若欲母疾立瘳舍此方安之先生驚悟如其方進藥母脫然愈蓋身同卧起足不出閾外者踰三月時爲嘗便溺其精誠發於寤寐通於神明非苟而已也方伯姚公爲子擇師莫適可者或薦先生方伯雅聞先生名風博士寄聲熊生可能從我游耶先生謝曰爲諸生而見方伯固當顧師可召與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敢辭方伯高其誼是乃吾所欲得爲師者也造先生廬拜奉幣聘已入署課督方伯諸

子甚肅不小假詞色方伯知先生就養無方月奉不足
更貲會信州槽戶有歲額金累千故忍弗予而陽爲先
生道其事槽戶夜具三百金饋先生先生卻之曰方伯
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吾鄉者傍無一言之佐諸君
誤聽耳方伯聞而嘆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柰何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乎繇是孝廉聲藉甚後先督學
使者數下檄褒勞諸生常爲稱首焉先生年十三好古
文辭日覽千餘言輒覆誦自莊列屈宋司馬班范諸先
秦兩京百氏之書無所不窺後泉公試其文甚美疑爲
宿就再試如初而喜不勝也然不事舉子業諸父兄謂

先生子之父年先矣迨得見子離蹏釋蹻而騰踔風雲
若執綏投竿如父意何先生于是攻舉子業業成爲諸
生學使黃公拔置第一食縣官廩遠近來學者登笈相
屬而五試于鄉留落不耦事垂志負卒無纖介尤怨既
學使君嗣爲諸生先生耳提面命不離于側無何有寒
疾自祭其脉曰豈數屯期盡乎重貽後泉公憂爲好語
慰藉之兒得請于天以身年爲大人壽天又奪以諸孫
竟大人未就之業幸無以兒爲念而目屬學使君謹識
之復勑其偶勞太安人曰吾聞貴不如賤生必有死獨
事親不終爲不若是恝耳卿善代吾爲父子且善代吾

爲子父蓋寢疾七日而沒先生之於父母終身慕矣自
父母而推之五服尺布斗粟有無相共歲時伏臘展墓
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冠娶必告死必赴爲科條懲其不
如禮者命之曰孝思譜後泉公間與其兄慕靜公語不
合慕靜公操大挺向之先生免冠長跽乞以身代父受
責慕靜公遂解平居矜嚴好禮止進有表識不失尺寸
雖溽暑不袒裼與勞太安人相敬如賓婢僕之前不妄
語笑也人有小過曠然不校一善會心必奬成之其學
術所尊信者王文成錄粹語一編爲韋弦之佩合志同
方則舒君泰晚而自號曰養直生平直道而行不愧其

言矣門下士私謚曰貞孝先生沒後二十年學使君舉
進士爲比部郎贈先生如其官制詞亦有孝子貞士之
目焉學使君慟先生年未中身限之大故恐後人信耳
謂以子貴成名而實德不宣具述其遺行屬婿兄弟行
人劉君爲狀而年家子某爲志墓今海內談良知學者
莫盛江西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是良知也親之不愛
而詭曰能學吾不知之矣仲尼之門獨曾子與閔子騫
以孝稱則後母不慈之故先生學主良知愛由親始其
年距孩提不遠即能以身爲曾閔不使母爲曾閔之母
三十年如一日君子哉若人可謂善學也已先生生嘉

靖庚寅七月十有八日　隆慶壬申四月十有六日年
四十有三葬萬曆癸未十有二月十有七日墓在[illegible]子
湖中佗子洲男子四人伯宇奇卽學使君仲宇毅叔宇
廉季宇韶皆爲諸生通經術有美才女子二人諸孫四
人孫女七人婚嫁姓氏與太父以上世系詳狀中銘曰
孔子有云載諸空言不如行事行在孝經橫乎四海塞
乎天地事親竭力謂之曰學已見大意今之學人以空
爲宗以悟爲至如彼二氏人倫庶物一切捐棄猗歟先
生不言躬行孝思不匱求諸闕里爲損無間爲彖養志
識其大者勗我同學永錫爾類

贈工部主事吳公墓志銘

星子吳贈公以嘉靖癸未某月日生以萬曆丁亥十有
一月十有三日卒年六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其
子水部郎瘦生有文學節槩手狀公行事屬余志墓中
石按狀公名崇正號半村先世南昌白鳳鄉人也其以
避難卜居匡廬者曰良佐再傳爲敏與毓毓生鴻臚浩
稱浩然先生敏生清清三子伯仕奎仲仕學叔仕龍皆
隱君子學稱水竹居士復卜居城南五里王京山漢王
雲錦諸峯當戶因以璦名長子號白山玉名次子號漢
峯漢峯公善屬文爲郡諸生師事大司寇[illegible]
恥脩謁亢厲守高卒以不振而吳氏列士林實從此始
白山公娶于陳生四子伯崇某教授楚藩仲卽公叔崇
信官將仕郎季崇禮邑諸生繼娶于傅　少子崇高家
素豐財至祖父稍替矣公嗣股肱藝黍稷諸營生之業
兼綜悉舉家人多賴焉諸昆弟飲食衣服相通共無分
異而後儒生得專力學不內顧從業也教授公試于學
使者出尋遭毋喪故事先以喪聞卽拔高等不得食廩
學使者已按番陽相距三百里教授公又以服爲嫌公
曰時不可失操舴艋犯風濤白之學使者此虛名且無
妨於同事學使者允之後因得以明經久資除教授云

公爲都昌功曹尚未受室諸少年攜之過酒家胡飲漢
峯公貽詩誡之書諸紳終身絕狹邪之迹同曹欺其長
吏舞文與錢通長吏坐貽謗觖公正色訟言經生抑厭
隱約晚得一官若曹視若瓦注天道謂何至今都昌人
傳其語父卒哭之毀與諸兄弟拮据治葬成禮服除而
後娶陳太孺人孺人助公爲政閫以內事事節適脫簪
餌與募役者歲得羨餘佐公佗費漢峯公配余孺人卒
無以殮公傾其橐不足摘大孺人金耳鐶無所吝久之
諸弟各有室始析箸余孺人貴家女不操作而督諸子
婦備養季女歸張刺史公夫婦經營奩具中余孺人惟

向後二十年問遺相屬刺史公暨其子親公踰季女之毋兄弟也崇周者亦漢峰公子儒不成父憂之公助其資至于再至于三且爲其室公不可漢峰公不自安別僦室讓公忽疾作公亟負以歸俗忌尸入戶漢峰公歸而復甦移時乃瞑人謂公孝友之報墅井里其故右族而好上人公與處三十年其族薄夫敦鄙夫寬也郡大夫使之博士所廉問諸生有不韙以名聞博士惡其才而不脩弟子禮者中之戒公毋泄中道公心動啓緘則皆名士所坐重駭曰幾損乃公生平棄去徒手返命後多顯者秘不言水部長聞其事私叩公不荅法曹私薦

賄不令公知公知亦不復問與客之別業對弈會登粟傭竊過半客覺之趣公疾起公揚聲徐步而出客怪公何縱盜公曰吾聞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彼所竊幾何而露其醜寧不愧死耶某與公同買以錢市米直三升誤與五升詰朝覺而還之嘗舉以詔水部此雖細事匹夫窮餓時行此爲難其隱惡揚善類如此產財踰中人而匡困賓無唯力是視宅南向垂二百年無恙里兒暴富得堂前地改西向陵其上既爲牆蔽之相宅者以爲不祥家衆不平公不較而里兒卒敗地利不如人和故也嘗之京中道有乘遽者與廐卒搆傷其驛吏脅市人

相率大鬨公爲居間乃解比還附貴人舟過其處舟人疫作無脫者公寐中聞人語曰是人無隱過不宜困厄之遂霍然病已自漢峰公受儒每子弟羣萃必以天理人心前言往行爲訓公晝所行事夜以告親無憾而後即安始艱于子舉水部而孱中痘惡幾不免時方溽暑然燈瀝斗視藥餌五十餘日不脫衣稍長就學漢峰敎授兩公公日稽其程度入夜則母以績火伴讀里鄒博士鵬繆茂才某漢峰公老友也數過公以水部侍即席授簡爲文三老稱善公爲解頤素善弈以妨課子棄去水部爲諸生有聲數不第公稱耆之日里有第而鼓吹

過門者公聞之不懌會抱孫則大喜後三年水部力疾入試眩而仆若見公復不收公善爲星慰藉之吾健飯能持門戶兒無以晚成爲慮水部同社二陳二夏諸但之屬時酤酒相勞苦諸君皆致身青雲之上吾兒亦不後人公故病脾數發然易愈忽爲醫所誤遂棘諭水部無厚葬水部慟哭猶切責之而瞑祖墓在廬山鳳仙橋族葬纍纍也遺命毋相犯或言吳氏得此而昌何不利之有遂葬水部舉于鄉夢公如寢疾時衣衾敗宂貂而驚得無葬不利耶而郡大夫田公諳形家言爲卜得今葬地啓棺如所夢手足猶暖觀者異之配陳孺人乍無

二色以公沒受封故稱太子一人道長卽水部其字瘦
生不忘親劬勞云耳娶鄒封孺人佴之以陳孫男子二
人鄒出者吾往邑諸生娶陶其女有女一人陳出者吾
振其才猶唐之通玄通微也銘曰昔漢于公爲縣獄史
爲郡決曹所決獄平民生祠之李報投桃孝婦獄寃不
得于府抱牘而號陰德自命高大其門伐善施勞吳公
長者積功行仁而跡每韜于縣于郡諸所庇佑或乃賢
豪孝弟之至一家仁讓如飲醇醪不徼福天不受謝人
不易其操是眞陰德貽厥子孫黍苗雨膏巍巍巨阜蕩
蕩彭蠡其氣焄蒿維天陰隲公神昭假將翔將翱開國

承家邁彼東海世有譽髦

封文林郎楊公墓誌銘

歲己亥余起家入蜀今民部郎楊君爲諸生有儁聲介
李元甫宗伯聘爲兒師幣發而後知其仲兄爲侍御史
意不無貴介相乃君恂恂如寒畯余益重之因知其父
號吾公君子也所受庭訓素矣使使存公于家不得式
閭爲憾無何余量移總越憲別去明年君舉于鄉偕余
入計問公體力殊勝君尋成進士謀歸省而甲次當除
郎郎又當北公令君無遽歸而余坐奉職無狀謫領潁
上兵事又以先夫人大故扶服還不復通問矣明年君
除郎貽書告余而尋有傳公凶耗者駭不信久之知公
與宋孺人挈郎婦子如京已偕孺人還蜀至松林驛暴
病卒郎復以書來夫孰使家大人莫年爲萬里行而客
死者逃程罪通于天雖然大人生平愛君文幸君惠一
言以瞑大人目孤忍死以待余愧不能爲母氏不朽而
何能爲他人父迺民部使三至必得請而去不可但已
因爲之志曰公名秀春字向實號吾其別號也上世湖
廣麻城人元季避亂徙四川之富順家焉曾王父其以
貲雄里閈王父其父其益饒至公始明經爲邑諸生自
甲子迄于壬午巳七就省試不第而諸子能受其業遂

謝去公因母蚤卒繼之者謝操子婦嚴而公敬順無違
母字之不啻己出蓋公之曾王母劉亦繼也而王父事
之孝劉生子病爲醫藥所誤死劉以其藥飲家僮僮亦
死則疑王父所爲王父取藥飲之亡害也劉悟遂爲母
子如初人情率難後母而公王父能使母不失歡公又
使母自歡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乎公母弟三
人季天市猾負季責虞公爲地則搆大獄中公公奔走
辯訴猾坐誣而橐垂矣然不欲季孤嫠知也里有富人
子與公同姓名者嘗貸邑令四百金令中白簡誣誘公
公益詘久之得其人家人憤吹扇公自明公解之曰夫

夫非嫁禍于我夫逮我者亦非故以我易彼皆誤也赦
宥之條誤居其一又何罪焉其爲長者如此人有緩急
以身赴之必盡力有所貸量多寡以應力能償者收之
不能者焚其券有郭生貧而公資之衣食資之居資之
婚卒爲令士其號爲高貲賈人若朱劉雷晏十餘曹皆
公爲質庫每食必祝公無相忘也王氏子貸駃經數十
年及見公有貴子操豚肩斗酒詣公謝過公曰吾焚若
券久矣歡然對飲而罷族子明曉兄弟三人貸千金賈
滇金盡無以歸遂死滇中獨明曉在公聞使人召之還
而以負我故不歸是不能也非不爲也鄉黨鄰里吾所

不問子母錢者若干人而使族子以負不歸人謂我何
公又念族之食指衆置義倉斂散有法歲饑不害而更
爲之約曰子孫有成進士者必歲輸粟二百石侍御既
第歲輸如額即公家之賦不信於此矣民部第而又爲
輸如額然公私庚董董耳居恒吝布鞹角羹藜含糗出
入從一奚奴步而過市市人不知爲侍御史父也而每
勑侍御昆季吾見少年子弟體極輕肥口極甘脆日修
五色耳營五音博奕蹴踘之戲馳騖如不勝彼其父兄
以勤儉得之而不虞子弟以驕奢失之也滿必招損天
道固然兒曹慎之哉吾日戒垂堂儆欹器箴樸滿而何

敢自張以犯造化所甚忌里豪欺公易與與其黨謀而
蹋公門或請禦之不宜視弱公笑曰若以夫巳氏所爲
爲可耶則吾當爲之不然者郵而效之其又甚焉以故
楊氏自公王父而下鄉人三世推爲祭酒有司禮公爲
賓爲介僎者至再其子弟醇謹有萬石家風公卒于柏
林而土人馬坤以百金木治棺不受直宋孺人有製衣
帛若干疋又積百金將以貽民部取治衣衾之屬而孺
人兄繁昌遁謁款玄岳來遇之柏林爲經紀焉書示民
部而翁啓手足最荒落山郵而附于身者誠信無憾此
亦足明福善之報已公生嘉靖辛丑七月十有一日沒

萬曆壬寅三月五日年六十有二以侍御史令襄垣考
最封如其官元配劉氏憲副子倫女封孺人所舉丈夫
子四人繼宋氏爲繁昌令棠女弟伯子述玄郡諸生娶
吳氏其女仲子述中即侍御史娶王氏其女叔子述雲
邑諸生娶周氏其女季子述程即民部娶周氏其女公
爲諸生其令丘齊雲善之授詩其後令劉芳更授春秋
故公兩經俱通明而以春秋授仲子以詩授季子各得
公之緒成進士云孫某人伯子子愈其愈其愈某叔子
子愈松邑諸生愈某孫女某人字尋甸知府甘某孫某
伯子出也適太學生何起儁子邑諸生士旭適郡丞郭

繼芳子其仲子出也字別駕范㠯望長孫某字某叔子出也字泗州守曾惟誠子某字刑部郎朱芹子某季出也葬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銘曰爲君子儒者行耶爲俠客者名耶爲衆父父者名耶爲逸民者行耶施不當取不羸專氣致柔寵辱不驚秦也屬繼蜀也歸塋若夫瑰氣無不之也惟不生者能生

贈文林郎李公墓志銘

吾郡秦最以其官贈太公少白先生如令甲而先生葬且二十年作先生考則持其某某所爲先生狀使使走晉陽屬不佞志墓中石不佞久辱公宇下

稔聞其家聲按次狀中語志之曰先生名某字某上世家豫章以宋亂徙陽江至王父舉二丈夫子先生父虔山公爲仲里中號長者傷父蚤喪拮据家人產養母不能竟儒業舉先生部令可念通悟過人七歲即遣就外傳顧羸不任勞善病更數年召醫治之醫屢更所服藥與食等病小愈輒治業不休嘗就晉學使者試不見錄先生奮曰是病在無恒耳請于父閉戶却掃益購諸書朝暮誦不絕聲父喜延其戚黨子弟佳者數十人爲友日供食夕供膏月供筆楮不以貧故惜費如是者累歲先生學奇進善屬文遂爲邑茂才高等父大喜復命之曰吾聞之皎皎素絲在所染之鄉以見染一鄉之士未廣也業已有效嶺南都會惟五羊城儒碩往往而是兒從受業黼黻文章何所不有其爲染也大矣男子生而志四方距家數百里寧言遠乎先生敬諾具束脩資斧以行既至所師友無不獎許以爲雋秀先生質問服膺有窮越樂羊子之勤而坐研思太苦病復大作父聞亟舁之歸時強起篝燈下帷倏若鬼物憑焉病幾不知人先生感悟有志不就其如命何夫古者九職任民臣妾與三農百工商賈並九兩繫民友藪與師儒並十二事登民學藝與稼穡樹藝阜蕃通財並其人皆士君子易地則然耳吾知所以治吾生矣既端居一室忍嗜欲寡

嗇慮久之病已已敎家人農桑繫畜分職賦功而受其成稍羨則發貯鬻財擇人而任時貲計差溫以白父是可行仁時矣鴟夷子皮先施國而後施家大人不得于國宜自家始會歲凶父出家粟賑餓考盜緣間起居民正晉先生捐百金峻壘濬隍守望相助盜不入界賊嘗掾以捕不滿品恐坐率踪跡連染平民多覆沒爲言於官寬其禁或諷先生天災流行事安可知即餘金粟盍待來年諸以盜逮及者非若之私暱也鄉鄰有鬭閉戶其可纓冠往救無乃過乎先生謹謝之吾逢掖士何敢

任德第不忍坐視無告耳父既老而傳愉色養志服勤無方巳母弟爲諸生先生欣然吾不獲效之於父假手吾弟諸務無所關令專力學父母之病也相起居視藥石累月不懈既沒哭之毀先生精形家言始喪母卜地負郭以葬比喪父凡再卜而後兆經費悉出其手不煩叔子平居一盂羹一匕脯須叔子至而後食從弟感於後婦離前婦之子又乘季死而虐其婦先生法語巽言繼之以涕卒爲母子兄弟如初其拯人之急匍匐恐後里中有違言居間立解邑大夫童宋諸君高其行枉車騎過而問政先生間一報謁而巳歲時無故絕無造請

數訓其子曰大丈夫立心制行當如白日青天皆可與人言告天知誠意之學要在愼獨汝其勉之人以先生身教云年未六十而卒三黨四鄰涕泣思慕之二年葬玄堉岡元配某封孺人生子四人一曰某郎司理娶於沙封孺人二曰某娶于某三曰某娶于某四曰某娶于某三子皆諸生女某人適某某孫某人孫女某人銘曰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而孝而弟疾疹是嬰神乎何許以隱德名名乎何許以帝命榮有子無死有名則生玄堉之阜惟而佳城長發其祥莫之與京

涇陽南田老人許公墓志銘

涇陽南田老人者今蜀叅議許君賜父也君賜舉進士爲鄒令有卓魯之政召拜御史彈劾無所諱朝衆忌之出僉河南按察司事主驛傳汰諸冗冒不畏强禦余與君賜同寀每會未嘗不斂容敬憚也一日承筐過余邸而請曰守恩入蜀取道故里將奉先人藏于土幸吾子志其墓敢以狀聞余拜而卒業蓋老人有田在邑南晚而日遊於田遂號南田老人高祖友諒曾祖貴祖聰父廷璋母王氏父祖皆重厚少文老人生而名之曰朝臣未有以字也少忠實無他腸悛悛口不能出辭其在鄉黨鄉里不侵侮不好狎嘗獨處有婦叩其門下門牡不

納人以事相質爲決可否論曲直皆遜謝不如稍長脩父之業而息之賈西寧垂二十年無二賈聞母喪徒跣數千里奔還足爲繭哭泣哀號毀且滅性矣念父老無可居子舍者勉加饘粥久之杖而後能起爲父娶繼母高所以服勤就養一如母也雖管什一恥爲目語額瞬嚚艮雜苦蚩眩邊鄙者取予廢舉與時推移孔氏之雍容張安世之勤儉蓋庶幾焉然亦賴有天幸不乏既饒則以周三族之急者所居在鄉聚患盜爲築高墉百堵羣宗戚處其中夜戶不閉矣老人母弟朝陽友愛無間娣似化之鬩門穆如也朝陽無子以君賜爲之子而西

寧賈輸芻粟卒中鹽筴維揚朝陽客死維揚往哭之慟
舟載其櫬還俄盜至舟人倉皇走老人失足墮艫間遂
病尋以此卒隆慶丁卯七月七日也距其生正德丁卯
六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一老人配丘碩人生三男子
伯守忠娶張氏仲卽君賜守恩其名娶某氏叔守恕邑
諸生蚤卒女一人孫二人女孫五人婚嫁俱右族君賜
既後朝陽以鄉令考最封如其官所後母封爲孺人於
時老人例當封未及請而里俗父死須母並葬君賜方
爲諸生瘞之祠中二十四年而始襄大事君賜居恒自
悼也余傷君賜意習其人非父母無美而誣稱者按古

黔婁諸隱君子之事而私謚之莊簡法稱履正志和一
德不懈無愧辭矣君賜起謝曰子故史氏片言之贈榮
于華袞守恩往者失之司封其以是補過夫余又聞君
賜言老人賈西寧遭番於道欲降之以背承劍示必無
屈番遂去君賜職在禦番繼志述事以貽親令名無窮
不在玆乎君賜葬老人南田一里而近思其所嗜思其
居處可謂孝矣乃爲題曰涇陽南田老人謚莊靖許公
之墓而系之銘白玉不雕丹漆不文少成若性式豈在
聞義無屈虜貞不卽淫孝能愉色友則因心鶵居鷇食
儒行賈名雖曰未學無忝所生箕裘者子弓冶者親太
朴既散思我先民睪如之丘帶以渭涇我銘且謚賜爾
幽靈維彼人傑無待而興疇收厥溢是纘是繩

曾太公墓志銘

昔者仲尼從先進而裨諶謀于野豈不以其行根天性
質任自然哉古所稱高士若楚庚桑老萊江上漢陰二
丈人之屬皆塊處山澤間木石鹿豕爲偶非有詩書禮
樂之習父兄師友之訓也而其行事悉歸於仁義孝弟
不督而成無所爲而自至雖甚盛德蔑以加已迺今見
曾公焉公邑之羊亭里人也名伯淋字子雨父鸞母李
媪王父文衡曾王父志高王父以賢以賢父容嘗從征

叛賊死事容父元銘與兄元鍾貫始相宅蓋勝國時人
容以下世受田稱上農然目不知書問其先世舉大凡
而巳公於鸞爲伯子而下有諸季所名田各千畝濱漢
及潛沱諸水厥土白壤比耦而耕如風雨穫率畝收一
鍾公爲主出入息作以時人爲盡力里有饑寒孤獨者
時輟黍肉之餉食之困徭賦者予母錢不責子父聞之
不善也三寸之管而無當其能滿乎巳分諸子產獨公
最下公殊不以爲意田處瘠以督亢肥饒相讓釣處湍
瀨以曲隈深潭相予而事其父左右就養無方父八十
有三而歿公惻怛痛疾哭泣無時朞年如一日嘗入邑

見儒衣冠而横經于庠者好之歸而禮經師教其伯子餘諸子仍治田俾無忘先人之業環公之里而居者公之族黨大氏無慮數百千人好儒則自公始伯子爲諸生服儒衣冠而雅拜衆觀者如堵墻異之伯子屢試高等子廩餼然輒不利于省試儒衣冠且三十年未改而楚數苦沈蕃有以鄉爲鑿者公田宅往往爲汙萊亦且三十年環公之里而居若族黨或轉徙廢著逐什一而公終不以其故輟伯子儒又不以伯子儒不效有懈志衆竊笑之公晏然自如也其後伯子舉于鄉尋成進士爲大理評事有司表宅里致筐篚餼牽之享者相踵而

會水以堤成爲鹵稻粱還於舊覩族黨鄉里咸椎牛釃酒賀公公晏然自如其爲主出入息作以時猶故而微察子弟中鮮衣怒馬意氣有加於昔時者召而責之使復其初乃已過諸弟終身無間言然過失未嘗不面數族黨鄉里有不善亦懼爲公所知犯有司者滋寡矣公卒而人有持公貸金券索償于伯子者伯子問所以其人謝曰是公之族人逋租挈而公貸而代爲之輸耳伯子償之推本公意卒不令族人知也公配李孺人上世有以科第顯者而孺人父母受田與公同先公十二年卒生伯及仲叔副室賀生季伯子名開泰婦陳處士偁

女有子一士毅聘御史孫鳴治女有女二一適寧州判楊廷椹子禮生炎一字庠生丁應龍子邦佐仲名襲泰婦王處士如鳳女有子三士元士致士彥士致聘處士郭文燭女有女二一適處士毛允慶子珠一字處士艾譽子恭叔名政泰婦李處士倖女有女一字處士王轅子益季名世泰聘處士劉福女公生以嘉靖壬午五月二十有二日卒以萬曆丁亥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六葬以卒之年十有二月三十日祔李孺人左按伯子狀云爾公固仁義孝弟人也以心爲師安所受之假設公提挈人間之際擢挨挺挏世之風俗必不能備純白若

此矣伯子亟欲表公而志其墓諸習伯子者采謚法按公之迹而謚之恭靖倘亦仲尼裨諶之意乎因爲志而更銘之曰名農而不爲農乃見天則與儒倂蹤好儒而不爲儒合於大道舍此溝拘不于其身于其子顧猶有知類伊者氏易之以謚謚以銘副墨洛誦百千萬齡

堵陽王府儀賓張公墓志銘

公諱鼎祥符人也父汝楫母朱媪配宜良郡君先公卒有子九人其知名者仲宗孔舉於鄉爲郡别駕宗顔師孔述孔補博士弟子員女四人孫男十有六人女十有九人曾孫男一人女三人其婚姻具胡郡丞所爲郡君

志中公生正德七年七月十日卒萬曆十有五年七月二十有七日得年七十有六以卒之明年三月十日與郡君合葬城南柳原而別駕宦郢時善不佞則手狀公行事使使屬不佞爲墓銘語曰不識其父視其子不佞習別駕非公宜莫爲之父始公在娠母夢二月入懷一明一否已而孿生無何其一殤獨公存白晳疏眉豐下膚瑩玉口澤蘭發目光奕奕傍射人人咸異之長而負氣豪儁自喜見儒衣冠誦詩書者好焉因請就外傅而父汴巨賈也汴故都會百貨之湊其人設知巧仰機利如狙如鷙鳥而公童子輒善心計偵伺物賈直低昂先

時而消息之輒中窾父乃奪公儒而授賈夫賈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安所事儒爲公強就賈權衡量鼓間猶手一編不輟也而其伯兄納婦寔爲黃梅郡君與諸王子侯往來廉得公狀會宜良君堋當昏有司東里中良家子亦無如公者卒以名上上報可賜誥拜爵如故事公既席父貲轉積居著甚設而兄弟爲諸王館甥諸王館甥女富溢尤制丹衣柱沉湎酒食躭樂聲色爲鬬雞走狗攤錢之戲公獨危冠褒衣步武尺寸出入傴僂以趨益恂恂爲恭謹甚於少時事父母柔聲愉色無所不當意父卒而諸兄弟業中落

公身當子舍事母者數十年已伯兄卒黃梅君孀而孤與其叔昆皆貧季昌復幼不任事公慼然傷之曰柰何當吾世而隳先人之緒歲割衣食贍之而爲之營葬締婚婚復以諸王子侯女公復督教以所不及夜作以繼日晝出以息入咸稍稍有淡資具室廬伏臘之費而學士大夫聞公內行篤至服鼎之從公遊矣公之好行其德不唯其枝屬歲饑爲大釜貯粥以食乞者嘗雪夜行值醉人僵卧令左右負以歸束緼火爇之而徐飲以湯其人得無死尸祝公終身鄰里視公若外藏郎子母錢不得子或併母失之終不以其故示倦施之色生平不

爲郄於人亦不脩人之郄恥夫厚城府而茅塞岐逕者而御諸子絕嚴取故所藏書授讀風雨寒暑無間別駕巳試吏數貽書詔之曰吾所爲好儒而必使爾曹爲之者寧渠欲位高積金多以奉父母妻子哉則何不若爲諸王館甥之逸也而別駕治行有聲當奏計取道歸省公公讀諸臺使者所署考語曰是不負吾志矣敬脩可願愼終如始別駕還治踰年而公卒公故良食雖老與少年角壯忽苦暴下卒不起別駕既憾不得奉訣而又不忘教忠能勞之善孳孳爲公不朽地良有足多者焉不佞蓋遊大梁云大梁宗人無萬數子壻稱是瑣尾流

離强半即富人率視肉耳或不能長有其室揆孤㷀告
甚者有不可言豈其無功而飽豢養多行不義天奪之
魄與知張公富貴壽考子孫賢且衆要非無故矣朱媪
之夢日不虚也銘曰豈曰無祿而食報似穀匪衣不足
儒術以爲服鳳凰諧卜有梧有竹鸑鷟之屬實繁而族
穹如埋玉史言緘緘匪而之爲錄衆人是勗

葛公墓志銘

國宗於宗人以爲薄耶何以數十百年數千萬人及其
子孫皆令徒手食租衣稅也以爲厚耶何以雖甚才賢
老死牖下取異姓良家子並錮之朱邸所謂祿與位第

空號無實也始事時誠不億蕃庶至此而後憚爲裁以
傷恩今雖稍損益在令前者已矣余所知則有葛雲坡
公公名晉字馨之其先以武功爵居金陵而承楚王翁
主授中奉大夫者曰隆王都江夏因與偕來築館國之
南方遂爲江夏人再傳宜春諭九疇娶于吳有丈夫子
五人公其中子也宜春公明經教授里中子女多月奉
不能給而公舅氏方爲民部尚書郎諸外生每過授食
公獨避客懷脯腵若佳果蔬歸而進之父母父母絕愛
之長受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覽山川雲物四時光景
代謝之奇指畫地成圖宜春公大喜是兒謝幼輿顧長

康流亞也伯兄早死公代家督不能竟博士業而王子
侯某與宜春公詩社往還見公而嘉之以女字焉爲某
鄉君鄉君夫故有祿宗藩例行祿削公僅受冠服而已
而母卒公擗踊呼天吾母以吾五子輟頰中食分哺之
曾不得一飽拮据卒瘏至此極也吾非人哉宜春公竟
讐之兒欲爲死孝耶則置我何地公乃起而有繼母湯
既貢于朝出浮所入貧滋甚公身依外家歲時餽問繼
母不絕父初除岳州司訓褏不能名一錢公乃走告父
執彭刺史稱貸辦裝即尺布斗粟皆自外至者而謂諸
弟父老矣鄉者教授里中受月奉固當今爲官師柰何

煩費諸生以挫廉損名吾其從行公因是以登岳陽泛
洞庭窮諸名勝而寫之絹素好事者攜去或以酒資爲
報則奉之宜春公居恒慕神仙沖舉之術無所就而治
方書服食藥物冀以延年宜春公雅好之棄其官歸歸
而得宜春除意小動公莞爾而笑曰兒有寸管尺鼎可
以充養可以娛老也父亦笑遂不果行日夕子舍承歡
者三年而父始卒所貽田宅差足具饘粥蔽風雨盡以
授諸弟公依外家如故已而鄉君卒獨處一室性好酒
可百斗一石不醉然不樂赴貴人筵酒熟召所善坐揩
牀頭左執壺右執爵罍罄而止耳熱放歌客去而公覘

然醉矣晩儆居從弟所以半居叔弟以半居諸孫上漏下濕客來曳履塗泥中胡牀對語無慍色其子更生第而後構小樓居之焚香啜茗擁膝雠書更生偕計吏屬之入金陵訪問其大宗世系譜牒所過江南古今遺蹟誦說之比于宗少文卧遊風日清美兩童子掖而之郭外弔古尋幽簡黄冠緇衣談空空覈玄玄以資賞心然于酒卒不廢也性恥爲吝儋石之粟有乞者輒予之室人言當如朝餔何亦不顧而口不談鬼神以爲迂妄一日語更生鬼神事固有之乎夜夢兩緋衣者趣予行予殆將死矣步過諸父家索酒小飲歸呼叔弟與訣遂瞑不復言更生泣而進湯藥皆不内越五日乃卒其歲萬暦乙巳十月二十有六日距生嘉靖庚子六月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子一人曰大同更生其字丁酉舉于鄉楚所指名才士也娶于郭繼妻于朱亦王室女孫男曰繹曰紘孫女曰某曰某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更生慟毋之不逮養父之不逮貴也又重惜其父之以館甥掩德也手逝遺行凄然有餘悲而其友人李某爲志墓而銘之銘曰爲王國賓爲帝外臣爲世逸民隱無違親貞無絕羣善無近名金不可作世不可度酒不可去遺棄世故爛熳天趣何怨何惡惜哉貧士曠哉達士貧以

樂死狀之者子銘之者史死不朽矣

太醫院吏目曾君墓志銘

余生平不識瘧何病行年五十有四痁作而伏吳人號曰童瘧極成委弊時方領越憲事吳越故多名醫前後治者三人賴天幸無死而已久之得西安曾君乃差會迫上計去明年詣壽春使人迎君甫至而余奉先夫人訃病日惡君不忍將余歸諸昆弟及姻戚鄉黨日數過從沈痾奇證乞君刀圭輒脫然愈監司郡縣中常侍之屬聞其名爭相延致再踰年江陵士大夫聘以往會大疫君奔走瞻察如恐不及遂爲所中從奴盜君貲懼事泄杜門謝客不爲通不數日卒矣君二子與其家孫扶櫬還過余泣而稽顙屬爲君志墓君以余遠游楚不得正襟牖下沒又不得視含襚負君爲多嘗欲輯君所治余里人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其病之狀何如具悉爲傳如太倉公未及就夫志其何說之辭因采仲子茂才狀暨余所習知君行事志其大凡焉君先世衢郡常山縣人也國初祖望石爲醫學提領始徙家西安望石生廷臣廷臣生世華世華生一檟一檟生明明生宗知宗信宗朝宗知生守正守仁守身嘉靖間
章聖獻皇后不豫諸醫無功有薦宗朝者服湯三日而

間拜太醫院御醫朝無子以守仁爲後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所著保嬰心法行於世則君父也母金碩人年五十有八毋卒繼毋陳陳舉子邦任四歲而父卒君有室矣君少繼母才三歲而事之如因母邦任長爲之擇師爲之授業爲之歸妻爲之宇其一子二女同釜而炊者終三星迨君諸子各有婦食指益繁而後析箸然猶在一畝之宮呼吸相聞朝夕相出入繼母持節於今四十六年君故之以也先代墓圯子姓莫能別君鳩工封樹而勒文於石蹕域厲禁雨露既濡霜雪既降合族而舉焄蒿之祭悽愴怵惕于是乎生君子以魯爲知祭義也

自君始族占籍四十餘口貧者力不勝算賦邑令重君特蠲四之三衆更影賴附蔭君計口衰次貧富出踐更錢自公賦外餘者息之族人子年二十以上出口賦錢亦以時息之久之得田若干四時庸調若上冢費咸取給焉疎屬有邦和者十歲失父惡少年以所字和女轉鬻他人君使和贖之謝不能君代之贖使和衣食之謝不能君代之衣食長而婚其支系不絕如綫君之力也客有遺五金者僮貴拾而白君君跡其人還之益王召君館之上舍內外數十百人治有奇效王大異之署爲其府良醫君固辭客言如王命何君粲然而笑子不聞

治秦王癰者耶破之車一乘舐之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吾非逃賞惡居下耳其後所善者以例請除君太醫院吏目君一再御冠服旋笥之布衣蒯屨遨遊公卿間自如也所居門如市所至車騎咽路凡以病狀來告輒予藥不問姓名嘗如蘭谿中道宿夢神若大士者詔之曰若好行善所不足者食耕牛一端耳翼日抵章氏宅見所供大士與夢合遂絕不食牛又嘗夜走萬山中前有盜數十人秉炬持梃以待舁者云我試陽病公舉火出橐中藥示無他裝如其言盜解散已而風起炬滅忽數十人從後至呼聲動地君私念得無盜以我詐

故相追耶既見則逐虎者也有虎負二人尾公籃笥後公不見耶君曰實無所見逐虎者取他逕去君前行五里許而舁者枳而蹶視之則虎所食人當路也又嘗奏廁遭虎逐犬過揗衣叩門應門者已不免虎口矣又嘗乘舟遡嚴瀨而上舟纜爲水碓輪所罥風利衆懼無可救死傍徨號泣俄而纜絕得免君方熟寐不起衆驚嘆此翁福德不凡吾曹賴以全活耳人有德于君君必無忘讌語從容歷數所知童稚以來不失一人余邑魏公爲西安令遇君厚君炙雞絮酒哭其墓周旋子孫問依依忘其在遠也君娶于左有丈夫子五人孫九人孫女

二人曾孫一人子養浩養志養眞養中養德浩眞爵名埒其父志郎茂才中有膂力善騎射爲都護隊主德習埒士家言浩婦鄭有子大治志婦徐有子大梧大梓眞婦葉有子大本大材有女一中婦鄭有子大道大楚有女一德婦吳有子大猷余爲名之君未及見也大治婦鄭有子蔚然君生嘉靖丙申五月五日卒萬曆癸卯五月二日春秋六十有八生時卜地妙湖葬以其年月日君圓顱白晳方面大耳豐頤美髯魁岸凝重飲人以和無貴賤少長敬愛之五十以後屏居獨寢神愈王抵掌談諧申旦不寐聽者與君胥忘疲也余從舅王太僕先生

九十有四君貌酷相肖竊意君百年未艾乃未老而客死余不知其解矣君諸子言君父卒君不侍側渠兄弟復如是以爲墓相之應豈其然乎銘曰維昔秦越人陽慶淳如意無男或有女甚乃受刑刺爾曾御醫公亦用弟子繼豈有遺行歟見殃以其伎君年六十八五男皆令器既稱曾王父爵視公乘貴天地爲逆旅人生故如寄客死家死等翛然何所繫生順沒亦寧五福庶幾備當代有龍門傳之續史記不佞忝舊史聊爲兆宅志

儒官吳公墓志銘

邑於唐爲富水距今治百里而近富水大都以十數大陽販爲最販著姓以十數吳爲最吳子姓以千數業儒而賢且多者儒官公爲最公名希元宗仁其字生以正德己卯九月二十日卒以萬曆庚辰正月三日得年六十有二初娶於李典膳衍女蚤卒繼娶于劉處士鑾女先公卒生子五女二子曰天覲天定天知天覆天佑其三有聲庠序中婿曰孫鳴治新野知縣李維柱丙子舉人杜余母弟也歲甲子定及余甫髫而覲稍長三人就武昌試公與先王父實提挈以行先王父時辟珥而詔余曰豎子佻安得如吳公兒歸而語先君子吳公長者可與婚則又數蹤跡公行事而不佞稍耳食之蓋公年

十有七而善屬文補邑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偶亡何遭王父喪已復喪父叔父侍少公將齡齕其兄遺產則造大獄窘公而更以間行金錢主者考立公罪公亦猥自發舒獄具諸所連染不勝憯楚公雖在縲絏之中晝而呫嚅夜而吟嘯猶故時伊吾語也會部使者朱公行縣錄囚徒得公覆沒狀卽庭下試文二篇朱大奇之爲具湯沐釣飲食曰幾失此佳士後日富貴幸毋忘公下帷距躍多所闕百家言文日益有名而是時侍已坐泚公瘐死矣族人請脩怨于侍之嫠公艴然不悅曰叔不能有其妻子柰何欲我傚之且也叔將死我而我無

死我將死叔而叔先我維天難諶人何怨之有乃使季
希貞爲侍後而事夔楊終其身不衰仲希亨既有室田
宅悉與其美好者不厭則割所手栁益之而仲武賤牘
林之陳公弟校也晚而仲目廢居恒自訟吾不如吾兄
固應爾繼母李者衣食一在公家季仲歲時過從而已
有女弟厚裝遣之其子孫賴以有家骨肉之親粲而不
殊月有會豐儉稱家少長具豆醉不及亂讙不爲虐邑
中諸長老以吳爲儀則云公所爲德於三黨不一其著
者在父黨中公没而劉生逵璧顒望者泣曰吾何以報
吳公吾父子三人蟬連而游孔氏之門者伊誰之賜也

里之人聚族而泣曰我有子弟吳公訓之我有凍餒吳
公振之吳公而死誰則任之少年不逞者泣而悔曰鄉
者蹊吳公田而公不怒醉語侵吳公而公起謝今亡矣
夫誰敢者不佞往父事公公身中而下豐恂恂如不能
言比卬之如卬洪鍾凡五試于鄉不第不佞謬領甲子
賢書而公蹶躃趣二子渡漢喟然長吁曰某之不復濟
此命也夫夫名與身孰親吾豈以浮名砣砣窮年昔者
朱公國士遇我恨負之耳小子勉之其年詔擇諸生中
有行誼者賜爵一級曰儒官公之稱儒官以此然內殊
不慊意屏居里閭足不入城市幾二十年獨出臨先王

父喪邑小兒從車後指目之是公爲誰歸財次月忽
病病不踰時卒公父名倣爲諸生食縣官廩自倣以上
世系與公之孫若曾孫若女孫所婚嫁門族名次具五
子自爲狀中語多不復載不佞聞吳氏之先有令龍溪
司理高州郡者其行事不少概見公爵較兩公庳數等
而五子能狀公懿美爲銘隧中石以不朽公夫非公者
何有五子先王父稱公長者可與婚知人哉銘曰胡以
速公獄將大其蓄胡以無死獄將綏之祿既綏之祿胡
奪之促有子似穀吾銘可卜

千夫長吳君墓志銘

黃黃叔與其友孫無可情若同生而黃叔雅遊余每爲
余言今之諛墓者何衆也莫盛于吾郡其人非貴即富
富居十九借以博名行媚沿習成俗矣一日兩人來言
曰有賢而貧者乞使君志之必不貽諛墓之辱則無可
之外父吳君也君名良瑞字惟信少時受書恥爲章句
學所撰信腕而出神明無方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
有理比長軀幹魁梧類河朔健兒工騎射習金版六弢
之說卬囊底智因應無方汪司馬伯玉亟稱曰昔庾道
季謂王文度來待以徧師韓康伯來濟河焚舟吾於子
在王韓之間郡武備弛倭蹂躪若入無人之境向後苦

多盜兵使者募士得君微巡江上主名不立推舉具得事實設謀開賞宣示反悔盜無所容鼠竄出界宗人司寇公征苗徵君幕府爲千夫長屈羣策羣力苗敗因以分北于時文法繁苛出入進止必有期度輿馬臺隸悉爲科品君胸臆結約思飛不得欲鳴不得而司馬登朝未久里居無爲推轂者君嘆曰吾每諷曹景宗言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漿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

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氣盡彼貴人且如是而吾局促效轅下駒將無爲子震所笑吾武事不讓曹至於吟咏翰墨故遠勝彼今知所以謀樂矣遂謝歸爲園種名花芳草美果嘉蔬短垣四周竹箭輔之映川鑿池用陶朱公養魚經法益購六籍百氏及古今書畫精絕者三代鼎彝尊罍之屬羅列几案其詩倣陶彭澤白香山其書倣王右軍顏魯公其畫倣黃鶴山樵沈啓南篆刻印章模秦規漢韻士造門延入座焚香啜茗相與展玩披誦參互質問大者三才遠者千古授簡分賦次第甲乙已而彈琴對奕命酌徵歌不醉無歸邑先是有東林社推

君祭酒或携故侶張弓挾矢盤馬試劍鬬槊擲鋋大蒼出籠黃犢下阪馳驟忘返曰吾恐髀肉復生聊比運甓云爾父故用鹽筴起貲雄里中而君不問生産一切委之戚屬托蕩若掃師宗人修祖廟形家以君園池于廟爲脅不宜俾發之口公微聞之瞿然曰奈何以私瓻不受先靈垂恐而徹之以石又爲高王父景芳公祠置田供時祭按方書爲藥治病歲費百千如此者三十年鄉鄰訟鬬力爲解搆以財貨爭以緩急告以凍餒貸傾橐與之不虞不繼義俠聲著遠邇人歸如市而君日就貧矣仲兄病不受藥長跽涕泣以請感其誠爲如言病霍

然愈邑有均田之役君所定壤則人無異議爲鄉三老表正一方博士弟子以大賓禮君固謝不往邑長吏采月旦評以五常顏其所居之堂春秋七十卒通邑人無不悲弔者娶金碩人副以劉子五人大紀大紘大彝大徵金出大績劉出紀紘善聲詩汪司馬有雙璧之目紀婦元戎黃廷忠女紘婦處士汪節女繼金橋女彝婦儒士朱皇女徵婦處士朱啓女婿五人爲程一讓程元載程光啓孫時可朱昌烈光啓光祿丞時可太學生卽無可也美秀而文孫七人文登文辰文衡文潔文夏文遊繼禮登婦汪君秋女辰婦汪君道女衡婦黃自謙女孫

原缺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一

封禮部員外郎岳公墓志銘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余嘗爲檇李樂東湖公金孺人志墓而後從其孫今贛郡守爾律游甚歡則益悉其家世濟之美蓋宋忠武鄂王仲子緝忠侯霖霖子鄴侯珂勸農嘉興路賜第金陀坊珂子承事郎覲覲子江夏丞邁邁子監酒庫涇涇子金部主事琳琳子茂之再罹胡難更姓樂播遷長水鄉茂之子貴一入明爲廣東提舉貴一子尚德尚德子武功衛尉仁富仁富子懋懋子端端子梅溪公奎奎子松

巖公嗚迅嗚迅仲子東湖公商東湖公娶金孺人生伯子封虞衡郎心夔公九德仲子則封祠部郎青門公九皋東湖公與金太孺人孝義詳志中而復岳姓自兩公始青門公少心夔公十九歲長心夔公伯子水部公六歲幼慧不爲諸兒戲父母愛之甫齔失父哀且毀孝因母而敬伯兄覩水部若兄弟然心夔公課子弟嚴日不中程繼以丙夜母慮弱劣不任私垂泣則謝曰是奚足哉人所學大人有二其一爵其一德兒即不爲尊官稱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即大人也母哂而奇之已數赴童子試不收既冠而娶張宜人方是時父困官私受侮心夔公經營盡瘁公拮据贊之再赴試復不收遂棄去獨好讀子史及稗官藝術諸書尤精岐黄家言居恒語宗老人生寄耳要自有不朽者夫惟至人養空而游無往不得其性命之精與心夔公相率奉老氏三寶而時御母板輿游田間致足樂也會心夔公喪仲子其母張宜人哭之不安寢食徙宅禾城母以兩子兩地心殊怏怏水部既通籍公乃奉母入郡心夔公居郭東公居城西過從必移日夜則同寢絶無跕屣鳴琴陸博呼盧之好即杯酒燕語以立德立言訓誨諸子求田問舍者關口守登第水部爲國子先生諫

上暴怒所收閹人采女朝生暮死

上嗛之將置重典以慧星見解已束事孔棘而婁江再相不即赴彈劾爲大不敬衆竊危之心夔公念伯子委質事君父不得而子即遣禍奈何而公入京省動定則守成進士矣命之曰自忠武後子孫久隱畏約無窮時若兄弟食舊德無忝先人可耳守敬諾已慰藉水部兄嫂日夕念汝且死諫而得無恙事君如事親其惟今日水部敬諾日與辨晰經史微言古今大事朝家典制四方利病計畫便宜老師宿儒無及者守應除令公曰年少不習爲吏宜暫家食從事問學因以移病請公携歸

偕心夔公朝夕侍母忘憂忘年矣守將謁選人別太母太母泣吾七十有三汝父諸兒大者侍從承明領民社小者有聲鄉校吾何憂獨未及抱仲父孫爲是介介耳既拜汝陽令太母卒公兄弟號咷胃立祔葬東湖公則松巖公墓隧毀舍日就圮以訾效之兄營繕而服屬喪多未舉無所得地公呼猶子士元等曰吾有一坏土在張字圩可以葬葬者數輩宗人德之泣下資饑寒不時婚嫁者有鬻墓坊四十年再易主而重購以新之弟躍川公進用不饒而能行義母以數千緡不取于猶子政聲癈其産室人交謫亦以橐金爲衣食業二詘無所問

昇甥王叔吉室而康殺之使從師屬文仍予之田嘉都氏甥屢空能奉母也亦予之田或假金孺人贅珥付質庫不能取倍直而歸之姒氏田所入不足食推食食之田相錯者高其直操書致以來而竊自傷曰舍是奚食也聽其耕如故傭屬收責盜而挐其孥走豪所豪虞見法賁之顯靈祠當濮鎮萬家扼塞以田一區治之鄰以四畫售數十緡復質其三則他售矣憐而還之故廬側民田瘠歲不得種捐千斛倣常平倉法濟之鄉人子不學捐三十斛延師教之此兩事則守所奉行也自是肺腑之親葭莩之故生有養死有歸遠近橋梁梵宇工無不仰給公矣公緘篋笄鑰凌雜米鹽卽偶張宜人不藉手宜人亦婉嫕從志抱衾裯者賦予布帛有尺度身無褕衣甘食家以此増于往水部三疏斥大司馬東封失策及奸人沈維敬當誅忤旨落職歸公過飲心夔公而勞之伯子于三王並封而諫于閣功郎外察而諫于今彊事而諫三諫而不從并幹死服事兄里中宜爲兄壽心夔公曰君恩隆天重地敢舉弟之觴公有女相攸姑夫周廷評以沈純父先生猶子白生對公曰吾固心儀之笄而字白生連得雋已歷水部察廉調勳部歷郎中孜孜覈廉貪明邪正風裁甚著而人知公有人倫鑒勝

冰清玉潤也先是公患疥瘥已感寒疾寤中若有示者遂起謂張宜人醫之所病病道少人之所病病疾多吾夙好養生七日不汗分必死而神佑之然恐其鬼之終餒也或謂公年甫強多行善當有令子公曰禮有之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守以令擢容部歸公請於兄曰弟少孤賴兄與嫂有今日兄多男而弟蘭夢寂然女雖有家不可以爲子願以仲子和聲爲後心夔公曰太蚤計作人如弟寧憂無子吾欲無從弟言而弟迫有子姑以吾子爲弟子先導于是守後公矣以建儲恩封公爲主客郎而心夔公夫婦喜曰是可瞑先人地下目也守使淮

王邸使道覲父母兩父兩母俱存無故鄉人艷稱之無何心褻公卒守疏言爲人後者不得顧所生如三年之愛何請得予告持服如子凡以爲人後者式而公痛昏兄不及被若服物采章纇有此吾少安歲時操卮酒酹伯兄所淚潸然佐水部兄弟治葬守復除遷儀制員外郎再值覃恩封公如其官而以其官移贈心褻公兩安人皆晉宜人公念兄愀然不以喜而以悲也郡以鄉大賓禮禮公爲一往再命則辭而水部季弟舉京兆其母慮無以供資斧公又助之亡何守喪其生母復請執喪如心褻公而公哀嫂如哀母恤兄諸孤倍篤臥營虞衡

公墓于武康銅官山道阻遠守浹旬一歸省公不可若自令爲郎遭迴十有五年兩遭大故匍匐萬里弱質不耐勞凡未舉子無以我故僕僕也其年五十宗姻以始壽賀越月置酒相報稍劇已患瘍又苦劇三月手足幾萎則白生亦在告子婿兄妹旦夕侍疾瘳矣白生補司封郎公趣守北上守不應踰年而公愈壯趣治行益力守單騎入都留其婦居子舍而孫慶漳生公益喜季有聲復舉進士公遺書相勗兄弟俱朝臣婦若女俱命婦乘至盛而不返道理難與長處樂矣尚念之哉而富平爲太宰心望水部補救外參已內參移於浮辭疑守好

異同不相中出之慶遠諸清流皆爲恚憤而秦比部疏論救不當察者七人守與焉富平辯數是不愈謫籍耶何以鞅鞅觖望故相反駁守乃歸而阿邑者復造作飛條嗾南臺刺守并及白生守請休富平持其章不下公語守謗夫高張攢耳而聽兒行矣不則謂羞薄二千石詔除畏陸梁地有他覬而以二百金與張宜人爲守辦裝曰以成其廉也守不得辭復留婦與子子舍而身如慶遠兩月移贛州會有寇百姓恫恐禍拏未解守不得輒代而以計降諸夷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括兵罷去公竟以故疾卒白生與水部兄弟相守之姊治喪事甚

備蓋家無常子樂氏有占人風非朝夕矣公生嘉靖戊午七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壬子五月三日年五十有五配張宜人歲貢生張公楨女子一即守名和聲娶鎮江別駕周公志學女累封宜人後公十五月以勞卒女一適驗封郎中沈孚先白生其字後公十月卒孫男一即慶漳未聘孫女一未字水部名元聲季弟名駿聲皆以文章氣節知名于時銘曰孰不有父察父難爲子而少稱孤子而父是似孰不有子令子難爲父而子兄壞子而穀式汝孰不有兄哲兄難爲弟而兄年長以倍而名實相儷所子者疏爵而貴矣非子者踊不絕地矣繼

別爲宗引無替矣生也帝命之藏也史志之矣吁嗟乎
岳公不顯亦世矣

贈文林郎官公墓志銘

故黃州郡諸生贈灘令官古愚公今諫議東鮮父父也東鮮舉進士令宛五月餘公卒服除除灘以考最贈公如其官尋以高第徵拜諫議蓋葬十有二年而始以狀介其友秦氏部敵伯屬志銘于不佞某某今在鄉人之未知官公父子稔矣志曰公初名惟德更名如皐字直卿其先行三公自江右徙黃岡馬林元末避兵再卜鄗陽數傳至守忠守忠子清清子政政子永富永富子徵

仕郎公某里人號長者以子高唐貳守祿封配汪孺人祿母弟福質直好義七十爲三老賜高年爵配王孺人則公父母也王孺人夢麟入懷而公生小字夢麟六年而孤自少儼若成人塾師試以偶語敏而中比長善舉子業之文所師陳公馮公黃公遜其能公益自奮夏席地冬絮裘脛夜誦不絕聲二十九補郡諸生探窮往籍游思玄微丙子己卯試兩見格薦直指郭公讀其文以爲鉤深而近苦搤之于庭口勞之仍旌其門後直指張公郡伯鄧公都試士皆爲冠首然卒不第甲午東鮮舉鄉試第二人嘆曰力何可與命衡有孺子在吾其休矣

與同志數輩綈文酒之社手錄唐人詩而擬之情景所觸題詠不輟疾革猶爲重陽詩 章信則人任焉制義一首其篤信好學如此事父母孝所受生徒月奉以治酒食沈腆而進之有所得果蔬非親嘗不敢先四時之服必備純麗子弟環侍陳說今古父母解頤抵掌也中夜數伺喘息小失節醫藥禱卜皇皇如不及父受爵通國人美公能子公謝不敢當既而曰愛敬其親則子悅非人情乎張筵酬賀者浹旬且以奉親歡母疾時東鮮復患疹公不顧身意侍母籲天請代居喪哀瘠而能立扶而能起哭無常時常聲者終其身事繼母張如母愛

季弟共釜而炊四十年衣服器用擇其所善而爲之季弟子孝廉受室室隘不可容將析箸兄弟涕泣數日焉同爨而聚居獸同足而俱行而況于人乎不遠伊邇式相好矣孝廉齠齔能文愛之教之如東鮮姊歸曹而寡生死于公乎資從昆弟子貧者因能授業無伴失所或凶年自鬻出金贖者四人配余程兩孺人父母兄弟贍護尤厚姻黨知故振饑寒救死亡甚衆自奉蔬食菜羹裋褐蒯屨不敝不更程孺人卒家復燬人所不堪猶賦詩自樂也平居立坐步趨不失尺寸對衆無媟言小人女子不假嚬笑料事成敗十不失一就之謀叩兩端必

竭政議直指卽尊貴有過輒獻規于姓外生則踰之堂
下愧之以辭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乃解少年過諸塗
足趦趄不前從東鮮京師諸貴人造謁謝不見郡大夫
過存亦不出初治戴記兼尚書四遠負笈之士不問脯
修其不若訓雖年相若不廢夏楚門徒登賢書薦南宮
若諸生升米廩殆半國中卽有叛不仍師者不較也所
僦居火或謂某將嫁禍公盡聞于官笑而不應有竊責
家人子者收之或課竄奪以言餂公公唯唯豪役程擩
人墓田頟倍予直隣攜室其子獻死以爲訟端諭而平
之東鮮觀大司馬政遺書言北虜南倭滇緬蜀播粵猺

往往變告四方被甲砥劍理櫓敵舉衝樽守亭障者參
列旌旗羽毛糾儆粟糧漕庾萬萬餘子之力盡于溝壘
邊境早閉晚開大司馬何方所循擊潰而決天下亂不
能治危不能安無爲貴知士也東鮮轉餉遼東取道覲
省公憂形于色曰中涓採榷所在罷士露國猶木之有
蠹人之病腹心夫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
不憂會典律令綱目具在率循何人弊乃至是宜日省
以助經略如宛東鮮退食瑣科條行事平亭獄若干人
無憾而後卽安又言宛孔道飭廚傳瘠下肥上義所不
由然古者立鄙食以守路賓至百官以物至重王事耳

令之奇逕者何莫非天子奔奏臣也致餼授館之不設
是爲茂官豐約適中可矣居之有間病東鮮乞假不覲
事亟趣出奈何以我故令案有留牘先一月召季弟及
諸子來令之江陵治木有神附于乩曰三千苦海今超
脫清玩蓬萊十二樓公曰東鮮十二吾逝期也宛人戴
東鮮如慈母聞公病禱款諸神百里奔走如往唐王亦
偵伺屬路十有二月十有二日木至正襟而坐取筆牘
受言震兒當事雲兒作人耐煩二字謹識之耳某某往
有德于吾父母吾不及報其無忘二子泣呵曰吾返吾
初幸甚母但化遂瞑其歲萬曆己亥距生嘉靖壬寅四

月三日年五十有八元配余贈孺人繼程贈孺人再繼
王程實生應震應雲應震卽東鮮戶科給事中邦之司
直也娶隆安尹宋德祈女應雲邑諸生娶儒士鄧蓋女
孫五震出者撫辰郡廩生娶蘇郡丞盧國楨女撫極諸
生聘高平尹洪聲遠女撫邦聘平度州佐周啓孫子戶
部郎之訓女雲出者撫蒸聘曲靖郡丞汪守濂子太學
儼女撫華未聘孫女二一字蘄州贈都御史李儒子叅
議際春子諸生扶一字蘄水布政使朱衫子戶部郎期
昌子諸生朝熊俱震出壬寅十有二月十有五日葬金
羅山東鮮狀云少善病公鬻子閔以父爲師未嘗就外

傅既冠且舉子不小姑息遠遊必偕唯恐失足既慟母歿逝不逮養父逮矣爲日幾何生平文學德行宜有豐享而遺佚阨窮特甚晚歲逢疾備諸茶蓼凡數千言殆不堪讀捐節之而爲銘曰孺慕其親要之沒齒是爲孝子千里迎弟與訣死生是爲仁兄子優于學惟父範模是爲大儒將于牧民民戴其賜是爲循吏一人之身備道全美足張楚矣年不登者以青衿終困然罔恫帝賚諍臣龍章在樻旌此貽穀沒而不朽令德令名賁于九京史作銘詩樹之墓延如山無騫

待贈承德郎張仲公墓志銘

安定張立庵先生爲丁未進士魁所居官以清白稱守黃守郎之政余耳目覩記爲悉卒以直道不容官止蜀憲副歸余部隴右則公已沒所居財蔽風雨令人肅然起敬公諸子多才儁方困逢掖中久之伯子某某公家舉鄉試第二人又二十餘年仲子某某公子成進士除民部郎蓋先生貽穀之慶也仲子名宸字某某於孝廉爲同産具三弟同知興國裏諸生康於庠者裘宸則如母出也公穎悳絶倫二歲從先生官上黨所過山川道里廐置若城郭廨宇園亭久而不忘指畫成圖先生嘗以句屬對晚霞高掛無煙野火燒空應聲曰新月初懸沒線銀鉤釣海平涼趙中丞浚谷公者先生受業師也聞其奇使侍立而試之曰一口心存十二時對曰九重策獻三千字又故難之曰秋雨連綿簷前如奏八霄音丁丁當當驚迴幽閨淑女夢夢不成夫戍蕭關對曰春雲綜緲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來來動起他鄉游子思思無窮親在天涯皆如響答梓中丞大稱善謂先生吾甫十四而鄉薦十八而魁天下若子七齡才若是當踮吾上若殆難爲父矣而先生虞其速成知晝盡此耳督課嚴汗血之足束于韁不得騁以故爲諸生鬱鬱無所見奇而父母喪奪廢事然未嘗一日廢書討論六籍

諸子史兵農曆數卜筮方伎百家言叩之如流爲詩文抒所見解傳以古法薦紳學士貴重之客嘗滿座公縱談出人意表時雜諧謔推俗不至駭聽者虛往實歸不欲去每誦其家茂先詩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山不讓塵川不辭盈此吾居身之珍也與人披情素相覩恥夫躡行竊步不得其要領翾翾強笑語謬爲恭敬詐泣佞哀恤喪紀者或有篡競譽說情理衡無私輕重繩無私曲直雖悍者降心相從黠者關其口也每希劉伯倫銜杯漱醪無思無慮王孝伯無事痛飲讀離騷家無十日之蓄日儲酒召客即無客陶然獨

醉不復問生計所知諷公宜小職嗇公笑曰夫数粒而炊析薪而爨偏恡細碎空自苦耳何救于貧吾少本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也人有患難窘乏傾筐倒笈資之唯力足覵然不欲博好施名人受其賜身乃大偪側家人交謫終不顧貌魁岸廣頟豐下神采儀容朗然若明珠照乘和氣盎溢面目間外不飾邊幅中不施扃鑰人樂親之生死貴賤不易交情里中故推爲祭酒晚以于貢忘年忘分延接殷勤衣絲與閭閻浮沉相隨行馬少游下澤款段鄉里稱善殆有過之矣民部初以轉餉出塞便省覲公已還報命請公偕北公喜

吾家世受國恩從兒一詣闕下頓首祝天子萬壽幸甚民部領潯陽椎政趣之行君命不可宿於家吾當一覽匡廬彭蠡之勝既至郎訓勅民部吾聞諸先民不取于人謂之富不屈于人謂之貴貪者常憂不足廉者常樂無求若王父以不貪爲寶百世之師也吾雖布衣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可施行者民部奉其言輕關薄斂頌聲大作而會歲旱炎灼如焚官署濱江蓄塵湫隘乃命駕之遠公東林曰此昔十八檀那之社陶靖節所晚合而謝靈運外望者也可畢吾世矣左右怪其言三日坐一榻自謂清風徐至不滅羲皇上人俄而卒公平居不佞佛而緇流比丘應之無靳里中梵宇多所繕作其以東林終也或謂有宿因云生之年嘉靖丙午十有二月十有九日卒之年萬曆癸丑六月十有八日年六十有八配王安人某某女所生男子四人伯國紋諸生娶某女仲國紳郎民部娶康生石三樂女叔國綺諸生爲叔父興國公後娶郭某女季國紘諸生廩于庠娶稍某次女子一人爲諸生康萬方婦國紋有子福慶父子俱蚤卒國紳有女字諸生石珎子某氏部慟公甫食三釜之祿而遂忽然又以王父墓自世父外不得祔將更卜兆以葬而屬余志墓中

石余承服先生風聞久且與民部契最深因父知子因子知父爲志其可傳大略如此云銘曰胡多才兮名靡成胡懋德兮遇靡亨維祭父兮若哲兄若令子兮高閈閎吾何憂兮復處盈和其光兮銷其聲自隴西兮至溢城往結夏兮逆社盟解天弢兮謝塵纓忘身世兮齊殤彭示無死兮亦無生歸輿櫬兮故鄉塋神綿綿兮萬里行銘于石兮祭于祊帝錫命兮宅穸明世永昌兮莫與京

儒林郎魏公墓志銘

余兄弟五人惟一女弟最少適魏穎超益若六人然而

穎超年亦最少自余有河西之役別且七年壬子夏過
余金陵旅舍相存見其體力佳勝良喜而周思皇自濟
上招之腦熱往赴甫兩月暴卒母大孺人哭婿不勝慟
余深憾不力留行然萬非億想所及賴思皇棺斂雖余
兄弟無以加初穎超摩挲余幼兒欲字以女余亦含意
未發而思皇言其卒之日與談漏下二鼓出復還及兒
女事若託身後者余因白母為文定觀過金陵酧酒舟
中明諾而兩甥遂以墓志屬也執筆輒酸楚罷去蹉跎
二年兩甥使人奔告葬有期迺抆淚而志之曰穎超名
賓秀以南嶽有赤帝館取為別號其先江西新建望族

奕世圭組某世祖某游楚至京山有長者聲衆從之如
歸市又善治生名田萬畝至其王父贈知縣公某業益
拓而折節禮儒碩先大夫為諸生入邑令其外館市人
奏劇觀者如堵墻先大夫鍵戶誦書聲高徹贈公叩而
揖之君屬志學問當為國士時時餽食飲延之上坐而
以其子西安公某見西安公少先大夫十歲先大夫亦
知非凡偶也遂締交西安公舉于鄉又三歲生穎超又
三歲而女弟生襁褓中西安公來委禽是時穎超白皙
娟好而後以疹惡十死一生成麻面魁然丈夫其後才
名著人恒呼三麻有別字私印云隆慶辛未西安公成

進士知縣事穎超與伯仲二兄從受書屬文知意日啓
而母田孺人卒已西安公復卒先大夫召之與諸弟同
學學成為諸生為贅婿二年而先大夫無祿即世穎超
執喪如子然後返其室二兄長習事祖父所遺穎超一
切不問歲入薄率仰給母氏及余兄弟而以諸生高等
當食廩余兄弟有事四方朝夕緩急不相副為之人貲
入太學而史學為詩詩聯佳金陵諸游客賦新柳以穎
超為第一王司寇趙少宰陸祭酒評目之試于楚若京
兆冉三不收北游京師當事者將有秘書選以未開局
中輟第除典客奉使越中便游白嶽陶祭酒見其辭翰

方幅齒遇已遷江寧丞日與諸知故往還倡和視吏牘
茂如也郎署則胥能始山人則謝少廉俞羨長茂才則
葉循甫館賓則王曰常王不疑最稔署左構十破齋日
嘯歌其中上官儆責何得廢胥務笑曰古有吏隱風流
罪過竊所自甘其任達如此某子甲為閹爪牙拜內史
徵璽書佐稅事移江寧逮諸富人令倅無以應穎超匿
諸袖使所私昵譬說以禍福事遂解三年考最尋以建
儲恩賜勅命女弟為孺人而西安公中計典鐫級特疏
請復故官已遷同知河南陝州其民朴而事簡穎超顧
精心于職簿領詳繳上官察其能俾攝靈寶縣縣令有

小出入爲之彌縫嘗決數十年疑獄上官益用嘉嘆而察京吏以典客報罷矣典客長皆貲郎椎少文恥爲之下其僚俍雜或白眼直覙搆爲蜚語故不免上官知其貧醵金治行士民泣而送者屬路而兩甥已爲諸生娶婦雖蕭然無貲欣然自暢令始解徽纆柴柵從吾所好矣宅負城而臨洸水南山當戶傍築室數楹圖史几案尊彝之屬不侈而雅壘石蒔花輔以梧竹疎密有致好種柳羅列門外自謂富于彭澤善手談竟日夕忘倦飲不勝杯勺而家有美醖客不醉無歸良日偕所善登溪外山或秉燭夜遊間歲買舟南下歷匡廬九華具區武

林觀海日夜生浙江秋潮而返將次第五嶽有車轍馬跡焉而已矣自六籍外陰陽卜筮韜鈐醫藥諸家咸所涉獵書法二王而能匠心獨妙學士大夫重之慷慨持論百折不窮雜以諧謔令人絕倒惡俗子爲富貴容及齷齪小禮者意所不合割席分坐或拂衣起不逢人喜怒不逐人毀譽藐權勢下孤弱而敦大倫事兩兄和不廢莊兩兄小有言必婉劑之伯兄以其仲子爲子蓋平生所愛請于縣大夫博士與邑諸長老僉曰可而後受命仲兄長子才而夭胸懷邑邑曲爲解憂伯兄婿董茂才元甫美秀而文於之甚至所識窮乏推食解衣不繼則書一幅使之蕭如虞世南樊卿灌口直低昂聽其所遭也晚與高僧究貝典節縮釜庾爲萬松庵凫山之麓意若有悟其于生死當超然矣余妹未艾而寡諸甥小者未齔何以自振旁觀竊代爲悵悵耳其卒萬曆壬子某月某日距生嘉靖辛酉十有一月某日年五十有二子四人伯九扈諸生娶中書舍人唐應運女仲九敘諸生卽爲伯兄後者娶光祿監事孫鳴和女繼茂才夏柱女商城令崇誠女孫是伯嫂姪奉其嗣母命也叔九師季九官副室劉出未聘女一卽余爲幼兒營國聘者亦劉出九扈子一某某聘茂才胡栻女廣城令宗淳女孫

女一字孝廉王制子某則余弟之女之子墓在邑南二十里楊柳坡生時顧而樂之語子必葬我于是今乃知其非漫語也銘曰古人論士才或跅弛惟魏家王之才之美儁無傷道巧無累理風領毛骨巖巖清峙三仕何貧貧且沒齒五十非夭乃以客死貧富死生達觀一耳手蹟永傳神明可起地下修文得新郎矣

光祿署丞吳公墓志銘

光祿署丞吳樂庵公名思沐字新之少而孤苦讀書至孟子所云二樂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此豈必得志然後可爲哉因自署曰樂庵公父左泉公尚宇母汪孺人

九歲失父哭泣過哀家人憐之母鬻子甚閔恒以中夜披衣起泣而語之若先世多名人中葉乃爾孺子能自立即吾從若父地下遊無憾十四歲母疾朝夕立而侍奉藥物相啓居者踰月其卒也哭幾毁宗人將不利于孺子出外家避之二年歸乃婚十七從叔父賈徐二年業寖虧而深自訟吾謀左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寧異人哉黄氏翁鏜與之語合曰誠如君言事何不可豫道者要與其子澤共事貿遷有無得倍稱之息矣更簡兄弟中可任者分屬之徐中水筏桴居屋上而新河成夏鎮扼其吭亟語澤徐不可久處夏鎮灌輸地也澤未決

其翁獨信爲然而析貲兩授之徐果日損夏鎮日益自是一年而贏三則以其三爲母而授兄弟息之三年而贏九則以其九爲母而授兄弟息之吳氏業析爲六而諸兄弟饗其利者數十人已醵金而歲令支屬子姓息之息以其功勞逸多或千金少亦數十金仰事俯育畢給鰥寡歲遺帛月遺糈童子遺束脩十五以上召之邸舍冠婚具禮師友具贄成學成名者踵屬矣居恒言俠者好施不必當義不當義而施人病不節吾病不繼此所以糜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吾因勢利導使自爲生等不相逾六戚鄉黨知交蓽門圭竇丈夫吾子無貧窶

指瘠者豈盡出吾橐中哉已創小宗祠修大宗祠一椽桷一礎切一畚鍤舉肩勝事無不服籍君子以爲得達孝之指焉因事行義不祈名高其天性然也河滇淤反壞故菑捷往往觸舟糜碎友胡君謀除之而力不逮公請其叔父白司空興役司空歎曰此公家事而勞費若義哉凡拔木石沉舟若干司空旌從父功官以萬戶不知乃公力也知者德公無所窮矣夏鎮岸善崩小刀競波多沒復請叔父鳩工爲石隄激舟紼纚維之司空樹棹楔於路曰汶泗通津慈航利涉云歲餽道殣置十畝塚若干沛滕以上無暴骨齊魯吳楚閒治道成梁諸義

舉甚衆心德黄翁從史翁納妾舉幼子渭而妻之以弟女澤欲分夏鎮貲公不可以己貲佯之後賈眞州失利更悉獨在夏鎮者澤兄弟中分藉以自全前胡君爲其所知丐千金而後負之胡君以爲慚公折券兩人交如初胡卒或噬其三孤兒卵而孚之三孤殤復求後之者亦妻以從子女良田廣舍光復先人舊物而居僅容膝非腰臘祭祀無酒肉出入一奚奴從不乘輿馬貴人不輕投謁在夏鎮惟羅司馬毛憲副姚侍御武林錢公蜀尹公楊公交驩禮爲子師滑人李公過之以上賓居鄉則令劉公宗人益都令鄉人祠部鮑公程公憲副畢公

咸引為勝友以公排難解紛而無取有魯仲連之義置酒請須臾焉公研索經史旁及二氏然以人生倫常中安能逃于其外素位而行下學上達如曰捨之何難二氏所以不如吾儒也家難而天下易聖賢之學親踈近遠愛有差等反之則悖間從講學會歸曰不在多言在實修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矣以例為禮部儒士授光祿署丞未幾遂謝去嘗之會稽探禹穴禊蘭亭海岱以南佳山水足跡幾遍越十年病就京口醫小愈促伯子應試病忽棘屬從子書遺言伯子得耗奔而輦之歸姊請禱曰姑盡汝心慎勿用浮屠少子在夏鎮絕

不言伯子以手相枕呼家僮易之遂逝時萬曆壬子四月二十日也距生嘉靖癸丑六月十有三日年正六十配洪孺人三塘應禎女生伯子惟時及二女副室姑蘇徐氏女生少子惟昭時娶靈山方雲鵬女昭聘洪源洪思偉女孫男二起祚聘郡城儒士畢士燿女周祚未聘女適鄭村文學鄭某子國儋西沙溪汪惟誠孫女二一適長源儒官程九鳴子嗣基一未字其初自唐御史少微以來諸聞人具伯子狀不具論太史公言范蠡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吳公賈夏鎮與適齊之陶壞相近能以富行德奚啻十九年千金具為光祿輒自兒庶幾鴟夷子皮之自全矣伯子因余所知程生子沂以志銘請余讀其狀文而不誣為之銘曰藐哉孤集蓼荼心瞿瞿谷若愚知過軀賈為徒儒為摹計靡靡閑靡踰衆說郛破擊拘踞津途握斧樞法閫朱貨川輸凡弟俱咍于嵋培根株枝相扶戚葭莩縈不殊三戶區萬升都寒者襦餒者餔業者蘇悲者愉義問孚漢八廚荷天衢奉帝壺媵賓觚載宴娛日行晡歸來乎飽蓴鱸泛五湖美丈夫千里駒九苞雛纘令圖福德符表三吳原膴膴爾斯揄銘碩膚辭匪諛神留俞殿黄壚名實專永無渝

光祿署丞程公墓志銘

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此二者天所最重不借賞者也而兼之為尤難若光祿程公得天之奉多矣公名爵字國光父梅軒公某因自署少軒以識思其先出梁忠壯公至嚴將杭公遷臨溪後春公遷黄泥七公遷榆林并且流離者數十世梅軒公居家富逸為閭里雄假人不德不責吳越間從之如歸市娶朱孺人有閫儀生公洞睛矌眄父喜吾聞東方朔目如懸珠兒殆類之矣稍長明惠若夙成者受業吳興南陽楊先生所每有難問應聲而解先生奇其穎發里人陽湖孫公某為女簡

對見公口此快婿也以女歸公公方欲以舉子業成名而念父行賈四方且老為子孫計耳子顧晏然受之乎悉取孫儒人奩具息之共法用白圭薄飲食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廢居居邑候時轉物贏得過當愈于纖嗇矣久之輜重竟道大舸蔽江貫貸子錢以巨萬計一邑無與偶者揆事決策見末而知本覩指而知歸然見綫不苟言語嘔嘔時集同人各陳便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故臨事雖米鹽淩雜不勃亂恥談人過有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者振衣去之不欲聞摧剛為柔含垢忍辱若曳裴遐墮地還坐舉止如常舉樏擲王夷甫面都

無言也許文穆公嘉其疏率因與締婚梅軒公任俠置酒高會及優侏儒優雜子女族舉遮奏公侍坐終日了若無覩父為之小減然猶不廢聲伎語公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耳諸子既長且有官秩具威儀或披阿錫紵縞特梁刺齒肥出則擁大蓋策驅馬取婦多貴家女靚粧刻飾芬香漚鬱公弗善也益務為節約以身教之麥飯豆粥單席縕袍監門之養不轂于此所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饎訶諸子苦言至戒手携耳提大要以生財有時用力有倦而好玩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而度量不生其間是以漏卮盛水也雖萬乘之主不堪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若曹鯫荒肆之樂詘流漫之志廢淫康之虞庶其有繼無以乃公田舍翁不能為若所為毋實之木懼其根必傷耳不聽吾言還思同慮者非吾子也諸子損去踰侈長飾而後敢見居恒言貴賤有等相事相使無敢慢也吾處布衣之位焉得以素封封己養高公卿大夫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吾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禮一命不齒於鄉僭累而上可知已里有貴人望精光侍謁於前幸而臨之擁彗迎門却行虛上舍而館之親修具肴饌臑奉觴上壽恣所欲以順適其意客即貴倨見公數執謙退降等相接也公沾沾自喜見

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可罷遣常客矣其事父下氣怡聲病則籲天以身代朝暮瞻察未嘗一日蓐寢父以大耋終哀猶孺子母早世如母者三人所舉子亦三父卒叔季髮財覆額或言公造家功多不宜與諸弟均產公不可吾無以埤益弟而顧割之自肥耶諸弟蓄積餘業殷殷起矣族無宗祠請于父首事祠巍然甲里中歲大侵骨肉出逐不收挑藜藿入窮閻飼其餒者故舊共更艱厄為卹護其妻子有善人在患饑不及餐之義焉傾廩二千石以賑吳興貧弱萌隸諸臺使以聞樹棹楔旌門而郡大夫為之評曰義洽千里澤被三吳云其他若

繕黄坑寺新諸祠廟造舟爲梁伐石爲橋貫粉而施普矣晚以例爲光祿丞服其服拜賜不復御李明府禮致之賓于鄉祭酒固辭不得强起赴之自是杜門簡出會年七十語諸子吾昔者以代若太父服勞徼天幸歲入什伯于往捲握之物足支十世今吾老而傳之日也若曹儒者儒賈者賈其善自爲計蓺由己立名自人成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闗家政矣而繼母朱無恙共子職唯謹病彌留無所言搏顙床頭呼其母曰命先犬馬不得終事母抱恨入冥神耶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其歲爲萬曆辛亥三月二日距生嘉靖己亥五月三日年七十

有三元配孫孺人繼汪孺人再繼黄孺人副之者陳與江今惟江在子七人孫出者夢禎中書舍人直文華殿初聘文穆許公國女繼娶督府李公錫女夢鯉鴻臚寺序班娶廷尉丞黄公應坤女禎鯉俱先公卒陳出者夢暘中書舍人直文華殿娶太學生吳公繼康女汪出者夢熊中書舍人直文華殿娶中丞吳公中明女繼孫公天馭女江出者夢龍娶奉常吳公應明女黄出者夢蛟初聘民部胡公玠女繼侍御史汪公先岸女夢周聘督學使洪公翼聖女女二文學吳守約太學吳公守周子可當其婿也孫男子八人明宗明佐明翼明儒明卿明奎俱夢暘出明輔夢熊出明瑞夢龍出宗娶比部方公道通女佐聘民部張公泰階女爲夢鯉後翼聘叅知政事金公忠士子太學呈耀女儒聘太學吳公懷讓女輔聘侍御汪公有功女爲夢禎後卿聘廷尉丞洪公文衡子太學嗣成女瑞聘儀部鮑公應鰲子太學玄度女奎聘太學吳公公治女孫女十一人暘出者一適内史吳公養春子繼序一適文學汪公時英子太學公毅一字文學朱公文畸子某一字侍御畢公懋康子某熊出者一字汪公羔子某一字洪太學公嗣成子某即前廷尉公孫一字進士吳公之俊子某龍出者字太學吳公懷

讓子某餘未字曾孫女一明宗出未字以甲寅十有一月二十有四日葬江坑之陽余與公婚姻汪民部侍御兄弟善悉公家世生平而季子應熊以兩汪公意屬余志葢公童牙自立鶴髮不衰箕疇所謂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者胥有之而子孫逢吉家用平康又備諸休徵等千户侯有浩大之福殆非偶矣銘曰多富多壽多男三祝備焉胡爲乎其然曰慈曰儉曰不敢先被褐懷玉不欲見賢窪則盈枉則全天道因人人善承天吾爲之銘以詔爾子孫勉旃

典客吳公墓志銘

吳氏兄弟九人余得見者三兄弟之子數十人得見者
十許人皆相好無相尤和氣致祥宜子孫之多且賢也
典客于兄弟行居五叅軍居七叅軍捧檄出使其子以
武進士爲粤西都護過家上冢奉典客游致足樂也無
何典客卒叅軍哭之極哀手狀其行事如泣如訴有餘
悲焉屬伯兄之子公勵連然流涕以墓志請余稔知吳
氏義門典客夾輔功居多典客父内史公元配程孺人
舉六子皆長副室舉三子皆幼典客有知慧覚書多通
作字臨模蘭亭而易直于諒父兄稱之曰此吾家第五
也内史公謝事歸伯子卒其六人者或待詔公車或肄

業成均或鼓篋鄉學或歸依淨土其二尚孩提門内外
事悉倚辦典客綜理愜兩人志已父母卒事益叢服益
勤而業益振祝昔有加典客居喪爲孺子慕歲時若忌
日齋戒祭祀如臨父母爲事庶母盡禮而念三弟少孤
憂喜相關有無相通終其身如一日食指繁析箸則以
先世所遺同心堂讓諸兄而自搆別第居之貲亦十千
萬二兄之終也以二孤託爲之部署生產授經勸學胥
成令器四兄宦豫章攝其家政比以德慶州牧還里日
交手事之食息起居相隨歿而有孽子稚孫又與母調
護輯睦中外謐如之維揚而八弟病革所爲經理甚備

諸子學者貫者因材授任駸駸興起二兄故禪誦所四
兄故道南社有其舉之莫或廢也相奕五公文肅公有
祠有理學名儒坊繕治圮敝外父邵公有子無孫問何
欲置爲子同產子所子客維揚乳哺之稍長則令與諸
子同塾年踰四十而後有子不以晚得姑息生平馴行
孝謹計有一二難悖聽無失本末難感也見人不善法
語相規或就車而去終已不顧事已轉而與之處以國
子生除典客不就職人以其修正推爲祭酒鄉鄰有鬪
陳其勢言其方衆偏隨而服家雖溫不恥惡衣惡食不
吝出納赴義不辭勞恐周人困厄不責報邑大夫知其

長者數相咨決絕不請謁事情鄉射以賔僎請固辭不
往體素伉健不稱疾忽疾不可爲猶念諸兄弟子姓生
計薄贈叅軍與八九弟各千金諸臨候者問所痛苦曰
痛誠有之殊無所苦斯亦達于生死之故矣卒之日諸
弟諸子三黨四隣哭于其位皆失聲典客名繼鳴字鳴
謙生嘉靖辛亥二月十日歿萬曆甲寅十有一月九日
年六十有四元配浙江副使邵公某女爲置宜子者舉
子六人長明家娶率口提舉程元正女次明寓娶方千
太學程廷溥女伯仲俱太學生三明寅娶隆阜戴啓賢
女四明宸聘隆阜太學戴大圜女五明守聘草市孫元

亨女六明荼聘竹林太學汪高科女女八人長壻程學
義浯溪栻子次壻孫體乾革市學賢子三壻汪時米竹
林沔子四壻嘉興諸生黄元龍灣光祿丞道明子五壻
太學程家龍富溪太學宗涵子六壻程廷起蟾溪别駕
尚賢子七壻程義芳鍾澤光祿正士晉子八壻張某漁
洲太學洲子孫男一永震出孫女二一震出一寓出俱
幼未字其上世代有聞人詳狀中銘曰維齊王昕魏崔
樞兄弟九人猗龍乎地靈今者在天都九龍受姓自句
吳中有典客君子儒兄兄弟弟最友于有酒無酒濟且
酤如鼓瑟琴良宴娛死喪孔懷脊令呼卵而翼之六尺

孤蔦蘿松栢勢相扶棠棣之華鄂與拊天胙爾德命不
渝宜爾室家樂妻孥六馬孔良六轡濡奕世令儀曰華
朕銘者名也鼎鼎趺以詔後昆是究圖

周府教授劉公墓志銘

余童子時爲諸生及見先大夫同時游鄉校士二三長
者皆有先進風比仕宦歸稍素哀落獨漢川劉漢壁先
生眞長者也先生名烜字用晦父曰宗訓母張碩人而
其族富人大本者見先生有異資取以畀其偶蕭孺人
可爲若子是時先生七歲耳先是大本以外家張氏子
爲子名之曰燧視先生十歲以長嗣父母督教嚴燧舉
于鄉仕至郎中先生亦爲邑諸生高等食廩餼郎中公
名理學斤斤不踰尺寸先生亦沉靜不苟言笑蕭孺人
恒言是兒功名未可知必不失爲君子蕭孺人卒繼室
王孺人生二子曰燁曰炳其行事不如二兄先生時奉
父母之訓譬曉之遂爲鄉里所安嗣父居縣東百里周
陂築堤捍水歲收萬石而自荆州沙洋堤成周陂受水
蕩然一罄劉氏生計日蹙先生卜居早角市授徒不責
月奉先大夫雅重先生歲時伏臘資之筆札薪水余兄
弟嚴重先生而先生降心相從引與爲友每言及先大
夫潸然隕涕居平恥談人短遇少年輩不遑于途即引

避之巖墻險道必不敢置足聲色貨利若將浼焉其性
然也久次當貢有吳生者篤老次在先生後讓之學使
金公嘉其誼下檄旌門吳生以所得續食金餽先生先
生固辭明年上春官吳客死京師餘一空囊斗告同鄉
爲紳爲治棺殮輿以歸葬已除黄岡訓導黄岡士數折
節延攬解衣推食其貧者士歸之如市而郎中公訪耿
恭簡于黄安先生從之執贄受業當事者察先生餽吏
事諸按比戶口振廩救荒稽覈帑藏咸屬之不縱不苛
而會有劉汝國之亂徵發如雨捐其秩祿爲薄書之費
槖洗矣推敎諭大冶黄岡士人立碑志去思焉教大冶

如黄岡已擢河南開封教授漢陽蕭次公爲督學有餽孳戚或丐爲居間先生拒之至稱疾不出而巧宦者嘲其迂左遷王門無何示疾先一日邀客行酒語其子人孰無死惟得善地以居得名筆以志庶幾不朽孝子慈孫所宜知也意蓋屬余云自王子侯以下衣冠弔誄者千百人靈輀既駕門弟子相向而哭失聲又十四年而子畢永始得地梅城之陽以葬祔母宋孺人奉先生治命不遠千里來請志因述其母爲京山宋國經女先生不治生產御子寛而孺人用嚴小過必笞曰無令以不肖爲父母辱少年言動不循理戒諸子無與交先生元

配蘇孺人有女爲儒士陳天棟婦孺人女之如己女所乳子三人長泰永武生娶諸生胡滿孫女次華永儒士娶諸生陳儆女少子卽畢永邑諸生娶敎諭李如瓊女孫四人正法畢出也行法約法華出也守法泰出也泰有女一先生生嘉靖庚寅六月四日卒萬曆辛丑正月十有九日年七十有二宋孺人生嘉靖丙午十有一月十有八日卒萬曆甲辰五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九余因先生思先大夫所敬愛於心戚戚焉又嘉其子服膺父訓久而不忘也卽人與言不足爲先生重何可他委竊窺先生道術類柱下史采其語而銘之曰吾不知

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居善地心善淵猶兮若畏四隣豫兮若冬涉川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吾將以爲敎父既知其子既得其母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瑞昌王府奉國將軍南濱公熊淑人墓誌銘

高皇帝子二十有四人其十六子爲寧獻王四傳而爲鎮國將軍宸渥五傳而爲輔國將軍拱㮧六傳而爲奉國將軍多熾所稱南濱公者也其嫡母熊太夫人其生母王太淑人其偶熊淑人公生而膚玉立眉目秀朗長乃魁岸美鬚髯兒時見諸少年盛裘馬僕御爲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者心非之從里師治舉子業斌斌似其家言而海寧博士熊公秀方爲諸生善輔國父子驟

目公而奇之以女女公是爲熊淑人於時舉子業不得施用去而爲詩往往作北地信陽語而會聞鄒文莊講新建之學負笈裹糧走青原奉贄稱門弟子文莊弟子自縉紳韋布後先可千百計其以王子侯著錄者公一人耳所友善則羅文恭文恭爲輿地圖多就公取財而繕寫剞劂出公貲過半既師友海內大儒意知日益務爲束脩至行攝纓整襟規矩其步時布衣疏食與齊民伍熊淑人椎結弋綈治生作勞交相贊也輔國公蒞子姓莊公與淑人朝暮上食單極滋味食甘爲之色喜不則懼然自刻卽淑人亦懷怪大人無乃有不足君所耶輔國公退而省其私憐之望見公來輒齋戚嚴侍父病浹旬不問枕席因受醫方嘗藥而進之復初然後卽安比卒哭無常而貌省瘦居恒念熊太夫人蚤世時祭必敬雖小物不祭不敢嘗事繼母蕭益虔其卒也持三年服故事宗人喪其元配而子壯者聽再內婦名內助不得稱繼室公不可禮以義起吾繇吾父及之耳宗人高其誼亦爲服母王舉仲多炅及公年且老未有爵秩公請於朝主者奉宗正條從事咸中格或以費詘罷積數年公竟得從子爵封母爲淑人其心力俱瘁矣王淑人翟服魚軒遨遊兩家顧獨安公與熊淑人極歡累日月

而更伯兄中美熊太夫人出也事之白首不懈仲蚤産子夭爲禱於名山數舉子所以調護甚厚嘗買田安義歲入三百石有奇侵牟者交搆其間慨然讓之歲甲子公年三十遘奇疾十日不知人仲請以身代熊淑人亦剪爪徒跣籲天告哀諸兄弟視藥羣從童冰疏屬摶頰而啼婚姻知交謁候饟饋相踵疾乃瘳家無贏羨專趣人之急甚己之私至稱貸濟之所善客客他邸老不能歸月授廩終其身病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又爲之殯客吳人賈而折閱操傳別丐公廐馬或謂是必相負不宜予公曰吾寧望報乎熊淑人能佐公爲德諸姑姊姒

共其困乏出入無劵博士公老無子輦之來就養沒則
懸豕寢門之外祀之詔諸子吾不忍吾翁鬼餒也熊淑
人爲公乳丈夫子五人少卽謹擇良師誨之去舍傍數
十武搆精廬日再三程督不以寒暑輟淑人執女紅爨
脂火達丙夜刀尺無聲而諸子始歸就寢也以故諸子
文行並有父風公於文取達意而不諧俗於行取爲已
而不近名楚何司寇閒府江右三年推慕公數使存之
不爲報去之日遣信展謝及於匡廬司寇嘉嘆恨失公
其後郡二千石羣鄉士大夫講業有强公往者謝不應
學在我不在二千石也自六籍外旁通陰陽醫卜術數

尤善形家言熊淑人卒卜兆南昌長定鄉之烏龍岡而
以喪禮尚右居淑人左虛其右以踐同穴之信未年讀
二氏書相說以解遂杜門謝客非弔死問喪不復出久
之盡以家政傳子而招延二三物外友談究名理或弄
諸孫膝下稱說先世事時或不冠幘隱几假寐曳杖行
歌而已矣豫章諸王孫嫺詞賦多技能爲方内冠而以
嗷名心競力爭遂爲怨府得公一洗之余嘗造中美衣
冠有古風左右匿笑不已此夫解衣盤礴臝眞畫者也
然中美猶爲余所知余三如豫章而不知有公公固不
易知知公亦何容易哉公卒中美迺與謀時兄弟走使

千里而乞余銘墓中之石又以其里人徐司空言中之
公誠不徼身後名何可令世不知朱邸中有長者其人
耶因采張比部所爲公狀萬司馬所爲熊淑人銘與謀
時兄弟所錄公淑人行略誌而銘之余又聞輔國當濠
庶人時佯病自匿不染於辭鎭國不難割恒產以葬其
弟之母至卵翼兩弟功甚大世德作求此之謂矣公卒
萬曆癸巳八月十有五日距生嘉靖乙未六月六日春
秋五十有九葬以丙申二月十日熊淑人卒萬曆乙亥
四月十有三日距生嘉靖乙未二月二十有二日春秋
四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子謀謹蚤卒無後其封

鎭國中尉者一曰謀時婦鄭二曰謀圭婦張三曰謀埑
婦吳四曰謀畦婦吳五曰謀謹婦閔俱恭人獨鄭卒繼
以内助諶庶生者男子二人女子三人孫男女俱十一
人謀時出者統鏵統銻統鍏女字李運彭夢龍謀圭出
者統鐀統鋘統某謀埑出者統鍇統鈒女字楊利民謀
畦出者統鐀統某女字萬思昊餘未請名未字銘曰豫
章輪囷離奇褎然玉葉金枝胡不本根是庇日尋斧斤
以斯名者衆所欲之紛紛攘臂離跂連雞固難並時參
辰商晉相夷有美一人冒彤其腹便便若瓠專氣致柔
嬰兒天門開闔無雌多能亦何常師若一个斷斷猗衆

皆覓而衣禪緇布之冠不雜嗟彼附羶蟻馳衡門可以棲遲何用合驩曰䀹豈伊夸毗喔咿大圭不琢不追大器何覆何斂刑于寡妻克諧教誨爾子媞媞相土菫荼如飴坎而封之馬鬣神千歲兮宴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王恭人墓志銘

歲辛卯余承乏大梁助甫先生徵會南頓信宿而別明年余以梁事中白簡竄歸向後凡九年財一通問先生卒不及聞又三年會長公後之都門具道治命以墓中石屬余志且云當以狀來又四年元配王恭人卒先生入室弟子閻汝用狀先生及恭人而後之兄弟使使走

高

鄗衍中前請憶余從先生官長安二十六年往矣文酒酬酢宛然在目幸而後死志先生者責實在余按狀先生上世蘇州府嘉定縣人高王父得貴貫蔡以籍自占三傳至封公華配戴安人是生先生先生之生也安人感異夢以爲祥比免乳穎悟絶倫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輒記殆兼之矣八歲爲博士業已爲古文辭博雅雄麗老師宿儒不通曉也十四補邑諸生餘姚翁司馬爲督學使都試諸生以先生爲冠封公次之司馬嘆曰父不得而子信乎他日以文名世吾不及也赴省試五策幾二萬餘言主司大賞嘆舉第三人明年成進士時甫勝冠耳除知黃梅縣縣舟車綰轂南荆跛扈東陵巨猾盤據市井中有司莫敢問先生廉得其主名禽治之即翦里氏以事入謁悉知其家人生口作業發姦摘伏如神邑大驚相戒毋敢犯令事至首尾衡決不移時而畢庭虛無人閉戶讀書賦詩有四方之客相與游覽邑外佳山水蠟屐胡床觴詠竟日人以爲潘河陽路洨儀之儔也三年擢吏部郎自主事以至郎中凡十任而是時諸曹郎王元美李于鱗徐子與宗子相梁公實吳明卿結社談藝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六朝唐大曆以上傲倪一世人莫測其所以目之爲狂先生心好之比

高

入都則諸子去國獨子相同舍相得甚歡無厭而先生所最服慕者惟王先生子相因以書通先生於王先生所兩人莫逆於心不必撫塵而遊矣會王先生父司馬公失分宜相歡搆下詔獄王先生棄官來視橐饘分宜父子故憾王先生與諸郎杯酒間多譏刺語使人躡尋蹤跡門徒故吏皆恐鳥獸散先生以從王先生遊晚日夕招尋時而歌時而泣而更贏服存司馬犴狴中王先生辭無乃爲君累乎先生艴然曰士爲知己死死且不避官於何有分宜好言詩先生同舍郎分宜鄉人以其詩與先生詩並進分宜亟稱張郎詩大佳非爾所及也

一日俱詣分宜館問先生新詩幾許同舍郎從旁遽對昨與王某詩郎不如也請爲相君誦之分宜色赤而徐魏國欲封其愛妾行千金分宜父子所冀必得之先生爲司封郎持不可分宜恚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乎先生自念次當爲考功文選事與政府相抵牾益多請就散秩分宜陽諾遂南尚寶卿未至以風霾計吏修前憾補外外當得僉憲而同舍郎阿邑分宜謫爲廣平郡丞先生才名籍甚又遷客衆心畏其難近顧退然自下安繁戀劇無異爲黃梅時滏水溢城且潰單騎出拯溺者水行及肩不去所全活無算稍遷湖廣按察司僉事

治巴陵登岳陽樓舉酒酹范希文先憂後樂者蓋憂讒畏譏之甚姑自寬耳我則異於是素位而行皆樂事也夫何憂巴陵至武昌風帆一昔可至嘗乘月放舟俄雲起蔽天迅雷風烈江波鼎沸舟人面如灰土先生莞爾而笑吾往者知滏水之能溺人而犯之卒無恙今何犯於江水而葬江魚之腹哉頃之舟忽抵岸猿引而上才容數十人且泣且歡呼微公福德寧渠及此施州夷酋黃中叛合川湖兩省兵剿之監司爭功罪屢年不決
上命按臣會勘湖廣則屬先生先生開誠布公得其翔實功罪不相掩議乃定而更區畫方略以善其後迄今賴之是行也往來巫山西陵間可半歲得詩多而奇評者謂如少陵之有夔州也已於事而竣稍遷右參議而被勘者與前不任勘者復爲蜚語中先生當調先生心獨喜吾重違家大人之命隨牒遠方今且有辭歸而侍膝下色養三公安足易乎卜築邑北十里河干爲綠波樓積書萬卷諷誦其中而母弟見甫乾甫皆善屬文凡弟間自相師友每文成奏之塤篪之和盈耳而棠棣之芳不快目封公安人樂之七耋日益加久之二人卒先生哀而毀跋涉霜雪下婁江爲王先生爲志歸則屏居非其人不可得見中朝故舊勸駕不答而邑人司空曹

公於先生爲中表兄每過先生揚扢千古及國典朝章四方利病九邊要害歷歷如指掌司空解頤是才什伯我非丘壑中物也凡十年起家仍故官分守涼州而有莊浪軍變莊浪左番右虜其中土漢軍雜處都督晷東者病子稚不曉事虜款久客兵芻粟腐敗兵使其請給軍悉本色而歲比豐本色賈太賤軍乞折色不許鼓譟焚兵使第鈢虜來寇甘肅遠近震恐先生甫入境督府石恭襄公語人此足辦賊矣檄先生攝莊浪左右無非賊耳目者先生數過之佯不爲動而少司馬吳公以大閱來諸從官例各有兵仗呵護密分置賊魁石明等二

十許人兵仗中而命將分禽之賊已誅城中人不知也
先生誅賊假手脊氏脊氏兵復弱其主蠢蠢思亂復以
計除之蓋脊氏恃先生安危矣其年不登軍請乞支本
色月許先生給半歲衆踊躍謳吟而公家朽蠹悉爲實
用等與耳一以召亂一以得士人之才知相越不亦遠
哉論功擢副使備兵江東逾年方代而虜王俺荅提三
十萬衆西牧寄徑甘肅督撫有戒心失先生如失左右
手上書調先生甘州先生言虜王子小吉囊敗於瓦剌
以父兵報怨其曰迎佛虛聲耳勝則氣益驕敗則羞而
成怒我且代瓦剌受禍雖然彼不訟言報瓦剌而藉口

迎佛固無必勝之算矣使使說以瓦剌必不可報狀虜
王老於兵信之不復言報瓦剌則有和土睿番哈密出
嘉峪關之說復使人諭之關以外若爲政關以內我爲
政不得闌入也王計沮則有甘州馬市之說復使人諭
之若市固在宣大宣大市罷則許若甘州王計沮則有
諸番茶市之說復使人諭之茶非若所需番我屬國也
何與若事王計沮則有由內地歸無迂道曠日之說先
生欲無許則示弱欲許恐生得失按地圖而爲之約非
此不移尺寸東則鎮羌西則洪水中則永昌水泉宿重
兵爲犄角緩急相應而間諜李伏保王甲等日伺動靜

誘其左右爲我用期以某日至某所所攜毋得過若干
人牛酒外毋得他索王唯唯聽命小吉囊不得逞於瓦
剌不欲父東歸王亦以青海善水草未即發先生知王
所嬖者外生三娘子三娘子與譯使馬應時通禽應時
而俾以王東歸爲贖於是三娘子泣涕從臾王東歸而
王所迎佛鎖南堅亦召入甘州餌令與三娘子合謀三
娘子騎而前呼曰余馬首是瞻王遂東是役也虜三十
萬牧青海二年秋毫無犯先生拮据頭鬚爲白督府以
下垂拱蒙成廷臣兩推福建鄖陽巡撫而江陵門人某
于中於先生後先同舍郎先生相與疎濶某子甲恨之

僅擢右叅政分巡關內關內薄領山積不一月而迎刃
解擢按察使備兵密雲密雲當路塞任者旦莫可開府
某子甲不善也移山西總憲事大比士得晉材爲最而
江陵殁其黨冰潰朝政一新先生稍遷右方伯仍山西
臺省會舉先生邊材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
歲荒道殣彌望糴穀二萬五千石賑之又爲開河渠建
橋閘修河堰疏堙塞改堤墻以備水旱廣招徠撥墾種
立堡寨專責成以儲軍實繪圖獻之
上報可得新田一十四萬畝有奇斬賀蘭山赤木口虜
不敢窺左足修興武諸城及他營壘數百里有奇虜故

惜先生威名歲來就市奉要東推謹省貴二萬金有奇
上數賜金幣旌勞將有殊尤之擢而先生舉進士三十
餘年同榜無一人在新進不悉本末爭以治江陵黨爲
名高謂先生亦黨人彈事上莫爲相明者坐調外其後
兩御史覈寧夏屯田及他修守功并言先生寃狀
上爲復故官候召用又數年而寧夏有哱賊事合諸路
兵直而勝之識者扼腕令張先生而在庸至是乎後之
舉於鄉先生慰勞之曰吾蓐蜉蟻子之㧞
上召我田間十年開府數爲讒口所厄
上湔拭之無以報恩孺子勉乎哉明年起撫貴州而拾

餘唾者未已先生慨然曰吾志固久決矣是未爲知我
者亦未爲不知我也先生官高而家無厚藏惟藏書數
萬卷綠波樓不能時至於居第傍搆小齋擁書朗誦倦
則焚香趺坐家人或罕接見既春秋六十喟然而嘆天
佚我以老何自苦爲鑿池百畝南門之外號曰南塘修
竹垂柳環之亭館可以憩畫舫藍輿可以游魚鳥花柳
可以翫偕子弟門人倘佯其間同里則馮雲從閻汝用
曹季虎汝陽則秦京越則張以芳又爲社曰大呂執經
問難賦詩言志而先生評騭之申陽何令升王思延詩
筒月一至焉令升尊人宗伯 公汝陽冢宰趙公朗陵冏

卿陳公歲一會春和遊諸名勝樂山賢首杖履畢至五
百里內德星載聚矣他冠蓋造門輒謝病不內有以珍
翫遺者謹謝之曰吾不省此器用具數不求華整食不
重味衣不厭浣補而性好施舅氏貧割田宅資之卒名
富人明經楊汝茂邢梯死而暴露爲舉葬而哀楊無子
爲文祭之語酸楚刺骨其經紀眞陽將令喪更備邑嘗
大饑盡捐廪粟食之千石以上有司當上聞旌其門先
生掩耳無汙我事關通國利害若大寃苦爲白當事者
亹亹百千言卒不令人知也元配王恭人父光祿恭緒
家有窕財賢其女擇對而與封 公善器先生於兒時以

恭人女之封 公困諸生不必溫飽而恭人以得偶先生
才士爲幸力佐先生學盡出其裝購異書先生朝莫讀
恭人朝莫績相之脫粟飯菜羹苦茗醴齊充虛解勞而
已而佐先生養親必以甘毳封 公異之是才與德男子
不如眞吾兒婦也居黃梅操作如居家先生通不受人
餉而同榜瞿君以好李一籯強受之恭人遽麾出豈陳
仲子螬食之餘耶先生與瞿君愧遜不如也先生爲吏
部而恭人稱命婦不改其素居廣平時慰藉先生大丈
夫以不負君民爲貴不在官崇卑聞先生拯溺復出其
裝掩骼齒二叔郎俱有婦遞司中饋斗粟尺布必三分

之叔郎以厳見悼事之如母已佐先生祭葬戚易相得而因善病踰年甫差念姑鍾情二女歳時存問餽遺不絶婚嫁所須錐刀之末寘力焉已舉後之而憂終鮮擇宜子者爲之先生已當夕祀其有身已有身投以胎教已免乳炊糜絮羹食之已生男訓之幼儀生女訓之内則熏然慈仁鳲鳩如一也少嘗習女史曉會計人無能欺臧獲千指任職賦功不肅而成先生男女所以室家四方賔客所以輻輳婚姻井里所以慶弔施報匡困資無一切倚辦恭人緩急豈約中度先生没撫少子艮而啼天乎何失父之早也以屬後之艮所不如兒者無見

未亡人地下後之敬諾諸姬無子者悉遣嫁葢不任憂悒病滋深矣而不欲諸兒依依膝下伯上春官季入南太學獨仲侍疾疾革探篋中故衣分諸子婦稍完善者餉諸姑伯姊作念戚黨以歳侵貸數百金匆收責焚其券先生生嘉靖癸巳某月某日卒萬暦戊戌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六恭人生嘉靖庚寅某月某日卒萬暦甲辰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五先生嘗過緑波樓見手所植松竹成林泣下沾襟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百歳後悤而有知舍此何適矣爲竁藏明器焉而後之兒弟以某年某月某日啓而蔵葬事中丞直指采汝南月旦評上言先

生文行勳勞宜有旌卹大宗伯大司馬以爲允覆奏得旨遣藩臣諭祭學官弟子復祀先生於鄉先生名九一字助甫身長七尺軒軒如朝霞舉濯濯如春月柳目爛爛如巖下電飲可五斗而醉二三傀俄如玉山將崩宏覽博物胷吞雲夢八九善章草書投壺能四十餘驍與銅梁張肖甫豫章余德甫俱以文名郎署世號三甫初王先生五子及謝茂秦而六各爲五子詩已黜茂秦進明卿合之爲七子王先生爲後五子詩自三甫外則蒲圻魏順甫歙汪伯玉王先生母弟敬美不在此限總之爲七子三甫二王天下尊鄉之先生最少成名最早與

婁江等而虛懐樂善多所登進嶺南黎惟敬方偕計吏以書迎之涿鹿至則凡事之郎余無似不惜齒牙餘論奬成也歸田後詩律益細別爲南塘稿卒之前一歳下帷距躍讐校忘寢食恭人竊窺之諷曰恃此安歸先生爲之一粲吾千古在焉非乃所知今都名之緑波樓集復有朔方奏議六卷世固多誦法者不具論第述其生平行業大致云丈夫子三人伯體震戊子舉人後之其字先娶某繼娶某恭人出也仲體咸縣學生先娶某繼娶某季體艮太學生娶某女女子子某人某某某某某其婿也孫男某人孫女某人咸母陳艮母胡陳灤州人

其事類李絡秀而又有孔姬者慧甚恭人憐愛之陳爲
恭人保抱後之不與小星衾裯者七年俱以疫歾於晉
恭人哭之慟育其子女恩隱周渥有加陳故葬河東後
之欲啓柎咸不可母在不敢私侍先中丞没何得竝女
君非母志也先生刑于貽穀茲一端可徵已銘曰明明
天子用夏變夷九有廓清君作梓材其塗丹雘待人而
行皇矣
世宗濊藻景鑠迺集大成温洛滎河圖書所出以開太
平崧高極天維神降止育我國楨李何肇迹公也嗣之
虎變鳳鳴含咀六藝網羅百氏鼓吹兩京唾爲珠璣字

挾風霜紙落烟雲片言衮鉞白骨載肉山岳可傾雕蟲
刻鵠無適於用俗士所輕矯矯張公經文緯武操其奇
贏四方于宣西戎北狄爾實干城在朝鼎彝在野竹帛
不朽長生亦有細君求賢審官無割爾名得全全昌宜
爾子孫難弟難兄汝水垂瓠至於鮦陽新阡是營埋玉
一雙氣如白虹旁燭八紘

應天府尹李公刁宜人墓志銘

京兆李公季子瓚以公卒後某年某月某日奉公元配
刁宜人合葬於某某新阡而以公婚姻兄弟于太僕文
若所爲公狀司理侯中鵠所爲宜人狀屬不佞某志墓
中右憶往歲不佞以浙按察使上計受白簡抨彈鄉人
大理卿鄭公每言余僚李公極爲君不平也不佞深感
公知己然終未及門申私款公今逝矣志何可但已按
狀公諱堯民字畊堯別號雍野山東濟寧州人也先世
有受室鄆城者因家焉萬曆癸酉以易舉其省第六人
明年成進士知長洲縣以父喪歸服除再知永年縣以
母喪歸服除選授江西道御史視河東鹽政巡按蘇松
常鎮以病歸再除浙江道御史視直隸學政復以病歸
三年拜大理寺丞四年遷本寺右少卿四年遷應天府
尹復以病予告二年卒是爲丙午十有二月四日距其

生嘉靖甲辰正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三宜人鄆城人
以公貴初封孺人再贈宜人年二十歸公其卒爲萬曆
戊戌某月某日距其生嘉靖癸卯某月某日年五十有
六公曾王父曰玘王父曰顯父曰贈大理公勤娶于段
無子助邊者劉是生公劉以先失贈公封太孺人贈宜
人段贈孺人再贈宜人刁宜人曾王父曰詠爲考城諭
王父曰臻父曰應魁爲茂才娶于徐是生宜人長公一
歲母初娠夢若神指其腹中非常品善視之寤而生宜
人羣蜂繞身人以爲祥稍長執女紅精良授之唐人詩
成誦父摩挲其項惜也非男子而公自孩提時日强記

千言屬文語驚人茂才公見而奇之必李氏子爲吾女
對者贈公介媒妁委禽公垂髫爲諸生試數高等廩於
官學益勤獨居一室人莫接其面至咯血不休先時贈
公有督亢田與貴人連畔貴人貪之屬有司困贈公大
役不五年田盡爲貴人有而宜人來歸則家日耗矣公
口不言貧州大夫憐其才體貌加常等然非公事不造
門稍授經里塾取月奉爲養贈公遊於酒人宜人輟簪
珥貰酒無令翁虛願後豪當還也公夜誦宜人以刀尺
纂組侍譙鼓或晨戒發晌甫罷燕媟惰慢不介容儀公
喜吾得婦也上不失養中不廢學宜人亦從臾公出就

賢師友輩作輩學相勸帥毋以井臼分念學大成遂成
進士令長洲長洲吳首邑小民苦賦重當孔道供張煩
費桀黠民飛鉗揣摩熒惑視聽俗尚淫巧貴難得之貨
附蔭權勢脫漏筭事不可詰問公下車杜請謁謝禮遺
中法禁嚴簿領所刑胥史之屬作奸犯科若而人市井
少年譎觚非常若而人强家豪右并兼武斷若而人喪
荒羞服賓客工事莫不有式吳人始駭且疑已畏且服
究乃大安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三年吏以柔道勝
之或詰公後先異操公曰揉曲木者不月銷金石者不
日人情利害好惡寧木石比三年而變猶以爲晚也勸

學行禮散利薄征城隍畎澮橋梁道路事無不舉而民
不知勞流亡來歸鄰國質成焉時贈公劉宜人居吳公
什九在外宜人具死生鱻羞之物辨割烹煎和之事調
食羹醬齊之用正脩刑膴胖骨鱐之名度量衣淳制寒
煖之宜汙澣綻補之節親舂抌簒簸灑掃井匽之務尊
章悅而安之而椎布如寒畯婦已贈公疾相公察聲色
供藥石招梗禳禬挾日不假寐贈公卒公哭之毀宜人
同之長洲人失公攀援號泣無異公哀其父也再知永
年永年謠俗猶有趙風公治務崇長厚客問何以異長
洲公譬之曰趙雕悍而少慮微重而矜節嚴則愈譏寬

則易爲德吳利而巧文而不憚嚴則庶幾小戢寬則易
我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豈拘於一曲哉執政下均田
令所在麻沸公身履畝脩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
露宿田間手足胼胝民不忍欺以實自占夫家六畜之
數墳埇埒彊之形纖毫無忒畿輔稱均田善者無如永
年朝覲會同永年綰轂其口故事牢禮委積膳獻飧牽
陳數靡侈公率從省即有嫌其菲者不顧而季弟以凡
宦吳遠析箸公憐其貧將迎與同居謀之宜人語合挈
家東授季無難色劉宜人憐愛少子不欲之永年宜人
長跽固請姑乃偕行無何季卒公恐傷母心莫知計所

出宜人謂公君有官守義無私顧妾請歸而攜季娣與
其子若女來至則子與子齒女與女齒先爲娣之子納
婦爲娣之女相攸而公之子若女後之劉宜人又有少
女裝送必豐于若女毋得鈞禮叚宜人撫公恩勤如實
出己公事之就養無方而爲諸生時蚤沒公慟不欲生
旣用令考績贈封二母宜人與公哭失聲家衆皆泣歲
時伏臘若家有慶事或服食器用非諸生時所有思叚
母不及見恒爲鯁涕已而太宜人疾且卒公宜人所爲
治疾持喪一如贈公永年人失公攀援號泣無異公哀
其母也免喪冢宰差次兩京爲令者公稱首徵拜御史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二　墓銘　十九　高

上營壽宮卜筮襲吉某子甲新得幸傲睨公卿間排羣
議而自爲地圖以進公力折其非膽落矣出視河東鹽
政所隸秦晉中州踔遠乾沒多方爲計使宜四事曰導
灘水以滋生結曰掣鹽料以利商民曰別私販以通官
鹽曰修墻堰以圖永利迄今著爲令發寧夏池鹽歷稅
六萬有奇運使王以纏者强直自遂上官嗛之予下考
公疏薦于朝是夫有苦節而無甘言有剛腸而無柔指
識者謂非王公不能受知公非公不能知王公也已按
吳值歲旱太湖水爲涸
上遣給事中往賑給事中者不欲言其名見吳紛華而

怵之過所疲於奔命公喟然嘆曰年穀不登人君減膳
徹縣何論吾輩宴好取成禮而已緩刑弛力舍禁去幾
寬疾安富移民通財發倉䘏行糜粥掩胔骼索鬼神日
孳孳匪懈隱民望公來趨迎羅拜車枳不得發于是有
改折漕糧之請言吳大侵異災民死徙狀殆不堪讀吳
人方執政諸大家有田者諱言旱不可責租入數語執
政旱誠有之何至如卣指言疏格不行公疏三上爭之
强必可乃已以數百萬漕粟活數百萬衆旋定安輯者
數萬戶明年復旱步禱于神請損己年以生一方民雨
應時澍歲乃大熟吳民棄田業商諸有司市商貨直十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二　墓銘　二十　高

不得一倣漢月平平物價公私晝一樹石五達之衢而
懲其不奉約者貨賄阜通矣貴游子弟浮食奇民山人
俠客闖公風裁不寒而栗朞年將代吳萬人詣闕請留
上可其奏而公以作勞病矣求代益懇吳民亦重苦公
泣而別者五百里相屬已醵金貌而祀之三年即家除
故官佐內察以公平著聲而寧夏討叛功議封侯之賞
公訟言賞宜從厚封則太濫衆遂定兩宮災疏脩省六
事爲親郊廟宥言官停籍沒惜生命愼好尚發章奏卪
上所深忌而郭御史論宋經畧及蘭谿相被譴公明郭
無罪罪在經畧疏不報已督學北畿貴人請託實繁公

榜門不受書謁來則焚之每臨校士嚴譏防干掫士毋
敢私語力學者得自見舉南宮若京兆咸公高弟子
而長蘆運司設學之說起公持之此爲無名籍無行誼
者逋逃藪耳竟從公言幾士出入不物以屬游飲于市
鬪囂于家越亂于鄉持人短長者所適及所齎操咸有
籍記巡間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謹擇其能可任者
發勞之已取成弘以來先進程式之文爲明文選導使
諷誦之纖輔文體士習翕然反正而島寇甸死東師罷
頗張大其代將告廟宣捷公極言諸臣欺誤罪俍不至
敗不宜矜詡貽後日詬病

上艴然抵諸凡人人爲公危懼浹辰小挺公北鄉稽首
上神聖不誅臣愚戇顧臣安能與諾諾者伍謝病歸居
頃之伯子卒仲子復卒宜人不勝哀寢疾五月而劇與
公訣曰妾幸事君子稱命婦年踰五十夫復何憾獨以
兒女婚嫁累君柰何取生平所服御盡以貽六戚作念
乃瞑公哭之哀吾昔食貧而以妻忘貧吾仕不爲貧而
以妻不欲忘貧吾事親而妻代吾爲子訓子而妻代吾
爲父服官而妻代吾爲臣齊家而妻代吾爲主其事碓
其義正其情詞酸楚以故公無仕宦意越三年卽家拜
大理丞不赴故人遺書公

上不用君言故去今用矣得非言有當
上心者乎何忍負之翻然就列後先八年諸獄以邦典
定之邦法斷之邦成弊之聽以五聲麗以八辟訊以三
刺原以三宥三赦刑不虧體罰不虧財所平反不可勝
計其最爲楚宗之誤假王妖書之撼國本也酌衆論存
大體遏亂萌定人心論功甚偉廷推開府及九列長章
十六上不報或諷公不聞霖雨自天亦待雲興四嶽乎
公笑曰是欲我媚竈耳吾骨體不媚如其媚者奚俟今
日吾貳廷尉官不薄卽由此而上七尺何加焉借官於
朝假譽於左右辱人賤行吾不爲也偶膺霜露之疾疏

乞罷未上而推南京兆得旨朝衆讙李公不宜置之南
公獨欣然吾繇此歸骨故里勝凡遷矣歸則中前疏
上許之越二年卒里豪張氏子嘗誣訟季弟窘辱之公
往捄逢彼之怒詢而唾裂冠裳公責張與前所蝕公父
田者兩豪日夕虞報怨公使人諭之若昔遇我不善人
不病我而病若我復以怨報人謂我何韓魏公知人欺
已終不道破我書此座右猶以道破慚魏公況報耶市
贈公田宅者復市公公辭大人有迫而市罪在迫者孰
迫若而以市我是重我不德也有田鄰公以書致來公
愀然若不幸而鄰我乃至棄其恒產乎其人曰力必不

保此知公不負直是以朳歸强而後可鄰不戒於火延
公北樓恐而自列公勞之若欲燬我室而先自燬乎兩
人數適相值耳嘗讀范文正義田記心好之苦力不足
既自吳歸宜人請曰范文正吳人也君所觀感深矣西
臺月奉可以行君志爲市三百畝義田倣范家法以周
族不能昏葬者爲義塾教族不能學者爲義冢厝里之
不能殯者其他棄責折券施先無告宜人行于家公行
于吳一也貧賤之交久而不忘故人客死經紀其喪子
過鄆則資斧竭矣復厚賻之而自奉殊菲兩宦吳宜人
槖中不載吳一縷公可知已鄉人置酒山肴野蔌盡歡

而罷食前方丈若奏劇則麾之家款客宜人必盛饌雖
倉卒不草具門生故吏餽問一無所受戚黨丐爲關説
者卻之吾不欲人以此加我而我以加人乎郡邑因革
大故民生休戚不憚亹亹陳説也御家人嚴小過予杖
與里人爭即直在家人杖家人里人若不聞有家人者
而宜人贍卹饑寒疹疾以恩劑之居恒言不過物動不
過則于詩文類無能者間理翰墨詩則彭澤工部供奉
文則先秦兩京書則右軍大令章草搆小樓顔之曰快
獨藏書萬卷人迹罕至比季子啓覩之丹鉛手澤殆徧
其學優而仕仕優而學不求人知類此男子三人女子
二人俱宜人出男曰元淳元雅俱鄆諸生元瓚國子生
公教之以正終日立毋敢跛倚儼然朝典公出宜人督
課覩公而大較勤儉爲本三子皆成令器堂上觀乎室
堂下觀乎上厥有自哉伯女爲教諭梁宗孔子奉祀如
京婦仲女爲太醫院吏目楊經子國光婦元淳婦魏爲
諸生大有女元雅婦樊爲吏目士俊女元瓚婦于爲太
僕少卿若瀛女太僕齊魯聞人即狀公者也淳雅先公
卒惟瓚在以方太僕不忝冰玉矣淳男一曰光震聘進
士侯提封女瓚男一曰光復聘行人陳伯友女女一字
太子少保樊繼祖玄孫世純公以書生試吏以北產宦

南方又得劇縣一旦犁然職辦吳人相繼當國十年且
甚德公公卒不可親疎
上末年詔獄往往究結其聽于棘木者賴公無頗之人
也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脩于身刑于妻子睦
于族洽于鄉黨鄰里正色于朝信于賢士大夫謳吟于
民可銘也已銘曰河濟之間大野瀦然羣如一丘名京
兆阡是生而爲良令爲眞御史爲廷尉民無寃没而桐
鄉豈壟蒸嘗尸祝比德前賢其偶相之家人有嚴君焉
宜爾子孫不忘不愆

應天府丞孫公張宜人墓誌銘　代

肅皇帝好黄老家言方士雜進禱祠無虛日中貴人儆
㨾其間爲裹橐所費大官供億鉅萬無敢誰何者奄杜
欽閣出大官物光祿少卿馬公崇謙捕得之以聞欽恐
䜛言所出物皆以共禱祠少卿執不與又時時非毀
上禱祠不當大不敬
上怒杖少卿廷死之諸奄益衡甚無忌矣是時余同年
友太原孫公爲給事中疏言欽盜公家錢無筭幸爲主
者所得乃更造飛語罔上陷人大辟欽當誅少卿無罪
上斥欽而嗛公言不早出爲陝西宜君尉天下莫不誦
肅皇帝之善從諫而嘉公能進忠也心儀公旦晚且鼎

貴用事而公稍遷爲寧國推官刑部主事已調光祿寺
丞遷尚寶少卿三年始遷應天府丞爲府丞二
年卒罷罷二十餘年没矣惜哉公始爲襄陽推官襄故
荆輔郡也余往來道襄襄人誦公事甚著大都發奸摘
伏人莫能欺至其原輕緊亭疑法考竟情實又不忍爲
深文傅致也公七歲時父嘗有太原逮郎侍父獄中父
病且死泣而奉饘粥進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數
十旬獄中人憐愛之久之夢一人衣冠甚偉執其手語
曰孺子無太苦令而父東向坐飲春根水一盃差矣試
其言病良已而獄終不可解則走告中丞黄鍾所黄爲
人鷙悍衆莫敢仰視公既用孺子往無怖又應對便給
黄前席而聽改容而體貌之父由此得釋里人張曰群
聞而嘆曰孫氏有子矣雖在縲紲之中可妻也以其女
妻之是爲張宜人宜人既歸公則操女紅爇脂火夜作
以勸公學少倦勤輒斂衽而前曰君不記獄中時所欲
發憤爲大人雪恥者乎公學愈益勤而文日益有名卒
成進士封其父爲尚寶少卿母錢爲宜人公事二親孝
宜人相之甘旨無缺乏公弟諸弟田宅悉予其美好者
而宜人更從史公爲之室爲之入粟拜爵以此孫氏諸
郎樂公之德而稱宜人之賢不衰也宜人初從公如京

公之襄宜人病公請急歸歸之明日宜人卒公爲虛梁
笱以報之至于今余備位
肅皇帝朝諸言事者非刑則竄公以不貲之軀犯雷霆
不測之怒黜而復起位至京兆猶得優游泉石
肅皇帝大有造於公也可不謂遇乎公名允中字伯時
父名憲憲父景景父銘銘高王父禮故嘗佐
高皇帝爲武畧將軍者也以高郵徙太原太原之有孫
氏自禮始公有二子長謨太原衛指揮僉事次訓翰林
庶吉士女三舉人姚孟吉博士弟子郭登高李之陽其
壻也公卒以萬曆癸酉正月十有三日生以正德丙寅

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宜人先公六月十有四日生卒以嘉靖丁未十有一月三十日宜人葬以某年月日公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所銘曰誰探驪龍之頷珠兮鼓怒濤于重淵既知逆鱗之不可嬰兮胡爲乎則然學婉孌之韶齡兮奉厥考以周旋雖惠文之峩峩兮扶服奮而直前剗變質而事君兮寧腆忍而無言惟孝子乃爲忠臣兮死生得喪夫何遷紛既有此姱節兮身雖沒而名傳相隆隆之高丘兮松楸鬱其芊眠疇同穴而嬉游兮有邦之媛在焉嗚呼千秋百歲兮斯其爲京兆之阡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二　墓銘　二十七　高

陝西石布政使祁公金太夫人墓誌銘

祁蓋帝堯之苗裔在晉益顯名已從大梁在宋爲望族從南渡徙今山陰福巖村再徙梅福里自茂興公始也茂興子安是爲耕樂公設策禦倭以俠聞子紀是爲雲林公以經術訓家紀子福是爲直菴公以明經仕至蜀教授門下士爲儒碩名臣者四十許人福仲子司員是爲梅川公以進士爲侍御史兩出守志鄉賢名宦配食學宮司員子錦是爲闇齋公贈按察副使娶于沈封太恭人皆以伯子業泉公故業泉公名清字子揚生有異質語默作止悉中程度父奇之先人種德厚矣祚胤將在是乎稍長入塾屬對敏而工里人多誦説之會稽金翁席故貲而朴其媪王上虞方伯女也媪最愛少女謂翁女貌當貴寧似我作田舍翁婦耶贈公亦聞金氏女賢使媒妁通言王媪曰耳聞不如目見吾耳祁郎才藉甚願一見而有明也自往見之喜曰信哉可爲女對矣遂以女歸公從公封恭人從伯子汝東封太夫人公爲諸生而父以好施減產太夫人操作供舅姑養與公誦讀始之以紝織繼之以簪珥公無內顧學滋勤冬夜不假寐以水盥面父慰之兒何自苦爲抆淚而對曰庶幾以此獲三釜養大人不墜御史公家聲且二弟未有室女弟未有家也奚頓爲太夫人復盡以其奩遣小姑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二　墓銘　二十八　高

公文日有名士受業者自遠而至月奉足二人甘毳爲兩弟具六禮矣歲庚子部使者新安王公都試越諸生首錄公其年遂登賢書丁未成進士除蜀保寧郡司理司理不諳刑名寄聽曹掾公日夜取挈令講求之是民所繇生死也而任胥史高下手耶請讞精明願質成者屬路重慶賦役法不均吏寅緣侵牟募役金巨萬部使者下公句校悉發其奸已爲畫便宜役悉以募募悉以常賦量出爲入量入爲出民便之今所名一把連其遺法也邑令有嚴繩下而傲事上者爲渫慝民所持三司理訊之兩人相仗莫敢發公勃然見乎色曰冠雖敝不

以苴履華門圭竇之人而陵其上大亂之道也察見淵
魚不祥令所坐薄乎云爾何至如奸民言而阿邑上意
以肩越名義且成人之過乎卒出令上官知其然更重
公也治行爲蜀諸郡最徵拜南京禮科給事中時北若
禦虜而南悉倭軍興費詘公疏言弊在三冗舊制各門
闕庫局内臣財正副兩人今動以百十則官冗各監局
匠良工可一二數而歲支粟溢二萬則食冗　孝陵與
諸衛官軍伍缺糧存即伍存十九老弱則兵冗第就南
京論耳中外類此者數而汰之可足食足兵
上納其言著爲令咸寧侯仇鸞怙寵而驕詔主宴夷托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二　墓銘　二十九　高
疾不出公數其罪狀大不敬無人臣禮疏至鸞已死聞
者韙之藩臣貪而驟躋卿貳露章彈劾夫大臣民之表
也不可以匪人負乘使賢豪解體朝論以爲允而其人
有奥援嗛公出知福州倭且至四境之民爭門而入或
下令毋内民公不可闢之城以盛民而敺民與倭乎亟
内之活數萬人身乘城固守倭稍引去民中寇室如懸
磬而治兵轉餉崇城浚隍諸役畢興公爲調劑萬端民
得無重困會父喪去官已艾矣哀無常幾毁母慰之兒
朱綬而横金父猶布衣何以瞑地下目復不爲母地耶
公乃起終喪除韶州守未朞月擢貴州副使部都勻酋

楊進雄故立猶子珂爲後後有子欲殺珂相格鬬珂據
六洞以叛某閒府議舉兵滅之公曰此可計禽耳召裨
將薛近兗陰除其黨數輩而使諭珂珂感泣自縛詣吏
既而上世麒以清浪叛宋廷武宋鶖以草塘叛王阿利
以平代叛衆議兵所宜先公曰世麒自父逆節漏誅宜
首辟罪致討宋禍起爭襲阿利負固以偏師間道取之
毋庸大衆開府吳公陳公如其言夷皆平上功于朝賜
白金文綺三載考最貤爵二人已遷湖廣參政部辰州
西控黔諸夷而南蔽武陵沅湘城圮可褰裳而登也公
處村嫗傭董功命日簡材官之良者董其事閱月萬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二　墓銘　三十　高
翼然矣五開銅鼓諸衛爲滇蜀孔道而供億取給楚粟
五溪險惡舟多敗客至無所問廪餼滯淫不得發公請
易徵金吏爲規制俾垂久遠踰年奉表賀萬壽諸郡邑
醵金爲公發幣資公謝而麾諸門外入仕二十餘年未
嘗以一名紙通朝貴人柰何煩二三有司還治無何遷
山東按察使便歸省母請曰兒以母命不即死得徼一
官及父于願足矣乞就田間終事母母艴然兒幼須乳
耶抑虞我老有如不可諱耶我健不嘗兒且有諸弟在
仕者處者養我一也濡遲久之迺行至山東爰書庋閣
累千驗問傳生比者以百數東人歙然誦之已大比文

士復比武士復大計吏部使者倚重公所去取悉諧士
論符民心而坐勞勩疾矣尋遷陝西右布政使復欲自
免母勑家人子勸駕且促之秦會左伯上計公爲政方
有事西虜徵發如雨出納明審筦鑰吏捧手莫得一言
而公病滋深不一月卒矣疾時應發帑金故事有奇羨
所親來問疾語公第一署名可得千金爲子女婚嫁地
公屬聲卻之位登方伯孰與爲諸生時古人有清白遺
子孫者吾何獨不然疾革語夫人策名委質身屬公家
死秦死越等耳獨令母哭于長恨九泉善事母吾目瞑
矣伯于方偕計吏惟諸孫輩在夫人顧視篋中無以爲

斂里人王公陳臬於秦言之諸臺皆曰祁公廉至此何
讓孫叔敖吾輩爲其子孫謀寧不如優孟相率致賻而
歸恭人衰年夫子意忽忽如有失夫人率諸孫破泣故
爲歡端解之既歸取公所遺衣履諸物以分二叔曰先
君子生平有言人情自爲勝於爲弟爲子勝於爲弟之
子吾所不能非博孝友名率性而已再拓先世宅推與
兩弟未亾人何敢負亾者兩娣之歸也余食貧手結采
以聘今差增于往而居薄乎恭人聞之愈忘亾也日聚
諸子婦而教之以勤儉聚諸孫而扃諸樓中聽其伊吾
聲高下徵勤惰焉或五月不出戶既以伯子晉太夫人
而詔諸子婦若孫婦吾始者爲諸生婦值中葉良苦而
不知憂舉四子少者有文不幸早世而無憂如故也其
後爲貴人婦爲母爲王母而不知逸于今稱夫人於婦
扶敢尊諸孫以孝廉拜我膝下年八十有奇而無逸如
故也視六十餘年事如一日下從先君子可無愧色乎
公晚年有妾媵夫人恣柔愛之道又好施無遺蓄尤虔
于宗廟之祭雖大耋飲啜不衰獨目少眊而季孫舉孝
廉者以足疾夭婺婦沈事姑孝夫人最所鍾情兩婺相
守不去左右婦復病肺不起而夫人哭孫與婦後兩旬
而卒公沉靜有檢局人莫窺其際臨事惟義所在利害

毀譽莫能奪分宜當國兩京臺省奔走其門公過之殊
跡所建白多犯所忌以此一麾出守同榜陶宗伯公爲
南臺每稱公招不來麾不去君子哉若人也在黔有軍
功而所知居政府或諷公小結納可致開府公咍而笑
此吾爲夕郎時所論藩臣騶陟卿貳事也子爲我顧之
乎在蜀識漢川宋公繼祖兄弟羅之幕下親受業如弟
子知己之感言爲下涕而公未嘗語人也在山東所識
拔士亦然生平好陸敬輿文南省章數十上文殊似之
而每焚其草其不競榮利不標聲迹如此公生正德庚
午卒隆慶庚午年六十有一太夫人生正德戊辰卒萬

曆甲午年八十有七子四人孫五人曾孫十三人玄孫六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七人玄孫女六人伯子汝東兩淮都轉運使婦王封恭人太學生材女潮州守南湖公孫也仲子汝懋襄陽縣簿婦馬泗州別駕堯讓女杕子汝森贈長洲縣令婦沈贈孺人英德令椒女郎先夫人卒者也季子汝杰諸生婦劉太學[illegible]女少司馬艮所公孫也汝東子承烜國子生婦虞諸生唐女承烓辛卯舉人婦胡按察使邦奇女汝森子承爃甲辰進士今爲兵部郎初聘兵部郎王應吉女篤部龍溪公孫未行而卒娶于王封孺人太學鍾瑞女南雄別駕白溪公孫也承

勳國子生婦金興化郡博鍾女汝懋子承爀府知事婦楼守道女繼謝昺女孫女適封刑部主事劉亜子松江府經歷彥者汝東出也適光祿署丞商濬子國禮大理少卿燕陽公孫者森出也適景陵縣簿錢公沐子應桔者懋出也曾孫應吉娶高本達女應龍娶簡州守趙完女應鵾娶澧州別駕于澄女烜出也麟佳娶建寧別駕陶嵩齡女方伯晴宇公孫鳳佳娶朱朝佐女駿佳聘右通政朱敬循女文懿公孫彪佳聘給事中商周祚女象佳幼未聘爃出也豸佳聘京衛經歷馮某女熊佳幼未聘勳出也應元娶光祿署丞會某女烓出也應斗聘葉佐女應魁聘武進士陳某女爀出也龍鵾麟鳳駿豸俱諸生斌斌不恍其名矣曾孫女適胡芳明子州別駕會隆適順天別駕吳有豸子孟春烜出也適潮州別駕何慈遠子繼洪大司寇沅溪公孫爃出也適奉議州別駕戴國子某適汀州檢校何景員子繼某爀出也適太學生史某子某一幼未字勳出也不佞以公登第之歲生得見公京師公忘年而體貌之有加常等于心終不忘比從爾光游甚驩具爲公與夫人狀四千餘言爛然有第已讀累世所奉勑誥若干篇與銘表之文皆名公卿筆越誠多世家不數僂指矣爾光謬屬不佞忘愧無能爲

役顧于情誼不得辭詮次而志之如右爾光承爃字也葬公邑之天樂鄉資壽山中夫人祔焉銘曰峯崒嶐崚吐納雲霧潭壑鏡徹清流瀉注是爲山陰地靈所聚鍾美于人祁公所賦太華之山削成四方高五千仞仰摩穹蒼祁公分陝如彼顯卬考終在茲與神翔翔爲孝爲弟爲廉爲直大閑小物古訓是式書生文弱而領兵職幄帳運籌以戰必克事任其難賞任其薄不忮不求無怨無作刑于伉儷率由榘矱含章代終鳴陰和鶴八命作牧六十曰耆所不盡享後昆受之聞孫武庫敦禮恍詩顯揚祖考竹帛鼎彝墓中之石徵銘舊史不腆部民

倘閒素履興誦鄉評昭哉可紀公無愧詞史無虛美

河南左叅政吴公舒恭人墓誌銘

嘉靖之季歷下李于鱗太倉王元美長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廣陵宗子相與興國吴明卿六先生者講業京師中各爲五子詩海内因具詩稱五子云六先生交誼矢生死不相負而梁宗最蚤世李踰艾徐王踰耆千里炙絮不明而會誄輓志狀非其黨莫敢任者而吴先生先一歲喪繼室舒恭人厝百里峰之麓身覛作斥上虛左以明同穴之信旁爲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鍤且醉且醒明年先生

登七十四方賀者屨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小定當爲而母志且自爲誌無何遂卒而題柱語成讖矣於是壻倩泉倩卜以某月某日葬先生於舒恭人左而使其代匱供誌墓之役先方伯公同先生薦南宫交最稔幸以父執事先生三十餘年先生解大梁組十三年而某繼之所睹記行事爲詳郎文莫猶諸先生夫亦吾黨之小子也謹爲志其崖略曰先生蓋延陵之裔明興有賢忠者自嘉興徙興國四傳而爲邵武公嚴配李恭人是爲先生父母先生生而知慧不羣日誦萬言無忘伯兄國佐奇之國佐善賈饒則叀力田以其貲佐先生讀又好相人嘗曰必李氏能高大吾門亦必陳處士廷章女克相李氏從叀翁媪爲先生委禽于陳比陳恭人歸而國佐已先亡家中落陳恭人解其裝送購書佐讀如伯氏時而先生跌蕩閒從少年爲摴蒱戲恭人取其具焚之先生益感奮下帷討論六藉百氏靡不綜貫所論譔必法古箇矣居頃之邵武公李恭人相繼卒己酉免喪舉湖廣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先生之舉第一大司馬王司直公爲御史實識之司直者元美先生父也先生籍比與五子齊名而分宜執政陽浮慕諸文士除先生中書舍人入内閣司誥勑故事舍人直内閣者即累

官卿貳詘體如佐史先生既以才特選禮絕其偶而分宜父子恣睢積不平會陳恭人卒請歸治葬還朝副相華亭徐文貞重先生志操分宜亦欲先生德己召拜兵科給事中所彈劾貴幸及論列時事皆分宜私昵與其宿負而楊忠愍坐分宜故死交游竄名匿影不敢問先生與元美諸君子走哭西寺經紀其喪爲六詩輓之語甚激烈分宜微得狀大恚阿邑上旨以慧星察朝衆不附己者若干人而先生謫南康府知事稍遷其府推官南康分宜鄉郡八關五偶舟絡繹於道監司郡守以下共張迎送酬幣宴貨皆厚而先

生受督學使者檄主白鹿書院教事郡事暇輒生廬山
與諸生講學論文其黨鄢萬袁彭之屬過南康不得先
生一謁判交爲蜚語中之賴徐文貞力爭猶以故官調
歸德先生之在歸德請讞益精明而德清蔡司馬南海
龐中丞兩公撫按河南皆有風節推轂先生甚力分宜
故抑之而先生意倦游自免歸歸而分宜敗即其家擢
同知福建之建寧府尋擢知邵武府治行壹切準於康
平郡東門火先生趨謁城隍神鬱攸中有雲如縷起四
布雨若屋上建瓴水火遽滅觀者歡呼太守今之劉昆
也三年報政贈父如其官母李與配陳舒俱恭人時蒲

阪楊襄毅爲冢宰夷陵劉司空爲考功郎徐文貞爲首
揆謂先生淹卹在外將有非常之擢而修郤者更妄肆
詆諆加非於先生三公持不可調守高州高州嶺東偏
山海之盜麻沸先生至則察吏之貪墨誨盜者匿盜不
以聞者大猾之保納舍藏者信宜茂名電白諸邑與猺
勾連者悉寘於理內盜恐莫有固志輒徙他界桴鼓不
鳴而倭奴擁衆薄城城守單弱先生嗔咻其衆衆爲感
泣登城畫地而守入呼家人與別乃公誓滅此朝食不
得顧妻子矣獨褚其生平著作授健幹曰脫有不可知
以此之太倉付王公處分耳郡人覘先生無二心守益

堅倭引還先生躍馬督兵背城二十里拒之倭已醉望
郡公黃蓋忽忽不知所出棄壘而遁適陳將軍從間道
來會於里麻衷倭而擊之所斬獲無算前後以距倭功
下金幣褒者三三歲擢貴州督學使貴州介在西南夷
士學鮮師承先生科條寬嚴相得士瞿然顧化擢叅知
河南政事分部大梁大梁先生舊游民之情僞盡知之
矣每一令下驚嘆若神其大指在寬文罔與民休息有
進士爲邑令頗不飾簠簋案治免官提調大比士所識
拔類多異才江陵爲翰林時故爾汝交比相意氣有加
於箚而先生以郡守上計及爲叅政入賀不亟見見復

談笑自若江陵不善也屬大計臺臣當糾給事之爲外
僚者某子甲某子甲去給事非久所知爲營解而里人
與先生故同給事者方居大官銜先生嗤其椎魯喉臺
臣以江陵指諭先生先生不免矣歸爲文告其先墓曰
某自今以往得長守丘壠備掃除是彼其之子有大造
某也世謂詞人不達政而先生領五郡佐藩臬簿最詳
緻老吏見者咋舌又能以經術緣飾之表章往哲風勸
後人若新洗夫人廟易微子祠曰上公治太昊陵其著
者也宦三十年橐無餘貲初營一第城中盜入遺火悉
爲煨燼復搆文木園以居苦貧鬻去而北郭獅山之陽

有蔬圃湖水環之先生曰寢丘可處豈必好時哉導湖
水爲池池中爲三山曰壺嶺而中爲甋甎洞湖之中有
亭曰狎鷗總名之曰北園興國之有園自先生始園故
郊坰間饒山水而益以先生勝客過從無虛日先生稱
其家有無與客共之千古之上六合之外抵掌揚扢連
日夕不休海內薦紳布衣學士羔鴈玄纁不東走弇州
則西走甋甎矣先生貴不逮養父母每受命望故鄉醊
祭若過家上冢歲時修祠事泣數行下生忌辰謝客不
舉觴而念邵武公李恭人以士禮葬且地卑濕改宅兆
蓮華山封樹守舍甚具至質子錢家爲之無所靳伯兄

夆世葬地亦不吉從諸陳恭人墓右而擇谿南王玉甫
山葬其子道良夫婦又葬其丘嫂陸及其子婦而飲食
教誨其存者仲兄國典年八十叔兄國化七十有五先
生事之甚恭盛夏具衣冠率子姓拜牀下汗浹沾背弗
已叔兄先先生一月卒先生哭之慟先生沒後六日仲
兄卒蓋脊令義敦相繼爲地下遊矣其他若同業友之
逋上供者久弗葬者故人孫被掠者傾橐資之里人誦
義無窮隆慶初某從先生遊京師邸中閏四月他日謁
座主殷宗伯歸告先生曰宗伯橫金而素何也先生莞
爾而笑曰犀也出越董生篆刻印章於案試壽其直若
何某對曰鄉索之長安市中一字一錢耳先生復爲一
粲佳公子而傖父乎廚人取小鮮爲鮓以進座客嘗不
竟匕某遂屬厭先生大笑故鄉之味過知己矣吾願君
日後富貴毋忘此三事先生不惜齒牙餘論獎進後生
後生爭得其一盼以就聲價晚年負海內盛名人心儀
其不可近而延接愈勤款與閭里浮湛相隨行所過婦
孺嗌路嘅吳公作何狀嘗相地山中山中人爭告語曰
吳公長者必得吉地安得吉地出吾家吾將以交驩公
乎後果得地而其人不受直十往才納其半其薰然慈
仁人樂就之如是而亦不欲成人過必正色相規非公

事不入州大夫室州大夫嚴重之有秕政懼爲先生所
知先生素强無疾晚不適聲色貌日腴而神日王自舒
恭人與叔兄之沒也中忽忽不樂卒之前期爲穆考功
文一通王行甫詩六章又爲詩招二子渡江歸而先生
寐不起良久微語如常時二子請所欲言卒不應恬然
而逝舒恭人者崇陽人父爲乘田吏於中丞劉子成爲
中表戚中丞善先生因以繼先生室恭人家故豐而入
門爲貴人婦然以生不逮事舅姑服御食飲務去穠鮮
先生歷閩粤夜郎間闗萬里中更兵燹饑饉緩急非一
恭人無愠色而時時從官舍中闇若伏聲慘然不樂先

生爲是者于刑其後家居歲入不足更貴恭人委曲措辦先生莫知所從出而自其少歸不以昵愛肆姐相敬迄文無衰先生失恭人如失左右手爲悼亡詞甚哀旬余之情死寧獨少年又寧以色故耶恭人有姊助陳恭人之莅蚤卒惟舒氏之鬼餒也祠諸其家之別室先生名國倫字明卿別號南嶽山人生嘉靖甲申正月二十有二日卒萬曆癸巳六月二十有三日年正七十所著甔甀洞藁及續藁百萬餘言行於世舒恭人生嘉靖壬寅正月二十有五日卒萬曆壬辰七月晦日年五十有一葬以癸巳某月某日陳恭人別葬鶴山生卒行事具

徐子與先生誌中男三人女一人伯工良字垂倩郡諸生娶廣濟諸生呂一純女次牧良長殤娶祁州判官劉守質女亦殤次士良字阜倩太學生娶刑部員外郎徐文徵女生子二曰雍曰廣娟秀警悟先生聞其讀書聲擊節和之引滿至醉以爲常女適呂文簡公子興武有外孫三人男曰同女曰瑜曰某垂倩阜倩秀美而文不忝先生子矣阜倩述先生事而門人王行甫爲狀語大同小異今天下無知不知類以文士目先生而其孝友仁讓與當官不畏強禦力行清潔處脂膏不自潤乃爲文名所掩其評先生文者惟許相國以五子相提而論謂先生爾雅王司寇挈楚之才士王稚欽顏廖童張孫氏父子而無爲先生偶者百世之下不易斯言矣始李恭人大期時鄰有夢雲中昇天書造吳翁門者已而先生卒六先生三無後僅元美位尚書徐李小過之此日及華耳而稱老惟先生一人天之所授非苟而已銘曰

南嶽衡山踞離宮上館赤帝下祝融朱鳥翔翼軫狎天苞地符人文鍾重黎火正嗣老童淳耀惇大天地功子孫章章有鬻熊是爲子始儒者宗墳典丘索渾噩風左史倚相口成誦丘明靈均賈比蹤宋玉景差亦其朋元氣淋漓垂欲窮闕閬千載得吳公吳公自署南嶽封

玄夷蒼水使者逢授以金簡書一通肅皇肇楚鐫豐綢繆禮樂始衷終不先不後丁我躬中原五子類相從餘者碌碌若沙蟲佩九畹蘭扈芎藭雲夢八九吞其胷如椽之筆手掔控片言隻字成椵虹旁羅今古棟宇充槃然江妃漢女容嬌然黃鵠摩蒼穹洞庭張樂聲颯颯湘靈時復奏孤桐隋珠荊璧世少雙岣嶁禹碑開鴻濛陽春爲煥白雪冬郢斤運風風何雄花鳥愁泣鬼神恫眞宰披扶萬象空投畀人間讒口攻日南夜郎夷若戎奔播道路逐飛蓬魑魅魍魎與射工射之鳥號楚人弓跳盪萬里無衝鋒弋者誰篡冥冥鴻

壺嶺神瀆流淙淙菟裘故與龍門同詄蕩天門窺九重
呼吸聞帝帝失聰飢甄洞中七十翁宇宙若女曹牢籠
婁江頃已收吳儂女勿逋余南嶽共余改命女主芙蓉
乘彼白雲照燭龍藏女遺蛻百里峰有偶如鳳鳴雝雝
馬鬣爵然幽駿龐英氣魂魂光熊熊

大泌山房集卷之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雲南按察司副使孫公嚴宜人墓志銘

明興家世擅雕龍之慶者在楚有華容孫氏爲洞庭漁人宜山人斯億斯億弟博士斯傳與其子吉士羽侯海內籍籍誦之而有開必先則觀察石磯公也石磯公諱繼芳世其其字父榮領成化癸卯鄉薦歷信陽州守遷同知虔州府以循吏稱娶劉宜人是爲忠宣公妹公兒時穎敏日誦千言善屬舉子業父守信陽還從何舍人仲默學年二十四舉於鄉遊太學師呂仲木故其治經

術爲古文辭精詣不羣性直質好善聞人善若已有之惡不容口見人不善或有不平嫉之多犯避諱不顧而好藏書特甚傾其橐與嚴宜人簪珥購善本寒以之衣饑以之食朝夕忘疲也舉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是時閹瑾干政掌東廠者藉其權勢甚張誣平民若干人爲盜公知其冤以白尚書尚書虞失東廠歡公抗言官自我得自我失耳殺人媚人有死不能尚書從其議報東廠東廠無以難公卒出若干人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坐忤諸閹下獄璞死二公長繫未幾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公上疏救格不行二公咸謫去而公亦謝病歸

歸二載起爲兵部車駕主事遷職方司員外郎奉使經
略哈密貢夷有指畫機宜至今傳之
毅皇帝南巡與同舍郎諸部寺屬百餘人伏闕諫
上怒廷杖之武庫郎陸震死焉爲經紀其喪遷車駕郎
中明年爲會試同考試官所舉皆民譽也已改職方會
毅皇帝崩嬖人江彬擁諸邊卒數千狼子野心中外憂
之公與執政密計召安邊伯許泰率禁兵守諸門遣邊
卒就伍二日彬伏誅
肅皇帝即位詔汰諸武官及卒冗者事多出公畫彭公
澤爲尚書奇其材一切埤益之簿領山積咄嗟而辦四

方言利害者章滿公車一覽不忘屬奏草命掾史執筆
左右侍口占授之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審畫邊事萬里
如指掌南海霍大宰故爲同舍郎疏議追尊
獻皇帝約署名公曰吾不敢掠美謝之邊將感恩者以
金置茗裹餽茗窮而金見趣呼追還之自公退食杜門
手一編不輟嚴宜人治蔬糲以進其甘如饗大牢而攜
兩家僮自隨使爲人櫛髮爲買一驢長安道上取往來
者雇直供薪水而已癸未部試武士故事屬職方郎提
調右侍郎某者貪而昵主事某某相公姻也居
署中好稱說某相公同舍亦以相公故謹事之公獨數

而斥其過主事與侍郎謀易諸執事官名次公因自署
其事監箭以他郎提調示不與某同也諸郎咸共識刺
之語侵侍郎侍郎嘗納邊將賂又善造食飲饋要路人
爲言者彈劾去主事因言此孫職方爲之兩人銜公益
深居恒所交往則王伯安李獻吉崔仲鳧邊廷實鄭善
夫楊用修薛君采許伯誠顧華玉王稚欽顏惟喬周子
賢咸一時名流非其人曾不一盼諸不得與者積不平
以故官職方四載董外補滇提學副使滇文獻不敢與
上國齒而公才名冠世士縮縮懼見鄙夷公獨爲寬科
條凡試士旣命題度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曰稟質由人

撰詞由質苟不及此郎宿搆何爲已定優劣必問其長
吏博士曰士得無遺乎吾安能以一日槩生平有則舉
復試復收錄之士無不奮厲譽髦相望矣御史某欲合
試諸應舉者公持之曰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集會
城御史卒不得試其僚由左布政使遷爲都御史撫滇
遷之日勑諸司不得乘輿傳呼公曰制內三品始得與
外三司與非制也然都御史爲布政時業已先之且都
御史與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與是五十步笑百
步走也都御史爲斂容謝公卒乘輿傳呼御史都御史
內愧公復有萋菲者公不置辦而思其家大人老遂掛

冠歸歸則布衣行田間雜僮僕操作性不勝酒日伊吾
如諸生絕迹公府諸當道重其名或就見及詢民疾苦
侃侃正言終不及私霍大宰方殿學疏薦公時致書起
居公不報即報亦寒暄常語無所謝卒之日春秋才五
十有几耳所著有石磯集磯園稗史一笑備采二集忠
宣明山兩先生言行錄藏於家滁州孫存論之曰世其
爲郎時獨師大復著道巾乘羸馬人以爲行怪僕謂其
心有所得不同於俗又見叔世人波蕩風靡不可挽回
小視之儀準不可則止耳每行縣至華容常著一敝絹
直領步行相訪同飯而出略無自異之色洪水且潰隄

蓬首跣足與齊民同執版鍤行隄所全活人無數至論
人取有執守者不以圓融爲能或抑揚大過故不與時
合人以爲篤論云配嚴宜人刑部主事仲洪公女也溫
惠淑慎動合內則身貴家女能爲勤苦纖儉從公居辟
雍及官內外不市一靡麗物以佐公廉既貴有二子一
女俱才而益爲廣媵侍務多子里婦難產者生子夭昏
者痘疹疾痛者廝役扈養饑寒無告者所以調護周卹
甚備漁人登楚賢書逾月伯子玉山舉順天報又至公
喜不勝宜人獨蹙然曰方懼其滿耳公大稱善自少迨
老日率諸女奴蒔蔬績麻供中饋唯謹公專攻問學所

居官以清正著聲宜人有內助功生二男子一女子長
宗玉山縣知縣娶王某女次即宜一再上春官遂不復
仕自著洞庭漁人娶嚴某女女適黎勉期邑諸生側室
張氏生一男子一女子子完邑庠生女適程宗孔側室
鍾氏生一女子適周梗俱邑諸生孫男子五人長即斯
億博學宏詞爲布衣雄長次即斯傳宗出者斯伋斯保
完出者斯佑俱邑諸生曾孫某某人羽侯爲長無不績
文好修者謝氏芝蘭王氏琳瑯未能或之先矣公生某
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
在某所宜人生成化癸卯十月朔卒嘉靖己未二月晦

壽七十有七祔葬公右公葬某十餘年而羽侯始爲狀
屬年家子李維楨爲之銘曰人有恒言文士無行不見
孫觀察逆耳批鱗觸邪指佞康吏不可爲子孫被褐而
負薪胡貴乃貧其後振振儒冠儒紳繼踵相因循無多
積書積書疇能讀插架萬軸施及雲仍爲舌耕爲掌錄
爲下帷穿榻爲爨薪節燭弓冶箕裘塗茨丹雘習與性
成述而不作粤有女士舉止詳妍既諧琴瑟亦效韋弦
令妻壽母比德罔愆百歲同歸表以新阡鳳有丹穴玉
有藍田其麗不億於萬斯年

山西按察司副使薛公趙安人墓志銘

薛公名騰蛟字某渭南滿曲里人也父某爲鄠邦城驛丞會流賊起挈其婦王居充郡僦郡丞李公之別館居焉因生公故公自號鄠嶧山人復號南岡山人五歲父捐遷莒州千戶所吏目母攜公還渭南父尋以喪母歸服除除保寧千戶所公年十二從之官受學王先生爲比偶語居二歲所父以父喪歸更受學秦先生其兄騰霄爲涿鹿驛丞父就養公從之涿受學梁先生治禮經爲舉子業梁先生奇之六歲歸受學於二南先生始談名理二十二出就試爲諸生督學王鳳泉孔文谷公深加器許二十四舉鄉試第五人明年舉進士已授長治

縣令長治故潞州也嘉靖初盜據青山爲亂討而平之以州爲府而設縣附郡城中軍民雜處宗藩豪右不可問事一切取草創苟目前而已前令率坐不任職去公至官方定物賦職任功罪故刑有閒罪振廢淹逮鰥寡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御史大夫浚儀王公故潞人其族有以編氓見公而長揖者公笞之加役焉一士人爲潘王所訟公訊如法交譖公於王公所公不顧王公以此知公富人子鄭餘良當大辟亡命霸州迹得之壺關張珠家號萬羊亦當大辟咸以千金行貴人關說公絕不聽護衛諸卒有犯以其罪罪之不貸潘王聞時勑其下人毋溷薛明府爲也定挈令諸廐傳馬必三歲乃更汰其甲月米丁口庸調歲不過三分無名之征悉蠲之藩祿二千石主者再倍而後得入定爲十之二前後凡省民數萬金三年治理流聞遷南京戶部浙江司主事督儲南都中都料量稱平累遷廣西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三載考最封父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踰年有母喪服除除戶部山東司郎中不一歲遷四川按察司僉事分巡川東東鄉尹錢若愚貪墨無顧藉即案劾之銅梁大盜未洪受負固不可捕公密攜其黨自相攻盜乃散勢狐卒就縛而太平盜袁廷佐起所抄鹵人財物子女更

虐除以計擒之殆盡而楚有征苗之役公監蜀兵轉饟以時賞勉罰偷士人人用命俘斬七百級捷聞賜白金文綺先是督府檄楚蜀黔兵以九月畢集黔後期且一歲司餉者請奪諸軍三月餉公曰失期在黔而罰蒙罰何以服人上書力諫乃止以父喪歸服除除河南無幾遷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分治大同大同遺悍卒變當事者懲羹吹虀務爲姑息公扶其桀驁者一軍肅然虜薄山陰甲士乘而禦人于郊者立殺之高秉倫溫習禮者中官高忠御史溫某從子也市首虜得官公覈諸理金吾齊登以貴人力居幕府與其帥抗行公抑之長跽庭

下又按其殺平人冒功罪幕府乃謝遣之威胡堡百戶匿名訟守備某平虜趙參將亦爲麾下匿名訟所誣公廉得其主名試手筆有左驗當以死部曲快之而公已遷其省副使駐節陽和矣中丞某子甲庇私人多殺無辜公數翻異之以是銜公比右衛被圍急私令媾解公持不可愈益恚而投計本兵謂公才不宜邊郡從之內地公年四十有七喟然嘆曰吾骯髒自天性即內地安往而不齟齬消上丘壑無恙吾其老矣遂歸不復仕初錦衣參軍沈鍊以劾分宜相戍邊蔚州守備羅鎧者阿邑相意屬得虜間諜連鍊事當下公勘而憚公亢直乃

以屬他人奏上誅鍊等督府以下受上賞其後分宜敗鍊寃白督府諸人抵罪而公不染於辭

穆宗朝詔舉文武臣廢棄者公在啓事中以無援罷

今上上　兩宮徽號生　元子兩以覃恩進階亞中中議大夫贊治尹里居垂五十年不干謁公府獨好書大寒暑伊吾不輟嘗言老人强入少年游不韻得坐而與古人上下論議致足樂也墳典丘索子史騷選旁及百家衆技究其指歸而咀其英華義所未安必爲詳駮其於經義多發明不盡主宋儒而於詩書尤備既登第始受室而又善攝生食不兼味膾不厭細對客嚼湯餅或各一事必更進飯一盂居恒服七眞至寶丹修髯隆準華髮方瞳望之類神仙中人年踰八十尚舉二子其課子嚴臧獲數千指無一違令者所師南先生已卒歲時起居南恭人如家人子同榜劉職方某者早世婦誓不踐二庭爲經紀其家卒成其婦志云趙安人者臨潼新豐里人儀部郎驪山公統長女也少端靚人罕見其言笑既貴人女歸即爲貴人婦而退然自下事君舅君姑悉準內則中饋之事身執其勞不以貽娣姒姑性嚴安人將順無違從公宦內言不出於梱御家衆有恩未嘗假以色衣弋綈澣垢輒浣補數舉子不育簡諸媵侍公

有子身哺乳之諸媵或去或沒終其身無一人間言諸子長有室諸媵各稱姑受其子婦之養安人了不爲異也晩年公以陸賈例遞食諸子安人獨依子莊不遷所字惟二女足不得踰閾及笄所親或不識其面與公白首無媟容公或盛怒必曲解之有所欲施贊之惟恐後驪山公坐累下詔獄幾三十年歸則老矣安人見而喜懼交集二弟汰喪其產安人養父盡歡待二弟如故獨無所餽貽人問故曰吾懼其恃我而更汰耳與公卒同歲先五月而少九歲公生正德辛未五月二日卒萬曆己亥五月八日年八十有九安人生正德庚辰十有一

月十有二日卒正月二日甫八十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淄水南原阡男子五人莊諸生娶姜某女先公卒繼娶王應試女繼尹某女萱諸生娶李某女蘅薰幼其母皆副室女子子六人長歸鴻臚寺序班白絅次歸吏部司務張養蒙者趙安人出也歸賀某歸張某歸王某與幼未字者皆副室出孫男子孫女子各六人余嘗道渭南見其里先生長者四人少司馬孟公京兆尹孫公憲副南公與公也司馬京兆位通顯兩公淹抑外服而南公子孫多由甲乙科為美官其年皆不逮公天之乘除損益不爽矣公所著有南岡漫稿詩書意解若干卷兩

子為諸生者及婿張君賓出余門下余稚習公為人張君具公安人軼事及公所自為敘乞墓志銘余不得辭銘曰謂公位嗇而年登貧賤昏札天曷不矜謂公肯臧以永年幼艾嬰孺耋胡有焉學無常師行不摽奇進能其官退與鄉宜上庠憲老社則祭之亦有哲婦年均德齊嗟乎公其於天為竊於人為畸者耶

雲南按察司僉事劉公陳安人墓志銘

故觀察劉公長欽之舉進士也與余同出西陵劉司空先生之門公形貌昳麗風度凝遠而又善文辭金馬承明著作之庭非公莫可使者余不佞猥得代匱而公出

為南呂令坐蜚語調浙臨安謫山西布政司理問稍遷令石樓又之入為南京評事寺正擢僉雲南按察事皆就常調不塞天下心又卒廢不用位不過下大夫年才六十有二惜哉公名紹恤長欽其字先世洛陽人國初祖德海徙楚家安陸之鳳凰池下四傳為贈廷尉公鵬即公父也廷尉公嗇於財而好施覘人之急若自在隘窘之中奉漏甕沃焦釜屢空矣其初娶葉安人無子繼以冉太安人四十有三而舉公已舉仲子繼恤公明惠不羣未亂讀書能強記應對如流廷尉公退而耕於野仲子從其父坐織簣立杖甫栩栩然樂也公涕泣不之

田兒聞祿萬鍾者不祠而福不貸而足何自苦為棄捐在外無師傅經承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兒請以舌耕廷尉公壯之攜公歸邑屋從父郁為諸生知名時過廷尉公奇公象貌以為非常人使屬文大稱善吾家積德百餘年天其或者將建諸必此子矣廷尉公喜益不惜貲遺公從經師學夜必試一藝奏其草甫退年十三受知邑令曾公加諸膝摩挲之置第一人郡伯及督學使喬公試亦如之補邑諸生其後郡伯徐公督學使林公與諸部使者試胥如之而公已受室陳安人溺苦於學如初乙卯督學使吳公初上校楚應試士三千

人復第一遂舉鄉試明年病不得上春官已未壬戌兩
試復不第而里人郡朝臣適大司徒賦浮繫無歸走告
公割其資斧以償爲取司徒牒還報朝臣因投牒質公
而公聞廷尉公病并道趨子舍橐如洗計後事無所措
有司迫得朝臣牒因畀之不復問日夕覘父疾衣焦不
申頭塵不去匐伏而謁諸醫曰剝吾類破吾家苟可活
吾親無辭爲之卒弗瘳公跪而取筆牘受言廷尉公指
仲子小女而拊公背是待若而婚嫁吾目待若而瞑公
敬諾大人幸自愛兒如負諾者及黃泉無相見也廷尉
公乃瞑朝夕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踴哀絕而陳安人

捫妮棺斂諸物竭誠盡慎迄葬無缺禮獨不用浮屠教
家董毀确田五十畝食不足則授徒以束修養母陳安
人機杼井臼功參半焉乙丑又不第貧滋甚而女弟且
行陳安人盡徹其環瑱裝送公乃得專心讀書白兆山
中者三年戊辰舉進士或從史公宜有所附離公曰行
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難吾跬步始進而以多岐
亡羊乎令何負人哉人自負耳既奉冉安人之南昌南
昌行四差法猾吏竄其籍倍徵民莫可究詰公精心爲
算以次收事不忒而民歡樂之巨室多畜黠桀奴履絲
曳縞炫熿於道公督過無貸有萬推者侵牟公帑巨萬

郡守大索之至其門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且十餘
年公迹之則郡王邸保舍耳以計就禽而王子有惡其
安之弟王玉成者嗾盜誣之獄成亦十餘年公爲理出
顧御史取其事薦公庚午大比士公在事某子甲貴甚
矣而主斷以其子從游而爲地公謝絕之某子中慚中
公南臺省南臺省言公所舉士不當下禮部覆試士咸
中率乃免然竟用不及例移臨安首禁其俗不避者四
事曰婚姻論財曰親死不葬曰好訟廢業曰私煮海鬮
禁民相戒莫敢犯邑歲輸京絹萬尺而令收其羨千金
供交際公一無所取父老德公百餘人人持一縷爲公

壽而貴金銀酒器其中公不知也內之陳安人檢白公
公怒召父老責問故皆肉袒請要領之罪然後已入覲
民扶老攜幼送之中道終日更私置金茶裹以進公懲
前事令衆啓之得金復謝曰父老豈以令前日之辭爲
面謾耶極知父老念我厚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
爲不可故不受也令誠自愧亡素不足以信父老父老
祇辱民益服其廉生祀公而郡守復與憾公者有連讒
公必不宜一日在位冢宰張公抗人故悉公奪守官而
左遷公晉藩幕以殺讒口大司馬方公召公案行塞故
事副帥以下負弩矢迎境上蛇行蒲伏避舍納莞鍵攝

秖抱几視膳堂下交酬好貨皆厚公第將數騎從人或
不知其至至則食不兼味馬飼不過粮芻引諸帥上坐
與鈞禮延見吏民里父問謡俗疾苦瑣科條具人還具
對將士能不脉地形險阻殽塞谿谷決利害之備循功
勞覩次第如指諸掌虜自款市邊吏不習戰爭言築長
城公奏記方公曰虜狼子野心刑馬壓羊而盟顧臣畜
而朝其可恃乎士不能蹠勁弩帶利箭馳肥馬坐作進
退不共命餘了力盡於溝壘甲冑羽毛例敝民不得耕
作稅賃不可給雖隆邊之城造於天猶之無益也夫比
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墓銘　十四

明

也今將畫地而守士乘亭障者參列多不過百人猝有
虜其何能禦宜聚而訓練使力不分此爲一千里之馬
千里之服而縶韁長必不得矣縶韁於事萬分之一也
而雖千里之行今爲將縶韁者多矣將能而不御者勝
此爲一日月睥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其所愛今某所當中虜輒城之異日者虜復從別道入
更城之百人而百城百城而百瑕聖人有金城豈在是
乎此爲一塵飯塗羹不可療饑將所貴提戈殺賊耳而
俗顧尚文雅歌投壺輕裘緩帶平晝閒居可也以遏虜
將焉用之此爲一方公起彷徨爲思所納行之多效已

令石樓其民陶復陶穴而處所供多邊餉潘祿潘祿可
用他物充邊餉非兼金不可民窘日流亡而餉益之公
爲吏之語具都御史高公疏中下戶部如公議旁六州
邑亦視石樓石樓士絕科第公言有司教之不先耳何
患無士爲玉暉書院豐既廩董振擇之自是有登賢能
書者嘗從田直指行他縣而縣庫失七百金暮歸獄守
者且死公恡守者幺麼子不任盜傷吏趨而前覺有異
一訊具服以還廷平行石樓與其鄰六州邑人爭來卧
公轍不識劉明府何狀而造福我西土若是呼泣震野
公亦爲泣廷平事取財比部吏探牘贋鷙書而已公執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墓銘　十五

明

法不阿邑大司寇所出入廷折之務得其平豪桀與貴
人錢通擊斷無諱公出醉而遮馬首前訶者止之對曰
雖鞭之長及馬腹乎公發檄所司捕得之立致其罪而
貴人爲闢說者書盈案無及矣大璫爲同列所覆沒與
死比察而原之昏夜挾千金來謝不受此兩事甚爲南
都人所推而忌者亦頗藉爲謗端于時鄙朝臣復以南
糧後期當罰公爲言而免之或曰是負心人公不聽吾
施寧望報乎三年上計贈父如其官封母太孺人婦孺
人始公爲寺正猶署職而會
上生元子覃恩臣僚公乃貴授父母婦亦晉封寺正安

人云先是江陵相憐公才久厄下僚而劉司空與曾司空更推挽之欲授公河南督學使及光祿丞公固辭吾三爲令而再謫以有今日足償踦矣一旦秉文衡列九卿人且求多於我退而語所親江陵乘至盛獨行一意其爲人也近苦矣士杜口裹足怨結於心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張氏之禍朝不謀夕安可嚮邇乎其年江陵果敗而同舍郎好文致人罪銜公多平反是以有雲南除若曰投荒云爾黔國監奴齮齕民昆明令執之奴誘黔國劾令下兩臺兩臺下公公悉捕治諸不法者黔國迫使使請公公曉其使曰吾與若主手受太府之憲爲天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墓銘　十六

子共治一方民令誠病民吾安得庇之若舍中兒誠病　明
民吾安得庇之令民知有天子法知若主能不私其舍中兒亢義益國不尚有利乎黔國語塞其下稍戢而羅雄州酋者繼榮左手過膝髮長委地殺其父自立潛蓄異謀弟繼仁告變公使百戶把維岳往探虛實繼榮因之公憤曰長此安窮力請討賊候者言賊以八千衆抵曲靖公檄賊陽示撫而與爲師期因陽貽書把百戶賊誠先發幸甚我以大兵當其前普鮓兵襲其後衷賊擊之無噍類矣我兵某所覆某所覆汝謂覆者勿多殺百戶復陽僨書視賊賊疑不進詣百戶詐降公許之復爲，

撽示撫而行間其左右挾六丁六甲妖術者則我兵大集矣公與帥劉綎謀曰賊所居三面塞大江獨師宗一線肩摩行我兵輕入賊守隘而斷我歸路柰何卽衆悉入而戰賊必退守東龍寨寨險不可拔無芻牧薪採餉道不通雖有大武遠宅不涉姑揚兵境外徐其攻而留其日率敢死士七百人走間道火攻奪東龍寨降者四千餘人賊間來龍失舉火焚州中大寨奔普德公料賊以普德餌我耳勢必走馬蚌而諜者謂賊以萬金賄普鮓假道馬蚌走交趾普鮓長隆有義不敢受公令指揮張先聲千戶周宗堯趣普鮓受之衆言非便公曰鹿死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墓銘　十七

不擇音必且還走而冒人受之彼以爲隱蔽志惰可坐　明
困也兵攻普德賊果遁公令周宗堯王寶等以千人覆阿拜江而賊方士王道甲冑持大刀僞爲賊紿我潛以其衆渡江百戶李約覺其詐舍而奔賊禽之賊力鬭我兵有溺水者恐不能生得賊傳藥弩射之斬其首餘悉降乙酉十有二月二十有八日也計用兵不滿一月明年大計吏距江陵死三年家見籍諸豯之起家者誅逐無子遺而憾者至指公爲黨罷之公笑曰我誠黨江陵寧十八年而甫僉事又遠在萬里外耶遂行吏白當牯犢賤助行李公復笑曰使予欲富何待今日且也窮巷

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爲天子命吏飯封祿之粟載方
府之金猶未足乎踰年而敘功者以前誅者賊狀上賜
金幣北向拜稽首
上幸不遺遠臣標末之功勝九遷其官矣置酒高會與
仲子共樂之而仲子産倍公猶仰公如外府又用氣多
所陵折公和顏色而下之故友彭生家廢日與同案食
復爲置田數十畝有言生短者公譬之故者無失其爲
故耳至於哀鰥寡卹孤獨不待顛蹶之情望拜之謁赴
之唯恐後矣生平不問家人生産而好蓄書吾伊如諸
生家人竊笑之足尚欲應舉乎乎擇族弟子善者教之

里中少年受經問業不絕於門見里兒楬父必折節示
恭而非其義不可干有司嚴重公時舉秕政及困阨無
俚之至者罷解之即其人莫知所從出也事關諸生言
之尤力有司或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必申
其說乃已甲午春冉安人病呼天頭搶地請以身代奔
告城隍之神泣血目盡尰母乃安忽語二子乃公賴先
人餘緒三十年家無哭泣之哀此後當不免矣已讀晉
書厭其詞不馴雅將釐正之復投筆曰吾不能以有限
之日爲此無何陳安人卒陳安人者故居士陳堯仁女
歸公而食貧則以勤佐公費稍裕則佐公施勅制僮御
內外諮稟分解趣理事如公指既貴而服大繒衵不加
緣食不厭藜藿年六十稱姑矣事冉安人必莊行則僂
身自卑不命坐必侍立推公之愛與其姑娣相睦無違
言臧獲千指皆加恩借公晚而以絲竹陶寫倡優侏儒
之笑不乏皆於安人取給焉忽病卒公羸不可致哀卒
起不意伏尸而哭失其度倀倀如無之後安人二月而
卒卒之翼日冉安人初度春秋八十矣語二子吾與而
母不獲終事而王母孺子勉之朝夕破涕承歡無以我
夫婦爲念通國中踐石以上皆來喪公盡哀卿大夫博
士弟子稱公孝弟廉讓請祀之學宮公卒萬曆乙未二

月十有七日生嘉靖甲午十有二月十有三日安人生
嘉靖乙未五月十有三日卒萬曆甲午十有一月十有
八日不及公者二歲以公卒之年十月十日合葬槎山
之陽二子長啓忱娶于楊縣簿煥女次啓恂娶于鄢諸
生尚象女繼胡太學來學女女一嫁太學李必遂太守
幼淑季子俱安人出孫三士琳娶楊惟柱女方伯芷女
孫士琅聘太學鍾鐮女令文瑞女孫士璨未聘啓忱出
孫女三一字諸生張鳳翔子諸生素蘊一字郡丞董儀
子某啓忱出一未字啓恂出公所著有白兆天日姑射
鍾阜諸稿凡若干卷銘曰嘉隆之代人宗司馬譽諸女

閭鉛華姚冶浣汰求質合者寔寡獨公論撰豐腴妍雅琢字成句琢句成篇既規古昔亦近自然鼎鏤繡錯玉潤珠圓聲音象貌楚孟魏涓秦有允寧蜀有少海學步龍門建標詞壘王或伉浪任晚休息公舍其瑕惟瑜是采匪直也文武事故優雲中上谷婉婉善謀碧鷄金馬蠢爾爲仇北之堂上莫不懷柔才未究施名復不振耳貴目賤心疑跡信世道交喪在公何覈浮生若寄浮榮若彝四百年後太玄乃興藏之名山作者取徵清發淪漣白兆崚嶒天芹女士窀穸作朋

南康守顧公施孺人墓志銘

張江陵爲天下口實至今未已江陵救時之相也憐才最亟所錄用多儁傑槩自以黨錮之如顧公惜哉公名爾行字孟先幼識悟過人內無關鑰卽途遇卒遇言必傾寫而恥齷齪小禮面折人過人不堪忍心悔之故號儆韋云初司理大名郡歸省王父九十無恙語之無以贈若惟多活人耳奉其言平亭疑獄傳生比甚衆有後母與前母子訟不問第下其子獄中居數日泣而自言無狀請服要領之罪其母亦泣請釋子遂爲母子如初晉萬公世德爲屬邑令擢司馬郎吏挽舟不得發以失節金數百公曰萬君幹時之器寧有此按之則諸司交際下縣括贖鍰亡何有假常供應者也勞謝萬公勉旃自愛捐月奉若羨賦爲償萬後以功名終旁郡令張廷廷悃愊無華獨推轂仕郡守爲時循吏進諸校士課其文藝周其空乏拯其患難起家天官尚書郎者三人他稱是諸臺奉江陵教裁冗役冗食毛舉細故虧損大體公衷益適中論覆往返莫能易也議上江陵知出公手稱善治行冠諸郡登薦書三十許最後江陵入朝過郢郢諸郡吏修謁咨公事應當時之變如數一二江陵益喜徵拜陝西道御史巡通倉河漕主者稽故領漕官秋盡不得返公勅諸材官魚貫入以次受餉不頃時而畢

左右無所容奸漕艘不留行踊躍歌呼顧侍御生我乞再借一年興舉科條爲久遠利事竣例薦諸材官丐朝貴請託不聽所甄拔往往秉鉞分閫有聲江南白糧私費幾與公課等中貴人薦賄筆楚圍奪死徙相繼公白政府與中貴人掌司禮者裁其太甚疏著爲式所省數萬已陳五議指畫利害甚具又言漕粟出吳越過半賦役偏而田畝不均積貯空而預備無術措尅滋而徵斂非法堤坊圮而旱潦爲災豪强熾而軍民胥病爲十二事以聞詔曰可江南受賜無窮已按順天江陵鄉人爲少宰以子制義求評目公序行之臺省建白每報罷獨

公言無飾無蔓人即施行事辛闌度支恥形短者側目
是江陵私人而摘武試有所曲徇出爲南康太守即解
綬歸築遂園亭池精凳花竹妍秀葦具父與客歌嘯爲
歡一日無客忽忽有如失性不飲而喜飲者不醉無歸
父八十甫卒身踰艾哀猶孺子善諸弟有無相通季弟
摶蒱滅產規之不從給之不受恚不相見泣而思客爲
畫策能與弟同好則可召弟及其客來令客佯負而弟
日以百錢歸公乃大快兄弟若女弟子女婚嫁悉仰給
公舉從有犯于官泣于庭而免之客以爲辱公笑曰以
辱易人死不辱矣修家譜合族歲時伏臘舉祭徹俎饗

餕割名田百餘畝分義祭役三端助貧者覩知鄉里有
急來謁必應陸茂才能詩而酗酒坐病廢故人衣裾不
撤其門公每就之共榻款語申旦方別陳里役十二事
救荒十議詳盡剴切鄉人談說不衰少治易工制義極
爲舅氏茅公學使薛公所賞與胡中丞許少司馬齊名
陶文僖見之曰君有史筆何不學春秋舉京兆第三人
遂成進士出王文肅公門垂老課門人及子弟取所譔
刪潤即成佳製若施沈閔諸公與弟爾志受切磋之益
先後成名爲萬卷樓貯書校讎揚扢不休晚年藍輿畫
舫以聲伎從登涉境內佳山水累月若惟日不足者其

辛也微示疾着進賢冠而坐叩以後事不荅亢配施孺
人父梅池翁母唐宜人奇其相女丈夫也覓快婿以歸
公公家督孺人相之事有禮法以其奩克脂膏筆札費
賓朋過從若問字受經者治具豐潔不替公北游太學
出機杼刀尺之餘入貲既貴而時念之非細君何有今
日從公大名不内官中物公母茅孺人早沒而王父若
王母丘繼母沈養志無方孺人修婦道唯謹顧善病枕
上指授咸切事情公父恒言吾家病婦勝壯男子前姑
遺兩子後姑遺兩子兩女育之如姑外生女孤女之如
兩小姑伯子未抱孫虞其終鮮進二姬侍公舉三子子

之如伯子與公白首不忤覩每以慈劑公之寬公初不
覺事定始悟鄉郎吾佩韋矣何遠求焉生平慎言語節
飲食卒之日神氣恬然允奉議公哭之歸語人吾與妹
氏居七十年不謂善攝生乃爾公生嘉靖丙申四月十
有二日卒萬曆辛亥二月二十有七日年七十有七孺
人生嘉靖丁酉某月某日卒萬曆辛亥某月某日年七
十有二合葬韶林新阡三黨親戚四方義故通國之人
執紼酹絮酒莫不盡哀子四伯堯京太學生娶邑令沈
某女施孺人出仲簡太學生娶奉常潘某女叔鳳翥娶
比部沈某女俱側室楊出季鳳威聘孝廉費某女側室

陳出孫女二字孝廉文某子鼎進士錢某子某堯京出公爲宋龍圖閣學士臨後裔自會稽徙吳興韶林代有聞人父養默公某師唐一庵先生以明經爲富川令母茅鹿門先生姊狀公者弟孝廉爾志狀儒人者儒人兄子壽朋雖多情至語而無溢美仲子字默孫吳興號佳公子介其父友吳允兆屬余志允兆傳公有獨知之契公與濟南邢子愿舉進士同科授御史同臺被謗同事余善子愿子愿言江陵客有憾于參政某屬緹綺迹之公解攝不令人知所言事皆職守未嘗阿邑中傷善類諸附江陵黨貴者叛去反噬公不避入臨其喪大弔張

讓父受蔡京薦難乎免于今之世矣何有于公余是以具論之銘曰宗族稱孝友焉鄉黨稱慈惠焉識以內江以南生相愛死相憐貴爲二千石年則老而傳有婦儷德有子象賢人何不足天亦全考石勒銘坎及泉貽爾後昆世永延

戸部郎中龍公唐宜人墓志銘

楚世家有武陵龍氏薦紳踵武于朝而渠陽公父子兄弟最著余兄弟兩與龍氏同籍悉其懿美又託交仲子君御甚稔獨未見公及伯子君超爲畝事耳比歲公與元配唐宜人伯子先後卒君御使使不遠三千里以墓志見屬益君超書欲狀兩尊人不勝哀未就君御甫爲狀若蘊結未吐者余鄉往公五十年于茲卽文不逮君御萬一義無得委也公名德孚字伯貞別號渠陽亦號玄扈又自稱嬾龍生其父爲中憲公某以兵部郎出守十年不調乃老其稱中憲與母傳恭人俱以公加贈也唐宜人父爲桃源孝廉某母爲鄒儒人中憲公四子公爲季其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從父官南都師金樂山先生交四方名士領受秘奥爲文翛翛奇氣郡守黄公以異才拔冠曹偶宜人父母惟息女慧悟不群相攸歸公持家秉若素練奉尊章承歡備

物懷與安實疢大事未嘗不以雞鳴規公也公業大進戊午登鄉書從鄉人蔣道林先生學以愼獨爲本內行益飭遠邇超慕接迹過從客常滿座談論燕會宜人主中饋應之如嚮省書生殖事當公意不復顧問矣伯仲之在妊也法古胎教啓居飲食動不踰則既就外傅日考而習戒備畢具夜置座右焚膏督課之成幼而不倦仲舉于鄉公偕上南宮明年仲成進士爲新安李公與宜人就養宜人病亟還伯子亦舉于鄉宜人病良已公偕伯子上南宮復報罷昇謁選人除衛輝郡李疑獄數十年不決片言立剖直指屬巡察旁郡直而衷周而淑

耻捃摭微細博名高惟以仲宪滞為務有同里人賈而
匿其橐殺之者訟于官無左驗公為文告城隍神越日
其人若鬼伯榜掠自繫詣前曰某實殺某一郡呼公神
君斧鉞刀墨之民行刑不疚攝梓邑篆復百泉書院祀
先賢已履畝定收事比綴以度無偏觭梓人德之築室
生祠之百泉上其後學使吳公從衛士請祀名宦是時
宜人從公公即外出家人無敢窺閾外治行最諸郡當
拜臺省以忌口稍遷寧波郡丞攜兩僮往郡多貴臣族
衆監奴不盡循理無賴借名方行必裁以法編户安堵
馬歲旱露禱雨立至茂穡勸分為粥食饑散廩以賑雖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志銘　二十三

窮里空舍咸身視之所活鉅萬島寇蠢動鄞奉檄城
慈谿三月城成有金湯之固以定民猬憂而聚還清道
覲故物空中見五色雲創姚江石橋歲免溺者無算事
具三異錄有丞尉守官無過不能媚事舊令中之中丞
臺以付公公具白所以丞尉得全清吏恃以無恐顧學
使紀其德政沈相國傳之四明人家尸祝公也慈谿則
有名宦祠陸莊簡公祭廉遷南京户部員外郎司淮安
榷政諸不便商民者釐革制量商為立祠甫五月有去
志不待報而行先是仲子為國子先生宜人從
上采民間女入宫不及月多以忤旨死會再采都人懼
號泣聲不絶仲子上書是將靡上躬妨國家語極切直
衆為仲子危之宜人獨喜有如萬一回天聽光主德造
福京華即得罪吾有餘榮矣公居淮仲子以宜人入淮
蓋不面者七年而以黄姬助遣比還里黄舉叔子宜人
視黄如娣姒愛叔子甚于己子晝夜不釋懷為置宅器
用悉舉身所服御美好貯笥中以貽之曰若兩尺能自
給念此兒生晚阿翁亡何有也已簡美對得賴氏女布
幣行禮從其厚者武陵稱宜人賢以此為首公初病風
仲子謫居湟中將棄官歸公不可吾聞勤營其君者在
險無懟河外四郊多壘甲兵鈍弊民人離落日以憔悴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志銘　又二十三

上乏使使若狃中軍之司馬固國之艱急是為可自逸
乎仲子遂西與帥將士驅名王出塞復河套大半既移
南曹歸省為公七十壽庭中置名花奇石公徘徊吟賞
意晏如也仲子復不欲行公曰軍伐有賞若以郡丞五
品階而内遷僅下大夫豈以未復踦為憾耶仲子遂南
而伯子居子舍焚有司所為勸駕公移以事公左右無
方踰年公卒仲子畢三年喪者久之除户部尋以僉憲
備兵甘州宜人欲伯子北上趣仲子西征則携叔子俱
之甘州踰年無病而逝公卒先一夕與伯子及諸孫論
文發聖賢微言晨起整衣冠危坐而瞑生平暗室獨居

無惰容與人無怒容夫婦相敬如賓父母有疾不脫衣
而侍籲天以身代居喪瘠色洵涕然周旋序順事按禮
經忌日如初喪者終其身伯兄以亢義直言陷文網匍
匐救之得除博士讓以先世第宅塾師揚先生與母妻
相隨死皆為治葬經師金廣文貧為具後事其子無志
分鬻其棺復為贖之所焚券若武弁袁氏子之屬甚衆
惡夫施惠如山責者口絕不言淹浹百家行酒無量與
至賦詩頃時數千言書法右軍河洛吳越間珍之所著
文賦散失于火存者六卷皆詩中歲好道謝息守環中
晚事佛會泛海謁大士普陀焚經有靈驗遂精奉其法

屠儀部長卿記之十上不第三仕隨牒平進怡然不介
于懷也歸結精舍德山築玄扈石室西郭命其樓曰對
湘日不輟吟湘中之勝既所篤愛又刻意于詩遂以對
湘名其詩草馬宜人以勤佐公力學以儉佐公治產以
廉佐公守官以慈佐公行仁自三黨逮四境衣食饑寒
周給婚葬公所欲為將順之公所未及先啓之通國無
男女少長生則嘖恩祈年沒則哭臨嘅嘆蓋不可數計
周知也公父至德可師具汪司馬伯玉表中公以仲子
進封郎中修正庶尹宜人以公卒後令甲稱太云子三
伯子名襄字君超以文行名娶柳某女仲子名膺字君

御官陝西按察副使論功晉叅政候召用文武相資並
用社稷之衛也娶唐某女繼大理卿陳文燭女再繼唐
某女皆宜人出叔于京黄出娶賴某女孫男某人伯子
出者人儀廩生人傳人偁人儹仲子出者人徽庠生人
修人僚京出者人傳人佳人儷孫女某人別駕祝九龍
子庠生劍祝侍御史唐鍊孫中書某子鶴沔陽陳太學
之逵郎文燭孫太常姚學閔子庠生孫仕沔陽庠生張
熙比部曾某子庠生之穀其已適者也劍祝繼室亦孫
女少者字周登先陳某曾孫某人之濬之湫之漪之瀾
之沖之洸之濤之溥之澄之涵之淙之瀛曾孫女某人

長為陳奇學婦次字周某餘未字公生嘉靖辛卯九月
六日卒萬曆壬寅二月四日年七十有二宜人生嘉靖
癸巳八月二日卒萬曆丁未十月八日年七十有五墓
在某所宜人同穴禮也銘曰史所載古之賢孝友文學
循吏知足各為傳以傳吁嗟龍公四美全公眞龍耶或
潛或見或躍在淵在田吾無間然龍德天德也人貌而
行天天所篤右胡不備焉令子為後哲父為前相以女
士偕老齊年和柔義正二物靡愆尊朝貴室帝命數宣
中游仙晚安禪誦而想見者遺篇過而致敬者新阡祖
豆蒸嘗淇淅淮蠕永不騫兮名如山流不息兮澤如川

李滄州公胡孫兩孺人子孝廉杜孺人墓志銘

青浦李孝廉仍啓手狀王父母父母行事七千餘言淒愴切至猶若噎未盡吐而委不佞志墓中石不佞知仍啓賢非無美而稱者之誣具親也節而爲之志李始祖遂荊州人宋末仕浙西漕司以亂離家青浦竹岡八傳高王父順軒公巽曾王父芠汀公堂王父見汀公名安詳字元定選貢入南太學萬曆己卯舉應天試知滄州再知保安州王母三曰沈曰金曰胡如王母一曰孫父玄同公名南春字賓卿以上海諸生入北太學萬曆辛卯舉順天試配杜孺人生子即仍啓名繼佑以青浦諸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志銘　二十五

生入太學萬曆壬子舉順天試第三人沈金二母發世仍啓逮事胡孫孫則父生母也見汀公多善行而最著者曰孝嘉靖甲寅倭蹂躪松江諸邑公時爲諸生扶侍父竄突遇倭衆驚散走與父相失泣而跽日下矢曰必以要領易吾父不者有如此日已稍聞父所在私念不勝憤語或侵賊父子將血賊刃欲生吾父而顧死之乎沛公吾師也賊方陳魚而觀之諸係縶呼賊大王乞命不絶口一賊西南來公揖而迎之曰某願代老父爲大王受役父見公號咷不已公強笑謂父何懼大王仁者不殺翁殺翁不足示武翁老矣詎堪齒刃鋸賊衆目攝之其魁踞鼓上坐跽而往訴魁以飯飯公取匕削著頭涎沫投下公拾而大啜示不疑諸賊亦持羹脯相啗禮之去而出父所荷器置前公請代賊以他屬屬公執益父子相踵至津口賊乘船析木綿萁係以紙簪公頭遂負父歸賊縱火焚兄竹沙公宅公馳救賊自火中操刃出逮聲求金公對曰貧儒亡何有橐餘三錢攜數歲占無不驗可取贈也已視所簪紙罷不問向後遇賊無復誰何者事平通國人目公孝子督學楚耿公記下郡李生蒙死求親賊因于全父顔其門曰至孝感夷公居恒言吾孝孰與吾父食貧養老母無方終其身中庸不可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志銘　又二十五

能也吾白刃可蹈激一時意氣耳奈何以父取名識者益心服之芠汀公初娶于余再娶于華日者言華女必有貴子既歸舉三子見汀公爲仲孩時即向學父無以具師贄宗人江湄公竹沙公摩挲其頂曰此子必亢吾宗召入家塾與諸子共學所誦習倍同學者每食持黍肉之田間餉父與兄弟秉耒耜執桔槔爲服勞也年十六試于郡不收求再試守劉公難之吾問四日有不識一者退公對如響試之文立成劉公擊節稱善榜云優異童生李某遂爲郡諸生南湄公喜吾固知爲吾家後來之彦也更令從祖溪唐先生學學使周公拔第二人

始食廪遠近交延之爲師取月奉養父小優裕矣連丧兩婦青浦巨室胡翁聞公名誠得李郎爲婿快甚因受室于胡胡孺人富家女而椎布操作日督家僮耕夜篝燈佐公讀謂公君有大志無庸家人産我則何可坐食取父所遺息之而公意不欲爲贅婿孺人亟諾同歸事舅姑卜築大浦之陽夾溝之側奉親以居身拮据畚臿間胡孺人洗腆酒食犒工工競勸而門下著録子弟籍者日益金幣什九致父兄其一相胡孺人中饋也選貢法行公與選而孫孺人生玄同公矣孫瓜步人明惠有禮法事胡孺人若姑身若處子足不踰戶鎮日刺繡無

倦長子有婦舉孫遜謝不居此女君有也家政非我所與聞以故胡孺人能安孫孺人亦忘其子孫非己出者玄同公穎敏兩孺人課之嚴父舉于鄉公爲諸生摶心輯志于學爲古文辭詩歌與名士遞倡和所著太乙館藁士林珍賞之以例入太學父携之謁選國子先生岳公奇之以薦司成蕭公蕭公曰吾與李公南中游悉其人宜有令嗣鄉人張公若馮留兩宗伯盛有稱引而父已知滄州閱月報公舉父歎曰吾起田間治一州爲大夫泰矣孺子乃復成名吾力學四十年始鄉薦孺子何易也胡孺人前撫賀公不色喜爲書戒子貶退繩約克享有終居滄州二年精心政理民有夜逐田彘誤傷行者坐大辟埋出之滄瀕海訛言倭至檄州多下木石爲捷距賊舟費以千計詣中丞臺請曰果幼爲倭俘窺其無遠略何先自擾府檄民市馬草數萬束草腐民吏市亟白府此爲胥卒牧人罔利耳不可行兵使檄募兵禦盜爭曰以歲儉故多盜而又增兵餉患且甚于盜宜招流移還南畝以養兵費爲牛種是渤海之已事也三事連拄上官積不平矣友李公丧葬而逆送之境厚爲之賻故人子奉使寄逕滄者不出迎吾父執不得詘體其人爲蜚語中之徙保安保安孤懸虜界謂諸將士吏民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志銘　二十六

吾老承乏當路塞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乳哺二三鏑遺黎耳無何當事者復以前事迫之去公笑曰是吾始願歸而見子婦克家諸孫繞膝爲歡宗戚朋友日相過從而喜可知也玄同公生無客不歡無賢不肖必款留具禮赴義不辭艱險又好遊輿至命駕不返顧必期盡四方名勝一切家具埤益杜孺人杜孺人生貴族而治生與胡孺人等仍啓自外傳歸謁母母恒坐機中所飯粗糲所衣大繒而玄同公與母御下嚴杜孺人劑之以寬虞夫寬之誨惰也用勤自勵且以勵下不妄予不閒閫外事而隆禮于子之師致饋于夫之客佐祭佐養

佐施節文終遂焉玄同公少事兩母各適其意胡孺人
或閒之輒覺而啼無母寧得有兒胡孺人亦泣而愈憐
愛之杜孺人事姑無二心姑有纖芥事之益虔其于祀
事夙夜加毖見汀公語人吾以子報國以婦持家以餘
年爲德于鄉其可乎爲族人助婚嫁授田宅教其子弟
乃猶子貧者與居或資之本業振母黨失所者與華重
親無令逖遠妻黨有子失恃卵翼而歸之胡爲怨家逮
于獄力脫之曰吾舅昔館甥我以我能不負耳里編戶
受役重困賠盡室以逃首置田若干給承役者諸薦紳
家贊之里無轉徙焉春秋與父老結社祈賽置酒餕餘

二十七

坐作以齒曰農之子常爲農吾不如老農躭同樂耳嘗
習盧某幼時即貴解衣推食卒爲斂以美櫝唐某奴竊
其產納貴人䰄某以博毀家指兄產爲己物亦納貴人
公仗義執言得無失居太學門下有置妾而奸黨悔之
中以法衆莫知計所出獨往排難把其黨陰事懼而解
所友與高第弟子去爲顯官不可悉數而久要不忘不
以生死易交情其慷慨急人難天性然也脫歲繕亭館
闢畎圃植花竹眺聽嘯歌親故酬酢無厭而玄同公山
居爲嵐氣所侵毒發肘背兩母及婦療之萬端創乃更
劇忿曰疾不可爲矣徒累我親與我婦速盡爲幸不食

藥而卒卒年方三十父慟甚而自省生平無獲罪于天
何緣失佳兒天其以此扶床之孫副吾貽謀乎而杜孺
人摽踊涕泗告曰翁善自愛婦不任荼蓼旦夕從夫地
下復煩翁爲兩兒父母矣見汀公益慟由是股疾明年
卒六十有六集宗老及所善厚與訣吾爲下大夫不得
徼一命貤父母修先墓圯者未就父母卒遭亂與貧薄
葬今殯我木無已美新婦勞未艾而遭大故勢無久理
兩孤有婦之父兄在世德世祿必相存也婦誠死令負
之往遂卒不五月杜孺人亦卒年三十有二杜翁與其
子部署喪事竟以兩外生歸又三年孫孺人卒年五十

又二十七

有四又五年胡孺人卒年六十有五仍啓女弟及舁爲
之遣嫁以辛亥冬卜地奉五喪厝焉主之以見汀公而
王母父母祔之見汀公生嘉靖癸巳十月二十有三日
卒萬曆戊戌八月二十有二日胡孺人生嘉靖壬寅正
月十有九日卒萬曆丙午六月十有六日孫孺人生嘉
靖戊申正月十有四日卒萬曆辛丑十月二十日玄同
公生隆慶戊辰五月二十有九日卒萬曆丁酉十有一
月四日杜孺人生隆慶丁卯二月二日卒萬曆戊戌十
有二月九日杜孺人父宗翹以子刑科給事中士全貴
封如其官仍啓成宅相焉外家實與祖父生我同功君

子是以知見汀公之知人也仍啓娶某女子某人女某
人女弟適台州守王孫熈子東沖己酉舉順天鄉試仍
啓有才名稱雲間能傷其少孤不悉沈金兩孺人生卒
月日與其父遺言遺文之詳母節格于例不得旌而見
汀公年踰耆鄉人耳目日長往往誦說之其狀若噎未
吐有以也銘曰父稱孝焉子稱文焉維姑與婦抑有三
賢父拙者宦于厄者年俯不怍人仰不愧天貽厥孫謀
筆彩管椽顯親令名金石爛然五玉同埋于彼新阡人
傑地靈神理綿綿

奉訓大夫成公宋宜人墓誌銘

長垣之有成氏也自處士公岱始其子孫脩四民之業
日以昌熾而鄉舉偕計自睢陽公始成進士顯者爲睢
陽從子中丞遜而冢孫文部伯龍繼之中丞爲余禮闈
所進士備聞其家世久矣睢陽伯子我虛公蓮亦舉于
鄉文部父也文部爲令爲郎例得以其貴貴父而父不
可吾欲爲若太父不朽心藏之如吾病瘻不忘起而身
乃以孺子取名乎病革以所爲睢陽公狀屬文部兄弟
必成吾志卒既數月文部緒正舊草使使千里屬余志
之余誠不敏亦所謂累世通家也義無可辭按狀處士
公于兄弟八人中最少自山西高平始遷長垣獨能昇

其祖父櫬卜兆長垣居之備嘗艱阻君子以爲孝娶文
媪知書舉丈夫子三人伯文山公官仲近山公官郎中
丞父叔即公名宰字以贊別號忠山家以機杼爲業差
足餬口公不屑也父母亦奇公骨相意氣不凡年十八
從師學一年舉其辭二年通其義三年以屬文文成示
諸先生諸先生皆善之而宋宜人來歸宜人烏林里處
士恧季女知書略與姑同甫笄不溺帷幬之愛勉公鄉
學公學大成則母婦之功與師友等文媪病且死若見
二豎相促就道者忽辟易曰三舉人在也公時侍疾日
夕不去左右顏色黴黑母寤語公閻冥司人言汝爲舉

人必矣可無恨第吾不及見耳遂卒公哭之毀迨老誦
其言涕液交集也年二十七應郡縣試以第一人爲諸
生又七年果爲舉人矣有司以金樹坊表門會伯兄坐
逋子錢窘甚遂舉前金償之向後家漸饒伯仲行賈業
並起歲時置酒爲處士公壽處士善琵琶公兄弟皆能
爲燕趙音酒半父歌而子和之餘響遏雲處士快曰雖
有萬金不易此樂公跪而加觴曰雖有三公不易此養
也仲兄病疫家人以俗忌逃匿公曰兄吾同體雖死將
安避乎手湯藥以進日相卧起嘗夜渴呼漿公出求火
天昏黑雨後淖盈尺無可措足俄有篝燈若前導者至

火所俠不見仲得飲漿而瘠公竟無恙邑人以神所右
也已而父卒罄其產營葬家且毀無可以供繼母陳甘
毳謁選除安邑諭將迎母入官甫六日聞母喪歸矣時
伯子已諸生兩弟俱有異禀撫養中堂讀禮其中因教
三子蔚爲令器服除補蘭陽學無何擢陳留令其政在
嘔咐嫗掩齊民之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而抑勢家
若鄉曲之俠爲民患者民以訟來知其情僞析毫剖芒
其銳敏若腐肉齒利劍其判案若山不移嘗署其堂之
柱曰追仲由之三善期有光於聖教守楊震之四知庶
無玷于官箴人謂公無愧辭云同時祥符令朱正色儀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墓銘　二十九
封令顧夢鯉俱名進士稱神君公儷之爲三五載梢遷　明
守睢州州距邑百里而遠邑民失望哭送軹路既而曰
無憂即有急走成公所耳治睢三載政如陳留而某子
甲亦舉人也以氣力漁食閭里犯姦成富結納貴人有
司不敢問匿罪囚塢壁中州使五百索之則縛五百榜
掠雨下公踹足而怒呼騶導至其門捕監奴撻于市市
人歡呼撥雲霧而覩青天矣橫民百千爲羣禦人而奪
之貨椎埋掘冢道路以目在野雞岡老提嶺爲最害公
客使人縛其魁服上刑黨盡走出境有殺人北城者街
卒射聲尋逐不得以白公公素聞其中有無良數輩迹

之一人臥榻下有血刀詰之以屠毳對公奮然而笑屠
毳何避人爲而負刀以臥語塞服辜曹倫左道惑人立
氣矜奮勇力謀劃略郡縣城門晝閉公覘事自如廣設
耳目縣重購禽倫諸邑解嚴然心媢嫉公而宋宜人卒
官繼室張宜人操家秉稱公意三子皆有才名公益自
負不隨俗媚上官郡守某檄取州五十金名曰無碍官
銀公投檄地上焉有官銀而無碍者官銀有碍私銀又
吾所無一州如斗乃公脫屣去耳執不與竟以此回謗
罷官睢人徐篤部紀公政曰懲一惡少而無賴斂迹去
一猾吏而舞文縮手治一蕩子而遊惰革面嚴城門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墓銘　三十
鑰則羣飲戢清嚴吏之舍則大盜息省里甲而見年無　明
再會革買辦而負販無摧直案無留牘獄無滯囚嚴明
清敏之政父老所睹記謂爲絶倫其言皆有按據無虛
美云公聞之曰吾誠無得罪於民吾視貴賤猶倏風之
時麗也覩毀譽猶蚊虻之過也已而伯子舉于鄉睢陳
人相賀天之祚善乃在斯乎公日閉戶礬書蒔花竹容
身而遊適情而行二三知友過從話農桑及人倫善事
時爲詩若小令酒酣以往或擁膝或曳杖而歌之今所
存比棠集適和堂詩自成一家言張宜人舉于遂坐之
膝偕諸昆若諸生授經程督點竄其舉子業日諄諄訓

之以孝反廉讓無以小怏害道斯須害儀也其嫉惡不嫌面數而無藏怒人方媿憾而公已忘不省尤好周人之急隨所有施之不靳宋宜人佐公讀如樂羊子妻佐公養如桓少君姑文嚴不逢其怒繼姑陳和不忸以傲治生産短袂攘卷與家人同勤苦見星而起中宵而罷敎諸子若婦如之其自奉儉貴爲大夫婦而縞衣綦巾敝則補垢則澣穛粱之飯藜藿之羹無改於舊敎諸子若婦如之詳具郝按察誌中公生嘉靖壬午卒萬曆己亥年七十有八宋宜人生嘉靖丙戌卒萬曆庚辰年五十有五子四人宋宜人出者伯蓮郎我盧公婦祝贈安

人辰州府判養蒙女繼以鄢封安人倉副使士登女仲蓮諸生婦李復初女叔邁國子生婦郜按察使永春女郎志宋宜人者也女二人長適胡楨子燿次適舉人段錦子承烈張宜人出者季遂婦張教諭文蔚女孫男七人伯龍乙未進士爲令爲南吏部主事今爲南戶部署郎中婦單舉人大章女仲龍諸生婦殷諸生炳女繼以王國子孫佳胤女叔龍諸生婦于諸生曰有女季龍婦殷嘉興府判詮女繼以耿諸生光庭女少龍舉人婦王諸生舉安女蓮出也見龍婦孫諸生懋賞女蓮出也附龍婦張舉人王鉉女邁出也孫女八人蓮出者二適諸

生李因商子長春諸生趙容光子用霖蓮出者二適國子生李登俊子諸生爲箕武定世子右文邁出者一適諸生于爾明子祚長遂出者三字國子生杜廷臚子某二待字曾孫男六人伯龍出者象嚴見龍出者象瑯象琳附龍出者象瑗聘諸生楊景和女曾孫女九人仲龍出者一叔龍出者三二字諸生閻應暘子弘祚舉人張弘道子興讓少龍出者二一字舉人王養明子之彥見龍出者二附龍出者一皆待字宋宜人以萬曆八年十有一月十有八日葬城西回回店新阡公以二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十有五日合葬文部嘗憤鼎覆餗而國均

不平也草彈文爲黨人所窺中以計典事明稍遷民部亟論楚宗寃狀可謂邦之司直先祖無美而稱必不其然余後成公十年叅知河南分部大梁往來陳留睢陽間士民道公治行質諸狀不謬第惜公三事有文學而不得舉進士善吏事而厄讒口所爲詩歌類可傳而學士鮮有述者夫得一文部爲孫貽公令名長世三事何關公重輕哉銘曰謂孝廉必貴或不沾一命郎世而爲士師爲民父母踐大夫之位謂守令選擇而使必賢民或無得稱焉而與人之誦易地皆然豈無達官不必胡考而開八袠苑裘佚老豈無高年不必多令嗣而子有

孫孫有子三世濟美身親見之抑有伉儷偕之隱顯令始令終内助非鮮優學優仕人所能乎多壽多男天所不可必乎天錫公純嘏公復何憾於人矣夫

奉訓大夫王公范安人墓誌銘

海虞稱王氏爲甲族其隱而以孝聞者曰廷美其仕而以政績聞者曰侍御舜耕曰憲副舜漁非隱而孝儷之起家非科目而政績儷之者曰鹽運副使之稷廷美之孫舜漁之仲子也字汝立而從父石溪公號見溪以志永思人稱見溪公云憲副公初娶錢宜人生子之龍繼章宜人生公三歲失兄五歲失父父家無長物惟沮洳

田四百畝章宜人課諸傭力耕而課子舌耕絕不以蚤孤有姑息侍御公友于弟而篤愛猶子發憲副公遺書授之輒泣不自勝手澤存焉音容安在所不以此繼志述事者非夫也十五娶范安人治女工綜家政勤儉一如其姑而公得務舉子業十九爲邑諸生自覩欿然此吾父薦鄉書之歲也而吾僅此乎無何侍御復卒公哀之如父居恒深念弱一个爲猶懼不支而世父忽然家何以堪學日益勤遂病消渴母憂之先君子不絕之緒如綫而兒作勞不已如遺體何謝遣其師東書度閣專心方藥久之病已入太學凡八試不偶廢書而嘆必一第而後效官飯牛牧豕者非人乎謁選人以例授山東藩幕標鑒通晤吏牒舉目暫覩究其意旨諸臺使攝肥城令從容持大體要在成就安全之七月而頌聲作既代民遮留不得發復受檄攝長山令長山大豪田連阡陌以不入租爲健公曰是不可以肥城之治治也峭覈爲方畢賦抑絕爲置渠首于法民負輦相踵償數歲逋四月又受檄攝霑化令霑化濱海斥鹵寬其收事使民歸農兼複與單輕相伍汙萊盡墾霑化又大治學使者屬校士品題甲乙衆服其允而先是憲副公以少參分部濟南有遺愛三邑人知爲公子世受王氏恩不可諼

爲生祠事之著靈響焉齊魯間難治縣三諸臺疏請除公等爲令而所居品高見謂左官擢判貴陽府治畢節畢節永寧赤水烏撒四衛漢夷錯處綰轂六詔扼貴州亢判府與兵使坐鎮之御以恩信簡略苛細夷牽馬操刀奉盤錯鍉刑牲而誓不敢入界勤習卒伍穠威盛容懲諸世官驕惰不閑騎射而斥其尤無良者施都護險詖把文吏短長雪用其下莫敢誰何公剌得事有左驗奏記直指彈治之坐遠戍吏士歡呼已築衛城脩衛學益購書訓士士斌斌質有其文矣烏撒象房百楹居滇貢象者宣慰使安國亨狂狡于其西版築百堵奪驛道

百里公身往詰之此尺寸皆縣官物若胙土千里未饜
而使敗王略豈以吾輩無三尺法三尺劍乎立麾擲之
幽亨矍然泥首謝過諸吏聞之累息委命僉憲歙胡公
卒官調棺斂傾橐爲道路費得還葬衣冠誦義三載考
最贈父母如故秩而配范封安人尋有採木之役故事
木直多奇羨公無所染費省而財足用渡黃河木有圍
二丈長倍之者二忽逸而陷嶔淤中千人不可出爲文
祭之廼起復見夢曰不欲逐衆木後可別舟相送如其
言木行如駛大司空以聞詔賜金幣擢雲南五井提舉
未上進福建都轉運司副使而遊已倦遽致其事歸蕭

侍御以公軼才不宜置散地推轂之公謝曰令吾欲仕
何自免爲値建儲大慶晉階奉訓大夫北鄉而拜
上幸不忘跡賤老臣安所爲報被服儒行以教子孫師
先閭黨而已少有至性慟不及父非就家塾朝夕母所
不違跬步侍疾若與之俱疾不解衣者浹辰不嘗食者
累日母有不豫色長跪流涕色和而後起既婚月一至
婦室布榻母寢旁數命之退不去推母之愛及兩女兄
一女弟恩禮綢繆母哭兩孫疾滋甚旦莫籲天損已年
爲母壽母卒擗踊號泣逾於孺子瞿文懿見之曰古之
死孝人也寢苫枕凷斷酒肉之味足不出閾歲時果蓏
腶脩之屬未薦不嘗其薦也淚如綆縻而時指遺象示
諸孫此毅然丈夫節槩者若王父也此閔閔然有憂生
之嗟者若王母也病革命孫奉象而至慟曰今日廼得
事吾親地下矣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其孝儼于隱士者
以此范安人憲副來賢女也母錢宜人公爲錢氏外生
范公相攸而奇公以安人字之十七爲新婦姑以貴家
女不習事爲虞三日姑帥之見廟嘆憲副公不及見泣
下霑襟安人亦爲改容去其綺縞金玉而椎布與女奴
同甘苦操作姑大喜事姑如公之事母也無所不致愼
公哭母脤仆安人手理含襚備物無遺憾家人千指分

職程功夙興夜寐至耋不倦愛其子而能勞飲食不溽
衣裳不致飾課讀非中夜不休事公莊不以燕媠見公
困公車則慰藉之既仕則常進規願君視官如家先人
之令範可則傚也願君無家於官先人之遺業可守成
也公之事親孝歷仕廉雖目其天性乎安人與有助矣
中年少子夭已失長子兩孫大者財十三公召其婦來
阿翁五歲而孤若子不幸如之子且以若爲父而家復
災邑有大繇終不以燬廢往役之義拮据卒瘏力不耐
以家乘授婦族有覬覦者公聞而恚是將不利于孺子
白譚明府其計遂聳七夕之朝若有見者曰適彼樂郊

爰得我所口誦佛號而瞑蓋公壯年好客客褼多晚屏居歸依釋氏云安人哭子患末疾復哭公所苦寖篤又三年卒公卒萬曆癸卯七月七日距生嘉靖辛卯八月十有三日年七十有三安人卒萬曆丙午六月二十有五日距生嘉靖巳丑四月二十日年七十有八子二人女一人伯子曰約禮十七爲諸生有儁才游兩京太學不遇鬱伊失志卒娶郡丞陳堯女司成寰女孫也仲子夭者曰隆禮女爲諸生張福慶婦太學希齊子郡守文麟孫也約禮二子伯胤忠娶錢水部時俊女侍御岱孫也仲顯忠聘黃太學仕女參政時雨孫也未行而卒令

娶于譚州倅光宗孫也孫女三人一爲諸生孟方昇婦文學楊清子觀察中孫也一爲諸生陳耀卿婦太學斗樞子郡守國華孫也一爲諸生徐錫鼎婦太學待徵子上虞令懋德孫也兩孫髫丱績文受知余叔弟慟其父蚤世手述王父母行事數千言猶曰未悉而介叔弟請志于余余節而志其章章效于事者如右銘曰烏衣子弟斷斷龍鳳虎豹區分猗與大夫軼羣當官緯武經文所至吏習民殷以淨西南夷氛三寸舌爲三軍不義富貴浮雲委而去之訢訢終身以孺慕聞觀厥刑于女君克孝克慈克勤貽孫謀兮陶薰念祖德兮憂懇海虞一丘隱弅松楸佳氣氤氳史銘非虛美云令問長世蘭芬

夔州府通判何公徐孺人墓誌銘

余兒時入邑中待試則何公在諸生籍中聲隆起後進嚴事之垂二十年公爲陝西省幕余以參議至遜不敢居公上公執禮甚恭而余不習吏事有所移文僚長押書體倨獨公舉相告使謝過余益服公能成人美如此公與余先後里居日聞其行事爲國矜式公既沒子圖爲狀而先之以舅氏徐觀察惟得之言使余志墓夫鄉先生可祭于社者公其人也因爲志曰公名器字汝玉其先新安海陽人也南唐時有令達者爲國子司業與

弟國師令通至宋則許州節度使彬朝奉大夫昂先輩明潤俱有聞傳二世爲某則公之王父若父也公生言貌異凡兒王母某奇之吾爲何家婦六十年屬在中葉其以孺子亢宗乎稍長就塾師受書一二過輒成誦又善屬對父與其伯父心異公使從邑大儒張元學呻其佔畢夜分不絕母某聞之弗善也新安十九以賈起家且儒孰與賈捷乃使從從兄賈景陵而公學不廢遂爲景陵諸生受室于徐徐故邑右姓義濱公某者諸生中翹楚生女而失其母愛憐之特甚才公而妻之是爲徐孺人孺人從兄楚陵公者卽觀察惟得之父也有人倫

鑑識公朝夕相切劘名曰起試必爲諸生冠食縣官廩
矣公益厲志于學其文以昌黎眉山爲宗詩則少陵士
遠方行束修者日衆邑令丘公至欲執弟子禮公謝之
已乞公授其子經客有暮夜懷金丐公居間公艴然曰
吾抗顏而爲邑庠子師義不欲下人令乃作交關客自
點耶邑之薦紳愈重公顧納交者屐錯于道而會修邑
乘筆削倚公叅半是時公父任賈而內政付徐孺人孺
人身與婢任織而課諸奴耕夜則並公衆爇脂火理刀
尺度公欠伸方罷未明已求衣矣客至珍羞早莫充溢
圓方又衣食門下士貧者已遭父喪附於身若棺槨無

纖介憾母嫠居海陽不能輦以來歲時具服食器用纖
致之凡數十年無廢缺皆孺人力也公既用久次貢春
官辟入太學大司寇夷陵劉公爲吏部郎合試天下貢
士拔公第四人久之除同知陳州事州人劉公爲吏部
郎實請得之州守檇李洪公號有幹局然多倚辦公公
明習法令所上爰書皆引繩墨切事情監司屬署長葛
縣歲饑米石千錢公爲寬徭慮囚罷諸苛政請命于神
一夕雨大降歡聲動四野去之日遮道車不得前三年
遷陝西有老父以金贈曰民往者中盜而疑其鄰之父
賴明公鄰父得脫吾因以有今日敢以爲報公笑而却

之吾不任怨亦不任德陝西方伯劉公陰公察公廉所
委輸少府金錢數十萬緡及更定權量汰諸侵牟率用
公議部使者露章薦公遷通判成都府後先讞獄百數
務在平反而鑄錢之令下官民病之主者用公條上利
害十許事錢法行而民無患亡何母卒歸新安奉父母
合葬服竟以故官補夔州蜀有事征夷公職餉會計出
納明允墨吏戢不得肆藩伯王公御史中丞郭公檄發
公甚者已攝大寧雲陽建始諸屬邑篆課丁鼈權茶鹽
民與商樂公之不擾而雲陽至生祠公語在碑中建始
黃權爲仇家所搆逃入蠻中私以金三十斤餽公公佯

受金俟其自縛來歸而後返之所部斥堠鎧仗繕治稱
娖爲一路最而齋廚索然先是徐孺人歲數夢所居第
有榴數株取食之比至夔與夢合私計公祿將無盡此
乎天定之矣而公嘗奉檄清雲陽田賦得匿賦千計直
指宋公上公功諸不便者煽蜚語中公坐左官律當叟
裾王門公雅倦遊徐孺人亦謂公君不以賈易儒不以
仕易貧妾四從君宦邸黽勉左右爲清白吏即白首青
山不相負矣公乃上書乞長休告蜀中丞孫公固持之
不得也歸五年念徐孺人作勞久公始問家人產而務
爲撙節退讓口不臧否人物不侵侮不好狎甚爲鄉里

所安邑令歲以上賓禮公終其身公卒萬曆丁酉六月二十有九日距生正德丁卯十有二月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九徐孺人卒萬曆己丑九月二十有六日距生嘉靖丁亥六月六日年六十有三公葢傷孺人而病病九年卒始孺人生男子二人長曰多賢爲邑諸生娶程某女次曰多材娶曾某女其督敎極嚴胥爲令嗣不幸蚤世今惟少子圖在圖亦諸生則助道者出也多材有女受貢士鄒某子聘亦殤兩婦誓不踐二庭遠者三十餘年里人有雙節之目焉孺人生女子子一人適邑諸生王亦湯女卒亦湯更娶有子孺人子之如己女子孺人

之妹適於章章有子諸生中美公有猶子國字而敎之與己子等圖娶熊某女生男子一曰凌漢女子三進士董公曆子某州大夫朱公高仲子萬僖之子某其婿也一未字孺人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公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銘曰漸江水出天子郭中有何氏家白楊公載啓宇赤帝鄉南州女士占鳳皇和鳴雍雍嫣與姜自遠有耀世乃昌錦城雲安郡相望別駕之功海沂詳嚋昔提攜三尺囊丹鉛竹素雲錦章不階尺寸千仞翔在吳在楚國用張四民士冠農工商有經安問籯中黃閬胡佳視何公良

承德郎陳公許安人墓志銘

余往分部大梁余宗漢先生自莆田見過置酒繁臺之上先生東鄉而言吾鄉有陳官溪公者故令沈丘民到于今見思君所部得若人焉爾乎余愧莫能對其後行縣入沈丘則陳公已祠名宦而其門人劉左丞談行事更悉低徊祠下而去踰二十年公仲子彥宗以余先生所爲公狀乞余志墓此固所心識想見其爲人者也公諱遠之字茂漸別號官溪漢太丘長仲躬後隋大業中十九世孫邈爲莆田兵馬使因家焉後有爲勝國承事郎者家輔由梅洋徙城東龍坡數傳至與謙與謙子明

善明善子珪珪子俊珪舉于鄉爲文昌敎諭俊累官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諡康懿祖父贈如其官康懿子天秩太學生天秩四子公爲仲蚤歲喪父伯季復相繼夭而叔氏孱母吳安人嬛嬛在疚也竭力共于職無勞母尸饔母憐愛叔氏公不有私財而婚嫁其子女五人如己子女母好施委曲務當其歡丱角補郡諸生二十四以高等受廩會有詔拔諸生茂才入太學毋限年次公與焉數試于京兆俛第而失之謁選得沈丘其地在河南淮北頗有桑麻之業而寡積聚人民慓忮好氣任俠爲姦令初入界里胥以百金爲

共張費公甓之去服用麤敗終不改易嘗曰吾聞之裴
俠清者涖政之本儉者持身之具固其困窮非樂名也
志在自修懼辱先也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進鄉三
老若諸生問民所疾苦人人得盡言無諱而斟酌用之
春秋巡阡陌勸農桑賞勉罰偷民有恒産焉聽訟集兩
造示以情示以禮示以法往往感悟解散其不若者杖
而釋之終不加罰亦無骫骳惠姦盧氏子富而恣睢凶
德參會里人仄目廉問有狀縛而置諸理民歌舞于道
當上計主者以賦不及額尼之民擗心自恨負我慈父
肇任輸金粟肩摩踵逮一日而課乃居最士鮮知學數

詣學宮或召之廳事便坐身爲主客數番談說經史授　明
以故時公車之業使儆爲之黠竄再三務求至當士佩
服其教淬勵觀摩劉漢儒卒成進士張四術登賢能書
爲邑令劉卽所謂左丞也治邑可九年吏習而民安之
宜以循良徵而會給事省闈其鄉人爲政偃蹇舞知公
心非之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一日語公卿清貧必無
還資所善知識有須尺寸之進者我無所愛公曰忝爲
部吏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其人頗
赤深相非罣然無如公何僅以常調權判淮安郡事沈
丘人泣而遮留之不得繈屬而送者累日公於郡職督

捕而鹽筴號利藪主者稔知公廉檄公任之賈人橐萬
金介貴人跽行爲千秋之祝勑謁者無爲客通客固請
則大訶將以屬吏懼而反走或諷公不爲子孫地乎公
譬之曰孫叔敖子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夫非獨叔敖賢
其子亦非凡士也且夫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此所以廢
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若無爲乃公過計島夷寇畿輔
郡邑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公譬四彊之內守亭障
者參列除道屬之於河粟糧漕庚食支半歲械器被具
所以備者稱此鄉人逃寇入城城門晝閉不發公曰守
以爲民弃民於賊可乎審其音聲面貌縋而上之所全

活數百千人賊至石矢雨下不敢進適大將軍劉顯兵　明
來公居爲隱蔽出爲鴈行其威內扶其輔外布矣郡恃
以安公功宜上賞而以從事獨勞所患寖苦遂卒邸中
素篋數枚盛故絮蠹簡坐無完席甕坑無儲太守劉公
爲調棺斂而歸淮安人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戛行沈丘
人招魂酹之已請于諸臺以名宦春秋祠公元配張安
人繼以翁再繼以林三繼以許安人許故名家父某母
某年十八歸公二十舉仲子二十一公喪安人將死之
念仲子藐焉嚋依扶公柩與兒歸閒關憂虞因病瘻而
島寇陷莆城強起抱仲子走山中餒憊佹得無死歸則

家中兵燹赤地無餘日夕績而餬口仲子長遣就外傅
鬻其名田供束脩費慟公早世菲飲食惡衣服奉大上
象持齋終其身而祖禰蒸嘗豆登豐潔賓朋宴集肴核
充盈君子以爲當禮仲子三十年不第安人不色慍古
人顯親揚名豈在爵祿哉見所與游賢豪長者則欣然
樂之其達識如此公生正德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卒
嘉靖丁巳九月朔日年五十有八許安人生嘉靖丁酉
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卒萬曆丁未三月十有三日年
七十有一子二人伯所廩郡諸生娶諸生鄭一鵬女翁
安人出也仲所傳郎彥宗邑諸生娶知縣林成立女許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墓銘　四五
安人出也女一人適太學生丘璉張安人出也孫男六　明
經祖平海衛諸生娶舍人邵某女嵩娶柳某女崑娶林
某女所履出也弢娶庠生鄭某女鼎娶黃某女遷未聘
孫女一人適諸生黃某子某所傳出也公與張翁林三
安人墓在文賦里湯亭山而許安人墓則在某蓋余讀
余先生狀而有餘慨也陳公廉而不劌直而不絞能使
沈丘人俎豆不忘而不能見重於鄉里上官能以身淮
郡禦賊而不能使其家無爲賊所毀能以清白貽子如
仲子有父風而不能以有餘不盡之澤使子受享仲子
一歲失父又深惜其母盛年操寡婦之笱撫孤踰老而
不得以祿養又不得以節聞于朝余先生稱其哭母嘔
血數斗有以也銘曰猗與康懿生而鼎貴沒而得謚公
爲廉吏以死勤事祖武是嗣厄于下位郵錄不至美哉
伉儷食貧守志莫知我勸天視民視何同何異名宦有
祀舊史有志令問長世康懿無二貽爾後裔錫類不匱
贈文林郎陳公元配董孺人墓志銘
贈興化令鄮山陳公名宗器字世寶浙上虞人也陳氏
之先齊人宋廸功郎英從宋南渡家始寧曉山某傳而
世爲儒官又某傳而輝以進士仕某贈公實其從孫而
以子令上元令宇貴云贈公少有大志受儒書會父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九十三　墓銘　四六
並廢疾伯季糊口四方贈公獨侍二親凡十載奉食飲　明
輔藥餌相起居就養無方家計從此就窘服勤致死未
嘗有倦數色已娶董孺人舉上元兄弟攻苦力作有谷
風黽勉同心之義焉事伯兄次于事父白首不敢鴈行
撫少弟遺孤引與己子等里有鬻妻以償責者憐而資
之遂爲夫婦如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人人有遺金拾
而伺諸途還之如是者凡數輩四明良家子汪貧弱爲
豪齮齕迫死以身捍蔽疏其枉于當路建隆陳某聘鄭
女爲子婦鄭嫌聘薄將携女他適要之歸陳氏兒居平
退讓樽節言悛悛不出口雖廝賤遇之以禮而見義必

爲郎勢力莫能奪大都類此以故鄉人高其誼有違言
咸曰陳公長者較然不欺相與質成片言心折或踵門
稱謝絕不受晚好奕日忘食夜忘寢客至忘起惟子姓
以宗譜就正或婚喪儀禮及緩急歸命者手落子而口
應之如響董孺人以婉聽承尊章以勤儉治生以嚴正
御家衆以敦睦處三黨四隣當厄時貸于知故必不相
負或典衣捐名田以償曰背德寡恩者不祥畢此而後
即安朔望率妯娌子婦謁家廟他時足不踰閫諸子以
事咨决揆可否得失丈夫不如上元兄弟生且皆慧而
贈公喜吾不得以儒成名慰二人地下是在孺子督之

有程量而孺人身節嗇盡以其刀尺機杼之所累積助
脩贄諸費上元爲諸生諸弟差自立而公歿已叔子爲
諸生上元登賢書而孺人沒葬贈公祖塋左孺人右祔
既仕爲興化令考最得貤封父母乃錄制詞告墓而深
慟其不得效一日祿養屬余爲志以彰潛德焉贈公生
正德丁丑十有二月八日卒萬曆癸未九月四日年六
十有七孺人生嘉靖丙戌六月十有五日卒萬曆甲辰
十有一月十有八日年八十子四伯宇即上元令配羅
氏贈孺人繼何氏仲宙配汪氏叔宁諸生配夏氏繼俞
氏季宰娶傅氏孫男十有二人忠盡禮部儒士配倪氏

繼孟氏忠葵太學生娶葉氏忠益太學生娶執金吾俞
某女俱宇出　忠讜娶汪氏忠謨娶龔氏忠誨娶葉氏
俱宙出忠俞娶許氏忠腁諸生娶姚氏忠謨娶丁氏忠
膈聘何氏俱宁出忠芳諸生娶汪氏忠肱忠愛俱宰出
孫女二宰一歸諸生潘汝贇宙一歸諸生朱某玄孫十
一人國璠諸生娶諸生黃金鼎女刺史醒泉公孫國珍
聘典簿汪某女國琛俱忠蓋出國珩聘太學生沈承烈
女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愼菴公孫女國瑛國瑞忠葵出
國琳國瑱忠讜出國珽忠俞出國球忠益出玄孫女七忠
蓋一忠葵三長宇太學孫應本子某郎禮部右侍郎鑑

湖孫忠益二長宇聞鑑子郎昌化諭宗望孫忠謨一餘
俱幼未字銘曰俠可能也貧而俠爲難隱可能也俠而隱
爲難孝弟而家人齊廉讓而里人安有偶相之諧如和
鑾有子似之芳如崇蘭訓於庭效於官濬其源揚其瀾
封有樹兮廟有壥帝錫命兮龍文蟠金石永兮名靡刊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南京光祿卿劉公向淑人墓誌銘

處士劉公歿二十餘年孫小魯先生爲陪京光祿勳會今皇帝卽位覃兩宮恩贈公如孫官配向爲淑人有司亦以是年條上公行誼祀之鄉先生更伐石樹故阡而屬其門人某爲銘按狀公諱漢字某夷陵人也父永深母王氏公生十年而孤又九年而失母並能以古禮襄事唯謹識者稱異之宜都向公聞而歎曰劉氏其興乎伯有息女賢吾爲擇對久矣宜無如劉氏子女之是爲向淑人淑人裝送貲賄故豐而公家徒四壁立悉出以佐公公始習經生業已奮曰丈夫生七尺軀欲白首挾策何爲乎遂去之農而淑人亦韋布椎髻率諸女斷日夜治紡織績紝練緼之具澤之萑蒲藪之薪蒸圃之果蓏各有經紀其爲練素阿錫纂組縢囊皆美好以售於市得息或三倍其爲醬菹酒醴醯醢燔炙以食客客無不稱善者公既得淑人而貲稍充則一切置不復問獨雅好古昔閭巷馴行之士孜孜爲善如不及焉所急者公賦雖歲儉不敢負租挈所敬事者邦之大夫雖闇室聞傳呼聲必起所不忍者人之緩急有鬻子而償官逋

者公具爲區處子得無鬻嘗渡河遇棄婦且自沉亟脫之還語其夫遂爲夫婦如初所篤厚者宗親同産弟淮賈蜀喪其貲無以歸身自往歸之不問一錢叔貧且死執其手曰以藐焉二孤屬在吾子公泣下撫膺自誓願無忘叔父之言姑適冉雲而嫠又無子諸費皆倚辦公且老有母弟少過諸途執禮甚恭曰猶吾母也柰何以小弱故易之所輕者貨財人有亡金而家人懷之者趣還之亦不受謝家人或槎直得貨必更給務相當乃已所厭聞者爭訟里中豪奪負郭田子弟欲詣上官自理公恚曰若不聞古有讓畔者乎卽訟其如豪何鄉鄰有鬬者爲居間衆輒聽其言諸偷或更相恐爾不畏劉古直耶以此四方賢豪長者察公之行事爭交驩公矣公年四十伯子大賓始生淑人喜曰仁者信有後矣萬方育之以無詒公憂無何舉仲子大賢而季大有蚤卒比二子長遣就外傅授毛氏詩歲時伏臘淑人脫簪珥給脩夜篝燈課讀達曙以爲常卒之伯以明經薦仲不失故業光祿勳既仕淑人摩挲自喜已復潸然隕涕痛不及公之存也孫男三大賓出者一曰一儒卽光祿勳弱冠登進士爲吏部尚書郎有名功用方興大賢出者二曰一卿一相孫女二曾孫男二女二公生某年月日

卒其年月日年若干淑人生其年月日卒其年月日年
若干葬某所余考楚故實𦂳多隱君子云其著者老萊
子龐德公非獨其夫德茂也要亦有梱内之助焉以今
觀公與淑人良然公苦食貧而淑人黽勉不至育鞠公
好施予而淑人不牽以姑息之愛至于今子姓貴盛璽
書襃勞郡國大夫博士弟子世世俎豆不衰絕彼其初
設心操行豈謂有今日哉王太常每爲余言郡大夫欲
以三老禮公公謝曰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奈何
以筋力爲禮夫隱不絕俗貞不爲名郎比公兩君子間
可矣余因以多向公能知人也銘曰何以名祖曰始受

命曰祚物先王者往也父母而王家歸往焉劉公厚德
刑于其偶齊眉比肩匪直家人人歸往之通國亦然厥
有聞孫受命于帝受祚于天孰先孰始若原卭浦而後
大川尸祝俎豆社則里父學則鄉賢五文之誥爲龍爲
光施及三泉禮不云乎稱揚祖美有銘以傳斧如堂如
華表軒如楚君子阡

贈湖廣副使張公姜恭人葉太恭人墓志銘

張觀察之令祁門也余時羸服游吳越間公跡得之傾
蓋如平生歡又十餘年而來觀察楚幾七載
上於臺省臣有所銜忌除書不時下而以奉表行過下

邑是時旱太甚家人道暍死余謂觀察何自苦觀察慨
然曰信父矣不遑將母圖歸省耳已承葉太恭人訃而
知觀察方在都也明年余起家入蜀使使致唁而知太
恭人方在殯也居頃之余有浙臬之命而觀察慟贈公
姜恭人之弗及祿養也慟葉恭人之弗及含殮也手狀
父與兩母之行以誌墓請父爲處士文窩累贈如公官
嫡母姜與生母葉爲恭人而葉恭人以後卒加稱太贈
公姜恭人葬邑西之翔龍山形家言不吉改卜河東蓬
瀛山合葬𦂳張氏之先有良三者自湖廣麻城徙廬再
徙内江子權善爲星授縣陰陽訓術于彥理贈戶部主

事子介以進士歷官知思州府名宦鄉賢並祀之子作
襄舉於鄉爲襄陽陽武潛江令致其事歸與大史張玉
溪公爲詩社相甲乙紀于邑乘則贈公父也潛江公娶
高孺人舉三子贈公最少少慧穎目所過書輒誦之不
失又好觀史能以古事策今成敗衆賀潛江公有子潛
江公亦喜叔子不減吾父亡何二兄卒遺孤弱小而潛
江公夫婦篤老矣贈公廢書而泣必以是取富貴乃可
養父母人壽幾何秉耒先家衆耕晨昏定省無恙則其
日皆在田田庚與公宦家子何善晨乃爾豈其習氾勝
之書耶贈公初娶于華而夭繼娶姜恭人相贈公卑尊

章爲酒食衣裳贍察卧起抑搔苛癢唯謹潛江公夫婦
相繼没治喪與葬備禮伯仲氏之孤仰成而已而復爲
之受室爲之延師先是潛江公憐伯仲子失父蚤爲別
置田廬貽之客諷贈公而翁生死于君取給君產挫矣
二孤何故獨豐公謝曰令我有贏當乞二孤而況父命
客不聞昔人立孤者耶是意氣交耳而況吾兄言者慚
而退公中情見貌不以人所不能病人不以己所能上
人人或稱人過則掩耳不欲聞而三黨四鄰貧無食死
無歸貸無償者資之無恡色年七十餘行之無倦色有
司高其誼禮爲鄉飲祭酒卒遜避不應也姜恭人者同

邑處士萬壽長女未笄而以貞靜聞既歸公內成公孝
而外助公施晨起掃除庭與爇香禮大士朔望不食飲
而數舉子不育迺有葉太恭人太恭人舉三子觀察爲
仲太恭人既以子取重贈公而非時不進御姜恭人以
太恭人有子不無嫌奪嫡太恭人事之莊如事姑操作
任最勞者衣食取最下者姜恭人訓觀察兄弟嚴脫簪
珥以資脯脡夜難脂火手刀尺其旁聽伊吾聲小倦杖
下矣贈公意難之恭人正色而對君之愛子也以姑息
妾之愛子也以德太恭人前解公女君言是觀察兄弟
率循其教丱而補博士弟子員試往往爲冠首恭人勅

厲如初觀察登賢能書而恭人稍歡贈公攝而讓恭人
爲兒父者兒母也太恭人拜而謝恭人爲兒母者女君
也觀察一上公車不第而贈公卒再上公車不第而姜
恭人卒三上公車始第而今祁門奏最贈公得爲令兩
母爲孺人已爲觀察奏最贈公晉觀察而兩母晉今稱
葉太恭人每受命必服而詣贈公姜恭人之祏稽首涕
泗潸下老婦何德而獨享此孺子勉之無負君親觀察
兄季閔邑諸生後贈公九年卒弟季有今甲非獨子不
歸養觀察深抱慟於太恭人也不若爲孝廉之無憾於
贈公姜恭人也贈公名叔寔字眞卿別號文窩生弘治

甲寅正月二十日卒隆慶壬申二月二十有七日年七
十有九姜恭人生正德己巳二月八日卒萬曆丁丑閏
八月二十有七日年六十有九葉太恭人生嘉靖壬午
七月十有四日卒萬曆戊戌八月五日年七十有七男
子三人長卽季閔娶于余仲季思卽觀察由令高第徵
授御史以伉直未幾出爲陝西僉事遷其省叅議轉餉
平寧夏逆賊有功遷今官娶于余累封恭人叔季有娶
于王繼李女子子一人諸生余申錫婦孫男子十有二
人孫女子子三人葢余草公志黯然輟翰者數矣公友
于二兄而及其孤讓產勸學雖人譁無間也家有小弱

弟無辜爲人魚肉豈不告哀如彼充耳獨觀祭惘惻援拯則自贈公錫類哉是宜銘曰爲貴者父爲貴者子人有恒言樂無加此父則郎官子則大夫公處其中檝榎苧蒲厥行維何維先孝友睦姻任卹有孚盈缶業不父息名不子顯述之作之棣棣何選猗與女士齊眉比肩豈惟儷德偕老大年煌煌帝命史書于冊亦有舊史銘墓中石墓得吉壤號爲蓬瀛聲靈昳肸與僊長生

贈禮科右給事中齊公劉孺人墓誌銘

蕃齊公年五十有一而沒沒十有九年而子汝訓以司諫出守德安政聲爲楚二千石冠汝訓不佞禮闈所進

士也居恒傷其翁姥生不鼎食又以[illegible]不詳公遺事爲恨久之始具狀來請銘按狀公諱閒樂字宗舜人稱之近壇先生上世自安丘徙濰暨公曾王父臻以隱士著邑乘中娶於孫生翀翀娶於甯生英英娶於徐生公公娶於劉生一經即汝訓次一夔再娶于信生一中英凡弟三人皆受賈凡三致千金而英稍涉獵書記晚益好之有五子公爲叔性警敏日可誦數千言英大喜曰奇貨可居也烏用籯金爲盡出家所藏書授讀且盡則假之它人已從里中師爲舉子業輒就而衡水楊司馬宜方爲濰令號有人倫鑑都試邑童子以公爲首公年甫十有四楊公異之爲延致郡中身督課焉而公日奇進則又以茂才與等薦之學使者無何母徐卒免喪以儒士第一人補邑博士弟子員而劉孺人尋歸公劉孺人者二歲而孤育于伯父處士博士爲相攸久而得公公雖席父資乎以不問產食貧六禮缺不具博士公嘆曰大夫貧也非病也吾何患爲裝送甚豐孺人椎布操作夜理絲枲佐公讀書聲繅聲相和達旦也于時大中丞曾公撫山東徵所部士能文者百人爲社皆人人自負公徐出文一篇奏之則人人謝弗如公嘗謂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皆王道也而晚世離之故變有難易曾

公亟稱其言一時薦紳學士轉相傳播公名繇此重矣膠東崔大夫聘爲子栢昕師六籍百氏叩之響應率以口授業大夫睨公笥中亡何有也驚怪爲神自甲午以來所就試臺使監司郡國守相無不占異等會數奇九上省闈不利辛酉學使者袁公來校士首公其秋省試詩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士頗困獨公春容大篇即宿搆不如它義稱是弟子桓見而敞罔靡徙者彌日桓舉第一人公竟被放濰令李有事于闈還語邑諸生曰若知令歲有解元才而不得第者乎其文矯矯西京氣爲諸生誦之則公所撰也令愀然而公亦自審非戰之罪

稍謝絶估俚矣明年袁公再按部試廼寘公下等當就吏公曰吾不欲爲老儒生柰何以司空城旦書汙我諸生皆號泣前爲白狀袁公持不可踰年集諸下等者數千人覆試之得百人公復屈其行屬有他嫌不果復無何卒矣公長身偉貌而脩髯目烱烱瞳子聲如洪鐘類河朔大俠意氣激昻踸下人鄰有貴人陽浮慕公欲館之或曰齊先生非所能館也其人盛供張召公公坐上坐侃侃持論亡所避度公不能屈遂罷公喜食酒至累百觥船不醉酒間援筆爲文閎肆奇崛若天授者既喪母徐而父繼室花有子閳書則盡逐公兄弟出皆不勝

怨公獨安之伯兄聞某依外家以纖嗇累千金産忽暴病死并喪其子若孫外家盡沒其貲爲迎丘嫂養之終身仲兄聞韶季弟聞詩糊口四方行求得之則以家政屬聞詩而歲所食縣官既廩與弟子束脩數百金悉付之劉孺人雅能佐公爲德撫其伯兄女如實出已博士有三女稚者貲孺人而後有家公窘於繼母孺人事之無忤色以勞瘁死而博士復卒官公哭之慟自是飲成醉矣既得汝訓而名之一經吾以此訓汝豎子毋似我然不爲章程句校聽自如汝訓爲令考最爲給中値覃恩兩贈公如汝訓官而二母爲孺人其贈公詞曰蔚有時名卓爲士望盍實錄云汝訓不欲以身貴掩公之誼偃蹇于今而始樹石從封號題其墓也間嘗爲不佞言諸城丘公橓者嘉靖間名臣一日策蹇制豚造公公時它往劉孺人從容有異狀炊黍趣公歸丘公故設義相難不能下劇談移日乃去沾沾色喜曰山東豪傑哉吾兩生耳濟南李于鱗文章名家素不習公邂逅譚丁酉大比士余心服一落卷云云公曰是某也遽引與均車茵在膠東時大司寇劉公應節大司馬石公茂華少司馬遐公鳳翔數與往還公抵掌揚搉經史談說古今江河流而風雨集三公爲忘倦也齊魯于文學自天性數

君子者世所稱賢貴知名長者也而願託公爲布衣交豈虛也哉國家罷詩賦以經義取士法甚正齊公以彼其才踣於一第不得以儒衣冠終假令早脫離舉子業必卓犖取功名自見不則爲古文辭成一家言而塵塵乃爾夫倜儻魁偉之士賫志以死而名不傳者何可勝數也公晩而逃之醉鄉至不欲強其子學意良可悲矣不佞故爲之銘其子女婚姻生卒月日具汝訓狀中銘曰人不可以無年吁嗟乎齊先生績文修行泯泯寡傳人不可以無子吁嗟乎齊先生國有制詞銘有僭史

封吏部主事成公朱安人墓誌銘

歲辛未不佞校士禮闈則今山東憲副成君惟謙在録中惟謙筮仕廣昌令以才異等改南陽復以治行最擢吏部主事稍遷員外郎其僚倚與援爲奸利惟謙不能容坐外補叅藩山東久之遷今官備兵北平海內賢士大夫爭推轂之而會有近山公喪既葳葬事則走使千里屬不佞爲公志坎中之石夫以惟謙姱節脩能其於顯視有餘地矣安事不佞顧公仁心爲質慷慨赴義葢亦有足多者焉乃按狀而志之公名宦字以緝父曰疑所公伀母曰文碩人兄曰官弟曰宰疑所公少孤又不問家人產性獨好酒酒酣以往爲曼聲長歌拔劍起舞

旋視其畟中粟且盡晏如也居恒語三子乃公以醉鄉侯終矣宦而至宰執是吾所以名汝曹意也三子皆折節爲儒而羞脯缺不具墊師望之公歸以白父夫人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且必待儋石之祿爲養歲不我與矣兒請得與伯兄受什一而以奇贏佐季學疑所公奇其言許之公於是西賈趙東賈齊魯南賈陳杞賴有天幸輒息三倍公雖遊於賈人乎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身不得飲酒食肉始凝所公客遊濟寧濟寧人逋毋錢百金公以客叅不給持券往收之而宰屬舉於鄉報至公召諸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焚之曰吾家故編氓自吾弟始顯天啓之矣阿堵物何與人事以汙口吻耶濟寧人聞之大喜祝公多賢子弟也其後惟謙舉復如是少子道舉復如是邑之人語曰無謂錢無母成公貸我母無謂錢無子有子如成氏客王生者自言受禁方丹砂可化爲黃金以示公公謝不受久之術不效扃其戶逃京師貧不得名一錢遂投繯而死公召故與王生善者啓戶焚其書曰籍令丹砂可化爲黃金而死如是安足貴乎所餘衣履筐篋諸君各持歸以愧夫世之好迂怪方士之談者南陽豪楊棟與諸王孫有連多行不義惟謙爲令廉知狀

棟懼陰使人以千金爲公壽公大怒將黔之其人遁走終惟謙令時棟不敢歸南陽公讀書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取類此而于孝弟曰孜孜焉髫時從父佐從踐更被酒爲縣尉所窘且笞之公以身翼蔽其上暴呼曰伯且莫人不任笞明公柰何以醉飽之過死人乎尉爲起謝某子甲與季不相能持之急公聞挺身而往爭之吾始以公爲長者也乃今而知公非長者必欲衆辱吾弟公不自爲地耶甲乃已文碩人卒傾橐營兆域比於原氏阡家以中落而邑復中水蕩廬舍幾盡凝所公繼室以陳碩人耦耕城西田間公旦暮自上食擊鮮剌肥

邑人爲忘貧也疑所公卒公髮種種矣哭不㤿禮無容葬從其厚然非效原巨先樓君卿以自爲名事陳碩人如文碩人禮惟謙嘗輦公之京師未匝月聞陳碩人病幷道歸碩人謂公吾鄉者脫簪珥令而兄弟出錢邑人今何在公度貸者莫能償代爲償碩人而乘間請以周三黨之急者碩人業已病困亟首肯沒而持服哀毀竟三年伯兄病公體適不平强起經紀其喪哭而過市市人皆哭邑博士弟子上公行誼賓之鄉射固讓不往惟謙以令考最得封公如其官已爲郎値上覃恩晉令封最後有詔諸故受子封者得服其服公所縣金緋矣當

是時伯兄累貲鉅萬有子文選待詔公車季爲州大夫歸他子孫往往有才能異等蜚聲黌序閒三家第宅相望于五達之衢守相長吏鳴騶建旄而至者相踵公一切以醇謹爲教鞠躬廩廩有萬石君之風歲時伏臘具冠服而朝疑所公之祠曰夫伯也官兒也宦不于其身于其子季也卒不于天下于邑若州差無負大人矣亟呼侍兒取吾褐寬博來從父老里社爭席坐而痛飲耳安能學東家子車上儛耶嘗治遂家河橋邑人爲伐石誦功公艴然不悅無寧使人謂我侵有司權是重吾不德也亟某東濕邑諸生諸生訟部使者將逐之以質公

公言丞可去不可以諸生言去使者大悟惟謙爲吏部公不色喜也旣外遷不色慍時移書命之曰東房數創而憤我深西房數通市而窺我熟二衞寢我闥而持二心吾聞北平京師臂也脫有故必先及難孺子勉之其通達國體明習四方之故縉紳不啻過矣公元配爲朱安人寔生惟謙先公四十年卒懿行不甚著而以惟謙累贈安人繼朱者王累封安人惟謙旣慟母蚤逝缺然祿養公且老不欲之北平公不可令兒得一當虜以飲至之爵爵我不大快哉惟謙遂行明年虜見於足頗劇惟謙方以城守功受賜金使使告公公猶撫牀而莫兒

何以酬國恩已呼中子蘧少子道而詔之曰人生如夢吾得其佳者也遂逝葢公嘗病夢若有人引之度石橋者覺而病已好施予彌滋甚卒之日夢邑大夫召之飲辭而田中傭亦夢有貴人謁公車騎雍容甚都其明夜公病卒不起萬曆甲申十有一月十有三日也距生正德丁丑七月十有二日年六十有八朱安人卒嘉靖乙巳二月七日距生正德戊寅五月二十有一日年二十有八子男三人遜卽惟謙婦趙是爲處士守才女繼武是爲處士尚嚴女俱封安人蘧邑諸生婦侯是爲靈壽諭華女道已卯舉人婦陳是爲省祭官守時女孫六人

出者其德邑諸生婦陳是爲生員應瑞女其行邑諸生婦段是爲少尹煉女其節聘于李是爲舉人遂女其業聘于夏是爲戶部主事潛女遂出者其學聘于李是爲吏部郎中化龍女以善文章名狀公與安人者也道出者其功女二人壻爲李橙陳光範孫女三人曾孫男女各一人公先世山西澤州人其家長垣從其祖朴始占籍時主書吏誤書成曰程惟謙郎吏部上書請得復故姓亦公意也銘曰班固短太史公述貨殖崇勢利敘游俠進姦雄貨如成公勢利何崇成公任俠何名姦雄仁能取予勇決斷彊有所守智權變振人不贍先貧賤

諸所嘗施唯恐見何以銘公取兩傳下報太史吾無間

封刑部主事尹公李安人墓誌銘

令鳳陽守尹乾泰生四年而毋李安人沒葬沔之長湖又二十年成進士令清豐徵入爲郎出守鳳陽八月而父比部公沒形家言長湖地偃瀦更卜漢陽之磨旗山合窆焉乾泰摽心飲泣而呼曰天乎毋何以不逮孤有鳳陽也孤何以鳳陽故不得奉父合也則思所以不朽二人者而屬某志其墓某不佞于乾泰居相近交相善也按狀而爲之志比部公諱齊字德思別號復吾安人諱淑眞其先皆江西吉安郡人弘治中公父邦淅婦翁謙始徙漢川邦淅能磨礪淵聲以高年賜爵鄉三老諸爲人談笑多聞以處士終兩人相得亡閒也遂締爲婚姻公六歲喪毋熊孺人二十有一歲而安人來歸則三老公之勝李當室東濕諸子婦公既以父命治儒術爲邑諸生里人遣其子弟來學所入奉悉以充甘毳而安人椎布操作夜分甫就枕未雞鳴輒起冬龜手夏汗沾背不少休以爲常三老公大喜語諸子婦異日得孰與仲多公謚仲子也更五年而食指日益諸子婦好生分公脫身出橐無一錢獨盃自奮夫牛衣而卧者非人乎安人杼柚相之不遺餘力公居恒謂安人而以織耕吾

以筆耕安事洛陽二頃哉所親數尉存之賴不乏絕而安人時從容爲公言大丈夫生而爲首陽之餓夫固當柰何死而爲若敖之餒鬼也君年幾四十矣宜亟圖之公不可吾與若攻苦歡淡豈一端而已幸而苟有不欲令新間舊也詩不云乎不念昔者以我御窮安人恚曰妾私君之寵致君無後以爲大僇義之所不敢出也公乃有今副室蕭而安人業已娠其明年乾泰生人言安人後其身而身先儻所云天道非耶甲寅安人病七日轉劇手乾泰屬公曰妾與君拮据佹得今日繼我者必如妾妾不死矣吾兒甚慧無若東家子幸爲儒即貧若

其委不死也公乃有今繼室彭而思安人訣時語于心
終不忘乾泰稍長即程督鈞校之歲庚申邑大水家人
四出餬口公晨起操舴艋載兒往從其從父塾中受書
迫莫還載歸父子巢居誦聲前唱于隨唱喁也公凡一
再省試會數奇被放因罷去爲都護府掾故多暇攜乾
泰舍中讀蚊亟搏體不顧小倦一童子引其肘無得假
寐客或說公長君不幸蚤失恃何復以此相苦公曰不
然使兒惰則無成吾負若母矣要束之如初公嘗病夢
謁神若青帝者詔之女且不死今而後可二十年旁綠
衣擁盾者賑之木簡尹某爲某部主事公驚寤病良已

而乾泰尋籍名博士薦紳學士交譽之公遂謝掾不復
就乾泰初治易已改治三禮治三禮黃人最著則遣之
黃黃距漢五百里涉大江去來每別持其踵而啼曰吾
不得於儒去而之掾不得於掾去而之農兒無似我乾
泰貴而公喜可知也仕爲令治有異等之效三載考績
封公如乾泰官安人爲孺人爲郎廷中稱平値
上以建儲班慶公與安人晉今封而公深自異其夢之
符也移書乾泰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孺子強爲善而已
矣公豐頤而猌背七十不須白然自以居泰不忘約事
大小率身綜理以此善病乾泰亦心念公上書乞解官

其指甚哀兩臺尼之居有頃公卒病革呼侍者曰吉日
兮辰良吾往矣遽起沐浴更衣而逝乾泰有弟三人彭
出者應亨蕭出者應利應貞俱爲諸生公教之一如乾
泰乾泰者應元字也語曰豐年玉荒年穀人情哉夫儒
首四民冠六家則人人言之然而儒卒不勝者彼其取
效捷而此難除度也尹公不以身失儒之利必成其子
安人甘食貧以佐公爲儒既死能以儒成其子不厭糠
覈卒無二心尹氏文學自公垣墉鳳陽塗茨因以斌斌
江漢間鄒魯之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若一經然則儒
何負人哉夫爲人父子夫婦者觀於是可以興矣公世

系及安人生卒葬月日子女婚姻名族詳應元兩狀與
太子洗馬陳元忠所爲安人志中不具論銘曰維公受
姓自周吉甫崇珂鎭吉世有其土中葉曠僚與畊隸伍
比部崛興以繩祖武繩武維何經術是厲無成代終亦
有伉儷教誨爾子不顯亦世皂蓋朱幡皇皇高第稽古
則榮無曰靡定父兮母兮誕膺帝命士也自貴貧而非
病神示之夢天篤其慶章江濬源漢則滙之旗山表阡
漢則滎之承家開國振古如茲於戲來體其永繹思

贈刑部主事劉公陳太安人墓志銘

贈比部郎損齋劉先生以萬曆甲戌十有二月十有三

日卒繼室陳太安人以庚寅七月二十有七日卒窆在雲湖山陽既十年而其子比部公從形家言改卜玉屏山更𦵏葬有銘内坎中而公與不佞某俱上計京師則授簡使某任之先生慈谿人也先大夫爲其里人馮侍御公所舉士于今三世師友交遊無如慈谿嵇而季弟又與公兄弟行中有同成進士者知先生家世滋詳當宋時始祖某自鄞起家四傳爲刑部公某徙慈谿十六傳爲禮部公堊以耿介稱一傳爲訓導公詮以博雅稱再傳爲某公法以醇謹稱娶于夏是生先生名萿字朝佩顔其齋曰損人稱之損齋先生夏卒繼以李是生先

生兩弟印川公某信齋公某先生生而精神清徹屹然成人方矩五歲受詩質問塾師大義欣若有會稍長經通專門名家莫能難也而宗人西川公治春秋精先生好之復從受春秋所揚推時出西川公意表三月而精其言遂以春秋應試爲邑諸生時猶在總角也貫其餘勇通諸經已而及諸史諸子若古今諸大家文辭得失成敗年代爵里靡所不强記曹偶中有疑忘叩之響應因目爲行秘書屬文體大而思精殆無一語空設吳越間聞其名爭延致爲師友門下士若吳興閔京兆宜㓛雲間徐孝廉鏻朱處士察卿轉相傳受數十百人往往

取科名陟尊膴而先生顧偃蹇一第歲時所入脯脡贄悉市甘毳以奉父母視人緩急如已有之周旋隱卹傾篋倒篋身華冠縰履緼袍無表有原曾之流風焉久之父卒先生哭并絶而復蘇者屢矣竭誠盡愼附於棺若槨者勿之有憾而母老善病相啓居視藥食晝忘餐夕忘寢至禱於神以身代其哀也毀瘠其葬也備物盡母後父沒十七年而先生凡老人尤以爲難信齋公亦諸生有聲而壯卒先生自孩提至白頭同釜而炊更衣而出采風者嘉其行請爲題門曰孝友先生雖終窶所餽遺非義一縷一粟不受也而有拔俗之韻手一編書坐

料㞋下有所當心命觴自勞陶然放歌頹然曲肱而卧視榮利蔑如也鄰有貴客治第謀得先生居自廣使所親示意先生艴然不説是吾所受於先人者也不能守而棄之與日何以見先人地下君不聞蕭梁時語耶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黃銅王瑩朱侃遺譏後代等耳吾不欲爲朱侃亦何可以王瑩望人言者愢怩而退始先生娶曹安人無何卒而陳太安人繼之于時娣周操家秉以安人姒也固讓安人復固讓新婦不習事爲尊章憂娣能晏然已乎退而偕女奴井臼舂揉挫鍼治瓣任其勞且賤者事姑李孺人先意承歡猶先生也姑病

曰葬左右猶先生也姑亡創鉅痛甚猶先生也比部困毋馮安人與周娣姒三人五十年無纖介之嫌從子志述志述婦翁飲食教誨不啻已出猶先生也饔飧不繼以簪珥市簪珥罄矣以罌缶杯案諸物市卒無愠色猶先生也而復艱于子于是印川公以其子比部爲先生子而先生已沒安人撫比部而泣夫爲人子而不能以其親名顯者與無子同孺子勉之矣發先生遺書授讀比部泣受命六年而爲諸生又四年而舉于鄉明年戊進士安人泣而告先生之靈悲弗見也又三年而比部考最贈先生如其官而安人從令甲加稱太安人泣而

告先生之靈悲弗見也比部以言事謫判閩之福寧州念安人老不欲行而安人曰不可兒戇不識忌諱荷上恩不殺宜若爲報母以未亡人辭偕比部之福寧三年安人病比部輦還至東嘉病寖劇遂卒比部傷先生才大而用小積厚而報嗇而安人年不若先生者八之一飲淚含毫爲狀數千言尚慊然若有遺也不佞節而志之如此先生生弘治庚戌十月十有五日年八十有五安人生正德丁丑閏十有二月八日年七十有四比部名志選由福寧補無爲稍遷合肥令八年不調則上以新進言事者遷怒故初娶于羅同邑中山公女繼娶于呂餘姚文安公女孫贈封皆同安人銘曰轅生伏生申公八九十歲老翁先生道同年同父母昆弟肅雍刑于寡妻從風儒有一畝之宮藐爾千駟萬鍾白首一經固窮視天無日夢夢與善不寧在躬無子有子顯庸潛德升聞帝聰玉屏山氣如虹緊埋玉焉其中儒林漢史所崇我銘儷之垂鴻

贈知州李公張宜人墓志銘

自陪京而北江都一都會也賈人煮海者貲鉅萬仰機利而食不皆善富自陪京而東歙一都會也其民行賈四方唱櫂轉轂以遊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往往負

才矜地感分遺身而不盡諧於大道余所聞李太公產歙而家江都卓犖風氣之外有足術者焉太公諱時昆字潤之鄉人稱之玉岡先生其先歙巖溪人王父賈江都以其籍自占又爲江都人王父沒而後生父文瑞娶于葉生丈夫子六人公其季也少即獨行敢往嘗從羣兒垧外遊歸薄莫家槃槃嘗道羣兒懼不知所出公大呵身先之父老以爲奇年十二母卒明年父卒執三年喪如禮貲用乏兄弟并日而食不能擇善地葬父母而先是父自江都還老歙歙地隘而生齒繁歲食大半資外郡公則走江都依從父習賈事而好逐諸俠少游散

之立盡於時叔兄以曉暢軍事入楚開府幕而仲兄爲
諸生公與其少弟當室業益窘乃自刻責謝諸少年器
用不作車服從給務完物無息幣資計差溫矣吳人張
翁僑居江都異其才而妻之是爲張宜人歸之日獨公
仲兄婦江姒在孺人年長而身下之家故織里爲女紅
精良以佐公什一公雖賈手不廢書尤善鄒孟氏宜人
焚膏夜作公就之讀而江姒又沒中外一切倚辦宜人
宜人應之有倫有脊也仲兄居學宮少弟居市宜人饋
兩家食視公膳必豐公微之大喜自是兄弟同居者四
十年宜人執勞良苦而方始有時公括其橐纔數金歸

歙治葬客謂公葬親必善地善地直不貲君持數金何
爲者公泫然流涕曰必俟金多是令先人骨蓐螘也而
會里三老汪公善形家言卜吳家林吉遂以葬若神助
至今相墓者爲口實云所以旌孝也向後賈愈饒而叔
兄留楚不能還裹糧具從者衣屨御之疾而爲之潘沐
備酒肉焉道陪京雨雪載塗行旅股弁故人蔣公止公
公不聽卒以叔兄還江都也而督學使者都試士句曲
仲兄爲諸生病不任試公輦而從之視藥物唯謹稻醴
粱糗腶脯非親嘗不以進仲兄病良已入粟爲王官而
公賈益大振更事鹽筴諸賈人以賄干法叔兄與焉御

史名捕諸賈人獄吏私計李叔子貧不若其季實李名
御史檄中奇貨可居也公是以有江都逮或諷公益不
自明公不可聞之史佚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
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將安避之遂詣御
史飲章巳御史廉得狀醳公薦紳先生諸豪傑長老高
公之誼懷刺納交其門如市合巳者善待之不合者弗
能忍見面刺人過失人至掩耳起走曰李公善愧人而
內無關鑰簡易佚蕩乂之人乃益親周亟矜無資隱民
多就食焉所代償逋課若脫諸生于戹者終不受謝年
垂三十而有子隨州君宜人復擇宜子者侍公數舉子

卒不育隨州亂則就外傅受尚書既爲諸生與其曹偶
講藝社中宜人洗腆酒食日三餉隨州登賢書以肩輿
造請賓客辰出酉歸見宜人自言憊也宜人蹙然曰孺
子年如日之方升駕人車而行猶未足耶而父母食貧
時手口並作不啻鳥之爲巢孺子毋得習爲驕惰隨州
長跪受教里人聞之轉相告語李嫗非衆人之母也食
而能教矣歲巳丑公稱老客爲壽者相踵置酒酬酢如
壯夫忽病脾尋病疽宜人與隨州醫卜禱禬萬端卒不
效又二年爲辛卯夏五月十有一日卒宜人哀不欲生
明月十有三日命隨州飯僧三藁之戚胥集加羞珍異

[illegible]倡及諸乞食者數十百人勑家僮悉內之吾爲乃公求生人天寧惜小費日昃坐胡牀誦十方諸佛召隨州前執其手曰兒勉爲善而母從而父遊矣十有四日遂瞑公年七十有二宜人年六十有五卒後三十三日葬江都城西七里原子一人即隨州名大謙女三人伯適丁世綦天道女子各一人宜人撫之如孫仲適閔文玉亦天道二子子之如丁氏子叔適黃承恩王姑王舅老而喪其子婦孺人敎女善事爾王姑王舅如而舅姑隨州婦蔣有子一人洪齡女三人伯適太學生吳之章叔仲未字隨州傷其父母未及抱孫而手狀其遺行甚具

文甚嫺美余第論次其所合大道者如此昔太史公傳游俠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論貨殖仁不能以取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仁道至大安往而不在公所行多仁者事孝弟仁之本也其爲人也孝弟刑于寡妻咸有一德如其仁如其仁世奈何以游俠貨殖輕天下士也隨州三載奏最以其官贈公稱奉直大夫母稱宜人余謂公生而賢詎以死而貴加重先賢後貴于義竊取焉銘曰賈也不足以賈俠則有餘俠也不足以俠賈則有餘非賈非俠其道爲儒有私淑艾者鄒孟子與子象賢妻從夫翁爾兄弟樂爾妻帑諺有之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名實相冒曾賈與俠之不如余銘爾墓目爾高士得儒之實名其舍諸

贈文林郎周公李太孺人墓志銘

周贈公以嘉靖辛卯十有二月十有八日生以萬曆庚辰五月七日卒年五十以丁亥十有二月十有六日葬邑西十里西嶺之原配李太孺人生同歲十有一月十日以萬曆丙午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卒年七十有六以丁未十月十有二日葬邑東南三十里宋家山之原贈公之卒也叔子水部郎少越二十二年而舉進士除建陽令考績贈父如其官母太孺人始葬贈公友人祁

門程大中卜地語余曰吉十年必興言今驗矣既復得善地葬孺人乃次論父母行事乞余誌余兒時見水部王父獨不及識贈公水部從余遊每嘆若爲是子父因從里中人悉公大都矣周當南宋朝居邑富水里霍口村有登第爲評事者墓碣具在其裔數千徙居太陽山麓自世忠始而子敏還葬霍敏子永通徙邑東郭子紹賢是爲平溪公以諸生領陰陽學訓術事監司行部詰問令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何解令窘公從傍對如響監司奇之使視邑篆間攝巡徼子鶚是爲西村公明經屬文數游胡穎州李吉安王太僕馬太僕諸名人間令太

父叅知公亦締社焉脫人之急而恥見德邑所稱爲長者也其賜爵及上所委任畧與父同娶于王王卒無子繼以向生二子贈公爲仲名一敬字伯寅號少村則以父西村故幼受業羅補之夏六泉兩先生所更工八法屢舉童子試高等二十歲孺人來歸父嘗給事觀察柯公甚驩觀察歸而奴逃匿邑中以屬汪中丞曰第檄周訓術捕之足矣奴既獲縣倅恚曰舍賊曹而用周生謂我不中使乎訟言逃者必由周生狐埋之而狐搰之耳捉父下吏伯子憼叔子稚齒莫知所爲公啼曰兒願詣中丞自白父曰如倅何巢覆當無完卵公矢之天之死

靡他也羸服宵行不曠山不植地匍匐累跰而長跽臺門流涕爲言倅也中丞壯之下其詞并案其從兄明經積不平庭詬倅倅操父益蹙槖如洗出貸外家又不給則傾孺人奩一簪不得著身矣良久乃罷公省父獄中獄吏稽故百方父嘆曰刻木爲吏期不對今乃信之事已命公試郡令吏而詔之曰緩急人所時有也無若若人然郡守某子甲沓墨無顧忌有沒官婢索直錢百緡以間吏吏曰楚婢直不當江右十一守江右人靳之榜吏立其贓罪詞引公公言吏事外人何得株累守愧躡尋公左右甚之薦賄公笑曰有三寸舌七尺軀耳無何

守暴死江中而公亦遭父喪去四歲失母周孺人兄二人後母向爲母從妹生弟三人議析箸有田一區爲歸叔季叔季讓公公泣曰先人昔以私産予異母弟吾乃受之先人不以爲子而郭去市五里而近田惡公以瞀亢田與叔季易或譏其無算公語之曰是庶是裴必有豐年穿渠引水溉之且于形家利是名蘆中水部所由興也後母撫公故厚公事之絕孝家秉聽叔弟不復問而爲季弟擇師爲少弟受室痛女兄之早歿也兄事其夫子視其子沒身而後已萬孝廉始居約公識其非常遣諸子弟師之贄餽有加孝廉忽忘雅素公謝不與

通水部鄙而能文有薦紳先生相攸孝廉爲通言公不應而督水部與仲子學棄其善田不惜里父嘲之富貴何時吾見周氏子枵腹而父爲餒鬼也公怒誠不似爾曹酒肉傖父人面强行耳邑通衢樹石爲華表勒諸登科者名家有郡人物志恒指示水部某也名臣某也才士願兒子似之每鄉書出及聞某所有古今文善本倩而手錄之冬則曝背書以授水部讀幾等身矣攜水部就竟陵應督學試見格苦雨躑躅歸項項不得意迺誤仲子耕而令水部從季弟田閒廬學日果惰鄙飽而倒之旣病猶時詣塾聽其伊吾午夜不寢也病力語孺人

吾母年四十有九姊氏如之今我復病殆不自濟奈何叔弟請治木無以貧而儉于大事公搖手曰無益死者而重累生者爲烏鳶螻蟻食何擇焉家所有尺布斗粟籍之以授仲子而持水部泣所爲甘貧如飴冀若少有樹焉已矣與日所就孰與仲多吾待若而目瞑而丁寧孺人善成吾子以副吾志孺人上世爲鄧贅胥遂冒鄧姓久之乃復居邑寶香里父轅兄弟八人富而能施母王生子女各一人而副室謝生孺人與仲叔二子王母獨愛孺人兩家翁意氣相結孺人所由締昏也裝送甚豐歲時餽問相屬孺人無所私悉以供舅姑養舅御子

奇嚴小有不合輒子杖孺人屏氣如不息治中饋事率稱旨舅有逮公所以蒙霜露犯不測供橐饘人稱孝焉益孺人功參半矣贈公家益落力田不逢年日不能二餔孺人委曲佐之三十年而母家亦樂成孺人賢孝供所困乏公兄弟探籌分產孺人夢神授五丸取其小者已得石田孺人以爲天賜欣然受之兄弟之交相讓也孺人贊曰丈夫當自立耳不問多寡有無人本乎父何母同異之有叔季與諸娣有違言外者掩蓋之內者諭解之其歸也在姒先不自先也其班也在兩娣上不自上也公卒奉其言忍死以育諸子而殯於族空舍或嗾

之非所據而據焉不可長也孺人謝曰未亡人固知其不宜命仲子除故地爲室居之歲饑篝燈績以易赤米母子充虛而已仲鬻什器得數金告糴族富人富人閉糴不予金孺人造門謂老婦孱弱耶吾不惜死以活是諸孤也他族人交口言婺也詞嚴義正不可鄉邇富人乃還金水部爲諸生余仲弟本建館之精舍而食之孺人以新婦少爲理其家事使無分心同舍生郝給舍仲興孝廉吳季習游劇驂王幼度輩數過水部往往得精鑿食迹之則出孺人典衣人以方陶母云邑於唐時酒名富水春歲入貢孺人得其法所釀絕美然非其子良

師友不得飲也以故余兄弟家不善釀而時時有佳酒客咸與之水部爲諸生有名學使熊正子亟稱楚士無雙顧數不第孺人無戚容而更慰籍不猶愈童子時乎旣稱子大夫具冠服上母悲不逮公溺如綆縻建陽之政嚴孺人不善也往聞若翁循吏以德服人未聞以刑令事繁日昃不遑食亟使使傳餐而恒規之吾聞爲令日食三升飯不飲酒兒寧渠忘之耶旣而謝屯妖黨作邑中人震恐水部白孺人無懼孺人曰兒意在寬我然身屬公家患難以之無以老婦爲念頃之渠魁獲捕其首自餘人無反狀水部色不豫然孺人問得其故此獄

民爲所迫脅無俚之至耳宜盡貰之部使者檄訊兩郡妖黨三百餘人孺人謂水部人命關天天之德曰好生孺子愼哉財以十三人具獄而孺人喜可知已仲子之子禮居邸中學稍惰訶之不爲姑息水部蚤歲鰥于子而婦李舉女今歸楊生者孺人憐愛甚若毋念其兩弟卹死者而厚生者爲侍兒補苴衣履節其勞逸而隱其過匇令水部知水部上計先以孥侍孺人歸三黨故舊量厚薄咸有所施展贈公墓悲不自勝已水部歸里而少婦吳所舉女殤孺人泣告之曰吾所泣非懷抱中物泣其能使若父過慟也水部遽收泣以一端綺爲壽孺

人手度之可爲我棧矣水部怪其語不祥而以計期迫行孺人泣送之門遂微示病仲子進藥不受僂其指數水部歸期而無寫諸子女不置也未兩旬卒初爲水部置媵不知其姓媵執事甚謹孺人愛之水部不甚寵欲遣者數矣孺人保護益力病革語其弟若外生歸爲言此人種不可失也其法相與吾夢合已而水部歸見媵日夕哭孺人靈牀前甚哀困思母言稍近就之已舉莊生而殤已舉佛子今復有身矣孺人時見夢而媵屢禱輒有驗迹之則李氏女於孺人爲族兄弟子父蚤死母適龔龔貧復轉爲他人女孺人故不知也精誠所格以

歷周祜其事甚奇子三人長徹婦馮氏孺人姊女夫婦俱殤次謨顯婦李氏孺人從弟元旦女繼以龔某吳某女叔士顯即水部以建陽令再除內黃擢今官婦處士李維新女封孺人謨顯子一禮爲邑諸生娶李宜春女其母水部姑也女二一字胡茂才宗法子桌一未字士顯子一佛子聘余兒太學生營易次女女一適楊茂才日泰子茂才子奇益婚姻多重親不則其微時知交與其子弟也昔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雋不疑錄囚徒多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周贈公不阿邑守指令吏得罪水部于妖黨獄全活以數百

計孺人實啓之此兩事與古相類周氏祚胤庸有旣乎銘曰居下蒙難而亢于志食貧沒齒而饜于義孝弟力田內行淳備以刑厥家合章從事爾陰行善人陰受賜天亦陰隲大啓爾嗣叔氏先鳴爲國循吏貤以好爵昭德之致策命在朝銘言在隧令問令望於鑠永世

贈文林郎吳公魏孺人墓志銘

吳與吳爲著姓今司城其秀者也司城從父允兆與余締苧縞之交每談說家世亟稱司城父母令德余心識之司城因屬允兆爲狀而屬余志墓道石其先世載家乘者不論自司城之曾王父始曰萬戶公鶴配卞孺人

舉子三仲曰德慶公應明配沈孺人舉子五叔則贈公
士安字居之司城父也少有英氣不爲羣兒下德慶公
譜塾師是宜折之塾師盛色而需之孺子視上而舉
趾高將何爲者有二物在公對曰師無而不習其何所
逃罪乃若志三軍不可奪也箭直往不顧方得達堋的
耳塾師奇之以語德慶公德慶公以語沈孺人三郎他
日似我德慶公督諸子不優饒而更有虞於公公奉之
甚謹十六武康魏孺人來歸魏以富傾邑而世隱德有
文孺人父太學畊公沈孺人數舉子不育得孺人不啻子
授女紅女史輒通曉太學才公而字之既婚而太學孽

子無顧藉謀諸沈孺人吾割家之半令婿與孺子共之
可相依也沈孺人曰吳倩有志分殆不可屈太學公間
語公公謝曰以衆地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
速無所匿其遲也翁自有子而令其呰窳以生乎慈雖
嘔㛑覆伏累日積卵以爲雛亦俟之𢪸月耳某不敏保
任先業之不遑而遑爲人謀歸謂魏孺人吾勿敢冉見
舅矣何欲贅我乎太學公聞而歎曰孺子日損矣孺人
泣曰吾翁言驗魏氏鬼不其餒而德慶公家政嚴孺人
屏文綺珠翠服布滌雞鳴起先諸娣姒起居尊章尊章
喜婦無富家驕惰態保家之主也事多屬之然不敢以

賢知先諸娣姒粥粥若無能者公十九爲諸生有聲德
慶當之官則詔之兒志不在小吾令試以事兒兩兄兩
弟從我與母兒攝家督公敬諾持家條而治約而詳不
煩而功德慶公官三年歸大喜知父信莫如子公學日
勤孺人機杼相之往往達旦郡邑試列高等而會學使
者試檇李檇李人煙鬱攸又大暑學使邸偪又如釜盎
中公不欲前允兆兄弟掖之入試畢而里溫生以熱死
公大驚吾二親稅駕萬里外方謀膝下色笑柰何爲溫
生續也遂歸而亦稍稍厭經生業矣司城十歲風氣日
上善屬文公因白父兒鶩於科目若無緣此兒可繼志

庶不負大人望德慶公許之公更語孺人吾將爲樂羊
卿且斷機中絲柰何孺人默然有間曰君爲王太原妻
亦不失爲太原婦客或哂德慶公昔何望子奢而今聽
其倦勤乎德慶公亦哂子成其子猶父成其子也邑中
有北倉之役宗人任者必敗諸猾視吳猶饑鳶之攫肉
乃委之仲氏以其可欺也某邑令偏聽下人關說如響
公庭辨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
反親臣不逆君先王之通義也吾翁以賤子當戶何用
仲爲令壯之斥諸猾無復言公乃與諸猾約過任之事
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不者有以死爭而

已諸猾戒曰是夫威武不能詘其謹事之十年役舉而
無傷父母卒哀而瘠已勗諸兄弟哭泣所不能忍然無
救於逝者惟思大人所望於子式相好無相尤怡怡如
親在日即若親在也孺人亦時進規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宜其兄弟所以為孝故終身兄弟娣姒無間言以季
弟幼愛之尤甚季病瀕死公籲天請以餘年代其夜季
夢神摩頂我救汝遂愈明年季舉子汴每語人人有一
父母我有二叔兄是也汴亦曰吾父生我而再生吾父
以生我者伯父也從弟以娼為妾夫婦反目婦兄以鬧
郡中郡守李公嫉烏程某之溺娼者大怒寘之理從弟

逸事連公公不辨數獨身坐也從弟歸好謂之曰願子
自愛再從兄某相訟株累公而允兆亦受誣司理司理
怒不測莫為先後者公奮而前白允兆寃狀難竟抒矣
羣從以詩社召公公不往是多費思非佚老之道或召
與博弈蹴鞠則呢就之是第勞力無損神也恒窮日夕
乃歸則督課司城所學小不直意輒批其頰吾藉若以
瞑吾父目若無成何以見吾父地下孺人睨之而涕公
還顧曰爾之愛子以姑息我之愛子以德孺人曰誠如
君言第惜君早廢耳三人相向大泣自是孺人嚴與公
等司城力學為諸生舉首而許司馬子告家居遣之受

學歸每為公誦之喜曰兒得師矣孺人父卒而孽子為
貲郎乘樓船擁聲伎過贈公入謁孺人曰阿翁憂我不
立今峩峩頭上冠恨不令阿翁見之孺人斥之爾不肖
先德不愧而驕如洪爐燎毛耳已而魏果盡棄其產孺
人為之再償卒不守公虞傷孺人心迎外姑來養執子
婿禮甚恭二十年如一日孺人性約不妄費而哀窮之
乞者不拒負者不責中歲家日起子舉於鄉操作如故
先哭姑病見端已哭母病轉劇不起公慟而呼司城曰
若母長於我五歲習於人倫物理凡我所以事若大父
大母不失子事諸父諸母諸姑不失弟事諸宗黨婚姻

鄉里不失睦者惟若母是賴而我不能事若母母思廢
食事宵則發夢若無忘母必無忘魏氏以故公慟孺人
深言動稍異常度而允兆仲兄罷駕部歸攜諸兄弟載
酒放浪湖山間允兆獨與緇衣黃冠過從駕部讓之曰
若自謂超柰何負花時而舍羣從公笑謂駕部某亦患
仲氏詩落子時于花事不相涉也聞者絕倒久之而公
痰癈體不仁司城嘗藥以進魘之去夫葬骸于曠野之
中祀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我形廢而神在與
飄飄往與忽忽來病能束我乎呼長鬚負而出或乘兜
子之湖山間遇者目笑之公傲然自若凡羣從會必須

公至而成歡生平喜道人善不喜聞人過郎恢詭卒歸於厚晨起肅容禮天地客在室必揖客後進食禮若簡而實敬貌若峻而實慈用若嗇而實惠而里人第目公亢直最著云嘗道遇尉揵鄰叟公前謁曰且止此善人郎有小過可宥尉釋之鄰叟德公不置口允兆以問公公謝無有蓋有長者之風允兆又言公數訓司城士寧恍髒而抑毋伊優而容司城或欠伸輒怒曰爾爲陳咸耶孺人訓司城若大父媵人無子我與若父毋事之以娛大父而父有媵若與婦事之亦如我無論子不子也司城居官法公之直砥節不回爲令高等不拜臺省僅

擢令官而其居家法孺人之慈可謂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者矣公沒萬曆癸卯二月六日距生嘉靖丙申四月一日年六十有八孺人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距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有某以司城爲某令考最贈公如其官毋爲孺人司城名某娶于某封孺人子某娶某女聘某女女某人適某字某孫男某人娶某女聘某女孫女某人適某字某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銘曰倚歟吳公廉隅其迹而埴厚其衷仗義執言脫人于患口不言功尻輪神馬因而駕之生死無介乎中亦有孺人秉德式同爲孝女爲哲婦爲賢毋舉始衷終子也顯親揚帝庭昭明有融答而封坎而宮銘在中文以傳遠名無窮

贈山西左布政使樊公權夫人墓志銘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余試士蒲城以今中丞樊仲明爲冠其年不舉尋有父喪又六年連茀比余觀察晉中則仲明已爲左方伯部雲中而晉撫臣且有內召僉謂當屬仲明無何仲明遭母喪服除起家治兵薊門尋開府晉以流言力請歸上予告俟召用乃奉里人王憲副所爲父母狀請余志墓中石憲副文有西京氣非余所及然知仲明父子故深不可以不文辭爲之志曰贈山西左布政使樊古溪

公與元配累封夫人權氏蒲城人也公名善字國祥上世籍邑㴔池里爲望族徙西隅甘池者自亨始亨子歸極歸極子所恒所恒子剛剛子閏孝悌力田世有古人風閏子經經子濟重濟重子熙以善富雄閭中而好施賑餧人掩道殣人歸者如市娶于某皆以仲明贈秩與公夫婦同公少卓犖不羈受書通大義父以獨子不欲溺苦於學數休之長受室權權邑巨姓所遣女多貴介獨公布衣衆或易之不禮焉公曰非不能也是不爲也傲天之衆吾有子其事將易冀已安知是詖詖者乎故督諸子學甚勤歲時集三黨四鄰族散核肆几筵合嘉

好結親暱弭百苛妗謠慝其爲人也復言而不謀身今人而不謀長或途遘卒遇歡若舊好深自陳結蹤而趨之唯恐不及非然者掉臂去不顧縉紳學士造門締交耶夫曲桐御莫適相非也必申其志里人有爭鬩質公公置酒與之平而持丁寧之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而造怨無已乎衆唯而退相戒曰無是貳言也樊公巳斷之矣既納其自託必不以急相弃即詣吏繇錢篚悲任之卒無怨悔公卒而鬩者株連毀家嘆曰令樊公在吾儕何至此權夫人幼閑姆訓奉舅姑孝以公不問生產撿厲勤事身爲臧獲先飲食以時使之不暴公家

徵調宗戚酬往男女婚嫁與親師取友之費一切俻舉焉公初艱于子父命置貳公未即諾夫人諫而繼之以泣不孝無後爲大妮帷幬之愛而失嗣續之計是妾爲君家不祥也毋多庶鮮君寧謂妾非人耶有如此日乃納吳氏姬明年遂皆有子而夫人撫諸孽子勝巳子孽子依依適母所忘其非離裏屬毛也仲明自諸生以至藩臯每進必祝賴先人之靈寒暖遂有今日子婦中或私語是寧足多乎則正色而誨之禍生於微禍生於忽緩持盈以沒而槩救傾以時老婦平生意不在多審此至熟矣迨老猶紝綻浣濯不委制于執事之人子貴任

方州曾不豁平昔時意飯粒落盤間輒拾噉翟冠象服
祀先纔一御而已呼諸子視族箔簸未爾者得時無怠
時不再來若輩無論四民之業務底於成不則類此矣
邑不稔於歲不忍饑勞之殃孤兒嫠婦疾疹貧病者無
不餔也無不歠也仲明有雲中除念夫人老不欲去子
舍夫人不可封疆之臣忘身忘家吾尚良食若昆季與
諸孫數十曹朝夕侍側何所慮其曙戈義若此男子七
人一曰東許以貲授指揮僉事二曰東訢義官三曰東
謨郎仲明四曰東誠五曰東諠六曰東論俱武生七曰
東誥邑諸生許謨諠誥夫人出訢誠論吳出也女七人

夫人出者五吳出者二孫男子十二永清訢子永鉉諠
子俱諸生永祺永孚誠子永泰永憲永爵永齡謨子永
熙永照永燾誥子永烈許子孫女二十有二適人者九
字人者十一其二尚幼曾孫男三夫黨婦黨皆右姓也
不悉載公生嘉靖癸未六月十有五日卒萬曆辛巳某
月某日年五十有九夫人生公之年四月二十有七日
卒萬曆己酉正月九日年八十有七吳孺人生嘉靖壬
辰五月二十有六日先夫人六年卒年七十初厝公龍
樂鄉古庄甲山已得吉兆合塟而吳孺人祔焉孺人事
夫君女若宜家人裕後昆殊副疇昔簡求至意諸子緣
夫人指附見其槩如右銘曰維華封人三祝古今蓋罕
覯焉蒲城赤縣太華三峯㬅延地靈鍾美翁有樊媼有
權多富多壽多男修此三者故全其德倍英曰賢人貌
而行天天錫之純嘏大誰曰不然埋雙玉兮十新阡帝
策命兮史銘鐫附青雲兮名以傳偕彼華兮永無騫

贈廣東右參政盛公陶太淑人墓志銘

秀水盛氏其先汴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建炎間從
南遷居錢塘六世孫天祐為元制置使季子提舉轅贅
豐涇朱張翁為秀水人今名盛家港翁父鏐宋進義校
尉殉節崖山者也轅子明德明德子可久洪武中為萬

石長傳三世至洪皆孝弟力田洪子橋崖公嵩贈刑部
郎家益饒以好施中廢嵩子文湖公周舉省試第二人
成進士歷官東昌守祀名宦文章理學發聞于時娶金
淑人是生贈參知公惟謙娶于陶封太淑人其父秋庭
公偕以誼俠稱與郡守及王比部孫水部為文酒社甚
歡兩家婦皆娠舉酒祝曰當為婚姻已而贈公與太淑
人後先生比部水部公喜天作之合也遂委禽焉贈公
生而骨體不恒始學語警悟類成人父友湯納言呂儀
部弄愛之詫郡守公是不作阿翁老博士父故尚書名
家門下受業者皆一時選贈公于書多所關涉斐然有

述作意與諸名士方之氣類爲上家尋游鄉校矣髫髻喪母哭而哀每事有降小弱弟未免于懷含飴餔之繼母吳淑人病公與陶淑人事之無違犯氷雪迎國醫治旋用除愈母時語人兒寔再生我從父令浦城父鋤積猾若而人其守某子甲薦脯爲請不聽守恚父欲投劾去公諷曰大人軫卹窮民爲猾所魚肉去則安所歸命地忍之諸臺察令斷獄是薦于朝入計公將家口還倭方冠鄉郡墟里無行人僑居武林吳淑人驚悸病彌留公療之萬方卒則身敦匠事竭誠盡愼公與少弟淑人與小姑同臥起爲妹治奩爲弟治舍課子與諸子從學

先諸子而後子日綜家計不稽思慮斯須便了並有章條投間習讀夜分不休郡守公之東昌命叔季兩弟從公儕族俊士爲弟師而身送之白門忽得父病耗方食吐餔即行歲寒蹴躃足爲繭泪爲氷至則父稍進食公泥首籲天請代不寐三月不食累日而父卒痛楚殆死東昌人王少司空韓都諫傅侍御皆父門人知其狀每爲慁使言東人稱盛孝子于今不衰守藏吏白羡金數百可經紀喪事公仰天大哭此大人所不取吾何敢汙吾父而兩弟先以父命還公扶櫬苦身持勞或言客死者不得入正寢諸形家爭之尤力公泣不可向也吾母

斂吾不避于支以迄今日復何所忌于父衆不敢復言卒無恙穿方掘土流涕哽咽面目垢黑傾城往觀者如堵諸弟析箸田宅讓其善者已嫁兩女弟割名田四十畝爲費已叔弟仲妹卒收其孤已小妹卒無子有言宜返所割田公叱之骨肉之親以死生易念乎家居早莫出入必謁先祠而宗祠圮繕之若新在武林三黨避寇有窘迫色隱親藥餌饘粥相繼割少分甘逕脫淑人簪珥共于卜生贍之尤厚郡守公擢南曹郎公勅制舍中兒無與外事有酗酒與鄉人鬨若市貨推直者楚撻相震撼或以公量出粟家量入立剖之自郡守公謝世

外侮屈笮弟妹調賦皆蔭公故益不支宿與疎闊惟昆山少司馬顧公拯之每示子孫吾不千人顧公不待人千兩不負矣有奴悍驁老奴去衆欲致于理公優容之塾師倍德與逋責宗人離刺轉相蹄齧不校兩人顧謝蹴踖即所知有分爭必爲解搆人人別進省問欲言加以密意樂自傾盡項太學亡命謹調護之姑子張生爲貴人覆没縲紲中脫之館日者王生于家三十年殯之復周旋兩家妻子隣黃老禱其孫公曰孺子可教使與季弟同學後爲廣文甄識孤微童幼若單貧有志類此恒謂人我不憂財匱憂無以行吾義耳少聞王文成良

知之學妙折奇與訓迪後進皆情爽㟁項比部洗觀察張方伯皆父高第弟子解帯爲誠娓娓款洽三君亟賞譽公冠時之懿幹世之量也教憲使兄弟造次不妄嚬笑進退不失尺寸燕居如齋領之就試僦舍不近囂塵人有非短口未嘗及而舉其善以示勸憲使上春官不第即令館茗上戒勿詣公府日程督如初已季弟卒愀然而嘆四體去二何以自娛憲使成進士爲比部郎飭厲益切大指母釣名母泛交母曲意勢位挈其婦子入都所知白例乘傳公謝曰兒始進何遽作車上僻買舟可也過聊城望父舊治號咷如奔喪日抵都間出謁父

所素善者至憲使同榜同僚造門謝不見不欲自居先輩云日考問憲使所見聞及訊牒爲別曲直酌成敗國體民情省梏屨中歸爲叔弟子女婚嫁而子巳爲諸生傷弟之不逮見也舉酒酹之涕覆面巳爲季弟子女擇婿聘婦巳携季子省試歸感疾而神明不衰張聲大視所貽憲使書無一字不佳生平不佞佛卒之先百日不茹葷後事處當畫可毫無㣔恐若解脫者太淑人少婉戀有禮法毋王碩人欲使出受晉辭曰女子行不踰閾受諸女工精美絶倫既歸公善事繼姑得少甘旨必奉姑若小郎小姑姑大悅新婦賢吾有福矣自今家政無復

關决吾不襮其能贈公爲諸生規曰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自足則損在其中郡守公聞而賢之從公武林公間還秀水省田廬而憲使生事姑乳兒艮苦郡守公居南曹淑人與姑家居而仲姒來歸郡守公命之若教姒當如若婦姑爨食跪床下奉糜羹甒盡日吾非新婦食不甘諸姑叔稍長者與幼者勸之修業寒溫饑飽不失時姑且死持其手而訣累若多矣視若有佳兒如若翁佳婦若若所以報也郡守公過家冠蓋填咽治具豐殺稱意男耕女織器使有方公奔喪淑人充喪禮贊之相地去家二里役夫耩䣼相屬會葬者日設數百人

食侘傺無闕禮贈公迎養姑娣姒與居同樂共䣊等齊有無憲使兄弟納婦妹適婿出橐裝若機杼之贏若嫁時物佐之贈公布衣素食不侈車騎淑人倫相當客非時至欲作主人必有盛饌憲使兄弟學少懈訶詰立過一時乃見遣憲使爲郎誨之曰仕宦所規不細宜練體朝政無尊奢闊之書治裝遣婦與孫從贈公如京師贈公歸而病私豫凶事卒則營齋奠禮弔客擗踴呼暑感時值忌拊膺長慟聞　者淚落憲使當典試黔中念母病疏辭淑人絮語人臣不宜顧私家浹月病巳就養建南日先舅先姑舊遊地往事歷歷在目前繼之以涕當側

耳聽憲使視事無敲朴有平反爲之欣然或搏擊豪強
則曰此若翁所聞先舅以語我者也已遷粵藩瘴鄉不
能將母趍趄未發淑人艴然吾健飯若弟若子與婦甚
宜我何取若膝下爲憲使以考績及國霈慶三命母爲
太淑人以象服進悲贈公之不獲偕老也一拜賜不復
御而憲使坐劾事忤臺指移黔中淑人以爲善奉職不
色愠自黔奉表入□門淑人八十出
上所旌功賜金爲飲器率弟妹子孫羅拜上壽淑人爲
引滿監司郡邑篚篚羔鴈充庭而憲使適有新命乃笑
曰汝爲我祝我爲汝祖酢酬拜起敵少年已趣伯子西

平歲則孫婦卒已憲使婦喪郎中情緒益惡婦事我四
十年驟而婉情之所鍾可奈何頃之示疾而卒晚歲歸
依西方搆歷合東峯大士月常十日齋晨起禪誦禮名
僧謳經滿藏卒之日肢體溫柔兩頤若含笑然意者有
宿因耶贈公生嘉靖庚寅十有二月十有七日卒萬曆
丙戌三月十有八日年五十有七太淑人生嘉靖辛卯
正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壬子十月二十有一日年八
十有二丈夫子二人伯萬年郎憲使娶吳文學某女封
淑人仲萬齡娶明經朱某女繼陸文學某女女二長適
儒士毛士騏封吏部員外郎某孫次適庠生項弘鼎贈
兵部郎中某曾孫孫男六士元郡諸生入太學娶禮部
員外郎陳泰來女繼給事中湯聘尹子孝廉某女士表
聘李孝廉某女年出士揆娶福建參政張某子太學某
女士台娶文學鍾某女士先娶林某女士光未聘孫女
二一適沈夢桂太學某子一適姚潛贈大理少卿某曾
孫祿出曾孫男三以約聘通政使徐申子太學某女元
出王臣揆出世臣台出未聘曾孫女四俱幼初殯贈公
永三十鄉二成阡更卜鱗諟鄉正收圩以甲寅五月二
十有某日遷葬淑人祔焉余服膺憲使公弘才有高韻
淸淳有神檢所述父母行畧數千言而學士陳公狀贈

公文部賀公狀大淑人皆竹帛金石之文屬余爲志采
而志之如右銘曰郡守爲父觀察爲子皆上大夫而身
則士人曰無憂公獨異是遭家不造靡怙靡恃艱閔受
侮巢卵幾毀困心衡慮忍而就此鬻子勤斯愛亦勞止
手携示事面命提耳無忝所生優學優仕豈席父資貫
公特起豈子邁種實公穀似天玉厥成癯以女士患難
安樂相爲依倚一德升聞誥迴鸞紙三加彌尊龍光薦
里維學士公暨天官氏片言華衮九流綱紀撰德圖芳
傳之千祀墓則有銘言循典禮載筆伊誰不佞傳史

贈南京行人司左司副王公黃太孺人墓志銘

王近山公以正德癸酉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生以嘉
靖癸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年五十有一配黃太孺人
以正德辛未十有一月十有七日生以萬曆庚辰十月
二十有[illegible]公卒時叔子應辰入南雍太孺人卒時
應辰官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而始爲父母狀又三十五
年應辰子民阜始以狀求志墓余于司副公同榜進士
其爲榆次令也先大夫官晉臬得聞治狀行李往來則
信陽所寄逕稔知公父子志不得辭公名省字希曾先
世羅田徙信陽自祖汝榮始汝榮子廷璋廷璋六傳爲
公父朝良嘉靖戊子舉鄉試第三人仕至東鹿令母劉

孺人東鹿父居州黃梅村以力田爲業其母弟爲何仲
默先生財數歲時就外傅屬文有奇語先生異之此我
輩人非鄉塾師所能教也携之入城別館授以尚書名
第與先生同既令東鹿則公亦爲州諸生從之官而母
没不欲傷父心強爲慰藉退輒擗踊涕泗雨下父知之
泣曰若失賢母吾失賢妻仕宦何爲遂乞長休告與公
歸父卜得張氏司巾櫛公以母事之家政必咨稟焉數
歲父没公哀毀甚不效俗用浮屠葬祭一依朱子禮張
没亦用母禮人稱其孝公雖諸生乎好詩好客與同志
結社淛水上雅慕孔北海之爲人座上客常滿樽中酒
不空足了一生矣有屋數椽延諸生儒能文者肄業其
中芝生于亭因以瑞芝顏其楣所居近賢首山故別號
近山云歲侵發廩粟賑饑有馬氏子餒而仆田中掖之
起徐食之與餱費以歸後游河內遇其人族次率妻子
拜爲公壽族與里人有忿訐其隱過公嚬蹙曰此大喪
德取焚之爲解搆叔子稱先輩將入南雍而見公色悴
難于行公蹶然是詛我耶叔子遂行而公病病矣語其
兄政由家督母以涸阿弟學又曰余家世稱長者第未
顯耳強爲善無負先人元配黃父鯤齊家有禮制太孺
人爲女時訓行唯謹于歸自女紅外所贊公事父母教

子孫睦六親御僮僕無不中內則應辰爲南京行人司
副値
今皇帝大婚禮成贈公如其官而太孺人有令稱三子
長應元禮部儒士次應期諸生蚤卒次卽應辰孫一卽
民阜諸生曾孫二長庚鼎甲孫女五一適郡守胡某子
嘉遇一適邑令高某子克遜一適指揮使鮑某子滄三
婿俱諸生一適邑令周某子之祐一適邑令李某子知
性墓在州西之陽銘曰生五十年餘而子登科孰寡孰
多没五十年餘而銘始傳何後何先潛德升聞
帝命賁只子既有孫孫復有子孝子不匱天墜女士同

室同穴地靈華正下世靈長令聞不已

程封公詹孺人墓志銘

封西安李會泉程公以嘉靖辛丑十有一月二日生以萬曆乙卯正月十有七日卒配詹孺人以公生之年七月十有五日生卒與公同日孺人平居每戲公吾兩人同生必同死第未知孰先後耳公與孺人俱寢疾醫察脉者甚爲孺人危孺人卒公呼侍兒大孺人行矣侍兒懼貽公憂搖手曰未公曰無紿我車馬充庭吾即駕可相及頃之遂瞑蓋閒巳午時耳邑里相傳爲異事迺余觀公與孺人行事同心同德天作之合固非偶也公名

尚賓字國光其先出梁壯公裔孫廣崇徙海陽合干分五門自華甫公數傳爲琥公有隱君子之行紀于邑乘琥公三子公爲長幼有知慧父善星知其非凡流也而詹孺人父流塘公嚴者二子五女孺人最少盜不過五女門俗以爲善貧人將弃弗舉終恐而舉之琥公得其支干布算喜曰此必多福宜爲吾兒對委禽歸公公少從塾師受易治制舉業爛然有茀嘗一試不售而父行賈折閱猶僕僕不休母念之語公爲人子服勤致死而恐其親劬勞爲子計耶公時年十五遂舍所學修父之業擇人任時論其有餘不足以徵貴賤貴出賤取卽久

貿讓其心計而恥夫目語頷睇鬻良雜苦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者故市人樂附公業寖與歲十九在外孺人以姚變季女習中饋事如素練所爲酒漿衣服奉舅姑者盡志盡物舅姑忘其子之遠游也公有二弟可讀則爲之擇師可昏則爲之簡對一切納幣修贄必從其腆者已治田廬悉以歸父母身與三弟分無肥瘠多寡而孺人亦與諸娣姒無閒言舅姑每迹其所爲輒噭然喜益自負吾子有內助異日必大吾門吾戶談天不虛耳居琥公喪公毀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朔一溢米夕一溢米喪母則公逾艾且病哀亦如是孺人亦如是蚤揃

鬠舍襲冃衿褷棺熬之屬必躬親之歲時享祀以午夜起戒子婦酒醴芬香庶幾神之來饗也公闊達大度行顧其言或中酒有所然諾醒必踐之居常謂富好行其德然則貧可無德乎吾素位而行巳矣五門之一財餘孤子出亾姑蘇携以歸計口授食而室其子死則殯之令其孫能自立小宗如綫之緒得無斬艾焉所善黃某者予之貲俾市油三十年貲且盤財遺諸器具可數百金而復以償他逋公不問更爲之排難解紛族有貸二百金以博奕狹邪蕩弃者或諷公宜束諸吏爲衆懲公不可吏行法而無以償其人趣死地耳吾不忍也周之

如初知交有貸必應不責負負而更貸再三不厭焚其
券不使人知吾市義而令人含愧乎徐氏子爲他人致
償公金中道而竊者易之發視石也願鬻女以償公慰
藉之以是區區者使有女此離耶歲饑邑令富民以粟
賑無應者公首捐廩富民愧之輸粟麕至所活人無數
以好施故產日減然不改其素嘗暴疾醫望之却走訖
無恙人以爲厚德之報云孺人執勞作苦尺布斗粟不
妄費而佐公施人有緩急薪米布帛諸小物無所靳至
以傳別書致則謝之此男子事吾職在扃鑰緘縢敢專
之乎黃人子壯不能昏公見之愀然是吾爲德不竟也

顧視橐垂矣孺人以其簪珥贊成事焉今生子每飲食
必視此程公夫婦賜也公爲儒不成意不無望治塾以
俟族人學者而舉三才子則督之學察中子最穎課之
尤至孺人性方正不怒而威內外臧獲驕蹇婧慢者嚴
憚之見則踧踖如也人有交搆女君女君來訴孺人召
而詬諸庭下令受女君朴其持大義如此公訓諸子吾
學易惟謙六爻无咎其象曰稱物平施施不平則爲驕
爲詬中子登第又詔之曰有義有命行義俟命而已孺
人約束家人無以郎君貴豁平昔意氣雅言必舉諺有
曰思無可語益言儉也又曰守一勤字萬事自舉凡此

皆修身齊家經世宰物之大道雖積學者不出其範圍
矣公病得之嵩湖比歸口吃四肢未盡自如自少至老
無媵侍起臥櫛沐悉孺人任之孺人壯年而羸目有眚
奉釋教素食踰六十目患除禮加腴而以侍公疾復病
病與公相類卒不起將釋氏所謂宿緣耶丈夫子三人
伯子元亨娶古林黃大紀女中子策初名元吉庚戌進
士娶同里范祖錦女繼水南汪賢女俱贈孺人再繼孫
汝楫女叔子元良娶商山吳國丘女繼高梘范天仁女
孫男四人亨出者其芳娶隆阜戴鏞女策出者其蘊娶
洪芳汪守敬女其蓄聘隆阜太學戴國圖女其蕃聘商

山太學吳明翼女孫女四人亨舉一適隆阜戴曰是子
士志策舉二長適商山吳時中子亮勳次未字良舉一
適小賀姚天寵子玄進三適人者俱蚤卒曾孫男五人
兆祿聘林塘范文適女兆裕聘隆阜戴子淳女兆禎聘
商山太學吳昌齡女兆祐聘中城太學金星煇女爲陝
西按察使金公忠士孫兆祺未聘曾孫女二人一字歙
槐塘唐醇子豫時中子同榜武昌李官輝孫一未字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中子述尊人行事介其姻家吳
生明翼奉觀察程公寰所爲狀丐余志余讀史臣所代
天言稱公孺人德美具矣銘曰漢傳列仙肇劉中壘炎

帝少女偶赤松子犢子陽都弄玉蕭史園客文賓財五
家耳世無仙人人道伊邇程公長者逢以女士如彼鰈
鶼目翼相比自天命之恊于五紀以期年耆班毛齊齒
倡必有隨表裄其裏勤無施勞儉無近鄙貴無長傲富
無崇侈憂則俱憂喜則俱喜有子有孫貽穀式似于華
萼不于木橋梓聲聞帝庭誥迴鸞紙在易家人男女其
始夫婦父母惟正是以大吉交愛六爻具美古稱伉儷
俗號鄉里一代一雙同物同死談豈涉恠命故定矣後
昆繩承烝畀祖妣祿位名壽吉祥止止何慕仙游仙寧
踰此佳氣佳城考卜正只孰與靈長天都漸水

秦隱君吳陳兩孺人墓志銘

國子先生秦敬伯以禮經舉楚第一人六上春官成進
士則太公與兩母沒久矣墓未有志舉以屬余曰巽曰
儌一命請史氏代言庶有徵乎叔弟與敬伯同官稔聞
其家世按曹君某所爲狀而志之如左太公名必冨黃
崗團風鎮人也高王父天榮自蘄水遷天榮伯子昌昌
季子永正永正伯子欽欽伯子則太公五歲失父弟某
僅三歲耳天榮三子昌昺曙皆勤儉起家子孫蕃庶稱
右族昺曙之後冨羡游鄉校太學者相繼而昌後遂之
山足供饘粥廬足蔽風雨而已欽蚤卒其弟鉞攘剝兄

孤寡父不能禁太公廢空矣鉞速之訟避走郡城郡城
吳翁巽之此人不長貧也會婦曹孺人卒遂贅于吳巳
而王父亦卒鉞虐太公滋甚嘗獨行遭之城南日且入
太公西向鉞及所暱二人東向鉞恣睢奮擊呴藉叱咄
胡不揖我太公引二人西向曰君目迎夕照能見東來
者否二人舉首而笑曰信非敢慢也徐揖鉞復揖二人
謝鉞曰姪顧有白恐逢仲父之怒幸二君長者在側敢
畢其愚仲父與吾父一體而分非茹肝涉血之讎也父
不幸蚤世仲父宜覆護之外禦其侮顧相戕耶仲父以
是功大名美內臨其倫乎羸者孤也不足當椹質今無

立錐土仲父還顧其橐何若日月聛於外其賊在於內
謹侈其所憎而禍在于所愛百歲後設有弟甘心仲父
子地下目必不瞑且仲父寧能爲石人耶死而有知何
顏見吾父請深惟而苦思之語未卒二人交責鉞鉞亦
憬然悟仰天大息流涕已和其顏色曰嘻我之罪也太
公頓首途中而謝自此罷訟入郡城則主太公屬之讐
柞太公事以父禮鉞卒不能歛爲歛而葬之其子朝陽
朝仕居爲隱蔽出爲鴈行皆無後葬之如鉞黃人無不
高太公誼者太公少未從師稍長逢人輒問字或得片
楮私習之比壯遂多通所食糲粢不餘三日秠稻十許

年不豈曰衣食外皆長物吾竭力遺子孫而力有限不中不肖者一擲賢者又不藉我何自苦爲故曰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吾竊懼之從父彥爲巨室所中有武昌逮太公以居停連及老不任行子役稚僕祿毅然請代繫獄四旬僦賃䕸饘家爲摂突卒無怨言戚黨忿爭不决太公爲剖曲直立解年愈七十衆高年賓于鄉固辭不可無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野老何功德實之有以辱國典族兄弟皆二名太公與母弟一名或

言易之太公曰兒時命名先王父所知也今一名皆我弟家濕而好文吾不可以兄從弟貧從富賤從貴且嵗時稱名告先王父先王父不識爲誰必不易其違大義皆此類也太公年垂五十而生國子愛之甚出外必逆之途然小過未嘗不夏楚已爲諸生撻其從者御道之以行義督學甚力鄉舉不錄國子有憂色太公曰盡其在我我不得與者非所憂也育母弟伯子繼賢與巳子簈無何母弟卒撫其少子繼聖每過其家子婦跪而逢迎揶席上食太公喜吾弟不亡矣元配吳孺人無子恒云太公君少孤亟爲嗣息計太公弗恐偃蹇得陳孺人

吳孺人視之如娣有身則誨以古胎教國子旣生自食乳外不離吳孺人懷抱寢之腹不使近蓐國子病弱力護之不爲害五歲漸徙矣人或密語太公此非人情不可測太公嚱指爲誓外論始息旣長受書太公或不具楮墨吳孺人脫簪珥市之國子就試必齋沐禱神試得雋百頓首神前不休國子宿書舍距家四里而遠思之減食目未嘗乾陳孺人語國子吾聞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若嘗數歸慰母心僕僕道路非計也因移家塾陳孺人恭事太公婉事吳孺人而治絲枲酒漿夙興夜寐大寒不擁爐大暑不揮箑心之憂勞形之困

苦至矣舉國子兄弟臨之以莊女君愛若倍我勿令溺苦于學我不欲以水濟水太公吳孺人以此益賢之太公以正德某年某月某日生卒萬曆甲午某月某日年八十有二卒旬餘而國子登賢書不逮見所爲終身怨慕也吳孺人以嘉靖某年某月某日生卒萬曆癸未某月某日年六十有二陳孺人以嘉靖某年某月某日生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子某人伯繼宗郎敬伯初諭饒陽再教授南京武學遷今官三爲人師名下士多出其門娶某氏某女生子某人某某娶某女仲某娶某氏某女生子某人某某娶某某太公女某適某

孫女某適某字某者敬伯出適某字某者某出銘曰乾
如邅如泣血漣如若磐若桓惟貞是居往求婚媾比應
厥初十年乃字天作合與險而止蒙亨以時中豈見金
夫而不有躬九二納婦包實成童子也克家養正聖功
需險在前利涉大川敬慎不敗衍爲體焉穴可以出血
可以前不速之客其來啣從訟而窒惕惕斯中吉雖小
有言舊德恒食不克訟歸逋三百邑復卽命渝安貞不
失楚隱君子則有泰氏夫夫婦婦父父子子乾坤而後
四卦具美取辭作銘永言靡斁

俞太學公王孺人墓志銘

金陵之有俞氏自太學養愚公始也先爲李而後復爲
俞自進士仲茅始也亦公本意云公上世居浙象山遭
南宋兵燹失其譜系元季述祖爲沔陽府推官罵陷城
賊死少子跳驅至平江路之常熟縣道梗遂家縣直塘
里而名曰復以示不忘故國之思
高帝用夏變夷簡凡民秀者爲諸生有才具者試吏里
八兩以復應詔而是時治亂國用重典復力辭逃海上
捕魚年逾九十卒子象胤胤子克克子道聰割常熟置
太倉州遂爲州人道聰季子表幼而狥齊姻家李廷器
子畜之從其姓長爲諸生以餘力治產累千金廷器六
十婢有二子好博負進貸黃金百以賄州守汪教誣表
不孝強榜服之削諸生籍毆外繫身不得名一錢諸生
嘖有煩言表請還故姓廷器懼如此則在律爲凡人矣
白守不許未幾死二子無賴代人受杖駢死李氏爲餒
鬼而表亦愁居懾處不敢動搖以卒有五子四無後仲
子相賈浙嘉善嘉善人號長者娶嚴氏生公有異質父
喜是可竟吾父業句貸以充師贄著錄瞿文懿公弟子
籍中文懿器之若苦心千文而神自王豈終人下非此
其身在其子孫矣十九王孺人來歸孺人者太倉人爲
女時事父母以孝聞而公依父居嘉善以沈屢溪先生

爲師司成李見亭公爲友島寇猝至獲公與一叟見其
魁魁鮮唐語問諸生知兵法否公曰惟知有華夷分耳
魁笑顧左右飲以卮酒與叟并遣歸其日死者百二十
人獨公與叟免叟卽李司成父也歲饑邑令檄公父施
食父出亡隸蹋門大詬公報之令受隸愬逮公試其文
大佳更霽色而語若自度能任否對曰能取孺人簪珥
及假人金市粟而身執爨爲糜散布有方於是風涇里
活人最多令程功酬過其直尋爲州諸生而母憐少子
迫析箸公讓而受寡受惡則僦田與傭保力耕王孺人
治酒漿脡脯以奉尊章務極豐腆公授徒十許人恒以

犁明起問二親安否則入館比暮還共孺人篝燈書聲
績聲相和夏月不納凉浴罷即臥恐妨晨興如此者十
餘年嘉禾距州十舍徙來僕僕檢橐裝援例入南雍以
羨買一蝸牛廬介居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如生平歡
孺人以女紅佐饔飱文懿方爲大司成評目甚高南都
人士敬愛公公因以籍自占候府轉物齎用充饒計二
親所需時時遺叔弟而叔弟耗之狹邪二親復有幼子
女於是稍之來南都恣所欲以順適其意王孺人九乳
不育晚得仲茅而側室先舉子長仲茅二歲皆善屬文
公棄去舉子業杜絕交遊宴會不營巫祝不信禨祥不

邇聲伎日教兩子以樂二親術術如也爲季弟授室畀
以儒與賈皆不成皆給母乇沒身後已父母相繼卒葬
之金陵仲茅爲諸生而長子夭邑邑膺末疾仲茅以明
經高第貢春官肄業北雍試京兆罷而返公病愈劇孺
人亦病語仲茅此去庚子試期可三十月吾兩人願速
死無妨若至三月公卒初孺人善病垂殆醫劉奎珍其
脈無憂病且有子四十以往舉仲茅而孱公屬孺人自
孫蓐乳之而愛他姬生子特甚每製一衣予長子歲餘
則更製以故衣衣已子爲酒食餉塾師必精豐豢賓客
偭僮僕事事仰給哭長子慟欲毀他姬女髢髲以及于
歸若所生子女爲經紀畢具仲茅舉京兆歸省意不欲
復北孺人悵然噤口涕滿匡而横流地下人目猶視奈
何既成進士即上書歸養而孺人正七十賀客㦨其盈
門孺人獨哭吾無夕不夢若父若有今日伊誰之賜唯
勉爲善而已仲茅扶侍入太倉展先墓葢違鄉五十三
年悲喜交集歸至真州病仲茅禱三茅而差自是遞病
遞起而年八十嘆公之不逮見也爲罷酒又二年卒公
長身廣顙豐頤音吐洪暢學宗宋儒本朝林蔡諸家訓
詁與性理大全通鑑歲閱一週筆諸簡端每試必爲論
治經尤精研具人倫鑒於浙識袁了凡兵部李見亭太

史於太倉識王荊石相國張起潛憲副於金陵識顧毅
菴憲副與其子司成太初張孚之太守何子極郡理周
長卿明府焦茂潛孝廉多知名於時在布衣之位蕩然
肆志不詘於人不合已者不能忍見端言其過不畏忌
諱訑或因誨姤而事已即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存骨肉出逐不收者或故爲可憐之色泣以相告亦爲
之泣委曲應之焚券棄責振孤問疾虛家廩以救窮民
累千百少聞李氏虐祖父狀甚憤而父夢李氏父子戟
手相難地忍之每語仲茅若曾大父被汙惡言而死今
三世刀俎魚肉之餘也舊鬼小新鬼大孺子無忘仲茅

第進士亟請於宗伯更姓疏上報可仲茅以公望子一第暴衣露盎不愛其死曾不小待每一言泣數行下陛將母來諗十三年惟日不足近例養親十年即與錄用謝不欲聞母以天年終無所解憂所爲二親狀數千言愴惻殆不堪讀求忠於孝異日顯親揚名死者不朽矣公名一元字太初生嘉靖壬辰四月十有九日卒萬曆戊戌三月二日年六十有七孺人生同公歲七月四日卒萬曆癸丑三月十有二日年八十有二仲茅名彥文行爲都人士冠冕所謂一不爲少也娶金太學印女生子籛年娶許大學延祖女裕

州守天叙女孫孫女適兵部郎余大成子一唯曾孫女二公女適工部郎錢濬孫顯裔後孺人一歲卒仲茅體孺人之愛養生送死具有恩紀焉初公葬父母江寧縣太北鄉翠屏山預爲二壙以需身後形家言宜更卜卜得上元縣鳳城鄉咸田里而以乙卯三月十四日合葬銘曰力與命衡身屢遷自他有耀光其前三世嚳不共戴天顚比死者一洗焉淑哉伉儷佛仔肩家人嚴君啟象賢繼志述事無忘從奉詔錫姓報重泉靈也歆承宛及然鬱葱佳氣帝城邊樹石表道命新阡美則彰公盛則傳與國同休萬斯年

文學吳公楊孺人墓志銘

吳澄川公爲諸生以文行名年四十有三喪其偶楊孺人明年亦卒其子福生時已爲諸生有聲學士大夫因子以知父則有合志公與孺人者有專爲公表若碣者福生猶未愜于志垂四十年成進士應拜尚書郎且以其貲貴公而愈欲然柰何以一第一命掩親大美則屬不佞更志之吳故宣城右姓文文山有江左王謝之目宋末潛淵兄弟載在國史公其十一世孫也名玉相字廷諫曾王父石岡公宗周爲臨江守以忠孝聞父某公亨卿有質行爲吳宗祭酒娶某孺人生公神儀明秀言

動率循禮法蚤歲失父徒跣號咷對食咽而不下以故善病比長屬文卓有思理尋爲諸生念其母癈而晝哭也肉痛心煩有如割截謝諸生籍朝夕侍母母憫其服勞數慰藉之飲以醇酒公亦稍稍游于酒人耳熱輒擊節而歌古人詩或自爲詩誦之聲如出金石中而時忽潸然泣沾襟蓋風木之悲未嘗一日替云會楊孺人兄爲平度州守公以母命往視因涉齊魯之封探鄒嶧之勝與諸儒上下論議人人解頤歸謁延陵季子之墓慨然嘆曰是所稱閎覽博物君子也吾師之益淹浹諸經史子集而里人俞明府沈太史綿祉論文最爲[illegible]吳嘗

得酒斟竹葉杯杯盡詩詠梅花句句新二語士林傳誦載酒問奇履錯於門福生長受書父子伊吾相荅已治舉子業爲之明意旨正體裁學成爲諸生慟父不逮見也哀如初喪其訓福生恒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静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文雖工抑末矣孝弟爲仁之本若翁竊有志也而未之逮焉家故無長貲伯氏當戶析箸讓而受惡而供母甘毳畢具產以益挫傷父未歸土選地而厝之拮据胼胝脩嘗諸苦四方來觀者嘖嘖孝子公于醫卜形家言咸得要領尤善爲星居嘗以其命不當貴與壽而無戚容

每舉河汾氏之說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葦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逢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于人無賢愚貴賤一無所失若鏡水之與形接不設知故而方圓曲直莫能逃也遺福生負笈從從兄汝州守學而病寖棘知不可起強起別其母而流涕言兒不怖死獨不得終事母爲恨寄語吾兒代吾事母吾目瞑矣福生歸讀其遺言生寄也死歸也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彼何長者何悟之晚也其達如此生平吟撰寓意而已不爲名高篋無留草福生蒐輯遺集纔數十章名曰容膝軒稿大指慕陶徵士梅禹金稱其遺世故外形骸嚼然不滓湛然自知洵知言矣楊孺人者石溪都惺公女女時以慧聞歸公則能佐公事母視色察聲敬應無違公以產讓兄孺人善之兄弟怡怡則父母順君欲悅親道必出此且也妾在寧虞飱耶簪珥雜佩悉以市膳膳先時而具因時而進非時而得即公亦不省所從來而與女奴共井臼畢媟夙興夜寐無倦福生之入小學大學也親師取友禮無不腆公有問好施予唯諾若不及平度公即時周急孺人不私諸笥必以供姑與公所自奉麤紃疏糲人不堪其

憂而處之泰然其卒也姑深惜失孝婦如失左右手公情累所不可忘非牽牀笫之愛矣公生嘉靖甲午某月某日卒萬曆丁丑某月某日孺人生同公歲某月某日卒萬曆丙子某月某日丈夫子二人長伯與福生其字舉萬曆癸丑進士娶高某女繼梅某女次伯隆娶楊某女女一人適郡諸生陳希允孫男某人士咸郡諸生食廩矣娶方某女次士華士耀士康士寧孫女二人一適滁陽士燁一適某某曾孫某人某某葬以萬曆丁亥十有一月某日墓在城南銘曰維孝與弟終身所履維詩與酒爲而不恃刑于細君一德咸只旣無忝生復何恚

紀逃名名隨顯揚有子馬鬣之封其文則史匪公思存世法云爾

吳孝行談貞節墓志銘

孝子節婦人世卓行然不必盡成其志食其報亦不必萃之一門而獨吳與吳孝行談貞節夫婦兼之天人兩無憾云孝行名人驥字叔良太平守小陵公一儒子貞節亟屏公某女也吳世家崇德有南丘公者為龍溪顧氏贅婿生子晩丘公卜居練溪文橋里為歸安人生太平公太平公娶錢恭人生三子鍾谷公人龍鍾泉公人[illegible]而孝行最少兒時侍父母寢食不須臾離側太平公

數語以古人忠孝節烈事輒強識而善談之家人有過面折逆無諱太平公病其戇唯唯遜謝稍長讀書日萬言屬文操筆立成十五為諸生學使武進薛公華亭范公奇其才十七遂升米廩慷慨有大志太平公慮囚於蜀蜀有國子生坐大辟以千金奉孝行為地麾之使去俞氏子負責累千緡莫能償焚其券而大平公卒于官從兩兄輦喪與其母歸哭踊悽楚行路見聞者改容先是里有父子為盜魁太平公發其父姦置法子弫之深又度郡守有厚藏月夕糾衆三十人譟而入孝行居于外家衆昇之窟弄中不可亟問母安在則盜已得恭人堂中孝行踰墻升屋從燭影中望母泣而號盜矢中其股忍痛張兩手而下矢又中額墜墻石間抽矢抵恭人所盜露刃環之孝行頭搶地乞釋母曰人豈以命易財恣爾所取而太平公故廉吏括室所有不厭其意數以刃犯恭人孝行身翼蔽母賊黨自屋上臨瞰之復射中脇仆地牽母衣不解跣而從鄉隣救者四集以主人見執無如何盜乃劫母子俱抵舟里許棄之而孝行將母還血淋漓素衣若赭昏不知人在死法中矣恐傷母心不欲言創明莫自堅其命告母曰兒容有生理脫不然母則有兩兒兒兩孤婦腹猶有遺則有兩伯父兒可無

憾母幸自愛明日告兩兄男子所死一言耳而況於母乎以身易母死視死如歸其所不死者有弱子在目眩然不瞑顧貞節以母若子累若遂卒是時伯子憲祖方八歲仲子志祖方三歲少子念祖卽遺腹也貞節慟瀕死而蘇其父母憂之兒少有志操必以身殉恭人噓唏服臆以我故失佳子而更失佳婦耶弔者曰夫以死徇母而婦以生背姑可乎貞節瞿然而悟吾二十年為女八年為婦遘此閔凶不若速死顧吾夫有母有子吾有父母吾死莫之省憂死亦何為每起必告姑婦何敢死偶悶絕耳哭必有時不以垢面蓬首見而姑稍安少間

則泣告姑曰婦豈能頃刻離姑苐寄居長兄公所心所
未安先王舅嘗爲死者搆室姑能與婦偕處否姑汍曰
正如吾意既從而念祖生復泣而告姑婦不卽死以上
有姑下有三孺子耳一切家政請專聽兩兄公而奩貲
盡入盜手所存墝陿田若干畝爲二籍一藏姑笥中一
付兩蒼頭稽出納而身督女奴織紝井臼早作晏罷遇
於一哀至不可忍亟趨姑側收淚更爲他語依類託寓
解之或抱念祖臨水火曰吾死若以此兒焚溺也將忍
乎哉姑識其指曰有吾婦若有吾子念祖匍匐就口實
忍問母父所在貞節不言念祖啼不已卒不言流涕如

雨而已稍長從人聞孝行死狀益大啼而貞節叱之若
母聲太母垂白獨處無壺貽其憂太平公葬游城貞節
請袝孝行而詔三子待若長更卜兆也貞節病困幾殆
恭人訃無所之分其產以憲祖屬伯子志祖屬仲子念
祖屬外大父母貞節覺之戚滋甚卒無恙而擇嚴師督
課三子垂涕泣道之日夜無倦已爲之受室必故家女
所爲奉恭人旨甘輕煖必備而食指衆區畫經費至忍
饑以從事姑憫其勩令三子子婦自爲生計以休之恭
人亦間過伯仲居而春秋高夜不能寐又盲兩目貞節
復旦夕侍寢膳葢後先三十年而姑卒貞節哀之如孝

行疾復作而仲兄公又卒貞節從伯兄公治葬唯謹三
子與其婦事貞節如貞節事恭人而業日落貞節慰藉
之惟勤與儉人定可以勝天居恒鬭人言苦節則謝曰
苦者不常常者不苦守節婦人常事何苦之有其鄰嫠
哭夫不絕聲人皆憐之貞節獨曰懼不可繼六年而別
嫁矣非冬夏更衣則不解帶凡五十餘年子婦請之曰
習貫如自然其檢身若此而與人甚親諸娣姒相與自
少迨老靡有纖介三黨之戚慶弔酬往以姑與兩兄公
命率三子行之厚薄當于情禮里嫠婦孤兒耻不若吳
李公母子學使滕公中丞張公議旌孝行不果吳陳公

來爲守鄉先達孝廉文學鄉三老百千人投牒公庭公
爲白直指吳公金公學使李公而邑令李公監司李公
詹事朱公與他郡士大夫請益力事上宗伯請表曰孝
行貞節之門藩伯吳公曰夫孝婦節古今所難兩給坊
直以示異而貞節愀然以而父之變成吾名吾則安忍
且撫孤孤未有立也自驕而功之愧矣三子謝不敏貞
節六十以前善病垂八十而健念祖婦問之曰吾向者
勞心勞力今心勞而力小逸一口語其娣姒吾有異夢
齒今盡此吾故服道家齋今當請佛修懺不浹月卒而
仲子已先卒念祖與伯兄以母遺言卜張村新阡奉父

母合葬念祖字用修頎而美髯孝友文章名著四遠傷其父之生平毋不能盡言子不能盡問也又傷其身之不遇無以顯父母也爲述兩人行四千餘言意循若結約者以余先方伯爲太平公同榜日承乏乘越憲與聞其父母事來請爲志稽顙而後拜泣數行下而諸通人道其白父母孝節時一夕頭爲白蓋死毋者從夫從子者俱可周一甲子通國之人信之而有司以崇奬人倫爲末務或爲有力所抑厭念祖發憤畢誠亦有足多者余是以稍詳之孝行生嘉靖甲午八月七日卒嘉靖庚申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七貞節生嘉靖癸巳二月四日

歿萬曆辛亥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年七十有九三子憲祖郡庠生娶李氏志祖娶趙氏念祖郡庠生娶茅氏繼毛氏孫男六人國浚娶稽氏國光邑庠生娶施氏繼娶趙氏國彥蚤卒國禎娶徐氏俱憲祖出德輿邑庠生聘茅氏娶徐氏繼娶卜氏德函娶李氏俱念祖出孫女三憲祖出者適邑庠生時來泰志祖出者一適費某一適邑庠生沈某曾孫五某國光出某國禎出某德輿出某德函出俱未聘銘曰有死孝者無救於親死不若生之愈也有從一者無裨於夫生不若死之愈也子死而母稱壽母又以諸孫當戶也婦生而夫稱王父又以諸孫繩武也毋見子於地下謝子之以可生少年易可死老姥也婦見夫於地下謝婦之以萬死一生代父爲子代子爲父也以死殉生以生殉死人者爲主也生若報死死若俱生天者爲輔也孝行貞節踰五十年與人之誦莫不與也表厥宅里以風天下春官請之
天子所許也生同本于天死同歸于地無先後無男女也在天爲正氣在人爲令名無死生無今古也

曹處士方孺人曹長公吳孺人墓志銘

曹氏有方吳兩節婦方爲處士勝祐妻吳爲長公將仕郎湖妻湖則勝祐伯子也湖諸子中伯子應鳳最知名

奉其父母王父王母合葬于某而手述母行畧與其里人祠部洪公爲母狀方公爲父狀直指張公爲王母狀前方公爲誄武林俞公爲傳介友人汪叔吉以請志于余其言曰聞之婦從夫母從子先王母之節也爲先王父爲先君兄弟也母之節爲先君也爲諸孤也今日之事即先王母與母不敢忘先王父與先君而諸孤何敢忘之維是先王父早世行事不少概見孤幸事母日長得睹記先君差詳無者不敢誣有者不敢蔽也使君其爲志墓中之石按諸君子皆以筆爲衮鉞者觭重兩孺人鄉評史書之義也應鳳以兩世父母並稱孝子慈孫

之情也於道皆是迺爲志曰方孺人黃村人父曰玄生
而有志操言笑不苟職女紅甚勤居母喪哭泣之哀顏
色之戚有加常等笄而歸勝祐祐者曹公順叔子也以
誠慤聞孺人事姑舅無逆命諸娣姒無失色御臧獲無
惰業綈緡蔬糲無侈容叔子悉囊中貲賈淮人與貲葬
魚腹矣孺人時年二十有四將死之而兩孤大者五齡
小者六月煢煢無依舅姑曰若誠不忘死者則當爲死
者卹孤孺人收淚而謝敬奉教而貧甚取生菜汁啜之
晝夜織紝自給宗黨或說曰極知若爲子計盡于娣姒
中以一子爲之子是子無母而有母也携一子以事人

是子無父而有父也何自苦爲孺人艴然怒已噭然哭
吾忍死以望孺子之成慰死者地下而何患貧又何憚
勞即不然以貧死吾與吾子故曹氏餒鬼也言者慚而
退而益勤女紅衣當坐處悉穿指搯或墮不顧併日一
食食唯大豆而務飽其二子二子長使從賈累錙銖致
十百千萬而孺人綈緡蔬糲自如每見所贏得則嗟曰
父所以畢命道路將以此貽若曹而曾不得見之因擗
踊號咷左右咸爲流涕居家不召巫卜鄰婦約往觀劇
若不應二子各有孫延師教之曰卿以治生迫若父于
貲斂天之幸少有矣孺子其力學爲儒脯脡篚筐之贄

以贍所知嫠婦周其不急曰彼艱難狀惟我深知臧獲
孤者幼者子孫或督過夏楚即爲理釋若不思無父時
苦耶二孫入太學二子賜爵一級每舉壽觴拒不內無
何二子相尋卒晝夜哭食不下嗌而流涕言吾少而哭
母歸而哭舅已而哭夫衣無一日無淚痕今老又哭吾
子是未亾人能爲曹氏不祥也死晚矣又三年卒長公
弱冠以五十緡與弟賈周鐵鄉未幾遂饒諫曰京師萬
貨之湊舟車轉輸可致富也卒如其言而以早失父念
之不忘名其堂曰思椿門內之親千指不析爨侍食于
母務爲歡端侑之母病則與醫討論方書肅衣冠手藥

跪而進之繼之以泣夜分或昧爽稽首呼天母乃差其
奉諸父如父而視仲子子如已子從子病邸中視之夜
不啻十起同舟遇風濤舟人懼不免號而禱曰某幸多
男吾弟財此子欲自投以代之舟人挽之乃已俄而風
息子長則以應鳳入太學以應麟爲諸生而會司農告
詘舉故事授將仕郎太醫院吏目以母七十歸爲壽至
陽羨病作遂卒彌留時以不終事母爲憾死必祔我母
以葬周鐵鄉多盜爲建漢漢壽亭侯祠侯靈異盜不入
界所食餒人所療病人所斂死人甚衆鄉里之遠戍邊
無資者與不問中表兄弟子錢兩人尸觀之邑令旌其

門尚義配石嶺吳孺人父銘母孫以長公孤能自立字焉歸則王姑程孺人猶在王姑目之語其姑新婦必能助若起家長公迎母荊溪孺人率其姊夜績而晝爨得甘旨先奉姑而姑念王姑甚孺人與長公還里治居室日爲數千百人餼皆饜其意長公將之京師以母老沈吟未決孺人曰娶妻有時爲養妾敢不盡力無何長公卒孺人哀而垂絕而季子方乳強起乳之殯長公于郊哭之咯血已哭姑咯血滋甚以是不起長公惡生分四子至今不殊孺人詔之若父有成言富歲子弟多賴逸居無教不比于人數仲季讀書黃山數使人督課之省

覲則考諷所誦習爲季子擇師以夏楚請是不幸而失嚴君賴有嚴師無謂婦人憐愛少子姑息也諸子有所交良友聽其聲曰是某郎治具款之燕朋則否仲對客言多戇輒趣召入故直而不絞教兩女若諸子諸孫婦莊而和非櫛沐不見男女年十二以上不入中門內外親來謁迎送不踰閾喜施予信西方之教而女僧女冠絕跡于庭里婦或因其婦見者退而語人吾聞吳孺人家政嚴今察其中殊隱惻佛地位人也父母早喪哭幾喪明歲時屬子孫展墓病篤猶記母忌日呼子婦吾思母所嗜起麵餅自爲之今不能其代我有姨蚤世拯卹

其子若婦過其門則哭廻車叔氏婦反目恚欲雉經力解之後以子故避難荊溪匿不令人知孺人使其子存之無以子絕母母何罪是與我同患者也諸賈人婦多奢孺人無華飾嘗謂子婦吾昔夫在姑在口若緘足若枳幸而後死夫好逸惡勞非保家保身之道也病力語仲子吾所未了者若姊爲王氏婦計娶首財月許三年而婿與我處四十五年事我孝他日返婿之喪使同穴幸甚不則以祔我吾目可瞑矣處士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卒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年某十有某方孺人生正德己卯五月十有一日卒萬曆癸巳二月九日年七十

有五長公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某十有某吳孺人生嘉靖乙巳九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亥七月二十有一日年六十有七長公母弟汪王府典儀娶謁川胡鋐女長公子四人伯應鳳太學生娶同里方文學東明女仲應麟郡諸生娶黃村黃元杞女繼臨河程紹裘女南豐令隆女孫應鸞太學生娶長齡鄭守誥女繼稠樹汪應治女應鴻邑諸生娶同里趙太學滂女女二人長適同里王自賓嘗刲股療母者也次適澄塘吳從夏孫男五人泰陽復陽鳳出抱陽麟出陛陽鸞出四陽鶴出泰陽娶潛川汪待取女陛陽聘俞村程太

學某女餘未聘孫女六人一適同里潘文學今閣子彥實一字鮑孝廉覲光子象新餘幼未字先是有巨室子孤而窘吳孺人子之與子等一曰應龍娶吳某女繼潘某女子一人景陽女一人一曰應梓娶江某女子一人可教典儀子三人應鵬太學生娶胡廣文清孫女應鴻應鰲未聘女一人一適吳文學君徽子雲顒一字溪南吳自寵兩孺人守節立孤同抱曾孫同病以咯血同方年應格旌于朝吳年不應格旌于國方踰老吳踰耆微異耳曹氏方與來艾肇基男子成于兩嫠其男子定有綏後祿者非偶然也銘曰死而子孫是續是似何憾于

死不死而子孫爲郎爲仕何愧于死子不爲寡婦子未有見焉而父且因子以傳毋不以子爲他人子而字他人子若子然聽者婦慈者姑何德之符貧者富賈者儒自有職無吾以妻知夫必也刑于吾以子知其父若王父惟德不孤詩有曹風不忒其儀以正四國萬年爲期爾更兩世儀則一兮無忝先人視此銘詩

吳翁潘孺人墓志銘

吳雲津翁與偶潘孺人後先三日卒三子涕泣述其行事爲程儀部爲翁狀宗父孝廉爲孺人狀而以墓中志屬余余于翁季子寧野爲文字意氣交卽辭不逮二君子義無可諉因按次二君子言志之翁名文漢字德昭雲津其別號云父處士公鍪母潘令人翁生甚慧比長受書至太學生財之道喟然嘆曰有天下者猶然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何論庶人躬行節儉不作無益害有益或貽之玩好輒以貿易居積既受室孺人出其奩具可二十緡走芝城爲陶賈得倍稱之息處士公與舅氏潘公畀之何術而臻此對曰白圭之廢著范蠡之三致千金豈有天幸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舅氏稱善出萬緡主鹽筴淮上淮上人爭赴之身與僮僕共作同甘苦米鹽凌雜謹正簿籍恒譬曉同人夫分

財賄而設鉤策非以鉤策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故卜筮以爲決權量尺寸以爲器書契章程以爲式古之人皆用之衆唯唯莫或欺莫或怨焉不二十年潘公業大起歸德于翁翁不任也先是河鹽盛行遞至遞掣而賈人病翁白當事者行兩季三單之例貪賈爲私梱牟利而官病翁復請嚴其禁上下便之諸賈人高其識推翁祭酒其後作姦犯科者肆行鹽筴大壞衆乃追思蔣令吳翁而在寧至是翁事父母孝父老上食必先嘗察衣寒煖臥起向背所宜痛母之早世也歲時之奠及哀端所觸淚如綆縻四十年如一日自高

曾以上明世系昭穆置田供粢盛犧牲名之曰茂瑩所
培植封樹望之鬱鬱葱葱有佳氣矣季弟少孤恐其育
鞠以處士公所遺爲之營于三倍于母其教諸子經以
勿欺爲心以孝弟爲行或諷治宮室拓丘園謝曰吾聞
土木勝人者災務廣地荒而不治何自苦爲終身浣補
之衣服之無斁晨起櫛沐庭視掃除圃視種蓺塾視誦
讀夕視凭籥從薪閉突而後寢外王父蚤世外大母無
以自給爲育其子孫歲饑邑令行糜粥廣外羅翁首應
令令表其門鄉射賓以左席奉詔綬爵一級曰儒官潘
孺人父長公某母姚嫗幼善女紅又能相母治中饋父

母愼所字而吳翁年十六魁岸若丈夫簡爲婿年方笄
耳諳事若素習而與翁相敬如賓事尊章婉以承歡姑
操下嚴獨安孺人翁之行賈也孺人所爲養二人奉賓
祭者豐而有恒即極寒暑無倦姑每爲視蠶家廟新婦
賢其舁之多男間歲舉伯仲二子身乳哺之理家政不
廢姑病痿以身左右須臾無違姑更憐之孝哉婦吾請
命于天令而之婦事婦如婦事我而以其季子目屬孺
人是將以嫂爲母孺人飲淚受命頷之曰吾瞑矣其視
季叔視已子有加學具贄婚具采以成翁友于之美而
于仲叔及叔季兩娣咸相睦閨中化之塊然若無事寂
然若無聲諸子長而才不苦程督時訓勵以古人言行
念其母老弟弱請于翁婚嫁生者而歛葬死者其用節
儉與翁等好施亦相當至脫簪珥應乞者償與否悉勿
問市兒故昂其直無所校翁飭廉隅詳綜覈孺人劑以
寬掩人之短而說其長家衆千指詬詈不形于口鮮寡
孤獨從之如歸市病則禱卒則哭服相及聲相屬也諸
娣請遺言曰隱惡揚善有容德乃大問諸無質劑者當
若何曰皆窶人子何忍言生平陰行善類如此其年爲
萬曆癸丑九月十有九日距生嘉靖庚子二月廿有九
日年七十有四翁故健秋忽疾又傷孺人後孺人三日

卒距生嘉靖戊戌十有二月十有八日年七十有六以
其年某月某日合葬前山之陽子三從志從謙從先志
太學生謙以太學生授正提舉先以庠生入太學寧野
其字聲稱籍甚志娶許玄相女謙娶鄭幹女先娶汪天
錫女女二一適程有祚一適汪啟徽孫男五孔嘉孔良
孔琯孔珍孔瑞嘉良俱太學生皆謙出琯珍瑞皆志出
嘉娶蔡太學茂元女繼汪經歷廷武女良娶程孝廉鐸
女琯娶汪孝廉一鸞女珍娶程太學道翼女端娶程光
祿從伊女孫女七人一適鄭庠生一鳳子縉雲一適程
太學嗣杰子道輔一適汪太學宗道子兆龍皆志出一

適鄭太學懋德子本燭一適程起鸞皆謙出一字潘太學斯文子茂中一字汪太學士龍子維垣皆先出曾孫八人期傅期偁期倣期价皆孔嘉出期倬期佺孔良出期皋孔琯出期芬孔瑞出傳聘黃太學希周女偁聘方廉憲萬山孫女餘與四曾孫女俱待年其家澄塘自李唐以來代有達人詳狀中銘曰男女之道與天地並夫和而義妻柔而正惟吳翁媼前倡後趍翁爲乾媼爲坤順其始則咸感應相與止而說之男下于女其終家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富家吉矣有親有功可大可久三索得男稱乎父母言采緜辭勒石坎中乾坤不毀榮

名寔同

江公劉徐兩孺人墓志銘

建德江君之倅余邑也饒幹局飭簠簋是時令爲歙洪公廉而慈不阿邑上官上官中之波及丞倅倅遂左遷弃去家無中人產餬其口于四方而以長賦過金陵謁余言往者登之承乏使君之鄉與以先父母傲不朽于下執事會使君起家上郡不果而登之尋逐初服道阻且長無能致今者儌天幸再奉顏色使君念登之無道詬于大邦以貽先人辱其聽許之愧無可爲禮第九頓首以請余拜諾問其家世曰江氏池州府建德縣人也

高王父通故普令娶于蘇與龐曾王父賢娶于檀與朱王父澡娶于鄭與夏父曰東是爲我溪公公生歲餘父卒母蔣子閔矣然不爲姑息以是公奉母訓有處士之義里中推祭酒邑禮之爲鄉飲賓初娶于劉副之以徐舉丈夫子五人長曰統之以明經高第仕江西石城令次曰行之諸生升米廩有聲三曰定之以文無害爲山東曲阜尉擢廣西上思州幕四曰正之最少者曰登之以邑諸生爲國子生仕湖廣京山縣簿擢曾府典寶三則劉出也一二五徐出也女爲南溪金國器安定程道遠婦統娶汪某女行娶汪某女定娶夏某女正娶劉某

女登娶程某女孫曰大泒大乳皆國子生大橫大帯大任大通皆邑諸生大勲大粤庚祥暨曾孫賢孫德孫長春百孫葦數十許人皆鄉學弒斌質有其文焉金婿之子學經爲貢士程婿之子式爲郡諸生孫女四人適比部郎胡某孫其觀適國子生金光辰邑浴生金學章金九奏我溪公生正德丁卯八月十有一日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葬查冊湖其山形鳳負其抱其劉孺人生正德辛未九月二十有八日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葬茅店其山形雙龍下海負某向某徐孺人生嘉靖乙亥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與劉同窆

公卒兩孺人前劉卒徐前徐春秋七十有三公與劉年亦相亞而及見子孫蕃盛爲名家問其父母行事曰公念父蚤逝葬故有闕爲石封墓斬衰哭之盡哀率子孫致祭廬居七日然後歸嘗遺三十金于路族人得之公不復問而族人故受恩持金還以半謝不受割田連畔者授之書致里人貧不能昏没不能葬資之無所靳有不知何人死于道爲瘞之折節體貌儒生行必讓道顧必肅迎欵必豐矣睦於鄉里有知不以相欺役有力不以相臣主也騎而之野或加惡聲童子以告微哂曰彼詬他人耳人服其有容御子嚴伯子統長矣小過輒予

杖故諸子能自立比部郎胡逵大中丞李一元徐紳重公之行誼締好聯姻劉孺人莊御徐母不少示狎色而徐母事之恭家政無巨細一聽命女君已遂相諧王母鄭以勤儉造家兩母則而象之子婦儀刑三世勿替登之顯淺所述止此矣余猶憶倅之佐邑也嘗道旌之曰清白吏家不悉所以乃今知出自賢父母倅善則稱親曾無長語意其爲人也和安而好敬守業而不淫柔惠小物非義不變慶流後裔宜哉銘曰善無近名名以子不爲福先福俾爾宦窆之宮相對峙山澤通氣吉祥止鍾美于人世濟美何所取徵銘則史

范長君鄭孺人墓志銘

左丞范原易公以清直著聲評隲人倫少所假借而獨善宗人本禹爲印石處士小傳又以太史焦弱侯銘之尚璽祝無功傳之兩人左丞嘗道同方之朋不虛美者也長君名濠本禹其字別號印石少與左丞共就外傅父書強記以綴文左丞謝弗如會父病不能治生乃代行賈而侍醫藥相起居數年不懈父歿哀且毀母病以身解裥悃終月忘寢食喪母與喪父等產漸落復賈淮揚吳越間嘗就左丞問計左丞曰吾家范蠡能積能散享有令名今人知積莫知散偏才易與耳長君起謝吾

其爲全才乎知時任人一如蠡法十年貲大起所至眺覽名山川把酒放歌流連忘返諸賈人訝之此寧奇貨可居哉傲然自如也長君雖貲用饒而服食蔬儉如故時獨祀先饗客必豐若歸殯從弟郵孤發蘊溝齒與人毋錢寬其子左丞聞而喜吾宗有人已從左丞請學詩教以大致後出其詩示左丞左丞益喜即余歸林下何患無惠連屬和哉所爲赤牘他文皆小有意有印石山人集藏于家年未及艾而卒卒時無惶怖無繫戀或曰長君善爲星知祿命之有定故也配鄭孺人始生日者以爲可作門楣七歲能讀女孝經七誡年十五來歸相

室者稚之顧甚諳婦事得舅姑歡佐長君應務有條理
睦于諸後先其節嗇一如長君長君病泣而禱神願以
身贖病果愈更數年卒哭之慟絶念諸子不習事督之
如長君仇酒肉之味誦具典終其身族有婦無禮于姑
垂泣涕而道之婦悔請自新歲凶賑饑除道通津夏給
水漿漢喝者左丞更新祠建石梁出千金效功以事佛
虔人呼之慈悲菩薩病革趺坐持呪室有異香里人相
傳爲宿因云長君生嘉靖辛丑十有二月二日卒萬曆
丁亥六月二十有一日年四十有七孺人生嘉靖乙巳
十月十有五日卒萬曆甲辰後九月二十有八日年六

十伯子棫娶濳阜金高芳女仲子樑太學生娶下山方
玄脩女後孺人卒叔子梠娶城南太學金鎡女繼新屯
戴佑女季子㮠太學生娶畢枋程楊女女一適新屯朱
文明爲節婦孫十二人棫出者文順聘光祿署丞吳繼
逵孫女文立聘畢宗旺女文彭聘諸生汪仲逵女文丘
未聘樸出者文豹聘太學程渡女文彦未聘梠出者文
震聘太學隊肇學女文慶聘汪國正女文蠡未聘㮠出
者文衡聘太學朱有和女文傑文佐未聘孫女五樑女
字商山吳明璋子某梠女二一字竹林汪㵾子某一字
理問畢存方子某㮠女二一字約山汪國正子一未字
樸媚于辭述孺人事以請于邵奉常程郡李程明府爲
狀爲傳爲銘而謂余雅奉教于左丞有通家之好乞爲
合葬二親志銘曰昔者范蠡所居三徙徙必成名非苟
而已惜哉其嫡及其少子闇于知人長男竟死維范長
君亦用賈起徵貴徵賤行如流水財不傷義富而好禮
稱物平施誦者比比天錫祚胤畀之女士僇力同心二
物經始于也四之仰橋俯梓彬彬文質器從所使櫨梨
橘柚各有其美兄弟怡怡父毋順只宗老直筆家乘特
紀名實所加無羨蠡矣馬鬣之封卜青林里史銘藏焉
永言勿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工科給事中何公錢吳兩孺人墓志銘

甚哉天之難諶也善不必福而遘禍不善者或縱之以厚其毒至於摧折孑遺之餘而擁佑之乂而靡替衰而復振使夫疑者憤者究乃爽然失暢然快而深懼夫不測之威不漏之網無淹速一也其明威如此余於義與何贈公徵焉公初娶黃孺人繼錢孺人再繼吳孺人黃蚤卒錢實生子給事君而以給事始有吳何世居官堂丘壠在焉旁有從子季陽善田季陽孱蒲無顧藉貧矣

將以田鬻於人公曰如先墓何倍其直取之而峙督責其亡賴季陽以爲辱所得直居無何復盡復欲鬻田里有黃正蒙首匿家三盜學恭學道學儉爲囊橐聞人言官堂地佳欲之則甚季陽若叔四十無子即其產若產也而若以產子之乎若語叔以産歸我不然吾爲殺若叔削株掘根無與禍鄰季陽惑之操刃脅公公絕裾而避之蒙山外家自傷生不得正襟牖下更爲餒鬼乎日夕望抱子而給事君生諸賊宜言懷抱中物不勝吾折鉤喙公孰思之身與產孰親而以是區區父子不相顧計之左也乃以書致授季陽內正蒙正蒙嘻來何暴耶其黨毆公錢孺人驟得耗悸而慽遂卒給事好食豚錢孺人令猶子高市之日昃不歸慽曰我在也而路[illegible]梲[illegible]死兒何所寄命攬涕如雨給事每憶及此事心爲寸折而公亦哀給事靡恃以吳孺人母之賊初以母死子不必生且後母每虐前母子而吳孺人之子給事無殊前母賊大恚必除之乃已會公族人貞與學恭閧貞欲訟之官未行公以他事入邑正蒙怒鼠子是必道貞難我令三賊伏松塢伺公過東而之溪畔裸躬搒榦搒楚并兼投諸水公强起復捶之村人盧保見而不忍以竹兜子舁歸昏不知人醫言瘀痏身無完者骨斷

矣須土鱉續之孺人泣告天旁求破其指血殷棠忽得土鱉數枚以療公稍蘇季陽謂公定死謀殺給事絕口入門謬曰誰殺吾叔吾其以孤兒赴愬哭而泣不下孺人先已匿給事其夜送之舅氏家而丁寧之無出門跬步不者轉屍溝壑矣季陽輩迹得之將略而斃之山谷中又賂販夫播鼗於門潛傅藥於鍼刺殺之給事奉母訓唯謹不踰戶以故免孺人憂患未歇也令人負給事走武林朱公家朱公故嘗告言黃氏殺人有貿首仇而知力能自將俠煩類朱家云諸賊計曰騎虎勢不得下然死毆著不若死獄隱乃召季陽僞爲公訟學恭盜財

者盜無贓仗則坐公誣告耳郡倅韓某知縣事諸賊故
與邑胥史錢通表裏爲奸使隸逮公不令公知也左驗
具倅問公衆曰何某自知罪不敢對簿問季陽季陽曰
然案空劾入公律贖季陽詐亡逮者反捽公公瘡痍未
復錯愕不審所謂而逮者還白倅是夫飛揚跋扈非鋤
之圜牆不可倅已醉首肯又迫公代季陽贖諸賊踣獄
吏令公不生出獄留其日三木敲朴不休吳孺人急洗
橐爲公贖公還身負重傷病在死法中矣語給事吾生
乎無獲罪於天而以賊死齎志入冥孺子長所不報父
仇者無瘞吾骨給事方九齡耳孺人將以死殉而有身

姑俟之生矣男也不數月復夭孺人泣曰庶幾以是左
提右挈爲死者地而不獲有耶復欲投繯死而給事持
之泣兒非母無以至今母死兒何能獨存獨不思父訣
時語乎孺人噭然而哭所爲報父仇者必子有成也無
成與無子同徒亂人意不若速死給事泣而諾而母更
戒之言出吾口入若耳亂之生也則吉不密爲階若父
飽仇毒拳不敢言垂歿而後輒干語若可不愼哉遣給
事復之朱公家學諸賊無所發難小挺矣季陽入室掠
僮僕器具雞豚殆盡孺人爲鄰婦傭刺繡紉容身而衣
量腹而食而以其贏共給事脡脯燈火給事間歸省孺

人坐之公靈牀前咨考其學有不解怒而予杖吾所忍
死謂何而忍負之夜午書聲刀尺聲相應渴則氷漿饑
則豆羹與淚俱飲也自是給事益刻厲書其父不蘇時
日置衣帶中同舍生或徵逐酒食覗帶輒止强之酒財
沾脣而止閉一室不通外事穴壁進饘粥而題曰會稽
關學成爲諸生孺人治一帛充僦賃市兒竊以走貸得
二錢步而往足爲重繭其當厄皆此類也公始被毆血
淋漓染衣孺人殮公則瘞血衣以俟給事長而覩之其
夜夢父老執紫芝語曰此而家報三七乃驗瞿然覺莫
曉所以嘗私取衣曝庭中桃桃立爲枯而給事以先輩

謁母母率之憑公棺而號已出血衣相視相抱大哭昏
仆地慘然無生趣若病狂易者一日謂給事未亡人十
七年泣血與此衣等若不能報仇我死無瘞吾骨遂絕
給事痛割善毀亦若狂易逾年小差而舊所瘞血衣處
有枯桑生紫芝其上季陽好爲謾辭謝罪願殺黃賊自
劾給事陽許之置酒東埠相對接待甚備而陰令賊豯
宿莽行刺給事心動且母命不敢忘陽醉別去而行刺
者逢二虎俛脫季陽大驚丁酉上公車禱於于忠肅祠
其夜季陽暴譁若鬼伯縛之者明年給事成進士觀戸
部政將具疏白父冤友人格之審爾迹吾露罪人不可

必得乃白司徒楊公以犒師遼陽便道還里而蠱茲使
者袁公業已下吏捕學恭學恭逃死大索十日不得忽
得之云有二虎繞前後足爲㧫給事詣諸臺流涕言曰
世無無父之子國無不子之臣某父何辜爲衆惡所魚
肉荼酷萬狀生母繼母皆坐父故孤寒寡偶控籲無階
私痛迄今如謂罪止一人則律有同謀如謂事經累歲
則見知故在學道學儉虐甚加功正蒙季陽實先造意
四凶罪不容死偷生已久三喪覥而不含銜恨無窮不
共戴天有如此日見者鼻酸心悴通邑薦紳仗義執言
邑令驗問頗有遂而某子甲或中賂撓之給事奔告直

指劉公劉公憫然改容記下郡理邵公窮治獄具尸學
恭銜加木焉畀野犬爭啗之道儉變姓名入山中丞陳
公捜捕道瘦死或曰見緋衣人鉗灼考立其罪尸糜爛
無收者季陽論胥靡又一年暴死血胤斬然正蒙先二
年中盜焚死其年巳亥距公卒二十有一歲符三七之
數云給事既雪恥除兇爲文告父母慟如初喪欲終身
自廢以謝地下人而友人難之孰使爾釋二親憾者非
君恩耶報君卽報親負君卽負親也乃謁選人司理明
州以考績贈父如其官母錢吳俱孺人已擢兵部主事
未任選工科給事中值國慶復贈父如其官三母皆孺

人而疏請歸葬十六上不報又特爲吳孺人請曰臣母
爲夫立孤孤立而臣母以死殉臣父臣一毛一髮皆母
恩一字一句皆母教臣既不及祿養臣母節限於年未
旌臣何以自解中丞臺爲坊表閭又踰年奉命使楚已
事而竣復乞歸卜侯山之陽鵲亭以葬而余陳臬浙時
習給事治行給事屬爲父母志墓咽塞不能置辭已讀
李水部所爲公別傳令人怒髮豎令人悲涕下復令人
喜粲齒實人間一大奇事媿余不文爲識其大都而敘
公生平如左公名共孝字惟達別號養心其先浙定海
人宋丞相執中二十三世孫也遷義興則七世祖仲昇

從子益任常州路教授覽官堂里之勝樂之里人病疫
得翁藥皆甦焚香羅拜留翁家焉數傳至東園翁時懋
生鉉鉉生溥溥富而能仁歲粟百千出入一斗曰吾子
孫世守之里有門前山形家以爲吉將畀蔣氏所善張
公曰君獨無父母耶仍別予之地子石橋公樞性謹恪
飲醉歸失容三月不庭舍傍溪漲行旅斷絕爲造石橋
人因號石橋公舉三子伯其廉仲其清季則贈公公生
當橋成日賀客傳說天之所以胙善也習舉子業不售
而石橋公困重徭才公任以家公力課男女耕織旦莫
不休業乃中興事父與母黃孺人生養死葬如禮恩至

而痡中路嬰兒之失母也哭不絕聲矣兩兄析著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曰先人故以我善治生一切埤益我何敢薄同生者而辱先人命夫代勞代匱爲人弟事也錢孺人相公行德三族四鄰下至臧獲遇之甚厚佐公經紀伯兄喪爲嫂杜若兩子通與高衣食討給事之未生也以高任莞籥而通得專其父所遺一意養母輸公家之賦入私室之責兩人束手蒙成而已族兄其財買無資質二千緡業之折閱不問授甥狄同炳母錢已失復授終身不衰收養故人王懷東三十年鄰人王四賣身還其券以十金令息之聚婦環官堂

而居者熯潦不府出廩以賑五年而後收負者身請爲奴妻若子爲質皆不受耕耨之器種稑之種斂殯之具戶口之算仰給公如寄蒙枤軥㕑之衆腹猶果然出入一斗守大父語無失里人稱何氏三世斗焉公生嘉靖辛卯某月某日卒之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九錢孺人某公女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某吳孺人某公女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某給事名士晉娶諸生吳公某女封孺人女兄適同邑張上廉女弟適溧陽諸生狄公某子同𤔡俱錢孺人出男孫熙祚邑諸生娶翰林學士吳公道行子東昌守公玄文女一娥未字余聞之孔子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何氏一斗小善耳而積之三世不易惟不易而善積焉公不以蒙大難一日忘善虎爲之驅也神爲之夢也鬼爲之厭也桃爲之槁也芝爲之榮也天何嘗一日忘公善其有給事非朝夕之故矣給事法父母陰行善官十六年以其祿爲義田義倉賑宗族鄉黨卹老疾矜寡敬共神明治一國津梁何氏斗行爲魁柄斟酌太和元氣小善云乎哉銘曰一田舍翁而歷試諸艱玉成厥終一弱女子

而子藉以生夫藉以無死何好修而不免其身無乃前世因天道無常善是親不於其身於後人天勝人者人未定人既定者天爲勝吁嗟何公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封奉政大夫楊公顧宜人墓志銘

封郡丞楊一眞公之葬也其子駕部大夫已先卒其孫之屏之翰乞銘於相國王文肅公足不朽矣又數年而公配顧宜人卒兩孫舉祔公之墓而以合志屬余蓋駕部爲余所進士余游太倉從公之婚姻王司寇太常兩公得交公知公賢故可志也楊氏先世自弘農遷於鄒滕國時海漕萬戶春堂居崑山之新安鄉入明而析置

太倉州乃爲州人自父以上率善農致富而公以入貲
拜鴻臚典客後以駕部封郡丞少與伯兄受儒伯兄過
苦病銃以死公乃入太學爲儲文懿公所知嘗後其仲
父貧資晚舉子翁還爲父子遺產無所取而歲時享祀
不廢又爲擁護仲父子女兄爲龔氏婦夫婦皆蚤死親
視含斂營葬如其子孫龔氏之嗣穉且貧贍之田又代
爲之入租游太學歸遭父喪三年不入内哀而毀瘠而
焚諸負父子錢者券以千百計伯兄二孤一未免乳一
猶在腹與其婦事其嫂抱哺其子部署其家而少子士
選且通籍於朝嫂八十以節旌門公實成之也里豪初

欺公易與狎侮備至無所曲徇既身與子貴其人慚而
公初不以屑意州舉賓祉虛左席迎公固謝不往第與
里父置酒爲樂耳有齒及市井事者以大白浮之造請
居間侍坐終日莫得發言食無二簋衣無兼副而好施
病與藥死與肂歲侵不責佃租又食其餓者喜讀參同
契及西方氏言比死三日面目如生人以爲尸解而訓
子孫則惟忠孝勤儉四言一軌於正也配顧宜人蓋甲
族爲女時能佐母主中饋比歸益虔朝夕奉養尊章飲
食啓居必得所欲執喪與公同哀葬祭咸比於禮舉駕
部口授章句既就外傅供具極豐腆曰吾門待子而大

吾子待師而成進惜小費少長聘海虞孫公爲師禮倍
敦駕部乃先孫公第矣孫公數語人楊氏母之教子蓋
嚴父嚴師兼之者也已更聘孫公子爲其孫師駕部宦
遊佐公治家監奴不得干公家事女奴不得學時世粧
族人無有挂吏議者駕部父子先卒兩孫以文行稱其
家出宜人功居多既哭子復哭夫外侮乘之從容調御
無怨懟色蔬食布衣不貴金玉之飾不尚彫幾之器禮
大士像於東軒誦經持戒甚謹閗淄流談天竺海南慼
婦女往謁則唾斥拒絕之甫旦而興夜分而息機杼不
釋手爲臧獲澣濯補綴故衣疾病則治藥餌毋家遺中

葉以其所織紝周之終不費楊氏一縷楊氏有緩急則
贊公施不遺餘力云公生嘉靖甲申十有二月二十有
四日卒萬曆癸巳後十有一月十有四日年七十宜人
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丙午某月某日年八十
有某子一人即駕部名士元有文學政事聲婦陸宜人
孫二人伯之屏娶錦衣衛指揮同知凌公玄超女仲之
翰娶太常少卿王公世懋女曾孫男某人曾孫女某人
字華亭徐文貞公孫嶷者之翰出也以萬曆某年某月
某日合葬於某所銘曰觀而身前而富而貴而永年觀
而身後而子而孫多賢人所願欲天所篤祐而得其全

而何德以將之基有志在焉宜其然

贈大理司務項公暨元配江孺人墓志銘

今天下思將帥志義死封疆之臣必曰曾襄愍公而不知為公佐帷中書者有武岡同知項公自商丘相國為傳武岡公長美見乎天下而不知為父佐帷中畫者有子贈大理公武岡公初仕西安衛參軍以公從而襄愍公方銳意驅虜復河外新秦中地聞武岡公膽畧召置麾下會虜南牧武岡公以五千人往卻之忠愍公心輕虜可箠使而贈公獨與父計宜先為不可勝去鎮三十里高壘深池戍守相望兵番休耕作其中縱橫樹木成

列虜騎不得騁少遲緩之力沛若有餘更拓三十里需以五年積聚訓練可得志虜襄愍曰是不俟河之清乎尋中讒死而武岡公擢判沅州贈公亦從之官蠻甘妹侵軼我內地督府張公檄以千人往夜出不意薄寇柵質明大譟寇驚為神咸竄手劍而叱之縛其渠魁已相地晃州南使水西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守禦備具沅乃安蓋父子所規畫為一方久遠利而擢同知武岡以勞勛病上書乞骸歸里初父病一歲所贈公調藥餌相啓居瞻察衣食夙夜禱于神請損已年益父壽武岡公乃起著績朔方故有什一之業在外郡念父老終鮮兄弟不復去子舍稍取質劑之贏憩以甘旨而有丈夫子四人分職賦功使各奏能以承親歡季子大理弱而才督之學尤勤世受大戴禮少所誦習出以授季子而丹鉛章句繹其義指置座右膝上詔之問侍兒是夜中與甫罷季子至今讀其書不禁涕之潸然下也贈公以家督不竟儒而自少迨老持一編不釋暇則開蔣生之竹逕編籬與文學士觴咏為樂篤于禮而薄于利自諸父兄弟疎屬緩急相護有無通共推之婚姻鄉里昏嫁不給饑寒失所恐為周䘏所折券弃責數百千計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與人未有過切也

而盜妄意室中厚藏席卷去母驚悸卒心傷之哭泣厭飦粥溢不容粒遂逝矣通國人皆雜然曰天何奪善人之速也為之流涕得盜而甘心焉贈公元配江孺人閩右江公女歸時家故優潤而持之以儉布素蔬糲與女奴同操作獨相贈公所施于親疎遠邇不少靳武岡公御子婦嚴孺人敬而不黷歲時伏臘姑戒無舉觴則屬諸姑伯姊輩以請必俞乃已鞠躬屏息齋如也至御諸子婦慈柔愛之道焉贈公卒孺人以尊章老强起代夫為子而課諸子學斂其身首之飾以充師贄雖壺飱簞食四脡脯必潔必虔而武岡公沒費饔減黽勉拮据無

育鞠以貽地下人夏行年七十機杼無倦子婦請息不可作法于勤猶恐其惰況以惰訓且吾樂此不爲疲也季子舉于鄉雪涕而告贈公之靈不色喜卽嚴詘公車不色慍有助孺人進者親之若娣姒而撫其女與諸子等其卒也語諸子若爾父之年者卒上之木拱矣吾何歉焉坐瞑若尸解然人咸異之武岡公名鏞贈公名曜字德輝生正德乙亥七月十有一日卒嘉靖癸亥四月五日年四十有九孺人生正德甲戌九月十有二日卒萬曆己亥十月二十日年八十有六伯子諾仲子訓叔子詔季子除明由武進諭遷國子先生今爲太理司務

贈父如其官孫男十人曾孫男十有八人女一人孫女四人曾孫女九婦家壻家皆著姓與其上世詳狀中墓在某所余以次兒游南雍給事大理署中因得交季子稱通家季子以志墓見屬余聞之荀卿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信然哉項氏學禮者數世季子教訓正俗以禮備分爭辨訟以禮決贈公與武岡公父子兄弟以禮定宦學事師以禮親道德仁義以理成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以禮行所由來者遠矣銘曰父無客死子故之以予何益死毋故之以生死無憾是爲孝矣宜爾令妻宜爾令子曾孫繩繩世濟其美帝有褒書賁于蒿里廷尉高門東海並峙

明經危先生易孺人墓志銘

某從里中師受經者兩人其一田先生其一危先生兩先生俱以明經待詔公車而田先生爲丞令稍行其志獨危先生逢掖終其身里人莫不憐惜之先生卒十年而配易孺人卒又某年而葬門下士名能私其緒者獨某在耳憶先生末年詔某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約爲朋友則何得以不文辭令先生沒沒也危之先世江西金谿人有大理者避亂徙京山生爽爽生槐是曰東岡先生亦以明經貢太學授南豐訓未之官尋卒南豐公

娶于雷生先生及昆巳貳室晏生叔崙季岕先生有異質南豐公授書應如嚮又遣從某婦翁光祿卿王虹塘公學學益進光祿公每語人此吾高足弟子遂補邑諸生茹督學使者秦喬公洛吳公蜀劉公越張公前後試先生輒在上等于是先王父藩伯公先大夫右丞公聘之家塾使某與諸才俊徒入其帷先生以象取偶以相譬喻妙析奇致少不自竭聽者未盡述令諸弟子文錯綜標位便各成趣不相糅雜而性嚴整某甚佻數遁蕩先生數操大杖撻之數十百許先王母愛冢孫私泣而乞小霽威先生弗顧也日勝冠以迨童稚數十曹席

有上下坐有左右行有竝隨立有列序進退容止必比于禮父兄迫欲成子弟者咸願得先生爲師負笈提贄數十百人而會南豐公卒于京師先生匍匐奔之歸曾繭重胝顏色黴黑矣三年喪畢則授仲弟農授叔季兩弟儒先生割月奉以食之出父書以敎之仲弟饒于貲而叔季爲諸生今亦以明經貢太學也先生慟母早世慟父不及見諸弟故忌日必哭稱諱如見歲時伏臘之祭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所以事如母字諸弟者情最隆洽旁及族人推食解衣無餒人焉居恒見侮而不鬭行則讓路不疾先騎而遺所知必下厮徒馬圉卑體娩辭

以相延接督學使者越金公拔先生于六人中而貢之又以高等就試省闈蓋充賦有司者可以十數而卒不第乃入太學太學諸生與之論議咨嗟稱快文成無不傳寫歸而苦足萎痿更數年而卒配易孺人者處士來道公叔女幼甚慧緌麻索縷手經指挂秵綦組雜奇彩抑揚父與南豐公善見先生而材之遂以字先生弃而來歸姑嚴行無專制有奉持如將不能恐失之其行也衎衎以數姑乃大安藜羹不糝甘之如飴益佐先生力學沐瀋茗漿身爲役不假侍婢南豐公之謁選人也轂轡珥辦裝甫舉伯子尚忠而先生遭父喪外侮乘間起

操空拳撐柱之卒無患相先生營葬祭中禮再舉仲子尚德治生愈勤蓁栗成行瓶甌有堤廁具鮮犧牧多牸牛騰馬矣然猶量粟而舂數米而炊也所親請自享不可夫車人徒步匠人處狹盧豈必身食其報子婦皆名家女御之不以姑息曰昔者先姑威克厥愛老婦是以有今日安忍以晏安鴆之先生寢疾視啓居藥物雖溽暑不解衣而念伯子不以時成名拂先生心遺游南雍無何先生捐館舍矣旣哭夫又思子發胃擊心志懣氣盛哀容瘠色終日食不盡堰已而庶姑卒則號天而泣兩未亡人輔車脣齒也若之何偏敗吾寧獨存而又憂

仲子屢舉子不育屬伯子以仲孫向辰爲後伯子諾久之卒尚德向辰俱殤先生名嶽字伯瞻別號雲臺生嘉靖丁亥三月十有七日卒萬曆壬辰三月二十日年六十有六孺人生嘉靖庚寅六月十有三日卒萬曆辛丑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有二尚忠娶儒官王寵女生男子存者二人拱辰北辰女子子一人適太學生周禾子耿烈銘曰猗與先生握瑜懷瑾待叩如鍾引聲如蝀萬室之邑如木鐸狗如雲往從如牆並進仲弓多通仲舉太峻兩端用中朋來何慍情田舌耕意將文陣童冠輻湊羔鴈充牣靡佬靡傳蒸陶浸潤功豈素餐俗惟坐鎮

明經久次歲書升俊澤宮適選棚市推遜且以予寧頗
抽後進開徑三益養生四印隱厚壺遂馴謹石奮兒良
弟弟長惠幼順鄉閭黙化有司不恩懿厥伉儷若驂有
靷勞無倦勤儉無爲吝家人嚴君女士祚胤萊婦鴻妻
貞志嘉遯所遭靡辰嬰茲疾疢人惜无妄天胡不憖是
父是子寡食祿分昔楚荀卿師術垂訓尊嚴而憚耆艾
而信誦說不淩知微而論繫吾師乎古心遠韻小子無
能敎而勿搯夏楚用威學後知困絕塵而奔步趨安聆
穉秣駑駘弃捐神駿白首北面虛辱董振應超官閥寧
堪一瞬梁木其頽心喪但絻負土營冢薤露虞殯薄裁

銘詩宣昭令問危行危言杓帝鄉郡

明經王公孫孺人墓志銘

高郵有諸生王百祥百順者以文學知名部使者錄入
維揚書院數試高等余因得與往還兩生謬推余時從
問業一日持其父母狀長跽流涕而請曰以吾先子之
文行而終以縫掖老其子之不肖又無能顯揚之則惟
使君一言以不朽余亟許之其爲父狀者陸無從爲母
狀者梅季豹皆名下士也公名應元字一之漢丞相商
裔勝國時始祖成家濠梁從
高皇帝征高郵有功除世襲冠帶總旗遂隸高郵衛六

傳至印印生公兩手有文如中字七歲從常寧令陸南
陵先生受詩月數行下旁通諸經子史二氏之言十五
爲州諸生與博士吳夢周姚克從相甲乙學宮圮率同
舍生詣州守謀新之守以貲詘不即應公奮曰是夫猶
凡民耳見非常之原且縮朒矣安足與議乎亟徹其朽
蠹而白諸當路守聞之恚將如我何衆爲公恐公曰老
䆁之宮其徒能繕治之吾輩何忍使夫子俎豆地鞠爲
茂草也即以開罪州安所避之當路高公之義亟發金
來助公因是議復廟祀樂舞大禮畢具矣泗水氾溢勢
迫陵園有議開邵伯諸閘而洩周家橋水使從高郵寶

應循金灣入大江者公復率諸生上書舒中丞言諸閘
不可開開則黃淮水勢如建瓴壞運道廢漕艘而高寶
興泰諸州縣人其魚矣舒公覽之色動疏寢其事言官
以是中舒公
上怒鐫其官爲編氓而躡尋昔上書稱不便者衆又爲
公恐公曰吾豈爲一身一家計哉何患之有久之事白
而瀕河諸州縣知出公策尸祝之矣州守范公聘公修
州志程量人物雖權貴無所曲筆而於闗城東水關濬
城外涸隍築杭家嘴以護州郛培圈城以保運隄鋤草
場積租以甦疲氓皆闗切利害亹亹叙論之後無不如

所料者初以母姚命與伯兄應登析產讓而取薄及伯兄家貧復捐資濟之不足繼之以稱貸而兄卒其猶子賴公受室公廩於庠歲久既以明經薦不肯行親知勸駕公笑曰函牛之鼎烹小鮮不如勿用吾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揖讓聖賢師友造化詎屑一博士冠乎故有東園因別號懷園以志思與江都高洪父强公亮宣城晉守仲山陽王伯醇同郡沈德儀夏元禹陶兼善諸子結社湖上賦詩行酒陶然自暢忘其年之至也卒之年夢有冠裳來迎者晨起詔諸子受遺令大都在篤倫理惇恩義睦宗姻絕不及私語竟脩然而逝所著葛竹

山房漫稿六十卷高郵志十二卷甓湖詩選二十卷禦倭管見十三篇皆有經世才略非直以翰墨稱雄也配孫孺人上莖孫公女孫公與公父莫逆相許爲婚姻至期時母朱夢玉燕投懷覺而有烏盤旋室中五色成文遂生孺人二十于歸獨有姑在爲衣服飲食奉姑甚謹公不省家計孺人代之經紀咸有法度公得一意於學爲博雅之儒既公以讓兄食貧孺人則執女紅佐之寒膚嗽腹作勞不懈性不妄殺生不濫費家漸饒篝燈夜績如故課諸傭耕而封識其所獲聽公費初舉子而夭哭之哀眉髮一夕爲白旣舉兩子延師家塾洗腆酒食朝夕如一數十年不衰兩子少倦督責勞苦之不爲姑息孺人沒而公誄之曰父嚴而寬母慈而嚴人以爲允兩子好古文詞或苦無書孺人曰吾見若祖母之教若父不惜簪珥易書吾何靳此奩中物於令兩子讀書恒淚汍瀾下某書毋某物所易也公撫兄之孤有恩孺人字之如己子而敝衣疏食終其身又喜賙人患難卒之日臨者數百人皆哭失聲公生嘉靖壬辰九月二十有八日卒萬曆辛丑七月二十有五日年七十孺人生嘉靖壬辰十月十有五日卒萬曆己亥正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有八子二長百祥娶秦氏次百順娶謝氏俱州

諸生女二醫官吳官班國子生丘邦傑其壻也孫男二長孫端聘於葉次孫繩孫女三未字余惟國家羣士於學而廩食其優者所習不過帖括年至而貢之無所取材有如王公博學多通明習世故幾何人又厄於科目齋志而終豈非天哉然其仗義立言自足傳世矣銘曰

居一畝官而有四方志操三寸管而窮千古事老諸生籍而爲萬乘器見定則禍患不避養高則爵祿不易窮年曼衍玩世游戲生而掌文成字沒而遺書在笥夫思娟兮伉儷子濟美兮昆季彼浮雲兮富貴嚋若永兮錫類勒銘藏兮大隧令問昭兮無替

太學胡公袁孺人墓志銘

吾邑多望族士大夫砥礪名行孝子弟弟皆可得而察焉數十年來乃有縱尋斧於枝葉者和樂且孺沒齒不閒獨胡太學公兄弟耳不二年而胥失之國人安倣太學公子孝廉兄弟介余叔弟以志墓請余爲之歎息彌襟蓋有以也太學公名宗沆字師李號若泉其先石首人宋末遷邑白陽村始祖永春子添福添福子淵邑增廣生子思忠以人才辟仕青田簿子偉正德辛巳進士以永新令遷知頴州祀名宦鄉賢有子五人其季爲西朴公鈍歷壽徽二藩膳宰贈叙州知府元配黎贈戸部

郎僉女雲南憲副公遵訓女弟累贈恭人子三人伯虞城令心泉公宗淳仲憲副幼泉公宗洵季即公西朴公與恭人之贈皆以仲子貴也公故有異質從兩兄受書屬文奇警不羣仲以嘉靖辛酉伯以甲子相繼舉公益自奮而父母督勑益勤隆慶戊辰袁孺人來歸是爲太學袁公旁女其母則南昌尹杜公出也無何西朴公卒公泣而不止如少兒啜寒粥干飯稍引滋沟循咽而下孺人哀次于公而事姑黎恭人以愼事伯姒楊孺人仲姒孫恭人以婉杼軸井臼黽敏從之公一意問學學成兩兄難弟矣服除爲邑諸生再試楚闈而伯兄官虞城

仲兄官嘉禾別駕恭人往來兩署中備志物之養公心念母迎以歸而母寢疾兩姒俱先姑卒獨公與孺人侍疾形神交瘁母卒不起矣是時孺人舉伯子孝廉僅何口痛姑之無祿早世也嗚嘽泣血幾殆諸姑慰之三郎哭母業已潰瞶若復爾將柰何孺人起而治送終隨身之制究備兩兄奔還知狀謝曰微叔弟夫婦幾不成子公所居邑西十里而近柴門謝客日繙書不釋手孺人主中饋酒漿脩脯銓度調和悉有法故田園環舍率男女耕蠶蚤作晏罷收入歲倍客至治具旨且多騶傔無不饜飫者仲兄官京兆從兄延平公宗洙時爲戸部尚

書郎往省之遂遊太學大司成徐公首錄之已入京兆試且上第而東於例遂罷仲兄私念志而不得得而中亡能無涇乎公不其然歸而築書舍城西再遷宅西南課孝廉兄弟擇名師師之所友必雋士若從孫其憔明府輩煩文相假飾詞相悖巧譬相稱毋聽受也而公丹鉛諸古書及舉子業以授之所見所聞賢大夫士之行事則曰是非盡人之子與可企而及也其或不然則曰殷鑒在茲可不愼與菩耳提面命手指事示稟稟有嚴君而孺人復時省其私加規儆焉三時率僮嚴田與同劬或言公責介弟何事此公曰無逸豳風有天下與國

者重焉況吾家世素業可不知稼穡艱難已而孝廉爲
茂才三年舉于鄉蓋兄弟三人兩兄身爲之公不於身
於其子邑之人曰三君德齊而天報若一可以勸善矣
公亦感異夢呼天而謝子幸爲之勝於自爲以孝廉文
弱不耐勞携上公車不第而公與孺人不爲戚汝弃可
待汝弟可教兄弟師友此吾伯仲已事之效也寧患無
成無何伯兄卒哭之如喪考妣而仲兄亦被讒免兩人
出入肩隨宛然一體已仲叔兩子俱爲邑諸生公孺人
意益發舒而叔子棠有大志下筆千言立就獨居精舍
歷時不歸屬望殊厚無何孺人卒矣服除孝廉上春官

復不第因憶仲父謁選人年甫三十蓋急於養母故令
母不得養公幸無恙然事有不可知亦謁選人當除令
而忽心動促裝歸公迎門勞之念兒殊甚兒年正強也
銓曹不即除儻有意乎余所乏非溫飽無以介介公體
豐腴以哀孺人病殗殜俄叔子卒哭之慟病不尠卒矣
公博學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本方立義事父母孝事
二兄恭宗戚鄉黨慕賢而容衆具有儒行孺人相之夫
婦兄弟父子閒事可儀則邑人無小大長少敬愛之男
子袒免女子髮笄者數十百爲羣爲開凶門而哭之而
其賢者以輿人之誦私謚公曰靖愨孺人曰恭順蓋未

踰朞而仲兄與其兩姊俱以哭公與孺人相繼卒是可
以徵公孺人矣公生嘉靖庚戌五月二日卒萬曆辛亥
八月五日年六十有二孺人生嘉靖己酉五月二十有
九日卒萬曆丁未八月二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九丈夫
子四人女子三人伯曰機即孝廉娶茂才馬呈極女麟
遊尹政女孫仲曰樹娶臨洮郡丞譚完女棠先公卒娶
處士吳天祐女高州司理敬止女孫季曰楢配余季弟
維標女四川大足主簿魏宗秀子儒士論余叔弟維桂
貴州思南理官黎塾子楚材其壻也機有子四人女二
人其煌聘侍御史劉蘭女其熼聘廩生譚如綸女其烺

其焻未聘女一字巢縣令袁樞子承統一未字樹有子
一人其燒女二人棠有子一人其㷠萬曆壬子後十有
一月二十有五日從公所自卜堋宅南朱山之原于公
之廬數百步于贈公墓二里而遠生於斯藏於斯無遠
父母孝之屬也銘曰寬樂令終表裏如一是謂愨靖不
懈爲德和比于理是謂恭順古今謚法稽諸其人實鮮
副稱惟公夫婦具有懿美私謚非佞書云孝乎友于兄
弟施于有政公爲弟友本在孝親以生百行一家仁讓
一邑矜式操政之柄史采輿誦遡所繇始孝弟天性通
于神明宜爾子孫則篤其慶封之若堂地靈人傑佳氣

輝映

文學陳季公魏孺人墓志銘

邑東門外有百家之聚陳氏爲望同產游鄉校者六七人獨李公父子同時季公子琠珙高等生赴省試者五不第傷其父母以逢掖綦縞沒齒今從父所自卜南山祖塋之次以某年某月某日治窀穸事而走白下奉狀乞余爲志余雅游陳氏父子兄弟間覽其狀無長語無飾語可志也已陳始祖諒諒子衡邑諸生三傳爲伯魚伯玉伯玉子祿祿子諸生所知魚子爵爵娶於汪無子而副室吳舉五子其二殤仲曰所學叔曰所養皆諸生

季卽公名所見字在賢世居富水里古臺山父以古臺爲號故別號似臺云生而聰悟授書誦不忘師事孝廉萬君善而余外父光祿卿王公坐斥分宜左遷居里第目屬之羣兒中數見賞譽學使慈谿顏公理學名家獨器公而錄之爲諸生年才十八耳踰年受室於魏輿都禮官魏公某女也魏故邑右族孺人婉靜閒禮法古臺公遴而委禽于歸之夕古臺公遽卒季公擗踊哀號寢苫塊不入內孺人亦毀瘠柴厄含殮人以爲孝季公篤志於學而兄弟已[illegible]兼治生鐘釜其入而主撮其出男女不易職作息不廢時孺人操機杼謹筦鑰字雞豚蔬果窳椎布疏糲累積奇贏南畝益拓爲新居美輪美奐而公學亦日益邑令宋公雍校邑士首公而中忌者口抑之第五公笑曰第五之名奚必減騄騎哉而二子已露鋒穎公摩挲其頂吾將以孺子代筆耕無自苦也與所善手談行酒爲樂而造其師邑故茂才胡君某進士李公某孺人早暮治具饘粥豐腆歲時筐篚有加等學成相次爲諸生而孺人卒公念黽勉同心之勞殷勤嚮子之閔也涕泫然交頤不勝哀慼無意功名事矣語叔氏男子有事四方安能鬱鬱若井蛙轅駒借之爲白下遊鐘阜石城之王氣吳宮晉苑之遺蹟牛首燕磯之

奇勝秦淮桃葉之妙麗靈谷天界之幽絕靡不攀陟探討低迴久之不能去而其大致庶幾遇有異人黃金大藥可求而竟未得也買一姬以還自言楚范少伯五湖一舸與夷光共載吾何讓焉伯兄子瑞與琮琮以毋喪試後期力白有司收之得爲諸生已當食廩苦無所行贄尼其牘不上令謁督學使者熊公以請報可而代壹是經費瑞業就窘周之無方仲氏艱於子爲開賸路而身禦其外侮兄兄弟弟居相依步相隨有田莫買彪之美焉其教二子由童稚始居恒言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初六如務脫桎梏然六三如務禦寇賊然可不正乎二

子以是克家孺人相夫君以順比娣姒以睦課子女慈而正督臧獲惠而嚴季公之爲劉㝎王龔有以也公卒萬曆甲辰二月二十有五日距生嘉靖壬子四月二十有九日年五十有三孺人卒萬曆戊戌七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辛亥二月五日年四十有八二子伯即瑛娶諸生羅君某女繼諸生祝君某女仲即珙娶常德教授袁公中心子廩生君芝女三女婿爲王啓之謝覲光熊某啓之亦諸生三婿父諸生王君某謝君某貢生熊君伯夔也孫男二搆生青紫俱珙出孫女四瑛出者二婿王象儀王某王子鳳象儀父爲太學君應銓祖爲鄉祭

酒公宗泰某父爲典客君應欽祖爲邑倅公玉即余外父光祿公曾孫子鳳即啓之子祖爲貢生公某珙出者一婿王京父爲廩生君應軫祖爲太學公某曾祖爲邑丞公宗予高祖爲太僕公格二子之友數十百人欽公令德倣昔人私謚謚公孝懿五宗安之曰孝溫柔賢善曰懿也並謚孺人齊簡資輔就共曰齊一德不懈曰簡也以質於余余考張守節史記正義謚法解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季公孺人足當之矣銘曰漢太丘兮昌後緊華胄兮君有姓通明兮戶牖肖溫良兮瓊玖文陸離兮藻綬采泮水兮芹茆稽素履兮無垢兄因心兮則友敱以告兮慈首德音括兮嘉偶旣從夫兮哲婦亦訓子兮令母俄妖夢兮欻曰亡此僚兮窮糾忍逝梁兮發笥解傾憂兮醇酒澆磊塊兮大斗莫問辰兮卯酉歌烏烏兮擊缶橘中樂兮叩叟玩世局兮反手胡容穴兮窶藪刺扁舟兮東走匯四方兮餬口思遊仙兮或有嗟誰遇兮誰授盍旋歸兮故耦謀野獲兮邑否虛秀才兮所負曾不如兮九九疇弓旌兮巖藪五石瓠兮空剖敝青衿兮下壽維正命兮順受齊殤童兮黃耇坎而宮兮若阜謚與銘兮不朽神式靈兮赳赳駟蒼螭兮素虯錫祚胤兮單厚綰銀黃兮兩肘家萬家

兮居守

汪處士吳孺人墓志銘

往余爲汪明經表其適母吳孺人之墓蓋新安母婦中所鮮遘而其從弟士能爲余言先伯父月山公質行有古人風惜哉家司馬氏未及傳也初月山公病久而洙墨召寫照者不得十一已司馬起家撫楚明經從之有左氏善繪事示以遺像曰心知其非是不能置詞若第多爲之或有中者左氏一舉筆而肖明經不勝喜復不勝悲司馬愕曰異哉是爲神授宜有紀而鞅掌未就又二十年將踐諾以病輟于是明經因士能以狀白余夫

左氏未識先君子而能傳其神司馬稔先君子而片言不及施儻有數耶先母氏欲不朽于執事敢以司馬氏雅意爲先君子請人不問于兄弟之言惟司馬與士能在按狀公名艮槿字文華千秋里人也爲唐越國公八十一世孫生而亢直不能容人之短里人有爭是則是非則非無所諱門内之親有挾富挾貴而倨者恥爲之下或以方麯障面過或遭之客次輒先引去或不與交一談至賢豪爲衆所信服及門則倒屣遇諸塗則却立而待布席則鴈行而奉其言少從父以鹽筴賈括蒼巳徙武林太末常山見諸賈人言利析秋毫而目不識一

丁心鄙之吾聞醫可以引年可以事親武可以衛身可以致用稗官小説可以廣聞見可以益智意朝夕誦習焉兄弟五人同生產公無婚嫁費稍贏父病還視醫藥沒治後事歲餘從子爲少年所誘費其貲狹邪中並耗公貲公詘矣或謂公何不言之官以官法治逋蕩以弇長訓卑幼在是舉矣且義所當取無取不足明恩第見弱耳公不然稚子與先人一體而分葛藟庇本根之謂何而人乃剪刈之財自我得自我失何常之有卒不校窘無以餬口鬻舍鬻田攻苦食淡而明經弱冠爲諸生授徒小有月奉以具饔飧每詔明經吾擇地而蹈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疏食飲水致足樂也不義而富貴若夫巳氏吾羞之若無以我食貧爲憂疾革明經涕泣不勝公慰之古人不貴祿養而貴養志若志爲善諸子未有室家者以相累吾待若而瞑遂卒吳孺人巖鎮吳公鳳女善事舅章當其少有養無不備終身不改其初娣姒之子女有所乞脩脯蔬果傾筐倒篋無吝内外宗若鄰里婦媪矜寡疢疾以衣食婚喪費貸者子不責償所乳僅一女存而後先中或甚之曰三男俱殤天實厄之丈夫憂無後必置妾如其有子母以子貴色衰愛弛人情然耳若于從子中立所愛以爲適無受制他人孺人謝

之而喟然發嘆曰吾久欲置貳吾君子不忍遂爲他人所睥睨力請公得明經母蔡而以女弟視之禮秩無二明經生則擇母乳之而自攜持之聞其啼若痌瘝在身惟所欲食無時常先子而後女相室者言女適也子庶也鈞之猶可而胡軒輊若是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是子也汪氏先靈所憑依敢不重乎明經就塾師晨起送至闕日入遲歸未嘗以疾呼盛氣相加遺十歲時郡人訛言寇至皆狂走孺人擗心曰吾當死寇如兒何終夜寘諸懷聽鼓聲見火光懼莫知計所出凡四十日不寢不食病且死明經哭則強起作徙而語之兒身係汪

氏存亡見存卽我存也奉父教思母言親師取友好學不惓顯親揚名于世吾含笑入地矣君子以孺人不徇私昵不搖衆口爲夫決策得宜子者又愛其子而以身殉之賢明仁智具列女傳二美矣月川公生弘治癸亥十有一月二日卒隆慶丁卯九月十有八日年六十有五孺人生正德丙寅四月九月卒嘉靖辛亥七月二日年四十有六葬某所子三人道暄卽明經婦鄭文學良臣女有子曰康運廪膳生婦吳一鵬女有孫曰與穀暄同母弟道範婦閔某女有子曰一駿婦鄭某女有孫曰與紳季道曉張姬出碩人不逮見矣娶鄭某女無後銘

曰德輶如毛凡民鮮舉我儀圖之惟文華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南有樛木纍此葛藟福履所成樂只君子猗吳孺人徽音是似夫夫婦婦大雅正風言采其詩銘諸坎中茂宜令問弈世無窮

樊季公馮孺人墓志銘

周虞仲裔孫爲卿士食采於樊因以國氏世居上黨至若水居江南子孫用文武起家不可勝數宋宣和間江西團練弘子崇讓居江西栢山淳佑時五世元曠爲歙教授因居歙西市南山灣四世德成徙叢睦八世北瑄北瑄三子季子心田公名傳德芳其字也父母蚤世藐焉孤兒顧有四方之志十六游中州至于杞曰此夏后氏故都也百貨綃轂其口而俗近朴卜居莫良於是遂受廛以其貲行賈久之益饒然積而能散振人之戹好義聲聞四遠歸之者塡咽其門槖鉅萬矣則徙廣陵治鹽筴其饒復倍杞而好義滋甚族人與所知交下至傭保厮養所見乞者予食胥靡者予贖暴骨者予櫕鬩訟者予解搆厚薄疎數事有品式歲有程度諸賈人服之推爲祭酒有所疑難關決於公十不失一郡邑長吏不敢以爲部民而賓禮之四方薦紳貴人文學士聞公名願締交公亦人人與歡浹安禮要節而行之如生四肢

客或縱譚世故公旁出一言輒中竅窾嘆異以爲此豈宿慧耶何能爾督府董公聘之幕府則辭吾不能以七尺傴僂長跽取容出乃揭揭驕人也辭不往而有人倫鑒所賞識皆如其言方侍御元彥爲諸生一見結契遂締姻居恒念五服支屬百千指其初故是一人吾有餘力而諸子姓或無中人產親親之謂何人授以業息之諸子姓感奮偕起與公相亞而樊氏遂豪閭右痛二人之不逮養也語及悲涕以意爲傳神寫照奉堂中朝夕必拜飲食必祭進退必告歲時伏臘之祭始必敬既必哀終身以爲常嘗涉河半道溺數十里若有神援之及

岸夜臥舟中倏有聲起而失足入河旋起衣履不濡渡
江值石尤風舟幾覆衆聞空中有呼公名者而公自省
吾身從萬死一生中得之天地以好生爲心不忍一物
強死也因行好生編以風世配馮孺人其父廷鳳江陵
人也賈于杞遂家焉有心計爲諸賈人雄而季公壯未
有室或爲之媒妁不可乃公固不易偶也馮公亦愛其
女有令儀不輕字公知之請婚馮公固習公才許之則
公年且四十矣時有遠遊孺人處閣中歷寒暑不踰閾
而家政肅舉性儉素眞州多新安婚姻家以金玉組繡
相矜孺人食蔬衣布不改而助公爲施無靳公長矣孺

人有子明良終鮮兄弟置諸媵遞舉子遞殤憂戚同之
而教子嚴務軌于正子入太學有聲屢詘一第則謂士
立身行已在無媿聖賢功名外物非所急也樂聞古今
成敗興亡忠奸邪正時使子誦說之見人善色喜不善
若浼曰小子識之晚歲禮佛戒殺所崇飾梵宇飯僧若
治衣履之屬甚衆忽病脾不治而無恐怖頗迷散亂之
狀人謂得西方教云公生嘉靖癸未仲冬一日卒萬曆
辛卯仲冬二十有九日年六十有九孺人生嘉靖乙巳
仲春二十有八日卒萬曆戊申仲冬二十有二日年六
十有四子一人卽明良太學生娶卽方侍御女女一人

適巖鎮諸生汪其浥仲子梅蕃孫男二人伯亮彭娶潛
川汪九逵女次亮參聘巖鎮諸生方胤澤女孫女五人
一適溪南吳太學遜仲子允高一字岩鎮司徒鮑公孫
世美仲子某一字岩鎮諸生鄭茂恭仲子炳娶餘禾字
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某所銘曰孤兒偏偏所操幾
何而富與陶白偕是徵爾才踰壯而介特而卒有良偶
有佳息是徵爾德隆丘坎宮于卜則兆有銘藏焉令名永邵

潘處士吳孺人墓志銘

潘處士以嘉靖丁酉十有二月十有八日生以萬曆甲
辰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卒年七十有八其偶吳孺人以

嘉靖己亥二月三日生以萬曆壬子六月二十有九日
卒年七十有四其子曰昌明景明余不識處士父子而
其宗人太學方凱言必稱之情好綢繆卽同生不若也
處士卒所親方侍御元彥爲狀二子穆卜以十有二月
十有三日合葬于周塘山則自爲孺人狀而方凱請余
爲之志按狀處士名維垣字子高少鬻陶於吳門吳兒
轣轆欺人頻頻之黨甚於鷺斯處士智能御之寡言笑
雖卒遽不換色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
不行不可復討凡付終期而致使而往徵貴賤酌取予
賈人讓其能居貨辦功苦上完利進退勞佚與人相胥

俱操其誠以來閱五十年市魁庸保人人安之也好解人紛卽有忿心張膽氣如涌泉必委曲諷之或曰不自爲地乎俛而笑曰諾吾聞鞭噬狗策蹶馬而欲敎之雖伊尹造父弗能惟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吾何心哉故人往往聽其言若繩扶撥以爲正准諸險以爲平鈎入枉而出直無心造怨故也貲旣贏持之以儉博帶烈大袂列刻鏤削彤琢采五卯苔菜之食而已然而豐餐祀供賓客養長老慈幼孤卹鰥寡問疾病弔禍喪衣凉寒食饑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絕恥夫貪而不施者之亂也若族人周仕生養死殯若友人孫甲男病狂

易爲治禳瘉而歸之處其季失業召與偕使復故焉若道隆窘且死授百金入楚不顧衆怒將拘以來卒勿問若太和盜宰木守者束而詣吏亟脫之晩而家食時偕同志怡情林壑醵飲徵歌室中儲名畫古器展玩之欣然永日每言快意在素位素位在去名無名無辱勿墊勿閼目前皆吾適也其闇與道合若此俗相矜以久賈處士念母歲時歸寧雖風雨寒暑不避推母之愛及其舅氏如奉母焉敎其子擇名士爲之師而時耳提面命之夫學生於慮成於務失於敖今日不爲明日怠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孺子勖哉比卒里人吳人祖免哭

踊賵賻者趾錯于道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是可觀處士矣吳孺人名家女慧而貞靜執女紅滫瀡巧思而事父母以孝聞年十七來歸則王姑與姑無恙事事當其懽處士以家政委之筦籥庾廩出內會計不減丈夫小姑有行輟簪珥以佐姑大喜是孝女而能爲孝婦也而身約素如貧婦向晨而起日入夜分操作不倦時督誨子孫若諸婦勤儉治家之本且可養生也足不踰閾三尺之童非召不入客至躬治具隆殺稱情或有貸于處士恒贊之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富者衆之怨也可不慎乎愛子不以姑

息有過必責之吾夜思所行臥不安寢必無憾而後已子所交往帷而聞其言論風旨退而詔之某也賢某也不肖重之抑塡正與之正傾與之傾禍福之門宜早辨矣兩子皆爲令罷則父敎母敎均也子二人伯卽昌明娶汪欽女仲卽景明國子生娶王之輔女繼娶吳洋女女子三人一爲方應球子健中婦一爲閔齡子一震婦一爲王用臣子立綱婦孫七人知禎知祥昌明出知章知言知新知白知止景明出禎娶吳時言女繼亦吳祥娶吳養浩女章娶吳一觀女言聘方文遠女新聘汪太學呈采女白止幼未聘曾孫五人重輝重熙重光禎出

重第祥出重華章出重犀聘吳某女重熙聘汪某女光
第華未聘揚子雲有言銘哉銘哉使人信之所不可爲
也吳秘注以爲鄉人善者好之則可信矣余信方凱善
是以銘銘曰搏埴之工有人道焉有天道焉剛則甈柔
則坏惟和者免旃猗歟潘處士直方規圓知罷中膊豆
中縣鬲甗其氣而甑受之與衆由由然知創巧述異物
不遷習與性成人貌行天妻也刑于子也象賢古有閼
父陶正爾名並傳爾世永延

孫處士汪孺人墓志銘

海陽蒜溪張氏其先開化人也宋常州守鼎謫休寧五

城巡檢樂蒜溪土風家焉歷十餘世至鑾燦生處士文
曜字之曰子榮幼有丈夫志槩善事父母娶于汊州程
繼以閔川汪嘉靖時使者采木江南處士應募如期而
集咸中選爲諸商最賜爵一級不受歸至檇李島寇方
蹂躪郡境士民死兵骸白骨如莽處士爲櫝而瘞之以
千百計倅聞鼓譟聲則寇且至矣半道而立慮曰必死
賊手吾身若吾所瘞者何以見先人奔而投于河庶幾
萬分一可全水中若有人引其髮沿緣葦間或識之此
孫處士也胡爲至于此語之故迎歸其家具浣沐更衣
裳徐進藥餌食飲乃起人以爲陰德之報云猶子希俊

三歲而孤子之如巳子爲之受學爲之受室以其業與
中分焉父歿哀而毀後母疾處上方遊浙心動急走歸
母死矣朝夕號泣食不下咽諸父諭之曰居喪自有禮
何至是強起飲水得無死經年貌削毀不可識一日忽
自言得見母矣遂卒汪孺人相處士以勤儉終身言色
無忤晚撫諸孤綜家政耕稼任葦機杼井臼臧獲各有
司存而身先之以故饒於處士時家人數百指翕然同
爨凡四十年若一日處士生正德壬申十月十有二日
卒萬曆癸酉五月六日年六十有二孺人生嘉靖巳丑
十月九日卒萬曆辛亥九月十有一日年八十有三子

五人希但娶臨溪程某女繼以洸某女程孺人出也先
卒希佐娶汊川程某女希侃娶山斗程某女繼龍灣程
某女希傑娶閔川汪某女希倫諸生娶姚某女亦先卒
汪孺人出也女一適富溪程宗播孫男十有一人但出
懋中禮部儒士娶臨川程某女懋貞娶鍾澤汪某女佐
出懋衡娶吳田程思明女懋德聘五城黃時敏女侃出
懋功聘同里程士文女懋勲聘同里程某女懋良聘余
川程某女懋臣未聘懋才聘商山太學吳明瑞女傑出
懋泰聘五城諸生黃某女倫出懋亨娶閔川畢某女孫
女十有一人但出時弟適汊川程世助四弟適汊川程

玄德佐出轉弟適汶川程應詔佩出福弟適月潭朱鳳
輝官弟字商山吳繼寧子某義弟字霞川大學程某子
傑出八弟適五城黃士奇有弟適商山吳某子某副弟
字吳田別駕程栢長孫某餘俱未字曾孫男三人衡出
嘉兆聘商山吳某女嘉會與亨出嘉賓俱未聘某年十
有一月十有三日葬蒸谷之陽銘曰無以寇死無以溺
死而以母死可謂孝矣其婦令只其子隹只子復有子
踰旨沒齒孝通神明既受多祉鬱鬱新阡綿綿神理勸
銘其中永言無毀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七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鄉進士王君劉碩人墓誌銘

方伯任城王公觀察泰中某不佞辱在顏行相善也其
伯子所爲舉子業一準古作者不佞舉酒賀公是且復
讀中秘書矣既別去六年而公莅楚不佞從吳越遊還
晤公黃鵠磯上問伯子何似公曰兒善病顧其業殊勝
泰中明年伯子舉于鄉不佞自喜曩者言儻有驗乎明
年伯子罷春官竊怪之無何公遂以訃來語極愴惻已
述其生平崖略屬鄉人陳民部爲狀而謂某習伯子有

年齠穿中石俾誌之伯子名用霖字汝弼母姜夫人方
伯公元配也伯子生三年公舉省試鼓吹道入里門里
人持牛酒相賀則已能豔慕其事知嚮學矣既就外傅
性不好弄手一編紙弊墨渝不休而體故癯不勝衣公
不欲苦之稍長始授朱氏易輒大悟夫易窮理盡性至
命之書也柰何以卜筮求之塾師奇其言而方伯舉進
士爲翰林吉士若經若子史若諸大家所論著若當代
典籍法令若縱橫農雜稗官小說靡所不窺伯子見而
好之曰文在茲矣吾故知舉子業無甚高論也日取而
校讎吾伊父子間如相師友者援筆摛詞往往度越人

意恙會姜夫人寢疾伯子侍起居奉藥物唯謹不知晝
夜食飲比沒一吽而絕良久乃蘇公拜侍御史會
莊皇帝踐祚得贈夫人爲孺人伯子痛毋不小待也撫
棺號哭五情無主公因上書乞告爲恭人治喪而太毋
劉夫人憐愛伯子調護萬方久之補博士弟子員督學
使者按部數試高等于庠餼弱冠娶于劉是爲中丞東
溪公孫女事舅姑如禮椎布同女奴操作刀尺纂組糗
餌酒醴之工精好豐腆言不出梱而中外歙然稱其賢
嵗庚辰劉卒伯子慟之公方叅知浙東部金華則迎伯
子金華究譽之伯子陽諾而中夜時時淚龍鍾枕籍矣

再踰年以公命委禽于楊是爲指揮僉事桂馨女其虞
侍伯子甚備伯子終不以新遺故而劉有息女鳳甚慧
日三摩挲即歔欷不自禁于時伯子年巳壯凡三就省
試不利中不能無望而覃精極思字比句櫛不驚人不
休客或勸伯子若以工瑟而游好竽之門左矣請損之
伯子喟然嘆曰吾寧範馳驅而不獲禽毋以詭遇舉柴
也卒如初乙酉
上采廷臣言簡京朝官有文學者典諸道鄉試伯子私
念是吾得志之秋矣而驟有寒疾小瘥强起入試司衡
者讀其文大賞之舉第五十六人莊嶽之間爲之語曰

寧渠不爲士不見王家子舉舉何論後先不見王家子
翩翩美少年其冬公上計伯子偕行邸中局一室諷詠
不輟衆心儀伯子必第第必不後人而事固有謬不然
者伯子懼失公歡自解曰養由基之善射也繇善息得
之兒且息矣方伯公取道還里第屬三載考績令甲得
貤封祖若父以所居官姜夫人晉令稱始夫人之冊贈
恭人也伯子哀若贈孺人時至贈夫人哀滋甚方伯公
病其過伯子破涕爲公趣辦裝公遂行至濟陽橋揮涕
而別別兩月伯子病消渴使使告公公召醫往視之重
迹押至不踰月卒矣伯子生嘉靖壬子八月四日卒萬

曆丙戌六月十有五日年三十有五劉碩人生嘉靖辛
亥十月十日卒萬曆庚辰十有二月六日年三十以某
歲某月某日葬于廓外北城陰村先塋之次按民部狀
任城百貨綰轂俗競紛奢伯子處泰如約服食器用不
爲褒淫里閈無貴賤與鈞禮年長以倍者父兄事之毋
弟用極繼母宋恭人舉叔用棐季用渠兄弟怡怡如也
某子甲以田貲二百金越歲盜鬻他人又有敗祖塋地
脉者公以嘗伯子將訟之伯子不可聞者愧謝卒之日
三黨旋倪相向而哭皆失聲其素行感人類此伯子羸
而好學重以傷毋若婦故不起假令蚤處金馬承明著

作之庭當必斐然有足述者而頗爲縫掖家言所困父在觀其志以是無殊尤卓迹可表見於時不佞嘗讀王司寇文章九命惟天折無後極烈矣伯子年齊謝贈後同崔嚳天寶爲之人何尤焉銘曰而所急者名乎而國有賢能書而銘史不爲燬耑所思者毋若婦乎而畢如宰如融融洩洩與而偕居役充青徐文獻所都勝已者若已者不若已者誰與百千萬歲歸於太虛於戲

茂才劉公閤孺人墓誌銘

余分部大梁時今洛陽劉大夫謫判嘉定余友司徒郎王似塘方令雙流兩人相得如昆弟似塘數以書來言

嘉定狀又稱其子承眷有雋才余心識之盖六年而大夫判鞏昌府遭毋喪歸則使使介似塘請爲志其母若父而以少司寇王公狀授之司寇先方伯府君同年友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以余父子交游耳目所睹記非虛美已志曰劉月軒公者名百之字充美先世山東臨淸人勝國時有仕爲長蘆運使袁州路推官者至明敬祖以醫名徙洛陽五傳鵬治經術爲洛諸生冠首娶于鄧生公少聰敏風神秀徹父授孝經小學舉目暫視究其意旨終亦不忘治舉子業鴻爽比密意象衡當父計下子弟推讓之十四補郡諸生父子相切劘益苦家有粟六十斛日以治粥使凍剖而飯之期三年當偕計吏縣次續食矣無何父卒公柴毀以餘粟舉葬窘甚然力學如故盟津有著姓慕其名請爲塾師奉母往就養嘗讀王襄毅公正學訓規德業舉業一也體驗聖賢之言以存養本心義理則議論文字益有精神不然者識見凡下何緣得好舉業公以爲名言故其設科先敦行而後論文知其美惡然後掄諸不如式者夏楚不貸踰年生徒踵屬登賢能書者數人而口未嘗問束脩闕生忠信者補諸生市其柿園數畝爲謝公麾之柰何以齷齪小禮而廢先人業閻尋舉于鄉洛陽人爭致爲師

一歲中弟子爲諸生者二十餘人先後登第相望而公獨數奇不售乙卯長子舉于鄉公曰庶幾成吾父志居頃之長子以瘵殞公哭過慟遂寢疾弟子日侍醫藥禳禬占卜唯謹劉生延祉初食縣官餼廩手炊而進之公爲嘗一匕相向哭竟不起公配爲閻孺人生而令淑父假蹇擇配以字公甫及笄來歸値公食貧晝夜操女紅鬻于市代養公以故得專于學公歿殫力營葬已督課諸子耕讀冬夜不廢刀尺或踞竈觚而聽其吾伊風雪入戶以救絮障面而已大夫于諸子中最才責望尤勤既舉于鄉泫然涕下慟不逮見公也大夫五上春官不

第謁選得沁源令迎母就養甘毳差具孺人顧愀然不樂數誡諸婦福宜惜吾家素風可以長久雞鳴大夫出視事輒耳提之母以刑罰快私忿沁源人謂大夫慈母孺人慈母母也擢守靜寧以謗左遷蜀意不欲行孺人解曰蜀道難耶左宦薄耶畏難厭薄非人臣之義趣裝之蜀三年治如沁源擢判鞏昌專督餉莊浪道家省母命開六秦賓朋燕賀屐錯于道而大夫重離膝下次且未即發孺人察其意謂大夫我尚健啖兒何憂我老試與兒俱西居半載番虜雜糅邊鄙日聳大夫復欲將母歸孺人不可兒十年四命國恩甚厚此圖報之秋也老

婦有孫孫有婦不苦尸饔矣大夫別母蘭皐而其子扶侍還猶日綜家務諸孫環列膝下甚樂春偶患風欬浹旬而逝公性高介恥爲婞阿言事慷慨孺人事公莊時進雞鳴之警公犯風雪治父壙歸失道墮坎中没頂幾死族子以小綆引之得出孺人事姑藥必嘗後進累月衣不解帶姑就其懷中瞑瞑時泣而呼孝婦良苦公教諸子身爲師不小姑息諸子微過孺人必告公嘗曰子產衆人之母食而不教吾不欲衆人吾子公有姑貧輟粟贍之孺人復收其子門人糊口不給公佯自飯命侍食而孺人脫釵珥資其不能婚者其儷德如此類不勝

舉公年五十有二孺人年八十有三丈夫子五人伯澤深仲澤溥叔澤演季澤潤少澤濟澤深卽乙卯舉于鄉而夭者潤濟亦蚤卒澤演卽大夫澤溥爲壽官孫十人溥出者六承德承錫承胤承嗣承祖承統演出者一承眷卽所謂有儁才者也潤出者二承慶承基濟出者一承祉曾孫男四人瑺瑋瑛珍女三人孫女某人曾孫女四人所婚嫁與公孺人生卒葬祔月日具狀中銘曰三世爲儒而集于茶施及叔子若翽昭蘇泰晉巴蜀駟馬載驅葬以士祭以大夫悲風撼樹烏尾畢逋旨蓄御冬新婦御窮晚乃大豊子孫蕃庶食鼎鳴鐘胡不丁我躬

婦道無成而代有終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是曰潛德是曰陰功崧高二室龍門九曲魁父者丘藏舟埋玉其澤曼延其名馥郁以詔後人貽穀式穀天之報善或淹或速受命如響百世可卜

李貞孝華孺人墓誌銘

李文定先生魁天下相天下以首揆謝政而二親猶無恙子八人爲卿士郡守若賢良文學聲稱藉甚孫二十有奇曾孫四十有奇玄孫十有奇方興未艾名位福澤之盛世無二矣八子中余得見六人皆佳公子獨不識五郎七郎何狀七郎早夭五郎四十有三而卒二子五

孫蘭茁玉立伯子思恒最賢慟父無祿手狀其行四千
餘言屬不佞使志墓中石先大夫爲水部郎得事先生
而不佞忝先生進士三世通家故不以不文辭而志之
曰公諱茂業字子修以誠顔其務因以爲號先生第五
子也先生元配徐夫人而有如夫人者三曰楊曰畢曰
徐畢實生公畢夫人從先生京師娠震載夙先生昧爽
入朝禱于漢壽亭侯得籤詩有生來骨格超凡語已而
公生眉目疎秀顔渥丹而豐下先生喜解朝服爲襁而
徐夫人絶憐愛之日維樹爲歡徐夫人喪方六歲哭甚
哀弔客問其故奇之已就外傅日受書千言八歲自署

稽古子十歲爲舉業之文隨目立成曾無尋檢咸有思
理所師施宋陳三先生皆閩蜀豫章孝廉知名者稱善
相屬十有三歲先生以同人排擠免不色愠而時負劒
辟珥誨公公唯唯先生解頤有此何羨鼎司哉先生父
母艮食日夕率子孫絭韝鞠跽侍酒於前奉觴上壽舞
衫歌扇侏儒俳笑極倦乃罷公定省有期間登堂稽首
進一杯羹即退而扃戶讀書所師潤州李藩伯先生器
重之十有五歲而學使者簡拔爲諸生先生迎門相勞
所屬望兒寧止是公敬諾十有七歲而娶華孺人孺人
年亦如之是爲無錫鴻山學士孫女學士季子儀部先

生門人而以兄女室公兩家貴盛相亞諸姑伯姊娣姒
數十人臧獲數百人俯仰延接一遵禮法中饋女紅暇
好文通曉詩書大義踰年舉子思恒三年舉子思兼公
不問家人產而先生爲相無長貲孺人毋家歲時餽遺
仰至出其奩供給無乏公得精心于學文日有名爲諸
陳兩學使所知行其卷以式諸生而格于京兆試先生
命之曰無錫鴻生鉅儒之儔也親師取友艮便兒其攜
婦以往莊嶽之間數年楚子可齊語矣公謝罷諸冠蓋
遊而與婦兄某某栖鵞湖之滸下帷相切磋以袁公黃
爲師以陳公禹謨爲友累月不歸婦家俄孺人卒公以

喪歸復遭王母喪繁憂總集而畢夫人哀新婦滋甚强
爲歡容侍毋毋憂不解遂病以侍病時究方書因猜其
技毋病艮已而身痁作後學使者試期用廩生例入南
雍其秋幾第而復失之復延梁谿陸生同學手傳註經
書縱覽諸經史子百家而于左馬南華呂覽眉山更爲
淹浹作六朝駢儷文古選近體詩無不合也當其詣微
之時雷霆不能入客諷之富貴在天何棘欲至是公不
答而愈淬厲吾父母日晷望吾成名敢自處逸乎無何
伯兄卒公哀而自爲文祭之詞甚楚再踰年先生卒公
慟絶幾爲殀孝免喪衣不純采食不致味周饑寒者掖

道殣者振廩調之不給而稱貸者邑令豫章饒公高之
將旌其門公固辭饒公嘆曰此所謂非板謁可光飾者
也引與結兄弟交先生居政府
今上皇帝正儲位有冊立功當任子次應及公不請復
虛梁笱畢夫人不悅也而後受室于袁袁吳著姓與畢
婚姻意若重親然袁舉一子不育而又以畢夫人命有
側室王王亦吳產舉一女于時恒兼髮覆額矣衣褒筆
札之貽手賦之如母在之日復延姚江張史兩生爲子
師而左右之父子兄弟師生書聲相和也戊子入南雍
趙司成極所鑒賞與兩婦兄齊名女弟歸于許其婿秀

士而六弟弱冠爲諸生有儁才七八兩弟才亦相當五
人者晝同席研書夕連牀而臥志相厲善相觀意相得
也念伯氏早世仲叔季宦四方使問接迹而與諸猶子
七人日過從爲娛之句曲必主叔氏從子思謨思諫博
雅中倫事公謹恒令兩子詣句曲習其友于且展上世
丘墓云庚寅同室災流言中公父子宜罔彌天恒不可
耐公曰幽獨之中神明式臨之無庸將自及國人究公
弟患無左驗踰月罪人斯得錮之獄大呼關侯具道本
根所以然具白公誣公生平敬事侯忠直所啓佑非一
事也疑謗者內愧公乃昇畢夫人[illegible]城北鄙避之忽

大水沉竈產蛙走金陵依其季兄握手江滸流涕覆面
而諸子子牧容星沮修遞相慰藉之公意益適無如母
思故居何復奉母還家徒四壁立埃墨不可措足怡然
安之爲恒兼娶婦婦郗舉子女母含飴餔諸孫甚樂也
已攺北雍復四應京兆試新建相先生門人公又其門
人也枉顧然後報謁辛卯主司業已收錄坐墨卷逸罷
簫司成梓其文而袁青州敘之都人傳誦焉庚子復不
第公執書唈嚶吾來髮以來七戰七北力之不可與命
衡也信矣孺子可教也師則梁溪陸生戴生澄江繆生
劍江甯生友則茂苑汪沈二生同邑成生師友間則姚

江鄒生同邑王生授故所讀書句字無不丹鉛其訓詞
滿座刀劍戶牖之銘不諄于此矣偶病下血壹似重有
憂者取日者言討論之爲書踰年病寖劇而子兼復病
猶時按方藥之中元日呼盥洗聲如洪鐘夜起問月色
尚如故乎大呼毋數聲而瞑宗人鄉人臨者行哭失聲
邑令翁公爲文誄之下教三老薦紳大夫博士弟子員
廉公生平狀人述所睹記以對翁公曰賢哉予與李君
游六年固悉之法不得有請卹奈何東漢諸君子私謚
其可也謚法清白守節曰貞五世安之曰孝李君無愧
辭矣謚之貞孝先生遺書有四書書經便蒙左馬評莊

子音釋呂覽新鈎分類表華爾耳軒雜著及通書指掌地理刪繁藏于家公生嘉靖巳未三月一日卒萬曆辛丑七月十有五日年四十有三配華孺人太學生伯貞女生嘉靖巳未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庚辰九月十有三日年二十有二繼袁氏吳人贈布政使司左參政褒女按察使平女弟也二子俱華出長思恒邑諸生娶金壇封刑部主事于明照女都御史湛會孫女也次思兼應天諸生後公一年卒娶丹陽光祿丞賀學文女按察使邦泰孫女也女一王出適江都諸生楊聖言司城守恒子也孫男五人長發聘江都諸生王士美女長舒

聘同邑戶部郎徐來儀女封比部郎可貞孫女也長祚聘丹陽賀孝廉懋功女太學生學古孫女也長榮未聘長馨聘同邑諸生成友益女兵部尚書璡曾孫女也長祚出思兼餘俱思恒出孫女九人長字同邑金華郡理黃建中子諸生琮封南陽郡理大訓孫也次字同邑太學生袁如珩子會戶部郎應祺孫也次字常州太學生白紹允子其光祿卿啟常孫也次字金壇太學生于玉節子綖其祖即恒婦翁次字同邑太學生解汝成子學召藩伯宋孫也次字同邑王孝廉應祥子字調次未字次字金陵諸生何林如子其御史淳之孫也次幼未字字白字于者思兼出餘俱思恒出李氏之先詳文定及諸兄志傳碑狀中不具論公居恒好稱說高王父樂易公爲兄子所侵自句曲徙地昭陽以遠之光啓後人友讓之德神實胙焉其邁遇趨操有相類者云銘曰疇不逢兮才則妙年不永兮德則卲角弓反兮終風暴遠引去兮吾何校昔華屋兮今渟淖俛成敗兮無迷稍無衆覯兮易情貌齋中人兮誠慥慥父文定兮子貞孝垂令名兮相炳耀謙受益兮德必報稽乃祖兮有明效天陰隲兮神所勞宜子孫兮賢克肖紉文章兮開奧窔池鳳銜兮五色詔封夜臺兮須顯號魂歸來兮歌且歗

潘康惠百歲方媼墓誌銘

潘益山翁以正德癸酉某月某日生以萬曆壬午某月某日卒年正七十番三十年而未舉葬則其偶方媼篤老諸子孫不忍言今年媼登百歲卒而後其孫令猷與其從兄之恪稍次翁與媼行事丐余先爲墓中志以待合葬而瘞之翁家巖鎮爲右族上世不具論父曰達舉三丈夫子伯曰侃孝廉仕至汀州別駕仲曰仕叔即翁名傑字惟興與仲偕以文學爲國子生少喪父母悲啼不食賓客來弔者無不嗟異焉事兩兄以父師之禮居常講問疑難自以甲第處下坐如庚乘兄奮擲塵尾談

鋒如刻必帖耳聽之或頩薄怒有所譙訶必色笑而受之兄復歡然如故也既各有室食指日繁析箸聽兄所授田廬不言美惡僕妾不言好醜器具不言工苦子母錢不言多寡自髫丱至白首未嘗有纖介忤其性温然廓然居恒言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椎柏皖斷以聏合歡視營營之飛啗啗之吠亡何有也或待以橫逆令家人闔扉而避之雖營什一之方其未得之也恥錢癖其既得之也恥錢虜三黨之戚饑者賦粟寒者賦帛不能婚者不能葬者助之成事不能償責者焚其質要嘗以數千金畀里人方克禮息之克禮

耗盡主藏者詰問則自搏顙引罪而手書券願寬假時月以償翁陽內之而陰召克禮歸其券若以患貧故至此人情欲富與不欲貧等耳無留此爲他日子孫憂克禮九頓首而謝顙天胙公純嘏新安人推翁長者晚而益好行其德謀建宗祠義居以報本反始敦睦九族會歿不果號哭而臨者肩摩趾錯也賢士大夫按謚法溫柔好樂爲康施勤無私爲惠于公生平行事符合而謚之康惠方媪少失恃而言動有禮法歸事舅姑婉而敏事兩姒讓而和織紝纂組黽勉如恐有鞠雖溽暑燕寢不袒不撅承上接下不妄發一言子女長矣而翁有兩

媵視媵如己之女視媵之子如己之子子若女若子婦若諸孫子婦數十曹笑言啞啞延接之即有過未嘗訶詈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分而賜之而察其能勤儉孝敬者加隆焉以示獎勸冠與婚與舉子女則有慶內外宗歲時問遺物必稱情而尤周其凍餒廢疾孤寡者晚失明而耳甚聰聲雖下必聞子孫務爲歡笑事以悅之則亦嗑然而笑爲嬰兒態或匡坐歷日夕不假寐其卒也無疾痛愁苦第不食耳貌如生而體柔衆以爲異以正德壬申某月某日生以萬曆庚戌八月某日卒以閏計之百歲有餘矣媪舉三子斗南圖南華南舉二女

一爲汪其婦有外孫爲諸生登賢書矣一爲鄭其婦媵張舉二子儀南江南媵趙舉一女爲程其婦斗南太學生四子令升令謨令緒皆太學生小者令範升一子某謨一子某緒二子某某儀南六子令聞令名令望令舉令器令功聞四子彥晉彥賓彥先彥章名太學生一子彥貨望一子彥登舉二子彥其彥某器四子彥熙彥選彥夔彥某功二子彥冲彥某華南太學生四子令言令行令淑令上言七子斯亮斯盛斯茂斯道斯昭斯時斯某行一子斯和淑二子斯可斯泰上二子三輔三畏江南一子令德德二子國賓國贊圖南太學生一子令猷

猷五子斯讓斯謙斯訥斯諤斯諫華南圖南早卒江南卒時年六十矣圖南最夭最有名汪司馬伯玉爲之傳斗南儀南今年皆踰七十令猷字廷陳文行與諸父兄齊名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某銘曰箕疇五福不言子孫子孫逢吉卜筮命昆夫何以故福當人身彼身後者聽於天鈞吁嗟漸翁五福具膺抑有伉儷其年倍登五世百男茂實蜚英自義率祖貽之令名疇究于九陰騭下民民德在六則天所因爰稽爾德爲康爲平維皇建極是訓是行蹬以女士實爾儀刑從以孫子爾訓趨庭有猷爲守克享天心卜筮從之後裔若林衣冠展

謁若下馬墳天人之際請徵斯文

王翁蔚媪墓誌銘

王郡丞惟大居盱江時乞不佞表其王父墓尋謝病歸可一年而不佞再入秦部河西惟大病良已則又走河西九頓首謝不佞且脂車入晉惟大坐次囁嚅喉吻間扣之則泣而對王父徵惠先生墓有表矣無祿王母復卒鄉官應州以墓中志乞山陰王相國相國許諾比予告而後聞相國捐館舍也願以煩先生先生方辦嚴小子懼再瀆不敢不佞語惟大秦人呼筆爲生活吾筆非諛墓求活者何嫌表專若王父志兼若王母其可也惟大泣而稽顙謝而更出呂文簡及王中丞所爲靜庵容齋兩公志知其世德遠矣蓋公曾王父曰文美是爲靜庵公王父曰紹是爲容齋公及公三世俱以高年爲鄉祭酒邑三老而公應詔賜爵一級云靜庵公四子伯爲崑叔爲紹崑娶于許有子一曰世卿以子學謨貴封某部主事紹娶于徐有子四仲爲公來聘其名也崑早世日者言世卿不宜爲獨子須有弟方可靜庵公患之會公甫生屬許乳之以爲世卿母弟容齋公重違父意敬諾靜庵公慮有後言凡田宅書致子母錢券一切計帳必書世卿來聘兩人名而公母事許兄事世卿甚謹出

則服賈歸則力農事執其最勞者身菲飲食惡衣服而養靜庵公旨甘輕煖必備有疾延醫藥納漿粥扶侍不舍晝夜靜庵公喜阿聘可爲孝子慈孫矣取故所衣衣一襲以授之書不云乎紹聞衣德言吾以旌若爲後世子孫勸公飲淚拜賜歲時伏臘服以祭輒流涕覆面如此者終其身靜庵公卒許亦卒其治喪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而譏口或間之世卿夫無子而立後有之有後而更爲後何居且非出阿翁意夫夫甫生惡知其賢而詭曰爲兄助乎多子分產薄一子得產厚宗子長矣何藉是是釁相之圃所不容入

也公以白容齋公容齋公泣曰吾所覬覦伯氏產者有如日吾以順親志也公亦大泣兒于世母生養死葬不敢違禮今者兄為家督有餘裕他日兒從太父九地之下可無愧色于是辭其兄而歸容齋公諸田宅器用讓而受惡視靜庵公所貽約十無一焉而譏口復間之是非人情不可忸公乃走告宗老婚姻鳴鐘鼓矢諸神明焚田宅券而還其器用兄所其詞慷慨泣數行下宗老婚姻無不泣下沾襟或輓留或固遜卒不可而容齋公三子亦析箸見公羸身來更取三子產四之以畀公公不可辭諸從兄而分諸母弟可謂廉乎厚從兄而薄母

弟可謂仁乎大人毋憂兒貧兒心饒籌策力任驅馳必不操瓢囊為溝中瘠以貽大人憂容齋公壯之而終不釋然以其四分約授公諸弟來朝輩須之身後必如約公養容齋公如養靜庵公比卒率諸弟營綜葬祭而諸弟持故約以進公復大泣約一也生受之於大父太父没且返之生辭之於父父没若之何其受之吾豈敢以辭讓博名念吾兄弟自太父一體而分必不忍於偏敗吾幸而羸視約過當即太父與父復生不易吾言諸弟割所有與我獨為君子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取約焚之靈床前吾兄弟子孫日益繁不忮不求無使效鄆通國

人盛傳其事博士弟子員言邑長吏禮為鄉飲酒上賓其奏記有曰財讓千金心竭兩報可方信史矣公配蔚碩人邑名家女公在世父家時世母許實為公行六禮公孝于世母碩人養姑必豐公弟于伯兄碩人事姒婦無違言許卒未葬而譏作碩人從公歸朔望及生忌日若嘗新必以酒脯果蔬來薦門者拒不內則長跽門外饋涕酹酒而後去與公苴衰斷肉食三年乃竟公棄分產如脫屣碩人亦無纖介于中而撫其子若孫曰此吾良田廣宅也於諸孫中最器郡丞少以地震厭伏碩人身負之至傷股郡丞舉于鄉公已卒碩人慟公不逮也

哭之哀幾絕久而後蘇公卒萬曆辛巳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年七十有五碩人卒萬曆壬寅二月二十有一日年九十有八啟公之窆祔焉不佞竊聞之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詩曰宜爾兄弟樂爾妻孥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人莫不愛其子子率有兄弟兄弟不友惡在其能孝也然以上世之朴也而高辛二子尋曠林之戈以聖人之宏也而有有庳二叔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令知昏安知有父母又安知有兄弟王公不利其兄之利若曰太父所以使我弟伯氏子者謂何不忍倩也不利其弟之利若曰父所以使從太

父命弟伯氏子者謂何不忍借也以故爲兄良爲弟悌其婦化之以故爲夫義爲婦聽家之肥也盖以義爲利耳不佞表公墓未悉其大致今志特詳之他行事及世系于姓表具矣郡丞自義率祖眷眷不忘亦可紀也銘曰王氏之先兄兄弟弟代有人焉商也推財祥遇無道而以覧全琳暨徽之身請從众丐弟小延我思古人世衰道微惟公彖賢母異爲難矧乃異父能無間然覧則有婦公亦有蔚刑于靡愆兄弟天顯孝弟天性貌天行天騂騂角弓韡韡常棣光燭簡篇我表其陽載志其陰不崩不騫

武陵楊公劉媪墓誌銘

吾楚詞賦之業斌斌輩出而莫盛於武陵今長安楊明府與其父博士子孝廉三世皆稱才子余與明府數相聞未相識也而先識博士虎林久之識明府長安見其子孝廉制義多儁語有職兢焉不能從容揚扢既移晉陽而博士以書來言夫累世通家謬相借耳孰與不佞三世締交所日夜腐心者先父母墓中之石缺不具幸及使君未耄一言志之余知博士長者不誣其先志曰楊啟庵公者名兆瑞其先建平人也永樂初徙武陵七世爲處士鎧娶于胡生男女各三人公爲中子姿儀娟秀如好女性開敏經目輒識從塾師學日誦千言如流甫卅而傷其足遂罷去父家故饒公脩其業心計絕人不出戶而坐致倍稱之息朝莫必昇而詣父母所視省席燥濕衣寒燠有甘新之食非先奉父母終不入口兄以任俠貧粥其居劉巳居居兄念母所愛在季務饜其欲不瑕疵也女兄爲李氏婦而寡病則醫藥沒則殮葬抱哺其遺孤子女食則坐於其側必先取足焉長則婚嫁公孱然山澤之癯而義形於色峭直如斷山絕巘不可逕造御其偶劉孺人甚莊無以燕婧見所產博士外無他子愛之勿面使之勿貌或爲兒戲連訶之八歲築

別舍聘經師督課其中簡里人佳子弟同席研書相觀而善而時耳提之學猶殖也不殖將落聞正言見正事親正人脩此三者沒身而巳矣客過公共具甚腆不醉無歸以是戶外屨滿而于儒生尤所尊禮人有困阸若振溺救焚唯力是視儈雛倚門泣而有懼容食之辭與之金辭詰之則失其師雨蓋故立爲市而償之其好施不厭曲盡人情如此類不勝指數劉孺人者故富人女而無子以女爲男又甚慧讀孝經論語通曉其指亦能作字既字公而公病父母且渝盟孺人謝不食曰自納釆問名以來兒爲楊氏人久矣敢以死矢無二遂歸事

公婉娩聽從左右扶持靡不如意極猥媟不言辱極倦毹不言勞武陵人大巽之物有至性比目比翼比肩是也楊氏婦何必滅此事尊章旨甘柔滑盡物居諸姑娣姒閒相得甚驩率女奴操作日旻不遑食鷄鳴而起疏食惡衣非祭祀賓客未嘗割鮮公之沒也慟不欲生姑慰勞之曰如是孺子何強起視事哀至乾啼濕哭羸劣支牀當葬公天大雨雪孺人往周視四域指其中是可藏也羣言淆亂不塡時而定今形家望氣者以爲吉家近市徙入邑絲搆艮苦或言何不憚煩孺人曰孟氏以子三遷吾一行之何憚博士因是以得親師友著文行

聲既受室張爲諸生一切禮文悉孺人手營綜張舉長安而瘠已甚孺人取子之口授書于古忠臣孝子前言往行諄諄三致意焉久之長安舉孝廉孺人泫然流涕不虞未亡人之爲人王母也博士試高等屢于官七上有司不售長安借計吏孺人春秋踰七十矣博士謝歸養又五年孺人卒又五年詔賜署博士南郡不之官食祿而長安成進士除洛南令察廉舉最調長安又三年孝廉登童子第公生嘉靖癸未六月五日卒庚申十月十日孺人生嘉靖甲申五月三日卒萬曆戊戌六月二十有四日合葬于田坪之陽即孺人考卜也博士名時芳元配繼室皆張贈封皆孺人長安則元配出長安名鶴配陳繼丁贈封皆孺人陳生嗣昌即孝廉余按往事負楊公疾者若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寓言耳郤克李厭陸績趙岐夏叔皇甫謐李華之屬皆聲施到今或中年不仁或行步小窘不若公早廢亦不審其婦能周旋否列女傳所稱宋女嫁于蔡而夫惡疾母將改嫁之作苢苡之詩卒不去不若孺人未行從一又不聞蔡人妻所以事夫且成夫之子若孫顯親揚名于後世否易曰蹇君子以反身脩德楊公以之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孺人以之兩人事絕奇是安可無志也博士心隱痛不

忍言久次且貢而棄之如敝屣又不忍以子先其親貴母沒而後爲博士受長安令封至謀所以不朽親者謬屬之余嗟乎爲人子當如是矣銘曰而足不良于行有尊足者存教誨而子及而孫雕龍紹慶高大其門貽而令名珠玉之馳萬里夫豈在脛懿哉女士無以雙二心事生事歿蓋五十年而羸夫以婦相墓聿求厥寧子以母相宅聿觀厥成竹帛金石未之前聞後進好事儒者視此貞珉

吳次公程孺人墓誌銘

慶曆間海陽多君子其袞然者曰程辰州公與其子文

學巨源奉之爲平輿月旦其所善獨里吳太學茂文父子茂文父子皆受室于程父卒辰州爲狀婦卒茂文自爲狀茂文卒子康侯兄弟始舉葬則乞巨源爲狀而介之以墓志乞余訇匍千里而來臚盡迫春艮若矣不識其父識其子不識其人識其友余既善康侯之爲子信巨源之爲友乃采兩狀而志之曰吳蓋漢長沙王芮之裔其聞於唐者爲御史公少微聞于宋者爲八公國至明而爲泉湖公大迪功公宗浩則茂文祖若父也迪功伯子文理善病乃置助邈者謝而夢金甲神抱送兒來謝亦夢人畀之雉拔其羽塟右趾茂文生而右足黑子

當摯處客以爲祥相賀也比有知一覽便記人目之禰正平稍長迪功賈維揚攜之與諸子孫共學閉塾門絕一切往來茂文數坐逋蕩受罰比屬文課功復受上賞所師程文學盛參政汪侍御奇之已爲維揚諸生督學周公都試諸校置上第尋入太學而迪功卒矣里俗貴嫡而賤庶析箸庶不得適之半因以譁爭茂文曰宗子家督禮固當然諸季化之交讓無違言無何叔弟卒爲卹其二遺孤綜理其遺業而行其遺詩女兄爲畢氏婦遭姑惡窘甚親數存之季弟客死脩郤者搆其孤子訟力爲周旋乃解族有游楚而不能歸者資之歸沒而資

之葬從子爲諸生無以具束脩從兄沒無以具棺歛無以欵弔客皆倚辦茂文已考先世訂史諜爲本支譜有記有辨有志有傳吳氏望谿此日著矣已捐貲爲族人先立大宗祠祠旁名田以爲室居族人無居者已葬迪功於青陽墩以母程祔諸母以次祔已創魁父草堂專祠迪功而高曾以下祖妣祔諸兄弟坐而受成事兄弟六人有衣無常主之風其最少二弟至父事茂文而諸兄弟之子可知已已輯迪功行事徵文于鴻筆爲傳若誌而并行其集自侍疾初喪以迨沒身歲時伏臘若生忌辰依依孺子慕也履畝令下市豪競爲奸利茂文饒

心計相與句稽族是以無加賦夫巳氏以横逆至與衆共禦之中或畔去茂文無所避族是以無外侮其在太學受知許張二相國六館士望塵下拜而張駕部孫孝廉爲衿契然厭薄舉子業專意古文辭已入楚游吳明卿瞿睿夫兩先生間無㑹其詩若文兩先生擊節不已遂爲名家今所餘孫堂集是也間修什一之業審天時趨地利察物情知人善任家僮手指千各執一業米鹽煩碎無不籍記而知力能推行之日用粢食不鑿疏布爲尚器無雕鏤土木無文繡而雅好客客必清流勝引無日不滿坐不醉無歸不以一諾負人不以一毫𢓜于

人排難解紛不以一介責報人汪盛兩師既貴矣時造
其門問有所欲言乎輒謝曰無有所至佳山水胡床蠟
屐吟眺忘返歸爲適園已爲蓀園池館臺榭備具四時
花竹百家圖史充牣其中手披口誦夜以繼日嘗得漢
家覽有延熹年篆隷摹勒之石而築延熹館藏之海內
好事者題識鑒賞與古帖等茂文雖逢掖淺帶所居重
于二千石邑令丁公引爲上客魯公辟爲閭師太守竟
陵陳公標其門程孺人者其父昇其王父善迪功茂文
始生㝅而字之諸娣姒不能奪也年十九來歸善事嫡
姑諸庶姑事之有差姑三人皆曰賢善事家婦諸娣婦

事之有差後先五人皆曰賢相茂文治父喪物稱其情
茂文因母老而性卞家人救過不暇給獨安孺人相茂
文養生送死彌謹凡舉男子七人女子子一人執家秉
垂三十年拮据如不及諸子女各有保母聞啼聲卽雪
夜必披衣起或終夕不監寐一日客卒至孺人治具饑
甚淪雞卵充虛諸子女競攫取孺人地忍之而已其慈
柔愛如此既入塾則朝夕勑厲無懈有過必白塾師加
朴仍召之前垂涕而教之里婦競爲時世妝孺人綦縞
自如衣食諸子女恒取其惡者每語茂文徼天之幸七
兒一女作法於涼猶恐其奢譬之捧水實漏卮耳至饗
客惟所欲無時茂文數上公車報罷意不無芥蔕而又
不能忍人過微色發聲孺人趣飲以醇酒寬解之病革
出床頭合以莞鑰付茂文妾不夭不終事君子今以少
兒少女累君乎生平未嘗有絲縷貽外家老母煢然發
也向君乞十金作襚殮遂卒茂文悼亾不勝痛復埤益
之以家政不勝勞久之寖疾尚強起命駕爲黃山白嶽
遊一夕病大作卒茂文名文奎初字廷聚已更今字學
士大夫率字之故以字行其生嘉靖壬子四月二十有
五日卒萬曆甲辰二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三孺人生嘉
靖庚戌九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甲午十有二月十日

年四十有六葬以某月某日墓在某七子曰可中儒士
婦同里程某女可鏡試童子科第一人蚤天婦草市孫
某女繼藏溪王某女可晉郎康侯邑諸生婦汪溪金某
女繼太塘程某女可奇太學生婦率口何某女可獻太
學生婦閔口葉某女可隨儒士婦新溪戴某女可訓太
學生婦榆村程某女女字汊川程太學繼立子某五孫
良彥良譽良嗣良芬良疇良嗣者茂文以嗣可鏡故名
也茂文既失婦虛梁笱以志思而置妾二人曰傅曰盧
傅舉殤子可托盧哭茂文後五日卒年二十有六博士
弟子上其事郡表貞烈見巨源傳銘曰儒者恒言治天

下易莫難于家家六兄弟子婦倍蓰不敖不吳亦有七
子朝莫上下心一無瑕是夫是婦是父是母若蓬生麻
聖稱肅德似易實難夫復何加亦有遺文無受古役無
取俗誇延熹之號爲篆爲隸疇所藏耶千六百年女則
寶之比于瑤華銘女墓石以載令名與號無涯

張仲公暘儒人墓誌銘

涇陽張孝廉嶙余門人也嘗過余大梁署中問奚自曰
自廣陵叢仲兄賈廣陵云因言吾門得仲而大非小子
之以也其行事則孔氏之雍容任氏之節儉朱公之富
行其德不啻足矣余心識之後二十年而余有少弟與

仲叔子同官內史所聞與孝廉語合比見仲仲子則仲
沒矣仲子泣而請曰使君知先人也以季父以使君之
賈介弟無祿先人即世幸得遭使君敢以墓志請里人
韓太史爲狀一二行事孤不敢有所誣惟使君采之仲
公名魏字思高過華見三峰削成而四方奇之遂以爲
號其先家汧陽至勝國遷涇陽中張里則祖受之也巳
遷甘張里永昌屯則祖實也實子文秀文秀子帽帽子
進進子洋洋子植洋賈朔方至植而富植娶于馮舉三
丈夫子伯嶽爲功曹仲即公季即璘以乙酉舉于鄉官
丕濟南別駕公少時父督之受經於少府魏公所與季

同席研書然不甚省記久乃厭之曰夫必儒也而後可
立身則衿紳軒蓋澤量若蕉耳彼白首一經而爲窶人
子惡乎用之吾祖父廢居居邑轉轂百數封君或氏首
仰給焉寧在儒下耶請代父爲賈父許之計無如用鹽
筴便輸粟塞下而大鬻鹽於淮南北浙東西貲數鉅萬
覶其崇曰吾倍陶朱公多矣不可以吝施人有急必周
之有郤必平之即以橫逆至寬然忍之越邵于總逋公
家賦而以其居爲質公笑曰我不若秦越人視肥瘠雖
然秦人而越居持此安歸既逋公家賦吾當代爾償乞
之數百金邵出獄越人皆驚張仲公作何狀而好義若

是爭踵門願爲布衣交邵尸祝公每食必祭卒不負也
邪滿大漲蕩鹽艘幾萬金報至公方與客棋不答而終
局客怪問公曰吾往貲不及今所喪而所存固已奢矣
吾聞諸析像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塞翁
失馬安知非福區區豈顧問哉客大敬服而念其母春
秋高七十矣歸而上壽遂居于舍邑養者數年母卒厝
之先隴而爲垣踔墓域大起冢舍廣植宰木一切經費
不復煩宗人旁爲祠祠其四世以上祖妣每展墓訖與
宗人繹燕毛序齒肅肅穆穆如也三原二城清峪水貫
其中民多病涉太保溫公創石梁公以百金輔之此其

少者以田宅售必多其直田則治渠宅則葺故鼎新每以時詘舉贏使隱民就食焉此其人巳俱得者士無以遊學行贄里無以冠婚喪祭于公乎資此其專爲人者不可一二詳也關中歲惡不入穀價翔貴罷夫羸老易子而斂其骨官振廩不給公輸粟而助之賑飢者悉起又三年飢倍甚富家所出麈麈緣于盡邑令憂之詣公門貸千金公謝曰民固巳辦此第不敢先邑賢豪長者而獨任德明府舉主趾臨之是天所以哀吾邑之遺黎而加肉于白骨也敢不共命所全活數千人事竟令置酒召客公上坐而贈之詩衆人惜錙銖義士捐百千諸

臺以其事聞上發帑金爲樹棹楔其門公遜謝既沒而國有慶賚復申前旨廼始舉行焉公元配繼室皆楊孺人元配不數年卒姑馮御諸婦以嚴見憚楊孺人承之以婉婉行酒脯浣衣裳相敔居早莫匪懈姑語公若有大度而新婦克勤小物可與俱之廣陵公每就之計事可否成敗如列眉男子所不如歲時若姑生日爲甘毳先期遣奴產子歸而稱壽拜而送之比與公歸姑迎門勞吾固知若賢今果爲素封侯婦又孝我不以遠地歲久有二心出其橐裝恣姑之所欲以貽諸娣姒若三黨之女黨無不人人滿志也公事母生盡物死盡哀孺人

贊之無違其從史公好施孜孜如不及宗廟之祭賓客之燕饋問之禮筐篚籩豆之數溫甘滑膏之宜具有經紀數十年顢若晝一里婦竊效之不能也與臧穫數千指同苦樂而勑厲諸子若婦必曰盈損志夸崇僻奉此六言者保家之主也五子式穀有自來矣長曰鳳翥年十四爲邑諸生有才名踰冠卒娶魏少保第贊畫某女繼娶慶某女次曰鳳翰光祿署正娶三原魏處士某女三曰鳳躍中書舍人娶刑部郎咸寧王某女繼袁某女四曰鳳翙指揮僉事娶尚書劉某女繼秦某女五未名而殤女七人一配仇濟春一配諸生趙思聖爲直指其猶

子一配國子生師保一配諸生雷化龍一配儒士李三茅一配任緝祖蚤卒以七女繼孫男四翥出者昌齡殤翙出者脩齡德齡延齡孫女六翥出者二一配雷起斗一配諸生韓國柱翰翙出者各二皆未字公生嘉靖巳亥十有二月一日卒萬曆丁未後六月八日年六十有九繼楊孺人生嘉靖丙午五月二十日卒萬曆乙巳十月四日年六十葬峩山之西北新阡翥又言公隆顴豐頤眉目皙秀美鬚髯聲若洪鍾六十不復問生產結五老社楸枰觴酌或躡屐峩仲泛舟涇渭日夕樂而忘倦伯以苛急季以狷介公獨油油然與衆偕衣褐寬博走

江淮關洛間四千里而遠惡聲不加于耳此其識量求諸儒生中固不易得多富多壽多男子倘有華封人之祝宜矣季誠深知兄者不幸與伯俱無後公心傷之以翙及長女嗣伯以躍及次女嗣季世世奉嘗不絕也銘曰積而好施滿而能持雄而守雌其來不辭其去不悲其形不虧其神不疲其後蕃滋人則罄宜天則全釐女士從之郎安于斯逝者爲誰張仲公倚

高行胡公李節婦墓誌銘

胡公之卒也爲萬曆丙子九月十有九日年三十有八其偶李孺人年亦如之子孝廉其慥財十許歲不克葬

比長始葬公石家山又十年孝廉舉于鄉三上公車不第而母復卒孝廉慟父之不逮養母之不待祿也爲狀兩人行事殆四千言而乞余志墓中石家世與胡重親耳目所覩記質諸狀無不合者爲之志曰胡邑右族也始遷者爲允春三傳則茂才淵淵生三老思溫思溫生英山丞端端生鄉大賓銳銳生茂才宗儒娶孫孺人以嘉靖己亥後七月二十有五日生公公生一歲失父五歲失母王父實鞠育之朗惠日可誦千言又沉靜有大人度不爲竹馬鳩車之戲而茂才李公位者父同舍生雅相善以生公之年三月二十有八日生孺人口授惠姬七誡強記不忘笑不至矧言不聞梱外絕愛之見公才而摩挲頂角曰吾友爲不亾矣王父識其指因爲公委禽公十五治舉子業研精極慮寢食失恒發爲文辭春容色澤郡若邑試數有名而亦以子雲沉思長吉嘔心致病于時李孺人脫簪珥褢大事蕭然四壁諸豪直視爲覆巢鷇矣公竭蹷以御外侮不能竟佔俾而孺人懷鞠育之恐操作良苦夜分假寐雞初鳴輒起風雨霜雪手足皸瘃不休又繼王母陳東濕諸子孫婦公與孺人事之婉容愉色王母啜菽飲水而甘而仲父已受室不忍生分公父事從父孺人姑事從姑有無通共無纖

微異向仲父之卒也其子提孩公調棺殮不以終窶廢禮而孺人乳二女一男皆不育禱于太和山夢從曾王父南溪尹畫地而授之此種蘭九畹也而孝廉生公大喜吾家世以詩書顯吾父厄於年吾厄於貧與病孺子敢徼蘭乎孝廉能言則日置之膝而教之章句復爲之通其義孝廉多所領會則益大喜吾庶幾藉手以不愧地下人五歲就舍旁爲書室禮經師授經晝則公佐其師夜則孺人佐公督課孝廉銳敏多奇語公讀之擊節吾門待此子而大迫見其成而所居孤危操心慮患極成委弊限之大故矣孺人號踊將以死殉念孝廉未有

樹也向所不得志于公者復甘心孝廉孺人益號踊吾安忍令先君子遺體爲他人魚肉所以綢繆撑距百于公初孤時執喪踰月即遣孝廉從李天目先生學召其兄之子茂才鍾靈爲友孺人督課視昔加詳已爲孝廉娶婦而女畜之孝廉尋爲郡諸生孺人曰譬之作室若考底法而肯堂矣未之搆也已孝廉居上第食縣官廩孺人曰是搆矣不有垣墉塗塈茨乎孝廉服膺母訓孜孜如不及久之舉于鄉徙居邑屋孺人曰室美矣可以歌可以哭可以聚族矣夫誰使我有今日者而曾不得見也拜公之主號踊若初喪孝廉罷春官還則詔之必

與四方賢豪長者上下其議論而後學日益宜無如成均孝廉是以有金陵遊而孺人初產孝廉乳閒者微核不疾痛害事忽墳起孝廉懼不敢離子舍孺人艴然不悅也是疥癬疾何所忌而作兒女子態辛丑之役孝廉飲泣戒途孺人亦泣而送之門可早乞一官吾猶得分儋石之祿爲粢盛以享而翁孝廉敬諾銓曹以其年方壯須再舉孝廉馳歸則孺人乳遂成巖窮醫藥之力二歲寖劇綿惙語孝廉吾得從地下以身爲而翁蓐蟻幸甚且道而專指數而男女若干人當爲而翁解顧又若見李公夫婦如生平乃瞑是爲萬曆癸卯四月五日年

六十有五公居約束脩至行恥以身爲溪壑內無殖近之親傍無一言之佐蒙難而能正其志孺人咸有一德故褊心盛氣望而自消既少有持之以儉菜羹短褐晏然大牢孤豭之豐美也公念曾王父墓田冢舍在邑西郊歲時伏臘之費于是乎出獨王父缺如衆相伏莫應因以兄弟名田充之時祭餕餘族數千指匪頒必徧他閒遺酬往寔非母賜性不勝杯酌而同人醉醒終日手談不較勝負居鄉黨恂恂言不出口理遣情恕事非一端有伏不鬭之風人無知愚尊卑樂就之病而爲之禳沒而爲之哭失聲者數十百人人高公之行遂曰之

高行云孺人慈良不獨施其子婦即廝役扈養不以厲聲相加周急匡困行事大類公每食呼公設豆閒之祭而後舉淚忽忽承睫凡三十許年無異邑蓼秉節而兼有立孤功者孺人爲最有司以例格未及旌綸綍之命則俟孝廉異日矣公名應科字子試別號又岡子一人即孝廉婦羅爲茂才采女孫男二人伯培聘太學王胤庚女漳州守銘池公孫也仲坦未聘孫女四人伯字處州別駕周洪議子潮州別駕東華公孫也仲字太學王在子應銳余外父光祿卿虹塘公孫也叔字某季以孺人卒之後始生孺人祔葬公右銘曰父無父母而有

王父母子無父而有母賢哉父雖無王父母必無忝父母賢哉母能代爲人父無忝爲人婦以是父無中壽以是母稱嫠婦未定者天人則何咎父爲高士母爲貞婦子爲孝廉沒而不朽人既定矣天亦何負

程翁吳媪墓誌銘

新安多大姓而程氏最著由東晉至今最遠其枝分若篁墩新屯埜山之屬殆半郡邑而率溪最繁其人以什一之業冠帶衣履天下而楚最盛其以籍自占于吾邑者可二三百人而萬昌公子孫最賢見川公者萬昌公適曾孫也始萬昌公游楚樂吾邑士風而相宅處之治產

積居比于封君至其子孫息益饒而雅尚經術比舉公機悟迺敏口授書誦輒不忘屬對如響少長攻舉子業時有警語同舍生推讓之公益瑩精不衰甫勝冠父卒矣弟四人大者髫齓小者孩提倀倀乎無所之于時維揚有鹽筴竟陵有居貨新安有督亢田監奴少其主懷二心公往來吳楚間勾稽營綜若不能分身縮地者以故無接淅黔突而舉子業廢矣居恒事父母蒸蒸色養不離左右疾則爲親嘗藥導進糜飲浹辰踰月不盥櫛父沒呼暑擗踊闞見者皆爲泣下沾襟其卒也竟陵其葬也新安僦賃無所不費儀物無所不豐然不以煩諸

弟諸弟直從苴墨之數而已母新安人也留新安兩庶母竟陵人也留竟陵公父事母母事庶母居數年母復卒諸子遠遊獨公奉訣已庶母相繼卒則葬母新安祔父而葬庶母竟陵君子以爲孟之歸魯也孔子之合防也太公之反周也季子之于嬴博也皆是也諸弟可就外傅則爲之具脩脯延名師可受室則爲之簡女士備六禮度其有樹也而後析箸出入朝夕事必咨決有過輒規諸弟惟所警欬稟承無失令皆以富名里中少弟及諸子或以茂才或以掾史各舉其職長惠幼順戚戚莫逷蓋六十年而頌哲兄世父功德者交相祝也與其

偶吳碩人如冀缺之賓也如馮良之君臣也既壯而始舉諸子絕不爲姑息新安中人產以上鮮衣怒馬爲富貴容逐少年之戲而諸子服食器用務菲薄勿令溢志身布素蔬糗先之知畧輻湊觸事翔發應手命中里中人有構出一語立平之卒不自多以掩其曹伍郎之貌誾然無崖異語娓娓然有區蓋也族與隣鬨久不解公在楚聞之蹶然此非吾所宜被髮纓冠救者耶遽歸召集其人譬曉萬端事遂寢更爲婚姻家臧獲食指千控縱其黠者率作其壯有力者器使其齷齪者共急義若濶其應人緩急若桴鼓凶年饑歲發廩資貧者爲饘粥

食餓者蔭道暍者藏骼胔之暴露者助婚葬之不給者三黨四隣望門得止望屋得食所盪滌疾蠡滋殖蕉萃不可勝計疾革篋中券千金以往悉焚之春秋七十縉紳學士鄉三老五更請於郡邑監司兩臺使者大宗伯授高年爵一級曰公士表其門公洪于食而酒更無量不省有醉時豐軀廣臂重頤大耳舌及其鼻望之岸然偉男子也音吐高亮一發充堂故常少疾仲子伯統好學善屬文而天公慟之因病矣會吳碩人稱耄諸子思歸壽母而難去公公遣之往吾聞夫婦七十同守無間吾東西南北之人也以天之靈而母幸及于月告存夫

一子不從政二口不預賦卽人主且眷然念之而況夫之于婦子之于母乎諸子馳而爲母壽已于事而馳侍公公迎門相勞兩得之矣居十日寢疾覩知問者必厲聲以對吾少席先人之遺長而式廓之有子五人有孫男女十一人以年則幾杖于朝而又夫妻偕也吾何憾恬然而瞑公之學於儒也以孤奪之良于賈也以儒緣飾之米鹽煩碎舟車委頓小間未嘗不持一編咿唔旁人竊笑之公不顧而最喜爲詩情景所會長篇短詠駢衍豐沛新安人工于詩者王仲房吳次魯方仲美輩披襟領契上下其音具在率濱社稿陸鴻漸茶經別錄新安文獻集中卒之前數日猶爲詩二章以壽其友人詩成而歌之鏘然如出金石日召諸子而訓之曰夫以我賈而好儒而儒我我弗屑也以我學儒而爲詩而儒我我亦弗屑也儒之道大矣何物茂有寧偶賈儒之學弘矣何事不精寧獨詩邑有學宮之役公損其橐爲助吾乃不得與章甫逢掖之士執籩豆駿奔走乎留所不足以貽吾子孫是役也所以志也曾國之儒一人兒曹非曰能之願學焉諸子以[illegible]賈以賈儒一門之內二業並與吳碩人者同邑臨溪處士祐女年十六歸公公歲什九在外碩人當戶率以雞鳴起縱笄而朝尊章供芼飴

瀡滑性嚴整五尺之童不得窺其室巫覡之屬不得入其廬紉鍼補綴和灰浣濯功等于下婢朝賦職夕獻功惰者有常刑椎髻綀裳不知其爲高年媼也新安婦人奇姊母多而庶鮮碩人壯年有子爲公置副室若陳若魯者孚翼其子人情難之諸子婦往往家新安不之楚則姑實足賴也驟得公凶問不勝哀後公四十許日卒萬呂公名韓韓生迪迪生大儉娶于何寔生公公名子彬字用中生嘉靖丁亥九月二十有四日卒萬曆甲辰十月二十有九日年七十有八碩人生嘉靖乙酉九月四日卒以公卒之年十有二月十有一日年八十以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諸子奉公柩歸新安葬于某而以吳碩人祔子五人長伯紹次伯統次伯纘次伯絢一名世俊次伯緗紹碩人出緗陳出其三曾出纘太學生絢與緗竟陵諸生鵬培風豹隱霧進未可量也其婦博村范子姑潭汪隆阜戴閔口項方口吳女子子三人婿隆阜戴良峷溪汞孫德譜五城黃時宇孫男子五人伯紹出者之英婦坑口孫之夔婦隆阜戴伯統出者之華婦博村范伯絢出者之芸之芫孫女子六人伯紹出者適草市孫自洵沙園孫元翰字林塘范某伯纘出者字隆阜吳某餘尚幼新安人重姓望故所婚姻皆閥家子女銘

曰華封祝三箕疇福五四異二同其實六數人毋求全天恒靳予兼兩故六程用中甫匪直六之更多多許有婦齊年有孫繩武是操何術而畀純嘏孝弟立本信義作輔躬行者儒寄跡者賈亢宗保世于吳于楚積不涸倉藏不竭府豈天私人人故自取率水之濱封一丘土生而恬愉沒亦安處銘者名也名不可禦

艾翁孫媼墓誌銘

五臺艾翁之卒也余時從先大夫梁邸中其子亨屬余爲志墓又十有三年而配孫媼卒祔葬君右又十有六年而亨與其子茂才必達必培始請爲合葬志是時亨年七十矣先大夫先王父與翁往還最稔先王母楊恭人復善孫媼歲時飧牖之餽不絕先王母操下嚴獨聽媼言如嚮家人賴以免訶譴者甚衆余兒時故識之今無一存者俛仰與懷良足悲也按狀艾氏之先蓋河南封丘人南宋時延拜江西吉水尹以其籍自占故又爲吉水人本支蕃碩御史鳳翔賈其族自君之父鸞鳳賈楚而於皂角埠最久埠在景陵東七十里而近田地善可家故又爲景陵人娶于龔有子丘人翁其叔也翁初食貧媼以良家女來相之兩人務爲纖嗇力作父母得不失養母病力念其少子翁引與共爨食媼亦女弟視

其娣謝有無共之君小羨更好施爲繩非以給行者而媼日盥濯修祀竈方已舉子亨人以爲善報已舉二女適唐呂王宋曾仲兄坐法當戍諸昆弟及里社皆避去獨以身爲扞蔽而媼至割其裝送供橐饘事解乃已伯兄有子竟君遣之受經先大夫媼脫簪珥行貲如禮葦卒爲博士弟子員而授其子醫先大夫宦越得越諸家方書翁請以督課之曰儒之效不若醫捷也翁卒後六月而亨婦王亦卒媼爲抱哺其三孫亨遂不再娶而媼年已八十諸孫少長謂其父曰柰何以母尸饔亨於是復有配汪方伯兄邁難艾氏如一髮引千鈞賴翁無恙

及諸孫中路失其母而媼更母之猶及見必達之爲茂才也諸兄弟子久之還定安集喪君與媼與亨同亨醫有聲嵩方伯劉公表其門予冠服復其家亨初聘於魏繼聘於董孫卒無子獨王氏舉三子伯必達仲必培叔必選必達娶唐大贇女舉三子如芝如張如葴張娶黎元善女培舉一子如蘭未聘選娶韓碧女舉子京源俱殤媼於諸孫中尤惓惓選亨奉其意以如張爲之後畀墓傍田供祠事君卒隆慶丁卯正月七日生弘治壬子二月九日年七十有六卒之年十月十有六日葬龔家山之原媼卒萬曆己卯十月二十有三日生弘治丙辰

二月二十有八日年八十有四卒之後二年十有二月二十有四日合葬子以醫孫以儒高其閈閎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非翁與媼孰貽之今視其良既爲楸栢之實矣造物者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夫人之天卽人也世衰道喪人情以友于兄弟爲難翁夫婦行舉天性合于人倫卽無論施報是足術矣銘曰美頵名侯沛藏怒食糲毁肥伯所惡此今異居充逐婦閉戶自撾繆斯聚不問射牛牛無斁娣姒禮法王胤祚授經諸子薛播著對果流涕士安悟撫育有恩謝瞻樹周公作雅宜兄弟兄弟妻帑毓樂未家人女貞利在筮九者善敗視前事猗與艾君如常棣韡則相之曰伉儷質任自然行若忕同產肺附無隆殺布衣之門存仁義我作銘詩藏諸竁後來觀者尚爲瘞

汪元蠡程孺人墓誌銘

往余謁汪司馬先生太函周旋三月先生以宗子聖學聖修從聖學爲舉子業教授家子弟聖修善隷書署書而皆長於詩其後聖修從余入吳已入楚入蔡弇州下雉新蔡諸先生皆稱說之而聖學詩道成爲于可遠相國李于田少保孫以德少宰于文若中丞趙夢白文部邢子愿太僕張德夫儀部所推許二子聲稱籍甚矣當

余內交時其父元蠡處士蒙大難幸以赦歸鬱鬱失志而沒家益毁不能葬而母與太母俱稱未亡人不忍以葬闕第時時飲泣談父之行事屬余傳之而諸先生若海內才人題贊其父象語甚具余目之人貌榮名世知有元蠡以二子也距父沒之二十有九年而母沒二子使如吾以葬日告且請志墓門之隧夫知元蠡夫婦父子者莫稔于余舍余志將誰屬哉元蠡名本湖少受易東海胡君翰爲舉子業斐然有意而遽棄之大丈夫寧渠持此博青衿向老博士北面乎太學先生皆金馬承明作者是吾師也則入太學而廣陵客部朱子价華亭

可成朱象玄金昌觀察皇甫子循里中處士陳達甫於
之甚至所蓄三代遺器鑒別明審考訂精覈博古者無
以難爲墨與箋滌發巧思合于往則好事者懷金問價
縉紳學士聞其名造請嘗至元蠡判其産盛供張爲長
夜飲不醉無歸一日坐無客則不歡家人行買真州眞
州之跡歲十八九客日益進舟車絡繹幾同郵舍然非
所臭味白眼相向而數召青樓美姿首善歌舞者佐酒
或一昔費百金不厭曰吾適吾意耳安能詘體事輦上
貴人而對酒肉傖父㡌爲歡乎蓋生是游婣矣久之楚
人有倅新安郡者貞性狹中頗獨與元蠡善倅下吏訊

跡往元蠡所睚眦乘是報怨遠戍太原而虞傷母心飾
衣履絾琴劒篋圖史若疇昔行賈然既歸而母始知狀
爲圖焦名之曰繡佛爲小閣名之曰金雞塊然獨處朝
夕詭問母起居致甘毳之奉盡絕諸往還有閉戶思過
題門示諷之指焉其氣決眥育莫奪其然諾要領可指
無論金錢東南人或借名以行而爲詩獨夷雅平瀞出
入王孟錢劉閒皇甫子安贈之詩茶向僧齋乞香從佛
供分多少囊金者選家獨愧君一時同賦者謂之實錄
元蠡在太原諸詩無憤世疾俗語至于并州何處是且
當故鄉看抑何醞藉婉致也別產子兩人舉遺貲獲倍

稱之息以爲功剖而三分之君子稱其長厚配程孺人
忠壯公後王父祖生父濟時皆倜儻有志槩父娶於詹
生子女十有五人而孺人長少閑女訓元蠡父鹽筴祭
酒两翁相歡遂締婚好元蠡生二月而孤嫡母金與庶
母吳少者才二十有四吳卞急孺人事之謹卒得其歡
元蠡方富盛好客日無虛日宴會問遺倉卒立辦巳舉
長子三女諷元蠡置媵元蠡不可而時沉湎狹邪中若
弗聞也者巳復舉四子婚嫁之費悉手經紀元蠡不問
也自泰趨約外侮不小處之晏然兩子壯游大人成名
幸樹惜別輒麾之老婦閱世深必孺子而後可家寧至

今日子行乎子志吾行乎吾義而已抱孫抱孫之子若
子孫婦內外訓誨一遵禮法二子遊歸平頭奴子所負
囊多詩艸及諸君子之贈言爲母誦之色喜此倍于饗
太牢衣文繡矣海陽人婦順母儀以爲稱首其卒萬曆
戊申正月五日距生嘉靖丁亥十有二月二十日年八
十有二寢疾神不亂惟目久眚則以哭元蠡故以卒之
年十有一月二日葬連塘山元蠡卒萬曆庚辰七月二
十有二日距生嘉靖巳丑十月十有四日年五十有三
以萬曆乙酉四月十有八日葬八都東閣山子四人仰
聖初娶中市金澤女季聖年娶峽東金其女皆先卒仲

卽聖學字敬仲叔卽聖修字永叔仲娶萬安鄭林判吳玄求女事姑如姑之事王姑也叔娶張村張攀女與姑儷德余自有志繼娶張其女女三人爲夏敞金繼綱張光翰婦孫子十六人振宗娶于金顯宗嗣宗俱娶于程秩宗娶于吳禮宗娶于朱嘉宗幼孫女四人爲金高郎金有恒陳孩金夢龍婦曾孫七人緐壽娶某彭壽孝壽某壽鹿壽某壽某壽曾孫女四人未字大元蟲豪士也以醉飽言語之故不累楮衣而有程媼爲偶有敬仲永叔爲子天意將閔閔焉其後必有大興者志而俟之銘曰以俠賈名以名賈禍謂天也宏胡深督過居約能孝居

富能施謂天也高有善必知牖下正襟五十非天無成代終懿哉程媼詞賦之業爾則造端惟仲與叔發言如蘭父視其子人視其友史無虛美爾名不朽

程高年吳孺人墓誌銘

海陽盤石程公名詮字德平以嘉靖丙戌三月二十有四日生以萬曆戊戌十月十有四日卒年七十有三配吳孺人名英以嘉靖辛卯二月二十有一日生以萬曆壬寅八月九日卒少公一歲公事父母烝烝色養無違病則致其憂求醫巽全夙夜匪懈事伯兄溫恭朝夕家政大小咨𢿌而行已自奮曰吾聞范蠡楚人而之陶爲朱公倚頓魯人而適西河以興富於猗氏蜀卓氏趙人而求遠遷致之臨卭大丈夫有事四方柰何局趣牖下依倚他人生活夫武林金閶東南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可用吾所長矣遂齎裝賈吳越其道在觀時變節狃儈較諸賈爲廉而饒得過當且出而道有遺金跡其人反之請分所遺之半公俛而笑吾利在得金孰若不與若幸有餘貲寧屑此其人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聞者高公之誼益心附焉已賈淮揚治鹽筴諸賈人爲姦利不可勝原公獨守故常日計若不足久之諸賈人犯禁相坐惟公不桀於辭而收倍稱之息器備無重玩好不

作車馬從給不爲漏卮亦不爲樸滿吏縣租稅先期受事歲時伏臘祭于寢祭于墓豐物備禮焉所見聞篤老而饑寒者死無棺斂者緩急稱貸者施助有差負販之子持小物不復評價隨語與錢嘗曰吾所損若九牛拔一毛彼所賴多矣里中路詰屈爲石道屬於汶川列樹以表列亭以憩又爲石梁以濟要津輿人誦之子壯公傳以政日與諸昆弟故舊燕娛園亭間而數課子吾家代以儒顯及吾之身未遑竟業命伯子爲儒士隸宗伯省仲子游成均諸孫習博士家言公時詣塾聽其誦說而心賞之生平與人無競鄉有訟爲居間必釋乃已邑

令江夏丁公奉詔以高年賜爵顏其堂曰尚德禮之鄉飲賓寢疾子孫問何言曰治生莫若勤儉立身莫若忠信此吾所常談也遂卒吳孺人父元福元福子皆殤出而適兆孺人知慧不凡喜而撫之若女中英也因以名焉相攸數十人才公而字之笄而歸佐公奉舅姑詞色婉婉如恐有傷喪祭從公執事唯謹其操作勤服用儉與公合德公性剛毅而劑之以和子婦臧獲溫凊款浹有大過切責無所容終不予朴公出遊千里外積歲不反孺人當戶慶弔酬往尊卑遠邇疏數隆殺無不切事情中體式其于姒娣嫂婦女公女妹出姪婚姻之偏往

往厚施而不斷報貸不問償輒速無歸者恩卹有加鄉隣翕然稱之諸子儒衣冠而見必詔之曰士所當為不止此公有從子子之若己子恒指天而語子婦夫者婦之天也天可忽乎公卒不勝哀因遘疾子孫環泣請禱請醫不可死生有命無復為煩吾得從先公地下幸甚請所欲言曰不聞先君子治命乎顧力行何如耳伯子宗洽禮部儒士娶吳復前女仲子宗涵太學生娶范集女女一適平涼別駕吳繼茂封孺人孫男五人家屛娶吳繼福女家麟聘鴻臚吳繼鳴女家鳳聘吳文元女家泰聘其女家慶聘太學生吳繼可女孫女五人一適范

玄壽一適吳正學子純典一字吳繼可子明鎮一字范方伯淶曾孫遇時一字其曾孫男二人元生仲生曾孫女二人一字吳太學明春子道一字某蓋海陽世家程吳為冠程自梁將軍靈洗孫炳遷富溪公大父慶院公博學多文父達陞公有處士之義吳自唐御史念居商山商山富溪相去一舍兩家世締婚而州大夫吳公繼京貸公外生以循吏著聲謝不待年公與安人狀皆大夫作言信而有徵其弟繼可其猶子明時明翼明本文學賢良從余遊久以狀屬余志志所臚列吳氏悉大夫當也墓在里南東千銘曰豈無文儒而行或愆豈無富

貴而命或不延豈無胡考而後嗣或缺焉於戲程公賈名儒行孔釋齊年子孫多且賢刑于其偶福德亦然人可能也不能者天於戲程公天人全

汪長公吳孺人墓志銘

汪長公之卒也司成馮開之為狀其偶吳孺人之卒也從兄太學仲嘉為狀凡十餘年子一淯將舉葬事介仲嘉士能兩叔父以志請余從司馬先生游悉長公父子久矣先世自越國公華著于歙後自唐模析為十六族松明其一也司馬號為世叔而傳之者曰艮榕字文盛是生長公名道暵字奎卿少司馬一歲自孩提以迄幼

學出入諷誦無不相借歡若同生父以鹽筴貫䟽括未
五十歸老以授長公才數千緡長公酌天時察物情量
軍興緩急先事而爲之計得息三倍已謂淛徧小舞䄂
不足迴旋淮揚舟車四達萬里是范大夫之陶也可舒
勃吾所欲爲矣季父文材不從乃留三之一畀季父居
浙而以其二入淮某子甲心知長公能以貲附之不數
年乃大羸父大治第宅貲不貲悉倚辦長公長公亦入
貲爲郎當拜祭軍以母卒不果行而父召與其弟道軿
析箸曰家具增於往徵爾兄力不至此今所畀爾視先
人畀我者過當矣久之父亦卒長公喜客客無貴賤需

其津潤比年五十稍歸某子甲子母錢而餘金付吳孺
人弟息之搆別圃廣陵郭外具池亭花竹之勝日飲亡
何付者不忠所事乃分授諸子吾效陸太中大夫矣獨
計君子先宗廟後居室先祭器後用器吾不敢自封爲
室祀曾祖考以下四世小宗季子請候豐歲卒不可室
成而公疾作卒矣初從王父守甯公見司馬長公于童
年喜曰吾先世樹德以二兒高其閈閎司馬貴長公富
皆如其言司馬居母喪歙令四明陳公來弔陳故與長
公舊練坐定長公宣言曰人道歙難治殊不然治者難
得廉吏耳誠如武陵姚公治歙歙何難客皆吐舌長公

氣彌奮令亦賞其直率長公始娶於鮑生子一源未幾
鮑卒以吳子欽先生女良姬繼是爲吳孺人子欽九歲
童子叱縣吏爲博士弟子力能抗博士先生無禮者司
馬所爲傳者也孺人歸媚于舅姑姑愛少兒少婦孺人
身下之而娣愈驕不可忍恚欲自殺起剔佛前燈三起
三滅恐而投繯繯絕家人覺救之免既而姑察其故叔
娣愧又與叔郎小嫌死而孺人更哀之釋其舊憾長公
客越父家政歲亡尺帛貽孺人孺人菲衣惡食不厭比
入淮稍具笄珥然不恒御有丐貸者輙其釵直三萬錢
予之不責其負更貸復無所靳里婦嫠者病者死者饑

寒者里老無歸者閭閻負販無資者行乞者日夕盈門
美其號曰惠碩人先後乳男子五人一治一鴻一藩一
涓一濛女子某人一治未昏而夭一藩夫婦相繼夭一
鴻七尺軀馳馬試劍從擊胡累功爲金吾尉結客倍于
父客奉仰給孺人不三年孺人私藏盡矣而鴻病死濛
好學嗜義亦好客早死涓有子國士國華如栢復夭孺
人殷憂不解獨濛諸子與涓子國政國政有子壽孫而
政復夭孺人不勝哀病不起矣長公貲中落罪有所歸
以孺人之篤愛其弟也置不問而孺人深念吳氏孤女
每食必問安否家人曰安乃食其子一源不啻若自已

出一源娶鮑氏有子國裕娶鄭氏有女適太學生吳允
文有孫二廣成廣居廣成娶吳氏廣居未聘有孫女五
一聘吳氏餘皆未聘一渭娶蔣氏有子皆夭見前國政
娶吳氏有三女適吳秘書子太學生翔鳳女先死次適
太學生鮑元宸次未聘有孫一郎許孫未聘側室晏氏
生女一未聘鴻更名廸先娶黃氏繼潘氏有女二適縣
學生吳士講府學生程明元一潘娶黃氏一濛先娶羅
氏中丞應鶴公從女繼吳氏有子三國申娶吳氏奉常
應明公從女國常聘吳氏國光聘胡氏有女一適吳最
[illegible]失鴻濛已自悁邑而尤深惜國華比喪吳孺人

益少歡趣遂卒卒以萬曆乙巳仲夏某日距生嘉靖丙
戌仲冬七日年八十孺人卒以萬曆辛丑仲冬十有一
日距生嘉靖辛卯仲秋五日年七十有一葬以某年某
月某日墓在某渭事父母孝能徵言以垂不朽五子不
滿隅一子可滿朝有子如渭奚必立朝然後顯親哉銘
曰壽富康寧好德考終猗與叅軍五福攸同其妃相之
肅肅雍雍其家耐之洩洩融融子孫千億以宗有功何
歉乎司馬知人哉守肅公

茂才濬川唐君暨配顧令人墓志銘

唐仲言少瞽而好學從其父兄受書誦之不忘久之屬
文尤長於詩四方士大夫多與之交一日過余而持其
兄所爲兩尊人狀屬余志墓夫仲言奇如此不有爲之
先者惡能然哉按狀唐先蓋汴人宋建炎中有貴一者
從南遷卜居華亭白砂里遭元兵燹失其譜獨九世祖
道寧墓無恙道寧子璟璟子玉玉子墉曹副憲墓表可
考也玉兩子是爲北園公祚西園公觀西園舉進士爲
郡官北園以隱德著陸文裕顧文僖誌表可考也北園
伯子僎僎中子自明娶李孺人生濬川君名禹字子孜
少喪母贅婦家顧公所以母暴卒悲號竟日夜致疾朱
山人爲作母像則娩容愉色奉之如生每祭涕泗滂沱

而令人亦恨不及事姑涙承睫也嶌寇起避之苕溪時
省問父無缺父性嚴重竟日不一言君與婦侍側唯謹
未嘗聞聲事務當其意嘗夜夢若壞墻覆屋者驚起訊
隣人皆無有而得父病耗不任憂疽發背經年乃瘳踰
弱冠爲諸生不問家人產父苦轉粟入京費不訾貸之
豪家豪家責逋急令人盡出其奩以償而饔飧丼旨承
權輿焉初依外家居城中先人廬且圮念欲徙則以繕
修累伯氏於是以已所應得者推其直歸伯氏而厚其
直以市城居兄弟白首情好篤摯伯氏長子汝謙早卒
伯氏尚無恙君卹其遺孤如已孫嘗書其祠中曰祖宗

父母之心願子孫爲佳士宜兄弟樂妻孥則歿者必喜
不則必憂恙身實踐其言矣婦翁艱於子則以妻妒故
而族且欲利其有强之立嗣君夫婦勸導諄切卒置妾
舉兩子婦翁卒爲兩子析産授之或以君於俗爲半子
宜有所分君不屑也別業與龔氏隣有田當其室後劃
而畀之隣喜過望倍直與君不受其子若孫迄今稱之
不衰與人言傾寫中懷殆盡有過則不憚面數横逆相
加付之不校爲小圃手蒔花竹佳日與親知命酌陶陶
適志忘其屢空也君卒令人已篤老哭君慟不欲生其
處妯娌若諸姻戚馭家衆情義禮文相得客至治具咄

嗟而辦訓諸子孫坐勿箕遊無踞語勿譁飲食勿涴子
孫式化以文行名家君卒萬曆己酉七月二十有一日
距生嘉靖壬辰七月十有七日年七十有八令人生嘉
靖庚寅七月十有五日卒萬曆辛亥十有二月二十有
九日年八十有二癸丑八月八日葬金雁塘西先隴之
次子三伯汝諤邑廩生娶顧文學慕泉女仲汝詢郎仲
言娶包少雲女叔汝諶後君六年卒娶曹景菴女女四
適張嗣光何汝梅張重宜黄廷麟三爲諸生孫八汝諤
出者孟康邑諸生娶王文學文宇女孟祁娶翁廣文少
堂女孟簡娶沈尚賓女汝詢出者孟莊娶吳山人逸一

女孟嘉孟啟孟融與汝諶出者孟洸俱未聘孫女三俱
汝諤出適諸生徐楨秩諸文徵陳堯道徐則比部郎鴻
洲公子曾孫男七侯章侯度侯衡侯與孟康出侯服孟
祁出侯勛侯勳孟簡出侯憲孟莊出曾孫女六長字沈
某餘俱幼銘曰
雖則貧窶有懷二人雖則生分不廢懿親孝弟之行持
以沒身刑于厥婦親仁善隣子孫似績文學彬彬年躋
大耋乃反于眞古之君子今之逸民其後日昌其名日
新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母魏淑人墓志銘

今方內五尺之童能屬文者莫不推王弇州先生而不悉其人先生累世公卿所居江左佳麗地風流自賞時露之篇什間意必饒聲色之奉而實不然從先生遊者悉之而不悉其有魏淑人助也淑人卒子兵部郎冏伯文似先生狀其事十餘言而胸臆約結不盡吐踰四年始以屬先生通家子某曰吾先君夫婦之懿不肖孤毋子兄弟之情子善爲我辭而勒諸墓石按狀吳有名臣

魏恭簡公校者淑人王父行也恭簡公無子子兄弟之子而獨愛其從子太學君縝爲擇婦得嚴孺人是爲淑人父母淑人生而姿貌令秀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恭簡公愛之過于所子者之女于時無錫鄒氏與大司馬王公俱求婚恭簡恭簡以所子者女字鄒而以淑人字弇州先生恭簡沒先生入臨年財十有八已登賢書恭簡夫人從帷中窺之撫棺哭曰爲吾孫女簡美對而不以適才流若王氏子者何也明年來歸年甫及笄而姑郁夫人故嚴重難事又心少淑人瑣科條不休淑人自修飭終不以柔曼取容司馬詒夫人新婦有郝鍾禮法毋督過也先生成進士尋除比部郎淑人至京師舉子果祥甚慧而夭司馬郁夫人傷之亟欲抱孫于是如淑人者李若高以次進矣先生慮囚江北過家還朝夫人留淑人而以李從先生弗敢逆是生冏伯司馬聞之形善也馳使趣夫人擕淑人北淑人見冏伯欲身乳之夫人謂新婦不宜子不可明年舉子榮壽司馬孰視不懌曰是將復爲果祥已而夭淑人哀榮壽不若果祥則夢冏伯爲果祥後身曰詩負之自寬耳司馬爲佞相所中下獄先生觀察青州棄官走闕下請代淑人倉皇還故里司馬尋被害先生哀頫死三年不茹葷不入內淑

人之執君舅喪猶先生也郁夫人以司馬故倦內政而傳諸子婦愛淑人娣婦章安人淑人不以其故恚望事姑彌恭長女歸于華以免乳夭淑人不勝哀而高舉仲子驌冏伯復有母弟駿夫人嘆曰他人多子而新婦且哭女何命之薄也稍憐淑人而夫人尋卒淑人之執君姑喪猶君舅也先生三起家爲藩臬爲太僕爲中丞司馬司寇先後二十年淑人謝不相從而當冏伯生後十五年後房無夢蘭者淑人處兒終鮮市一婢以進偶有小過譙讓之不能受淑人言于姑冀薄創耳姑迫先生必逐之婢大怨望其父母強使他適郎毀形臥不起凡

十年先生重違毋意不復收病且死用邑父老言置之
別室以斂淑人悔婢子死實由我遂謝病不關家事先
生晚年居弇州園及恬淡觀益與妻子疎令三子析箸
而淑人與驌同宅家人董心儀淑人豈以仲子爲子耶
何獨此子依母也而淑人卒不可得親疎至爲仲子治
宅傾筐倒篋若不繼嘗饗損匕箸病見端矣一日忽尸
蹷兒女環左右泣填之蘇而以手授冏伯執之諸子請
更番卒不許如此者三日而先時先生臥弇園之爾雅
樓樓下若有物厲聲三呵召冏伯而語之故此爲咎徵
而淑人病當之自是多蓐寢矣先生乞長休告見淑人

而顰蹙若生死不卒柰何而先生顧先卒淑人不能成
喪涕泣淋漓枕席而已淑人事先生莊兩頒白相對移
時常不發一言冏伯既娶婦矣其母見淑人猶侍立冏
伯跪請曰婦坐而姑立禮與乃命之坐病困矣冏伯與
少女在側忽面赤若不可忍微語女吾痛欲發聲柰汝
兒何而數訓誨諸女女子毋輕假丈夫顰笑吾少年從
汝父官邸欲謁汝王母適大雨庭潦盈尺橫一木過蕩
而恐汝父手引我忽見汝王母慚阻幾墮水其矜持如
此諸子婦謁有時禮有等而使女奴微之或比肩坐若
笑言啞啞則愀然不樂諸子婦不省也其後冏伯聞中

犇言不欲傷淑人心秘之而島寇犯朝鮮都護來募兵
驌以家僮應募與其三五少年方舟往來江海上有告
變者中丞捕驌淑人大驚既知狀乃諭驌婦無恐尋當
白口語籍籍謂冏伯不力救淑人言兒背與我計口舌
爭無益靜以待之至誠以感動之可耳藏怒宿怨所不
爲也吾信吾兒深不若曾氏母猜者語衆會某中丞彈
事有榮世大詬借名朱好之議冏伯因上書中丞乞哀
中丞察其指爲苛刑事小捉驌婦請歸寧淑人艴然不
悅何念毋家而忘獄中人乎以語冏伯潸然淚下交頤
也淑人善知人三女夫爲准叔陽朱綍華之文謂叔陽

頪衞家兒非遐福器謂彼長者貌雖寢祿固未艾卒如
其言少女以淑人病修齋誦經而之文挾兩婢子去少
女不勝憤白母則慰之若未有子何以禁壻不畜婢女
曰阿翁在壻那得爾則責之夫者婦天以父驕夫違天
不祥少女其所甚愛也或與驌小有言而視驌殊不減
女驌依淑人日久而視冏伯殊不減驌驌以郊居不時
省母而視駿殊不減冏伯冏伯從弟駿淑人有顧復恩
舉于鄉而喜可知也諸夫黨母黨尊卑遠近情文隆殺
毋觭重逆施即先生以爲難淑人笑不至矧言不出閫
脩于大義而恥小慧自見從夫從子無令人以私惠歸

德銜章娣姒諸姑伯姊下逮臧獲事有不如意者地忍
之不動聲色人莫窺其際始而疑中而安久而信沒而
更見思也季子穀美秀而文哀淑人不勝喪夭矣淑人
生嘉靖庚寅某月日卒萬曆丁酉正月二日年六十有
八前三日諸苦郤話竟體鮮潔口鼻失正者復如初就
棺神色皎然聞士遠觀聞之曰今魏淑人殆昔之魏夫
人也遣其徒焚香誦偈作禮而去先生弟太常敬美雅
敬丘嫂而王解元辰玉爲文壽淑人頗悉其隱德問伯
弟故逃太常而蹐文不得如辰玉不諱又深悲淑人以
貴家女爲貴人婦若毋而五十年無仲眉目抱病居十

之三身遭人倫變幾不自明而知子者惟毋是以狀數
萬言而猶欿然未寫也問伯名士騏舉進士爲兵部主
事以先生病請急歸十許年不調選人娶馬氏士駿娶
嚴氏士驌娶潘氏問伯二男子瑞庭瑞穀俱先娶沈氏
出瑞庭娶潘氏瑞穀聘包氏爲駿後二女子一適嚴材
一與二孫女俱未字銘曰矯矯太常故善論秀相女士
攸乃得司寇司寇名世伉儷實難懿厥哲婦利貞閫觀
肇而有別如彼雎鳩無懷與安令名靡偷太常賜謚恭
簡國常一德不懈敬順事上淑人生平二者兼之婦謚
古有請謚以斯宅相非甥門楣非女載刻之光見賢內

舉司寇新阡佳氣輪囷登者肅拜施及淑人

會司空元配劉淑人墓誌銘 代

始余爲吏部郎與今大司空吉水曾公同舍故事吏部
郎多閫扉謝客而兩人獨數相過不厭司空元配劉淑
人者炊黍烹茗佐談竟日夕以爲常兩人既歡若同生
卯內子事相慕也余頗司空奇出無速官謗積貲至御
史中丞與司空畧同而會有所齟齬乞長休告屏居里
中則司空亦遭謗歸耦淑人耕文江之亂矣久之司空
與余復先起家而內子卒淑人謂司空兩君生平事時
相當妾從此逝矣無何淑人卒司空哀不勝手狀其行

事徵銘于余余以司空稔知淑人賢以悼內子知司空
不欲朽淑人乃爲之志其墓曰淑人名某安成僑江里
人也父瑗福州別駕祖壬邑令壬弟丙南大司空謚恭
襄曾祖敎翰林孔目高祖實守南雄皆名臣事載國史
郡乘中而別駕治福州居二年抗節忤部使者棄官歸
時與鄒文莊羅文恭劉三五諸君子講業青原山石屋
中劉氏之盛甲安成以此別駕配顏宜人爲郎中如瓌
女嘉靖甲午正月二十有三日生淑人淑人生而婉娩
父母憐愛之稍長授以女誡孝經輒通其故而司空父
方伯公故與別駕同舉司空齔矣無所委禽里人有善

別駕者以淑人聞为伯公大喜曰余爲禮曹郎見恭襄公二子儉素有父風別駕砥節如恭襄是宜有令女謀之配某夫人亦大喜因自爲書抵別駕締好別駕敬諾後十年來歸別駕爲八誡遺之曰孝曰敬曰順曰儉曰慈曰惠曰簡言笑曰嚴取予淑人誦之終身不衰司空弱冠爲諸生貧篌從師歳不數歸歸與淑人相對無娓娓兒女子語別駕初遣女奩裝極豐益知方伯公廉司空弟妹衆冀以資之耳淑人謂司空君績學不問家計安用此爲吾聞内則有遺婦蘭茝者必以薦於舅姑君其行之自是方伯公有窘取給淑人他日或償其直竟

謝不受曾氏之老無不嘖嘖新婦賢也居四年方伯公疾革召司空而語之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若婦孝弟吾無患矣司空爲方伯公家督某夫人春秋高一切屬淑人淑人言不出閫外而事備舉已爲司空娶婚已爲司空治第連淛奉母已爲司空葬方伯公已爲司空少弟聘拮据日昃不遑食左右諫少休淑人譬曉之曰吾所奉先君子之教與舅氏之遺訓政唯今日其何敢自愛最後某夫人卒扶櫬南還勤瘁彌甚司空郎文選淑人嚴扃鑰勑家人毋與門者通郎繇此顯名後忤執政免官淑人無愠也司空客日進張具樂飲屢捐簪珥佐

施中外屢推轂司空司空就徵還朝淑人不欲行強之甫就道抵都踰月而病踰年而卒是爲萬曆乙酉六月二十有三日得年才五十有二初以司空任主事秩滿封安人又以郎中値　東宮恩封宜人又以太常少卿値登極恩封恭人卒之明年又以少司空秩滿贈淑人爲恭人時入賀

慈聖

仁聖二后賜綵幣戚畹榮之淑人體羸歳乙卯生女鳳英尋夭自是不復孕而爲司空擇宜子者進之得劉姬有子之可貴惜引持若自已出之可哭淑人逾於其母

云余既已誌淑人而嘆今學術之謬也古學者不言而躬行修其身以齊其家使婦孺化之今士高自標幟將戶說以眇論闢其室則婦姑有勃谿者矣安成人號爲儒者衆至別駕而有青原之學余觀淑人備有閫懿大抵皆八誡中語是必有不令而行者豈繇言無可相引乎方伯公以恭襄二子徵淑人賢善哉能觀人矣皆足術也銘曰安成劉氏五代濟美乃有女士嗟方伯公與子司空營道術同淑人乃來鳳鳴孔諧天作合哉既稱賢婦亦稱賢母豈惟天授父兮生我舅兮知我夫兮成我帝四命之象服是宜爲中閫規無子有子無歯有歯

德故之以司空悼亡無逝爾梁終借爾藏不腆伉儷如
女兄弟後先即世墓門有勒彰爾懿德寄余私臆

劉司空元配李淑人墓志銘

沁水司空劉公卒于官
上洛悼輟朝命冢宰予賻宗伯予祭司空予葬葬于某
又七年爲萬曆戊寅三月二十有二日公元配李淑人
卒子文學用相疏請啓公之窆以祔而俾余志隧中石
余少倩公讀秘書縉帶而交且四十年嫂事淑人習其
閫懿晚得仕公卿適與淑人喪會疇昔同館兄弟物故
十七存者六人地或風馬牛不相及志淑人者故宜在

余淑人蓋沁之李村人也族最蕃碩因以名其村父西
閫翁景暘娶于楊是生淑人母夢星隕懷中遂有身至
大期時夢天女乘雲冉冉下衣五采肅拜而前自通曰
淑人寤而異之以質里媪卒不省淑人爲何然心知非
田家女矣嘗與諸女立巖下巖崩諸女僵仆久之始蘇
淑人獨無所傷又嘗失足井中家人分必死縋而出之
無幾微失色父大以爲奇里有富人子聞女多貴徵介
媒妁通言悉謝不許而司空公方弗受詩故給事李鳳
岡公兩李公同里閈語父若爲女相攸無如劉郎父時
過給事塾中見公眉宇非常則益大喜若誠快婿亟許
婚數以算器食相餉淑人笄又四年而後歸三日而執
中饋綆汲舂杵治尊章飲食餉田者黍肉晚則剥柿裝
褁手甲盡脫也司空父故爲掾已爲買折閲畀不足將
嫁于四方而王姑復好施顧其室懸磬矣淑人出奩貲
供甘毳賜予司空力學夜恒達旦淑人操作以相不少
懈慢既爲吉士同舍郎遞治具家有女奴可供刀匕必
躬親之司空除給事中論時事拂宰執意宰執非時察
臺省諸斥諸異己者公亦中考功令謫丞蒲城余與同
人往吊相對泣下沾襟淑人獨寬譬公人不負丞丞何
負於人君直聲震天下勝九遷其官矣司空謝曰若婦

人而有丈夫氣趣駕行會大雨雪戒家人諱言寒無傷
乃公心歲餘遷盧氏令益明習吏事治文書日昃不暇
餐鞅掌嬰疾已遷比部郎疾滋甚淑人晝夜瞻察起居
理藥餌累月不稅衣而寐良夜私飲淚籲天請以身代
日不肉食冬不暖衣迨公起後十年如故至備兵易水
公念淑人非壯婦比強之始絮縕袍而手製襦數十百
事乞號寒者歲爲常每以除夕召鄰之婺老者廉問一
歲所貲具爲區處使無乏即受券不責償愛文學終鮮
爲公置抱衾裯者娣姒若而人相得終身無小有言訓
諸女女孫若僮僕以嚴正爲本然不開訢嘗鞭朴脩初

以公比部郎考績封安人再以督學使値
皇太子生行慶封恭人三以少宰封淑人蔓祥信矣其
勤儉無改於舊司空淸白著聲河漕使者供億輻湊裁
其半余過濟上候公臥内布被竹簟多所敗缺屬公病
困熟寢不欲煩以應對須之移晷内呼茗出啜客差別
于水而已公晚年精研竺典淑人從之禮大士像閉戶
跏趺而坐正綿摻時誦心經子婦叩以家事不答距生
嘉靖乙未二月七日年七十有四子一人即用相文行
紹其家娶韓繼霍女女三人爲何遵誨王洽張洪猷婦
孫一人一衡孫女四人爲韓粲賈希洛張銘婦其一未

字何賈皆茂才王與二張皆孝廉銘曰生從天女豈其
前身沒奉大士豈其宿因敬共夫子孝夫子親既貴且
富無忘賤貧蔓以淑人封以淑人命婦壽母子孫振振
名與實賓德與福鄰是爲顯道志此貞珉

盧夫人墓志銘 代

盧夫人之歸中丞霍公也甫笄耳而公方治兵薊州逐
虜徙王庭幕北斥松山地可千里夫人日夕請命于天
祈我士馬無奸命以貽公憂或宿昔不寐坐遲捷奏而
公壽上功大司馬晉爵二等夫人因有今命云已公部
汝洛治河渠艮苦中人司礦榷者勢甚張民卒癉忠亂

爲調護幸無患已公塡撫雲中虜王病部落生戎心卒
就我醫控款市不敗公每退食有憂色夫人輒問故公
時以策試夫人亦輒有會而
皇孫生上
太皇太后徽號大賚羣臣夫人從公中丞秩四品更號
恭人其猶稱夫人者從所尊也公母夫人春秋高復善
病革之來雲中不耐寒虜王物故嗣者西行未反疆吏
戒嚴公疏請歸養母不許而令夫人將母還里第無何
以脾疾卒訃至公不勝哀手狀其行來以屬其友人某
使志墓中石曰吾所爲哀吾婦者非以佳人難再得又

非傷其年之不永也吾嘗遘疾狀甚惡婦長跽而泣露
禱北斗下矢一年不御肉食吾尋瘳婦病而吾不得調
方藥婦沒而吾不得視含襚斂體之謂何然猶吾私德
也吾有母千里而遠飮食臭味衣服寒暖之宜惟婦能
酌之疴癢抑搔起居早晚之節惟婦能相之吾有女弟
母所鍾情不幸左臂半枯母以此邑邑少樂惟婦能周
旋之吾歲時拜母婦出其刺繡帉帨綦衰衿纓履襪之
屬以獻母稱善喜而納之爲西王母觴觴母祝母年與
西王母等母喜而醻之居無私貨私畜私假與容有之
必以白母乞諸姬諸子女母喜而許之來日無多吾母

恒視蔭而悲惟婦能樂之吾諸兄弟娣姒貧賤豐約至不齊也往還問遺人情易生得失惟婦能諧之吾始娶于李無子再娶于康三娶乃得婦吾又以亟生子納諸姬諸姬年長于婦所生子年長於婦之子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婦能一之不然而已矣婦既抱子媵非乏人也復擇宜子者閻張二姬以進曰則百斯男寧厭多乎樛木螽斯古稱絕德或閫長而無子庶可勉焉未有年不踰二十而能無妒其身嘗字未艾也而冀他人多男者惟婦能行之婦生平大致若是諸小善不具論婦孝于姑而吾不愧子婦和于先後而吾不愧兄弟婦慈于子而吾不愧父婦宜于諸姬若家人而吾不愧主吾仕宦居邸不數月居家不數歲而婦代爲政吾不愧宦吾婦病實以侍姑及小姑疾故吾逸而勞吾婦以至于死吾安得無哀又安得以牀笫私爲嫌而令婦沒沒無身後名某與中丞公皆畿郡人後先仕於朝肅汝之役承乏踵公比撫晉陽倚公雲中爲屏蔽以是公家範官箴耳目睹記甚備夫人父曰可傳以明經貢於朝凡六女夫人最少貞靜婉嫕慧辨韶令父教無違焉盛年歸公貴倨矣能廣夫室之愛開祚胤之原至馭臧獲嗃嗃斷斷以嚴見憚蒸嘗祖禰宴饗賓客佐公一比于禮其恒

述以風勸內子輩深相慕也公刑于誠有道顧夫人少成若性人力不至此矣夫人卒萬曆丁未閏六月二十有一日距生萬曆壬午六月二日年二十有六生男一名叔琮于序爲季其出康夫人者叔瑄也出諸姬夫人者叔璡叔珩叔璋也叔琮瑤環瑜珥必爲令器焜燿夫人之望將在茲乎公以夫人卒之年十月二十有五日窆之西郭先塋之次銘曰有齋季女倏爲人婦倏爲人母匪直也婦爲名臣婦爲天子命婦匪直也母爲衆人母爲賢母胡興之驟胡畀之厚留所有餘以貽厥後其世無窮其名與久非以生存非以年壽

祝母周恭人墓志銘

余兄弟從海寧祝氏成進士者爲潯州守子遷粵僉憲耳劉備閑其門風蓋有周二南之化焉而耳劉王母賈太安人百歲母周太恭人近之子孫福祚方內所不多有耳劉以名進士知隨州恭人魚軒從余隣國人也父老子弟道恭人所以訓誨隨州狀甚著歲饑民流溝壑如舉柴盜賊羣韓庸巨人而炙嬰兒邸中無所得米米或雜糠覈恭人歎曰吾恨不能以此分食餒者忍求多乎耳劉毀服徒步奔走羣望爲民請命恭人亦露禱中庭每發廩歸問所賑幾何人全活幾何人爲憂喜益事

既而母子貌爲省瘦也尤軫䘏諸獄囚寒暑之不時賜以薪火縕纊水漿餌耳劉治獄多平反以奏恭人恭人爲加餐比歸越號泣聲徹棘墻孰有綏我須臾死如太君者哉耳劉政聲冠江漢間所從來矣恭人不第善成其子且善成其夫夫中憲公爲比部郎二三戚黨居津要可貨緣徙他曹恭人曰君乘羸馬入署治事歸則持一編涌如儒生夫非羔裘素絲退食委蛇者耶賓客幅湊馬游龍車流水視之若浮雲也中憲公大笑卿言得吾腹中事諸貴人過從中憲公未嘗卑節下意其女奴來候恭人者啜茗而去三載考最恭人與姑賈俱封

安人而出慮囚江南江南善造請關說海寧相去近諸猾竊借名爲利恭人勑舍中兒無窺市井諸郡邑胥吏逡巡林間外不敢入中憲公請讞精明平恕事竣擢汝寧守恭人嫁女公子三人奉賈太安人之汝寧汝寧崇王封國王故賢時伊庶人方得罪中憲公執法不狥王中猜不自安兩郡佐從京朝官左遷貌相亢恭人燕居請公於三者加禮焉而公忽病矣就榻前治文書不休恭人謹筦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求多公者微之不可得公入覲卒京師恭人欲以身下殉賈安人曰將置藐孤何地恭人泣受命悉知郡邑賻先君子不家於官未

亡人何敢家於喪中丞吳興蔡公直指南海龐公聞而高之援過所遣材官護喪有司以次續食恭人痛創面苴衆杖而後起虞傷姑心私揮涕洟苫塊而已浮淮入江無風雨波濤之患人以爲恭人精誠所格也已葬封樹華表具舉而舊廬圮敝特甚遷檇李一日有徐孝廉升堂拜曰故尚寶公從祥子泰時也師事中憲公恭人見之謂公此他日高第弟子古人重知我與生我同是以來謝徐後成進士爲光祿卿寓檇李十年復還拓故業而居之益恭人拮据自涂渚龍陽三遷矣賈安人卒恭人襄大事倍敦而族子侮之數挑釁耳劉艴然則遣

之西湖兩山中治業曰多行不義將自斃耳兒以湖山靈秀爲襟抱毋罣市廛俗氛其識度宏遠類大丈夫矣恭人春秋七十而母朱孺人尚在耳劉自隨州擢武選郎移疾歸會朱孺人百歲恭人率耳劉繡服稱觴里人榮之倭寇破朝鮮大司馬誤聽細人言啗以封貢廷臣暴其罪下詔獄恭人趣耳劉北上若司馬官屬寧得付理亂不問老婦健不減若王母遂領督職攝諸曹贊籌畫驅酋關自出境朝鮮復其所擢僉粵憲恭人進今封拜慶之日正八十耳劉奉翟冠象服六珈之飾五文之誥以進又以袁太史劉給諫輩所爲詩言誦侑食恭人

曰吾停弱婦閱歷三朝帝三錫命若爲報謝是在孺子
若友袁太史輩故言之耳劉入粤踰年以賀萬壽過家
恭人色喜嶺海癖獮兒無恙來歸且以桂蠹荔枝食我
幸甚耳劉既事復䟽乞終養報許恭人不悅曰所惡於
絕裾者以非母志也我力能從兒萬里游心殊樂之何
自晝爲雖然兒報毋曰短報生日則長矣耳劉就養無
方十有三年而恭人卒年九十有四越人稱恭人純嘏
耳劉純孝云恭人出崗灣望族父我泉先生有鄉曲之
譽母朱孺人亦名家女生恭人所善自女紅外聽古昔
嘉言懿行於心終不忘先生好白香山程朱理學家詩

酒酣朗吟恭人側聽成誦百餘篇于歸時中憲公父宦
豫章恭人任家政夙興夜寐先僮僕操作事從姑諸娣
姒抱遜欸洽無間初終中憲公居父喪不勝哀病失聲
顧指示意輒解調藥物治病請於神願以身代病間贊
之葬祭如禮服除爲公車藝良苦請小休不得則延老
儒生取稗官小說家坐幕外談說之雜以諧笑中憲公
忘倦也家華腴身命婦而服御儉素嫁時衣浣濯七十
年如新有靡麗尾奇者斥之此身之災也不敢服以見
嘗大耋耳劉命家人爲堂四楹待賀客制稍侈曰作法
於奢如後人何撤材三之一較計繕修之費無令消功

單斯祀先則牲牷肥腯粢盛豐備於賓師尤虔雖豆羮
片脯必寓目品嘗之勑執爨者毋失晷漏期四女先卒
所遺外孫男女恭人視之如其母如其王母也中憲公
從父郡幕公子孫徙出鄉數使人酹洒其墓或曰是不
嘗甘心我者耶恭人曰往密孺人過我不薄吾不忍其
鬼之餒也里嫗過必授餐而內帳餽其袖中以歸貽兒
女孤獨疾苦乞貸者委曲周邺無倦臧獲數千指勞之
而敎休之飽食煖衣務麼所欲冢孫屬文而負劍詔之
曰夫文猶吾刺繡也五采章施而不亂猶吾尸饔也五
味參和而不偏學士家與之是論文指南車矣支屬子

姓若姻戚來謁士則勉之力學農則敎之治生嘉善而
矜不能有如遺蕩失職督過不少隱其始甚憫其旣乃
恩恭人言藥石生我矣晚奉西方之敎事大士齋中侵
晨拜誦心經一周雖祁寒暑雨不易曰吾求淨見在心
不爲因果福田誅也暇則從一婢子行田間省桑麻望
之者以爲女仙故無病季年稍兌耳而能射人意人不
敢諛卒之年左股與鬲作楚不多飮藥日必盥櫛或呼
浴或飲水一夕語耳劉我壽寵得沒事若王父母若父
若我父母地下若生平歡懲天之幸厚矣無可遺若有
若父一衆笏在耳劉垂涕不能對徐曰我無所念無所

苦若男子安用悲問今日甲子爲何至則行矣遂瞑顏色如生如含笑者內外宗與隣里鄉黨以其班來哭盡哀萬曆壬子七月十有八日也其生則正德巳卯某月某日子一郎以幽耳劉某字娶毛某女封宜人女四爲邑諸生許敦傒宋優份太學生濮鈇郭應㷉婦孫五守一娶譚某女繼娉沈某女守元聘馮某女繼聘姚某女守穆聘朱某女守熙守玉未聘孫女六爲許某沈某查某婦其幼者字朱某錢某陶某以癸丑某月祔中憲公大稡港三里村墓右銘曰女也淑女婦也孝婦妻也令妻母也賢母人所難能何一不有從夫貴婦從子貴母

介以繁祉綏以眉壽天所鍾美何一不厚睿聖作抑荅九十時豈謂巾幗式穀似之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請用二語爲墓銘詩

任恭人墓志銘

任恭人者今河南按察使臨安王公之配也任於臨安稱右族恭人父曰之俊別號淇竹以高年賜爵一級其昆弟有爲主事者之賢爲貲縣尹者之良三人友于無間而淇竹公之偶郭碩人娠有異兆巳生恭人言笑有常度遂名之叔貞諸母無不憐愛者而淇竹公有女弟愛特甚則取而躬字之逾三年不免懷居恒謂諸兄弟是恨非男將益大吾門以是諸議婚者俱報罷而按察公方髫有才情爲臨安守姑蘇張公所甄拔令讀書其齋中師事里人張毅庵公文藻曰新守徵知公未有室又聞任有淑女一日召淇竹公而謂之曰吾爲若得佳壻淇竹公敬諾而取公所爲文以眎主事縣尹公二公大賞之守爲具六禮來歸時嘉靖乙卯年甫十有二未笄也翁媼與其族老穉少之而恭人婉婉順於舅姑和於諸姑娣姒又善執㾓枲治絲繭織紝組紃爲酒漿籩豆菹醢脀中內則家人奇新婦賢天授非人力也公結髮志學精勤不倦恭人謹侯之毋小懈公學成以辛酉

舉于鄉或紿恭人是富貴可坐而食矣恭人不然吾聞女子生臥之床下而弄之瓦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夫葛覃之后蘋藻之季女其人非富貴者與而若是而何有於余卒如初所衣大布衣敝則澣而綴之左右家午夜聞機杼舂揄聲輒曰此王氏冢婦也迹之信然而亦以作勞善病藥餌多於饔飧矣公成進士除留京起部郎恭人從病且殆爲禳禬醫療復痊明年

上登極大賚天下封太公如其官恭人與姑俱安人丙子公僉蜀臬事羣不遑諱張爲幻將窮治之恭人從容

謂公君不閩下車泣罪解網祝禽者耶公用其言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三年遷粤藩叅議部瓊海南北而恭人念尊章春秋高矣道遠莫能肇致則請代公居子舍公從之所以就養無方二年擢副貴州臬事而太公業以天年終恭人調棺斂美好款內外宗之給喪事者與四方賓客之弔者公匍匐歸而謹謝之微君幾令我有遺憾於大人已助公治葬而太公先是畀恭人一切家政恭人修而息之益饒顧病日益深矣甲申公除服太恭人命之新婦善病日夜治家人產良若其從兒之官吾與若弟婦當室耳公乃謁選人爲天津治兵使者恭

人重門返鎖取竺氏書諷之屬冬寒二子白治帛襦恭人曰吾爲汝家婦三十年貫衣布何以帛爲公之治天津廉榦聲彌著三載考績太公贈如公官而恭人與姑有今封其年遷河南叅政分守大梁屬河決公畫地而治堤民中疫死者大半公亦跋涉水草病矣恭人聞泣而日夕籲天冀以身代也公蘇河工報成詔加賜祿一等而恭人坐憂瘁病復大作公復攝方伯事入計京師恭人勑孺子毋言我病爲乃公憂比公還治而恭人貌憔妍驚怪所以則淇竹公夫婦後先逝矣於是恭人亟請歸而憚暑不可行公適有新命乃已恭人以創鉅故

傷脾召醫診之曰土虛矣春木王且有大災立春之五日恭人初度四十有七歲越十一日卒是爲萬曆庚寅正月十有六日其生則甲辰蓋嘉靖之二十有三歲也二男子長曰瑞圖爲郡諸生娶千戶吳道行女次曰瑞國聘太學生江禹績女恭人故諳圖史其教二子也時舉古今忠孝節義事劭之衣服食飲悉從其惡者不使佚志卒之日惟瑞國侍請治命曰兒兒弟能如阿翁兒婦能如母無憾矣大恭人不得終事則若何雖然有君子在遂瞑公哭之慟關人謝客不得通余以督漕入山東追見之公流涕覆面呼瑞國再稽首將以而母不朽

累下執事狹旬公乃手狀恭人行走山東相屬曰是夙志也內子歸葬有日其幸無辭大梁之役余實代公有伯仲塤篪之好焉所聞恭人閫懿爲詳因刺取狀中語志之而系之銘曰嗟而女胡以婦匪彼婦之口代夫而子以孝於父母賢而婦胡以母匪衆人之母敎誨其子式穀似父盡歸寧父母從夫則否父母不憖遺身從其後是謂婦而女女而婦既載廣柳故丘斯首而處其右虛左而偶中有石焉無以速朽其誰爲之而偶之僚友

周母吳宜人墓志銘

故大僕卿周用吾先生元配吳宜人以嘉靖甲辰二月

二十有一日生萬曆辛亥九月六日辛年六十有八明
年三月某日葬新橋坂之陽孫太學朝相狀宜人行事
請余志而飲淚言曰此王母大略耳朝相悲哽不能詳
今太父行如向晨星使君嘗共事纔備知内政幸志其
墓朝相先生伯子之伯子是爲家孫襁褓失母宜人實
母之故鍾情若此按狀宜人與太僕皆貴溪人父曰處
士暹生時有光噴地如電鄰人驚以爲火爭來救已知
舉女賀曰是必賢且貴爲門楣光矣稍長婉孌貞靜動
有禮法父母與之愼簡所對而太僕爲諸生有文名吳
翁見曰此眞快婿以宜人歸蓋太僕長宜人十有七歲

他強家以其間奉千金太僕請易婚卒不許其事舅姑
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無惰容也問衣燠寒問所欲
而敬進之旨甘柔滑唯其適布帛佩帨茝蘭無私藏也
其事太僕刀尺機杼以相之酒茗果實腶脩以食之夙
興夜寐以先之無佚志也其持家字雞豚操井臼供賓
祭量入爲出無廢事也太僕是以無内顧而優于學矣
太僕成進士爲令江浦金壇江浦繁金壇饒易生得失
宜人時進說曰惟廉則賦不能穢也惟勤則事不叢脞
也令治行最財擢陪京比部時進說曰省事可以養生
也退處可以寡怨也既守貴陽飭兵于黔于粤于張掖

時進說曰君所部蠻夷戎狄非我族類未可一切治也
寬文法以撫之簡軍實嚴候望預儲胥以待之而已太
僕是以達其志通其欲齊其政不易其宜而優于仕矣
太僕爲蜀右丞廳事火火且燬寢室家衆恐請穴墻以
遁宜人不可夫子有造于蜀祝融有靈必無患即不然
老婦奈何以穿窬免無何反風火滅矣其教諸子若孫
衣服有量飲食有程朔而出受業日入而歸督之復習
嬉戲之具不設于家狎遊之朋不入于門不大聲色而
儼然家有嚴君也其御諸姬豐與同豐約與同約勞與
同勞逸與同逸以次入侍子其子與己子等太僕恒言

閨中良友堪配三公鄉謂虛語耳不圖吾門有此佳偶
初以太僕爲令考最封孺人復以比部値覃恩封宜人
其策命之詞曰性本柔嘉德惟淑愼協志相成内績用
彰曰秉德肅雍禔身温惠克相君子在公夙夜蓋無媿
詞云宜人雖貴自奉不汰侈雖老操作不倦數勑子孫
貴家兒郎責望者高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
手爭指摘矣子孫化之文敏篤誠皆保家之主也昔廣
虞升卿晉李令伯祖母俱九十許辭官就養號曰孝順
不聞其能表章祖母賢朝相郎未仕得奉宜人終身宜
人壽差遜兩母而賢名以孫故永傳矣男子四人宜人

出者三伯師文郡學生娶郡御史汪俅孫女繼博士張鍵孫女仲成文娶弋陽學生方以相女繼江某女叔憲文娶弋陽太常卿汪佃孫女繼吳某女俱邑諸生季宗文娶某女庶鍾出也女一人適布政使徐樾孫最孫男七人師文出者朝生卽朝相更名也娶房山尹吳格女我生娶太學生雋汝偉女方生達生幼成文出者岳生嘉生尊生孫女二人師文出者適鉛山工部郎費懋樂曾孫雲仍憲文出者適同邑學憲江以達曾孫鏡曾孫二人曰應秋應庚曾孫女一曰坤叔許聘揚州判毛九苞次子元士俱朝相出銘曰爲婦婉而聽爲妻順而敬

爲適和而正爲母爲王母慈而能令其年稱老其貴再命有子有孫則篤其慶石有銘史有乘彼電光須臾耳孰與榮名之無竟

羅宜人墓志銘

黍知孫公以侍御史左遷余郡李余方督學關西承顏接詞蓋偉人也公初不言有子爲諸生比余臨校扶風而得今民部在高等益服公義方之訓既二十餘年余領潁川節民部爲蒙城尹則公沒久矣未幾余遭大故歸民部率公之教以能其官又十餘年余坐急難留滯江淮間聞蒙潁士民誦民部治狀微獨民部賢其偶羅宜人蓋相成也羅爲扶風西鄉黃甫里人父文奎以明經仕廣文累遷韓國教授母田碩人父夢月墜母懷而生宜人朞月能言能行不苟訾笑性好潔餅過焦飯有埃壒必不食衣有涴必不衣不聽則繼之以泣六歲執女工卽精良父母異之不輕字黍知公雅聞羅氏有淑女爲民部委禽十六來歸民部侍黍知公豫章以宜人從姑某淑人閨範甚肅宜人不以媟見中夜有召理笄縰整袿裳而後進姑疑其未臥也已知狀喜曰新婦達于禮矣使治食飲刺繡紋司筦鑰程支費無不當其意三年黍知公倦遊予告無何遂卒姑哭之毀兆于死所

矣宜人日夕侍屏氣似不息者視藥物饘粥扶掖臥起累月不休姑病瀴不下口呷而導之姑嘆曰婦乃與我病同苦孝至此乎侍兒竊窺傳誦皆爲咨嗟辛楚而姑卒不起搏膺而踊噭然而哭嫶冥殊甚于時年方十有九耳民部連遭大故斬然在疚宜人爲管綜內外事小姑在室有目眚醫窮萬故不瘳恒以鷄鳴漱而餙之積歲目如初其歸也賫送甚豐已爲民部毋弟受室娣婦稚齒不及事尊章簡倨陵折冢婦宜人優容之已舉子則保抱攜持哺之以乳卽在宦所問遺不輟娣婦愁然媿以意自悶也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吾奴哉家數百人

男授耕女授織總方而議作息以時而身執勞先之不指招不叱咄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乎其有終始也厭厭乎其能長久也承祭禮賓五宗六戚鄰里鄉黨往來餽餉豐約親疎情文相得殺裁脯脩膾炙臐膮脼鱐胸末皆有分刌節度葱渫飴蜜滫瀡脂膏酒漿醯醢旣爹且旨民部以此不問家專力公車之業早登鄉書矣居蒙城每勗民部令者民之父母發政施仁以廉爲本廉則節用節用則愛人先舅先姑之遺範妾耳而目之孰矣君其服念哉邸有園蓺蔬果字雞豚取諸官中用之不煩里旅而時爲糗餌粉酏淳熬之屬以輔共張

盤餐所不及要束家人足不踰閫其事民部也莊有賓饁舉案之風三十年如一日民部有所籌畫其知能決贊之已從夫貴封孺人拜而攬涕如屑悲哉姑胡不及見也民部治行高等當徵而當事者以潁川難治請擢知州事宜人恐民部不樂往諷諫之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君名從此升矣州縣之職徒勞人耳此躭躭榮利者非所望于君也民部鞅掌終月不食終夜不寢宜人亦爲之不食不寢而時時督課二子昧旦興夜分甫罷衣食不得華侈有小過必訶詰子奉教無忒潁人德民部不忍離去已考最臺臣薦于朝請稍遷郡丞領州事宜

人從夫貴有今封益大慟語民部妾不得久事舅姑以爲恨然而舅姑身貴矣有子顯親揚名可無遺憾妾微君之福再受命婦秩而無所效于妾之父母若先舅先姑生女爲門楣之誚何初宜人長女爲侍御史劉九經子孝廉本唐婦本唐夭女以死殉宜人傷之體久不平竟以是卒萬曆辛亥八月二十有二日也距生嘉靖乙丑十有一月九日年四十有七民部名崇先以宜人卒之後六月遷南京戶部員外郎二子長世法邑學生娶岐山楊統程女贈憲副孝廉岐麓公孫也次世昌聘館陶尹吳峻女女四長郎劉本唐婦次適汪之仕次適唐

祝聞宜人訃哭四日而死又次適王倖萬曆壬子某月日葬祔先塋左昔孫子荆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然不聞婦德何似宜人視姑與女妹疾及小郎妻三事人所最難矧重之以修能乎民部爲狀千許言猶有餘悲非若子荆直以情生文也采而志之銘曰事姑孝只施及女兮與其子婦與其孫子事夫敬只教誨爾子式穀而似佐以長民所至咸理于家于國功德具矣考終兮潁川歸藏兮渭涘再命兮太史勒銘兮彛史無曰無年令聞不已

鄭母沈宜人墓志銘

鄭端簡公爲嘉靖朝名臣子孫皆以文行濟美而諸婦式化之若仲子比部郎之偶沈宜人其最也宜人先世自吳興徙當湖清溪高王父爲封主事渭曾王父爲叅政潦王父爲封評事光父爲惠州守垣母爲王碩人生而聰悟莊靚授書輒解女紅一習而精父所篤愛兩家翁同官京師時相過見比部有成人度亟稱其佳端簡使媒妁通言惠州喜爲女求美對無如此矣惠州出守卒官宜人財九齡耳嗷咷毀容年十四來歸服食省嗇佐比部學不溺宴私會島寇闌入東南塵城衛邑比部方從端簡淮邸而寇且逼海鹽城西北圯有導從圯入

者城中人聞之計無所出相向大哭公家適搆室宜人令徹其磚石築城詰旦城完寇至怒導者欺已磔之事定人歸功宜人以方古夫人城云寇之圍邑也宜人與其儕約曰城破賊且魚肉吾曹當先爲防乃易男子裝環列池上事不諧以此清流卒命矣寇退比部自淮歸擕之北居邸中奉舅姑昧爽弃總從夫問寢安否而手調食飲以進傳婢請代不可吾手所不操口所不嘗心終不慊也已入京師亦如之端簡坐不阿邑忤旨歸而伯子光祿已登朝季子太學徙宅郡中獨比部宜人居子舍就養服勤六年無懈端簡病相比部禱祠醫藥甚

謹及卒含殮備物比部將詣京師請卹或虞
上意不測宜人曰先舅清忠簡在
帝心頃日有讒口交搆其間今且白矣君無過疑使先舅葬有闕也比部遂行冰月之間宜人治裝手爲凍裂卒得請而又論敘平倭功比部爲任子矣葬端簡遠近會者數千人舟車織路有虞而後返者宜人具饋餉芻秣人人霑浹始終無斁下逮執紼忘其斥苦問所從來知出宜人皆綜咸嘖嘖是有婦德而有婦才者也比部除官御史大夫臺幕則留宜人侍姑顧宜人而姑疾作宜人所以禱祠醫藥視端簡時彌虔中夜泣而籲神願

以已年益姑姑爲嗟嘆吾死何所恨恐傷賢婦心呼宜人來爲吾結袓而逝宜人痛仆地既而思曰夫君在遠大事吾身當之無使夫君有悔其葬也客與端簡同不令前喪踰後喪也款之如一其治家與女奴雜作下至舂揄洒掃以身先之夜分不寢未明求衣以爲常衣不厭敝食不厭糲尺布斗粟出入籍記無爽規度居第經費事期雖工師莫能易也有緹帥以千金乞比部爲地弗許則介所親以弃珈內宜人宜人呵之吾家世清白吾不忘勤儉甚禍無故之獲其人却走比部官留都迎宜人宜人辭曰君不家於官官且減產妾居守而以諸

姬侍君冀早將雛爲快耳蓋比部嘗病困宜人療之萬
端甫瘳而深以嗣胤爲慮乃進諸姬諸姬舉子多不育
比部失望宜人貽書慰曰君第養德養身以須天定復
擇宜子者而得伯子忠材母趙於白下忠材甫生而母
死比部屬之宜人曰微卿無是兒卿爲我卒成之宜人
旦夕寘側出入顧復寒夜坐視衾枕或遂不寐已而周
姬舉仲子恕材宜人子之復然其患疹也不解衣而調
護之者四十日帶圍減尺比部勸遊予告歸里讀端簡
遺書不問生產宜人當戶事無大小可卒辦脫有急以
髯珥應而又兩子繞膝爲歡比部恒自幸天其佚我老

耶無何疾卒孺人慟之嘔血斗許而光祿太學先卒二
孤無朞功强近親宜人不忍二孤無告以重地下人憂
啜粥杖而行事而歲薦饑以嗛腹寒膚之所餘供公家
賦已葬比部氷堅舟阻扶櫬登陸宜人跣而行哭泣之
哀見聞者隕涕忠材九齡恕材七齡有甘心者憚宜人
不敢發難而中以踐更之役可魚餧耳宜人聞馮公景
隆僉浙憲此與先君石交孺子往訴之馮公艴然是名
臣弱孫何得比於齊民白臺得免役田若干畝宜人受
其半至今追呼不及門延名師敎二子日舉先世遺行
及巳鞫子之閔詔之淚隨言落也二子相繼爲諸生爲

之擇妃而知刑部郎祝公禮部郎高公女賢以祝歸忠
材以高歸恕材忠材舉子矣而母子同夭宜人驚絕遂
病恕材舉子累月亦夭已又舉子而高夭無何子復夭
忠材入太學試京兆宜人送之門曰若兩試報罷其努
力此行也慰吾莫年而會聞恕材病亟歸恕材病差宜
人收淚而言得兩兒在左右無問功名矣爲忠材再娶
於卞恕材再娶於朱迫得抱孫各爲置媵而忠材僅舉
女宜人恚甚我忍死三十年何爲者病深矣呼二子語
曰吾年過七十事先舅先姑及兒父又及見兒今日無
所媿憾余病自庚子始已十二年非醫可治兒紹乃祖

乃父無惰學無軼德無削產無刑牲養壽命之元永錫
胤祚吾沒且不朽又顧恕材曰善視女孫而兒善病善
事之遂瞑宜人有姑彭淑人早世字諸甥如子今御史
君兄弟母事宜人亦四十年不衰恕材後其季父而季
父有二女宜人厚遺之與之名田或曰於鄭氏無故事
宜人必與曰兒以嗣季父祀非利其產也禮以義起何
害邑子翁耀陷大辟非其罪也資之脫獄賀南陵者隱
君子比部初得子欲爲子師而未言南陵歿比部往弔
五喪未舉授地以葬而賀子姓蕃盛四面鄭田無可封
樹宜人曰爲德不卒如先君何斥地若干治冢舍郡丞

姚者其後貧不能葬宜人亦于地葬之內宗外宗節婦賢婦困戹者瘞之終身凡十餘輩敬鬼神而遠之見大家佞佛者非之佛而喜佞何取於佛施金錢無何有之鄉與弃溝壑等耳孰若衣食饑寒之深切著明也故窮交疎逖寄命宜人者甚衆宜人生嘉靖庚子正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辛亥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年七十有二伯子忠材太學生婦翁祝公以庭繼武進丞卞公洪章恕材太學生婦翁高公繼元繼太學生朱公學禮助造者蕭舉二女長字按察使劉公忭子太學生世甄次字孝廉錢公與映子太學生陛孫女一忠材小婦韓出

韓以痛宜人後六月卒比部葬甘泉鄉某年某月某日以宜人祔二子為宜人狀而介其王父彌甥孝廉劉少彝徵余志墓中石少彝者宜人子壻世甄兄也復向余言為婦難孝而孝於端簡公尤難為妻難賢而方其盛年輒為比部廣媵路尤難為母難慈而二子忘其所出至以二子家漸耗不及含飴哺孫殷憂損其天年為尤難二子以宜人成名忠材哭母病滋甚恕材觸暑匍匐請志狀五千言而猶云未悉也然此三大美女史中不一二遘矣銘曰父黨夫黨貴奕世矣無驕無侈故非易矣家人利貞正內位矣孝於舅姑夫思媚矣婉孌季女孟罝貳矣室家之壺錫爾類矣孔釋抱送麟兒二矣離裏屬毛同所孳矣六尺之孤命斯寄矣敎之誨之成令器矣黽勉造家躬盡瘁矣婦順母儀內則備矣老而考終躬德致矣下報主君謝卿賜矣史氏勒銘寘諸隧矣神[illegible][illegible]相昌後嗣矣展墓掃除引勿替矣

鄭母董宜人墓志銘

董宜人者應天治中鄭公心材繼室茂才端濟因母也一命爲孺人再命爲宜人治中公王父司寇端簡公曉父光祿少卿公履淳爲世閒人母爲朱宜人元配爲鍾宜人鍾宜人卒所遺子女弱朱宜人謀繼者媒妁來言

率富貴家朱宜人不可紫崖董公儒是先君子同道之朋也偶徐碩人敎子女有禮法其女必賢具六禮以宜人歸而鍾宜人遺子端胤與二女宜人憐愛之子女恒戀戀膝下事朱宜人屏息柔聲伺意指曲中處諸娣姒目無遝視口無遝言操作與女奴等姑喜吾以婦受知人之名矣姑病佐治中公視藥物相啓居夙夜匪懈諸姑來候者姑輒語之曰新婦孝我更善爲生此吾家福吾復何憾姑卒宜人哭顏爲顦顇向後思至或語及未嘗不酸洟也既代姑執家政米鹽靡密無不飭治而治中公有內難外侮疲于奔命當事者以名臣裔不自保

爲善者懼矣幸稍解而病，幾殆宜人視醫物相啓居如
其事姑且睨顙天願以身代涕泗滂沱侍兒見者皆流
涕治中公病已讀書屬文宜人以機杼聲和其伊吾而
時爲酒漿脩脯勞之端濟就外傅治中公任其意不爲
程宜人日考訊無少寬假恒以繩墨相檢制不得出一
詭語服一奇麗治中公官京師端濟從而念母思歸宜
人貽書督之兒穿須乳耶京師四方賢豪長者所集考
德問業何往非學男子當跨世凌時遠蹈獨遊夆蚩終
日經營不越階序吾奚賴爾已治中公奉使攜端濟還
里宜人撫之兒長矣可室矣爲之娶于陳而數戒之晏

安鴆毒不可懷也治中公官陪京宜人以端濟往簡經
師與之俱而念中饋無主者屬副室虞代之操舟送里
許丁寧娓娓善事夫子令一意公家無內顧初朱宜人
有助遣者陳朱宜人身下之宜人事陳以姑禮而情好
久彌敦陳二十而孀垂七十有造家功則宜人能左右
之也其御錢勝極有恩錢舉子日夕顧視保抱朞月而
殤悼惜至滅匕箸女公適卜氏者朱宜人所愛也饋遺
不絕曰吾異日庶幾可報姑地下鍾宜人少女尤所鍾
情周恤備至端濟父子兄弟或不及知端胤小妻有女
賴宜人以生既女于崔而其舅語彭侍御曰微董宜人

世安得有余婦崔爲彭姑夫彭爲端簡外孫六戚間品
藻賞譽如此宜人課男女耕織無一游惰者會計出入
桀黠奴莫能爲欺而施惠老疾鰥寡不靳所諄諄訓子
曰不以小過棄人則人樂助不以無益費財則財恒足
貴巳宜嚴待人宜恕先民格言不是過矣生平絺綌衣
浣葺微垢無數而女紅未嘗去手以故嬿寘患血暴下
多脈眩會卜氏姑病心憂之遘卒視含殮追思朱宜人
不任慟劇病彌留矣而父忽卒臨喪擗踊呼號不欲生
浹旬水漿不入口羸劣滋甚端濟輦以歸泣而過市市
人皆泣旬餘稍加饘粥而治中公所置義田有司責租

挈宗人窘者嗷嗷宜人趣端濟白郡大夫曰設有風雨
行無欲速端濟巳事而竣至中道則宜人卒矣端濟傷
母未稱中壽身不受訣狀其行悲鯁不盡吐而介叔父
恕材請曰叔氏母沈宜人使君爲墓志沒且不朽母內
德與沈宜人濟美敢徼惠如叔氏母子恕材亦亟言丘
嫂賢吾兄居家孝友居官淸直嫂有相之道焉因爲敘
次如右宜人子二端濟邑諸生娶韶州守前侍御史陳
公奇謀女宗杰聘尚書陸莊簡公子刑部郎中公基忠
女殤鍾宜人一子即端胤邑廩生娶京兆查公秉彝孫
太學公允愷女二女長適中書舍人項皐謨封孺人次

適刑部郎張公正鵠孫胤淳孫男七人存者五宸乎交乎寵乎胤出宸乎聘長寧令錢公應晉女永乎寅乎濟出永乎聘和州守陸公廷誥孫女孫女六胤出者五濟出者一長適廣東閫帥崔公天賜子榮祖次字少宰兼學士朱公國祚孫茂禪次字貴州按察使劉公炌曾孫蒙濬次字文學李公日芳子宇琦次字文學朱公用堪子岳鎮以宜人家無異母與子也因並載焉濟子女皆小妻徐出宜人卒萬曆丁未後六月十有九日生嘉靖丁巳二月十有九日年五十有一巳酉二月十有九日合葬鍾宜人之窆在海鹽十四都甘泉鄉銘曰孰爲後婦而俾夫忘亡曰安在新不如舊孰爲後母而俾子女地作念曰生我者前成我者後孰方盛年而當夕之御小星專焉孰姑死而視姑之女崇篤沒齒無間然孰爲人王母而以哭父死終身之慕娩彼男子能行此五者是宜名之女士是宜載之女史

陳母羅孺人墓志銘

古之哀婦喪著荀粲溺色不足論即孫楚潘岳要以情勝于內德無所考見今者陳上元之慟孺人則令德不可諼也非尋常帷幬之愛也孺人爲姚江著姓父某母某少而婉嫕有志操年十二歸於上元父子方苦食貧而姑苴孺人復病孺人朝暮姑側抑搔其疴癢裁量其衣寒燠精潔其饘粥果蔬脩脯扶持其啓居嘗其藥餌以進三月而姑脫然愈姑以告舅氏曰始謂新婦稚不足賴今善事我有瘳疾功吾兩人可無憂矣自是按內則日以甘旨慈舅姑而飼蠶繅絲拮据孶孶如不及所爲佐上元兄弟誦讀資者何無何有黽勉求之殆無暇隙上元爲諸生有文名三吳人聘爲師意不欲遠父母父母語之新婦孝我不啻若無膚內顧上元是以从於埶累月奉以遺孺人孺人中饋益贍而母弟三人皆有室舅姑以食指衆析著孺人諷上元君以筆耕不虞歲

是區區者盍割以慰父母少子之愛乎上元喜卿得吾意中事所受惟下産鄉人稱上元貧而無怨孝而能友以此舅卒相上元治喪周於身者誠信無憾而事嫠姑倍敦於疇昔所乳三子自孩提至羈貫保抱提携未嘗假手他人從師取友擇對委禽諸禮文節目事爲之備上元諸而受成而孺人窮極倦殆遂以病卒姑拊而哭之曰天乎遺家不造何奪吾婦之速也婦初入吾門以吾疾故不知新昏之孔嘉也兒游於外垂二十年三子繞膝而啼不知骨肉之有歡聚也子生矣孰長育是子長矣孰教誨是一畝之宮孰垣墉塗墍茨是孰樸斵丹

臒是吾兒學成名成孰贊相是而婦不及見也吾老大
命近止孰調護是而婦先吾逝也家男女長少娣姒若
内外宗來臨者聞姑哭且號無不潸然流涕沾襟蓋卒
七年而上元爲孝廉十年而上元仕爲輿化令考最孺
人從夫爵有今贈既擢上元拜
上所賜勑命錄其副爲榆象翟衣副笄六珈焚而告之
而深慟夫偕老之乖宿願也次第其行實使余爲志瘞
于獅山之兆孺人生嘉靖乙卯四月十有四日卒萬曆
甲午七月二十有一日得年僅四十子若孫若女孫婚
嫁皆名家詳舅姑志中其爲孺人狀者余同榜左丞鄒

公學柱爲孺人傳者余通家太史李公思誠無間然矣
余所謂令德不可諼非尋常帷懤之愛也銘曰秉德何
豐而年何嗇服勤何蚤而報何遲天道非耶人胡不悲
之死致生夫君未忍子孫繩繩善歸母儀維帝命之維
史銘之所不朽者歲歲無期